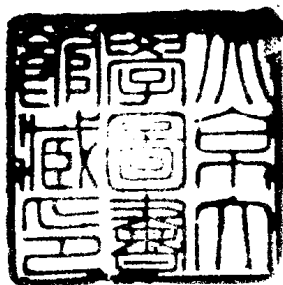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九三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集部第一九三册目次

集部・别集類

雅似堂文集十一卷詩集一卷訟過錄一卷

〔明〕文德翼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玩梅亭集稿二卷

〔明〕柴惟道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玩梅亭詩集二卷》提要

玩梅亭集稿目録卷之上

目録

原缺

玩梅亭集稿卷之上

江陽白巖山人柴惟道

寓懷

長夜何漫漫幽獨與誰伴愁多不能寐攬衣步庭畔清風吹蘿襟明月皎河漢烏鵲驚巢顛孤鴈聲欲斷慷慨發悲歌南山白石爛

美人出南國逍遥振鳴珂清容澹秋水幽情結湘娥蒙茸翳花樹日夕空薜蘿蹇脩久不至歲晏将如何

高樓坐良夜月明照清愁百年知幾何豈以千歲

憂飈風競廻轉滄海浩長流逸氣干層雲髑髏不可收撫劍視八極慨息心悠悠靈均時不存疇将偕遠遊

日車在扶桑赤光臨暘谷朝霞散輕綺林露如膏沐靈華耀西征㝠暮一何速蒴區受其榮生事無不足詎識林居子年徃不再復世路阻且艱誰能長碌碌懷人耿天末佳期昧前卜惟有南山石可以明心曲

歲寒有奇樹亭亭欝嵳峨衆芳委時歇嫣然吐瑶華水濵抱幽寂踈影自横斜綽約逈僊姿飄飄凌

風霞朔氣何蕭索雪霰日以加精魄偕先天淪落委泥沙感兹結遥念令人長咨嗟

日暮懷佳人佳人不在兹精誠托幽夢怳惚見容姿朝曦耀明艶幽蘭吐芳辭鳴珮振清響揮袂搏輕飈聳身入雲霓飄飄去何之聯望淼難及愁絶徒相思

朝陽照林木條風散輕烟獨往吾何事春服影翩翩沿溪采芳芷坐石覩流泉悠然自成趣日晏忘歸旋世人更相誚誰将可與言

朔風捲寒雲慘澹歲将暮四野何蕭蕭碩望攪愁

緒玄㝠起重陰葳蕤隕芳樹青陽來何時滿目悲生事徃蕪無遺影䴊鴂鳴相聚潜虯媚九淵玄豹隱深霧登高懷所思雲漢邈天路溟海日震蕩三山杳何處吾行欲安之淚下如雨注

春華不再艶一日難重晨大火欻西流秋風吹白蘋寓形若朝露有生豈長存感彼牛山淚令人少情歎慨昔雍門言悽愴傷營魂往者余不及來者吾不聞世網自纓糾聲利何繽紛翩翩列僊子千歲猶朝昏終當煉精魄倒景凌乾坤

登高送遠目遥見天際頭迅飈萬里至碩望令人

愁日月旋東西瀛海環中洲古來倜儻士爭此騁宏猷豪華竟安在蕪沒同山丘雄圖悵若茲能不懷殷憂招手虞庭鳳雲暗蒼梧秋義和無停車靈景馳波流高志渺宇宙時路烏足由將期廣成子太虛共遨遊

鳳凰恒苦飢志士無完布天道信悠悠違塞有成數如何途路子俛俛紛馳騖衹應名位卑傾早兢先步光寵操朝榮隕落隨夕暮漁釣可托生形勢詎能固

大儀運天地天地無終極厥受鮮不全胡爲卑形

役旋流一返原日夜自生息光氣燭雲霓神理契冥寂死生不爲變容與居旦宅田視夢幻間何事徒戚戚

閒居觀元化寂寥杳難名三光互經度四時自流行物生顯形色於人獸秉靈老聃尚清淨金僊念無生周孔貴名教究極歸一精末流不審諦曲論紛訾訾持此未有終意識何由平

青春羨少年馳馬蘭皐外挾弾射飛鴻張宴集朋輩行樂靡終極自謂長千載日月送東流白髮不相貸翳影桒榆間死生亦爲大收功未有期幻身烏可賴一念善返觀混沌固常在

閒居無所事若與雲水期悠然耳目曠靈扃洞隱微天根諒斯在默默衹自知幻妄徒爲役亂落空花飛日月媚幽獨終古永無緇悟此足爲悅焉論人是非

蟋蟀吟堦庭忽忽歲云暮百卉與時萎鮮菊挺霜露運化旣潛移誰能遣厥度孤鶴天際翔時然集玄圃僊洲棲紫鸞豈與世爲忤

聖人念生人爰爲制田里濬開衣食源維民獲所止東作賴有秋禮樂從茲始暴秦任公鞅阡陌一

朝圮遂使兼并徒貧富王侯擬逸樂豈有終驕淫蕩無紀誰知蓬蓽士四頃靡尺地力窮見所操日月無涯涘寥寥千百載何人起頹廢懷古渺虞唐擊節均田議

跣食以養生溪毛可薦廟用物貴實誠庶不媿人道末俗僞妄滋侈靡競相效編氓僭王公天物恣殄暴乃知老莊言欲存太古教

高唐起朝雲襄王興悠哉神女入宵夢幽情渺難裁妖姬媚鄴下繫念銅雀臺嬋媛結衷臆之死不能田躊躇懷遠夙深院閉蒼苔蘭芳委時歇感激

歌落梅同胞昧真應古道將何爲
四時相代謝胡爲獨悲秋孰知志士懷中抱無窮
憂草木日變衰川波浩長流青陽湫倏忽不爲朱
顔留崇榆映西日壯志未及酬人生信不易豈得
如蜉蝣同胞念徒切涸轍悲莊周冥心祈幽契可
與偕遠遊
玄天默無言至人貴含真德容盎春陽獨行抗流
雲後儒昧遺教託釋力徒勤緣玆悟全功聖道遂
蕪蓁末俗兢相效崇祀躋其人寥寥千載下絶學
誰復親去矣采芳馨勿與時爲群

邃古何渺漠開極自羲農穆穆澹無懷標枝野鹿
風虞庭卑民俗五教協和衷元愷顯登用比屋每
可封君臣相勅戒精一收奇功人材盛有周選士
有攸宗德行并藝俱一時何雍容于城皆腹心兎
罝亦侯公兩漢去古遠徵賢道猶隆尚言枝葉盛
世運于斯窮李唐始濫觴有宋仍因崇波蕩迄今
日夸逞徒憧憧持此信終始何時躋大同
覺海妙元明今古自無墜受形非惘生有似懸疣
贅刼風蕩無垠飄淪靡所賴不善早爲圖年光去
流水

天地渾同體四海爲一家畨心濟元元澤煦被無
涯風雲有感合明良相賡歌臯夔列台鼎頌聲何
爾多世運互升降人事每乖訛仲尼浮滄海伯陽
去流沙儉德避時難榮祿焉能加晞髮洒清風濯
垢餐元和今古信一時樂天何咨嗟
古風久云降交道日已衰浮雲變蒼狗恍惚安可
知徒騁桃李顔豈有松栢姿寸心不相亮斗酒奚
重持惟應管鮑交千載渺遺思
大江照空月長風驅海霧萬籟散音樂五嶽啓扃
戸雲霞攬衣裳洞庭豁襟度元氣爲舟車古今視

旦暮嗤彼矜巧徒瑣瑣安足數勢利互傾奪身沒
猶遺惡豈若曠達人天地誰爲伍
洞觀陰陽化幻合成形色大覺真我誰含虛元無
極宮室豈長居冠裳暫時餙自非餌靈丹烏能生
羽翼電光無遺影奮迅須努力
春至淑氣滋梅梛鬧然覺觀化成獨居悠悠坐寥
廓吹萬自不同坯蟄將群作誰識先天心歲閲花
開落
朔漠黄雲起商飈動寒秋胡馬候深入横行此邊
州主師秪自防握兵寂若[illegible]亭堠空突兀戈鎧徒

精術隣壞不相援奚後樹勲猷問之胡乃爾兵折
重速尤赫赫膺符命豈曰俱乏謀漢家有成令安
敢越所求軍儲亦何爲廩食能不羞西北懼殘暴
東南苦征裒悍婺不恤綿撫事增煩憂誰共集廷
議爲國建良籌
夙昔好山水將爲荊楚遊衡嶽極嵬嵬洞庭何悠
悠玩奇意多適訪古心難酬長歌驚蚪龍握蘭怨
靈脩皇英或可吊重華渺難求蒼梧烟雨隔悵望
還生愁
伊洛沿龍門田瞻百原山幽深緣絕境惕焉怛心

顏哲人秉操尚於茲歷盤桓樵爨乃躬執黽勉禦
饑寒苟無愧厥志藜藿爲辭艱所期在聞道浮榮
亦何覩安知百世後飛聲動兩間萬鍾豈足羨逸
駕誰能攀
封建變已久往代誠悠悠守令專城居爵類古諸
侯苟存拯物心瘡痍猶可瘳柰何念子孫而以蓄
積謀視民如草菅民視如寇讎豈識龔黃輩芳聲
百世流
往世觀太平夔卜得賢相廟堂坐公旦百辟胥寅
亮開元任林甫忠藎隨斥放得失在輔臣治忽爲

殊嚮自古歷於今廢興幾萬狀豈不由書生矜能
昧相讓世運非一朝旋人奚惆悵
古昔道爲公百辟同匡乂吁咈風穆穆遐想唐虞
世德降代興沒賢哲咼爲計龍逢及比干隕身夏
商季名高國隨亡厥鑑永爲示治亂關一原歷歷
皆可紀當其慷慨時誰復知諱忌逆鱗自難披萬
死投荒裔千秋耿耿心終與雲日著杞人抱殷憂
悵望遥天宇
長風蕩海霧妖氛滃若蒸倭戎頻歲起東南胥震
驚老弱罹鋒鏑白骨亂沙汀春田靡歸種荒居走

狒貍漠漠野烏啼慘慘天日瞑哀哉獨何辜感憤
爲不平聖人御宸極群物遂厥生周召秉鈞軸申
甫守邊庭豈有孫息輩海上恣縱橫風塵莽鬱鬱
頑此能爲情獨居滯蓬茅撫時淚沾纓
拙生安所宜處賤寡交助伊余秉微尚夙擬恣閒
步胥火雖煎熬世網翻自悞矯依黄鵠飛寥闊迷
天跖力窮田颷吹飄落隨塵土芙蓉怨霜寒蘭蓓
傷春暮耀靈迫西征河清詎可俟屈伸匪人謀渺
漠自成數欲遊還名區從此愜幽愫眷焉緣枝葉
躊躇未忍去鄒子戀舍鋪魯山懷乳哺長往誠非

難恐負古人度吾欲竟此曲山空泉自瀉獨撫慷慨懷太息傷傴僂

輕鷗戲春渚吾楊羙和風動植各生遂撫化自融融里俗盛歡宴高堂戛歌鍾蕭簫陋巷士簞瓢仍屢空生人自有分君子固守窮端木病原憲季氏富周公豐歎在一時事往徒遺踪令德耿不磨曠世猶相通

富貴履危機貧賤由坦途天道忌盈滿榮寵豈常居咸陽嘆黃犬金谷變綠珠禍轍互相尋誰為測乘除留侯隨赤松范子去五湖矯矯天飛鴻弋者安所圖

端居屛氛雜俛默操古昔賢聖幾千載歷歷寄心迹經世道隨時行藏碩所適遺言若可冥妙義庶有獲誰能握其機全功自玆得至精存默悟万卷亦糟粕後人昧精要聞見苦迷塞遂為聲利階終日事緣飾今古判以殊何由保貞白

卿雲肇賡歌擊壤渺清謳悠然瀉情性天籟鳴泬寥里巷成國風幽思發離騷淵明采菊詠蕭瑟秋雲高至哉自然音要在神理超邈予滯幽閒遐想古人標長歌激林木混跡谷漁樵撫時有深感得已懷隱招匪緣事雕飾聊用舒鬱陶山風吹蘿薜煙雨生蒯茗寄語同心人今古猶一朝

遊爛柯山

平生山水癖不與城市便胡然世累拘頗乖性自然青霞塵外境屢阻幽探緣朋舊靡由集獨往影翩翩芙蓉沿溪紅遠近疑桃源樵牧指回岡松亂冠崖巔層林落丹楓藤蘿埋雲煙秋風起鍾磬澗谷餘音傳一洞廓虛明日月杳壺天飛步玉虹橋便作空行僊吾心自長生焉論世上年王子安在哉舊迹俱成堙

山居有懷

江芷汀離事事幽茅堂久卧忽驚秋羙人隔水碧空晚幽夢通宵雲海愁歲去壯懷還說劒月明清嘯獨登樓山中偃蹇聊生息極目遙天星漢流

旅懷二首呈徐三泉

旅懷多慘澹貧病每相仍枕上江湖夢覺來風雨聲洗心還自慰撫節秪堪驚白石如堪煑深山可避名

性癖耽山水焉知道里長巢居徒有慕辟穀恨無方寂寂烟花晚萋萋草樹凉有懷無與語孤詠立

蒼茫

秋日山行　矜泉劉憲副左遷道經懷玉偕姪天民追訪不及途中漫興

山逕頻廻轉行隨野水濵斷雲迷遠樹細雨洒輕塵撫化驚來雁懷賢悵去津采芳聊自絜莫怨意徒勤

錢塘懷古

鳳凰山下帝王居野寺烟梧落照虛無復金吾隨御宿尚聞僚釆入封書鶯花故國如春夢龍檝滄溟老歲除樵牧千秋歌躑躅那堪孤客重躊躇

弔岳王墳

岳王墳上雲沉沉古廟松栢春陰陰頻驅鐵馬收全勝痛憶金牌摧壯心萬里長江天豈限三山落日歲還深悽悽千載成餘恨讀罷遺詩淚滿襟

山中夢故人

故人環珮隔烟霄清夢居然破寂寥鴈蕩晴雲連海嶠桐江春水接天遥月中顏色時同語花底琴樽獨見招一覺華胥迷望眼閔河漠漠路迢迢

白巖新營四面高山廻溪烟蘿古木一首

夙性厭氛雜山水信清狂尋幽獲良覯身世兩俱忘散廬臨溪曲緣源乘流長梵宮數里餘青山隱廻廊良辰懷獨往披雲聊徜徉飛流洒石矼高樹生夏涼巍樓薄浮烟踈簷映新篁鍾皷破昏曙耿耿思未央自昔倦行役我馬既玄黃豈無玄豹姿七日澤文章眷焉念前哲簡編有遺芳卜室倚西岑啓扉面南岡逝將師繼日秉明燭四方疇當推金石示我以周行

贈姪天從

病枕江湖秪自驚剡歌之子徹滄瀛風來鴻鴈雲邊翥秋滿芙蓉露下清別墅圍棋因漫興竹林安

坐有餘情頻來不厭相尋意却向滄浪慰獨醒

哭東山何丈人二首

疾風撼崖松慘澹沉雲黑根株落重阿風廻迒無迹交誼薄秋旻悠悠白日隔猶有淚迸泉注海深盈尺

世道變江河滔滔無日休若人抱貞朴砥石障東流力學探樞要氷蘗厲清修原憲亮無忝黃香不足儔高誼貫閭里嶷然重山丘造物胡爲者二豎爲沉憂英爽乘元化浩乎其莫留身後竟寂寞茲里杳難求吾將訴眞宰天路阻且悠飈風從西來

肅氣行清秋愁端薄海雲可攬不可收

無題

空谷幽歌白紵詞自憐綽約逈春姿采蘋日暮思公子倚竹天寒感歲時焚爲傳書雲杳隔三星在戶夜何其含情獨立湘流曲愁見芙蓉霜露滋豈是無情任薜蘿春風幾度惜年華娥皇擬合重華侶弄玉應歸蕭史家沙塞寒雲籠死樹江鄉秋色上籬葩美人遲暮佳期遠目送孤鴻天一涯

謁偃王廟

寂寞空山裡猶餘冠佩尊 聖朝崇廟祀伏臘走

鄉村去國高風渺捐身大義存千秋多異論磨碣讀韓文

春雪白巖夜坐時諸姪未至

春寒日暮濛濛雪山寺燃燈坐寂寥幽夢桂枝花欲發故人江漢路何遥十年旅食誰堪慰五岳儷遊獨未消搔首無言重愁思竹林小阮費尋招

春日漫興

東風無力遣清愁忽漫尋芳耶獨遊花徑悠悠白日靜春山寂寂清溪流風光娟娟渾欲醉節序驚心可自由惆悵烟霞盈海路幾回夢斷鳳麟洲

無題

任是春歸燕子閒春愁幾許得相關皇英湘浦他生夢劉阮天台何處山風雨三更深獨恨鶯花一歲老容顏美人珠箔青樓逈疑任蒼茫瀛海間

秋懷

十年踪跡海雲愁客裡那堪兩鬢秋白石慨歌悲寗子赤松托伴愧留侯故人歲暮頻相問短劒天空獨未收霜月逈添清不寐雁聲嘹嚦過南樓故園三徑久荒蕪際北風雲夢亦踈草木日衰年歲暮江湖天逈客星孤杜陵懷古終踈放賈傅逢

時定遠圖湘水芙蓉易淪落不堪清淚洒蒼梧皇王事業在中原風雨迷漫迹可憐漢氏蒲輪今寂寂秦人阡陌自年年鳳凰岐下聆難見龍馬河中去不還海客有懷踈闊甚側身天地欲無言商聲蕭瑟振繁英夜氣凄凉河漢明燕地舊臺迷碧草漢宮新露滴金莖天高邊塞風塵動日暮關山虎豹驚落落窮居湖海客登高悵望不勝情南極陰陽殊氣候西流星火變乾坤黃河水落魚龍寂朔漠雲橫戎馬奔多病百年空旅食挾書萬里遠君門迴邅日月增多感采采黃花霜露繁

空山塊處幾經春徒倚天南看北辰豈信蟄龍潛九地獨憐赤驥絶空塵憂時有夢華胥國遯世徒懷渭水濵携屐尋幽終遠去嵩門少室石嶙峋落日柴門閉寂寥庭皐木葉下蕭蕭单居白紵風霜冷永念芳蘭日夜凋節序頻催嗟夢寐美人悵望隔雲霄山中獨夜誰相慰閑卧雲松幽思遥

除夜二首

人道樂夂生頽波馳日月天運玆一周舉俗愛其節明燈燿堂隅中饋薦芳絜香霧藹空濛瑶華盛芬蔚皇考挹如在精神契恍惚感時渺難逮瞻拜

成悲咽今古更相送人事誰能越明旦物色新今日歲華別撤饌合群食對酒憂不歇有懷無與言含悽逮明發

弱齡念節至情賞欣不已行年漸省事輙復悲時逝玆夕乃何夕紀曆告成歲浮雲載長陰北風吹寒水江濵産孤梅林皐臧芳芷赤驥鳴伏櫪壯士惜長志懷人寧有期積雪阻千里頋保貞白心庶無愧日晷

奉懷緒山先生解職家居三首

讀罷離騷動我愁思君日暮獨登樓流水無心大逕靜白雲有夢青山幽猶聞李廣困都尉誰識東陵是故侯天道茫然信時命悠悠宇宙此生浮

會稽山水甲天下歸興胄騰我却知花竹江潭相晻映雲霞朝暮變霏微客來北海樽常滿春入東山屐屢移濯足振衣皆勝事端居且勿厭棲遲

相過吳越隔年深金馬趍蹌竟陸沉天際浮雲亦何意鏡中白髮秪愁心朝廷骨鯁須劉向世路羊腸憶展禽倚劒登高倍惆悵側身天地獨沾襟

春日漫興寄同懷

相思何處愜幽期夢醒山牕獨起遲夜雨笋依新

竹長春風花發舊枝垂阮公豈爲沉冥誤向子終非兒女羈心事悠悠傍誰語谷深雲樹鷓鴣啼

白巖獨居寄天衢姪

卧病經春流水聲空山幽獨誰爲情日靜樓臺變樹迥夜深風雨一燈明窮愁擬遣只虛寂混世何妨抱獨清却笑百年真底事未論白首太玄經

洗心亭

龍溪先生解組歸越建洗心亭於宅畔界河之東盖取易之洗心退藏於密也詩三首載詠高風兼致仰止之懷云

結構何超遐曠視極幽勝徑通花木深簾捲春山
凈扶桑映朝窓桂輪破夕暝曲池瀉演漾儵魚出
游泳虛空了不住上下涵清瑩中有無名翁泠然
而獨醒撫化自無厭觀物愜多興旦暮閱古今緬
彼流芳競日月蕩精英寥寥天宇靜偃息豈竹林
闕迹殊箕潁舒可沛行雲卷之同溟涬豈與木石
論谷虛自然應端居獨觀化慨然念斯人世降代
興沒澆漓變其淳干戈起相挻天下久風塵戡定
祇一時卒遠三皇春風雩夐杳絶大易言已堙時
方樂餌醉悠悠與誰論孟軻去齊國漆園辭楚君

天道尚消息龍蛇時屈伸
癖性厭塵囂塊處媚幽獨江皐紉蘭蕙雅好修竒
服登高望川原時騁千里目緬懷素心人縈廻丟
海國芳樹藹青冥流水遶堂屋抗迹薄烟霄凝神
如齋沐湘去江路長相思江月白繁絲激清商婉
轉悲孤鵠千古惜湘娥蒼梧烟雨隔五陵盛冠蓋
意氣空翕赫吾將從王喬飛舄共馳逐

寓白巖天復姪以病未至賦此寄懷

聞汝抱疴猶未瘳忽忽時常使我憂三春花鳥自
氣候一枕泉石空閒幽維摩獨處秖誰問阮籍窮

愁無日休與世即須妨俯仰相將惟有共登樓

將之吳越別同懷五首

居邇勤相問遠去惜難忍促裝不能發戒舟恒遲
引汀花展晤懷宵雨長離憤撫物聊容與倏焉春
芳盡
春盡宜速征暑阻怯邁往悵然撫行蹤懷哉展歡
賞滉浪聞江聲出沒見山嶙思我同懷人焉得相
偃仰
偃仰越晨夕不見悲別嘆談笑綠林陰宛然清京
山結念屬霄漢幽期協歲寒無事曠離隔慘戚難

爲顔
顔慘不可舒心憂曷能解棲遲殊年歲抱兹耿耿
在眶爲日月驅肯涉風濤駭強抑平生歡蹤跡渺
滄海
滄海信可凌去子誰爲情帆指東吳會舟泊越王
城山川緬雲霧悠悠曠音聲海邊逢安期終然悵
合併

夏日居白巖

首夏鬱煩歊塵氛難淹泊頗便山中居遂憩巖下
閑溪流激空響峰廻互參錯柔草綴瑤華高林展

翠幕遠風抱清曠孤景恬玄漠翳翳日光曙悠悠谷中廓衣裾幽芳襲窓戶白雲落氣候變朝昏山林異城郭達生奠向平冥搜慷康樂得已非述纂情通豈今昨

遣病二首

卧病蒼林烟雨昏秋風落葉閉重門徑苔寂寂無人迹誰起維摩世外論

零落苦餘愁遣病形骸土木性靈存世紛無盡浮雲外幾樹鳴蟬秪自聞

七夕偕姪天復㷀坐詠贈

明河亘長空牛女遥相望佳期候七夕歷歲以爲常駕言精靈合中夜襲光芒千秋竟蒙昧誰哉適相當玆事信非妄今古空悲傷天地渺無窮會晤詎可量幽人卧空谷遲迴日月長良辰在何許風雲久低昂穆穆三五際明良同一堂時來速明徵麟鳳協其祥春容有憔悴感節迫衷腸班姬撫團扇楚客惜蘭芳屈伸亮成數多憂還自戕我歌子爲和徘徊殊未央懷古結心曲清謡漫成章

中秋

軒庭坐獨夜撫然長太息中秋圓景滿一年候今夕胡爾浮雲興遠近閟天黑造物忌盈成好景不多得幽懷竟不愜就枕猶反側披襟復延竚變化詎可測雲際漏光白旋被陰翳隔天時與人事古來有通塞安得驅長風萬里揚精魄輝流照無際婆娑觀空色

奠九世祖大理寺正三府君有懷

不昧存亡事行禋先大夫菊花薦芳潔雲氣鬱喑鳴名與瀫江遠風迴郎石孤本枝百世後宜是禁樵蘇

寓越城陽明書院歲暮有感

朔風吹雪歲將陰孤燭江城漏已深忽夢梅花東閣裡愁攀桂樹小山岑光陰倏忽催人事異地棲遲見客心獨有越溪清夜月年年應照薜蘿襟

春谷圖爲三十四兄題

黃鍾氣動疏泉脉律轉參差昭太簇千巖萬壑驅伏陰剝落氷霜草木萌區彙狀載欣榮蒲服盎然生事足鄒生奇技無所施景入青陽恣涵育吾兄素挾岐黃術重義輕財邁流俗回生起死旋轉間乃爾假號爲春谷谷虛聲通若有神玄牝天根歸沕穆和氣氤氳多致祥芝蘭異種紛郁郁亭亭梧

竹洒清陰靈産鵷鶵燕鵲鶩羽儀齊漢固有期色
耀烟霞良可掬幽棲宜訪李愿鄰前程何用君平
卜男婚女嫁隨時畢東作西成望年熟王國征輸
分亦然豈必桃源尋往躅人生有情悲歲促終日
營營自結束如兄偃息無何鄉睡起扶桑上朝旭
緬彼浮雲世事何足覷吁嗟劒歌行路難吾亦結
屋傍雲山滄海息機鷗鳥間一盃春滿泛醽醁弟
勸兄酬有好頗

春日有懷寄余一本無呈余尚文

陌上春風吹草生西堂夢醒聽流鶯芳菲不斷花

源路杳渺遥連海國城苦憶壓區真漫迹亦知山
水不勝清幽思幾許勞心曲何處芋和長寄聲

哭春谷兄

矯首睇蒼窮愁端無處着吉人日淪替造物胡寥
邈兄昔少也孤力耕心不薄菽水殊鼎牲爲親亦
自樂業異章句流冥心事窮索星曆談懸河藥篆
諸家作自從軒岐來方書盡研慱劑砭歲有功義
取厚報郤啓嗣祇象賢豈伊靡好爵蹇連困顛隮
神氣亦揮霍永懷拯物情田廬非荒度聲響動四
方所交重然諾相與二十載奚啻托盃酌恩雖異
所生情洽花輝蕚每談東南遊抵掌辨菩屬變化
惡有常舟移不停壑不見董仙蛻空遺蘇躭汐緬
想白頭吟悠悠隔冥漠瀟條平生歡風雨悲牢落
生死百年内敢自昧今昨相將阮咸在出處同商
略旋流既昭曠世界看旅泊

憂旱

亢陽爍金石況乃高田野溪鑿魚鰕盡禾稼半燋
死士俗事迎神每旱則斯舉旌旗欻明滅旦旦集
金鼓忽聳殷其雷疑是神靈雨胡然覓萍昧顧慙
陽臺女君人日延竚猶自空俯僂昊天愈高霽玄

冥杳何許我生望有年憫玆農事苦默默稽天運
愛端不可數

擬古詞

山中獨處無與娛寤寐思與美人俱美人相去渺
雲水春愁撩亂盈堪輿舉首問蒼天形影相將幾
歲年歲年如夢裡徘徊瀟湘沚起視西來青鳥使
青鳥聯翩遞消息雲中忽降嬋娟子風鬟露鬓異
凡質海曲雲謠散繽紛三生緣會非偶然握蘭重
結慇懃意但得深心無異心不辭與爾同生死欲
盡歡娛良未終那知形迹類轉蓬轉遂隨風發飄

散何倏忽本圖偕白首詎忍生離別衾枕昧辰朔桂枝徒攀折空館相思不見人江海悠悠送日月幾度驚春春可憐花開花落紛如霏感遇情多秪自知遲迴日暮空凄切明發登高一望君搔頭羸得華髮新容輝想像不知處地闊天長但海雲

暮春即事

風捲楊花白蒲洲新水蕩漾春悠悠中流乘筏者誰子我欲東觀滄海頭

獨憐修竹映山家土膏春動笋生芽日長漫向蒼苔立會看高竿凌紫霞

一春幾許得春遊欲攬春光春不留昨宵風雨花狼藉芳草萋萋無那愁

春別石陽陳使君北行

山中每憶白雲謡想見仙人塵外飄桂樹攀翻淹日月衡門棲息秪漁樵金陵舊雨驚魂夢滄水高談破寂寥南北路岐無定迹茫茫湖海隔雲霄

贈龍山呂兄新居二首

結廬偶城郭幽意亦山林花發野塘靜鳥鳴芳樹深端居聊暇日迴向獲初心永憶巢居子悠然忘古今

經營版築外豈直是安身清夢隔風雨幽期懷鳳麟門庭無俗客樽俎有高人樹藝存生事蘭蓀郁郁春

九日諸友招集山南書屋

九日憐幽獨同袍忽見招劇談美清夜逸氣激層霄溟海芝三秀江山月一瓢蕭然對搖落天際鴈飄飄

白衣携酒至清莚不堪攀擧俗酬佳節懷人有好顏風高驚木落龍蟄戒天寒清夜歌聲發月明秋滿山

至日

仲冬日至窮陰盡氣轉黃鍾天地迴考徵雲物故遲動驚眼梅花渾欲開歲晚空餘江海夢生涯無柰鬢毛催閉關谷口緣心素不盡光風在草萊

梅花

梅花特後歲寒時天騁風流似有私清入空山成獨夢影迴明月發新詩渾疑帝子瀟湘化秪與仙人姑射期良夜誰堪伴幽約遥思千載結肝脾

松篁何處繞重闋羣映羅浮月半山客子低徊清不寐美人縞素獨來還幽姿逈絶高唐賦老眼應

將空色閒絲擬調羨還傳說不辭風霅卧表安

暮春有懷

愁看風吹花亂飛薜蘿依舊覆巖扉南山赤豹毛毵澤瑶圃青鸞消息稀雲隔美人長入夢路迷芳草欲何歸江村野色催春暮獨慨無言淚滿衣

十五夜

望月步林樾更深雲霧開青輝徧天際皓魄逐人來庾亮興無限杜陵詩更催良宵清不寐携酒重登臺

渺渺扶桑影團團上玉盤蒼茫幾萬里光彩歷千

門環海中洲臨群星北極尊欲傾河漢水一瀉洗乾坤

秋色已平半天高灝氣清桂輪光復滿雲錦爛還明對酒歌聲發感時心緒驚故人同讌坐耶自慰飄零

高閣憑虛望宵中星漢流光回瀛海嶠影入帝王州窈窕歌長放清平樂未休九天風露冷誰解素娥愁

歲歲懷佳節其如此夜何星華明露葉空色静江波芳宴良朋集風流逸思多願爲千載約莫負月中歌

十六夜

幽懷猶未愜待月上庾樓圓景雖殊昨清光復滿秋美人天路遠滄海暮雲浮相照何由及中宵徒隱憂

與張石塘同遊江即既去有懷

草閣三峰天欲低山人落落竟何之長空雲度雙鳧遠清夜月明獨鶴隨索處虞卿長閒寂壯遊司馬盡幽奇何年海上見顔色共爾攀翻瓊樹枝

憂旱

又旱秋尚劇炎蒸赫蒼穹潭落見根石崖枯失蒙茸靡靡高田稼戚戚悲老農陰陽既驕蹇職理誰爲功野夫耿不寐憂懷欝忡忡生理曠蕭條凶年仍值凶行將肆遠遊托迹事貪松傴僂家累隨猶然情所鍾尚憶黔黎苦飢困與我同俯心撫孤幼黙輿回天工元化杳難測霖澤庶有終

喜雨三首

月暈凝層霄霞光爛清曉蒼江風霧迴倏忽流電繞千峰送雨來清響洒林杪殷雷動杳冥涼生奪炎燠憑歷氣始蘇坐令心神悄迢遥望晴圻丹澍

囬枯槁民生茲有秋浩蕩流魚鳥與言擊壤歌悠
然樂熈皥

澗谷逈春姿誰爲驚秋思逶迤兩崖青白鳥明飛
趐雨餘林木深清映山下寺層樓俯風灘極目稻
垂穗疲氓隱憂釋野情正瀟洒曠望東南奇激發
壯遊志波濤漸江湖皷枻隨所至四方幸有年在
處存生事

晚風吹長林炎散枕簟凉虛閣任踈曠山月映蒼
蒼何處聞天聲新水流泱泱野老負樵歌居民祈
年穰村舂響旋急燈火遥熒煌各思答靈貺新薦
炊黄粱幽人亦何事撫物耶徜徉情難報穹昊作
詩紀年光

登金山寺

渺渺扶桑海色冥江流日夜送秋聲虛空樓閣千
尋逈吳楚峯峦萬里晴壯觀東南廻地紀孤根今
古柱天傾振衣濯足浮雲外一笑人間萍迹輕

将遊皖城阻風上清河舟中見菊有懐

別浦孤舟對日斜高江驚浪拍天涯三千里外身
爲客幾夜燈前夢憶家不見日南來白鴈那堪秋
盡見黄花殊方山水多奇勝耶慰閑河去路遐

自京口棹舟至采石江乘月訪謫仙樓登
峨眉山亭漫歌一篇篇三十五韻

大江東逝來源源掛帆直指三山前江流岸轉多
幽僻探奇江上山蜿蜒落日西下浮蒼烟艤舟逶
迤采石漩懐古悠悠訪謫仙謫仙今去千百年人
間風物幾變遷明月仍照江呑天峨眉影入泉消
消飛樓高起層崖巔青天忽漫雲錦纏星辰散落
垂平原芜芒萬丈渺詩篇高風曠世神猶傳遐思
節槩何軒軒璘也孺子鳥足援夷吾所事信可捐
仲尼卒不掩其賢水軍迫脅誠已究萋菲貝錦徒
曼延夜郎遠謫才益全吐詞豪宕知無愆仙人厭
世欲高騫托茲委蛻深可憐青山有冢祇浪言形
神變化誰能詮江清月白天無邊岩岩山峙名高
懸永懐芳躅綴斯編遥寄靈脩薦蘭荃臨風歌竟
增慨然何時脫屣謝塵緣上乘元氣相週旋

江上望九華絶句三首

江間更望九華峯追憶孤遊任桂叢秀色攬人猶
不足至今猶作夢魂通

天柱撑天天忽低化城朝暮變霏微奇觀不盡醒
心目感慨幽棲願久違

九十九峯頂上行當年曾作踏歌聲心期䏸與山靈約後崔應嗤寒舊盟

寓南都送徐紫崕會試

問水尋山到秣陵君帆北去我南征人間蓬迹悲岐路歲暮天涯見別情賈誼有心紓國計杜陵多病客江城風雲好集群龍會老鶴滄洲得自生

臘月望日歸舟蘭溪漫興

去家千里道望月幾回圓玆歲惟今夕他山非故園家人稽卜兆稚子候門前客夢催明發梅花照暮天

贈姪天復經理先塋二首

瀟然生事薄憐汝報親心終古封碑碣高人誄德音免經新墓次鳥逸白雲深應有山靈喜芝蘭香滿林

目送浮雲變心緣流水驚伊人隨往化之子續芳聲栢樹風長慘蓼莪春更生孝思原不匱聊慰百年情

江路舟中有懷

幽栖長在竹林間小阮相尋有好顏此日憐予逴遠道何年携汝探名山愁邊楊柳催春發客裡風

塵評鬢斑自信野心鷗鷺識不妨歸日閉禅関

留別何吉陽考功二首

滄海湫烟樹明月照我愁空山抱閒寂獨上林中樓懷遠思無極壯志憶九州挂帆揖東皇直指秣陵陬王侯羅第宅冠蓋擁道周仙侶杳然隔誰與事天游塊處維摩室結托方外儔時閱金経文門掩白日幽春氣感繁思嚶嚶鳥相求駕言出行邁彼秦淮流曉風動番楊徙倚仍遲留送目美人至窅若朝雲浮言詞吐蘭芳佩服鳴天球未言心先醉如解飢渴憂良會信不易幽期締千秋

大道日淪隱有開誰我先倬彼江門翁崑崙滌厥源遂令絕世下洙泗出淵泉聊予不量力道遠屢躋顛結髮志四方冥心希前賢秪懷永貞樂豈謂世情然積累尚諸學旋覺復何言惟公勇擔荷愛念忘歲年相期泰山頂乾坤聊一丸旅思耿悠悠離愁欝綿綿江湖烟霧闊霄漢日月懸去住各殊途會晤無定緣故山風雨夜萬里草樹天翹首望不及清夢遥相牽

秣陵旅中有懷漫賡天復姪贈別之作耶

寄遠情

風雪紛紛砂礫昏河橋離別暗消魂愁深旅食堪誰慰興遠仙遊壯汝論異域鶯花驚節序故園春草怨王孫遥知兩地多相憶坐對寒燈獨閉門

登牛首山

巖嶤峙天闕飛閣凌層空峯巒莽迴互野色遠冥蒙磬聲落巖谷梵唄飄雲風景符九秋候影翳千樹松靈實自天設塔影疑神工碑版盡滅沒徑草披蒙茸至人徒緬邈曠世渺難從搴蘿挹幽爽穿林閱葱龍是身忽若遺神理超無窮永懷謝公適豈必安期逢

過花厓感舊漫興

花厓蘿垂陰靈踪隱幽僻重遊逾十載躊躇念疇昔忽忽宛如夢徙倚三生石旋聞度松聲結綦履苔碧自得心境空神供俱幻迹探奇匪爲高尋幽豈躭癖多謝同懷人茲游信良覿

題清聽齋爲盛雲浦作

城市厭煩囂林居悅幽獸臺榭俯曲池庭戶羅群木樹石象雲根穴竇倣嵒谷氣滋藥苗生日曛蘭芷馥一徑覆清陰亂花隨行躅借問爲誰居云是君子宅緗冊思古人擁被長獨宿深夜風雨聲蕭蕭洒牕竹旋覺道心生沉冥元始復人生信泡影世路有屈曲既樂顔生瓢豈必君平卜永言抱昭曠龍蛇恣伸縮

留别李勺溪龍墟二昆季

鬬棹西江渺風流二仲歸山川殊去住烟樹隔容輝秋風三疊賦明月兩鄉違欲寄相思意應看旅雁飛

客寓秦淮畔相期浪漫遊南洲盛炎德西竺閟雲幽不盡幽尋興空多弔古愁歸舟候明發夢繞庾公樓

鹿園萬總戎城東草亭新成奉贈二首

結茅傍城隈深林抱幽寂休沐踈冠纓曳履入冥息樓臺麗朝曦遨遊忽如繹流雲生遐思繁花尽清覿漫摛招隱篇有懷登高展懸知薄浮榮翛然區中域應獲淨名心示疾維摩室沉應若無情鳥行空絕跡

偃息澂神慮深巷絕塵車春雨芳草生端坐時著書所思衍真詮豈願爲世儒抱中冥元化擊節念黃虞白雲起長谷新水流清渠盤桓我情適相忘天一隅

歲暮鍾陵漫興

歲暮過鍾陵佳氣猶欝勃殯宮靈神衛千秋等禹穴樹業亘長城两京相控越偏安豈足論六代豪華歇王謝渺何在臨風倍悽切秦淮仍流澌夜深照空月

渡江中流有感

逝流乘日夜開闢氣分屬一葦今可杭誰云限南北擊楫慷慨懷伊人志可則　聖代一九州車書逺同俗眷玆佳山水剩與玩幽歟載咏滄浪歌吾斯濯吾足

朱龍橋早發

雞鳴迅宵征不遑炊晨黍霜白秋氣凝月明山路曙野風吹草寒高澗正流瀉衿袖如懷氷屐綦忘所據朱門正酣卧誰憫長途旅憶昔事遨遊狂歌達昏夜志欲挾崑崙擬轉坤維柱長年抱兀兀詎識止泊處自玆昧生理簞瓢仍空屢處困維心亨古人有成矩四海尚阨窮吾寧獨多歷荊漠戎馬肥日聞寇邊戍邏來氣益横出沒京城路　至尊循歷憂材官宜力拒今歲仲春月南北蒙黃霧太白入南斗頻宵兆厥故象變不虚示伊誰勞測步盧灰止滔水末流殆難固石鏄驚天漏徒手將何補客子迹覊栖江湖值秋暮離愁亂海雲迷茫不可數

渡古黃河

南旅問北征嘗見古大河河水日流澌秋風激層波神禹功巳逺緬邈閒九歌會當探河源萬里乘僊槎

觀徐州城東道傍漢晋侯墓道題石徃弔不果有懷一首

子房隨赤松嘗意形俱化今觀道傍書令人發悲咤蜕骨委人間遺傳千載下深山隔風雨搔首成獨坐緬懷當年事出奇儘閒暇誅秦暨蹙項指顧定王覇分封擇小邑氣象亦文雅托跡采真遊中難語人者死生介分明卷舒故不過九源溯難作高風激頹惰

歌風臺

遊子悲故鄉萬乘心不易孰謂帝寡恩後人徒論跡大風思猛士雄氣振九域王道乂巳蕪聲教殊古昔豈無當時功載誦詎千億瞻彼姑蘇臺頹圮生荆棘

登泰山
五嶽平生夢岱宗今獨躋日從東海湧天入北辰
低舜著巡方陟泰封碑盡迷千年詞客過不盡發
幽奇
五大夫松
結根岱嶽五株松矯矯龍姿上拂空慣歷風霜不
改色人間浪說受秦封
封禪臺
金篋玉文藏石室斷碑無字倚天開秦皇漢武今
何在惟有當年封禪臺

日觀峰
海氣冥冥望不窮海風吹上日輪紅捫天兀爾發
長嘯獨立乾坤第一峰
送石玉溪中丞撫滇南
惠政敷方嶽清風播海涯乍留江北土又轉日南
華夷險俱皇土要荒屬帝家昆明池月照心跡到
鷗沙
至日張雲谷訪予歷山下燕坐詠贈
天寒歲暮窮愁日遠在殊方見故人細詠新詩多
別緒漫傾濁酒獨傷神梅花夢入南枝冷雲物愁
看北上新江海風塵定何日閉關且共作齋隣
與張雲谷遊對華亭歷下山水俱在目中
因望舜祠慨然有懷
禪宮依半壁登眺俯城南湖水拖長練華峰剩鬱
藍帝靈雲共渺古廟樹相參不盡遙遙思因君酒
益酣
送中丞克齋李公撫薊州二首
北虜矜聞已遁荒兵家制勝急先防薊門旋設風
雲陣紫極重開日月光豈是嫖姚能出塞亦知諸
葛善戎行燕然銅柱功成後還擬許謨佐 廟堂

瀚海雲横雪不消黃沙白草氣蕭蕭中原目斷玄
冥外萬國心懸列聖朝部落秪憑稱克汗漢家乂
擬絕天驕北門鎖鑰應誰待須仗公車振遠鑣
與張雲谷約遊崧嶽
西望黃河水國秋雲霞爛映渺中州十年伊洛曾
歸夢何日崧山擬共遊向子肯因婚嫁阻張衡漫
賦鬱紆愁定栖少室搜新句一嘯孤峰天際頭
季冬月望對月有懷
野寺寥寥霜雪天故山今夜月同圓那堪羈客長
千里漫對清光此一年溪上草堂梅欲發岩前樹

杪瀑長懸愁來都有南歸夢獨棹江湖興渺然

立春

歷城客裡逢春日鄙屋朝來春氣滋卽看幽澗水生色遥憶故山梅發時節序催人難自遣江湖歸夢欠前期迎新風俗喧都會悵望天南獨詠詩

除日後立春

故國三千路殊方一旅身爆聲驚節序椒酒共懷人年盡餘寒夜星旋指孟春愁心倍鄉思明燭數更辰

悼龍湖張公一首小序

予雖不獲世用然當代人物或得之士論輒復竊喜於心曩嘗見公製作一二逸氣飄翩遂趣古雅乃嘆曰偉哉斯人也決不入俗調耳無緣會晤徒望尤深既後遇吉陽何子論其心事光明緩急有賴予思

朝廷數十年來簡任輔臣其在斯人乎熟意天啚其年竟爾物故意佳植易摧恐木難去造物將何如耶聊綴短章用識私痛

夙著中朝望頎然荆楚材時方濟舟楫神欻駕風雷帝座亡元鑑星文折上台杞人江海思寥落不勝哀

遊靈岩寺

群山擁奇石一徑遠相通松映古堂靜泉鳴丹壑空妙香聞法界清樂動花宮卽此西方景還生大覺中

夢歸二首寄山中舊侶

江南江北路夜夜夢歸頻遶屋梅花發緑溪鷗鳥親風塵淹久客海岳望佳人一笑天空闊羈栖愧此身

朔雪隨風舞黃河氷若鱗長空無過鴈遠道未歸人燈火家山夜烟雲海國春遥知俱獨處西地欲傷神

中丞克齋李公山居奉懐二首

山靈應自慰江漢得公還蕙帳春生色崖端雲掩關行藏空水濟心跡海鷗閒漫有蒼生望能無起謝安

風雲憐夙志泉石洗心靈鹿洞還爲主龍門更續經人間紫府客天上少微星宴坐絕塵想誰能測

香寘

克齋李公羅麓精舍落成志喜二首

南州多澤國公獨擅幽遐世外神僊宅山中宰相家清輝縈水竹佳氣鬱雲霞便欲移書冊相依閱歲華

甕牖山光入庭芳春氣滋羲皇閒白日太乙迥青藜偃息心常寂詠歸思獨遲懸知在人勝豈必武陵溪

除日寓羅麓精舍漫興

江海自憐飄泊久況逢除日客中過小齋擬賦窮

難送遠地懷鄉愁更多紀曆漫分新節序風光應轉舊岩阿楚雲日暮東南去旅思蕭條鬢欲皤

元日羅麓漫興

郊源迭目渺青陽次第東風入草堂土俗迎新祈歲事簡編托始繫春王朝來海上雲霞曙氣轉沙邊梅柳芳野客羇栖無一事任歌聊自荅年光

訪羅念庵太史留別

楚江西望渺烟波興入山陰一葦過索句幽齋梅發早論心清夜月明多傳岩端許爲霖雨鄭谷應須逐薜蘿擾擾人間何足問只將溟涬擬同科

謁徐孺子祠

孺子南州何處鄉一亭渺渺水中央千秋夢想雲霄迥異代風流江漢長山逕耕犂堪醮色月明懸榻自流光空聞絮酒傳遺事春草湖邊只舊芳

滕王閣

高閣飛甍楚水灣青霄白日跨江關簾開雲閃滄洲近檻落天低朱鳥閒帝子漫悲隨物化詞人猶憶賦波瀾悠悠今古多經代暮色蒼茫更遠山

鐵柱宮

旌陽仙舉渺遺踪沙映江清逸故宮識遠丹丘爭

栢樹功存鐵柱鎖蛟龍玉書流落人間世羽蓋翩翻紫極東擬向真人問真訣獨將雞犬入雲中

舟過鉛山弔辛稼軒先生故居一首

青山白水自縈迴猶說高人舊隱來雲鳥陣圖曾入夢雪梅詩譜幾啣杯中原落日懷孤憤古墓青霄動客哀千載遺文經略在風流緬邈楚江臺

過舊居即事

昔卧茅堂水木清移居還繫舊遊情臨溪鷗到如相識弄雪梅開伴獨行旅泊此身隨遠近幻緣空性自分明栖栖懷土非吾事秪向滄浪更濯纓

客歸天復姪去西江有懷

經年還故里汝復去天涯流水野橋樹深春院落花幽居空日夕清夢繞烟霞爲有歸來約山中勝可誇

哀時篇

北溟震動天欲裂風霾昏黑坤維折平原草木咸消歇倏忽雲霓尚明滅清都帝君方宴晤那遣鶴書來下土閽人日守虎豹関謁者徘徊往天路天路漫漫渺雲漢氣決漭兮旦復旦河清可俟幾何時醉裡狂歌白石爛虛空變化有列仙乘風御氣

相迴旋宜排閶闔叫宸極爲問蒼生今歲年

壽芸湖翁李封君排律二十四韻

渺渺南州圻輝輝處士星山川氣幽鬱草樹色娉婷訪古生多感觀風信有徵誰找膺地紀翁也抱天經帝里踈羅網江皐采杜蘅靜觀朝槿落細聽石泉鳴嵐影凝圖籍湖光映牖扃雲歸吐新月春入轉流鶯瀉酒調元氣搜詩發性靈林間全野逸身外視浮名蘆阜頻携展滄浪漫濯纓藏身方孺子遯世擬雲卿善積盈家慶岳鍾孕國禎青天感鳳舉芳甸瑞麟行久繫東山望遥瞻北斗熒風流環海曲波潤瀲江城桑葉滋生息崇陰播頌聲念功興遐想考德有遺情九月逢初度秋風吹洞庭羽人來紫府仙客下蓬瀛清樂鈞天奏碧霞海氣生元精爲壽酒長日醉深觥歷古岡陵在衡寒松桂榮永年無所祝持此保遐齡

送黃西野侍御之滇南

江村春事晩驄馬過柴門舊雨那堪再青山自此分地連星漢上官署栢臺尊會有澄清志應消海國氛

萬里雲中路春來芳草生皇輿還控制夷俗自縱

横雲捲昆明水風生銅柱營天聲先絶域須使百蠻驚

遠別行

去年我客秦淮頭憶君迢遞令人愁今君獨棹西江隈風雨催春春欲歸春歸花落紛如雪相思日暮芳心折明朝更起大堤行風吹楊柳柔條結含情覩物有如此那得紅顔不凋歇自昔心知兩不疑握蘭與爾結幽期良辰歡宴未嘗展詎恐長年遠別離上苑賓鴻北歸盡長河赤鯉西來稀不分单居延竚久何時曳履叩荆扉

柯城暮春有懷寄何仲德

春風片片落桃花野客驚心惜歲華山郭鶯聲來別院関河柳色蘸晴沙目隨流水滄洲近夢斷重雲天路霞木食草衣應易給鹿門早晚欲移家

挽陸母■氏貞節二首

陸母未忘特氷霜迥獨持清晨櫛膏沐芳節薦明粢課子頻燈火從姑歷鬢絲千秋風教繫青續栢舟詩

世道增多感頽波良獨難孤貞完白璧幽操結芳蘭孟氏還儕並陶嬰擬共看九原終不起清畢滿

人間

暮春湖上

湖上風烟攪絮飛湖邊草樹靜芳輝水光虛映發天趣空翠遙連酖客衣適柳蘇梅同澹蕩宋宮錢墓入霏微一尊徑醉蒼苔卧不晋人間有是非

送李勺漢見羅二昆玉會試

昆季才華獨擅場忽驚天路並翱翔五雲爛熳瞻燕北雙劍精靈起豫章夙抱耻為温飽計得人應重甲科光江湖宵漢從玆隔野客風烟自草堂

三天竺

流水遶山曲翠微深幾重女蘿懸絶壁雲葉舞高風夢醒三生石音聞萬壑松上方集蘭若疑任五雲中

幽勝真蓮界迴廻一洞天環中觀日月松項落雲泉壑靜鍾聲徹山空梵唄傳法王消息闃誰復悟真詮

謁林和靖祠

十里湖西境千秋處士星鶴乗雲已遠梅映月還醒物色留詩卷仙風動草亭宋宮俱寂寞此地尚遺靈

錢塘

鳳山繚遶枕橫江紫殿齊雲昔帝鄉今日秪憑高矃望秋風草樹帶霜黄

試問前朝卿相家歌臺舞榭野棠花春風巷陌無尋處秪見城頭集暮鴉

宋殿城南草木陰錢王建國歲年深覇圖王氣俱消盡潮落潮生自古今

畫爽龜疇宋籍田農人耕穫自年年六陵石獸埋秋草尚說圜丘郊祀天

遁仙舊隱結松関習習清風動兩間回首塵寰曾

幾變廋梅疎影只孤山

楊柳湖邊裊裊風六橋流水澹秋容箇中有客閒來往目送孤鴻思不窮

風霆鼓激玉龍吟天地還歸吐納深江上年年爭勝賞旋聞誰悟海潮音

白雲茅屋數峰遥幽澗泠泠獨木橋定有高人中結足月明清嘯振雲韶

庭砌植菊數本冬後始開閒居晨夕足供幽賞携酒獨酌撫然有懷命筆漫紀因以遺之同志云

歲晏菊方吐五色輝奇葩衆芳盡摇落皎皎凌風霞軒前無長物霜浄天宇佳端居澹忘慮感兹思無涯草木有殊性豈伊靡春華遠生委元化安用長咨嗟

潛神溟涬初寄跡人間世因時苟冥會乃爾愜幽趣日夕步庭除婆娑叢菊樹軒然逈幽姿冉冉香不匱入眼照孤清色空契三昧把酒發高歌安知餘物貴即此羨真樂瑶圃渺雲外

景濂堂爲周二峯長史題

南安山水欝崔嵬老鳳孤騫渺不回獨有芳蘋輝俎豆豈無奕葉續雲來道便清世難逢主吏隱滄洲誰惜材崴崴春風吹草發自公幽意長庭苔

舟次虎丘

虎丘山下一停舟落日江波逈不流石削新硎餘覇氣雲埋紫玉欝春愁年光不住豪華盡城郭依然草木幽東海夜深明月上姑蘇臺畔爲誰秋

玩梅亭集稿卷之上終

玩梅亭集稿目錄卷之下

目錄

玩梅亭集稿目録卷之下終

江陽白嵓山人崇惟道

遠遊篇贈遷巖王子

我昔登恭山恭山天際頭超望遥東海蓬萊信可求側身俯西眺黄河一泓流探奇攝屐不辭遠名山大澤囊中收那知飄風落凢羽雲霞目斷令人愁塵埃擾擾無時歇蓬門塊處驚日月有身不獲晤明時寧無冊山碧水紆突兀春陽桃李騁芳節伏劍強與親友別㰚柯山下忽逢君襟期對我相披豁各言有幽期去去忽復疑分手即長道千里

遥相思我欲西遊陜嵩岳君将南行入武夷幔亭山水九曲深洛中氣會陰陽時登高覧勝發幽意海曲雲謎長相寄採藥遥知仙圃春移舟透迤泛彭蠡蛇形羽化靈蹟留龍蹲虎踞圖籙秘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阜址海上四百三十峯青天萬仞削芙蓉謫仙千年草堂在葛洪一去冊竈空復有崔嵬翠黛幽祝融下視南極浮雲夢朝昏互明晦洞庭空闊涵清秋黄鶴樓中一長嘯壯心懐古空悠悠峴山亭亭漢水緑舟次徃來看不足芳時何事愁騷人汀蘭岸芷芬郁郁芉公碑石尚如故湘娥古廟烟雨暮九疑山下行人稀從誰更弔重華墓飄飄矯首眛蒼天泝流掛席窮江源巫峡蛾眉彩雲裡膝蘿鳥道絶攀緣高丘清夢遥神女落日深山聞杜鵑錦江膩滑如組練成都風物逾赤縣瑰奇獨羡諸葛材文藻猶傳少陵撰回首取道向中原太白終南指顧邉瑗枝瑆樹散幽色岩居穴處徃徃多長年地逈恒華峙西北氷天突起諸峯簇奇峭千丈剩鬱藍清凉六月驅煩燠希夷石室尚可尋化光變現杳何測行春視農耕忽爾念蒼生擊節慨黄虞世道幾變更茫茫禹跡俱故都無人

從譏均田圖鳳麟不至今已夫流水太息聲嗚嗚榮華飄忽難可恃古來翕赫隨丘墟邯鄲夢覺亦何有人間俛仰胡為乎吁嗟萬事徒蕿落起視頭臚猶故吾思君逺遊豈世情我亦前身一向平驅車尋我河北渚雲水便作崑丘行昆丘阿閣照霞綺青鳥白鶴來相迎仙人授我玉髓飯白日羽翰身轉輕下視塵寰湫烟霧震澤渤澥如浮萍天姥衆望卷石小泱漭一氣坤維并招手盧敖六合外汗漫相期遊太清

潊江舟遇張雲谷志喜一首

江郎烟月昔同栖濟水相逢又幾時天遠更無來
鴈字歲寒空賦折梅詩寧圖雙劒江津合雅似三
生石上期空谷白駒那可縶且從尊酒慰遐思

遊白嶽山

蒳齡抱奇癖晏思探幽踪夙聞齊岩勝始陟儛源
中石逕入岧嶤瑶草披蒙茸地形轉高深天門啓
鴻濛流覗日月旋俯視烟雲重千崖灑飛瀑萬壑
來清風洞宮閟靈異爐阜疑天工鍾聲度林落淨
覺含虛空身從木石居心與玄元通白嶽愜儒觀
黃山渺諸峯是即清都遊何必蓬萊窮終當謝塵

土於此巢雲松

寄懷呂巾石先生園居一首

歸來示病想維摩勳業浮雲意若何廖廓心源聞
道久閒居日月着書多自開三徑栽松菊漫向層
厓任薜蘿幽事只今凡幾許風流二仲豈曾過

謁先祖獻肅公祠

喬木陰陰映碧宮族繁門巷曲相通衣冠東渡傳
掄里風月南溪自洛中遊子千秋悲故國雲仍曠
世憶孤忠采蘋日晚聊行薦瞻望高山渺不窮

題清虛子辟穀卷小序

于越柴源吾族也有恭號清虛子年五十餘
雙瞳失明適姚源兵亂避之安仁遇方士授
靜養術行之數月間目明如故且能絕穀食
舉動踰常時躋耆艾無異壯齒人也惟道訪
前世遺文謁先公祠墓因造其廬而問之貌
寂而言徐外槁而中澤叩其所得未易盡其
所蘊噫孰謂大山長谷之中而無赤松黃石
者邪撫懷節慨紀以一詩

苦厭人間紙獨醒蕭然擬結水雲盟坐忘一室觀
無始笑倚孤筇紆道情江上還同玄鶴夢海邊曾

伴赤松行何年共訪蓬萊路手執芙蓉朝太清

東南患忌日又居民盡空近從傳警撫然

有懷

海上塵氛慘不消海濱列屋沒蓬蒿水田春盡無
人種野土天陰鬪鬼號長路時驚傳羽檄孤城日
閉樹麾旄東征未執平蠻績中夜空瞻河漢高

季夏曉過彭蠡湖

曉日過彭蠡津涯杳莫分綠凝湖外樹紅閃海邊
雲天遠迴峯影風微織水紋茲遊信奇絕即景勝
傳聞

中秋與姪復元復真山南書屋夜坐

幽期懐此夜日暮碧雲陰影現殊方眼光流何處心旋元長寂照終古秪如今芳節隨遷次聊將付獨吟

客歸天復姪杭城未返有懐二首

憶昔江干別孤舟浄水長起居誰與適寢食不能忘游目雲霞變棲身澤國荒歸來今幾月相去復殊方

山舘憐幽獨之人隔遠天渺予心似水遲汝日如年秋静風偏爽天高月正圓悠悠江路永劒佩幾時旋

寄懐毛介川司憲

相去悠悠南北津山中寥廓想丰神古今物色應誰似風雨寒灯入夢頻琴鶴偶同清獻癖圖書漫與鄭俠鄰歲寒蘭芷俱零落欲折梅花寄海濵

次韻贈元戎萬公四首

禪栖木石葆清真忽起臨戎迫若神定難秪因菩薩性濟時應現宰官身月明萬竈嚴傳令日散千金不計貧窟穴潢池終赤子東南夷島乆稱臣

千里河山入戰鼙孤忠感憤漫裁詩奔濤欲息鯢鯨患歸夢難憑鷗鷺期井邑蕭條時悵望風雲紆卷自神奇折衝應見收全勝釜底楊鬐徒爾爲

僻處湖西秪養真水光山色發心神風塵忽動臣時念危難還驅報主身豈謂生全終底績旋收死力不憂貧悠悠忠耿照天日始信皇家有世臣

漫息歌鍾聞皷聲更於馬上賦新詩士行瀕海方宣力安石還山未有期壯士揮戈回日落禪僧飛錫見兵奇知公夙有長城望蠢爾南蠻何所爲

寄懐洪礿泉兄

新泉燈火懐同吟遠別悠悠思不禁風雨偏驚餘短髮歲年屡易只童心仙源一路時堪擢激水變魚還嗣音幽意憑君傳徃侶江門烟月釣臺深

客歸

去家忽驚半載餘歸來四壁更相如自憐江海隨萍梗旅泊乾坤是草廬美人西方徒悵望索居南巷只狂踈猶斉澤國兵戈後况值川原蕭瑟初

題孔子問禮老耼圖

黍離日降爲國風仲尼還復夢周公柱下職司典刑在寤言日夕嘆猶龍許將陶冶鑄堯舜寧誇鍊石補虛空江河東逝更相送聖哲於時竟莫用會

郊西狩獨泣麟中原落日空悲鳳歸來弟子集如雲廻環杏樹花氤氳春秋幾筴炳星日儀禮猶爲後王陳伯陽一去亦不還青牛紫氣滿函關五千文字垂玄旨緬邈高風不可攀

過子陵祠

桐江春水注東溟曉日祠前春草青炎漢只今俱燼滅高人終古尚遺靈釣臺逈自侵雲漢象緯猶傳著客星誰謂當時薄勳業清風吹客夢還醒

山中獨坐春懐

平原物色何爾幽斗杓廻指青陽浮蘭蕙葳蕤七

膏蔚楊柳旖旎春風柔水光蕩漾新緑展苔茵横叠空翠流淑景醉芳心芳心願春留今古積長恨欲向春爲酧風雨半相妨莫寫情幽憂幾欲留春春不住馳波日夜東流去山空日暮閴無人獨處悠悠與誰語目送春歸可柰何登高但作懐春句我思美人湘水濵烟霞杳藹隔情親春心糾結難重陳春光滿眼花氤氳東風吹夢渺雲海花飛片片愁殺人春愁撩亂無時歇且翫芳非對明月人生百年貴適真世紛過眼如浮雲青山在處長薜蘿茸芽采芝生事賒聊遣平居怨春華

寄懐應漸山宰靖江

昔在禪關對榻初春風歌酒夜燈虛雲凝浦樹今何許花落岩扉渺獨予宓子殊方多宦績馬卿故國只貧居江空歲晩還相憶來鴈能無寄尺書

積雨

積雨迷旬朔群蛙産竈除閉門罷梳櫛隱几檢方書誰接子桑飯獨耳原憲居南薰時乍至頻覺病懐舒

寄懐徐紫崖司教歙邑迎養二首

聞君簡秩發州潯江鯉鱗鱗笋出林千鍾豈博曾

參養一擻誰知毛義心綵服春輝堪獨舞金尊花月秪長斟小齋詠罷肎我句早晩承惟思不禁

清時文藻振南藩偶向滄洲寄一官壁水深宮春獨遠青藜高閣夜初闌郡城地接黄山秀霧色天開白嶽寒謝朓從來多賦詠振衣應是屢躋攀

越中留別張浮峰方伯

風雨連床十載前相思何處渺雲天幾廻雪夜還乗興漫對春山又別筵仙鳥應瞻瀛海日漁竿只傍瀫江烟人生去住如蓬跡此日臨岐重惆然

挽黄小山封君

悵別江城館俄驚越幾秋還期瞻几杖豈謂隔松
楸流水應難返奔雲竟莫留幽明終異路永古恨
悠悠
軒陛褒恩重鄉邦論德先莊椿宜歷歲遼鶴遽飛
仙雨落流哀壑雲深哭杜鵑中郎應有傳耆舊續
遺編

有傳萬元戎鹿園示寂

東風何爾惡天末送悲聲遠樹凝愁色中宵入夢
驚長川期爾濟砥石豈先傾元化杳難測從誰問
死生

生死渾常事懸知了不關秪因棲閒寂將恐失依
攀觀空超色界厭世謝人間愴惻幽明隔終天不
復還

至湖西哭萬鹿園丈

歷官三十載廊廟亦山林李泌長蔬食陶潛解素
琴風雲經國志水月出塵心畏壘應尸祝清暉照
古今
秣陵風雨夜連榻愁山房得句頻同賞論心喜欲
狂幾年成闊別一棹約相將重到西湖上悽然對
二郎

閑居漫興寄何仲德

倏忽流光鬢髮更曾期丘壑得吾生井田無沒無
人議生事蕭疏任歲成燈火琴書慚宿好春風歌
曲定誰賡江干一樹梅花發還慰天寒逸氣橫

慈烏圖爲徐水南題

慈烏啞啞啼前村蕭蕭風木彌川原岧嶢馬鬣栢
縈烟斷腸今古俱堪憐潸然淚下蓼莪篇淚河有
盡愁不眠中心愴惻誰爲言恍惚中宵聲徹天躊
躕婉戀如有慕疑是曾參千古魂

病懷

秋宵鬱空清屋鐔漏職旦病起濟無懷端居絕來
聆閱時罷梳櫛兼復屏書翰偃息掩荆扉因得省
踈謾默觀妙覺元偶形等虛幻以茲識維摩示疾
揭真觀生死了不干貧窶安足患頹生給簞瓢孔
聖甘蔬飯生養聊遂餘塵鞅烏能絆惟矢歲寒心
庶矣躋彼岍

山居漫興

重岩草樹鬱葱蘢初日蒼涼照檻東閉戶溪聲來
枕畔捲簾山色滿樓中野心秪覺同秋滯往事都
看等色空蒼徑碧雲無係絆[illegible]藤芒屨寄行蹤

夢遊羅麓　羅麓爲克齋李公別業

獨衕曠蕭條連夕夢羅麓夢裡影跡殊覺後慰離索一夕依稀過彭蠡江樹凄清渺空水飛帆倏爾三百程逶迤登陟堂西阯橋梓參立挹風神賓主雍容展儀礼一夕明燈燿齋居几案歷歷陳圖書高談周漢遺碑碣雲篆龍章知古模須臾歛襟坐聯席冥心無言入寥虛一夕簷前花木異院落深沉散縯綺忽驚燕北檄書來主人將赴黃金臺並遊追送瀲江滸悵別悠悠川路阻猶憐獨返栖遲茅海曲雲謡河漢高清夢通三夕情境迫裹臆遠道終不迷千里如一息景像那知是夢中夢覺兀然睇遙空雙魚尺素動經歲徙倚秋風旭日東

春日郊行　寓遂昌文里丁巳稿

松窓睡起雨初晴移屐朝尋溪上行楊柳絲絲新水發林塘寂寂曙鶯鳴花生香色隨春遠草綰風烟拂袂輕幽勝獨知閒竚立碧山晻映不勝情

春夜宿馳峯樓上有懷寄天復姪

落月西樓半掩扃千山雲樹杳啼鶯夢回人遠寒更曙花發春深幽恨生客邸琴書憐我獨禪房松竹伴君清兩鄉烟水同迢遞懷古登高空復情

清明日山行

三月天氣半晴陰客路悠悠芳草深郊原雨露感春思松楸日月驚人心酹觴古墓通風俗鑽火新烟起樹林悵望鄉園渺何處暝後栖鳥入哀吟

茶山漫興

萬壑巉岩鎖翠烟一溪繚繞轉峯前只疑鳥跡無通路誰信花源別有天沙岸蘼蕪春渺渺草堂松桂月娟娟便應早晩移書冊煑茗焚香掃石眠

觀牡丹

閒看東皇似有私亂紅飛盡見芳姿夜深恐入高唐夢春去都歸洛浦思皆蘂渚蓮堪擬想風枝露葉倩華滋已知驚眼俱空色韓令園居秪自癡

登北洋最高頂

絶頂天風吹草衣雲根錯落靜岩扉野情漫有烟霞癖塵土還憐蟣蠓飛峭壁泉聲飄素練奇峯空翠照晴暉風光澹蕩春無盡歌詠誰從月下歸

徐水南過白岩山中志懷一首

索處頻年會面稀忽逢皃爲到岩扉林間曲徑烟蘿合樹杪層崖雲瀑飛挹酒虛堂風滿席論心清夜月流衣山中後鶴還相慰衆仲風流願不違

寄懷鄭日江

江皐卉服憶同行結佩蘭荃不世情此日閒居成
獨悵經年離別忽心驚山川咫尺佳人遠日月侵
尋華髮生書素屢題無過鴈芳林延佇聽流鶯

楊楠山鄭東里營居紫靈洞寄懷一首

紫靈岩洞倚雲開石磴盤旋碧嶂迴天逈列星明
象緯日浮佳氣接蓬萊楊雲閉戶耽玄寂鄭谷巾
車獨往來見說冊爐調火候懸知名勝出儒材

寓白岩山房寄懷黃西野侍衙

林外春風吹落花端居長自惜年華美人劒佩烟

霄迥樹色蒼茫海路賒飛瀑潺潺鳴絕壁輕鷗片
片起圓沙相思寥廓憑誰藉悵望駝峯日暮霞

竹坡為黃子九儀題

水次山隈挺數莖烟梢露葉澹孤清月明夜走龍
蛇影風動時聞鸞鳳聲擊石頻超言外悟誅茅還
結歲寒盟晉人莫訝曾無兢衛武還存睿聖名

與同志論詩偶成

穆穆熙熙擊壤時興來允口輒成詩羲唐風槩應
非遠烟浦雲疇若見之
里巷風謠秪性情胸中原自有全經雲林花鳥多
生色何處山窓入夢清

中秋

秋色平分候天高風露清物隨金氣肅月傍絳河
明皓彩凝空暈清光徧處生旅遊當此夜聊放踏
歌聲

題竹心為黃子九仞

君家種竹古園深枝葉橫斜映翠陰數畝清歸淇
澳夢一竿遠有渭川心虛明若現如來境空響時
諧律呂音莫怪坡僲厭肉食山窓長獨伴幽吟

題梅陵

孤根開傍水雲隈百卉俱零爾獨開偏與雪霜同
黯澹故依松竹映崔嵬羅浮夢醒遺清怨湖上詩
成倩逸才曾擬調羮風味在不妨氷骨護仙胎

賀文里浙第落成二首

曉日青蒼圖畫開望中雲樹映樓臺泉源紆曲從
東合山勢岧嶢自北來石室牙籤標萬卷金魚孕
氣接三胎懸知此日子公第應為他年儲相材
塵寰何處更儒源突兀驚看牓巨門春色歲時凝
紫翠烟光氣候變朝昏尋芳徑轉東山墅留客時
開北海罇最愛堦庭存樹藝青青叢桂郁蘭蓀

題踘蹴六行圖

誰将踘蹴騁東風日光摩蕩春融融趙家策士挾豪雄氣排山嶽驚遊龍陳橋兵變如兒戯黙移國祚貪天功黄袍忽被屬猪客袖中禪詔何徑忽雍容襲取唐虞風孰知圖繪出府宫流落人間逅傳語寄謀秘計難彌縫華山處士睥方着開眉扰上秪一覺俄看四百歷年盡覇圖王氣俱索寞

題省吾軒

白日人間夢誰明塵外心烟蘿疑逺翠石瀨潟空音寂照殊方眼旋聞獨悟深義唐非杳隔千古秪

如今

環翠亭

獨上高岡一草亭群峯翠展不勝情朝來爽氣生衣湿春日幽芳照眼明矗矗樓臺雲外影寥寥雞大谷中聲武陵風景奚殊此緬邈秦人隱姓名

南岡草亭

卜宅誠知遂愛山復逺跡誅茅闢回岡捫蘿緑蒼石雲構鬱層椒竹軒遅來客是時仲春交青陽藹原隰花上霧初收蘭叢露猶濕空翠杳冥蒙幽芳流滋澤疏峯燒痕青疊巘嵐光碧鳥聲嚮泬寥風泉鳴寂歷四氣更相代品彚咸昭晢芰荷暎朱明松桂淩寒色撫化悟眞元觀物悵良覿豈伊荒宴遊旋覺憂吝釋逵生謝塵囂孤居悵離索羡人恊幽期歳暮同偃息

山齋漫興

寂寂山齋坐隙駒嘆屡遷詩情須妙悟禪觧絶言詮清夜流雲月空山潟石泉幽幽誰共領秋草滿堦前

寓駝峯書樓秋夜漫興

宵爽星靨獨倚樓蕭踈病骨不勝秋藥爐風細生

烟縷燈愰簷空上月鈎漫有長歌悲白石秪餘清夢到滄洲二毛忽感潘安賦九辨那窮宋玉愁

賡西野丈贈別韻

海上青山貯一嚢逍遥秪自順風翔蕙蘭獨采清湘沚烟月頻登大雅堂盡日琴尊迷竹徑十年燈火夢秋床離懐此際堪惆悵叢桂南岩風露涼

挽中丞玉溪石公二首

昔從把袂臨安日又擬心期歴歳寒琴鶴清風今已逺鳳麟希世逈誰肴河汾禮樂回雲漢畏壘春秋薦蘋蘭緬邈丰神渾似夢江流不盡思瀰漫

暮雲滄海渺長征遼鶴秋深哭赤城燈火難忘他
夜語死生肯負舊交情八哀杜曲空揮淚一笛山
陽秪自驚祭酒欲携江路阻丘原宿草已青青

挽薛中離先生

羅浮烟水渺儒僊寄跡人間幾歲年諫草屢疏經
國計圖書千載發心傳城南正想松篁茂天上俄
驚鸞鶴旋秪信谷神終永在江門秋夜月娟娟
曾隨几舄賞幽閒湖上風林幾往還歌入行雲同
散漫坐臨流水聽潺湲西江烟棹驚長別南海音
雲杳莫攀囬憶當年已陳跡凄凉草樹鬱孤山

柯城留別天復姪二首戊午春

江上孤舟去江城欲暮春離愁隨水遠客鬢映花
新幽事憐誰共同懷念獨真山川迷短日恍惚夢
中人
歲歲河橋別天涯客路賒故山空日月短翮閲年
華種菊開幽逕誅茅結彩霞茲懷何日遂竚立獨
咨嗟

沂舟嚴州溪漫興

春水浮蒼峽丹崖列畫屏風帆廻曲岸鳥道入荒
汀一桃江雲靜十年旅夢醒清狂聊自遣采藥訪仙城

寄懷王龍谿先生

世路崎嶇嘆陸沉遠身殿陛寄雲林春秋鼓禅尭
夫興南北馳車尼父心獨指鳶魚明絶學時從風
詠散幽襟三生何幸同幽約千里猶堪夢遠尋

贈錢緒山先生

早賦山中歸去來湖山猿鶴不相猜丹丘自有神
仙藥白髮那驚二月催曾爲河汾留一緒未論若
水作三台幽居生事知多少到處春風長緑苔

送張浮峰方伯之任西江二首

五雲天北下徵書孤舘青燈夢使車宦况滄州隨

偃息離愁明月幾盈虛常丹祠下烟波迥孺子亭
前草木疎歲晏梅花應獨賞清風直擬振匡廬
獨抱綸竿下釣汀閒來還復憶生靈旋侵北極瞻
天象忽見南州照德星潮海風烟渾未息軍儲力
役幾能停曲江風渡聞當日應有謀猷裨
帝庭

夏日坐龍溪草堂漫興二首

曲徑斜通空翠縈小亭臨水照朱欄天廻虛牖山
光入風掃疎林夏月寒永日心閒堪獨卧塵囂地
遠不能干瑶花異草多生色世外還誰到此看

爲愛草堂傍越臺主人早已賦歸來東海久多芝
术夢北山應無猿鶴猜有時策杖陟寥廓倏若乘
風飄九垓白雲舒卷曷踪跡晝日端居何所懷

題懷仙卷

夢覺蓬山隔海雲芙蓉秋水挹清芬一從洞裡相
逢後幾向人間物色君矯首明河横翠駕多情錦
字織迴文天風烟月堪惆悵十二瓊樓芳樹春

題月巖小序

月巖在道州城西三十里爲濂溪先生舊居
廣陵周子燁別號月巖志廸慕焉索予題卷

予仰止有年率爾漫書寄懷於言

河洛出龜龍頭設圖書秘道州峙靈巖穆穆乾坤
示側身兩崖望蟾兎半弦勢一竇宛規中仰視青
蒼萃三五明月圓忽若從空墜化工亦何奇無勞
雕刻藝先天太極心闡發諒玆始妙義播無疆流
風締千祀孰知斗牛區元公有遺裔假爾月巖名
恭承先哲意至精在默悟無庸入思議援筆賦此
詞神交覿光霽

上中丞克齋李公節制維揚

中興天子古難擬禮樂文明媲姚姒河山萬里金
甌全國祚包桑締千祀兵革不試民嬉遊無端釁
孽生窺伺儼狁朔方時縱横孫恩海上肆姦宄女
婦遺虜金帛空戮及雞狗血如洗水田春晝蔓草
青村原人去居屋圯二三材官力討除波臣猶騁
鯨鯢技殺氣旋風吹戰塵兕火寒陰走沙際公時
高卧彭蠡濱獨釆江離滄秋水白雲無心任卷舒
蛟龍深蟄閟奇氣幾人可是經綸手奔走風雲由
頤指輿論相推屬老成徵書日下衡門裡李晟原
因社稷生謝安當爲蒼生起平戎誰謂非儒英胸
中數萬藏甲兵笑談不越罇俎外折衝強敵如長

城掀騰罔泥陣圖法神奇不測夷虜驚勲名直繫
朱鳥影妖氛會見東海清長淮夾岸苔痕碧廣陵
古渡月色明九重應詔居容匆調和元氣泰階平
烽火斥堠晝晏息草木衣被咸欣榮致君堯舜自
有術異代皐夔宜並稱乃知深意在天下歸來庭
樹流鶯鳴躡屐東山歌酒舉構堂緑野風烟冥潛
神元化同無極希縱往聖修遺經狂客性氣本疎
闊幽期久與沙鷗盟江國優游尚餘歲還隨八馬
日閒行

舟次梢江漫興

碧雲澹秋色滄江逆天流歸舟信風吹沿洄白蘋
洲撫化自怡悅旋覺心悠悠夙懷山水好取適吾
何求拙生世所誚歲晩無悔尤靜讀秋水篇傲倪
天之遊玄同擬蒙莊激淸懷許由翛然獨往願在
處消沉憂不忘眷桑梓聊爲返林丘矯首富春臺
罔俾山靈羞

秋夜步月憶駝峰舊遊漫興寄黃西野侍
御燕呈諸同志

明月照空水秋山夜蒼蒼獨行寂不語翹思渺難
忘徃歲客文里駝峯肸松窓雲霧變霏微石林欝

青陽飛流破蒼翠奇芬襲衣裳柱史美風義脫略
抱琳琅桃李屬芳華招宴集高堂挾琴爲我弾調
高激清商三嘆有餘音幽意期相將朋遊四五人
談藝恣汪洋尋雲拾瑤草飄飄凌風翔空餘陽春
賦寥繞汀蘭芳日晏曠無懷數飽玉梗梁隔林聞
鳳聲晤言伐木章秋風吹雲鴈搖落霜葉黃登高
送將歸臨岐情多創故人綈包贈高誼詎可量昔
賢懷冥報曠世悵相望別來忽復期隙駒嘆流光
桂帆適千里直至東海傍送目扶桑影泝流江漢
長抗跡慕鍾呂訪古弔英皇大藥苦乏資往化終

茫茫旋覺茲永年豈必迯醉鄉烟霞有別趣山水
肆淸狂書此謝同懷吾道在滄浪

乙未春送女述懷

弱齡性不羈矯然視八極名山思歷探烟霞成痼
癖彝倫本厥秉迯世妨惠迪豈不念宗祀悠悠我
心惻蹇阨困顛連室人逝云亟顧惟一弱女孑孑
走前膝撫息雖非男猶得慰晨夕字書類口授次
第頗能悉江海經行歸入門共存恤閒居日月長
聊且忘貧迫急湍無停波風林寡寧翼人道莫能
遠之子願隨適良辰爰有期戒行諒茲日今見立

我傍明發侍姑側象服旣成儀相看淚沾臆離別
在須臾誰謂隔咫尺溪雲蔽行帷郊樹迷遠目睠
極息茅簷獨坐空愁寂俛仰窮壤間遠近無所必
旅泊吾何憹一身如寄跡旋覺入寥虛幻形同木
石情累藉茲遣因獲居旦宅

詠鴻臚卿江郎周公僊牡丹小序

江郎周公觧組歸杭之淸平山下結廬靜修
二十餘年嘉靖丙辰當道諸公相與新構厥
宅以居公焉侍御趙公題其門曰崧寓戊午
三月八日公春秋八袠後園竹林東忽生牡

丹花敷鮮麗姑蘇石川張公命門人范子屬
文以紀之名其所曰徵瑞堂或有觀維揚志
宋淳熙三年如臯縣有牡丹不種而生時李
崧者歲觀此花越筭一百九歲其生日月適
與公符合事固有不偶然者發異徵祥載籍
所紀神氣之會見乎花木証道因緣将必有
開先也崇德吏部吕公譔文以永其傳惟道
獲聞竒詮欣然會心摛句染翰因風寄懷
雙舄翩飛出帝京曽傳真訣自期生閑心已識如
空水盡日端居不世情徵瑞廣陵花再發識圖鉄

柽道初成人間若問丹丘地崧遇悠然風月清
瑶圃春深護彩霞清平山下即仙家神竒逈出蓬
萊種生色應同優鉢花肯與皇唐誇爛熳秪隨老
子閱年華維楊遺事真堪憶身後身前未有涯

贈徐東溪廉憲二首

昔年畫舸上神京萬里迢迢共月明不厭驅馳緣
聖世從知出處慰蒼生楊旌洛下春風動訪古湘
臯杜若清山水幽光應涣發却便到處洗心靈
荊楚觀風渺未回貴陽新命日邊回殊方共是皇
王土屏翰須看經略材青草湖光天浩闊赤谿山
盡路崔嵬經行還訪龍塲跡更有碑銘樹緑苔

贈董琴岡學博

明時冠佩切浮雲曾為河汾闡緒論璧水深宮清
晝永春風吹雨杏花新儒林南國聲元重吏隱滄
洲道未貧蕭洒風雩童冠集詠歌俱自發天真

朱惟亨養痾白巖山中漫興代柬一首

憐君養疾歲華更齋沐禪房對月明塵世驅馳終
是錯病身閒寂得吾生氷霜剥落天根復潢潦消
沉石髓清却憶維摩曾示病下簾還閲淨名經

詠張浮峯方伯鑑湖精舍二首

越嶠城西水國春草堂為卜鑑湖濱夜聞清籟生
寥廓日照漣漪澹性真曲浦風烟時序異小蘭花
木歲華新梅山赵尺通仙路石洞丹霞逈絶塵
皇事驅馳任版圖幽襟回首不忘初洲生芳杜沿
流水雲繞連峯對結廬永日垂簾空邃古青藜閑
閣校群書湖山徠鶴諳情况軒冕還同木石居

贈吉陽何中丞撫西江二十二韻

文顯少微星高標振帝京斗南誰獨步斯道賴宗
盟寔際休明會維鍾衡嶽精端居冥化始在處樹
風聲芳畫清輝映春山黄鳥鳴朋遊時宴集吏事

畢章程閫教扶皇極摛詞發示真應緣酬夙抱現
世慰群生錫命燕臺上來宣彭蠡城手神遥在眼
草木盡知名嘘息回枯槁傾河洗甲兵徐蘇高士
渺周陸古詞清履地尋芳躅懷賢邁遠征悲流濂
洛緒丕變習鄒英氷皎神明主崇陰化日成士林
深属望元另任鈞衡致主惟王道因時開泰平皐
夔身自許堯舜事非驚熙洽觀元老靈昌繫國楨
上台符度數歷歲傍宸明野客甘樵牧江皐采杜
衡餘波叨遠溉擊壤惕幽情

石亭寺下遇貢受軒學博白鹿書院歸舟

林陵舊雨憶當年江樹春雲隔遠天偶泊孤舟章
水下忽逢征旆石亭前千秋鹿洞君應主終古龍
門誰獨傳疇昔相期須努力流光坐看逝前川

遇周原山別駕漫與一首

對床風雨憶仝遊回首曾驚三十秋兩鬢忽驚霜
雪入一壺不與歲年流滄洲宦况真何似故園貧
居聊自由緬邈濂溪風月在無邊光霽擬誰收

贈宗藩南濱王子

木落秋城章水寒攀翻桂樹憶劉安人間緬邈八
公想夢裡空餘五嶽看謾說羽翰生白日只從真

覓養神丹栢臺沙長俱休問風靜花飛祗掩關

贈李東溪學博

高栖數載越江潯寄跡儒官振士林天逈象山烟
月靜風廻鹿洞薜蘿深不妨童冠春盈路獨對鶯
花日抱琴講席鱣魚何足問却便吏隱獲真心

敬所王大參見招讌集公署月中漫興二
首是贈

河汾再覩續遺傳想望手神渺楚天自笑萍踪隨
旅泊寧知清夜集芳筵江城月出論心愜更鼓聲
闌絕句詮宇宙無窮誰負荷正須挾日起虞淵

小山招隱桂芳菲天逈秋高月色輝謾憶古人驚
逝水且將清影照雲衣塵中多事淹職累世外還
誰語道機良會百年真不易婆娑今夕共忘歸

寄徐紫崖進士金臺觀政

春明門外杏花飛弱柳迎鞭信馬歸風迅鵲聲來
萬里天旋日影照重闈帝京應有張衡賦客夢
還憐萊子衣想見群龍盛朝野且將寸草報春暉

送黃西野侍御巡視南畿

清霜斧鉞臨江左重是南藩古帝鄉風采一時歸
雅望山川到處發幽光天空馬渡江雲動日靜鳥

飛浣栢蒼歲晏臨岐無可贈梅花聊折浣詩腸

寄懷黃樂村丈

章江問訊黃山谷渺渺天南見起居明月襟期猶似昨風塵窀况亦何如不堪蕉樹閒尋處已分烟波獨釣魚野性年來多懶癖故人莫訝久無書

仲夏枕上漫興

凄風急雨夜漫漫併作溪聲入夢寒睡破午烟猶未起拍床稚子拾梅看

夏日草堂坐雨

清夏閉門十日雨獨居無事了殘書數聲鳥語綠

陰映幽事誰知盍敝廬

閒居觀史偶感二首

乾坤莽莽此何時幾許閒愁思轉迷日暮碧雲征雁渺春深綠樹亂鶯啼中郎竟被才名誤刺史仍多放謫題蔡中郎欲隱芒碭山不果遂罹董卓難柳柳州謫居後所至山巔水際多有題詠甚多感愴誰挽東溟洗緗篋令人却憶武陵谿

悠悠今古欲誰論幾對青燈坐夜分歲月無情如傳舍英雄遺恨結空雲吳門烟水昔長遊楚老蘭膏秪自焚最訝楊雄不知事白頭更作美新文

擬遊懷玉宿水南寺漫興一首

夜坐僧堂久月迴松逕清群囂旋寂息一掬湛虛明影現如來境身隨浮世名猶餘懷玉興索句寄山靈

寄題懷玉草堂四首

懷玉峯前白鶴鳴松蘿交映草堂清何時却赴山靈約長日幽棲遂此生

萬丈丹梯接化城天風吹散白雲層哲人芳躅自今古石逕岩嶤幾蔓藤

再闢洪濛霄漢間丹青洒落見僊山敬所王公立先哲遺像於懷玉草堂太虛寂寂春無盡泉沸花開幽意閒

荒涼遺跡幾經年多謝名公結勝緣野客卜居還卜此從知不費買山錢

投贈廌憲敬所王公二十二韻

天台山欝秀靈氣毓仙姿身作宰官現筆驅波海詞衡文崇道化多士是寧時訪古興遐想登高每賦詩春秋方鼎盛資秩位台司風望日雲遠勞讌盍自持景賢垂永久纂紀協時宜公爲懷玉草堂立久遠規創崇文書院以延多士作江西七大志俱可爲世法云民事關情切公餘對日凞冥心區域外散步水雲湄野客承相問天倪漫獨期自憐多放浪一晤却忘疑偶並許詢跡深慙

逸少知調元公厥責擊壤我何思感寓將奚論幽懷良在茲卑栖甘濩落廣夏蔭華滋碧落祥雲見清郊彩鳳儀生才端不偶泰道合應希

聞中丞李公淮南平倭遥寄二首

風霆號令肅軍容開府維揚瀚海東指顧旋看雲鳥變笑談已覺鯤鯨空日邊夷島輿圖限江國黔黎雨露中誰道允文非宿將儒臣早自立奇功

瀕海連年氛氣橫牙旗一揭震天聲共知小范多胞略敢使南蠻破膽驚歌凱晝旋喧北固捷書夜報入承明太平準擬從今日一雨清秋洗甲兵

章江再見白石蔡方伯志懷一首録呈

越水相逢憶往年碧雲蒼樹隔遥天何由再侍春風席秖誦會遺瓊玉篇海岳棠陰瞻化日江湖萍梗信逍禪行踪倘沐餘波照躡履匡廬凌紫烟

獨對亭漫興

風亭獨坐聽潺湲五老相看無懸瀕身寄丹青圖畫裏心冥水月有無間鹿隨人遠空遺洞鶴共雲歸尚有山悵望昔賢經歷處千秋名跡迥難刊（昔賢謂濂溪象山梅翁三先生也）

臥龍菴

臥龍人去遠千載寄嘉名瀑瀉雲雷變風迴草木聲空山秘靈氣寒月照孤清緬邈隆中事猶然凜若生

廬山謠寄西江諸公

久擬名山遊莊廬入夢裏一葦下章江飄飄凌彭蠡披雲欲窺五老峯躡屐先探白鹿址風泉寂歷洞壑靈山水幽光映圖書少室山人開厥居悠悠風韻今何如側身懷古睇天宇渺余愁寂誰爲娛翩然成獨往還復散躑紆村原轉谿曲松竹蔭茅廬此間疑有避世徒抗跡甘與木石俱偶逢樵牧

指回徑烟蘿縹緲金僊區林巒杳無窮遂與前山通壯哉盤據雄造物疑天工雙劍峭削青芙蓉飛龍倒挂白玉龍高峽直瀉潭石濺奔雷噴雪聲淙淙香爐突兀聳晴空錦屏聯落映湖水半壁横絶天南東攀躋絶頂望九州齊分數點蒼烟浮江漢滔滔日東流千山迴合竟難收長安雲昏了莫辨海色西風天地秋我好廬山遊本自緣宿業天池月白玉淵澄照破塵心窺萬劫幽懷聊寄山水間真樂非水亦非山逍遥放意恣寥廓盡日白雲如我閒沅湘屈平可招致與爾入紘同往還

擬將卜居懷玉漫興二首録呈浮峯張公

兼呈敬所王公

飛雲一簇閣青天鳳舞鵉翔萬仞巔碧蘚丹厓開洞府靈湫石峽瀉雲泉名公搆集千年勝野客何由一借眠辟穀未能還學稼且拚不費買山錢

天際奇踪古自今可堪耕耨可登臨井田已入橫渠議槃谷空懷李愿心誰學受廛觀聖化即堪壤擊卧雲林山靈倘許誅茅地晞髮朝暾意獨深

壽王母鄭太夫人六袠歌 并序

嘉靖庚申大夫敬所王公爲西江總憲之三閱

月振勵風紀政通民理其尊甫翁大封君不樂去桑梓離朋戚且雅性好山水而台之山水甲天下丹厓翠壁仙聖古迹在處皆是緣兹大夫欲迎養而不可得是歲仲冬九日實太夫人六袠初度大夫翹首海東徘徊顧望不及捧觴爲太夫人壽悵然有不樂色夫殫職王事祿以爲養事親之則也况大夫超然遠覽自樹於世有出於埃壒之外者壽親其不在兹乎惟道素辱教愛殆爲世外交仲秋自匡廬歸舟旅泊豫章數奉讌言義同骨肉遂綴歌詞一首以壽爲山野之言非所以闡揚盛美也逆懷而已

天樞不動旋北斗酌彚元氣吹萬有海上群僊位次高不辨塵埃日奔走生歲長勤曷騁懷夢裡烟蘿掛牕牖瑶池碧桃幾遍開未若北堂一觴酒千峰送月流空明遥觀嫦娥下爲壽華頂高高凌紫冥聯絡層巒海浪清迅飈吹雪作蓮瓣時時散落飛赤城隆龐氣秀乃如此氤氳宜是鍾人英梅溪現世振神京西江宣理水鑑平陟彼屺岵心靡寧背萱猶並莊椿齡太行雲飛臨海嶠停驂送目方怔營殊方何以慰離思王母誕辰良在兹天邊起

舞萊子衣恍惚陟降庭闈時惟願年年當此日鶴髮強健偏相宜王陽畏途未應恤毛義捧檄秪自知重輕內外已先辨三公一日誰竟迷人生出處信有分幽期肯爲猿鶴疑君不見鍾祿及親吾心樂子輿養志不爲薄又不見仲尼歷聘淵騫從道高百世聲溶溶丈夫顯揚固有在奚必晨昏躬執饋

九日客豫章城

故園種菊幾叢開九日殊方客未回天遠斷霞涵碧水風高落葉下蒼苔冥心獨感雙飄鴈懷古還

登最上臺欲往山中慙浪漫年華無柰鬓毛催

別王明齋

客夢歸舟章水滸故人忽見破愁深十年事往驚風雨一枕書殘慨古今註疏憐居遺白髪踈狂愧我只童心明朝又作天涯別江樹淒清思不禁

還山謡留別應憲敬所王公

仲冬氣始淒晨起旭日暉客心浩漫欲安之登高臨水送將歸憶昔自許非凡流挾奇突兀凌高秋沅湘蘭芷爍芬郁日月逾邁空悠悠翻然却便尋五嶽雲蹤海思冥寥廓偃城忽遇王子喬誓言終

始長結托塵緣未了未能閒撫息流光淚潸潸骨肉苦緣枝葉累言旋桑梓思故山朋發臨岐別愀然嘆離群去去隔千里聲響應相聞人生異出處心同道豈分君爲　皇家慰黎庶予欲岫卧白雲白雲影裡靜茅屋夢中蘿薜生氤氳一昏復一晨顏黧心猶在葛洪采藥去羅浮巖光棫迹向江瀨風燈泡沫胡足憑豈復驅馳埃塧内知君經世薄浮榮仍懐物外烟蟄清野人倘遂幽栖志歲晚相思無限情

玩梅亭集稿卷之下　終

玩梅亭詩集二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柴惟道撰惟道字允中號白巖山人嚴州人是集前有原序而此本闕其末頁遂不知誰作序稱山人以才不遇而所抱有以自樂遊公卿間泊然無所求乃稱其高然其詩則未成家也

叢桂堂全集四卷

〔明〕顏廷榘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叢桂堂全集四卷詩集四卷》提要

叢桂堂全集卷之一目錄

序

叢桂堂全集卷之一

閻永春顯廷槼範鄉甫 著
同郡後學王命岳伯咨甫 校
孫堯掞孝叙 甫
曾孫胤鐮幼肇甫 輯

送觀察竹溪王公之赤城序

太康王公以山東按察副使經理紫荊監臨保定者方逾年適山西赤城兵備缺上用宰臣議以公調補

即拜命將西某馳道於易水之上再拜言曰上之調公赤城也非以公脩文武才如吉甫方叔乎然吉甫方叔所爲文非染翰爲文告之詞爾也毋亦宣上德意而致未附之衆如是而稱文歟所爲武非奮擊爲一劍之任爾也毋亦振揚神威以震不庭之國如是而稱武歟然此皆公之所素具者非未試之談也蓋公天與其聰明之性而蘊之以潛深之情故其法畝焉而若衡其規炯然而若星其令肅然而若秋其謀

確然而若石雖不執筆爲文告之詞而工文之士莫不進而立於公之門不撼鞍爲行陣之事而即戎之士莫不奮而效于公之前如是則公之經理赤城孰謂不可附衆而威敵哉然某又竊有告焉保定爲畿內郡有司與武衛錯置有司之簿書煩則期會速武衛之甲兵衆則勾補煩然而去邊頗遠無鋒鏑之患公固從容任之無復意外之慮若宣府吏無有司將皆被甲簿書不患於愆期部伍無煩於勾補所慮者

將懦卒驕故習尚存馬市交易西情叵測譬則據虎豹之穴欲一夕安寢有不可者制之之術是誠在公記有之曰張而不弛文武不爲也弛而不張文武不能也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以張弛之宜用文武之道雖虎豹咆哮猶衽席處之矣矧今制府則少司馬山陰吳公開府則太中丞曲周王公司馬志存安棲中丞功在撫綏公今往相翊贊其爲西北重鎮特長城哉某嘗見公圖書滿案孜孜若經生至其談軍旅之事闔闢奇正有不可窮者某是以知公胸中自有經綸甲兵而出車采芑之詩當於茲行奏之矣

送制府楊公陞大司寇之南京序

惟時總督京東西諸軍事少司馬楊公遷大司寇之留都道出燕南某餞公郵舍酒三行離席再拜揚觶言曰在成周獫狁孔熾王命南仲往城朔方于襄之績播諸小雅今國家定鼎金陵爲周豐芑而建都于燕扼抗負背寔古朔方地東北諸夷非周之獫狁乎周人以朔方爲外月乃今以山海居庸紫荆諸關爲內鑰其爲京師患尤切於周故於薊遼保立三鎮置

總兵官而以御史總理之又開府密雲而以少司馬秉鉞爲之節度厥是任誠難哉惟公儁文武才鬱爲背望當巡撫順天日人固知節度三鎮非公不可無何遂有是命至則申號令嚴鈴轄分部曲定賞罰人收所長事謹所忽其恩足以懷其威足以攝故將士用命咸盡死力先時密雲城隘士馬多不足容公增而拓之營伍有次士至如歸無復路宿之苦沿邊修峻臺隍延袤二千餘里又增築營堡百數十處或又亭障望虜塵遠近千里傳警瞬息而達以故人畜芻穀得預收入至無所獲既苦飢餒又竄奔逐數季來塞下得安耕藝而京師晏然者公之功也天子念公久勞于外於是又有今遷亦云留都重地司寇尊卿一以示優崇一以息勞勤至隆眷也矧冲年睿聖臨經筵講求謨訓誦法舜禹泣罪好生即匹夫匹婦號冤于下猶聖情所隱留都讞獄固鮮然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一生易忽遂寡倫要公必不然公在軍懷惕

惕之憂則議法持欽欽之念孰遠孰近無易此心宜室且復召公公將陳謨虞廷與夔龍接武矣不佞某從事帷幄奉公節度寔握手見肺腑非里閈之親而社稷之計也故以前所言爲公頌後所言爲公勉詩云嗟爾君子無恒安處神之聽之式穀與女今去邊陲履留京釋韜鈐議邦憲願無忘安處之義則神錫公福豈虛也哉公起再拜謝曰公拴朋友有忠告矣其也何敢望賢然嘗聞之在軍抗而立敵王所愾臣

之分也左右之力也余何有焉在國文而溫明刑弼
教其之心也公之教也而敢不勉因相與更酌而別

楚藩少參鳳麓馬公分守湖南序

當今封奏之最要者則開府中丞部使者所論薦藩
臬諸大夫也藩臬諸大夫所臨者郡縣有司之吏
與夫郎戎之將領藩臬諸大夫賢則一方治不然則
否開府中丞部使者論薦之謂何而敢不慎脫有異
議省臣具奏駁之矣有蜀馬鳳麓公自尚書郎出僉
楚臬分巡湖北諸郡壤接五溪民多雜夷軍亦雜民
治夷難治軍亦難蓋一重鎮也及公年最少才氣敏

瑩然而潔凝然而定淵然而澄居湖北三年如一日
薦書至闕下已再四矣適者五開之變起于衛官之
狹子弟弄夷也事聞朝庭命開府得便宜行事開府
謂此無煩兵甲可一麾而定遂訊而縛之如束薪然
皆公贊之也天子以湖南諸郡界二廣徭童難撫甚
於五溪雜夷雜軍猶之湖北乃擢公為藩參駐節永
州守焉又一重鎮也公去湖北之湖南湖北郡縣之
吏送公于境上咸有不能遠公之情而又不能以自

述乃靖守李君某以余知公爲深欲余爲一言頌予惡能言哉余惟臬司持憲廵察以憲則政是用肅藩司宣風守治以風則政是用和公持憲既有聲於湖北則宣風其不有聲於湖南哉予聞舜南廵蒼梧永其陟方之地世雖云遠風宜有存宣風固莫先於永公望九疑可以悵然思矣今天子方闢四門能無望於公乎因書此以授靖州俾誦於公

送陳大夫守上石西州序

國家統一宇內自畿甸以及四裔苟其民可治其地可賦莫不置郡縣然編髮椎髻不可以𩓐冠裳帶舄而侏儒兜離之俗未易語以仁義禮樂之化則氣固囿之也惟　聖天子以天地爲心無不欲其生養遂性同於華夏故置吏以流官而雜之土姓使交相制以治其民賦其地而施教化焉則固未嘗輕鄙四裔之郡縣而士之使於其土而其土人亦未嘗不重鄙漢官也陳君以貢至禮部舉順天進士不第署爲學職未幾而宰平鄉旋判保定遭喪後起先後凡三季所保定輔郡而君克守三事秩滿入奏稱最遂有上石西州之命西州在西粤爲夷地有長無貳僕戕暨縣皆土人爲之陳君忽忽不懌曰予何去畿輔而之夷也予曰不然　天子命吏之謂何而君夷之耶彼民固夷然其肺腸與中州人是未有異君今往宣布德威使彼民知所懷畏毋令若鳥驚獸駭以外吾化

余固望君以冠裳帶舄而易綿髮椎髻仁義禮樂而
變侏儷兜離矣吾子何夷焉且君吳人也試舉吳之
先爲君言之當商周時吳亦夷也以太伯仲雍爲之
君而其俗遂變今荆吳爲齊魯矣地固無夷人夷則
夷之人而變乎夷無夷也安知西州不由君爲齊魯
乎語曰忠信可行於蠻貊君其行矣他日西州將俎
豆君固至德之盛事也於中州奚擇哉陳君謝曰公
言及此雖夷往矣俎豆非所敢期忠信則勉載以行

送都督傅公拜征西大將軍鎮延綏序

今論邊鎮最要者北宣大東遼陽西延綏皆以大將
軍握虎符統大兵守之其柄既專其控不得不慎至
保與薊則在內地翌衛京師而鎮守總兵亦命大將
軍其要與宣大遼陽延綏比然薊自山海達遼居庸
統黃花鎮而保則紫荆倒馬龍泉三關峙立於萬峰
間蓋西出雲中上谷爲京西門戶都督龍淵傅公老
成持重將臣也先嘗握兵京東矣既廢復起遂鎮保

定令上御宇之初廟堂互市議諸酋欵塞無復烽堠
之警得以暇日增修臺垣爲萬世計春秋兩防且築
且守公不憚風雨觸犯霜雪上下崖谷與士卒同勞
苦勸相督率不啻若家事而士卒亦感激人人自力
蓋五易寒暑而後成厥功誠勤且鉅矣公自倒馬抵
龍泉歷七十二隘東還紫荆蓋五里一堠十里一亭
而臺垣皆峻絕完固其將領自參遊而下至千夫長
皆奉公號令而秉垣之士亦莫不披執嚴如對壘屬

公之師徒睞守如陳眞有不可犯之勢余聞之嘆美曰眞將軍也先是上以臺垣功用今少司馬鄗公關邊疏下詔褒嘉賜玉及蟒至榮眷矣乃今以延綏閙市西情叵測去秋假道入西南夷有窺伺意使臣以聞上患之適延綏舊帥謝病去本兵請代上以公掄林人習知虜情威聲數聞於西遂拜公爲征西大將軍授勑移鎮延綏顧余與公有夙好於其行也爲之郊餞而公且問征西事於余予應之曰知西事宜莫

如公予又何言然聞趙充國之討西羌曰百聞不如一見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夫聞不如見而見又不如習見之眞也乃公習且見之矣今市公謂虜可必無他乎此不過朝廷爲羈縻計耳雖云忠信可行蠻貊而有道守在四夷能爲戰方能爲守余向固知公善陳矣以戰爲守以守爲市西人雖黠亦安足患如市忽守守忽戰吾不知其可矣公謝曰謹拜教矣揚旆而西

贈楊大夫魯南序

常所李子守寶慶之二季而司徒大夫魯南楊公左遷爲郡倅惟時直指使則新淦朱公也朱公之始爲崇安令也公由濬令稍遷建寧郡丞公與朱公分相臨而情相得也及朱公召拜殿中侍御史而公入爲司徒大夫又同朝也朱公之廵察湖湘聞公左遷慨然曰他人非所知至如楊大夫之賢余能言之非情好之昵也余見其氣和而語温神朗而情怡以文學

飾吏事無弗肅以叅弟佐郡治無弗孚以從容臨官屬無弗敬以秪長事監司無弗恪以恭睦惠僚友無弗協如是而曰內弗宜則吾不知也已因慰公曰楊大夫人臣奉天子命往供乃職內與外奚擇哉往須歲月論久自定柟楩杞梓之材舍廟廊安施哉公讀爲之感泣曰直指使猶念某耶建寧時乎升沉數也與時消息道也余爲司徒屬恒懼遲鈍拙訥之爲罪乃今謂遲鈍爲浮拙訥爲蹤也如是而從外謫吾分

也彼舜展禽之不去楚子文之無慍非吾師乎於是
與予協恭乃事一如其在建寧皆畧無幾微之色見
於顏面而予之寡昧亦幸而與公共處一堂朝夕相
依倣以無獲戾于上下故事直指使事竣報命必有
舉以待擢其或拘於數而不能以盡舉者則有獎以
示勸矣公念公左遷日淺於例不得薦竟從獎禮加
除焉觀其旌書則皆美其才而表其心也前使者之旌
書後使者之公薦也前用為旌後用為薦公不求知

於人而天知之人其能違天乎不求用於世而世用
之公其能違世乎公其待之將直指使之命者守職
也於是乎有述

贈傅野令張復所擢戶部主事序

士之仕為縣與六曹尚書郎其內外輕重之勢與夫
尊卑勞逸之形固自不同也在春秋王廟之卿眎列
國之公侯大夫眎伯子男士眎大夫蓋自古重之矣
重之故不得不尊尊之故不得不逸然居內者不知
其重而居外者見其重居尊者不知其逸而居卑見
其逸內外輕重尊卑勞逸非君子處此孰能而不變
乎復所張公以辛未進士宰撫寧者三年宰傅埜者
一年今擢為戶部雲南清吏司主事乃一時同官于

燕南者莫不為復所公內擢重矣寧念昔日之輕乎
尊矣寧忘昔日之勞乎恐未然也因以問於顏子曰
諸君不知公之為人乎公貌朴而中虛言訥而行確
學求諸內政務和民以不擾為安以多慾為病蓋將
遊心於黃唐之世者也而安知孰內孰外孰重孰輕
孰尊孰卑孰勞孰逸乎諸君曰如子言則公亦何所
用於世上之名顏子曰公雖不用於世上之名而人

實未能忘乎公予見其先後爲治而薦書疊至如少司馬南明汪公今之名卿也稱公質與文均名從實勝眞實錄也則公雖不用名然亦不能却夫名矣今日爲尚書郎他日爲卿執余知公視之亦猶爲縣日矣於是諸君皆以顏于爲知公因共載酒爲之别而公則猶依依有不忍遠之意而予輩望之則若登仙矣

寶郡司理行宴黎公治最序

理官古之士師主刑者也在周禮皆秋官屬秋收也一收則不可縱刑成也一成則不可變故以刑配秋也然秋未有不由生長而後收刑未有不由仁義而後用故爲理官者鮮仁則刑苛悖禮則刑濫刑之不可不眘也如是行宴黎公仁人也而官司理則繫於獄而聽於庭者非死罪則贓賕罪人也顧乃世之治獄者恒献朴慘毒求勝於一快至于情僞隱伏疑似難辨者則弗細察曰吾以了刑牘取悅上官足矣乃公不然也曰死罪不察則其人死之矣贓賕不察則家沒之矣妄死人沒人吾不忍也如是而郡無妄死人妄沒人者刑稱平焉廵按姑熟錢公廉知公曰是可爲民父母者適邵陽令缺則檄攝邵陽武岡守缺則檄攝武岡邵陽事煩而民醇武岡事簡而民悍攝邵陽自眎猶縣官也不憚晨昏事期必集攝武岡自視猶州官也不畏强禦民期必服蓋醇者治悍者亦

治刑若可不用者於是錢公移檄嘉獎諸同寅謂余當執筆以述監察稱職之意予曰公之賢他日冢宰錄之太史書之予言何足重公諸同寅曰固也此他日事然監察之意不可不述公宜言余乃舉解言曰刑之爲天道人人知之矣刑官之必奉天道亦人人能言之矣至於理則任情逆天視所言如二人焉不大可怪哉乃公於死罪不欲妄死人於贓肆不欲妄入人仁流于法體會于情不求迹了刑牘而牘自清

不求取悅上官而上自悅若是者何以故畏天而愼刑也公誠仁人乎哉諸同寅曰若予之言廣矣大矣他日冢宰所錄太史所書不出此矣朋友義存規諷畏天愼刑斯二語者宜書之座右以爲刑箴公曰謹拜教矣某不敏敢負監察同官之言

送楊雲岡擢河間郡丞序

今之輔郡即古畿內之諸侯而保定河間封壤相接又爲兄弟之國故其事每相關而大者莫若使民各安常業境內晏然而已然保定本上谷地西連三晉其俗悍其有膽勇激昂之氣者往往能策勛於邊陲所惡少飲博無賴之徒至有挾弓佩刀爲禦人之盜而莫能悉禁河間濱瀛海南接齊魯其俗狡其穎敏有志行者則習文藝雍容於詞林而遊惰不事常業

者則亦有穿窬之行其桀然也惟二郡無盜則二郡之民安二郡之民安則京師安故安緝境內二郡惟丞之職盜丞秩大夫位次守守不能兼者而丞專之故其職以時領所部丁壯教閱於暇日又併督緝捕而巡緝之然此防之密則潛而之彼彼禁之切則伏而之此於是二郡又立保甲法使相糾察相守望盜行之數十年然村落終不能無剽掠之患而道路亦或有殺越人于貨者豈法猶有所不及施而或別

有道也蓋古稱善弭盜者在漢無如龔少卿其治渤海也乃躬率儉約勸課農桑民間有帶刀劍者使賣以買牛犢勞來循行如是者數歲用致富畜國遂無盜此直以本勝耳今能使惡少欽俯無賴游惰之民悉驅而之農間有非衆領所統無故而佩刀挾弓以騎射爲名而之郊野者一繩之法而配徙遠裔則人誰不力本而守常業哉雲岡楊君初判保定所職者馬政而太僕改牧惟保定馬獨良予則謂騁牡斯臧

之頌本於無斁君之考牧其亦有無斁之思乎今往東河間誠即其思于馬者以求弭盜安民之原則龔少卿渤海之政不得專美於前矣諸寮寀屬以余言爲然遂相率爲郊餞君欣然而東曰辱在兄弟不敢忘長者之訓

邵陵別駕彝南楊侯贈序

彝南楊侯者蜀之瓌瑰士也以詩領鄉試第一登隆慶戊辰進士授濬令久之乃遷建寧同知又久之乃入爲尚書戶部員外郎負才循介不苟同時心竊慕焉無何侯竟左遷判邵郡而余有貳藩左史之役雖未及定交於侯而瞻依實有私願乃侯則猶不免於顛躓之嘆惟人臣義無擇官郎牙籌斗斛之細宜不爲賤况列在府僚乎乃立期會計簿出入必愼以最

曰臣職宜爾也退食無聊則歌碩人俁俁之詩以見志而識者謂侯有西方美人之思惟時巡撫則長樂陳公巡按則常熟錢公二公皆以侯爲通才而偕之凡宣風布德杏義詢瘼剔蠹察廉之事則錢公寄之履畝覈籍閱戎簡器策邊安民之事則陳公寄之而侯咸兢兢盡其心力風凛霜凝雨滋暘煦有以助二公之所不逮於是陳公以循良薦諸郡公以贈言屬予而侯則曰骯髒人爲時擯却久矣不意今尚見錄

於二公然猶恐二公不察某之不肖爲他日累是使某重得罪於時也余曰不然士之合不合道也通與塞時也爲國推賢撫臣按臣事也二公知侯矣知侯而不舉是蔽賢也二公然乎哉侯獨不見夫神龍乎在泥滓則與鱔鰍蛇蝘無異一乘風雷則雲蒸雨施。有不可測者侯猶龍也有二公以爲風雷則其飛騰在頃刻間耳道合而時通矣矧能細能巨能潛能升所以爲龍也今侯能細矣不能巨乎能潛矣不能升乎邵侯黎侯聞之喜曰曾南君伏在泥滓久矣今際風雷余輩亦欣欣然動其鱗甲矣於是以不佞之言書于篇爲楊侯贈

寳郡伯養泉胡公治最序

養泉胡公之守寳慶也蓋自南京兆治中遷云京兆尹暨丞位列卿不親庶事而事一集於治中公茂年有㕵應才事至立辨乃其瑩然之操如玉之在水中愈疑愈潔無得而點之者乃今守是郡公直以治京兆者治之即數月而人已仰之如神明依之如父母矣監察錢公以公涖郡淺例不得薦獨加稱奬故事監察奬檄至則郡僚屬必涓日奉幣造公堂而又必有言以述監察致奬之意於是諸同寅以言屬予而予舉酒致詞不敢爲佞諛語有之未知其子視其父未知其弟眎其兄余自束髮讀書即聞滁陽有胡柘泉先生者授業於湛甘泉先生之門獨契道樞所著格物復性良知諸辨觧爲學者宗盖嘗讀其書而恨未見其人也及歷官南北又得見先生爲山西提學時所陳治安疏十事皆守邉大計動中機宜疏朝入而夕用不数年遂陟少宰然後知先生不徒高談性

命而學爲有用碩先生則已沒矣又爲之汯然以悲乃今公奉天子命來守是郡而某待罪於此則知先生爲公伯兄而先生入室弟子不知几幾公其父事而師承之故聞道獨早不在弟子之列今覩其色愉愉然聆其言論侃侃然久而察其行政優優然而知公之能做法先生因私自喜謂㫖雖以不及見先生爲恨而今得見公猶先生矣然某嘗謂先生明道似董仲舒達國體似賈誼乃仲舒不遇季有江都之行

而子孫亦無顯於世者誼時政疏累萬言身後始畧施行再世乃有起家爲郡守至列卿者又何遲也先生當世宗朝言行身顯而公於伯兄沒後嘗已至二千石其治行有卓卓如此此監察所用賢公而列卿可企踵待矣是固有試之言也則茲擻也其不爲公華袞乎公諸同寅皆曰子言是也宜書爲公左券

送于蕭齋判大名府序

于遼州之謫居大寧幙職也三年而遷判大名衛務軍王子問於顏子曰于公初守遼大夫秩也又不隷於大府得以名自達於天子之庭人皆爲公喜乃公則曰是焉足喜也旣而左遷主人則連帥也帥多暴又鮮由禮人皆爲公憂乃公則曰是焉足憂也今判大名蓋古魏地畿輔之郡也職分而任重或爲公喜或爲公憂乃公則曰是安足喜安足憂也於意云何

桃陵子國公㫖以州抗大府則恒以禮受責性又疾惡而操太急則必以法受訹然而不可變是必以慨泚沮吾道也何爲喜其居幙府則長揖將軍局閑而責治帥雖武人而余示之以誠久而安之矣是必以博微全吾道也何爲憂今判大名府則王公也世稱長者而郡僚濟濟又皆和衷上行而無所疑下行而無所塞吾職舉而吾道行矣吾旣無憂而亦何喜而又安得不忘之王子曰如是則公之憂喜皆爲道而

非爲人矣顏子曰士無所待於外者必其內有以自信也於內有以自信則儻然而來者亦倘然而應之皆不足以搖乎其中何剛而吐何柔而茹何崇而泰何畀而約且此身何往非寓何寓非適耶於是公且行余與王子相率爲之餞且以其私相語者告於公公曰若顏子可謂知余矣然顏子與王子皆無所待者而所處皆寓也而亦何所不適於是各稱詩論志焉顏子歌烝民之六章王子歌隰桑公歌木瓜公曰

烝民言舉德而原之助而堯陵子則誠助予者也隰桑言愛而不忘以繫思而王子則誠愛我者也木瓜言以爲報將藉是以永好也余敢忘二君之志乃揮手別去

寶慶司理黎行冣治最序

監察御史姑熟錢公代天子巡狩于楚蓋舉有司之賢者若干人以待擢用其賢而未及期稱冣示勸者又若干人以待後舉寶慶郡憲黎侯所稱冣者也撤至侯適攝武岡武岡文學先生詣左史氏言曰今之言理者多以武健嚴酷爲愉快黎侯理官也獄非三五覆不具以情處法而屬退久至愼下士聞而大喚之何監察獨冣侯也左史氏曰監察疾苛政錄祥刑

而黎侯仁人也季世鮮覩之矣故稱冣文學先生曰理官監察耳目今[illegible][illegible]堅以鷹鸇取譽者何可勝道黎侯以淡泊明志不用擊搏名若於聰明無助者何監察獨最侯也左史氏曰監察病險激喜謹愿而侯有焉是長者之道也故稱冣文學先生曰今有方治簿書急期會至學校禮教則曰未遑乃侯攝武岡初睞學則進二三文學而語之教款款乎其至也進郡弟子而語之學惇惇乎其惠也如是而不稱冣何也

左史氏曰此非司理事也監察最祥刑而教舉是矣書明刑弼教教成而刑可措是政本也罪莫大焉夫士之獲上者難於未知之先不難於已知之後錢公知侯矣繼錢公者猶錢公也不薦何待美玉在璞良工剖焉言辦也鴻毛遇順風頃刻千里言遭也侯今辦且遭矣可無賀乎文學先生曰左史言是也請以爲侯賀而侯猶辟盤三讓焉

贈署指揮僉事傅將軍再擢武闈序

署指揮僉事傅君者都督龍淵公之冢子玉色虬鬚儒然丈夫少習孫吳談韜略尤閑騎射有乃父風都督公之鎮保定君侍左右遂應保定癸酉武舉中式焉丙子復大比君歸投牒試關西再中式人莫不謂都督公有子都督曰是亦吾將家事兒輩復得之耳今年春君自關西來再留帥府閫司諸君以屬吏故雅與君游以其將試司馬門也欲余一言以壯之余

方以武闈得隽爲國家賀而復有閫司諸君之請樂爲與之蓋聞之汗血之駒產於渥洼者其種殊也剸犀之器出於歐冶者其材殊也然養之有道用之有宜任情則逸寬節則折假令汗血之駒不受御勒剸犀之器不斂鋒刃則雖千里一日不免泛駕而光射斗墟亦以輕試毀缺矣君爲都督公之子而又有如是之材質是渥洼之產而歐冶之鑄也養德以任力藏神以利用是在君矣方今天下恬熙四夷賓服天

于垂拱二三大老在朝猶不忘車攻洛水之事三年一開武闈蓋欲空冀北之群而收一割之利也君懷驤首奔風之志而有出匣躍鳴之思將必有樂之遇而舉之識矣諺曰是父是子龍淵公登武進士歷官至都督同知爲時賢將勛名赫奕蓉夷所聞有以啓之必有以似之君其勉焉昔亞夫勃子也曹彬子也而皆世濟其美今以都督爲勃與彬君其不爲亞夫曹彬耶

送夏津丞李點梅之任序

李點梅氏淛之嘉善人也少聰慧嘗治舉子業棄去習刑名補邑史積勞歲深除保定右衛知事四載而擢夏津丞君明法而緣飾以文故案牘皆有章不類俗史又工篆隸行楷有古法亦不類俗書性愛梅既以梅自號又能爲梅傳神每畫成輒自題風韵亦與梅稱復喜金石刻其手製者與漢刻無異其爲人謹愼謙抑詞氣雍容雅飭猶爲儒生故自爲史至登仕

所遇官長莫不禮貌加愛焉余自江州謫大寧連帥幕始至如在空谷不聞足音獨君時相過對局談詩興至則染毫寫梅以寄一時之況余亦作憶江南詩答之蓋予記在江州春初時於虎溪送客處見早梅徘徊不能去而余家閩中鄉園梅花尤早每開時傷曆索咲相對竟日乃北地絕不見梅惟君之畫故有是思今書在予而詩歸君以此結世好也乃後青城于肅齋以遼守謫上海陞易齋以京邑丞遷皆在帥

幕而晉江翁見鵬為名進士亦以江陰令謫倅安州與君皆雅善乃前穀城令滇南王錦川則與君同在衛幕有寮誼乃今陞君南歸而君復擢去余四人尚滯燕南河梁之別執手躊躅古今有同悄焉然吾人所願惟崇令德君往二邑政尚宜益自樹立毋蔣落若衛幙時也且聞夏津令為君鄉人有才名好修而尚醴君往而善事之知其能相與以有成也於是為序其行李

送唐明府張君訓曹邑序

余嘗觀人之氣體充實者雖犯風露冒寒暑邪氣不能侵若夫羸瘠之夫即安居堂奧間猶聞其呻吟矧可犯且冒耶理邑猶身也其善邑則氣體充實人也不賴於將扶不事於調攝其觴徙自若也其敝邑則猶羸瘠人然不投以粱則仆不養以藥石則飲食且不能下咽甚矣理敝邑之難也今張君之治唐則幾內縣之極敝者蓋其地瘠賦重荒歲則民食半菽故

其俗多勤儉而勞苦令長見其如此故其政不得不寬假之是以積逋至十餘年而百務亦因以弛其所由來久矣張君初登進士釋褐即授茲邑人莫不為君憂而君亦自以為憂然業已除則黽勉而往至則見果索然一如所聞乃徐思其所以理之之術惟在緩急寬嚴之間宜蠲者則力為之請其不可蠲者則以期而需其入用以捄偏補救如是者一年而始甦其集勞蓋亦甚矣天子優君治績不欲令久勤于唐

乃調山東之曹邑曹在東之善地其土廣饒其民厚
實賦不發而自入刑不用而自肅令在堂從容以舉
庶務即有大役繇禮應之務如焉今惟以其治唐者
治曹於唐十九而於曹特十一耳然聞之瘠土之民
勞勞則思善樂土之民逸逸則思淫唐爲堯之舊封
曹則振鐸之遺也余讀詩至唐歌蟋蟀則歎其憂深
慮遠有堯之風至曹誦蜉蝣之羽則嘆其忽遠慮而
玩細娛非逸而思淫者耶然卒而猶頼鳲鳩之君子。

有如結之心不忒之儀以正四國此曹人之所爲頌
也乃今其風雖遠而頌是詩猶可繹思者余與君同
官於燕有朋友之義故復以鳲鳩之詩爲君誦君如
欲爲鳲鳩之君子其無忘如結之心

都下别范典寶序

昔河間獻王循禮樂而齊魯諸儒畢集梁孝王好文
詞而司馬鄒枚之徒從而投篇二王何以能得士如
此哉風之所感無趾而趨意之所乎不携而合也東
平無好士之稱而有樂善之譽遊其門者非盡推魯
修意而不修文也然亦未嘗無禮樂文章也則質勝
耳岷爲高皇帝子六傳而至今王非其舊封矣而王
迫往然患兢兢守國嘗請建書院賜額樂善余往爲

左史相王其時則有南平范君桂芳典王寶以修謹
稱君晉歲爲博士弟子入貲拜官由周入岷雅習詩
殆可與言者其爲人又不作機穽釜賢而隱於王門
者余以辛己夏至癸未春謝歸于今六載是秋乃
自海上至武夷尋所謂幔亭者而不可得又渡江而
北將東登泰山覲日出處西陟華岳問白帝眞源以
朔風凜慄暫止桑乾將待春和乃往偶逢范君於邸
舍一見猶疑爲夢因沽燕市酒屬君謂别後事爲之

憫然君念将別去請余一言余憶在岷時嘗欲効二三事於王猶未奏而去之今幸因君以献亦舊臣無已之情也夫寶國璽鈕用元龜以鎮國而傳信王賢王也而敢弗敬蜉然龜序樂和神人乃交獻足文徵國體斯重吾往見廟壇肆序聲容未倫雜以雅俗非所謂神交也書牘告令修詞寡要非所以達旨也顧王之意猶謙讓未遑君婦謂舊臣某之言如是也王而加意乎是世豈無齊魯之儒與司馬鄒枚之徒乎將接踵王之門矣吾見王將纂獻孝康平稱美雖今秦蜀周楚亦且讓賢何啻之云也王而如是以守國寶斯重如是以守實祚斯長司寶者亦與有榮哉范君曰命之矣桂芳請以舊史之言告于王

送彭從野守桂陽序

從野彭公之令唐也蓋五季而遷桂易守一時同官皆以公爲遲顏子曰古之爲吏至長子孫彭公五年而遷非遲也難也凡爲吏於州縣者非處劇之難而處疲之難也唐在保定固非劇邑然地狹賦重號爲極疲一遇歲荒流離轉徙長吏睹其羸瘠之形聞其愁嘆之聲勢不得不緩征緩征則上怒或因期會之及徵督之嚴勢不得不急徵急徵則下怨爲長吏甚難矣公則以上怒猶可下怨難任父母之謂何而令赤子怨懟耶且一事不省一費不節重爲民病而厚恤其私䝴百姓如苴土是吏暴也於是凡可省啬以佐百姓者靡不蠲捐至其處身一裘一葛一飯一蔬而所屈蕭如也又因其勤儉憂思之舊俗而勉之以供賦奉公之大分是以有時而緩而民不敢䝴爲慢有時而急而民亦不以爲苛蓋積成之久不惟民志孚而上之人亦且諒公謂唐令緩不至慢急不至

苛為父母之道宜爾夫是則公之獲于上下有道矣何使上下未獲將一日而居其邑且惴惴焉又安計其遷之遲與速耶然公之心則有深念焉公嘗為予言大父年踰九十父早世母太夫人在堂燕粵相去萬里一行為吏晨昏禮曠每見南朔之鴈神情俱馳語出而涕隨之今桂昜在五嶺北其南則親舍在焉音問可旬日至猶古鄉邦也其地廣產饒尤稱易治守秩大夫尊臨屬邑公以澹泊之志治易治之邦上

無怨而加喜下無怨而加慕吾且皆唐人之失慈父母而賀桂陽之得賢大夫也諸同官皆曰誠如公言則桂人以公至為遲唐人以公遷為速公雖欲為唐人留不可得矣

贈保定郡守西池賈侯入覲序

保定為郡領州三縣十有七在畿輔內大寧閫司自朶顏內徙領衛六所三十又在保定郡內故閫司之官屬士卒屯積掌於帥而經畧調度則必由郡然後可以上達而下逮三年大計守既籍所治州縣狀入奏而閫司之事亦附以見則守之計亦閫司之計也乃萬泉賈侯之守保定也視閫司之官屬猶州縣無分文武士卒猶百姓無分軍民屯積猶田賦無分兵

農明年為天子肆覲之期賈侯將朝于京師連帥雲中張某姚江史某潞安路某先期相率為侯餞而以幕中軍司士贊禮焉張舉觶曰某忝閫篆統率官屬以肅軍政其職也然非侯之為紀綱則官屬莫一命茲入覲稱軍政之肅則賈侯也而某與有榮焉侯受爵而讓賢次及史舉觶曰某司捕練士卒以振軍威其職也然非侯為之揚勵則士卒莫奮今茲入覲稱軍威之振則賈侯也而某與有榮焉侯受爵而讓武

又次及咨舉觶曰某司儲會稽屯積以實軍需其戢也然非侯爲之展籍則屯積莫核今茲入覲稱軍需之實則賈侯也而某與有榮焉侯受爵而讓能司士則從旁舉觶曰在國尚禮在軍尚法禮達則文宣法達則武宣故曰禮與法表裡也文與武左右也今侯秉禮而持法表裏相承矣敷文而揚武左右俯葬矣卽賈侯之守輔郡如此使人而揖讓於廟堂之上而籌帷幄之略則如指掌矣賈侯喜曰司士善詞請錄之簡册以行

送邵郡伯常所李公遷都運使之閩序 代

錢塘李常所公以左給事中出守寶慶三季遷福建都轉運使官三品不爲不尊職專國課不爲不重惟不臨郡縣故不列於方面惟其秩崇故遷轉與方面等然士大夫猶以非要津茍之達士不然也郡丞邵某聞之私與别駕楊魯南君曰常所公在諫垣侃侃庭議直臣也其出守淳淳布德循吏也卽朌藩臬長貳亦序遷耳乃僅與今轉運使公茍之乎楊公曰否

公之在諫垣也直言讜辭激出守不然爲卿就矣公不茍守也其出守也或惠凝於愿雖薦書數上乃有今遷遷不然爲藩臬長貳矣公不茍守寔茍轉運乎某以楊君之言告公公曰楊君之言是也昔余始釋褐爲縣令見事有不揆諸理不貞于度者欲言之而不得曰必待爲言官及居言官得言矣惟其言之不諱乃賍朏者隨其後擠之外補余曰言官何庸卽外補往矣於是得守是郡去闕下遠於民爲親予言

雖不施於廟堂而余道猶得行於百姓即一郡可也碩世方以豨豨令名而以近民為迂濶如此則轉運固吾分也於孰為閑於孰為要且夫猷寂而求榮非士也因閑而廢職非臣也何莫非天子之命而敢猷與廢之耶吾聞諸夫子曰仕優則學方其處劇仕固難優及其居閑自可力學泰山喬岳寔惟朱氏賜固先生鄉也遺書尚在芳躅可尋吾將以餘力及焉憂遠樂行道猶龍蛇何常之有某聞而嘆曰若公言則

公心惟道之俱榮寂皆無所與雖然惟其無所與然後無不與也他日起躡要津即千駟萬鍾公視之皆身外物而勳彝鼎書旂常則皆公性內事矣公曰楙於是某與楊君欣然載酒于郊為公別

送與崔明府膺臺薦序

昔周盛時群弟子於黨庠術序國學之中考其德行道藝而後官之所進無異途所用無殊格故士生是時無不爭自濯磨以期無忝於官使如詩所謂惟天子使媚于天子惟天子命媚于庶人者詎不盛與乃今世學校之設同而取士之制異所習者詞章所重者科目故其受職進秩歲貢士不得與鄉貢齒鄉貢士不得與進士齒其間得列於縉紳者鄉貢百而一

歲貢千而一耳士見其用之如此其異也莫不俛首喪顏摧折其志氣昏耗其精神如是而皆曰無才何異艮驥伏櫪而責其千里貞姬向隅而强以修容可嘆哉穆廟初欲廣登雋彥於歲貢外復加一人謂之恩貢乃督學之臣擇其尤者以進而補之太學其重稍比鄉貢今上御宇以宰相議復三途金用舊制乃博陵崔君以恩貢除華亭丞華亭財賦甲天下丞專糧賦其職難稱乃君則舒志氣奮精神以佐乎令令

得君如左右手遂以才丞聞未幾用撫臣荐擢定興令定興畿內衝縣四方輻輳客覩送迎生喜怒令鮮完名乃君則舒志氣奮精神以宰乎縣守得君如家賢頻復以才令聞未幾又有按臣之薦乃今相求賢甚切長過縣目君治亭嘖嘖稱嘆曰用人何論途轍是君固今相意中士矣定興城西有黄金臺乃燕昭禮士郭隗發軔處也君才何異隗宰相將以隗先君矣他日登臺省殆然而立於朝者非崔定興乎予固

駑駘下乘効顰之婦也安敢望如崔君然因定興人士之請而亦有驟首膏沐之思遂書爲道之

送東平州判官顧君之任序

華亭顧君禮部侍郎文禧公孫也文禧公在孝宗廟以文章德業爲學者宗而君少承家學由鄉薦遊上庠發憤學業屢試落解遂謁除保定府經歷保定輔郡守視方岳之伯幙中官屬亦重於外郡而君雍容儁雅好古有志行爲守所重故守遇幙中官屬禮異昝時戒君之縣也然君每以非貴仕不能步武先公爲愧而心獨慕佛日讀佛書超然有出世意故在官

於持法中往往發慈悲念者蘇廟五載乃有東平州倅之遷而同官欲予爲一言而予則惼惼焉無以助君蓋余諭臣無事頗以理詠屬詞自遣君則每語予以出世之事曰何苦筆研爲則余不應之辭非君所急聞然君固慕佛者佛言世間一切皆空如幻如夢何貴何賤何榮何辱何喪何得死生如旦暮然於此一有受想則何以等貴賤忘榮辱齊得喪又何以出死生之境而超世外乎春秋之時無佛士人惟宗

孔子顏子負王佐才然簞瓢陋巷不改其樂孔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夫子之所稱屢空卽顏子之所自樂顏子雖不貴仕才未及試然視列國諸侯之軒冕朝市亦如夢何足礙其靈府余非釋氏徒也蓋學孔而知釋者也孔釋之道不二則余言亦不二君往倅東平以儒者之樂樂釋氏之空用是理身可以出世用是理民可以持世矧東平有樂善之風而君廣大方之化東平固樂國也如是則於先公何愧君謝

曰予於余益矣予不學釋固知佛矣相與賦詩而別

序邑博士瀛臺張君膺巡臺慰獎代

明典以制科羅天下豪傑卽計偕士下春官第爲學官者與再試又不第然後從辟召辟召不及然後有獎籍之典蓋國家廣厲學宮之路著諸功令者如此乃其間亦有賢而不與辟辟而不得召則命也然不與辟不得召卽名進士爲賢有司亦每患之則辟而不召不召而獎籍又何足異瀛臺張君領吾閩癸酉鄉貢以親老來署永春訓蕖年壯志銳下帷誦讀與

諸生析疑義立課程爲制科之文絕口不談有司事循孜孜然青衿時也乃前巡撫都御史劳公巡按監察御史安公於諸博士中特雅重張君交疏奏薦時君已應聘典試且貢舉期近故疏入未召而君遂北上與余相避逅共投牒春官蓋予五試而君四試矣因共一唉曰吾二人者皆厎淹宜努力一擲可復落落居人後乎旣而余勝君不勝乃君歸而余叨官翰林念君爲學官已五年卽不召未有不遷者而代安

公廵按者龔公也亦以君爲念特嘉獎藉張公之餘心莽鄭君以書來請余爲太史且善張君欲予述龔公獎藉之意爲張君重予覽書嘆曰張君張君以君才屢試春官不第爲學官薦疏交至闕不召久處鄭校不遷予其如君何雖然遲速有時君殆遷矣君遷不在六館則爲郡僚邑長六館士天下士也考鏡爾業君何以應之郡邑之民皆膝下赤子也饑飽寒煖仰面而號者君何以字之昔韓吏部初爲四門博士

勞嘗偃蹇然著師說以師道自任不惟當時即今學者讀其書猶曰韓子吾師也龔少卿卓茂將起家郡邑入爲京兆而渤海之政齊之治行言循良者至今稱焉吾以師道望君君爲韓子乎吾以父母之道望君君爲龔卓茂乎諺云田中有穀身既同熟田患不熟耳不計早晚仕猶是也鄭君幸以吾言語張君龔公之獎藉亦自有說也張君勉之他日必召君矣

甘進士崑源舉孫序

進士甘崑源先生少有才名同榜人皆讓先生先登先生未登先登者皆以爲耻乃先生篤行忠信又爲鄉里所推不獨其文也有子曰某者亦頴敏超悟真然爲秀才異等即年少舉止類老成能承先生之訓人稱爲大小甘云左史閩中顏某右史姚江陳某先後至郡衆於鄉先生中喜見先生又於郡弟子中喜見先生之子是時雖未定交然已羨郡衆有甘氏父

子矣厥後與先生交益密又知先生之篤行忠信益本於先生之尊甫君而先生似之先生之子復似先生也不意年後子淵數丁殤允傷哉厥也郡衆人知不知莫不爲先生惜而于二人者獨私吊焉蓋爲通家骨肉傷也屬纊時閩婦號泣欲從夫地下者數矣念遺孤在腹生男則夫祀可續從死何益乃起強食待期及期果舉男郡衆人知不知莫不爲先生幸而余二人者獨私慶焉蓋爲通家骨肉喜也既彌月明

府劉樸軒先生諗於社曰皇源有孫甘氏之子不沒矣可無賀乎於是以歸屬之某曰左史宜有言也余歸不獲乃執筆言曰凡有壞之物能不生乎曰生剝復相歸也夫有壞者數也有生者理也在數在天地且不能免而況物乎在理則碩果不食亦且復生而況人乎甘氏之子不免於殀天地生人之數值其短者也雖殀而卒有後不食之果而復生者也甘氏篤行忠信蓋再世矣予見肇甘氏之慶在乃祖昌甘氏

之後在斯兒甘氏之子不沒甘氏之婦可完節矣諸君子咸謂左史能言理數之際可以賀先生矣因其歸爵爲先生賀

送潘尉入覲序

明年壬辰復當肆覲之期方岳之伯與臬司之長則率郡若州縣之守令以入述厥職事猶古五等之諸侯無有敢後者縣小而官不備則尉行如令猶之附庸然永春爲泉屬邑界在萬山中編戶僅十四里賦比大縣何啻十一地僻事簡囹圄常虛卽一令一尉易治也然猶云難何哉蓋令尊常傲尉故多沮尉爲難尉卑常媚令故多負令爲難令與尉交相難則雖

十四里之邑常紛紛多故矣今寧國潘君則賢尉也以嚴父事令長以家事視官政不詭不隨不縱不苛庶幾不媚令亦不負令卽令欲傲尉安得而傲之吾見令與尉兩無難矣茲入覲橐無十金程歷萬里乘一款段從一僕夫東出郭蕭然行李非賢者而若是乎乃心猶退焉以遺諸守令後爲歎余廼援筆而贈之言曰夫三年一朝制也於此觀臣節焉君知夫水與星乎水之朝宗也百川與江漢同歸焉衆星拱北

列宿先之矣今天子開明堂四方來賀則垂紳鳴玉與青袍鞶帶繹然綴行而入焉孰謂尉卑乎君行矣仰瞻法宮之上如日月之炤臨吾見雍雍然和其衷而往肅肅然修其儀而至煌煌然御天子命而歸令亦有榮寵矣春秋之義有事王朝者例得書於君之行竊附斯義

送縣尉陳南海入覲之鎮序

國家三年一朝縣有丞簿者令與尉行無丞簿者尉行。陳尉之尉吾永也凡四年矜至朝戊戌正朔矣茲又嘗覲期籍登職名而遷褒賜某鎮飛撿使發必朝而後之官制也瀕行邑儒士與鄉之搢紳士咸賦詩爲贈言舉戒則村無犬吠居有寧宇言趨事則駿奔不懈上官歡愉言遇合則前令曠達而承之以幽謹今令寬慈而賛之以果毅詩言朝者紀度也肅雍之

義也言政者紀職也勤恩之義也而余於尉則特有其遇節有日力耕不如逢年美仕不如遇合乃尉遇前令表皖山如心膂相寄形迹兩忘矣今遇陳嶽陽如手足相將分願各得矣而又有持斧使者之知而契籍之遇何如也然余於尉又有三善焉賢者尹喜梅福玉喬皆有道者而皆處下位南昌尉不肯屈關尹不言賤飛鳥以朝不言遠吾以永爲南昌以某鎮爲函谷以入朝見天子爲飛鳥既覲而之鎮日於關

門望紫氣可也詩綴于卷末而為序

叢桂堂全集卷之二目錄

壽序

叢桂堂全集卷之二

閩永春顏廷榘範卿甫　著
同郡後學富鴻業惭伯甫校
孫堯揆孝叙　甫
曾孫胤鏞幼華甫　輯

壽李一昆先生六十序

範卿顏子與思曾李子少同遊鄉校以一日之長思曾子呼余爲兄思曾子貢入太學以太夫人老假乞歸養而伯子伯東偕其弟之子叔玄同登癸未進士叔玄方弱冠奉旨馳傳歸娶娶之明日爲太夫人初度從思曾子觴曦太夫人膝下兹十月十有六日又爲思曾子誕日葢年六十而伯東以進士使飭遼陽得取其餘程南還爲乃公壽而邑博士鄭心葵張瀛臺二先生以通家年誼爲舉壽觴以余與思曾子暱役予致詞然予既以崑崙玄圃之說壽思曾子而復以二先生之命申言於杯斝之前其又何言葢在禮

六十曰耆七十曰稀八十曰耋九十曰耄百歲曰期頤頤養也老而壽固宜尊而養之也然非徒尚齒實以德劭故在朝則有敬養乞言之禮在埜則有洗腆用酒之禮惟爲博士弟子不稱老仕而在畀位不稱老老則黜之若宦成而退休林下則老之有乎通籍則老之今思曾子猶然文學也乃在耆齡而朋友咸稱老而祝之上壽非以伯東通籍爲金閨彥乎余聞菑川公孫弘以文學舉對策擢第時年六十餘矣而

竟取丞相印封侯桓榮以博士爲帝師尊爲五更親獻爵養使思曾子不出則已出則擢第如公孫以五更授天子之養如榮然後帰老桃源溪水之上與余相盤桓予將拭目待之若曰他日以伯東資得推恩封爲郎爲大夫則國恒典耳何足爲思曾子榮二先生以余知老之義非世俗之所論壽也遂用予言祝思曾子而二先生命弟子歌鹿鳴之詩重周行之示歌南山有臺美樂只之德而思曾子盤辟三讓焉而後受爵

壽邑父母夏大夫序

當周之盛召康公爲成王賦泂酌其首章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余讀其詩知爲民父母在豈弟而未達其義及讀左氏傳則曰豈以强教之弟以悅安之也然後知强教之爲嚴父悅安之爲慈母盒不强教不入不悅安不久兼是二者斯之爲民父母今聖天子以一體眎天下之民無不欲教之無不欲安之而爲守若令爲天子牧小民於民尤親今得豈弟君子如

夏大夫爲父母非吾永人之福乎大夫其金玉之資而加之以追琢瑩然也栗然也挹之温然聽之默然無疾言亦不妄發一語不任情而動亦未嘗慢眎其事故以施民教則思無獷胡不強也以求民莫則情斯洽胡不安也今之爲守若令者視百姓如簾之去堂昏迷顛越不相問饑寒愁苦不相恤惟曰吾公事辦上官不加怒吾職舉矣乃大夫則曰是天子所欲教所欲安之民也吾忍不以赤子視百姓而負天子之明命乎於榜示端風化釐宿獘於鄉約申明　聖訓以戒鄉之小民又虚心求問過失願與民更新之此一事較近世所未聞而大夫能之其賢視仲由何先後漢郡縣吏有至長子孫者在大夫固當以卓異不次擢在永人則誠願大夫長子孫於此邑也予年今九十有三大夫以予老事之如父兄而校士余生以繹則以試文見賞於大夫以予老猶未忘著作於大夫誕日請予一言予爲之歌泂酌爲大夫壽而大

夫爲余盡一觴

謝受謙先生壽序

受謙先生是季杖於國覽揆矜度信孟夏之吉予兒
某先生女壻也問何以為壽予曰先生有道者萬鎰
之贈千駟之繫曾不足煩先生之一顧壽先生其以
道乎予聞溫陵謝氏盒自晉來皆衣冠之族而邑因
以晉名則謝氏於郡稱世家其在江左則太傳文靖
公勳名赫奕矣然猶為君子所訊先生非諸謝之苗
裔乎頎不歆艷文靖惟孳孳焉服膺孔氏則以道教

在也孔門之徒三千惟顏子得聞四勿而閔子稱孝
吾郡亦有顏淵則六川象川先生是也父為尚書郎
子方岳偏不有其貴而恂恂若布衣先生於六川為
外孫象川為舅氏道義相師先生其似之乎以予觀
之和光同塵者無特揚傲物肆志者乖常道先生不
與世混同亦未嘗任情廢禮處忠信而無恑言履孝
弟而無恑行盒自為弟子舉於鄉試於春官得不為
侍不得亦無慼尤嘗為博士矣教諸生如身執經待

無異棨嘗為令矣愛百姓如赤子在懷抱待無異情
蓋以今之人而行古之道者惟不能脂韋為容悅故
與世齟齬雖王上愛賢不忍擯棄而先生乃浩然而
歸斯固先生之道也先生有故廬在山中闤闠五六
十里有田園十數頃皆先生所遺天清日朗則步屧
出課耕鋤歸則詠淵明閑居飲酒如在柴桑五柳間
客至則呼酒共酌雖無聲妓絲竹之奏而山水自有
清音又何必東山然後為快盍自歸來十餘年未嘗

一至城府若與世忘者晚得子方六歲眉眼秀穎授
之章句日可誦百十行此尤為先生暮季之樂孰謂
芝蘭在庭戶不干人事哉歲在己丑余復汗漫遊初
與先生邂逅都門一見即握手如平生又數年乃結
兒女姻實由中心之好蹇修氏不能諫一言也是日
之燕婿猶子也當進一觴為歌天生烝民好德同君
子不愧所生也歌有頍者弁松相蔦蘿至情同君子
以永相托也歌南山有臺之五章徵黃耇保子孫君

子之餘慶也古人嘉會稱詩言志敢効斯義以告執
事

代作壽楚府紀善璧岩翁顏先生九十序

邑中有二老一璧岩翁年九十一堯陵翁年八十有八皆顏氏雁行兄弟也而陽泉劉子則少二翁十五六歲以兄事二翁岩翁顏如渥丹善飲多而不亂老而嗜學淹貫群書尤喜堪輿家言旣細錄所撮漢書又錄堪輿會心之言及本艸以證方書竟終日在手歷歲月不厭其於山水皆坐而遊之陵翁飲少輒醉日惟煮苦茗嘗酒其嗜學亦類岩翁而喜吟咏操觚

屬文詞久而累帙盈箱又好作行艸其於山水之觀可籃輿往者無不往劉子居密邇岩翁一日問翁曰翁年耄矣猶作細字數千文其精完其神旺意亦有養生之秘乎翁曰無有亦以自適耳然則陵翁之好游而苦吟亦自適乎翁曰然夫適其適則忘其勞書至千萬言吟至千百首坐遊行遊皆樂境也樂境在前心神俱怡一日之樂千金不易矣此吾兄弟以之樂亦以之壽也劉子曰如翁言怡情固養壽之道乎

翁曰莊生有言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冥靈五百歲爲春秋上古大椿八千歲爲春秋而彭祖乃今特聞天之賦命固自有定矣惟逆其適所以定命也彼服食導引亦非自然故吾未嘗學劉子曰如翁言固今日事也當在仕時其立教之規與作人之効亦記之乎翁曰仕固有職乃今不復問矣劉子又曰翁今日子若孫或仕或不仕諸孫有志青雲非翁祚乎翁曰燕貽在父祖廸訓在子孫祚亦非

所問劉子曰然則翁所信者在窮此差彭乎公曰述作非吾事大年亦年有莊生之論在余又何言劉子頓首曰今而後知翁之所以壽也聞教矣於是舉觴酌翁而并酌堯陵翁其日爲九月十有九日覧揆之辰

壽李母陳孺人七十序

李母陳孺人者余姑母之女也其歸爲李氏婦則爲予從姑母之子婦爲姑母之女者吾姊之其屬親爲從姑之子婦者吾因姑之子而婦之其分尊乃孺人則曰猶姊也而兄予爲祖同也姊也靜正寬柔其性情實類姑母而以孝敬勤愼事其姑猶吾姑母之事姑也葢在陳爲淑女歸李爲賢婦內外稱之憶余太母在時姊方垂髫姑母歸寧而姊從之已能婉娩服

姑母之教予太母愛之予母愛之謂此女他日必能宜其家室第不知作何家福耳及爲李氏婦即得其姑之歡謂婦類吾姊吾兒何幸得此佳婦也他日必爲李家福乃知堯夭之風不獨見於周南即今之世猶然有也又憶從姑母早寡矢志不二二子皆幼常歸依余叔祖父母而予在童年相與嬉戲則見謹愿者其兄而機警倜儻者其弟也識者謂此兩子他日縱不爭雄詞場亦能起家濉既而果然此非夫子

獨賢亦姊相之也詩言天作之合誰謂里巷無佳偶乎妹有丈夫子二女四伯子夭歿有孫孫又有子仲子舉止似父父歿後未嘗敢父家政又能承母志愛其女兄弟時節問遺不絕用此足慰母心母亦欣欣庭幃間忘其老也今年七十猶步履輕便欸欸頗禮治女紅若盛年時予姑母享大年九十妹今宜過之百歲可期也是歲某月某日爲其設帨之晨子若孫置酒上壽內外親姻遠近畢集顧兄長妹四歲老矣

念姑母愛予不減諸子喜妹之賢似姑母今爲舉觴能無一言乃述爲處子至今日不溢一詞蓋昔曹大家作女誡二十餘編爲世立教妹雖不解著書頗能以身作範何慙大家文云乎哉文云乎哉

封君李少昆先生壽序 代

鄭子曰近之初至永也則問境內之山川與所鍾之賢哲而覩其世焉於是山則見大鵬魁星小崑睿之奇水則見堯溪之湖且清人則于載籍而知有文章如盛昭州學術如陳休齋相業如留忠宣焉然遠矣勿論其在今則見李氏兩戶曹焉戶曹兄弟同登萬曆癸未進士爲今官海內咸以文章學術公輔之器望之而仲氏又以乙酉舉于鄉稱爲三鳳云予於仲

氏有師生誼於兩戶曹爲通家因登堂拜二尊公而見長公者諄諄有道人也以里選遊太學待詮家居有司勸駕不出爲太夫人老也而次公者又能承長公之教沾沾色養家允千指共畫而食雍如也長公旣不就銓次公又恬然以不見有司爲高郡守鳳山貢公曰長公出處蓋未定也吾成其志次公吾欲遵優老之詔授以官服雖貤封之誥可指日下此亦聖天子推恩所及也次公固讓不拜是月九日爲次公

誕晨復請曰不如是何以展主政芽蘩之情乃强次
公授牒冠帶因以爲壽而在校之士以往歲壽長公
則有左史顔先生言玆壽次公言其在先生須有延
何人而敢執筆然亦竊有聞焉夫山川流峙自有天
地已然矣而鍾靈孕秀乃亦有時授厥所自寔世德
盛也予嘗閱李氏家譜國初自蜀入閩遁居于永數
傳而至慵素公躬深稼穡口誦詩書歷艱苦𦵏退
爲進得老氏之用焉乃長公次公克成父志塤唱篪

和於是長公生伯仲次公生叔季鳳軒鸞舉後先相
禪故善不世不昌氣不和不𡚒詩歌長發易著考祥
豈虛語哉今泉中文物之盛甲天下而長公次公一
時親見其子並姪之荣顕頂髮尚黑壯夫不如吾聞
情恬者體康體康者壽永如此則二公之壽相將而
至耄期其爲日尚遠使長公而出則父母斯民即不
出與次公將並褒封則今日老之青矜與真然官服
亦可以比萊子之舞衣以嬉戲於太夫太膝下 門

之內春盎風和其樂寧有旣乎諸生曰是以壽封者
矣共進一觴

壽蘆川黄母鄭太孺人七十序

鄭太孺人者傳士鄭雲崗先生之女黄肖省君之室繼劉氏而相黄君稱賢配者也。寡時年猶茂茹苦含辛撫二藐孤以有今日視劉門諸兄弟猶弟也而劉氏諸兄弟則曰繼吾姊者猶吾姊也繼吾姊者猶吾姊而愛吾兄弟不啻吾姊則世寧有如母者乎當母年六十時母曰未亡人何意有今日而劉氏諸兄弟則率諸子姪若干人至蘆川爲母壽而以甥叟之言

壽母以余爲雲崗先生執友也視母猶女云予既本其所生爲儒門女而及其歸黄君之由喜不忘鷄鳴之警戒悲載詠栢舟之靡他養舅姑而感白華歆陟岵而申罔極孝敬之情予言之脩矣茲及稀年又欲予一言頌予何言余惟天地間艸木之花灼灼者爲夭夭穠李以時榮也曄曄者爲槿以朝榮也昔榮者不及旬朝榮者不及夕惟徂來之松則經嚴冬。不改柯易葉雖千百年猶然青青也盖惟其有如是之節。故有如是之壽彼桃李與槿何足語年抑余又徵諸有頍之詩曰蔦與女蘿系乎松上夫松惟喬且茂肰後蔦蘿系之是喬松爲蔦蘿之依也劉氏諸兄弟於母猶松乎黄氏諸兄弟其猶蔦蘿乎人情之相依與艸木奚殊劉氏諸兄弟無忘松上黄氏之子亦無忘蔦蘿是日之宴請誦斯言

雙壽詩序

世所傳軒轅氏乘飛龍升鼎湖而俾嘗與岐伯作內經巫彭處方餌俾民得免夭折而自養其壽命者固有術也況時尚渾樸太和流溢寓內故民多仁壽亦理然歟都閫盧公者涿人也涿爲軒轅故墟盍壽鄉也其尊太公暨母太夫人皆壽七衮而矯如少壯尊大人性簡澹無他嗜惟喜觀古書行陰隲事而太夫人亦靜專慈惠與尊大人比德所生惟都閫公一人

都閫登丁丑武科第二人以都指揮體統守備德州爲近地就養爲宜去年攺武岡武岡去涿六千里公以父母老有不忍遠之意尊大人撫之曰天子念及南鄙命汝提兵守一方豈可以二老身繫戀耶往矣公遂去膝下至武岡踰年又有廣西閫司都指揮之命廣西去涿又八千里公北望泫然出涕遥拜而祝曰父母教子事君不敢計遠近乃晨昏禮曠即勉强居閫外柰桑榆何所願百年順壽俾得効尺寸以此報國即所謂報父母也於是予二史暨州博士鄉先生辱與公遊者聞之咸爲賦詩以象莊所稱冥靈大椿者祝尊大人而以詩所詠諼艸之謂宜男者以祝太夫人題之曰雙壽爲之圖以慰公予惟軒轅之世遠矣今畿內涿爲首郡國家仁壽之化必先於涿矧二尊人靜好雝穆即不事服餌亦宜與上古大椿北堂諼草並長久乎

李一崑詩序

是編爲封大夫李氏崑翁詩也翁自爲諸生時已喜言詩然方治經爲舉子業未暇工也既貢領至禮部試闕下命讀書六館既升上舍將釋褐矣念太夫人年高不拜官家居侍養値長君伯東與從子叔玄同登進士爲尚書郎教之立朝事主日即吾仕也於是得以暇日爲詩積久成帙以予同聲授而閱之相與評隲欣然莫逆也是時翁年八十有三予年八十有

九人謂耄耋入宜安神澄慮何不自佚而尚爲騷人墨客事乎乃伯東則喜謂伏生沒齒傳經衛武公八十猶作抑戒自呼爲小子非神王而志不衰安能爾意欲序翁詩而未言也而叔玄言之叔玄之喜猶伯氏云乃余既與翁莫逆又重伯東意與叔玄之請則不敢讓亦不敢率爾應則遲廻踰年而後効一言蓋詩言志非強作也稱詩見志非強合也予讀翁詩見志且有合矣然志命之氣輔之聲發之翁志正而不

邪氣直而不詘聲諧而不滯以爲詩故具體而微潛思而永不屑安排自成韵祝頌爲君燕喜爲親訓戒爲子孫沒役爲朋友登覽言山川之勝遊衍見居行之情托興取物取裁於義不徒爲詞人之言而於風教爲有助焉今伯東位總憲爲天子持法仲應舉孝廉屢應制科叔玄復起視學政爲文憲名家比之眉山蘇氏則翁爲老泉先生也老泉嘗修禮書授文安薄乃翁爲親謝不仕而以子受大夫之封隱而壽

先而榮且榮及其親論學術則老泉本縱橫而翁篤天倫於風雅爲近老泉以有歐陽文忠公爲表著以有聞於後世而陋巷生何人也而爲翁序詩不有愧汗乎然翁詩不待表著而傳而余得托名於首篇雖余愧而實予幸也

王恭質公驎泉先生詩序

自昔巖廊明哲之卿輔勲業顯當時休光垂後世何嘗以辭章哉然而輸忠論志作訓頌功必托之謳詠若周公述豳風而賦七月召公因鳳鳥至而矢音於卷阿方叔元老之頌吉甫而播清風之奏是皆情至聲發出於自然故一唱三歎而其風足以感人也豈後世詞人韵士組織綢繪者所能髣髴哉若今王恭質公之詩謂詞人韵士之作可乎葢公自為布衣時

已有經綸天下志其樂善如飴嫉惡如仇亦其平生也故登第初授郡司理入為尚書郎即抗疏論權相坐是斥為編民讀其疏直謂是鉄石人撼之不動無不敬而憚之及其起自農畝屢遷為御史中丞視師太江陟少宰晉大司寇則以清忠之素布仁厚之澤一時沐休風者又無不敬而親之既而謝病還山奄忽辭世聞者驚如星隕山頹而主上且為之撤樂罷朝歎老成之徂謝也公之疏已收史館而服官立朝

居鄉之節又具於當代名公之碑銘惟公詩散落未及編次乃公之孫子運昌輯而錄之得一百六十首離為二卷則舉以授余且屬為序余讀而卒業焉仰而歎曰公之謚為恭質不虛哉夫恭以修職質以敷文以是寅亮天工則稷契之事業亦在受任間今觀其集中涉與詩云有天皆覆物無地不生春擘壤堯封舊毀殄稷緒勤共公勤思乎參贊夔龔乎唐虞矣

使公而獲享大耋之年則明王有安車蒲輪之召稷契事功公亦能就列陳力酬其夙志惜其遽遺世長往也是集諸詩體一百六十論格調則絕句入室七言律升堂抑孔子有言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觀公覆物生春之語至宏藎矣而奚多乎哉

郭希所先生詩序

今國家不以詩取士詩可勿作乎然有志之士乃於成進士服官之暇爲之益以大雅在詩也詩豈易言哉自情性得者言言皆真從外求索者言言皆妄譬之艸木時至而敷榮則有自然之生態玩之而不猒以其真也若剪綵而成花勝豈不爛然奪目而生態無有辛歸於僞耳吾觀希所先生詩蓋得其真者歟

先生布衣時無詩詩皆成進士後作其初試宰是媚庶人時也爲京朝官是媚天子時也抗疏指言是以言獲罪宜見黜時也既召而歷官尙寶大理丞晉秩御史大夫出而開府入而副樞是受知於天子而吾道大行時也遭母喪而哀優游於林埜而老是吾道宜晦時也隨寓有感皆寄情於詩非憂民則憂國非懷親則懷君其辭婉其思深其義正其風遠如五言古辭有魏晉風七言古似初唐然絕少五七言絕句高者直追唐盛中諸名家間有如宋人語無壁唐矣使天益以年則陳思王有從肇於少陵爲弟子予與先生晚歲有一日之知而先生之子以先生之吟草屬余日爲先大夫閱而校之將梓焉顧余雖耄不敢不効其勤於是三四閱删其繁正其誤而彙次以歸之

都梁甘雨詩序

雨恒則潦不則旱徐則入土驟則破塊時則曰甘不時則曰不甘故不雨斯禱矣禱而應亦甘也詩曰以祈甘雨以穀我士女是也余以萬曆辛己夏五月至武岡朝岷王于殿下退而與武岡守陳內宇公交相讚也則見有隱憂之色予問之曰何隱也公曰禾穎將實五日不雨則秕十日不雨禾且槁矣州民何賴予曰曷禱乎公曰禱聞武岡山之下有潭龍所伏也

予齋沐將以來日至潭上叩于神然神道遠雨不雨未可必也余是以隱余應之曰公之隱爲民也神食茲土惟民是庇公誠叩神神其不應乎公如期至潭上禱焉還至州不移時而雨滂沱如注入夜不休明日復雨而徐洗氛滌濁集者稱額者實老稚喧呼曰太守雨予吏隱于公封內空分憂亦宜志喜於是作喜雨呈公而和者累數十人輯而錄之題曰都梁甘雨自公所治言也不及也序曰雨天澤也亦君澤也天之雨暘不可必而必之君今之郡守卽古五等侯有君道焉守誠憂民不雨而禱禱而應精神上通雨爲守來也禾甘之民亦甘之呼爲太守雨不信然乎不信然乎是年秋稔宜書大有于郡乘

璧水壯遊詩序

天子之學曰辟雍辟雍者璧水之宮也賢士所關之地族子其將挾筴以遊行之日告別于予予曰壯哉遊也生山谷間一丘一壑無異地所與遊者鄉塾之子弟無異人至狹也今一旦自閩逵越過吳楚歷淮泗齊魯之墟北至于燕以布衣謁天子闕下投牒大宗伯以屬大司成大司成授之分屬六館謂之冑子冑子讀四庫書講明修已治人之道校藝於詞翰積

分於三舍進而登庸於天子之朝如卷阿之詩所謂惟天子使媚于天子惟天子命媚于庶人者是也則是遊也不亦壯哉然斯志也孰壯之乃吾氣也斯氣也孰害之乃吾慾也欲不節則智慮昏智慮昏則眞氣微眞氣微志不得不餒夫人安能無慾制之而已毋令氣耗故讀書神不痼應事跡不滯上而事君忠藎之臣也下而蒞民循良之吏也吾不暇别引先世有尚書叔堅公者以文章著於宋孝宗之廟僉憲文盛公以梗介名於宣廟之日皆嚮稱矣學子其勉之於是諸父兄弟及子之友朋皆爲七言近體以贈子行題曰璧水壯遊而以余言弁諸首

花縣鳴琴詩序

花縣鳴琴詩何爲邑明府袁侯壽也壽何言鳴琴述侯志也何以言花縣以縣舊名桃源也侯始入境見其山川紆鬱民風樸淳輾然而笑曰是眞吾吏隱之鄉也可鳴琴而治矣夫不下堂而單父治者宓子之政也寥寥數千載伊誰嗣音而侯獨慕之是爲令於今而嗣音於古也且宓子之在聖門以君子稱者也德厚者心平心平者氣和其寄情於琴者亦和而其

所奏若非擊壤南薰則豳風七月與楚茨大田載芟良耜所謂豳風豳雅者也戚非疾苦在念好惡同情旣流商激徵亦安能交暢於閭閻田野間而單父之人亦未必家絃則宓子之心可知也今侯曰吾効宓子則侯之心亦可知侯少負才不羈遇則雲英咸池奏於淸廟未遇雖與閭里之黃童白叟擊筑而歌連袂而舞亦樂也茲宰吾邑特小試耳卽鳴琴堂上亦足成治豈如世所稱能吏以武健勝哉迺公暇又蒸髦士講五經大義要在悟解自悉其疲豈詩所謂豈弟作人者歟而門下士於侯誕日問壽於余予謂侯治在不擾侯壽亦惟不擾蓋壽與養民一道也別侯志乎於是余爲賦花縣鳴琴詩而同志者和焉詩有古風近體凡若干首而余以一日之長爲之序而圖則郡校士蔡生所作有詩意而侯誕乃三月十一日也

送邑侯皖侗袁明府還山詩序

夫别而寄情於詩何爲也蓋見芳艸而念遊子山中之人也感秋風而思帰宦遊之士也夠爲人之長則情切桑梓而論德誼則交契中孚别其能無詩乎吾邑令袁伯伊者皖山人也宰吾邑再踰朞則浩然有帰志曰吾生平慕魯仲連及仲孺之爲人進而不能遂志仲孺退則欲効仲連之願皖山之下吾舊廬在焉吾帰矣百姓留之不得監司畱之不得開府中丞

直指使君畱之不得於是爲疏于朝放帰焉歸則諸鄉縉紳及縫掖之士所嘗與講德談藝者相與餞諸郊各爲詩道大夫之政與歸志焉言其直道不阿則擬諸羔羊猶召南之大夫也言其心一不變則擬諸鳲鳩猶曹之大夫也言其以法制治則如大車之毳衣猶衛之大夫也言其不以死生動心則如羔裘之如濡猶鄭之大夫也謂其玩世自放則如簡兮之碩人賢而不忘思西周之盛王也詩奏各進一觴而大夫則惟歌考槃衡門之詩酬酌焉且曰吾過武夷尚作十日遊帰皖山攀援山中之桂猿鶴與依焉他日回望并州則猶衣山人之衣復來遊溫陵桃源之間與故人子弟相歡樂諸先生不忘袁伯伊袁伯伊焉能忘諸先生於是促駕就道而次第其詩

餞別㽞衍泉擢令洛容詩序

衍泉先生生大儒之鄉學聖賢之學蓋有當世志者而竟序貢試天子之庭以貧不入成均授學戒初分教寧德轉而掌教宼源所講者六經所守者聖祖之章程循明道之日非行道之地也乃大中丞撫治八閩察諸學宮中得先生曰是通於政者可以爲民牧遂荐之擢令西粤之洛容洛容隸柳州郡柳宗元舊治也宗元亦有志者惟以躁進故有柳之行然能痛

自刻責厲志求治大變柳之謡俗柳人愛之若父母敬之若神明先生令洛容其惟以柳侯之心而隨時更化是柳試於柳先生試於洛令與刺史官不同而道同也詩不云乎畏此簡書先生之行不可緩矣然余諸子弟在先生之門者猶爲之戀戀而予亦豈恐一日遽別先生也蓋先生與余神交者廿餘年一見即歡然執手每徒步遊涉款余蓬戶終日坐惟風雅之談夜則踏月歸屬詠貽予而予和之蓋喜其聲之不同也今先生別矣談而誰聽詠而誰和子弟之執經者誰解非酒無以寄情非詩無以見志於是乎飲先生于魁岩之十二景中余賦河陽花不夷洛容進于中州矣諸弟子或賦鳴琴或賦治蒲皆孔門弟子之爲宰者也或賦甘露賦和風君子之政如是也或賦白雪賦陽春君子之情如是也或賦兩岐麥秀則漢循吏召致之嘉祥是稱於班史者也詩止此矣先生行至柳謁柳侯廟讀韓昌黎所著碑詞然後至洛

容。

遊笥雅集序

內宇陳公擅西粤才名其舉於鄉時年尚少爲文學嘗典吾閩禮經試事旋令平江令平江六年乃擢守武岡公政平易務在不擾又不爲期會簿書所苦每値風日之佳山川之勝交遊傾蓋之歡未嘗不托之歌咏寄之筆札肰亦自適而已不骫骫乎是而海內之慕公者無論顯晦遠近或離而合或異而同有唱必和有贈必荅連篇累牘公咸收之笥篋中行必携

以自隨明府樸軒劉先生者郡人也得從公蒨而問焉謂不可不類次爲編公許之編成而公以父喪去乃先生又攷平江民間之歌謠與夫去思之碑而武岡紀政詩亦綴于後以示桃陵子曰何以名是集桃陵子謂集中之詩若文葢公游宦時笥中所携而皆鍾于情者如里巷之歌謠豐碑之紀頌其情又皆出于正正者雅也而風在其中矣題曰遊笥雅集可乎先生曰可於是桃陵子爲之序序曰登高能賦大夫之事也稱詩諭志春秋之例也故蒸民崧高爲贈遺之篇緇衣鳲鳩爲頌美之什甘棠九罭爲繫思之咏而君奭留行子産論邑言出爲章義緣辤見文之不可已如此夫然出於里巷者情眞而辤質出於士大夫者情洽而辤文發諸情則感與爲深錄諸經則垂教爲永遐哉邈乎不可尚矣今觀是集於倡和可以知志於遺贈可以知情於歌謠可以知風於碑頌可以知政於序記可以覈事而考衷在公者見豈弟之

風在人者見秉彜之好而集於是乎備易曰鶴鳴在陰其子和之言氣同也氣同則聲同非公焉孰求而應之然聲不可強諧調未能盡合風旣異域思亦殊致則孟子所謂今樂猶古樂也亦取其情之正而已抑公志存宇內而宦跡所至惟粤海楚澤而越之禹穴吳之茂苑伊洛之土中齊魯之聖國秦晋之故都冀輿京邑巍巍明堂殆未之陟也今公挾風雅以遊而遊於是乎遠矣

倚玉小草序

予謝仕歸時而叔玄登第日也予髮種種矣而叔玄奉官歸成婚禮稱郎君焉然予則視叔玄珪璧金錫之資性如衛武耄期之季余不羡其成名之早而歎其成德之若素也顧叔玄執弟子禮益恭曰予父執也願其志同其聲同爰居爰處以遨以遊式張吟以舒懷式同咏以見意固不知其誰老而誰少也昔杜子美與嚴武父挺之友善後武與子美同朝子美罷

拾遺武出領節鎮子美窮而依焉其相倡和相贈荅篇什見諸集中予與叔玄宦不同時交已兩世乃里第之親勝於賓佐益自甲申之歲至今凡十六年其爲古風與近體若干首昔人謂以賤承貴如蒼蕪倚玉樹故集曰倚玉小艸詩無傷言無諛言誰歸諸德誼與情性焉非是者皆詩之所禁

高士輓詩序

高士輓詩者輓黄孔昭之詩也孔昭刻意尚行避不治傳士家業而於書無所不窺至詩則沉湎焉而超然獨悟又以書與畫爲三昧好古君子交稱之願與之友若不可得至以其人比黔婁詩比孟襄陽書比李北海畫比王右丞不必其似惟要其至世所稱爲高士者也往歲自閩海之吴越歷齊魯登泰山俯日觀轉轂梁宋登中岳盤桓於二室欲西遊華山不果

以余客吴自汝來會相與還過錢塘欲作經月遊徧閱湖山之觀而病作亟携至家月餘竟不起然亦少遂孔昭平生五岳之願矣是年孔昭六十有七猶未稱老而社中同聲咸相與爲詩以輓一倡之衆和之益傷其人之不作而嘆雅道之寂寥也乃其仲子伯羽哀而集之凡若干首以序屬余予惟詩之有輓則自古然矣惟曠觀達生者則死生若旦暮乃朋友姻戚則不忍其音容之永隔臨棺有悼發引有輓而

爲詩以寫其哀如薤露蒿里之歌雖行道之人亦皺
嘘泣下則詩之感人莫哀爲甚矣至道乎居之素則
終身縈思發潛德之幽則沒世誦諡斯不惟薤露蒿
里之爲感而孝子至撫卷而不忍讀又重而不忍遺
則伯羽斯集亦人倫之紀歟予與孔昭交在童冠之
年相信爲深善余型余趨之過予規予敗之有倡余
酬且予評之乃今無復孔昭矣此予所爲哀也孔昭
遨遊海內凡稱詩者皆知閩中有黃山人則哀孔昭

非獨在余又非獨社中之素交者聞孔昭卒將必有
因風而至題曰高士亦海內之同稱云

黃國藩詩經說序

孔子教小子學詩曰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
邇事父遠事君多識艸木鳥獸之名則古之學詩與
今異今之學詩者求通其義以試於有司而已然其
義未易通而業亦未易精也詩之義六曰賦曰比曰
興曰風曰雅曰頌其體殊故其義別賦者卽事而直
言之也比者類取於物而微言之也興者感於物而
引言之也風多婦人女子里巷之言雅頌則士大夫

朝廟之詩婦人女子之言近而婉士大夫之言遠而
正行役與軍旅同行異情美德與作訓同文異致蒸
嘗與禋祀同義異節明乎此者雖云舉業與詩之立
教亦不相背不明乎此則判兩途矣然讀詩之法與
讀書不同說詩之法與說書之法亦不同非不同也
其義殊也今人以讀書之法讀詩說書之法說詩至
於爲詩義厖雜如易書春秋禮經自以爲新奇脫落
於六義無所分別而有司好奇者又從而收之以標

於士林夫如是則興觀羣怨於何取而子臣之道皆無所感發以成其教而鳥獸艸木爲詩麗贅矣豈所以言詩哉本朝既表章朱子詩傳爲學者所肄業又命儒臣緝諸儒異同之說以爲全書用補集傳之未備則既詳且著矣學詩者能於集傳之外兼究全書而又以意逆志不爲鑿空之說以相求勝乃免僭妄之罪則說詩豈可易言哉黄國潘氏蓋業詩者沉潛於此有年其於六義既無不明而意之所及有足以發諸儒所未發者亦著其說於篇什間而直言微言引言於里巷朝廟亦皆如其詩旨而不殊焉可謂善說詩矣若徒曰訓詁帖括而加之以屬偶之辭斯爲濫觴而黄氏無之也黄氏以予嘗業詩而以序請故爲論說詩之大義如此云

松埜詩集序

詩自三百篇而下有楚騷騷爲大夫作也而其弟子宋玉景差相沿爲詞故稱詩者又祖騷矣襄陽孟浩然五言律詩爲專獨步又風騷之別致則楚之多詞人自古稱之矣乃楊子雲爲辭賦小道壯夫不爲又何耶蓋詩本性情而爲者也一不出于正而但爲艷辭怨曲以導淫增悲則亦不必爲矣若風騷之詞比物連類可以興起人倫而爲刺俗悼恨者豈可棄言小道哉松野集者張希孝裒其詩而以號標之者也希孝武剛詩人自爲傳士弟子時已學爲詩後遂放浪形骸外効孟浩然之爲人而其幽隱山林之詩往往似之蓋希孝所樂者在此則其詩亦宜出於正而不流於豔與怨斯可與言詩也已然孟詩比之異香奇羽不可多得豈亦生平不苟作或删定乃尒耶希孝詩累牘纍然爲世珍愛者必異香奇羽也奚多之爲又篇有如陳子昂吾愛鬼谷子之意其所負然也

𣅀今老矣隆慶初有詔徵天下隱逸之士州官以希孝應而就行省授以冠服稱徵士焉余爲岷王傅國中無事與希孝結社相唱酬而希孝之祖衍閩人登永樂進士由部郎出爲王傅姻連戚畹遂家武岡是希孝閩人而楚產也其鄉同其祖官同其稱詩之志又同故予爲之序令知孟詩之後又有若希孝者

燕南寓稿自序

余在燕南甞五年自號迂生有詩若干首雜文若干首合而題之曰燕南寓稿喟然曰甚矣迂生之迂也方治舉子業文宜時而爲古文而弗錄及仕宦宜時而志古道故弗達二者交相病而爲是迂也爲予謀者曰弗時弗錄宜廢古文仕弗達宜廢古道乃今猶濩落一官而存是稿非益病乎予應之曰余之在燕中也無有司之事而惟軍政之聽時際盛平是爲閒局士大夫非相好者不交而願交者不責予以背時之行又以暇得讀古人書爲吟咏著作之事非若應舉時必求合于主司而無所禁或者將以成迂生之迂乎然猶懼其終爲時病也則願避地於烟雲泉石之間賚是爲咲傲之具是集之意也

文昌君五魁星圖贊幷序

按搜神記載梓潼帝君靈蹟甚備郎文昌君而又有朱衣爲之佐以握文章之符五行志則以北斗第二星其旁兩星相比者爲魁星有神焉而如豪箕倒立斗旁蹺一足以承斗故字從鬼從斗蓋斗以酌四時則元氣運魁以司文明則人文著故學士家祀文昌君倂祀魁星也今觀此圖其乘而馳者在雲中郎文昌君其聚而立者在斗下郎魁星然魁星在天惟一耳而五者則以五經異藉而魁各司之也贈言怳惚敬爲之贊贊曰煥兮發兮神所援兮彪兮炳兮神所命兮鹿鳴興歌菁歌式燕臚句首傳大人虎變士林增輝邦家攸眞溫飽是懷顏則有覥神兮靈兮余祢余謹

惠明寺重刻護法論序

佛者西方之大聖人也列子謂孔子有是言矣當時佛未入中國而孔子果有是言豈以神交歟然佛氏之法其在西方西方之人宗之及旣入中國之後乃盛講於梁武之世則皆佛氏灰燼之餘光矣厥後武盛武衰蓋無常焉然不能終廢亦不能使中國盡習其教如西方則中國有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精一之心傳而行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之懿典四民恒業戢惡攸存譬如生人之賴穀粟布帛以濟饑寒而不可一朝缺者蓋常道也而佛氏之教直指心見性寂然一歸於無譬之苦茗列泉可以淘滌一切溷穢以通靈入聖而輪廻地獄之說則用以儆懼下愚頑凶之徒是亦有助吾禮樂刑政之所不及斯季世之所取資也若桀以出世之法語居室之民而欲其去父母妻子而舍四民之業則中國固不能盡從此韓退之歐陽永叔之所力排而又不免無盡居士

張商英之所力辯也釋氏之徒則謂無盡居士有功於佛矣而居士又傷學釋氏者之背其師登其不能堪苦茗冽泉而思穀粟布帛之溫飽耶斯無足惟者惟并獸穀粟布帛與苦茗冽泉而盡去之爲法外邪道地獄果有斯人將安逃乎是不惟釋氏傷之而吾儒亦傷之居士故業儒而位相國依皈于佛宜又傷之甚也惠明僧取護法論重刻之寺中問序於予余觀是書已有學士金華宋公題詞矣予又何言余惟

惠明僧有感於護法論之意而欲廣其傳亦有功於無盡居士故爲之序

重修歐陽書室九日宴集分韵詩序

清源山東麓崆硐上出處爲唐國子四門助教歐陽行周先生藏修書室蓋當日之所選勝也先生讀書洞究蘊奧摛詞勉復切理故能發軔觀察之門揚鑣賢關之地幸相授知而同榜推譽如記載所云也矧文憲開先于七閩誰非後學孝慈見信于同袍何惑異議先生誠不負此山矣人代既遠室宇久墟不有後賢孰光先哲邵毅將軍先生之晉孫臬司憲副邵

毅之冢子後先修葺載新載完棲神在舍左右圖書之娛存宿客有軒朝暮煙霞之共適旹維九月節届重陽邀我同儕共落斯室飛觴交酌分韵賦詩爲山輿仰止之懷同臭切如蘭之義詩別一方併系姓字

楊氏家乘序

楊起伯將軍今所稱儒將也有杜征南之風預註左氏傳猶之春秋也起伯敘次楊氏之世作譜牒則爲楊氏家乘云譜成以序屬陋巷生曰洪麗生二歲失怙賴寡母有今日方兒時不知楊之所自來與祿之所由授既長見祖券過建安拜先世甲胄之藏問其世於宗老及今十餘年始作是譜非敢緩也王事馳驅未之遑也先生其惠一言余受而閱焉既閱而嘆焉曰孝哉起伯今之縉紳遭時顯仕享厚祿爲子孫封則多買負郭田廣營第宅手執會計之事耳至本源木本忽然不問其於祊從再從以及族黨視猶路人而安及譜牒哉今起伯且治兵波濤惟先世是念其言曰吾之身與族人之身皆吾先祖一宗之傳也自祖先視之千百派之分猶一宗千百世之傳皆一氣也是在吾譜矣又吾爲世祿之家猶周世祿之大夫有宗法焉大夫爲宗子族之人皆宗子統之雖

千百世不得而亂也是在吾譜矣乃余按譜而知起伯之始祖曰朝先公者爲鳳陽人當高皇帝龍興時提一劍從大將軍徐達征伐所至克敵戰功永平其子福以父功紀錄後先凡數百戰累功萬戶歷官至福建行都司都指揮僉事戰功交阯福子某世襲建寧衛指揮使調泉州衛自朝元公至今歷十一世朝元而上在鳳陽者無考矣予則以楊氏之啟祐於後光顯於前者不可不立傳以昭示來裔蓋朝元父子首戰陣功所謂死封疆之臣也於楊爲烈祖起伯寡母郭太君恐先育孤以續如綫之緒克光前烈是稱建侯自太君矣於楊爲貞母啟伯慈訓將東登武第繼纘稱之將開府大中丞肆靖海閫是文武之將也於楊爲開孫是可以觀楊氏之譜矣起伯爲慮之遠爲教之弘楊氏世世子孫其尚繹思哉

青隽顏氏族譜序

盖廷槼至青隽而後知青隽爲長官公之世嫡云顏氏自唐末五季時居梟郡之歸惠曰洎公者不知何自來也洎公生仁郁仁賢仁貴兄弟三人仁郁公爲趙惠場長沒而趙惠人祀之宋乾道嘉祐間封惠應侯加封孚佑王盖神明之也廟在故里石碏仁賢公爲安溪簿仁貴公爲晉江丞仁郁公官趙惠而仁賢仁貴居永春仁賢之後遷安溪之烏塗絕無往來者

仁貴之後今在上場則廷槼其派下諸孫也長官之後不知何時遷永春又不知何時遷漳之青焦萬曆乙巳秋予至青隽則青隽之宗老子弟有衣冠者咸集出所藏譜序自永春始遷青隽者爲長官公六世孫諱僊字惟寔與端明學士蔡公襄友善蔡公守泉州以公經術行誼薦爲州教授蔡公還朝即退而卜居於青隽海濱之士皆從而授業焉而子孫世守其詩書禮義之教數世後登進士及特奏名曰斂德曰斂道及曰質者後先相望而亦有以武舉爲都統者盖鬱然與貞嶠尚書之族相比肩乃吾永春譜記長官公八世孫曰質者登進士不言爲青隽人顏斂道爲惠化令有祭長官文見德化誌但言爲漳人而不知爲青隽人也其早歲嘗從先曲周府君至石碏拜長官公墓瞻依廟守求長官子孫惟廟前農家三五人問其父祖而上滋然不知爲之悵恨而不知遠在青隽也廷槼嘗修家譜以小宗法維系族人以仁郁

爲洎公嫡子爲繼洎公之宗仁郁之子孫宗之仁賢仁貴不得爲宗而自爲禰其爲仁賢之子繼仁賢爲宗仁貴之子繼仁貴爲宗所謂繼別而爲宗者也青隽之子孫可二千餘指與上場等惟不知烏塗若干人耳夫江出岷山漢出嶓冢迤邐而上無有不至爲子孫者存仁義之心而敦孝慈之行奚有親疏奚有遠近萬古此岷嶓萬古此江漢矣

叢桂堂全集卷之三目錄

傳

碑記

贊

叢桂堂全集卷之三

閩永春顏廷榘範卿甫 著

同郡後學孫胤祺天開甫校

孫光撰孝叔 甫

曾孫胤鍊劭筆甫 仝梓

石渠先生傳

石渠先生姓吳氏諱璧字周臣莆陽人家黃石之壽鄉初號石臞以貌言後曰石渠以儒自命也先生性

高潔好讀書又喜吟咏家貧無書常借書讀又强記故胸中富人謂之書簏其時舉業之文尚靡不根先生獨沉鬱言言求理人皆笑之曰之生也為文乃爾耶試復不利嘆無知己者一日郡守周公試文甚稱賞欲置第一見其年長竟棄之先生抱憾謂其不識己矣既識而棄於吾道窮矣然志尚未衰嘗大比猶持卷同後生扣王司門庶幾一遇竟落落布衣終然當時稱詩必曰石渠先生於近體五七言頃可十數首長篇至百韵不休其體裁類歐蘇而風韵則孟東野也家貧常遊學代耕然人皆謂先生狂余自弱冠授經於先生先生恂恂顏禮衣冠不正不登講席有問必拱立以荅無隱說書不用講語只以三兩字點本文每盡一章則雜言古今事令聽者亹亹經守朱氏傳人所忽處先生必研求其旨故說詩比之匡衡解頤云教人看文字必先令自點竄然後定其衡故學者因之長識至於作詩之法未嘗語門弟子以非

所習也先君判連州時先生常寓書云蜉堂讀書於登第二字想見執事而嘆連人有父母也循良寔政當道見知願益堅初服以永終譽範卿所業今長一格近可取科第遠可稱文章家乃先君在聲之在連者至今有聞顧余則兩愧之也鎮江太守黃公華先生友人也拓聘先生之京口與所選士數十人講業甘露寺公亦往督之一時士喜得師而嘆作人之功於守其事與王介甫令鄞時請杜醇事正相類此亦

先生之一時也先生喜菊在余舘下種菊数品值先君謝事帰菊有花先生作啓招看花諸君子爲先君壽而先君遇節又相拉泛舟溪上流觴花紫山登魁星巖眺望與王君邦翰鄭君爾寅皆賦詩紀興而先生爲之序用王逸少答謝太傅書言桑榆之年必藉絲竹陶寫不令兒輩覺之語意殊曠逵臘月又與余及方生則章尋梅過溪橋賦咏踏月而還依稀浴沂之事乙亥余讀書蓬山先生當暑自莆來宿友人潘

献卿家晨興當衎痰作昏迷不省余趍視則見先生面赤氣從口出目猶未瞑舁至卿祉中入夜乃絕哭而殯之乃具朝夕奠木美則先生所貽者因謀請同業生欲相地葬先生其子爾寶至曰必首丘哭而送之又數年倭擾閩南莆中尤虐余時自南雍帰與于莆城問爾寶死於疫其妾携一男一女來見俱幼云寄食於柳氏姑家面有菜色予旅途亦窮分所食賙之以濟目前余帰其冬莆城陷是子女不知存亡亂定後先生之族子曰士樂者寄聲云先生無後矣其柩猶在荒墟時予卿閭亦棘荆先君之喪在郡城未克帰余近哀吾父遠哀吾師因共嘆當時其子不念首丘桃源猶有一杯土今不知從子姪能埋之乎未可知其遺稿亦散落不收僅采輯一二耳顧先生歿今五十餘年而予亦耄先生之志行不傳是余罪也謹即余所知者序次爲傳使百氏亦知莆有如先生者顏生曰士有高論千古與俗異趣如先生者今之

所謂顛者之所謂狂乎其遇不遇時也先生何嘆焉若韓退之傷醉卿之徒不遇謂回之操瓢與簞參之歌聲若出金石皆樂孔子之道乃醉卿之徒不得孔子爲依帰故但托之酒以自放亦傷之也先生不遇於彼又不遇於此其可悲也夫其可悲也夫

歐陽觀察八山公傳

觀察歐公名模字宏甫泉之南安人世居東田其初居八都豐入山不忘故山也泉舊姓無著歐陽氏在唐有歐陽詹官國子四門助教建炎至曾祖夏祖鎬皆不仕有厚貲足稱素封鎬生贈總兵昭毅將軍深深生公公八九歲即能爲制舉之文嘉靖戊午舉於鄉己未成進士初令霍丘調上津遷父喪起補肥鄉入爲都察院都事敞戶部員外郎監楚兌遷爲郎中

掌司事出守寶慶遷廣西按察副使罷歸時年五十蓋公爲詹世裔詹貞元間與韓愈李觀崔羣諸賢同榜時賀得人稱龍虎榜閩人始知科第之榮其年於京師也愈作哀辭謂其文切深喜往復事父母孝父母不以詹遠離爲憂而願得榮仕爲樂而竟齎志以歿盍傷之也寥寥七百年乃有深深偶儻士也由鄉校補大學生而豪於爲義所交游盡一時名人嘗散萬金不顧曰吾欲效張子房卜式之爲人獨守阿堵

間物何爲哉嘉靖末閩南連歲患倭海濱民因亂從賊初爲求活後鷙驁者各竪幟立營仍與倭爲徒時深從浙中歸則曰是可任黠黎盡變爲賊乎願一掃清之一論撫之然非吾書生事乃納粟助邊授泉備指揮會倭陷城以强弩射卻之所募兵皆嘗受廛者無不効死力追賊俘馘功多中丞開府游公聞而禮聘之受以兵符曰招討之事是在將軍時倭復大至而蟻附之徒數十萬連營數十里誓師一出連破數砦

梟其渠魁以殉而以順逆禍福論其從亂者皆稽首聽謂歐陽公生我也於是爲農者歸農有勇力者從軍而流離之民得還故里者無不感泣曰非歐陽公此荒蕪荆棘何由得歸剪乎開府上其功歷行都司指揮戍守泉漳未幾倭陷莆城檄令領兵駐瀨溪進次東嶠距其南下還李報流倭至即單騎從數銳士出遇賊彼衆我寡力戰死之然手猶刃二倭事聞上特哀恤賜欶祠祭贈官加二等予世指揮僉事時公

在上津訃至斧歸而恒典亦適至公五內崩裂而荷
國恩如山之重矣公登第日昭毅已握兵符嘗書劉
長卿家散萬金酬死士身留一劍報君恩之句以自
見謂公曰汝父義不顧私汝幸得一第可負所學乎
故公治霍丘一稟嚴訓廿清苦睞民如子以節愛稱
乃督離使者承權相意有望於公公若弗聞也坐是
得簡調曰臣才宜簡調得上津分也其治肥鄉視上
津爲煩公亦以簡御之不易其素監楚兌所立規條

皆可爲後人法守實慶以郡僻則卧治之惟加意作
人如福太守車公大任趙按閩中劉公應龍皆公所
識拔士其備兵椒林凝定持憲體不肯察爲名然巳
爲忌者所目攝遂罷歸日惟與故人杯酒爲歡初不
作詩後與郡中諸老結社亦探韵爲之盡興然篇
不多也盍優游林下者幾三十季享季七十三歲公
篤於人倫視宗族郡從如親兄弟鄉隣待擧火者數
十家一體昭毅公意乃子聞公禮闈放榜日有權相

私人啗公以臚傳上第不應曰總之爲進士何崇界
也人高其識而蔡景明監武昌時江陵張相公作室
瀟泉內外道皆有公私餽有事于楚者亦有餽公不
行餽而景明在外道亦不餽則公於義命之際揆之
審矣予獲交於昭毅公與四門先生異代同聲故尚
論其世爲公傳而予弟之名文與應襲之世胄則具
諸名公誌銘中贊曰陋巷生嘗登歐陽行周讀書室
愛其巖石幽奇徘徊者久之爲之擎石賦咏猶想見

其人也然不有宏甫父子亦寂寞空山耳衛之左昭
毅公祠在焉睹其遺像肅然有忠義之氣讀贈官誥
則見本朝恤死事之典而孝子之感激遠慕見昭毅
於九泉者亦在此溫陵文獻吾徵於歐陽氏矣豈虛
也哉

貞烈婦欒氏傳

顏生讀易至從一而終之義則嘆曰婦人所天惡有二哉然孰不願與君子偕老顧有不然者或始睽末幾而遽殉以死則有不可解者蓋其情苦自有不以盛衰改心不以存亡易烈婦殉夫不獨在終矣余予過清溪則聞來蘋里中有儒生許志超妻欒氏者貞烈婦也欒氏名坤隨其諸父兄皆博士弟子而坤隨幼聰慧聽諸父兄誦讀則喜若有悟者閑內則習女

紅年十九歸志超事舅姑如父母視娣姒如嫂諸姑如娣姒閨門宜之志超每讀書至夜分必紡織以待且勸之曰丈夫志在四方非師友無以成學門以內非肄業處也志超乃鼓篋入郡尋師刻意力學因而就試為有司所識拔然未遂彝象忽而疾作父促之歸然疾轉劇藥乃焚香祝天祈以身代竟不起欒志超別家時婚僅兩月距卒未半歲也欒撫尸哭仆地絕而復甦既殯晝夜坐臥柩側誓以死殉欒不食者

數日姑憐而慰之曰兒死命也婦死何為且強之食婦曰男女室家為似續也夫沒無後生欲何為數尺練以了吾事耳而諸姑娣姒則解之曰寧鄉僻壤即死為烈誰則知之答曰吾死以畢吾事安取名然爽有禮死有期所為少須臾未死者以上朝夕奠也於是強飲漿稍存微息及將徹帷則盡出簪珥與諸姑娣姒別諸姑娣姒咸泣下不能視婦曰勿吾傷吾心安則吾目瞑吾魂已在夫傍矣晨起櫛沐易衰服吉首

拜天地父祖宗乃辭舅姑伯叔諸親屬舅姑伯叔諸親屬皆不勝悲掩泣強而前各成禮婦跪謂舅姑曰婦死則得見夫地下舅姑老矣惟願節哀加餐勿為婦念顧謂夫弟曰汝兄沒父母所望者叔也宜努力學業以就汝兄未就之志汝兄不沒矣又謂姑曰婦妹未字季叔未聘因親重結為姑季婦煩亦不沒語畢即請夫柩以手擊几曰可早相待闔門取練自經氣絕矣自巳至亥就殮面猶如生諸親屬隣里咸集

無不嗟悼揮涕益其時志超年二十三而婦方二十
烈矣烈矣而從容中禮略無慘惻之意視死如歸里
中父老以其事聞之縣轉聞於府司而直指使奉
詔書詢訪節孝得桀坤隨貞烈事遂奏聞上特表其
門贊曰女子以身從夫猶臣子以身從君故烈婦知
有夫夫死矣何歸乎故赴壑如家投火如甘者有之
若桀坤隨其斯人之儔歟而士君子乃有狗不義而
偷其私者視此不有靦顏乎婦未死前有虹飲于庭

或以爲詐家瑞此非所以重烈婦也

武安王廟碑

國朝祀典蠡酌先代舊制於季秋霜降日式祀六纛
以武成王主其祀又祀漢壽亭侯關公雲長於教場
爲三軍司命之神而廟額封爵仍宋大中祥符間所
稱義勇武安王云獨保定教場無武安王廟而私刱
民間乃予奉命總理茲鎮則見將領騎士征戍出入
往往禱於民間之廟而市㕓喧嘩實無以荅靈貺而
肅神威乃就東教場立武安王廟如制諏日相地鳩

工搆材以陶以埴前爲廟後爲寢翼以廊廡周以絫
垣廟中塑公像及諸將介冑刀戟煌如森如工凡五
閱月成成之日樹牙旗鳴金鼓陳俎豆奠尊斝集文
武吏而落之而在伍之將士凜然如大元帥在上而
左右指麾之也於是伐石紀作廟之由豎之廟下某
曰古者治兵振旅必告於始作軍法之人詩所謂是
類是禡者是也保定爲畿輔重鎮凡有甲士若干人
馬若干匹車若干輛將領若干員春秋兩防舊之以

闔司領之以遊擊統之以大都督而又以憲臣總理之卿執重臣開府節度之其理於明者至備矣顧武安王特以祈禳祀於閫閫將領出入禱告無所理於幽者得無缺與今教場之東巍然新宮雲日掩映固宜其神之陟降而有事於軍旅者觀王威靈而作其勇敢忠義之氣此廟之所爲立也若夫王之大節著之史傳而威神照赫則見之搜神記今俱不述述其係於保鎮者云爾又以王久於楚習聞楚聲弁作送

迎神曲三章俾祀之日歌焉其詞曰赫赫兮神靈神之遊兮帝廷電爲旗兮霓爲旌掃欃槍兮持天衡天九重兮路冥冥焚椒桂兮薰以升 右迎神 辭天門兮下雲衢馳風馬兮來須臾撫長劍兮撫陸離依貝闕兮以高居注黃流兮奠玉斝飲且食兮樂以胥 右降神 神將逝兮夷猶風蕭蕭兮旌旗愁命靈媽兮致告歲穰穰兮有秋烽不舉兮塵不流士超距兮馬龍遊乘六螭兮往來頻悵望兮雲頭

蒲城令胡侯德政碑 代

蒲城隸華州編戶五十四里在陝爲鉅邑稱難治隆慶辛未蜀井研胡侯以名進士宰茲邑下車即召父老諭之曰爾蒲非古雍州地乎厥土肥饒號爲陸海何爲逋積土厚水深民生重質何爲訟囂毋亦吏拂爾百姓欲澤弗下究歟抑下有所壅而情弗通也其咎安在令爾父母也爾有疾苦不以告父母何從而知之父老曰侯問及此是百姓之福也夫謂蒲逋積

者非逋也田弗均而賦重也訟囂者非囂也風弗悖而民悍也咎在百姓用貽父母憂耳侯憮然曰民昔民也無弗良地昔地也無弗善返樸還淳是誠在令于是下令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學校者禮教之所自出也士不幸教則民無觀訓迪而約束之惟師將督而振作之惟令乃取卧碑條約與博士弟子共守焉又於朔望集諸鄉民講聖諭五事兼以藍田鄉約使知五典之重與四民之業遇農作雖公務倥偬亦

循行勸相視地高下疏畝澮爲民利其有訟在庭者
反覆詳鞫必得情無憾然後安其一切可以理諭而
情遣者聽民自解息不息而後論斷親按籍履畝均
則民田雖勢家權門不爲撓務令糧有所歸賦不偏
重徭箇戶均役與賦平徵督有期出入有準官無加
耗羨歸於公而民間有豪猾名爲馬戶而坐食公帑
者侯廉知而盡革之又行保甲法俾相守望四境以
安其守官則自常祿外一無所與居常食飲一瓢一

盂澹如也在蒲四載政通教洽召拜某官蓋今天子
履祚之三季也去之日蒲民老稚扶携郊送若孺子
之舍慈母依依而不忍遠其明季予自汴被命移撫
京西過家展墓而蒲之耆民凡若干人詣予請紀侯
德政且曰蒲令之賢者自漢以來列於邑乘僅僅數
人而今則惟胡侯實繼前軌其惠愛在民於今尚新
尤所不能忘者然非刻石則不足示永願乞一言予
時以簡書嚴未暇執筆既至京西又一季乃次其事
而繫之詩侯名某字某某榜進士方隃華要云其詩
曰大華之東州以華名蒲爲屬邑言言其城惟彼蒲
城號爲鉅邑地沃以饒民直而質是爲化基古公之
遺去古既遠其風日頹誰其挽者有蜀胡令視今猶
昔布以仁政其政伊何始于庠序載色載咲禮教有
常不獨于士民咸有教式遵聖訓上行下傚其訟無
嚚惟聽之平其賦無逋惟均之成官無私斂徭無偏
役濬流導利循行阡陌害無不鋤利無不興古之循

吏不爲名邀於惟胡侯魯休鄭僑當日之澤如稱得
雨去後之思如子於母猶屬于裏匪日侯私我爲之
述以示慈惠千載不磨有貞惟石邑人尸祝歌此侑
食

新作永春學尊經閣記

永春縣學宮舊無尊經閣作尊經閣今令范侯也侯由明經高第典教分宜用廵按監察御史荐擢令永春治尚經術敦行教化毎臨學輙言孔子刪述六經爲萬世立教尊經尊孔子之教也乃邑儉不作經閣責在令令今作之審度惟先師廟後地宜乃教諭胡先生宅在焉先生曰淸廟於穆不可以居室近徙宅作尊經閣實宜宜在公乃捐俸以倡而諸生之父兄

亦翕然應之乃建閣高三丈二尺廣六丈有竒奕然煥然耋經始於丁未冬十一月十一日明年秋七月告成侯與二博士暨鄉紳黃耆燕而落之諸生咸集是謂斯千載勝事不可無記屬陋巷生廷渠載筆頌生耋矣惡能文惟昔伏氏没齒傳經生經耋也耆闡其義矣夫在天有五德之星在人有五常之性其道寓諸六經堯舜禹湯文武之爲君周公之爲相孔子之爲師皆在乎此故學者宗之宗之故尊之乃言曰庸言行曰庸行若異言異行則視如魑魅魍魎故子思作中庸述仲尼之言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吾弗爲之矣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夫弗已尊經也弗爲亦尊經也弗爲而爲經始亂弗已而已經始荒是之謂弗尊弗尊生於弗畏魯論則嚴弗畏之戒曰君子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夫道原于天六經皆言天道其人大人其言聖人之言也推不畏故至狎大人侮聖言若今儒門而談佛老藉經術而

媒利祿者謂之狎與侮非乎夫佛老判爲一途無足恠若儒談之則舛矣富貴以道德不去以經術媒之可恥矣嗟嗟何可言哉諸生則曰今制取士以文士習經爲辭章耳辭章可廢乎曰烏乎可湛甘泉先生有合二業爲一之說如以經術爲文辭以道物身而施於國家天下亦遵制也侯意不在是乎是役李叔玄學憲爲侯經畫拓地既成兒書于閣大學士李九我公自京發書助金曰予弟廷桂嘗執經校中也公

以經學名于世造士其盛心即以生言告亦必曰然予在燕既賦皇皇聖經詩六章其李章以頌侯又因諸生之請作是記勒石侯名時化字遇卿號景麓東粤儋人

遊完縣西山記

予初投散大寧閫幕也在保州云而郡治西九十里爲完漢高帝所稱壯哉縣者是也其山盤薄秀聳爲太行之一支予謫居無事每出郭望則躍然喜乃去冬代完令視事至則見鄉先生李君元願康君世耀田君時芳問其風土山川而三先生則極道西山之勝予於公牘署押外一無所事一日單車出城西行十餘里一澗西來伏流復出其源蓋發自西山云過

此爲陳侯村陳侯村者曲逆侯陳平也而墓在村中故以名村予徘徊久之嗟乎有佐漢功而墓爲墟爲之噓唏又行里許至黃花寺而康先生別業在焉布席待予李先生亦至田先生不來以酒殽至乃共啜茗命酒康先生云昔未第時嘗讀書寺中與僧有方外緣其重脩碑則其手製也因起共讀之喜其能言理亂廢興之際與風俗教化之由而不專言釋氏也罷酒出又越澗行數里至流九水流九水者九曲流

也西爲老君堂其東石蠖巖然古栢一株盤簪石上
如葢乃数百秊植也孫中丞公刻詩覆亭焉沿流皆
柿樹春淺綠猶未敷李君乃命童子酌酒立傳作流
觴勢亦自可樂又越阪里許覩五雲泉泉五竅沸出
如龍吟常氤氳作雲氣故云五雲泉坎盈溢出勢急
上行轉而東注田可溉萬畝泉上爲龍神祠前代遊
人刻石憾鄺道元水經所未載云復行數百步入村
落中谷邃處爲龍泉寺山四壁立泉出山中旱則龍

起而雨其精舍有翠竹数竿題曰水竹居僧曰昇者
棄儒學佛居焉庭宇脩淨予悅之有二青衿士益山
居者亦爲予携榼至相與共酌李先生指壁間謂予
曰素壁若將待公者予遂作七言句書兩壁間二先
生亦次第和予併書之畢各盡觴佛燈燭地西南望
梵王太子宫在諸天之外已昏黑不可至矣乃令呼
村舍火前導中途見月色從海中升若迓予者相將
而歸乃二先生曁二生則就水竹居宿焉

世德堂記

嘉靖丙寅春族子熺搆堂于祖祠之右名之曰世德
堂請書其額予曰賢哉熺也不忘其祖矣垂三十餘
秊其子萈嘉謂非述不傳請予爲記予曰賢哉嘉也
不忘其父矣予謂家之所稱世者非謂必有土如五
等之諸矦必有德焉爲土之基不然雖千乘之國猶
傳舍耳於世安在乃太史公作史記列孔子於世家
如齊魯秦晉之君夫孔子何嘗有土哉亦以諸矦之

國非仁義不存而孔子固仁義之宗也德誠重於土
矣是所謂孔子世家也然遷傳貨殖則言素封之家
足當小國之諸矦甚歆艷之豈不以貲豊者可以資
仁義仁義而無貲此原憲之所以懸鶉而窮守而子
貢之所以結駟而遊於諸矦之門君子傷之也然素
封之家而非仁義家之不守與失國同是仁義又國
家之所視爲存亡可不慎哉可不慎哉吾家自長官
公長歸德能以仁義槩歸德之人心至今血食焉今

傳二十餘世而子孫之發身為國家楨者代亦不乏至若隱處草萊不爵而榮者非所稱素封乎予則見爾曾祖以澹泊勤儉肇其源爾祖以忠信長厚衍其流爾父以好禮樂義揚其芳其潛德之不可見者固非予言之所能盡述其事蹟之在于家則有翕然之宗祠在于鄉則有裒然之義冢在于邑則城垣翬然學宮肅然或首率其孝思或獨營其仁壤或効勤董其役而成其功則皆勒之于碑載之家乘悉非爾曾

祖爾祖爾父之遺蹟乎然予則謂舉事建功非素封之家不能集非素德之家不肯為集人所不能集為人所不肯為此德之所以日積而福之所以日臻也然君子惡有望福之心哉福不期至而自至此所謂天道也今爾念爾曾祖爾祖爾父之世德而益懋厥脩以源長官公之遺烈他日當以縫掖之士為世儒丈夫是在嘉乎若但云素封之家而詡世焉則予不謂世矣嘉其勉乎哉

重建惠明寺記

惠明寺去縣西南二里許始創於唐大中中再興於宋祥符中初名臨水以溪環繞名也祥符中更名惠明紹興丁丑有蜀苦行僧惟燦來復新之邑令黃公璹為之記迨元季寺災而寺田七百餘畝以浮糧為累散入里中戶至我朝弘治間僧清鏁晉江人自月臺祝髮居毘藍有才辦縣檄護僧會司篆以田歸寺為里中甲乃募緣重建居諸門徒蓋正德丙寅歲也

至嘉靖庚申島夷為虐寺仍燬僧廣德者清鏁四傳弟子亦其本宗人為寺住持乃於甲子之歲作佛殿越明年作佛堂佛像莊嚴悉新塑貲牢出於募其工聮清鏁時為倍夫有司作學舍祀先聖族士作家祠奉先祖尚困於經營而中輟者甚至鞠為蔬圃而不顧廣德擇子也乃能於兵燹之後不憚辛勤復新斯宇其聮誦先聖之書而守先人之禮者又何如廣德予與為方外交淡梵典頗知音韵所為猶有可觀者

念浩劫重造以復厥初不可無記就予而問予曰爾知法地有初知無初乎爾知有劫知無劫乎知有無初劫之因是謂惠明惠順也明照也惠順明照狩法地與身無壞是亦釋氏之説也廣德曰諾書之爲記鑴諸石

重脩普濟院記

去縣治三十里而遥有鄉曰蓬壺其山曰蓬山山之中嶺紆廻林木蓊薈其夷處則宋元時釋子居之曰普濟禪院已幾刧矣我明成化壬辰有文峰師者乃自靈源山杖錫來游就荒基募緣拓新之祝聖有殿栖禪有室香積有厨放生有池望遠有亭闢逕引泉種竹蒔花最稱幽勝歲遠木蠹瓦墮即葺復壞是歲之春僧澄惠復脩之視昔益完院旁有田五畝餘則

文峰弟子曰欽胄者所墾闢至澄惠復治之以資齋供初無官税隆慶六季既履畝登籍糧分衆里租仍飯僧先嘉靖乙卯予嘗借一榻與諸同志講業於澄惠有夙契去而游四方者逾三十季茲謝歸田里澄惠過扣吾廬以記相屬予不得辭予聞文峰師脩雜庠行不視髮道成徃尤溪建文山涅槃以化留弟子住蓬山其所塑像則去時影也文峰善作畫然喜寫西方諸佛及古木乔藤寒泉附石以記其不生滅之

意蓋釋氏所謂遊戲三昧而澄惠者則老而彌湛嚴夫澄惠釋弟子也猶然能衍其傳矧吾儕乎因爲之記以告昔之同遊者

安溪縣城南門子城記

安溪縣城南薄溪縣門直城南門無重闉城中氣不完聚居民以爲病太和廖侯治縣之明年則召工伐石造子城如拱半璧西闢一門以迎清溪之秀工訖日侯登臺四望曰壯哉龍津以爲池鳳麓峯其氣將萬斯年其永昌以固乎既又撫其民曰予秩滿將遷去此猶寄耳顧予視爾城郭猶吾家垣也吾情所繫能無念乎非獨久之乃邑之人則亦頌厚德惟恐一

日遽以去則欲因斯役紀事問記於予予時適來爲侯客樂覩厥成乃載筆而稱詩見侯志焉蓋昔仲山甫城齊王命也而賦蒸民之詩則曰仲山甫永懷山甫奚懷懷君也王臣在外故也侯是役有深念焉奚念念民也爲民司牧之情也君與民一體忠與愛一道也歌蒸民以頌侯可也侯名同春江西鄉進士其治寬猛並用善良者蒙福凶頑者有神明之稱習伏

云

黃氏二難紀事

黃遺秀者黃氏之孤也其母李爲予表侄女母没將二期矣泣漣漣然哀絰謁予而言曰遺秀父蚤夭父側室于也大父没而父在母腹者方五月及期而生父母時季二十四憔然孀居爲父孤也父殁而秀在母腹者方二月及期而生秀母時季十六焦然孀居爲秀孤也秀季十二而許母殁二十一而母殁許母之得從大父地下無憾也母之得從父地下無憾

也秀之不及終養二母也秀其能無憾乎秀以許母之守與母之守皆人情所難何也許母爲大父側室大父没而母少父没則致適矣其誰恤之乃許母不嫁幸苦萬狀於是有父之身假令委而棄之父爲溝中瘠矣是許母之難也母以二八之年歸父假令烈然不顧腹中兒從父以没無秀矣或不念百六十日之情而爲他家婦亦無秀矣乃母不嫁幸苦萬狀亦是有秀之身是母之難也念二母之難蓋不獨蓼莪白華之爲感矣予聞之惻然以傷慨然以歎曰誠哉二母之難也其在剝復之時乎夫李梅之實熟而墜地以爲遂絶矣𤔡其核中生意復萌則既剝而復之理也人亦如是然人情當剝而不摧折者鮮既復而能堅其持忍者又鮮今二母處剝而幸苦萬狀在他人見之猶潸然以涕而況秀所遺之身哉抑孝子之孝非思之徒惟志之樹而身之爱樹其志以有爲也爱其身以有待也今秀進不能爲國名賢退亦當爲

鄉善士俾鄉閭之許曰黃氏子爲父遺體而能不墜其先揚顯二母之賢也如是是之謂孝子是之謂慈孫是之謂名稱其情於是遺秀請書以自勗

謝氏節孝紀事

予聞郡中著姓謝氏有母之節與孫之孝皆世所難者爲之擊節云葢謝氏先世有爲潮郡守曰光者治郡稱良二千石三傳而至瞕者少秀穎補郡博士弟子先娶生二子繼宗朝宗而妻亡繼娶蔡生一女。而瞕亡蔡蔡嫁時季十七及夫亡時二十三少也蔡曰婦人義無再醮殉夫地下吾事畢矣顧夫有前妻子足以承祧又皆幼稚吾死孤子無母矣矢志靡他不

憚艱危撫之如所生而繼宗能讀父書成一經業亦補邑弟子既娶有孫九思矣蔡方有喜客曰吾夫有子能嗣業且有孫可以瞑目矣無何繼宗婦亡越季繼宗亡蓋九思四歲喪母五歲喪父蔡哀苦甚於夫喪時曰孫未離襁褓煢煢誰依其依未亡人乎且謝氏宗祧所屬也不憚艱危撫之如所生之子之孫九思亦能讀父書補郡弟子既娶有曾孫吉卿台卿矣蔡又有喜客曰吾夫有孫能嗣業且有曾孫吾夫與

子皆可瞑目矣乃九思則曰生我父者祖父母育我父者蔡也使無蔡吾父何以有我我何以有今日是蔡即吾母何言祖母又何言繼也竭力以養惟志是求晨昏定省如母育孫時病則迎醫病亟則必禱乞以身代而幸瘳也有姑當家即蔡所生者九思幼時叔已折箸則告祖母以所分產治奩資一不問其叔父蔡甚異而從之蔡後竟以壽終葢卒季六十有七而孀居者幾五十季貞潔之操如一日卒之時九思

哭踊如不欲生捧其所持器則泣下忌日猶作小兒啼涕從心出聞者爲傷及奉蔡與祖父母父母合塟會當改築以身先諸役雖暴雨淋注不去又念祖父與父音容不可見而思其平生所行與言既得蔡所述又詢諸宗鄙姻戚及諸嘗交游者于故篋單紙隻字無不畢録以此彷彿其志意其用心之勤如此九思治博士業有聲鄉校然屢困場屋而其二子皆成進士吉卿高等而仕不偶官止縣令益讀書立言爲

不朽之業而台卿由大理寺正出守韶州今爲按察副使遷苑馬卿封父如其官今季八十有七而猶康強未艾吉卿嘗與予言父當姑將嫁時病痞其蔡則日夜但視父顧其嫂李氏曰吾所不死爲謝氏宗祧耳今九思且病吾不暇顧女矣凡女針縷奩飾汝其代予視由此觀之則封君之于蔡病乞身代死亦有感而然朕封君儒者即無所感其孝亦本自誠若蔡婦党也豈嘗學問要亦性與道合耳顧世之爲人婦

者或有子而猶割愛他適爲人孫者惟卽其妻孥至於乖白在堂邈然視如途中之變則謝氏之母之節與若孫之孝不可以不紀

贊

朱文公先生畫像贊

先生之生實爲斯道道則悠悠天則浩浩既畀其授亦跡其形斗降文昌而痣七星形旣爾殊出自不虛近接濂洛遠追泗洙泰山何高萬縷何細以是擬公未見其際公於斯道何所不宜無細不大無高不界於古有云作聖述明以傳翼經斯亦可稱公於出處而初何意進思盡言退以明志述作之事已在當季。

公身莫容公書則傳惟此同魚公初發軔講學敷政風易譯浸輪山之巔有公遺蹟貌公德容刻之于石登堂式瞻如侍公側讀公之書孰不懷德

蕭明仲小像贊并序

明仲以名進士歷官至郡守都轉運使衣緋紆金貴矣乃作肖像用隱者冠服則思其初而已夫士之初布衣常帶耳及仕乃享厚祿冠裳有等如人在醉夢中昏然莫覺於是有負天子使置其斧之民而弗恤

者則誠何心哉碩君子恒思其初也然而未必遂乃寄情於圖像自古賢哲類然不獨先生也先生沒之明年其子以圖請予爲贊予蓋與明仲四十年交也實知明仲矣贊曰明仲豊頰脩髯神藏脉近在闇獨明讀書了了而胸臆度世當未第時家四壁立蕭然無戚戚容及其旣第自視無異諸生予於兩粵兩淮亟見其政於天倪子集見其文其與時進退或龍或蛇命也明仲嘗持鏡自照曰貴人如是乎只宜荷簑

與笠耳予從傍代鏡中人答曰冠裳是人簑笠是人四子之貌睹子之心明仲咲而不答嗚呼今不復見明仲矣見圖中人猶鏡中人

大中丞四還朱公畫贊 并序

公滇南昆明人由進士歷官爲閩大方伯己亥冬至庚子秋七月以病疏乞歸未幾起家爲都察院僉都御史提督八閩軍務癸卯秋七月卒于官去既繫思沒尤增悼家畫公像如奉祖考某老嶽穴以道偶符爲公所知覩公畫像爲之欷歔焚香拜贊曰惟公嶽嶽如山溫溫如春列星禪精昆池浴神妙齡登第歷階以陞謙受彌光不虛取名來旬來宣作我藩伯允文允武開府列戟爲民用恩爲軍司命士飽而嬉民綏安靜內直外方遠懷近習至誠所感軍民悅懌何以擬公山甫召伯不吐不茹流風布澤碑墮淚辭無愧色

孟靜齋先生像贊 并序

公諱玘字廷振號靜齋先生以業書領正統戊午鄉貢登己未施槃榜進士授戶部主事土木之變扈駕北征陷虜中虜見之不屈死而復甦竟得歸朝改禮部主事英廟居南內太子幼都指揮黃玹迎景皇帝意倡傳子之議廷臣莫敢異同公獨上疏極言兄弟同氣不可絕太子天下本不可易又請月朔聽群臣朝太上皇忤旨出知萊州徙盧州自持清白愛民如子以親老乞歸養疏上卽行在道乃有四川督學副

使之命不拜竟歸而廬人爲立去思感應二碑家居瑗珺之室雖甚暑亦步行不張蓋以儉約示子孫睦族恤隣厚媚惠下坳祀鄉賢有山房類稿藏于家外史陋巷生爲之贊贊曰挺挺孟公惟國之禎扈從北征萬死一生白刄不屈歸自虜廷事景皇帝而秉直節諫扐太子奸詖屏跡請朝南內忤旨得譴出守東萊旋徙畿甸廬人訶公氷潔練素至誠禱神龜田雨澍將養繫思祿爵爲輕雖膺美秩亦不爲榮歸卧林

壑不事而步敦倫施仁踐履其故一觴一咏優游樂只遺草盈筴寫懷闡理予慚末學獲覩公像考于郡志爲公贊頌

題大平里二先生小像贊 并序

圖中端坐南向者李長公思魯甫一崑先生也少次而並肩者次公思栱甫少崑先生也長公手執圖卷怡然自適若有媚於其弟次公温然以恭若聽命於其兄書云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二先生之謂乎乃齒相長在十秊以上一時皆以子貴並膺誥封商書郎郡人以希覯榮之而二先生不自知其貴而常服道人衣飄然若神仙焉予辱世講年又長於二先生二先生皆以兄呼予閱是圖敬爲之贊曰大平里中有二君子伯氏力學聲蜚黌序侃侃而言悖悖而履名彛帝庭爲天下士仲氏早歲亦守儒素乃承先志家政是涉以佐伯氏如舟有楫先人伊何惟慵素翁厚德山積遺澤川通今茲兄弟克紹父風如壎旣

吹如篪合奏聲無彼此序有先後和氣攸鍾爲鳳爲麟出爲世瑞爲國之良通家在予亦云旣老情誼同氣豈忘世好敬贊一言以爲頌禱

贈左史冷菴羅先生畫像贊

公實閩產翩然鳳翥業以麟經爲鄉進士典教萬州晉陟左史時際哲王義合情與公予作賓公役外徙遺派都梁如棠與梓履仁蹈義承公繩矩或遷于閩或安斯里邗江之濱群有弟子遷者旣昌留者亦爾

予來相岷後百季禩展拜公像儼然容止盡手載書
公不我鄙其道則同其言如此

郡伯汪公畫像贊

泉郡伯皖城汪公治郡之三季德澤周洽七邑騰歡
其條教見于書政其頌聲聞于里巷兹復貌公容服
以志深愛而以鞁麟之祥爲祝非私暱也贊曰公貌
肅清而其中則如萬頃汪波盆之而不盈公政易平
而其操則如千季松栢獨歲寒而青青吉人辭寡而

爲條教則仁義藹如足爲郡邑章程君子如祉而其
感被則穆穆惠風草木之俱荣揚菁莪則青衿荷樂
育之仁樹干旌則賢士懷忠告之益集斯衆美萃于
一身是宜錫福自天紱麟則爲家祥象賢則稱國瑞

鬼谷先生贊

先天一畫後天重畫一畫之前是謂太極畫而演之
吉凶消息鬼谷先生沉機洞識龜眞有靈惟誠斯格
用以告人大哉維易

跋

跋趙松雪昇元觀記卷

凡作字道勁則難流動古淡則乏神隽觀趙文敏所
書昇元觀記可謂兼之矣評者或謂全學蘭亭或謂
出於永興河南或謂其在蘭亭李陽冰之間皆從其
似者言也作字大段如作文韓退之有似典謨命誥
者有似孟子司馬子長者葢退之於漢秦以上無所
不學而自有獨得之妙乃謂其某字某句求合於古

人則非韓子之文矣觀是卷者宜以是評之

跋程孟孺所書杜工部秋興詩

蒼頡鳥跡後廼有大小篆大小篆後廼有八分八分
書之變矣若漢蔡中郎石經是也然猶爲近古至唐
則稱韓蔡而老杜李潮八分小篆歌謂尚書韓擇木
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
人則李潮亦其流亞矣今觀程孟孺所書杜工部秋
興八首筆力古勁清越若有神運非至精熟者不能

使杜公而在其所欣賞稱贊又不下李潮百代後得程生八分書亦一字百金矣萬曆己丑仲春下澣在北部郎中黄紹夫處觀

刻石坡先生詩跋

廷槼謫居帥幙連帥既不用文而獨見賞於觀察王公一日以西坡詩手操曰此吾大康令馮公歸田詩也公中山人登己未進士初除長洲令謫畋太康偃蹇不得志今歸者十餘季矣而予爲諸生時實爲公

物色稱知己公初不爲詩既謝事乃寄情于此蓋欲賁以自老于其爲選次之將梓焉廷槼受而讀則見古詩雖不多而歸來辭有陶靖節之風荒季歌則王建田家行之遺響近體學老杜而五言尤近絶句亦有唐聲僉善自遣而無憤怨意蓋昔高達夫年五十始學詩遂以詩名盛唐間公年彌尊而詩彌工則詩名當與達夫僉盛矣然達夫宦達而公則窮歐陽永叔謂詩非能窮人能窮而後工公之詩其亦窮而工

工而後名耶若廷槼之窮過于公而詩復不工是可愧也予既爲公選次而或者謂是集僅公詩之半以爲恨予應之曰驪龍之珠得一焉亦足爲希世之珍詩亦然達夫詩今傳者僅僅數百首而已要在於傳也

跋唐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碑後

此碑蓋唐恒州支度判官王佑爲其帥李寶臣之所撰者而書石則爲司議郎王士則之筆歲久剝落文

無論已予獨愛其書點畫有法蓋頗存其骨此兼以肉顔體厳此則態逸然此碑不少槩稱何哉蓋寶臣安史舊將跋扈猶存功不掩罪朝廷既不能制其死命而其參佐乃爲張皇而紀頌之即不什且磨亦已幸矣假令此碑爲郭李而立則史氏必備録其文而書法當與顔魯公中興碑並耀于世矣嗟乎文固不可爲佞而書之所托亦有幸不幸哉

書綏寧王刻吳孝甫遊武岡倡和詩後

新安吳孝甫隱黃山以詩字畫爲游戲三昧鳳洲王公雅愛之覩其所贈黃山歌可見公一代文人非同好不爾孝甫又好遊覽云曾三登太岳眺日觀矣茲因訪覩察龍公于湖北乃闢綏寍殿下之賢自辰沅過武攸叙神交意遂登雲山尋盧侯二生修眞處徧及法相七洞保巖靈湫之奇蓋雲山爲衡嶽屬遊雲山則陟衡之漸也而諸嶽亦將次第至矣予吏隱斯藩亦以同調相倡和綏寍乃取倡和詩若干首刻之

以傳好事噫綏寍其翩翩佳王孫乎

跋重刻奇効良方

奇効良方凡六十九卷成化間大醫院判方賢因前院使董宿所集而增之者也分門著論而察之方最爲詳悉舊刻之院中歲久湯漶幾不可讀乃大司寇東陵王公以語監察御史豊城李公曰公代天子巡狩以飭法布和此壽民書也宜重刻以永其傳公曰諾因授覩察洛陽徐公稜文保定府刻焉而校閱之役則屬之廷榘顧其方書積舊刻多訛其爲論多不次則作者務詳而不計其重複故也今畧删訂入梓凡五閱月而成惟時郡守錢塘張公以告成事而監察公以廷榘曾費目力於此命跋一語廷榘不敢辭廼拜手題曰在周禮秋官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歲終令郡士計獄弊訟夫計獄欲其減獻民數欲其增然非醫藥以壽民則民之夭死與陷刑憲者等耳孰增而孰減之今二公皆欽欽明恤而又有意於是書其

有裨於今日仁壽之化甚大而散吏亦何幸因二公而寓仁人之心於筆札間耶

讀外曾祖朴菴公旌義傳

朴菴公諱恭安溪感化里人廷榘外曾祖也平生行誼功伐閭之先府君之言與此傳無異其謂公之輕財好施賙人之急所在爲公私興建此固爲處士之美行至其出穀二千石助有司之賑擒劇賊百餘徒安都邑之民此非心懷國恤素具謀畧者不能使其

當大祖高皇帝開國之際雲蒸龍變則必為干城之將腹心之臣與湯沐齊勳而李氏世世侯矣頃遇非其時而僅賜帛旌義拜官一級而公亦蹈舞聖恩初無望爵之想其心固謂為民之義宜如此也去今百四十餘季而其派下孫克倉祠部又能以是傳傳有宇內而一時名公見之咸為題辭論著之而小子亦竊效蔡中郎李漢之義題于傳後觀者毋亦吾旮有開孫如祠部有無開外孫如廷桀者乎

叢桂堂全集卷之四目錄

書

祭文

叢桂堂全集卷之四

關永春顏廷榘範卿甫 著
同郡後學郭世純亦仲甫 校
孫堯撰孝叙 甫
曾孫祖鐮幼華甫 輯

與劉長洲書

暴自燕南還於郡城與足下一會忽忽又將十年歲月如駛少者壯壯者老桑榆景薄矣乃足下以强季成進士旣未晚也該宰室一都奕奕有聲長洲之調在事者正以煩劇別利器乃聞爲道愛身辭榮就寂於足下私計得矣恐在事者未必遽從則足下亦當勉爲明天子撫此一方水旱疲瘵也其辱親末每念早歲與尊公年霞翁相執手即異姓而骨肉者乃足下致身青雲而尊公溘然謝世良爲悵之然足下承歡慈闈樹立芳節以光揚朋山公百世盛業非通家老叟之所厚望於足下者乎某今季七十有一猶未及

挾去歲因附李叔玄將爲五嶽遊而故人王竹溪公開府關中亦有書約爲華山主人行且有期而此老以病乞歸西遊是以不果後與叔玄南還借榻虎丘且爲經旬計然而未卽走拜者不敢以遊客擾也適吳鳳山過訪寺中因作此書用叙契濶且及方外意待退暑凉生乃至閶門再掇一剌而後過浙登天目探禹穴興盡乃歸耳足下亦許之乎隨筆草草不覺辭長可一笑

與張望湖觀察書

某往歲浮遊得三拜翁奉明敎猶不忘在易水爲散吏趨侍之情也嗣是不能馳一箇候起居然嘗見高青崖使君則未嘗不問翁而知翁猶履和平享清福爲喜頃今是秊某入十有九計翁秊亦已逾稱耆人見所植之木擧條與觀以歲月逾邁之易也惟翁得於天者厚宜其期頤如鳴鶴之詩爲萬秊之祝此亦無上樂惟是無思無爲以膺自然遐筭耳某之所望其心者如是不知翁謂然乎又問梅花嶼上四景尚無恙否此翁行樂地也予夢寐尚及之當時有下里之聲爲四景之辱則甚愧之亦可存乎

與李叔玄學憲書

聞侍養大封君之暇靜坐對高僧無一言而道心與池水相照此際豈可與塵埃中語耶齋廚不可葷供只薄脆餅麻腐以獻十九日擬坐山樓可爲維摩居士設一榻乎

答吳念初叅知書

往歲之三山謁我公則以張丈母爲介紹素稔舊吏之情也坐間談及易水時事又記邂逅於二十五秊前益動今昔之感而歎萍踪會合之不偶也晉秩不及問候然而不出藩省得廣布陽春之澤則仰頌於草莽間實子之職矣山堂小草之梓出張丈母乃公嘉惠而奬與之郎泉中縉紳稱爲盛事頗方剞劂而張郎世草凡十刪今僅梓其一二後遲之時日迨茲

方可呈覽然又未全之草也予亦知此刻爲加蓄於木但以平生所業在此雖不可以行世亦欲傳示子孫其序不出大手則不足爲重故虛其首簡以俟不知我公肯惠一言乎昔梅聖俞之集序者歐陽永叔則朋友之同聲者也皃繹先生之集序者蓀子瞻則先後輩而仰慕者也今某之詩與聖俞不同聲而同志與吾家皃繹先生之文不同世而同心而公既付之剞劂又何愛一序乎故敢申言以請宇內八景系

以下里之聲詩裝績成帙用以代幣倘於公暇取一覽觀則我公胸中江山湖海日月煙雲與相包含相變幻不可窮又何文章不可與古人相輝映乎

謝大中丞朱四還公書

廷榘去冬扶嚴出山至晉陵薰沐而後俟謁制府下遂蒙延接禮以上賓此自是古人盛節何意於今見之也肅寺經月之留忘其旅食者損餉多矣還山未幾多儀俊及而温陵高品之題揭之華扁鴻名大書光映蓬蓽矣夫温陵名登甲第官列九卿不可指屈而獨於陋巷生稱高豈高品不在甲第與列卿耶昔范曄所表古今人物分爲九等雖未必銖兩不差然所品之高者必義薄雲天名齊斗嶽如廷榘何人而堪當此惟是將耄之季誦讀未休見行誼如古人心誠慕之又性愛山水所至必游覽但恨五嶽未登耳他無所念也相公無亦以所嗜之同而又憐其老乎所上杜律意箋謬承許可謂於子美有所發明象行

有司刊刻又加標題爲是箋重誤者正之而縣陳尹奉行甚謹至大筆所題者猶不敢與名公同書姓氏廷榘則謂子思作中庸猶名其祖之字曰仲尼若相公所題不書氏是廷榘竊美也著相公位與氏號則是箋非曰廷榘箋即朱相公箋矣其傳不益永乎刻成禮當報謝然已面請製序曰俟刻成爲之倘於部院清暇賜之一言則不惟小子獨蒙即子美亦云千載同調也

與黃九石內翰書

其辱在葭莩之末又以文字意氣相與可并淺乎相好者乃長公登第入館讀秘閣書官太史不能具方尺簡爲賀者自分山林又在望耄之季宜乎書問鮮至太史門下也然記往季與仲氏偕往會試時某有贅璧篇爲贈乃長公成進士如執左券雖贅璧遺一又將有望他日乃長公則如珪璋薦淸廟矣成祖時吉士應二十八宿而其中相繼爲相爲時名公今長

公其趾美前哲乎乃某則竊歎爲宋館職不限已仕未仕微而丞簿賤而山林之夫皆得與選使國朝亦有是制今豈無其人而某則老矣便巾附此上候而略及彼此之情無所諱惟長公諒焉

上陳幼溪大中丞書

其願見中丞相公非今日也自爲吏江州迨今三十餘季未獲一睹顏色乃今至會城聞有別業在南臺便欲摳衣門下乃聞觴綠舟還里第則臨風悵焉而寸心所積則托之尺一猶若面晤蓋某舊有煙霞疾不堪爲吏如入樊籠中日惟謹三尺不敢少有違越至如世人婥婀取容則謝不能以是竟投散地賴當路諸公皆博大能容目爲吏隱既不甚煩簿書惟投簡爲詞人事因之得遂麋鹿之性以無他過復還岷王左史雖王傅猶吏隱也今則還山久矣不知相公開府爲都時何用知不肖而有潯陽良佐黃甲遺才之獎其時善宦者皆謂某當早謁謝某則曰昔祁奚

不見叔向君子賢之開府公能爲叔向某獨不能爲祁奚耶然私心則未嘗不在左右也後歸田里遂汗漫遊至武夷六曲中則先生之書院在焉其巖端題曰雲窩其旁則有禪龕丹竈嘗語同遊者曰向在仕時不謁謝今在窩中問大還丹不亦可乎顧主人不在窩中時有吳道人守之相與盤桓則留詩以別今又十季所矣友人王賓南日從相公遊則謂相公嘗問足下無恙否則其愧焉茲來未能即詣門下既裁

此書復作近體詩一首及録遊名勝諸詩一卷拔致
几下倘賜覽裁則某雖老在林壑猶以得聞教爲幸
也

荅廖淳初郡丞書

生平論交以道誼意氣相許可者四海之內能有幾
哉若公傾葢一語遂如故人豈亦以澧蘭沅芷臭味
同乎清溪遺愛去後見思乃萋菲南箕自古有之矣
今退處文江之上講明心性開示來學何所不樂弄

鳳雛於庭彦詠羲皇於北窗此之五斗折腰相去霄
壤矣郭文學訪故人至吾桃源解囊取所携公惠書
見示真如從雲間下其憫老念素之情猶若在清溪
時而蹤跡則遠矣因對郭君發一歎某今年八十有
七得一日康則是一日樂如此以待盡餘年有子四
人皆晚出二長者皆在校中二幼者粗習章句學業
不令廢此外非所問郭生旋轍此奉荅不知何日再
得嗣音爲之耿耿

寄李鳳岳書

青春方暮訃叔玄持憲節至浙且踰半載一探禹穴
真見神禹於數千載上此行不爲奇遊乎岩屋時固
無心於出出則以無爲爲有爲何有於水又何有於
也哉乎爾珍歸又知方帶理金衢必覼盡乃得還省
辛歲使臣之義固當如是也尊君履泰甚康但以季
氏二亂連殤於痘爲苦然有子自有昔季氏春秋富
亦宜俟之聞已携眷入郡就養封君時歸故里視田

園自可耳日同王獻甫送縣公至仁里便尋茅翁登
甘露閣又增一勝想主人在千里外亦夢寐茅翁也
又聞當逾秋入賀萬壽此行便是還轅之時必過家
省覲此日又得共譚咲於甘露閣中爲歡伯別入楚
爲乃翁荃事見斗芝於褒陽又爲謀刻其先人遺草
見叔玄於浙計此二事皆二公所能應不待吾贅而
老夫所托杜律意箋序而猶未也豈以爲不必箋乎
然業已成必得大方一言爲倫耳不盡

寄李斗野參知書

某往與孔昭再會閣下於都門在戊子之冬己丑之春也去今十又六年乃相公高臥羅浮而孔昭久不在人間矣此同聲者所感而思也今廟堂之上麥霖傅岩起相公爲楚藩參知旬宣裒郢等郡即杜征南羊開府之偉蹟可復表於江漢矣此某爲故人者所爲望也某今年八十有六不意猶游於世雖覺衰憊然誦讀之意未怠而遊覽之興未衰但苦山居無同

時與同志之侶即少年有意思者亦呼與偕來命之曰安康會他無所营也適孔昭之丈子伯羽見訪山齋云欲往襄陽謁相公因得附此談潤契孔昭沒後其子貧甚尚賴相公一助之其先人遺艸則欲藉李鳳岳刻矣詩此兩事皆二公能辦者

與起濬陳明府書

我侯四載桃源潔白之操可對神明子惠之政及于百姓乃今奪我父母移之他邑何他邑之幸也古人餞必稱詩李太白作廬山謠寄盧侍御歐陽文忠作廬山歌送劉待制皆託興於名嶽乃桑山永之望也仙人居焉我侯中無所欲亦仙吏也嘗相與觀日出於萬丈峰頭此時興致何如此某所用託興於桑山高以爲贈也軸小不爲行李之累寘之車側亦若衙巷耄夫之侍左右也寧忍棄之乎

上王鳳洲太司馬書

某閩中漫士也資性不敏而有志於古人之道與古

人之文詞荏苒歲月茲七十有一季矣然每見孝於親忠於君修詞純雅足垂不朽者則企而慕之如不及吳中有鳳洲王先生者於世廟爲忠臣於大中丞公爲孝子其爲文詞軼秦漢追風騷爲百代工宗而又有兼容之度凡千里而來者無不虛往而實歸某困於諸生沉於下寮不能不至先生之門及還初服則山林人矣而先生又位卿執在燕京山林朝寧益懸絕平生志在五岳老未能酬去秋極邏吳門從虎

止僧借一榻擬買舟直抵縹緲峰下以無介紹猶未敢徑進然記在江州時曾見先生於小孤山舟次蓋先生起家入楚掌憲時也談間以遊震澤稿見示已有傾蓋之誼不知先生猶記之乎而某則無時忘也故敢爲近體詩二首先之嗟嗟垂白兩耳猶稱詩於郢匠之門眞可嗤矣惟先生以方外士目之則何不可也無任惶悚

與詹侍郎咫亭書

弟作汗漫遊惟問宇內名山不問郡邑朝報問及李叔玄開頭見兄丈在樞府時謝病疏三四上主上亦三四留少司寇之命且下此時雖欲謝去於義有所不可矣弟惟臯陶邁種寔在明弼況今主上有好生之德即此一念便可爲堯舜兄其豈無意於此乎是懷仁義者之所急也水樹雲岩與吾二三白髮觴詠優游固自有日未宜遽與念此人言徒嗷嗷耳安知君子出處哉弟自去夏同叔玄入吳便客虎丘恭觀

察念所有書來邀秋杪因有武夷之遊遂登東西二天目許邁所稱自山陰至臨安多金堂石室爲仙人所居殆信然矣還吳又渡江之廣陵從蕭明仲署中卒歲頗忘在客而叔玄又令人促還適孔昭自汝南來復留月餘他鄉聚首洵爲可樂今與携手南歸矣然到家便當還婚嫁債此向平所爲苦也惟餘年得一日康即一日樂何有何無總非所問臨發吳關附此見意

與程郡守書

日隨諸公叨陪老公祖清燕得聆高論是時我公祖將歸侍老夫人欲於烟霞林莽中問石髓霧芝以爲千年上壽之養言言皆道也而野夫如某者得厠其間眞如遊空峒而會廣成子令人飄飄乎欲仙也忽爲猿鳥相呼遽尒言歸亦以俗情未斷之故而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皆不及從何恨如之覘知行期尚在小春間敢先以向所呈歸養詩裝表爲軸以獻而賜

綵堂詩亦勉成一律見子民於我公祖有不能忘者行時自當策杖走送

謝汪觀察雲陽書

憲節過泉時偶沾微疾坐是不能出山一奉顏色又不能裁方尺之書馳問起居然每至北山入謁我公祖遺愛祠下徘徊不能去玆聞觀察報政之書至闕下而總憲之命直在早晚間矣顧某之年日益老而我公祖之名位日益崇猶念林中人如老朽者而遠

貽書問至厚且談及翰墨風雅事纚纚然楷明號相知者不在接見之頻而地之遠近身之隱顯俱可勿論山居無事輒檢舊帅洗研濃墨而筆書之凡一十六幅併短狀附驛中遞上用塵清覽未盡欲言

答曹侍御雙攀公書

昔優孟學孫叔敖非叔敖也乃楚王以爲眞至欲相之則信之過也宜優孟之懸謝也某以不文從門下投俯而辱厚然其事正類故敢力辭乃名公復懇懇再用投賜則不可卻耳然自此於門下爲知已矣玉躬想卽履和更宜珍攝伺問當約楚畹執管請教

與督學沈公書

某溫陵山谷老農也昔爲吏佐郡九江正玉翁相公守建昌時也庚子秋相公持衡入文多直指公則以臬代庖聽事相公掃館推食不啻弟兄當時諸公子尚幼不知曾記憶否去今三十年犬馬之齒八十有二矣乃相公起山東繫天下蒼生之望而督學入

閩則爲相公子而學者又以北斗泰山屬爲去秋拔士泉郡而某則竄伏林壑不敢謁見分固宜介也乃今閩大宗師不關講學門戶而爲風雅登壇某則不遠百里而至益昔李長吉有詩名其年最少但喜爲雕鏤怪誕之詞無忠厚和平之氣而韓退之猶欣然枉駕登高軒過之詩長吉爲退之作也今某旣年云耄而詩又不敢乖忠厚長者之旨使當日有士而忠厚和平其詞退之必將與禮讓登堂又不但過之矣

今使君爲退之而某又非長吉則登堂而謁可也故旣叙其與相公一日之雅而又及願見之悰詩一首見意幸賜教之

與滕學博士書

敝邑遭嚴霜後而被賜春孰不云滕孝廉父母乎乃今袁明府動循遺規卽有不同亦因時而裁皆餘澤所及也別日訂會清水岩頭以連旬雨往遂寢此與又不意有安平海上之遊歸復秋高矣晚作汗漫遊

實非老人所宜然性不能匏繫桀與同聲人唉談藉此以怡暮年耳聞知按君博采輿論薦公名闕下則六館之擢可以指屈然鄙人猶願如翁殿元發祥學宮乃爲快耳玆於黃花之候裁此尺一耑人走候拙稿二册倘賜評教之乎

與錢德化書

某跧伏僻陬仰沐餘波蓋一年所矣未能走謁門下。則山林中人慠慢之罪也明府南粵傑人王爵者寄以百里非大賢路矣通邑又岩邑益非其地然神龍所寓無大小躍淵翔天自不可測閩粵有羅浮神山也飛雲頂三更見日某嘗夢緣其中焉若明府非所鍾秀乎得瞻顏色如登羅浮矣袁博士先生明府鄉人也能道明府之素因通一書道其所以仰慕之意而總其爲珠徃焉

賀高青崖叅政書

恭聞晉防叅知不離舊省入閩吏民無不欣躍况某

辱愛育下乎計殿任當在春中乃仰候至今稱井家慶騈集歌燕喜而詠南山卽備書冇期猶不免濡滯耶今鄭報將以某日入闊則所過郡邑父老無不加手于額焚香于市矣某耄矣未能遠涉敢寓方尺之書將以不腆之儀走賀

復汪觀察雲陽公書

日者捧讀尊教宛如面領而多儀之貺拜受增慙已有尺一附謝而不盡之情猶見今者蓋公府與山林

其境自古云然而文章道義以同調相知者自古有之而亦甚難當我公祖之守吾郡也未知有某也是以庭無山林人之跡既而知有某矣而公府非常接見之地而俯頌明德以篇什進者歲不過一二耳而及持憲臬司則地望尤尊即欲上攀亦無從矣今年某犬馬之齒八十矣耳目手足尚無恙而公祖遷轉不出閩省倘或招撫有不應者詩一首見所懷意而安乎二歌附上請正亦見某雖老而好遊尚如此

與貢洪山運長書

古稱良二千石不以皦皦之聲而以悶悶之致如我公去吾郡將十季而民之思公猶初去時甘棠之詠豈獨見於召南耶某不惟同民之思乃遨遊湖海而故人戀戀尤所不能忘者別後聞公以賢勞得謗遂爾棄官然世路險巇自古已然自我公視之其去留何足芥蔕惟萋菲貝錦在知公者不能不爲之慨歎耳舍姪某爲小吏於公之桑梓而我公以舊治之子弟愛而教之來書頻二言我公相念之情顧某犬馬之齒甚衰而五岳之志尚存惟宣城爲謝玄暉之遊趾倘我公不忘故人則宛溪水上當奉軒車以遊其尋古人遺蹟尤爲一時勝事但恨黃孔昭久不在人間世而儔侶云稀耳舍姪奚僮行附此以訊

與蔡弼垣主政書

去秋別足下便歸山中遂爲白雲所留及再入郡則足下已入京矣恨不及與稚孝餞之東郊同賦驪駒

也每憶中歲時曾與誠齋觀察公相執手爲文字意氣交僕之宦江州也則公所贈言盈軸焉顧其言猶在而觀察公不在人間世矣乃今足下不忘舊誼弗以僕爲老呼與稚孝相倡和此義今人絕不講而足下念之足下肅將天子之命自宜不遑啓處而僕之白駒空谷又安敢金玉其音耶鴻便附問不盡所云

與劉國旻孝廉書

去冬以李明府之招借榻梵天匝月逾朔登輸山之

嶺既盡覽同異之勝見足下又喜聞大雅之談自謂不孤此遊歸山便是除夕開春兀坐山齋老懷索然茲入郡城復值李明府北上改官人生浮沉聚散其踪跡如此可歎也乃足下所目睹即如孔明澹泊明志寧靜致遠之云今人悅春華而棄秋實能知者蓋鮮歸對郡中二三君子未嘗不擊節斯談而慕足下之爲人也勉之大丈夫事業在足下矣鹿門陳君者晉陵高士也其雅道可尚建安之際大歷以還其格

調聲響殆可相擬黃孔昭在日所素推與者今將南遊問郡中高品僕以足下對故心慕如頸見焉足下試與之一談如何世降音希論風雅實難會與遊眥源宿歐陽行周書室汎舟九日嘗有詩云欲至足下寫寄足下宜速之勿令虛往也

與李膺平書

去冬再得足下書知不欲入成均慕已褒然首出爲一時名士所知海內士得一字一言如隋珠和璧執此應京兆鄉試嘗以先聲勝矣而長君遊庠佼多士如雲試輒高等此豈偶得而大君以一經爲邑弟子先其志固在千里也一疾甚苦天寔佑之且有舉男之祥皆足下家慶故具以聞

上閩府中丞近華朱公書

某以相公千里神交去歲曾冒暑而至省門冀覲顏面值相公閉門謝病夕上疏而朝發芋江之上一帆風送煙水茫茫但臨流悵望而已乃聖天子以獨中

爲東西山海之奧璽書襃采起爲御史中丞撫閩之頑滇南在萬里外半載乃歷軍門惟是部臺位尊勢絕山林人自宜避去非若向在藩省時也又自念犬馬之齒八十有四耄矣辱相公之知雖不敢遽分援攀獨不嘗少布區區之悃於左右乎乃遣豚兒某將尺一之書以進惟相公昆海涵靈太白孕秀其神明內朗於物之妍媸情之誠僞無不盡察標儀稱樹於風之雅俗品之高下無不盤裁以此馭吏則諸司畫

亦以此臨戎則列校用命又知相公不徙察察爲明
而且以耿耿爲量一誠感物萬類皆孚即其開府我
閩者如此他日以相天子亦用此道矣將見君子在
朝衆賢畢至鳳凰出而百鳥和鳴此亦理之必然而
非爲諛也埜人之談惟相公擇焉五言排律詩三十
韻見意併乞賜教

謝雲陽觀察書

某不到省近十年以使君之招得乘傳而至下榻鍾

山將及兩月即連旬陰雨珠粒桂薪而總其莊略則
以主人翁在也又自念平原十日之飲并文字而舉
滬與應劉諸子相倡酬執分猶未忘也乃如十一月
十日之燕主合群公賓惟一老雖小雅南山有臺之
宴未有如斯日者而使君又以溫韓舊雯并州繫情
臨別再三頭後安能不圖報稱耶渡峽兩角抵家兩
旦即是除夕登堂讀使君相視詩宛如躬侍左右而
醉霞觴又不覺草廬間有星斗相炳炤並與兒輩相
顧騰歎者久之但計使君旦暮遷轉聞報即行因命
豚兒代致區區臨風無任瞻企

答陳還沖憲伯書

某長埜林鹿惟豐艸是甘至見旌旗聞鼓鉦則驚而
奔突矣惟公總憲臬司霜風凜若薰布陽春詩稱萬
邦之憲則我公其人矣去冬以李洛原索壽尊封
君獲附片詞則向之驚而奔突者轉爲雀喜而躍矣
而詞之蕪穢書之醜惡殊無足取乃謂厠於元白之

列遊於二王之門則豈敢當

謝徐湬政匡嶽書

去冬承嘉招至省值使車往來蒲中雖不得從容侍
教然叠辱賜餽客膳不乏猶家食矣歸來山中日誦
問答之章如侍講席孰謂烟霞間人不足聞道耶茲
者觀察高使君用諸公祖雅情移文製扁懸之茅宇
鴻名儼然在列乃傅雅君子之稱則安敢當然亦不
敢以老自棄某惟此心只是一中思無邪則正而雅

是中之用也學不疎則該而得是中之物也以此而

感君子孔子所謂吾不得而見者也其在今日非匡

嶽先生乎某雖老猶願以此義就正於有道之門久

而未遂教被我閩者益弘且遠先生豈以留濡繫胸

臆哉謹爲近體詩一首以謝亦足見某之素心惟大

雅正之

答朱近華公書

某聞古有一言而下堂執手者有傾蓋於途如故人

者有千里神交而形迹之未及者此必有所感非徒

然也明公當世傑人爲吾閩藩伯去歲巡行南過溫

陵某山林老農也不敢以埜人之服謁見乃郭北洲

先生之子自省埽辱明公枉尺書有歉焉未及式廬

之意某於明公未及語於堂下也非傾蓋於途也惟

於風詠中有一言之幾乎道乃神交於千里此豈可

與世俗道哉茲者出山迢遞來謁以答明公未遂式

廬之意耳夫古人所以不枉見諸侯者嫌於干祿也

某謝仕將二十年年八十有二矣干祿非吾事也明

公感某之一言而某亦以懷明公一言之感於是乎

來

行狀

先考曲周令約齋府君行狀

考諱溥字源明別號約齋世居永春之上塲其先蓋出自兗國公五季之世曰仁郁仁賢仁貴偕士閩而仁郁爲帰德塲長官有惠政沒而帰德人神祀之宋乾道間勅封忠應侯進孚祐王仁郁之九世孫曰棫者在秘書時與吳獵項安世上言姜特立不可召後官至工部尚書曰摫者知梅州死守全城俱見誌國

朝曰陞者爲吉安推官能摧貴強用王文貞巫文端二公薦擢河南按察僉事兄曰孟德行克冠于鄉初行鄉飲酒禮時居賓筵稱大賓公生溫然公惟謙溫然公生恕菴公岱恕菴公生真卒公鎮皆有潛德真卒公娶吳寔生公賦性溫醇擇地而履口不妄發言童年但學書計既娶始發憤力學治詩補增廣生外舅清溪李節推翠岩公勸與其子對同入太學卒業家居益親師友務爲躬行不徒以文辭爲工嘉靖巳亥授連州判官蒞事敬慎臨下以至誠尤喜禮士士民咸愛慕之督糧有期不用敲朴而軍需亦未嘗告乏署州事值年荒請有司發粟賑貸存活甚衆嘗視連山其縣徭獞雜處庠弟子員皆州人補之有徭人子頗習章句即白督學林次崖公試而廩之謂能用夏變夷州南論富等鄉多四會龍岩流民耕作撫州商人利其貸息取償數倍至估折其妻子流民苦之聚衆爲亂號貧難盜欲盡殺撫商人撫商人奔入城

盜擁衆至城下州守諭不退聲言必顏西衙來撫我得一言而解公曰若等皆吾赤子誠不得已至此飛盜出城盜皆投戈迎拜泣曰願父母生我輩也因出懷中狀具言致變之繇公諭以逆順禍福且曰汝第退我爲汝訴制府撫商懼欲賄寢其狀公毫郤之曰毋我汚我爲州官有變當以實聞乃訊所致變者由商人商人欲牽連公乃制府廉知公無他一驟公安撫之盜感公恩信終公在連日退耕山谷無復出者

癸己丁母憂去連岡賊蜂起百姓驟然益思公矣公
起復仍得連邑人相賀曰不意今日復見我父母公
益憐之凡可以佑百姓者輒白差守郎不得亦曲爲
之便民尤德於公庚子考六年滿册發河上百姓曰
嘻顏佛去歸矣沿河相送皆泣下蓋連人素以佛稱
公而鄉語號歸曰去歸也公便道抵家奚囊蕭然家
人曰何以遺後人曰寸心正以遺之未抵京已遷曲
周縣偶患風未瘥而公亦倦於出矣山有魁星岩公

時與朋舊杖屨登眺怡然自老遇田夫野叟輒與譚
水旱勤苦畧無猜者身爲顏氏宗子惟以修明宗譜
爲事益自太學歸省時已取僉事隆公所輯譜重加
釐整至是凡幾易稿始克成牒遠近支派粲然明備
又以身表率族人奉先盡孝每朔望詣祠堂必親拂
神櫝然後焚香肅拜忌辰祭享視羞陳器上先塋則
手薙宿艸雖子侄童僕足供服役然亦必躬執之乃
慨如此者老弗懈縣學宮舊在和風里官田市後遷

舊治再遷白馬上下而官田廢基久已屬公受産爲
業矣及南海羅侯議遷復官田舉白馬廢基易官田
公請以墾爲田歲入租百石賫學官不爲已私督學
朱鎮山公義其舉而羅侯爲之記刻石廟門此皆其
大者公平生接人無小大必以禮見人有患苦顛連
者惻然形於色必思以濟之而心地坦然有拂已事
過則已無少芥蒂故人無不愛敬公庚申避寇客泉
城自知天年將盡手錄文公送終家禮數條令毋飯

僧集小學諸書格言遺誡子孫未屬纊數日此書尚
不釋手公成化己亥年十二月十三日卯時生以嘉
靖壬戌七月六日卒于留氏榕山書舍享壽八十有
四塟本里龜山去始祖塋百武將塟具狀乞銘于大
方伯象川林先生不敢溢亦不敢欺幸采錄焉

張黄二安人墓壙誌

顔予廷槼元配張氏繼配黄氏黙吾眷也死吾殯也瘞吾誌也傷哉吾忍誌二室之壙哉吾生也晚先府君謂先孺人曰爲兒擇婦必年敵庶得孫易初議黄謂必待年廼聘張年敵也歸余逾季仝竟續黄黄之婦余也中身而仝然皆賢而皆無子有子皆側室出也而皆不及事二母傷哉吾何忍誌二室哉張氏常郡太守張公諱志選長女以生年在寅名寅姜公愛

之常擁諸膝其令諸暨也携以從歸而嫁于余也其母黄室人辭帷矣公視之而涕曰綰襦非而母矣而母賢也汝歸必若而母事舅姑與夫子之孝敬無貽吾憂而其語婿則曰女婦爲士人妻吾無患矣是時府君在任而婦事姑依依然如在其母之膝而其事余也逾年未見其有惰慢之色蓋琴瑟調而紈綺忘矣所願相與白頭爲吾種福于孫柰何獨嗇其算天乎吾何從而問蓋嫁時年十九卒年二十也黄氏詩

山處士黄公諱素履第六女名稀瑋嫁予時處士即世矣其兄則奉母陳媪醮而字之曰從一而頗則能閑內則誦韓子董生行而知大義故歸能執婦道其處尊卑貴賤戚疏莫不皆宜及生男不育則擇其族人女爲余副事姑孝謹姑所愛者亦愛之姑乳病瘍佐余迎醫禱祝如恐不及予充貢之京府君病甚則代予日夜侍目不交睫予之游南雍也以未嗣與予偕往歸阻寇滯三山又滯莆中寇定而鄉井丘墟寓

郡城三歲始歸故山一年之間荒歷辱貪餘歷艱難而猶黽勉佐予力學及予判九江攝借之官時副室有子矣愛之猶己出一日手作痛拔之破傷風半年竟卒蓋歸余時年十七而卒未滿五十祀歸鄉里宗黨莫不爲之嗟悼予則真如舟之仝柁悵然莫之所適也從一卒後予以不能婚上請散大寧用開府薦遷岷王左史以老奉詔賜致仕念生平不屑營家家之有必無所問又喜交游座常有客頗則欵欵以辦

今無復佐予者矣矜余歲張氏婦於郡城卜宅張殯在焉帰櫬家園樝層為府君之營普丘也有虛壙欲以葬張氏余謂有弟之生母柩在淺土不可以後張婦於兒有同穴之義當別營之而不意其火於倭是兆者之不幸予貽之禍也權以遺骸附府君墓右而黄氏櫬亦依焉其来克葬則治俗擇吉久而未獲予之罪也余之罪也

祭文

祭蕭岐陽文

是歲九月某日中憲大夫兩淮轉運使岐陽蕭明仲兄以疾卒于家友人顏延梁自桃源走百里東奔以奠爲辭以哀之曰嗚呼傷哉明仲其舍我而逝乎兆非朋友相知實難知兮不信未見肺肝明仲於兮擢手可見匪如衆人但見其面兄才超邁蚤有蜚聲兮齒則長行能何稱碩獨謂兮非今而古辭從心發行

非色取以此相信堅於金石四十餘季有如一日兄成進士兮亦就官遂爾東西相望雲端大江之西偶一邂逅情見于辭猶在懷袖兮既投歉兄亦升況自粤入蜀寥寥其音兮去岷國兄還舊職出處之鬭繫不相及汗漫之遊志在五嶽偶會都門如有心約十季之別一見吝嗟卿第相過如行赴家兩淮轉運持法得毀如火爍金以此貽累天子放歸恩波浩蕩奉親餘季朝夕以養是謂至樂云胡不歡兮來相賀匪

唁解官天倪謂何可知兄志尚期林壑共成斯致胡然一疾溘然長徃辱在兄弟義生感愴惠子不作誰知我心鍾期已矣山高水深

祭大中丞朱四還公文

某徂暑之月辭公還山曾未幾日忽聞哀訃初疑而驚旣信乃哭嗚呼哀哉嘗言老人哭無淚胡今哭公而獨潸然念惟跧伏巖穴去大中丞開府如隔雲霄不惟介紹無從抑亦堂戺自絕惟同聲不殊乎貴賤神交無間于遐邇是以式廬之懷寄于尺書嘉會之期訂于曩日頑麋鹿猶戀長林乃公則未見而思旣覯而喜已適館而授餐復依几而登筵尊之以上賓降之以優酌問但及乎耕桑談不離乎風雅寓三老之意于獻酬懸五嶽之思于樽俎此公志之所存葢難與世俗道也若夫意箋製序少陵之遺韵可壽高士表宅孟堅之物論攸別公今不作矣語在耳而若提情置腹而尚飽感翟公書門之言劾孺子束芻之

義千里來奔不自禁其涕之沾襟也尚擬圖公像歸供草堂朝夕瞻對如公生存乃公胤子在稚者二歲遺腹者未彌月他日象賢亦云有子倘念我公撫間時有客厖眉皓髮若某者尚考斯文

祭總憲高青厓公文

某聞公武林之訃淚潸潸下即欲効孺子諠走二千里哭公顧髦秊筋力旣衰不堪跋涉又乏將命之僕故遲至今嗟夫傷哉去秊初夏公當奉表賀萬壽某則出山送公與劉公可都諫何稚孝儀部餞公于滄陽橋公酒無量而情無盡也登車秉炬星光燈火交映在道詎知此別即爲永別耶嗟夫傷哉夫士論交上而千古下而當世有一人焉趣同義契則無幽顯無老少此古之道而今焉有哉某跧伏林壑地幽矣初見公時年八十身老矣三山執手知新矣公等埜人於君子視傾葢如平生尊耄耆如蓍蔡唇唇之旨公不謂細肝肝之行公不謂迂墨汁淋漓公不謂汚

尾笙下音公不謂賢我有子弟自公教之我有進章自公表之相見無一言相别必見思如此者豈與世俗論哉鍾期巳矣山水無音嗟今之人疇昔我心图山浙水

祭武安王文代

惟公誕生漢季爲古人傑明春秋之大義爲君臣之盛節行庫生乎風雲精忠貫于日月震威華夏未就匡復之勛遊神帝庭有赫靈明之闕風騎騰于空中

雲旗見于天末河漢著譽蔚衛加秩道匪幽明之殊祀無避遞之别非公總明天與信義素綰安能不待生存不隨死滅某生也同晨志罔敢越勞寐恒覩乎威嚴祝詞必告于倖皆念守郡之伊始懼脩紀之或鈌爰偕僚吏莫此芳潔惟郡有邊疆之守與夫戎兵之詰。非藉公靈何以衝折郵其求寔無事撻伐尚享

祭輔國將軍智泉宗侯文

於惟賢侯冑出岷康黎山開郡奕世其昌賢侯分封軒服煌煌傳云世禄鮮克由禮驕則失人侈則失巳侯獨不然考祥視履明以燭事哲以察幾温温其恭富貴不知用保禄位以有今茲年惟中身同儕有子厚德振振螽斯麟趾箕疇五福庶幾備矣日月告凶將歸斧堂輓以薤歌爲之永傷絮酒煮雞以荐芬芳

祭林思虞文

萬曆九季七月十四日林思虞卒武岡越明季五月七日乃克歸其櫬其姻友岷左長史顏某遊之汫滸。

酹之酒而告之日君之平生跡氣浪游胡爲乎來至武岡耶凡人之游匪名緊利何適其適游仁智耶既越楚山復涉湘流來方夏初忽早秋耶君之雇歸高堂有母遊不可遠畄豈可久耶胡造物者爲君荼毒旣醫且祝竟爾不穀耶嗚呼君生何爲君死何惡東西南北寔不有数耶蕭蕭山寺旅櫬栖遲晨鐘暮鼓佛力持耶君無壯子不能來奔載歷寒暑乃歸君魂君與魂耶有舟在河有轝在陸循其古道魂無鶩愓

耶君有新宅于僻之廓君莫復還故族耶老母寡妻幼子孤兒哭君于房奠君于堂行道之人聞之爲傷耶矧予與君朋友戚姻來既予因歸不沾巾耶

祭常郡守行吾張翁墓文

惟萬曆二季歲次甲戌十一月辛未朔越二十三日癸巳女婿顏某敢昭告于明中憲大夫常州府知府外父行吾張公暨贈恭人黃母之墓曰往歲靈車至鄰國宮某從事江州竊於職守不能共執紼之役實負深罪茲以不才謬取得過家展謁墓下而宰木將拱感春秋之倏更悵幽明之永隔撫今思昔聽依莫從飛鳥之迴翔倘有悲號之聲況在小子能不潸然泣下醴核不克生芻告潔

祭封太恭人宋母文代

思媚維婦思齊維母婦以夫榮母以子右是爲福德偕斯實難介以遐齡庭闈之歡於惟恭人名家士女歸于大宗敬執筐筥君子于仕內相攸宜爲名御史不詭以隨忤于逆璫再斥復起歷官臬藩知幾而止優遊林壑白首與偕大夫先逝霜露是懷爰有令子克紹芳軌爲是家駒一日千里東郡秉憲夙有令聞爲司寇屬式蹇虞皐左遷非罪册傳咸愕徘徊偃蹇道直行獨母曰君命何往不可予曰母安奚恤官左方歌燕喜遽爲告終歸從先塋大夫之封某昔也在署與郎同舍金蘭聯鑣不懈夙夜叨守茲郡爲桑與梓鬱鬱新阡不能躬履具此芳醪祇薦影堂爲通家故贄以斯章嗚呼哀哉尚享

祭戶部尚書胡雅齋公文代

天生豪傑與凡民異匪厚其身將以輔世世既賴公宜公永年壽不滿德理胡不然地官之長所統惟民厚生阜財與民相因公之庥國何異于家其視百姓同胞匪他小物克勤無縱繩尺以之率屬莫不舉職公之模忠匪自今茲登仕以來不恤其私文部司銓常伯清紀開府秉憲亞卿貳理中歸丘樊養痾十載

天子念之虛位以待公至入面有如故人出而就列夙夜效勤朝夢屬望寔惟我公台垣髙𨻶匪公孰崇胡然一疾而遽長逝天子悼之徹樂錫祭朋友告誄有司載奔冊旌遥遥將還公䰟念某兄弟同爲公屬不謂如石而謂如玉我教爾誨耳提面命追之琢之如親子侄某以菲才趨役滸墅闗計傷悲有淚如雨拘於職守不能北征作此哀章以寫微誠臨風揮酒爲哭所矢寸心萬里神與俱馳

祭太學士太師張太岳公文代

古之元輔伊摯姬公姬則懿親摯會其逢彼皆聖賢持衡負扆吁嗟我公異代同理繄昔肅皇江漢毓神入繼大統中國聖人公生其時年方少小景星慶雲見于天表有識公者自彼塵埃廟堂柱石惟公楚材遂登金馬青宮賓友穆宗御宇股肱元首大行天昇憑几顧命輔我冲皇敬養二聖帝之視公如父與師公之視帝忘家與軀帝鑑有圖國典載録德協一人風動萬國求賢若渴視民如傷田均役省法一政康于茲十載九夷賓貢兵革不用太平可頌親非叔父任重阿衡君臣之遇孰如公者胡然一疾溘爾長逝上台夜晦四海出涕帝尤哀悼徹樂停封錫真賜誄情文加隆某先伯兄昔列卿貳公曾握手友以道義某也不才青忝於藍公推兄愛俾守邵南去荊千里羈戢莫奔走吏以酹莫知所云牲不掩豆詞不盈楮藉以告哀靈其鑒止

祭錢太夫人文代

楩柟之木厥有本根江河之流其源混混惟太孺人克相君子既諧以穆令德是與篤生偉人爲世麟鳳有擧其文黼黻玄黃侃侃立朝殿中執法持斧南巡荊楚是達察隱揚明懿義求莫奉若天道惠此南國方徹省闈䦨計載奔終天之痛大義爲君念惟母德教深澤遠褒封日崇何福不滿其叨守邉郡復聯里閭屬吏鄉情何間感踊不能登堂以有職羈臨風遥

拜誄以此辭

祭唐太夫人文代

詩詠母德惟曰思齋逹之古今其道可推惟倄斯道成之者逹胎教豢媯德就名顯惟太恭人出自名家配于君子穆穆其嘉篤生賢嗣九苞雛鳳羽儀于朝宇內所望昔廵西粵凛凛霜風選士于鄉出于至公觀察南滁憲紀齋肅千里遠近氷凝日煥方聞母季猶壽且康何遽凶訃永靡北堂某於觀察分臨蒞雅

或為治民或出門下若母猶母聞之增悲欲奠雞絮羈職莫之臨風致詞少陳衷素身雖不作神已先路所用慰母重恩荐至一品夫人黃焚泉責

祭封安人孫母文

詩詠燕喜曰惟壽母惟德乃永不為徒久亦云有子匪在榮貴無黍所生孝在錫類於惟安人敬慎且慈一門之內無所不宜胡不百季而享期頤粲粲令子仁賢是與敦賁藝書遂成名士胡不登庸以媚天子昔領鄉書為母就祿鄉校國學一皆可師轉司曹務歷署秋官遷母之訓多所平反出糸西粵母命以趨貳憲于蜀豈不母思簡書則嚴欲歸不得黽勉供命有淚沾臆何以慰母惟有褒封雖云離受音問則通萬里聞訃慽無雙趨終天之哀五內崩地其義為朋友分則兄弟生而登堂沒奠兩楹詞雖不文於中則誠

祭婿陳以贄文

是月四日吾婿以贄卒時予在郡城訃至乃趨歸哭于文為題其旌曰明儁士以贄陳氏子之柩且為文以告之曰嗟嗟以贄予其忍題旌哉去季汝與吾兒讀書臨漳門其秋乃羣試于有司既試而汝疾作扶歸或卧或起當其起時予為汝喜及其卧時猶謂從起卧而不起嗚呼已矣命也柰何凡人之生譬於草水或為萁璽或為芝菌雖受命于天者有修短而歸於盡則無彼此之殊逹人安命斯亦不足較矣惟汝

恬默好修不爲俗移其天賫與道爲近而其潛心力學精研其詞又足以致身而無難乃竟齎志以沒譬之良璧沉淵明珠尨毀希世之珍爲造物所忌嗟嗟以贅何其植於性者豐而値其數者嗇耶矧二世寡母垂泣一堂二孤髫齔煢煢在疚孜於九泉安能瞑目惟仁者之有後乃自古而云然子淵之後寔永其傳汝之不死可稽斯文

祭楊椒山公文

事君盡命臣道之極去邪擊姦於義尤急讜諤之直明主能受耿耿之忠奸臣動色烈燄難犯履虎則咥自昔已然危機莫測非齊死生於一途孰不畏然而自失嗟嗟楊公天與正直結髮從仕乃心王室馬市一疏言皆石畫忤于邊璫遂爾遠謫爲尉邊縣孜孜來職天子明聖如日之白一歲四遷孰云不亟時値天變屢端日食賊竟伊何時宰脈嘶人人結舌咸懼禍適惟公奮身矢口排斥欲肆之朝以儆罔極奸讒茸心黨與羅織致公于獄百死一息顛沛荼毒堅忍益力神猶呵護人胡不惜竟赴西市含笑就死祇飭如歸臣極已立天道甚彰聲爽萬華穆廟初載錫謚贈秩錄及公嗣衆賜祠額旌忠示世鑄碑詠德

祭大學士馬乾菴公文

天之生賢將以輔世或岳降精或星儲異惟公之生亦復如是公在關西問望攸歸首解于鄉遂擢甲闈讀書中秘列循同寮國史是掌爰有直筆青宮是職爰有輔益遂于顯飛實先聖德惟時元老作爲帝鑑事以誠叙績以圖見公爲講官考究成憲爲大司成率人以身爲大宗伯夙夜惟寅肅肅大祀惟公相之皇皇大婚惟公主之晉爲公孤中參五岳昌言屢陳忠貞益篤胡天不弔奪公之速訃音忽聞帝爲哀惻詔舊官僚莫如公忠賜祭與塋賚秩增崇大常議謚出于至公惟公之生斯道攸關巍然獨立如斗如山爲范文正爲陸忠宣相業儒術先後齊班某自束髮

挹公德芳剡家兄長授業門墻通家之好秋淑不忘桼爲郡吏才薄力微仰承教誨式爲依歸今公逝矣有淚縱橫奔則不能誄之文藻靈輀西歸拜公道左

祭大中丞陳玉泉公文

古之君子坦坦直道胡今之人悖焉自好莊生有言名爲實賓苟務其名遂喪其真惟公之生天與朴忠其明內頭其誠外通爲民父母豈弟樂只及司風紀爲真御史廷尉惟平開府惟城亞卿尚書北斗同顧

以阜民財國賦是成引年以歸林泉高卧今上御宇謂公大老起典樞要而參六卿共執國政先民是程其穆如風其屹如山紀綱之言永不可刻復乞骸骨以終餘年帝用憐之賜歸里田謂宜永聄爲國著龜胡爾長徃而不慭遺訃音馳聞帝爲輟樂議以贈謚素履何怍緬惟古風與公俱逝道猶未喪厥幾可繼公逝何日不能執紼馳詞以荐靈其髣髴

祭沈處士文

古之君子道立心淑潛見不同各適而足高不遜名貞不絕俗或棲遲於金馬或混迹於塵麗或爲逃於漆園或考槃於澗谷嗟嗟先生急豢儕族不慕仕進志存丘壑爲聖世之逸民而嗣徂古之芳躅爰既不取於當時身亦何有於榮辱以仁義而遺安以忠信而履約其無憂者則有子承家其最快者則東床坦腹婿來自東行李一束念兒女之遠違喜藥誥之横輻定省久曠于茲萬福豈意一疾遽爾殂落雖非故

鄉亦云有托返櫬首丘道出南郭送者如雲車馬相續某等吏隱于茲郡公下屬及聞高風感裹觴以將此一觴摛詞侑酌嗚呼哀哉尚享

祭都御史孫聯泉公文

君子之道惟出與處出以濟時處亦安止苟爲不然與衆庶同進退無據是謂道窮嗟孫公少負才雋蚤登制科遂理名郡克慎庶獄以情處法神明之譽馳于帝闕帝日能賢擢爲侍御蹇蹇諤諤立于朝著

一時風裁莫之或先遂拜廷尉于張齊肩出爲開府
以制犬羊不戰而遁威震邊疆入佐內臺爲卿之貳
綱維六曹以定國是惟時河決于彼南徐轉漕爲艱
帝獨憂虞督理之命出自宸衷公至河壖順道之東
方期厎績衆議紛詳遽退不仕良用吝嗟閉戶謝事
開逕蒔菊親朋日會壺觴共酌有詩和陶累數十編
覩蘋衣公異世同然論公出處於道無負奧後柄用
胡遽聞訃扼腕傷悼有淚交流寓詞以奠若此醪羞

祭都御史孫聯泉文代兵憲王公作

古之大臣以道事主道合則進時違則止翟之書門
猶憤世情范之去國不用其名出處之際是惟君子
門嗟乎公進退容與公少有文燁爲國華遂登進士
用以起家初佐于郡惟法是理入居臺端爲真御史
御史有聲廷尉惟平榆林開府允作長城惟時東南
徐沛河決轉漕道塞孤于獄發時公在西帝惟公求
公至不遲欲復故流厥功未終衆議喧嘩公避賢路

退居于家開園城北名擬後樂和陶有作角巾獨漉
惟公之先本自河中爰以甲胄受此侯封以至于公
縉紳朝佇其寔後進忝在桑梓我自東臬觀察于兹
登公之堂挹其德儀公季未衰公力有爲世方用我
胡遽長違我聞公訃爲之傷悼匪惟里人爲國太老
有肉在豆有酒在尊式陳明薦靈其如存

祭[illegible]都督夫人文

於惟夫人秉坤之貞既靜且專四德夙成秀毓勳門

妫逑君子御以琴瑟雍珮容與君子之才勇冠萬夫
兼資文史而究孫吳一試入彀名登進士遂握強兵
脩守邊事爲遊爲參爲副總兵仗劍掛印威武有聲
養痾閫門猶不自逸起坐京營矯矯翼翼帝謂三關
京西門戶爾守斯鎮爲朕都護臺障連雲士馬如飛
醜虜自遁開獵以歸帝謂都護朕之手足勤勞于外
其賜爾玉俾誰云助實有令妻誥封夫人一品與齊
都護閫外夫人佐內翟冠霞帔足以敵貴亦有嗣郎

虎躍龍驤聊之既遂成之後長如斯賢德壽以永年
胡不百歲溘爾長眠某等辱在屬吏禮宜駿奔靈輛
將歸告以斯文生芻一束馨香有鬬

祭傅都督夫人文 代李濟苑作

夫人之生出自將門而婉娩柔順者其天性也夫人
于歸祀德沿子而雍睦祗敬者其刑于也鳴鷄而興
待旦而雄將翺將翔以勤乃事者其交儆也桓桓都
護登壇受鉞而無內顧憂者夫人之助也鳳誥羅齊

一品徽貴而冠翠帶玉者夫人之榮也公子振振鷹
揚豹變克肖乃父者夫人之教也德比福並與君子
皎首而偕者夫人之教而家人之祝也乃脩短不齊
季踰五旬委珥辭帷而先逝者都護之慼而孝子之
哀也某叨試茲邑黽敏吏事而境內無虞者則都護
之賜而於夫人之歸恨不能以執紼也束帛瓣香聊
以告虔

祭廣城劉少參文 代

於惟先生爲時名賢起家進士武廟末季初仕郡縣
不涉要津恪守三事節愛在民入典刑曹讞疑平反
持法不撓惟情之安出僉陝憲轉參湖岳風紀是司
屏翰是托倫諸飭戎張弛咸宜藏慝宥從恩威並施
當宁褒功金幣荐錫樞衡虛位指日顯陟惟公毅方
頗忤於時有憾公者飛語中之投間以居林卧觀化
是非閉關親朋共話惟時公子蔚登青雲未究之業
併付後昆茹芝餌朮精完性葆悠然自適擬享壽考

我撫京西入境問俗欽仰先生過門停轂有道之容
幸幸夙親未幾相見遂逐其真聞訃驚悼謂丧者舊
虔脩一奠馳官以酹躬不能赴實有職羈作此哀詞
以附銘詩

祭封少師大學士張公文 代馬生政作

惟大封君天與朴誠如玉在璞韜光含精優游聖世
盛德莫名岳神攸降哲人肇生實鍾間氣名世之英
道宗江漢文爲世程從容翰苑晉陟樞衡顧命是托

師保在廷社稷之故負荷匪輕丁茲六載海宇攸寍
爲伊爲周今昔同聲翹厥所由孰啓孰承皇情斯眷
褒寵荐膺封秩愈崇一何尊榮胡棄嬰養觀化真賓
哀訃遠聞天子悼驚爰命中使是襚是營五壇錫奠
恤典有增惟時臣子感泣涕零乞歸不可五內俱崩
勉趨闕事禮以權行迨至于今嘉禮聿成詔許庥恋
光賁幽明靈乎何恨𠇍哉九京既恋還朝亦有嚴程
彤幃容勿共濟大平列有闡孫玉畧嗣登世美克濟

引引繩繩身後之慶益遠以宏某里閭小子世講有
盟禮重耗紼羈職莫能依俙素幃髣髴冊旐臨風致
詞絜酒馳傾靈其如在鑒此微馨

祭封君李望華公文

於惟封君樂義好施閑以脩兮卧雲釣月澹無求兮
內養貞純逍遥遊兮于方強仕心何憂兮封以大夫
殊品流兮既耋而耄杖以鳩兮生飲於鄉齒德優兮
沒祭于社春以秋兮郡公德政洽以周兮公儀于庭

可與儔兮遘茲大故制不可留兮載馳載奔望故丘
兮不能執紼道阻脩兮悠悠之情何能酬兮生芻一
束爲羞兮

叢桂堂全集四卷詩集四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顏廷榘撰廷榘字範卿永春人官岷府右長史其詩文揮灑千言頗多率易其稿亦多散佚蓋不甚經意於是也

國初其孫堯揆曾孫鏵始搜輯遺篇編爲此集

隴首集一卷附錄一卷

〔明〕王與胤撰

私藏清康熙王士禛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隴首集一卷》提要

隴首集總目

孫男孳沆曾孫兆笏編次

侍御王公遺詩序

嘗讀宋史余鄉江文忠萬里當度宗時拜左相爲賈似道所忌乞歸聞樊襄陷鑿池後圃扁其亭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元兵破饒州公率家人赴水死嗚呼烈哉越四百餘年而有新城侍御王公殉甲申三月十九日之難與公無異顧以死於家未及與李忠文公倪文正公二十三人同邀贈䘏在公盡其致身之常節無論知與不知九原無愧然後死者聞其風烈覩其遺文能不欷歔感激思所表章之乎考侍御生平以建言忤執政蕭然歸第

聞難之日不以在野緩須臾之死告於親不違其志率其夫人與子同日授命無少繫累是其孝慈與刑于之化積之數十年以成其忠義於一日豈不與江公止水之意千載同符哉以視死守土死戰陣死侍執者不尤難歟衡從啓禎遺詩讀公西巡絕句數首已慨慕公之爲人壬寅秋從公從子士祿士禛乞公全書則以兵火散軼僅存隴首集一卷因特表於詩慰與雁門鈴岡簫曲諸君子並傳焉夫諸君子皎然不欺其志姓名與日月爭光寧復計及於斷簡殘編傳世與否而後死者盡然傷之惟恐其不傳於後亦猶平原裴將軍之歌睢陽不辨風塵色之句使讀者即其短歎微吟已可知其嚴氣正性非夫一切靡曼之音可得彷彿云爾

南城後學陳允衡拜撰

王侍御遺詩贊

先儒有言詩人所陳者皆亂狀淫形時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規切諫救世之針藥也文中子評六代之詩立纖夸誕鄙之目爲狂爲狷有君子之心者數人而已今天下之詩盛矣聯翩麗藻皆歸於駢花鬬草留連光景而詩人之針藥無聞焉新城王侍御諱與胤字百斯故大司馬象乾之從子布政使象晉之次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爲御史抗疏忤時相閹門養父清齋禮佛禪觀如道人甲申三月聞流賊陷京師涕泣不食再拜與父訣篝燈拒戶與其妻于孺人子士和偕自經死從子士禛刻其遺詩四十餘章皆奉使關隴之作其詞約以則其志哀以思悲民窮悼國蹙愀愀乎如不終日何其憂也巢車躍馬慨然有號令西域之志又何壯也嗚呼侍御忠孝偪塞誓報國恩不肯借踰河蹈海之名少自解免此鄙夫亂臣忘君背國者之針藥也攢眉搤掔憂天憫人肝鬲輪囷聲淚咽塞其爲詩則夸人纖兒浮漂嘈嘈者之針藥也忠臣志士聲烈轍天壤片言隻字流落人間人咸以爲弘演之肝萇弘之血有不肅然改容泫然雪涕者乎季札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是其先亡乎解者曰美者美詩人之情也先亡者見其匡諫意微而知其國也余讀侍御遺詩感詩人之義惻惻然擣余心焉遂捧筆而爲之贊

贊曰豐山九鐘是知霜鳴匪鐘則鳴唯霜之清公心憂國冽如秋霜隴首殷憂先幾告祥銅山既崩子母徵應明燈整冠湛然致命遺音危苦孤桐玉律吟龍憂石梵猿嗷月浩歌悲嘯雷風交加蟲豸不蟄象華其牙榛楛塞路河汾不作敬採斯文以識針藥康熙癸卯三月望日舊史氏虞山錢謙益拜撰

前監察御史王與齡著
侄刑部尚書王士禛較

詠懷十首

客舘有松栢聊以當友生玩其凌霜質挺挺愧吾形忽見雙翠鳥相呼因欲寘念我同岑子何由知此情

適俗韻豈易丘山戒翱翔朘朘一村遠於茲擷衆芳如欣新知歡永言不相忘日暮烟林合欲去牽我腸鼎鼎百年過朱燈照蘭房翩翩烟霧跡擬在

山之陽試問深澗樹斤斧詎能傷

世人誤龍門競願一御李意不在寒松朝槿觀其始杳杳山川外駐顏採朱杞無能亦已焉寧肯錯投趾散髮向晞陽膝上抱我子莫待暮鐘深夜行亦可已

千里思遥遥隴頭雪滿道親知有書至眞朴願自保莫怨江水深相見春池草適已境可忘愁人易衰老客中淹晨暮默驗仙方好

咸陽多古蹟徒供騷人歌漢宮與秦關曾不一瞬過紫閣有仙人欲從歎蹉跎長嘯以永懷泛槎渡洪河見聞不可恃日月去已多輞川在終南太[illegible]空烟蘿

阮公有客識神在酒之外越禮故遺俗凝心别有會鐘鼓不足歡戈矛豈能害惜彼餐霞人顧性終昧昧

几案觀羣書書多性自移朗誦與微吟庶可以逶適快意在無相莫令心如馳長嘯激清風此意誰當知良辰足逍遥偃臥松竹蘿

中經閟土肪肆步凌遠岑啜泉氷苔潔氣靜憩深林林壑起清響淡坐忘煩襟日短與夜長任彼陽

之陰何事藏智慧叩石自成音終日馳車走懷哉傷我心

羈心積歲暮霞雪落苔衣延目極原陸頡頏鳥相依良辰入客懷愁焉如周飢山川復山川周星尚未歸夙興巾我駕聊輟辛苦悲日入山微紫倦翮投林飛退耕力可任終焉返荊扉

成連刺舟去海水雜鳥音心悲情已移山林窈沉沉古[illegible]希音七遇世如不任栢葉與松脂乃在深山林仰瞻天漢遠何以寄我心

邊城向夕

孤城沙磧裏落照近危墉短景催長路高風急暮鐘嚴霜凄塞草深夜動邊烽一片仇池石誰銘跳盪功

伏羌道中遇雪

四株五株松欲折黃鵠坐枝口流血吞聲嚙雪不能啼行人俯身探禹穴

瓶梅五首

自是清芬絶蝶蜂那得知好將笛裏曲吹向隴頭兒

誰具傲霜骨孤清獨有梅兎園鶯物序歲暮又相催

鄉思那可禁況復逢驛使念我欲歸時已結垂垂子

紅英任似火氷稜自如石南枝與北枝不作春來格

不用金鈴護偏宜紙帳橫檀香別有種更比衆香清

至醴泉

廻環鳥道白雲邊忽得平原是醴泉唐馬日嘶秋草綠漢宮時在夕陽烟迢迢淵水聲如咽歷歷巖

花紅欲然不用臨風多感慨且看踈雨灑歸鞭

馬嵬

迷邦自是君王錯殺嫡何曾說太眞惟有馬嵬堪下淚時持遺粉贈詩人

讀楞嚴

憐予學道似蒸砂熟讀楞嚴苦憶家手錯已飛瓶裏雀眼迷更怕井中蛇性圓彈指氷成水業重浮根空是花煩惱織多難淨洗罔談坐照產靈芽

西羌雜詩十三首

聖主程書百廢釐殊方何幸漏凝脂幾多亭障無烽燧數萬朱提入罽帷

司馬籌邊幾叩閽甫能轉餉過關門貔貅十萬歡如沸報道金歸吐谷渾

香火曾通頡利盟茗芽市駿盡輸誠無端撫欵詐開釁仄仄金錢付冢許

躍冶眞堪虢不祥遂教番勢太郎當三千猛士如彪虎傘仗蕭摩一椀湯

兇家羙彼酒如淮遮莫將軍樂雪齋道上番雛深得意不從赤打白紅崖

細縷盤渦雪樣銀半千鈴子馬蹄勻諸番得此渾

無用戍婦深閨甑已塵
草深雪暗動雙旌夜半鵝池一旅兵銜轡聲嘶班
馬道移軍月照水屏營
紇干山下少人過大將行師按突何袖裏尚餘三
尺練歸來生繫角斯囉
天兵直欲搗闐顏百道松巢似刈菅血駟踏殘回
紇帳佛狠摧倒賀蘭山
礮矢如雷血染刀番兒番婦亂山號牀頭金盡牛
羊散積甲遙齊太白高
羌人歲歲議添巴不似通官欲太奢攫取軍需三

兩萬半供撫講半熬茶
哈喇爲音衣盡紅土人也自習夷風三軍未動先
移帳畬漢由來一線通
查牙峻嶺失千夫老羯耽耽已負嵎半萬強兵空
仰視諸僧談笑飲橦酥

登南戍同范玉坡晤梁如星道長以賑至

登城遙望翠烟開萬壑千峰撲面來二鴈插天分
大小九龍匝地自瀠洄夕陽終古秦川影暮雨連
宵渭水雷喜見汲公持節至清秋隴首待銜杯

漫成二首

種竹久思歸故里讀書聊復閉官衙坡公杜老詩
開錦天女維摩語散花
空裏浮花空裏人空空不盡尚微塵如今業已空
相許默證空空無相身

憶鄉

天涯羈客盼秋裝秋到何堪露滿裳涼夜喜聽秦
地雨驚心聞說故鄉蝗閑雲莫戀華峯好蒴藥應
開灤水香日日愁心歸夢急懶從篋内餌玄霜

數珠

一三五九數原殊信手拈將一粒珠提起放來皆

是幻從無聲處乃眞無

伏鵝閣晚歸

伏鵝閣上望浮槎秦豫横分水一涯像自峩嵋新
闢地經從御府賜籠紗疎林月散千千影暮井煙
横萬萬家一線蛇蟠容客度燈光驚起夜棲鴉

發陝

自陝適石壕悠悠信歸鑾僮僕冒宇開貿衣謀一
醉雖未見故鄉聊幸遠烽燧遥望古北邙非石亦
蒼翠去年五月中冒暑經此地汲泉洗煩渴枕石
路邊寺撥塵覓遺蹤時久不能誌惟有舊題詩宛

然在巾笥微吟感今昔聊以質同志

硤石

千山攢硤石不見參與昴二陵相對峙峯巒鬬工巧可憐巨盜横居民常擾擾田荒五月旱無時得一飽畏寒拾山蒿救饑採澗茆肌膚如枯木焉得顏色好我來日已曛我去未及卯風雨雜雞聲瀟瀟還膠膠遠遊多苦辛百端集懷抱

雙梧館 汴梁泉署

庭前雙珠樹凌冬鐵幹存迢迢百餘尺明月浮千痕聊與廛市遠何知車馬喧我客秦關久入秋驚

旅魂今來暫駐足且以奉清温篝燈侍眠食笑言集琴樽豈伊山川間言念弟與昆安知非吾土而復思故園

附

自撰壙誌

王與亂明御史也曾祖重光嘉靖辛丑進士官貴州參議功贈太僕寺少卿祖之垣嘉靖壬戌進士官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俱以伯父象乾貴贈少師兵部尚書嗣父象賁官戶部員外郎父象晉萬曆甲辰進士官浙江右布政使母成氏繼母張氏俱贈淑人余中天啓丁卯鄉試十名崇禎戊辰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妻于氏封孺人兩承簡命巡視河東茶馬回道復奉命提督應天學政已以言事調用遂請告歸歸家九年養親教子閉門讀書怡怡自樂謂可以終天年不意京師卒破聖主以殉社稷上昇余聞之雪泣露衣即欲攀龍髯而授命特以望九老父未有歸着欲奉之走海濱老父以祖宗墳墓故入舟復返余不敢強相次歸家遂偕妻于氏子士和併命於

寢室命也如斯可奈何因手書家世科第以貽余孫啓沆時方四歲葬從薄從速隨時也崇禎十七年甲申四月二十六日絶筆

王與亂字百斯山東新城人父象晉浙江布政使與亂舉崇禎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東鹽政鹽課羨銀數萬兩盡郤之視茶馬陝西尋督應天學政未行上疏劾總兵官鄧玘縱兵淫略殺良民冒首功請斬之以正國法警諸帥輔臣與玘有連不悅左遷光祿寺署正歸流賊陷京師與亂慟哭不食曰吾君爲社稷死與亂當從拜辭其父自作壙誌家人固止之妻于氏獨黙然既而曰妾事夫子爲命婦夫子死妾

從夫子子士和泣曰父死母又死兒何心獨生遂作絕命詞曰痛余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吾親聞之兮涕泗徬徨以身殉國兮維千古之臣綱驕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遑嗟世道之穢濁兮痛四維之不張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于帝鄉與亂登樓自經于氏亦經死士和經於其旁甲申四月二十六日也士和字允協學官弟子食餼好學以善書名與亂死時遺命速葬五月葬城東鄭潢河送者數千人僞順知縣貫三俊亦來弔衆投瓦石擊之三俊策馬走免先是崇禎五年十一月吴橋兵變南陷新城與亂從叔象復及其子與夔死之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大兵破新城與亂長女士和妻張氏與亂弟與朋及與朋子士熊士雅死之象復字完初仕爲保定府同知以不拜魏忠賢祠罷歸與夔字風虞萬曆二十八年舉人兵至象復父子助守城陷皆被執象復大罵見殺與夔亦遇害事聞贈象復光祿寺少卿與夔宛平知縣與亂女學官弟子徐元祺妻投井死士和妻張自經死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弟子員與朋爲人負奇氣善

談忠孝大節兵至助守城破與朋父子被執皆不屈死王氏一門死者十餘人

侍御王公傳并贊

公諱與胤字百斯山東新城人浙江右布政使象晉次子也中崇禎元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出爲湖廣道監察御史嘗抗疏劾總兵官鄧玘辠狀大略謂玘自用兵以來淫汙劫掠每捷皆係殺良冒功以此敗類置之行間正如稂莠之妨苗虎狼之噬物爲禍最鉅伏祈罷其兵柄行勘正法庶幾斬一人而千萬人懼是時主兵者方橫玘又閹臣私人疏上大忤閹臣意被謫以歸遂不復出十七年三月流賊陷京師公聞之涕泣不食自草壙誌訖再拜訣其父布政公入室沐浴與其妻于孺人子士和拒戶皆自經死遺命速葬士和字允協縣學生始公求死時家人或以微言諷士和俾乘間譬解士和不爲動且曰此世間好事女曹安用喋喋爲遂作絕命詞一章其略云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嗟世道之溷濁兮何四維之不張彼反面而事仇兮方臣妾之未皇欲容身其無所兮願從吾親於帝鄉會

世祖章皇帝既定天下

詔禮官具甲申死難諸臣本末上之爲之臨

朝太息特命贈官賜謚宣付史館甚盛典也凡蒙

贈謚者二十有三人而公以左降家居獨不得與議者至今惜之嗟乎封疆之臣則死封疆社稷之臣則死社稷若夫官已謫矣身已退矣夫固無封疆社稷之責矣當其時雖入山蹈海爲世之逸民遺老無不可者而顧泣血飲恨忼慨殺身何其壯也故吾謂公死爲難能導其妻若子俱從死尤難予友王子貽上痛世父之不得聞於 朝也以其事寓予予讀絕命詞尤爲之潸然出涕故備載之乃系之以贊贊曰

願爲良臣不爲忠臣昔賢所遘邈矣昌辰公職在史犯顏批鱗侃侃諤諤不有厥躬彼其之子伏機思逞一蹴中之匪人伊命明政不綱門戶囂爭泰極而否陽詘陰信鴟張蝗聚惟此黃巾無小無大冠解土崩天傾日奪廟社以淪公則痛之卬呼蒼旻羣拜犬豕屈膝苟生公則耻之以臣死君婦也死夫子也死親於乎間氣萃公家門願告太史毋俾泯泯宜不一書以慰九京以勸大節以激頽風與天壤俱與日月新

予既作此傳成貽上寓書於予述公聞變即握

砅片服之不死赴水者二皆被救不死會僞縣令賈三俊者至公求死益力偕于孺人共縊於室又繫絶不死家人遂共守之公俟守者稍懈乃縊死及葬會哭者數千人僞縣令賈三俊亦來衆怒爭欲奮前執之三俊策馬走免所述覩傳中稍詳因并附識於後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長洲後學汪琬拜譔

文林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墓表

濟南之新城去郭二里鄭潢河東有故明湖廣道監察御史王公暨妻于孺人合葬之墓累土於旁封崇四尺者公子儒學生員士和之兆也公與亂諱永錫字一字百斯曰重光貴州布政司叅議贈太僕寺少卿再贈太師兵部尚書公曾祖考也曰之垣戶部左侍郎贈戶部尚書再贈少師兵部尚書公祖考也曰象賁戶部員外郎公考也曰象晉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公本生考也公中崇禎元年進士改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巡按河東監課羨金數百鎰皆卻之覩茶馬陝西邊境肅清尋奉命督應天學政將行上疏劾總兵官鄧玘玩寇悍閫臣意引疾歸歸九年李自成陷京師帝崩煤山公聞變慟哭將浮于海行至利津海多盜不可行公嘗覽方書謂砅片多服能死人命僕購之僕市僞者以進服之不死夜起投水者再左右衛之又不死公乃回舟及里求死愈決自撰壙誌以四月二十六日暨妻子登樓齊縊死遺孫啓沆僅五齡士和絶命詞曰痛予生之不辰兮天滅我之立王吾父母一閒之兮滂滂汜以彷徨以身殉

國難兮維千古之臣綱嗟反面而事仇兮方臣節
之未遑哀世穢濁兮四維不張大地無容身之隙
兮願隨吾父母歸于帝鄉公卒時年五十有六子
孺人者福建道監察御史青城于永清之女卒年
五十有五士和博綜經史書法李北海能神似卒
年二十有八公遺教葬從薄從速遂以其年五月
不卜日而葬葬之日會者千人僞順縣令賈三俊
聞之亦來衆爭持土石奮擊之三俊遁去久之公
從子今翰林侍讀士禎刻公遺詩以行公之大節
漸聞當世又慮傳之不遠也乃伐石爲表命其友
朱彝尊爲文揭于墓道於是公之殁三十有五年
矣嗚呼士大夫不幸而遭國難其始皆有捐軀之
一念臨當引決或情牽于婢妾或僮僕援救小不
忍而自全若夫撓之不奪臨難慨慨就死固人之
所難能至鋒刃未迫于前鄉里可保而守乃遥聞
君喪率其婦子從容就義一室之内非事之出于
先難者與先是崇禎五年十一月援遼之師變起
吳橋南遏新城時則公之從叔象復及子與夔死
之十五年十二月城再破公之弟與朋及子士熊
士雅又死之至是公父子夫婦又死之而士和妻

張氏當十五年城破時亦自經死方賊兵之陷京
師也大學士范公景文以下死者二十三人事聞
江南江南草野士交塡膺扼腕謂三百年養士之
報盡節者不宜寥寥若是遂持論書義誤國制科
可廢彝尊時尚少亦助之憤惋不平久而遊四方
歷戰爭故壘訪問耆老則甲申前後士大夫殉難
者不下數百人大都半出科第而新城王氏科第
最盛盡節死者亦最多然後知報國未嘗無人而
往時草野之論特一時過激未得其平也象復字
完初保定府同知嘗以不拜官官魏忠賢祠罷贈
光禄寺少卿與夔字風虞萬曆二十八年舉人贈
宛平知縣與朋字壽三貢生士熊字渭濱崇禎十
五年舉人士雅字大雅生員皆盡節之士附書之
翰林院檢討秀水後學朱彝尊拜撰

世父侍御公逸事狀

世父侍御公諱與亂字百斯一字永錫大父方伯公次子也崇禎元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奉命廵鹽河東歸再命廵視茶馬著隴首集多憂天憫人之言尋視學南畿拜命未行上疏劾總兵官鄧玘縱兵殃民請斬玘以謝豫楚百姓玘蜀人也恃奧援縱恣所過淫掠甚於賊疏上果大忤政府罷歸歸治東園疊石爲小山穿渠引水有若天然春秋佳日輙奉方伯公籃轝出遊甘爲農圃以没世又皈心白業精舍數椽左右

列竺乾珠藏之文面壁終日甲申三月聞流賊陷京師泣涕不食買舟利津之三汊將浮於海海道梗夜起投水爲家人所持不死買冰片潛服之又不死乃捨舟歸里笑謂家人曰吾不死矣家人信之伺少怠夜半登樓與孺人于氏子廩生士和同縊死是年四月二十六日也留絶命詞壁間遺令薄葬公死時年五十六孺人少於公一歲士和年二十八古有之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古今天經地義所不得而逃焉者也公以放廢之身似可以無死而必死乃屢瀕死而不死終百折不易其志而以一死下報故君且與妻子從容俱死嗚呼可不謂得死所者與

世祖皇帝既定天下俞魏公裔介請明末北京死節之臣大學士范景文等二十三人皆予謚而公死於家無狀公逸事以告史館者公死時士禛方幼穉稍長與四方賢士大夫遊恐世父之事遂湮没而無傳也既乞能言者爲誌表傳贊自禮部尚書錢公謙益而下凡若干人載之家乘謹狀如右秉筆者冀有取焉

經筵講官刑部尚書前都察院掌院事左都御史

姪男士禛百拜謹述

侍御王公詩跋

太史遷稱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又稱非死之難處死之爲難古今義憤至甲申三月十九而極於是不死更無死所矣而或者謂在朝則死在家可以無死是猶因析箸而遂不兄其兄徒戲論耳無怪乎死節於家者尤少矣瑯琊王百斯先生罷官家居聞變而與其妻子俱死是明於處死而重於泰山者在齊自戰國王太傅蠋以後先生一人而巳于載稱二王何其奇也且夫死節一耳無差等也然而或激烈於一旦或講求於生平或根柢於天性猶必以其言考之先生有遺詩一卷或先事而言或臨事不恧然後知其講求於生平而根柢於天性久矣雖文山皐羽弗是過也吾友伯璣氏精選如干首深得先生之所以用心濬故謹識其後壬寅仲冬黃岡後學杜濬拜跋

新城諸王以經濟名世及文苑獨行堪紀識爲列傳者不啻數人焉而忠孝大節未有如百斯先生者也先生抗疏忤時宰拂衣歸田未幾遇甲申之難遂以身殉噫死國難也家而死國尤難也率其妻子同日死又難也先生處之若無難者繇今以思眞與日月爭光矣隴首集僅存之兵火之餘猶覺其挾風霜而鏗金石惜也全編不克槩見有大雅淪亡之痛焉夫王氏之爲龍鳳爲虎豹者旣代不乏人若先生者生能觸邪死終貫日殆莫能名之讀其詩而慨然想見其人不獨有德之言亦庶幾仁者之勇乎江夌後學紀映鍾拜跋

收人心明紀律疏附

欽差提督應天等處學政湖廣道監察御史王與
亂題爲收人心明紀律專責成無棄勞臣以奏蕩
平以安天下事竊自流寇狂奔而南臣所屬廬鳳
安三府盡遭蹂躪賊衆飄忽無定雖去之蘄黃而
三吳富庶是其素所垂涎未可安枕而慶無事也
督臣業奉六月汎掃之明旨自應殫智竭慮滅此
朝食但其麾下將士不過千餘合關門諸處兵馬
止有六萬今三秦豫楚及大江南北處處告急處
處宜防分應之苦於鞭長難及亦苦於賊多兵少

計惟有訓練土著最爲要著即民爲兵自古良法
在州縣官有城守之責當多方團練鄉勇以盡司
牧之職若鄉紳士庶有好義急公之人募健丁備
糧餉與地方官同心禦侮各衛室家其著有成勞
者許該撫按覈實題敘廢棄者起用見任者優擢
按功行賞[illegible]幾不遺功名之路開則勇敢之氣奮
自當[illegible]守赴敵恐後矣至於卹死之典所關
尤重頃臣[illegible]死叛卒之變者數十人近吏部題敘
從優贈廕恩典最渥臣叔原任保定府同知王象
復同其子舉人王與夔罵賊捐軀此自臣子致身

之常耳蒙皇上贈以京卿錫以任子此從來未有
之異數臣感激涕零因思天下被賊之處豈少舍
生取義之人如南直霍縣被寇凡係生員殺戮殆
盡以有姦細先入城中知城守之嚴皆諸生爲之
倡率憤恨最深故受禍獨慘其他郡縣肝腦塗地
者更不知幾何人矣祈皇上勅下巡按御史細加
查覈其殉難尤著者照臣鄉例加以贈卹錄其後
裔不惟死者瞑目即生者亦聞風興起矣所謂收
人心者此也勦流諸將或奉命專征或立功贖罪
建大將旗鼓者不下十人名位相埒莫之統一遇

敵則推諉有功則妒成其中廉勇自愛固不乏人
而怯懦貪淫正復不少以臣所知總兵官鄧玘其
尤也玘自用兵以來到處恣其淫污劫掠每捷皆
是殺良冒功罪狀滔天罄竹難數以此敗類置之
行間正如稂莠之妨苗如荼毒之害物爲禍最鉅
決難以旦夕姑留祈皇上立賜乾斷罷其兵柄行
勘正法庶斬一人而千萬人懼矣若復如張全昌
等例以遣戍立功諸將之驕心惰氣何所懲戒而
欽戢乎所謂明紀律者此也號令一新士氣自倍
然後布置諸將分爲三路以某人爲總理副以某

將掃清江北蘄黃以某人爲總理副以某將掃清
兩河以某人爲總理副以某將掃清關中督臣則
於適中之處指授方略節制諸軍刻期舉事務求
萬全一路不效責在總理諸路責在督臣事成則
有通侯之賞不成則有斧鑕之誅所謂專責成者
此也要之流寇何難平之有亦當事諸臣不肯實
心任事故勦則徒殺民命撫則浪費金錢起於一
方滋蔓六省嗟嗟原其發難之初不過數百潰兵
依潢池以求旦夕之生耳惟托言招撫以倖目前
無事而不意爲禍若此之烈也即如向者臣鄉叛

附疏

軍之變若飄風驟雨勢不可當稍一舉足遂破六
縣返轡而東據有登郡聲勢之大較之流寇且什
倍之非原任巡按御史王道純力主勦議疏請至
再皇上特軫二東迅發夔漢健丁前往撲勦登萊
之禍臣不知其所終矣且道純介馬行間功罪必
實以入告利害必力爲主持一切贖銀盡捐以養
士卒去時行李蕭然觀者泣下臣按秦之日聞其
家徒四壁不免饑寒皇上最惡貪穢而道純之清
操如此皇上最惡推諉而道純之擔當如此皇上
最惡狥隱而道純之訟忠勿欺如此今撫臣朱大

典等業已敘功遷秩而道純竟屢蒙不錄公論咸
爲扼腕所當早與湔雪以爲將來任事者之勸所
謂無棄勞臣者此也臣蒿目時艱痛心籌畫行當
遠離闕庭不敢避恩怨之嫌謹披瀝爲皇上陳之

附疏

隴首集一卷 山東巡撫採進本

明王與允撰與允字百斯山東新城人崇禎戊辰進士官至湖廣道監察御史以劾總兵鄧玘降補光祿寺署正明亡與妻于氏子士和同自經是集乃其巡視陝西茶馬時所作故名隴首其姪士禎編次之僅詩四十二首又劾鄧玘淫掠疏一篇自撰墓志一篇而以傳及墓表逸事狀附焉

瑤光閣集十二卷外集二卷
明夷集一卷

〔明〕黃端伯撰

江西省圖書館藏清乾隆黃祐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瑤光閣集十三卷》提要

夫好與僧往來競以[illegible]詡[illegible]所
及義好行小慧者也比[illegible]輩時忠臣義士亦間
金正希黃陶菴皆是而吾鄉黃元公先生亦
焉或因謂佛氏能了生死故諸君子能舍身以殉
國此大謬不然者也忠義天性固不待外求聖人之書
又反覆訓示孔子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
以成仁孟子謂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由是得
生而可以不用可以避患而有所不爲深切若此而烏

事彼教爲哉且人之所以爲人者以其有五倫也人倫
之所繫屬以其有恩愛也克人倫之至則可以參天地
而三極立焉彼釋氏者視山河大地皆爲虛幻則其於
國變也固且漠然無所動於其心彼於桑下三宿恐生
故釋迦避父而不返慧能棄母而不顧於父母猶
知有君恩而捨身以殉之哉我　聖祖
御製七諭指駁明透蓋　聖人之訓萬古
之謬說又豈能曲爲附益而張其教乎元公
士即建言論天下事拳拳於君與國司李

並著循卓聲既遷南禮部主事適明運終
破南京遂以身殉國爲南都死事六臣之首
芥河山者所能爲當城之破也或勸先生以披
不許固已高出藥地道隱之上既拘幽不屈
欲以禪師禮之終不屈則先生於佛學固不屑矣
先生學佛時署私印曰海岸道人蓋楞嚴經謂引諸沉
冥出於苦海而俗僧有苦海無邊回頭是岸之說先生
意取諸此晚年磨去印文改鐫忠孝廉節四字則尤悔
悟之確證也可謂死事得力於佛法者哉黃寧拙都諫
爲先生族人與余同在書局因以先生瑶光閣集見示
併屬爲閱定余謂先生當明季古文大壞之時獨安雅
無怪迂之習惟時時雜佛氏語因爲別擇編爲外篇以
明先生先迷而後悟之旨無使世俗之人以佛溷先生
令學佛者借先生以張佛庶幾先生之志已乎都
諫垂成來索序因質言所以別擇之意以復於
乾隆己未中秋前二日臨川李紱書

重刻瑶光閣集序

黃元公先生仕明之季　王師定江南抗節以死所著
詩古文曰瑶光閣集散見各家選本中顧集之刻於故
里者無序目無卷帙次第聞先生盡節後門弟子搜其
遺稿而梓之蓋未成之書也又已刻者有集曰還鄉曰
廬山曰東海則先生丁內外艱時及遊宦浙中所作皆
五七言詩雜以佛家頌偈還鄉集附瑶光閣集後廬山
東海二集則先生自序而合刻之其所手定者也兵燹
以來板已盡燬書之僅存亦多殘缺好古者分寶其一
二帙而已余有所藏刻本較他家稍完備復手抄以益
之頻年官京師嘗攜以從雍正己酉以纂修八旂志書
從臨川李公於館局公偶論先生遺事出是書觀之公
以其多用釋氏言手爲删定昌言之純者爲正集入釋
氏者爲外集不雅馴者逸之余幸循編次録而藏之有
年矣元公先生學精性命好與緇流往來所著書多用
其語臨川公崇正學黜異端於表章之中寓衛道之力
有深心焉然余考先生臨難時督師者欲爲請於　朝
畀以官不受許待以善知識禮亦不從先生弟子南豐

湯公惕菴有言先生所鐫海岸道人之章後以忠孝廉節易之末年之悟舉世未知由是以觀先生讀聖賢書行聖賢事所用釋氏言亦游戲三昧耳臨川公所删定其亦先生之志也夫乾隆己未余丁先嫡母艱歸里讀禮之暇爰取正集先以付刻仍之曰瑶光閣集而還鄉東海諸詩附焉不復區別廬山集皆佛家語並入外集書既成因序其緣起以識之至先生大節載在史册並見各碑銘傳誌中茲不復云乾隆己未秋八月朔同里後學黃祐書於城西之寒碧草堂

瑶光閣集總目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臨川李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祐敢彬編次

校閱姓氏

涂稀　黃仮　黃培任

魯鼎梅　黃鐘

瑤光閣集卷之一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臨川李　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　祐敬彬編次

古今體詩

贈張德符

自愛竹林逸姝忘茅宇窮野猿吟月下山犬吠雲中籙
受赤松子書傳黃石公留侯饒秘略莫問採芝翁

寄別路靜因榷稅潯陽江上

蓮花峯下引清溪石壁煙生樹欲迷茂叔當年游眺處
光風盪滿大江西
太守循聲接潁川甘棠遺愛萬人傳仙壇手勸麻姑記
五綵雲流錦繡鮮
江州司馬忒風流日日常隨五老遊歸去帝京天路遠
艸堂蕭瑟白雲秋

過聚雲峯望鄉舍

九曲清溪若帶環雲中一點露青山老僧手指遥鄉路
只在蒼松翠柏間

贈王士行

我聞皇古氣初分龍馬游河授赤文五五圖中行日月
三三畫上現風雲誰拈寸鐵鏤沙界鳥獸龍蛇紛怪
儵忽曾將混沌雕縱橫解使虛空壞泰章漢篆古傳名
鐵畫銀鉤勢側行鴈字行行河漢皎龍光炯炯斗牛橫
石頭路滑宗工老奇怪通身都是口五丣降魔付白衣
諸方共服金剛手利刀切玉靜無疵八面鋒稜許阿師
唯有黃公沒伎倆一雙空手更無錐

贈鄧進于

北軒憑眺處春色媚江天翠滴千巖雨青含萬井烟臥
風吹夔爽竹月寫形妍邀矣山中相脩然地上僊法筵
心炯炯經笥腹便便欲識濂溪意寒窗綠草邊

峩峯口占

峩峯古路絕攀躋萬仞寒松與日齊積葉滿山人不到
長年留得白雲棲

江行二首

鄱湖秋棹處風色敞江天遠岫寒飛雨晴潭晝吐烟河
猶吹浪駛野馬踏波顛欲識神京路迢迢銀漢邊

[illegible]大江上烈烈北風驕浪湧蛟龍闘雲騰天地搖壯
懷矜擊楫神力怪浮瓢寄語乘槎客星河路不遥

過鸞山閔子故里贈閔闇皇

高山配明德萬古令名傳三子愛何篤二人惟獨全流
風分杏遠薺月映蘆鮮提手陞堂處依希見昔賢

題胡孝子赴火殉親卷

義士有同死仁人無獨生一時騰氣燄千古耀光明赫
赫日星麗芒芒天地驚徘徊燈影裏猶與覩融爭

吳山齋宿

月上孤峰秋色新澄湖如鏡淨無塵平生一片氷霜志
半夜蕭蕭對鬼神

贈徐石客

天竺峯頭古月圓碧湖如鏡淨無煙空中一榻須彌座
秖為南州孺子懸

贈劉宙緒

清溪九曲抱村流緑樹青山處處幽高士弾琴秋月裏
逸聲驚散白蘋秋

賀胡奇萬

雪林氷澗月交光鐵樹開花徧界香聞道上林春信早
一枝先付與儒郎

寄贈張遠侮孝廉

嬌嬈玉女弄晴曛紫褥披霞襯剪雲三十六峰春色裏
兕觥稱壽武夷君

贈書林余居士

深山大澤隱神龍頭角崢嶸露五峯暫地風雷相送處
南臺移動北臺松

贈廖鍾叢邑侯初度

月辰臨大呂星象應長庚氣自流光感神疑履迹生九
龍吹雨潤孤鶴嘯風清窈窕來僊島玲瓏現化城珠如
明月映蓋是彩雲擎至道符三極元機協五行瑤琴氷
雪淨寶劍斗牛橫柳浪鷗相狎桑林犬不驚瑞雷催鐵
樹甘露潤金莖海屋群僊聚酕醄慶太平

贈何元輔元輔讀書華蓋峯

華蓋峰頭現彩雲瑞光散作五花文何侯鍊就長生藥
玉籍書名太極君

寄南海令王纫君

鎭海明珠現廣南神光赫赫照龍潭名家自有摩尼寶
不向如來髻裡探

贈李又青明府

大業方凌競英才獨激昂五千傳道德三萬聚文章赤
水騰騏驥丹山現鳳凰大家推董賈名世嗣荀楊絲筆
流雲麗明珠映月光立心無棘刺吹氣有蘭香皂盖行
南服朱幡舞上方燈如千日炤劍是七星裝海上雄驅
鱷山中幻叱羊湛恩流雨露孤節凜氷霜五袴爭歌范
三刀獨啟祥桂林齊嚮化樟郡重騰芳道力降獅象神

機制虎狼綠林𪀚鼠竄青社壯鷹揚赫赫兵威厲緜綿
王氣長金輪持地固鐵柱鎭天強華子欣扶杖麻姑快
舉觴築巖新夢傅謀國急思姜楚甸資藩翰荆蠻藉紀
綱人推龔渤海帝念杜襄陽自歎淪蛙窟何期接鳳行
盻睞增氣色披瀝露肝腸始覺先生大偏矯小子狂望
崖驚峻峭觀海服汪洋撻伐甲兵耀經營弓矢張方期
千里擊直上九霄翔

贈楊曙台邑侯

金谷園開石壁傍春風滿路送花香朱紱一奏山河舞

始信琴僊是法王

送王冊陽遊秣陵

寶殿瓊樓耀日光曉風輕度百花香金陵道上丹霞麗
始信江南王氣長

贈侯廣成先生

靈威丈人都洞庭金簡玉書傳禹經奇字元授鳥獸跡
古文惟露龍蛇形爲憐萬古困長夜手提神珠照天下
寶光高映金輪峯無量山河影如畫曠代眞人應白沙
千年鐵樹再開花等閑吸盡西江水争羨明公是作家

寄賀余集生七十初度

雙林大士再來人法界無邊攝一塵擺鋒徧傳夫子舌
擁旄權現宰官身華陽洞裏號天放瑤關珠宮空蕩蕩
鳩杖群推地上仙鶡冠獨羨山中相五燈華綻筆尖頭
清淨光明炤十洲要識老翁無量壽須彌幢佛是同流

贈涂黃功

憶昔談文地風流尚宛然彩雲裁錦麗明月弄珠圓法
席看垂手文壇羨比肩史涵晉口澤經繹契心傳自笑
烟霞癖偏承雨露鮮火分劉向杖星映李膺船矙矙金

橋度巍巍寶塔連敢憑清淨願同覲大金仙

寄吳子卿

萬壽峰頭坐絳雲麻姑授酒醉醺醺名家拈出臨川筆
滿幅龍成五采文

寄贈東園鄧來沙先生

我愛園公標格清唫風嘯月踏花行釵鈎鐵畫有生韻
玉戛金鏗無俗情香閣屢邀黃鳥唱寶池新訂白鷗盟
璽書遠召商山老休怪留侯露姓名

開先閒居謝彭司馬過訪

偶然携杖入山來千仞芙蓉面面開鳴鶴唳霄聲縹緲
伏龍蟠洞影徘徊層崖瀉瀑晝飛雪疊澗奔濤宵吼雷
奇怪謝公饒逸興屐痕印破石門苔

寄廖鐘麓邑侯

南郭先生風格殊滿庭春草翠如鬚風雷並吼腰間劍
日月齊輝掌上珠矯矯九霄翔逸鶴昂昂千里騁神駒
懸思別墅園棋處一着先機已破胡

麻沙驛步韻寄黃石公

天印清江月印沙寶光環映道人家洋洋一曲彈流水
髣髴琴仙散晚衙

武夷逸客

誰道仙壇香供稀現前風味便忘饑丹崖翠壁景如畫
雪澗氷濤神欲飛稱壽屢斟元露酒合歡新授紫霞衣
作家自有傳神手分得雲林一幅歸

贈邵武馮侯

仙城湧現紫溪雲五色香光徧界薰花徑逶迤春景麗
野童欣咏大馮君

寄劉肩吾太守

滄海汪洋寶鏡澄大千沙界紫光騰始知太乙青藜火
分燄俱成日月燈

贈熊太初廣文

苜蓿齋中新月晴花前對影即良朋誰言道院太岑寂
四壁俱傳絲竹聲

贈邵武楊太守

偶入化人國如升開士堂惠風催草秀甘露發花香峭
壁千尋峻清溪九曲長共聞歌愷悌應得紀循良

送江慶生遊粵

誰道牟城道路險大風爲馬日爲車羅浮嶺上梅如雪燦爛俱成華嚴花

贈何印尼學憲

鯉湖有仙子肌骨映冰澄電掣驅妖魅風輪奮大鵬道傳夫子鐸禪紹祖師燈正切東山望還看北極騰

贈胡鎔北別駕

海門之上赤霞晴無量香光映化城明鏡一輪懸月露紫琴三疊弄風清西棠翠蔭金鞭影琢桂香傳玉斧聲甘露在彌花在華應身分化若神明

謝黃石庵司李

我聞黃叔度胸次盪光風學紹紫陽後文參元晏中玉率傳佛現金粟度仙逢正直推通老循良頌次公文心千古麗法眼十方空自笑陶潛癖徒懷汲黯忠佯狂吟澤畔偃蹇臥牆東獨荷神明鑒方看燮理功

謝黃石庵司李枉顧

洛陽花閣應身分蕭灑清風蕩楚氛彩鳳雙鳴方發漢神駒一顧遂空群山農快沐隨車雨野客欣瞻繞座雲清供偶分摩詰鉢覺城普受法香熏

舟中憂題五言絶句踰旬而先君之訃至始知有徵兆云

九原人子恨羇旅未還鄉落盡千江水難消淚一行

和江如僧易疏賛十六韻

靈竅開太古秘笈剖先天始自伏羲演重因神禹宣動機三極應生氣九宮旋變化渾無朕周流總自然欲窮飛虎伏須識正中偏五世隨時轉三元應位遷馬牛分象炳龍虎按畜全自有希夷學殊非儱侗禪別傳超教外名理契機先赫赫參同卷淵淵鑒度篇星經彰列宿

曆史協流年事欲窮千古辭寧滯一邊自迷黃帝指誰比素王肩不遠唯敦復無疆庶配乾方思心鏡現忽覩髻珠懸妙句通元旨依希續五千

簫曲峰

憶昔開山日靈禽應紹隆梵音傳歷歷仙曲奏雝雝乍覺龍吟霧爭傳虎嘯風樂推皇古上聲滿太虛中搖鐸四山響轉輪千界通陰陽調逆順律呂協雌雄祗覺千身普誰知萬口同調高驚別鶴音遠駭飛鴻自有神通力殊非造化功野僧心頓死沙佛耳應聾雪曲傳高士

秋聲醒醉翁悠悠山有口槑槑石無胸大塊吹天籟清
歌奏月宮要窮聲起處須信本來空

洞庭峰

渺渺洞庭雲縱橫八面分軒轅張樂處木葉落紛紛

覆船塔

古路繞溪斜盧舟閣白沙鷺鷥歸宿處明月映蘆花

梅花嶺

雪嶺寒梅發香光透月輪誰知幽谷裏別有一家春

贈侯謙瞻督學

震澤鍾靈厚龍沙授命新地天矜敘泰雷雨忽扶屯鐵
壁重開眼金莖普現身太湖波浩瀚喬嶽石嶙峋骨格
追秦漢神明接孟荀雌雄精辨劍左右掞旋輪釣渭蒐
王佐耕莘簡帝臣西江先得月南浦忽生春莫謂文無
價須知德有鄰好音方奏雅器運頓還淳小子元無賴
狂奴故不倫風流如有會意氣轉相親玉樹懐高韻瓊
花步後塵自憐依覺岸應得度迷津

贈張名卿

鐵畫銀鉤露印文毫端現出五花雲名家自有傳神手
莫道張顛讓右軍

上李孟白先生

石耳峰前紫氣浮玄關日日候青牛晴湖皎潔傳宗眼
怪石嵯峨露佛頭三萬座分摩詰室五千書按老聃樓
懸思几杖經行處梨響空山樹樹秋

別過君斷之任仙居

仙令仙才仙島游仙床仙灶列仙晋赤霞燦爛飛仙舄
衝破江天萬里秋

寄金正希

突兀金輪第一峯白雲深處響晨鐘何時再借謝公屐

踏破蒼苔千萬重

寄歐陽節庵

蕭瑟金風掃鐵關滿林黃葉響空山作家獨許歐陽子
拈破秋聲在樹間

寄金維白茂才

澄湖如鏡映晴峯劍戟參天幾萬重奇怪金鱗頭角露
滿空雷電化爲龍

贈劉明度

高閣玲瓏七寶光較書天祿有劉郎何人夜授青藜火
化作金燈熖十方

寄武林王屏石司李

西湖有長公樂事與人同竹棐浮堤翠桃花照水紅沙
鷗眠柳月野鶴夢松風賦擅六朝麗文矜千古雄墨池
傳逸少經苑繼文中突露頂門眼方知沙界空

寄吳磊齊先生

五老峯前坐白雲猿猱虎豹自爲群東方古佛推金粟
大海潮音唱梵文

寄台州蔣楚珍

金庭洞裏列仙家翠嶂丹崖映赤霞猶記石梁飛度處
赤龍吹浪雪成花

寄餘姚馬晝初

石匱中藏日月珪靈光熖耀若邪溪右軍傳得神人簡
千古蘭亭費品題

寄朱元倩遊三台

石溪春水照桃花聞說三台路不賒孫綽獨傳金石句
賓光化作赤城霞

贈劉若思居士

霜天逼發一枝梅爲愛花香入嶺來驀遇校書天祿客
青藜火向杖頭開

登嚴子陵釣臺

上有堯舜下有巢由同心相應朕迹不晉咄咄狂奴故
態不知有漢春秋獨踞千峰頂上羊披一領羊裘帝座
客星晉不任閑身歸老大江頭灘是嚴灘州是嚴州山
川與我同族何煩賜姓爲劉振衣絕壁濯足長流月照
高臺人不見清風匝地冷颼颼我本四明狂客三年作

宦悠悠浪跡日隨馬牛走窮官不辭作家謀霜天南邁
聊借一籌唯有先生知我默默兆與心謀依依世界虛
空海一漚拄杖挑包隨意徃龐公老子是同儔

寄謝薛藕臣司李

懶說無生話欣瞻有道容元文騰吐鳳紫氣望游龍珠
彩澄形穢金聲振耳聾惠風披拂處先已及山農

謝楊明府惠青原洞茶二首

空庭寂寂碧苔滋閱盡春秋總不知石澗分泉烹玉茗
青原洞裏與君期

茗醆遥分甘露漿清風習習透肌涼兆民憂穩幾皇上
始覺山中日月長

江閣觀濤與丁喜哉馮允升同賦

不淺觀濤興相邀上醉臺江風呼地動山雨漲天廻共
話三年別遥憐萬里來已期長夜飲歸騎莫教催

和黃敬授醉歌

海內誰知已狂歌酒正酣遠山明月上迢遞望江南

城守二首

巍巍不動衮中主一座堅城似鐵山刀鋸在前無怯志

祗因勘破死生關
謀事在心成事膽未嘗以膽許他人危城獨守渾無畏
烈漢從來不顧身

山居贈張德符

市隱偏嫌閙山居轉覺深衆人俱欲避吾子獨相尋浄
域蓮花燦香園桂樹森五經重討論還見古人心

贈高庭欽

入山深不厭踰境遠相從藉草看流水拈花對古峰竹
幽堪引鳳松老欲成龍借問昇天處青雲路百重

從軍行

萬里長城北蕭條白草荒風沙吹不去秋色正茫茫旧
冷行空壘天低壓戰場别來一回首何處是家鄉

二

寥落蕭關外陰風萬馬肥至今勞北顧何敢念東歸列
戍傳金柝寒沙卧鐵衣戰場春不到白雪作花飛

秋夜

明月淡如水寒光清桂枝凉風不能寐卧起行遲遲上
堂念今夕下堂念昔時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作書誡同輩勇退乘急流莫作後時悔
枯魚過河泣惻惻懐故居主恩遺歸海恨不作前魚

建德道中

青天霜氣迥匹馬立平沙遠道風千里寒城月萬家亂
山盤逕險深樹引堤斜夙昔悲秋意偏于作客賒

夜泊龍湖登仙居閣

閣夜鳴風迅江天度月寒石林幽獨到沙路暝相看倒
樹斜懸壁驚濤急下灘長懐仙境勝便欲棄儒官

登感應峰

高叢嶮大壑石磴何崎嶇上凌千仞崖下臨百里墟危亭挂絶壁雲氣常有餘行與虎豹遊止與蛇虺居荒苔亂石髮積草懸龍鬚寒泉冽氷雪晝夜流香厨冉冉列仙子往來風雨俱還窺古洞內尚有至人書

山中寄同年趙元皇

妙法堂前萬木森烟雲繞地晝長陰青山不散幽人夢白石還傳古佛心灼灼彩霞看製錦洋洋流水憶鳴琴祇憑半部安天下始信明公願力深

贈黃佑君

石林棲隱處晨夕漲烟嵐秘笈傳神禹玄文授老聃白雲分半室明月共孤龕洞口送君別應知吾道南

贈王允憲

易林多秘笈王氏獨名家與愜窓前草神酣筆底花月堂訡倚馬入座駭奔蛇莫負真人記還期應白沙

送江仲可遊廬山

八月揚帆處秋風滿楚天青牛相引導白鹿共周旋石鏡涵秋月香爐裊晝煙鶴鳴鸞錫卓龍臥愜簾懸洞隱

三千佛巖棲十八賢室窮猶有鉢琴古更無弦最愛香山隱常懷醉石眠折腰悲俗吏披髮慕顛仙栢樹凌霄古蓮花耀日鮮覺林參亦眼應契祖師禪

瑤光閣集卷之二

江西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臨川李 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 祐啟彬編次

古今體詩

和璩正子過釣臺

石壁雙峙碧崔巍一代風流去不回惟有富春溪上月
年年長照釣魚臺

山陰道中十一首

畫舫晴川上春陰映水長雨滋桃葉嫩風度菜花香遠
岫分韶秀深林接渺茫蘭亭修禊處千古意流觴

二月山陰道溪流徹底清眼看樓上坐身入鏡中行霽
月山相映微風浪不驚平生戀幽勝眺望倍含情

曉岸風光霽春城氣候氤山川自相映樹石各爲群嫩
草偏承露喬松半入雲蘭亭傳墨蹟幾度感斯文

石溪行不盡沙徑曲相盤自覺更江穩殊忘行路難暮
烟橫積靄春雨送微寒祇愛山川勝無心戀作官

野店迎風爽溪橋度雨遲忽驚前岸轉始覺小船移翠

水開生面青山映畫眉桃源風景異休使外人知

最愛山陰勝溪行興不窮烟花爭秀媚雲樹入空濛小
舫偏容月輕颿慣受風野夫無宦態隨意狎山童

短棹清江上盤回似輞川和風催柳媚細雨着花鮮客
路穿雲際人家占水邊勝遊良不偶何事更求仙

勝地行相覓輕舟到每停月涵松嶺白春入麥牙青曲
水縈衣帶遙山擁畫屏晚來高興發長嘯欲忘形

夜半山陰道輕舠愜卧遊共看蓬作室頓覺芥爲舟淺
渚月光濟平川風力柔海翁機械盡沙上狎群鷗

夙昔流觴地回溪曲曲盤遙憐沙月迥漸覺海天寬暮
色橫烟暝春陰閣雨寒自耽泉石趣無夢到長安

落日維舟處春陰覆石亭竹深聞鳥語松老露龍形月
映水光白天含山色青幽流愜幽賞茗椀莫教停

望海二首

海上形雲蜃氣蒸樓臺城郭影層層泰皐鼓槖長風吼
六月南冥起怒鵬

萬頃金塘駕鐵船洪波渺渺白連天衆生未覩龍宮藏
且聽空王海口宣

海上二首

海岸何孤絶周廻面面風波光遥作雨水影忽成虹日月雙輝映乾坤一氣通南行詢善友多狂覺城東

五月東洋裏輕帆信水流海光長不夜山氣颯如秋雪浪層層湧雲峰點點浮扶桑紅日躍遥見海中洲

舟山

層巒突兀海中浮上下風濤若泛舟遥望扶桑何處是長空萬里白雲流

浙江潮

鐵騎乘潮上瀏江鶩風怯雨打船窓會稽霸業今何在堪怪將軍氣未降

過餘姚謁嚴子陵廟

羊裘難掩釣魚形帝座驚傳犯客星一代風流無處問空山獨弔艸堂靈

溪行

翠柳逢春弱不支清溪曲曲畫船移休耽月白風清處更看波騰浪湧時

寄鳳陽司李張元絅

海內詞林號大家雖龍綉虎擅才華逢人便欲傾肝膽愛士何曾惜齒牙沛社歌風猶有韻荆山辨璧更無瑕遥思禹會諸侯處萬古長瞻王氣賒

瀑布

高岸飛白雪六月逼人寒洞上奔濤急蛟龍不敢蟠

潮

大海波狂沸長江水逆衝風旗驅怪鱷雷鼓起眠龍斫岸沉烟灶山山響石鐘東洋移棹處倏忽失千峰

江上觀濤

忽報風濤湧同驚雪嶺掀狂瀾紛作雨巨浸忽吞天水陣雲間布河車地底旋徙山寧用鑁驅石不須鞭野馬凌波駛泥牛鬭浪顛千條分覺海萬斛瀉靈泉巨鼇疑杯度迴溪學帶纏諸洲平若掌列島小如拳頂上浮金闕空中駕鐵船秋光浸白霧夜氣矇青烟海味隨根入潮音應候宣誰知漚發處頃刻没桑田

蒼嶺

懸崖百折上青霄駿馬徘徊怯路遥絶壑松風呼雨急濤聲忽漲浙江潮

金華官署侍鄒學憲譚文
高閣凌空北斗低綵霞迴映赤城西文昌座側金星現
夜火同分太乙藜
舟發剡溪還憶子猷雪棹
剡溪好山水千古共知名曉月蘆花畔輕舟映雪行
鑑湖
鑑湖清一曲歷歷照鬚眉畫舫輕帆舞猶疑是酒旗
金陵分考
龍蟠虎踞大江東王氣蒸霞日月紅群吏恭承天子命

一時收攬盡英雄
夜宿金山寺
東南天半壁徧界白雲流古洞開龍藏空江結蜃樓水
光澄白晝山氣肅清秋却笑東坡叟禪機讓木頭
招寶山夜宿同龔和梅觀濤
閣夜張燈處天風潑海濤蒼茫雲路渺突兀雪山高巨
浸迷千樹狂瀾失萬艘雷音驅鐵馬月影現金鰲虎兕
呼林震蛟龍鬪浪鼾石鳴山有口潮上地無毛列壘威
靈壯長營氣象豪正看鵰鳥徙應使鱷魚逃

題徐文長畫三首
巧匠移湖石身長五尺童杏花迎竹嘯歲歲弄春風
怪石形容古何如木假山竹癯偏露骨花艷忽開顏
石丈何孤硬蕭蕭坐竹旁名花開似錦覿面不聞香
春意
二月桃花發春風滿上都魚遊活潑潑鳥喚谷呱呱
海曙樓同張起甫廖而上鄒羅螺山蘇文峰夜飲
高閣凌空夜不扃萬峰攢翠逼天青下方點點分千火
東井煌煌聚五星却望月輪移遠剎還看霜及發新硎

中年斷酒難成醉茗飲千盃轉自醒
湖上二首
西湖百里碧悠悠簫鼓喧天夜不休猶記昔時行樂處
幾回風雨妬歸舟
萬丈深潭徹底清魚龍吹浪怪風生長堤憩息移舟遠
奇怪東山木上行
遊湖上諸山
古院蕭蕭小徑通霜林葉落露金風禪林獨宿空山夜
百道流泉到枕中

飲江心寺

海神驅浪撼山根孤嶼浮空勢欲翻遠岫忽移飛雨至
狂瀾偏作怒雷奔千家負郭華甍接一柱中流怪石存
樽酒興闌歸棹急滿江燈火照黃昏

幽溪寺

度嶺形如戀尋山興不窮石溪幽自咽叢竇曲相通草
徑含殘雨松林度晚風寒崖秋氣早瑟瑟上青楓

江心寺吊文信公

嶼崚巉殺氣高義旗麾處鬼神號江流不盡英雄恨

萬古天風鼓怒濤

東郡泛舟至平陽嶼有懷王右軍

輕颸拂水畫船移父老携觴去毋遲江路藕花香百里
何如南郭放舟時

雁蕩山行紀事十絶句

大小芙蓉映水村青山爲郭石爲門幽居不記人間世
祗向花源長子孫
山行十里野花香一路蟬聲送夕陽碌碌浮生車馬底
何如歸老白雲鄉
小徑穿雲入翠漫茂林修竹映清湍禪窻五月如三月
始覺山中氣候寒
清溪遶屋樹千重水鏡澄虛浸碧峯寒夜月來鐘磬響
幾回驚破白雲封
萬樹參天翠欲流僧房五月冷如秋深山寂寂無人到
鎮日長隨鹿豕遊
古木蒼蒼蔭石城客齋高臥夢魂清空山夜靜松風急
萬壑飛泉枕上鳴
危巒分峙谷東西石洞流雲路欲迷絶頂振衣天外望

雷聲真作小兒啼
叠嶂凌空石壁開懸泉萬仞吼風雷潭中舊有神龍宅
看取傾湫倒岳來
銀山鐵壁路頭窮中有天門一線通古洞龍吟烟霧起
寒濤萬壑漲松風
曲徑盤雲翠柏迺清溪流水石纍纍山中剩有胡麻飯
却借僊家玉甑炊

瀑布

鐵壁凌天峻銀河墮地危廻風狂欲舞飛電急難追濺

沫珠旁射奔濤練倒垂四時烟霧鼻幽洞有龍吹

贈李長卿二首

軍峰聳天際行客絶攀躋石竇泉如注蠏宮路欲迷月寒仙女夢雷學小兒啼鐵拐爲仙導長隨上帝棲

長卿名下士吳楚競相傳道德師元聖文章亞謫仙架藏三萬軸囊授五千言縹緲知誰子鴻濛象帝先

贈文用昭歸潯陽

廬山壁立大江濱五色祥雲隱半身翠岫微茫疑雨落青巒峭削與天鄰蠡澤盤根鎮千古一峰向背分吳楚

奔泉曲折若騰蛇怪石昂藏如伏虎幽谷之中別有天或爲蠏洞或爲田香爐每見晴烟裊石鏡還看朗月懸獅子叢林獅子繞幾回踞地張牙爪雄音會向爾時聞大事便從今日了桑桑里內有人豪五柳遺風百世高慣弄無弦琴一曲洋洋古調漲江濤壺上青山壺下水文公久作匡廬主古洞朝隨白鹿遊澄潭夜伴黃龍處誰向東林契祖機一朝聞道羨濂溪篳駁黙會同門樂大好吟風咏月歸

仲冬邀文用昭劉叔道蕭琡嵒智上人同過嘯園

夜飲二首

光風霽月映梅花翠岫臨軒逸興賖萍水相逢誰是主竹林偶憇即爲家一編自喜傳周易三乘還看轉法華山客耽饒林下趣嘯歌偏欲傲烏紗

深宮不亞黃龍洞小社寧殊白鷺洲中夜月光渾似晝仲冬天氣也如秋明窓耽愜松風夢曲徑偏諧柳浪遊抵掌快譚千古事佯狂何必讓莊周

偶見涂仲嘉壁間山蘭花詩戲和

不識山中種猶傳楚上辭輕風流逸韻新月映鮮姿孀

帶烟霞氣寒分雨露滋誰傳空谷響魯叟是吾師

山中讀歐陽文忠公集奇贈歐陽無奇

赫赫歐陽子芳名萬古傳卧遊移晝舫飛響振朱弦道接孟荀後文追秦漢先淵源猶可遡努力繼前賢

山中寄崇安縣尹郭字山

獨坐寒山下茅庵卧白雲鳳凰會振響麋鹿自成群絶壁千尋峻清溪九曲分何時拉山令同謁武夷君

贈蕭繡虎

有美神仙子盈盈坐藐姑烟霞驕氣色氷雪淨肌膚秘

興旁龍藏元苞應鳳喬寂寥洙泗後文不在茲乎

贈蕭爾器

却憶先公澤棠陰載路長忽聞千里駕還勸百年觴秘笈傳天女微言翼素王大名轟宇宙雲路獨翱翔

酬東海介汪長源

白雲深處野人居新月娟娟映草廬空谷喜逢滄海使九霄飛下彩雲書

過覺海寺二首

覺岸開金刹晴川繞寶臺石疑獅子踞山學象王迴柳

月寒僧影松風爽客懷不因元亮訪誰過虎谿來

梵宇威儀整香林氣色鮮鐘聲空谷應刹影碧溪懸遠樹流雲淨澄沙映月妍閑門彈指入頓契祖師禪

駐仙巘

古洞深藏佛高崕屢駐仙屐聲堪動地峯勢欲恭天絕壁危千仭垂松老萬年鐵山迷入路奇怪石頭禪

上吳磊齋先生

遜矣神明胄冠裳王海東前身金粟佛上首玉清翁獨拱元文秘長瞻紫氣隆烟雲蒸几上日月跳壺中大道頭頭徹英才而而過力能開混沌神巳契鴻濛赫赫名家望泱泱大國風庶民懷德厚多士服文雄既展飛騰志還舒爕理功一心矜鈇階千手救疲癃坐與麻姑會行將華子逢雙龍從微現九鯉自湖冲忽慰登朝願矜輸報國忠帝心資啟沃君德藉匡襄正色寒狐媚深謀挫犬戎安危唯我在苦樂與人同自念成樗散何堪備藥籠一朝承書接三月坐春融屢借吹噓力殊般洗濯衷心閑三界靜眼正十方空洞口流雲白峰頭上日紅太平無俗累高枕夢周公

山中

石牕寒氣重烟霧晝濛濛水瀉千巉雪山號萬壑風始經林窈窕偏怪石玲瓏虎嘯層崖上龍吟古洞中種桃初得子栽檜忽成翁草舍晋雲宿花堦愛日烘郊行然地主谷隱謝天公不淺居山興何人與我同

贈鄧膌生

幾年同豹隱終夜聽猨號獨抉天機秘偏矜地位高文心華似錦筆力勁如刀矯矯凌風翮還看萬里翱

贈徐吉郎

南州有佳士到處說徐君竹憂琳瑯響花明錦繡紋清
標堪映雪逸氣欲凌雲寂寞庖羲後相期理亦文

寄贈撫州蔡明府

五馬行春芳草濃朱幡處處引清風峴山遺愛垂千古
爭說羊公是蔡公

酧李文學

石門飛雪淨無塵窈窕麻姑州有春幾度桑田變滄海
今朝重遇謫仙人

寄張受先二首

草色爭雄殺氣新晉侯談笑定强秦穀城山下逢黃石
猶記當年授策人

千古風流憶右軍莫春修禊感斯文張顛手授臨川筆
絢爛俱成五色雲

登天柱峰上吳石袍先生

不淺登高興迢迢上碧空客行飛鳥外僧住白雲中海
變仙風遠山騰王氣雄頭頭峰突兀面面石玲瓏學海
川齊至登崖徑曲通從姑先我導夫子發吾蒙性鏡涵
天碧心燈炳日紅羲皇爲祖禰魯叟是儒童獨闢一心
秘方知三教同大名尊北斗高曲振南風旣抉神機巧
咸驚道望隆宗師曾煉石更看補天功

讀董子紀言寄陳公虞

振鐸開羅子傳燈見董公性光澄晝月神韻藹春風可
道非常道無功即聖功誰明黃蘗旨衹許睢州同

贈余忻少南游金陵

金陵王氣萬年新玉殿瓊樓照水濱閑道江南花事好
繡裳先占一枝春

贈劉君啟

赤帝之孫千古豪河圖遜記卯金刀神人秘授青藜火
夜夜光騰北斗高

贈涂文若

衆人俱藻麗吾子獨淸奇幹挺松千丈香分桂一枝斗
牛干氣象氷雪淨威儀楚楚名家後斯文允在茲

贈鄧夔一

千古神師說后夔太平一曲手中吹初傳鸞鳳來儀處
更看山河起舞時

寄贈江仲可謁南海弁謝枉過

命駕還千里停驂且一方石林豨大士金塔禮空王雲棹廻溪曲風帆溯海長故園空望處寒露忽凝霜

贈劉明度

赫赫神明後流風尚可憑掌承珠綱露胸湛玉壺氷日月光相映風霜氣自蒸青藜新授火更與續傳燈

寄贈沈憲申内翰兼訊鄭方水先生

我聞四明有石窗日月星宿通天光高崖俯瞰東海水波濤萬頃烟茫茫名山大川藴靈異三佛應身迭爲帝元氣盤旋生儁才雄文杰起動天地春風爲韵月爲神

越國應無第二人高闢長聽天子氣普門獨現宰官身瑶光會裏曾相識恰似歐公得蘇軾一旦天池起大鵬長風九萬搏金翼狂夫任誕太無端十字街頭慣弄丸木馬呼風山忽吼泥牛飲月海應乾一代真儒推太史金門曳履驚天耳六經正義誰發明稽首吾師鄭夫子

上鄭方水先生

不斷慈悲願多生現宰官應身金粟化垂足寶蓮讚冥冗匡廬峻汪洋彭蠡寬清標孤迴迴浩氣渺漫漫色映烟霞麗神澄氷雪寒立言堪不朽當事更無難勁若鐵爲樞圓如珠在盤乾坤分一晝日月弄雙丸禮樂崇先進文章擅大觀盛名傳異域神力障狂瀾北斗尊韓愈東山起謝安陰陽需燮理宇宙借搏捖暫艤西湖棹終登北極壇自欣牛馬走竊聽鳳凰彈浪說雞三足超窺豹一斑登堂緣識面入幕欲披肝未試千鈞弩猶虧百尺竿烹金資大冶點鐵賴靈丹上下心猶隔東南力已殫共期司馬相難作卧龍蟠

新城黄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 臨川李 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黄 祐啟彬編次

雜著 策

理學奇事記題詞

天有文地有理古志之矣雖然有兼言者有单言者傳曰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此兼辭也乃後世或稱文學或稱理學此单言之者也仲尼深於性命之理

而以斯文自任於厥躬蓋知天地之合者也聖儒不能標勝於文乃寘於理以自匿鄙俚不韻違者迂之顧文之屈伸離合有數存焉數司於天應於人人不得天則文不違天不得人則文不彰夫文之行於天下後世也人也亦天也李大經崛起南豐厥博士家言而爲理學吾鄉鄧子嘗稱之鄧子以窮理特聞而其文如經加傳儒者之鬼也侯公詢鄧子之學於吳逢因而李氏之藏書始著天耶人耶余聞楊因之之言曰李大經談理爵深學者不能測其義其有契於斯文者乎南豐先有曾子固善爲古文辭朱元晦稱其循理立言有功先聖李氏其聞風而興者耶乃竭一生之血氣精神從事斯道百歳之後始授知於侯公聲氣所通若有神助故曰人也亦天也公爲理學名家而文章又據秦漢之上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其廣成子之謂乎

題周孝廉卷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行過蓬萊之島海水傾洞山林杳冥伯牙悟援琴而歌逸調泱匕風號浪湧海移其情也周君棲東海之涯徜徉自得興之所至隨手成音余

聆其海上之吟而動洋洋流水之志也神明之契自有同心會謂當世無鍾子期乎

題牧牛圖

童子騎水牯牛横吹鐵笛山林草木悉作秋聲誰道騎牛者不鑒也

題劉淇簌先生像

仰山古佛現宰官身和風駕韻霽月傳神初授朝章北門鎖鑰赫赫天威長蛇東徹揚旌三晉化篙頻試蹇車所至甘雨自隨天行爲災民苦枵腹大餔以粟白骨生

冈雷車電馬上賓於天高山流水遺韻宛然我聽道宗

奕奕生氣明德所傳萬世無替

王孺人賛

余少侍王太公左右教誨諄諄孺人以子視余相愛尤篤既而徼惠登第蓼莪不敢忘大恩每候見孺人如春風秋月於是服孺人之化愈服太公也賛曰坤爲媼元配天行化山川出雲普雨天下夫人之德如玉之温夫人之行如珠之皎桂樹在庭蘭花在戸赫赫令儀靚形而悟天之所佑福履綿綿千秋萬世是娒大年登耆上堂皇見神彩月朗風和心開意觧我傳大像以示後人

穆穆明德邦家之珍

題武恭人貞孝卷

黎居閩楚之交山川奇秀故人文甲於四方自鄧徵君以經史名家海內宗仰而同時唱和者則有護軍包公今所稱梅濱集是也余嘗閱其風韻想見其人乃覧包生所次諸名公文而又知護軍之有賢配也氷雪之操歷數十年如一日鄉黨至今稱之護軍屢握兵符與汪伯玉吳明卿相友善尊賢好士令聞孔揚皆武恭人之劝也包生敝袍不耻陋巷蕭然而孝以事親常懼令名不傳於後世每遇四方賢士惟恐失之自屈其身以顯其親其志可憫也以視世之美衣甘食貽玷二親者竟何如哉包生名弘勳護軍仲子邑庠生

退翁詩評

豫章詩派發源於陶靖節先生淡素清真蕭然世外後之學者無慮數十家然皆求之形似之間去之彌遠唐人韋應物庶幾近之余退耕南山之陽有客叩門相訪問之則幼晋王孫也余始誦其詩句復以韋蘇州目之

諷詠再三而知其為陶徵君之繼也自心元韻變絕古今其視世之規摹漢魏鼓吹隋唐者大有間矣徵君記秦人避世山中不知有漢安知有魏晉余於幼晋之詩亦云幼晋臞仙苗裔篤於道而耆屬辭雖置之劉向曹植之間恐亦無以相過矣神明之胄禀氣不凡余是以嘆先王之流澤遠也

跋楊因之文後

楊子隱金峰之上閉戸而哦一鄉之賢士大夫無不知有楊子也四方之賢士大夫無不知有楊子也楊子遯

名而名愈隨非以文章爲之累耶居其間以某草示黄子黄子曰嘻甚矣楊子之好奇而不顧世人之以已爲口實也昔者楊子雲嘗爲之矣著太元以配易而文視易有加焉嘗慮後世無知吾元文者皇皇然不釋也而弟子侯芭班固桓譚張衡韓愈邵雍諸賢等相與述而傳之莫不服其言之要乎道也曾謂子雲之後遂無子雲也乎今天下操觚之士人人飲食於太元之中然形似耳非神似也夫學太元而得其神者吾鄉之楊子得焉楊子能爲太元者也而不願爲太元者也沐神浴氣

恥先天之貴者而言之苟爲當世所共知者不恐宜之口也而天下尊其道重其言爭以斯文名楊子楊子莫能辭也夫楊子逃名而名愈隨非以文章爲之累耶

題王士行印藪卷

客有見王士行於黄子者以所刻之石章爲贄而以其詩請益焉黄子視其詩逖乎季唐而章法則駸駸乎秦漢之際矣乃進王士行而告之曰若知章法之所由始乎周製六書秦製八書皆原本於倉史者也倉史覩天地山川鳥獸人物之象而擬形寄於有畫之文不用筆

而用刀今之所傳摹印者是也宋均曰奎星屈曲相鉤象文字之畫故倉頡視洛龜而作書然後人學其書者常病其刀法之不勁故其業多不傳吾子上窮鳥虫之文而手力與心力俱應其漸詣於神境也無疑矣李陽氷之爲篆也觀於天地有悟焉觀於山川有悟焉觀於日月星雲草木鳥獸有悟焉故方圓流峙照回蔥倩屈伸飛動之形窮變極態其心之所契者深矣士行往來吳越間縱覽佳山水好交魁人名士以暢發其壯懷故刀法所行天機自赴其名滿江淮也宜矣余嘉士行之

志故舉古人之善篆者以勗之

題曹節婦卷

余觀吳子所述曹節婦者系之曹耳猶未始歸曹也夫未始歸曹則亦可以無爲曹氏婦矣而卒歸曹以老白首不渝是豈尋常女子也哉嗟乎士通籍登朝亦既醮於人爲婦矣一與之期終身不改非諸君子所宜自盟乎乃逆閹當國諸君子毀節而爭之爭妍取憐唯恐不得其意爲歎抑何靡靡無丈夫氣乎夫閹雖貌號男子其實一婦人耳非有卿相之尊子孫之盛而顧屈諸君

子而爲之役何哉當是時雖謂舉國皆婦人可也廼曹節婦獨能以未字之人永矢貞節孤守荒塚者五十年然則曹節婦者固天下之奇男子也而世猶且求之於女子之中是豈能知節婦者哉

問古之言兵法者多矣而其教皆祖握奇經四正四奇象天地風雲龍虎鳥蛇之變其說可得詳與太公制爲五行三才之陣法以與周而孫子論兵以正合以奇勝果與風后所言相合否諸葛武侯祖八卦爲陣勢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隅落鈎連

曲折相對而李衛公祖其法制爲六花外方內圓似少二軍而實則六十四陣俱備何變化之無端也而因勢制權又有三寶四機五符九變之說可能舉其義而精言之與洪惟我二祖朝開國靖難功如中山開平武安陽武諸公擣穴犁庭別有天授近而南贛之晋寧藩就縛藤峽之戮猺賊駢誅島夷之殲片颿不歸榆塞之勳馘斬無數其所以出奇制勝者必有得於正正奇奇之秘亦可揚扢其梗槩與又如戚少保鴛鴦陣法與俞武襄棍法戚書具在鄙鈐家喜抵掌談之又能與握奇之說恍惚一二焉否與然則大易師出以律霍去病還用之妙存乎一心其言果並用而不相悖與諸士揣摩素熟必有動天潛地神機鬼藏迥常局而合古法者其詳著於篇以觀濟時之畧

夫兵家之法不可勝窮而要歸以神明爲本心者神明之主也潛天潛地先鬼先神一德而作五生一形而作五尅故能爲萬物之司命見賊者昌知姦者票故用兵之道治心爲上治氣次之治力治變又次之心敵智智

敵財財敵衆衆敵兵兵者所以禦不祥之變也或稱兵法始於風后非也伏羲布陰陽之陣嘿知天地之有殺機故繫其辭曰戰乎乾勞乎坎至于坎藏坤下則寄名於師以明之盖水伏地中有形人而我無形之象且兵形象水因地制流而師又爲坎之歸魂仲尼之所謂鬼易也陰中靜外萬物畏之乃師出之初特嚴以律律者所以調五氣而節八風也余攷武侯八陣三圖在夔州者六十有四在新都者一百二十有八在棋盤市者二百五十有六皆積八卦而成之者也說者謂孔明變周

丕顯易又傳遁甲八門于異人則易固兵書之祖也及握風后八卦之法四爲正四爲奇天圓包外地方居內雲附地風附天前衝爲虎後衝爲龍風變蛇雲變鳥夫四正四奇卽洛書四正四維之位也而雲與乾應非風之附天乎艮與坤應非雲之附地乎兌爲白虎居天地之前衝震爲青龍居天地之後衝朱雀位離鳥翔之象玄武位坎蛇蟠之象合而爲一以象太極離而爲八以象八卦則握奇固與洛書相表裏者也第洛書以坎離爲前後握奇以震兌爲前後老氏謂師行尚左信乎乃

圖書所宗皆以五爲天地之中數古之帝王並尚之是故制兵之法五人爲伍二十五人爲兩百人爲卒五百人爲旅二千五百人爲師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皆積五行之數而成之者也五行之變衍爲九疇虛其一爲中宮而以八門爲八卦於是九天九地九州九野九山九澤之名肇焉故兵家之制亦有九軍古人布陣每隊五千人九分其五則爲四萬五千當洛書四十五數罔太公所以克商也夫數始於一參于三中於五究於九然兵法有八陣而無九陣何耶余稽李衛公六花之制

取其一以爲營而以五爲外方內圓之陣故八陣之數必有內位以爲大將之中宮風后所謂餘奇爲握奇大易所謂在師中吉是也故行兵之道隨其所變而皆尚象乎易書然則陰陽陣何法法兩儀也天地人陣何法法三才也金木水火土陣何法法五行也天地風雲龍虎蛇鳥陣何法法八卦也李衛公變八陣爲六花而置一陣以爲營法乃分方圓曲直銳以象五行傳變之形每陣五變凡二十五變而周卽太公之五行陣也數起於五而終於八豈不然乎乃天有五行或稱五賊何也

蓋五行之變有生有尅有伏有飛隱見無端故陰符寄名於賊言盜機之莫能見莫能知也天地之化在高與深聖神之機在隱與匿勢露者敗形見者窮是故將軍之事靜以幽深以固微至於無形神至於無聲則兵法卽心法也夫心高明象天廣大象地變幻象風雲而雄鷙象龍虎蛇鳥奇奇正正莫測其原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乃孫子之言正合奇勝若與風后之說一揆雖然風后深矣孫子淺矣孫子南伐荊楚而力詘於嬴秦風后北制蚩尤而威伸於夷狄則其效瞭然矣然

軍儲未裕不可以行師于是有足穀足器足貨之術則太公三寶之說可思也將謀未備不可以行師於是有治氣治地治事治力之術則吳起四機之說可思也地利未盡不可以行師於是有敗地輕地爭地交地衢地重地圮地圍地死地之術則孫武九變之說可思也而審律之要其符在五音五音者五行之專氣也角聲來應當以白虎徵聲來應當以玄武商聲來應當以朱雀羽聲來應當以勾陳宮聲來應當以青龍五行之符各以其勝者相制則兵律固與天律相參也太祖帥江東

之衆洗腥羶之土爲淨邦神畧睿謀實有天授而中山開平諸大將乘運策勳風虎雲龍廓清宇宙厥功偉哉成祖興兵靖難四海敉寧然武安陽武之才終遜徐常之下其所以出奇制勝者皆文皇獨運之權也至于藤峽平苗榆林破虜蛟海制倭大率多用奇之效而軒轅八陣偶有合焉獨文成定亂江西則原本良知之學其所以治心者精矣鴛鴦陣法特翔鳥之變名不過八陣中一陣耳何足奇哉武襄用棍則兵械之一端未足以盡成器之利也夫行兵之要運用在心而操縱在律奇

中有正正中有奇豈一端可囿哉老子曰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余謂治國治兵皆不可不用正也秦魏之技擊不如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如湯武之仁義仁主生義主克五行八卦之大宗也故師憂之際爻重律卦重貞則用正尤行兵之要道也

瑶光閣集卷之四

新城黄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 臨川李 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黄 祐啟彬編次

書

與何慈度

諸君寘酒高會良樂乃足下固有大志者亦復闌入少年塲乎武侯云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静無以致遠吾輩目營四海正不得以小喜自矜也寒夜籌燈受用不淺願與足下共勉之

寄楊維斗

夫常世之所以自期與人之所以期已者唯是立言之工耳及問以身心性命之學固茫然也郭象曰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聲者神明之浮響也況夫巧累於理隽傷其道其爲聲病多矣而欲以此自雄千古也乎維斗之立言至矣至矣或盡其辭或不盡其辭無不各極奇古之致而卒不詭於大義之所存不佞觀其聲望其氣而知其爲千古偉人也雖然余所以知維斗者不苐以其文章已也濂洛關閩之學其所望於維斗者甚殷非若流俗之以意氣相耶也昔聖俞之知子瞻伯恭之知子静其勲名德業皆遠過其舉主之所爲以維斗之品與才固當今蘇陸也振眉山鵝湖之道而使余竊附於歐吕之知人則徼惠於左右者大矣若夫對策大庭褎然爲多士之冠此維斗餘事耳何足爲維斗稱余所期於維斗者則有更進於是者願與二三兄弟共勉之

與文用昭

伯白足下非一代之人而千古之人也周陸之學且待用昭而再興焉豈僅匕博一進賢冠而已哉羅公轉示手書知佗卷已遺識者而竟不得當於主司非足下之有負於主司乃主司之有負於足下也匣中龍劍夜作雷鳴何患無識寶之人哉性命一宗乃吾輩出世一大事何有於一科之名進士也唯足下勉之不佞素性謹訥未嘗敢以大言欺人然明白現前亦不忍埋沒真正豪傑也廬山據吳楚之上游秀甲天下不佞慕周茂叔遺致將挈家隱於其中足下爲我覓一草廬俾可以容

滕斯善矣山谷之間稍遠城市則地僻而屋貟廉大約費止二三十金或可勉强以俸資相補若再後則不能矣不佞入山之志甚急足下幸速圖之虎溪三嘯將再見於來年親到廬山然後信此回不是夢也

與楊維斗書

婁生至自吳門始知維斗且爲應社盟主合十五國之風而衡其輕重高下焉此豈常通人所能窺哉向讀場中試牘博厚蒼淵蓋深於嗜古者乃閱所寄諸刻渾匕乎正始之元音也足下豈有意爲王濟之者耶依經解

義三世佛寃郎清凉圭峰諸公猶未免作他家奴婢看他過量大人呵佛駡祖窣破古人語脉轉哉我爲法王于法自在獅音吼處裂破山河豈有義路可尋覓乎葢自陶周望吳因之以來已逗漏此消息非弟許子遜周玉繩爲然也不識狂夫之語果有當於大方否乎乃制藝之佳者徑可自作古人手段縱橫葢天葢地終不能埋沒英雄本色也婁生苦心此道神韻甚適此必售之技也願入貴社中以受諸君子教誨唯左右引而進之近刻二編共一　以致介生社長筆妖墨怪惑亂世人不佞已爲作家道破矣

答羨公舍弟

嬰城固守不爲患難動心乃吾輩事也豈可爲自保身家之計而先去以惑亂人心乎吾志已定賢弟勿驚可也

答蕭爾重

向者南闈之役未獲與足下盤桓乃屈指流年倏已兩更寒暑矣存亡之感彼此同之不孝獲罪上天禍延先母逃居山院聊爲省躬銷罪之圖乃遠辱使者過存悲

喜交集三公子之高誼直與古人齊矣毎憶明州受事時特荷先海憲公喬燮思海憲公而不見庶幾得似海憲公者而見之乃今讀季子文章博厚淵深獨踞古今之勝一以爲左馬一以爲韓蘇然後信海憲公之未死也噫海憲公行化海邦闔越之食其功德者甚厚天之生季子也其以衍海憲公未盡之施乎不孝所以讀而悲匕而喜也荒山凉瘠甚爲從者苦之安敢叟枉長公之駕以取戾左右也秋光遴落西望悵然

上王閣老

向者獲侍金子如知閣下爲吾師之師乃游宦海濱與蛟螭魚鼈爲侶自念草茅賤貧不敢通候要津客秋浪迹燕都三叩門而不遇於是逡廵却步鼓枻南征閣下知某之跡狂不以其無禮而加罪也相公任天下之重以一夫之不獲爲已憂然開誠布公延攬豪傑斯固大人匡弼之宏謨也今四方多故識者有旣濟之虞向常與同門朱䇾園張二酉言之謂西南將有變乃不幸而中殆哉然仁暴之分實治亂之關紐好善好暴各因其所帥以爲從如響應聲影應形先德所言同業之報也

聖天子求治甚殷而行政未免嚴切煩刑重歛百姓苦之老子曰其政悶々其民淳々其政察々其民缺々法令滋章盜賊多有獨不可以道德化之乎斡旋元氣匡主護民斯固相公大手段也某不習爲吏佯狂海濱其進而教訓之唯命其鄙而棄置之亦唯命

上陸司馬

往歲備奔走于轂下老大人不以其不才而棄之先母之喪捐金助賻逝者之克歸而成塟也皆周濟之仁也客秋晉謁司馬門慰勞尤篤台座之矜下吏也至矣囘

海安危柄在樞府今長蛇封豕荐毒神州乃上徼斧鉞之靈兇鋒挫折然已往之變在寇將來之變在兵秦楚之墟恐有反戈而鬬者殊可虞也向上院考功三割魯策西南必有大憂今已見其梗槩矣然斡旋天運人事爲先台座深謀遠慮明見未然相兵機而豫圖之則萬全之道也職早膺越命經畫姝踈積戾如山無所逃罪老大人何以教之戎事方殷惟爲民社自愛不盡

上李緝敬先生

客秋承台座垂顧所以啟廸愚拙者甚殷旣捐俸以贈

行又命觴以祖道遂使窮途遊子利涉大川毋懷鞭介之風亘以古人並駕末流不能望其後塵也前聞晋擢之命甚爲斯道快之今人所重者功名先生所重者節義高標峻望彈壓百僚其屑宇宙於磐石之安恢々乎有餘地矣第西南之變實爲中土隱憂向曾與院吏部霞嶼朱內翰䇾園言之今已畧見其概矣竊意赦時要着無踰省刑罰薄稅歛二言乃功令太嚴有司救過不暇而生民日困於催科赤子美兵不好善而好暴其勢使之然也聖天子皇々圖治督責甚殷然赦過求賢乃

今日之先務而勵精於名法之未恐非所以杜禍源也
西戚內訌殺機方熾唯有識者豫圖之某幸列外臣謬
陳所見杞人之慮君子迂之然其心可鑒也不肖奉職
無狀考功將以下〻課之然徼倖掛冠徜徉於清泉白
石之際固夙昔本懷也徼倖附致庶幾鑒而矜之乎

上林季翀尚書

某幼讀夫子之書常恐當吾世而失夫子也甲戌侍吾
師之後望見德輝有道儀型巖〻泰岱乃信耳聞之熟
終不如目擊之親也方今六氣不和五行多變調元贊

化實賴哲人太老師論道經邦爲生民造命致君於堯
舜之上而萬類樂遊於雍熙豈不盛哉某從宦海濱狎
友魚鱉風晨月夕鼓枻長歌水鳥樹林同聲相和其得
全於造物者多矣欽德之深不能爲報唯左右亮之

上阮吏部

徃歲承台座垂盻謬有所陳今群兇豕突於西南亦足
以徵時變之不爽矣然禦寇之方畧莫要于安民赤子
美兵於潢池有驅之爲盜者其情可矜也今功令嚴切
未免有刑罰不中之憂天和既傷人變遂作此勢之必
然者也而大兵之後繼以凶年幾〻乎其殆矣耿聞聖
天子布寬大之政民心翕然第物力已窮而督積歲之
逋者如故豈閭閻真有不涸之倉耶台座深謀社稷必
有以廻睿聽於片言者天下所以屬目於大人之匡濟
也職待罪武林常以不勝任爲懼地方利病久懸明鏡
之中唯左右憐而教之

上張吏部

前荷台座欵晋縱談時事妄謂西南之寇可憂不意其
言之偶中也天道所趨似在雍梁之野先王之王氣鍾

爲聖天子勵精圖治加意任人然察吏安民乃靖亂之
先務今賢相調和元氣太宰引拔善人而年台以虛公
之心延攬豪傑其以致治安之業不難矣某承乏虎林
積譽無量考功之法將以下〻置之然邀惠斥歸退耕
石門之野優游卒歲藉庇宏矣敢過有所望乎冐犯尊
嚴曷勝悚仄

上姜燕及先生

秣陵之役獲侍下風南方之豪傑英雄無不羅而致之
閾下一時後進咸頌先生之能知人也歐陽鑒拔名賢

後世服其神識先生何多讓焉燕都晉謁先生先生命之座諄諄商誨不啻父兄文用昭至自長安稱述閣下之推愛殊篤且聞孤標介性不屑以模稜媚至尊千古人豪士林矜式其爲斯道之光多矣某漫遊越國宦輿蕭然雲山烟水之間隨緣寄傲不自知其迂濶於事情也綠林爲虐陵寢震驚時事之非有難于直道者姑寄之長太息而已客秋與覺園朱公對席漫語先生試進而問之然挽回氣運全在此時特在相公一運掌耳不然冀北之野將有狂馬奔焉未可以羈靮制也狂夫之議聖人擇之閣下幸爲宗社留意

喻中丞啟事

天下之蠢蠢思動也賦役重而刑罰煩也功令嚴則督責急督責急則鞭朴繁民不聊生遂激而爲盜秦漢唐之季世其明徵已禦盜之法莫先安民民安則衆心成城而巨寇不能爲患矣越天府之國也貨財淵藪奸雄日眈眈焉今欲充餉練兵而父老或以爲多事彼葢狃於目前之計而未知防患於未然也職昨在都門告銓部張公內翰朱公曰東北之師數月當退唯西南大有可憂耳於是三作書與阮霞嶼諄諄以西南防禦爲言或以爲迂或以爲妄漠然不信也今流寇猖狂震驚陵寢四郊多壘實有隱憂近聞秋馬徵兵將有虎視江南之志倘先據淮徐之地運道不通則京師坐困矣吳越之所恃以無虞者唯是長江爲限而江湖之盜方且起而應之則天塹未可恃也越以吳爲蔽而尤防豕突之師水攻則自蘇湖陸攻則自徽寧其恒理也嚴州與徽偪近民性狂囂似宜專設一道以鎮之庶可以銷未然之患耳諸郡俱有大藩而嚴州獨缺若據前人之議則山郡尤當預防非唯禦他寇之外窺亦以靖生民之內亂也餘杭有獨松關爲浙要害金元之逞宋也皆從獨松關進兵則以勁兵屯守關頭亦要着也西湖大浸注洋有三溝以洩其水而支流引入城中職聮步其湖堤不能一里倘塞其下流之路則湖水灌城計增堤五尺之高則城中有水三尺此亦時變之可虞者也水溢則城易墮又虞有危檣大舸以臨之則既通郭內之溝渠俾湖水洩於南北之閘口亦防患急圖也陸地可以施攻具者莫如東南雲梯衝車唯所展布然結甕城[illegible]以

長兵利戟禦之固無害矣而地道水門皆入城之奇畧柵水門以防寇截地道以阻師亦臨機應變之先務也職所陳似爲過計然狂夫之言聖人擇焉老大人輔國安民自有深謀遠計職謹言其所知而已冐瀆尊嚴曷勝戰慄

喻撫臺啟事

雲居山有定南樓會城之要地也其高可以望四方而又處乎荒僻之地深林伏莽奸慝所藏結營壘以屯重兵固可以壯禦寇之勢而郭外陰翳之地芟而闢之庶

幾林莽無伏戎而壯威於千里耳近聞中貴奏疏有樹敵臺於京郭之言此兵法大忌也土山衝車乃攻城者所用豈可爲敵樹之臺乎歲在龍蛇恐有烽火之警老大人矢忠入告當不使計誤於豎璫也僞榜一案趙按臺欲以謀叛妖言治之今特擬金家奕爲同謀而二豎俱附匿名之例不識於律意允協否法之輕重唯老大人示之杭城當舖大率皆高貴之家每見薦紳先生皆稱不敢以薄道自待手指積囷以相示且立誓以明已之不欺則積米固有實徵非虛報也奸黨訛言已息而無遷民敢以聞之左右

喻撫臺啟事

老大人旌騎東巡島夷嚮化仁風所播海不揚波越自此有寧宇矣前謁郭按臺於常山稱述鄭衆戎盜寇之功甚著然劉香餘黨尚有五十號小船飄流海島中規釁而動未可輕也唯是以賊攻賊乃兵家之秘謀則宥其有罪者而使之亦可以用之破敵也定海爲越門戶而舟山又爲定海咽喉舟山固則定海安定海安則越無患矣若夫衝突溫台乃小寇掠財之下策不足憂也

會城民心安定而雨暘以時憲節所臨天人交應東土之受祉多矣李運同贓贖藉庇全完庶幾可以上報明命乎前見郭按臺已爲老大人專致今登任伊邇未審車駕何日起行也常山士民哀請蠲賦當事將有題豁之意謹附公呈二紙上聞

林道尊啟事

私鹽之禁所以利國而通商也然捕緝太嚴未免有厲民之患憲臺諭以嚴禁大夥而肩販者不問焉其矜恤窮賤者至矣且律例亦稱貧難軍民挑負易米者不必

禁捕可以見先王制律之深心矣乃部議以庫價引價先觧京庫而後轉發各邊大司農意主便商然事勢實有大不便者職請詳言其曲折也夫本年庫價須待次年十月徵完運司所稱墊給一年始給一年庫價者誠確論也而引價一項則邊商內商隨便交易運司毋得問焉今欲徵引價以解京則商因於徵輸之苦而內外俱病矣且自浙而京自京而鎮展轉輸解其費不貲一有蹉虞誰執其咎況給發又不能無扣除之陋規乎孰若彼此貿易各得其所安官無押解之憂商無候給之

苦誠良策也冬雷震動陽氣洩藏雖有冦旱之虞而無害於大者在昔中原多事則東南偏受其安天道以北爲頭南爲尾追觀往事歷有明徵無足懼也第風俗侈浮則人事尚有可慮耳

瑤光閣集卷之五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臨川李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祐敵彬編次

啟

請馬寓六邑侯遊從姑啟

省歛施仁愷悌獨先於畝畆登高作賦風流偏寄於山川瞻天柱之凌霄禮斗壇而餞日恭惟老父母年臺神澄氷雪氣赫斗牛錦江濯錦争看製錦之工琴峽鳴琴

獨領彈琴之妙文傾萬斛靈泉詞花服齊蘇學士理剖三墳秘笈易林屈指蜀山人卌成句漏行地如飛駕上栽眉去天也咫父母恩隆爲鳴梟寧爲鸞鳳神明鑑徹有鯨鱷斯有虬龍應金雞之讖什邡之羅漢再來標銅柱之勲千古之伏波親見三台望重入座名高某技愧雕蟲名欣附驥午院高眠桑梧影幾忘帝力之爲誰秋山静聽木樨香不覺禪心之頓起多士企瞻乎北斗美人興詠於西方望松虬之千尺欣託兎絲瞻竹馬之萬行願持牛酒竹徑流觴冷匕乎清風滿袖松城待瀟朗

朗乎明月入懷聳青雲之步誰與同之我白雪之歌難爲和者敬介從姑而請駕欣隨仙子以登壇恭望蘚遊昜勝鵠候

請楊邑侯入覲啟

梟舄朝天呼吸潛通於帝座鳳墀覲日寵光渥被於君門行看賜璽殊恩願展攀轅下悃恭惟老父母台臺三星孕秀九日鍾靈瑤臺鵠立儼然冰雪作肌膚紉渚龍潛赫矣斗牛騰氣焰傳伊洛之遺文吾道南行於中立剖成都之秘典法言上繼於子雲仰徵列宿之光偏沐

和風之氣枳棘非鸞鳳所棲先借德輝於百里草芥亦麒麟所愛大敷仁政於四郊新逢岳貢之期玉帛朝宗於夏后入紋山呼之祝冠裳進謁於春王臣心如水一琴一鶴以自隨帝命自天三沐三薰而相見佳氣滿龍門始信長安日近瑞光環鳳閣誰言黍谷霜寒天子方齋戒而受之野人尤屬望其來也某幸依大廈欣對高軒帶明星而出入令公之宣力勤哉霑時雨之流行君子之沛恩大矣謹詹良日敬治壺漿小人獻供田有蹲鴟賢宰垂慈社無伏鼠吹簫曲之元音止談風月望幔亭之紫氣如在雲霄情篤一時事隆千古

元宵請吳石袍兵憲啟

陽回大地萬家分火樹之溫雪霽中天千里映冰壺之潔龍劍騰光於有道兕觥祝壽於無疆恭惟老祖臺滿心湛露逸氣凌雲霹靂響春雷魑魅遁形於竹爆滋濡沾曉露士民分潤於柑傳勾者達而萌者伸秪覺陽春有脚栽者培而傾者覆誰言造化無心輦帝圖于萬世誠哉東土藩屏隆王業於千秋允矣北門鎖鑰三辰咸序百祿是遒陰消陽長遂聯天地之交聲應氣求通慶

風雲之會某志深伏驥心快登龍接至人之眉宇若披雲霧而覩青天瞻高士之目光如馭風雷而鞭紫電謹詹良日恭迓春遊侑觴敢介乎麻姑驅駕願先於華子映霽月於芳梅炤身無影迎風光於細柳吹面不寒物當鮮甲喜盈桃李之門時際綠荑香滿芝蘭之室水閣淨無塵頓現城郭樓臺之象雪窗貧有供聊修澗溪沼沚之毛聆至言之蘊藉渾然元氣四時行炙明德之光輝儼若和風三月坐燃蠟燭以炤天何愁夜永鼓洪爐而傳火不畏春寒先佈蟻誠佇祈鸞至

請陳雲從司李

青陽司令五生和應乎春風紫氣發祥三接並承乎晝日酌斗願分其潤澤瞻星欣覩其光輝恭惟老公祖年臺性澄海印神湛氷壺名言醒世吹元雪之霏々逸氣凌霄映赤霞之灼々窮簷頌義于公之治獄不冤列國觀風季子之聆音無爽愜遠畧於四方燕雀豈知鴻鵠志啟昌符於八世蓍龜並協鳳凰占當三陽舉泰之時正四岳朝元之歲天地交而二氣通于食有福聖人作而萬物覩與時偕行帝出乎震群生相見於潔齊陽躍

於淵慶彙共恩其亭育芝蘭滿室久薰百草之香桃李盈門如入萬花之谷滌元覽而無疵心爲金鏡傳令名于不朽口是鐵碑蓋惟以布德爲宣威故能以明刑爲弼教民之庇也皇則受之其叨附同袍惠徼特捐窺冰鑑之一輪猶覩瑞光于古佛覽雪花之六出若傳奇計於元侯常懷化日之暄敢上長春之壽敬詹良日顒俟下風清音迭奏於管絃素志重聯於膠漆五百里聚賢人德星燦々億萬家望君子日月煌々專祈騶駕之辱光敬掃蝸廬而待命

請涂侯如司寇

中和侯啟群生踴躍於春臺輔相功成萬彙昭蘇於泰室行逕踏青之屐踸陳浮白之觴恭惟老先生台座高標嶽峙朗鑑淵澄神虬揚甲於海門彩鳳矢音於蕭曲地踞西江之上哲人應記於龍沙名喧北斗以南才子增輝於鴈塔馳驅車騎歷覽四方探索典章宜收三代銓衡不爽令名赫々於當時獄訟無冤陰德綿々於後世折衝勝虎賁百萬蕃牧歌騄牝三千帝眷獨鑒人心咸屬乃負烟霞之癖還尋泉石之盟被彩衣之燦々嬰

兒嬉舞於北堂迎珠履之翩々貴客讌談於東閣地上神仙高韻忽飛元雲落山中宰相野心常被白雲留乃入林之興固深而經世之猷難晦賚予良弼傳巖夢發於明王師爾昌言虞室心殷於哲輔生民既跂望其起也天子且齋戒而待之某欣附下風敬諏良日燈燭交輝於夜市管絃迭奏於春門放光重睹夜珠來若飲不愁明月盡傳令忽驚春鼓到花開何待曉風吹俏觴將介乎紫姑驅駕敢先於蒼帝天地泰交目屬大人之吉澤山咸受心懷君子之虛借花獻佛亮無嫌於下體之

早拈草譚禪願有請於高言之益

請徐別駕

陽春有脚群生踴躍於熈臺造化無心庶彚昭蘇於樂國敢稱觴而上壽唯命駕以齊光恭惟台臺名高南詔望重北方赫々一朝之彥共誇天上麒麟昂々千里之姿争羨人中騏驥譚易眼靈於管輅說詩頤解於匡衡畯々出塵之韵三山曾占乎龍頭恢々經世之猷百里暫遲其驥足聊試割雞妙技便傳司馬賢聲栽者培而傾者覆必因其材而篤焉善者勸而惡者懲各以其類

爲應也施澤快承乎甘露發聲先應於瑞雷芝蘭蒲室同熏晝日一爐烟桃李盈門共坐春風三個月人濟々而成泰物欣々以向榮謹詹良日重慶新年拈花棐音法傳雞足之燈踏草尋芳光映馬頭之轡敬懸一榻恭迓三旌

答仁和縣宋喜公

晃鳥騰霄歌咏權傳於竹馬鳳苞絢日聖明瑞應於金牛遠瞻列宿之光欣炙祥雲之彩恭惟老父母年臺神澄秋月韻藹春風雄才赫々神威遥鎮乎鯉魚逸學淵

淵秘藏獨窺乎龍馬不昧靈山一會曾棲廣厦千間先傳棠蔭於山城重聽琴聲於水國鴻恩與南海俱深汪汪莫測秀質與西湖並潔皎々無塵我所思兮民之望也其履跡經笥心遂錦囊感同袍之雅誼豈曰無衣懷上駟之英標庶幾有杖先伸裁報斯俟晤譚

答楊不已別駕

駿望題輿光弁四封之重鴻裁佐郡寵分十部之賢承藻翰之自天愾清標之如月恭惟老寅翁台臺金山孕秀玉洞凝華得元珠於赤水道契希夷登寶籙於册臺

神遊渾灝振鴻逵之羽翮盛鳳藻之微華瑩然秋月之澄清藹若春風之浩蕩鑑懸水鏡上臺正飭其憲章惠盎蒲鞭屬邑咸師其儀度湛西湖而被潤表東海以齊芳某心欣附驥望慰登龍覩雲霄之咫尺敢後追隨懷星秀之光明庶幾左右先申裁候佇想晤言

答董葵陽別駕

天韻高標珠玉蚤徵其湿潤德音孔邇琳琅偏被夫龍靈瞻星彩而神飛感風華而色起恭惟老寅翁台臺道隆山斗名播海天鉅郡分猷峻夏瑚而光商璉名家重

望莫西越而拱北辰懿文探禹穴之幽奇仁政治蘇堤之浩蕩循良布濩化齊土爲樂邲愷悌昭宣措生民於安堵人之傑也皇則受之某才疎繩束學陋管窺偶承折獄之司殊切臨淵之懼追有道之芳規賡祈寡過戴無疆之盛德遥慰多能

答馬問伯元戎

錦幄持籌神筴已彰於借箸金城運策壯謨專寄於揮戈望光方快乎識韓聞命頓傾乎鶩范恭惟大將軍麾下秀鍾龍虎光貫鳳凰文心誇南國珠璣武畧着北門

鎖鑰談笑而三軍定指揮則四土安盍聖主重股肱之郡特簡將材而名公需心腹之討全資神策赫矣三方重鎮奇哉萬里長城某才遜孫吳志殷衛霍毋念四郊多壘三署缺人欣逢江左夷吾快覩東海尚父粗裁手奏聊任神馳

答富陽縣杜令

武庫擅奇腹笥共傳乎元凱詞壇稱聖文心何媿於少陵忽承雲漢之章殊壯斗牛之氣恭惟老先生台臺秀鍾五鹿光耀雙龍鴻名遥播乎江南驥足直望乎冀北共誇虎斧先試牛刀香雲靉靆於百花慧日熒煌於三竺膽郎宿之光知大賢之聚於百里耿客星之彩憶高士之振於千秋鳴琴響徹於風筵製錦光流於石鏡種栟檟不種荆棘爲鸞鳳不爲鷹鸇民之父母令名已勒於口碑吏有神明妖狀莫逃於心鏡既獲有朋之助殊增同事之光某愽櫟散材草茅卑質承之李官殊切臥冰之懽幸依棠蔭庶分觀火之明先附短章佇勤清誨

答餘杭縣陳令

鳧舄自天來歌舞忽傳乎竹馬鳳苞如日麗聖明亶應

乎金牛蓮頒五色之箋殊慰三秋之夢恭惟老先生台臺璧山毓瑞瀚海鍾精瓊肌玉骨清標髣髴於九仙月韻風光逸氣飄飄於三聖擎鼓山之鼓威震魯民吹篁嶺之篁響驚吳士獨植五株之柳新開百里之花携琴鶴以自隨耀燭龍而爲熠愷悌恩流方快攻成於三月循良績著共誇氣轉於四時允諧耆叟之懽心何讓大賢之懿範某才疎繩束學陋管窺偶承折獄之司殊切循墻之懼親有道之光輝永祈教我荷無疆之德澤偏樂成人嘉貺璧完至情碑勒

答於潛縣任令

星分紫極龍光耀采於斗南月滿丹臺兎魄騰輝於天上暫借飛仙之履重聆單父之琴恭惟老先生台臺望峻泰山神傳沂水近聖人之居道脉遠傳於洙泗繼高士之執風流旁映於舞雩栽花香滿於金臺種梓蔭分於石柱仙棹止談風月芳樽如在雲霄千古人豪四方民望某學慚窺豹才愧續貂望芳標之在目敢不追趨聆妙韵之熏心賡幾左右先申手奏佇候面譚

答新城縣吳令

和風氣轉陽春先到於六橋列宿光騰午夜早遊於三竺忽傳瑤翰循覩玉音恭惟老先生台臺五鳳雄英孤鴻挺秀騷才嗣美於璽均吞雲夢者八九墨蹟嗇徽於信本包鄢郢之萬千願聆宓子之琴先借喬仙之履飲紫溪之水清比夷齊流蒼谷之雲馨隆屈賈赤子望恩於竹馬蒼生傳瑞於金牛重聽百里之花快顒兩岐之麥某材劣豫章志涼葵藿近君子之光若瞻明月聽輿人之頌如沐惠風先奏手裁昌勝神往

答昌化縣俞令

帝城佳氣九苞映彩於鳳凰天府雋材千里追踪於騏驥仰荷無涯之愛欣聆有德之言恭惟老先生台臺道契滌園名喧泥水帳傳鴻烈家近潛龍橫經講席共誇腹笥便々對策詞林曾見心花燦々既擅一時之選還膺百里之司瑤琴新鼓惠風輕颺於六橋寶劍乍開明月迥臨於三竺愛令公之宅甘棠蔽芾紫溪邊懷君子之修篁竹蕭疎丹水上道鍵志勤於范老堤行名滿於蘇公我所思兮民之庇也某才疎命世守拙趨時挹老成之懿範尚有典刑懷博雅之高標如臨師保先申手

勒鳥任神馳

答李映碧司李

鐵柱巍峩快覩高標天牛壁金燈燦爛欣瞻瑞熖月重輪闊命神飛望洋色壯恭惟老年翁台臺振衣千仞飛佩五雲朱幡照耀於日星紫綬飄颻於風露酌滄海以爲樽萬家心醉樓蓬萊以爲宇四野體溫元標上峙天門逸韻遙傳雪竇既接神人於赤水還携列聖於丹山乃承五色之箋如覩三花之樹捧炯々之明珠覺我形穢誦琅々之大寶使人意消方趨左右以乞言顧徃東

南面承化先申裁後祈候唔談

迎姜山啟郡丞

金臺月滿滿光熠映於神州黍谷風温和氣絪縕于大地望光恐後趨命争先恭惟老寅翁白臺氷壺濯魄玉斧傳神長虹貫日俠心長炳于燕南駿馬行空神足直空于冀北暫借上方之劍還乘東海之舟功名重繼予太公德澤普濡于赤子四隣色起千里神飛争騎竹馬以郊迎顯鱠金魚而野獻民之所庇我以爲師某才遜雕龍識慚畫虎遥接瓊瑶之翰若覩珠玉之輝一芹敖貢于野人千厦分温于君子佇聽雲駕専候日車

上林季翀宗伯啟

黄道鍾祥九日光騰于南極紫垣振秀三星位列于上台兒曹咸誦乎相公聖脉再傳于夫子恭惟太老師閣下氣蒸香海神毓寳山青藜吐火文章追三代之先赤舄流霞禮樂冠百家之上洛陽顯化于洞賓散花若錦瀛島傳箋于文叔分粟皆金鐸振紫陽之手道接尼山燈傳黄蘗之心宗承少室加額喜聽乎紫帽點頭欣合乎朱衣三壅頻錫作帝股肱五服羅加爲天喉舌樞旋北斗之司斟酌四時之元氣律協南風之奏發揚千古之聖心振清標于和靖稜稜氷泄玉壺劃大業于保衡炯炯月涵金鏡哲人神應艮殊夢符覿眉宇于大方欣聽向哥聞足音于空谷媿附青雲敢布寸心惟垂雙臂

上陸司馬啟

貔虎宣威赫赫旌旗懸日月鳳麟振采雍雍劍履上星辰海濵猶沐其恩光山野敢忘乎德澤恭惟老大人台座秀鍾九嶺雄欽三江才擅風雲之藻功參慮而爲言性包宇宙之寛振群蒙而立教既秉象先之正節猶矜鴻漸之清標巍巍東海藩屏屹屹北門鎖鑰册書羡鷹揚之尚父白簡傳鶚立之宣公驍北三千元戎聲震甲兵十萬小醜膽寒登壇增重于漢王問鼎折奸于楚子家傳司馬之書善龍虎鳥蛇之奇陣世服卧龍之畧消犬羊豺豕之異圖壯心廻日于揮戈神手補天于煉石三軍司命百辟主盟某才遜虎頭技踈猿臂傳我錦嚢獨服兵機之妙炤人金鏡方知巳罪之多敢沐浴以洗心唯哀矜而垂手

上王閣老啟

丹心貫日相公名赫乎臥龍赤手擎天童子頌傳乎司馬九霄帝簡千古人豪恭惟太老師閣下辟鍾金馬瑞應玉麟奇標稜逼雲霄秀質燦懸日月文在太元之上學推皇古以前鐵畫銀鈎戈法遠宗乎逸少金聲玉振鐸音遐播于文中煌煌熖發青藜几几光騰赤舄祭治亂之機于消長頗成天地之泰交通陰陽之氣于往來偏羨澤山之咸受調鼎之太矛有象靖邊之悠久無疆傳燈欣繼乎祖師授几樂依于夫子某志推伏驥心慕登龍泱泱不絶曾歌東海之風皎皎無塵願覩西山之

璽藉一言爲介紹祈三字之箴規恭望提撕敢忘佩服

答吳石袍先生啟

恭惟老師伯祖臺水壺湛露玉柱凌風探天苞于龍馬赤文獨契乎孔師司地軸于鳳凰紫氣長留乎王母遥望澄江之練鐃傳少室之燈蹲浪建金橋度衆生于覺岸騰空升寶塔覲諸聖于靈臺丹心爭日月之光素履帶烟霞之色尋華子于名山與酬靈運訪麻姑于古洞神過方平人傳金粟化身我愛玉冷元韵望風神往觀海意銷兆久附喬松殊慚小草媿無孺子之高屢承下榻饒有狂奴之癖偏荷慈旌結草心殷思棠念切捧白璧之煌煌敢不藉相如以歸趙瞻元珠之皎皎庶幾罔象罔以尊黃附以短裁冀其慈鑒

請王給諫啟

諫署鳴珂條畫擅錦囊之智文壇樹幟抑揚推冰鑑之明振高調于南風欽大名于北斗敬鼓湖舸而上迓遥瞻海鏡以來臨恭惟台座丹心夾日赤手擎天金聲玉振嗣美乎文中鐵畫銀鈎傳奇于逸少一言而反側安僉羨朝陽鳴鳳三顧而英雄起共推命世臥龍斡旋神

運天樞呼吸氣通帝座攬照乘之元珠自慚形穢覩連城之白璧偏覺色飛久懷千古之英殊渴九秋之慕恵徼明命欣附下風唯越國踞海天之半壁王氣長鍾乃燕山產豪傑之名家帝心特簡借鎖鑰于北門旄瞻神電揚旌旗于東土快覩使星臨握春秋之筆予奪無私胸懸日月之燈權衡不爽相馬獨推于法眼雕龍會服其文心敢當吾世而失大賢願佇我師以承明誨敬啓上日恭迓綵雲空林豎揭欣開桂院幽香曲水流觴樂覩蘭亭勝會鵠泛六橋之鑑龍飛三竺之箕訪古梅于

逸圃黃鶴爲徒穿踈柳于長堤白鷗是友游極一時之勝誼聯千古之盟顒候紫臨敬申卌積

鄧按臺元旦啟

栢樹風温萬戶迎禧于化篙椒盤日暖三衢受祉于熙臺欣逢正朔之辰敬祝長春之曆恭惟憲臺鵬騫南滇鳳翔北固文標海嶽之奇筆下紫花流異采道繼濂溪之正窻前青草蘊生機應時吹黍則百谷春回乘運拔茅則三陽泰啟久握北門之鎖鑰重揚東土之旌旗繡衣振彩祥光赫赫赤城霞瑤瑟傳徽逸韻泠泠縣圃雪

月令執規乎太皞星垣纏次于農祥瑞靄起聲昆虫吐氣于蒼璽甘露流荄草木揚輝于赤奮萬彙快逢出震群生欣際出庚豺狼屏跡辟邪何藉桃符犬馬承恩觀化共扶竹杖勤上帝以巡方天應時地應賓輔東皇而布化日爲德月爲刑允調四氣之和專握三元之命人之統也物共宗之職長沐春風獨親晝日新偷屢端之候特攄稱壽之忱龍圖懸象于赤文鳳髓發祥乎青道敢效負暄之獻聊舒祈穀之悃冒凟尊嚴曷勝皇恐

請侯廣成督學游廬山

王殳金鋞教化鐸傳于夫子珠旋璧映光明輪現于空官風雲欣濟乎上霄日月快騖于西土懸金鳳笙之過願操牛酒以從恭惟台臺神契夷門氣吞震澤道從關濂閩洛以來單傳正印文在秦漢商周之上獨握元樞慶雲齊覩于秣陵甘雨頻濡于彭蠡遐賢艮方正于草茅五老之中大老羅豪傑英雄爲桃李九奇之上真奇既存至公無我之心尤具先覺知人之眼鳳毛麟角兼收誰歎遺材于曠野獅子象王並駕久聞授記于靈山木鐸徇四方自東自西自南自北金燈炤千古乃祖乃

聖乃武乃文泠泠出世之音赫赫驚人之句一朝宗匠三代典刑某與儗馬跡神沉雞足披荊棘以作廬漫有山林之癖紉芰荷以爲佩殊無市井之思遥聽君子之德輝竊想至人之神韻寅膺良日敬迓福星敢獻澗溪沼沚之毛頓生墻壁蓬茅之彩意旨默承于龍樹風流重繼于虎谿吸露餐霞爲供好仙將效于麻姑吟風咏月而歸尋樂獨酣于茂叔瀑布水懸龍洞霏霏玄豐舞香爐日炤鶴林裊裊紫烟生古月常臺宇恐攢眉先去秋香滿院庾幾把手並行恭望惠臨曷勝翹佇

賀熊洛望中丞

劒履上星辰呼吸氣通于帝座旌旗懸日月指麾威赫于將壇贍北斗以神馳詠南風而慍解恭惟憲臺神協河清德符嶽峻道從羲文周孔以來年傳心畫文在司馬荀揚之上獨握性符少林壁觀拈花傳嵩少之燈新市壺懸擲竹化葛陂之杖百千億界風清伏闕名喧于燕國二十四橋月霽觀濤興逸于廣陵麒麟遊苑循良交頌乎神明虎豹渡河愷悌樂謳乎父母位晉紫薇之省聲騰青瑣之班拔賢才于齊晉五雲祥應于日中裏

剖珪分日月之光懸鑑現山河之影折衝樽俎緑林驚馬服之神璽晉詠簡編青海服魚書之博洽親授寶符于龍虎側聆瑤瑟于鳳凰飄飄畫舫全收六橋三竺之奇嶽歷元関獨領雙徑五峯之勝吟風咏月三生石上記騎牛吸露餐霞四照閣中看放鶴登萬物于熙臺保障樂依乎父母肅千軍于夜壘干城欣戴乎公侯三代典刑萬氏司命某夙依樾蔭徧荷栽培薦莠是問遠勤明命于青鸞木石爲徒空老壯哉于白鹿不螟敢將乎一介無疆長咏乎三章恭望鳌存曷勝懸禱

瑤光閣集卷之六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 㒞川李 祓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 祐啟彬編次

序

羅近溪先生語錄序

周子倡性學於潯陽於是江西之宗旨始立然金谿陸子猶疑太極圖非周子之書陸子知周子者也程子受通書於周子而太極圖則翟之程子善學周子者也羅

子譚道盱江之上四方之學者宗之楊子錄其要言以疏五經大義楊子善學羅子者也鄧子尊羅子信羅子猶若有疑於羅子鄧子知羅子者也羅子之教廣大無端崖而原本於孩提之孝悌猶之通書之尚誠也後學不契羅子之心而泛求之浩汗汪洋之說故其辭愈肆其旨愈岐則不善學羅子之過也羅子先爲宛陵太守光風霽月猶映敬亭山水間其身亡其舌在也羅子學本金谿陸子而胸襟洒落有周子之風流天下所以服羅子之教也

廿史序代作

史以綜時變也天下之變莫大乎陰陽春秋陰陽之著者也庖羲氏受天史於河伯而著其變於九圖不紀春秋而紀晝夜晝夜陰陽之微者也消長之間或扶或抑聖人其有憂乎倉頡氏之爲九史也衍大易而成之者也孔子作春秋首四時以繇事而天人之變備著編年中憂世繫辭常幽其志於言外則春秋亦以象告人也司馬氏與西漢間變編年爲紀傳而辭文指遠猶有大易之心焉後世祖司馬氏而爲史者凡二十家然與春

秋之意遠矣司馬氏再興于宋又變紀傳爲編年歷代興亡隨時敘次而千古之故大周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兩司馬之因時爲變也春秋之志大易之志也我明作者如林然良史之才尙闕雖以北地濟南之傑猶慄慄乎難之乃綜萬象之變端而行以春秋之法俾易道再興者吾于鄧子見之鄧子悟易于乾而自遯于潛龍之地深山窮谷與古爲徒左右周旋不離圖史陰陽相禪凡五十年而後廿史之二編始出于是三才之與萬類之蕃無不彙而包之或象其名或象其物或象其形體性情其紀陰陽之變備矣而義類幽深繁而不雜散者連之亂者正之益扶陽抑陰之意往往見于繫辭噫至矣余考先生之釋經也本天以爲教而其作史也獨以人事先之蓋欲天下衆著于民義也庖羲氏作連山之易先艮而後乾有夏因之而肇建人統先生繇三才之變先人于天其有契于連山之易乎廿史始剏于吳中輿家藏本小異先生既老學日進再爲更定而其書始全今之重梓于祠堂者是也

羅圭峰先生文集序代作

文章之變不可勝窮也而奇正環生必先明于勢而後可風霆震盪天勢隆焉岳瀆盤旋地勢赫焉勢者陰陽之變局也語曰形分正勢分行土處無心之位而迎其動氣則生何者其勢活也孫子之言兵也先于審勢失勢則弱得勢則強夫文法猶兵法也韓昌黎悟文章之變而行奇勢于抑揚虛實之間故其文肅而有威堅而多力天下莫敢爭雄焉宋文原本昌黎而結勢不遒往往屈才而伸理筆峰之末衰氣襲之故唐之國運強而宋之國運弱者其勢之所立者殊也乃規矩昌黎氏而

卓然成一家言者則盱郡羅圭峰先生是也先生于秦漢之書無所不讀而獨得勢于唐之大家跌宕縱横神奇莫測一以爲風霆之震盪一以爲岳瀆之盤旋變局奇情循環不斷所謂千古之畸人非邪今人耳食李何以爲庚幾秦漢之際雖音響相似然僅得其形耳若夫奇正相生而機行于閃爍非深于勢者孰能之先生負骯髒之姿目懾豪貴天下以氣節高之而名位之崇亦與呂黎相亞其國子先生再來邪余嘗評其詩賦或讓比地信陽而文實據二公之上後有作者必以余言爲

非佞云乃繼先生而起而以理學特聞者則有近溪羅子一姓之中兩賢並立其地氣使然邪先生尋常手牘皆爲斠斟之文食氣之淵傳于十指先生之于古道深矣

乙亥拔貢試録後序

皇帝卽位之八年廣求英俊詔拔諸生之尤者而貢之臣等遵奉指使者法程戰栗從事夙夜沐神浴氣以審元音於冥莫之中主司録其合轍者八十一人法陽之用九也夫陽于象爲乾而分屬于六蓺爲樂鐘鼓管絃皆樂器也各象五行之氣以發聲夫文亦人聲之屬也貴賤賢愚自有天授故言人人殊古之善相人者聆其音之清濁而人之性情功業判焉吳季札觀列國之風而知民俗之樸漓世運之衰旺其審聲者精也夫聲該于氣有神司之人神之賦有陰陽故聲有雌雄之異庶君子之治五聲也不聽以耳而聽以心不聽以心而聽以氣則微人之道深矣雖然聲之所感各盛于其方嶰谷之竹黃帝製之以爲笙簧嶧山之桐夏禹貢之以爲琴瑟其所生之地殊也越居大海東南位當震巽震巽

風雷之都也二氣相薄大聲發焉故越人之調高激而遠聞應天地之氣也或曰聲浮響也必有其實存焉雷風在天莫測其象而霆擊飈發有神物爲主之故震巽相交其卦爲恒益明雷風之有實體也越士涵濡皇澤善爲高大之言其氣雄其音角蓋得全于陽氣之多也主司正目澄懷徵聲審實高高下下不爽權衡所以慰天子求賢之意者至矣今且羅而貢之闕下爲聖明奏治世之音律呂和鳴宮商響應其爲太平之功不亦多乎

岳衡山唱和詩序

岳公撫越之三月教化大行農歌于田商旅歌于市四境之內熙熙如也太夫人病公侍湯藥不離側居無何公病欲隨太公與太夫人南歸太公歌公與兄弟友生交和黃子闍而喜曰公之病起矣人情憂則病樂則安公夙興夜寐以勤萬民其憂至矣乃一堂之上和氣融融何其樂也公病則百姓病公安則百姓安公之身百姓之身也公治越三月教化大行堂之下有歌者焉堂之上有歌者焉合四境之歡心以娛親于膝下公之病

起矣已而太夫人病愈公果愈

徐文孺稿序

越東有桐栢山赤水出焉余汎舟剡溪峰澗廻杳偶憶王子猷戴安道遺事形神爽然徐文孺家剡溪之旁山水縈帶情之所感筆墨傳之余靜察其音而神往于高山流水之曲也

陳大士易稿序

古之治易者凡千百家然見道于一偏而不能旁通其變于是龍圖之秘隱而不傳陳子起大江之西以赤文玉天下鈞元索至能窮其象而肆言之鬼神天地之容形於指畫凡食其精氣者無不稱雄于四方螟蛉有子蜾蠃祝之曰似我似我陳子以易教天下天下之學陳子者皆化為甚矣陳子之善祝也

羅繡仲易稿序

記曰潔淨精微易之教也古之治易者有三墳八索九邱之篇然駁雜不倫故其學不傳于後世羅繡仲專易變于百家而制以陰陽之規矩三吳之學者宗之余三復其辭愛其潔淨精微而不賊也繡仲受業于張子立

言謹嚴雖雄之秉應風而化余之不與化為人也惡能化人

吳宗維稿序

夫輕裘緩帶人之所安也而高賢大良必被之以冠裳佩玉所以自貴其威儀也故言不欲宛宛則輕不欲俚俚則賤是以邱里之說至人未嘗過而問焉語溪吳宗維菰蘆之僑肸也立言典雅有冠裳佩玉之風余望其筆墨之光而知其神骨之貴也宗維為吾師介弟學有淵源洙泗之濱其石可為浮磬而況服習于家訓者乎

卓珂月葢淵百義序

夫心孤薉也神明之佐耳目為尊坎內景以受聲離外景以收色是以古人遜聽退矚以濬發其聰明故理寰于一條而事精于萬變其耳目與人殊也武林卓珂月奇慧絕倫而視聽所包更有以增益其靈智自邃古之初以逮國朝之盛無不究其原委而詳言之制策似董仲舒箋表似陸贄而文章似韓愈歐陽修斯誠一代人傑也余閱其闕中之牘光燄赫然詮理既精而議事尤確古人所稱有體有用之儒非邪葢珂月遊心寥廓而

又有飛耳長目以佐之其以斯道獨雄千古也無怪爾

黃次北射說序

射者志也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蒲且子乘風振弓連雙鶬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黃次北少以善射聞其論三要十六法甚備而修容學思之說尤得正志直體之精微乃遭時太平無所表見悲夫黃極叔學射于次北而通其變于行文之間操縱之工萬夫遜巧用心專動手均也今四方多事急需異材極叔射烏六雙以靖邊疆之患可謂善繼次北之志者矣

白鷗上人集序

白鷗上人飛錫湖上雲光月影髣髴相親余偶遇于林間音聲嘹喨海翁機盡鷗鳥狎之不知主之為賓賓之為主也

蒼崖子序

六經之後諸子嗣焉乃近世竪儒往往尊經而詘子夫二氏以經特聞而孔子孟子亦稱子安見子之遜乎經也荀卿論次大儒而以子弓與仲尼並列或曰子弓朱張也朱張行事無可考僅一見逸民譜中仲尼論贊六

賢朱張獨缺其推尊至矣朱元晦起建安之間學者尊之為朱子然辭詘于理好奇之士或署之豫章朱子强朱張之苗裔也元言卓行海內師之鍾生獲其秘書目之曰蒼崖子余讀其書見其人而知子疆荀列之派亞也豫章以文章道學名家者七人元亮氏永叔氏介甫氏子固氏魯直氏子靜氏義仍氏或以立言著或以窮理傳未有翕然獨稱為子者其翕然獨稱為子者自子疆始也

魏子敬稿序

夫文生乎情者也其情至者其文亦至焉天地無心而大易明其情于咸恒壯萃之卦苟無至心以爲之內則化事不成矣五經之教皆以情言者也或示之于爻象或宣之于咏歌或陳之于典章制度發乎情止乎禮義其歸一也情鬱于中而不能直達則淋漓曲折以暢之屈氏之騷司馬氏之史諸葛氏之表杜氏之詩皆以深情發其鴻響也孟氏推明性善而驗于生人固有之情情者性之流才之本也余閱魏子一文章毅然有忠臣孝子之志竊意其爲至情人也豈天性之殊耶抑服習于父兄之教者深耶子一爲魏孔時先生仲子奉伯兄魏子敬爲師子敬過先生之難以身殉之其情至矣今子敬之文具在淋漓曲折有屈騷遷史之神焉嘗與子一論文曰才與情合斯謂文人故其制作煌煌至今猶有生氣孰謂子敬死乎子一服習父兄之教嚴志而絜容至情所含闡者意折是忠臣孝子之心也予因子一以識子敬復因子敬以識孔時先生幽冥之中獲我良友是以不能忘情于斯人也

朱子埜稿序

山在勝水有筋而結勢之奇尤在頓挫曲折之際是故峰廻澗轉必有賢豪長者生焉其地勝也古之善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句如鉤故聞其慨嘆之音志悲而形栗所感者殊也論書法者或象之以釵股或象之以漏痕或象之以一波三折皆形其鉤筆之奇也太史公論次古人轉折無盡後世之立言者宗之而得勢于子長者獨歐陽永叔耳朱子埜結廬西湖之傍日與佳山水相對故曲折頓挫之勢悉形于筆墨之間余諷咏其新編而覺太史公之尚在也太史公悟書法于春秋辭微而指遠有危行遜言之心焉子埜以春秋起家而文特尚太史公筆意跌折之際筋脈隱然古之良史也

王漢臣文集序

東海化人之國也大覺金仙分身揚化凡宦遊海國者皆有元心道韵存焉吾友王漢臣神明之苗裔也應化東土道風穆如十指所傳別有高山流水之韵說者以爲琴仙云余行視他山水道故老頌王公元聽功德不衰且指漢臣爲公後身澤沛滄海其尊而神之也至矣余嘗味其文章飄飄然有凌雲之氣漢臣其與天爲徒

若乎張良李泌皆以道術爲帝者師而神韵超然令人有天際眞人想漢臣骨節珊珊翱翔物表其現宰官身而說法者耶

祥刑信史序

夫史之作也自倉頡始也頡性俟岡龍顏四目受河圖緑字於上帝九史制焉先王釋奠於先師宗史皇爲主也仲尼因九史述五經詩爲韵史書爲令史禮爲典史易爲天史春秋爲人史微言大義歷代宗之然易禮詩書不稱作而春秋獨稱作春秋孔氏之刑書也魯有吳

師夫子使子貢遊于越且兩書於越[illegible]吳其猶有意于東土乎九史亡而五經著于是尸[illegible][illegible]王以爲先儒大其教化之功德也武林越之名郡五方雜處民囂物贗古之從政者難之自蕭子聘出守杭州風俗丕變光風霽月猶映六橋三竺間子聘宋之良史也岳公夙負史才而以緒餘爲政片言折獄兩造翕然余讀其斷制之文辭核而義嚴蓋得春秋之書法者而文章典厚高穆上配五經雖使子聘復生亦當讓公一頭地仲尼曰吾志在春秋岳公上下千古方綵歷代之人物而是非之其自名爲信史也公之志也

朱子莊稿序

夫聰明之性受命自天故儒重生知釋尊夙慧良以習之所益者淺性之所安者深也天氣不全始待補於人事鑿混沌之竅以傲[illegible]々之垠不亦過乎朱元晦爲童子時畫沙爲卦先天之智不借慧于後天故曰朱子幾於聖者也嘉禾朱子莊生而神聖而聽微視新咸疑有飛耳長目之異不知天之所授非人力所能爲也陳子相子莊於墨々之中而識其爲文中之聖孰謂陳子非

知天者乎

謝時望稿序

王於兩大之間者莫大于山海故僊靈神怪棲焉語曰五岳之精雄聖四瀆之精神明或視三公或視九伯象高深之德也伯益巖曼入荒親見神人怪物故特載于山海經乃邱里之儒少所見多所怪封于識也蛟闕在大海之東列島環峙余泛槎海上雪浪拍天疊嶂昏崖出沒波濤之際未嘗不望洋自失也謝子踞蛟闕之上而以墨濤傳山海之奇搜神洞靈變幻不測一以爲海

藏一以爲山書余望其高深之峇爽然自失也三公九伯畤兩大而稱雄其在斯人乎

浙江丙子齒錄前序

夫淳化方昌則有天瑞以發之宋興五星聚奎皇化熙道風治周于倡絶學於千歲之後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陸子繼之歐蘇垂鴻藻于廟堂韓范策大勳于邊塞天之所啟人實應之豈偶然哉丙子之秋帝命詞臣主越試桂輪正滿奎現於庭身吐火光騰空飛舞左右咸異之夫火王丙丁子則天一之初氣也今歲在丙子日

月在丁奎挾火飛天光彪炳越其有哲人乎余閱多士之牘寶光熊熊火精炳矣而高明廣大殆得天氣之全者乎且越居震巽之南其位在丙萬物相見大同之象光焉傳曰天與火同人君子以類族辨物夫火分天之陽體其氣相親故同人有取焉然或私于宗或隂于莽或寒于郊何也違天之道也天爲大族九野覆焉君子觀象于同人託神于對岱以天自處也越之君子慈湖宗無意而姚江則主良知皆本天以垂教也故萬物樂其同而親之不然伏戎于莽承墉之鬥而攻焉則同堂自相爲仇敵矣擇物不精冠藏于族胡不畏哉今多士同心之契久締金蘭乃雍雍尚齒而序賢猶之君子類族辨物之志也體乾德以同人而上繼慈湖姚江之道則奎宿發祥之應意在斯乎

馬晝初稿序

赤文之變原本五行五者天地之中數也劉勰曰情文五性彤文五色聲文五音偏至之材各以其勝體爲質故不能全于五德而情鬱不章丹山有鳥五采而文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腹文曰信帝王

有道則鳳凰翔於庭應五德之運也南方有樹名瓊枝以璆琳琅玕爲實鳳凰食之故音中鼓鐘與天相副其育氣者殊也馬晝初起姚江之上聞陽明子之道而樂之余覩其五性之文聲色俱備可謂全乎五行之氣者矣平生好讀秘文以金簡玉書爲食故引情舒氣聲中宮商余聞姚江有宛委之編赤珪如日碧珪如月晝初家近丹山遇神人而受策其立言之高遠又何怪焉聖明在上靈鳥來儀余是以爲有道之天下慶也

蔣聞大稿序

夫立言之道莫尚于六經三傳六經之亞也周衰處士橫議於是諸子各以其術鳴詭理支言離遑大道者之厄於秦火也天厭其煩也西漢之文祖經宗傳故治道與三代並隆明興宗尚六經而參以先儒之性理故言篤而旨醇天啟末年學者好習異端之說四方多故或以爲文運兆之於是名公鉅儒始有意爲六經三傳之學而海昌蔣闇大歸然以斯道王一方闇大尚友古人不屑與時賢爲伍小言如傳大言如經余味其原道之辭而嘆三代之風未墜也太史公有言紹明世繼春秋

本詩書禮樂之意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

陸夢明稿序

武林陸夢明易垣名宿也弟子執經受業者幾半國中余課士西湖特愛其立言之元雋每試輒冠軍丙子秋闈受知於晉江李子余望其文而驚嘆曰必武林陸子也呂伯恭見陸象山試牘便知爲江西陸子靜之文夢明文行不讓象山而余謬附於東萊呂氏則過矣

張士至稿序

山之奇在石水之奇在波故相其巉巘激烈之威儀而神爲之動者其所感者然也寻生平好山水每遇峻嵯深渾則樂之怪石排空狂波撼地不覺神栩栩飛也張生爲恭懿公曾孫寥落不偶入無婦出無僮甚矣其窮也乃闈中之牘古骨蒼然昔人所稱巉巘激烈之奇湧現墨濤之際竊意其爲耆年博學之儒也出闈相見則體莊年少而家甚貧何其學問之淹富耶夫山祖崑崙水宗星宿海恭懿公爲冢宰廉恪而子孫世守其清風則先代之貽者深遠矣

黃仲霖稿序

春秋在五經中最簡而微辭渺旨發揮最難漢唐治春秋者千百家未有當也然當時左氏穀梁氏公羊氏折辭徵義自成一家之言雖是非頗謬于聖人然奇文固獨行千古矣三傳之後又有呂氏之春秋虞氏之春秋董氏之春秋虞氏春秋世不傳而呂氏董氏特宏與學者樂稱之仲霖少治春秋而旁通于經傳騷史仲尼絕筆唯黃氏獨傳之懸書國門莫敢增損笠信至至之道儒者固不能贊一辭也

周唯一稿序

山峌則孤水直則窮故相形勢之奇者莫貴于曲廻㠔
頓折王氣攸鍾地皇氏之所尙也易于五經中特奇其
言曲也陽變陰化循環無端至矣哉周唯一起東海之
上獨以文章王四方心眼之靈別有天授而手法變幻
常以曲勢取奇余從燈下望之光怪飛動神機鬼藏莫
測其緘蓋得易之用者也易興於周之盛德而茂叔再
昌之唯一神明之冑通易之變而傳其宗宜乎其單行
千古也

章翼茲稿序

章子掩關天目山左圖右史神明元賾造物爲徒余閱
其几上之文通身是眼竊意章子其知道者也天目山
左右有池炤物如鏡章子左圖右史洞鑑古今則是章
子有天眼也窮高極深與道爲際章子其天人耶

徐比玉稿序

余少讀方孟旋徐子卿制藝穆然有意其爲人巳巳有
四明之役舟過三衢遠岫流雲清江滾月儼然見君子
之高風也徐比玉爲子卿猶子標格不群修意立言超
然天際余特敬重之生平恨不見方孟旋徐子卿之面
乃今見其心矣雲流遠岫月滾清江如在三衢道中應
接不暇余知其寄託者高矣

易疏序

易化書也緣起爲宗應機不測然八卦三變五變各有
不變之世爻則易之元命也仲尼之論易也有天易地
易人易鬼易京房氏宗之京房學易於焦贑獨得商瞿
子秘傳管輅郭璞關朗李淳風諸公皆祖其說或測微
于數十歲之後或藏隱于數百世之前鏡往知來如指
諸掌神哉自邵雍列卦爲圖先天之易始著後世儒者

樂言之于是商瞿子之易不行而八卦之變端隱矣甲
戌孟秋泛舟河上特取卦變圖參之豁然有省夜中假
寐夢靈龜伏胸臆間且起筮之兩得明夷之卦始悟京
房易變乃文王箕子之所宗也學者詳于辭占畧于象
變不能窺易學之大全而文王作易之心且若滅若沒
矣余旣爲易表其象復以卦變特冠於簡端且旁參以
陰符鑿度握奇遁甲參同諸書皆與京房易傳符合然
後洛書飛伏之變朗然如日中天今卜者所傳五行六
甲之書猶不失先聖遺意然則商瞿子之易未嘗亡也

秦始皇焚書殆盡而周易以卜筮獨存易變聯於理學家乃卜肆尚仍其說而不廢易之以卜筮存也天也

吳黃初稿序

黃河發源天漢經絡九州曲折東行歸墟大壑吞天浴日變幻無端觀海者所以有望洋之嘆也余泛舟河上與吳黃初先後相從秋水怒流縱橫無際竊自詡爲天下大觀矣及東行海上眺望滄溟雪浪煙濤神奇不測然後知嚮者之所見小也黃初東王海隅氣呑萬壑而紆徐曲折若黃河之絡神州其淵源於天漢者遠矣陳

生懸其書于東海大風泱泱余望見其波瀾不覺爽然自失也百川學海請以是文導之

文用昭集序

夫山水之趣生而有之非學所能助也然非宿于學者不能測高深之容虎豹蛟龍分王山川以爲城郭宮室官府妾嗣子孫然嘯呼風霧之中習而不察其趣殊也禹平水土伯益從東蹈海西涉流沙南度江北窮朔漠凡山川財賦人物神怪無不包舉而誌之嶽嶽淵淵直與高山大海相配後世立言者宗之司馬遷從漢武帝

巡行足跡半天下故行文汪洋突兀有河嶽立之盛儀耳目之壑通於性命異哉潯陽文用昭家在廬山之麓長江九派收之襟帶間遊宦越中風流日甚舟車所至必載四方之山水以行過則遊遊則記傳神布景逸興遄飛即雜之禹貢山海經太史公傳幾不辨其爲一人爲二人矣吾聞上帝秘書常以名山大川爲寄禹藏書于石室而子長欲畱副墨于名山物之所始者終必歸之天之道也潯陽有上霄峯與越之包山石匱相峙文子之文至矣請以名山大川藏之

陳行無稿序

八音皆樂也有金石之音有絲竹之音有匏土革木之音然先聖教人常先絲竹于六音之上鳴成鳳吟成龍何耶乾闥婆王鼓琴大地起舞伶倫吹嶰谷之篁而陰陽之氣調律曆志曰太極元氣萌於子芽於丑炳于丙盛于丁自然之音應時而化莫有遺也陳行無蘊太極之元氣而吹爲有韻之言逸響所傳聲滿天地一以爲鳳鳴一以爲龍吟噫盛矣丙子之秋應候而發律曆所志子萌丙炳者若有協焉明年爲丁丑之歲正紐芽大

盛之辰余知其時至氣宜且應天地之和而響振宇宙矣

浙江巡撫喻公報政序

中丞公治越三年德威遐布天子嘉公忠勤晉階少司馬賜璽書勞焉越之父老子弟群舞而歌曰野有虎公則除之市有虎公則驅之皇皇令德天子師之于是諸大夫交慶於堂曰善哉公之治越也夫越爲山海奥區雄王雖霸然其民習智而尊利君子譏之公導以仁義中正之風翕然向化家絃戶誦歌咏先王麥有兩岐蠶

有重繭粟帛魚塩之利可以衣被乎四方嘻盛矣越十有一郡一州七十五縣官疲吏滑貌馭爲難公開明閉幽俾墨吏不得肆其毒四境之內大法小廉其風示者遠也先是甲子之歲有星孛于地戶之間識者謂東南將有兵事居無何海寇衝突三區戒嚴越兵懦且驕有司莫能制公受命鎮越大宣威令于國中介冑之雄奔命恐後乃親教以弓矢刀鋋之法服習不休重修兵器戰船軍威大振東甌之役屢挫賊鋒島夷懼請降而東南始無鋒鏑之患矣當是時秦寇馳突江淮間人人震恐有肆訛言于市者公立偵得之而肆之民始有固志且秦晉吳楚閩粵之國無地不受兵而越民歌舞湖山不知有兵革之事伊誰之賜與公奏績明光宫徵書旦旦夕下小民憂公去越攀轅請留不知公非越所能留也公負文武全才四海倚賴廟堂之上方懸高座以待公公豈久留越者哉雖然公自有可留者明德之光炤映千古大風播于東海而明月瀞於西湖令聞所傳久而不替則公之所留于越者多矣乃載歌曰南山峩峩兮不可極也東海淵淵兮不可測也令德皇皇兮終不可息也

瑤光閣集卷之七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臨川李　敍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　祐啟彬編次

序

李石守稿序

經綸天地之謂才才者鎮世之奇器也然上帝特重其事而不輕以全者予人其不得已而生之也或遲之五百年或遲之三百年非分五嶽之精則縕三光之氣者

也傳曰天下有道列星遊行人間豈偶然哉余嘗考古之賢豪如所稱李裴韓范者皆一代奇才也雍雍文墨之中而卒以武畧定天下一特勁兵良將無不俛首而聽命焉則其才有以制之也易紀三才人處其一陽文陰武握天地之符于寸心乃英分常多雄分常少豈鬼神故嗇其靈耶毋亦其時有所待耶今海內盜賊橫行民無固志其需文武之全才急矣乃予察之衆人之內而近得之石守李公也石守天授奇姿睥睨一世而潛心於圖書韜畧之學獨鈎其奧而傳之晉與余言法兵用民之方燦若指掌文經武緯各中權衡庶幾古所稱李裴韓范者耶一日出其近業變化無端筆陣縱橫與有天地風雷龍虎鳥蛇之勢奇哉石守精于易變能見陰陽于恍惚之微故德生刑克之機神明其用其散見于文章之表者特其餘耳兵志曰方以矩步圓以綴旋應天步應地石守之圓旋而方步也其宗天地而爲師者耶

廬山稿序

廬山高踞江湖之上翠障隣天怪石巑岏幽林窈窕是

群僊列祖之所家也其南爲鶴鳴峰壁立千仞峰麓有開先寺白雲覆之即李太白讀書處也香爐篆烟瀑布飛雪每當盛暑之候冰霜凜然余嘗掩關山中踰月有省疑有神物相之癸酉之秋程坦公過遊茲地尋幽陟險無日不揖石丈而問奇焉白鹿黃龍周旋良久于是覩深高遠之致悉傳于十指之端余偶從案上窺見之峻嶺寒泉歷歷現于白毫光內私意坦公其神人耶坦公夜坐廬山常聞天樂從空飛度神明之契聲氣應之又何怪乎不鼓而自鳴哉世儒逐逐牛馬之下不獲與

五老盤桓然讀坦公之文便可識廬山眞面目矣

文三瀑先生序

廬山一名輔山東南之秀嶽也周匡續成道山中而山遂名匡以爲號然則山固以人名耶環山之巖巒洞壑冠冕四方而瀑布尤稱奇絶豎濤氷挂懸掛雲霄望者疑爲天河落也潯陽在廬山之右南面九叠山色水光炤映眉睫登高遠眺栩栩然欲僊也余客遊廬山雅聞潯陽文先生高行特造其廬而請教焉先生葛巾布袍散步林下五日授余食孺人王餐蔬食萊羨素風無替

余欣然樂之先生爲文文山十世孫隱居南郭左圖右史歌詠先王門以內雍雍如也門以外秩秩如也嘗講學濂溪書院發明太極之旨甚精咏月吟風優游自得鄉黨翕然宗之或曰潯陽居吳楚上流洞庭彭蠡之奇無不聚而滙於牖下汪洋巨浸盪滌乾坤天下大觀莫雄于是矣先生不以五湖自名而以三瀑自名何也黃子曰先生之號先生之志也夫水發源于高山而歸墟于四海涓涓之溜全潮之量包焉或鼓爲雷霆或散爲風雨達者觀其所變而化機顯露于目前矣且其出也有原其行也有序其震動也有威故觀于懸瀑之流而可以悟道也莊周適志于濠梁曾晳寄懷于沂水其得趣于逝者深矣先生逍遥三瀑之間觀化無盡尋與若安能知之先生之子用炤澄心如水而文瀾變幻若奔流之飛舞于空中其濬發于淵源者遠矣輔山爲匡氏故廬萬世名其山爲匡阜安知三瀑之水不以先生之姓以自名耶

四明易社序

四明故有日月湖云日月陰陽之義也易肇羲皇從日

從月五刑五德終始循環然龍圖龜書皆發源于河雒水者天地之初氣也余承乏四明東行海上雄波巨浸變幻無端陰陽消息之機畧著于潮汐而日月湖在郡城內與海竅通諸生發跡海濱觀化于水而借圖書以洩其緘怒爲雷霆喜爲風雨奇爲山澤怪爲虎龍闔闢相生縱橫莫測盖得易之變而用之者也日月爲明與國運應波寧海定其在斯時乎

李長卿文序

江西文體變自廬陵而其後有臨川王氏南豐曾氏臨

川之學世世不衰湯義仍陳大士尤其表匕者也南豐之學後世無傳歷數百年而始有李長卿氏長卿老子之苗裔而立言殊類大儒深篤雅醇猶有曾子固遺韻其居使之然也曾子固以文章起家兄弟三人彬匕濟美長卿中興曾氏之學而成鄉輩從而和之伯仲之間自為師友孰謂當世無元凱乎

蔡雲怡先生西江問心編序

蔡公學心法于洞庭丈人居有間請曰予得其數矣丈人曰未也有間又請曰余得其幾矣丈人曰未也有間

又請曰余得其神矣丈人曰未也蔡公辭丈人告之曰江西法窟子其過而問焉是子得道之初地也蔡公入豫章之野迤邐南叅其君子應之曰在飲食或曰在陰陽其野人應之曰在瓦甓或曰在矢溺蔡公遂耻百家之說內質神明于是求之髮毛爪齒之間而心現也求之啞溺糞穢之間而心現也求之墻壁瓦礫之間而心現也求之日月風雷山川草木而心現也乃至求之天地鬼神虛空刹海若飛若走若聖若凡而心無不現也蔡公浩然自得進諸弟子而告之大言小言闡發宗要一日問于黃石黃石默然蔡公還見自心了不可得于是謝去弟子而歸隱于洞庭之山

宋擢白稿序

韓退之曰易奇而法龍之圖龜之書千古奇事也羲皇一畫鑿混沌之竅而成之或帝于南或帝于北儵忽之間耳宋生探龜龍之秘綸天地萬物之形容越之談易學者宗之而筆陣離奇成于儵忽之際雖然混沌鑿矣

李映碧讞語序

夫乾坤肇開三變為訟匕之貞坎也坎為隱伏必以離

之文明治之豈之折獄致刑噬嗑之明罰勑法主離而用明也天文治獄之星凡六李一星大理二星天牢六星昴七星貫索天紀各九星皆主刑獄之事者也大理二星與陰德二星同宿治獄者尚之皐陶之作士也明刑弼教廣好生之德于下民其後世子孫覇於趙王于秦帝于唐宋或以為陰德之報云而治獄之明者莫如孔子孔子聽二百四十年之獄王侯卿士莫不弭首而受命焉予奪之權成于斧鉞故曰春秋孔氏之刑書也陰德之隆萬世為上故天以麒麟告之麒麟仁獸也司

馬氏本春秋之意而修史記以續六經大義微言折衷孔子然後之作者猶謂是非頗謬于聖人司馬氏之不免於刑僇也陰德之薄也東海李公乃大理皐陶之苗裔其治獄也寬而栗簡而文君子讀其詞而知仁人之用心篤志也予嘗怪當世治獄者深文密網陰德缺然公于執法之中獨布好生之德猶有皐陶之遺風焉而是是非非奉天理以為斷其辭婉其義嚴則謂東海之刑書即李氏春秋可也

觀社序

古之作樂者效山林谿谷之音而為歌天籟一吹八風相應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句如鉤纍纍如貫珠文言為詩而協于律呂為樂詩者樂之心也仲尼之刪詩也先之以十五國之風而後受以小雅大雅雅者風之盛也淫哇嘈雜之音不敢奏于清廟明堂之上故為之歌雅以移天下之人心所以昭王化也東海之風雄千古山林谿谷之勝又有以激發其壯懷故海潮之音獨絕當代于是有辰嬰氏近修氏文白氏特以善歌聞余按其有韻之言而嘆其聲滿天地也刪淫哇嘈雜之音而一軌于大雅君子於是觀王化焉

越遊集序

夫詩者天地之心星辰之度也卯酉之際為政紀午亥之際為命紀微乎微乎越自句踐啟疆而後世或王于南越皆夏后氏苗裔也余攷毛詩所載十五國之風特詳越國獨缺然古史稱禹藏書石匱而軼詩散見越絕書則越風未嘗亡也且山水之間清音流動神之所會栩栩欲飛孰謂海東之國無詩乎南越張公少負骯髒之性揚帆入越逸興翛然嘯詠所傳眾山皆響越之子

弟交誦之既而公宰宜城彈五弦而西土治高山流水逸韻泠泠途謳巷歌交相答也予宦遊越國六年得越山水嘗恨無妙指以發之公寫照傳神儼然如畫然後知公為詩仙也

越墨序

草木無聲也風之所觸萬竅怒號唱于唱喁大小相和其為天籟一也而人于其中分高分下不亦過乎郭象曰彰聲而聲遺不彰聲而聲全余以瞻奇之癖自隨其所好者而錄之未敢以示人也乃范生得其副墨遂付

剞劂氏以質大方彰聲之故至于遺聲余過矣余過矣

送霞西道人樊子序

或問于黄子曰樊子何人也黄子曰樊子有道之士也余夙聞樊子之名常恨不得見其面乃今見樊子之面併見樊子之心矣樊子窮經攷傳深于陰陽律曆之言鈎元洞冥神變莫測于闡其三易之論不自覺其舌之橋也故曰樊子有道之士也然則其自號爲霞西子何居黄子曰樊子盖有託而逃者也樊子行年六十有奇龐眉如雪而神明炯炯毅然有童子之容殆所謂氷雪

其心烟霞其氣者矣夫縣象于天者日月風霆各有以自見其用而霞無所與焉然昭雲漢之章以發天文之秘者莫霞若也且其物無形有象欽六陽之精以成光或建而爲標或散而成綺英華所約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每日候之常在天之西極西者日月出入之道萬物成熟之鄉也余攷古之得道者往往寓言于西方樊子深于二氏之言而不屑以二氏自見樊子盖有託而逃者也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即道樊子闡三易之微義而其要歸于不可言不可知乎故曰樊子有道之士也

林大參盈冠編序

夫裏治以文靖亂以武然天所制于人之命常苦雄分少而英分多余迯稽古之大人如伊尹周公張良李泌輩一身之氣兼有英雄故能展文武之全才而定傾側擾攘於俄頃嘗慨然想慕其人而不得遇乃今于林公見之矣公以文武全才廵視東海奸民嘯聚島上者望風遠逃居無何移鎮信州威惠遐佈日進材官騎士而整飭之教誨之當是時妖民張普薇倡邪説以愚黔首

四鄰藏而術其教者不下數千人公知普薇必以戊寅歲動兵兵敗必西走弋水之上春王正月單騎廵行郡國中命有司築監修城屯兵固守黄端伯謁公行館公示以攻戰之策甚詳且謂普薇妄庸人旦夕授首耳議者疑公過計邑侯廖公獨信之公返信州張普薇果以其黨叛操戈相向實繁有徒公率子弟之兵進攻勇氣百倍焚營破壘晝夜窮廹於是賊潰而西欲連閩粤之奸邪爲亂乃公先機制勝要地俱屯重兵中丞公聞而異之親督麾下之師助戰招降僇叛凡三月而寇平然

後議者服公之先見也夫文士好談兵然臨大敵則色變武夫負赳桓之氣往往為識者所誚或不足於英分或不足於雄分天之所限非人力所能為也公雍雍儒者而臨戎禦寇央機談笑之間所謂一身兼有英雄而不為天所制者也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為憲其我公之謂乎

過君斷詩稿序

坡陀之阜牛羊狎之汚邪之澤魚蝦泅之若夫峻嶺幽谿風雲出入則神龍猛虎之宮也山水之靈蘊于互藏

於是吹噫氣而成音變幻縱橫龍呼虎嘯則李白杜甫其人乎一以為謫仙一以為散聖風流之韻百世傳之余少從過君斷游嗜奇成癖短歌相和旁若無人每接君斷一言便作數日喜別才別趣籠蓋等倫真李杜流亞也今宦遊仙都窮搜山水之勝天台鴈蕩突兀胸中衆人所為望崖而退也風流一時氣象千古謫仙耶散聖耶

賀黎司李序

黃子行於邵陽之野桑麻茂蕃入自樵溪之北門而絃歌洋洋盈耳也喟然嘆曰善哉黎公之治閩乎閩僻處東南正當地維之缺山峭水激莽伏多戎且狐鼠之妖憑城社為營窟小民自矜其血氣之勇聚訟不休此有識者之所嘗目也矧司李所居又屬上下危疑之地余嘗親習越事而知其有四難也臺使者寄耳目于吾儕委任隆重乃巧言令色輩善煬長吏聰明寻者未必盡賢奪者未必眞不肖也則知人難國中有大獄必使李官專決之呼吸之間遂判生死殉情則忤已殉法則忤人而民情變幻無恒不可方物則斷獄難郡縣有倉廩

府庫大半為奐利者所侵而臺行檄稽查率以故事應命則治賦難深山大澤暴客所藏或禦貨于門或攫金于市狗偷鼠竊實繁有徒有司督兵吏捕之竄匿他境則禦寇難矣受命越邦皇皇然若有失也乃今過化人之國而誦聲洋溢四隣善哉公之治閩也公起家惠州醞釀山海之氣特慕韓退之蘇子瞻風範精神毅然余望見公于官署中聽聰而視察止如山立行若川流誠有道君子也公陰察橘吏賢否洞見其眉目肺肝開明闢幽俾百姓不困於苛政則民免于一害而得一生矣

公折獄堂上雪冤釋誣剖决如流案無留牘觧入生之
繫救全行旅二十人矜病恤災使民無夭扎瘥厲之患
則民免于二害而得二生矣閩阻山臨水食地少而磽
地多公勸民耕桑衣食充裕嚴治奸胥之中飽者故賦
稅不虧鼓腹行歌優游化日則民免于三害而得三生
矣奸民倡亂鉛山四隣震恐公計擒渠魁查華十等群
盜竄逃修械築城有備無患則民免于四害而得四生
矣吾聞先王子民以上壽者天亦以上壽報之公惠斯
民以四生之利俾老者永安其天年是公子人以上壽

也厚施而隆報天實有心日為何足為公異哉今秋七
夕天孫會于河而閩越之墟正値牛女分野公先期受
命其應列宿而再來耶予歸自華陽道經昭武雞鳴犬
吠四境熙熙小人迎于路曰嘻請祝太公使太公壽君
子迎于門曰嘻請祝太公使太公壽予覩于上下之際
而知公之得民深也善哉公之治閩也

殉節編序

余考古忠臣義士若天特困之而正氣所伸流行天地
或配于社稷或比于星辰神明之傳萬世不朽則壽命
更無疆矣人力之盡天實矜之孰謂冥冥者無知哉張
公理學後昆好修無玷初為應城宰赫赫有聲豪族悍
民望風悚慄寇攻蒲甚急公誓死守城乃奸民揖盜入
垣官兵奔竄公以印擊賊斫首詬罵不休刀戟交加詈
無畏色公之死奇矣先是公治蒲時發奸摘伏練兵嚴
械防禦甚堅而勢與願違殉節而死公之所能為者人
也其所不能為者天也然百姓伏屍而哭咸思甘心于
發難之人今有司矜念純忠表聞天闕煌煌明命血食
萬年則天之所以報公者厚矣人力之盡天實矜之孰

謂冥冥者無知哉

賀毛仰川先生序

余嘗聞有道之士與天為徒近者數百歲遠者數千歲
往往以其塵垢粃糠陶鑄堯舜乃今於毛公見之矣公
為神明之胄少負穎才弱冠苦孤遂竭耳目手足之力
于家政奉孀扶稚鞠育成丈夫嘗從政于皇都名播三
輔重懲驛使之借乘者故德清息馬獨壯肥厖嚴倉廩
中宿儲守者不敢覬覦竊之利有司愛公才卓異屢檄
慰勞公公厭折腰之勞拂衣歸卧吟風咏月興味超然

乃散槖中裝給宗族鄉黨之㾭者修圯橋以濟行旅而焚券以謝宴人爲紳先生交頌之晚年好浮屠氏之言棲神净域蓮臺化佛如親見之居恒善養生喜怒無遽行年九十猶有嬰兒之容說者以爲地上神仙良不謬也臘月夜中睛光如晝公冠儀冠服華服坐堂上受觴諸子弟羅拜庭前奉兕觥稱壽公笑而接之黄端伯隨諸君子後塵望見公風彩雕眉鶴髮顧盻頎然退而嘆曰先生其知道者耶夫古之有道者善衛生余竊聞其說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神將守形形乃長生公游心

虚静之天不以嗜慾滑眞性而願神導氣以葆元和内册成矣且孝于親慈于幼恭順于高賢大良上下雍和無逆德以攖其命外册成矣是故窺其裏精神炯然望其表色澤睟然公之自全其天者至矣陸涊師曰道德爲父神明爲母清净爲師太和爲友先生其庶乎乃裕度之辰適届季冬癸卯卯天門也神光湛圓蕩蕩無際所謂開天門者非耶或曰太公九十爲王者師尊之曰尚父公與太公齊齒各位亞公然則安車蒲輪以上見于有道之天子未可知也黄端伯曰先生豈難爲太公者哉吸風飲露遨遊太上之京是其塵垢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而何屑以太公之功業自矜耶公之長君毛賓于深於經世之學端伯兄事之賓于孰爵而前同社逡巡旋進先生命之坐乃坐命之輿乃輿俯仰周旋雍雍有禮其教二三子以無勞爾形無摇爾精者猶是廣成子之遺意也守一處和與混沌之帝相善先生其知道者耶予嘗見倍道之民孽知膠約影之過目也有損焉聲之過耳也有損焉精敝氣衰異形相禪惜哉先生虚心實腹受食于天故能先天地生後天地老何者其神全也詩曰黄耇無疆受天之慶其毛先生之謂耶

鄧潛谷先生孔子年表序

學者多稱孔子尚矣然誦詩讀書不能知其人之性情行事識者譏之孔子學琴師襄子習其曲矣尤必得其數習其志矣尤必得其人則學孔子者正未易言也鄧子㛹興千古之下尚友哲人乃從五帝三王以來特採孔子年表其叙次生平言行視司馬遷史記特精而紀年則從周紀事則從孔子其以尊王者尊孔子乎然自靈景以終敬王紀年僅二十有一非不能詳也不可詳

也孔子之修春秋也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鄧子之信々而疑々春秋之志也雖然孔子魯人也編年之序曷爲不宗魯而宗周不以孔子專魯也其不以孔子專魯奈何孔子天下之孔子也道德之宗萬世爲上豈洙泗所能獨有哉乃漢唐以後皆以王道隆之何也孔子元王之苗裔也明德大功冠冕千世故君子以素王稱之鄧子去王號而稱先師孔子之志也孔子操制作之符師表萬世寧以王者重哉余從亟史之中讀孔子年表忽覺有頎然而長者臨之在上北面稽首曰吾師乎吾師

乎而雍々濟々質之在旁則曰此吾師之弟子也鄧子之曾孫鄧應瑞等另刻年表及述爲一編俾後之學者見其形聞其聲庶有以知孔子之心也已

陶英人詢汝錄序

黄子行於汝川之野景風颯然草夭木喬欣々向榮喟然嘆曰大哉風乎曠而悠溫而栗盛世之象也吾嘗聞衰世之風矣其臭腥其味苦其聲噍殺而不和故中于人則人殆中于物則物殆是故小人如懟君子如憂風之所感也今吾入有道之國神和而體康少者舞于衢老者歌于巷翏々瑟々自適其天故曰盛世之風也或曰風不同乎黄子曰不同夫風者天地之使也有正有變有雌有雄無翼而飛善行而數變者也春氣溫和夏氣慓怒秋氣凄清冬氣慘烈四運之化不可勝窮也是故書有三風禮有五風樂有八風詩有十五風記有二十四風此其大數也風之起也有日其至也有程或行百里或行千里或行萬里高者遠下者近不可以一范齊也然則何大乎景風也風者天之號令也順物布氣與時偕行黄帝曰調暢祥和天之喜氣也折揚奔

厲天之怒氣也余與子遨遊汝川之上春風々人血脉調和肌膚潤澤是喜氣之所吹也吾聞天下有道則景風應之子之邑其有至人乎野人曰噫是陶公之所治也公下車以來問民疾苦興利除害夙夜不寧是故城無狐市無虎四郊無封豕長蛇雞舞桑巔犬眠栢影是陶公之化也黄子曰美哉陶公之爲宰乎其憂民至矣夫人有疾痛痾癢則噭々然呼父母呼天長吏於民尊之則天也親之則父母也有痛則呼有癢則呼第一人之身中立于上下之際耳目有煬之者手足有掣之者

其地至鬼也且百里之國田疇處十之三而旱魃消其半波臣消其半田鼠田豕消其半民欲無窮得乎陶公之治汝川也愛民如子敬民如神明搔其瘵摩其痛不待百姓之疾呼也純心所感遠近孚之請于上而上應行于下而下應善哉陶公之爲宰乎野人曰公之癯何也黃子曰其憂民深也夫人已不能兩肥也肥已則瘠人肥人則瘠已公竭一人之血氣精神爲萬民造命宜乎其癯也乃耕田鑿井之氓陰受公賜含哺鼓腹國境熙熙其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昔者季札觀樂於唐而

歎其爲令德之後余行汝川之野景風颯然而知陶公爲神明之胄也不然何風之遠也

賀太宰涂偰儒先生應召序

皇帝御極之十二年特召涂公爲大司寇黎氏譙曰公其起而掌邦禁乎黃端伯曰非也居無何復有太宰之命黎氏又譙曰公其起而掌邦治乎黃端伯曰非也然則何以召公也黃端伯曰天子召公師之也非臣之也昔者孔子以司寇攝行相事而周公以冢宰爲三公夫明刑弼教必賴見知之哲人而任賢使能則元老之事也今上方起公爲司寇旋以冢宰任之夫固期公以周公孔子之業也且冢宰之職長於六卿知人安民綏理海宇故五官與四時爲配而冢宰獨配天天者萬物之司命也是故地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掌邦刑冬官掌邦事五官所司各象其物而冢宰所治則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兼焉故統均之位尊而神之曰天官其爲宣化之始也予考周秦以來往往寄三公於太宰故當時以宰相目之三公所任爕理陰陽而研陰陽之幾者莫精于易千變萬化往來不窮分則

爲水火之睽合則爲天地之泰故氣交之際有道君子用心焉葢陰陽相棲乃能成和若夫天地大𢇁雷霆怒行則陰陽之錯也聖人握道祀司天符故能調二氣之和而成赫赫肅肅之化是以先王隆重其事而資爕理於三公伊尹曰三公之事常在于道九卿之事常在於德大夫之事常在於仁列士之事常在於義道者仁義之總至德之原也帝王御寓莫不尊有道者爲師師者教人非教於人者也神農師悉諸黃帝師風后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祝融堯師務成舜師尹壽禹師大成摯

湯師伊尹文王師太公然後能布太和於兩間而宇宙翕然嚮化何者陰陽得其理也余觀今日之政陰陽錯行焦火凝氷默蒸五藏中乾外格志氣不調有道者所心恫也公以周易起家深於陰陽之變故能以先天之學斡旋後天余望見其威儀熙々如春曦々如夏湫々如秋瑟々如冬四時之氣備矣嘗聞有道之士明王師而不臣其我公之謂乎然則何以南也昔者成王臨朝周公左召公右而歌王化之盛者必稱周南召南々者生育之鄉天地盛德之氣也且今茲之歲龍光騰射斗

間夫南斗六星乃丞相太宰之位主進賢授爵祿司命涖生未幾而天子以璽書召公應其象矣任賢使能以布好生之德猗與盛哉傳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古之人有行之者周公孔子是也或以司冦攝行相事或以冢宰進三公乃我公再被詔書正與周公孔子之事相應余故曰天子召公師之也非臣之也

王公獻試稿序

心都神璽之基有目者不能見也而照以至人之明眼則內景昭々然赤如日白如月熱如火寒如氷不啻燈之寫形鏡之傳影也顧眼有方有圓有青有白圓者聖方者僊而青眼以炤眞白眼以覩俗故上帝特授其官爲監察而號之曰普光列子學於老商氏九年而後眼如耳々如鼻々如口心凝神釋骨肉都融故能御風而行遨遊太淸之上何者其神全也王公獻在同社中齒最少心最靈內視九年眼徹皇古心凝神釋骨肉都融可以履虛乘風翱翔天闕矣侯公望氣斗牛之野拔而置之儔人之先道眼圓明洞見文人五藏奇哉古人釋眼有九緣空明爲本而覺海澄湛能見十方諸如來心

侯公眼界空明而又行之以澄湛之覺衆生肝膽歷々鏡中語曰有道眞人通身是眼其侯公之謂乎

鄧文始稿序

唐人以善詩名者無慮千百輩而李杜獨稱大家光燄十方氣象千古至哉余嘗咏其短章長句變幻縱橫雷電日星徃來不測一以爲詩聖一以爲詩僊雖有高岑王孟諸名家無不望下風而却步矣同門多儁才獨推鄧文始爲人傑奇情古韻超絕等倫轟如雷迅如電赫煌如日星毎一稿成輒奪四座之氣眞可謂文章大家

矣光燄十方氣象千古其詩人所謂聖而僊者耶

李又青明府課士錄序

五官之用各有所司而察事知人莫靈於眼〻者天地之鑑萬物之鏡也衆生洞視不過分寸間而至人內瑩發光通身是眼十方法界如淨琉璃故喻道眼之圓明者取象于月〻者天之眼也嘗見月光所炤無物不彰經宿纏星燦然垣度於是指而目之曰某星爲上相某星爲次相某星爲上將某星爲次將辨官分野不爽毫釐夫列星亘古常明無分晝夜然日中則晦月夕則明

何者日氣燥烈月氣清凉也李公凝神內視湛寂生光察事知人如鏡炤像余嘗見治軍之際能知人之才力而善馭之故勦逋寧氏遂靖東土之難乃行政之暇復進諸弟子而教訓之拔雋蒐奇風情日上未幾而多士之姓名形影炳現月宮然後知李公通身是眼也予謂公官署中清凉如月故光明所照洞徹無邊或以仁升爲木星佐或以禮升爲火星佐或以義升爲金星佐或以智升爲水星佐或以信升爲土星佐一時所擢皆將相之材異哉夫周遊江海之上者各見一月隨已而行而天鏡炤臨究竟無第二月諸士受公知遇自謂各分公之末光乃資鏡行空澄明不動有能從李公指上親見月輪斯眞知李公者也

赤溪草序

赤溪在柳市之南李泰伯讀書處也風光月韻千古映人眉睫間余嘗散步桃源花香滿路雲山煙澗出沒杖頭陶〻然自得也涂子結廬赤溪之陽吟風嘯月每傳一曲則端木青令和之山水清音不絃自響異哉繪風者不能繪其聲繪月者不能繪其影涂子傳風千古卽

月于心靈氣所行彰播聲現其神化所至耶蘇老泉唱道眉山而東波潁濱爲之繼一堂之上風月皎然涂子徜徉赤溪與二子共賞風月文心道韻獨絕古今則謂涂子之赤溪卽蘇子之眉山可也

江子千稿序

四氣之官迭爲帝者也乃化事所起莫不肇端於春元氣發陳萬靈欣躍鳥啼魚跳花媚草嬌予嘗行光風化日之中形神俱暢然後知春氣之靑人深也江子千少負俊才心靈手敏而肆力於百家之說飛動不羈余細

味其文章奕奕有生韻其得春氣之多者乎神明推教精華絪結色聲香味無境不靈多士所以服其天授也聖人考曆以正三元特先春以起化子千勉乎哉

瑞光閣集卷之八

江西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臨川李　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　祐啟彬編次

序

徐含章稿序

五藏之情耳目不能測也而神醫切脉遂能知人之榮辱死生內經謂脉行手中與天地之氣候相應陽行二十五度陰行二十五度權衡規矩各按其時余嘗考形家之言有脉者生無脉者絕凡當世之爲王侯卿相者皆得地脉之全者也文章有脉傳於八股之間名世作家無不以認脉爲眞訣故得心應手能奪造化之權徐含章天授異姿善相題脉而疾徐中節與四時之氣相諧春應中規夏應中矩秋應中衡冬應中權可謂詞壇之大匠矣今對策明廷爲宇宙調和元脉乎且爲聖主賀得人矣

張常吉稿序

黃子歸自廬山掩關黎上左右琴劍蕭然自娛張常吉

秋杪叩門特以區言相質予學其熊々魂々之氣如九
障之揷天聽其聲鏗々鈞々儼然飛瀑之懸於千仞也
廬山面目忽從几席上見之快哉黃子善病張子善貧
俔滕漫譚交相勞苦意者鬼瞰高明之室而使之落魄
無聊邪或曰黃子驅鬼之檄可以送窮張子何患乎不
富貴也

胡氏世紀序

余考古之作史者違紀世近紀年於是前人之眉目脈
肝瞭然如見而有功者爲祖有德者爲宗要使後之子

孫傳之無斁已爾而敘家乘者則有異焉時隔事遥見
聞多缺不紀年而紀世闕其疑也然賢者有傳有銘有
贊而不肖者則置之終不敢廢其姓名以爲先祖諱所
以志水木之本原也胡氏本重華之胄世有聞人宋代
尤多賢哲格言芳軌載在簡編而傳孔子之麟經者遂
與魯儒分席然則世固以人傳耶余以庚辰暮春再遊
湖上胡生示我世紀儼然見古人音容焉明德之馨久
而不替然後知大舜之仁孝無窮也舜以歷山野人祗
事父母而格天胣帝萬世頌元德不衰孫謀之貽爰及
苗裔則今日之冠裳似玉皆先聖所留傳也詩曰孝子
不匱永錫爾類胡生勗之哉

賀黃台和八袠序

夫大年之報天下所共祈也而享壽量於無疆者常得
之盛德君子然則積精積氣固不如厚積其神乎神之
所聚歷世不衰或浩遠如江河或升恒如日月乃古之
祝壽者往々比隆於南山何耶南者生育之鄉壽星之
分野也余以辛巳仲春之朔南遊武夷山叠嶂層巒應
接不暇而一峰高峙清江之上屹然丈人乃環山之左

右而周旋者鱗々相次也仰者如趨俯者如拱諸峰羅
列儼若兒孫而後恍然於南山之義也志曰武夷君爲
籛鏗之子嘗宴鄉人於幔亭紅雲爲裀紫霞爲褥凡舉
觴上壽者咸以曾孫呼之則享曆之長不知其幾千甲
子矣余歸自新安諸君請祝黃太公之壽敢以南山祝
公可乎公生震旦之南獨蘊盛陽之氣故爲人慷慨激
烈不屑爲伊阿齷齪之容嘗游學於南都日與高賢大
良爲伍雄才鉅畧同學壯之而祭酒郭公正域劉公日
寧尤以奇士相屬望壬子之役幾得雋而復逸之於是

鼓枻渡江隱居黎邑之南郭罝名園於赤岸榿名花叢卉其中醉月吟風徜徉自得而青山在屋之上流水在屋之下杖屨所適如遊洞天故春秋愈高筋力愈旺或疑公有導引之術非也公凝神內視五藏充盈是以耳有餘聰目有餘明手足有餘勁雖行年八十而嬰孺之容不衰其所積者厚也予聞籛鏗氏之養生也神完而力裕故子孫繁茂而精氣日益堅強公固其流亞歟余與孟晁方水游特習公高誼然欲望見公之儀宇毅乎不可得而親也公嘗受業於南山鄧子獨得經史之液而吸之穀容坦衷不狥時尚殆古所稱盛德君子乎今歲陽和之候花事正新紅雲紫霞燦爛華宇宛然如見武夷君也曲水流觴群賢聚宴幔亭賓座環侍曾孫盛哉

涂仲嘉雲錦篇序

予訪涂仲嘉於嘯園六窓如鏡奇巒曲澗影現鏡中風吹籟以成詩月會城而展畫儼然身在靚史天也始無何贈我雲錦神機化錦巧奪天工或搦日月之光或染烟霞之氣而雪澄氷淨若行明鏡之中至哉技也余聞海上有神人身具一萬四千寶臂而點觀其變相一手中有一眼焉仲嘉高踞詞壇通身是眼故妙手所運無機不靈玉線金針神明獨契韓子所稱天孫雲錦裳耶偶任雙林間展其半幅四壁如鏡光明洞然始信靚史天人之神變也

甲源宗侯集序

王道之隆照于功烈而散精則爲文章箕子陳範周公繫爻皆王者之後也余詠十五國之風始于周召終于豳其猶有意于公族乎乃漢魏以來作者代有淮南以鴻烈著子政以說苑傳陳思以詩歌擅場昭明以文苑名世制作之盛古今罕儷矣余策杖麻源過王孫於盱水之上曠懷高韻儼然天際眞人長句短篇各有元音每歌一曲則清風穆然窓牖間然後知文章之獨盛于公族也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其王孫之謂乎

天官義疏序

夫天道幽遠不可致詰也而專家之學獨能名其名而形其形主客君臣辨方定位抑何歷歷不淆乎余攷星經所載宗本三垣而綿以五星經以二十八宿或象官

垂象地或象事因時布氣各有專司乃離合逆順之間昭福昭罰人事所兆天機應之洪範所以陳庶徵春秋所以紀災異也內典謂諸星各有宮殿乘風而行身放光明熠耀空界皆古之得道者君之然則諸星雖號天族猶是人族也陰符經曰五賊在心施行于天故元象所埀皆與人之情志相應或揚兩眉或表雙目或埀長尾或現兌頭德隆咎星七隆咎德天之詔人也微哉乃夫子不語怪則又何說也吾鄉鄧潛谷先生嘗學步天於太史氏測驗既久神明洞然忽見身游天際三辰萬

象朗朗鏡中先生固與天同氣者也鄧若愚與先生游最久獨得天官秘書而參以六經諸子之書窮本極末淵凝浩博卓然自成一家言涂子期識若愚於市南所夕請益於是天文秘義朗然心目間乃知占候諸家其說鬼瑣至人未嘗過而問焉若愚嘗遇卅元子於枕中告以太公西伯之兆乃行年八十而子期始發其藏書神明所傳自有元契余是以知子期之爲異人也

潛學稿序

夫經國大業莫先於文章古人稱不朽者三必參立言及功德之列誠見夫辭命之關乎性命也余遊覽六經之言大要以修德建功爲先務故其文久而彌新三代以後詞人多馳騁於風流而道德功名或在所畧雖卮言可以酣志君子鄙之鄧先生隱居柳市之南左經右史神明所契默與神聖賢哲相往來故筆墨之光照耀千古固大易所稱見龍也乃自寓其學於潛龍何耶益後天之學以人先天之學以天人可見天不可見也鄧子老而好易於乾之姤有悟焉故幽其志於潛龍而以無用成其大用其與天爲徒者乎余見學先生之道者

游於先風化日中各有先生之一體而終不能見先生之全也神哉先生之用乎世儒謂立言一途與立德立功殊軌先生以詩書埀教萬世之學者宗焉然則先生之言即先生之功德也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先生其猶龍耶

李文思稿序

文章之妙不可言傳悟者嘗契之於興象之表鏡花水月若有若無一以爲化機一以爲天趣神乎神乎文人因於陳言往往爲諸子百家奴隸雖聲容酷肖而神氣

去之兕躁鬼幽不爲祥而爲孽悲夫余嘗求英傑於肝
郡中而獨心服李文思之著作也文思游神道德而以
風雅出之碁秀古道愈深愈逸辟之花香月韻了了分
明而按迹尋之竟莫測其所起之處神哉李子之爲文
乎吾聞古之善相者先察其神而貴體賢身灼然不爽
文思凝神淵粹而又有元氣以行之貴體賢身超然象
表其老氏所稱爲萬物宗乎

羅近溪先生全集序

夫明德之行世也猶日月之行天也晝夜環流光明不

息而群生萬彙各乘其氣候以爲盈虛自大人之學不
明於是各封其所知以爲量辟如四洲月月晝夜不同
域於其所見也至人道眼圓明照見無邊世界九流三
教咸入大圓鏡中心洞十方光被四表其義一也羅子
起西江之上獨得青田餘姚別傳於是挈明德以示四
方而光影焰然於耳目故天下學致知之學者莫不尸
祝羅子爲大人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凡日月之所炤皆
德輝之所炤也予以已酉之歲休夏從姑山十二時中
烏飛兔走光明所透如淨琉璃然後歎哲人之明德遠

也乃今誦其詩讀其書浴音光明炤映心眼其仰贊太
明之化者豈其微哉羅萬先爲明德之後重煥斯文於
煨燼之餘薪盡火傳慧燈不熄然則羅子之光曜其將
萬古爲昭乎

崇質堂集序

歐王曾李宋之大家也而以文章王吾郡者遂有泰伯
子固二公余嘗攷其遺文理醇而詞雅猶有尚質之風
焉辛巳暮春偶遊南市遂得縱觀李訒菴先生之藏書
大約規矩曾南豐而善承李泰伯之家學者也先生之

從子李曰稷文心秀靈毎奏一篇煙霞蒸而星辰爛崇
質之至輔之以文可以起大家之業矣

王公獻稿序

太阿之劍天下所材也水斷蛟螭陸斷犀象雄鋒所觸
萬里不留行眞人提三尺以靖四方則魑魅畏其威而
不敢動然當其鑄金之始也耶精於日月採榮於山川
然後以二氣爲爐五行爲炭而躍全身於大冶以發寶
劍之靈故役之則飛呼之則吼威神所制四海賓之而
光曜炳煌直貫斗牛之際說者謂天精所化常爲神龍

遊於世間何其奇幻而莫測也海門之陽舊有龍光祠同盟王公獻王之余見其十指之間如揮神劍破堅披亢游乃有餘而光焰煜煜不可逼視雖襲而藏之匣內猶時時作龍鳴異哉公獻烹二氣鍊五行吞日月之光吸山川之秀而自淬神明於大冶以全寶劍之威神故英鋒獨馳四境無敵何者其精力全也秦公望氣斗牛之野遂發石函之秘藏夭矯神龍騰霄直上非所謂獨知之契乎聖天子獲天寶於豫章匡定區夏劍鋒所指魔事潛消則天下胥享太平之福矣

鄧從先稿序

海上有瀛洲山壁立天際瓊宮寶閣紫氣鬱葱其中有仙客焉馭風直上元神逸韻與化爲徒豈凡俗所能擬哉鄧從先爲徵君哲㣧孤貴自矜高賜簫曲峰俯覷沙界嘯歌所發響震十方余得其聲而譜之遂中九成之曲日月光華重廣旦旦其爲聖人發有道之祥耶

王兆騰稿序

三衢之南有青霞石室王子入山觀奕遂爛斧柯道骨仙風千秋不老其古之所謂神人歟余過王子於三竺之間風神綽約餐霞飲露不食烟火之滋香氣所吹熏浹界其青霞洞神人耶勝局已成遨遊瀛島山中七日世上千年是王子文章之壽也

樟園門人稿序

夫物之貴大者必積精氣以自厚而後可以見光怪於兩間傳稱水土之氣上升爲天則天固乘精之所積也故能炳耀陽光資糧萬物凡宅於虛空之宇者無不食其新氣以發生彼其襲化者固厚耳夫文章亦有精氣焉藏於筋脉骨節之微而布於色澤容好之表其本在

心其華在舌其機用在臂胱之間五性克於內則五精章於外此天命自然之符也古之善立言者先自實其精氣以蒸發其神明之光本之六經以貴其命本之諸子以幽其辭本之陰陽鬼神以大其變每落一語實光燭天辟如日月行空純以光明爲體而無一毫渣滓障其中炤耀古今與天地相終始蓄氣盛而化神固恒物之大數也後儒視不越尋行不踰咫困陋就簡株守一家之言夫豈辭富而慕貧艮亦畏難而趨易耳本氣不足往氣有餘是以神明無光而墨墨若夜也余嘗欲內

質其精氣而自苦蘊蓄不深乃二三子奇古性成卓然以名世自命釣玄索隱無境不窮固已宅毫末以幽其神包宇宙以實其腹矣心惠生乘手霏露文於一毫端示現神變奇哉龍光騰射周旋牛斗之墟吾知必有博物巨人望氣而發其寶者矣

門人稿後序

杜少陵云爲人性癖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余嘗怪其言以爲文章小技耳乃至斃其性命以爲之何其愚也及中年困頓勉爲丘里之言思力所殫火蒸大宅以

有涯之生而殉無涯之智殆已殆余不幸有嗜奇之疾二三子遂因而嗜奇余不幸有矜古之愚二三子遂因而矜古惡氣感人文報無已余甚懼之所謂厲人生子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語曰荊棘荒林荊棘圍繞二三子之爲此業也是余之罪也夫

過君斷稿序

虛空之宅元氣包焉元氣者天地之膽也是故驅役雷風蒸煉水火而卒不受雷風水火之所傷五賊在心其領爲膽膽者中正之官决斷出焉人之排難解紛獨往無畏者膽使之也膽生才才生力力生威威生勢勢全其重則萬物畏其天而服之劉邵曰膽力者雄之分也不得英之智則不立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不行一人之身兼有英雄然後能自大其功名以王一世自德流氣薄受食於天者不全英分多雄分少氣不充志聲不配情精神有所不包焉故也管敬仲有言金心在中萬物得度夫人惡可以無膽哉吾生平未嘗以膽許人而獨有意於君斷也君斷爲人長不滿五尺而猛力雄氣精神大於身吾嘗望其文章其光熊熊其氣

魂魂筆陣所驅若有水火相攻雷風相薄之勢殆所謂通身是膽者矣今天下士氣日衰遇物輒靡君斷負英雄之姿厲雄悍之氣以此而任天下事又何難哉

陳元夫稿序

通天下一氣耳峙爲山逝爲水蘊結爲高賢大良其竅於人身而成響也元氣所蒸鼓而爲力氣之積也有大小而力之強弱因之衆人之息以喉故音聲可以度牆垣而不可以周宇宙其吹氣之門窄也韓子曰氣之大者其物畢浮故能載百實以遠行而無中道不舉之患

後世文人不善全其天氣而以治亂之氣與澹乜者相發於是文章之盛衰隂與國家之運相終始則文可易言哉吾友陳元夫奇士也其文以氣爲主縱橫排蕩而卒歸於自然縱筆所之絕無囚氣鎖辭之病豈與剳臭食口爽其息主者同哉落魄窮途豪氣益振昔人所謂受食於天惡用人益者也抑脉齋有言曰氣趋東南文章太盛是天地一病今日之文章亦天地受病之候也則夫制其有餘以晋其不盡者元夫勉之哉元夫往來吳越間縱覽佳山水日與賢豪長者游吾知所以養其天氣者厚矣

題王孟銘稿序

五行之質莫貴於金乜者重而清堅而澤鑄之爲槃匜其光可以鑑也鼓之以爲鐘鎛之屬則其音舒而遠聞是天氣之最良者也水氣緩火氣炎木氣踈土氣滯惟金不然其位爲兑萬物之所說也管子曰金心在中萬物得度凡文章得金氣者雖遲發而有功吾友王孟銘沉毅有識其爲文重而清堅而澤蓋得金氣之多者也所謂擅五行之至貴者非與歲在庚辛金德用事其寶光出現之時乎

袠日尾文序

凡境之近而可即者皆其易獻者也耳目之前萬象森列而人了不覺其奇者近也吾嘗登高丘望遠岫空濛杳靄若有若無不覺魂揺而目斷也天之蒼乜其正色耶其遠而無所至極耶適近世立言者耻道於邇不敢爲非常特異之言心氣所存一吐而盡安望有曠然之識逍遥於無何有之鄉哉吾鄉袠日尾奇士也游心玄漠不屑爲卑近之言澹慮澄懐若在天際令人可望而不可親噫異矣日尾好讀秘書視聽所經常寄絕垠之表斯固善全其遠神者乎

瑞松軒稿序

夫形器之所傳有時而盡而神明終古以固存日月之光風雷之變岳瀆之靈皆以神明用事者也故能歷萬刼而長新人身亦有神明焉其鎮在心其機在目其變化在喉舌臂肱之間百骸九竅莫不順比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神明之德正靜其極守中央之位惡垢而喜清善養生者顧息名山以沐浴其五藏血肉之氣都盡

而粹然獨保其神明然後能馭日車乘風馬翱翔於太上之京周旋帝旁與天地同壽彼所以養其內主者至全也神明恍惚不可以形容求而又能現億萬之形容以大其靈變噫爲霧映爲風光耀爲星辰威烈爲雷電或以空爲身或以器爲身或以光明變化爲身隱現縱橫不可方物噫奇矣援神契曰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凡立言而不根極於神明者則其氣賤而不尊所以筆槩之精必有至心以爲之內而其體始貴也端伯從事武林日侍大參公門下得讀長公龍友與沈彖山唱

和諸篇展卷之間靈變萬狀高者如天深者如海怪者如鬼神包百物之精而備四時之氣蓋絕去血肉之滓而純以神明獨行者把玩再三儼然坐我於喬松之巔而與羣仙爲友也長公寓讀括蒼署中俯視雷雨名山靈氣醞積日深故吐而爲言皆有靈氣盤旋其內則顧養神明者全也況夫受胎既厚成質自奇龍友稟氣不凡發言高妙其所生之種異也西北有冊水王喬出爲其源沸沸湯湯黃帝取其玉榮而投之鍾山之陽瑾瑜之玉爲良堅栗精密濯澤而有光然則異寶所生固各有其種也龍友之神明獨貴也亦其所受之種然哉

瑤光閣集卷之九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 臨川李 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 祐啟彬編次

序

蔣楚珍稿序

萬物之所恃以立者氣也氣盛則强衰則憊絶則亾故曰氣者命也氣蘊於胎十月而形質具凡夫凝之爲神導之爲脉植之爲骨幹揚之爲聲光者皆氣之見榮也

氣瘀積而不通則留而爲病而一身之用不霊心胸之神智若昏耳目之聰明若塞則無生氣以貫其中也是故古之至人導養元氣以葆天地之和而使周身之變化無礙或幻一形以爲多形或幻有形以爲無形是皆鼓於一氣者也氣之吹而成籟者則爲文章有神有脉有骨幹有聲光是亦一氣之所變也然受氣於天地者有雌焉有雄焉得雄者王得雌者覇各有至分不能移也余閲蔣楚珍諸藁而知其得氣之雄也其神旺其脉洪其骨幹堅其聲光赫或顯一形以爲多形或隱有形以爲無形盧牟六合混沌萬物其食天地之元氣而延壽命於無窮者乎昔者孟子善養純氣故肩覇王之任而不驚楚珍養氣已全遇事無畏其不動心於大任也明矣

文用昭稿序

昔周茂叔築室廬山首倡絶學於千載之後數傳而得陸子静而聖人之道大光其教以尊德性爲宗而不拘拘於章句之末天下翕然從之而興託甚高倏然人外盎胸中自有獨得固非外物所能攖也自聖遠言湮至

理幾晦海內方以講學爲諱安望繼師席於將來哉乃余察文用昭之操行立言而知理學之後興於今日也初得用昭闈牘心甚愛之理境幽深包含無際而傳以古人之韻超逸絶塵竊意爲象山流亞也及文用昭入謁格整而儀莊神韻蕭踈曠然自得稱說濂溪象山之學津津不休余聞其語見其人而嘆聖道之有託也用昭出示諸藁冲淡蕭散若無意爲文者而神理深至尋繹不窮所謂躬行而心得者其庶幾矣先是入闈之夕夢一書生來謁自稱爲陸象山之徒及接用昭風儀恍

待風蔓然後益信鵝湖之學將待用昭而大昌也用昭勉之哉用昭以明經起家携一僕來京應試榜發之日囊無餘貲而貧窶自安不以衣食爲念其中之所得者深矣用昭家廬山之下咫尺茂叔故廬地氣所鍾五百年而再復豈偶然哉

吳公良稿序

劉邵曰凡觀人相質者必先察其平淡而後求其聰明天下多方乎聰明之用日好其所新猝能自反於平淡者鮮矣始余閱吳公良闈牘雍容博大有歸震川王荊

石之風其體宏其神遠其氣磅礴而無津涯當趨華闘後之時而獨包以平淡之味私意其人必聰明絕世而以至德韜其全才者也已得縱覽公良行卷縱橫變化出奇無窮然後益信公良之風擅聰明而韜全才於至德者也形家有言曰高山峻巖龍脉所發及其眞氣之將聚也則舒徐折伏局寬而勢夷然後建名都開鉅邑而其小者亦爲鬱匕之佳城盖氣聚則形藏固恒理也公良先以奇博自雄而其後卒歸大雅夫非眞氣結聚之時乎公良家近浮山有三十六巖七十二峰之勝地氣所積篤生異人宜乎其才德之冠世也

刻瑤光閣會課序

五經之教純用奇者也其包羲奇其寓象奇其屬辭比事奇即漢儒之學擅專門者猶未能盡暢一經之大旨斯誠千古之至文也或窮理於陰陽鬼神或託興於鳥獸草木或勒言於漆書竹簡或章物於太廟明堂或示意於天變人事龍戰于埜鷄登于天雀有角鼠有牙而蜉蝣有衣裳也天地之房發而水澤之腹堅也星之雨也石之言也春之王而夏之五也夫非事類之至奇者

乎是毛鄭之所駭心而王輔嗣孔穎達之所撟舌也左之雄公穀之峭檀弓考工之淵老之深莊之肆陰符之幽管之閎董之奥楊之玄太史公之叙事入神昌黎子之立言成典皆極一代之奇致者也文章之氣上與星辰日月爭光豈偶然哉盖金心在中而叉濟以長耳飛目之勝所以獨爲天下之寃也四明在越之東適當山水盡處奇峰巨浸出没烟雲余嘗循海東行登高望遠見列岫參差水際如舟之旋盪於風濤中岸轉峰廻有栩匕欲飛之狀斯固形勢之至奇者也高賢大儒肩踵

相接其地氣使然耶余以治獄之餘進諸生而問業靈文秘義耴境日新上者爲經中者爲傳而下者亦爲諸子之雋言抑何東海之多奇士也志稱四明山上有方石四面如窗中通日月星宿之光其多士文心之所醞釀乎

婁生制蓺序

藪澨曰巘嶺高則雲霞之氣鮮林藪深則蕭瑟之音清文之有鮮氣清音者皆藴於高深之致者也峿嶁之上過者無餘咏焉其境庳而淺耳余在甬闈亟賞婁生之

牘乃既得而復失之豈神物之契合有時耶婁生手一編示余氣鮮而音清似有得於高深之致者何患不成名哉婁生自吳走越周行山陰道中岩澗迴巒應接不暇巳登四明絕巘望東海大洋高高而深深所得於山水者不淺矣同門楊維斗亦好爲高深之業者於其行書以問之

今社選序

建武據豫章上游山峻水激凡生於其地者多矜節義尚功名風氣所趨習以成性不可移也其文章師法曾子固而稱說羅近溪鄧潛谷之學不休雖僻處一隅巳有囊括四海之意矣陳元夫吾郡名宿也感督學陳公之知巳遂輯同時進耴者若干文授予使卒業焉余皇其人今人也而其文則古文也沉酣經史之中而貫以先儒之大道立言似曾子固而譚理在羅鄧之間孰謂古今人不相及乎然則元夫之以今社名何也黃子曰元夫亦猶行古之道者也昔者仲尼之作春秋也不託始于二帝三王而託始於魯爲其爲父母之邦也其赴於魯者書之其未赴者雖大不書也讀者知春秋之志

則可以知茲選之權衡矣

何長白制蓺序

夫言虛氣也必有物焉以實之而後可以行久而無獘西漢諸儒通經學古故立言妙天下而治行亦與三代並隆自王夷甫諸人風流相尚於是清譚盛而晉室衰蓋六經之本業不修而自恣於荒唐之說四海所以雲擾而不寧也明興多通經學古之儒故治行過於西漢乃末流之獘或有相矜以清譚者吾鄉何長白特起而救正之其學原本六經而稍佐以百家之業謹擇其言

之尤雅者而默識之其爲文博而淵高而厚幾乎有道之言也雖漢之大儒如董仲舒賈誼輩無多讓焉嘗從予學於塾中諸弟子無不心儀其德行也吾聞何氏之先有太守蘭皐公者廉慎爲天下第一鄉民至今尸而祝之則家學之淵源遠矣先正謂聖賢之後必有達者其在斯人乎其在斯人乎

魯孔璧稿序

夫號物之尤者必有貴大之精神命於其內而後可以自王於古今記曰心之精神謂之聖聖者內德之隆稱

也然衆人所受於天之分或不齊焉有得英分之多者有得雄分之多者英可以相而雄可以將未有能兼乎其至者也文人有英雄之氣則精神强固而功名彪炳於兩間乃有濡態曼聲以自柔其骨者此其中必有所未足也余與孔璧魯子同受知於督學駱公當是時孔璧秀目疎眉年才弱冠而精神已大於身矣屢試有司輒占高等而予獨落魄諸生中自念弱志癯形精神不旺所以不能鼓鋭雄行也孔璧先予遐者數年余始獲雋而孔璧之名愈燥業愈工博大淵深包有諸家之勝兼英雄之文也居恒喜談兵條畫禦寇之方甚悉其於文武之業可謂兼有其長矣孔璧遨遊天下將以其文懸之國門精神之光炤耀天地豈僅爲一世之英雄已哉

張伯達制藝序

張伯達學技於黃子朞年盡其道而歸十指之間風行霧湧僊僊乎其上飛也伯達少年豪俠傲睨公卿已折節爲文章神氣冲穆淵然有道之言也余歸自四明而伯達再以其業相質則見其鈎深致遠養力愈沉然後

嘆伯達之善學也吾聞張氏之先有子房者初以豪俠聞及遇圯上老人而悔悔然若處女也竟以素書所得爲王者師異哉余愧不能爲黃石公而喜伯達之有類於子房也故重其道而爲之序

曾子冲制藝序

黃子夜坐簫曲山中寒氣蕭索雪月交映孤梅自香客有以一編請教者則西昌曾子之文也神骨孤清別有香韻其雪中梅花耶夫盛德在春衆芳爭媚妖紅嫩緑死轉親人然風雨過之零落泥途之際則生氣索然矣

亭亭素梅炤映氷雪幽芬逸態獨爲春事之魁豈非衆艶者賤而孤芳者貴耶曾子文心如寒梅之立雪余知其貴不可言矣

劉叔道簫曲草序

九州之有名山天地之奥府也故圖書之秘往往從石室發之或傳道於崆峒或授經於岣嶁神明呵護誠若有待而興者然黎陽居萬山之中其鎭曰簫曲是紹隆得道之始基也紫陽朱子嘗與門人講學山中其繼紫陽氏而起者則有近溪羅子濟谷鄧子皆一代名儒也

余嘗肄業山寺慨然有哲人之思及歸自四明聚徒譚蓺非敢以道學自鳴也乃西昌劉叔道聞其風而悅之遂偕蕭爾器氏從余於寂寞之濱抑何其好學也叔道居山之暇杖策登峰凡山中之怪石幽巖奇花異草與夫洞壑之深邃園林之曠夷莫不妝入於毫端以自寄其一時之興雪朝展玩而高深之致悉形何其善據山水之勝也豈簫曲之靈耶毋亦叔道之自靈耶其詮理也眞其包物也膩其結勢也高以奇經學追蹤三大儒而談禪亦紹隆之亞也異哉黃子撫其册而歎曰是名山之業也可以傳矣

蕭爾器稿序

昔者孟氏之言性也以情爲候而又期之以盡其才則才固性情之佐哉夫文發乎情者也然有性焉有才焉聖賢之文自寫性情而渾然不露其穎非無才也乃若任一至之偏才而或失性情之正此豪傑之文也秦漢之際人人喜見其才故是非頗與聖人相謬當時之準經以規聖者莫如董仲舒楊子雲然繁露太玄諸書後世反詫其奇與何耶韓退之師古立言不屑爲老莊晉

宋之學而筆畧之際錚錚見才倫亦其性情之駁邪歐陽永叔學韓退之而規矩於聖賢之大道變軋茁之流習澤於雅馴則永叔之功於萬物也大矣於是眉山蘇氏南豊曾氏彬彬繼起宋之儒者多宗之然朱元晦論文嘗退于膳而進于固豈惡其才之太盡耶乃繼歐陽子而興者則爲西昌蕭爾器氏爾器天才高邁當世罕儔而祖六經以立言不忍以邪說誣天下其爲文博雅深厚力追古人既宜抒其性情而又能極其才之所至嘗以挽回流俗爲已任而欲天下盡返于古勑其志大

矣乃負笈千里訪予於深山之中豈以丘壑散人爲可語於斯道者哉余嘗慕豪傑之爲人而今憊矣煙霞泉石自適性情尚欲以才見哉乃讀蕭雨器之文而不覺犁然有當也振廬陵之道而使豪傑悉執於聖賢意在斯乎意在斯乎

贈桃溪吳公序

吳公隱於桃溪之中賢而無子皇皇然憂其後之不傳也乃命從弟之子君求乞黄子之一言以爲壽黄子辭焉君求固以請黄子曰嘻吳公之急於立名而託之於

無用之叟也余逃居榛莽之墟麋鹿爲友我於世亦已矣乃公懼修名之不立而欲壽其傳於深山之野人不亦異乎雖然公自有可傳者非以其子也公以縫掖之儒教授鄉黨雍雍乎有德之容也且古之富貴而名不傳者皆爲其子孫累耳公行年七十徜徉丘壑之中擊缶而歌無兒女之累天之所以厚公者豈其微哉吾聞吳氏之先有泰伯者採藥荊蠻遯世不悔無後於勾吳之族而託仲雍之子孫以傳及孔氏表章之而後世咸服其至德人亦何必爲子孫謀哉公讓田於族而其從子又有儁才且藉山野之一言以爲重公於是乎可以傳矣

司李陳雲從察言序

陳公治[illegible]之三年西土大穰四境之民徜徉而歌於道曰巍巍高山兮名顯兮湯湯流泉明德遠兮樂只君子帝心所選兮於是南山之農黄端伯聞其歌而異之曰大哉陳公之爲政也其得民深矣余嘗從宦東海之濱黽黽然以奉職無狀爲懼乃今觀公之治西土也化行俗美庶民歌詠其盛德不衰公何以得此於民哉夫建

武天府之國先王之子孫鎮焉大夫之以王事至者車馬絡繹候者不得少休且介於閩粤之間寇盗充斥奸民聚訟輕棄其生吏胥玩法舞文陰陽不測屯田之政久廢軍無見糧漕運艱難民避役如避寇日倚食鹽於閩郡而常恐追者之奪而困之兵寄伍藉中不得其分毫之用識者懼焉公治獄大江以西煥然與民更始興利去害上下交賴之三載政成而四境之謳歌騰起公何以得此於民哉既得其察言讀之喟然歎曰大哉陳公之爲政也其得民有道矣本之以慈愛惻怛之思而

濟之以精明遠大之識成之於心宣之於口而展布於耳目手足之間其出也有原其行也有序宜乎其得民之深也雖然民之樂公至矣抑知公之所以憂民者乎余嘗望見公於堂上矣戚乎其心若有所褱而未釋也愀乎其色若有所懼而未寧也夙夜匪懈以救民於泥途湯火之中公之志何其殷而其力何其瘁哉吾與若樂公之樂而不能憂公之憂殆所謂日用不知之百姓也今海內脊脊多事四方之以盜賊告者無休時兵氣不揚士心多懈塞下之屯田未懇而鹽政未盡舉行也

宗室仰食大官不以時給奸橐中飽獄訟繁興此有志者之所蒿目而憂而願急得公以紓其難者也公以救時之識而建之以有本之言獨立其中以扶天下之危恢恢乎其有餘地矣且文武之畧公以一身兼之他日以治西土者治天下又何患生民之不得其理哉余觀公之所以治民而信其得之有道也大哉陳公之為政也

王孟銘新稿序

簫曲之麓有草堂焉余與黃子安所搆也歲寒經始冰雪凍途闢地開天不遺餘力當時之協謀其事者王孟銘之功多焉余徵惠山靈遂以戊辰獲雋而孟銘尚困諸生中匣劍囊珠徘徊未售甚為天道疑之余歸自四明再登簫曲絕巘洞壑岩巒之勝十倍昔時亂石喬松嵯峨見怪乃知幽奇之致與日俱深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既而讀王子之新稿諸境日玄蒼翠之姿映人心眼如上層雲之岫高與天隣益懸日博而耴道遥其所積於四時之氣者厚矣高山流水自有知音王孟銘何患於衰乎

余岈少易解序

余子治易橫溪之上左圖而右書天地之心無不見也鬼神之狀無不知也雷風水火山澤之形無不象也居有間余子之易成以示黃子黃子喟然嘆曰至哉余子之於易也師造化友神明傳羲文周孔之心而以教天下萬世也余子其知道之士乎或曰余子之深於易也余子之窮也太極之符神靈所治智巧太過陰陽訊之余子之窮也天忌之矣黃子曰是非爾所知也昔者京房氏楊雄氏王通氏邵雍氏究圖書之變能知來物而

言之然或蹶其身或屯其位可謂窮矣乃數子之功業不傳而其易獨傳孰謂易能窮人乎哉余子以恢奇磊落之才受詬於世而余子之名愈著道愈尊天下而不信余子之易則已天下而信余子之易則余子之道行矣或曰余子之自託於易也其有憂患乎黃子曰余子樂天知命者也非窮愁著書者也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余子以之且余子非長貧賤者也抱道懷德遺聖明之君聲應氣求物從其類見龍之象行且合契乎飛龍矣故曰余子樂天知命者也非窮愁著書者也余子

之師朱子嘗講易於湖中探賾鉤深文奇而義遠鑄三鼎以象易而神其教於自然余子之以易名家也則猶朱子之道者也

簫曲山房門人稿序

黃子躬耕簫曲之麓四方之問道者無虛時繙詩書考禮樂觀易象春秋自三皇五帝以來下逮宋元之季無不闕也居有間弟子請曰吾已得其數矣黃子曰未也有間又請曰吾已得其義矣黃子曰未也有間又請曰吾已得其風矣黃子曰未也弟子逡巡避席退而求諸山谷之間陟崔嵬窮要耶攬流雲於洞內披飛雪於澗中竹籟松篁鏗鏘迭奏於是吟風詠月浩浩乎滿志而歸也乃以天機所會諧而傳之金石之章黃子粲然矣曰異哉二三子之善學也進乎道矣夫當世之自名好道者皆古人之塵垢秕糠耳而自然之性或有間焉彼皆未得遊山之趣者也夫茲山爲鎮於萬年古莫古於是矣高者爲巒峭者爲壁幽者爲洞欝者爲林瑩者爲泉堅者爲石曠而夷者爲壑深而靜者爲淵金簡玉書往往而在斯固天下之至奇也且茲山也百材聚焉萬

寶藏焉蛟龍虎豹宅焉仙子隱於斯神僧窟於斯山精木怪遁於斯衆族之所同居以爲室也而陰陽之氣應乎四時噓爲煙霧盪爲風雨朝暾夕陰變幻無端孰不曰茲山之能見怪也吾與子居山之內窮物形之變而包之亦既盡其致矣雖然更有進焉夫可以象耳者物之粗也不可以象耳者物之精也嘗試登乎高丘遊睇雲漢空翠之氣若有若無雖有良工不能繪其似也而俯仰於其際者恍然若有悟焉會之於心不能形之於口豈非天下之至文乎弟子曰善黃子復呼弟子而告

之曰二三子勉之夫茲山之所有者二三子皆有之矣而二三子非茲山所能有也泉出穴中而錯墟乎四海致龍蟄於重巖之下而霖雨乎九野之蒼生二三子行矣弟子曰先生之祝弟子至矣敢不敬承先生之志

劉宗昊簫曲草序

震旦之為山者千百其號然名之所受各從其象加之或以時或以物或以職方皆以形耴者也非以聲耴者也而吾鄉之山誌獨以簫曲特聞夫簫曲聲之屬也簫曲之山受形高大非聲之屬也其號之為簫曲奈何則

自昔者之鳳鳴始也先是紹隆唱道靈鳥和之於是簫曲之名傳於後世余盤桓山院日習其聲松篁夜奏竹籟晨吹石澗流泉隱隱與鐘磬相答未嘗不歎元聲之在天地間也劉子宗昊嘗得其聲而譜之逸韻所吹衆山皆響眞覺雷霆鼓而風雨呼也奇哉吾聞有至貴之形者必有至貴之聲金石之音王於匏革其器良也鸞鶴之音高於鷽鴳其質靈也宗昊以瀟灑出塵之格引天籟而歌之其調陰陽而中律呂宜矣余與劉幼安遊愛其詩辭清婉泠泠有絲竹之風然未若宗昊之高且大也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其稟自然之氣而成者耶聖人在位鳳凰來儀宗昊之簫鳴於何闕也所以應有道之盛哉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 臨川李 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 祐啟彬編次

序 記

江鶴樓簫曲草序

名山之屬三千七百有奇上帝文書之靈府也故有崆峒之經具茨之啚岣嶁之碑宛委之牒酉陽之書岱宗之策太華之版洞庭包山之符皆以黃金爲簡青玉爲

字白銀爲編所以寶而尊之者至矣其書或爲龍形或爲雲形或爲蟲鳥之形秘典奇文鬼神呵護必待其人而後啟焉簫曲之在神州特名山之一耳而四方之材聚焉江子鶴樓則衆材中之尤異者也探石室之秘藏而傳以神明之獨契洞冥鉤隱耶造化之苞而洩之光怪陸離不敢正視余竊意非人間所有之書也簫曲肇開於盤古氏世代不可詳然自紫陽氏以來至於今日五百年於斯矣記稱名山五百歲一開匕則金玉之精湧出氣之所聚物斯應之江子其是耶

鄧千一稿序

鄧子吾甥也天才高邁與西昌劉叔道宜黃羅繡仲建寧陳集公齊名嘗與同輩爲文章輒先其伍同輩自以爲弗如也獨坐一樓中博綜經史雖在昏闇之地能指物之形容而言之明旦質其所言不差毫髮其神明與人殊也家故貧貌匕自愛愼言修行師法古人其文章規模韓柳歐蘇大家絕不屑作近代人語嘗以其業質諸舅氏舅氏自以爲弗如也語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鄧生之於古人也誠有之矣其立言之淵遠又何怪焉

伯姊生平好施鄉閭之飲食其賜者交頌之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其在子之躬乎仲尼曰立身行道揚名以顯親孝之大也鄧子識之吾已決之天人之際矣

吳石袍先生澄江集序

文者性命之精華也庖犧氏受赤文於上帝而繪天地於九畫於是風雷日月之靈與山澤之形容並著後世之譚道者宗之余嘗按求天乙之精發源於水而始布爲四氣之行至人以坎爲性命之宮良有以也往歲東行海上縱觀大浸之墟空水相涵渾茫無際而萬象森

羅之態無不寫形於海鏡中乃知哲人喻道於淵泉玄士凝神於止水其體與之親也長水吳石袍先生延陵季子之苗裔也化行南國穆然有江漢之風焉晏坐閣中日與千古之聖賢相對天機所動手眼俱靈其爲文潔淨精微蓋深於易者也端伯嘗受易於磊齋吳子竊有所窺既得望先生之下風親聆道韻而知易學之獨得其傳也昔者眉山蘇氏兄弟善蜀文而尤精於性命之理乃於伯仲之間再見之豈不快哉且坡公性不喜儒而先生獨屬意於理學甫下車之明日首謁羅子祠

講道譚文津津不倦竊恐子瞻無是也乃以治南國者治西土四民樂而歌之以身禱於仙壇而雨隨車霆神明之頌徧於四方記曰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其先生之謂乎所著有澄江集一編文心如雪而波瀾浩淼若震澤之環流其所得於性命者至矣先生若相人按其紙上之言而周知列國之風氣甚矣先生之似延陵季子也先生觀象繫辭將以吳氏之易傳世豈僅以說書擅名哉

羅纘仲制蓺序

當世英雄之士無不思稽古以立奇然或爲一槩之辭而無以兼通於其變於是尊經者詘子尊子者詘經各師其成心而不能相下夫以其經而進之則釋老固以經稱者也以其子而退之則孔孟固以子稱者也守一隅之偏見而自絕於昭曠之觀悲夫滄海爲百谷王未嘗有擇於所受也故能自大其廣淵之量而天下莫敢與之爭雄其中之所蓄者異也乃陽萊併呑以爲業者又若於精神之弗包則所受於天分之數有所至而遂止固非人力所能增也吾嘗以是衡天下士而深有契

於羅纘仲之爲人纘仲神明貴大所得於天分者獨全而大肆其力於六經諸子之間以自厚其所蓄耳之所接目已營之心之所赴手已行之昔人所稱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纘仲固獨有其勝矣包天地高深之容而藥聖人隱匿之化奇哉其行已也潔以嚴兢兢乎有志於先儒之大道吾有以知其德業之所至矣

瓊奇翼稿序

山之高者神明位之水之深者蛟龍宅之五嶽四瀆所以獨王於天地之間者體隆而勢博也君子之言四方

所貴也而或自夷於卑賤之地何以稱天下之蒐乎吾觀之以文名世者代不乏人瑑奇翼獨以高深王天下蓋天才穎邁而又有人事以佐之學業淵宏馳驅百代故能縱橫跌宕出奇無窮文章之變至奇翼而盡矣吾常相其光氣如嶽瀆之作鎮於黃輿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竊意爲一代巨人也癸酉之秋管子得其闈牘擊節嘆賞以第一人期之而光怪陸離觀者不敢正視遂使神物異寶發光匣中然尤異之才有識共愛聞者旣恨其不速售而又喜其將大售也夫奇翼素負瑰異之姿

凌轢千古方且與馬班韓柳竝驅中原又何有於一日之遇合哉奇翼宴坐羅漢巘俯視雷雨高深之致磅礴胸中吾莫能測其所至矣

聚奎社序

五星各循其道而行歷千餘年而始一聚周聚於房漢聚於井宋聚於奎皆聖王之瑞也天官記奎爲文宿主圖書經籍之藏故有宋之理學文章獨據漢唐之上韓柳歐蘇以才名雄蒞府周程朱陸以性命擅儒林而張邵揚道德之餘波曾王擄風華之閫位斯固千古一時也黎君吳楚上流英雄迭起其代主齊盟者非一人矣然聚百人爲社則自今始見之集五方之異士而共締金蘭不啻五星之合璧也則他日之文章理學又何必遠讓宋賢哉語曰國君聖而人文聚濟濟多士固天王有道之符也方以歲之春秋玉帛相見豈僅會於南州已哉

摩虹草序

文章之變與日俱新而要歸必擇於雅成周以禮樂治天下而歌二雅以和人心故以享天子以宴諸侯以命

大夫卿士皆於雅乎取之然曲之將関也亂以關雎關雎家人之始王道之大原也周衰黍離作變風爲厲而王業始蹶甚矣文之貴雅也劉氏之論文也以五性爲情文之奧主而包淡味於中和雅者五性之醇天地之仁氣也孔子設教於洙泗之上以詩書禮爲雅言然則不經不雅也司馬子長之作史也必擇其言之尤雅者而著之爲書夫尼山之與龍門皆深於作文之旨者也當今之號稱能文者馳騖於幽冥怪誕之境而其言不雅馴識者方爲世道憂之乃以雅道獨倡而一時之名

雋彬〻嚮化者則涂仲倩諸君子是也仲倩湛於經術不屑爲流俗之譚程古立言情深韻遠余嘗從五筍社內望見諸君子之文章包山而帶海者其形文也鏗金而戛玉者其聲文也窮理而盡性者其情文也元韻白心與道爲際其空千古而獨行者乎仲倩爲司寇公從子以通經學古爲人師而宜振諸公又能以高才制爲規矩賢身貴體伯仲韓歐余一挹其風神心傾意服其古之所謂大雅君子乎語曰惠種生聖癡種生狂司寇公愛民如子而治獄也不究惡之至也子弟之彬〻向

化也不亦宜乎周公之多材多藝也宗嚴父以爲師子思魯國大儒實師其祖司寇公正己帥物準繩聖賢一家之中自爲師友余乃知關雎之化所以先二雅而肇端也

劉明度制藝序

含生之屬皆以形行者也而至人獨以神行神者藏於希夷廣莫之中不可聞〻而見〻者也然冥〻之際響象傳焉無形而爲形君無聲而爲聲主善相神者求之昏默乃靜悟而得之俳偶之文形聲之末也繁音冶色識者鄙之乃澹然以神行而不涉形聲之陋者則同門劉明度其人也明度凝精內照五藏通光而穆〻淵〻人無所施其耳目譬之春山之翠秋江之碧心之所契口不能傳吾嘗諷詠其文不覺爽然自失也明度居深山中木石爲友煙雲之氣環繞襟帶間宜乎其神之玄且曠也

涂赤文制藝序

文者有韻之言也洪範五行言當火位夫火之爲物銳而有光者也伊耆氏以火德王故文章煥乎兩間周王

火而尚文亦從其所勝也天帝錫龍圖於河上萬世傳之曰赤文赤者火之專氣也光熊勢烈可望而不可親其祝融之威德乎韓昌黎之評李杜也曰光燄萬丈二公之以詩王千古也其有神於火者乎涂生學道於元君善煉丹爐之火紫烝騰射形克空虛其散者爲雲霞而聚者爲日月余嘗以赤火呼之夫赤爲乾離者乾之所變也陽精炳於上下而虛其中以發文明之光涂生之傳火於無盡也是虛中之報也

張德符制藝序

文生於情者也情之至者其文亦至焉五行生情情生汁中汁中生神明神明生道德道德生文章人情有厚薄淺深必傳於文之表故望之鬱然而深邃者至情人也望之蕩然而凋踈者寡情人也形氣包心一䀝而見惡能以僞態飾虛情哉余交遊徧邑中而情之摯而不衰者獨推張德符氏德符之事師也如父其事朋友也如兄高誼至懷久而逾篤余心敬畏之其爲文好深湛之思與繁露太玄相配一言之發必陶鑄千古而後成其視淺衷游氣之夫不啻霄壤之隔矣太史公叙次秦漢豪傑皆有至情欝勃於其間常詠其牢騷激烈之言使人欲歌欲泣德符之篤於情也斯文之所以獨絕古今也

羅圭峰先生集序

文者神明之業也天人竝至則其事獨隆於古今才者天之分也學者人之分也二分偏受其不足則隨其所詘之處而見瑕焉余讀羅圭峰先生之文章而知其兼盡天人之分也先生神授奇姿睥睨一世而又好抉靈文秘典以佐發其英才閉戶冥思積歲時而後動相題生變不守一方而筆陣簡嚴奇而不詭於法章有堅節字無緩音可謂匠心獨炤者矣先生負昂藏之性凌轢貴人筆墨之間頗形傲骨聲爲情表信乎世儒齷齪爲懷言多苟且入耳出口耶利於三寸之間惡能與先生絜長短哉先生與李獻吉同時其氣力亦相敵而文勢之遒勁過之蓋獻吉爲大史公而拘於法先生爲昌黎子而逸於才漢雜霸而昌宋假王而替此二先生之辨也嘗考孝宗之世氣運日隆故有名公鉅人以飾太平之象豈偶然哉先是艾千子遇予盱上亟稱先生之文章特奇既得刻本於吳兆宥中始信前言不謬已與先生之曾孫羅寬相接又獲其逸稿而讀之于是盡付梓人以告天下之學古者寬與其兄褎晃俱有儁才明德之傳久而弗替人爲耶抑天爲之耶

函史序

鄧子隱居三十餘年而函史成歿後四十年而函史之定本始出則同邑諸君子倡之也較讐之役過愿仲與魯嘉甫任之黃端伯讀其書而嘆曰大哉鄧子之爲史也其辯統嚴矣古之治史者二十一家皆祖春秋而變

其例者也春秋謹君臣之分而首彰律令於春王々者何大一統也載事之辭謹奉天子以爲予奪而強有力者不敢奸焉後世史統不明而以浮文相稱於是微言絕而大義乖或失則誣或失則僭雖賢者不免焉先王之王天下也建三統以定時而萬事俱從其朔雖宗尚或異然義類各有所歸也司馬遷深於春秋之旨而特變其文然首提本紀於表書之先而附世家列傳於後末司馬氏之尊天子於天下也亦春秋大一統之意也乃後之作者猶謂是非頗謬於聖人然則史固難言也

哉鄧子生數千歲之後尚論古人凡爲帝者若而君爲都者若而國爲世者若而年其物既繁而其例猶廣是有識者之所畏而辭也乃本春秋之意而綿以詩書左馬之文章揆義則經立言則史蓋獨包二十一家之長者矣故自著其號曰函史函者萬類之所會而歸也而兢々致慎於君師之統亶孳斯道而予之匹夫誠見夫遂古之時天子以作君兼作師之任故當年後世猶以龍師農師雲師名之禹師陶湯師尹文武師尚父而君師之統始分然其權猶在上也周衰孔子始以春秋行天子之事而萬世之道統尊則師固與君相配者也鄧子上泝魯鄒下沿濂洛而以師弟子之法言法行與君相之嘉謀大業並傳然後知天下不可一日無政則不可一日無教也乃記事特詳於周秦以後而夏殷之上則略之其猶有闕文之意乎大事則大書小事則小書而畔經離義者則不書且附女主於帝紀中而元則夷之而爲志也皆辯統之大者也余嘗攷古之良史多世其官或身居史局中親見一朝得失鄧子徜徉林下未入史垣而敘次古今數千年如一日三才萬物之變無

不燦然於指掌中史失而求之野其斯之謂與鄧子往來簫曲海門之間枕席經史嘗讀至古人快心處踴躍欲狂或遇意所不平則悲歌叱咤恨不即加斧鉞於其人也其性情之激烈如此故文章特肖而傳之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鄧子之事二人生死盡禮而待師友必以誠可謂兼全於春秋孝經之義者矣故生平之著述經有繹史有函然孔子之老於洙泗也以春秋屬商而以孝經屬參鄧子之史與經將屬誰也余門人文用昭篤好鄧子之道將告楊維斗而傳之乃過君斷

還自吳歸遂與涂黄功同擧是役而以曾孫鄧應瑞主其事鄧子之道其終有所屬也乎

重修啟聖祠記

黎川之有學也自宋高宗始也志稱紹興八年析南城之東壤爲新邑十有三祀㫖作泮宮洪武元年詔改尊道堂爲明倫堂此更名之始也嘉靖九年敕郡縣俱置啟聖公祠而躋顔無繇曾點孔鯉孟孫氏爲配於是先儒哲考廟食四方矣先是宋元之際止祠闕里中或稱齊國公或稱啟聖王然剟郡未班祀典也自程敏政倡

建祠之議于前而張孚敬繼中其説然後天下之博士弟子衆著于父子之倫第規制甚庳不足以承神明之貺乎常受事祠下惻然傷之丁丑歸自武林而氣象赫然丕變始知席公之恢大堂宇以廣仁孝于無窮也席公奉楊公廖公明命拮据再基廓之至之不遺餘力而劉君黽勉趋事爽成厥功或以爲神運鬼輸殆非謬也既而席公以勤事死門人哀之乃乞端伯一言記其始末所以勸賢勞也余攷先王建學之意要歸明倫而人倫所先莫大於父子父子之位正而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秩焉舜命契爲司徒敬敷五教三代之哲王宗之孔子爲契裔孫宜教鐸於萬世而孝弟之訓諄諄不忘後人尊孔子則必尊孔子之所尊親孔子則必親孔子之所親崇啟聖公於孔子之先尊親之道也然則天之啟聖人也其始於叔梁紇乎黄端伯曰否正考父先之矣傴僂循墻饘粥糊口明德之後達人紹焉雖然啟于先之矣元子抱祭器歸周而曾孫遂有志於俎豆深哉宋之貽謀乎雖然契又先之矣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契敷教於有虞而後世曉然於五倫之道故元王之季

後生黎王天之啟孔子也久矣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明王推孔子尊親之心而先爲馨香於鄹邑其教天下以孝弟乎乃席公事師如父事父如天而劉君左右經營克襄鴻績可謂孔子之功臣矣余既喜廖公之善傳聖心且悲席公之瘁于王事也於是勒諸石以壽之

新城黄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臨川李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黄祐啟彬編次

祭文

祭璩達卿

嗚呼達卿而遂已於是耶始達卿策足菘林風流自命指揮談笑旁若無人性嗜酒每飲輒盡一石酒酣興發豪肆不羈露頂裸形嘯歌諧謔翩翩有太白風韻也吾

黨兄弟或遇事不快意輒過城西就達卿與語一見達卿神氣開豁當是時人人謂達卿天下快士也嗚呼達卿而遂已於是耶夫以達卿之才充之以學其視天下事當無不可爲者而顧中道夭其六年齎恨以沒嗚呼達卿而遂已於是耶達卿臥病園中兄弟之問疾者日至是時達卿猶手己未題名記歷指天下之人物而甲乙之意甚豪也嗚呼達卿而遂已於是耶達卿之母先達卿而死者數年尚未埜也踰年而達卿之二子相繼死及達卿未死之前大嫂又先達卿三月死然吾黨猶謂達卿不死凡事固可無恨也無何而達卿竟死矣嗚呼達卿而遂已於是耶達卿之死吾黨不忍言葢有甚難爲言者雖然悠悠心緒爾曉我知何何以言爲哉獨惜達卿之死有覩昔人倍苦者耳夫昔人固有負大苦而死者矣或以兵刃死或以鼎鑊死或以囹圄死或以投蠖赴淵死達卿無是也然彼其人皆信意直行各伸其志於千載之上孰有如達卿之鬱鬱不展者哉嗚呼死者已矣九泉之下亦既吞聲長往矣唯是生者含辛飲痛而不能自平也達卿其何以相慰耶吾黨兄弟悲

憤不勝共就達卿靈位之前哭而酹之以酒聊與達卿共澆磊塊而已嗚呼達卿而遂已於是耶

祭江道甫

自古仁人義士忠臣孝子皆以憤激無聊之氣浩然獨往於宇宙之間如舜之號泣於歷山文之憂患於羑里楚大夫之牢騷而託興韓公子之孤憤而著書彼其人皆有大不平者於胸中而以哀痛悲楚之辭寫其抑鬱磈蹇之志千古之下猶令人扼腕悲歌唏噓泣下也且夫鵬之飛也以怒風之號也以怒草木之生也以怒萬

物之化孰非乘怒氣而行者耶吾友江道甫外無天下國家之責內無身心性命之憂而感慨悲吟鬱々不得志每有所觸擊案大呼及其疾革之時叱咤喑嗚猶若有餘怒者悲時邁耶慟途窮耶道甫痛世人之不可莊語而怍天道之無知也不平之氣往々見於翰墨之間幽憤所紮萬古不化將蕩爲冷風結爲迷雲屬爲雷電霜雹砰々震々天地俱驚人以爲道甫之靈威吾以爲道甫之怒氣也吾知道甫平生磊塊即洗以三江之水烏能破其孤悶也哉雖然吾將東告岱宗西告太白起

子愁魂於幽宅而上生於安樂之邦道甫庶幾望見西方美人而破顏微笑也

祭何慈度

嗚呼造化生物參差不齊夭同壽賤千古同悲惟子英才冠冕一世明月爲神大風爲氣立言淵奧上追古人火包天地幽通鬼神心燈發明光焰萬丈吼爲音聲轟留怒浪英鋒初試特作冠軍秋榜高提名聲普聞我在廬山候子同往星夜戒裝聯鑣北上長途萬里把手並行意氣投合猶如弟兄自愧謭才濫叨一第百事紛紜賴子周視我性疎懶無心作宦殷勤勸請勉强出山矣遂無知人事多變夾疾纏綿妖夢是踐青春長逝痛裂肝腸靈魂渺々應在何方既與子盟終身無攻青山不移白日常在子有父母即我至親子有妻兒即我家人生死情深幽明路隔悠々江山抱恨何極嗚呼痛哉

祭鄧元州

當世之論交者浩々乎未有量也乃意氣攀孚而以行誼相矜重者孰有如我圓公者哉公以世家華胄敦禮好修寒暖之待以舉火者以千百計鄉邑頌公之高誼

者無巳時中丞公氣節文章卓然爲海內山斗獨心重公之品行友愛尤殷則以公之能振人以德也余竊附公交遊之末受知最深昕夕晤譚莫不勸勉予以道義而欲余之濟柔以剛也余有四明之役問政於公々誨余以事上治民之方亹々不倦余心佩服其訓而自愧未之能行也方欲介左右而求教而公巳棄我上征矣嗚呼痛哉余生平交遊中自璩正子而外首推我公乃浹旬之間先後舍我而去何天之不憫我愚蒙也余之從弟至衙得公之訃適値不孝有先母之喪哭踊之中

忽聞凶問哀痛不能自裁生我者母知我者公而今兩無望矣安得起逝者於九原之下以慰余之憂思也乎余辱與公之季子濟知季子見悉文章氣節伯仲歐蘇此固中丞公之繼也則天之所以報善人者寧不彰明較著也哉余旣爲公慰而且藉以自慰也一束生芻敬致靈几公其不棄而來饗之

祭永嘉令陳玉衡年兄

嗚呼當世之竭力於公家而竟不得大行其志且鬱鬱以憂死者唯吾兄而已矣始吾兄爲永嘉令正當前人

積弛之餘剔弊除奸不遺餘力乃卒爲忌者所中觧綬東還然當道心重吾兄之備幹英才特請別調則已知吾兄之竭力於公家矣乃吾兄以悲憤不平之氣病殁里中余始聞之而疑猶謂傳者之妄也及從者來自閩中然後知吾兄以七月逝矣嗚呼予與年兄同舉進士於朝選同時官同地意氣相得猶如家人去年春奉旨指使者之檄查盤東甌與吾兄周旋者踰月晨夕奉令承教俾得藉手以還報上官至今念之不置也今年四月新旨指使者東巡復有查盤之檄自謂相別一年再奉顏色喜不自勝旣至樂淸道中始聞吾兄有謝事之報不覺泣數行下也疾馳至郡晤吾兄於衙齋把臂悲歌扼腕於任事者之多困也則泣吾兄東還而郡牧邀余憩江心寺憶吾兄之行邑凄凉也則又泣然猶謂吾兄經世長材方爲天下倚賴何必戀戀此一方哉而竟牢騷坎坷抱恨長往嗚呼痛哉長君之從者至郡齋不孝適有先慈之變旣哭吾兄又哭吾母嗚呼痛哉余感慨於天人之際且哭且歌和血淚以爲辭而薦之於靈側也心煩意亂不知所云吾兄其有以鑒我乎

祭瓊正子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怒而成籟吹萬不同鐘鼓管絃音出於手氣動神行通身是口奇哉正子天籟自張權與漢魏鼓吹齊梁考槃寤歌寘契天性先生之門惡有執政陋彼絲竹何如肉聲眼耳鼻舌全身俱靈閩洛楚吳足跡已半晚歷會稽休于海堧子之汯友東海波臣風顛云頹瞥喜瞥嗔四明石窗日月相覩三歲周旋遂成千古筆墨之韻發乎天機形充空虛乃至委蛇乘光上征在帝左右死而不亡是子天壽

祭李仰素

稽古大聖肇基化元開天闢地萬象以蕃於惟我公元德之後抱朴葆光神明淵茂鶺鴒溪畔結契幽人自喻遣志與天爲鄰負郭閑居素封千戸赫々令名馨聞道路達者之後厥生英賢蘭孫茁秀道韻翩々彼高者山下有安阜元氣盤旋既深且厚層巒固護介福方來神明棲止其永康哉

祭涂孺人

王道之隆首嚴內政家人利貞天下已定賢哉神女綽

約窺姑飛精月窟濯魄氷壺和吉乃心懿恭維德敬慎威儀敦修內則作配君子副笄六珈鞶與令緒爲力獨多玉樹森々堦庭之上令聞孔章允爲民望聿修陰教垂裕後昆有車在巷有駟在門歸命西方佛無量壽一朶蓮花英々獨秀信心不二淨土現前觀音勢至與我比肩小子不才特勤慈撫旦夕授餐恩踰漂母周旋令子不替素懷豫章臨汝無歲不偕爰有冢孫與予同學罷勉授經敢言先覺旻天不弔奪我所依先慈逝矣毋乃繼之一歲之中各罹凶戚哀念前人痛心疾首淑修未艾鴻祉方來誰期王母召赴瑶臺瞻望眞人飄颻天際冉々雲旗隨風西逝我有旨酒素殺佐之踞陳左右庶不我遺

益國祭文

天祚聖明代有英傑麟角鳳毛萬年不絕赫々天府三吳上流連山帶谷寔有隱憂帝命懿親藩屏東土以靖甌閩以綏荊楚明德之後篤生哲人皇々令望日月同新寤寐先賢左圖右史大曆謫仙建安才子龍驤虎視氣度閑々汪洋若海鎭定如山善氣迎天風調雨順王

化之行如環斯運大哉君子恭儉惠和衡功度德孰與王多堅護叢林佛心默許何以降魔金剛寶杵蕩垢疏欝決々雄風民安物阜造化同功山冠猖狂四鄰不靖獨畏天威不敢入境季春雨雹僉曰不祥誰知天變應在我王羽服翺翔麻姑爲侍電馬雷車賓於上帝氷雪爲酒盛之玉壺無言天醉七日自甦

祭張紫坡海憲文

遜稽成周張仲孝友留侯嗣興掃蕩群醜七十二化梓童著靈精光炳煥上應列星赫々我公名家苗裔磊落

不凡詞壇雄視奇文蔚起炤耀煙霞馳驅風馬駕馭日車劾視冬官考工有記天應其時地符其氣北臨易水如見軻冊蕭蕭風急白日晝寒海上治兵威宣千里銅柱鎮訛鼉奐南徙公綏東土屹爾長城風淸月皎海定波寧么麽末員馬前奔走謂我也才吹噓盈口小人不敏荷澤之加譬諸朽木春至即芽天棄下民哲人其隕日月無光山川載霣生芻一束敬致几筵誰謂神遠昭昭在前

祭吳太夫人

南海之濵導師化身慧裝蘭佩不染一塵劾事太公寄情温淡至實在心曰慈曰儉撫孩襁褓如巳所生飲食教誨竟成令名庭有德星聚而爲五珠履前躡綵衣後舞長公爲政江漢詠懷甘棠垂蔭召伯再來穆穆吾師神澄氷雪正色立朝爲天喉舌翩翩隽彦令聞孔章王槐三秀竇桂五芳明德碩賢篤生達者道接程朱文齊左馬麻姑爲道西逝瑤池天路玄邈悠悠我思小子不才伴狂爲吏何以保民命之師氏甘露爲酒淨瓶自斟至人何在窈窕竹林

祭孔信之

春秋之季蝸起素王表章性命闡闢文章巍巍泰山萬世爲土道泒支分綿延西楚於昭吉士冑接神明沉酣三傳月翼六經綸巾布袍自適天性行善一家是亦爲政富貴湮沒令名不傳諄諄庭訓遠繼昔賢泉石膏肓煙霞痼癖種樹澆花從吾所適淵源家學教子義方蘭芽桂茁令聞無疆入入之期初遇卦數駕馭日車翱翔玄圃龍淵之上大壑所盤神明淵止萬世永安

祭羅文淡

淨琉璃界有大法王分身揚化功德莫量手握豬鞭六門驅毒游戲覺城衆魔賓服我聞先聖垂迹大羅祝融爲導傳化獨多公達佐唐凌空飛度月窟夜遊人天傾慕孫章夫子當代鉅儒皇皇明德百世是師肅古先生順緣普應頂門一針續佛慧命壺公市上歛客樓中靈冊點化孰測神功百草頭邊分明祖意絕後再甦通身無滯誰董五社長公主盟恭承明誨不啻父兄我逢至人甘露灌頂多刼沉迷刹那頓醒衆香國裏獨往獨來十方諸佛僉曰善哉博地凡夫沉淪生死不遇導師誰

救窮子琪花瑶樹環供浤筵慧燈懸炤風月皎然

祭黃孺人

至哉坤元萬物之母忝天成三應地作五蓮花孕佛李樹胎仙鳳笙麟紱爰兆聖賢惟我孺人夙稱閨秀蘭畹芝田不耘自茂窈窕淑女氷肌雪膚嘘吸風露儼然藐姑朗月入懷明珠生掌光相異常帝心元賞令各赫赫高徵穹蒼一枝仙桂天際發香含飴弄孫自遶堂北人方飭容姆獨修德素娥如玉飛步月宮霓裳一曲敢和秋風

祭包天覺

芒芒大造變幻莫窺或離而合或合而離天覺雋才士林推重風韻偶傳爽然神動吾家選婿愼擇賢良軒昂令器坦腹東床明月庵中左圖右史千里神駒獨期吾子昊天不憖殱我良人夜臺寂歷誰與爲親登子之堂素塵滿席夢想徒殷音容莫卽幽明之故哲士所驚魄何以降魂何以升遶來者時遶去者頋倘徉兩間與化俱運漆園垂示薪盡火傳死生一貫明者洞然一心諦觀萬浤無性深入此宗佛成道竟

祭王單陽

太原之胄代有俊賢或稱草聖或號詩仙維我王公神明苗裔氷雪映肌煙霞蒸氣周旋韱禮唱歎毛詩祖經宗傳儒術自期慷慨譚鋒縱橫筆陣才裕赤文學優元牝煙濤雪浪擊楫渡江金陵弔古意氣無雙赫赫皇都龍蟠虎踞嘯月吟風酣然神醉蘭橈桂枻蕩漾澄湖肩隨五老踵接二姑逖矣高人神明爲友春色滿林酎花醇酒元王有命授爵玉京躚鳧舞舄獨鶴吹笙公有貞娥如金如石公有哲童如圭如璧我歌九辨天際招魂

凄風苦雨若見王孫

祭鄧所任

稽至人於遂古㝠寵辱於不驚彼固寄遐懷於天外又何羡乎三公與九卿曠千年而再覯吾尤心服於先生先生左圖書右經史熙熙然自遂其性情慕徵君之芳軌師有道爲浤程登高岡而振衣臨清流而濯纓方且塵垢唐虞之業而與箕山潁水爲弟兄其事親也婉容和氣先意是承夙興夜寐齊栗不寧故宗族鄉黨之際翕然有孝子之稱爾乃植芝之蘭蕊棠棣而百卉欣欣其

向榮常言後生之輕後終不如先進之老成乃力排浮屠巫覡之說而問禮於涑水與考亭儀如山峙度若海澄余嘗望見公於堂上不覺其神肅而氣清憶昔周旋楓山之社長公寔爲壇坫主盟或運奇而爭勝或誇博以鬬㒳龍騰虎躍筆陣縱横公勢以一豪氣不可攖是以如電之旋如風之飛如日之升莫不聽公鼓舞而人々自奮於功名撫嶧桐而彈古曲泠々乎山水之聲意者廣陵遺散而非瓦缶之雷鳴世咸恠仁何以困暴何以亨或怨天公憤々而公一斷之以五

行遂使疑者解怒者平始信窮通有命而不敢與造化爭惟內經之元理實黃帝之所聽樊公獨究岐伯雷公之旨而現神通於腐草之一莖悟長生之要道常披誦於黃庭於是運海潮鳴天鼓而欲齊眉壽於老彭乃厭下方之垢濁翩然辭世而飛昇或見其騎蒼虬駕白鶴翱翔於太上之京而我噭々於夫子之室寧不貽笑於高明炊冊霞以爲餟贄白雪以作羞薦馨香於座側庶幾鑒我於冥々

祭何長白

嗚呼天道其有知耶孰使凶者後善者夭耶始余授經樟園長白與其弟慈慶同事晨昏講學意氣超然慈慶以丁卯薦於鄉居無何病死然有長白周旋左右學道日脩乃相去十年而長白亦躓於病痛哉慈慶之亡余猶及視其喪事且有令子能讀書長白病華時々追念余々以廬山之行不及與君訣少婦無子而白首之親寡援長白何以死也余見長白好施予宗族鄉黨之煩義者無休時肄業廪山窮晝夜之力宜壽而不得壽何耶長白教育慈慶之子如已所生故含歛之時呼天搶

地痛哉余與長白同師覺公覺公獨以精進推長白臨行之際放聲長吟長白之契悟深遠矣而我猶噭々哭於其側不幾笑我之狂且愚哉然余終不能自解於天也故問之天以求解於有道嗚呼痛哉

祭何孺人

苾々天道竟不可知蚩々者笑矯々者悲哀我碩人早從夫子婉孌相親渾忘爾汝雋才超逸招媢鬼神昊天不弔殲我良人珠淚潛々吐於胸臆藏地三年化而成碧寒燈岑寂隻影弔形衆人莫々之子惺々六尺之孤

晨昏受教大海龍吟高山虎嘯十年獨寤幽憤誰矜傷心逝者展轉不寧勞薪自炊生不如死九原有知從我君子暮春時候花落翠林風寒月冷處々驚心白霧漫々元雲墨々哀哉碩人庶幾來假

祭黃煥斗

赫々吾宗祖於黃帝江漢之間寔繁苗裔春申相楚珠履如雲穎川佐漢循吏特聞叔度曠襟汪々千頃沐浴清波形神頓醒江西詩祖魯直是宗秋香觸鼻勘破黃龍惟我太公神明之後眉若霜披眼如電驟霊襟瀟洒

不讓醉翁雍々盛德猶坐春風南郭先生嗒然隱几天籟自娛莫知所以輕袍緩帶散步於丘松城月皎柳院風來天帝召卿忽然尸解黃裳白心獨全眞宰予懷明德耿々不忘神酣日月氣肅秋霜獨唱哀些招魂入極香光滿堂慰我岑寂

祭許素宇

嗚呼太岳之後英賢如雲日月騰彩蔚爲霊文逖矣箕山臨流洗耳皎々清標千秋不死誰驅水怪爰有旌陽巍々鐵柱永鎮西江逸韻泠々別有神助明月清風飄

思玄度於惟君子令德孔明詩書千卷富倍百城木鐸東南提韓振聵精義入神洒掃應對繽紛竹馬導引南天山無鬼魅邑有神仙鳧舄翩翩與風上下令德不諼尸之爲社翩々初服寄傲一丘素封千戶何讓列侯維我先人締盟獨寄道義所乎如膠投漆神明厯世踏鶴高翀鷄鳴日下犬吠雲中小子不才親承明命藥石乍投頓瘳心病哲人其逝來者曷師屋梁月滿耿々我思素餚在盤清酒在醆九原鑒馨誰謂予簡

祭蔡豈凡太守

粵稽蔡國系出姬文神明之後奕世有聞東漢伯皆異才天授鑿烔爨桐辭工甃臼端明學士望重泉山坡仙魯叟季孟之間儒者季通紫陽老友修德立言並傳不朽九峰既逝重見虛齋微言大義聖印無乖赫々太公大賢苗裔白雪肝腸風雲意氣一行作吏名著祝鳩朐有成竹目無全牛分牧豫章湛恩浩蕩人坐月中吏行氷上催科寧拙撫字獨勞八年從政流澤若膏我往廬山逢公汝水吹噓惠風沐浴甘雨圓通遺識歷々不忘高僧一類直下承當東院劇譚浩然歸與曾幾何時語

言斯應大哉開士金粟後身入鄮埀手方便度人令德
馨香如栴檀樹瞻望峴臺鐵牛墮淚迢迢千里恨以塞
門旁皇海上何處招魂十二峰頭其人如玉掺粟者誰
天仙文叔素羨玄酒勸以九歌望公不見當奈公何

祭鄧孺人

婺星應化垂象神都麻姑爲導贊以從姑珠蘊二璣玉
連雙璧畀始兇終承乾宣力龍溪之上紫氣若霞天錫
神女嗣徽大家雍雍令儀相我夫子元和氤氳萬象華
孔殷勤教誨玉子于成懋修先德無替令名赫赫英才

光華炳現噓氣流雲奮咸掣電豫章寶劍騰射斗牛雄
風所指震動神州江上揚帆躊躇坐待歸棹到門御風
西邁疇昔之歲援經栢國觧衣推食銜德不諼窈窕至
人遨遊天府瞻望風徽邈如萬古栴檀寶座供養天仙
香光赫赫徧滿大千

祭劉龍溪

南極之間有星如月厥兆維何番番黃髮老人垂象應
在太公上天陰隲耆壽若童咨爾王孫肇基赤帝麟角
鳳毛繩繩相繼壯遊南國瞻眺帝京金陵焚券赫赫頌

聲海門隱居尙德敦義吐氣成虹流精化鈍羆看鶴髮
篤行恂恂國號元老鄉推大賓天樂雝雝晝升縣圓帝
觴百歲宴同伍栴檀爲塔供養大仙寶醆騰焰璽山
儼然

祭葉憲中

斗牛之墟紫氣騰射篤生異人光焰方夏芙蓉萬仞璧
立青冥公騎天驥馳驟列星蔚蔚璽文雕龍繡鳳金鑄
玉笙響流仙洞麻源九曲雪冷雲深鸞旌鶴馭出入瑤
林甲子開元昌期載遘幺麼不才附公驥後軒昂芝宇

四座快瞻光風霽月炤耀東南皇矣玉京赤霞如繡公
乘白車道帝左右公歸自途海神怒呼雪濤煙浪疑有
疑無公入自室悲風淅淅誰和哀聲寒蛩在壁古人有
志不朽者三立言修德功業何慚我酌清尊澆公磊塊
幽冥有知庶不我慭

祭鄧函伯

我聞夸父天后篤生神明爲馭挾日並行精化鄧林欝
森千歲玉蕋瓊枝鸞餐鶴駐皇皇開府節鉞是司北燕
南越處處詠思維我長公詞壇濟美天廐神駒昂昂千

里春秋之志義重復讐熱心幽憤鮮血怒流冉冉霓旌遨遊九域華于攜節麻姑授璧瓊漿玉液侑以雲門月光烱烱如見天孫

祭涂光宇

海門之左隹氣欝葱赤虬舞月丹鳳唫風卓矣隱君塗山苗裔泉石尋盟蕙蘭結契摳衣鄧子受業南山史函經繹參訂獨艱聞之至人我有三寶慈儉處鎛衰幾聃老素封千戶知命樂天山中宰相地上神仙蔬食菜羹佐以醇酒天真自然帝力何有耆年學道歸命瞿曇遁

花淨域處處莊嚴蔚彼階庭植之玉樹馨發國香夔流天瑞維予小子父事先生殷勤垂誨示我法程受命諸孫執經問字研志三年遂成國士我無居室公則廬之我無行李公則輸之在昔有言解衣推食我念公恩悠悠罔極公導皇考上賓帝庭神騎箕尾比于列星高山峩峩帝以清澗靈氣發祥千秋若夢雪餚冰酒寅餞于郊雲旗冉冉入極逍遥

祭涂孺人

聞之太史列女維良孤懷冰潔勁骨鐵剛翠竹參天其堅在節涵血成斑千年不滅吾卿王子樹幟詞壇劇玉爲璧烹金作丹窮鬼頑人司成季女貴介不驕謙冲自與賡寒無偶寂寂素娥貞心如石矢死靡他靜夜無聲孤燈弔影桂院風淒苔階月冷煢煢之子鞠育兢兢人皆炊桂我獨茹蘗熊膽和丸竟成國器人亦有言事成在志夔鑠黃耈含飴美孫蘭馨桂茂環植謝門濟濟後昆受福王母五彩斑斕嬰兒戲舞小子何幸叅交長君肝腸若雪意氣如雲千古締盟遂成兄弟我念母恩不覺酸鼻生芻一束荐以瓊醪神明不昧降福涵涵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臨川李　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　祈啟彬編次

墓誌銘　碑銘　壙記　行實

劉幼安墓誌銘

公諱元京字幼安彭城劉氏苗裔也宋初犂乙公自鄱陽南徙於黎川遂為吾鄉望族其後有諱性者登永樂戊戌進士仕至兵部郎中曾大父鐸大父楠有賢行父

龍溪公諱淳富而好義以大賓舉於鄉母黃氏生子二人公則繼母鄧氏之所出也公天性孝友善得親之懽心平居慕涂古人言動不苟其於聲色嗜味泊如也少警敏以文雄儕伍中而自牧甚卑恂乚若不能出諸口公既補邑弟子員每試輒高等瀘溪邑令潘侯雅負知人鑒愛公與余才雋特拔之余自與公鴈行遂相結為兄弟然常媿行誼不逮於公也公以勤學爽明專修淨業顧猶口授諸弟子經義剖析如流每奏雅文一篇公輒指其中之得失以相示雖名儒碩彥無以過也曰令弟子誦唐人詩數首嘿而識之意與偶諧遂成高詠余領甲于鄉薦公贈以五言三章殊有盛唐遺韻所謂覃明於心不假於外者非與公著有嵩園集若干多成於病後者公生于萬曆丙戌年八月二十六日寅時歿于崇禎庚午年四月二十二日午時享年四十有四娶涂氏先公卒有子二人長九元從予受業聰敏而敦重邑庠生初娶潘氏諱鉞季女繼娶馮淳季女次九韶聘邑庠生王維熿女長女適鄉大賓毛廷鐺之曾孫鳳翔次女適廉州府同知孔聞易之孫尚采孫女一人將以今

年某月葬於長山之陽銘曰

敦爾誠兮立爾貞兮永衍爾令名兮崇爾封兮固爾城兮宜爾子孫繩乚兮

李公墓誌銘

李氏之先原出老子自李唐奄有天下而支裔徧滿四方其在豫章者則豊城之湖茫為尤著簪纓相繼歷代不衰宋初有彥恭公始自豊城遷於黎水當是時新城尚未建邑也彥恭公之十七世是為景明公景明公生隸泉公諱某娶某氏有丈夫子三人公其冢嗣也公諱

朝策字某別號仰素先生少業儒不售遂以高士隱於
鵝溪之旁邑侯徐公聞其風而慕之特以鄉大賓請焉
律已恭儉家業日隆行年八十有奇諸孫羅列鄉黨之
談富壽多男者莫不以公爲首稱盍公嗜善好修故得
全於天者獨厚也公娶馮氏生子三人長思德郎李日
亨之父也後公一歲而終次思爵先公卒其季則思獻
也女一人適府庠江以順蚤寡以貞節名孫七人某曾
孫十人某日亨從子學奇雋有才名余覽其所製之辭
而知其將大於吾黽也公生於嘉靖庚戌年月日時殁

於崇禎庚午年月日時以壬申之孟秋朔旦葬于黃嶺
首甲趾庚銘曰
皇皇烈祖神明冑奕世載德天保佑碩大蕃滋豊且壽
欝欝佳城松栢茂扶輿磅礴鍾靈秀福澤綿長昌爾後

陳氏墓誌銘

今上即位之四年九月郭孺人以百歲特聞兵憲王公
暨司李陳公賜粟帛旌其閭曰是有貞性而享大年者
也凡爲孺人之族若親與鄉黨之慕義者莫不稱觴上
壽徽惠於孺人前踰年而孺人以疾終于是季子亦已
老矣大耋之期扶杖從事聞者異之孺人之孫郭沖當
執贄端伯之門下來請銘端伯曰是余志也余聞孺人
孀居六十餘年以全節著天報其善特以齊數與之乎
不獲稱慶於生前而猶得揚懿行於死後是余志也孺
人姓陳氏雲南經歷竹澗公女年十六歸於隱吾郭君
居十二年而寡煢煢三子窮無所依孺人織紝以撫諸
孤卒以成立事姑李氏至孝嘗冒火護姑出烈焰中邑
中歲凶推食以飼饑者其賢烈如此孺人生于嘉靖年
月日時殁於崇禎年月日時享壽一百一歲長子某次

子某俱先孺人卒季子某以八十歲侍喪孫七人曾孫
十人元孫六人元孫之子一人以年月日府葬於城東
金斗窠首壬趾丙銘曰
陰德降帝冥佑純節全報長壽貽孫謀碩且秀令聞揚
松栢茂

孔公墓誌銘

公諱尚孚字信之自號質菴子孔子之苗裔也自孔子
相傳四十七世衍聖公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第浙之
三衢再傳至廸功郎華夫丞臨川而家之遂爲臨川孔

氏又五世温龍公游寓黎川洪溪遂爲黎川孔氏九傳至弘毅公則公之大王父也弘毅生閎閎閎生貞宗有子七人公其冢嗣也公天性孝友母氏劉篤愛之嘗贊其父理家資用饒富遂以豪俠聞於里中公愛弟如其自愛々異母弟如其同母弟愛兄弟之子猶之巳之子也見宗族之嗜學而循禮者則欣然喜其有驕侈而遠禮者則慼然憂壯而鰥者助之婚窮不能自食者散粟以濟其乏也公爲人長者恂々如不能言儉約自持衣無重帛嘗告子弟以令名之宜立而諄々於非義之

遺臭將來也平生篤交友之誼久而敬之加意窮民不以早替鄉閭誦其盛德不衰今上壬申之歲粤寇大掠宜黃崇仁間隣邑震恐徙舍於城內者道相屬也公屹然不動聞者壯之郡丞盧公高其行誼敦請爲鄉大賓蓋公之砥德好修素協於上下也公殁於崇禎癸酉正月十五日子時距其生之日隆慶庚午四月十九日申時得年六十有四配吳氏子女各四人長子允麟娶劉氏次允鸞娶黃氏次允鰲娶楊氏季允驥娶許氏長女適涂大經次適邑庠涂大贇次適吳繁殷季適許簡孫

人之位之儁之化之儒之倬之偉之傑之儀孫女六長適涂當世其餘俱幼之化之儁從予學蔚々有才名予閔二子之文而知公之有後於吾土也以今年三月十八日辰時塟于吾鄉蝘蜓上岡首乾趾巽銘曰

温々哲人明德之後啟光于幽既碩且厚山川蔚盤松栢蒼茂世々子孫受天之佑

王太公墓誌銘

峙黎邑之西南而爲鎮者别而號之曰簫曲峰列岫嵯峨參天竝立嘗從城郭中遥望佳氣葱々竊意高山曠

野之間必有賢哲未嘗不寤寐求之也自簫曲峰左旋叠嶂雲湧而月臺峰隆起於其中稍折而西北行夷爲丘壑桑麻雞犬之盛歷々如桃源二水交流滙爲巨浸則社岡所望以爲北門也甲辰之春端伯讀書福船寺雲深霧晦意味蕭然既謁見王太公於社中殊慰宿願道韻冲穆飲人以和已與太公諸子遊超々豪上喟然歎曰山川之秀其大聚於斯乎太公諱應省字伯光别號惺宇先生乃月漁公季子也月漁公富而好禮以善詩名其鄉娶孔氏生太公篤行惟肖孝於親友於兄弟

慈于子姓家人嘗應童子試於郡中屢占高等然心厭
軒冕以古之高士自期乃退隱于簫曲之陽嘯咏風月
布衣蔬食終身不渝雖以儉約起家素封千畆而溫恭
有度未嘗以富自驕敬事高賢惟恐不及疾聲遝色不
敢加諸左右之人即有以非禮忤公者公不問也端伯
素苦貧朝不謀夕余妻爲太公長女泣告太公太公曰
黄生天下奇士自當致身青雲中子毋患饔飧之不繼
也端伯徼惠太公既成進士而吾妻紡績爲業不以新
貴少休其得太公之家訓者至矣太公之配楊氏賢著

閨閫中太公好善尊賢久而不替常教子弟以修身持
已之道卒以有成鄉人戴太公之德歿之日咸流涕爲
太公生于嘉靖丙辰年二月十二日午時終于天啟壬
戌年六月初七日申時享年六十有七三子二女長男
京邑庠生娶黄氏次之賓府庠生先公卒娶李氏季行
先娶余氏繼娶涂氏長女爲吾家孺人常從宦越之東
海癸酉卒於家次女適楊思齊孫允憲允章曾孫々瑞
孫珖崇禎癸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塟于北山即二水
交流之峽口也南望簫曲諸峰俱在指掌之上形家謂

據山川之秀信哉銘曰
峩々者山壁立天際斡旋化樞噓吸元氣五代之季鳳
凰來儀雝々簫曲萬古流峙平岡逶迤大者爲祖濟々
蔚家聚天之下爰有君子溫々德容善氣吹物穆如春
風杖屨往來溪山之側詠歌先王自得其得厭棄塵垢
翺翔太清不朽者德無疆者名巍々高丘南向百塋神
明歸藏萬世康樂

涂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璩氏北垣公長女也莊栗懿恭有丈夫氣象二

十而嫁便能恪修內職以大其家夫子涂君其賓敬之
涂太公沉酣經史中不屑問家人生產孺人與夫子同
勞苦遂以貲盖吾邑中太媪璩氏督家嚴見孺人賢且
才相愛殊篤涂太公先娶鄧徵君女孺人未逮事而亡
繼鄧氏而爲姑者則爲何氏太守何蘭阜公之孫也徇
孺人性褊急家人苦之獨喜孺人未嘗怒于色孺人素
有才治事立辦井臼之役皆親躬之臧獲數十人奉命
惟謹罔敢懷私意以上欺也孺人教子嚴日有恒課故
群雋彬々文學名播四方孺人事父母特恭饋問有加

禮東垣公與配某氏嘗以孝女稱之孺人之愛弟也如子其愛弟之子也如弟其愛夫之兄弟之子也如其弟之子提攜保翌必使之有成立而後安孺人雖處富厚中自奉殊約衣大布之衣食藜藿之食子弟皆化而從之矜濟困窮久而不倦宗族鄉黨交德之歿之日有流涕者黃端伯少與長君黃功游意氣相得黃功之子倘嘉等又從予受業樟園中禮貌之隆十倍流輩余嘗與黃功應有司試貧不能治裝孺人助以資種種畢備自愧未有以報也孺人生于嘉靖年月日時長子大吕補

邑弟子員黃功其字也先娶漢中同知黃某女繼娶樟村楊某女次子大召娶劉氏與某等子大旦俱早殤長女適庠生江士庠次女適某歿年月日葬于某山銘曰

獨豊於德如金有赤如玉有白濯濯厥心萬世爲式佳城鬱鬱樹之松柏是爲夫人之安宅

孺人王氏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王太公長女也辛丑歸于我相敬如賓余年少苦貧日食恒缺孺人織紝以佐饘粥終歲無怨言余授館樟園中嘗以束脩濟貧者歲暮歸家相對囊無餘錢孺人不病其迂贑也余應試有司輒爲余經營寓米偶值失意無聊之際特以好語慰勞之予行役燕都孺人廢箸而泣旦夕叩天默禱唯冀余之有成也孺人侍太夫人謁三仙於華蓋山雲霧之中圓光熠耀談者以爲誠感云戊辰成進士而歸浩然有入山之興孺人勸余爲政陳義甚高已巳從官四明猶不廢織紝之業布衣蔬食與予同之辛未護太夫人喪備歷艱苦窮廬荒陋風雨困乏孺人安之而無愠也孺人與妾李氏丁卯生毛童愛之如已女毛童警慧善得孺人心癸酉夏

五月毛童病亾孺人哭甚哀迭苦心痛浹旬而孺人逝矣余授易兵憲吳公衙齋中倉卒聞訃疾馳歸而孺人之棺已盖矣生不獲訣其終死不獲視其殮痛哉孺人事母楊氏孝老而愈恭矜恤困窮多所週濟而治家整肅僮婢嚴憚之孺人以萬曆甲申年三月初九日巳時生崇禎癸酉年五月望日巳時卒明年三月卜葬于碳下鳳岡去太公之故廬三里魂魄所游徘徊鄉土余知孺人之樂棲於是山也銘曰

生于斯反于斯俎豆于斯千秋萬禩不匱其慈以慰我

所思

王太公誌銘

王氏系出太原周之苗裔也戰國時有鬼谷子深於道德家言歷傳至王仲淹講學河汾之上于是文中子之名特聞而輔嗣以易名逸少以書名仲宣子安摩詰以詩名晉之笙喬之舄猛之兵機皆一代之傑也闕朗調周德至隋子孫必有達者其在王氏乎余授經簫曲山中與王生允祺允礽同事嘗爲予述太公高行居然有先儒風然後知周德之未艾也公諱邦翰字某別號静

宇先生太原之後也先世有占籍於南城者遂爲南城王氏雙渠公故名家子娶官氏生公公天性穎靈與侍御鄧公相敵二十歲爲郡博士赫赫有聲三十改太學生五十從政其授廣西布政司照磨也方伯曲公重公品特以靈川縣政委之公至則修城垣式廓夫子之廟輕賦平訟邑人安之居無幾何疾作上書乞休中丞楊公直指佴公交留公公不聽拂衣東歸歸半歲而公卒說者以公爲知命云公之元配鄧孺人乃侍御鄧公姊也孺人溫中秀外不以華貴驕人恭儉自持克勤家政嘗從夫子於靈川之役遂卒公署中百姓哀之如喪其母也公生于嘉靖己酉年八月初四日辰時歿於萬曆癸卯年六月十一日戌時孺人生于嘉靖己酉年十二月初四日戌時卒于萬曆辛丑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子時伯子尚賢邑庠生仲子尚廣即王允祺允礽父也叔子尚質季子尚賓孫某曾孫某以崇禎丁丑年臘八日葬於彭坑癸山丁向銘曰

元道施黃道包灃山感雷霆變木公會王母朝龍吟虎嘯仙島乎逍遥

黃淑人墓誌銘

淑人名源徽同安黃茂才某中女也天性仁孝家人安之漳郡侍御柯太公奉命巡楚道宿郵亭獲奇夢覺而異之既聞黃公家訓嚴乃女有賢行于是介良媒納采俾別駕君贄焉淑人事夫子恭穆相見如賓而治家有異能小大齊肅中溫外毅臧獲畏之柯太公移家建安淑人堅請歸侍或有以懷妊阻之者竟拒衆人之說毅行千里馳驅不憚苦清晨櫛沐親爲舅姑治庖内外之間既咏且栗欣欣然相告曰賢哉別駕君素多長者遊

賓至必晋饌淑人躬理中饋未嘗有倦容平生善女紅巧奪諸婦而以橐中裝奩產佐右夫子之窮柯太公卧病呻吟淑人與夫子哀禱居無何疾愈人以為孝感云居恒以清儉閑而獨祀則豊潔奉觴陳豆唯恐獲戾於神明常課童子肄書亹亹無厭故柯氏之後多聞人別駕君監郡永平夙夜修戰械乃命長公問省邊上遂以叅謀受知岳中丞淑人聞長公以戎政起家特以矢忠報國相勗勉長公奉淑人明命努力行伍間屢挫西賊鋒名播黔蜀皆淑人之教也淑人蔬食布衣厭薄流俗

雖享年僅四十九齡而懿行之昭垂遠矣淑人生于萬曆戊寅年十月初六日寅時殁于天啓丙寅年十月初一日亥時四子四孫一女二孫女長公名輔歷官四川團練都司僉書今年八月來請銘遂次其行事以為誌銘曰

玉有碧珠有元天孫孤貴不可以言傳峩峩者山洋洋者川冠天履地百世永全

鄉大賓劉公墓誌銘

余以壬申之歲授經簫曲山劉生九才九元從予遊始習劉太公高行今年春暮太公蚖殁質而歸休則春秋九十有二矣公諱諄字子厚別號龍溪先生春山公長子也先是肇乙公有名於宋自鄱陽徙家黎川其後裔明老公秉初公皆以進士為先朝名宦秉初公之曾孫汝厚公之大王父也汝厚生鏵鏵生楠卽狀所稱春山公也公厭薄經生家言客遊金陵輕舟泝彭蠡湖望雲中五老揚帆東下遂從釆石渡江瞻眺帝庭往來吳市凡三十年矣晚歲愛林間之逸乃辭白下諸故人而歸凡負公子母錢者折券不問吳人德之挈壺携席餞於

江夾相祝也公灌園東郭種花柳自娱手搦一編寒暑不釋于弟服先生之教威儀秩然僻邑有大役公竭力佐成之修庠建橋施予無倦歲飢發囷米相濟全活數百人有司上行誼於貟指君旌以粟帛於是以大賓特請君子榮之公生嘉靖某年某月某日某時殁于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先娶黃氏繼娶鄢氏乃子元魁元卿元京等尚德崇義彬彬有父風陳氏朱氏涂氏則三君之婦也孫九人曾孫七人元孫一人孫女二人曾孫女五人元孫女三人本年月日合葬于鄢孺人殿坑壟中丑

山未向銘曰

神明之胄奕世茂昌譬諸江海源遠流長於赫太公俠聞南國仗義散財四方誦德東山杖屨日月優游素封千戸何讓列侯登彼高岡巍巍五嶽元氣欝蒸萬年康樂

匡頂了宗法師塔銘

師諱古圓東粤程鄉湯氏子也髫齡喪母蔬食通道經弱冠棄其妻出家受具於蓮池和尚北游少林叩宗旨遂受經於五臺月川大師研覈淵微獨領一心三觀之

要晝行虎窟夜坐尸林雖饑渇逼身了無疑沮有識者異之既而宣法楚閩剖析經義諸方咸稱爲了宗法師云駐錫潯陽蓮花峰宏建道院淨心持咒清泉迸流今所稱匡頂寺是也師素精楞嚴偶閱憨山所甄無所得心黙然有契遂罷講習禪七十二歲忽告門人曰吾其行矣於是以暮春之十三日念佛坐亡仲冬啟師塔鬚髮俱長然後知師之未死也師生於隆慶戊辰年歿於崇禎已卯年塔在山之東隴銘曰

菩提樹下有大法王梵音流動沙界放光蓮花峰頭卓翠如筆潮陽老人說法第一巍巍寶塔壁立空中千[illegible]萬禩永播元風

余公墓誌銘

公諱子繼字某定宇其號也碧峰公娶廣文王君之女以南呂之月生公純表晬容大有時譽嘗受業於先子恭慎好修先子特器之君無何厭薄經生言寄趣丘壑名園廣厦杖屨逍遥常以其所食之餘濟四方之乏者君子稱之暇日教子弟以詩書諄復無厭雍雍睦讓殊有先民遺風云暮年師事天竺先生精修無斁余所爲

遜謝不如者也公生于隆慶壬申年月日昔歿于年月日昔先娶陳氏繼娶嚴氏有二丈夫子大璦大璋長女適某次女適某今年月日葬于某山銘曰

斗牛之墟神明所居高天爲蓋大地作輿元氣蒸萃世世其祚余

鄧襄敏公忠節廟碑

熹宗御極之元年顯忠褒德於是襄敏公之曾孫鄧繼忠鄧繼祖疏請建祠盱郡中天子賜之額曰忠節祠特勑郡縣有司董其事司李陳公起龍等鳩工庀材居無

何祠成遂豆咸脩四方之弔於祠下者僉曰國家之報功也隆矣哉公諱棨商城人歷官至都察院副都御史常死土木之難云銘曰

龍蛇之歲比郡不寧帝赫斯怒六師親征天地晦明龍戰于野黑雲蔽空爰喪其馬公扈車駕戟髯憤呼我頭可斷寧畏羯奴英氣不泯死而為厲風雷怒轟胡騎宵驚狄人悔禍僉曰天威皇皇玉輅萬里來歸宗社有靈至人復辟陰隲在天維公之力赫赫英爽飈騰九原入地成碧流天作丹徑寸赤心千年不壞芳鬃之間威靈

如在大風為氣明月為神於爍君子垂范後人

先母李孺人壙記

孺人姓李氏乃郡庠生李龍溪公橋之季女也誕生之夕徵君鄧潛谷適至其門龍溪公喜曰是賢達之徵也兒時謹恪温良甚為家人所重龍溪公愼選佳婿必得其人而後許之既聞吾家先人代有賢行又見家大人才品英邁遂排衆議而特歸之當是時大王父先世習農不欲驟變前業孺人日夜涕泣力請家大人以文學致身家大人發憤下帷遂以明經為縣循吏聞者賢之孺人善事舅姑東泉公暨王孺人並稱其孝謂其後必昌大也家大人旅寄燕都室無長物孺人手績以數其子不憚劬勞端伯微幸成名皆孺人之訓也孺人天性慈仁未嘗以厲言加僮僕見人困乏則捐己之急以濟之家大人倜儻不羈委曲調護所以播揚令聞於當世者孺人之力為多其從家大人遊宦吳中及就養四明官署猶夙夜紡績不停端伯屢請少休手作如故蓋欲以勤儉為一家先也晚歲長齋事佛日誦金剛地藏諸經雖溽暑祁寒奉持無替辛未之秋夢坐高山巔佛光

炤耀既覺謂端伯曰西方之期至矣居無幾何時忽染微疾神明不亂歡笑如平時正念往生絕不以家事為意孺人之願力堅矣孺人生于嘉靖丙辰六月二十六日午時殁于崇禎辛未十月二十二日酉時享年七十有六嫡母孔氏生母吳氏有弟五人夫黃九德以選貢授南直隸建德令其副陳氏子三人長即端伯戊辰進士初授浙江寧波推官次端仲先母九年卒季端叔陳氏所出好學有文名以崇禎壬申年五月初四塟于流湖之陽辛山乙向

過孺人行實

皇帝卽位之元年闢門求士豫章黄端伯與其友過君斷周謀各以一經占高第徼惠高厚俾得封其父母如已官是時端伯二親徙殁無恙而君斷已有風木之悲矣君斷間以孺人之行事告予嗚咽流涕命予叙而傳之予與君斷生同郷學同社起家同時君斷之母猶吾母也敢次其生平之大畧以乞言于有道仁人云孺人姓李氏乃中山公之孫也中山公以任俠雄而門與西野過太公相厚善是時贈君方八歲警敏善屬文中山公見而愛之遂許以孺人爲太公婦孺人既爲太公婦執禮甚恭太公治家嚴閫内之言不敢達諸閫外孺人恬心静氣寂然若無聲者贈君見伯仲先補弟子員蔚蔚有憂色孺人温語相慰勉贈君意解始發奮下帷讀書居無幾何遂爲多士之冠孺人顧以大成爲贈君祝毋以小得志自矜贈君之塾師病孺人請贈君迎至家所爲飲食藥餌之資者畢備塾師女且嫁苦貧孺人贈以橐中装一無所惜贈君事親孝母病六年不解衣孺人左右周旋與贈君同勞苦浣衣嘗藥皆躬親之視饍殷勤晨昏不替太嫗飲孺人之羹則旨食孺人之味則甘卽家人偶失太嫗心然見孺人輒喜太公嘗稱之曰吾家有賢婦子孫其大昌乎孺人矜人困窮衣衣而食食鄉黨䘏其賜者無休時贈君天性剛孺人善以柔濟嘗陰以錢解仇者仇者意消贈君好言理學殊自任孺人承贈君素志隹隹以是勗其子云太公之第三子病且亾欲以君斷爲後孺人知君斷氣體有奇骨不忍棄其子于膝前君斷解孺人意亦誓不肯爲人後也贈君家故貧於是有請締姻盍國者謂千金不難立致而又聽應試於有司孺人獨持不可曰吾欲以澹泊之素董成吾兒安忍以貴戚驕其志也贈君遂悟揖媒妁而退之太公之卒也贈君以哀毁病終孺人紡績營生常苦不給有教以商賈之道得利贏可以爲諸子計者孺人謝卻之孺人之壻姚伯樊丙午舉于鄉則呼諸子而告之謂學之不可以媮怠也君斷聞孺人言志氣逾厲庚戌應童子試嶄然冠其儕孺人則又誡之毋獲而矜毋安而隋也君斷常爲酒困受孺人之教驟止之萬曆甲寅之歳孺人四體不和至二月而疾劇將卒之夕惓惓

以不見君斷成大名爲恨無一言及其私云距其生乙卯之年凡過三百六十甲子矣孺人歿後十五年君斷始成進士以循良著名江淮間孺人有丈夫子四人周諷爲長娶本邑李氏君斷周謀則孺人第二子也娶南豐姚通判孫女而以南城夏氏陶氏副之君斷之弟周託邑庠生初娶南城潘氏繼娶西坪黄氏周詢爲季潘氏柴氏則其先後之室云女二長適南豐孝廉姚伯燦次適本邑庠生劉一蛟孫四期生娶羅氏甲生娶楊氏庚生娶王氏雲生娶劉氏甲生雲生聯一時名雋爲祉

赫赫有聲庠序間曾孫一人景皇以年月日葬于鐘山之陽

刻瑤光閣外集及明夷集序

刻元公先生瑤光閣集之明年山居多暇遂取先生外集重加校勘釐爲二卷與續得先生獄中所作明夷集而幷梓之外集皆釋氏言明夷集亦時時作彼語也陽明子有言凡刻古人文字要在發明此學惟簡明切實之爲貴若支辭蔓說亂人耳目者不傳可也佛非君子所宜道先生希志聖賢其於佛家言亦以時所共尚聊用作應酬習語不必傳矣雖然先生大節彪炳天壤後之人得其單詞隻字奉爲珙璧況其裒然成集又或爲

幽囚困阨從容不亂之詞乎高仲武評雎陽聞笛詩云忠節之士其見於世者非以文墨而詩可見者使人諷之加敬此物此志也先生尚有所著易疏寻從友人覓得其稿茲未能刻當俟圖之乾隆庚申夏五祐書

廬山集自序

祖師心印相傳初不掛箇元字脚自諸方説禪浩浩地而文字不勝繁矣多口阿師收拾不住街頭巷尾慣掣風顛要覓一個不會佛法底人絶不可得異哉余旅寄廬山之開先突發狂病筆妖墨怪惑亂世人既至北都則曰猶吾昔者之廬山也既至東海則又曰猶吾昔者之廬山也天台鴈蕩處處相逢豈因緣已定耶狂與未闌嘯歌猶故如鼃藥木偶爾成文非有字義可詮註也海悪公矜余狂態特爲梓而行之一塲敗闕舉似作家然後信余之不會佛法也海岸道人黄端伯自題

瑶光閣外集總目

瑶光閣外集卷之一

江西　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臨川李　紱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黃　祐啟彬編次

古今體詩　雜著　書啟

寄六雪禪師

曾洞門前水逆騰萬重波裏一枝燈狂風化作瀛山雪六月飛花大地氷

廣福八景

古梅濟

一條鐵脊白雲端曠刧長經氷雪寒奇怪嶺頭梅子熟十方聞舉盡牙酸

雙杉墖

突兀雙林聳碧空枝枝葉葉播宗風闍黎不見浮圖頂只在蒼烟白霧中

茶窩

鐵榦參差繞石屏年年占斷萬峯青摘茶獨許溈山子終日聞聲不見形

竹塢

多福分來竹一叢數莖斜曲引清風誰拋瓦礫雷音吼裂破頑皮兩耳聾

漚和墖

鐵關高踞碧崔嵬平地無端起骨堆生死不離華藏海暮潮歸去早潮來

望雲亭

萬丈神龍湧翠巒空中出沒太無端白衣變現千般相無限游人被眼瞞

自來泉

古澗寒泉晝夜流純清絕點冷湫湫曾分一滴曹源水傾與諸方潤口頭

仙門石

石頭和尚敘爲牙截斷當門羊鹿車荆棘林中須進步白雲深處是吾家

贈胡育萬

空王宣正令法雨應時行燦爛心華現團圞道果成十方需大化萬象慶更生欲識歸源處淵淵覺海澄

和大參吳石袍先生自警十首

佛性何曾有智愚緣生分別便懸殊風行澤上元無意生息相吹果類乎

法法無真法法真飲光微笑契能仁誰言雪裏無生意鐵樹曾開劫外春

學者須參未發前先天氣象絕塵緣明明指出空中月萬里無雲古鏡圓

衆生多爲有情癡全副精神戀小兒婆子一篙抛水裏作家相見喜同時

奕手休矜着着麄當場得勝總成爭吟風咏月歸來處樂意無邊醉太程

黠照邪禪好反觀主人剛被識神瞞全身喪盡無餘體大地山河現肺肝

曠刼勤修功德山中心鬧閙未曾閑達磨一句誰人會歸去嵩林坐壁間

學道須尋真種子天然真種發靈苗人人有座空王佛不費莊嚴不費雕

千歲晋身常苦短一朝悟道尚嫌遲群生擾擾風塵裏那箇曾明這一絲

宗師慣用頂門針毒手深錐活佛心六處無知心佛死虛空法界也平沉

贈峨眉僧

峩眉孤峻出雲端六月飛霜大地寒行遍普賢毛孔利始知蜀道上天難

西竺菴

宴坐茆菴下群峯入畫圖隔山招華子分水供麻姑竹葉禪心冷松翹道韵孤誰知空谷裏更有赤鬚胡

贈慶源王孫

中秋玩月龍湖侍者璞公傳王孫過訪不遇晋扇相贈作此答之

萬里無雲天露面團圞古鏡空中旋玉蟾湛水照人寒莫怪龍潭龍不現雲山指月本來圓却笑凡夫見一邊滿院秋香穿鼻孔王孫獨會晦堂禪犀牛扇子驚人句侍者何曾知落處天台昨日有人來今日却從南嶽去

晋水菴

兜羅世界爭如綿白霧漫山水接天古月當空懸寶鏡

諸方同見洞山禪

曹山

不識曹山路霜天一問津金燈開正眼寶鏡現全身古洞狐貍絕深林鹿豕馴直揮塵裏佛休認主中賓

靈音石

廬山有石鐘泗濱有浮磬因緣非偶然總以兆賢聖吾師頑石頭善解音聲性大小赴來機隨方而響應或唱祖師禪或宣菩薩乘雖開差別門究竟本無諍既辨濁中清兼明偏處正大哉金剛王遠離世間病常轉無盡

輪妙契不思境我以清淨心先從耳門證始信圓妙音原生大禪定聲輪重幾何拗斷東坡秤無情說法度無情露柱堂堂親作證

梅花辭爲仙游令梅公稱壽

我聞梅福性超忽曠劫以來有仙骨一日掛冠吳市門飄飄萬里凌恍惚雲帆東訪滄海君就鍊金丹蒸紫雲餘液化爲不死草至今赤縣梅花紛梅花之神最孤貴絕代韶姿謝嫵媚常吐元津潤渴喉更分妙用調元氣儵然素質無纖塵窈窕雲端如月輪琪園偶露東風面占斷仙城百里春仙城百里山川廓世界爭嚴亞安樂足下常乘九鯉飛腰間屢見雙龍躍姚黃魏紫鬭繁華獨讓東園老作家皎皎瓊肌淨氷雪稜稜鐵骨傲烟霞奕葉流芳蔭喬木或在市朝或山谷飲露恒聞衣有香餐風轉快食無肉我與梅仙夙有緣高秋同會大羅天清霜石上坐瑤草霽月樓中烹玉泉千年開花千年結不斷元霜霏玉屑瑤池美人壽量高莫怪東方大饒舌荊棘林中現吉祥衆生瞻仰覺華王驀然鼻孔聞香氣始信全機不覆藏靈山會上瞿曇叟特地拈花矜好手借

問傳燈意若何呵呵笑破虛空口

題蘇學士詠十八羅漢像贈朱叔子王孫

西天聖僧顯神手形語示人挂於口鼻飲曾教滄海乾拳擎解使須彌走東坡老子忒風流幾度山中弄水牛二九爲群紛作戲光明頓現筆尖頭娑婆世界同生死覿面相逢忘我爾象教流傳無盡燈吾師久記法王子

贈一如塔主

塔門無縫幾人登獨許吾師住上層莫道磨磚不成鏡還看瓦礫現金燈

過圓通寺禮塲晋題

古路盤溪曲喬林繞院新杖頭開鐵眼塵裏現金身翠柏多經臘黃梅早占春吾師末後句應付再來人

雜花塢爲空潭應公題

北風吹雪滿江南鐵樹開花現佛巖一段幽香誰鑒照蕭蕭古月映空潭

禮古梅禪師塔

十月北風動寒威生萬峯稜稜氷雪裏忽見古梅苓阿師初學禪師事竹篦子驀地頂門錐身心當下死遺風

到西竺鐵樹再開花角浦染香氣帝京重發芽我來高仰山叅禮無縫塔翠竹響凉颸猶聞宜妙法露柱無遮盡堂堂杲日中阿誰爲證據分付與燈籠

宿香嚴寺

燈燭煌煌照六窗光明透處豈神幢空林夜靜鐘聲急萬馬喧騰渡大江

太陽峯

空中着點便成文鐵畫銀鈎寶印分親契祖師遊戲處採毫湧現五花雲

贈廖瑞客

頂門湧出髻中珠有化如來演道樞始信心王神力大親提秘藏度文殊

答黃安止

廬山勘破祖師禪古月行空萬里圓顛倒慣騎泥馬走顢頇常抱水牛眠銀山鐵壁門門透柳市花街路路穿不是一番寒徹骨梅香爭得占春先

上貢二山大叅

用里先生風骨蒼甘露爲酒芝爲粮高秋獨鼓太湖棹

衝破洞庭波渺茫虎林親見作家面金眼流光若飛電天竺峯頭轉法輪十方齊慶如來現匡廬山下驀相逢氣象巖巖五老峯古洞雲深馴白鹿澄潭月皎押黃龍宗門大有真消息赤體亭亭如鐵壁祇這心王是導師從來不借他人力普地心開萬法收無邊刹海一毫頭通身赴口宣元旨滬滬長局水倒流美人贈我金壇苧萬縷千條明指汪堪笑青州一領衫七斤任費他家絮慧燈傳授自靈山誰向拈花一破顏獨許宰官神力大靴尖踢倒鐵門關

雙林寺禮傳大士上雲黃山

化城忝肉佛空界現心王地吼法雷響泉流甘露香瑾花開瓣瓣寶樹擁行行稽首金剛塔香雲徧界黃

鄒太公孺人誕日龕中開並蒂蓮七久醉歌聞而相和

我聞覺華王曠刼壽無量香水現全身位居諸佛上蓮花作父母個個同條生寶池開五葉道界自然成橫空架鵲橋獨與天孫會玉樹列行行瓊花開對對億萬人天聚當塲手自拈飲光真法子微笑契瞿曇心華照十方歲歲無遷改大好到家人同遊華藏海

和剡水覺浪二師金樓阻雨

古路穿雲曲曲回金樓彈指鐵門開黃龍播弄天河水覺浪滔滔湧地來

和珍公夜話亭作公雁門人

潯陽江上生石蓮鐵幹金莖高捧天氣象堂堂孤月迥光明赫赫綵霞鮮糞堆尖露黃金相樓閣重重無阻障教化三千大導師濟公不是閑和尚闘道醉翁千古豪筆尖湧現廬山高石亭夜遇蘇髯子三笑風流不讓陶

君山慣弄廣長舌元理霏霏如玉屑莫怪山僧口不開燈籠露柱曾宣泄揚公權現宰官身入角磨盤拈示人二十五門親透過元音處處轉圓輪白雲萬里飛孤雁嘹喨秋聲響千澗風露爲根養聖胎何心更喫貓兒飯江西建立少林宗一喝須教石耳聾誰會圓通第一義大家問取老黃龍

江如僧邀客夜譚指歸淨土遂疏其意以稱壽

宗門第一義勦截無文辭列祖密相授心爲諸佛師法界雖無邊沙門一隻眼瓦礫放光明騰騰如電捲大地無遮障玲瓏晝夜晴三途與六道個個同條生先生休自疑壽命本無量蓮花擁化身位踞毘盧上定慧圓明處通身吐妙香一回心歇下無地不清涼奇哉三界人現住寂光土狂夫信脚行踏斷來時路堂堂無位佛出入六門頭可惟生盲漢騎牛更覓牛婆婆八十翁坐破蒲團石㸌龍上直鈎始信神通力佛子善諦聽權機耶止啼誰知安樂國不在夕陽西

寄石軫餘大叅

芙蓉谷裏別開天有化如來坐寶蓮幽洞風雷呼絕壑

險崖氷雪掛飛泉慧燈獨照金輪日香飯常炊玉甑烟
奇㤀白龍神棲處一聲霹靂響箏絃

贈仰山祖印上人

祖師有心印觸着便成文解使虛空裂會教性命分頂
門呈日月毛孔現風雲大仰活人句今朝分付君

山寺再題吳旡咎話後

三世諸如來夢中作佛事說法徧十方何曾有一字東
海黃元公有徒郭君子雖與同條生不與同條死槌上
會相逢周旋歷多祀鼂後忽辞歸遂以金冊賜死轉數

百言題名署進士當祕誰證盟歷歷我與汝巨巖現神
通奇怪有如此試問人與蟲是一還是二我從兜率來
應身塑朱紫徃返圖浮中不知是幾次三藏滙心珠五
經包腹笥慣爲無義譚驚蘇世人耳昨從東海囘奇跡
覆船寺森森叢桂林八月再生甚要會黃龍禪吾無隱
乎爾

答朗公寄懐來韻

江西法席有元公凡聖交泰鼻孔同喫飯穿衣圓佛事
攪柴運水顯神通氷輪普現千江月鐵笛橫吹萬壑風
兜率別來渾不記幾時衣鉢返天宮

奉酬張二水先生廬山之什兼贈傅勅卿

廬山高萬仞壁立大江濱石背抽橫骨雲頭露半身善
道推遠公西方現東土蓮花生舌根眼眼共相覩陶公
不入社日日貪酒顛生天在師後成佛在師前康樂家
裏人同生不同死縱奪有大機要心故如此誰明末後
句獨許張相公江西見兜率不與尋常同狂譚驚俗流
究竟無一字不識黃頭兒問取傅大士

洞庭峯爲黃子安賦

誰將洞庭湖移置峯上天風吹長松寒濤日夜漲或
爲簫管聲或爲鼓鐘響梵音海潮音變幻不一狀爰有
黃石公佯狂號天放躋險構禪宮形容如畫舫清晨雲
霧漫世界渺無量匝地起清烟滔天騰白浪龍王弄神
通合喫老僧棒脚跟不踁是何人獨許洞山老和尚

臘月八日夜雪瑧奇翼餉果山中奇謝

崇禎伍年臘月八大風撼山天地軋世尊夜放白毫光
普照十方諸佛刹華藏莊嚴末後收法身凍殺冷湫湫
文殊羅漢并童子驀地聞風盡白頭誰向雪山行苦行

洞中有客忘名姓平生饒舌誑時流却指火爐爲古鏡

山童獻供式新鮮四果圓時佛果圓這個當堂親舉破

莫言海叟未還錢伯玉殷勤問訊我使乎使乎佛許可

來年春事竟何如且看石波梅一朶

謝無懷上人

我愛無懷子形容似鶴癯祇恥禪窟隱寧受福田愚伏

臘分燈火晨昏共鉢盂還鄉何以謝報爾頷中珠

贈定如上人

如來成正覺第一定爲先欲證金剛體須參鐵橛禪曉

風吹白月秋水湛青天借問西來意全機已現前

廬山開先寺

更深夜静絶行蹤月上匡廬第一峰誰意髑髏崩裂處

等閒感却少林宗

口占

空王最尊貴不與萬緣俱獨步乾坤外無人識得渠夜

久諸塵寂開門月在天平生沒意智不會祖師禪

贈盎庵山主

寒巖枯木嬾殘僧不學諸方打葛藤火種刀耕三十載

高風別紹一枝燈

贈張元公

鳥道行空曲曲迴孤峯獨宿白雲隈欲知臘月真消息

一樹梅花雪裏開

居山偈

佛法禪宗總不知破家蕩產亦窮兒荒田拾得無根草

十字街頭賣與誰

雜著

題義塚

諸方火葬這裡活埋大地衆生個個無轉身通氣處且

道還有爲人處也無自代云髑

跋天童答書後

余向寄天童偈云古墓毒蛇頭戴角中廳猛虎項懸鈴

砂盆一面重拈出大地衆生喪眼睛今見天童答劉湛

仙書乃知老漢佩強猶昔也還有爲三峯出氣者麽兒

孫自有兒孫福莫與兒孫作馬牛

題殊勝寺僧殿疏

殊勝寺在鶯脰湖中巨浸千頃余夜宿僧舍月輪正圓

蒴子嚬所稱白霧橫空水光接天不覺滿口道著矣還有人圓得月輪相麼琉璃殿裏金光現莫道泥團佛不靈

題徑山齋僧卷

賓中主主中賓十方同會孰疎親黃公不入香山社日日街頭等個人且道等什麼人舉手云大師來也

戒衣引

法身躶躶充塞虛空欲爲他製領方袍無處下手是以英靈衲子不掛寸絲纔起心着直裰時便未免爲渠縛殺也然終日穿衣未嘗掛着一縷又何妨針來線去相體裁衣乎上人悟戒性如空猶欲束身規矩雖是紅線未斷貽笑作家然着如來衣坐如來座不得不讓阿師也

募帳引

石耳峯前開粥飯鋪十方行客同卧一床有個小師自稱文子每向赤肉團上錐劄鮮血逆流堂頭老人㰀地親遭一口苦哉苦哉自可上人說大方便布漫大網子遮蓋法身縱饒利口如刀無處下嘴乃知無量神通變化終不及家麻三斤也

壽昌新鑄銅鐘讚

有化菩薩現樓閣中神通無礙充滿虛空生緣銅陵族姓金氏世爲樂師與佛齊位通身是口大闡宗猷白椎舉處穿透髑髏一切衆中常爲上首敲擊圓明灼然妙手身紫金色演諸度門壁立千仞巍巍獨尊鼓音如來同鼻出氣轉妙法輪盡未來際踞祖師頂說無義禪滿堂羅漢各見一邊法音光明圓滿自在世界壞時這個不壞宰官居士乞我一文火頭點化各號普聞踴身空中現大神變飛行十方肉眼難見無邊佛國廣度有情不離當處寔應衆生金剛實王威光赫奕動地驚天顯無畏力妙莊嚴剎爲大法王燃燈授記旣壽永昌

范性華字說

夫真性本空緣生如幻於是華開界現果滿覺圓無量法門皆真性中緣起悟明心地則法法全彰如印印泥一時頓露故諸祖直指當人佛性超絕功勳返照本來刻刻有覺華王出現釋迦彌勒隨事立名譬如空谷傳聲初無定響隨其所感氣自應之范子敬依心佛晝夜

不離蕩然無位真人突露赤肉團上始信六根門首自有活佛現前也

李借假先生賛

萬緣俱假何法是真了知如幻方契法身狂子認真至人認假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惟我李叟元之又元神冥太極道契先天大庾嶺頭功德成就寳蓋金臺如來左右歸元一路七聖皆迷泥牛入海撞倒須彌滄海之南有峯奇特借汝假山安吾真佛巍巍寳塔入面玲瓏黄金鎖骨塞破虛空死者寔生生者真死誰會斯宗惟吾與汝空中着點强爲安名要知歸處請聽鐘聲

書啟

候愽山書

恭聞愽山和尚說聱頭禪坑陷大地衆生喪身失命近欲遨過歸宗禪剎提唱宗風爲赤眼大師出氣而群生福薄請法無緣遂令龐行沙門埋沒當初斬蛇手段然大衆飯䬪巳久終須坐斷金輪峯耳弟子素承提誨未得入門客冬憩息開先推倒葛藤樁子喜極欲狂而米熟欠篩令人吞吐不下大師何以相濟也近爲病魔所虐大命幾傾靜養壽昌氣息粗接稍省前事俗念都灰觧下帿頭長與空王爲弟子而已擬欲受菩薩戒恭候法座過臨不吝慈悲望卽飛錫且先和尚寳塔積雪如山正藉鈇帚掃郤耳病中草率相瀆伏望慈原

上鄭方水先生

伯白先生千古人豪也道德文章卓然爲海內宗匠凡有耳眼鼻舌者無不稱頌先生之烈不休盍自武林趨謁時巳頂決爲太平宰相奕端伯四明下吏獲望光輝狂痴着身弄顛街市雖以閣下諄諄垂誨日甚一日吾有大病非世所醫真不肖之謂也呵佛罵祖罪犯彌天向甚麼處懺悔唯先生省我來頭耳悪申洗兄乃端伯所拔士篤行鴻藻甚爲鄉邑所推叨侍門墻日聆至論所謂調元賛化以輔翼聖明者皆先生之敎也端伯羈棲東上意味泊然何時再上燕都親承道範疆䦕多事唯相公善圖之拙刻附呈自納敗闕先生當以其爲癡顛也北風甚勁幸爲國家自爱不宣

答周坐營

此事須是殺人不眨眼漢方敢承當輪刀上陣佛性現

前正不必放下也仰山說禪純用劒刃上事願與麾下共參之

與余集生開府

嚮晤博山大師極稱台臺道力堅固每懷勝軌實切高山仰止之思然自念鄙賤凡夫何敢妄通消息既閱博山歸正錄乃知邲激殷勤雖維摩詰之饋化釋迦亦不過如是耳開春謁陛中丞知開府有書相薦溝中之斷被以青黃何以報大德於無盡哉林任先遠致手書稱說台臺之遊揚下士者不一而足神明契合千里同風

可謂不忘靈山相會時節矣開府以竺乾菩薩而行教於鄒魯之邦正欲爲孔夫子闡揚妙義耳西天梵語東土唐言何嘗有分別哉端伯宴息廬山爲魔所著揚沙撒土作三教之罪人急思返住廬山推倒葛藤樁子耳當以來歲圖之貴屬顧知州乃端伯同官中之最厚者願借光明蔭映也珖山僧輩欲與先聖道場遂請閔王諡公出世然諡公素性恬退不欲以此事惑人護佑法門俾克成其初志則幕府之餘光也僧旋附札問訊并謝德音弟同爲佛法中人遂自忘其卑賤耳開府行乎等慈不分高下當不以此罪愆也

與黃子安

久雨不晴個〻拖泥帶水直待雲開日現正眼豁開方好向虛空裏打筋斗也別峯相請自有作家請足下圓前語

答楊因之

東海老佛乃西江老賊也足下勿被咨漢所瞞繹道十笑直據關尹鶡冠之勝放光相照誰道佛不靈乎

答永覺賢公

憶與法兄聚首大慰所期分袂以來倏經多歲然別峯相見未曾與上座隔纖毫也令侄遠臨山院獲接手書披覽二編洋〻盈耳法兄見地穩密何愁不到家哉郎以刻示諸人亦可以破儒釋之乖諍也博山遷化法道寂寥正思重弄琵琶爲壽昌老人出氣乃不意法兄所論先契我心然時節因緣不能不待之來日也諡公長於禪悟甚深法兄倘肯過臨自當撫掌大笑耳大龜之記碣不單行上座切勿縮頭自遁也拙刻附覽唯左右鑒正之

與余集生開府

夫古之論文譚道者多矣然或得之於盍簪或得之於傾蓋神情契合締約金蘭各有因緣非無因而至也乃有未交一面未接一言而意氣擊孚馳書游譽有如中丞公之於端伯者豈非曠古遺逢哉去春謁陛開府於武林始知記室有尺牘相及既以喪歸故里又聞以嵩札游揚客自蕭圻來者後稱左右之爲端伯先容者不一而足自念才能淺薄未嘗有尺寸之功而同道相親情踰骨肉何以得此於中丞公也端伯始侍先壽昌門

下皈信甚殷既晤博山大師另通消息然猶以廬山一宿僅入其門方期盡底掀翻直到古人田地而後已乃荷左右推許實過所期今法道寂寥魔風昌熾正擬入山行道以報佛祖十息耳乃衰絰之中忽聞新報甚爲知已駭之然聖王英明自能垂照忠良之素志也且生死場中正好着力打破鐵關之後則重七牢籠彈指頓開便解與一切人開枷脫鎖豈僅作自了漢而已哉

與瀛山六雪闇公

寶坊問答話播叢林然簡點將來未免一場狼籍吾師既已覷破真不媿爲一代作家第恐瀛山老人尚落在得大士圈繢裏也鼓山打鼓十處齊聞不思椎擊之時還有喪身失命者麼雪峯古剎面面玲瓏阜石嶺頭渠儂相見覿毬擲杖大用現前吾師親到此中定有一番批判也曹公捉刀床頭未免露出英雄手段然獨行千里須讓髯公吾師日夕未旋定識破攪亂乾坤漢子也雲棲賢公欲向博山掛搭吾師幸乞一坐具地俾闍黎釘殺脚跟他年拈一瓣香燒向博山爐底亦不辜負行脚一遭也

答桂穀大師

道場剏會殊慰積懷大師高行出群人天標準入鄽垂手廣度有緣不媿爲法王子矣端伯逢場作戲罪過彌天乃蒙和尚慰安俾展隔人手段十方世界一口生吞不審和尚從何處安身立命也深山大澤異類所居吾師還肯枉神足否

答陳公虞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先德所指下手工夫皆是接人方便耳大宗師入鄽垂手廣度有情直提入路關頭祇在

致知格物除明明德外別無至善可叅此絶頂見地也
大慧嘗以此語拈擬子韶終舉刀時頭已落地非子韶
不惜身命決不能透過此關耳姚江王陽明先生極力
主張致良知三字而吾鄉羅近溪宗之然一訓格物爲
正物一訓格爲格式則二大老所見祇是自說所證路
頭與大慧所提相去懸絶今人乃以異學相詆不唯誣
二老且誣禪也台臺拈青青翠竹總是真如駁王子格
物公案真可謂明眼人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
闊一丈古鏡闊一丈若未曾親到這個田地安能十字

縱橫端伯是以知宗風之未墜也承判三條大路接引
群蒙此亦陳老師大方便然據端伯見處却又不然互
奪互成各出自家手段唯作家能鑒此心耳今人皆疑
愛敬兩字落在第二頭不知知能兩字已落第二頭了
直須到孔老子空空無知處方好譚向上元機然後信
子思未發之中與孟子不動心宗旨相印橫開入字方
使度人說孝也得說弟也得說好勇好色好貨也得始
信淫坊酒肆俱是道場不爲佛法知見留礙才是大了
事人也此等說話乃世儒所畏聞者非老公祖透徹元

關決不敢輕易舉似耳能見黃公堪爲吾道中種草萌
惜未遇天童老漢褫剝一番若能放下再叅亦可作將
來一株大樹也豫章試卷手眼俱靈江西龍象如雲遂
爲台臺一網收盡矣違承賜覓既當即首揩前第使者
口傳將以望前乘風南邁倘得追隨舟後再暢積懷真
多生之大幸也山中胡亂復有口鼓一編附使呈覽三
峯漢月大師天童嫡子近聞逐字作註未免做個鹽鐵
判官倘肯截斷葛藤則宗風不墜矣端伯忝附天童門
下故敢大膽陳之嚴霜稟冽體露金風伏望爲道自愛
不盡

與陳公虞督學

此道不傳久矣高者墮於惝恍之鄉卑者淪於醒醭之
地蓋自陸程二先生之後絶少真修實悟之人即有提
聖門宗旨示人者大率只說得修行分邊事向上一着
總未有人舉揚老公祖不惜眉毛處處撥人叅悟細剔
鹿洞成規數則無非欲人自見本來其摘舉朱子數條
尤爲紫陽知己後人僅知建安從修證入豈知渠實有
悟門也近世大儒各有見處然祇認得光影邊事尚未

亦絕斷消息也這個說話唯老公祖可其聞之不孝先與南康錢子相約將為廬山之游便道晤譚少暢平日鬱積乃仙舟遄發追溯不前且聞閩寇震鄰為家人勸留甚切然别峯相見正自有期明春將上匡廬徧訪尊宿聞三峯大師近在揚州出現更欲一親禮之拙詩通信山頭老人敢借大風吹往也涂子期吾鄉奇儁古今文俱據上流乃子先春超超獨上特衆賞鑒何台臺之善知人也子期有手札一通敢為轉致密雲大師臨濟真子便中幸一訪之

寄天童大師

木陳佛音過訪僧院莊誦大師垂示如覩道容金粟放光直射覆船山頂矣木陳以前夏入粵未知其蹤跡所之佛音秋月啟行賫書謁諸名貴如金正希年兄及吉州郭首龍居士皆附數行二公為佛法金湯固能拈一莖草以建梵剎者也大師擔塗毒鼓為衆生斷送命根遙憶天童道場髑髏徧野任風扇蕩臭氣薰人當使大地有情築塞鼻孔耳陳公廣法門龍象近聞且有武林之行護衛吾宗俾斯道大宏於海上固千載一時也書貫饒君信道甚篤遠謁普陀大士問訊天童雖未能承三頓棒頭然亦有志於大法者唯大師方便度之蕭伯棲隱山中日與木石為伍門風淡薄殆甚窮僧今年貧始是貧信矣明歲將辭徒侶獨上匡廬白鹿黃龍待命已久大師能無意乎歸宗法席久缺主人昔年坐斷金輪峯元是天童老漢大師亮不靳再來也法筵拈示很藉東風還許弟子簡點否風霜凛冽伏惟為道自愛不宣

答璩奇翼

大雪漫天徧地是白銀世界窮漢欲得分毫受用轉苦荒寒弟不識閑市作何景象耳遠承賜果郎以供養雪山老人唯願放白毫光徧照十方佛剎使猫兒狗子共悟禪宗大闡宗風天花亂墜一時見者聞者同入佛果位中始信四果之因緣不淺也小詩呈拙作家幸鑒正之

寄聞然關主

龍安之額敢煩侍者致辭十道紫金光祇在一毫端示現矣壽昌銅鐘已有次第總藉三寶威神之力一氣呵

戒法音流通手手相授吾師聲教且徧滿十方矣張子學已成方爲吾道樹幟併聞

與徹公

壽昌東遶遂遲繞塔之緣然多寶如來處處出現正不必認八角座爲浮圖也菩薩發心以筆墨爲佛事但有空名原無實義又何怪諸公之誑上人乎若此處再著一筆爲吾師作傳語人便未免俱墮雲霧矣空手來空手去古人已有風標且一把茆盖頭何地不可安住又奚必爲畯室商量乎淨名云布施我者不名福田供養

我者墮三惡道以如是毒心受施則人人俱上大法船矣唯吾師亮之法席屢臨未獲迎候然別峰相見正未嘗隔一毫頭也何如

答知非上人

四十九年老婆心盡唯日對青山綠水嘯月吟風而已燈公傳致法音不覺頓頭乃露開山之興當於十五日以前了之閣夜清譚秋香滿院始信吾無隱乎爾

與觧圓上人書

圓公根性太利不孝甚畏之然專意參禪則後日之機鋒不可觸若以吟風弄月爲事未免坐在入識田中不孝所望於圓公者甚殷故不敢輕爲之序也德山三日巡堂見文字便燒却故會下英靈個個如獅子兒不孝得病廬山責弄口鼓然心知其過方將截舌以懺之上人幸勿蹈其覆轍也永明大師云言語從覺觀生心處不息語何由絕願與吾師其勗之他時咬斷口頭別有轉身通氣一路則橫說直說不死於言句中便可以救天下人之盲瘂矣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敢請

上舄屺瞻先生

敝鄉沐浴老公祖之汪濊莫不尸而祝之社而稷之銘在心碑在口世世不忘也客秋望見至人有道之象使人意消退而歎曰先生之德至矣臣盧蠡澤庶幾象其高深乎既至武林屢問閩谷大師行迹麥秋之候始得造草廬而謁之鐵骨氷心超然物外然後信法燈之尚存也將掃永明之榻延大師而受教焉台座現宰官身行菩薩道巍巍威德讚歎不窮尚冀垂手救援俾我等不墮於惡道耳都城長老鼻孔遼天不審還有具眼者否雪庭老漢一代作家近已登座說法矣併聞

上傅諫議

斯道陵遲久矣先生特起而振之一以爲鳳鳴一以爲獅吼始信宗風不墜猶在跡山靈谷間也某佯狂越市喜怒無常牛馬隊中游戲自在作家以爲凡耶聖耶鉄隔世界正賴隻手撑持煉石補天宰官宏願終不似狂夫之放蕩無爲也林任先畱心宗旨欲傳少室之燈台座曾亦勘其行履乎黄龍白鹿之間將以杖屨爲寄未審五老還相許否切切妄語罪犯彌天唯具眼者鑒之

與劉乩屏內翰

自博山西逝斯道寂寥乃有大力量人一肩擔荷所謂以宰官身說法者意在勘乎十方佛刹總攝一微塵中年來懸寶鏡以照妖萬象齊現全提正令把定乾坤便是經綸第一事業至於入廛垂手廣度衆生瓦礫泥團俱放光熖特內翰之餘耳弟放浪湖山松樓柳院賣弄風顛年來當笑阿師之多事也波旬作惡現種種形一隻蓬蒿攪亂沙界然天王有道萬國咸寧正不憂六賊之爲祟也弟西方魔事終爲淨刹之憂向與朱覺園黙破矣玉井蓮華人天眅仰其祥瑞所基乎遇明眼人畧爲拈出切切怛怛唯作家鑒之

瑶光閣外集卷之二

新城黄端伯元公先生著

江西臨川李綖巨來先生定

新城後學黄祐啟彬編次

序　記　祭文　碑銘

金山語錄序

蘸子瞻訪佛印于金山輸與玉帶佛印以衲衣酬之後人皆艶子瞻爲佛印所瞞殊不知佛印爲子瞻所累也老僧以衲衣授記居士居士以玉帶授記老僧甚矣子

瞻之善作賊也頂目踞金山頂把斷要津白浪滔天一口吞盡咸以爲佛印再來云玉帶衲衣兩手交付誰道金山不能相見也

雪竇序

海上之山不可勝紀而雪竇與天台鴈蕩並傳雖山水之奇乎亦聖賢之播弄也雪竇頌古特冠百家雲門宗風中與于東海之國豈偶然哉夫人以地靈地亦以人靈自雪老兒孫唱道于萬峯之上於是名聲聞于十方余兩陟高巖親見佛祖廣大境界乃知開天闢地自待其人雪竇之把斷乾坤其地勝也

壽昌語錄序

壽昌末後上堂特舉廬山僧大悟公案曰師姑元是女人作師着語云還有佛法也無還有宗乘也無且喜没交涉復囑大衆曰這是老僧最後分付珍重余承事壽昌十載不識壽昌丁卯旅泊廬山偶遇歸宗半偈長老策我參禪夜坐開先疑團廓落始會壽昌舉處狂叫不休大衆元公勘破老婆禪了也且道還有佛法也無還有宗乘也無良久曰參時古鏡重拋出具眼宗師仔細

看

壽昌語錄序

達摩大師云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從上先德通身不挂寸絲周身見處圓明故行處自然勦絶耳或有眼而無足或有足而無眼偏枯之學古德所呵惡能擔荷佛祖大事乎然初祖達摩大師記已有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過理者少抑緣會使然耶我明自正嘉以來禪道中絶先師乘彼願力應化閻浮於是江西之宗旨始立最初從廪山發悟而末後印法於五臺入室登堂

全提正令諸方尊之爲壽昌古佛故壽昌之名獨傳[illegible]向悟道之後任山三十年戴笠披蓑與黃牛白牯同事常示叅徒曰凡行處不孤硬者必見處猶帶廉纖也率黎捧鉏法七全彰何待老僧再舉拂乎會下飽叅弟子鼻孔遼天先師把住咽喉不許轉身通氣郎上首來公諸公等猶以出世一着囑之余見近代宗師草草傳授末流之弊師弟交譏然後服先師手段之辣也或曰壽昌應西竺懸記而來故作用與古人一體不知爲西竺易爲壽昌難西竺當佛道熾昌之日徧地皆栴檀林龍

象如雲其扶豎法幢也殊易壽昌當宗風寥絕之时觸處荊棘狐狸作𨾴其建立宗旨也特難乃叅悟旣與德山臨濟同堂而行履又與百丈趙州共路余所見諸方善知識未有如壽昌者其古佛再來耶自壽昌單提向上一路於是雲門黃檗徑山天童諸大老祠與皆闡壽昌之風而起者也雖見地未敢輕議而踐履終遜之行作稍應名之曰祖吾師乎吾師乎

五燈華序

黃面老人拈花惑衆迦葉破顏微笑奪却鉢盂此五燈所自始也歷代相傳光明熾盛而末流漸觸于狂魔遂使沒量大人俱坐黑山窟裏釘七繩縛無出頭期哀哉壽昌拈一枝花續起燈焰末後以諸佛說不到底法分付博山博山唱道金陵遇一優婆塞機緣相契遂以衣鉢授之郎余中丞公是也公以大慈三昧方便度人無量衆生出黑闇獄刀山劍樹觸處氷消昔人稱古佛應身于斯驗矣余初叅武林遇公湖上禪心道韻宛爾作家壽昌老人一枝燈忽從明聖湖中出現異哉公拈花示衆惑亂人天還有破顏微笑者乎

吳无咎詩序

王摩詰散聖安禪畫中有詩七中有畫其爭明後身耶李獻吉評右丞詩高處似禪卑處似僧噫摩詰之所以爲摩詰也皖城吳无咎現長者身說菩薩行遨遊諸佛剎凡二十年法音光明照耀三界余嘗味其文句如飲甘露槳佛性圓明神機響應其王摩詰後身耶似禪似僧之間吾已見右丞之面目矣

大樹禪師語錄序

睦州陳尊宿識臨濟于黃檗會中曰他日爲一株大樹

陰涼天下人去在諸方皆謂睦州具眼殊不知坑陷小厮兒余舟過吳門陳公虞邀往三峯夜話因問得法弟子三峯示以頂木大樹二師已得公處寄示法言玉葉金枝光明照映然後怪厮兒之饒舌也或問如何是大樹體黃公曰雲來氣接巫峽長日出寒通雪山白如何是大樹用曰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究竟如何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且道是證據小厮語是坑陷小厮語具眼者參之

聞然禪師語錄序

向上一路千聖不傳歷代祖師何處下口然諸方說禪浩浩地雷轟電馳皆是方便門庭耳是以亮公撒手人山不居以口舌爲佛事別行一路無處尋乞余常求宗匠於今時而心服誰公之大用也公於臨濟棒下發明本來而韜晦叢林屢推不出偶有一言半句皆端伯虎請而後示之然猶秘藏篋中不肯輕露於是入室弟子潛録而傳之初非公本意也公見地超邁壽昌特以衲衣付之乃客用潛行如愚若魯天下所以服其行解超群也今人偶有見處便思迸出頭來聞誰公之高風不覺爽然自失矣故爲拈出以示作家

禪集序

夫千聖以心傳心不立文字乃五家宗匠各有拈示語頭大要截斷天下人命根不使從舌頭上作活計耳諸方說心說性究竟只是文字禪達摩謂後五百年未免世諦流布信乎西樵李公粤之高士也先從雲棲博山諸老英證甚深每一拈提水流花地真可謂文字聖人矣釋迦達摩日掛壁上孰敢與李長者爭鋒哉

廬山是誰社序

一切衆生各有孃生鼻孔乃爲微塵遮障昧却已靈試問諸人自已主人公茫然罔措苦哉先聖垂慈特開淨土方便祇要佛心念佛自見本來瞥然撞着無位真人始信屋裏有活佛也石生大師坐參多載親證念佛三昧始悟如來禪郎祖師禪每提這念佛的是誰俾衆生返照本來面目直下覷透娘生鼻孔便能現寶王刹於一毫頭垂手入鄽接引十方諸佛斯則生公大慈悲乎

菩提心經論合刻序

三世諸佛皆住衆生心中纔發意時便成正覺是故善

財以菩提種性入華嚴法界門廣大圓通不可思議自見無邊佛刹俱現自身毛孔中歷刧莊嚴究竟不出一刹那際孰謂成佛難哉衆生不信自心六門馳逐終日在法界中安任了不自信於是黄面老人設大方便種種譬喻誘發菩提心一回撞破虛空便認得父母未生前面目也郭公秉大願輪發心脩道剥皮爲紙傳寫梵經要使人人發菩提心與諸佛同入法界耳且道菩提心作麽生發曉月照樹無影風行花有香

董巖碑文序

夫法門之興必有內外護是故如來出現則世主起而應之乘高廣車披堅固鎧故能驅妖禦侮而炳慧燈於十方權貴雙彰賔主妙叶如雜華經所序是也末法比丘修行懈怠於是魔得其便風波沸騰非藉有力大人全身擔荷何以起斯道於陵夷乎余以武夷之役偶過董巖烟雲杳藹中望見空王寶刹無邊化佛影現香臺然後知前賢之願力深廣也先是仰山雲陽和公梵行嚴淨趙公某師事之乃從懸崖峭壁間重開道院一時法席冠冕潭州公之仲子趙君覩本嗜道尤深嘗請壽昌無明慧經大師提唱洞山宗旨陞堂入室話播叢林居無何博山來公主其席法雷震地遐邇普聞閩越之知有禪宗也則二大士之力也而左右周旋以弘揚正法眼者趙君實任之余悟次公於梵宫道韻元曠山僧于指端肅有威儀或持淨命以嚴其內或顯神力以嚴其外其爲護道一也嘗歎祖師心旨多年埋没文字中而當代貴人又爲禮法所格欲其捐身護衛不亦難乎趙公莊嚴道場金碧輝映飯僧皈佛三世以之其功德不可思議矣於是記其緣起鋟諸石頭

天童山祖堂記

余讀四家語錄特喜天童雪竇老人庚午諾布袋于岳林道經雪竇斷崖犇翠飛瀑懸空不覺神通于千峯巢色也明年禮舍利于鄮山親到天童老人住處高峯峻峭怪石玲瓏山水之奇不讓雪竇乃知二大老踞地之高也當是時宗席久曠遂請金粟大師主之大師道眼圓明與壽昌先師相敵莊嚴佛事獨冠東南自經始以至落成凡經五白而法筵之事周矣大師建祖堂于方丈之左奉天童諸老于其中尊重法門特以記屬端伯

余知大師之囑付殷矣始余師事壽昌痛領錐劄廬山月夕撞破鐘樓及宦遊四明親近天童法席夜閱華嚴覺光明品始明雪峰古鏡因緣動步發言了無滯礙然後知古人機用之全也天童自晋義興而下主法席者六十有四人而宏智應庵尤爲傑出大師踞尊宿位坐斷天下人舌頭乃屬記于壽昌狂兒揚出家醜何邪仰山云將此身心奉塵刹是則名爲報佛恩今日分明舉似和尚矣

祭文

祭博山大師

維崇禎四年四月十五日弟子黃端伯謹將一瓣心香爇向博山爐內供養信州來公大禪師而弔之以偈曰黃面老人吹無孔篴萬里清風塡溝塞壑末後拈華將錯就錯迦葉笑阿難諾教外別傳作麽生倒却門前剎竿著堂堂歷代宗師慣弄咬人手脚祇從檮杌之中傾出許多絡索奇怪博山虎頭戴角光射斗牛氣吞山嶽業風吹到寶坊誤食無明毒藥驀然截斷命根直到皮膚脫落法堂前發大願王要與天下人解粘釋縛因緣相逢飛湖幻現空中樓閣惡聲流播諸方一任師僧貶剝金剛圈倒擒橫行恰是健兒好搏一朝隻履西歸太似烏龜脫殼明明觸目菩提不許衆生十度外道魔王縱橫踴躍誰知佛祖正法眼藏祇向這瞎驢邊滅却咦

祭瀛山禪師

黃面老人六年立雪鼻孔㬹垂眉毛廝結雪峰解凍洞水逆流波騰鐵馬浪湧金牛瀛博之間雪飛六月峯頂氷堅石頭路滑鼓山打鼓沙界齊聞木童嘯月石女歌雲猛虎跑林寒泉迸地飲者如何生塡阿鼻徑山加點

疑殺馬駒國師饒舌更與一錐十字路頭入鄽垂手坑陷諸方醉曹山酒扁舟歸去明月映沙猿啼桂樹鷺宿蘆花撒手還鄉誰爲伴侶拄杖全提燈籠默許巍巍寶塔萬古光傳吾師住處白浪滔天

祭壽昌先師

法身大士乘願度生無邊佛剎普放光明娑婆界中善巧方便或現全身或現半面我師慈願東土再來千年鐵樹徧地花開大好山頭水輪晝湧豁開眼門露出鼻孔荒畬古路慣弄钁頭塡坑塞窟忒煞風流妙法堂中

全提正令獅吼一聲十方乞命佫流何幸親見法王燈
籠發燄漆桶生光臘月上堂殷勤囑付夜坐廬山方知
盜醋四明孤宿風影蕭然毘盧宣示古鏡現前白日青
天雷轟電掣遥憶名言針ヒ見血解冠棄履重入空門
堂ヒ法句把定乾坤無縫塔前分明舉似要會吾宗元
無一字

石鞏慧藏禪師塔銘

傳燈錄載馬大禪師客受心印卓庵石鞏山一日鶩遇
藏公打破無明窠窟架蓬蒿箭接上上機自法席久虛

宗風中斷遂使祖師鐵鏃埋没爛泥中四海衆徒幾不
識箭頭落何處矣癸酉孟冬羅繡仲拉余遊石鞏象鷹
獅踞壁立太虛翌旦字犁西行山岡迥杳黃端伯以拄
指地曰這裏好建一座塔居無何山僧掘七三尺古塔
儼存斷石殘碑漫漶不可讀而石鞏藏三字炳存乃知
爲先祖遺蛻處也隨機指點矣露全身時節因緣殆有
不可思議者遂因蘭公之請而爲之銘
古佛化身入生死海或現九頭或足三腿阿師無賴遊
戲六途毒機迸發群命嗟呼鼎ヒ馬駒踏殺天下狹路
相逢彎弓自射箭鋒堅利穿過髑髏孟八郎漢通身汗
流萬仞懸崖騎牛作舞那個同參南泉水牯西堂相見
拽脫鼻門虛空捉住何處躲根半個聖人披襟受箭官
不容針署通一線熟哉寶塔坐斷十方指頭舉處全體
堂ヒ無縫石頭阿處扶起要見祖師爛芽靴裏

青原塔銘

余攷傳燈錄所載雲門法眼洞山三宗皆青原法裔也
恒念江西宗吉廬陵寔首倡之後人欲識耳孫須尋鼻
祖廢幾有至人特起爲先聖重整乾坤乎且七祖植荊

於塔懸記未來及寂公應命入山而一枝旁出然後知
師非常人也師諱真元字本寂閩邵武光澤人也姓鄧
氏父諱禮母周氏嘗夢老翁佩圓光入室明旦生師髫
齡二親偕亡寄名刀筆吏一日喟然嘆曰丈夫當[illegible]
出世大事惡能受指使貴人邪乃謝棄妻子出家參蟠
龍庵了空和尚勇猛精進孤月庵主亟稱之居無何恭
鐵佛於吉州閉關孤立一日告居民曰衡攸且爲難旣
而東海蕩於火遂相與神明事之大中丞鄒公嘗叩師
日十二時中如何參究師曰祇這話頭實難契會須是

自見月肯方與本體相應鄒公然之締祠素苦蛇妖莫敢寄足師夜入祠下見二蟒甚獰客持金剛經投以飯戒於是魔事頓銷未幾北走清凉山執炊爨之役於千佛寺後過少林禮無言宗主旋莊補陀師寢疾瀕危堅持名號覩大士入舟安慰遂痊自南海還武林受具戒於雲棲和尚然心疑宗門機句遂返黍講昌無明禪師乃南歸舊剎坐禪精勤修習一夕倚林獨立身心寂然鄒公邀師住大覺庵忽產紫芝三本未幾青原葯樹森秀異常師乃辭黃竹入淨居應七祖之記也青原久頹

弛師與司馬郭公等聚謀乃建閣殿三重翼以廊宇遵蓮池大師遺軌精修淨土法門持咒喙經威儀無鈌放生恭病萬行莊嚴不媿爲雲棲之子矣師研究華嚴法藏剖析如流而旁通於德機緣先賢著述始古所謂多聞比丘者乎平生持般若經屢有靈驗嘗爲閭公療病天神忽現師榻前田中丞請禱於師遂感靈馱冥示王氏困於瘦見執杵者呼起遂瘳余閱邵武志中偶載鄧隱峯靈蹟師以般若之力常現異光豈隱峯苗裔耶青原之役郭司馬褒力獨多而侍御王公太史劉公爲之

繼二公先受師記謂當作詞壇主盟故囑付不忘克成梵剎耳師偶示微恙遂以院事付湛公端坐石逝師生於年月日時歿於年月日時世壽六十四僧臘五十九葬全身于浮山黎川守備黃公以巳卯之秋禮塔鐵鑄自鳴衆僧異之銘曰

覺城東際有大法王嶺南傳道分化一方聖諦不爲元超階級鐵壁變空何人楔入無端垂足囑付石頭曹源一滴遍界周流大覺老人廬陵乞米喫青原飯扁青原屎金剛寶劍到處降魔至誠感應寧讓佛陀荆棘叢林

一枝秀出東土再來遂成獅窟這回歸去難覓老胡花林三月好聽鷓鴣

卬山寺護生碑

夫沙界衆生原與三世如來同體筋連脉屬痛癢相關乃世人戕害生靈自肥口腹斷佛慧命墮冥獄中報業受生酬還諸命害他自害豈不痛哉夫血肉之軀了無滋味乃嗅腥吞穢舉世若狂如來謂欲界衆生愚癡無智信矣豕於毛族中最爲下劣乃前史所載齊公子於鬬王事猶能示迹報仇孰謂異生無佛性乎是以菩薩

起同體大悲現身度脫如東京勃賀之類其事甚奇凡夫嗜殺不休是自斷如來種子也余觀天道東行暘和布令生氣所注欣欣向榮迨乎秋氣一施萬彙憔悴無情之物猶且哀死而樂生矧茲有情之族屬乎仰山居耆菀之上方古梅友禪師遺刹也往歲壽昌行化博山繼之道德所熏慈悲相向自哲人西逝禪律漸頹僧舍畜豚恬不知怪惜哉余以崇禎戊寅十月訪桂穀大師於山中攝衣歷堂爲大衆舉萬松公案召諸生而勉以大義放豚市門且以白鏹贖田若干給養孤獨余高余

公劉公之誼且喜大師之護生也遂爲之銘

無位真人法身流轉張鬣豕歸各安天選族姓毛氏官階忝軍糟糠糊口重厚少文北斗之司流精應化命屬亥宮神藏坤卦血氣之屬誰非吾親人化爲豕豕化爲人門外販夫荷擔這箇調御丈夫也須問過報報之反各尋所償或爲公子或爲國王爰有豕妖載冠於頂惡業所昭如形現影善哉勃賀弘願度生五臺通信撩起便行嗟爾愚民殺他肥己以是因緣刀兵劫起虫虫人疏寔有豕心酒池爲虐縱以肉林廣額屠兒生吞多物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龍湖老子有大神通慈心初發地獄頓空凡夫無知出佛身血我念輪迴寧吞熱鐵肉食者鄙誰能遠謀鐫書石上竊比春秋

壽昌寺碑

夫法界莊嚴重重無盡或現刹海於毛孔或彰樓閣於莖草間游戲神通不可思議而全該於至人之願力則心王固毘盧師乎余以庚辰之臘禮先師舍利於壽昌望其門庭窺其堂奧而歎法王之神力無邊也師悟明心地於峩峯唱道寶坊古院末後展袈裟於黃龍山

下再興禪林寶殿金臺光明赫赫或以當彌勒大莊嚴閣非夸也先是唐咸通末年泉南琛公卓錫茲地宋始改承居爲壽昌院白雲了心禪師主之明興西竺來公建立臨濟宗旨上首南浦有理等繼揚祖風蓋自琛公以至吾師凡五世矣范子所識代代爲濮窟者豈其然乎師道眼圓明不讓地藏而種田博飯猶存當日遺風人以爲西竺後身不知師固地藏真脈也蓋王重師道德賜號悟旨法空禪師洞上一宗中興江右則吾師之功也丁巳歲除上堂辭衆戢後囑付惓惓歸宗余以丁

邪孟冬朔請嵩金輪半偈師以戊午孟春入滅特以[illegible]
事囑諡公公見地超群不屑與狂禪爲侶伴偶爲余舉
揚宗眼慧燈炯然乙丑請法藏於皇都重建西閣於是
東堂祖塔次第增修鐘鼓有靈震動沙界師記諡公爲
法壇第二代誠哉同時傳師心印者博山來公東苑鏡
公鼓山賢公分化一方道風遐播而盛公歸自廬嶽宣
法壽昌皆宗門嫡骨血也璞公爲諡公大弟子契證甚
深乃掩關默參大似少林壁觀余知其擔荷不輕矣着
公瑩公貴公善公徵公或妙契元宗或堅持梵行左右

襄弼叢林賴之師以戊申經始癸丑落成經營六年遂
復祖庭之舊一時佛事冠冕東南其願力使然耶嘗考
華嚴法界廣大莊嚴佛刹重重總攝於普賢之願海吾
師印如來心行菩薩道香樓寶刹處處圓成殆古所稱
法身大士者與師操行孤峻語具憨山塔銘中余竊忝
天童徑山三峰諸作家手眼各別而潛行密履咸推吾
師爲第一人每憶先哲德威未嘗不汗流浹背也後人
過壽昌橋入壽昌樓閣空王化境入面玲瓏堂與門庭
刹那頓現方信衆生諸佛不隔一毫把手並行游戲抄

莊嚴海其在當人乎

明月庵碑

具足凡夫法凡夫不知具足聖人法聖人不會這裏若
看一毫見解聖不成聖凡不成凡明月庵姚道人天童
弟子也耕田鑿井鼓腹行歌自搆草廬接待十方諸佛
庵中有一片石請我安名且道是凡夫耶是聖人耶黃
公曰畢竟是個石頭也

廣照寺碑文

黎陽有四梵宮而廣照之妙嚴第一氣象高曠包含十

方余嘗登寶塔禮金闕儼然身在靈山也本院創於宋
皇祐二年勅稱新興寺英宗元祀始改今額云紹興八
年詔遷梵刹於東山之下而以其故址爲縣有司者治
之皇明永樂十八年院主講公有道望莊嚴梵刹日月
重新於是與淨居並等矣千手大悲現身毘盧遮那藏
內威神熾盛遠近宗之西院有金范大士一軀紫光炳
赫則梅山祖鑰所共成也萬曆季年叢林頹圮於是耆
僧佑曉等謀於隨州牧涂公僉謂建立覺林非宗工不
可乃迎請壽昌無明經和尚開井露門寶殿金臺交光

駃射髣髴乎菩提場矣崇禎十年盛公陛綸于壐全提
祖令士庶翕然歸之露柱方磚舒光寶鏡其源重判來
耶余禪隱東山之下日與庵主陛公往還每聞鐃梵之
聲心眼俱豁森羅萬象影現重重然後知法界不可思
議也嘗記善財入彌勒樓閣頓證法界藏身三世莊嚴
一時普現而究竟無量功德俱從菩提心出生仁者入
此法門親見十方諸佛亦發本心而已矣

明夷集

江西新城黃端伯元公先生著

同里後學黃　祐啟彬校刻

王尊五過訪獄中志感

翊運需神策經邦展壯圖金鵬冲漢舞鐵馬逐風呼慧
眼千燈現雄心九鼎扶陸沉何足慮江左有夷吾

贈汪君詔

羑里相逢處龍文現寶光斗牛騰熖遠雷電助威强氣
赫千秋日神澄六月霜名山常在望獨許秘書藏

六月二十六日別家人

義士何憂死忠臣不愛生祇留方寸赤千古現光明

汪子剡同繫獄中匝月別去書此贈之

白虹貫日大家驚豪傑冊裹與帝盟却望秦庭飛劍處
虛空赫赫有精英

早秋悲感

玉京秋氣動蕭索不堪聞碧落旄頭現黃輿鼎足分百
年嗟有事三月弔無君不盡梁公志徘徊望白雲

謝王尊五再過訪

莫謂天同夢須知帝有靈幽心傾漢室熱血吐秦庭電掣千燈赤霜合一劍青濟川誰作楫箕尾有明星

謝鄧貢玉過訪

六月霜飛蒯谷幽金風掃地冷如秋獄中掘出龍泉劍也似豐城射斗牛

紀聞

赤帝之孫暨義旅諸方快睹太平時茅山院裏天兵現寶劍凌空顯祖威

又

華藏重重法界開鼓聲告衆吶如雷法王海岸捨身處兜率天宮歸去來

贈周仲符

我聞周茂叔高龍寄蓮花葉葉傳甘露枝枝現瑞霞常承千聖記不受一塵遮皎潔光風裏爭看發彩蕤

中秋夕贈瑞之

皎皎西江月清光照化城露從花上映星入鏡中行玉兎傳神巧水蟾現相澄素娥相見處留得步虛聲

贈西竺法師

萬法圓通大覺仙靈山會上慧燈傳衹凴一隻金剛眼勘破諸方儱侗禪

栴檀塔裏現心王萬象交參海月光猶記道師分鉢處遍身分得淨明香

贈黃端木居士

鳳凰城裏偶相聞牛斗之間紫氣薰遥憶淨名行化處鉢盂簇簇湧香雲

贈覲我上人

六莊嚴閣在心中無量金光八面通五十三員親勘過毘盧海印忒玲瓏

贈玉峯上人

大好庵中主全身過太空寂光涵古月高韻引清風樹映孤山翠花開列刹紅六門開闢日無處不圓通

贈一輪上人

秣陵相見處秋月一輪孤古澗流光遠晴峯現影踈鏡空相印瑶笙寂自呼靈山親指示須讓赤鬚胡

贈棲霞山王浪禪長

棲霞山頭古月露無量作家親契悟弥鏡圓彰少室庵

氷輪活湧曹溪路靈山會裏見燈王八面玲瓏透寶光

湖海衲僧會觸着遍身毛孔也清凉一手指天傳佛印

心地發光賢聖信本來面目頓圓明大機大用如雷迅

五十三參勘古錐靈源湛寂現全軀通明殿裏相逢處

作者方知我即渠

茶館請題四首

一滴曹溪水香先過寶城趙州親指示茶話至今行

香海湛青天分明一味禪作家纔觸着隨處弄風顛

湛湛西江水名家一口吞通身流白汗遍界獨稱尊

震旦有開士仝茶甘露王口頭纔舉處毛孔也流香

贈鹿溪

仙城卅桂發滿院吐秋香瑞映明星彩寒分古月光奇

葩舒氣色大樹蔭清凉頓悟黃龍旨名聲遍界揚

別友

金剛寶覺王遍界現神光欲識分身處刀山是道場

大士像賛

觀自在王寶光圓應華藏海中現凡現聖垂手入鄽援

生無竟阿師親見本來人同入佛心大圓鏡這回弄出

金剛拳當場截斷衆生命

寄內書

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適聞汝有守節之心甚

可敬也關將軍殉難呂蒙吐血立亾岳王殉難秦檜全

家受誅史冊所載因果明白惟守死以聽天之自定耳

訣別詩可一寓目

又

忠烈自盟乃丈夫分內事守此以聽明命而已食用無

措當稱貸親友以益之定有善人相助也

寄九叠谷山人黃子安

留都失陷自分轉于溝壑無辭一片赤心可盟天日惟

同志勉之幽冥雖隔然音光正可相聞不憂寂寞也草

白

寄余三明許嘉士

滿目蹂躪矢志無他孤忠耿耿期相見于雲漢而已死

生事大無常迅速惟智者究之

寄從弟安甫

南京破陷或欲以卿相汚我ヒ死拒之倘得從雎陽文

山之後躋躡九霄則神明正可相照也廷忠叔宿逋時時在念惟幽冥啚之

寄姪甲炳

國家有難七尺之軀無足顧惜正欲藉此以報君親耳賢姪幸留心經史無墜家聲

瑞光閣集十三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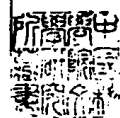
明黃端伯撰端伯有易疏已著錄端伯生平好佛嘗鐫私印曰海岸道人取楞嚴經引諸沈冥出於苦海之語及晚年磨去印文改鐫忠孝廉節四字終以殉國流芳可謂不負其志是集古近體詩二卷雜文十卷爲僧作者居其大半其措詞如偈如疏如禪家語錄非欲以詞章名世者甚至五經四書頌亦以禪語闡入如春秋頌云通身手通身膽句中有眼定乾坤識者須從聲外鑒云云蓋其性癖如是其人足重其學則不可訓也別附外篇一卷李紱序謂其當明季古文大壞之時獨安雅無迂怪之習惟時時雜佛氏語因別擇編爲外編以明其先迷後悟之語無使世俗之人以佛溷先生亦不令學佛者借先生以張佛云云亦委曲回護之言耳

涂子一杯水五卷

〔明〕涂伯昌撰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清康熙四十五年涂見春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涂子一杯水五卷》提要

涂子一杯水序

創道人八十草堂落成新粉堵壁欲畫三泖於其上小孫曰不如以蘇學士雪浪齋銘張之盎石中白理

類孫知微畫水瀠也余頗頷其言適有孝廉涂子期來訪余醉之酒浴之山中藥草湯信信宿宿不忍別頻行曰涂生有一杯水

供葢平日所著詩文也笑曰請以代孫知徵所畫活水水聲羣飛壁且搖動快矣哉子期盛才絕識博綜三教書瞠目于經史出史兩事郭青螺李本寧黃貞父鬱儀王孫皆拱手推爲詞場渠師而子期逃名謝客入城東淨居寺入歷居入香山燎松葉代爨擲

胡麻少許拜日以代食陳大士見而奇之遂與定盟同舉崇禎庚午榜今丁丑落羽歸短褐瘦騾雖撲面京塵而湛然有丈夫不可辱之色嘗自言未遇時哭吉州江上哭父母及妻饑啖瓜寒御葛凄凄惻惻人不堪其憂猶能讀易悟天人同人無我之學宴坐反

炤以治經術閒情流韻以
治古文詩歌何奇不攝何
怪不儲浴日月蒸雷霆窟
鮫鼉孕珠玉僊竊鬼物出
沒于朱火黑黿中而莫可

涯際此一杯水之廣大神
通也韓似海柳似江歐似
瀾蘇似潮子期其兼而有
之乎硯池可以縮毒龍泰
山膚寸之雲不崇朝而雨

天下又何疑于五言之涂
子期諸子范范望洋則請
質劄道人游戲而杯渡者
崇禎丁丑夏八十野樵陳
繼儒題於神清之室

涂子一杯水叙

一杯水余友涂子期所以自命其集者也為文与文〻可存者亦多而存之至少存之雖至少而無盡〻者存〻於内者又未嘗不亦多即其命名〻義可以

意而得也然不必意而得之其書既少可以計時而讀〻畢而涂子命名〻〻意与陳子所以推服之意皆以具矣非徒得其書之無盡并若書〻人出言〻本之無盡者可從席

下索之何者言与人合也近日〻言与人離者有人焉手之言与人離者有人焉余之急〻乃甚於人言俱離者數日讀余友陳幾亭文讀諸篇其學問人品在古人中亦不多得不以一字自違

其心真吾師雲怡先生一流人而余与大力文心其言言非不各有所長亦可以時〻自見其心然終有文人意思在盖質近而學未加因循且任有以致其然也涂子始与余離繼而合終乃六

合合在文中亦在文外余雖
少學然本原之理與行藏
之理所不能决於心者與涂
子商之歟有李焉涂子
為雲怡師門人其心術
識量皆可以媲毅亭而一
林水則涂子之言與涂

子之人之見端者也水具
林也澹莫澹於水寡莫
寡於一杯而皆具可以相
多之理為甘為鹹之本
立焉江之河之海之體
全焉涂子話旨於此以為天
下有知己者使必盡至而

後知之則亦名為相士者之
過矣涂子之言可即一端
以知其餘知其他端之言
與他端之人皆與一林之
水源合也言可以知人而
人或遁雖言與人雜要其
言之似合者容之微有異

焉耳涂子之言之與涂子
之人合斷斷無疑也陳眉公
先生序其文甚悉不具論
特論其人言之合如此

年盟弟陳際泰拜手題

敘

五氣之化遞爲君者也而元命所胎莫不權輿於水水者太乙初氣未離乎天者也玄冥之神善利萬物故古之觀化者尚之河肇圖洛肇書赤文碧字之精萬世爲帝至哉水德乎余閱華嚴法界廣大無

邊而次第莊嚴皆從香水中建立然後知性海之靈通也涂子觀化天乙之源用心若鏡風濤雪浪湧現墨池變幻縱横經天絡地奇哉余嘗訪涂子於赤溪飲我以上池之水隔垣觀物五藏洞然乃信法界重重究竟不出一毛孔裏涂子

共借流水說法者乎社弟黄端伯

題

[印：黄端伯印]

[印]

敘

異教作祟邑適不靖余與涂子同稅駕山中涂子與余俱無所持涂子獨持其一杯水集笑語余曰此水火刀兵不能入也余踑然讀之是集强半皆余所先讀深山得之若逢故人爲子者讀之則孝爲臣者讀之則忠爲弟爲友者讀之友于信義自悠然而生今四郊搶攘有若救焚乃此集若灑以甘露而沃以淸泉良以正義現前氛眚不入仆者可起弱者可强士有壯心人無畔志何者澹故也澹則日夜相爲生矣余與涂子居江以西江

水出于岷山其源可濫觴久之而吞天浴日以是語涂子之文自可然此猶就水之一方言耳若夫盈天下皆水正可想見其爲荒爲忽無畔無岸猶龍以水爲上善夫水善利萬物而不爭涂子於人無爭也復涵濡乎物涂子以是自名其集則又非獄以澹然矣夫水以天一生余與涂子仰觀于天水之精爲星其氣爲雲其液爲露爲霜雪降而及于靈者爲人蠢者爲物有一處而非水乎涂子取而居于一杯或以爲其儉然而奢矣閱是集適涂子攬揆之明日余請援是義

以一杯水爲涂子壽涂子且忻然契悟涂子之集三余序之亦三涂子之學與其行事師友淵源及余與涂子居甞屐歷皆見于三集中不復敘敘此一杯水耳嗟夫三峽谿流徘徊山月潭深千尺想見桃花余與涂子登九龍潭上持一杯水爲問青蓮居士立進凊平調時果萬言不直一杯水否戊寅春日姻盟弟楊思本拜撰

續鐫一杯水小序

先生目中胸次别有洞天大有實學故發爲文詞信手拈來頭頭是道而吐爲詩歌隨意揮就種種協律濃濃淡淡離離奇奇忽如雲霞蒸蔚呈祥獻瑞忽如綺羅雜陳争光競彩而已氣吞江漢字挾風霜學問人品炳乎照耀於古今豈惟家珍抑亦國寶政治之暇著作詩文甚富或藏或散或存或亡一時難以驟輯茲曾叔祖書已梓成復旁搜而彙纂之殘編遺簡口吟手錄瞻依不能已已如風如雅似杜似唐典則可貴聲韻有香又安得不續刻入集以公海内同好者乎

昔伯父介菴公親炙已久叨誨有年

奉

命廣州冢史每從公事稍優即開卷捧

讀不忍釋手作而嘆曰此忠孝性成

有古大臣遺風吾伯云往言猶在耳

惜乎其序之不存也爰綁復頓首

爲序

自序

取予詩若文而名之曰水其澹然無味者似

之也其澹然無味而無所不生者難乎其似

之也人之于道如魚之於水焉人之忘于道

如魚之忘于水焉赤溪小舘流水週于牀下

有小池畜泄流水池上開窓以水爲宅以魚

爲鄰天將曙魚起食新露聚首揚鬣㩗泳有

聲伏暑魚熱甚引首食竹葉楊枝跳舞而上

夜中戛然而鳴清晝若浮若沉頫一無事者

然魚之飢渴醒夢予俱知之然魚忘于水而

予不忘于魚予則過矣生平爲詩爲文不下

千首取而刪之僅得如許而此如許之中又

復澹然無味乃不忍棄去未忘故也嘗讀老

子擬注之至上善若水嗒然擱筆以爲此句

即千萬億言注之不盡復罷不復注三上長

安頹然自放此集正李青蓮所云萬言不直

一杯水耳丁丑春日

後自序

書曰辭尚體要以明道也易曰修辭立誠貴其潔也孔子曰辭達而已防其濫也三者合而人文之道備焉漢唐宋以迄今作者代興修辭者失實歐陽三蘇之文可按也詮理者少文程朱諸儒之語録可按也如詮理者可以少文抑俚言而後可以明理六經四子之

言何嘗不日星爲昭經緯燦然如修辭者可以失實抑理失而後可以擬古六經四子之書何言非道德平治之旨質勝文勝二者交譏若夫以歐蘇之辭兼程朱之理發明周孔思孟之學而文與質之不相勝也前此未數見也姑明其志使可企而及焉甲申春日

涂子一杯水三篇自序

余少賤地僻寡交以此三者間作小文自娯不足發舒其志意經國左右記名臣序傳諸大篇又不屬書生小儒之手而思緒所連旁通曲引自甲戌至丙子著書若干言無倫脊學無指歸第快其胸中之所欲言亦第快其胸中之所欲言而止嘗讀韓歐二集一代治亂得失之故可考而知固才足達志亦得時

行道者之事也國朝惟宋潛溪集爲盛然亦遭遇聖主言無不盡劉誠意郁離諸篇則山居幽憂之什也嗟夫使余生通都大邑日從賢豪長者上下其議論其言將進于是歟抑余早致通顯以其文章鼓吹盛明其言將不僅于是歟今所著六十四篇所存三十篇

追備先考一杯水序言

先君子天性至情豫順一門文章氣義炳烈兩間
生平著爲古文詩歌名曰一杯水集憶庚寅先
君靖節時適見春在側遂授茲集命珍留問世
悽悽愴愴悲悲哀哀竊求識之勿忘兩遭兵燹
詩文多散失向苦乏貲未能刊刻成集歲在甲
申皇然興起夜靜私自尤對皓月而嘆曰桑榆
暮景如書不成其所以抱媿前人者良多爰旦
夕氷兢手録分卷付之梨棗至今讀其書而如

覩其容猶覺神韻翩翩丰裁凜凜即餘吟短咏
不忍遺忘悉梓之成帙敢以質諸
當宁之名卿暨海內之才人韻士闡幽光而賞古音
者
昔
康熙丙戌歲夏月不肖幼男見春百叩謹識

涂子期本傳

同邑江士琳撰 康熙乙丑歲貢

夫立節顯名亦各異焉其高蹈遠引不欲聞
於時者世亦莫得論其行事有身沒而名隨
彰者有獨行其是於閒關困躓之間人不及
爲傳者傳矣而士大夫或不欲爲之傳或有
所顧畏而不敢傳迨歷數十年百年而後傳
之夫此數十年百年間非有人焉筆之於書

後將終不傳也古今人如此者不少不亦惜
哉涂子期諱伯昌盱江新城人也少負大志
既補弟子員遊吳師貞父黃先生盡得其學
已食餼與汝臨陳大士友善庚午同舉於鄉
子期以本房乙卷見知於鄭道圭先生其爲
文也不事雕悅家言深古淡貴之氣孤行楮
墨間五上公車不第甲申之變聞京都死節
者姓名曰予獨不得與若人同事哉乙酉福

王即位南都旋不守而唐王復起兵於三山有薦子期抱經世之畧者已而辟書下子期慨然曰天下者高皇之天下也先帝鮮矣德而瓷樞要者不恤國家遂至此爲高皇之子孫當無忘高皇之積累豈區區竊據境土者比哉義可扶則扶之成敗利害非所計也即就辟出視事嗟夫古之君子度其時之可爲與夫身之所能爲而後出而爲之當是時東

南半壁以長江天塹之險史可法昔竭智畢慮而不能支亦可以知天下大勢之所歸矣魏石藏謂子期昧于其不可而爲之者也丙戌　清師入三山唐王倉皇移駐汀州旋入粵子期間關從入粵阻於贛之寧都時桂王亦起兵滇南遥授以上方樞職之任使寄國東南庚寅師延寧都子期瀕於死者亦數矣於是知事之不可爲也乃具冠服趨關壯繆

大書於壁曰一生苦衷一刻流水讀聖賢書惟知守經死寧知達權生自經於廟而卒其慷慨悲歌之意見於詩及自叙年譜中仲子得春道其事所遺詩文多散亡或存或闕或藏或傳拭目後人

非堂江士琳曰士出處不苟雖功勲爛然且以滋悔甚哉履道之難也然人亦有言成則爲王敗則爲寇夫敗則寇耳居其間

者豈盡無人世概畧而非道何哉子期識雖未足志亦可悲其文世或傳之而未述其行事豈以爲頑民之流歟抑以爲非頑民之流歟

涂子一杯水目録

南昌朱謀瑊刪
華亭陳繼儒選

卷之一

上篇

中篇

下篇

卷之三
序

卷之四

書

詩選總目

南昌朱謀瑊刪

華亭陳繼儒選

附刻陳眉公先生書 時丁丑仲夏予寓杭州

委序一味雪淡然毳水可以濯錦續水可以洛美人當不致唐突耳大集序記諸大篇原本甚深精神變化不勝江漢泳游之小言壽六十四篇則觀海也八十老人見此奇特幸甚去甚篇帙頗繁未盡下筆且所存俱當佳詩五古如種花處女吟侍母病除服贈幼白王孫遊岱諸篇全體西漢餘[illegible]矣過讀不能增減一字效孔[illegible]韻生動亦當存之近體清[illegible]有青蓮摩詰風僕所心賞遂徹[illegible]遊中剱紙無殊圈者擬刪去之併

商訂數字聽作者自定刻詩貴嚴不貴多持此贈千秋矣因記往事佛手柑一題曾同元美先生各賦七律讀大作拈來明月原非指摘下秋霜第一枝不勝爽然真佳句也集中佳句如雲手不勝摘此因往事偶及之一字致聞子將專爲商刻大集刻成幸致數十部分惠同人後晤難期珍重珍重弟繼儒頓首

自序

每一詩出自因之仲嘉不疑外少以示人朱幼晋先生高峙騷壇見予詩大悅爲刪訂一過五古無刪云效孔雀飛一篇尚費二日水磨予力削之始發一槩近體爲予改五字予從三字所存者僅十之六云刻詩貴嚴不

在多也丁丑持正陳眘公先生先生年踰大耋暑中揮汗爲披覽終篇五古亦無刪效孔雀飛一篇予擬刪先生存之近體共刪十七首中爲予改四字予從三字亦云刻詩貴嚴不在多也予感二先生之意仍其選者著於篇巳卯春日涂伯昌漫書

舊序三首

自序詩一

予之爲此也髮縱縱爾十五學偶句予時盛行王李詩予喜無王李氣已而天下羣奉袁徐予喜無袁徐氣今天下樂推鍾譚予喜無詩魑氣豐艸長林名山大川五都之市十室之墟有觸必吟有吟必暢蕭蕭瑟瑟行行止止寧澹而必真寧率而不俗每謂自口中嚏

惟自口中嚏之一吐于地而復拾取則必嘔逆很籍吐出而止乃日取他人之殘瀋唾嚼其中而恬然領受何脾胃之與人殊也且夫詩之爲道惟深惟幾在此而托之乎彼或遠而借之乎近風也者來不知其所起去不知其所止披拂人而人莫能名其所至今人比興義衰直有賦耳平生自作詩序者二茲復發其意於此丁丑長至日

自序詩二

結髮爲詩每恨不得謝書生之業與古先作者焚山而獵之涸澤而漁之或有吟諷時鳴時止何關大國之風太史氏之采而或者以詩三百篇半征夫戍客之所作也之入也之詩也曷嘗枯髯嘔心爲之而後世枯髯嘔心爲之或未必逮此繇是偶有所作遂至反覆躭玩樂而忘疲自憇諸生日久傷心往事擬盡燒之已求火炙燈而婆娑宛轉又復不忍昔人有終身擊一筑客以千金易之竟不可得善奕者溺水珍玩都捐手挾棊枰出沒波瀾中至肉破骨傷不忍棄去予每笑之乃不自知其癖若此辛未夏日

自序詩三

年十五登麻姑山賦詩云危坐孤峰上白雲出半山不知高幾里低頭看世間衆大笑之[illegible]發頹今篇之庾開府句也且題詩時予尚未知古人有庾開府者爾時獨與家可大不疑晦明宵旦爲禺爲于自以爲天下至樂弱冠流連明聖湖頭者五月泝越而南聲氣漸廣有傳予乙卯諸詩于李本寧先生先生大說之徧示座客亟索予稿序之予時解棹去南州鬱儀先生王孫也博雅善著書見甲寅乙卯諸詩點次爲序刻之王孫幼習先生情深風雅海內有靑蓮之目咸呼答爲歎同郡鄧遠游先生詩格雄古予時相從紅泉碧燈之間一草一木稱獸秀焉然予時方修舉子業唱和寥寥一缺陷也同里楊因之讀書好深沈之思而理道淩心脾文藻塡骨髓予時弋所未獲任仲嘉風期秀爽肝腸雪亮予因得自淬厲以其大者付之經術而閒情流韻興會所至筆墨遂多云爾已巳秋日

劉九青以華山王畫龍教子圖索詩爲
某翁壽
汎西子湖呈黃元公先生兼訊聞子將
時元公司李武林
壽侍御鄧于德先生八十先生弟爲中
丞遠遊先生
黃孝子碑陰題辭

五言排律

壽太宰兄侯如先生七十一百韻
送邑宰吳邦維先調南城
夏日小飲于池上軒看水
因之以扇畫美人見贈三日矣猶大索
不止
擬古艷詩

五言律詩

香山讀道書

供佛詩
春暮和吳接矦
徐巢友游東粵計程已到羅浮矣有懷
赤溪桃熟幼晋王孫偶過小園有作
暮登攝山
沈朗倩來自蘇州過訪山中
舟中同因之訪江遠公望月
家母初喪至赤溪作

借不疑墻東館曉起有寄
望企山寺值曉夢初醒扣舷悵然
丹陽舟中呈柯愁可
秋幼晋王孫過訪同沈朗倩眉樓小集
登教弩臺
聞黃元公棄官同雪艇和尚入廬山聳
然賦寄併訊雪艇
江上阻風同吳接矦宿銀山寺

經可大墓
遊丹陽觀音山
元公以　功令出山復有此寄
觀漲
瓶梅
訪陳眉公先生泊佘山聽山房讀書聲
頑仙廬同陳眉公夜話
訪過仲悪臨川學官酌玉茗泉爲供因

同訪艾千子值玉茗花開志喜
洪厓訪張山人併虎丈讀金舟八百字
土多庵訪僧留題
積雨因之新居水漲附訊
七言律詩
赤溪以小築數椽梅花千樹流水兩灣
詩以紀之
登華蓋山

遊麻姑山夜宿葯丘山房
兩過胥門訪蔡雲怡師不遇奉寄
壽江如僧先生八十
秣陵春典
感遜國遺事
哭鄧中丞遠游先生
佛手柑
摘下佛手柑香甚同兒輩剖分啖之

移居示兒輩
江如僧招同因之仲嘉蒼葭邁看菊
伯氏子唯先生六十對飲各大醉
經小蓬萊拜黃貞父師墓下
登丹陽三義閣
壽聞汝東先生八十
艾千子草堂看玉茗花感懷湯若士先
生同過仲悪宿學官再飲玉茗泉作

辛巳花朝中洲社集是爲遥集第一社
贈曾旅庵
上巳同社讌集江樓時予有南洲之遊
是爲遥集第二社
三月三十日書懷
初晴送朱蔚園大行還朝
壽退翁先生七十
送陳士業北上

壬午臘廿二日訪吳師南浦往陪度歲
是日發掉風雪狂甚兒輩牽舟勸止
臘廿四日俗呼爲小年是日風雪彌狂
舟中同客飲酒
山中五十初度
癸未秣陵元日
癸未燈夕秣陵燈市觀燈有作
天界寺看王子嚴所畫天界六景

喜胡漸于再見秣陵作
登寶誌公塔望 孝陵有作
春日顏吏部招集木末亭
集梁架侯館看臘梅花
渡黃河同梁飲光拜金龍大王讀碑陰
神詩次和
秋懷八首呈徐巨源 甲申八月作

五言絶句

晨起
雪夜
浦口曉發
枕流亭
柳浪橋
別石生
舟中篷破見月
佛手柑

寄邊
哭亡妻陳孺人
廣陵别史更生
移居小園過故居有感
仲源同因之避兵作
松雲
七言絶句
冬夜月

春眠
辛未下第偶作三絶句
秦淮偶作四絶句
廣陵鄭超宗景園黄牡丹盛開集海内聞士賦詩隱名緘寄錢牧齋先生次第之黎美周遂奪錦標預製鏤金杯為壽徐巢友言于予為賦一絶句
靈谷寺同道開谷語師一循元作

向強真長乞甘露子
畫竹
咏柳同柯懋可作
旅次懷天池王孫
種竹
避風館寄李小有
歸自長安訪赤溪草堂作
集書成詩卷末寄因之

辛巳仲冬小館水仙花盛開仲嘉嘯園紅梅花亦開分咏二花一絶句
中秋紙燈惟吾邑獨盛吾家亦有數點兒輩請予賦詩
病中春分折桃花寄因之

涂子一杯水卷之一

江西涂伯昌著　男見春孫來泰大懋重輯

上篇

言壽論

萬物莫不速朽惟神爲獨存此言非至論也神也者無乎存無乎不存存亡之說非所語于神也聖人行爲世法世過則泯後之人法之亦意之功在生民代過則徂後之人被之

則亡之若耳目之所可得而見耳之所可得而聞氣之所可得而親其壽年莫之或朽者古無其事古無其人而吾以爲古有其事古有其人者何也曰言也人之生也舌嘗味鼻聞臭耳聽聲目視色晨思與晦思息欲左而左欲右而右其氣生也然則官骸猶是胞絡猶是呼之不應觸之不覺其氣亡也氣亡而其言獨存言存而其氣存矣禽之壽止於十人之壽止于百物壯不老是謂不道獨言之壽不可算計是年之壽不可算計也而謂言存而氣存者何也曰言也言之行遠也爲其氣之未嘗亡也讀二畫有陰陽之氣讀典謨有拱揖之氣讀豳風有稼穡之氣國策國語誦之如聞摐撞戰鬭之聲喚之猶有刀劍兆鑿之氣目過之若見是人身當之若有是事此文章之精靈生動百世不朽者歟後之人

以耳目爲壽則其人之耳目活也以智思爲壽則其人之智思靈也旦暮過之悲歌慷慨飛舞並變則其人之鬚眉嚬笑儼然生也文章之英靈無形有形無聲有聲無光有光無色有色無生有生無亡有亡無古有古無來無來神而明之舉而措之子孫雲仍言之世系也衰榮榮衰言之朝暮也貞元元貞言之春秋也

虛通論

磁石引鐵，黃金不連，氣不䫉者類不應也。人之感人，視不以目，聽不以耳，觸不以形，交不以神，胞絡形骸之外，另有一竅以相通。此一竅者何也？曰：虛也。虛則不待通矣。曰：氣也。氣之相引，寂而無物，冥而無聲，玄而無朕，精靈而無間隔。山至高也，澤至深也，九天之上，九地之下，呼吸相通，豈待耳目形神之相稱哉？

而靈徹若此者何也？曰：山無其山，澤無其澤也。山無其山，山通澤也；澤無其澤，澤通山也。澤之與山，其道里之懸絕不可計算。艸木之蒙翳，花樹之滋榮，朱明司令，大火西流，山上之山艸不枯者，澤通之也。澤通乎山，山通乎澤矣。澤通乎山，艸木滋榮；山通乎澤，水泉不涸。一氣相引，九天九地，莫往莫來，呼吸通之。山通乎澤，澤通乎山，氣也。山無其山，澤無其澤，虛也。惟虛故通，惟通故感。今設一木于此，任之大地，葳蕤芊眠，何所不可？惟其虛也。不然者，盆盎畜之，則不能不待乎人矣。蔭則滋，不蔭則稿。三伏炎蒸，三日無水則立稿矣。其故何也？盆盎畜之，形骸隔之也。盆盎之所隔幾何，而山澤之氣遂略不相通也。若此一膜之外，遂爲胡越，氣隔而通絕，通絕而虛者塞矣。人之目有形，而所視者亦有形；鼻惟容氣，

故所嗅者亦惟氣；至于耳，則中虛者也，而所聽之聲亦無迹。人之口體虛而用寔，非巳之液不能滋外物之味；人之心內靈而外寔，非巳之虛不能容外物之寔。生死之門，興敗之基，事物各以類應也夫。

體霧論

軀殼形也心智神也軀殼形也而非形也心智神也而非神也意南而南意北而北意南而忽北意北而忽南思無不通而一無所通一無所通塊然一軀殼矣塊然一軀殼無不通矣龜一朽甲朽甲故神也楮一枯莖枯莖故神也視不以目聽不以耳持不以手行不以足思不以心視不以目故罔不視聽不以

耳故罔不聽持不以手故罔不持行不以足故罔不行思不以心故無不思龜以朽甲霧也推而之魚之鳥之蚌甲之屬皆朽甲也胡龜之朽甲霧也龜之霧不在朽甲也故朽甲霧也楮以枯莖霧也推而之松之栢之夭喬之屬皆枯莖也胡楮之枯莖霧也楮之霧不在枯莖也故枯莖霧也耳目手足塊然一軀殼耳故人不霧而物霧人之軀殼未嘗不霧

也四體霧于心智夢霧于覺死霧于生醉霧于醒偶霧于恒人之軀殼未嘗不霧也而有不霧者何也霧不在軀殼也故軀殼霧而心智不霧是故生而抱神其沒也亦必抱神而不忘生而全天其沒也亦必全天而不隕楮也龜也物之最神者也楮也龜也非物之最神者也

誠本論

天地人鬼不隔一塵非不隔也無所隔也萬物生于誠歿于誠虛誠于虛實誠于實楊香打虎不見虎也李廣射石不見石也錢鏐射潮不見潮也劉香殺賊不見賊也不見有虎故虎可殺不見有石故石可穿不見有潮故潮可射而退不見有賊故賊可殺而毋可生入火不熱入水不濡實有其理實有其事寒

水焦火不在天地也一身之寒暑卽天地之燥濕一身之卧起卽天地之晝夜一身之男女卽天地之陰陽水溢而火焚則旱澇隨之晝晦而夜曉則薄蝕應之陰長而陽伏則男變為女女變為男變莫大焉應莫速焉天之去人一指耳蒼蒼天也凡地以上皆天也凡地以上皆天則人之衽席游處利用出入宮庭醒夢無一非天之中知仁見之而察百姓日用之而不知知仁察之天地大矣百姓不察天地大矣人者鬼之人鬼者人之鬼精之至故神可格而鬼可見幽者明之幽明者幽之明精之至故幽可祓而明可通死者生之死生者死之生精之至故生可忘而死可歸河漢之為舊海厓險之留蜂巖晉殿破榼昆明劫灰數寒盡之物有固然若夫老儋之青鹿上陞黃帝之蒼龍高蹈子胥之彩鳳空騫

語或有之理所不然神者天之徒也鬼者物之徒也開閉之不謹好惡之偏人與物亂矣歸於神者與天為徒歸於鬼者與物為徒與天為徒故開天之天而閉人之實與物為徒故開物之實而閉人之天陰者陽之妃亦陽之賊魂者魄之輔亦魄之仇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禽陽而獸陰老陽而

釋陰鬼神之道聖人之所慎謹而不出也精神者水火之象也火無常形因膏顯焰神則廓然無體不可致工但當存精而已膏增而火明根培而葉茂是故賢人死而鬼盡其道以返眞也聖人死曰神未嘗死未嘗生也愚人死曰死雖生猶死耳魄陰也麗于體而有所止故老氏于魄言營魂陽也托于氣而無不之故易于魂言遊

師思論

三軍曰師。瞽宗曰師。古者用兵、以師之禮事之。以樂之情通之。故曰師出以律。君子願終身爲人弟子。而不願一日爲人師。師者天之斗極。生人之鵠也。鵠何仇于人。而衆爭射之。以非鵠弗中也。非鵠弗中。則爲鵠者難矣。孔子大聖。終身爲人師。亦終身爲人弟子。師于老聃。師于萇宏。師于師襄。師于孟蘇。夔靖叔

而老。僧且師。嘗縱黃帝之于風后。力牧大塡封鉅、容蓝、岐伯、廣成、甯封、皆師之高陽師于涤圖。師于。伯夷父師于大款師于赤民栢亮父。神農師濾陰之老。黃帝拜空峒之叟。唐虞夏后拜師稽古。湯師貸子相。高宗師甘般。文王師錫疇。子斯武王師太公。周公師庶秀。成王師郭叔。少學無師希治三五不殖而思刈楚也未見其獲也無地不可師故委土師呆

無物不可師師拱鼠而制禮師轉蓬而制車思蛛絲而作網罟師巵而制舟師鷲尾而制擊柝孔子辨不如子貢文不如子游惟不如故師之老儋達不如莊周辨不如列子惟不如故師之多知師少知少知師無知多學師寡學寡學師無學衆星無斗極則旋轉迷亂而不知向方化斗極爲衆星則不能共衆星矣射無鵠則懸瓠矢而不知彀率化鵠爲瓠矢則不能中瓠矢矣天屬淡以親利合甘以絕無故以合所以親有故以合所以絕孔子絕學捐書弟子加進子夏居西河之上嗒坐忘言脫屨滿戶去其利合留其天屬也七十子中心悅服孔子故曰無思不服弟子通利則思師師之爲言思也一日無師則無思也終身師之而一日無師則有思而無思也故師之服曰心喪師在天下則天下治師在一

國則一國治師在一人則一人治少學無師希治三五猶之乎不殖而思刈楚也

榮滋論

天地間精靈睥厲之氣鍾于人而爲情有情而象生有象而滋生滋也者萬物之所以生也萬物之所以養也爲春氣爲土膏爲心本坎也者水也滋也旃檀之香不在皮膚皮膚剝落惟存木本香亦不在木本也木本剝落惟存木心香亦不在木心也木心亦朽木心之中滋潤有濕結爲沃丹其香遂爲衆香之

所未有格神格幽微芒必徹是旃檀之香也不在皮膚不在木本不在木心而在木心不朽之水故曰坎也者水也滋也父之于子君之于百姓一氣之相生相養心本不竭萬物常滋欲生則生之欲死則死之欲富則富之欲貴則貴之欲安則安之欲勞勤則勞勤之精神之所蔭血氣之所連六宇四區共生共養于其中如魚之于水也如春之于花也父

子一室諸生吾子共所育于心本心本一竭則諸生吾子之氣血枯矣生之不在飲食也殺之不在斧斤也富之不在貨貝也貧之不在空窶也安之不在裀席也勞之不在筋骨也非徒其理也天地之生萬物養萬物亦猶是也天之所支不可壞也而其所壞亦不可支也支壞壞支其名曰逆天不因不立不時不成天地人共生于水死于水帝王治天下

始于水亦終于水以五靈妃五方是故龍爲木鳳爲火麟爲土白虎爲金神龜爲水水生木木生則木王木生火木生則火王土金水亦然皆修其母以致其子是故水官修而龍至木官修而鳳至火官修而麟至土官修而白虎至金官修而神龜至皆修其母以致其子是故視明禮修則麟出言從義服則龜游貌恭仁成則鳳來思睿信立則虎擾聽聰智

得則龍見皆修其母以致其子是故東方多
龍南方多鳳西方多虎而麟游乎中土北方
一六虛危無位神龜藏六而神斯至粗之可
得而見者爾

姓元論

合姓名爲丘里異爲同也散丘里爲姓名同
爲異也人生未至乎孩而始誰不能不誰之
也今夫呼一大爲天天不知也句奴乃以撐
達名之是天無定稱也推而曰日曰月曰山
曰山某某曰地曰地某某曰水曰水某某曰
禽鳥花樹曰禽鳥花樹某某誰字之誰名之
呼而若或應之見而若先識之何也姓也者

別也別乎彼也姓也者合也合乎此也別乎
彼則合乎彼也合乎此則別乎此也姓也非
性也姓也者性也姬黃性廣曹僧性褊劉范
性急嬴偃性雄呂尚性狷熊羋性畏諸姜之
性弘諸姚之性仁張王之性寬李趙之性慈
一人分之一姓別之也裔孫不億皆有千兵
之氣振振公子皆有䅗稽之氣一人分之一
姓別之一性連之也一姓同一性乎非也一

姓同一性也百姓同一姓乎非也百性同一性也人之生也胎乎犹壯同姓爲婚其生不繁同姓異姓合而生子子得其半孫得其半之半子之爲子孫之爲孫以至于無可算數同一姓也同一性也生生之謂性生生之謂姓也合之者別之也別之者合之也姓有五音性生之也宮商角徵羽非音也有聲而有形有形而有姓上而宗祖以字號呼之神可

格也下而雲仍以譜序連之氣不隔也有嬰兒者歲失父母卒而遇于途父母與子相向而泣不知其泣而泣父爲子子爲父性耶姓耶有嬰兒者幼失父母父死而母瞽卒而遇于他鄉子疑爲母母疑爲子相抱而泣性耶姓耶知姓之爲性而父子親兄弟順宗族睦里閭歡幽則格神祭則受福乏祀謂之餒鬼氣不親也宗祖百年枯骨氣應性也姓也合黨而命以天性所同也羣百姓而子之性所同也知姓之爲性而上下定友朋通朝廷尊封建復草野無所倨侮貴賤不踰等疎戚不相間無情萬物連接而共里閭有識羣生繫屬而同鄉縣仁孝之歡洽天下矣

生初論

天地生萬物故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萬物亦生天地故曰盈天地之間者爲萬物天地萬物孰爲先後雖有神禹不別其孰爲先後也冉求問于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夫春夏秋冬四時行也葭管灰飛黄鍾有音是天地之氣始也天地之希聲也天地之初有四始太易者未見氣太初者

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質之始是四始者非一始之而始也與爲循環與爲晝夜故歲有玄天冬至是也月有玄天晦日是也日有玄天夜半是也時有玄天亥子之分際也天地時生萬物萬物時生天地天地先而萬物後之萬物先而天地後之天地萬物相爲主賓賓者主之主者賓之主賓復相爲主賓天地壹緼氣之合也男女搆精形之變也

有渾敦氏以迄今而無變者竹石龠魚之屬也有時時忽忽相爲衰榮變化者螟蛉之屬也一變一化即一天地之初一衰一榮即一萬物之始昆蟲草木一物具一天地一形一質日造日成一之日風之二之日霖之三之日蕩然矣天地不二化萬物不二性同然之大别矣聖人操造化之權無攖則寧無拂則全三年成一葉萬物之有葉者鮮矣聖人與

天地同生與天地同盡故天地無盡聖人與天地同治與天地同亂故天地同治日月原隰時過則傾造化無斯須不移也萬物無暫忽不變也山川日更矣而世人以爲如昨時世日新矣而世人以爲如故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號一握而留之又膚外過矣孰知夫一息之頃太化之行已四十萬里也故孔子嘆逝夏禹惜陰

器棄論

大化造物而不物于物物于物亦物也不物于物故造物而不物于物無自而然者謂之自然不造而化者謂之造化斵木以爲器器成而木不見範金以爲器器成而金不見成之者天歟毁之者天歟毁之者人歟成之者人歟一物而三才之道備故器不可以不慎也器也者棄也棄天而用人故器之名蹠焉

棄彼而用此故器之名蹠焉何謂棄天而用人珠生于水不索故藏之于水玉生于山不求故韞之于山非雕琢以爲器正雕琢以爲器也何謂棄彼而用此目爲手足而視足爲耳鼻而行雖復無心相爲而濟彼之功戍矣凡厥有生巳私易植貴乎忘我誇矜易萌次當忘功巳功既忘人譽必至又須忘名故成一器則棄一質質存則器亡器成則質毁天地異體萬物異同雖大而均于有在雖衆而均于有窮木者器之速朽者也付之火則燼水與土則腐金則鈍金者器之有形者也付之水與土長存火則復爲金也火有氣而無質故無生死合土以爲器器敗則蹠土水有形而無氣蒸于山則爲霧升于天則爲雨火燃則熱火退而冰復蹠于水而巳矣萬物成于水亦壞于水天與人生于水亦死于水木

金水土相爲榮衰故曰器也者棄也

食化論

萬物皆食于虛非食于虛食故虛也爲辛爲甜爲甘爲苦爲酸五味皆宅于虛而徵于實爲羽爲鱗爲艸爲木爲果蓏之屬皆入而與吾之五味相應飢則茹之飽則侯之聖人于萬物不肯吐棄一物也萬物皆內而與吾之髮膚血絡相親相養聖人治天下不能必天下之皆淑人也烹而鮮之調而和之相與爲

餚饌相與爲滋味聖人棄一物有一物見吐于聖人則生民之飲食絕矣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吐而去之易易耳頑梗不若化殺之易易耳聖人不爾也肯頤中有物不頤外有物頤中有物吾頤中之物也頤外有物其害人也滋甚雷電合而章水火烹調之謂也久之而與吾之榮衛咳唾相和爲一爾飢之渴之飲之食之炊生焉而莫之有吐也斯化矣化則日生生則日化養之者彌日彌夜害之者亦彌日彌夜養之者彌日彌夜養則日生害之者彌日彌夜害則日化蕤葰始生扶苗之形而長及其已盛則害苗欲惡之情始動形亦隨而充盈及其熾而不節則害性養之者害之害之者養之聖人之于一身爲腹而不爲目聖人之于萬物爲脾而不爲舌師天者必忘人事殉物者必忘妙本未始有

天則人事不廢未始有物則妙本無虧

嬰息論

天地一大胞絡也人處天地之中如嬰兒處于母腹中一呼一吸與母通也嬰兒一呼一吸于母腹之中母飢亦飢母渴亦渴母寤亦寤母醒亦醒人一呼一吸于天地之中晝與俱晝夜與俱夜燠與俱燠清與俱清嬰兒無母氣則死人無天地之氣則死兒食母氣人食天地之氣其生一也嬰兒脫母氣而生人脫

天地之氣而死嬰兒脫母氣而生者母氣足也人脫天地之氣而死者天地之氣盡也死者生之因也生者死之因也其死一也人生則養于土人死則化于土生于母氣死于母氣其生一也其死一也女媧氏初造人物用黃土摶弄及其劇力不暇供也則引繩泥中舉以爲人故聰明富貴黃土人也貧賤凡陋泥人也言雖不經明乎土之生人矣精氣爲

物渟濁以岐其生一也嬰兒之生人得而見之人之死人不得而見之見者半不見者亦半見者半所以生人不見者半所以明鬼霧氣飲食猶相賓客鬼神與人同氣一務相與爲春夏相與爲火金相與爲治亂相與爲古今而莫之紀極也其死一也是故兒在母腹中食母之氣而長人在天地中食穀氣而長穀氣者天地之氣之所實也故穀氣有死而

穀神無死風雨雲雷氣也宰氣者神也日月星辰光也宰光者神也名山大川形也宰形者神也穀神之所以不死也是故嬰兒處母腹中三十七七日而生人處天地中自始生以至百季餘者母氣之盈不足者母氣之損也其生一也其死一也

斗杓論

至不可紀算者星也斗柄東而春斗柄西而秋使衆星一一而移之愚公之志夸父之力將安所施斗柄移而衆星若絲之相繫脉之相牽不動而散不聚而合機之所發神之所指微乎微乎心在人如心星在天心星中天則離光炯爛品物恢台及俄而西流遂颯然以秋慄然以冬生民之繁不啻如衆星之不

可算數萬幾之蕞不啻如衆星之不可動移主伯亞旅聽主于家祁甸要削聽主于國而主復有所聽焉爲妖爲孽爲壬爲邪爲亂爲詭凡人心想之所至皆入事應之所至主以一大冶鎔之鎔罌爲金鎔金爲水聚九州之金鑄象九州故曰鼎也者象也謂主復有所聽者何也曰斗杓也意無端萬物赴之意無形萬物從之意生而生意殺而殺意貞而貞

意淫而淫意墮而墮意污而污斗柄不足以移衆星衆星環而移衆星亂不旋踵人主之于天下六宇之遠近于衽席萬族之繁聚于房室萬情之動生于衣帶衆星環而移衆星則斗柄危斗柄環而移衆星則衆星亂王者慎斗柄而天地清寧王者慎斗柄而四時不忒

形聲論

水之有溼火之有熱形之有聲二而一者也無形無聲有形有聲有聲而無形則無聲有形而無聲則無形殷殷蓬蓬天之聲也卽天之形也靉靉霦霦天之形也卽天之聲也木石無聲觸之而鳴以有形也鍾鼓無聲扣之而鳴以有形也西竺之教流入中國者以三十六字母傳之也尼山聖人之書不能過跋

踶河一步者以聲音之道不通于遐服也其不通于遐服者何也所以尊聖人之教也是故梵人別音在音不在字華人別字在字不在音梵人先解聲論方譯文字故七音一呼而聚四聲不召自來此其粗也至於紐囁杳冥盤旋寥廓差殊微亾而無窮之音生焉中國六經皆古音而詩獨以聲教後世攷文而不攷音義學盛而古音亡詩經古音亾而六

經騷賦銘頌之古音皆亡沈約以四聲拘之韻譜載字二萬四千二十六字而旁借反通之字又亡於是以今韻爲古詩以方言俚語讀經史騷賦而古音遂不可攷矣西漢文章類多反借古音僅存賦莫善於相如相如奏賦大人武帝飄飄有凌雲氣記者曰每奏賦帝未嘗不稱善也奏賦與奏樂同鏗鏗鏘鏘膈膈膊膊無句不韻無韻不諧故能動搖人

心有手舞足蹈而不自知其所以然者以聲音通也西漢以還古音亾而古樂亦亾古樂亾而欲風尚清和再見隆治難矣難矣嗚呼無形無聲有形有聲徒取形似故鳥跡堦前倉帝制而鬼哭五音克諧則天祖聽而神祇格天人用光爲語海外有形語之國其以形語也捷於言若夫燕語谿聲皆字蟲葉鼠痕皆音大則雷霆震驚小則蚊聲啁噺聽之皆

字譯之皆音無形無聲有形有聲況乎著之語言書之簡冊者歟

隣安論

生之與死一間耳夫生與死隣也人生自稱而壯壯而老寸晷跬步無日不履于一間之中聖人慎之故無死地衆人由之亦無死地聖人慎之所以立命衆人由之聽生聽死相安于固然然得其正者寡矣火能傷人寒冰積雪非火則傷滋甚然離之尺寸則養人就之尺寸則焚肌灼膚是火之養人在此尺寸

也踰之則殺之水能溺人舟楫之利以濟不通然舟之去水一板耳一板之上則生一板之下則死是水之養人在此一板耳踰之則殺之操刀所以防亂兩兵相接離之尺寸則生就之尺寸則死是金之養人在此尺寸也踰之則殺之上棟下宇以蔽風雨亦以摧折岸谷遁遷桑田易地颶忽變幻其生人也常在襟帯禔褶之間踰之則殺之天文人星處

于危虛之次亥子之交訾陬玄枵之位一陽之所復也而墳墓哭星即處其左生之與死其間不能以寸故曰處于危虛之位天之與人性之與欲一名一實人生于情死于情養于情殺于情其所以生所以養者如水火之與人恒去之尺寸其所以死所以殺者如人之於水火就之則殺之矣尺寸之間至人以之安國化俗聖人以之布氣治性常人以之

長其子孫而老其家世故曰危者安之虛者實之同一安也東方主生死者不鮮西方主殺生者不鮮南方火也居之不燋北方水也蹈之不沉同一實也水潛故蘊爲五精火飛故達爲五臭木茂故華爲五色金堅故實爲五聲土和故滋爲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故曰萬物根于戍亥依乎父也萬物化于未申親乎母也愚者逃而繫之是處堂也達者逃而去之是逃兩也

下篇

人論

所以貴人者爲其變也梅不生杏柳不爲榆牛不胎馬鶴不伏鷄物固有然人則不然匹夫可以爲王市販可以封侯愚人可爲聖人狂人可爲君子物不變而人變故人貴于物所以貴人者爲其不變也菊踰淮爲艾橘踰江爲枳物固有然人則不然溫不增華寒不

改葉富貴不淫貧賤不移物變而人不變故人貴于物以其日變者積學而愼修以其不變者端本而貞好物之至貴莫過珠貝置之成則成毁則毁埋之土中千年莫能自出也人則避禍而福至避凶而吉會物待人而人不待物物待人故不變人不待物故日變人者陰陽之道也故物不變而人變物之至堅莫如金玉置之宗廟則爲彝鼎香奩則爲釵

串巧工冶匠之至形似萬物而本質雕琢炎
盡人則天成而不易志立而不奪物因人而
人不因物物因人故物變人不因物則人不
變人者神明之主也故物變而人不變匹夫
市販可爲王侯王侯或移于種瓜此變之自
外者也變中之變也變愚爲聖聖不復愚變
狂而正正不復狂此變之自內者也變中之
不變也以變中之變者與天以變中之不變

者與人好學不倦樂善不衰不變中之變也
經德不回典禮不遷變中之不變也以不變
中之變者與人以變中之不變者與天是故
與天地同生與天地同盡與天地同生故天
地靈于人與天地同盡故人靈于天地

獨論爲朱震青老師作

日月之明萬物普照容光非盡日也而卽日
也人之見日各見其影影非日也而卽日也
聖人之以象示人也義類深而稱名也博學
者擬議之而無盡也而聖人遠矣大學先格
物格物在愼獨獨也者聖人之律令學士之
儀的也乃自漢宋以來千百餘年以獨爲獨
知獨爲獨處而竟不知獨爲何物夫不知獨

爲何物又何以格物而愼獨哉吾師震青先
生道接先天意常獨往彈一絃之琴然三禺
之易悼末學之支離顧謂弟子涂伯昌曰爲
我作獨論獨者獸名也似猿而能食猿猿性
羣獨性特猿鳴三獨鳴一猿鳴夜獨鳴曉故
獨一鳴而猿散學者觀象于獨知愼獨矣夫
人攀援之情附麗之意如猿之附木有枝卽
引有葉卽藏連類牽物長其子孫老其家世

獨則不然孑孑游行不求伴侶孤行一意不與物緣物亦莫能緣之猿性羣獨性特是故君子愼獨言者神之散也詰婕誓叛爲其繁也多言多敗言之窮也百千萬億無可算數而止于嘿能見雷聲嘿復不能藏也而定于一一者數之起也數之窮也百千萬言不越一言猿鳴三獨鳴一是故君子愼獨陰陽相代爲晦爲明夜者陰也生人杳冥陰僻窮極

工巧不可究詰之事皆爲之于夜小人爲不善必于閒居故小人謂之夜人清露晨流天籟寂發夢初醒昏始明天地開闢萬物慾生猿鳴夜獨鳴曉獨一鳴而猿散是故君子愼獨以類求之王雎和鳴麟趾仁物豕犀知幾象膽應時六藝之陳安往非象季世義學深而象教廢夫義百千求之而無涯畔象一而已矣孰知夫百千求之而無涯畔者之有終窮而一者之無終窮也不獨獨也聖哲賢達人所貴而尊焉皆象名也善信仁敬人所求而深焉皆象名也故曰獨也者象也不獨獨也

心論爲陳眉公先生作

眉道人問于涂子曰道有二乎曰孔孟有成言矣心有二乎曰質廷有明咨矣外氏之教二而一之也聖人之教二而二之也其二而一之者百千萬億而皆一也其二而二之者百千萬億而皆二也其百千萬億而皆一者無智慧愚痴一也其百千萬億而皆二者若涇渭寒暑之有辨也是故有陰有陽有君子

有小人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有人之君子天之小人有天之君子人之小人聖人之教但使陰不疑於陽君子不疑于小人則常行常明而天下大治易也者變易趨時無必辟其有必辟者唯陰疑必戰小人必亂邦書一言之而無旁借之旨然則所謂性一不貳一貫之說何居夫器有上中教有權實事有常變教有經權其二而一之者權實雙遣也其二而二之者經權同出也經權同出是二而一之也曰非二而一之也爲經爲權不相借也權實雙遣是一而二之也曰非一而二之也即權即實不相岐也

燈論

日月。天之光也。燈。地之光也。地靡早不能明明以炤臨萬物於是吐生草木以爲滋潤果蓏之實得土之精其光在液如人之光在目也日之光因乎日夜之光因乎月不日不月因乎燈敲石以取火燈在石然石火也鑽木以取火燈在木然木火也石火木火火之元燈之祖而非燈之廣大變化相續于不絕

與日月同功者也與日月同功者燈也草木之實燥之液之地之因乎南也燈之因乎地也北方燃牛羊之脂膏以爲明以神草木之缺地之因乎北也燈之因乎地也南之人文明而清揚北之人質厚而魁偉非徒山川之氣然也人日則見日夜則見月晦則見燈燈之功隱矣昏夜之中幽房重陰之下非燈曷見燈之功著矣聖人之治萬民也日月布之

不爲功也一日無之則倀倀乎不能以一日居也燈之屬也不獨燈之屬也聖人之制祭也朝日夕月俎豆之設不逮乎燈所以尊天也聖人之治天下也兄日姊月昭事之典不逮乎燈所以安地也

禮論

仁者人也義者我也禮者體也智者知也信者言也予何以獨疏禮也仁者禮也會通典禮仁所歸也義者禮也親親尊賢禮所生也智者禮也事親從兄知弗去也信者禮也享帝事親誠者感也仁不可見見之于禮子惠慈讓也義不可見見之于禮左右咸宜也智不可見見之于禮動容周旋也信不可見見

之于禮聲律身度也仁義智信皆禮也胡以曰禮者體也志一動氣氣一充體是以貌言視聽思各從其類體以實志是以恭從明聰睿各正其德德以體政是以肅乂哲謀聖並作其能政以體天是以雨暘燠寒風各徵其休狂僭豫急蒙各徵其咎時雨貌肅貌固水氣之滋也時暘言乂言固陽氣之布也時燠視明視固木氣之發榮也時寒聽謀聽固金

氣之收聲也時風思聖思固道心之微也志以帥氣氣以充體五行之運五德之序五味之生莫非禮也莫非體也君子體仁長人正位居體以體天地之撰具體聖人之德天產地產居陽居陰貴簡貴多爲儀爲曲四體之不言自喻也故曰仁者人也義者我也智者知也信者言也皆禮也故曰禮者體也

氣論

天一氣也二儀相逐有出有沒出沒者氣也五緯相隨一起一伏起伏者氣也山體陽也通于天氣出雲烏潤以成物陽中之陰也海體陰也通于地氣出雲紅赤以成風陰中之陽也是故近山則有黑雲臨海常有赤氣雲有形焉如日者楚雲如車者宋雲如馬者魯雲如犬者衛雲如布者韓雲如鼠者魏雲如龍者南越雲如臥

牛者北趙雲如車輪者周雲如絳衣者鄭雲如行人者秦雲如蓋者蜀雲風有音焉如牛吼者宮風如離羣之羊者商風如千人語者角風如奔馬者徵風如擊濕鼓者羽風雷托雲以鳴如君托臣無雲而雷君無所托四時夜中天低則露天氣不下施則露不降天氣降而地不應爲霾地氣升而天不應爲霧露色黃其甘如飴其膏附木枝非甘露也其名曰爵飴有霞焉雨餘日落

月出五色成交天地之瑞氣也天發青氣如虹時雨降霽入出江湖之氣暮則爲煙旦則爲霞午前之氣爲游雲午後之氣爲聚雲雲氣成形聚爲赤鳥夾日以飛名曰象白虹彌天貫日名曰彌盈天地皆氣也海岱之間白正白江漢之間白濟河之間如引布海如員蟄海旁蜃結如樓臺濟水黑如豘渭水如狼白尾淮水如白羊廣野山如宮闕恒山如黑

牛青尾少室山如白兎青尾自華山以南下黑上赤嵩三河之交正赤恒山之北正青東夷如樹南夷如臺閣或類舟船旃幡西夷如室北夷如牛羊羣畜故曰盈天地皆氣也相似而不同

兵論上

月者太陰之精氣也望弦不常以虛爲變也兵者陰也常含靡變以決月也機欲如鬼神思欲如照影威欲如雷霆令欲如霜雪多喜者慢多怒者躁多言者泄多好者惑蟻以鼻視龍以角聽是故聰不在耳明不在目惡其名而矯之淫女常貞貪夫常廉非其情然也名成則反心如明鑑如清泉不以遠而遺不

以賤而棄不以疏而忘不以罪而廢弧矢作而盜賊起良工無棄木聖君無棄才知莫大於無悔抉一世之秘者離禍抉千古之秘者無後至人弗作弗爲弗始弗起恩信者三軍之鋒刃威賞者將士之心膽愛人之生者可使人舍生以赴死親人之身者可使人捐身以犯難挾震主之威者死抱殊功之怨者亡泛扁舟于巨海立危竿于風中悲夫閉如不

洩開如撤屋木石無心也動以危靜以安天於人乎七星以日爲主五形以心爲主知變化之道者其知機乎機者聖人所晦賢人所忌使有國之主其無樂聞成功而往識主而後言詛浮沉而耀機天著吉凶地布險易人分智愚神有餘者臨事不懼成事不喜神足故也智有餘者衆危獨安衆惑獨斷智足故也

兵論下

機欲如鬼神非如之之也機即鬼神也鬼神其機也思欲如炤影非炤影也影即形也威欲如雷霆非如之也迅雷不及掩耳飛電不及瞋目威即雷霆也雷霆其威也令欲如霜雪霜雪之加物無不靡也變形移所也機發于目禍至必剋蓋發于目不發于心也目及之而心不暇謀也心不暇謀則鬼神不能測也

鬼神不能測而鬼神矣天下事有呼吸轉盼禍福安危係之非捷智奇識不能追迎卒應勮之豁如其追迎卒應勮之豁如者機也思者思其人思其事也思其人其人之笑語嚬眉活也古人今人見其人未見其人也思其事其事之本末始終應也古之事今之事見其事未見其事也炤影者見之而不能捉之也目見之而不能捉之不能捉之而又見之

目影也威欲如雷霆雷霆者不啻霆誅而不過惡其不過惡者雷霆也惡者雷霆也雷霆者無形者也有聲者也有聲故威無形故威無形而有聲故威有聲而無形故威霜雪者氣之加空者也春夏霜雪則爲氣逆秋冬不霜雪則爲氣逆知不及料算不及齊而卒然加之所不及料所不齊者令也所及之[illegible]令也令如霜雪故

如雷霆威如雷霆故思如炤影思如炤影故機如鬼神

江西涂伯昌著　男見春孫[illegible]

序

天官義疏序

天官義疏者疏其義而占候不與焉者也夫天文有禁原爲禨祥眩惑之説而其義則學士大夫皆得而言之夫天之去人僅一指耳日月星辰之運風雨明晦之變即吾心之妙

用而飢食渴飲利用出入即天地之機運也周官三百六十無一不與天官相應月令節候布政次序無一不與天運相發明無二道也下逮魚鱉雞豚與夫積尸厠溷之穢墳墓哭泣之哀囷庾苑圃之制糠粃杵臼之微瓠瓜筐篚之賤服食器用凡爲王政之所稽皆爲天象之所有故三百參昴周官[illegible]皆識其名南箕[illegible]斗挹酒漿閭巷皆

後世學不師古[illegible]制謬讖緯之説[illegible]官之義廢無論深理[illegible]測即某[illegible]垣皆茫置不問學者仰視蒼蒼而已不佞有志斯學茫忽無傳乃有鄧若愚先生爲鄧徵君潛谷先生高弟其所傳星垣名次確有禀承戊寅因江公遜得交先生同居赤溪者經年先生行年七十手不停批日取天圖懸之中堂與周禮月令諸書錯綜參稽夜中嚴霜驟零先

生披衣起望手自指畫亦幾而辨其名矣未幾而識其次矣又未幾而知其連貫次第之序而其義則茫乎未之知也己卯謝人事再同先生居赤溪者三閱月先生出所爲義疏全書示予其書不言禍福不言躔度而第詮其義理所存與六經大旨毫髮不爽予伏而讀之紫微內宮太微天庭天市[illegible]以觀風蒼龍生東玄武障北白虎位西朱鳥飛南[illegible]

定位也斗在南而胎于北璧在西而廡于東
消息變化非意所知古先帝王言〻明言中
言明言德言明命皆推本玄穹為維皇降衷
之主紫微天心天皇奠位北極至靜之主次
則帝星稟天皇而建極者也曰配君晝以作
人星主日夜以垂象太子主月庶子主五曜
后妃邇極四輔輔極父子兄弟夫婦君臣師
友與日月五星同一極同出一政自此出

政太微明堂發政天市房心天人上下應若
影響古今治亂先後一揆唐虞之世日中鶉
火周曆夏五月日在鶉首與鶉火中天允合
故繼盛唐虞　皇明御極夏六月亦日在鶉
首時維中天虞周以來於斯再見猗歟盛矣
夫古聖人之治天下大經大法何一不欽若
昊天如孺子之奉嚴師罔敢逸豫況敢失墜
以干明威今讀先生之書而三垣有次二十
八宿有位絲連脉貫若管衛之周身自髮至
踵呼之即應牽之即動無爽度者至其出入
六經博綜羣籍引據昭宣如指諸掌闡發古
人所未言而義確理簡皆與六經之旨為騎
驛非苟為立言者也不佞讀先生之書信其
書之必傳顧先生貧甚名不出里閈予同公
遜謀為刻布先生遂歡然聽之予嘗讀古人
書至泣玉破琴諸事見古人不肯自為湮沒

與古人不肯湮沒人未嘗不為之流涕浩嘆
況其學在如綫人嘗稀古而忍令其汶汶終
耶其書原本繁冗予為先生刪其支蔓疏其
義類共若干卷序而傳之抑不佞尤有說焉
古者一氣肇分三才同極三垣二十八宿不
知誰為指名而其位次遂千古不易至其義
則千古帝王不能增損一事倒置一位豈有
垣宿即有此名耶抑有垣宿後有此名耶冏

官三百六十何以上合天官周令兼候推移何以上與天合豈非天人一理上下一極學者求天官之義于先生之書因求天官之義于吾心之理而後知古先聖人所爲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道固有所從出區區纘次之間不猶管窺之述象矣夫

易蔡序

易者聖人神明其德之書伏羲之易祇六十四字其實二畫而已文王周公孔子始暢言之其實六畫而已不於畫外有象不於象外有理故其爲書潔淨而精微唐李鼎祚集古易三十二家而王輔嗣不與焉宋程朱氏儒者之易也蘓氏老氏之易也楊氏佛氏之易也嗚呼而後乃有蔡無能先生之易易者象

也先生神明在躬虛心觀化反卦以畫象互卦以畫變六畫而備三才先生旣遡易之原而得之而後縱觀三聖人之辭擬議變化一字一意必究象所從出故其書潔易以前民用也乾坤爲易之門餘卦則以一卦畫一事一爻當一人不探理於玄不徵應于讖緯而折衷于天理人情之至況而下之愚夫婦可以與能神而明之雖聖人不能盡焉故其書

淨易者神物也變動周流無方無體先生每談一卦而六十四卦活潑現前談一爻而三百六十爻飛舞言下談一卦一爻而天地人物古今上下幽明治亂得失順逆之幾洞若觀火故其書精易者盡性之書也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八卦惟乾坤坎離無反對而後天離居乾位坎居坤位固以坎離代乾坤矣離得乾體虛其中爲明坎得坤體實其中爲誠

誠明明誠體用合而一者也尊離於乾退坎於坤故學先明德也六十四卦惟頤中孚大過小過無反對大過小過全體爲坎頤與中孚全體爲離中也者所以養也頤也者養以中也離也旣濟未濟用離退坎向明而治蓋取諸離也明明德之道於斯備矣而過不及之名昉於大過小過執中之傳昉於中孚先生所謂中統開自羲畫非自虞廷也故其書

微潔淨精微先生之於易深矣予不敏竊以畫卦而後羲文周之易得孔子而集其成漢唐宋之易得伊川而理始暢今先生書成易道昭明無疑義抑無餘蘊矣先生詩文多奇宕獨易蔡一書簡淨而元氣盎然控引諸家泮渙無跡爲文頗類繫傳而後知先生之書理得之象交得之傳其旨本於性命豈諸家可同語哉古易卦爻象彖各自爲書繫傳分

章後人以意位置先生復爲次第分辭廣象之外又爲廣象向先生與笛石帆講易長水其書曰大易說義而尚缺象彖繫傳今全書成先生自名曰易蔡從姓也學者著蔡奉之又何疑

九正易因序

易以道陰陽非徒以道陰陽也天地人物無一而非陰陽也無一而非陰陽無一而非易也無一而非易言乎易之廣大也言乎易之廣大而未及乎學易之樞要也易之書奇而其用極平易之書玄而其用極實極平故不越人日用之質衽席之事極寔故不越人家國之務出入之坊潛之一字學人終身用之

不盡亢之一字學人終身悔之不盡兒其他乎李宏父生平喜讀易易因一書九經刪正讀之絕無奇趣謝去不讀者數年已卯春臥病山中朝夕讀之反覆翫玩而嘆宏父之用心深而善於說易也宏父他書剏獲經奇獨於易因不自立一言一本於孔氏之言不自增一意止求發孔氏之意其有與孔氏相抵忤者棄勿錄所云九正而不已者類皆刪去別見別解非孔氏之言者也非孔氏之言去而孔氏之言明孔氏之言明而文周之書伏羲之畫皆明獨至大象宏父以爲君子學易之事與大象作用脣壤此則以羲文周還羲文周以孔氏還孔氏學易者知所從事矣其發揮孔氏之易以合羲文周之易則全在取象看出從來學易者皆學孔氏之易又皆學孔氏之易而別生枝節者也故初讀覺其生

新可喜實究其用正卮何嘗乎李宏父諸書世皆好之而易因尚在顯晦間以此知世人之好奇而亡實易因之所以有待也蘇子瞻好爲縱橫流宕之文而易解獨沉研晝一半字不移李宏父他書多前人未發而易因則淸簡曉暢一折衷于孔氏其傳後世無疑乎獨怪子瞻解易而後世之知子瞻者未必以易宏父談易而後世之知宏父者亦未必以易故因易因之刊而怖其說若此

廣易傳序

治易者數百家而吾儒之學主理其與數術諸家截然矣老莊氏之學與易近而彌玄揚子雲王輔嗣輩主之其言冥內而不適於用獨程子易傳一書粹乎聖人之言以言乎內可以正性可以閒情推而行之以之貞度齊風以之化家治國 太祖高皇帝廣厲學宮而傳易傳於本義繇此知其選矣余子岍少

家世授易余子之治易也食不知味寢不溫席裘葛十變而其說始成其說精而不玄純而不龐多古人之未盡而依經以疏義多後人之未發而先經以啟疑余子自命一書詎不橐然千古而顧以廣易傳名善乎余子之能謙也且程子獨傳經二篇繫辭則弟子輯其說爲之余子致詳于繫辭以爲吾輩爲孔聖之徒學 孔聖之易即雜卦序卦二傳亦致詳焉以自闢千古然則余子非廣程傳也廣易傳也若其言之明體適用純乎聖人之規而不雜于老莊之旨謂余子廣程傳可也廣易傳可也然程子之書專理而于象則略余子虛中觀象實理實事此則程子之所未兼而余子之所雙舉也予與余子居同鄉舉同籍權度千古同爲嚴冷而於先賢尤非所敢妄擬獨是予亦家世授易經十寒暑稿

凡三易而於先後天之旨茫然去春讀朱震青老師易鼎三然嘆爲千古未有今讀余子易傳又復爲之意消予與余子俱受知師門易鼎特出而余子之傳適成謂非游夏之贊辭哉夫易之爲書廣大悉備治易多門而槩其說不越象數理三者其實一象而象外無數象外無理故聖人立象以盡意萬言之不足者指一象令人思之即 孔聖之自名其

昔曰彖曰象斯已奇矣伏羲氏何所見於爾畫而以易名易者蘆蝘之名身色無恒日十二變是則易者象其變也彖皐知幾象形應時聖人之命名亦何其深以遠也賢者之言可以一途盡聖人之言非可以一途盡故乾鑿度以易不易變易三說解易包義甚闊而易內篇曰日月相逐爲易則往來之意昭然又曰日月爲易謂之日月而於文正爲勿勿

者月彩之散者也故月散於日下爲易散於日上爲昒相對爲明則扶抑之旨昭然昔人堯典二字注以萬言夫易之一字豈萬言之所能盡哉是故觸類可爲其象合義可爲其變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此吾之與舛少所爲深思而未已也

詩經釋名序

王迹熄而詩亾孔子懼其亾也而次之分其國考其世辨其風雅頌而已初未有解也詩者情也情動于中山川草木蟲魚花鳥之感無聲之詩也情形于言古今之情一也關雎者詩人詠后妃也而小序以爲思賢才子思子輿氏引詩連類與詩之本義亦合亦離引而伸之詩之情何之而不之也或曰小序子

夏之所作乎曰小序詩之表也未必皆子夏作也若鄭玄之譜國風也其猶有論世之思乎是可存也或曰孔子之於易也贊而不議于春秋也削而不論于詩也刪而不文者何也曰易春秋以文敎而詩以聲敎者也情寄于此而聲發于彼情動而詩生焉形之詠歌而其情無所不之也無所不之非特後世不知其情何寄即孔子刪詩亦不知也此孔子

之所以删而不文也小序何以文予曰是傳聞之近眞者耳與删詩之旨兩相發也善説詩者表而微之世而論之攷之草木鳥獸之名以通其情爲思過半矣列小序于詩之前存古也存鄭譜于十五國之前識地也草木鳥獸則徧采傳記之所未及稗官小説皆輯而折衷之使後之讀詩者觀小序而知詩之所繇來觀國譜而知一國之民俗貞淫政事

得失攷釋名而知古人咏嘆咨嗟一草一木一蟲一鳥皆非無謂而然與觀羣怨之道略於是具焉卷帙浩繁不能付梓聊存以俟後人覽者詳之而已

詩經別解序

詩者六經之別解也詩經別解者小序毛鄭朱考亭外予以意爲之不必其與詩合也其說於四始六義正風變雅之義俱茫乎無涉但覺詩人意中原有此而予言之躍躍然有不知予之以意爲之也竊以詩非文也四字之中而形聲氣義俱備讀之使人如見其事思之使人如見其人故於詩解釋名外復爲

別解四卷乃予所咨嗟者聲音之道今猶古也獨是清廟烈文諸詩三百篇後誰爲繼作者雅者正言也以比興而正言之言何容易頌者公言也以情私而公言之言何容易故別解起國風止小雅間及大雅而頌則不能贊一辭焉

尚書正義序

書以道政事書非獨以道政事也易以道陰陽易非獨以道陰陽也道心人心古人詮理之言有精于書者乎神農稼穡堯舜垂衣古人紀事之書有大于易者乎裘子曰尼治春秋能發傳外之意而乎獨謂春秋之旨說者深求之而愈失春秋有故書例書平序書之殊學者一槩求聖人言外之意則惑矣易之理極玄而著之象象即事也書之理極顯而裘之道道則隱矣裘子治春秋別有傳所著尚書正義亦既深而醇矣故乎讀裘子春秋願裘子以其深者淺之讀裘子書義願裘子以其顯者微之易簡理得奇偶二畫多乎哉

尊經草序

與師秋圃先生尊經草先刻于清江共五十篇後刻于泉署大學六篇中庸二十一篇論語二十七篇孟子十八篇門人涂伯昌序曰尊經者尊聖人之言而二氏諸子皆外之者也明與頒六經語孟于學宮士非聖人之言弗録可謂尊矣引用佛氏之書自嘉靖之季始濫觴于諸家自萬曆之季始雜風會相激使然原其流弊則以聖人之道不尊時無倡明正學者以風導之而異教之害又多新奇可喜學者耳目亂于外遂竄入其中奉異教之書與六經之書等近一二好古之士彙集經字經句以爲翻然反之六經之旨或背馳而不顧夫六經之尊以道尊也如以字則詩書所載與金竺氏之書有異乎然則欲尊六經之學必先于明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其散

見于學庸語孟者學士童而習之然格物二章三百年來未有定論孔孟之書大義彰而微言泯此吾師　與秋圃先生尊經草之所以作也吾師理契晝前學周人事非聖人之書擯弗入也通籍二十年所得宦遊稿若干不背傳註不泥傳註取自心之所信與本文之所安者以立言今其書具在開卷而格物之說明使從來疑義氷解中庸誠明以後大

旨多晦吾師書出而德性問學朱陸紛紛異同不煩辭說矣乃自天命以訖無聲臭之旨絲連絡貫禁衛關通自有時義來所未有也論義詮時習之學疏克復之仁前此未發孟子如性善幾希盡心諸篇皆疏解所未逮或曰先生胡不自著一書而賓賓時義爲夫道以明經學以同人時義者人所業也今以時義明聖人之道循之乎布鵠以射引繩於匠石也使天下士六經精微之與處以引由觸類于先生之書而後知吾儒之道之無所不包内足則無待于外心志一則不分何必拾義于玄文緑字哉且自昔爲宦稿者多直行胸臆不顧題之所有而務言之先生雖尊顯而勤苦若諸生曾侍吾師作天命一章稿凡十易故其文清如氷精如玉深潤如江河脫化如瓊漿天露匇一藝出海内共樂推之昌

受教最先因篓次其書以正告天下而質言之若此

古本大學通序

三代之治不復非三代之治之不復也三代之盛天子與庶人同學訪道詔德故禮樂與而教化行流及旣衰功利移而襍伯黄老熾而亂常太學之教荒明新至善之旨晦上之人中無誠正之脩外希治平之奏經所云本亂而末治者未之前聞也

夫子出而聖學王道如日中天是故三代以

徐子一杯水　卷二　二十一　古本一

前學統在上三代以後學統在下大學一書之所以立極也漢治襍伯唐治近霸宋藝祖彌縫儒術而大本未立無三代之學而欲復三代之治源汚而澄其流庸可冀乎天未喪道程朱數子標大學於禮經中明說而著其效厥功非小然格致無傳遂以己說補之當時王公栢巳有古本大學之議　明興頒四書於學宮而以大學爲首以朱子章句訓後學所以統一聖眞者意深遠也三百年治化之隆與三代爲烈豈偶然歟格致補傳學者信朱子不勝其信聖經石經諸本紛出王文成遂慨然有復古之思然石經無傳諸本荒謬獨所載十三經禮記中者爲古正本吾師

眞秋圃先生惆正學榛蕪依十三經古本作大學通以明格物之說以正石經之訛使二千年紛紜之議復定於一尊經附傳精微

徐子一杯水　卷二　二十二　古本二

之至不執已見不泥古人不於本文增損一字而後知程朱之補傳誠爲多事諸儒紛紛古本不亦徒勞矣乎夫程朱定補爲今本大學十三經原文爲古本大學條本皆在眞僞間設於楷書石經之外別有所爲石經古文則必小篆隸分碑板所載而後可如所執抄本石經何所徵信以爲古文哉夫宋人之補傳幾於僭經今人之古文不幾於僞經乎此

書出復古者不必意創遵今者亦不廢古文
旨粹而文不襍二千年之絕學復明其所以
扶
聖明中興之運而後三代之隆者豈小也哉

古本大學辨序

大學無所謂古本也古本者對今本爲言也
今本者朱子之大學也　國朝頒于學宮學
者奉　功令謂之今本亦非對古本爲言也
王子陽明表章古本非背　功令乎曰非也
陽明古本今大學所載十三經注疏原文也
然後古本亦非自王子也朱子時王子魯齋
已有大學沿革論言辨而斷謂格致不必補

傳是矣欲移知止二節合聽訟一節復十傳
之舊然歟否歟夫經傳不必分也格致未嘗
亡也知止次止于至善知爲有據物有本末
先格物起義格物亦爲有據篇末合知與物
曰此謂知本直指至善曰此謂知之至也義
之精文之變化眞聖人之言也今讀吾師
秋圃先生古本大學通而大學全文絲明縷
貫無一處蒙聯無一字舛義昌不斂謬俾古

今大學諸本以推原其意使天下知十三經外大學無別本也石經出隆萬間楷書既非篆籀抄本又非石刻識者从辨其僞復作石經攷一篇附於後使學者可攷而知焉

大學格物辨序

吳師秋圃先生古本大學通成昌不敏嘗序末簡作大學述一篇以韋其意以師學大旨在格物復疏其意作格物述二篇以明之因集漢唐宋元明格物解若干以互相發明而附辨于后序曰道成于學而傳于師每見古之倡道者多簡質無煩辭而述明其道者必推原其意以發其中之所欲言後人讀其書

而知其人論其世而攷其學所謂俟之百世而不惑者也古大學之書遭秦項兩焚之厄出之孔壁獻之天子較之天祿石渠大學之始尊于經也而沉晦於小大戴記中者千有餘年宋諸儒表而出之學者始知焉

孔門傳習之書而格物之義復沉晦于事物之理者又四百餘年至王子陽明倡復古本學者始共見大學之原文而格物之義又沉

晦於良知之說者百有餘年尚不緻觀於大學與廢之繇反覆於諸家之說而深嘆斯道之雖明也自吳子書出而格物之說定大學之古本定聖人復起當不易於吳子之言使世之有道君子得共明此義于不替昌不敏敢曰旦暮遇之抑曰尸祝求之云爾

大學述

天下之亂人各其言天下之治議定于一道之明而晦也治之生亂也道之晦而明也亂復治也大學初列于禮經中其先後次序文理精密自程朱以爲孔氏之遺書冠之中庸論孟之首而大學始尊使千餘年聖人之道昭若日星厥切明甚然原文所載禮經中者初不分經與傳也自朱子補傳而格物之說

隱格物之說隱而先後次序亂矣吾於是而知古人之學之慎也大學之列禮經中也千有餘年孔安國不疑之於前鄭玄不疑之於後二程全書所載改本不同亦紀其所見若此並未有補傳也朱子出始斷之曰經一章傳十章中亡格致之傳以意爲之是何漢唐諸儒二程之慎而朱子之見之決也吾故曰大學之書明于宋人亦晦于宋人者此也明

興者爲功令使人人知大學爲孔氏之書而復不忘程朱表章之意格物補傳先儒共守而弗失自王子倡良知之學而古本大學出天下始疑補傳之未當乃王子古本大學出而石經大學亦出其先後次序復與古本相亂不知石經自唐以來久無傳本其僞造可知吾故曰大學之書明于古本而亦晦于古本者此也雖然非古本之晦也以石經之亂

古本也若夫窮致事物之說朱子晦之于前格去物欲之說王子又晦之于後無惑乎格物之學之不明也是故復古本而大學之先後次序不亂明格物而大學之明新止善有本辨石經之僞而知十三經注疏之爲古文嗚呼此吳子大學通之書所以卓越千古者豈徒然哉夫道之有明晦也猶治亂之相生也然而三代大經大法垂之萬世而不可易者常治而不亂聖人盛德至善垂之萬世而不可易者亦常明而不晦吳子之書具在修舉而光大之謹以俟後之君子

格物述上有序

大學本末先後之序經文甚明格物原無缺文也箋註出而聖言湮漢儒鄭玄之言曰格來也物猶事也其知于善深則善物來知于惡深則惡物來言事緣人所好來也列其書與樂記學記類以爲通記而已唐孔穎達曰此經也此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盛以本初初以至盛上下

相結也宋儒程叔子曰孔說非也格至也窮理而至于物則物理盡朱仲晦聞而題之遂取以補傳曰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因其已知而求至乎其極也明王伯安聞而疑之乃讀古本大學而知格致之傳之未嘗亡也王氏之學以良知爲宗故詳于致知而以格去物欲爲格于是諸家之聞其說者亦互有異同而後乃有

吾師吳子之書曰格通也通本末爲一物也通本末爲一物故知明新之至善知至即知止也知先後即知本也知本而後本末通而知斯至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吾知以本文還大學而已不知諸家之言孰是孰非也其說載古本大學通及尊經書義中伯昌授學于吳子推原其旨作格物述二篇

盈庭之義不足以集事羣言淆亂必取正于六經吳子格物之解衆說中之一說也今折衷諸家而以爲格物之義大明于吳子者何也夫格物之解雖不見于經傳而物之爲義則物有本末所載于本文者明甚格之爲義其載于虞夏商周之書者又班班可攷也唐虞三代之盛當其時上之所以教下之所以學以之修身以之治天下或取之畊釣或取

之發卜皆恃此學以爲符券故百不失一蔣
甘盤之舊學高宗之典學孔子之十五志學
孟子之幼學壯行有二學與大學之道明新
止善而會歸於格物格物之學二帝三王之
所不能異也堯曰格于上下舜曰格于文祖
禹曰七旬而有苗格湯之誓師曰格爾衆庶
高宗說命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周公之告
成王曰天迪保格告君奭曰天壽平格其于

寧殷鑒曰成湯受命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太
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我則鳴鳥
不聞矧曰其有能格穆王作冏命曰格其非
心作呂刑曰罔有降格曰庶有格命孔子論
德禮之化曰有恥且格孟子論正君曰惟大
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夷考古訓其章明若此
古聖人之有天下者性反不同明明德于天
下則同明明德于天下同則通身與民爲一

物安有不同堯舜生知之聖人言德之無以
加曰峻德明之無不昭曰克明格于上下通
天人爲一物矣烝乂格姦子之所以格父格
于文祖臣之所以格君王哉舜乎禹之明德
遠矣七旬而有苗格繼二帝而開三王有以
也殷商治兵其格衆誓師曰台有懿德乃格
天而孚佑焉文武周召之盛曰迪格曰平格
曰格非曰格命一篇之中三致意云孔子生

廣周之後而集堯舜禹湯文周之成會而歸
之曰格物統而一之曰大學孟子願學孔子
而自附于見知其曰萬物皆備於我格物之
深旨也深旨吾不敢知但以六經之所訓合
于吳子格物之辨有以異乎無以異乎學者
將徵信于六經乎抑附會于傳註乎今曰格
物之說得吳子而始明人將疑之今曰格物
之解爲大學之原文聞者有不渙然釋憬然悟者乎吾不敏請以斯言爲據矣

格物述下

身與民一物也胡以隔之胡以通之隔之斯二物矣通之斯一物矣曷言乎其二之也人之性情未有相什伯而其智有相萬也形體各植心知紛出一家而異好惡者有之一國而黨異同者有之推之而南北異宜剛柔異質燥濕異氣天下遂多故矣曷言乎其一之也人與己隔者形體其不隔者亦形體同者

心知其不同者亦心知聖人立教所以審異而致同者意深遠也吳子格物之說證之經傳其理明矣或者曰聖人之立教也爲上知者十一爲中人者什五通人已爲一物者上知之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格去已私之物中材可勉而至焉語初學以聖人之上務不幾于不倫乎答曰非也古者十五入大學師詔以道非大學之道如何保訓以德非明德之德如何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非通人已爲一物如何若以通人已爲一物非初學所能則欲明明德于天下始願固及此耶故愈推而愈入者學也愈入而愈微者道也本末總一物始終共一事又何疑于吳子格物之說或者又曰吳子之言曰致知在格物誠意在愼獨獨之與物二歟一歟格物與愼獨孰先孰後歟答曰人心無空而生意者意之所之

爲物知其靈覺心其主宰身則效之而動獨也者所以觀物而審幾也愼之斯通之矣縱之斯隔之矣格者此格致者此致誠者此誠正者此正脩者此脩大學曰脩身爲本又曰德潤身心廣體胖其旨深矣古本以知本知至作結即次誠意以明之大學之能事全矣後人以格致缺傳不知知止而后有定與物有本末云云其言知與物者已無遺義致知格

物原無缺文也朱子以聽訟一章爲釋本末
而以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爲缺文則本
末有傳矣始終獨無傳乎本末始終有傳則
知止而后有定獨無傳乎夫道明于學而藏
于書書也者所以綜羣道者也道統于一言
乘于一理自非神明之人孰能述千載于一
時綜殊方于一致者乎夫聖人之言丁寧反
覆載于書者甚明後之人求之而不得其意

之所在者其弊有二一以爲聖人之文章非
復天下之言也而求之太過是以聖人之言
更爲深遠而不可曉一以爲六經皆我心也
而自視太高是以聖人之言妄爲改易不顧
其心之所安惟求附會以自全其說今以大
學還大學以補傳還朱子以良知還王子以
格物還大學之本文天下後世將共信而無
疑而後知吳子之言之非有異于人也

上吳秋圃先生格物辨第一書 辛巳冬月

客邸客至如蝟十五日即入山中研幾滌慮
推明師旨作格物述二篇大學述一篇石經
考一篇集格物辨一冊序一篇古本大學辨
一冊序一篇繕寫上獻伯昌不肖自五歲誦
大學十歲聽塾師講說每至格物補傳便覺
礙口長游吉安以格物之義請正郭青螺師
師云衆訟紛紛聚訟惟薛文清云格物只是

格个性此語確然時佩其言未通其意後讀
註疏程朱陽明諸說益復茫然私念大學爲
孔門第一書格物爲大學第一解安得茫然
若此思之幾廢寢食自是意中言中若有一
解而不能自明甲戌會師執靈盱上以學庸
諸說下教時家母初喪皮骨僅存一聞師說
如夢方醒乙亥執經兩次復有格物慎獨是
一是二之疑丙子煙雨樓中證明此義戊寅

建衙學東追隨韋門旬日己卯淸江師始有古本大學通之刻昌捧讀未竟生平疑情雪消氷泮證以所見所聞及六經語孟諸書了無滯礙時方北上未能妄發一語庚辰按部盱江上所作後序一陳所見昌以大學得師始明格物得師始透古今得師始定擬集諸家羣議共析衷于夫子因循未果辛亥夏謫兄南州已而陟洪厓涉霞溪閉關山中三十

日方得論考集辨作爲二書惟師俯念昌二十餘年畜疑穉學之苦八年陪從杖几之間三十日山中虀粥之味師書行天下雖箋註方新猶念昌愛教最先最久願附一言倘師剖其疑義大加筆削賜一序于二書之前梓二書于師說之後昌不肖謹熏沐以請

第二書壬午七月

大學古本辨蒙師賜序刻出非敢謂羽翼聖經庶幾得稱師門弟子爲生平至願格物解推明師旨作辨以發大意因循未果今任南州一月因得再採各書自鄭孔程朱皆有辨易稱學聚問辨中庸稱愼思明辨辨者古人之所不遺古人註堯典以萬言歐陽子論易反覆致疑于子曰二字況格物之解辨說千有餘載今者義裁兩家文裒諸子精微詳確安得默然乃讀朱元晦辨呂與叔書始知致

良知不始于陽明而陽明以良知二字從萬死一生中得來或亦其親證有然其說則非自陽明昉也陽明以下亦有辨尚恨行笈無書此中于理學書收藏甚少謹附鄭孔辨一程子一朱子二宋諸儒一陸楊一陽明一共七篇同前格物述二篇繕寫呈上冀師恕其疎畧原其作辨之心賜覽幸甚

第三書壬午十月

日者所上格物解諸條附辨七首蒙師指示復蒙許云學喜日進殊多新得時錦旋方促多有未盡之意山中再輯諸說增程子辨一陽明辨一明諸儒前格物辨一王羅辨二後格物辨一乃輯 太祖諸說而知聖言之如天無不覆也如海無不容也亦附辨二又方正學辨一不肖因反覆於諸家之說折衷以夫子之言諸家之說如二十四山向背倒直

橫豎各有所指夫子之言如子午相對二十四山向背總歸指南一針學者開卷瞭然無復纖毫疑義吾師之言同太學不朽矣謹分上下二編繕寫呈上求師一言發其苦心與古本辨同刻于大學通後昌不敏敢再薰沐以請

第四書

八月朔日舟中拜別立江干三日望征帆發後始即旅次不知中秋師尚於吳城望月也豈山川風雨皆眷留吾師不欲一日去江右耶伏讀所賜扇頭詩字字至理至教豈徒蓍蔡奉之直同學庸語孟佩服終身至出處大節昔孔子不許季路行軍而用舍行藏獨與簞瓢陋巷之顏回每思古人稍知學問未有不輕視爵祿者然而孔顏樂處又非莊生之逍遙遊也抑與原憲之蓬戶甕牖捉襟肘見

者又別去此二見則宣聖之老安少懷顏子之無伐無施其樂正可尋也不肖近奉師教心緒益清此行逐隊而往蕭然蓬箬冲然意遠聞縣價甚貴前途行止隨緣十餘年讀陽明集向知其透徹處今知其差別處讀 太祖御集向知其廣大處今知其精微處已陳所見于二辨中求師指示不肖今于古今八書會通師教處處皆得指南不獨格物一解

也然不肖所證入則在格物一解今所刻諸條任以師說通之觸處洞然所恨揀擇無多然麗與晦雖成書未錄也望師序刻以慰渴飢前書未盡敢再瀆陳

第五書 甲申

仲春舟次叨蒙善誘寄勘以欺慊一關不肖通身汗下歸途如醉初醒抵家志氣日漸輕清向來夾雜諸累不知何以忽然如洗默覩

好惡二念歷歷分明中庸鳶飛魚躍之機程子吟風弄月之趣始覺去人不遠師恩至此何以報生成耶日取大學通焚香莊誦于致知誠意二關知止知本二解無復一字疑義因取格物諸解再加精研宋人不獨朱陸異同張南軒實開後人辨端因另置一解附一辨又得羅整菴困知記讀之整菴陽明同時所載大學古本原序及辨朱子晚年定論足

徵信于方來亦置一解附一辨成書三冊薰沐五上求師序刻五月中忽聞國變淚枯心死不復知人世之樂所幸聖主中興舊邦新命旦晚始著有生氣伏念天下之亂本于人心人心之壞由于學術窮源溯流不能不致憾良知之說今天下人希靈悟士鮮躬行一旦變起文章侍從之臣靦顏從逆其流弊一至于此捄之平居無大公至正之學臨難必

無舍生取義之臣乃此時而猶支持門戶賣官鬻爵紛爭不已試思大江以北楚豫秦晋半爲何人戰則兵偷安出守則形勝安恃草野痛哭之餘作爲三論極知無當聊欲爲君國存此空言敬繕寫上獻師叔大人精忠大節讀老師寄愁諸什泣鬼神矣貧甚欲遣一力未能頑石上人之便肅此附候

石經考

予既考大學典廢作古本辨矣古本原載石經中而鄭端簡之所謂石經乃抄本非石經古文也復作石經考

書契之興昔蝌蚪文也倉頡始制六書唐虞夏殷周皆用之曰古篆文周初名蝌蚪書周宣王命史籀參詳曰大篆文秦焚書李斯改古籀文爲小篆程邈爲隸書王次仲用小篆

八分用隸二分爲八分書凡四體總稱古文秦專用小篆名今文漢兼用小篆隸八分名古文及古篆出自孔壁後所謂蝌蚪書者始得復古東漢盧植李循言諸博士有以漆書經字合私文者熹平間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蔡邕書之刻石于太學使後儒知取正焉所謂漢熹平三體石經也一小篆一隸一八分也魏正始中諸儒虞松等較正石經以蔡

書非孔壁古文詔邯鄲淳衛凱鍾會書石立漢碑之西所謂魏正始三體石經也一大篆一小篆一隸八分也故漢碑西有一字一體二字二體三字三體者其中以虞松衛凱邯鄲淳鍾會等所書爲古文凡小篆隸八分與蔡邕同者照舊書之或仍蔡邕舊不書惟古文一體蝌蚪出孔壁與蔡邕不同者則書曰古文一體稱一字碑古文外或小篆或隸八

分一體稱二字碑其古文小篆隸八分各不同者則書曰古文稱三字碑蓋漢魏初惟知以小篆隸八分爲古文不復知有古篆自虞松等考定蝌蚪古文千載外始得見上古聖人心畫之傳乃自東魏遷徙不常唐初魏徵署收藏秘府後楷書行而古文亡矣梁大同間西魏高澄遷雒陽石經五十二碑于鄴至河陽沒于水僅存其半石經自漢熹平至梁

天監漢魏所立三字石經在洛陽者屢經喪
亂初無損失及魏馮熙爲洛州毀其石以建
浮屠齊皇建間對學館後周大象間又徙洛
陽故魏碑在鄴其全安在洛陽隋開皇間始
自鄴載入長安置秘書內省立于國學隋亂
管造之司用爲柱礎而石經殘缺極矣其墨
本在內省民間猶有藏者唐初王世充得隋
書八千餘卷太府卿宋遵貴遷東都浮舟泝

河西至京師至底柱覆舟盡亡其書而古文
漢孔壁蝌蚪書及小篆隸八分諸經墨本至
此盡無存者唐太宗嘗嘆五經多訛字詔顏
師古于秘書省考定多所釐正既成悉詔諸
儒議房玄齡集諸儒人執所見相辨師古引
晉宋舊文隨方曉答義擬該明人各嘆服因
頒所定書于天下時李陽冰以古篆石經亡
缺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于明堂號大唐

石經使百家之後無所損益後不果文宗時
鄭覃爲一代名儒請太學置五經博士又以
經籍刊謬博士淺陋不能正其言詔同周墀
崔求張次宗孔温等楷書五經鏤石太學以
爲萬世法宋初移置太學即今西安府學內
歷代所存楷書石經也其所載大學與十三
經鄭玄本同後唐張興間令國子監較正九
經以西京石經本抄寫刻板頒天下命馬鎬

陳攄田敏詳勘周廣順間各經文字九經字
様板成田敏上之而諸經刻本學者始見大
全宋及國朝皆刻板太學今十三經注疏是
也而石經澌滅盡矣前僞蜀相毋昭裔取唐
太和刻本石于成都學宫與後唐刻本畧有
異同又灋分韻所載石刻藏宋張垚家宋洪
适所載漢隸分韻各碑俱僅數字京師今回
于文學刻春秋禮記亦畧存數字又京師西

山洞石碑三十餘今亦磨滅無存金石録載
左傳遺字亦于碑内所遺數字非全經全碑
也今石經大學出嘉隆間載鄭端簡古言中
先輩辨之詳甚吾故考漢魏晋唐宋明石經
之存亡可見者著于篇令學者知今十三經
之即石經古本而今者石經之僞將不辨而
自明矣雖然不可以不辨

太乙統運四計鈐式序

儒者之學折衷于六藝以本立汎濫于
百家以廣義抑云浩博矣然不讀天文諸書
不知天地之大不讀太乙諸書不知古今之
變也二書士大夫皆稱道之乃索解于章句
茫然求理于圖象茫然而傳斯學者又多潛
德不耀之士非粥粥人耳目者比故其學在
明晦間予向覽太乙統宗金鏡玉文詳畧不

一終不能擧綱見目條次瞭然又覽太乙六
壬奇門三式徒執成局以相傳問以變動不
居之肯猶滞言詮令讀孫羕成太乙統運四
計鈐式而嘆其意念深也其書始軒轅上元
甲子逮天啓下元甲子以年統月以月統日
以日統時而年月日時與六十四卦周流如
環中所載運會元極之數與邵子元會運世
之數畧有不同開闢以迄雖太乙祖數七有

可紀而載籍濶略以軒轅二十三年太乙在壬為歲首嗚呼吾儒耳目覩記遡唐堯七千餘年間而猶若滅若沒乃開闢迄今一十七萬七千四百九十一甲子何從考索然而太乙祖數非無稽也若夫自軒轅以來其間皇帝王霸之代興神聖賢哲之間出治亂升降而天時人事若契合焉夫歿玉竊弓干戈疾疫星變災異山崩河決陽九陰六之値大小

遊年之例太乙所在關囚掩擊杜格挾提之數主客勝負千古上下若數計不爽焉推之往古驗之將來豈復懐疑於在中之事夫天之去地八萬四千里而人之明能與日月相接三垣二十八宿尊卑貴賤先後布政位置不亂故曰不讀天文諸書不知天地之大也積年運數一千零一十六萬三千四百八十年總開闢至崇禎癸未而此書展卷在目故曰不讀太乙諸書不知古今之遠近也

函史序 代

邃古之隆書契未興三代聖人用而不恃故字之所用彛鼎墳典之外無施焉自文字無所不用而六經託六經之託太史之掌記繫焉黃唐虞夏之盛史即為經隱桓定哀而下經藏于史降自秦漢司馬遷稱良史才始變編年為記傳說者謂其是非頗謬於聖人而經與史分矣代有作者或詔言或野修莫不

以一人之手定一代之文爲純爲駁班班可考乃若櫽括七千餘年溯姚姒以迄于今網羅無失法戒昭明滙百家之學匠寸心之裁上無媿于古人下不負于來者非命世之大賢其孰能與於斯宋鄭樵氏取十七代遺文會爲通志號稱傑構然其書慱而無統識者猶有遺憾司馬光氏復紀傳爲編年朱熹氏以通鑑爲綱目是非益嚴袞鉞益著後以學

者觀先代之載記則廿一史具在求治亂之得失則通鑑綱目具在乃若觀會通于廿一史取鑒裁于通鑑綱目然後出寸靈之獨照與上下千古相為發明則函史一書尤為特出函史為徵君鄧潛谷氏所撰嘉隆之際先生舉孝廉不第閉戶著書繹經而經通函史而史信其學以天人貞一為宗故毋篇之中於天心人事之忤合三致意焉先生素心勁

節家徒四壁其刻函史乃活字手較故傳世有三本初摹本初屬草也再摹本再削草也三摹本則先生晚年定論一出一入皆經百千審量非漫然而已南都所刻乃初摹本其三摹本流布甚少今去先生數十年鄉諸君子重較梓之不佞讀其書而知先生之所以傳也古稱通天地人之故盡天地人之變而後可以作史明乎史之道大而作史者若斯

之難也故性地不徹則識不老學問不深則神不閒搜羅不廣則才不暢權度不嚴則筆不古人品不高則言不信五者缺一不可先生通經學古曠然天游洞見本原觸乎塵埃之外於書無所不窺研窮于物象纖大之致稱量古人銖兩不差出其匠裁粹然一規于正天下翕然宗之抑其誠然之有以相信也且先生閉戶廿餘年無他嗜好左經右史朝

削夕存斯乃得之于內不可得而傳者矣抑嘗聞之天之於地如蒸之引函地之於天如函之待蒸人居函蒸之間風雨日星山川原隰日淡其中而日周于外而罔覺也太清碧落之間虛無文字先生以函史名書意深遠矣夫天地之為道含弘光大故能吐生萬物而不自有其功名先生取七千餘年君記臣謨纂作賢述其間之治忽興替進退隆污卷

[illegible]息當否存亡而盡納之一函之中自非
識空萬有學極天人是亦蓬心管見之儔安
足以語此也不佞猶見先生三摹定本其手
較數月特日必記流光可數昔人稱廿一史
爲紀年之書有事日實無事日亦然則函史
二編是亦先生之紀年也夫

月令玄機序

禮月令布政自始和以至蜡息布政先後之
序與天行節次累黍不移民生日用飲食之
質不時不舉王制也天道王道常相爲表裏
古先聖人言其大不言其細言其著不言其
幽民生貿貿每中陰陽之患聖人能使民由
而不能使民知可柰何語有之歲有玄天月
有玄天日有玄天玄者聖人所不言而道書

所甚秘者也男女飲食生民日夜醒夢其中
禮閑其私而不禁其私能正其感而不靜其
感小爲室家仳偶之禍大爲水火澇旱之災
五官之動迷而不返莫非凶也夫陰陽有氣
萬物有形氣妙而形粗氣摩形而形必有損
水離土則散影離形則滅道固然與月令玄
機一書爲吾友曾子卭所輯其爲書也審氣
於壄焉聽聲於鼓曉取道書之玄而秘者不

惜盡言之雖間及不經然皆事之所有始候氣補月令也次月占占晴雨也次風俗記風土也次養生利出入也次服食衛精氣也次禁忌愼袵席也而子印所心憂者猶在不知忌而羅禁者不勝諄誠焉其書簡切衆所共曉所宜戸置一帙動與吉會者也同社鄧聲子績古好奇手校付梓入屬余一言發其意余以月令者王道之大端玄機者月令之别

旨夫以民生之愚聖人敬愛斯民之重一語有造于蒼赤猶且尸祝之况夫死生之大身世之故者乎特世人少見多怪遂以爲奇秘耳然則輯是書者與刻是書者均有功於民生不誣矣

遥集詩社序

辛巳花朝日脩社于中洲先是雨霰作氷自元日迨花朝日無一日不雨無三日不雪花朝日忽風雨開霽四方名流翩然遥集中洲湘竹數萬竿流水遶其下古松數株亭亭出竹上夭桃紅杏點綴江皐蒼鶯紫燕與檀板歌聲相亂竹間開蘭若數十椽庭戸已悠諸君子布席竹下徙倚列坐觴酌無行次主人

供紙筆于萬玉深處酒數行分韵賦詩詩不限古近體即席而成遂有中州寓旅庵先生出塞數季卜居吾郡陳山民姚仙期至自蘇州游勿礙至自三山包叔賢至自永嘉顔方平自進賢至僧徹凡自無錫至昌亦棲遲郡邸與陶西之黃孝先萬印舟鄧聲子樂數晨夕同社凡十二人游勿礙陳山民以事未至光習賦詩者十人嗟乎人生會合何常今四

郊多壘歲凶民愁諸君子徜徉山水之間嘯歌林竹非敢忘君國之憂抑以嚶鳴之誼不以時廢也書此以志歲月

陶淵明詩序

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也詩之不近人情者非其至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朋友之交人無二情情無二感歡則言以布之鬱則言以疏之歡則言以布之其情引而日長鬱則言以疏之憤懣無聊之情獲紓其一二於以養人之欲正人之感聖人之教行焉爾聖人之情與凡人之情一有不

合非情也非詩也用之郊廟用之朝廷用之里巷編戶有一不合非情也非詩也引凡人之情中于聖人之情而無越畔聖人之教行焉爾禮禁于未然詩導其所以然是故有君臣而渢父子而怨兄弟而歌良友嘉賓而慕征夫戍婦離合合離而思天下之情盡而無盡天下之詩無盡而僅盡者端不越此三百篇後最近情者陶淵明一人而已原夫性情

近道出處𢽾然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情無之而不眞無之而不眞斯無之而不合也無矯于情故眞無拂于情故合無矯于情無拂于情故漸近自然後有作者或抗而高之或幽而深之離于人故遠于人遠于人故于巳之情也矯于人之情也拂矣淵明隱則躬耕仕則絃歌爲三徑之資倦則賦歸去時而乞食時而隻雞斗酒相餉相呼田父

野老歡笑無厭拊今追往述祖教兒惜陰嘆逝事事猶人愚夫愚婦可歌可咏聖人或不能過焉義熙後之甲子時移事改述酒固多興辭飲酒終篇興懷　魯叟原本六經濁醪自揮顧影獨醉吾不知與舞雩春風咏歸沂水是耶非耶世有　魯叟淵明列顔冉之科也巳

陳止齋文集序

宋人稱善持論蘇氏兄弟每舉一事以槩一人而其一事又其人微忽小節縱横言之大其所大小其所小正統三論强辭疾書如勁風之卷秋葉一掃而盡而吾猶絶愛羅長源論邃古之初如所耳聞目見陳同甫談王伯之略鑿鑿可見行事敘古人戰爭處如聞其聲如見其人皆千秋絶調也陳君舉與同甫

同時時光宗不朝重華宫君舉抗疏引裾聲淚俱盡以直節名而同甫廷對則以天子之孝不在問侍細謹光宗稱善處人父子之間手㧞第一於時二陳人文雙絶二公相于甚深乃立朝持論古人不苟爲同如此同甫文字諸所上書與元晦書酌古論外不多見君舉堯舜以下俱有論筆法絶似大蘇風流跌宕之趣亦略相當至其自運機軸翻空微變

到不可屈向有刻止齋與論者每以未獲其全爲缺陷事余社鄒吉哉嗜奇攡幽與物通懷偶出君舉全帙相示余驚怖其言手寫口哦忘疲屢日因嗟文章流布固自有時坡公諸論爲文人鼓吹久矣君舉今始盡見於天下將無文章流布亦如知遇之相負歟吉哉夢寐乎古人精神乎古文此集研諦經時每一論後引經訓古自爲一論與止齋相發明

不獨爲止齋功臣也羅長源諸論盡見路史其書雖行猶在隱見間同甫集方爲吾友閩子將刻出今於吉哉又覩君舉全帙可不爲大快歟

千秋水鏡序

古之人言其所信而文生焉言其所信以達變制事而文之變化生焉夫人之一身精魄胞絡爪髮笑啼皆文章也稚而壯壯而老死有一不與其文響答者於言爲文於心爲僞施于政事爲雜爲假其藻堪縟其美堪市吾均無取焉于之爲此者要使讀其文如見其人思其人如讀其文鬚眉笑語宛然生也魂

夢肝腸豁然露也或一文以槩一人或數文以盡一人或一文以槩數人此類始無勝舉要於之人之文兩無負矣尚恨讀書無多採擇未廣聊成數冊以示同人或曰千秋之水鏡也

盱江黃孝子胡烈婦傳序代

建武故有黃孝子胡哀烈二祠各載春秋祀典太史書之學士大夫歌之咏之凜凜乎如孝子哀烈之猶在也不佞承乏茲土去孝子二百餘年去哀烈亦百年復爲傳而序之不已贅乎夫忠義之在人心如日月之在天人人目見日月而日月日日常新千古忠義之事炤耀于簡編朝夕人耳目聞者人猶喜談

樂道之而不置況與其鄉之人稱其鄉之孝子烈婦其流風遺澤之猶未泯者歟人世原無苦節可風偶值其變而爲人之所不能爲傳人世未有之苦甚非其得已也至性所格燥濕不移人鬼可通於以厲一世而警來者讀其書思其事而見其人之歡笑溯洄于天清地曠之間孝子茹荼披緇三十八年辛苦歷盡始獲見母哀烈八年氷蘗雪操而竟死於惡少沙蒙悍狐鐵錐之手孝子幸而見母哀烈不幸而死於其姑人之悲哀烈也甚于孝子然吾願讀孝子傳者如孝子之心不願如孝子也孝子湖海飄搖而僅得以餘生十年奉母寒暑以視今人游泳太平啜菽飲水承歡朝暮其樂爲何如者而吾猶願讀哀烈傳者如哀烈之心不願如哀烈也哀烈寧慘毒以死不忍言姑之惡而竟不能掩姑之惡

以視今人室無勃谿琴瑟靜好縞衣綦巾其樂爲何如者由是家談孝烈之事人歌孝烈之風相與勸勉共爲仁厚而恥爲偷薄將見孝子哀烈之鄉比屋可封矣且以正告天下有孝子烈婦如黃如胡其人數百年後蒞斯土者猶表章而傳述之惟恐一日之泯于人心也其所裨益于世道民風者豈淺鮮哉

合刻盱江黄孝子胡哀烈二錄序

吾師吳秋圃先生之槩憲湖以東也化行俗美矣江州　新命瀕行手黄孝子胡哀烈二傳付昌曰汝鄉黄之孝胡之貞史冊所僅見孝子三十八年不婚不宦孜孜遍天下求得其母哀烈八年行牆茨浥露之間而皚潔不移余合爲序將徵海内詩人咏歌之今先示子昌再拜捧讀而知吾師之爲風會爲人心

計久長者念此至深也今天下倫紀章明教化翔洽家人婦子安常履順聖人之至德要道胥此出焉顧習焉而忘之行矣而不察也其不能令人神聳而心動者有待而興起焉爾乃有不得已而値彝常之變備世事之慘流離困苦艱險具嘗不增華不改業不回不撓如黄如胡其人千百世下聞之色變譚之意揺思之令人自慙自愧自發深省而後父子夫婦之倫尊若天重若山岳孝子貞婦之鬚眉肝膽若霜之加空若日之照物令天下之人自見其本心非作而致其情無託而匿所未盡天維之不絶人道之不毀関係詎偶然歟忍人之所不能忍行人之所不能行而甘之若飴泰然自遂其志而後已所稱不學不慮從容中道之聖人於此果何如也吾師涖吾土大暢羅明德之學而加意黄胡二傳

厥意良深孝子舊刻詩冊皆鉅公名筆予吾師郡齋偶獲原本泰珠奉之一日盱市儈人中偶見售孝子手卷者皆諸賢眞跡與刻本不訛一字而古人之啼笑精采劃然天開昌驚喜失聲已念去孝子三百餘年其英爽猶然不謝非吾師至誠匕格某不敏何以畀之哀烈舊亦有錄洸瀾無詮次因同二傳刻之推吾師之意以遍告吾鄉之人使知吾鄉先

代之爲子若婦其孝節有如此者以此事君求友其于忠信殆所懷來者歟昔　高皇帝手闢區夏戈矛搶攘之秋書古孝行爲圖以示後人命學士諸人撰修女誡詔天下境内有孝子節婦志行卓異者有司指實表門閭如制立國之初其風素巳若此　肅皇帝中興政舉而閭閻編戶之女何氏雙貞皆載祀典孝子夏暘一石工耳不識一字抗禮公卿

間　賜祠祀之其敦尚實行綱紀人倫者有非徃代所及孝子生元季爲　國初苞符之所開哀烈正氣所鍾扶　世廟昌明之運炤耀簡編與扶輿清淑之氣相扶于不墜而扶輿清淑之氣愼重數百十年而以全節付一二人吾師序而傳之使海内才人韻人咸咏歌而風暨之有以也夫

史更生先生詩序

代之漢也爰有漢詩魏晉也有魏晉之詩唐也爰有唐詩抑宋元也自有宋元之詩明興奄有各代之詩備體則集成專家則讓美故明有詩而未有明詩也國初風氣淳厖雄乎蒼蒼李何力追古雅爲漢魏則漢魏爲唐則唐黜宋元則必不爲宋元明詩之所以奄有各代者非誣也王元美才贍而思越才贍故

無所不有思越則物皆致之袁徐鍾譚皆元美開之世人自不察耳今日風雅道衰爲初盛而雜以中晩爲中晩而雜以宋元甚且爲王李而雜以袁徐爲鍾譚而雜以王李嬰無專業聞見所引觸緒而遷有固然也乃若純乎古人不雜以近今之情悦今之調交其人如古人讀其書如披古人集者廣陵史更生先生一人而已予癸未游邗上與梁子飲光

訂交歙光才情超邁頃刻千言而詩律細甚讀谷菴詩選所存極嚴一序簡質無溢美詞曰斯何人哉歙光爲道更生人與詩之奇予驚怖曰兄詩傳天下如景星卿雲而獨闕斯人選斯人哉明日擕更生於谷菴更生冠皁敝巾襲胖深碧鬚髯如銀衣光葛衣革屨脩脩然也出所刻東皐集及新詩數卷示予予讀終篇嘆曰此李崆峒後諸名集中所絕響

也更生貧而介讀書老且不倦七十猶爲童子授經不妄受人一錢不交當世名公卿不讀王李以來詩所規摹惟樂府漢魏三唐至李崆峒而止故其氣不與世通其調不與世同其得純乎古人而不雜于諸家者更生之所以成更生也更生自稱少年爲詩猶以音律才氣自雄已慨世多浮蔓遂皆去之而家貧菽水無歡茹荼終其身以志悔又値世多

故隱居眷懷君國故多悲感叙志之什此篇中之重旨比興之深情也余年友湯惕菴時司李維揚以更生薦巡方擬爲疏請惕菴憐才樂善若此易禮春秋更生皆有撰述以朱子說詩背小序因採序傳譜箋申公諸說折衷以六經闢人何玄子亟稱其書更生性不近人學不隨時故其名莫著然君歙光之知人惕菴之表微更生爲不孤矣鄭子士介素

心古處適尺一相及亦亟稱更生云

唐存之詩序

六經之有詩也如人之有聲也無詩則人世猶夢有詩則山川草木皆能言矣是故用之郊廟則天神格用之朝廷則君臣治用之閨闈則百姓和詩者六經之騎驛猶五倫中之不可無朋友也是故詩非文也文者長篇短幅自爲結搆詩則四字中而天地萬物之情生歡戚哀榮之感殊形曠故其聲悠義廣故

其氣厚四字而形聲氣義備焉詩豈易言乎國風無楚詩古而離騷與焉漢魏而唐諸體具矣明興作者如林李何追琢其章復古爲創王李繼之力持風格一變而袁徐矣再變而鍾譚矣騷固楚聲石公伯敬友夏皆楚材也而後乃有唐子存之稱詩西楚間名蒲天下云癸未戒兵同人公車皆止秣陵僧懶先持詩數卷隱其姓名以示予快讀十篇咏嘆不能已出懶先曰子賞其詩矣吳人乎楚人乎予以今日之爲鍾譚者遍國中近一二名人復思王李當年安有情深旨遠自出新裁使我如同唐人咏歌若此數卷者楚人乎胡不爲鍾譚吳人乎胡不爲王李乎幾無以名之明日存之同懶先過予衣冠簡樸語不多而韻真摯之氣對之令人意消數有道者焉載讀其釋貞蔣適林二律洞見本源始知存

之有志聖人之學詩其一端也因盡讀其藏什風期肅穆託寄遥深寫難名之景筆端有畫夫中郎之秀發鍾譚之清微於風會非無所轉律以詩人敦厚之旨能無閒然雖然鍾譚能變王李而後可不爲王李存之能變鍾譚而後可不爲鍾譚曰吳曰楚豈風雅亦譲桑梓歟存之爲大愚先生令子詩因自其家學古人論定而交予於存之亦猶歌蘋初賦蓼蕭之志云爾

陳伯璣詩序

予家篇曲之陽距盱江百里每泛舟江上望紅泉碧磴之勝即不作一詩而有詩意歲無不至郡中至郡中無不登麻姑登麻姑必痛飲神功泉未已又提攜罌勺以歸陶然味歌也今年花朝棲遲郡邸會四方名流翩然過集修社事於中洲中洲修竹萬竿江水漣漪隔岸青樓一派翠幕朱闌簫聲歌聲盈耳望

二姑山色落帆影間衆客賦詩歡甚過數郡中名士咸以陳伯璣移居章水社中遂不獲有斯人已汎舟南浦以晉宗侯亟稱伯璣而吾友陳大士徐巨源舒魯直亦亟稱之適伯璣持新詩訪予屬予序其詩伯璣之人吾固願見伯璣之詩猶所願讀亦所願序伯璣英齡爽秀寄興悠揚而感慨所繫時多傷時憂國之情伯璣真有心男子哉乃予所怏怏于懷者伯璣予郡人胡事猷居章水使士業巨源魯直多一快友予失一快友故極序故鄉山水之秀以問伯璣能無動乎雖然予不能得伯璣于中洲乃竟得伯璣于章水夫何憾

王子嚴詩序

山水之遠近性情之離合畫得其半詩得其半縮千里于尺幅詩之所不能盡者畫得之繪微茫于五字畫之所不能傳者詩得之故詩與文有辨詩人與文人有辨文以貫通詩以導情文以理勝詩以韻勝故文可學而至詩非可學而至也而詩獨與畫近者以詩與畫皆以韻勝也壬午北上以戎兵寓秣陵報

恩寺寺僧師一與天界僧知之皆方外素交也報恩去天界二里許杖屨所及時同師一如之問所爲天界六景者至西菴觀曲徑徘徊者久之煙雨溟濛半峰在焉訪古拙菴梅花雙挂俛仰陳迹惟見修竹萬竿長松蒲徑古人不分別松栢以其臭味同也報恩松林天界蒼松皆古栢也松栢無茂草獨天界松下芊眠半畝隆冬碧色如鋪茵亦奇觀也過

祇樹菴粉墻踪檣有詩人王子嚴在焉子嚴素心嗜古爲千將邱持社中人其風氣亦復相類酒酣出所畫天界六景予同諸子縱觀詩指點諸所游歷一一如在畫不知身在山水中山水在畫中暮歸見人影山光又皆在月明中予笑謂子嚴曰先生移我情矣明日子嚴出所作詩屬予序子嚴之畫無一筆落蹊徑其詩清虛瀟灑因宜其兩極也子嚴高才

方出爲世用詩與畫皆其餘緒之所及嗚呼子嚴真韻士哉

鄭龍如詩序

古之君子顛有特立獨行之操立隆名而垂後世詩與文其一端也若夫隨人呼拜以蹴取時譽曰世學焉爾矣萬曆之季文競浮夸詩競淫靡高曾之規矩蕩然至天啓乙丑而兵戈囚殺之氣见於文章矣維時明其學堅持其說卓然不惑以與世爭者海內數人而已乃信州鄭龍如獨守其舊學而不變其文

或遇或否至於患難坎疴而折而不易其初吾意龍如於文章持法過嚴其縱佚綺麗之思必於詩歌發之乃讀蘭畹居草不謂龍如之於詩其持法猶嚴也擬古樂府題詩八久置不問龍如字櫛而句比諧義以和聲近體滌瘢拭瑩歸于安雅予交龍如時人方學袁徐後十年而學鍾譚近一二好古之士復思爲王李當年而龍如之詩歷數十年而如故

嗚呼龍如之詩之文不隨人呼拜以蹴取時譽而名卒歸之如此龍如愼許可屬予序其詩予諾序龍如詩十九年于今始克爲之嗚呼天下閱世之深守道之篤如龍如者幾人哉

強眞長詩序

古之爲詩者言遠而文無害焉今之爲詩者意不必遠古人變本求異焉而比興亡矣夫五方之音既與中韻不叶古文今文之字句又與唐律不叶比興亡乃徒取五言七言以陳辭甚且恣其議論雜以詭僻纖屑之辭以此稱詩然歟否歟廣陵強眞長之詩予謂其合于古人者有三才娩肯作者而出之娟嬿

宜人故其情深音吉似王昌齡出入中唐而必不爲温李之淫靡故其調清可以縱横盡變出奇無窮而一執於法寧修潔而必不汎濫故其律細之三善者今人所畧古人所矜也王介甫論詩云鏤刻萬物而接之以藻繪鏤刻者嶄深藻繪者修辭接者情文之相生也嗚呼三善備而比興存比興存而風雅存非眞長惡足以語此

秣陵癸未元日元夕倡和詩序

慼氣自昔有之然未有闖入內地如今日之甚者也今且畧齊魯窺徐淮矣所恃塹明者盱衆正連茹戮力殄滅可期而秣陵長江天塹　孝陵在焉元日士女嬉遊如故燈夕肆市炫奇妮古雨花臺清涼亭袂風汗雨吉祥看花人多于花靈谷松下牛首棲霞游人如湧嗚呼婺恤杞憂誠過計矣予維時輯瑞貴

人計偕公車皆寓秣陵不佞江國鄙人逐隊而來逐隊而歸無以發其鬱陶之氣元日得詩四首燈夕二首凡百君子即事興懷屬和者百四十五人谷語今之皎然也爰付梓人爵里方外所不序以詩之先後至者爲次

呉門道開詩序

癸未元日寓秣陵作感懐詩四首時四方名流蝟集屬和者百十人方外亦與焉呉門道開有詩云願銷兵器爲農具勝添仇頭當酒卮都人争相傳誦同游靈谷寺孝陵道開賦五言長篇與懐君國讀之令人慷慨有不能自已者道開爲汰法師弟子行解雙至稜稜散散而不忤于物蕭灑麈譚所談皆出世事而與人有勢誼紀別贈之遍三呉而不近名讀蕪門諸稿如空翠着衣巖煙墮水正使人入自遠予是以樂與之游道開亦謬相與味非徒贈答咏歌已也嗟夫時事多艱杞憂方大毎見世之貴官達人方且泄泄闒茸且或徴歌選妓逍遥漠不動念至羽衣道流自謂天子外臣將兔鴞誠使讀道開懐于心六合之際孑佛同實而異名也但以世外人而此吾儕之悲歌感慨良有以也至道開之奇之傳海内樂推之久矣故不贅

涂子一杯水卷之三

西涂徐昌著　男見眘孫來泰 八愁

序

座師鄭道圭先生文集序

夫爲文而實諸所有孰若空諸所有空無所空而天下之至文生焉朱霞紫氣點染太清蟲魚花鳥生于無而入于無才者天地人之故名也文者天地人之脣齒也從無壙籍以

逮方今易天也子則南華禮地也子則淮南替人也子則荀墨以逮韓愈歐陽修皆人也天地人之外無才焉天地人之外有才焉吾將何以名之畫家於工品奇品神品之外別爲一品不求筆墨之巧而氣韻生動有化工焉此逸品也品而逸焉尚可于筆墨求與古今文人皆有位八獨無一座位置李青蓮處不得已而名之曰仙且不得已而名之曰謫

仙謫仙者云仙猶不足以名之文而仙焉尚可於筆墨求歟高言不賞知音希趙宋以來規摹杜甫從無設一瓣香[illegible]於李青蓮者陳同甫爲歌弔之豪氣相於而風雅不逮我　明何大復徐昌穀聊一擬之然亦僅擬之云爾吾師鄭道圭先生一字大白天水爲肌冰雪爲抱甘露爲食雲霞爲裳其於人間煙火不染也時蕤蕭瑟曠遠若飛仙人與寄

所及陶然咏歌視千秋如旦暮視世局如戲場絳雲在天清風灑然無一字是青蓮又無一字不是青蓮我　明能爲青蓮而不必爲青蓮者吾師一人而已古文沉秀冷雋別爲一家置之魏晉諸人不分襟帶此吾師之大略也不佞受知師門庚午闈中于乙卷拔之賠對時相浩歎師于書雖無所不窺見人寸善必折節稱之片辭會心低徊嘆賞之不去

故天下爭師事焉天喪斯文大業未就館草諸大篇久爲天祿藏本行將黼藻 皇猷潤色 昭代而流風絕韻使天下才人學士徒咨嗟三嘆於殘編短牘之中吾師之文其傳千古當决盡無疑獨是李青蓮稱唐王佐才而僅以詩名志在青山名題采石後人歌哭其言感慨以之今天下想望師集有如調飢柯君懋可天下才也爲師門下士同師令嗣

手較師集緘寄以師遺命俾序末簡予授命聳然妄爲論次若此雖然李青蓮而外竟無能爲師贊一辭云

陳大士壽序

金之貴也揺落之民範之以築墻惟其有之也有之不知金之貴也鐵至劣也危牆之后耀之以飾首惟其無之也惟其無之不知鐵之非貴也今有人說百萬章句教授百數十人衣披一天下灑墨如雨揮翰如雲吐吞唾萬里誰其人哉惟吾友陳大士之時義當之明興以經術造士限以八股其體至潔其情

至孤其結撰至巖密二百餘年士困尺幅之中欲豎眉開口自措一語而不可得士數十年伏處草茅之下殫精竭脂或數十篇或數百篇而夥矣甚或窮年屹屹搆一題而不就顧影淒淸聚數十人日搆二三篇焉止矣此我 高皇帝厲世磨鈍之道於斯爲大至我大士而乃有異焉者他人一日二三篇止矣棘闈 功令七篇止矣大士出而日掃三十

餘義口不停吟手不停批以二傭書寫之傭晝手軟筆禿大士之吟批猶故也枚皋敏而不精司馬精而不敏大士日三十篇以他人數日搆一稿量之精義妙諦猶不能埒大士十分之一分大士隻語半義便使他士光芒爍人役千古之書融百家之說合千條之理而盡用之時稿大士之時稿布滿天下伏藏行世者萬餘篇千秋著作之林未有之奇特

也大士爲人勤儉孝友與人至誠不苟篤實而近人情常以中正自居不爲奇險難企之行獨其于時稿高絶而無可攀躋舌勝筆筆勝舌筆舌互勝天下嚮然歸之非偶然也夫天下同然之致人或知之至理絶區中事冥天外惟智者達觀而無滯吾嘗以意測大士他人數年而不就者大士一日就之他士萬思而不解者大士一瞬解之是故有必搖落

之金與土同用搖落之民不知其爲金也不知其爲金築牆可也他士用尺幅中取大士一文一說見之者神聳效之者色飛見之效之至取高官大爵而去大士之文猶故也危輸之鐵如金惟其無之故也有之金猶土也無之鐵猶金也取此以況大士之文與天下學爲大士之文使拘攣之士當無復置一解矣可譬之勇有力者一舉百鈞如舞柘枝娃

者一石焉餒矣使一石而餒者與舉百鈞猶舞柘枝者自量又使旁觀者遥聞者測其胡以舉百鈞如舞柘枝胡以一石焉而餒其手同也雖有神禹烏能測其所以分也搖落之金危輸之鐵此理絶區中事冥天外者也大士自壽與爲大士壽者必以時稿大士時稿壽止千年乎哉

贈梁飲光序

古之君子窮達一致故江湖而懷廊廟之憂榮觀而有宴處之色故可以仕而仕可以隱而隱德被生民而功施後世非偶然而已也梁飲光令成進士矣出飲光所學方佐聖天子為中興輔佐乃予觀飲光無喜色而有憂容長安馬上新貴人氣豪奢甚而飲光車騎不擾庭戶已悠意思蕭閒若無一事者然夫

學者已私未淨雖乎忘我已私既忘頗自相親貴乎忘物忘已適物榮譽斯至又貴乎忘名以予觀飲光居心誠應務公待物恕修斯三者大人之事備矣雖然夫人德修行立讀古人書觀聖賢行事以下視一世人誠有不能內足于心者以不能內足于心而悲世憤俗之念與焉此學問之大關也屈原杜甫俱未能免此古之人如諸葛孔明陶淵明為不

可及也已任真自得與物無忤門前五柳柔入孤株上焉春風沂水次則莊生夢蝶列禦寇泠泠然御風也善矣過此以往所稱孔子之老安友信少懷顏子之無伐善無施勞者非歟夫天下一人海宇一家萬物一體聖人之上善也是故誠以居身則無偽公以應務則無私恕以待物則寡怨曰誠曰公曰恕雖聖人不能加毫末于斯矣予於三者而復益

之以一言曰虛虛與三者一歟二歟夫誠而虛則自謙公而虛則大通恕而虛則能化大易之同人大學之格物虞舜之從人孔子之毋我顏子之克已其道皆不越此乃梁子之號必採遂書咸六爻于壁以自警梁子之樂善若此夫山澤通氣惟通故感山無其山澤無其澤惟虛故通誠公恕乾道也虛坤道也乾坤合德其惟聖人乎有志于聖人者舍是

安所取乎古人贈言不以頌而以規頌者諛也規而無當浮也予知梁子深故擬議其言以其已至者為梁子信以其未至者為梁子期梁子乃有以教我矣

贈謝白者序

吾鄉吉州以名理擅天下猶文學之於鄒魯也吉州之有文江猶魯之泗水鄒之嶧山也吾年友謝白者為吉水之秀余久讀其文泓然湛然然初未識白者面也今夏落拓南歸乃於三泖九峰之次兩不經意欻然如水乳合二人浩歎以為奇緣遂相與渡錢塘泝嚴灘放舟望仙巖之勝方解維別去舟中無奇

不探無緒不歡始得發白者伏藏諸篇讀之清文秀句照耀于白雲蒼樹之間予為點次者幾遍白者性與道合為文不事雕琢而工巧生焉自滯于道德凡所指次皆有詣地固非今人之所擬也蓋白者自先代以理學世其家王父斗南公入鄉忠介之室有顏子之目而嗣復夭于顏子尊人修吉先生負命世才出宰懷寧者數月未竟其奇慧種生聖白

者之致此非偶然也抑予猶有慨焉夫文之有理如泉之有響石之有潤一體而不能相無者也胡至今日而若為文中文外可有可無之物夫文外有理則理竟在文外而所為文者僅一集字集句韻譜算記之書埒耳烏足以言文况乎事名醫卜之書無不洞曉其說以示人言之有條次者皆文理也若夫聖賢之心六經之旨仁義禮樂之精微漢唐宋

諸大儒之疏記學者於其中所得之淺深咸於經義徵之使經義而無理其與事名醫卜韻譜算記之書相去幾何望其措之施用以澤人家國其可得乎予每有慨於是故因白者以正告天下知吾鄉之學所重固在此爾

丁開明先生詩序

詩者濟物也鬚眉不潔則其體不穆淡物也肝腸不亮則其響不悠神物也性命不通則其天不噴之三者備矣天機所獨而非有忠孝子惠之氣相淡及焉則其情不厚孟子曰頌其詩不知其人可乎直抒性靈刻畫形變各以其才之所近情之所槩遯乎古之作者未之有㡳也以予觀當世若丁開明先生庶

乎其人也已益予季友曼器為先生令子庚午予獲拜先生邸中重視深息望之為有道人先生六歲能詩今行年七十矣生平歡笑悲啼無一不寓於詩才名滿天下蕭然布素於書無所不窺無一日不讀書無一日不著書與之為衽席與之為飢渴卧起皆古人也曼器集先生詩若干予授而讀之質厚魁偉絕近世佻儇之習擷其至者遂不減唐人名

家益先生之爲人若此先生之爲詩若此不知先生之人請讀先生之詩

江如僧先生詩序

袁石公嘗與人言詩者从言从寺言其蕭瑟曠遠與禪同也斯言也予聞而疑之詩三百篇中征夫思婦音唖所成當時不知禪爲何物寺爲何居斯言也或亦指其近似而言之今乃讀江如僧吟艸而怳怳然神解也夫萬物各有主名以眞物而質有之如僧吟艸凡二篇初覽其題位置淸虛放情山水遂若遊其神於太淸碧落之間不復知有人間世也者誠讀其詩如飲甘露味冽以淨如對淸夜氣疏以越又若置其身於太淸碧落之間不復知有人間世也者予密邇如僧十許年如僧引予入道亦十許季予猶望洋驚歎若此後之人讀如僧之詩聞如僧之風思如僧之人其景慕當何如也或者以如僧名家子以彼其才何難自致金馬石渠而顧放于何

有之鄉以如僧名者何也夫至人任運不假於物人之身也外資百體之設內仗五氣之和山水無情于人而人樂之者靜與性合也故古之言道者皆處於疑似而不膠於有無所以遣爲言之累循至理者以道通乎萬事全正性者與物同乎一天然則如僧之于僧也曰如之也如僧之詩之於禪也曰有之也惟其有之是以似之殆如僧之謂夫

繹道十戕序

楊子因之繹道凡十戕涂子授而讀之曰嗟乎此夏禹撰精霧之緒論也莊惠不作不聞風旨久矣楊子體神居霧其應務也不損其天志不絕性情之通楊子之於道也如水之有涯也楊子之言道也如空之有聲也夫致理之妙萬物存乎方寸楊子既包之寸霧而足而又皆其日用之質衽席之事讀其書者

可以布氣可以養生可以定情開天之門閉人之竇精神者冲妙之緒餘形質者和氣之土苴故錯雜類分胎卵莫作也葉蔬維徽種類滋榮各有條理人倫之貴賤高下相齒念慮之至象物顯之是以至人不忤物性不介已懷或曰楊子非繹道也楊子之性情有然爾

弓懷集略序

楊子因之集所為詩若干首去贈酬諸作獨存其情往與會若干名曰弓懷集略涂子與楊子聲氣既洽游處略同杖屨偶疎語嘿無與讀之皆如胸臆間欲吐而不能吐忽盡得之楊子間讀名人別集擬古漸今動盈卷軸然求其自出一語或循覽終篇竟無所獲蘇子瞻云求物之妙使是而了然于心復了然

于手與口者十不得一故人各有懷而能取諸其懷使讀其書者千載下若或見之非天才卓落性地空霧烏足語此因之禪心靜寄道眼孤明篇什之中往往時露顧水中鹽味非可以意求耳是集刻成余適有事南浦扁舟飄泊披覽殆盡偶拈一題看一序未竟仝篇數句之下輒已憮然忽而雲湧花明忽而人澹如菊或寄想美人或留連弄水心閒手敏觸緒留歎其於詩人成格與今人刻集之例脫落烏有名曰弓懷蓋實錄也雖然與物通懷物必歸焉書云邦之榮懷一人之慶詩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使今日學士大夫盡率其本懷與語豈致憂于君父不然徒以聲詩求因之也因之蓋深遠矣

楊子九賦序

賦者詩之流也屬詞比事發情之微而極才之致楚宋玉漢司馬相如擅千秋絕藝風雅之流於今為烈楊子因之學閎二酉朝采其華暮擷其實而彩毫綺思宿自天授感王明之用汲思乘雲御風以邀乎太清攀龍鱗附鳳翼乃游中州以肆志焉徂冬及春覩睍睆之黃鳥棠棣之翩反明發不寐爰賦春思嗟

美人難再托之仙客游魂以神其事而譎其辭作猗蘭殿賦先王既往而鐘鼓之音未絕豫乎人情止乎天籟歌以言志詎曰不宜悲賢愚之共盡嘆逝者之如斯恨極而賦誰昔然矣玉有聲而花無色未若美好之移人開情淡蕩是賦環珮之聲韶年方艾及清時以為懽顧盼芳菲用寄桃花之什繁華有盡物盛必衰托遠致于祇林於是聞鐘而賦君子

博物多識域外之奇窮其化碧何疑淵客泣珠敘君親之故綜彝倫之變而九賦以成九者陽數也陽窮於九窮則變變則通楚襄王游巫山而授簡於宋玉漢武帝讀上林子虛歎相如生不同時楊子方流文采于千秋持雅頌以受福於王明請以九賦為質

經國十書序

古之觀人者詢事考言二者而已言者身之旗也事者心之影也考言之與詢事望實之副也凡物無妄然必有其實不疑於人人亦信焉况乎師友之所深性命之所合士之所恃以對君父而無慚者豈有他哉予讀楊子經國十書而灑然汗下也以彼其書若此以彼其人質之金華殿中其所致之君父者啓

沃豈後他人即以寄一方之託何遽功不在人家國今天下需才如渴　聖天子張八紘以爲羅有至誠豁達之士如楊子者是聖世之瑞符文章之威鳳也或曰必讀十書而後信楊子爲用世之才識時之傑是猶見日而求影也心之精微口不能喻若夫不待十書而信楊子爲用世之才識時之傑予與楊子相視而笑

任仲嘉公車艸序

筆墨之霧形聲之生動也爲詩歌爲古文今文無以異也李太白牀頭明月一絕千載猶想見之是月之光可寫而見也吳道子畫定州壁三季不就俄而大呼茗穎未蘇而江淡倒注居民夜聞洶濤霹桄瀛海老龍環視以爲外府是水之聲可畫而聞也特世無李太白之筆吳道子之手所賦者紙上之月所畫

者印板之水耳辛未甲戌同姓仲嘉兩上公車觀　帝居之麗吞吐日月之光華渡黃河踰淮泗問楚漢戰爭處過鄒魯之鄉先王之音響如在白雲蒼樹下第南歸兩値三月長堤新栁千樹萬樹青青盈盈絲遡何極而一二流鶯黃鳥時時散落花芳艸之間仲嘉無處不詩無處不文不分孰爲古文孰爲今文予讀仲嘉一詩一文無不快絕不分孰爲古

文孰為今文仲嘉精駿踔厲逍步一眼見到絕去依傍義槩斠然此集雖出率然一字一仲嘉也予嘗戲謂仲嘉池塘春艸謝公夢惠連輒得佳句今予對汝祇覺汝叔之癡可柰何仲嘉拊掌大笑時馮允升孔仲邑楊公望張平子四君在座皆為絕倒

蓮花詩序

三教聖人以人之不可莊語也抑意之難以言盡也均以象示人象者喻以形似與詩人比興之旨最近禪宗以蓮花不染為心可謂與道合真者矣蓮之為花妙麗新鮮皎然日下蓮葉田田溢風濯露蓮根為藕玲瓏潔白日處穢泞之中香塵不染人世男女飲食之事與仙佛解脫之奇是一是二應作蓮花觀

請喻凡卉凡卉之有色者無香有花者無實有花有實根與土連不能出滋味以餌過客蓮花兼體而具妙造化之奇人世大不可思議之事人都習而不察爾況乎千葉如輪落瓣為舫百日瑤池之奸十丈采真之游青蘋玄藥化碧兼香藕孔藏身優曇示現神奇幻化耳目之所不及接者歟楊子因之舌上有青蓮子數斛日取以啖 吾儕讀百首蓮花詩者不復致疑於舌中之事

廬山石生詩序

辛酉憨宗自廬山來問以山中名勝曰山有五峰人有二石一石照一石生也丙寅予讀書香山石生自香谷至予見石生若六年先識石生面者故予有夜聽香林千嶂雨曉看香谷百花開之句石生太息久之援石生奚囊得隨雲集四卷一讀一叫絕石生語予凡詩撼人心血不動莫須作予時摘其新而入

古法而能變者若干擬序刻之石生杖屨入閩矣戊辰秋偶黃伯任處得予選石生詩刻本一讀一叫絕若香林見石生時六年先識石生面者予時居雙林秋空宵雨亦如香林坐雨時念諸石生序三年急燒燭屬艸而離披偃仰執卷不能去手已廢書而起曰予與石生世外交何戀戀若此是大不然三世諸佛一血性漢子視三千大千微塵刹土收入一毫毛孔况乎以性命爲羔雁以肝腸爲襟帶者當此能不淡及也予與石生頭顱雖異予視石生一片熱心覺予尚冷故發爲詩歌雪亮雲生劒明花淨無一禪子氣無一學人氣入閩諸詩羅羅清疎益復掉頭不顧噫傳矣石照今字雁門予雖未把臂讀石生懷雁門諸詩憨宗知言哉

從吾道人詩序

正嘉之間越布衣孫太初董蘿石稱詩名動公卿間太初居西湖所交皆一時名士詩久行世蘿石居海鹽晩從陽明先生游稱從吾道人所爲詩歌若敝帚棄去故太初之集著而蘿石在顯晦間蓋蘿石不徒以詩名也嘗讀陽明先生所題從吾道人冊心折蘿石者久之蘿石雖不以詩名每思一見蘿石之詩

爲快子平生稱詩放浪山水與蘿石同今師吳秋圃先生始聞正學較蘿石差早而蘿石爲師里人師之弟磊齋先生搜故紙中得蘿石詩寄師師時執憲江右余因得讀蘿石詩蘿石詩悲涼跌蕩結搆甚奇七言勝五言七律勝五律七律中效老杜拗體諸作尤勝肰董集有悼孫山人同泛澉湖諸作孫集不載蘿石姓字譬之艸木同臭味也孫集七律

沉快與蘿石類而太初好道談導引術蘿石好禪棲心空寂其好尚同至脫落塵外高步詞林其蹤跡亦同抑余有說焉方蘿石壯年文藻風流名滿天下視當時講學諸公必以爲玉巵無當及升陽明之堂而灑然改圖盡棄其平生所學非大勇不能蘿石爲不可及矣余嘗讀黃山谷集分內外二篇見濂溪後爲內篇餘則外篇也今蘿石所存皆見陽明

後詩或亦山谷同意乎吾師題其集曰從吾道人詩從吾道人不以詩重而從吾道人之詩自有足重者焉

南州寓艸序

崇禎元年正月癸亥有雲自西北起結爲五色是日立春逮人日太淸垂象長空一碧八之日雨雪十之日逮元宵日天氣淸明如人日以逝元日南州燈市巳罷數年是歲大張燈歡聲沸地予兄事楊因之十年今乃得數辰夕於南州者三閱月煙水雨湖如繡三春禽魚花樹如繪予幸得載筆從因之後一摹畫焉

偶社序

文之必以其人也猶乎人之必以其文也不以其人而徒以其文是抱空質也於是乎貴以人矣乾坤至否泰奇偶各三十六畫而同人係焉同人者人道也無我之別也天下孰我之想者必不能與人同同人之象曰天與火乃繹其義地之與水也百穀草木之於土也皆與形相麗因扶而進之天之與火也其

親也以氣其接待也以風其往返集散于空際故能倏萬物之至而自爲主賓傳曰惟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又曰與人同者物必歸焉吾友陳大士衣被天下二十年天下趨之無岐向其有得於同人之象者與吾友楊因之江公遜方控引千古亦心折大士會以試事旅羊城握手披素歡無虛日因謀爲偶社之刻汝昕之英一時蝟集其合而社也偶也

否之而未盡也亦偶也雖然吾不能無說以處此夫時文之爲時文易易耳易詩文而古文亦易易耳唯夫調於今古而出之古人之精神盡見而又不越於制義之幅以進而求於六經之主此大士立教之本旨吾黨幾幾乎一獲之也且自有文章以來漢人持風格而不能暢韓蘇能暢矣求之於理或未盡合濂洛諸君子理道精微而修辭則靡合之三

者包舉而運文吾舉以似大士大士顧引以相期也天下事豈盡偶獲者歟

龍山大社序

社之重也以人以文以地或曰連乎三者之中非地也非文也非人也一社如一人一人如一喙理道之所淡文章之所出也選勝而居之委土皆師保矣豐城去邑十里章貢之水若建瓴而下而山適軸其處蜿蜒若龍焉二十年來一方之名宿後來之選鋒無不出其社中颺去爲名公鉅卿者不可指數辛酉

管敬成謀梓其文庚午年友甘子紆丁旻器擒其文入長安馬君常先生批選之龍山社之所繇來也豐城故多理學名儒諸君子修明其業其質陽明其出神變抑其象名也已夫龍蟄乎九淵智如神禹誰與測之行乎江海之中東顧而東無堅壘西顧而西無堅壘龍之去東西凡幾矣是必有大氣以舉之人見爲堅壘龍視若振槁耳乘雲氣而負靑天

意龍亦不知其然以意度之如魚躍耳諸君子文如其人人如其地勢淵飛天其所自具建昌去豐城一衣帶水乎不得載筆從諸君子乎滋愧甚

靈鷲山房合稿序

名者造物之所珍而靳以與人而無意於名者名卒歸之獲之於無然應之於所得已故推之而不厭傳之後世而可久今天下好名有如調飢可以取名而獵華者揭揭然若建鼓而求亡子一時豔稱而指數之不再傳而聲消響滅而一二種學績古之士巖棲野處孤行一意不樂爲緣讀其書而見其人法其

事而論其世而若人之鬚眉衾影千百世後猶若有生韻靈氣活動于楮光墨氣之間不近名而名近之不爲傳而人傳之江左文章天下聲名所緣起而松江爲下如雲獨吾友許介甫顧觀生淡然雲霞晤對古昔徜徉湖山之間茗椀書卷而外顧影雙絕不知吐一世人于何所又不知置一世人於何所而二君之文章不翼而飛天下矣讀二君之文落

穆離奇無一字是古人無一字不是古人介
甫神高覲生韻高介甫神高而不絕物覲生
韻高而多稜散之致一縷清氣滿紙眞風則
二君合律而吹伶倫之所不辨也今操觚家
人人知二君而二君脫乎若寄行行止止惟
有靈鷲山一片石張友鴻氏知二君深序其
文而刻之若非知二君也者讀友鴻序深疾
夫刻文濫觴幾幾乎有風會升降之憂焉然

後知刻文非二君意也友鴻之知二君深也
問嘗深求其說名者聲也聲生於空亦傳於
空秋水白榆萬物收聲冬至陽動葭管自飛
逮乎青陽起蟄候至皆鳴蒼蒼不能掩其響
泓泓不能制其動然則天下之爭歸名二君
正二君之葭秋水也二君之無意於名正
天下之候至氣應也

洪佁大文序

古今人不相及是以有生不同時之歎同時
矣或志各有期同志矣發爲文章或清或繁
或廣或促若艸木之有臭味或甘或辛安能
强之使同强之使同蘇子之所謂黃茅白葦
一望千里者耳故天下有同志而必無同調
謂同志而調之同不同置弗問也同志則羽
商各律而同異志則塤箎合奏而異千秋異

同之林可指陳也論文而至於經義文章之
一大變化矣其志聖人之志其言聖人之言
其清淳博大之氣若一律而吹一器而調自
洪永以逮方今未之有改也並有雄邁之士
跳溢于其外爲子爲史爲玄爲墨取先正之
譜而盡翻之餘閏之與正統識者早辨其微
使盡去子史玄墨之言自出一語所爲經義
者安在且一過而陳將誰任其咎歟今天下

大雅方作而掃除未淨鴻文無範才大不收
求清淳博大之氣不背聖人之旨者無多也
純乎聖人之旨不雜諸子百家之言者無多
也余不佞學不加修文不知變踽踽凉凉其
不合時宜之效章章若是今讀洪伯大玉壺
諸篇未肯不為之意盡也甲戌長安獲交柯
懋可氏讀其文誦其詩論其人久嚴事之丁
丑長安再晤懋可寒溫未罷卽手伯大諸篇

相示時長安新刻如林乃讀伯大諸篇爲之
心開曠然如接古人其文規本先正而理道
清深洗滌世學而光華發越入閫伯大引歐
陽公干祿之說稍變以適今乃竟與懋可同
不佞不合時宜之人報罷於是連鑣鄒魯之
墟放舟淮揚載酒虎丘歡聚數十日大醉別
去伯大玉壺諸篇從不索人一序謂予不可
無一言予被酒丙夜遂燒燈屬草天下有同

志而無同調皇皇然猶若有求同志同調又
無生不同時之歎予藉伯大以見千秋矣

陸戩夫文序

近日文章光氣樂推雲間幾社諸君子曉然千秋治亂之數凡所指次如話耳目間事前人多所未有天下響然歸之非爲僞也長安至雲間數千里丁丑下第始縱覽三泖九峰之勝爲日坐促未得把臂諸君子歘然作海上遊乃得交陸君戩夫何磊落而多英也戩夫詩草大有鮮新俶儻瑰偉絕物而寄託深

遠多賈生流涕之言予與戩夫宴集經旬戩夫浩浩落落使人如遊神太空厎放之間幾不能名其所至戩夫之友爲喬子方吐氣爲虹戩夫之戚爲張公颺如圭如錫戩夫之致此非偶也予年友王樊章令海上慎許可甚才戩夫子方二人予託寓海上半月擬渡黄浦問吳三江故續放舟一望海若俱未獲如願獨以見戩夫可無憾於此行適戩夫新義成爲引其端若此

庭求艸序

古人日斯邁月斯征以求無忝所生非徒求之冥冥也夫亦以靜専之志足以疏氣布性神明之道遂以相接而或者以存沒之岐足以隔之乃有愀然其若訴悲號而莫可誰何者矣夫白雲風樹之感可以言情而未可以言情之至情之至者死生幽明鼎不足以間之於是或寫之于音或托之毫素忠孝之情

隨聲淚以俱盡抑不自知其情深而文明者矣吾見之吳令平氏之庭求艸蓋于戊辰始獲交令平儼居午露堂者兩月僅一面令平耳令平椎扃攻堅兩月間至中堂者亦僅二而折疑送難往返十數不厭也且令平自襟帶褆褶以遠盤盂牖戸一惟先德之是求求之不獲涕泗交焉若執經而庭訓焉今服已祥猶庭求未已乃寄之于文至性所托寘絕

于人昔人有讀之不忍言好者畏共情之逼也令平爲兹勉先生令子先生令德鐸世文藻風流聾天下人求之不獲且猶悲之况在令平者歟

劉叔道文序

龍之飛也一氣鼓之鳳之翔也于霄而[illegible]者非鳳也一靈之相使也士伏處道里之遠一且不響而集不介而孚若家人昆季之相呼相喚不隔一景者然此非理道以招之理道者自足之分也此非聲名以集之聲名者有借之具也吾鄉黃元功先生玄心古處粹乎聖賢之規近讀禮山中吉州劉子叔道同蕭

子汝器不遠千里相從于蕭曲之峰發爲文章高奇雅曠自豎一家瀕瀕乎穆穆乎若絳雲之在霄一氣卷舒焉而天孫之錦冰蠶之綃非復人間紈素此學之造乎幾深品之軼乎儕盼者也夫友生相感曰聲曰氣聲氣物之無形者也以無形爲有形其爲文章乎故披之若蘭文之氣也嘘之爲樓臺殿閣文之形也響之于自然動之于不容已乎請載筆同劉蕭二君予從元功先生卒業焉

郁季玄文序

乙丑予爲文章源流派三論悼大雅之不作姑妄言之而西昌萬季玄推與踰實遂以爲有拓清之功夫予地旣處僻言非行遠曾何與風會之數而季玄獎許如是則季玄之賞人固以幽爲光者矣季玄昔訪予敝廬方流寇爛霜比井戒兵季玄破圍而出玉光劍氣令人聳然秦淮邸中始盡讀其新義情深旨

遠穆如春風之吹不事雕琢而備天下之麗譬之流鶯千囀綠肥紅瘦花事已衰幾抹輕煙東風吹水春光之極盛也宋人評歐陽公文如游絲之裊晴空初以歐公典雅流逸豈斯言之所能盡已再推之萬花開盡百舌聲乾老鶯化爲游絲始知古人片語亦深歐公爲季玄里中風流自近嘗不以予言爲佀也

槿湖草序

謝白者與余邂逅雲間余爲序贈之情好之密非徒以同籍也舟泊蘭溪夏漲如雲舟人牽挽行林樹間日僅四五里如是者三日予二人無戚容無嘆聲然讀白者藏篇幾遍白者軒軒朗朗性情於文啼笑於文積所爲文可一尺許皆蠅頭手書自批自箋自歌自咏而所推許爲其師朱承卿友王澹勺周晝人

此外稜稜亭亭多掉頭不顧之意白者風素若此白者之文固岌自竪一宗矣夫文章玉光功名石火予與白者無嗟寥落正恐如古人捉鼻不自免耳白者所居銀溪溪水淸漪寒陂碧浸自言家對一湖淡蕩千頃遶湖植木槿花花開如繡予戲誦東方生語似之木槿朝瘁夕榮士亦不長貧也白者大笑適新艸刻成遂以名篇

楊因之同象賢諸子文序

閱世久而神日淡閱人多而意日遠不隨人遠故淡也不易世淡益遠也之二者予嘗持以論文乃今得之楊因之氏因之長予予兄事之因之門姪象賢公望調黼爾承四子亦謬而兄事予予與因之杖履所及無間辰暮兩家童稚皆別識之因之嘗過予誦陶詩云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予笑應曰時有袁

生見過樵蘇不爨清談而已兩家相傳以爲美談初因之偕江如僧訪予于淸流碧磴之間因之竟席靜好不交數語予時以因之爲落穆君子也相與把臂入林已同散步赤溪看桃花因之擷紅英藉芳草飛觴嘯詠不頃刻成桃花一賦幾千言予披襟而後讀之已又同結夏池上集芰荷以爲衣瀹茗供佛了無忤意明日示予蓮花詩已百首矣予驚歎曰豪杰固不可測自是或中夜篝火或晨炊脫粟相與商身世之故析天人之際性命之微因之無不炤之已然晰之未然洞其所以然而不以攖其寧也一以至誠通之以水流花開付之以遠古今治亂之迹成敗之繇指晝如譚耳目間事因之於書無所不窺積其生平手抄已不下千軸其所撰文尤數百卷讀之如望海今一切舍去而同予及四子攻

苦爲經生義故其沉雄博奥一本經術而古人精英時躍躍活現于盼睞之際每一藝竟予輩奉爲楷模亦不脛而走天下四子束髮師事因之源流所及象賢沉思入古朴而能華公望神采煥發如太阿出匣調黼或艶粲如朝花或颯爽如秋籟爾承方弱冠早已洞幽而燭玄予不敏幸得載筆從因之後故於四子文亦得次而論之

江公遜文序

余友江公遜孝友之質天成不琢入亜徵歌逐伎之好靡然淡及也丁卯楊因之曾嘉甫裘無見過君斷楊公望詞𪛗江公遜及予八人稱異姓鶺鴒公遜每送一難予聳然異之而花辰露席輒不爲歡盍公遜在社中齒最少得名最早困頓名場不無瓠落之慨戊辰春夏共事南州望公遜眉宇如寒潭清如春

冰泮予更聳然異之公遜素不善詩也無何染翰動盈卷軸摘其佳句且不媿唐人書亦古拙有致間角藝社中爲造化鼓吹爲人倫鵠的領其緒譚又皆聞所未聞嗟乎公遜是豈無得而然者歟夫學者心胸不廣大無以藏用廣大矣退藏不密又無以束萬有而守之一隅況以冰炭之爍乎人喧寂之移乎人人情世事之蕩乎人淫嗇曲孽之悅乎人人

鮮出焉予覩公遜其情淸穆其氣靜專二爵人名德德馨公遜與季覲其婆娑膝下一響一笞歡甚莫逆也先孟與叔早世公遜手滌唾穢扶持眠食者經年冥感於歿生之際嗟夫公遜是豈無得而然者歟

吳孫膚文序

新城處江右東徼其地環萬山之中泉洌而土凝環數百里之地家咏歌而戶詩書深山空谷梵刹道房以洎三家之市夜月宵雨踏歌流連起視之皆吾輩文罷酒闌也士以氣節自高下鍵攻苦發伏藏之書讀之擷其芳鮮之氣以自潤澤而又必溯古先作者之旨以相競尚姓名爲郡國指數者不下數十人

斯一時之盛事矣吾友陳大士艾千子嘗語予曰近日文章光氣半在新城予遜謝不遑去冬以試事羈羊城有偶社刻其文半屬吾邑而其中爲世所最指名者爲吳懷璞孫膚江公遜觀其兄弟今春家居侄仲嘉有東山刻社衆人咸以不獲二吳二江兄弟爲恨蓋一吳所居絕嶺峭壁去城市幾百里二江居西郭半處山中四子雖所晒好莫如予非郡

邑試事歲不數面秋仲同旅會城急索四子文讀之因得孫膚藏稿數十篇遂同因之公遜次而刻之孫膚不嬰世務夢魂古人故其文蕭疎激楚高至於太淸碧落祗有靈氣深至于鑿之不入燒之不燃文章美妙之分至孫膚無以加矣而或者訾之曰夫夫也何其與時背馳也夫世人畏艱苦而樂靡近既不能與古先聖人之窈渺相求不自咎其背馳

古人而訾他人以背馳時趨不亦異乎且彼所謂時者抑何等也夫士有至性受之於天深之以類非一朝夕之故矣騶虞之不殺竊脂之不穀其天定也石脾入水卽乾出水卽濕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非獨與時宜相遠其天性孤行燥溼動靜俱不得而移之況乎神明之所存哉雖然物無常感與物遍懷物亦近之孫膚之文具在因孫膚以期懷璞

以期公邀觀其夫三子者亦何容深秘也夫

裴叔振澹園草序

社中諸君子各名一家不相襲也裴子曰尾獨以經術稱經術文章之分之所尋也乃曰尾亟稱其叔叔振氏予心識之然初未見叔振文也讀叔振文則自吾姪宜明氏語云聲氣翔洽文藻誕敷予之于叔振也旦暮以之也叔振文品甚清而秀貴天削芳鮮自澤榮世名世兩收之耳曰尾知言哉而予所致美

于叔振者叔振同宜明栖息澹園朝披夕覽相得驩甚花神芝秀玉版金姑觴咏所及盡發之文章宜明謖謖如松下之風叔振濯濯如月中之柳二君之驩甚莫間良有以也今春光曉冷新氣淡人予將過澹園載酒携二君新篇向海棠花下讀之會見紅雨綵雪劉飛容與中池有貍賓鐵躍出以與二君之文相應二君文成亦如桃片胡麻偶然流出其間共成此一段佳話耳

黃元士文序

經字經句非經術也或曰不猶愈于二氏之玄文百家之辞語乎夫六經之曾于衆流非以字也如以字則玉篇諸書所載不過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六字分孰爲經孰爲二氏百家先輩不用經而經存今人用經而經亡甚者架漏牽補六經之旨茫然且羣而和之曰此六經也而經術荒矣宋唐子西云近世畏

深沉之思者類託經以自文夫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誰敢不從然謂之忠君則不可挾六經以屈百家百家安敢不服然謂之通經則不可嘗誦此言於今眞稽覆也社中黃元士起而憂之元士才情橫厲有揮斥八極之意近變而淸夷冲遠摹畫古人意思所在皮膚盡脫落也僻處東巖經年鮮入城市東巖秀甲一邑元士爲予言山之絶巔曰西巘上一石孤懸下三石辟立前開一面以往來雲氣中可坐千人巖中望一邑山頭如螺子大每天雨一二峯頭白雲出焉頃之滿空皆白雲風雨自下而上吹入戶牖雨散長空一碧衆山蒼翠如洗如染予時仝公孫讀書赤溪聞之忻然欲往會元士以新篇見示夜分燒燭快讀嘆曰此東巖雲氣也予二人何幸已卧遊乎予侄仝人留意經術仝元士過訪屬

序其文因爲論次若此安得世之通經學古者盡如元士之文予時仝元士論次於雲山煙水之間

鄧孝伯文序

山之光竹之氣花之英雪之艷皆在有無無有之間於是求音寂寞之鄉放意縹緲之林而天下之大美生焉天地者形聲之總也文章者形聲之散也無形無聲人文之心有形有聲人文之神而文之韻不在是文之韻居乎骨理腠澤之表聲色襟帶之外有其動之莫與靜也李伯時畫廬山十八高賢人人皆

有禪意獨謝靈運翠蓋駿騎翛然塵外望而知為韻人此畫之神也吾友鄧孝伯氏秀外慧中風華自喜不減張緒當年發為文章俊而不纖綺而不媚近游黃元公先生之門種學益深益先生人倫冰鑒孝伯淵源有自故孝伯之文不翼而飛天下若夫求音寂寞之鄉放意縹緲之林稱一代韻人若孝伯者是耶非耶

梁欽光文選序

梁子欽光釋褐成進士命予枋侄植集欽光生平所為書義二千有奇詩義一千有奇授予評選將刻之家塾以世其業云予讀而嘆曰國朝制義之多陳大士後未有如欽光者也已讀終篇復嘆曰三千文中無一冗字無一時語無一排偶之句十數科來金正希以清特聞未有如欽光者也夫經義傳聖賢之

神其幅短而其辭潔其理無所不包譬之易然六畫而三才之道備今之為制義者是欲於六畫外加一畫以示廣者也譬之弈然三百六十子而變化日生今之為制義者是欲于三百六十外加數子以取勝者也譬之詩然唐人持律極嚴用韻不過常用數字而出奇無窮故排韻不用于律古韻不用于排今之為制義者是欲于通轉二韻求詭僻以為

皆也是故幅廣而義薄辭勝而理亡矣文章
風會之變可勝道哉飲光天下才卓犖而好
學不倦澤于仁義道德之旨以淑慎其身其
身正矣漸于禮樂詩書之教以閑其出入出
入以度矣夫學者原本務爲文章如火之有
熱水之有滋誠然之應非作而致之然也且
生維揚之秀麗之區凡四海以文章風雅知
名遠禪宗羽客醫卜讖數之流以一技成名

者無不願見飲光飲光無不交歡而上下其
議論以範歸于吾儒之道使知所折衷焉故
飲光于書無所不覽交滿天下名傾四裔其
門如市而飲光晨起必課文一首真草完好
而後朝晡否則盤餐在案剝啄在門非應也
五上公車今方一第故其文浩博而精微如
是是故有大士之多而不雜有正希之清而
益深焉吾嘗同儕輩持論以飲光之文與世

人炫奇鬬艷則飲光不能然斯文未墜後之
人有志聖人之學求所爲道德仁義之旨詩
書禮樂之教我明作者如林飲光立不朽矣
吾鄉姜燕及先生道爲世師庚午南闈得士
特盛如維斗飲光天如駿公有三伯祥諸君
子皆天下才飲光淵源有自于遊邗上湯惕
菴亟稱飲光大賢時舒魯直在坐謂飲光人
則大賢文則大雅其爲士論推許如是而飲

光同社素交爲楊方振湯順翁每一文出二
子必先審定之茲選二子之力居多嗚呼飲
光之學若此飲光之師友若此經國大業偶
文章乎哉

聞子將自娛草序

越之有西湖也如人之有眉目也西湖之有快雪堂寓林小築如眉之有秀目之有采也目者辨人姸媸而眉者辨姸媸於人者也萬曆中季天下晏安士大夫以遊吳越山水為樂以交吳越名人為聲譽所緣起時馮具區祭酒文心道氣照耀于兩峰煙水間具區沒吾師黃貞父督學講義湖濱負笈從者屨恒

滿而聞子將嚴印持亦結社小築聲氣達于四方遡年饑饉師旅薦加士大夫以游為畏途而印持子將亦先後去予每過西湖徘徊浩嘆者久之丁丑寓湖上子將持自娛草屬序予諾之未遑也癸未秣陵命子元亮問予前諾予無以應挂劍之信不敢失于子將手澤之傳不敢失于元亮予是以撫斯集而重悽然也子將學由心悟故言皆真實品論人物山水恒得其神至縱筆為排偶如打船結社諸啓天機爛熳令人樂而忘返嗚呼子將沒而此集傳此集傳而快雪寓林小築諸君子音徽猶存兩峰煙水與此集共結千秋猶旦暮耳

千頃艸序

夫文章形容伎巧無不可能惟雅之一字生平未輕以許人黃子孝若庶幾有之乙丑戊辰之時天下方爲幽險軋茀之文予與孝若有憂之相與攷先王之鐘鼓襲高曾之衣裳鉛之重之非聖人之言置弗近也爾時羣相非笑孝若持之也益堅予所不與易吾故者孝若共之也盍予與孝若自庚申逮巳巳杖

屨追隨者十秊孝若爲人不欺十室故其爲文不詭故以求新不破體以巧遇其人光明俊偉其文一如其人夫豫章之材十秊而後干霄謂其出之不偶也今孝若聲譽日燥薛黼臣先生亟稱孝若奇才陳雲怡宗師拔孝若于疇人之中乃孝若日折節修君子之行讀古人之書孝若之所以致乎此者非倖也且文至經義千古之至精也我明諸公其詩

歌序集鐵軼古人者尚可指數經義一道遂爲千秋未有之業盍其肌膚骨節之間增之一黍則長減之一黍則短多設一色則肥少着一色則瘦理道之精微意思之縹緲外緣不謝則氣弗貫內鍵不嚴則情不深名公鉅卿非無高才絕識間一落紙不免眼明手疎之病其氣不聚神弗貫焉故也予與孝若惴惴然恐之十秊之間不敢爲狂也又不敢爲

庸不敢爲銳進也又不敢爲因循花辰月夕不敢留連也空林枯槲又不敢息影落落穆穆而決不爲放蕩稜稜散散而決不爲怒號今孝若學成名立予簡孝若文手銓次之且信孝若之文之可以榮世可以轉世也盍信予與孝若十秊之精神乎此也集名千頃按叔度之美以爲孝若期也

侄仲嘉文序

蘇明允文章滿天下自云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子瞻惠州讀子由老子解嘆曰不意暮年見此奇特三蘇學非大醇然一家父子兄弟之間其風尚若此千載下猶令人慨然興企豈徒以其文哉予姪仲嘉以年齒相若自丱角操觚迫今三同公車矣丙子秋予先北上丁丑燈夕始晤于長安仲嘉出新刻

相訂予狂喜幾不自持自序娓娓數千言溯原經術發揮正學循本而見其大矣新義二十篇心花怒飛聖諦靜穆無論數科名人所不數見以其緒言補入箋疏文無害也夫經義于文章體潔而位尊上以生聖人之心下以持學人之務皆于尺幅見之自佛老之言入而經學榛蕪自辭章之說繁而人心不古卑卑者先賢羔雁云耳矯之爲先正矯之爲古文矯之馳驟百家矯之通經制古數者之外寂無聞焉有如參性命之旨沉潛六藝之林以實理爲光華以幾先爲靈氣不襲時人不借旁解闢衆說而自樹者歟抑有之以引繩于仲嘉之文予固非狂喜也憶辛未長安予贈仲嘉詩云我心維何爲虛爲一我友維何爲叔爲侄一時傳爲佳話甲戌南歸仲嘉詩文滿車予序而傳之快出門之功亾于宗

之吝每誦子瞻詩四海唯知一子由感慨以之然仲嘉風流跌宕飄然霞舉予沈穆遠物風素差有不同所築嘯園修竹崇牖如畫簫曲數峰時落几案間予每過之諷詠移日予束髮事佛仲嘉視予加謹自予師吳秋圃先生與聞聖學正宗歸語仲嘉亦先獲此意出所讀羅明德集示予手自批畫晶晶屬屬字字如對古人始信學問消長之數關乎神明

抑如節候之自轉初不自知也今別僅八望舒乃學日益而文日醇肆而不可涯涘是豈偶獲者歟仲嘉爲予言別後讀家恭襄公隆沙證學記忽爾朝徹數年所讀羅明德書忽於此印合發爲文章遂洞洞不竭若是嗟乎此老泉所不能得之一言子瞻所僅得之子由者予今得之仲嘉予快滋甚雖然道無畔岸學猶遵盧吾輩所堪自問惟此南指一針

耳明德之不學不慮恭襄之即止即修微茫之際其拈合正恐未易予與仲嘉方夆然於所未至願從世之有道君子一問津焉

姪宜明澹園艸序

屢變而不已日進而不衰者文之盛才也有變而不變盛而不衰者儒先之理中正之規也今天下伏藏之書畢出士發憤下帷卓落操觚千條之理百家之說而盡納之八股之中向讀諸名家及諸先輩文每若有一餘地以自置而胸中目中時有未盡今每一文必盡一文之變題中題外絕無夷猶不足之境

而吾胸中目中亦絕無一餘地以自藏此文章之極事亦三百季之所僅有也而或者謂豐于意而儉于法詳于辭而略于理則盛衰正變之故大有不可深言者獨吾江右古淡一宗超然於盛衰正變之外吾姪宜明氏遂裒然以文章鳴其談理也有倫有脊不詭故以求新其敷辭也亦史亦玄非作而致其美日同社中裘叔振氏研磨甚深觀變必審所

居澹園竹密花深苔痕艸色掩映如繡宜明閉戶經季不出積所爲文甚富今所刻者僅十之二雖然吉光片羽世共珍之又何疑於宜明之文、

姪孫不疑文序

予十二能文十五出就外傅與家不疑共學十八交家可大可大于不疑爲叔行予于可大亦叔行不疑少可大一歲予少不疑一歲懽好則塤篪合也三人篤古人之好讀孝經論語必欲見諸行事其論交也以一窮達齊夷險爲至家世治易不疑好讀左氏諸簡古書傳可大好毛詩予亦喜誦毛詩漆園子至史漢韓歐文同習之不厭也詩歌三人各有所癖經義同好稱先輩于時人諭詆之習蔑如也三人聚首晤言形神不隔者十許年後雖離合離合語嘿各異總不以易其至誠之感甚則譬此非彼風波間之三人掉頭不顧曰外人那得知也十年以來予稍寄耳目於人間可大曰此翁多事不疑曰徒亂人意耳予數欲索二人文梓之二人終靳不與可大

持之猶堅斬不與也不疑風期肅爽素負骨
性不肯向𤔡人問短長事常語予曰丈夫能
轉𤔡而決不爲世轉以文媚人是可爲也孰
不可爲也且一時者煙雲萬古者日月窮達
有命吾亦愛吾文耳予嘆服以爲名言乙丑
戊辰之間予三人閉口幾不敢言文今
聖人首出大雅復興予語可大不疑曰盛時
難遘二君終靳不與耶可大持之益堅不疑

笑曰是可示人乎遂撿篋中百之一授予大
約不疑入古甚深而絕不用古人字句剗其
瑕礫搴其蕭稂取古人之真氣與今人之尺
度調而出之故其文堅而不窒華而不爛游
行自在而不詭隨不疑近從其尊人游衡湘
之間已而下洞庭泝漢江披黃鶴赤壁之秀
以吐其深湛之意磊砢之情予雖與不疑共
事經年不圖不疑爲文之至此也不疑詩歌

古文雄奇歷落皆足自樹書法精出古人能
探二王以來顏柳以下名家處然則予之不
知不疑者豈獨一經義已也持以示可大可
大曰此翁又復多事

姪仲嘉潚園續草序

姪仲嘉刻文凡三寻序其二所爲文心道氣已見前二序中茲不序獨序其文夫文以詮理也乃文盛而理衰至今日大有不堪言者前乎李于鱗有言曰據古修辭寧失諸理此言非要論也戰國秦漢經術未明諸子各出其見以互相是非言無折衷固也唐宋諸家雖知尊經而源流未晰韓蘇之原道論經其

所傳者文也自周程張朱出羣趙宋數十年人文共扶進斯道而經術昭明至今日王羅諸君子倡隆聖學洞若觀火學者戸奉聖人之言惟謹抑欲如退之之原道老泉之論經終不能昧其所知而氣亦蒙翳而不達矣何也理明故也故爲唐宋之文人易爲今人之文人難于鱗之論所爲於道無當併於文無當也仲嘉之文理勝而復不屈于辭其于四聖賢之書體會微言分別支庶不詭于宋人故不雜于二氏其文醇肆而無繁衍之病刻成寻爲發其大旨若此

萬年橋賦序

凡物有成毀者數也無成毀者道也一成不毀始必有卒者物之誠也古先聖人創制區夏使天下之民肩摩轂擊方軫圜軌日馳驟於平康正直之途而無舟車不通之患故司空先時之戒王者火見之脩爲王政之先圖若夫横江成梁創前所未有而一旦爲生民請命仁人一體之懷皇迫於無容已造福之

艱難所不暇計也吾師　吳秋圃先生大公率物而一本之誠然霜降水落見天地之心乘木涉川亦課功於學萬年橋成江浙閩廣千百世歌明德焉同門楊思本作賦以紀其事楊生懷抱江海歷落多奇含英揚葩洋洋數千言咸出其所懷來猗歟盛矣初師之執憲湖以東也駐節盱上𢥞然已溺之思謀建石橋以安過客而江岍合南豐新城二水之

衝湍急瀾廻滉漾漭湃魚龍光怪出沒其中衆或難之師乃因衆以達情先捐其所有毅然襄事曰余終不負己溺之思採石選材日經營於滔匕方割之中不期年而二十四石墩屹然水面矣初橋工興師灑酒江神有慶雲五色紫氣自東而西熣燦綿連與地形相準若天橋然余嘗讀天文書天津九星横河中主四瀆津梁度紫宮之神通四方之虛又

梁爲天橋王人法之以成輿梁識者謂師此舉上合天心而大工未就旦夕民猶病涉會師節鎮粤東廷道盱上徘徊江滸間慨然題壁曰始信非常待豪杰余人亘憶蔡端明放筆三歎謂門弟子曰斯橋成否昌曰橋成師曰卜之天時乎曰否卜之人事乎曰否師曰何繇知橋成也昌曰卜之吾師至誠之一念卜之天時水旱何常卜之人事興替何常卜

之吾師至誠之一念億萬斯年猶且看也今師總憲江右後以橋工按部盱上一時鄉老耆英以逮編戶小民咸相告曰公何眷吾盱之民之深以厚也於是輪將奔命惟恐後時不日將竣厥事而楊生之賦適成余與楊生同出師門與聞風旨日久故次其見聞之大者以與楊生相爲發明而原本于吾師至誠之一念嗚呼楊生豈獨爲一橋賦哉

舊刻文序

不佞賦性疎拙不以文字媚人淸風朗日之下聊一爲之會先君子春秋高憐愛備至見不佞嬉戲爲文便喜動顏色至枯坐終日則戚然曰無爾爲也不佞因得時時高眠膝下懶與性成凡所爲文皆率眞偶得之句文不必佳無不覵然歡笑自足于懷也戊午仲夏忽離大故方寸亂矣生人之樂盡矣踰春魂

魄稍定始一省故業舊刻竟逸去者弗問也簡其存者存之以志先君子昔日之歡如病者服黃連思未病時服蔗漿耳

辛乙稿序

余少年與家可大不疑有千秋之目閉戶讀古人書及先正經義不與慶弔事不入市廛服華陽巾衣白布衣曳艸屨一顰笑必法古人辛亥始遊越師事黃貞父先生壬子讀書郭青螺師家兩年面目多在風塵閒雖稍寄耳目於人而靜專之氣不免略散壬子冬日艤舟吉州江上不覺大哭慚悔無及癸丑遂

返山結茅仙居山中會二人春秋高𣁋水不給予同先荆絕食者竟日或日同食一瓜啜沸水數杯而已凡所得詩文經義皆天眞獨往後雖極力爲之未之或逮也已

丙庚稿序

丙辰始出館穀教授五玉諸子五玉予族弟也爲人颯爽有槩與予相得甚歡丁巳臘月嫡母黃孺人卒戊午六月先君子卒凡所爲詩文皆不忍再讀今錄之猶一字一嘆也因之嘗讀予家居詩弄嬰時索笑指點姑與翁云此至情語讀予除服詩令者易玄冠握髮不能梳爲之掩卷已未始葬先君手披蓁棘

得紫芝三本識者以爲祥符是年貧益甚先荆臘盡猶衣夏布敝衣淒淒然風雪中寒甚笑謂予曰他日富貴愼無相忘予時誦此語與兄輩未嘗不爲之流涕也

辛乙再稿序

戊午予讀禮山中會黄貞父師較士吾鄉大索予卷不獲檄余往見余以姓字不祥不往或謂予向者於師不遠千里今隔一關何靳靳也予曰向予千里往見予師非見今日督學也竟不往辛酉五月先荆見背琴瑟無歡是年黄子孝若為予下帷弟子日益進予家叔咸張子子咸吳子玄暉皆後來之秀予門之遴也督學魏公拔予第一秋試幾幾乎遇之竟不獲甲子乙丑之間風雅幾掃予與二三子野修之著論文三章此予辛酉至乙丑五年之大略也

丙庚再稿序

辛酉至乙丑五年同諸子肆力為舉業讀書城東淨居寺往荅酬應遂無虚晷予時殊苦思入山深丙寅始甞香山僅三月耳蒼霞古樹之思時擾人懷抱已巳春遂絕意人事謝諸子携兒先春入香山畫粥讀書山中地磽無菜甲得胡蔴一掬以鹽入之同兒輩作三日食香山為邑古寺一碑為宋人王無咎作書亦適勁予樂而忘返每宵分膏盡繼以松枝楓葉煮茗啜之佛殿一燈羣兒輩講誦其下雞鳴不息春兒才思英發咄咄逼人予遂大讀易至天與火同人始悟無我之學以六經遺文及他日所得相印俱無差別予投分楊因之十數年戊辰同寓南州三月已巳予居香山因之居金船峰兩山相去僅三里許山中晨夕往返每裹一藝獲一書披襟對讀

如見古人季冬督學陳公拔予第一余脩法臨與陳大士始相知深與大士定盟而歸庚午遂同舉於鄉人生蹤跡何常當其會意便足千秋勝事余兩年香山清苦之情幽淡之氣山靈有知當爲余誌不朽矣

赤溪二子文序

予平生好爲清瘦之文每教兒則欲其枝葉扶疎稍枯則不快又好深沉之思每教兒則欲其表裏洞達稍晦則不快兒輩欲予快也勉爲扶疎洞達以快予雖未能至而向往在是予顧而樂之赤溪茅屋數間同兒輩讀書其中戊寅江公遜愛其風氣夷曠遂同下帷予二人往覆送難兒輩執經問字每至漏下

三十嶽矣之聲同青燈烱烱已卯公遜厭人事遂同次兒入山深予與大兒同居此園此地溪水漣漪梅李桃樹可數千株青杏大合抱者亦數十株前後皆圃日同兒輩飽食菜甲溪畔菖蒲泉日取烹茶清冽不減惠山凡所爲文皆菜甲菖蒲泉滋味也所云扶疎洞達亦千樹桃花兩溪流水而已

江西涂伯昌著　男見春孫來泰大愍重[illegible]

書

寄李本寧先生

向先生蹤跡在衡湘間擬溯流從之有友人自金陵歸始知先生寓居白下憐才下士雖固陋如不肖者先生讀其詩至擊節嘆賞必欲見其人而後已天下之憐才下士如先生

者幾人哉不肖生髮未燥妄以古人自命今高適慕是會孤落甚然髫胃文章靈妙如[illegible]跖屩毛其生也又貧之其傳也呵護者有鬼神焉今之人神不必通天地才不必逮古人富者連文大幅貧者悉索從事試循其中之精英曾不足一餉過客况留以待後之人乎不肖非急一時之名而忽千秋之好念先生老矣後安得憐才下士如先生者抑有憐才下士如先生者又安得讀其詩即思見其人擊節嘆賞如先生者哉拙詩百篇寫獻記室昔鮑照欲貢詩臨川王義慶或以位卑止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没不聞者可勝道哉大丈夫豈終自閟閣使蘭艾不辨日落落與燕雀伍乎已奏詩義慶果大奇之不肖雖靡靡猶思操三寸以一當明主豈至下方鮑照先生方垂三不朽以豎

千秋亦何有于義慶前古今人之必欲自見其才與憐才者之必欲見其人之才事皆類此夫識西子者識之若耶溪畔識豪傑者識之賣販戍伍之中此古人之往事先生之所餘也不肖人不逮下中名不踰州里拙詩塗碁歌謠其先生旣擊節賞之忍令其抵没已乎瞻望白雲惟有眷眷

寄郭青螺師

常聞之人心不疑其所信而信其所疑尼山却萊人之兵回紇下汾陽之拜非以勢劫以誠通也故曰不怒而民威於鈇鉞也吾師宰割黔都楊會授首不折一矢有苗款降功成身退翛然古水之濱佛燈漁火相與辰夕天下望吾師若神龍之在淵爲霖爲雨無日不臨滄海而仰沫也而又以其素風流韻播之

聲歌寄之禪寂古之人功名蓋宇下或不能降伏其心言語妙天下或不能竪拔一畝項羽入關武夫之習氣未除王渾滅吳文士之入朝不拜手捉麈尾稱少無宦情兵臨城下猶讀誦黃老天下安賴若輩爲也吾師出則姓字懸于旂常處則青緗之業絳帷之盛並茂千古吾師猶且敝屣棄之洗心退藏神武不殺而赤心白意力且揭日月而行天下農

大孺子無不信吾師之所信而無疑吾師之所疑昔人云彈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不肖不敢希蹤賢人吾師固志尼山之學者也不肖之爲是言也又恐仰繪天而無從也長年執經拜恩隆重千里起居爲道自愛幸甚

寄鄧南臯先生

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渺書不能顯也況乎千里之外因尺一達旨意哉雖然言之而不盡者有之矣未有不言而盡者也謹飾其固陋先生採聽焉不肖讀古人書每覩古之君子有道德以表見于今者其人必有鳳翔千仞之致翛然塵埃之外毀譽不驚得喪若寄不肖每懷其人泠然身游羲皇之

上也然後出其命世之才以其大者經緯王家垂之青簡嗚呼盛矣而達人猶且以緒餘視之獨至尼山一布衣終身蕭然泗水之濱識者稱其賢于堯舜至今黃髮孺子無不信爲至言何哉豈非人心所重在彼不在此讀其書如見其人庶幾旦暮遇之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而行在孝經夫孝經者淑世之書也春秋者經世之書也嗟乎尼山往矣後之人

得志尼山之志行尼山之行者猶幸孝經春秋之未泯哉先生生絕學之後寄在茲之託吕少覽先生姓字以爲古人也讀抗江陵一疏慨然曰烈丈夫當如此矣壬子信宿先生山中先生穆然自得淵然若忘其神濟濟其息深深然後知先生豪傑而聖賢者也鳳翔千仞覽德輝而下之詎足喻其高深哉語云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言乎誠之

通也先生高卧吉水之湄當今之士稱命世之才負名世之望者即黃髮孺子舍先生誰歸脩其行明其志後人之望先生豈其微耶不肖年十二即有志於斯文已而流蕩詞賦之場馳騁淫佚以爲得意志與時遷識隨年往浸假覺其非矣淫詞麗句無裨實用識時務者在乎俊傑經濟之略學人之先務也浸假又覺其非矣百年易盡覊心不朽人生患

不閑道耳始有志于聖人之學而苦從入之無路靜時自簡動輒芒亂人官物曲時爲磨㧞而中未得灑然夢向者浪游今知息影向者好名今知自反向者務華今知守約家苦貧無田無桑辛苦嘗盡無怨懟之想乃靜夜自思疏水簞瓢孔顏之樂處又竟難尋也私念向者得侍左右爾時方馳意文藻未嘗有志斯道今有志斯道又不獲親承天之所以

棄不肖也竊又自念不獲親承又不盡一言求益是自棄也去冬雙親八十先生寵以佳詩賜以手畾白髮在堂未能謁謝敬錄經義十篇古文十篇詩歌數十首論書請刪凡所爲心不能言言不能盡者先生自能得之意中觀之意外今不肖一意靜攝有涉怠荒疲神故紙恐非妙悟兩者先生何以教之瞻戀無緣臨風遠疏

寄黃貞父師

去秋聞容臺　新命加額無已金陵故六朝佳麗地吾師以亭亭素心披拂之不肖受質固陋慚無造次之華自別絳帷頗曉讀佛經蘇文二書自謂讀佛書使人神簡讀蘇文使人意暢近日視昔日稍轉一關然未經鑒定未敢信耳每每深夜讀書攻堅如對讐敵久之稍稍有得又憮然若依父母輒復勞勞作

苦仰天大呼儕輩皆大笑其狂不肖亦不自知其若此也不肖謬謂文章窮妙才士所爲嘔心焦鬢求以一當古人不知古人往矣所獨存者神情耳西子古之美婦人也試令案圖索之能沉魚乎落雁乎所不能沉魚所不能落雁者何也其情去其神去也顧虎頭之畫也正自以神情勝杜工部之詩也曰新詩妙入神平居每持此論文未敢以告人恐遺

失言之責今辱師教敬沐陳之萬一不以爲
爲狂惑師豈靳一言乎秋風凄切臨發悵然

寄黃貞父師

吾師屈公輔之望文衡吾鄉一時同門儕輩
皆叨剪拂不肖時方讀禮山中縣父母自南
州歸傳示師旨諭不肖往見不肖聞命劍及
于窒皇裝及于寢門之外矣乃裁之以禮聨
之以情又復中止者敢陳樸陋惟師詧焉不
肖誦法吾師有年矣向求師于經術而慕之
自見吾師山水之間花月之下皆夫子之文

章也詠歌懷古方以爲天下至樂賦月寒冰
宵零痛深陟屺徂暑飛霜復失所怙木朴之
內奪我二親獨奉母吳子影總帷不孝枕塊
丙舍母子煢煢相依爲命而縣父母恭承師
旨艤舟秣馬逼迫上道伏念向者不遠千里
負笈師門今庇宇下一衣帶水不往候問不
孝非人情矣惟是禮制衰服不入公門今不
孝小祥未及一旦脫衰絰易藍衫伏謁于師

門于憲體得矣如禮制何抑或吾師憐其至
情許令麻衣賜見而不孝淚痕方漬恭承師
恩必至痛哭不能成禮而出是用剳情就禮
重違師命且吾師令德雄文師表一世天下
士歸心如水赴大壑乃以督學之尊眷念一
菰蘆中不得志之門弟子依依如弗克見千
秋之感豈以一端即以一端傳之千秋猶爲
感憤況身當之者歟敢因縣郵肅書達志乃

以敝鄉文章風會所轉有不能已於言者
明興作者如林然經世經術今文古文解不
岐之爲二吾師躬之所行口之所言筆之所
書中外洞然經濟節義文章今文古文同作
一大冶鑄之學者當此非十年讀書十年養
氣者安得一敪眫眎然其間年少經奇之士
或嗜古而躍于範或負氣而疎于法蘘吾師
額外收之以弘作人之化此自吾師愛由而師弟情深不禁妄發耳

上侯廣成宗師

昌不敏常讀韓蘇集中所爲上諸執政書心
竊非之以爲士仗氣節居今之世學古之人
琴書足以娛理義足以悅何致縱橫辨口自
衒自鬻如古儀衍諸人所爲者歟今讀其文
或諛人而亡實或誇己而梯榮以至爲言滿
紙強辭奪正韓蘇諸大文照耀千古此數篇
書似可弗録也已而思之韓蘇抱道懷素卓

然自豎非樂以言干人其書雖旨乖大雅舌
類辨士千載之下猶令人唏嘘感憤有不共
蕭艾同朽之意而況當日問其言接其人者
感慨當何如歟夫士伏處草茅之中閉門撰
述得海內一人知己可以不恨況得一言半
詞聞于當事之前爲大人君子所嘆賞其激
烈感憤視韓蘇當日所爲上書獻義其情事
將無同歟周禮凡庶人皆得見于外朝以言

政事得失月令季春聘名士故士當得以其書上達天子唐宋以來士皆束于制科明典一裁以經義所幸三年衡文志離淵藪士抱單詞寸藻皆得上獻于朝廷然亦徒從制舉中張八紘以為羅耳所有讀古種學不在諸生之中即在諸生之中無從上聞以考其所學之得失山谷隱蓁之嘆往往有之今者明公德為經緯才為嶽瀆海內師法其文二十

餘年大春西江華逢軺士使西江數十年廉萎之習丕然立振且搜異才別學以及草澤遺英凡山林巖穴不求人知之士無目不奮袂揚風快覩盛事恭素心味道者不可以榮名招而未嘗不可以道德致也乃者化行俗美按部盱上昌為盱之新城人仰止之懷徒敖然不敢伏謁公門以安為下之分社中楊生思木通經學古[illegible]同學有年明公表揚潛德覽楊生所著書有昌序文致勖下問夫士有不願封萬戶而感知已之一言者良以意氣為重泰山為輕季漢孔融英氣絕學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響從劉玄德負王伯之略猶以孔北海知天下有已一言為感況以衡文之尊下逮微賤盛德之至清問寡學此藝林之奇聞青記之僅事也山海之大吞納涓埃日月之明垂光溝瀆昌雖至不佞有不

願名刺門牆居然附之末者豈人情哉拙集貴鄉陳眉公先生曾有弁言卷帙頗多貧未付梓謹錄獻論序十一篇古近體詩數十首所刻時文四種黄胡錄二冊同楊生恭上棟聞事竣方敢謁見不勝冒昧之至

寄房師朱䨱青先生

老師讀禮東歸擬脩架豕覲禮師門以家毋祔葬或爲仁人君子所原也老師覩篆建凸僅飲麻姑一勺水聞老師家居衣帶質盡以供葬服前侍函丈承示作人以儉爲本儉者不奢方能全素心以坐進此道今于老師親見之矣後承示傳愛之謂仁謂昌黎此語近道道統于仁仁主于愛愛生于情只此愛之一字爲生生之本此命根也佛家以愛水枯乾爲了生死正謂此耳不肖因贊老師此語爲前人未發師示凡理無古人未發者只後人讀書未到耳毎得一解輒爲剏獲及讀他書又前人道過不肖心服其言今思古今同此一理無論古人已發未發剿竊誠爲拾滯若自靈心吐出則古人已發皆我語也徐偉長云六藝者羣聖相因之書因之一字託寄

非一人也嘗是未伸此意今附請質又承示愼獨爲學人大關而獨乃物名此古人象教也命作獨論旣蘄求削廬居無狀敬薰沐拈一瓣香于太師毋之靈所冀師恩鑒而獻之几筵幸甚

與陳眉公先生

先生山居數十年主張風雅表揚遺文使古人令人鬚眉笑語曉然千秋此既一事矣不佞江國鄙人識不逮遠每于尺素中見先生深懷遠慨留心民瘼穆然吉凶之患然後知先生非徒山中也古人棲志畝畝而功在民社藐姑射仙人使民不疵癘而年穀熟此自神理相關常惚自不及耳不佞久慕德輝道出貴郡維甫佘山煙雨溟濛至人安在有道之門又不敢無介而覿或者弘度兼攸使一拜下風至願而非所可必也敢請

與樊山闕書

先生特起為二千石世道幸甚同社幸甚考前漢書翼奉傳五際注卯酉午戌亥陰陽始終際會之歲則有變改之政今上崇禎甲戌新進士罷選庶常以天下才能推官知縣考選最者為翰林編修二百餘年特典也乙亥令在朝大小九卿各舉才堪牧民者一人令天下郡縣各舉才堪牧民者不限士庶只稱職是求亦特典也考其數正戌亥變改之時雖聖主求賢若渴無所不用何于天時符合若此英雄應運豈偶然耶

復蔡雲怡宗師

師臺校士潊郡蓂一望顏色謦欬尊嚴未敢伏謁自師臺入豫章文章風會丕然立變一時通經學古之士皆剪拂長鳴而介德作人更在文章風會之先遂使一方之先賢無微不闡一方之潛德無幽不光化人成俗之效亦既昭然天下矣南豐曾文定公奉祀不肖義激于中搦諸以請方懼冒昧乃師臺嘉惠

先哲廣咨與情使文定之昭穆數百載方明不知亦踟躕九原矣太和曾大奇種古績學爲不肖師友師臺拔之布衣升之爼豆天下聞師臺之風中才而下皆願修君子之行讀古人之書獨不肖感憤已哉敝縣黄元公淑師緒教時以素心相勗蒙師尺一相及肅啓上候不勝眷慕

答茅止生

僕不佞生處僻壤今年廿有六矣南陽臥龍令出廬時也古人有十二而相者三十而王者乃寂處山中日月如馳每一念及吁嗟而已弟向從海內賢豪間游獨未得一把臂止生乃止生謬採時譽數千里信使相通若以孺子爲可教者何也嗟乎止生士之相知自古爲難古人如鮑叔識管仲于窮交蕭何識

韓信于亡命司馬德操識武鄉于畎畝李太白識汾陽于步卒此眞相知也若浪獵時名浮沉三吳兩越間聽他人呼拜以徼造次之華山中人久矣不問此事足下欲希蹤前烈乎不佞敢執鞭弭以從楚生之死千古同恨定交古人不復作常語相慰勞依事摛辭漢人孔雀東南飛一篇遂不能獨有千古也附正

答舒魯直

陳元者快士也其詩自成一家魯直眼光若鏡所賞不誣矣都門分袂又易葛裘吾輩貧可耐風波可耐隻火寒氷可耐獨此時日難得過一日便去一日日出事生朝餔夕賦半爲客子奪去顧此悠悠如何可言吾兄擁勝國門德文日修如弟者入山未能出門不樂浮沉世態又所不堪昔有人問弟如何讀得

書弟對以耐得貧便讀得書又問如何耐得貧弟對以讀得書便耐得貧此語弟今兩失之友朋中同調易得同志難得同志而同調又更難得同志同調又附同籍可當吾世而失吾魯直哉友人楊因之諱思本其人性命確有原本所著十箋九賦千秋書也附正

鍾祥縣知縣蕭公傳

公諱漢字雲濤別號象眉江西南豐人丁丑成進士授鍾祥令癸未寇犯鍾祥公死之友人涂伯昌爲公作傳傳曰夫人忠孝之氣受於天而深於性松栢不盈尺而堅體不一勺而清其性定也若夫修身潔行攻古力學陶鑄于師友詩書之教豈一日之積作而致其情者歟公生與予同里庚午舉於鄉與予同

籍故知公深公生而秀削鬚眉清徹目光炯炯照人雙眸直陞亭亭玉立生平無一忽容無一跛倚傾欹態公同予讀書好蒐古人忠孝激烈駭慷慨流涕廢書而三嘆也公同籍中與予及同邑湯子來賀最善三人相砥以氣節文章不負科名每見妨無忘此意公素貧令鍾祥五年貧如故鍾祥爲楚寇扼要地或勸公改他邑公毅然曰死生禍福天也陵

寢重地我當去誰當守者日課農桑嚴保甲繕治城壕凡倉廩芻藁砲石弓矢戰守之具莫不豫聚寇望鍾祥不敢牧馬者五年壬午冬賊以五萬衆逼境公入署拜辭祖父主賜帛令妾媵自勒死擐甲登陴懸賞鼓義勇斬賊三千餘級賊連六日大集諸屯百萬衆薄城下公戎服佩刀以死扼賊五晝夜未下城破癸未元日賊蜂擁乘堞而上鍾祥不守公

猶北向拜曰臣力竭矣潰圍出護陵寢賊鼓噪至公大呼曰鍾祥令蕭公在此賊奴不得驚陵寢賊擁公前令公拜公叱曰天朝臣子頭可斷膝不可屈賊曰城破身亡尚何臣子之有公復叱曰城可失君臣之義不可改賊大怒曰如此激烈有何可恃公髮豎皆裂大罵曰賊奴今來忠臣義士臨難惟有一死賊呼曰斬首公叱曰何懼賊呼曰斂革公叱曰

何懼賊相顧失色使偽臣元圭前致辭引管夷吾劉靑田事勸公公折辨誓死如初賊敬服公甚知公不可威劫使元圭復以情感公公復叱曰鄙億萬生靈塗炭吾何愛此三十口乎急斬余首無多言元圭面發赤舌橋不能下蕭拜趨去賊聞偽傳令以亂箭射死蕭縣令公祖受之寂無一矢相加令送公吉祥寺安置至則列珍饌名酒吹雕胡設席公南

向一小賊北向進酒公大罵不食賊敬服公益甚復使元圭致辭謂公縱欲激烈成名彼終不忍殺公公徒自苦公仰天大呼曰爲臣死忠爲子死孝分耳何名之成皇天后土實鑒此心言已遂閉目不視賊敬服公益甚必欲生得公戒寺僧繩索刀斂紙筆皆藏去公展轉覓死不可得忽有自賊中來稱公鄉人勸公披剃者遁公曰偷生辱國吾不爲也賊

不殺我我當自死明日於僧人榻下得剃刀復得敝紙筆大書楊焦山詩浩氣還太虛丹心照千古平生未了事留作忠魂補又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擲筆於地四顧妻清復拾土塊題壁鍾祥縣令蕭漢死此寺面壁自刎血濺壁字如淫賊聞大悔使元圭治喪事命厚殮公親製誄詞擇寺厝柩志其處令家人來知之公自戕至自刎凡五

日嗚呼從古慷慨就死或在片時未有五日不食不寐計窮力盡而後獲一死如公者也嗚呼五日之間天地動容鬼神飲泣矣贊曰余嘗讀漢書蘇武傳匈奴遣衛律說武降與元圭說公相類武持漢節不屈衛律感泣云律罪上通於天與元圭說公不從趨去論綆見先生面黃昏渡釣臺相類匈奴敬武武得生還賊服公爲公祭葬擇善地亦相類嗚呼

天地之正氣國家之楨幹也公之節在天公之功在社稷矣

吳接侯傳

吳接侯名晉畫浙江海鹽人吾　師秋圃先生長子崇禎丙子鄉薦第七辛巳卒江西臬署　師傷之刻其詩行世世爭傳其詩余悲夫接侯之僅以詩傳又悲夫世競傳接侯之詩而其行事不少概見因次所見聞為傳傳曰吳接侯者今之有道人也非僅文人也接侯天資純粹情性近道其於道也飢渴夢醒

其中力且堅壁無意於中而往往合焉幼聞庭訓日見之躬行束髮從師宦游二十餘年衙齋閒寂自讀外不問户外事西湖聲色歌舞之好甲天下接侯淡然一無所嗜文壇詩社特盛於武林接侯翛然意遠不近名而名歸之接侯才大思精博學而經奇書義浩渺有江雲海潮之氣尤喜吟詩頃刻數百言一字不當廢寢食千百易之不快心不止故其

詩雄深瓌瑋歌行擬長吉五七言律駸駸乎逼杜少陵矣書法得晉人意落筆如龍翔虎跳鱗爪皆飛庚辰後詩益奇所得必驚人而漸近自然矣余意接侯方出為世大用乃溘光朝露昔人謂詩文書法足徵人壽考今覩之徒妄語耳初師秉憲江右駐盱上檄余同接侯讀書坐臥一小樓風雨相對青燈烱然時接侯初婚黃翁官信州學博　師重其人

娶其女為婦黃翁貧甚尋常一奩無所有接侯宴爾如賓翁壻相得甚歡丁丑再同上公車覽南北風土人情衰榮之態略盡接侯無一寵言無一倚節無一怠容無一疾言遽色與人交淡泊無忤然能敦睦諧有摯誼師方闡明聖學接侯擬同予疏六經語孟大旨以明師學於天下辛巳師觀察江右復檄余同接侯讀書時接侯方病不以病故廢禮一語

必與每食必拱揖而坐予恐煩接侯病仲夏別歸黎水乃接侯逝於仲秋十一日逝矣接侯喜遊山水經古名勝處必流連吟咏而不忍去其風雅之情亦天授也性至孝疾甚或向家人言狀師至則隱之恐傷師意師接子躬嚴庭訓雖不廢詩接侯詩多匿不令師見故師知接侯之詩不知接侯之詩之奇之多之至此也接侯卒師盡讀其詩悲益甚接侯

年二十七歲而卒予交接侯七年共晨夕二年兩同下第往返二萬餘里知接侯者宜莫如余至其性情語嘿與道合予雖極力擬議安能得其精神之所至使天假以年接侯必能自著書立說以大明聖人之學其次亦將究天文地理河渠禮樂諸書令僅以其風雅殘編與騷人才士並傳千古此余之所深悲也夫

書唐武宗毀佛復僧尼詔後

三教之於三才猶三才之於三教也其間異同區別立教聖人各有至德非淺膚之所測也先輩或問三教異同曰我輩未脫凡近如以地下人談天上事終非所曉此真實語也至與華盛衰此自剝復乘除之數若云三代無佛而治漢唐佛與而亂夫治亂係乎理道之污隆何關乎佛氏若云漢唐繇佛而亂則

漢唐之治必繇佛而後可然則果無益於治敗之數乎而又非也彼蓋超乎治亂之外而禪乎治亂之事者也夫今日之事有三代所未有而今不可一日無者而何獨疑于佛氏聖人之持世害至而為之備福先而為之圖往往類是非上智不察也然則此詔之毀寺復僧韓退之之火書廬居而三教于今為烈則二文抑佛氏之金湯矣■明與德洪三五

功高曠禩而　二祖崇尚釋典以神道設教
列宗益培植之謂其陰翼王化而治平之
效幾與唐虞比隆千秋之事可以鑒矣

書陳涉世家後

漢高帝布衣王天下侯王將相半屬豐沛故
人項籍之亾疏范增而不用古今存亾之跡
亦槩可數矣予讀陳涉世家慨然者久之陳
涉起傭耕與戍伍不數月南面而王制而天子
自爲而卒死御者莊賈之手此其故何也吳
廣與涉同與戍伍者也當涉之稱王張楚也
廣亦宜南面王藉弟令無王假王之號漢高

猶不以名其臣陳涉以待故人乎又使之擊
滎陽以拒秦何寡恩也章邯三破周文止曹
陽三月旬日次黽池秦軍勢如風雨廣危在
旦暮涉宜悉精銳同赴秦軍即不能赴秦軍
田臧之弒廣也吾謂涉必車裂臧以謝故人
猶慊無以見廣于地下奈之何不徒釋之不
裂之又從而賚之賜令尹印爲上將是賞其
殺廣也賞其殺廣是賞其殺吾之故人也殺

吾之故人是滅吾手足也凡人主之敗也必先於左右佞嬖之人疏其舊人以慰之合其故而新是圖新交與我同富貴必爲我頤使其甘可飴飴之而鴆毒生焉故人與我共貧賤知我必輕我善則忽我過則挽我惟含弘豁暢之主爲能容之光武之與嚴陵至于足加腹而不怒桐江羊裘千秋以爲美談夥涉之爲王沈沈者竟以發故情而夾莊賈之殺

安知非說陳王以客亂言輕威者也語有之寧逢惡賓弗逢故人陳涉之謂也

書莊騷合刻後

薰蕕不同器涇渭不同流非其人而擬之不倫莊與騷胡以合也或曰漆園任天屈原憤世兩者極性情之至矣曰非也哀樂不同情也或曰周人之書今傳者無幾管與韓可合也莊與騷亦可合也曰非也夫莊與騷其殆深於詩矣乎詩之爲教主文而譎諫長言之不足故歌咏之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

出皆比興也懷芳草思美人以麟鳳喻君子以窮奇喻小人皆比興也莊與騷是以合也

書杜集文後

目不見全書而拾古人緒論以相翻索世學有然有志者不然韓昌黎云李杜文章光燄萬丈未嘗專美以詩也秦少游云人才各有分限杜子美詩冠古今而無韵者殆不可讀陳后山云詩文各有體韓以文爲詩杜以詩爲文故不工後持論者遂以詩與文殆無兼材即杜一人論爲此語者必其未讀杜全書

者也誠讀杜全集則鵰賦之氷稜雪骨三大禮封西嶽之雄遒碑記祭文諸篇之古直悲壯曾將以不韵少之耶抑云文自有體東漢以迄初唐排偶自有體也况賦體耶學者目不覩全書而輕於持論抑覩全書而或過信古人余故書其後欲學者觀全書而猶不輕於持論也

書柳集後

畏難趨易學人之通患也山水之情悲歡怙蛇之致可歌可泳可涕可遊者則群然好之以其近人故好之古人苦心原無聲色之可娛無痕跡之可擬無機趣之可游移故文之近人情者文之劣也文之不近人情者文之至也通乎之說以分別柳柳州之文讀柳文者其庶幾乎

書韓集後

世之論古人者因人之論而已為之說焉故古人之精神嘗隱而不發其文之佳惡亦非後人所得而盡古人於是不得已而自明其意以待後之人求而得之韓昌黎唐宋文章第一人也後世以為法揚雄司馬遷雄書予恩不逮昌黎史記則昌黎雖極力規模而逸氣未舒然則昌黎非法雄與遷乎曰法之而

不徒法之也昌黎之氣其浩然獨往百折而不回者得之孟子昌黎之筆其無堅不摧無深不透昔人所稱穿天心出月脇者非得之雄與遷也得之墨翟也所云得之孟子者人言之昌黎亦自言之所云得之墨翟者古人未嘗言之昌黎亦未嘗明言之其讀墨子所載上賢明鬼四篇乃昌黎粉本也先秦諸子尺幅皆短獨墨子氣昌而理透篇中以孔墨並稱雖古人語不應昌黎亦為此言然其文則得之墨翟者居多當時與昌黎兩相引重稱莫知昌黎者莫如柳子厚其著書極相推許然引雄遷亦未及墨子云

空齋賦

余貧無居室覽古人宮室苑囿之圖中心慕之已而自念古人帝王宮室之盛曰阿房曰霧光士庶人居室之盛曰金谷曰輞川今何在哉所以存者王延壽杜牧之之賦石崇之序王維之詩耳因感而記空齋雖然安知千秋萬歲後不與金谷輞川俱朽也金谷輞川不朽則亦曰空齋云賦曰

廣漠之野有隙地焉遂古至季世無居之者主人因而營之以水爲帶以山爲藩山峙西北水流東南因天地自然之形結廬其中亭閣臺榭疏密若星奇花艷樹流光照夜青林綠沼掩藹如繡歌童舞女佳麗疑雲車如流水馬如遊龍器服如錦香氣如霧中一室高數千仞廣數萬肘白玉爲階黃金爲室夜光爲簾琥珀珊瑚爲幽軒曲砌堂之中遠山縹緲可望名曰昆岑河水似經其下繞堂而東也於是主人又罄瀟湘之竹以爲篙檝盡鄧林之材以爲舟航作青絲油幔綺羅爲之時空春秋暇日集四方之客一航以十女子挽舟自製棹歌中流歌聲發客慨慷流涕主人曰何爲其然吾聞之先民有今日必有昔者碎瓦頹垣昔日之歌樓舞館也荒榛斷梗昔日之瓊雞玉樹也露蛬風蟬昔日之鳳笙龍

篴也鬼燐螢火昔日之金缸華燭也秋荼春薺昔日之象白駝峰也丹楓白荻昔日之蜀錦齊紈也是故一晝一夜花開者謝吾恐後人之悲今人亦猶今人之悲昔人也

後空齋賦

空齋主人既築室於廣漠之野乃造昆岑上巔岸空濛先生而問道焉先生曰夫六區一戶蘧廬隙駒微若芥子精氣相取綿廬其中慨乎大哉主人於是登縹緲之堂望昆岑若培塿焉與客泛舟於混茫之鄉歌吹千章如死鼃鳴然歸而獲地一區小築數間向之空齋以水爲帶以山爲藩今則豆畦蔬徑而已

向之空齋亭閣臺榭奇花艷樹今則草樹數椽而已向之空齋歌童舞女佳麗如雲今則應門五尺而已向之空齋黃金爲堂白玉爲階今則蓬蒿滿徑而已向之空齋桂楫蘭槳繡帷珠箔今則竹筏隨風斷橋依水而已主人日夕讀書其中顏色韶采日加少食菜啜醨日加飽冬不知寒暑不知熱大風拔木裂山不改容潦水時至百川怒流不移坐浩浩然栩栩然視昔日空齋若拓地焉於是四方之客昔曾同主人泛舟聽棹歌慷慨流涕者見主人而弔焉主人笑而不答

山中松樹賦

涂子杜門山中結茅爲室蓬戶甕牖然皆灑掃苔痕草色如繡山中古松數十株狀皆可畫寢臥其陰隱日雪霏霏墜松間其聲可聽松花飛滿如柳絮松子落半天如彈時風起松聲萬變枕上聽之若雨作若瀑布聲夢中聞之若千人語若萬馬鳴或清夜對月若響哀絃若擊湡鼓或雷鳴電掣若灩澦之衝

波若峨眉之融雪蕭蕭乎瑟瑟乎須臾風息聲細四山落葉涂子聞之若悲若喜若泛舟大江若息影空林不知身之在山中也乃爲松樹之歌歌曰瞻彼青松兮乃在山之中脂馨如蘭兮神仙之食羽翠如蓋兮君子之風望枝幹之偃仰兮躍寒潭之卧龍

夢莊周賦

壬戌元日夢漆園先生曰予周邮王之失子冒姓蒙莊然不敢忘我先人故名周以表之如王子晉不忘王子也數千載下誰知予者子其圖之夢中見先生衣冠古製翩躚如飛雲狀醒思姬周世系無所謂邮王者失子二字尤不可解起行空庭見明霞在天清風吹地蜻蜓飛集衣帶因爲歌以戲先生曰

先生之生兮夢爲蝴蝶蝴蝶之與先生兮誰與存乎班僕問先生之蝴蝶兮何異於今日之蜻蜓今日之蜻蜓兮亦曾交乎先生之魂䰟睫羌心不忘初兮而直懷此故姓也予夢魂縣不之兮又安知非蝴蝶之夢爲先生兮與先生之夢爲蝴蝶

[illegible]欲與若牽黃犬復出上蔡東門驅逐狡兔豈可得乎

槐堂書院記代

嗚呼此朱晦菴陸象山先生祠也槐堂者何誌地也晦菴倡學于周程之後求端于性命而旁見于倫物象數以窮理爲宗象山起而還之于慮以致理之妙萬物存乎方寸於是朱陸之學有異同焉夫道若路然中央者路之正位然而東西南北皆路也南轅北轍不同執止于畿則同江淮河漢不同流滙于海

則同道無不同則主道者之精神各有所寄觀其所寄而不明其所主是知一致之道而不知萬殊之道也余嘗讀二先生集辯析疑義至數十往返而不厭每嘆古人無意立異而不苟爲同如此門人各執師說以相是非其後始有異同而兩先生初無異同也本其中之所信言之以共見于後世所以立教而扶世者甚親厚無間然而朱陸異同遂與千

古學人相爲終始兩先生固有以開之矣初晦菴以其學風天下當時爲殷周漢唐王霸之辨則有陳同父同父之學不醇乃其浩然不屈必自伸其說晦菴雖時致辨然亦事功殺撰之粗而已乃與象山辨者則在德性問學之間一以德性外無問學一以問學外無德性雖同歸而各有主晦翁之書今頒于學宮自王文成倡良知之說而象山之學始明

兩先生之學其同而異者若此予請得以一得之明爲兩先生陳之學者聖言如林必折衷于孔子德性問學兩者原不相離但恐今人之所謂德性問學非孔子之所謂德性問學也夫虛靈覺悟可名爲心不名爲性中庸言性言德未嘗言德性也言性之德未嘗言德性也聖人之問學非後人所知然夷考其事問禮于聃問官于郯學琴于襄學樂于弘

此外無聞焉然則中和者其德性之別名乎禮樂者其問學之有事乎尊德性而道問學則致中和矣中和致而禮樂與竊恐聖人經綸參贊之間學不專在考訂書冊稽疑義之間已也聖遠言湮安得起兩先生于今日而問之今濫竽江右金谿為象山故里青田故有陸先生祠槐堂書院在金谿城中者皆兩先生像而合祀焉予瞻拜堂下儼然兩先

生精神辨論飛動眉睫之間堂廡甚隘非所以妥先賢而風來者因爲葺而廓之大世之學者幾謂兩先生如冰炭之于物胡越之于人今過兩先生之祠拜其像若塤篪之合奏若鐘鼓之在懸于藉是以不負兩先生矣

赤溪春夜記

古人命物之妙常有目所未見耳所未聞而直以意意之而意之之妙遂若所目見所耳聞故古人之所享常十倍于今人春之在花如秋之在水可以意授而不可以形求其不可以形求者何也分春之於花也分春之於花分花之於我也春風披物人與物皆受之[illegible]而可見而人不可見者何也春之在花即

花之在春也春夜坐臥赤溪小樓赤溪桃花數千樹時值早春澹雲微月風淅淅吹樹枝有聲遶園林行數周挑燈靜對傾耳聽之若聞花開拭目望之若見花開忽而細雨灑之千樹萬樹如披如拂澹澹然灑灑然形神蕭猶若與花俱開以覩踏歌花下灑酒花前此時享受不知誰勝因誦古人春風桃李花開夜句撫然久之併憶古人命物之妙不在耳目之間也

與鄧壺翁語記

乙丑壺翁歸自冀北予謁于鬱金堂時有小先生者謂先生自云寧可三日不食不可一日無婦人予笑問先生此漢武帝語何與先生事乎渠自不讀書耳先生爲之噴飯大笑丙寅冬公逆奸閹意謫戍鎮遠予時扶病謁先生于鬱金堂先生言笑自若予請先生曰自逆璫盜竊魁柄算未有踰一紀者今雲烟

已極殄滅可期　國朝如王振劉瑾僅數年間事正統已巳之變族誅王振劉瑾伏誅爲正德庚午又皆此數年間事予輩刻期俟先生于紅泉碧澗賦新詩耳先生笑曰死生禍福天也再獲與君輩讌集此堂幸矣予復請于先生左右應須多人先生笑曰彼如禍我左右何能爲單騎往可矣翌日臨發家人牽衣環泣先生奮袂大笑放舟不顧而去

愛日堂記

傳曰孝子愛日予每讀其言未嘗不流涕也人生上壽百歲少婚長宦中罹事變百歲之間對父母之日常少況乎脩短有數長無怙恃者什九生而奪其天者什二甚則流離喪亂父子相失終身不相見者有之故曰時乎時乎不再來雖王天下不與易吾一日菽水之懽也使風樹興思白雲致感即殺身以見

志刎頸以鳴哀嗚呼已矣雖然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古者鯀治水方命舜殛鯀用禹禹惜寸陰九年以玄圭告成夫然後知禹之惜寸陰也爲鯀也孝子也愛日也

郭青螺師遺事記

威寧伯王越廷試時卷忽爲大風飄舉騰空而上久之乃下後世昌斬虜立奇功襲封伯爵勛望赫然廷試時已爲之兆矣予師泰和郭青螺先生以播功晋功世襲金吾將軍師爲予言師廷試時卷亦爲大風飄舉直徹殿陛諸璫人持以歸師且大閧曰此封拜兆也王越字世昌登進士爲人英爽磊落有經略才以邊功封威寧伯後傳仙去蹤跡多在泰和吾師儻見之歟

種菊記

花生於春盛於夏鴻雁南來燕子北去芙蓉菊花掩映秋色芙蓉艷菊花清清故偏與野人達士相韻今年結茆山中無奇花可種彈丸之地又不能栽竹遶屋揷菊數十種至秋開花纍纍可喜吟嘯之餘以爲菊有三德種類獨蕃一也品貴種貴二也易種易花三也杜門日久相知零散酣餘睡起坐卧其下覺花影亦清也是不可以不記丙辰九日

藻林菴記

綺語諸佛呵禁而文士寶之蘊素澄碧如秋水以藻林名菴何歟夫空庭月色視松柏影如水中藻荇交加人世一切綺語等空華耳清淨本然緣何忽生山河大地山河大地緣何忽歸清淨本然乎與蘊素登泰嶽之巔觀日出涉滄海之波大浸稽天何如趺坐藻林菴中啖松子花采秋菊之英看白雲去來流

泉自響一彈指頃周河沙界總不出藻林庵一片袈裟地蘊素爲無學首座別號藻林脩名其循白貢之思歟卓錫此山僅二年化去厥徒石鏡不忘所自爰鐫諸石

孤子夢記

讀此篇可以見孝子孝子之心若非誠誠所致曷能夢見其親
故詳記夢之事也

有幼失父者夜夢其親且走告耆老曰夜夢吾父吾父鬚眉若是衣冠若是曰是非汝父也汝父鬚眉若是衣冠若是歸而假寐復夢其親與耆老之言無異告耆老曰吾昨又夢吾父與耆老言同非耆老言吾幾不識父也耆老曰予言試汝也汝前所夢者眞也汝後所夢者夢也汝前所夢無因也汝後所夢因

吾也失父者涕泗交頤皇皇不敢自信求其家之藏獲事父者曰若先所夢者眞也後所夢者夢也是夜復夢其親焉又儼然耆老所言之鬚眉衣冠也失父者涕泗交頤皇皇感不知誰爲父也聞鄉之人有畫父像者展拜而形神俱爽恍然見父也氣稍定神稍清熟視之先所夢者眞也後所夢者夢也由是數夢其親與先之夢無異故曰夢也者因也無因而夢者夢也

吳接侯遺事記

人之才發爲文章未有相什百者也分其餘以薦二人稱兼才以一人兼二人也一人兼二人猶難之況什百此者乎以余所覩吾黨如陳大士經義吳接侯詩可謂千古特絕矣吾黨文社日搆二三篇爲常大士一日搆三十餘篇一人而兼十人才也詩莫嚴於律莫拘於韻及和韻乙亥春同接侯課秫竟時燭

殘漏下矣偶聞几上佛手柑香笑謂予曰盍共賦詩予方搆思接侯二律已成時大雪翻眉公集有雪中舞鶴詩復乘興和之漏下二十刻十律成余笑曰能復和乎接侯文不加點漏下三十刻十律又成引據該博又多奇句今集中所傳乃前十律後十律逸去可惜也接侯詩多不存稿即予所見今逸去亦不止百篇丁丑同遊岱予作五言十章接侯燒燭屬和詩成僅熟羊脾頃耳其詩古焉筆端有圖畫他人竭數日搆數句不及接侯皆援筆立成此日中所未見也丁丑仲夏曾持舞鶴詩示眉公道其事眉公驚起曰今世乃有斯人王元美復出矣接侯二十七歲卒所刻詩三百餘首皆可傳大士六十成進士文多至數千篇大士爲余盟年友接侯謬以一日之長推予乃去冬哭大士今秋哭接侯未兼

喪二良友因讀接侯詩併記大士之文大士官拜行人而止接侯登賢書而竟厄一第年復不永嗚呼天之生才其意竟何如也

盂蘭募引

辛巳天下大饑江國風土貧瘠士大夫炊米而炊米價差減于湖南北然在江國亦稱大饑民愁瘦作城中橋梁市闠僵尸載道有僧智融任持關帝殿殿對文昌宫中有隙地闢砌淨潔席藁而至者無虛日智融日手持銅錢俟有至者勸他徙無汚佛地死則買蘆具畚鍤埋之余偶宿寓僧舍親見其如中元請

蘭會歲以爲常智融謂今年孤魂游鬼此會尤不可少求爲一言余以周禮荒政十有二索鬼神其一也寧獨佛事乎是爲引

伯氏子唯先生小集引

咳唾落九天隨風生珠玉言無擇也伯氏子唯先生寄情詩酒短歌長行以文爲戲非獨以文爲戲也以世界爲戲場以人事哀樂爲戲局毋干同人廣衆中閒出半語談言微中四座皆爲絕倒平生所作詩文甚多隨手散逸不問門人黎自榮氏結集其一二付梓嗚呼黎生其伯氏之侯芭乎

壽楊懷翁年伯六十文

丙子季春爲懷簡楊太翁六十壽翁辭家人禮太和山不欲人以言爲壽而翁子若孫歌異姓鵷鴒者遍國中相與徵言于余以爲世之高名膴爵指不勝屈如翁者千人萬人不一遇也意者古之有道仁人宜民人而綏福履者歟予唯唯以爲天下有必然之理必然之事必徵諸萬不必然者以券之而操其必

然者原無一必然之想乃萬不必然者環而集之非偶然也懷簡翁世有明德翁異母兄弟十三人獨翁存今翁子孫孫子子婦數十人仲公望舉庚午鄉試叔誧調餼于庠伯象賢季夢熊公安天生孫東曦皆列弟子員爲郡邑名士天之所以報翁者如木方榮春秋未有艾然即天今日所以報翁者如是非萬不必然者而能操其必然者以券之環而集之一身而翁曾有一必然之想者歟翁門以內雍雍穆穆男勤于詩書女勤于紡績竹簞布被無一人有華美之飾居常自視時若不足庭戶淸肅僮僕皆若一無事者焉與人交無初終異百工諸藝數十年用之不改翁雖勤而爲日自舒翁雖儉而爲禮自中確然有守而見事洞達翁常自爲說曰萬物成毀有數但無自我壞耳凡此皆翁一二小善雖復

無心相爲而濟彼之功成矣翁兩事繼母皆以孝聞太翁舉翁得兆曰忠良孝謹之子翁事叔如父事姊如兄撫從弟如一父之子處親族以禮讓親族中無告者歲設粟贍之居鄉遠近凡遇豊歉必平石以四翁阡陌在邑樟村歲收可萬石平石二十餘年歲存活以千百計且誡子孫世世無忘也乃若辯紛周急息訟一鄉之中不至捐生破家者歲不下

百十壽其食不重味其衣必重綵其待人以誠故人樂得而近之其接人以禮故人樂得而敬之其於公家之賦役曾無後時常笑曰舉天下盡如吾者真有不足爲者矣予知翁深請君子受教於翁久故能道其大略然亦僅能道其大略云爾今試推以翁治家者治國雖古大臣何以過之以翁爲人子者爲人臣雖古賢人何以過之然則天之所以篤于翁與翁之所以受於天兩相結爲大年其壽又安得以歲年計哉

壽黃母許孺人六十文

余邑黃涂二姓世爲婚姻友朋之好亦篤於邑中黃子彦若友朋中稱僑聄云彦若蚤孤鞠於母氏許太君矩步矱矣不妄年十六從予游穆然靜深時若有所鍵束不放也慕江夏黃童改名香字彦若焉彦若事余十年師弟之義不媿古人今彦若學脩行立郡邑名士首稱之而賦性直方其斷然之誠可以撼鬼神人羣知彦若之賢而余知彦若特深若黃彦若其始得于慈訓者歟夫直方坤德也地道也妻道也實母道也許太君出邑望族歸黃數年即以勁節著彦若家世素封太君秉内政一以嚴治之時彦若方數齡太君以一弱女子無中外主伯之助席豐處優而蕭然布素撫呱呱五尺之兒日教以義方不以姑息此其識豈尋常婦女輩所可同日

而語而里中父老言太君于歸疏水晏如若不知爲素封也者而待內外戚屬歲時恩數有加僮僕臧獲數十人無一人敢妄言笑孤燈孑影形神相弔者三十餘年此其貞操潔已無媿婦道矣而教孝若以嚴不爲煦煦之仁其於母道曾有遺憾者歟夫仁敬孝節人之所壽於天而惟節則忍人之所不能忍于性堅于情哲于事逆戛戛乎其難之故歲之

節在運會移換之候木之節在皮膚剝落之匽歲之節不改木之節不腐此其所自爲壽豈可以晦明冬夏計者歟夫晦明冬夏天之所壽於人者有盡仁敬孝節人之所壽於天者無盡太君自爲壽孝若爲太君壽孰大於是余卜孝若異日之與爲太君今日之壽皆往事之可符券者今孟冬朔七日爲設帨之辰余小子不敏謹附儥酹奏瑕之義

壽吳母孔孺人七十文

梅溪去邑七十里吳氏世居之梅溪土沃而風淳有樵雲公者以恭儉世其家公沒孔太君主家政子孫內外百十人奉太君之教唯謹太君好施與樂善數傳而彌篤丙子歲大饑吳氏設粥千家日食數千人環所居數十里扶老攜幼就食四十六日堂食無忤不間乾餱之愆先是救饑者聚饑民城郭中煑粥

食之饑民相蹈藉爭食或待次數日不得食得食皆僵仆太君憫之命子吳生之瑜躬執其事生至誠樸略立法簡撫慰曲致所居昆弟子姓堂序數十間約饑民進止有候坐立有序生復親操井臼羣昆弟子姓雞鳴滌鬴日午授餐老幼弱不能行者爲竹筒盛粥持歸食之民感其誠相誡無譁每粥設衆歡呼祝太君百歲而后食食罷亦祝如之時酷暑

揮汗流歠太君親叛餐珥使延數十里持扇歸食炊人給一扇穆如淸風之吹衆役歡呼祝太君百歲越日而四方之饑者至日食米五石餘太君益諴勿倦吳生同諸昆季夜不寢晝不盥櫛憔悴垢㶒以奉饑民饑民亦忘吳生之勞而惟以福祿壽考祝太君懽聲動地吾郡數有年丙子薦饑斗米錢二百五十鄰邑或揭竿倡亂吾邑幸安堵太君與有力焉邑令上其事巡方擬　䟽請未果太君賢聲遂布國中今戊寅季夏望日太君春秋七旬遍國中尸祝皆願爲太君壽者歡心之所積和氣之所味太君壽百歲不察而可知矣且太君懿行非一二可數予聞太君與毋撫前母之子婚娶成禮飲食衣服必先前子而后巳子鄉人嘆以爲難姑姚孺人孀居太君事之二十年如一日姚孺人病革呼太君曰

予無以答汝意願汝壽百歲汝婦事汝一如汝事我也姚孺人慈好施與或曰太君設粥一事亦倣姚孺人意云

壽大兄嫂揚孺人九十文

子孟子之稱孝以尊養爲大尊親自男子事女以夫之父母爲父母地道也妻道也而以事夫之父母爲孝地之承天妻之代夫爲物之所致養也吾備及吾大嫂之事伯氏小泉公其孝有足稱云予同王父兄弟六人長贊字公故稱嫂爲大嫂嫂出邑西楊氏端靜知大義生平無疾言懈容年八十神明不衰予

在昆弟中最少小泉公鍾愛之故知嫂事公詳公讀書爲永州簿官兄亦簿宦越楚獨留嫂事公公食性潔嫂事公二十餘年奉養備至家素貧兄同父弟三人每月嫂饋食十日予時同居每值嫂饋日公必招予同食雖食數豆必修潔酒偏提必清旨每問公安公命坐徵書義娓娓終日食罷向嫂嫂必問公食某肴曰某予或私有所嗜詭託公云思食某味嫂曰諾明日治具以待嫂復促予侍食以爲得予言方知公食性予旣喜得美食又向公誇嫂今日市某物以獻公亦悅甚追陪盡歡故雖極難致之物嫂必百計搆得之奉公初不知爲予詭也爾時竊意嫂多金致此無難耳稍長始知嫂貧甚每月嫂饋十日餘二十日先經營拮据爲十日計者彌艱也嫂母氏楊女適孔皆鄉居家多肥腯月有奉嫂或

嫂脫簪珥女紅貿得之必手加剪拂時其飲食勸勉以備十日之饌予時方有媿色始不敢詭託以難嫂而公招予同食如故然終念嫂所治具何其羨若是時往瞷之見嫂每一肉一雞必手自洗濯至十數四方烹調入釜自卯至午日不他視神不外營添水減火行法或姪輩歸不分賜一匕一滴嫂自食惟虀菜鹽豉少許耳予見之愀然以告吾父吾母

吾伯伯笑曰孺子識之後招予同食予自是不數往然往則嫂必促予侍公食以爲予侍公食猶公懽心也故余自丱角至成人常侍公食者十餘年迨予分居予伯予兄先後謝去丁卯侄世名舉於鄉庚午予舉於鄉今年予嫂爲九十帨辰予徵海内名公鄉詩文爲壽予獨詳述嫂養吾伯事瑣瑣言之以爲嫂加餐亦如三十年中向伯侍食向嫂索食孺

子時語也唐人李宗美之表符元亮也曰國步將泰必有忠傑家聲將作必有孝節由吾嫂觀之卜世其滋大矣乎

祭吳太師母文 吳秋闈老師母

盖聞道始天地故道惟一道母名萬物故母非一母氣爲母則日夜忽生坤爲母則無疆黙運總皆鼓盪鴻慈發揮大化是以鳲鳩見詠飼子一本於均平猶龍著書大寶非闢於亭毒然則生於土而反於土理有必然出於幾而入於幾道常自在者矣太老師母夫人質孕柔祇位躋元吉祥凝天妹𧭈既恩師知

重生者慈身故貴工者慈事西昆秘笈夜明簾内長奉南嶽璽文雲母窗前静討鉄衣無縫叨陪翟茀之車飛舄方新得拜金泥之錦原夫拮据手口房户綢繆羽尾焦勞夙勤上下遂使嶽音嗣姒口澤常鮮四國濡其恩膏千秋頌其神液即謂嘉止應符倪天作應抑亦坤璽叠慶行地難涯方擬石室金臺永奠西山之宅璇璣玉斗同趨北極之春遽𡚒鸞

謝九枝鈴悲百子露濺未竟河潤已移遂介
道德先生預歸來於予舍人天教主暫釋負
於王廷昌屬見在門牆恩深承蔭分宜重繭
衣帶叩頞幔帷仍以未歇烏啼何堪鼠泣意
行而無車馬身繫徒勞夢魂絮酒盈巵望孤
雲而遠注神結生芻一束托江水以西流

私祭鄧壺丘先生文

崇禎元年秋七月朔三日建武有鄧壺丘先
生之喪同邑後學涂伯昌受知先生最深乃
設位哭之於家塾曰先生直節豐功青史紀
之文瀾風流學士大夫人能言之昌亦何言
乎其所私哭者昌弱冠即受知於先生丙寅
先生逝奸閹意削籍遠戍昌病不能從今春
賜環季夏聞病晦日聞病劇旦日素車驚往

先生已不言矣昌無狀自受知於先生四見
錄於有司四見黜于有司自分終棄捐溝壑
已矣斷一不終棄溝壑安能起先生於九原
乎抑昌氣睞骨鯁惟先生諒之風塵之中知
已一人乎嗚呼尚饗

祭聞子將文

梁簡文有云斯文未墜定有英絶之人出而領袖之夫此英絶者必有大識冒乎衆人之上而非常格衆學之所能爲其人既非常格衆學天下所以樂推之衆口而一辭而所奨許擯棄遂足以進退天下奔走乎一時其權遂與朝廷之爵賞爭重而朝廷之爵賞恒望而相持故足以領袖斯文扶持不墜以同運

會推移人文弱喪猶能以其正骨剛氣挽狂波于既靡或者曰人之英絶者必得水氣之多故其人共淡而仁肥吾友聞子將人倫冰鑒築壇坫于西湖之眉六橋楊柳兩峰雲氣共淡蕩于千頃之清漪發爲文章何靈變而冲夷自萬曆丙午迨崇禎丙子每一文一選天下羣奉之若嚴師故天下之尺才寸藻皆得以表見於世通彼我之懷綜異同之致各相與以不斁乙丑之際文運中衰閹道放逕人擬于宋之歐陽唐之昌黎尊人汝東先生理學名家一門之内孝友而期頤丙子冬汝東先生八袠聞子將是科罷公車與厥弟子有彩衣而吹篪予辛亥薄游武林時文尚未成服奬許踰量登之作者以爲歷落而經奇距丙子二十六年再見于武林欿然道故讀予近作謂予筆有化工庶斯文之在茲欣賞

之至幾噴飯而溢卮嗚呼子將巳矣惠子没而莊周絶談悠悠斯世豈從車過腹痛焚硯擲筆嘆知音之我希嗚呼子將巳矣九原可作當亦聞余言而心悲也夫

祭陳大士文

嗚呼大士何以死耶以兄之學給上方紙筆成一代信史以兄之才定大疑排大難司𪐏塲之寄屈羣策羣力以靖我邦國兩者皆兄所優而兄強有力暮氣盛人朝氣吾輩之以此期兄非過情之譽也嗚呼大士何以死耶去夏弟下第過兄商出處弟引宋胡康侯謂凡事當與人言惟出處宜內斷于心然宣尼

用舍未嘗不退而與顏氏子商之兄以仕途未易入正以未易出耳余今僅索長安米而米又易盡凡百所思不知余所之子自思之子自知之而已遂別去歸兩月聞兄病今春忽聞兄死嗚呼大士何以死耶初傳兄死者弟唾其面再聞而疑已知其真遂大哭哭之慟一目失明者八日以兄死而斯世失一豪傑而聖賢者惜乎竟以豪傑死大士矣此弟為兄慟也乃弟為弟慟更有甚于為兄慟者弟落拓少知已兄信弟之真以為可以託家託國且以友籍中道義之深不可有二稱弟古文謂今人不一二見凡此此兄過情之與然粹斯世決無有過情與我如兄者此弟之為弟慟更甚于為兄慟也而弟尤為兄慟者兄之才為開創他人皆處宇下兄之學無古今見聞皆歸冶鑄天不使兄大用而僅驅而

納之時義之中六十始成進士不七十歲而死天之於兄何其薄也然我朝之為時義者兄第一人生平作萬餘篇無如兄多者一也一日揺三十義無如兄捷者二也無理不貫無法不備無奇不搜無如兄精者三也兼此三者故宜其特絕也終兄之世他人文集遏抑不行獨兄文橫被六宇可謂力敵造化者矣兄不獨以時義傳實以時義傳矣嗚呼大士不死矣

祭鄧若愚先生文

先生道爲經師德稱人瑞壽登大耋潛龍不躍大朴無名世未有知先生者昌嚴事先生齋居赤溪者二年疏天官義者十之五考六書古音者十之二徵六經微言者十之六每乞天假先生數年昌之學庶幾有成無何而先生逝矣先生死而天官之義誰疏六書六經之古音微言誰徵所未亡者並天官之書

先生手校付梓昌略曉其義古音有譜可以形聲相求微言有書可以理道相究先生雖死猶然生也昌受教最深一掬冷淚灑向西風先生庶幾終教我乎

祭蔡太師母文 蔡雲怡老師母

惟太夫人三吳地秀江浙母儀篤生賢嗣蔚有令德作天下師蓋老師之督學江以西也一癉一彰皆體太夫人之慈教之以孝老師之執憲浙之東也一如其視學江以西以孝治之唯日不足焉今太夫人之喪江浙士民無不被服太夫人之慈老師之孝絮炙載道伯昌謹以一瓣香妥太老師母之靈徒步數

千里于老師襯禮焉語有之遊聖人之門者難爲言無已請以物理明之夫慈與孝人心之仁也果實之仁藏于堅乳原鄂中倏然得土膏乘春氣則抽條吐蘗發幹踈枝葳甤芊眠全體畢現人心之仁具于軀殼何以異是而不能敷布以出無土膏無春氣耳土之數居中中者人心之土也春之氣主和和者人心之春也惟中與和萬物之母氣也母之鄲

子一氣之連生生之謂仁生生之仁在毋爲慈在子爲孝故草木之生也下推上根之滋幹也幹之滋孫枝也枝之滋葉花實也盡以奉之順相及也草木之長也上反下葉花實之澤枝也孫枝之澤幹也幹之澤根也盡以歸之逆爲報也然則太夫人之慈老師之孝絪生生之理而理道之不滅一息猶千古也不肖又安所致悲于太老師毋今日之存亡也夫

祭叔母江太淑人文 太宰兄後如先生母

嗚呼坤靈戢慶玄感發祥德從天眷福以壽康上真蘭脩作配芝芳喬瞻崧嶽聿誕星鳳夷猶天妹葬渺雲將霞標雪映玉質金相克脩宮壼虔事尊嫜滫瀡饎進髓獻襪縫裳前嶽允廸後範彌臧繫昔盛治姚姒姬姜公卿大夫內美勗勤母儀敦淑奕世其昌維我叔母慈惠維章旂旐撰德鍾嵩圖芳壽躋百歲翟

茀輝煌曾玄逸膝風起雲翔篤生太宰爲龍爲光朝尊師傅代勒珪璋時方舞象教擬羲方既而尊顯猶事蚕桑練帬如昨蘋藻于湘太宰輶軒四牡傍徨母氏慰勞于髮未蒼太宰受命邦禁是匡明允直亮天語琳瑯陛毗情深集蓼何當三疏求歸綸綍洋洋八年子舍慈孝一堂帝眷元老起兄于鄉南國銓宰爲天下望再疏請恩終養未遑彩衣袞冕爲

兄促裝謂予善飾兒往何妨三載乞環笑語
留香謂兄歸來羅列酒漿庭戶親歷匕箸親
嘗欣欣菲髮隨事徜徉母慈子孝日引月長
期頤正永寵錫無疆忽爾欠安內外惶惶伊
時太宰早已神傷謂母貴體𬭎昔健強天胡
不憖涕泗河滂禮遵王制哀動廟廊達近來
觀稱善居喪聖恩隆洊旌母善良設壇諭祭
建表豎坊德盛福齊爭光八荒臣忠子孝千

秋未央三能信穆五典奉敭位司宗稷威靖
疆埸廷虛首輔君子維綱賬玆朝野卜兄行
藏母靈在天何有存亡載望松楸焚黃踏蹟
襄邑計偕未獻一觴薦陳粢炙輒用拜颺酉
昆巽巽紫水湯湯如太夫人儼儼帝傍尚饗

裴慎所先生配涂孺人墓誌銘

從姊裴孺人故伯艮重公息女公無嗣姊事
家嚴先慈循怙恃其兄弟猶昆弟也姊及笄
歸慎所公公樸茂能文章三十六歲沒姊撫
二孤克孝事姊曲盡歡心姊孀居五十年未
沒先三年失明二孤同婦扶持眠起承唾涕
垢亦如姊未失明時予少姊四十歲不及交
慎所公歲時省姊白髮推髻日誡以讀書無

忘先人志丁卯侄世名舉于鄉孺人歡甚庚
午余舉于鄉孺人歡笑絕倒乙亥臘月無病
卒距所生嘉靖庚戌享年八十有六慎所公
生嘉靖乙酉卒甲申二孤奉公同孺人葬邑
某乞予為銘曰天與人瑞孝與節松栢之實
香且潔仰睇兄日見姊月五十年中皤白髮
刑于早隕芳華裂合離離合義無缺代有典
者人間傑秋飛鴻雁春鳴鳩惟此氷心清不涅

家兄岦予先生墓誌銘

家兄岦予先生爲冢宰公後如先生弟没今十年令嗣斯馨斯美斯繩持狀託銘予受命聳然義安敢辭而先生之高行通國所共傳不按狀而知可按狀而知也予聞之先人世都通顯非難世著賢聲爲難吾宗自宋圖練使公來代有哲人十二傳而冏卿公一亭先生以理學孝友保大其世再傳而冢宰公後

如先生弟岦予先生稱二難云冢宰公勳業文章燗然天壤先生以一布衣弟之不獨難乎先生當冢宰貴顯淡然蔬水其自處也不榮華以修志不矯激以爲名一出之于性情而行所無事曲盡二人之歡使冢宰公無內顧憂而躬自儉約以爲子姪先迄今一門之內敦詩書恂恂孝讓衣無炫服食無異味無一人有貴倨色率先生之教惟謹終先生之

世而一足不入縣門一字不投邑長令邑長令欲奉先生一扁而終不敢言其潔已厲行若此此豈可於今人中求歟先生總角與冢宰公同學爲文根據理解不競世華已冢宰公登賢書先生遂棄舉子業採山釣水以自娛樂已冢宰公秉銓政天下想望風采先生蕭然貧素誡姻族約僮僕不許有一人闖戶外事性頗嗜酒中年以酒故病病劇發篋中

得諸鄉人錢穀券盡焚之曰不欲以此遺後人且累後人也夜夢神人告以陰德壽世越日病瘳先是冏卿公一亭先生壽七十稱觴遍朝野公揖先生笑曰吾膝下兩兒皆兄官吏部而貧若爲吏部弟而貧白髮雙笑吾滋歡甚若兄弟洵二難也冢宰公念先生貧甚謂先生曰心知吾弟不妄取世人一髮惟是先人薄田數畝悉以相奉可乎先生固辭不

受曰貽謀之義所不安也自奉菲薄一青布
衣十餘年不易至親師課子又必盡其歡無
吝也今二郎君種學績古爲江右名士而恭
僉孝讓皆有先生風庚午先生捐館舍中外
踈戚咸流涕余計偕北上訃聞冢宰公公時
爲左司寇聖眷方隆遂三疏乞歸謂余輩曰
吾通籍二十餘年得踢頂踵以報聖恩以有
吾弟奉吾二人歡今吾弟没誰爲娛老母也

相對泣下其一家忠孝友恭之義前史所不
多見也漢石奮以孝謹傳家子建慶皆不言
躬行晉王元公祥貞公覽以孝友著聞子若
孫皆篤實謙和時號長者萬石之榮屢世之
盛豈偶然哉昌爰是而爲之銘曰至潔無形
故其潔不染太清無名故其風彌清非盛德孰能
榮槪寔處如斯羲皇上人惟此片石上邵祖德於
不替下示子姓孫支千百萬世而尚有儀型

吳母楊孺人庸庸墓表

崇禎甲戌秋吳子之瑜卜葬其妻予請爲銘
吳子曰庸婦也惡用銘予請爲吳子銘其妻
吳子曰庸夫也惡用銘其妻予請爲吳子之
子銘其母吳子曰庸子也惡用銘其母已葬
成禮吳子自爲銘題曰吳母楊孺人庸庸墓
予拜而覯曰何居乎吳子之所謂庸庸也以
以予所聞楊孺人温恭之惠事舅姑孝事夫

順待下嚴吳子稱孺人合巹一夕骨節姍姍
作金石聲吳子異之徐聽俛仰高下之間骨
節皆響期月方息吳子心識之孺人死吳子
義不再娶禁施化學服食骨節亦姍姍作金
石聲如楊孺人余聞仙人蛻骨結爲黃金鎖
子節節皆響吳子與孺人非偶然也吳子棲
神太寔絕意人間世二子懋蕃懋懷韶齡皆
篤學能世其家夫世之所稱八瑞者無過茲

母孝子義夫順婦若夫景星卿雲而不恒見者無如仙人以吳子視之皆庸庸也吳子非徒自爲庸人妻爲庸婦子爲庸子而其友亦庸友也已嗚呼誠庸庸也曷衷夫

讀書銘

淨几明牕筆硯精良調心喜靜解語非狂眼無俗物胸無俗腸或文或詩自抑自揚或古或今自考自商金書玉笈世外玄藏羽衣衲子可一可雙風氣清疎形影徜徉先民有言佩服莫忘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爲陳眘公先生作枯藤几銘

盤盤結結灑灑脫脫是天是人爲枯爲活

乙酉赴 行在遇幼年所識道人遺我端硯視之郎向日遺彼者有感而銘

質頑而鈍非大神通點硃掃黑不亂西東物知舊主行之以忠嗟哉片石示我無窮

書新城邑侯李諱翔殉難事畧

冷道人不知何許人也游樵識李詡公翔謂詡公神觀不凡故師事之道人詩生新而少風則詡公則寄託遥深予之知詡公以此乙酉七月新城大亂焚室殺人予夜奔樵川時大司馬吳公念新城哲兵思得一賢令往撫之予曰智勇如貢生李翔者可使也公遂鄧命单車赴新城邑賢者鄧玉廉静寡欲物望

所歸公下榻尊禮之亂首黄東萊實卜惑衆旬月致冨萬金招集亡命将不利於公公密遣健卒計擒之㚆將至縣門公大張儀從鼓吹著緋衣出演武廳數其罪斬之懸首城門公脱緋衣賜操刀人重賞邏卒封刀付邑庫榜示邑民罪在黄東萊一人餘皆置勿問亂遂定公力能開二石弓輪刀如飛選民間千餘人訓練之會永勝伯鄭彩[illegible]鎮新城[illegible]衆

萬餘無餉悉仰給縣官公且[illegible]生[illegible]所訓練千餘人皆散歸田會益永寧王招闖兵復撫建邑頼以安闖兵糧絶散歸新城且夕危困丙戌正月十六日鄭彩棄城夜走入關予奉命招留闖兵道過里中公兜鍪戎服執刀跨劣馬夜月詣予曰鄭彩一兵一矢俱撤入關敵刻下蜂擁至公宜速招闖兵護關予死不足惜生平有詩數百首精神乎此公當為我

傳之遂上馬疾去予单騎往廣昌次日敵至公殺其驍將力盡被執公大駡不絶口笞公四十肉破血流公猶大駡執公至郡逼公跪公不屈復大駡遂遇害事聞贈公太常寺少卿廕一子謚忠壮公詩名挽舟集予令一律卒負之中流失死公詩云挽舟樵川嶺名公送冷道人於此故以名集公精忠大節不必詩傳　予負公詩特其一端

江西涂伯昌著　男見春孫來泰大愁[illegible]

四言句[illegible]

天民

靈官吳夫子道爲世師業憲江西　天子
命价右藩　請沐歸里追述章水之湄爰
賦此詩

天賦恒性有覺在茲凡厥生民莫不有[illegible]

予師維何爲邦之彥乃眷南土价藩秉憲
廬山卬々郡水湯々吾師爲政霜清月朗乃
肅百度百度翼々乃陳五常五常秩々民之
率由德音無斁
三月不雨黎民阻饑巨浸滔天培埂以漁
步禱維師所防維時殄之靡之民其無仳倘
式于古訓示以周行先喆典學就將不忘夙
伊涵修無然逸康

明々辟雍聖王楷模至道罔偏是究是圖
嗟予小子載拜稽首維師之德匪師之德學
古罔獲

皇々旆旌師行卜吉肅々秋霜皜々秋日
天子勞之爰賜湯沐　命師遄來干旄佩玉
日遠師來徘徊原野跂予望之廬山之下
日近師來鸞鳴佻々跂予望之郡水之濱

祈雨

祈雨思治也辛巳冦犯河南福國死之犯
襄陽襄國死之草莽微臣不能爲
君王驅除難祈天以見志焉
祈々者雨維春及夏藪澤如泥菽麥偃野
齊魯楚豫胥爲沃土今此下民不遑寢處
流冦煽虐殺人盈野以脂炤人以血秣馬
亂康邀已民亦載饑流離疾病煢々靡遺
五日不食割肉飼子子不忍食桃𧃷以死

天子閫之部治戎兵宰相凱師履霜露行
城守不戒諸將雲擾襄陽洛陽侯國用罔
昊天怒威殄此奸宄雙穗岐岐歸無轉徙
旭旭其陰濛濛其泉太史陳詩書大有秊
明明在上日月之光　天子萬年以綏四方

北征偕任仲嘉公車作

北行徂冬惟晴與雪烈烈朔風皎皎霜月
其雩維何我行其埜不聞風雨飄然而下

我渡黃河値河之清湯湯中流以濯我纓
水行千州山行千驛瞻望　帝京旭旭出日
我心維何爲虜爲一我友維何爲叔爲任

江西涂伯昌著

五言古詩

家居

靄靄庭前木交讓來清風白髮雙嘻嘻啜水
無戚容雛麨老萊婦丱角歡相從弄嬰時索
笑指點姑與翁晨供抵日昃客至樽常空流
覽聖人篇開門望遠峰行歌懷昔者此意竟

誰同

午露堂同楊因之讀書

坐卧比井居眠起問晨夕今玆遇何奇三春
同作客輟盥共加餐漏斷思猶劇西山對朝
爽霧氣恍相迫時見古人心千秋洞不隔胸
臆無俗情常談亦創獲高士湖頭雲借作衾
與席

馮廖楊洞寇竊發將避亂山深慨然題

辭

南郊積雨後煙水交平疇洞庭乃積發東裝濕翠流櫻桃花燦發芭蕉綠方抽芳菲已若此胡事玆遠遊金池不足恃鐵能行且留非爲棧豆惜深懷桑土憂所思在猛士對此空悠悠

除服

思親如一日倏忽已禫除强顏人間世空讀

古人書苫塊雖時御痛哭未廬居昔被衰與經形魂慘不舒今者易玄冠握髮不能梳昨夜夢慈顏白髮宛如初清晨展丘墓松檜漸以疎北風正慄烈悲歎返空閭

侍家母病有作

屏息候辰熹拭拂幔與几恐驚老人夢風響牕標紙日光漸炤楹雙扉啟復俟洗藥問甘辛活火微煙起朝飱菜甲青烹鮮汲新水蓋

桂雖有滋淡食性所喜高堂幸加餐霍然病良已

吳母服除

服制已云周寸艸心無已揮涕開慈幃尚存一端綺裁剪作衣裳被服三拜起夙昔着新衣告母多歡喜音徽雖猶生子影何所倚念當報春暉努力事耕耔南畝幸有秋修身學君子獲上在順親子道方經始

種花

種花及春早莫爲風雨疑披簑荷長鍤手自相扶持多方護嫩蕊慎勿傷其皮分來何歷歷葉葉與枝枝領略東皇意欣然慰所思

澆花示兒輩

新秋仍暑氣散髮灌林丘近知花木性懽樂心相求眾水各有潤總不如清流濯濯自鮮新麗麗霧露浮花去葉亦香青靄濕平疇奇

思非形影邈然冥所儔吾見誠解此阿翁復何愛

自盱水溯章江凡六百里訪王孫紡晉先生不遇留贈

孤帆泊章江良以訪吾友吾友古人歟逖矣索居久讓王不拜官杖國不稱叟風雅天下傳鼎畫成蝌蚪兩脊勁于鐵疾書快于手無客亦閉關不飲亦沽酒所思在懷葛世人復何有

蘭溪舟中同謝白者觀漲有感

雲樹不辨色淼茫山鳥驚樹向江中出船向樹中行島嶼空見影坐對鬢眉清青蘋散霞彩溼翠自煙生明月浸空碧酣歌此夜情

處女吟 有會而作

處女有所思猶如夢中事終朝理新妝照鏡百千媚羅衣嗔幕寒粉汗怯春睡大姊先嫁郎問姊何稱意食蜜方知甜飲酒方知醉一寸行作新婦羞顏多慙愧歸寧見阿姊不語笑相覷

除夕宿堯山望王母峯同吳接庚作

異鄉歲云暮野宿望堯山遥遥王母峯疎峙煙雲閒不階尺寸土嶙峋未可攀行空疑仙子清響搖珮環如餐沆瀣人列坐風露閒遠遊迭聖迹豈惜行路艱明燈共深夜客思遽能删

望徂徠山

聖賢留往跡多在齊魯閒朝餐不及餉空翠浣朱顏登車揖行客借問徂徠山所隔只襟帶縹緲煙雲環綿亙非一峰流水殷潺湲迢迢望泰岑神理似相關悠然思太古蒼茫莫往返

遊岱詩十首有序

丁丑同吳接矦北上元日宿徂徠山下渡河望泰山忻然欲往羣以天將風雪且以未投刺州官沮之接矦毅然不顧予曰正須賈勇晨起氣清和山半僕夫解衣汗出州官守廟者揖予二人手指金殿銅碑令徧觀而去接矦曰魂魄猶應眷此予曰耳目所經倘亦此山之徵應乎賦五言十章爲接矦和焉

涂子一杯水　詩　五古六

獻歲三之日天晴氣始和薄言登泰岑寤寐發清歌晨起商吾友往躋如逝波玆遊不獲同後晤竟如何

山輿多捷足履險如乘暇橫斜石上行倒豎長松下偶蔭松之丘倏經石之罅皚皚澗中雪冰澌崕欲瀉

高閣俯山隈登閣望仙子仙子望不見望見河流水淡淡河流水冉冉白雲起雞犬盤雲[illegible]淡柔何所倚

巘山下石嵒洞頗經奇泉闊不一尺清冽可數酌泉泉方出日蒼涼朝露垂疑有眞人住詎知人在斯

望嶺雲半天嶺黑復行陸崕峻不可攀上有神仙屋賈勇相扶攜拾級如緣木安得謝人間山中返初服

峨峨大夫松亭亭山之半于今數千年精英

涂子一杯水　詩　五古七

終不散斑駁非莓苔風雪唯枯榦玆山共晦明秦皇豈云誕

兩峰疑天削十八石爲盤蒼翠不辨色疑是青琅玕山靜殊無雲日昃不遑餐稍憩茅簷下聊得正衣冠

仰睇見青昊俯視渺何際片雲天下雨咳唾通上帝日月兩彈丸衆星如叢桂稽首禮蒼穹倏忽入間世

巍巍太乙壇封禪七十二管仲稱多聞僅述
姬周事邴上黍安存鳳鳥何時至秦漢曷足
云曠想無懷治
東海難爲水泰山難爲言若分一片石便稱
山水尊代遠耳目短歲月誰爲存臨高覩日
出應知天地恩

贈江如僧先生

千年青渠花紫桂大若棗三壺多神仙冰雪

爲懷抱中有江夫子不婚亦不老方弓舞管
籥君時已聞道結髮事瞿曇冥心遊玄灝草
廬負城郭琴瑟空山鳥古人我之懷世歡淡
若渠擬托古人懽高蹤何皞皞

早春同因之赤溪看桃花遲仲嘉不至

今年春事早攜手問春回桃葉全未吐桃花
剛半開林疎見落日綠淺未成苔淡極翻爲
古情多不自裁時聞歌吹響美人來不來

喜仲嘉至

綠氣濃於晝繁陰覆砌苔琅玕脫新粉繞屋
蘐花開今予得佳句昨宵夢汝栽臨流披襟
帶微雨灑輕埃日落不知還酒盡數舉杯明
月炤青草春風隨去來

隨泊盱江

五里江上山十里江上水故交曰以親新歡
忘汝爾家近思彌長室遠入偏邇所念北堂

親日暮闃空倚鳥轂洲漸白片時三臥起

辛未下第留別梁欽光唐存之進士

結髮事詩書慨想聖賢士弱冠頗經奇卓犖
廣所擬經營及方剛飈忽踰強仕大道渺難
聞慷慨志未已南游江之涯北汎河之汜廣
陵獲梁公西楚逢唐子遂結昆弟歡盟好忘
汝爾二子謁承明我歸躬耘耔　聖主方中
興賡颺自茲起驅馬臨玉河猶望黃金戺

贈史更生

幽蘭生空谷春至自芬芳涉江者誰子瓔佩鮮相將非棄古道傍今爲王者香江淮自都會河水流湯湯行吟復負春髮如雪霜賦詩千百篇鏗爾叶宮商人世重榮名繁華非久長相期皓明德皓首遙相望

長安歸再寓谷庵贈別梁弦矦渠矦

游子萬里歸江海積冰雪中道逢故人殷勤

信下榻憐予顏色枯鮮予衣帶結霜露惨肌膚起行猶蹩躃南榮風日暖旨畜罷仍設五日冠屨鮮十日翳眉絜豈伊僮僕安抑且性情悅回首望長安中懷難具說

贈黃孝若

汗血日千里生齒知神駒丈夫負異質英爽存畫圖春風吹杜若芳紐滿平蕪君子慎居才盛德貌若愚努力及清時相樂在吾徒

買舟爲西山之遊退翁云留二日可同往維舟以待

游山不待客所待爲故人風雅吾之師山水合其真已著雙蠟屐復披角巾涉卭須我女停棹恐迷津任此三十日日日兩相期詎謂山水間形影焉能離憂漲不崇朝人生能幾時兩月不相待千里徒相思

寄廬山詩

陸靜讀黃老遠公談般若淵明獨何人不入廬山社藍輿時一往聞鐘竟歸也謝生亦多情蓮花度清夏悠悠千古思誰復問津者爲我乞山靈此緣應可假

擬古結交詩爲廣陵鄭士介

草木有至性穆穆清風吹黃河流不盡白日長相思淮海有佳人溯流往從之獨立一世

外姑射氷雪姿我抱緑綺琴拂軫前致辭一弾青鵽王再弾白雲垂請君終此曲歡好及清時

自洪厓八虎巖登禮斗壇望月

月華初升蕩白霧瀰天隘絶景飛青旻滴露爲沆瀣夜氣生空濛衆山醬襟帶此中有眞人吾欲臨風拜

水仙花

綽約姑射姿泠然在氷雪弱幹何盈盈踈花芬以冽炤水復臨風望影亦清徹譬彼絶代人衣帯香且潔粉澤淡若忘娟好如初月

赤溪居民以賣菜爲活晨起挑菜入市糶米而歸日以爲常偶午後客至借米鄰家鄰嫗笑應曰此處從少隔夜糴戲作一詩

不食隔宿米煙火盡鮮新若儲一斗粟便是陳相因朝雨菜甲貴芒歸值春晴妻兒笑舉火朝饔幸及辰安得半合餘持來借與人雖然日日飽未見甑生塵但願長如此灌園勝力耘

赤溪每春春分日天將明黃童持竿遶林大閧驅逐雀鼠恐妨稼熟

春雨平分半郊原農事賖持竿遶林走兒婦聲相譁借問持竿人胡事乃驚誇田祖舊有

誓吾儕敢或遐去年遭此禁饑田鼠有牙今年大有秋穰穰望滿車昨日淩舊穀今日發新芽屈指日五十上田穀有華殷勤謝諸老種苗如種花先事不再謀後事徒三嗟

病起

枯坐七十日世人了不關相憐惟明鏡卧起照顏顏渴飲菖蒲水泉名倦看篇曲山峰名爽然盡所思風雨意閒閒

壬申夏日飲酒江樓江水忽大漲城闉
水深二丈江樓不没者僅一板城中
親友架木爲梯度予登城下臨不測
上則風雨漂揺有感賦詩
夏漲如雲湧高堂一板浮漂揺間風雨欲渡
無方舟精誠感吾友緣木下層樓恐怖生歡
喜歡喜復離憂瞬息百千慮天水共悠悠
中秋前一日黃子安鄧元白過訪山中
時桂花盛開
涂子一杯水　詩　五古十四
涼飈颯然至林樹遠生響悠然懷抱清披衣
對秋爽三春桃李花蜂蝶何紛鞅叢桂豈無
馨不作繁華想谿水自漣漣芳洲爲榛莽嘉
會不盡歡千秋徒悵惘
庚辰下第出都門呈廣陵梁飲光海鹽
吳接矦南安柯懋可晋江洪伯大廣
東黎美周廬陵胡漸于臨江聶期膺
諸子
驅車春明門停車涕滂沱昔來雨雪紛今歸
遶清和滾滾馬頭塵青鬢化爲皤文觀南北
中水渡江淮河巍巍闕與宫青青條與柯感
時念行路一嘆一悲歌
涿州道中
行行至涿鹿棒檄治戎兵高牙建大纛棧車
不敢迎大將蟒衣紅偏裨亦實珵闕觀蓬戶
間雞犬魂亦驚如何山海外鐵騎尚縱橫
涂子一杯水　詩　五古十五
經任丘
任丘昔全盛冠蓋目相望自從敵兵殘沃壤
爲野壙落日照孤城沙飛若奔浪兒童或笑
歌華髮亦失杖十室九齊衰門巷泣相向昨
聞詔治兵邊陲簡良將減此蘇吾民聞之一
神王
汶上至兗州赤地千里隕涕書所見

旱魃痟齊魯望士爲赤郊八月天不雨三春麥無苗飢莩載道傍呼號聲若梟一子當百錢徑去胥不擡一婦賣千錢猶嫌頭髮焦子子何所遺野哭風蕭蕭

望嶧山

嶧山何秀出奕奕煙雲閒山近聞清響孤桐安在哉鄒魯聖賢宅俎豆清且哀孔林與孟林俱同岱宗來平生徒仰止今日望崔嵬我欲薦杯水手自剪蒿萊入微意莫展弔古幾徘徊

夜宿滕縣

滕昔稱善國今猶愛嘉名南轅十三日平原始見青麥秀吐花實路草發紅英天意分南北地能變衰榮遠遊春徂夏浪跡若飄萍遥歸何所爲吾志在躬耕

渡黃河覲徐州新城問楚漢戰爭處

聞說古戰場渡河望徐州河決可奈何城郭非故丘古來多傑士霸業共波流不知漢與楚安問曹與劉颯風怒若吼野宿暮爲投觧驟便沽酒眞成汗漫游

臨濠濮間

壽城臨綠沼匹帛遶叢花云是濠濮間行人三歎嗟此水今千古溯流轉得佳蒲葉吐新綠菱芡漾奇葩非我亦非魚忘言水之涯

登關山

關山青四塞繫馬一躋扳自我渡黃河河水何瀰漫南北劃然分又復見茲山風氣既爾殊煙雲亦自閒微雨何所苦借以浣朱顏

自滁州至烏衣七十里

滁陽稱佳麗烏衣風日擔東澈馬亦噴搔首望江南草樹吐香氣山色散晴嵐總聞杜鵑聲又復見春蠶綠葉蒲園林飲水亦自甘請

觀堤畔柳起眠自已三

出春明門二十一日始至浦口渡江舟

中作

滔滔望江水客心愁轉歎息駕觧征驂往就
舟楫安天亦愼風雨水亦愛波瀾薰風煽暖
氣朝日麗餘寒蘆葦吐新葉兩岸淥翩翩僕
夫私相告歸路未應難悠悠身外事擺脫且
加餐

放孔雀東南飛爲陶楚生作有引

楚生故武林名妓也歸茅止生未幾卒止
生傷之聞者爲播之聲歌焉

陽春桃李花雙燕飛且鳴彼姝誰氏子姓陶
字楚生阿父工相人阿母家廣陵阿母謂阿
姊此兒有異質阿父常奇之阿姊爲擇婿便
作阿姊兒楚生年五歲逡巡入倡樓十三學
染翰十五學清謳十八語阿嫗兒生豈塵也

自決歸山丘阿母慰楚生佳人不易得佳耦
亦難求楚生啟阿嫗兒聞東海閒落落有茅
郎慷慨奇男子兒幸得相當茅郎聞楚生心
動還定信我交天下士情疏意氣盡何有弱
女子乃肯以身徇友人白茅郎事固非偶然
楚生弱質女晤君以三年今將處深閨會面
無緣便爲君致區區款款復爾爾夾結未了
緣生當以沒齒是日清秋色張樂湖水濱茅

郎心有憶掩涕濕手巾忽望波光中搖蕩
一扁舟須臾泊尋舫湘簾一女流茅郎大破
涕楚生來何奇且盡今日歡昧爽以爲期茅
郎多酒態懸燈垂羅幔楚生亦羞澀婉孌至
夜半忽忽天將曙楚生喟然嘆爸郎來湖上
兒卽啓阿母兒聞東海閒落落有茅郎慷慨
奇男子兒幸得相當兒欲一一相訪爲兒命肩
輿中有貴游入中道阻回車今夕知何夕啊

郎爲兒圖茅郎聞楚生心動還定信我交天下士情疎意氣盡何有弱女予乃肯以身徇茅郎辭楚生落魄遊金陵薄暮宿句曲夢與霜俱零羽衣霞珮者恍惚若楚生促裝返故園歲暮來武林楚生見茅郎淚下何涯涘拭淚語茅郎郎無負兒心茅郎未能荅維舟斷橋陰四野寂無人忽聞歌吹音茅郎祕不言皓月生奇雲楚生復淚下淚下若連珠歲月

去如電兒身徒區區兒當作絲蘿郎當作松栢絲蘿不斷絕松栢相朝夕茅郎垂淚答我本浪游子朝齊暮復秦松栢至歲寒絲蘿亙相因一朝中道絕根株不復親楚生聞此言嗚咽未及陳回望廣野間淒淒作鬼聲茅郎語楚生感卿大慇懃明辰歲元日遣禮天竺茅郎馬在前楚生馬相續躑躅復盡癡相將過林麓有友忽相迎寻旂夢神言勿疑

所丁茅郎語楚生明走告阿姑便可作商量阿姑大歡喜爲婦洽奩妝頭上楚玉簪耳後秦珠璫阿姑謂茅郎兒當詣長安便可攜新婦努力爲加餐上策復下第楚生留金陵茅郎策驢鸞兩情徒悠悠別淚灑馬鞍樂極復悲來朔風暗天地白日何悠哉楚生遂力疾抱恨掩泉臺茅郎方晝卧忽夢前羽衣遲君西玄洞一去重能來茅郎披衣起情切多悲

哀薄暮聞訃音一慟心內摧揮淚問使者使者白茅郎咄咄無他陳相待西玄洞葬我西湖濱楚生艮家子五歲入倡樓十八遇茅郎十九咏好逑中道忽斷絕聞者皆淚流我爲作斯曲節短情彌長多謝有情人珍重莫相忘

涂子一杯水

江西涂伯昌著

七言古詩

夜宿楓林枕上聞流水聲

流水自可枕豈必波中客夜聽淙淙聲聲在幬帳方悟伊人水中央亦如扁舟江上隔片片青林鳥雀飛簷茅數尺妨巾幘遽然夢醒輕如雲夢中流水聲正劇吾師丈人一枕

開地曠天清求不獲

秋辭

楓葉著霜山半紫湛湛長江跳赤鯉月照芙蓉人倚樓露冷蒹葭秋在水樹影無風鳥夜啼半天吹落梧桐子

詠竹寄仲嘉　有引

赤溪湘竹數百年春筍方生仲嘉同因之過艸堂飲酒方酣仲嘉云僕生甚奇嘗聞種竹者云中剖之可活去其杪可活惟以刀圍其節而斷之則立槁因之大賞其言嘆曰此君節不可奪如此予感而賦之

林塘時一望西風褪粉香誰灑瀟湘一點淚煙雨濛濛千萬行此君緣來多至性寒冰烈日青琅玕斲破本根活葉冷枝枯江漢長惟有勁節稜稜不可撼蒼龍為骨鳳為裳以此孤清淡孤影憶汝東山舊艸堂

鏡中見月歌

晚妝對明鏡照面見秋月妾早捲珠簾願郎無遠別知郎遠別有日回今夜月落幾時來

簾影美人辭

美人隔簾看春水珠箔紅妝春水裏月照簾影淚花明風翻翠袖波生綺我挽綠楊窺若面桃花亂落飛雙燕忽望開簾忽垂簾遊人未見美人見

集敬叔王孫嘉藻堂看米友石先生草書

米侯醉墨風森森碧堦天漏銀漢飛高歌塡曲重南金主人愛客何情深淸夜西園無古今

飛榭

滕王閣上朝煙碧章江春漲波千尺紅榭空中相對飛望見仙人螺黛白勝集西園醉扶歸左拍洪厓右宓妃萬家煙樹眼中盡十二朱闌敞夕暉

赤溪歲時謠

丙子正月十三夜月同丘公玉逢張平子花下作

歲朝三百六十日正月十五日偏長天似五更人太古家吹笙管尸稱觴一雞二犬七人門候晴午雨夜微凉初八穀日天氣好二十四番花信忙櫻桃半放絲苦淺貼梗連枝開海棠淸絕山蘭碧深碧一榦一花骨亦香幸逢良友李花下桃花未放李花芳柳眼窺人青欲寄春風應不爲梅僵褰衣涉水公無渡編竹爲筏入友卯鯉魚灘上炊煙白菖蒲橋頭新買槳赤溪風土眞可樂長林叢竹園作牆曬衣洗足課晴雨大婦幼女供田桑八日不見參星面十五紅燈仔細裝元日晴明禾囤熟今年穀賤不如糠上旬壬子防多水結網牽茅魚滿溪漆天杏樹壇壝舊流水胡麻事渺茫枕流藉草歡無極明月縱人淸夜光

廣陵桃花辭

廣陵之濤天若浮錦纜吹風逐水流雲鬟半嚲嬌欲倚花面妒人似春水新人承憐故人去無可控訴春鶯語

悲落花

南園梅樹花落盡北園桃樹又開花昨日花開今日落朱顏安得常如昨今日花開明日落勸郎能有幾時樂侍兒歌舞拂管絃堦前擲斷鞦韆索

短歌贈郭金吾世忠

郭侯十載騎快馬挽弓射箭垂楊下繁弱之箭距來弓一發雙落雲中鴻玉鞭金勒紫騂騮平沙十里若星流自是將軍有神技往來

談笑皆如意歸來歌舞歡夜宴吳姬楚女花滿面傳語閨中諸少年明日射虎南山前

徐巢友訪道羅浮詩以送之

君訪仙人粵之東羅浮夢醒落花風天水渾溟海人市世界滄桑正如是騎鶴吹笙亦偶然彩雲聚散須臾耳春風楊柳亂如絲把酒同君且賦詩試聽池塘芳草路昨日黃鸝今子規

劉九青以華山王畫龍教子圖索詩為某翁壽

帝子華山好畫龍落筆颯颯吹天風攫鱗怒爪氣生動潑浪噴沫排太空中有一龍仰天長鬣垂如人矯首捋鬚髭黃雲黑霧光滅沒云此龍嘗自教兒葉公好龍秖好畫畫龍反使眞龍疑九青道人眞好龍龍壽千年我聞之眞龍語耶畫龍眞仙仙神物下窺人

泛西子湖呈黃元公先生兼訊聞子將時元公司李武林

一派歌舞聲叫出湖光媚千頃萬頃不勝情洒盡千古遊人淚鳧驚飛飛烟雨深望見兩堤煙外寺隊隊紅裙樹樹花看水看山疑無地忽聽南山淸唄音似聞天樂空中墜誰知沒量大心人日向此中作佛事香山居士衲子身偶作孤山梅鶴吏湖頭高士懸榻者無

言相笑絕疑義十年枉讀古人書今日相逢
纔識字

壽侍御鄧于德先生八十先生弟爲中
丞遂遊先生

萬曆以來推大雅先生兄弟名天下（先生兄弟先後同爲御史）伯氏盡讀中秘書仲氏千言誇倚馬琳
琳琅琅有若伯氏之抗疏一時直節驚朝野
疏草　先皇本計關上書不報歸青山襆巾

鶴鷩溪山曲但逢行觴發幽蘭歸來高臥東
巖攏瑶琴泠泠出林屋日月還同著作高蟻
視一世千秋獨不羨玉堂草制之隆崇不羨
繡衣持斧三吳中獨羨三十年林下看盡天
邊之月歌全大國之風鑿尋刊苔斸草萊秔
田丙舍讀書萬卷圖書時自擁曲檻繁花
適意開羨公東園幾派之流水洗淨世間箏
笛耳羨公東園幾曲之朱闌池上看花意自
閒醉吟誰解先生意客到玄亭時問字惟憐
露夕與花晨閉戶不聞除拜事先生八十氣
如虹誰畫中興第一功　聖主即今思舊德
捨釣齊璜渭水東

黃孝子碑陰題辭

黃孝子名長邑黃竹村人母病垂絕孝子
百計求生乃捨身邑報恩寺絕頂墜死母
病尋愈太史鄧于德先生謂此孝烈事不

可無紀作詩述孝子姓名年月日甚悉邑
人鐫石塔下先生命予作詩附勒碑陰
昔有孝子黃覺經雞髮狂走爲母生後有墜
塔黃孝子危軒飛墮爲母死從來忠孝感路
人況乃郡邑同井里茫茫四海求見母覺經
之孝別有紀墜塔孝子亦黃姓母病愁絕絕
所倚側聞西竺氏大慈痛哭流血徒爲爾悲
哉獨上浮屠之絕頂翻身飛墜如奔湍之激

水衣帶尚挂甍砌間骨肉佷籍哭未止都人
駭叫驚所聞覩者如堵目相視獨有扶持風
教入勒石紀名垂不毀採風未郎達窮閭誰
其紀者鄧太史

涂子一杯水

汯西涂伯昌著

五言排律

壽太宰兄徯如先生七十一百韻

北斗天垣重南宫人瑞祥元宗推八座獻頌
祝千觴表率咸攸仰儀型衆所望傳家心比
雪籌國鬢添霜諝毋期頎順　覃恩沛解注
四朝欄青史五彩戲華堂德業雲霄起聲名
海宇揚匡廬瞻具峻盱水澤流滂仕達逗先
輩文章著大方摘詞洵及早通籍政方剛掾
筆翻膠庠公車詣　帝鄉賢書上　禁苑制
策對明光錫宴容臺盛宣威紫塞詳使星隨
漢節朔雪繞秦疆秋聘辟兒鷺春回擁驌驦
温裹粹珠玉亮節表琳琅日捧明綸出風觀
大國洋馳驅急　王事鼎積著叢廊特簡鈞
銓部觔倉齋省香寅朋集徐范俊彥遇裴王

鑑賞常存服官材物品嵩雅歷清似水爾秋
峻於岡更歷司勳署曾爲小選郎几年空市
鑄曠代出江張畢舉良無滯精選上允臧詢
高貽靜好意遙自徜徉　龍袞恩方渥鱷魚
恩正涼名因命德著評以太清彰北海傾仍
渌東山出爲蒼龍旂親冕藻變典奏虞唐五
祀陪宗伯三圭隶祭枋留都形勝地命服水
蒼章劉愷言遉切桓榮禮頡頑小心元翼匕

大典復煌匕漢代甲稀龍周時贊奉璋老成
素恭謹禋祀特勵勤琮璧神祈洽籥部律吕
颸　孝陵歆勿替　聖主眷難忘載晋京卿
秩迁司坰牧坊蒲稍謗執駁風飛正乘騄苜
蓿來西苑葡萄出隴蒐九邊尋不擾千騎風
知防抗疏期瀓爨危言豈怒螳一官誠砥柱
三命益循墻邦憲俾参佐秋官令特襄獻俘
馘醜虜折獄帯耳棠執法祈扶善欽恤若探

湯爽塲司淡蕩金虎署彷徨親爲平反喜人
無謝與傷列卿速曳履玉聽省長析少昊長
流祀白雲西顥房總能違肺石不敢欷朝羊
講幄齊鵷鷺明廷峙鵜鶘皋陶非世出于驅
自天債巨浸勞津筏濟炯薪棟梁冰稜誰可
借波度更難量休沐肩云乞晨昏曰未遑致
躬雖永抱念母聿來將陟屺其情迫報君之
日長情辭通禰座忠孝感吾　皇戀闕心猶

赤承歡髮總黄傲疏甘若蜜分少美如餹珠
樹皆森秀璦芝復列相奇毛苞鸞鸞支泥浴
鴛鴦娱志栽諼草介情櫨棣芳本根唯務爲
閭里不相妨架上書成業田間畝植桑藝蘭
憐隱谷種竹選貧簾客到提壺處見嬉　听幘
傍外膺華野嫳更憶渭川璜代有題名閣門
希旋馬塲闔棋時睹墅作楫且乘航嫂亦殊
簪祓腸寧俟稻粱時游丙舍圃又訪午橋莊

祇許高棲逸誰開景運昌長源出衡岳諸葛
起南陽廊廟徵耆艾絲綸下禾典欽傳洽
朝野喜起奏明良弩矢前驅負圖書後乘裝
魚龍飛錦浪皷吹動牙檣太宰六卿首陪京
四寨強雲霞應同氣川澤浹須邛克戢三公
位真成百鍊鋼素心存闇淡猛力障狂浪甄
別隨流品澄清肅紀綱方員合珪璧緩急叶
笙簧異數幾司馬殊榮後典常衣裳新禮樂

步伐薦戎行尙德篤遷木觀共萑在廟侯奚
失正鵠網乃獲鱒魴石拊延儀鳳弓張矢殪
狼金甌方薦祓玉几從明揚爲醴黍霞泚生
芝帶露湘黍爻變九六雅韵和官商戲祖遐
齡益濤公識量功仁人蹟世壽元老荷身康
杯水誠何耳名山未敢藏毋忉春草眷獨與
惡速狂鴈序高難齒鴻鳴學引吭擇言遲孩
祝佩玉想鏘鏘

送邑宰吳邗維先生謫南城十二韵
聖代矜賢臣亦圻移望土情恩豈不懷新
命誰能忤問禮集百千觀風希三五天高奭
籟聞晝永篆烟縷子弟樂皷歌耄耆共瓠脯
氷稜淡若忘雪操寒偏怒秋夕七行吟春朝
朝拨部簿書靜無譁琴鶴韻欲譜洗墨鶯鸞
龍摛詞蔚文虎雲門紫氣函日岫青音古籠
鳥憶前林砌花依故主嘔心托素執翹首拔

金組
夏日小飲于池上軒看水
就水開一軒水光隱楊眠千絲萬絲碧四月
三月天硯繡古人筆詩成五字禪波紋散復
散潭影年又年有酒醉不醉花落堆几筵
因之以扇畫美人見贈三月矣猶大索
不止
目向畫圖求君情深若何都來紙半面一樣

羿雙蛾炤影共誰語舒眉攏自歌愛鍾不換
馬擬絶欲投梭飛舞空中架横斜天半河章
薹人寄汝今日淚痕多

擬古艶詩

曈七日初出濯七百花鮮環雛間濟響香氣
尚亭烟禮義閨中教管絃仙子傳書闌時徙
倚錦帳自纏綿秀質雲初轉慧心月半弦爲
歡須及早莫放小春天

非詩書何所傳後惟勤儉乃能守家

涂子一杯水

江西涂伯昌著

五言律詩

香山讀道書

放情依遠水空翠落寒汀人詹春山媚花明
佛影青古音鮮滯響今事多疑形不豎無心
義玄思入窈冥

供佛詩 三首有序

蘇子瞻之供佛也以石曰古未有以石供
佛者今涂子之供佛以詩曰古未有以詩
供佛者自涂子以詩供佛後世供佛如涂
子者皆得如涂子以詩供焉

有膝不入屈杜門禮世尊念久忘佛字燈明
知夜昏三秋心緒冷十日鼠痕存無生非可
學鸚鵡亦能言

其二

香氣捲簾幕禪心花藥開絲垂蛛子細夢久蝶飛回世間胡爲爾情鍾幾日灰半生不解事合掌問如來

其三

長齋依繡佛醉罷在逃禪古人聊復爾今我殊不然衣淨猶嫌垢香清亦是煙何當忘萬慮相對只靑蓮

春暮和吳挨侯

爲花春不雨啼鳥去還來世網閒應破情根吟亦栽綠深雲毋幛香浸日孫胎欲睡愁清漏游人算未回

徐巢友游東粵計程已到羅浮矣有懷

訪友翩離友住家叉別家空囊惟蔥竹龍蔥竹大徑尺出羅浮山數卷盡梅花最好春三月相思天一涯荔枝如可摘先寄到隆沙

赤溪桃熟幼晉王孫偶過小園有作

竹深不受暑溪小別爲鄉歲月閒如此園林底事忙雪桃頻索黍盞櫛且焚香幸有盈樽酒與君清話長

暮登攝山宿曇林禪室同谷語道開作

限山字

日斜還策杖扶病亦躋攀雲暗蹤松下燈明瘦石間聽聲催後至孝影出前山到嶺疑天上荆扉幸未關

沈朗倩來自蘇州過訪山中酌水作供倏然賦此

慰子來千里訪予到此山石泉冰雪冷麥飯鷓鴣斑握別非今日相逢似昔顔奇文三篋滿一字不能刪

舟中同因之訪江遠公望月有懷阿翁

如僧先生用因之韻

我正懷之子因君重所思舟團沙影白月倚

酒帘移玉樹今攜侶青山夙有期推蓬忪問
訊畏汝有新詩

家母初喪至赤溪作

月午廢巾櫛疎櫺幾半推林垂霜後橘人看
臘前梅池水晴不涸䍃花凍亦開乳烏飛無
定棲冷舊亭臺

借不疑墻東館曉起有寄時不疑方省
親隨州

披衣冷不寐紙帳五更天朝氣清如洗熹光
漸欲燃思君方曉發媿我乃高眠臘盡還聽
雨花催人又季

望金山寺值曉夢初醒扣舷悵然

一塲斜能立波迴天若流似蓮初脫瓣如月
半含秋雲水空中影魚龍江上漚風檣疾飛
鳥清夢在扁舟

丹陽舟中呈柯懋可

水滑如脂軸草青似錦茵快風吹不盡初日
照方新畫舫垂朱箔破蓬亦麗人紀行纔百
里無緒不相親

秋日幼晉王孫枉顧同沈朗倩眉樓小
集

園休方日[illegible][illegible]大自涓成天氣依然暑秋風
何處轂明童深度曲妖女漫呼名不醉緣何
事空堂枕葦清

登教弩臺

魏王曾教弩諸將盡奇[illegible]吳楚一寺[illegible]山谿
尚餘哀殺氣征塵影雄圖濁酒杯我仍湖海
性風雪暮登臺

聞黄元公棄官同雪艇和尚入廬山發
然賦寄併訊雪艇四首

飄然辭帝闕遂矣與空鄰驚問猶疑爾紛
傳巳到眞古聞有是事今乃見斯人自[illegible]

伲于君稱素臣
未老宰官身尚餘髮數莖秋風脫然至落葉
寂無聲人避入非計山入山結盟長揖豈干
老國清空虎臣
鴻藻多玄賞江南半壁天衣冠稱弟子嘻笑
盡名篇氷冷數莖髮燈明幾代禅雲門別有
法不向法中傳
山中傳此信五日不停思難易筭教遍閒忙

好自持眞風天與放素抱我之師千頃鄱湖
水臨流一賦詩

江上阻風同吳接彦宿銀山寺二首

古木長江影虛堂夜未闌煙浮銀蒜二山名白
波浸玉瓜玉山瓜步寒天急風威怒月明旅夢殘
披衣時借問呵凍雪漫漫
巨浪如山湧臨流誰問津乘風須我友擊檝
愧王臣片石波爲玉千峰月似銀寒江今夜

生客忘轉相親
經可大慕
雖然慕艸宿過此亦吞聲百感當年事半山
落日明寒花上砌結亂竹與堂平不盡神傷
處蕭蕭白髮生

遊丹陽觀音山望練湖茫茫廣野無復
煙波千頃矣慨然成咏

爲問練湖水茫茫白草荒因之感滄海豈復

念田桑玉乳泉猶洌松風影自凉蕭條今古
意山色暮蒼蒼

元公以　功令出山復有此寄

君恩敢不拜自悔入山深荷芰榮朱黻驅馳
許素心三生迷鹿洞一嘆出東林從此謝巖
壑扁舟何處尋

觀漲

山壑不辨色大地水雲濛慘淡波無影氣

氣未逼孤帆亦江海萬派失西東嘆息歸鮭
計年華流此中

瓶梅

為結寒香社摘來第一枝但教花解語翻覺
春為私素影明于雪幽懷冷入詩盡情開未
謝不雨不風時

訪陳眉公先生泊佘山聽山房讀書聲

鼓枻溯溟渤山空何處聲泠泠清鶴唳泛泛

洞簫賡萬籟其誰怒先生移我情歸心綫流
水肅拜自呼名

頑仙盧同陳眉公先生夜話

拾舟扶向路山盡見仙姿艸樹皆靈藥鬚眉
亦導師古人如可作世事尚堪為燈暗又敲
火花開清露滋

訪過仲憲臨川學宮酌玉茗泉為供因

同訪艾千子值玉茗花開志喜

朝雨自堪聽名花因雨鮮林風疎客夢綠氣
淨寒煙選勝觀泉脉臨清懷昔賢齋廚殊不
俗飲此已三年

入洪厓訪張山人併虎亢讀金丹八百
字

一水迷洪井千峯出翠巖綺何人住虎嘯有
客問龍潛淵曲花迎屐堂空風入簾一云文皆
鳥跡秘笈幾雲籤

土多巷訪僧留題

結茅今幾載清夢鼓扶筇去郭不一里到門
有幾重溪流亂可渡竹影密為容坐聽疎林
鳥聲聲雲外蹤

積雨因之新居水漲附訊

積雨夏方漲懷人水中央青苔牽翠荇小閣
泊迴廊韻絕琴皮辟香浮花上墻終然作舟
楫吾道在滄浪

讀　上辛巳二月詔感泣書事

干戈遍大地況值此凶年徐泗榷榆莢淮楊稅柳煙　至尊方徹樂元老亦行邊蒼赤誠何罪淋漓　御墨鮮

夏調御讀杯水小集投贈次答

飲水蹠泉脉情親意不煩天清飛鳥迅野曠暮雲屯夏漲流無岸秋空炤有痕深慚湖海客尊酒供丘樊

涂子一杯水

江西涂伯昌著

七言律詩

赤溪小築數椽梅花千樹流水兩灣詩以紀之

半春春冷又春晴卜築隨緣數畝輕流水周回人事罕青林筠亂苔生看雲待月常同客遶砌憑欄時獨行愧我塵勞消未得却從淡蕩寄多情

登華蓋山

架木樓居重復重浮丘遺蛻在其中初疑無地惟行霧只見有人如御風石洞棊枰誰下子金船簫鼓化為工似聞環珮泠泠處憶昔青霄墜寶弓

遊麻姑山夜宿蒳丘山房為張孟常武仲讀書處同姚木節鄭東里千秋月

倩玉分衣字

漸見千章古木稀到門新竹手堪圍一溪流水神仙夢半榻秋風客子衣野火猶分野徑暗故山忍與故人違相憐夜話鬚眉好信宿尚言歸未歸

雨過胥門訪蔡雲怡師不遇奉寄

兩問玄亭兩路迷朔風吹雪立絲絲應門一僕癡猶鶩蕭客半楹花滿籬道大青天應未

闊風満紫陌獸縈思姑蘇萬井人如沸惟有先生戶不窺

壽江如僧先生八十詩

天與閒身八十秋紫芝採遍卧仍遊時於竹下刪詩疏不向溪頭拾釣鈎魯國平分稱弟子吳趨三讓表弓裘數枝玉樹應留意一水蒹葭何所求 先生所居名蒹葭道

秣陵春興

秦淮朝暮信潮生天色低垂遠近明野叟深閒戰馬平蕪艸綠有農耕林花細拂春旗影江笛時兼夜柝聲落日青山思故國幾行疎柳石頭城

感遜國遺事

野墓西山封樹荒留都城闕夜飛霜千季戰骨生芳艸一片寒郊下夕陽烏宿禁中宮樹綠人隨河北朔雲黃傷心往事空含淚疎雨

寒燈客漏長

哭鄧中丞遠遊先生

一顧恩深痛未酬千行淚下淒還收已能驚策素車至不盡擕來絮酒愁竹樹幾枝唯掛劍乾坤何處可藏舟遺將萬古英雄恨落日空林蘆荻秋

佛手柑和吳接菴韻

雪骨香魂夢與期小樓清供自相宜拈來酬

月原非指摘下秋霜第一枝江國幾年花入譜西天何處佛爲醫如君風素眞才子爲洗塵心賦玉蕤

摘丁佛手柑香甚同兒輩剖分嘗之

露下空林秋有聲摘來數顆倍鮮明分刀細剖黃金片破盌高擎白雪英天上無香如此洌世間之味不加清西方若箇罷羅果法界于斯指掌輕

移居示兒輩三首

借居華屋巳二載山館移來氣象新樹下三宿猶未可花間數行且自親吾兒森秀皆把筆故友嘯歌來卜鄰爲報池塘桃李杏風光不是舊時春

古歡堂前春草綠山妻歡咲歌惠綏清流拂檻東西轡垂柳泰天三五枝詎有新辭布紘管不教人影負鬢眉樓頭醉卧雙眼碧貪看兒童腰帶垂

十年徙居三四處到處無家只借人數箇留書如驛馬一簾烟雨轉松筠金莖有露依然涓木槿開花豈尚貧所幸南窗臨曲水釣竿終日得魚新

沍如僧招同因之仲嘉弟葭遥看菊花和如僧韵

玉露金葭曉色開故園風月共登臺掛天帆影清沍遠隔岸山光曲檻回白眼豈因秋氣冷黃花偏向鬓絲催溯流一水伊人在幸喜同人載酒來

伯氏子唯先生六十初度對飲各大醉

菊花盈把挿新醅晝卜夜分何快哉記赦紙鳶天半舞又携竹馬日中催閑觀世局眞如戲細讀兒詩有別才昔日兒童今白髮百年共醉幾千廻

經小蓬萊拜黃貞父師墓下

陪泛湖光經幾季愁看亭榭重妄然山空竹老門無徑石冷泉生艸尚玄抗節明時霜比烈著書曠代日同懸我來正值蠶桑熟誰溉南屏丙舍田

登丹陽三義閣

憶昔泛舟舟入城忽驚高閣水中生天浮遠漱日華動雨洗寒塘春艸淸雲樹猶思赤帝

涂子一杯水　詩　七律六

子霞城曾見漢家兵哭中多少興亡客獨祀將軍弟與兄

壽聞汝東先生詩先生爲子將子有父

丙子冬日八十子將是科罷公車

經世何妨與世違蕭蕭白髮採東籬千僧齋罷聖湖水一卷傳來天閣藜至性過人公有子太平佚老我應師公車且挽洪兒戲笑領春風酒一巵

丈千子艸堂看玉茗花感懷湯若士先生晚同過仲憲宿學宮再飲玉茗泉慨然作

玉茗花前問昔游花飛玉茗不勝愁數行雁字長空盡一井寒泉故國秋剩有文章垂宇宙擲將袍笏冷松楸風流猶記當年事把酒放歌志未酬

辛巳花朝日中洲竹下社集是爲遥集

涂子一杯水　詩　七律七

第一社

數竿寒玉白雲隈一派波光拂檻迴塞北將軍新入社（[illegible]上下居麻源）江南才子補琴臺（姚仙）朔主自（蘇州）花間客醉主尤醉林下僧來妓亦來風雨半春乜寂寂芳辰盡日得追陪

贈曾旅菴

破虜身經百戰餘繭衣草榻著殘書青天游子倦飛鳥彩袖高堂歡有魚往事春風吹不

去新愁夜雨聽何如還將一勺酬明主携手
姑山賦遂初

上巳同社讌集江樓時予有南州之游
是爲遥集第二社

花事中洲誇勝賞臨流上巳又銜杯解衣共
掛絲楊畔沽酒疑從碧硐來笑語共分江上
月離愁持贈驛邊梅洪厓丹井今陳迹夢想
姑雲日幾迴

徐子一杯水　詩　七律八

三月三十日書懷

一刻曉春一刻春數聲清漏正催人半窗雨
過苔痕靜滿架香生花露新處處皷鞞悲五
夜煌煌圖象望三辰休譚楚豫封疆事腸斷
天朝草莽臣

初晴菊下送朱蔚園大行還朝時同社
各有遠遊

離東客到偶然晴無數凉花秋正清幾曲離

歌游子淚一尊風雨故人情江天漠漠憂棻
梓開塞薊七愼甲兵擬托輶軒傳聖主自慚
何策請長纓

壽退翁先生七十詩

平生風雅無多友肅拜于君豈偶然六挑漱
成天下重八分書法古人傳名高朱邸推劉
向跡遍青山又李筌織掉章江春正早手持
椒栢酌紅泉

徐子一杯水　詩　七律九

送陳士業薦北上

蝻沸中原孰請纓保全斗大晉州城士業前守晉州
即傳　天子登壇拜先遣司農避席迎總淮史公
颯沙漠峰清知破虜東南民困未寬征捐軀
報主男兒事擬執鞭弭遽敢行

壬午臘廿二日訪吳師南浦往階度歲
是日自邑發棹風雪狂甚兒輩牽舟勸
止

風帆雨衣天半明扁舟欲下不勝情兒童牽袂勸人住冰雪瀰江破浪行非爲輿深千里遠祇因道在一身輕歲除好向茅簷下拜祝春光共弟兄

臘廿四日俗呼爲小年是日風雪彌狂舟中同客飲酒

連江五日雪彌狂遶岸冰垂几尺長半榻薄千花下露片帆冷共彩絲霜隣舟烟火幾通

夜酬水梅花漸覺香老去渾忘年大小幸逢佳節亦稱觴

山中五十初度

碧澗紅泉採藥歸桃花千樹燕雙飛聖人此日云知命蘧子行年始覺非世態任渠惟法我溪頭偶住亦忘機惟餘兩事縈懷抱朝放白雲暮掩扉

癸未秣陵元日詩四首

時寇入內地南北戒兵四方公車同日皆住秣陵感慨偶同屬而和者一百四十五人

白雪猶殘碧水流禁城元日恣嬉游郎官客散五茶馬公子香消雲錦裘南北音書何處寄縱橫羽檄向誰籌懸知天塹應無恙也念關河是　帝州

一泒秦淮春水明紛紛流寓盡公卿時看紫

陌新雞犬還向青衣問姓名落日大旗開出塞清霄赤羽又徵兵椒盤柏酒頻相勸未報年光早自驚

紫衣紈帽錦蔵雞拜祝風光又一時桃葉渡頭春尚早梅花小墅月頻移驚心王氣征帆影過眼繁華濁酒卮漫說昇平歌　帝德玉簫持向夜深吹

旅懷寄與遠公鄰已見檀林兩歲新千夾琉

璃洒寶月滿江風雨躍龍鱗安禪故友能晋客上策同人莫問津此夜悲歌誰起舞草茅高臥媿王臣

癸未燈夕秣陵燈市觀燈有作

傳說今年燈禁嚴紅樓繡幕正厭厭簫簫不爲閑愁度龍燭猶然帶咲添可有新辭能致語（舊例元宵致語詔以寓風諫）空聞舊事日重拈玉闕明月何事陌上游人已軸簾

清歌一曲共徘徊爭看春燈破曉來宋代盡咼元代字珠人簇箔玉人盃流鶯繞樹嬌啼囀驄馬嘶風攪轡回猶說時韉因減半更教如舞爲花催

天界寺看王子嚴所畫天界六景（用正韻）

秣陵處處山堪寫先寫城南幾處山煙雨有人呼欲出林皐落葉聽將殘行來竹徑松千樹數過梅花月一灣共向畫圖爭指點不知身在畫圖間

喜胡漸于再見秣陵作

長安杖屐頻年夢江國離愁此夜分羨汝豎棋真勝算慚予林竹謬談文閑情正值三春羈旅況能消幾夕驃靈谷梅花風嶺月百千沽酒日同君

登寶誌公塔望孝陵有作

青松數里白雲扶谷內游人谷外呼縹緲騰

光仙佛影鬱葱佳氣帝王都天邊幾派全吞楚檻外三江半入吳西望　山陵遥獻祝微臣擬上萬年圖

春日顔吏部招集木末亭限亭字（用正韻）

春風何處草玄亭名勝同君處處經見說高臺春事早淇携杖竹柳邊行半山落日誰先醉千隊游人幾個醒莫向北鴻頻問信枝頭啼鳥已聲聲

集梁渠侯館看鵬梅花二首

花開侯館鵬前枝翠幙珠簾好護持銀燭燒殘紅淚冷金鈴亂桂紫英垂芳堤繡陌踏應早漢苑唐宮開盡遲珎重故人千里意寒香清影共裁詩

爲看寒梅路未遥錦堂風煖雪初消交枝素影嘶紅粉老樹穠花傲緑條低垂檀瓣香金發細吐紅英態轉嬌自昔繁華歌舞地月明

猶憶舊吹簫

渡黄河同梁飲光拜金龍大王讀碑㗖神詩次和

銀漢横戈志已酬安瀾此日賀神休河山有主入南向飛輓無驚水北流極目妖氛晴勝畧闕心國計誰閑諫書生亦負吞鑾志願借餘清蕩寇酋

秋懷八首呈徐巨源甲申八月作

秦封百二昔稱雄誰遣妖氛熾此中一自漁開宋收馬衙令鎬水集飛鴻書生抗疏謀全拙壯士投戈器未工競說防河秋未老幾回看劍泣西風

風炯一水恨難收榆次徐溝悵不流化碧千年貞士血剖丹幾疏諫臣愁晃犯晋境巡撫蔡公血疏請援其不至死之狐山夜哭誰能守象谷春回莫借籌空洒新亭數行淚蕭蕭旌旆白楊秋

一葉西風雁渡河平門東下白雲多千年塞草傷秋草三輔燹謌穛鳥歌饋餉帆檣輕似紙干戈天地亂如蓑狂夫已自狂多日婺恤徒屢柰若何

燕山北望五雲深宮闕岧嶤盛羽林誰掃攙搶扶日月休從沙漠辨晴陰乾坤有待歸吾主官府無諱見一心便向中流歌擊楫颷匕短髮尚勝簪

九邊烽火徹神京詎意狂圖旦夕生肉食五
侯誰料敵心傷萬戸不知兵普天同恨春三
月大逆難容漢九卿僅見薊門吳揔督紛七
鐵騎夜連營
鄉封原上陣雲囘鐵騎千群勢若雷驚散猴
奔歸鼠穴聳珠馱玉出金臺掃除大難資奇
略恢復皇輿頼盛才莫恃今圖有故轍曉循
天棓望三台

義旗南指痛當年縞素揮戈日月邊文士淚
乾猶草檄孤臣腸斷擬投鞭千箱轉餉慚猶
少一劔從戎莽欲前北淨妖氛南蕩寇昇平
詎日誦堯天
金陵自昔帝王都　聖主深恩覆載殊庖正
有田能復夏前王留澤欲與吳貔貅百萬誇
金盛冠屐三千集勝謨鳳見河清知上瑞九
州一統鞏皇圖

滁子一杯水

江西涂伯昌著

五言絕句

晨起

曉鐘殘落月清露灑疎桐伏枕思殘夢猶嫌
夢來終

雪夜

開門北風吹滿地疑明月蕭蕭竹上聲始知

今夜雪

浦口曉發

昨夜江南山今朝江北樹千騎風雪中盡向
長安路

枕流亭

蟬鳴柳絲風初陽花露洗朱闌護芳叢一半
枕流水

柳浪橋

雙橋帶流水人影水中見飛絮吹爲波游魚
吐花片

別石生

懷君詩幾作今別更無詩好似春將去梨花
夜雨時

舟中蓬破見月

短蓬漏明月點點落衣裳朦朧鄉夢醒疑是
碧紗牕

佛手柑

清齋寂無言說法問山果十指伸屈間此義
應不墮

寄邊

黃雲蔽遠戍烏鵲亦南飛願君如明月垂光
照擣衣

哭亡妻陳孺人二首

憶汝初相見被髮方及肩兒女今成列空拜
彩堂前

剪斷柳條垂劈破蠶兒繭百物有斷絕歎此
思難道

廣陵別史更生

風雪懷人暮干戈見面難異鄉冬夜月同汝
捲簾看

移居小園過故居有感

居家如客寄轉徙無定住昨夜月明中錯認

前歸路

仲源同因之避兵作

阡陌無多路相携日幾迴薄暮西風起蕭蕭
萬壑哀

松雲

絕巘一株古寒濤沸白雲長吞清鶴唳蕭散
不堪聞

江西涂伯昌著

七言絶句

冬夜月 有引

冬月有三妙世人未之賞也天寒人靜一也竟夜中天不必登樓臨檻二也雪消雲破疎竹有聲梅花初放娥眉在天三也但冬月見月既少又夜寒既懶清眺即遊人韻士亦或未之賞焉

素華擲地寂無聲殿角煙籠處處明一片寒光冷於雪玉堦如洗漏三更

其二

雪消雲破明於晝寒盡天空夜似季忽地微風動疎竹却疑清影在梅邊

春眠

枕邊幽夢向春賒忽忽隨來碧水涯樸被未知今日雨播頭尚帶昨宵花

辛未下第偶作三絶

晝長懶自畫雙眉鸚鵡抛殘紅豆兒倚徧欄闌斜日裏東風新染綠楊枝

綵樓繡幙颺東風入眼宫花次第空倦聽雛鸎初學語半欄春透海棠紅

蕉葉青青盡日愁御溝徹夜水東流羞看姊妹承恩處墜却金鈿懶去收

秦淮偶作四絶句

風雪打窗人未眠高燒銀燭炤新鮮笙歌未罷東方白遍插紅花散喜錢

誰摘金釵壓酒籌珠簾繡幙不遮愁絳紗籠炬明如月炤見新紅人並頭

耳後乘珠明月光爲人賣作嫁衣裳感郎情重眞無計粉淚彈來千萬行

倡和梅花詩幾篇春風無處不生憐那堪客

思如年夜況數流光又足年

廣陵鄭超宗景園黄牡丹盛開集海内
韻士賦詩隱名緘寄錢牧齋先生次
第之黎美周遂奪錦標預製鏤金杯
爲壽徐巢友言于予爲賦一絶句

名花無數獨稱王白玉雕闌金粉香紅袖三
千春殿冷太平天子正垂裳

靈谷寺同道開谷語師一循元有作

涂子一杯水　一詩　七絶三

半山疎影潤花新谷裏人呼谷外人溪汝門
前松萬樹年年長護　孝陵春

向強眞長乞耳露子

風雨無端逼歲除金莖有露客蕭踈仙人掌
上能分賜乞取相如半紙書

畫竹

山水情深下筆遲微茫想像月明時無端一
枕瀟湘夢掃盡煙雲幾萬枝

詠柳同柯懋可作　六首

甲戌自長安歸道傍新柳一望無極感而
賦之

暖氣輕煙日半籠踈林瞥見落花紅人間秀
色無如此天下多情獨有風

棗刺蔓藤散漫開獸留春色柳邊來豆湯麥
飯青帘影指説沽淸半是灰

鶯聲柳眼助春嬌啼徧千條又萬條突立高

涂子一杯水　一詩　七絶四

枝突飛去行人勒馬第三橋

六尺征車半是塵一分柳色九分春大江誰
爲分南北劃斷中流今古人

青眼看人曾幾時長條飛絮已絲絲衰榮自
晉誰能定領略春光惟酒卮

雜樹繁英日正長暮煙誰裡望濠梁春自渺
北魚偏瘦夢到江南水亦香

旅次懷天池王孫

秋氣蕭條洗碧空雨珠圓濺石榴紅滿簾花影故人意何處青山曲檻中

種竹

畫閣陰陰長碧苔萬竿煙雨一齊栽猶餘隙地堪酬客日見青奴送爽來

避風館寄李小有館在金山渡口

脩宮唐殿不勝春誰念風波露處貧萬叠濤聲百間屋安眠俱是渡頭人

涂子一林水詩　七絶五

過自長安訪赤溪草堂作

稚子歡呼何處來春明門外看花回七千里路成何事閒得青青滿院苔

集書成詩卷末寄因之

匣劍帷燈二十年至今尚自舊青氊摩娑素牘從頭看流水高山豈浪傳

辛巳仲冬小館水仙花盛開仲嘉嘯園紅梅花亦開分詠二花　絶句

小館寒花始覺春輕盈幾葉絶風塵蕭疎不作山人夢洛浦漪漪雲別有神水仙花

摩娑樹下日千廻看到寒梅一朵開共喜春風花事早更煩絃管爲花催紅梅花

中秋紙燈惟吾邑獨盛吾家亦有數點兒輩請予賦詩二首

疎疎幾點點空明剪彩鏤花片紙輕一派林園秋水裏千家燈火暮煙生

涂子一林水詩　七絶六

明月扶入煙霧中青林綠沼暮溶溶誰持彩炬花間集落落辰星吹曉風

病中春分折桃花寄因之

藥爐煙裏看春分一半桃花一半雲分得桃花君一半白雲一半不分君

涂子一杯水五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涂伯昌撰伯昌字子期南豐人崇禎庚午舉人是集名一杯水者自序云取澹然無味之義也集中多雜釋老之說其書唐武宗毀佛復僧後一篇以三才三教並稱其格物述及古本大學通序數篇頗以朱子爲非葢江右之學多從陸氏自宋元已然也詩多染竟陵末派惟五言律詩間有可觀

敬亭集十卷補遺一卷附錄一卷自著年譜一卷年譜續編一卷

〔明〕姜埰撰　年譜續編　〔清〕姜安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敬亭集十卷補遺一卷》提要

敬亭集目次

敬亭集目次

姜貞毅先生自著年譜 楊忠愍公有自著年譜先生傚之及門蘇熙日塡諱竝識

埰家尚父之裔遠者不可考始祖諱義自
寧海徙居萊陽占籍杏壇里世居城南村
越七世高祖本隆公諱淮殖德名於鄉从
禦寇功拜懷遠將軍子五人四韞石公諱
珙國子生爲埰曾祖韞石公子四人次養
吾公諱良士爲埰祖邑增生博學多聞萬
曆丙子擬元歿之日里人私謚康惠先生
養吾公生漢洲公諱瀉里爲埰父邑庠生
封徵仕郎禮科給事中崇禎十五年城陷

烈殉後䘏贈光祿寺卿賜祭葬祠祀謚忠
肅娶同邑貢生楊公諱希齊女爲埰母累
封孺人生子四人長圻三埰四坡次不肖
埰也

萬曆三十五年丁未十一月十四日酉時埰生先一
夜王母李太孺人感異寢及誕胎衣色白小名二
百蓋長兄生王父母合百五歲取名百五此推而
增之耳

戊申年二歲

己酉年三歲失乳母太孺人置水酒牀頭夜起飲之
一甌立盡

庚戌年四歲

辛亥年五歲

壬子年六歲

癸丑年七歲入小學受書于王父康惠先生

甲寅年八歲王父夜課背誦論語一過王父奇之受
禮記

乙卯年九歲是年山東大飢盜賊蠭起王父故山居
埰與長兄吚唔不絕盜聞之去

丙辰年十歲從學于郡庠生王公良輔改詩經

丁巳年十一歲從學于郡庠生孫公家柱一日師他
出埰偕同學生偶登高處大呼曰此謂鰲頭獨占
矣爲師所見笑責之曰奈何犯學規宜夏楚然其
志可嘉也

戊午年十二歲

己未年十三歲是年應童子試題大學桃之夭夭三
節埰前幅總括先家後國意末出三詩邑令李公
建和見之曰他卷皆平敘子獨別出手眼異日必
出人一頭地矣外父董公極爲歎賞从湯顯祖李
若愚制藝授埰讀之

泰昌改元庚申年十四歲
天啟改元辛酉年十五歲
壬戌年十六歲是年長兄入泮琛被黜王父見琛試
文甚爲搤腕
癸亥年十七歲正月七日王父病篤易簀時顧謂琛
曰他日大吾家者必汝也
甲子年十八歲娶董孺人爲婺源訓導同邑董公諱
應雷女
乙丑年十九歲讀書城南邨振衣火出窓牽有聲同
學異之先忠肅公以琛課義示表伯李公篤培李

公曰此學翁宋平先公曰只恐畫虎不成耳李公
笑曰即畫虎成寧詎是乎自是悉改手筆學漸加
進李公庚戌會魁有文名
丙寅年二十歲學使者項公夢原試五藝拔第一入
泮初琛郡試見擯已橆意進取一夜夢郡伯試琛
以來遲故不及入場屋既入則別駕監場事問子
有卷乎琛曰無別駕取卷授我又問子有名乎琛
曰橆別駕書姜聯芳三字於卷端用印三顆覺而
異之院試告考彷彿夢中例童子試必廩生保結
琛家貧不可得學使揮之出途遇趙公以銓毅然

保之乃見收入泮名即姜聯芳也後復今名
丁卯年二十一歲學使王公振奇拔一等二名食餼
是年鄉試七藝已見錄以策語指席崔魏主考擯
之
崇禎改元戊辰年二十二歲從學於鴻臚宋公繼登
時同學者五十餘人每會課琛首叨歎賞常曰會
見姜生爲青雲客矣
己巳年二十三歲是年妖人董大成作亂圍城浹旬
琛分城嬰守中矢幾殆時畿輔多事與左公懋第
爲同學友平居相對輒爲流涕

庚午年二十四歲受知於房考濟南司理劉公承棠
中鄉試第二十名劉公曰子後場詠博何處讀此
異書業師宋公度捷書至預登城頭問報錄者曰
錄賢書者非姜生琛乎文章期許相信如此一時
傳爲佳話云表伯李公篤培負清譽以方正聞於
世琛往見之李公曰以子佩紆青紫何足異士大
夫立身要當爲朝廷任大事耳琛奉爲金石
辛未年二十五歲登進士第一百三十六名出倪文
正公元璐門殿試三甲一百六十三名八月授密
雲縣知縣未赴任會總督曹文衡調補荊永祚十

月改儀眞縣表兄劉𦵏蛟移書勉以不要錢不徇
私眞古人之言也
壬申年二十六歲是年八月十一日王母李太孺人
歿於儀眞官舍
癸酉年二十七歲十一月舉長子安節董孺人出
甲戌年二十八歲丹徒令某謀調江都巡漕御史禹
好善爲某姻婭好善主之會巡鹽御史黃希憲批
允調采好善恚甚疑出采意必欲劾采然丹徒令
某無成心也揖好善曰公本愛我奈何爲兩人結
怨毒事已解爭以采拙應對出疏糾之其後兩人
皆不能調而鳳陽令顏某以二千金賄宰相遂調
江都例上官論劾必貶削賴公論僅奪俸五月
乙亥年二十九歲是年報最
丙子年三十歲是年當鄉試之期例聘揚州府屬縣
令一員充簾官非多金夤緣不可得操江某利江
都令顏某金采雖俸在前竟被抑顏某又計嗾上
官以催科劾采令鐫級不得入闈揚州士大夫吳
甡姚思孝徐耀等咸爲不平是冬入覲仍得以俸
滿行取留部弟埰舉於鄉偕入都
丁丑年三十一歲是年行取考選總河劉榮嗣以新
開河決下司敗獄采以地方故并鐫級待辠然采
主舊河議榮嗣拒不聽人謂采曰何不白 上采曰
疏出劉公無幸矣於是復任儀眞人以是多采厚
道云
戊寅年三十二歲先是丁丑朝覲患寒症未痊入朝
日以例必免冠叩頭致寒氣再侵庸醫用補太蚤
遂成痿痺之疾四肢不能運服史國公藥酒通體
發癬始愈
己卯年三十三歲是年二月五日董孺人歿於官舍
自筮仕以來先後爲兩弟完娶兩妹于歸凡簪珥
服飾皆孺人爲區畫孺人處妯娌間無私財母太
孺人每歎曰好孝媳姻親中咸謂采夫婦無私財
孝矣弟矣獨不爲子女計乎孺人笑謝而已
庚辰年三十四歲袁公繼咸備兵揚州采謁稱采先
生下堂揖之曰吾聞行眞州矚公聽斷三事不禁
心折矣采常語人曰作令十年僅得袁公一知己
辛巳年三十五歲陞禮部儀制司主事人以采望絕
清要必怫然不樂采若忘情者然計前後作令凡
十季益宵旦徬徨憔悴萬狀似有自信處故五十
而齒危髮秀者令勞苦故也今列數端於左

涖任之始逢壇祭有假城隍降神呼採名者自學博以下盡爲所惑採曰此必奸民罔利者也西門豹事非前鑒耶考治之皆服

初下車訪得巨慤董奇董九功等置之法窩訪之害一除

有王生毆人斷齒讞詢曰語不遜送學博朴責之學博以劣行聞於學使採亟止之曰使王生謂我有成心也然不可追矣事下採爲保全之

學博王燾崑山孝廉其人有古風然性褊不達時務每犯採採獨敬憚之其後遷隨州守歿節採常曰使佗人處此必不能堪矣

採祿祿無佗長只視百姓事如己事十年如一日故百姓爲之語曰姜公爲政大事化爲小事小事化爲無事採不愧二語量移時有立祠勒碑者採拒之曰吾知盡吾職而已豈望此乎

十季不受干牘客有以私請者拒之既公留題逆旅曰愛民如子嫉客若讎紹興某以座師姻婭欲出人死採曰殺人者抵法卒不聽

總河派往泗州修河夫五百名計費盈萬採見檄亟捐俸屬總河親知解之百姓不知也

江廣糧船皆取道儀關例取人夫挽拽民累苦之採請於上悉罷免永以爲令

儀眞處江北而上官駐節南畿故奸人詐害恆傜隔江提人以恐之採請於上悉罷婦女無到官者

流寇張獻忠充斥鳳泗之間六合失守患在剝膚一夜城西火光燭天就其地掘之得石子數百擔賊燒營去其後難民之逃歸者言賊聞石子見必賢有司之德澤在民間得天助也其時採露宿城頭者數月雖累不習軍旅而嬰城防敵頗中機宜兩院具奏淮揚半辟屹然無恙實以儀眞藩籬固守之故優錄之父老中見賊勢危急請令小兒潛避金陵亡妻毅然曰死則同死耳何爲先去失臣職也父老歎服

日用米薪悉照時價不取民間一物

十年不取民間一錢家無環堵官若積薪常恨奉二親之甘毳二親又能成子名令勿取時醫者嚴大昌古名勛輩每入署輒曰食無重味令顧不難乎

掣摯鹽斤及封引事有陋例佗官皆謀染指採獨絕之商中懷感爲代賠修河銀一萬兩見公道猶

在人心也

壬午年三十六歲漕撫朱公大典上疏表揚賢勞

上批廉循久任准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　上御弘政門名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每中官捧案出曰此　皇上一一御覽者拜官後五月之中條上三十疏皆蒙嘉納例班役捧疏會極門中官司納每疏至中官輒笑曰若非姜黃門封事乎發之果然五月病痎九月瘳十月一日　上御殿須曆从次侍班又命陪祭長陵十一月京師戒嚴受

詔分守德勝門肅芘厥事自元勳以下从憚採故不敢遽休沐時首輔周延儒大貪婪京師爲之謠曰終日名周譽操終日對周秦檜薟謂　皇上勤清問而首輔壅蔽主聽也總憲劉公宗周有長安金貴之疏首輔恚適有从侘事坐首輔者首輔聞之益懼欲脫己皐乃具密揭進　上委皐言官上信之戒飭言官代人規卻爲人出缺首輔又欲引用逆輔馮銓比昵爲奸採於是上疏爭論會行人司司副熊開元亦有疏糾首輔忤觸　上怒於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手持紅本親宣玉

音同收錦衣衛而下採詔獄採初至詔獄一獄卒掖至柙牀所曰此黃公道周到任處君知之乎例詔獄每三日纔得進水薪採三日𩞀勺水入口僅廣陵囚某从陳粥半盂啖之是時寒氷慘裂僵仆土室襆被莫具肌骨欲碎獄卒从皮兜一具裹採足夜聞析聲四起益增皐臣繫纍之悲　上一日坐煥閣名衛臣駱養性司臣梁清宏馳行上殿二臣从所治刑具隨身　上諭从著實打問清宏奉命考治聲色變動一拶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三十名曰一套疏入　上駁令再打問一拶敲八十一

夾敲八十杖三十忽一日密旨幾不測賴衛臣駱養性疏救而總憲劉公宗周微聞其事與諸大臣上殿爭之宗周曰祖宗設詔獄豈爲言官哉　陛下聖主柰何肴此舉反復甚懇　上雖庰宗周而意旋悟改下司敗獄清宏語採从　皇上不殺之恩採北面叩頭泣不成聲十二月十四日刑部尚書徐公石麒儗附近充軍　上怒不解二十一日發採及開元午門外杖一百是時悞傳兩人皆棄市故獄卒縱恣掠取一盡僅存下衣而已兩人繫未謀面此日相視但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自出

獄户至長安街居民擁視者數萬人有齎木百灰
和酒以進者曰性凉血飲之當不死且爲下泣曰
眞忠臣例廷杖金吾主之是日遣兩大璫監視
上意特嚴切从故棍凡數折拜杖時午門外西偏
襞衣百餘人各執木棍一宣讀畢一人持麻兜一
自肩脊而下束之令不得左右動而頭面觸地濁
塵滿口中矣又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但兩臀
受杖而已杖畢埰昏迷不知痛人舁之出弟垓
口銜童溺飲我名醫呂邦相从醫黃公道周葉公
廷秀等擅譽長安是日延視邦相危之曰若七日

不死乃爲君賀矣至半月去腐肉斗許乃甦
癸未年三十七歲是年二月六日萊陽陷先忠肅公
殉城死幼弟坡急父難幷執殺嫂王氏弟婦孫氏
左氏仲妹左皆同日盡節山東巡撫曾化龍上其
事臺省交章請釋埰治喪　上曰姜垓固在埰非
獨子言官何屢瀆爲弟垓疏請身代幷不許母太
孺人來京師視埰時京師大疫　上命刑部清獄
因釋出得母子相見僅十日　上名見司寇責埰
等辠狀不宜縱佅埰與開元名御罢各交一叉曰
此兩大惡司寇免冠請辠於是再入請室旣辠請
伏誅有新淦某請釋埰等　上曰朕處二臣豈爲
辠輔哉未蒙俞旨母弟遂由河道達廣陵寓居焉
是秋血痢侵尋病甚危劇親朋慰問森一人至者
埰亦不肎俯仰向人而廚煙常斷矣曾署一聯地
獄可憐爲餓鬼辠臣何況是孤兒
甲申年三十八歲是年正月閣臣某奉命督師山西
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某請釋埰等　上報可二
月一日　詔譴宣州衛同年友成德等各賦詩送
行初十日出都兵部差官陳于廷押行埰从辠臣
不敢用肩輿青衣驢背雖風雨甘之兵部職方尹

民輿亦被辠同行次景州戎馬充㡀道路猜懼埰
晝伏夜行抵故鄉躃踊於忠肅公殯庭旋聞京師
陷　皇上殉社稷慘變乃知景州戒嚴卽賊李也
埰隨長兄攜幼姪蹇節踉蹌南渡靑萊之間賊官
踵至首嚴鄉紳之先公者埰變易姓名閒道徒跣
家人從行者相幸潛歸僅趙登一人次高郵亦公
是夜舟中被劫抵名伯鎭居民羣起擁舟次露刃
相向內一諸生來見驚曰此姜公也急告鎭中人
姜公舊賢令从建言赴戍所勿疑也時方㭗北來
逃官非遇此生幾被殺矣旣舟至邗關時四鎭兵

犇紀律舟中襆被復掠一空高兵薄城下殺人如
草採移書本帥遣官護行至三岔河叛兵刼執身
被重傷賴遣官李姓者急告本帥以手批緒拏叛
兵獲免旣別採解金致酬而李姓堅辭之亦異人
也友人鄭元勳送至瓜洲時劉帥駐瓜洲不許人
渡江鎮江當路某屬張萬鍾締好劉帥張故採舊
交偕行抵江則將李索金帛張指江以誓曰生平
不負友今使姜公中途而返是吾不信也吾何面
目渡此江吾其沉流而死矣詞義慷慨將卒動聽
乃得渡暫憩鎮江錢姓之家友人蔣拱宸資之行
紵纔得辦布袍一襲訪求母弟消息時母弟客無
錫楊世愈之陽山邨相見握痛益眞萬死一生矣
欲赴戍以　弘光帝立赦免九月播遷蘇州寓上
津橋吳氏宅

乙酉年三十九歲時陪京肇造奸王肆惡阮大鋮以
弟垓往劾故必欲得採兄弟而甘心人爲採危採
夷然也五月陪京陷奉母渡錢塘客州山吳元黎
家復遷偁山章閘章閣家播離萬狀飢寒逼體再
遷天台客齊世鈞家時採患肝疾危篤自秋徂冬
養痾赤城石梁間友人雍熙日韓巖徐光業光綬

王士科張元聲陳劒化朱存魯宗人姜雲程成名
等日相周旋一日過八佛庵省故帥朴其家人甚
厲採爲勸解坐談間故帥謂採曰先生何憊也採
告以病狀故帥曰此益病肝吾一匕奏效矣服藥
一劑果瘳故帥者雲南叅戎郝太極也

丙戌年四十歲江東再造　魯王監國擢右司馬遣
行人林弘珪弘琛先後敦趣弟垓亦應考功詔皆
以母老辭奉旨要番養親之命旣垓奉使冊封會
經筵講日　監國語垓曰歸語爾兄君臣大義犇
所逃固不當以鄉黨之謗見我乎時長兄任象山
縣令因省兄舊痾陡發暫寓奉化縣之北寺未幾
江東陷避亂天台之潢水葉禧仍家

丁亥年四十一歲是年亾命徽州變易姓名水南汪
國學曰植溪南吳孝廉宇安下榻焉時家人星散
採隱遯吳氏昌揭山中躬炊飯兒爲爇薪孤邨風
雨常不得一飽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啖我孝廉
則從十里外餉以米酒夏入黃山祝髮於丞相園
七月自太平縣取道東還太平諸生周項崔羅萍
踪相聚一見甚懽因送別於李太白之桃花潭九
月至眞州舉次子實節側室王氏出

戊子年四十二歲是年奉母歸故縣探女兄弟爲妻弟董樵間採歸出山相晤謂採曰辛未三仁此名可居公勉之蓋採與左侍郎懋第沈給諫迅生同邑進士同榜兩公俱烈殉故也知縣某聞採至白於巡撫曰黄門舊臣國之棟梁也巡撫下檄招致採佯爲墮馬折股以竹篗舁之使者歸報採夜馳江南矣一日腮頰發腫十日後齒皆動搖相繼脫落說者謂痛心腐齒云

己丑年四十三歲正月長兄殁於家東歸治喪撫其二孤是年客眞州賃王生屋居之署其廬曰蘆雩草堂取滿地蘆雩和我老之詩文信公曾遯眞州故也自號敬亭山人與李大令時開顔山人不疑鄭孝廉元志及僧見之碧潭輩結方外社天台徐光業來訪把手道故勗以道義眞古人之交也

庚寅年四十四歲是季爲長男安節畢姻

辛卯年四十五歲歸萊陽

壬辰年四十六歲是春同弟垓歸葬忠肅公於萊陽城東之魚子山長兄圻嫁王氏亦相繼舉襄

癸巳年四十七歲正月弟垓患病至吴視藥餌二月疾革冬奉太孺人來自山東哭弟垓

甲午年四十八歲春奉太孺人還萊陽

乙未年四十九歲著有正氣集於先後盡節諸臣各立傳是年北京盡節書成

丙申年五十歲太孺人患痰症侍奉藥餌者數月六月十五日疾革苫凷之餘支離骨立友人驚歎慮不可起郝太極時客湖州買舟就醫夏舉孫乳名善孫

丁酉年五十一歲是年爲太孺人營葬乏資脊以悞殺人命故齎金求採解於當事者採拒之曰若此口可啓舉生平喪之矣十月歸萊陽合葬太孺人於魚子山之故阡手口玆悴目不交睫者兩月因感目疾冬爲姪審節畢姻

戊戌年五十二歲是季八月至吴爲姪寓節畢姻偕友人渡江遭颶風幾危九月訪孝廉徐枋於墅區枋題敬亭荷戈圖見贈歸舟過五木訪薛寀相與談往事欷歔終日

己亥年五十三歲五月至吴視姪寓節六月京口兵阻因同雍熙日汪之燦避居靈嵒山僧弘儲周旋最洽時烽火彌天九月始得妻子消息篳間道入吴而窠巢一炬青氈蕩然矣十月善孫以驚風殤

葢因溽暑避亂席草臥地飲食失宜雖死於病實死於兵之燹亦病死琛家觸目淒其情緒萬結寓居山塘委巷貧病交困時妻弟董樵自故鄉來周芦蘭伯仲李模蔡啟汶朝夕與俱愁歎之餘不覺形容憔悴矣

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

先府君自著年譜至五十三歲而輟越十四年癸丑府君捐館安節已追憶往蹟續成全譜云

長男安節謹編
次男實節謹訂

庚子年五十四歲是年卜居蘇州之鱄諸里荒園數畝舊屬文相國湛持別業兵燹之餘稍加修葺署其廬曰東萊草堂又曰敬亭山房時偕雍耐广郝印月李灌溪姚佺期周子佩余澹心徐禎起諸公放懷山水間

辛丑年五十五歲是年同邑宋公荔裳安節之前婦翁也爲兩浙觀察招府君往固辭之秋歸萊陽省墓値亂還吳母舅董公東湖來度歲有東歸別友詩送東湖道人詩

壬寅年五十六歲是年選所作詩文刻敬亭集藏版於家不以示人天台王仲高宗人姜賓實先後來訪府君話舊沾臆時作重遊想遣使東歸問從弟審節輩有詩紀事

癸卯年五十七歲是年八月安節舉子府君錫乳名曰飴十二月叔母傅氏卒時從弟寓節方弱冠一切後事皆府君經理之

甲辰年五十八歲是年延新安汪公惕若爲弟實節

師講求性理修族譜定祠祭九月弟實節畢姻時
冠禮久廢府君手加儒冠勗勉從弟騫節自萊陽
來省伯父大令公生兩弟兩妹至是皆成立府君
悉爲完婚嫁郝公印月姚公佺期先後病故府君
爲治喪葬
乙巳年五十九歲是年春客眞州遣安節東歸省墓
檗庵禪師往錫吳門之華山府君偕二三老友時
相過從胥紀遊詩師即熊公魚山名開元與府君
同杖謫者也秋八月雍公耐广病故府君與同人
爲舉私謚

丙午年六十歲是年正月庶母王氏卒冬十一月爲
府君初度不受家人賀避居江邨之蘆碕從弟審
節自萊陽來安節偕弟實節從弟騫節繇姑蘇往
草舍稱觴饒有至樂於時吳公柴庵張公靜涵于
公穎長高公彙旃周公玉符路公廣心暨檗菴禪
師姚文初袁公白歸元恭王元倬周二安宗子發
陸懸圃諸先生遠近致文爲壽
丁未年六十一歲是年正月安節再舉子因與府君
同丁未生錫乳名曰同四月葬叔父貞文先生於
蘇州之天池山五月攜弟實節至宣州與沈徵君

耕嵒暨俞去文梅古愚褒林子長吳雨若詹在右
沈方鄴諸公詩文贈荅相得甚歡自號宣州老兵
又號役夋方欲結廬敬亭以終謫戍之命會安節
感鼻衄病危聞信遄歸胥宣州日記詩集
戊申年六十二歲是季三月客眞州安節侍左右六
月地震屋壁崩摧幾罹不測府君作地震記又有
詩從弟審節騫節宓節先後自萊陽來省俱拮据
資其困乏
己酉年六十三歲是年四月訪高公彙旃於無錫有
長歌紀事七月弟實節舉子府君錫乳名曰雲爲

妹擇給諫吳公幼洪子誦爲壻冬十二月遣嫁
庚戌年六十四歲是年春厝庶母王氏於蘇州之大
石山有詩紀事冬十月阿同驚風殤亦有詩客眞
州甚久時有拂逆因感平生知己編嚶鳴錄二十
有七人歲暮還吳作生日詩詞多幽憤
辛亥年六十五歲是年夏四月從眞州還吳自是不
復出户惟日思終老宣州作勅家集五言律一百
首有序見志又選定己亥以來詩文題曰餺飥集
又著紀事摘謬一書有當事某慕府君名書幣致
殷勤謝不肎見

壬子年六十六歲是年三月遣安節長女嫁解元楊公維斗孫去病時寧都魏冰叔和公兄弟客吳門晨夕過從情文款洽八月架屋五楹於池上之故址署曰念祖堂十一月安節婦張氏亾十二月府君失足傷臂遂病

癸丑年六十七歲是年春從弟安節表弟董道熙自萊陽來省府君作詩送之自此飲食少御五月病劇嘑安節兄弟曰吾不起矣念吾獲辠 先皇奉命謫戍遭逢時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歿不能正首丘懷悽於心 故君之命後雖有赦不敢

忘也今當畢命戍所从全吾志越數日則曰吾病既不能往歿必埋我敬亭之麓語訖嘔血數升口吟易簀歌一首又吟葢棺三十日負棺莫栖遲二句命安節書之自書一腔熱血欲灑何地八字又書東望松楸不勝心痛八字醫者進藥餌亟揮去辭色如平常遺命周詳而其大者則神主碑旌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治喪不作佛事數條六月八日丑時病革屬纊之頃舌根艱澀猶嘑速往宣州再三又令沐浴更衣自為盥面戒家人勿哭安節痛不可忍失聲而號頻搖兩手示時尚未至時明星燦爛忽降微雨而府君浩然長往矣安節兄弟亟於七月扶櫬至宣州權厝敬亭山址从需卜兆方安櫬刻忽值地震弔者歎異謂我府君忠義動天地也宣州沈徵君耕嵒題主同人私謚貞毅先生蘇州徐孝廉昭法撰謚議

府君貞毅先生年譜續編

序

余與萊陽姜君如須爲庚辰同籍友其仲兄如農先生以名進士爲廉循吏又爲眞諫官後以抨擊柄臣忤旨廷杖繫詔獄備受楚毒九死弗移謫戍宣州洵錚錚烈丈夫哉先生初令儀眞有惠政改革之後僑寓儀眞復遷吳門疾革時遺命葬宣州蓋歸骨戍所不忘君命也余雖與先生爲通家然喪亂飄泊曾不得數數相見壬辰歲一過如須辛亥歲一過先生令年丁已秋余復過吳門先生沒五年而輿櫬敬亭山下久矣遵其庭階撫其遺跡怳如疇昔嗟乎三十年間存亡聚散如浮雲蒼狗人生若此可不悲哉二子安節實節出先生遺詩余灑淚讀之其沉雄悲壯則杜拾遺也其博奥蒼古則韓吏部也典麗鏗鋐瀏灕頓挫則又兼溫李元白而有之蓋不問而知其嚴氣正性凜如也嘗慨人與文之不相蒙也如陶靖節清眞絕俗而閒情一賦婉昵多情宋廣平鐵心石腸及賦梅花則不勝嫵媚他若姧回爲忠孝之言亂賊作仁義之語文行二者果若是其矛盾乎若先生之詩發於性情本乎忠孝可謂名實交孚表裏一致者矣故爲名進士爲廉循吏爲眞諫官迨其後爲老兵爲敬亭山人皆悽惻纏綿各極其致是豈可與蟾蜍李志元符貴人同年而語哉先生自定己亥以前詩曰敬亭集己亥以後詩曰餺飥集敬亭志戍所也餺飥取范忠宣謫永州寄人書云此中每日閉門餐餺飥不知身之在遠今併合爲一統名曰敬亭集云

舊京黃周星題

序

余與先生論交在先朝甲乙之際當是時先生方以抗疏拜杖譴戍宣州値國變留滯吳下南渡黨禍起余時在先生寓館鐙火淒凉相對欷歔都無人色已余被徵益急亾匿武水家仲馭複壁中先生與令弟如須時過武水問存未嘗不相向涕泣也改革以後亾命天南囘首舊遊彼此不知所在歷十七年余哭仲馭於武水道吳門先生在焉急往叩門謁入久不出聞余聲趨出曰吾固疑是君也葢余時已變名矣因訊閩粵遺事復相持涕泣是時如須已歿先生飲

我酒安節實節兄弟環坐復名如須孤寓節語之曰錢先生吾故人汝父老友也故令汝識之先生年六十餘貌甚澤但牙齒落且盡㫖別未幾時先生歿臨歿語安節兄弟曰死必埋我敬亭吾戍所也戍者吾君所命吾未聞後命而君亾吾猶辠人也敢以異代背死君哉於是安節實節遵遺命葬于宣州安節因徙家居之復櫝先生所落齒瘞於故鄉先隴之側曰此亦遺體也身不違君以此還諸親嗚呼可謂仁至義盡矣今安節兄弟復輯先生之詩文若干篇梓而藏之屬余爲之序余嘗讀先生諫艸有犯無隱皆言其所不得不言辭之直矣未嘗計生死亦未嘗以爲名也甲申以後始爲詩大抵取法於柴桑浣花其志同其調不覺其自同所著有正氣集紀死事諸君子雖未卒業大槩具矣他文不輕作要其命意不外乎諫艸與正氣集者近是而以敬亭名其集志戍所也是可悲矣吾嘗讀離騷而傷屈原之見信於懷王一旦被讒得辠無繇自明而懷王昏惑至死卒不知原之誣毋怪乎原之沉寃抑塞以從彭咸之所居也以先帝之聖明恩威不測當先生奉譴之日天下已畨卜賜環之期何意宗社覆亾鼎湖龍去而令先生竟

以戍終也天乎胡爲至此哉夫先生一日未死不忘敬亭則死疑於戍固死所也讀是集者但聞命名之意已不禁其淒愴傷心而猶待覽其篇章以滋涕淚云乎

桐城錢澄之撰

敬亭集自序

自甲申赴戍始學詩生平嬾讀書欲出語勝人猶之楚而北其轅也辛卯弟垓卧疴江滸長男安節悉簡存稿垓為點定己亥兵燹之餘稾巢一炬昝時圖書復半付秦灰漢火中既移家吳會捃集殘編尚存若干首授之梓非欲使世人知吾詩葢自京國喪亂以後生死萬態或轉側戎馬命若懸絲或漂泊江湖身同行乞其閒窮乏窘步焦爛危年託哀鳴於異鳥感音節於候蟲大抵羇臣勞士離憂惝怳之聲矣他日使吾子孫讀之知吾半生蹤跡如斯也

敬亭集卷第一

明前禮科給事中姜埰 字如農

詩

四言古

和陶停雲

停雲停雲淒兮以雨寒魚聚沫伊于誰阻游覽天末一室獨撫車馬粼粼寧不我佇　今日何日春雨濛濛魚龍夜吼波送九江念我良朋笑傲北窻道阻且長誰能往從　河柳青青及春而榮萬里之外所信人情我日斯邁而月斯征雖有兄弟敢忘友生　東園之木偃卷成柯上有好鳥載鳴載和嗟我懷人視此孰多自少及老相見幾何

和陶時運

農人出門于彼清朝薄言從之在此山郊翠雲崇靄素輝揚霄告我農人別莠與苗　大河洋洋可以飲濯萬木颼榮四面延矚富貴無能人老易足日月逝矣云胡不樂　行行故鄉于彼青沂鳥鳴舊林人老安歸嗟我時命涕泗交揮黃農虞夏邈矣莫追　曰歸曰歸十洲之廬四海雖大我將焉如仙人王喬騎鶴蓬壺學僊不成人莫嗤余

和陶榮木

南山有木蔓薱于兹采薪采薪斧柯及之嗟我少年得意幾時縱不得意誓所樂而　南山有木其下託根嗟我不如一樹爲存昔人有志栖遲衡門今我何如惟道是敦　我有我廬俯仰何陋今我來思門巷已舊吁嗟已矣誠不以富靜言懷之中心是疚　先聖有命余不敢墜天不可欺人亦可畏譬如駑馬愧彼良驥黽勉及時爲善斯至

五言古

赴戍二首

雞鳴叩圜扉驢背出平則傜問將何之木索赴南極親戚送我行咸勸加餐食天子重采薇嚴程巳孔亟但念天地寬不辭道路叉回首拜我皇百結滿胷臆生當塡牢户死當歸異域臣辠且不明何以彰君德中原盜如毛干戈未衰息公卿坐食肉所賴主英特大將百萬衆十人九反側僕夫不敢前相顧失顏色朝竄景州城暮走吳橋北耳聞鉦鼓聲目空鳥獸匿四野無人民那覓菽與稷風沙白日黃去來魂夢黑行行至青齊始覺衆顚踣一別司馬郎尹職方洞庭　把手立頃刻是時遘閔凶徒跣轉悽惻先卿秉忠貞仗劍殺國賊此志旣不成鬚爪胡能抑孤兒哭墓旁泣下不可拭老母領諸幼萬里投親識死者暴白骨生者抱羸疾雖有三男兒存歿不得力揮淚辭鄉縣中心但塞默

行行至膠西身病似佝僂傳聞雒陽焚中原遘豺虎欲泣不敢泣寸心巳先腐往投張柏臺覊東家廊廡青絲白馬客嚳間插弓弩婦女皆走藏丁男編什伍路逢所親人搖手不言苦都城飛羽檄賊官領簪組日月爲昏霾州里辦酒醻首言按尺籍仕宦有名數十日不能食脂垢頭面土張氏子弟行中有一二賈驅馬并轡去送我黃河滸所恨狼子心非復舊童豎當面事主人轉背決一怒須臾立馬前十人巳去五王臣丘與王司隸牽再覩挂席渡河來始能通脉腑時有親手足可免獨行踽懷中小兒啼呱呱不得乳眼中萬事異徬徨淚如雨

雜感三首

入海雀爲蛤入淮雉爲蜃魚鱉託化工形骸良自閔天路翔雲螭陰風吹朝菌衰榮非一端丹谿安可楯流景忽巳逝何爲徒局窘

側塞坐空堂凉颷蕩曲阿仰視層霄間撫劒自婆娑

大江起蛟螭晨鳥不敢過千載同白日重陰一何多
聖賢崇榮名衆論世所苛十五在書中謹身事風波
三語夢中句也
少小挾詩書多喜寡所憐橫覽盡一世嶔崎凌陌阡
登高陟崑崙封狼居其顛左手彎威弧右手張戈鋋
河鼓振雲衢北落何連連壯士失天時一身且弗全
翄翄精衛鳥銜石塡海邊豈不奮羽翼萬里阻我前
海水猶可測智愚苦不專誰能知我心哀哉涕泗漣

將還萊陽留別眞州諸子 三首

二十涉江湖爲客日何長男兒不得志不如離家鄉

昨有六親人寄書三兩行家鄉府帖下問我存與亾
將書付我手未啟先斷腸黃河千尺氷欲渡愁無梁
哀哉語六親但去莫徬徨
置酒河亭間送我遠行客三爵飲未終相看顏已赤
嘉會無幾時婉孌何太迫起視大道旁非復舊阡陌
揮手從此逝中懷各脈脈
正月天氣寒北風摧馬首出門即萬里阿兒牽爺手
阿兒哭爲爺阿爺哭爲母明明天上月青青河畔柳
送行復送行誰能守戶牖老馬奮車轅行人賫糧糗
長嘯出門去四顧何所有

用陶別殷晉安韻與董樵

君自海濱來相見何殷勤一別五六年今日逢懿親
間君入烟霞卜居寡交鄰胥時荷鋤往披草凌清晨
秔稌須當植翔薪須當分維彼田家者辛苦在一春
君家田橫島島上多白雲白雲何悠悠千載成良因
所以古賢達結束有賤貧努力復努力黽勉謝故人

用陶悲從弟韻哭亾弟坡

季子年二十薤上露已零一別六七年永隔在泉冥
兄妹行八人一氣爲同生全生幾何時最小乃先傾
今年過墓旁白楊蕭蕭成慈母年七十藐孤纔九齡

相對不敢言恐使吞哭聲黯黯白雲生長風到階庭
斯人不可見言念傷中情茫茫宇宙間涉世徒勞形
哀哉長歎息淚下衣襟盈

和陶輓歌辭哭左侍郎仲及 三首

皇天白日間仰視何太促生死誠胥道安敢辭鬼籙
一自大廈傾所貴在一木人死誰如君何爲爲君哭
眼中千萬事泉下不復覺男兒七尺身如斯乃不辱
君身雖可憐君心則已足
蘿石山上去撮土酹空觴我酒雖既陳不求君來嘗
昔在建業時寄書置我旁書中字字淚晨曦爲不光

朝來上封事夕去豖帝鄉求死豈不死死不離未央
大風自北來寒木正蕭蕭多少舊墳墓不知在何郊
獨君三尺土高山共嶕嶢我來拜君墓手折白楊條
所取非楊條咨贈在今朝君死則已矣我生可柰何
我豈貪生流母老强還家旣爲君作傳又爲君輓歌
生則託金蘭死當告山阿

左書附

國遭大故二東之間不聞有斷頭穴胸以報故君者彼鄒魯仁義之稱安在耶廷臣不察屬懋第節鉞上江之寄十日前脅自北來者謂懋氏病篤于京畿人子愛親當不忍聽今訃至矣惟去歲視楚親承詒命 先皇帝𡘋荊襄之上一任惟爾母夫人曰君命重勿復念我今一歲之間變乃不及于龍髯攀鼓旋磨丁烏私懋第更何惜七尺不爲君父用已上書請北行得叩頭 先帝梓宮之前以報察戮之命死且不恨嗚呼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也

和陶乞食

日暮乞食回日出復何之兒啼尚可待母飢焉敢辭
出門逢椽吏爲催官租來哀哉所乞食豈暇顧酒盃
徘徊轉自慰遂讀淵明詩淵明且未免予也特不才
不見檀道濟粱肉以相貽

詠史 二首

楚王好射獵有兕自南來射兕兕當死左右盡驚摧
顧謂安陵君萬歲奉參陪少年爭歡愛白首與之偕
譬彼雙鴻鵠天宇共徘徊中道勿相棄棄之使人哀
豫生本英特忠貞固其情趙孟爲國仇仗劍宮門行
心念舊恩德不在君死生行乞旣隱忍伏橋志不成
攬衣三躍劍殿陛盡爲驚借問欲何爲聊以展中誠
仇者亦歎息殺之成大名當時列侯間聞風起悲聲
身死貴斉道臣心則已傾

潛龍篇

神龍誕陽精飛騰九域赫朝發崑崙墟暮宿孟諸澤
居德合變化升雲氣凝碧氷霜自天來羣陰一何迫
初九愼勿用爪角不得適豈不顧淸池池水無一尺
斉時發靈異奔觸雷雨坼嗟彼溝瀆鰌勿謂江海窄

擬劉越石扶風歌

秦趙旣縱橫幽幷蕩邊塵丈夫懷國仇安能計其身
西辭北邙阪東渡洞口津雒陽宮殿焚殺戮無懿親
渡江江水流仰天天宇空千金買寶劍誓欲斬鎦聰
適來中原釁授鉞赴朔方所憂在三孽不愁道路長
鎧甲何皚皚沙漠何漫漫顧瞻神州地淚下不能彈
苟息急齊難馬服走秦卒萬里事邊陲中心嘗恐怵
朝看寒鳥翔暮聽邊馬嘶禍變在須臾骨肉不相知
馬援行交趾薏苡遭謗疑委身事天子貞忠良不移

我歌扶風曲曲罷淚復零長風吹萬里願使君王聽

登横山弔梁昭明太子

登彼横山顚上有太子院統也洵哲胤讀書通三善
梁武入建業擁兵廢寶卷當時關河間戎馬正轉戰
太子生青宫風流擅儒彥一日五行下霸圖何足羨
惜哉不永年吁嗟此婉孌維南同泰寺維北浮山鄙
六帝既淪埋千載不復見止留太子書凜凜光爭電

秋懷 四首

我有五絃琴撫之激清商撫罷還獨坐寒雲忽蒼蒼
芳時既已歇浩思慘不揚形變時故化情多心易傷

人生不得意四節皆凄凉西風牽我衣百蟲鳴我牀
中夜不能寐攬衣起徬徨
江介起凉風遊子行且悲百年事將半豈曰天實爲
養鶩當養介打鴉當打枝養介鳳來會打枝林鳥移
維我有小築幽息適相宜憑軒四望合夜見北斗坐
惆悵復惆悵感激欲誰諦
仰視雲中鴈飛鳴何翩翩朔風自北來玉塞起塵烟
昔聞漢武帝防秋守九邊拓疆猶未已奄忽下重泉
哀哉重泉下黄狐陟其顚大江萬里長下有蛟龍淵
昂首夜怒號聲怪震百川我欲往從之褰衣不得前

願言長相憶中心淚漣漣
兒女列我前晨起向我悲問兒悲何事九月尚衣絺
衣絺猶自可無食腹中飢時我聞兒語淚下不可持
出門向故人乞穀復乞絲故人在何處轉側反自疑
君子守故轍毋令兒者嗤

和阮嗣宗詠懷 五首

三才奠南紀炎光萬里翔中有彼姝子婀娜發芬芳
棄流拾翠羽情悅不能忘顧瞻增懷愁耿耿結中腸
春風吹霧綃明月照洞房朝隨赤雲去皎皎若太陽
願言攬騑轡千載莫離傷

渡江采蘭杜輕舟隨岧移極目懷渺渺激浦何逶迤
流波激清凉迅風一以馳路逢三楚士與我新相知
爲言洞庭好橘實垂離離
七奔無寧歲萬里赴主憂旌甲似日耀車馬若川流
豈不憚危亾身歿爲報讎此事既不成空爲壯夫羞
人生如朝露意氣忽已遒盛年不努力老大將安求
榆林有良材維國之嶽喬揮劒凌八極鳴馬震九霄
自言南征畢誓欲北平遼一戰身不利千載不復朝
將軍既下世猛氣日飄颻
北斗燦闌干感玆念友生吳邑有秀士與我稱忘形

我欲寄短札鴻雁忽冥冥搔首不能見脉脉空含情

耿刑部玄度東歸失晤愴然懷思

晨旦叩我門胥客遺短書書云去南國將歸濟岱廬
攬衣問來使過門不辭余解纜乘流潮欲往不得追
伊我聞東郡荊棘塞通衢自從遭喪亂巷內無人居
子歸將何所毋乃增欷歔兩情各鬱鬱路遠無繇紓

懷劉司馬泰齋二首

杳杳向日頹流光忽以迫人生苦參商憶我夙昔客
聞君在東皐荷鋤日復夕譬彼孤鴛鴦求匹何繇適
出門逢少年非復舊親戚道傍生荊棘跬步動睽隔

我欲贈疏麻路遠不可摘維昔嵇呂交千里悵離析
登樓爲思君願言成一覿
憶昔犯屬車嚴霜一何迫君爲池鳳飛我爲檻猿客
荷戈遠行役揮涕論晨夕執手送余行謂余勉前適
陛下眞聖明行行莫悽戚王室邁陽九此別遂中隔
我胥北園葵葵生聊自摘東西隨日傾所恨秋零析
百草皆焜黃榮華安可覿

贈李大令文伯

巴蜀西蠻地劒閣何崔嵬中有金閨彥作宰百里才
妖星雜躔次賊獻騎馬來遂火照岷峨成都皆陷摧

君被縵胡纓列陣動如雷功成未受賞讒巧令主猜
一朝罷官去人民爲君哀去家旣萬里西投王栢臺
栢臺送君歸丘園蒿與萊王室遭喪亂中原苦風塵
韓康嘗賣藥黔婁不殖財矯焉望烟客白雲與之開

癸巳春赴吳視弟垓疾二首

嗟彼岠山鳥四子將飛飛羽翼尚未就其母心先悲
出門逢少年一息不相知萬里阻且長何况遠別離
寄言千金軀日暮當來歸
孟春泛蘭橈駕言適吳州問君何遠行有弟沉百憂
登高眺八極通波瀰悠悠昔我遭板蕩中與數子遊

袁公三楚秀劉生璠璵儔婉變彼姝子皓齒發清謳
飲酒金叵羅結束白玉鈎拔劒凌太虛誓欲報國讎
此志旣不就天地爲墟丘眷言思夙昔涕下如泉流

和答王秀才子說并序

吾弟垓每爲余言會稽之間有王生嘉
仕字子說者氣誼篤摯人也癸巳春相
見於吳趨會弟垓病革王生从程嬰自
許哀痛慨切不啻同氣余感其義行自
愧也旣余歸江北王生作詩送之且胥
勉焉聊依韻以答意云爾

登彼會稽頭危石何崎嶔下有彼姝子丘中調素琴
維我來吳市乃得講所欣叔也好結客與子稱盍簪
王室遭陽九百憂力不任哀哉哲人萎析析井徑陰
吾子負高義中誠一何深季札挂劍樹馬融吹笛吟
感子意氣重臨岐摧我心君爲雙飛鳳我爲孤栖禽
嘉會無幾時別子在江潯極日空渺渺淚下不可禁

贈同楊陳我詢

嗟彼皓麗鳥重景蔭餘光美會雖中絕六翮幸不傷
陳公湖海客奇服被荷裳嘗恐違本規拊翼故相羊
中原亂無象與子講金閶把酒欽未終淚下百千行

我時奉烏私君亦鵷雛將玉水猗蘭石子沖家最良
揮手自茲別永離爲異鄉閭君在故山東去釣滄浪
豈不懷遠人所恨道路長何圖成嘉會邂逅接芬芳
來時匹馬嘶歸去雙鴻翔歡愛無幾時吞聲不可揚
嚴光耕富春高鳳隱南陽與子重丁寧此志詎敢忘

何孝廉師吉過訪草堂有贈

東南饒竹箭吾子擅民秀中年不得志落拓在海右
十日不見君相看各已瘦閶闔雙鯉魚出入在懷袖
一身任百憂反覺妻孥後譬鳥高飛翔計拙先去就
駕言薄柱渚輕舟相往復天寒凍鬚折未老皮面皺
敝衣苦不完足繭芒鞋透俗問欲何爲寸心苟無疚

贈查秀才二瞻

結束復結束閶君滯帝鄉少年不致身中歲乃相羊
仰視飛鴻鵠高高雲中翔四海雖有意不爲謀稻粱
回風吹蕙草蕙落蘭芷芳君子慎所終默轉傷中腸

贈李侍御灌谿二首

鸞觴酌醴酒高會西北樓良辰不可値與子文勸酬
欲語不能語默默淚雙流邂逅無幾旹白日沒不周
清川黃鶴鳴華館嘉樹稠對此顧歎息不知爲誰憂
念我金石友關河長悠悠一別二三年相看各白頭

季札居延陵梁鴻寄異州終當適吳會神霧與子休
古人重比鄰所貴求其儔願爲雙鴛鴦拊翼故遨遊
賢盛不易居貧賤牽無他君子崇明德不辭身蹉跎
蘭蕙摧爲芻根柢本山阿燕麥生道旁采之將奈何
白首自黽勉忠信亮不磨悠悠六合間所當慎風波
出門逢少年翻手忽揮戈長揖謝之去相知豈貴多
鳳皇託崑崙羽儀何光華高高飛無極嘗恐罹網羅
與子共努力隱璞養天和

歲暮過六修精舍

季冬天氣暖汀洲欲流澌年老寡交遊轉覺筋力足

幸脊會心侶杖策正堪屢念彼西方人通津饒烟霧
黃金布祇園大珠脫蒙昏敢聞微玅法自識形骸忤
僧自九華來爲言刧灰故咨我過五谿幽懷頗回顧
到今四五年瞥眼皆世務榮名本代謝智愚亂喜怒
珊瑚與摩尼王侯終一誤起視大江南蒼蒼見雲樹
下脊挼藍水暝色猶未暮我衰尚憩息與客遲歸渡

江寺取園菜調麪屑適口

危沙躋高崖猶抱雲石屛冬天日慘淡江流晚逾靜
寒負聚羣沫淸泉沼殘荇撫己嘗傷懷處順故脊憬
桑枝暮景斜禪悅奩且警荊吳調齋和連珠玉津鼎
不枉先煎燔淸引游水冷方法嘉魚翁此事似脊牽
飛麪忽揮霍膳夫伎若騁銀泥旣云迷春綿細已炷
陰陽久交戰乾坤日鼉黿百姓懷瘡痍萬事一榛梗
恍知無生理頓漸自俄頃生平覺鬢蓬可以共欬謦
太羹亞醴馨高會契所領終當掉頭去五湖蕩烟艇

天台一百韻

維昔后顯懿多難啓宣勞氛厲旣昏彌逝川若滔滔
所賴經邦事景屬誕登昭於時廣咨謀詔令出中朝
長安陡金貴此語傳街謠借問誰爲之相公恣老饕
都憲怒裂眥上殿聲譊譊相公懼不測矯旨責庶僚
小臣獻葵藿志欲奮鶚鵰一言苟寤主庶幾返唐堯
魁柄枉其手設計必覆巢縛下北軍獄楊笞略不饒
朝爲池上鳳夕爲檻中猱鐵琅長鎖項金柝鳴周遭
凍瓦攢氷裂刮面風噍噍罥無亂麻衾四體僵且膠
此時愁坐卒誰能供饘餻乍値廣陵囚驚看舊王喬
爲我進之食纔可鐺底焦十日垢不洗蟣蝨頭癢搔
刺指爪爲斷亂髮但垂髫簿責奏當成株送署老牢
上臯桔桊桎徒隸盡哀嗷牢頭話楊左精物儼忽飄
近惟黃與葉幽憂苦無聊自惟簿才士敢說十事要
繇無造膝誠竟得滅耳爻死是臣所爲豈必諱咎繇
明主肆大眚瞥眼見虛杓俄傳名金吾賜馬上丹霄
帝曰汝殺之半夜飛霜毫金吾從容對令甲稱天獒
价僴若畫一挈要當勿撓皇心稍稍釋朝罷爲解嬈
再下司敗獄喘息類枯條相公意不懌拜杖闕庭坳
是日遣大璫天顏橫衝飆命以往聽之不知何呶呶
比干關龍逢臣死任所教璫言帝聞之反笑猶此獠
阿弟宦京師免官贖同胞脊友左給事口銜續骨膏
一斥劉公去謝組歸蓬蒿再斥徐公去讒人謚闞虓
痛聞青徐間北風邊馬驕先卿仗劒死血淚心煎熬
臺諫請治喪帝曰脊孔褒慈母驢背來跋涉心憂憔

墉頭叫孤兒何異萬里遙都城患大疫一日萬家號
渙汗解湯網四海及蓼蕭宸翰親揮灑譙讓秋卿髦
迨乎加盤劒環寓頌操刀帝謂收二臣豈因投鼠淆
一朝放金雞編管雙谿橋生得出牢戶親舊驚脫毛
躃踊先卿墓間道萊山椒侯景大盜來雒陽宮殿燒
麻衣哭故主辭家遠遊遨倉卒大沽流渡人先渡鮑
賊李僞政契最重州里逃馬頭戰塵起或是賊魆貓
但恐寀豁索雜辦圃畦棹十步九墮驢折肋齒牙搖
踉蹌曾幾日身上髀骨高黃河聲澌澌恰値川后潮
渡口危岸急束石撐折篙揚州四鎭地水柵連木譙

殺人偏頭顱挼求到草茅朝朝受上賞何日鑿蘭皐
路逢張公子爲買西津舠夜丞陽山道暝色沉窀寥
入門拜膝下驚喜故難料萬死脅此日乖可睡連宵
回首思北極尚冀來干旄新君發寧家中心轉悽憀
愴哉宗守失倉皇錢塘濤百怭包裹累旣攜還欲拋
夜栖豁草坐朝餔糝不調懷中小兒女晨夕空嗷咷
稍得沾水漿反無平時嬌章吳兩大姓寄食曾陪叨
要思到福庭霞作赤城標飯煮烏糯粉魚充枯木雕
紅柿小如棗白柏雪花撩兔園二三士徐氏雙龍豪
兼脅雍與郝鷄鑿稱心交朝過大樟樹田父屢相邀

轉謂過江客較勝枌榆賞慈親年七十不忘三眠繅
大兄綰青綸小弟位三轉諸孫安審寓大小及肩膂
況脅未亡妹勑廚供牀糟成都買髯奴麤莽堪採樵
居亂誠簡易盆盎百不操一室恆相對似已意陶陶
年來雖患病尚覺身輕趫末甘溝壑棄嬉戲若垂髫
有酒須痛醉榼擔時肩挑終當遊五湖烟波遙相招

泊滸墅關投酒家王繼山

滄波杳無極落日孤帆間借問槳槎客乃家陰谿灣
孟春扇淑氣蕙草何斑斑長年歌不歇邀我遊闤闠
路逢杵臼士自云王繼山爲我立斯須稱我美容顏

訶此泰岱人胡爲駐荊蠻荅云僕猥賤遷引南北間
獵客謹罷虎危邦防賢姦西山傾餘照揮手但暝還

新浴用東坡浴罷韻

野馬飛蓬塊晞髮理櫛沐本爲怯濁泥敢言白鵠浴
消長效天行庶幾取象復冀得愼疾體且作破瘡腹
沸湯準嘉量粟豆百不足怳然見淸漪顧影猶枉目
維彼露井桃枝枝綴紅玉此心同春生光輝似膏沃
氤粢一已敷辰日須種竹山園百草荒未可藥畦熟
投閒事編削聊學㸑柴讀嗟彼皮傳者猶如面牆矚
緬思游夏賢嚮應威儀卜願守齋戒理何必莊生督

烈婦詩 并序

烈婦海氏者徐州人也適夫陳有量家貧往投所親困於毘陵毘陵惡少年楊二誘姦不從恚甚計使漕卒林顯瑞脅姦死毘陵人哀之爲立祠肖像以祀焉余嘗過其地見男婦齎楮帛至者肩相摩竊幸忠孝節義之在人心猶日星河嶽也爲詩八十一韻以風世云爾

婉彼靈洲下有鳥名鴛鴦和鳴兩顧盼東西自成行人乃甚於斯規義必昂藏世有節烈婦請爲述其詳海氏彭城族作嬪及時良稟德振玉穎弱笄成糟糠冤絲感茯苓天性當不傷黽勉矢同心坤德象含章盆盎共紡績二俱周防雖然少禮數上酒敬趨蹡家本輿臺子顑頷嬰昔殃況復飢無年洊歲其何將氏有諸父兄薄宦青龍江舍家往投止遠之他一方此計旣不就轉動似蛣蜣連蹇毘陵郡弃日無藜羹氏乃持刀尺雙題氣爲揚庶几霑蠅頭次第還故鄉粲粲彼姝子玉體似珪璋鉛華何嘗施見者驚毛嬙東家少年兒綢繆誠未央阿夫心惑之莫能辨否臧丹雞及白犬一旦託肝腸日引兄嫁禮出入到中堂詎謂心叵測妄欲期濮桑氏已稍悟覺誓志貫三靈少年意不懌設計爲羈韁言我亦何爲何爲空徬徨曩昔緩急之泉布當誰償東南舳艫地萬夫轉敖倉官軍亦有名勢若專寇攘少年與之謀任德不爲凉詐言募書記王事急匆皇峙崌大路口便可附齎裝懷金以相貽阿夫終茫茫須臾散金盡不足充飯囊氏已聞其事向夫心悽愴少年所交與其人必猖狂終當歸金去毋寧甘絕肮其人果魁黠苦意加搉戕便向阿夫言應募敢逃亡京師百萬需悞者誰敢當三三兩兩人擁氏置艅艎鳧藻躍然動目送心已荒氏意自決絕弢影故難量少年得聞之笑謂官軍僵婦女貴柔順人道叶禎祥合歡當及時何必苦相商便遣阿夫去區置赴金閶行者重祖祭諏日告刑牲弦歌隨風發百戲列氏傍氏爲扃戶去五內嘗憤盈官軍遣使婦朱提爛生光但願諧今夕厚德與久長釵頭施金雀翠羽雙翹揚文袍綴紗縠崇佩結春芳珍寶固所有是物充蘭房氏乃語使婦皎皎有朝陽汝歸謝主人毋乃太暴强我雖貧家女禮義粲相望少小生閨閫節志凜清霜婦人身不保不如死路旁官軍情不禁穴版等踰牆氏乃大叫呼左右皆震驚

危坐還自語淚下踰千行我死塡溝壑寃抑孰能張
本是命相薄豈得怨穹蒼身上布袜服是我嫁衣裳
鍼線密密縫泉路永不忘顧念我儔侶只尺隔幽明
結髮事君子白首相頡頏何期中道訣不復奉箴颷
我身則已矣君如孤鳥翔念君霜露軀誰能收巾箱
誓當從此辭須臾頭挂牀官軍計倉卒辰骸瘞糗糧
事上於有司坐法鐵椰檔官軍戮通衢少年喪貫城
毘陵有義心芳潔播遐疆歲時作盃奠櫝捐染蒼黃
奉告後世人貞女備綱常

追作入直墮馬

璇題坐壇蜎顯猷翌玉燭宸宇秉璽圖天儀儼三靈
愧玆薄助士謬忝身名錄待詔承明廬朝晏陪鸞躅
廁坐列衆賢出入歡鳴玉傳聞河南地假息妖星毒
小臣書三篇痛哭切沐浴鴑猥或蹇駁蹋地恣一觸
觀者如堵墻仰面轉彳亍忽逢劉學士欲語气莫續
每思效鉛刀恆被才智束此馬良毗䟫凌遽爲蹀足
事幾甚一縷𠂔恐著鎡辱至尊方旰食誰作百辟鵠
紫薇大帝座願與權衡告

抵宣州

昔從歙州還買船下富溪行行將何之言涉行郡西

天涯一送別手持玉玻璃六螭駁扶桑頓轡沉青驪
闒輔盛豺虎澤國飛鶂鶂老小近百口肩挑歸東齊
足繭臥道傍草間聲淒淒老親飢無食何況子與妻
轉眼二十年辭家縱霜蹄北亭開水筝眷彼昭與嵇
昔來鬢乍逢今來齒半齯中𠂔二三子傾蓋心相締
素葵黃雞熟邀我醉如泥戍地君所賜代異情不睽
麻姑好墓田夙昔夢見兮死者我自笑生者人莫悽
臨風重回首此事堪追攜

懷沈徵君耕嵓

盛夏浩潢潦泛艇川路仄所思有遠人幽宵孰能即

倏看瞑鳥歸飛飛似相識東望滄洲間烟波淼不極

丁未五月初一日作 二首

肅日趨南服薄言升天際東皇奠椒酒鏘鏘百神陪
竝化若合契恍惚雲中來玉堂延虛無轉恐精靈猜
眇眇北渚愁佚女一何哀雙闕日以遠安能陟瑤臺
谷余遊閶闔臨綺崇崔嵬中天遙相望四角金銀開
繼明照光宅膏德霑埏垓斯事良難𠂔感時起徘徊
登彼姑山巔下有君子林默默不能言彈此丘中琴
一彈再彈餘安能知其心殈鳳卵應破養梟無靜音
中情結煩寃避世青蘿岑家乏游歲業毛褐寸寸餞

頭鬢蝨處黑亂髮誰爲簪烏生八九子一一號陽禽
不貪上林樹東西各浮沉嗟我丁喪亂苦爲羈病侵
回思十年前筋力已不任濁酒聊對君君飲我但斟
公輸善制斲禀此良毗𥂕起視顥穹間歊蒸鬱重陰
願保千年軀終期共披襟

春日過憩龍山新阡議葬事時有鄰山友
人邀往未果竟至大石庵一茶回城

躡屐陽抱西風雨濡吾足叢嵓紫葢樆山榼巳在日
絕頂邈翠標下對谽谺谷金蠶人不見暮鳥飛相逐
此山類漁網星經考簿錄買雲銀葉片夢斉千年買雲銀葉片之
句吾夢已叶卜豈不堪一弓松柏況未秃時有二友
從愛此苞綠竹燒筍作茶湯口甘似餟玉二友爲揶
揄即許相徵續忽聞有故人折柬屢招促顧我顚蹶
資敢比猿捷木夅脅兒子扶汗漫到石屋何年鬼斧
劈纔可及膂腹松根百尺泉泚泚光可燭天門兩山
突勢如鐵牛觸嵌空出萬象望望湖山曲我欲登其
巓但愁筋力縮會意便徑還疾行猶趂趄船頭杙檿
鳴榜人正獨速宜趂野航三埽伴雪花六

地震

戊申未月際十七㴼二十我適客白沙坦腹靜樂室
炎赫猛東首便便但喘息黑氣撼屋角抱衾心恐慄
轟轟若雷霆來齟齬不自匿阿香與阿觀呼之無有力
繚垣危下基瓦石飛而立偃仰捎簷平磨盪劃天仄
或如浮巨舶鰌鬚當背集或如顚眴人握臂氣一踣
昔聞彭城郡水沒蛟龍泣又聞甓社湖彷彿百雉出
从茲巽衡量得無事相匹安子如突圍倉皇向父膝
爲言此災變倘謂鉤星直鉤星直則地震北鄰二童竪裂體
身無恤一窆出相眎仆地神不輯父老告長吏死者
廿脅七萬戶比屋封完者纔十一傳說安東縣牛馬
不能識又傳郯城鎮流波騖鸛溼燕北閩越南萬方
同一日稽古厚坤維巨鼇奠八極骨脈毛肉全缺一
理差忒民多地則癢因應物有則況此世衰微豈非
穀螟螣前歲蚩尤旂明明昭示亟天人甚可畏爲人
發胷臆

鐵鷂

鐵鷂何代物驚此塡淤古四角莽崢嶸鑄鉄當心柱
長風會羽翰常恐鳥雀舉狠狽五馬渡公私不敢取
兒童喜相傢卯酉及亭午傳聞諸葛名赤壁嚴什伍
風鳶聊爲戲曹兵舌皆吐此說誠荒唐父老狎牧竪
北渡琉璃河東謁歷山廡鐵牛三四頭鐵篙枝撐拄

自古厭勝法無乃前賢矩昔過銀山祠一再見山塢
與兹色象同不獨麻線滸倘謂青雀碇亦與黃頭語
對此心徘徊作詩爲之譜

外徼

何地博而都（國名十字止計其三）萬里浮金舸行程出南徼或
是闍婆左撮髮作魋椎其上氈布裹見此我諭諭渠
亦說向我兩情不相喻但覺口侈哆一人色黧黸不
異頭與髁乃知六合外志怪有亦頗筋竿插雙鞬旋
折中流柁豈獨尚懷柔信防是兒叵緬想丙丁際皇
仁九譯播亘地賓王庭余亦計吏夥肅肅朝正日黃

纛明堂坐吁嗟此何時回首無一可惆悵復惆悵臨
風淚交墮

忽聞沈耕嵒欲來吳門頗不信其說余適
至江北追繹之餘情見乎詞

五帝示畫象習坎險脅據亂世作豻雄勢若鷹搏兔
君如在㴾牲幾與文網忤暫得假靜林銷鑠血成瘀
見君北樓下中懷莫能愬十日惡風雨破葛溼蒸霧
大叩亦不鳴對酒罄欠款間君在潛谿百里饋酒酺
君視盜泉水掉頭曾不顧顧念白日疾誰爲羲和御
物化固無常食鹽生頤輅貙虎亦可畏不如熊在樹
挾彈黃金丸轉恐蟻螫怒君但自衒[illegible][illegible]寸寸度
忽聞來東吳此語出杯渡譬如椓三家得撫傳者悞
谷者入州府本从老夫故看君齷齪意欠廿臥塵屨
非[illegible][illegible]鵬疑亦促驊騮步耐可一丹井豈耽雙白鷺
憶我見君時相期夏㬥暮別君纔三年憐我嬰沉痼
難爲王戴尋復作楊朱路萬一君肯來孰能款日注
麻姑山南北許我一弓墓阿戎十七公諒可郎次寓
明年桃谿漲行逐漁翁去

廣陵觀粥廠歎賦

淮海天奧府驚風涌波畏千艫既桓桓樹柵擁流利

吁嗟五緯逆水怪驕莫治飛廉既碭駭川后亦跳沫
興泰皆下河前賢建瓴制古來守宣房防及蟻穴潰
誰令魚鱉災何从列有位道路脅流冗單羸氣一瘚
舴艋壓通津漸使舳艫避少者哭河邊老者已除甑
懷中小男女不知幾時棄見此摧肝腸誰能飽炮胾
淮南熬波客僉曰鹽筴稅五寺六萬人日米六百記
及此逮麥秋動必十萬計中脅二三姿再曰覆衣被
所苦市價高盡人或恐泥此事費搶攘似煩臺使議
側聞橇檋功蒸黎愁欲哭山東連青兗豈獨憂淛埭
脅田不如無一田用幾倍縣官怒雷火鞭撻少慈隸

緬想甲兵初陰陽氣六沴皇天不哀眷百姓曰翕隸
智者揖王侯小人生猛氣中戶百金產輕重反倒置
即可告大賈何从拯此輩曾讀玉條書科罰亦不細
安得登南嶽遂獲蒼水字

催梅

臘月開黃菊無心理亦睽瞥見枝頭花一一頗凄迷
鐵榦皮作溜亂蘂雪帶泥穿檻屋巳古迎月烏逾啼
土墻送白酒山味尋黃雞庶幾團圞日深感雩提攜
陽春二三月轉眼看辛夷祇恐懶惰甚不得到虎谿
乳雀愁氷井風雨轉凄凄況乃柳含凍難與麥雲齊
一丘樂不易斑杖窮攀躋年年茶山約寂寞崦東西
朝烟媚晴川桃李起故蹊催梅梅早發何時物理齊

獨坐

一春嬰百憂十日九疾疢況茲霜雪時衣單薄綿襯
老大凋容顏同輩人間僅四九屢居柔終防虎尾愼
維我有小屋高纔抵步仞一身曲如鉤竟作傴僂趁
凄聲自北來失路雁陣陣雖無家室歡幸肎子婦餕
所苦廿七齒廿三巳頹齔金七傳錢翁似覺筋力進
頗欲到文場誰使筆雩吝霤滴足巳泥帙散手先鎮
飲啄烏雀親蹴踘兒童擯我文即不廣匝月少問訊

儻得隨蒙養幽獨庶可信

寶綸篇 并序

故吏部周忠介公以擊璫死　聖主踐
祚其子茂蘭齧血訟父冤　上褒其忠
孝世繼予贈三代蓋異數云中原難作
青霾略盡茂蘭仰天大痛久之肎武夫
至捧璽而歸之封識宛然四方文章之
士爲作寶綸篇余亦和焉

睠彼南磵下孤松何亭亭纖草羣爲避仙禽相逢迎
不有枝連蜷何得蒼龍名緬懷忠介公思皇實國楨
蟾蜍蝕金魄殺身迴太清肎兒痛非命潑切蓼莪情
聖后秉乾籙齧血陳王庭明光草紫詔錫賚溢殊榮
海宇誰不羨父忠子孝幷一朝逢烟起殺氣纏陵京
廬舍且不肎內顧心怦怦俄來白馬兒身上曼胡纓
左右皆辟易囁嚅神爲驚捧還君家手琬琰燦天星
長跪泣萬行聞言不忍聽列酒拜堂上五體先爲傾
聊以奉青蚨何以詶瓊瑛其人笑相謝無乃君太輕
豈敢望答報本感君忠貞丈夫重意氣不用致丁寧
上馬辭君去後會猶可憑旹人聞其事摛藻光瓏珍
恭賦寶綸篇庶足紀天精

大雪浹旬讀劉青田送野狸詩愛其辭險拗而意纏綿即步原韻戲作雪詩

公陰沴陽德湯谷氣若潛牛馬縮如蝟鳥獸皆不呥何況人苦飢割虀孰能銛紛紛似連玉皇天曷斧饜不知平章客幾人擬撒鹽開門兒童怪喜事擁被覘積水池花纈流滴屋隅髯二麥亡三白來歲把刀鎌天寒夜眠早四壁間偈僉柰何襏襫子方言泥記鈴因循神已沮窺測意爲恔久雪河底裂諺語九九落霧河底乾裂厥土不膏黏从茲叶占象孔暵騰煶埒里巷間斯語肺腸迫利鐵赤子亦何辜長爲彼蒼殲非能甘齷齪情爲父子翁樵爨或當具菜茹或當醃貧家曾有幾所望官司廉一夫如已飢庶足均濡霑仰視江湖鴈啄粟窮且淹感時增慨歎其言匪譫譫

饑饉

江北多流民江南亦不少江北猶振貧江南命不保百錢買糠粃似較穀粺飽生者生幾時死者一死了誰有籍納錄未見封檄蚤追維甲兵初百姓何草草十九喪鋒鏑餘亦跡若埽狼虎散天下計使巨匱巧但論金有無不問事大小每聞誅大臣犀羽積木杪大臣大如鬼滓鐵利鷹爪一飛且食肉割剝到髮腦四民若瘡痍最苦田父老公家官程急事事畝畝討船夫未招募開河已徵考小縣動萬夫一夫力輒槁昨年脊子賣今年身且倒已牽婦女去仍被明府惱遺田爲子孫豈知無田好非不願播離嘗恐親鄰炒攷諸至正間中戶百金杳況茲飢饉至得不心如擣欲言慮速辠何从告有吳倘冐念蒼生端爲百爾禱

淮河

周官重淮泗都市三洲會計戶轉東南翦木通巨派頗聞高家堰勢如籬柵外須防蟻蛭穴庶免魚鱉害亙月陽侯炎瓜蔓水砰湃大鈎得大魚豈必待餌犗蠙珠吐光芒兒童不敢怪於茲戰蛟龍沉璧竟無耐祝融鍛羽淵寔失息壤戒河伯爲靈源哂彼商蚷隘吁嗟下河民救死無粃稗民从食爲命未云手足疥蚤下修河令官司但顙齘一縣動萬夫不顧丁口賣死者長已矣生者遭桎械年年煩征徭猶如公家債他縣較自可耐可生江介誰爲告官司尚其軫勞瘵聞纜百萬入寶臺充倚蓋錄聞纜餉皆稅名官用還自官胡乃計轉昧況此輿隸徒焉能舉一撮方今天氣寒公氷紋如畫莫非吾赤子忍使手觸蠆安得神禹力金隄永不壞

姪寓三十初度詩以勗之 四首

白日匿曜景頹彼西山巔嗟我同父人盛壯遽溘朕藐孤年十二齔齒苦不全追昔誕生初維父弧矢懸大母親汝命阿祝名繇傳飴錫曾幾時倏躋而立年墮地遭國亂竄居甌駱偏荒山成疾疢豺虎相對眠何期家衺零迫此心憂煎惆悵無終極淚下如湧泉登彼魚于山佳城鬱青岑松楸日以望血流霑衣襟丈夫棄鄉井誰能知我心炙輠裂當衢翻羽鳴飛禽豈不懷首丘山川邈莫尋念我蓬蒿士與爾重沉吟侯鸁已白頭終童無黃金出門逢少年或非我所欽翹想城南端尚有丘中琴一彈再彈餘流水感知音終當駕言去臨風思蘽礁

杞梓何冉冉根株本同丘一氣爲兄弟隔別動三秋譬如鳥孤翔安得同匹儔文雅嗣祖考藻思日以抽所嗟大國材丹漆施無由君子諒不苟敬始廸良謀榮枯亦有因湻懿揚美休豈不知軌貽嘗恐中悠悠骨肉貴篤類爾曹其焉求三農勤力食嘉穀足豐稠黽勉積川源勿傷命不猶

親友列堂前兕觥爲子傾和柔發齊瑟激揚妙秦箏嘉肴充中廚百枝明華鐙矧茲丞相第方塘正澄清靈鶴宿霜檻濃春蕩風櫺座中雷陳交誰不笑燕并顧我長太息默默傷心情起視夜未央玉衡燦明星徘徊周重欒百感從此生人生貿屢順極樂防止盈青驪忽若逝志士寡世營

清明

冷節逼清明曖曖陽春躍舉鞭踏軟塵瞥見柳拳落古陌遶石泉餘寒淨瀺灂烟路絕幽窅纔可通略彴九街焚燈紅萬樂鬭雞蹻周禮重司烜木鐸秉恒度榆火出特勅陽德鬱盤礴斯義既渺肰中腸轉鎝愕君子順禮俗小人依靡薄百草披當衢對之在綽約物化無終軌遇境反不樂酒食恣狼籍苦爲世情縛

敬亭集卷第一

詩

七言古

傚行路難 五首

君不見失匹烏東西白飛飛君不見繫檻猿怒號且啼飢千人萬人皆如此低頭煩冤但欷歔古來窮達固有命那能眼見萬事非驅馬辭家出門去長路漫漫將安歸

君不見堂前燕舊巢落泥心眷戀君不見韝上鷹一飽飛掣志驕矜座中三千皆食客酒肉如山太狼藉一朝失勢去國門昔何繁盛今蕭索

君不見墻頭萼花開華落偏人家君不見陌上桑春天繅絲縷縷長夫壻已死交河戍賤妾不死心亦傷空房黯黯嘗落淚況復重見嫁衣裳

君不見山中石堅貞永不易君不見澗底蘭采之貽所歡張陳意氣苟期許何得勢利相摧殘縱有讒言生猜間無那君心竟自安

君不見道旁艸春風幾時好君不見霜下枝落葉故墜垂人生十年不相見轉眼白髮顏色衰回頭少年行樂日誰能寂寞及老時

買魚行

子乃滄浪客我為烟霞翁相逢不相識繫艇蘆花叢左手把釣竿右手捉金鯉俗問滄浪客寧能見許此金鯉呀呷何新鮮得之奉我高堂前此客聞言反大笑相送老翁不取錢

蓮萼菴有感

高郵城中十畝蓮衆香國裏堪安禪我來三日昏昏肰欲往湖西苦無船高郵酒色何新鮮何不直向酒家眠聞道故人酒十千徘徊欲前不敢前天下兵戈嘗相纏男兒生時不逢年低頭坐死江湖邊君不見漢朝蘇子卿奉使丁年皓首旋天寒日短飢啗氊

發使東歸 四首

臘月來時黃河氷二月歸家春水生前船欲拾後船去搔首不行是何故

草罷家書付皮裹卽防商羊舞道左開書愼勿傷付皮萬里心事難得知

西山盜賊眞纏綿防家無有三尺犬莫言盜賊好殺人養犬不利且自信

城南薄田十八埢高者桑柘低稌秔白日黃狐牆頭立旣不殺之當與揖

馬行行

吁嗟吾弟眞琦瑰二十獻策爭喧豗　烈皇朝中諸詞彥方吳龔龔輩皆代材當時朝罷𡗝馬退長安公卿稱夥枚金人一太公森消息可憐懷抱爲誰開口呼先皇猶未已杜鵑帶血巫咸哀念爾易簀亦不苟爲爾稾葬玆山隈胥江之水接蓬萊穹窿萬峰插三台青松白楊夾隧道問誰爲之王生裁貞珉㬎顯詞義與余生葉生旨叜謏至親同氣生幾何況乃久別萬里杯傷哉爾魂終幽宜男嗁婦哭竟不回是日會葬車馬集天昏地黑生風霾翩翩鴈行周公子烏臺李老飛幢來雍也父子執喪紼吾宗仲嘗趨蹌陪人生百年會有盡要使意氣俱森猜適吳梁鴻辭京國飲酒劉伶埋塵埃自古聖賢多薄命盜跖遐算安在哉玉樓天上未宋寘毫端屐爾修文才

鐵甕行

壯哉鐵甕城飛閣與天齊城內啼烏高且下城外長江東復西將軍南征夜渡海樓船軋壓波濤低波濤汹湧猋風沒十萬貔貅盡白骨我願邊臣啚主恩不願邊臣爭動伐

答查梅壑

正月十九吳州還霜髯東折雪壓山到門兒子迎我入裦內雙魚色斑斕云是新安查文學昨日人來龍江關余時蓬首復垢面開緘欲與故人見手摩龍鬬跨天門筆孿蛇丞驚黃絹人生意氣貴激昂紛紛富貴輸貧賤叜有佳窯色陸離云出我朝宣德時南海星羅紫瑪瑙虹霞光映青琉璃宮中御宴蒲萄酒此物民閒未許知一自欃槍纏帝闕珠簾甲帳皆銷歇十年萬事在眼中對之但覺神傷越查生天馬眞飛騰棄家避地居金陵披圖視典若有契一日一上石頭城梳頭搔癢竟何是日午高眠非人情嬌兒懷抱向人泣飯無脫粟嘗不厭君不見朱買臣生妻厺帷身崢嶸又不見蘇季子朝爲韋布夕公卿風雲際會各有時豈甘白首名不成嗚呼查生閒此得不心怦怦

醉時歌

西風鶯築城頭哀雪孿亂落吳王臺吳王臺上歌舞歇年年桃李依舊開我亦猋興渡江左刺船已指雞陂隈正値明月當三五金鞭玉勒飛塵埃陌頭遊人處處醉朝飲徐生暮不回徐生錢塘稱人傑有兒磊砢生汗血山之穄秬水鰱魦恣胸決齒爲我設報恩

固哂平原愚苦飢每媿淮陰拙百年傾蓋新相知昝
日賓客今是誰卽塡溝壑死不保酒肉羹炙眞絕奇
青萍劒白苧歌對酒不樂可柰何歌罷飲我共君賣
漿屠狗皆有取含光混世伊何人

簡劉別駕旅皇

憶昝偕君登山遊遨我同宿江邊樓黃昏蛟龍窟啓
動猛雨瀟瀟風颼颼主人賢達眞犇比一飲十日且
不休酒肉狼藉踰川坻阿妻膾魚兒希韝人生聚散
風中絮孝廉不穀畫師去爾也嗚鑣辵滹沱我亦揚
舲滯沮洳羡爾制作青雲客屈宋揚馬皆辟易當時

姜楊兩賢相傾情倒意爲接席何意璠璵器飄飄似
轉篷上書不得見天子騎馬那肎樞三公折翮向天
飛欲墮低頭窮餓塵埃中昝爲雲間鶴今爲林下猿
七日嘗不食中心但煩冤至親骨肉不相知生男生
女欲奚爲天下名山五岳好今我不去嗟何時旣知
白髮催人老肎使紅顏笑我癡

孤桐行 幷序

己丑冬草堂成種梧桐樹一今五六年
有干雲之致知萬物萌茁得時而已乀
未春見桐登發作孤桐行

君不見庭前孤桐百尺高封雲團露磬飃颺栖鸞舞
鶴失其曹託身空井心憂勞柰得君子相愛恤不願
采桐作琴瑟琴瑟雖好不相知雲和一曲欲訴誰

萬柳行

君家甲第高入雲五侯七貴何紛紛賜金分帛承恩
寵雲臺之上論功勳先生夙齡擅英彥天啟年間領
鄉薦當時海內盛文遊張溥張采稱婉嬿獻賦十年
且未收訏君不上南熏殿天下兵戈騷屑時徉狂臥
病人不知背面痛哭當面笑向來衷曲欲語誰先生
有子名孝廉與人爾汝犇猜嫌大才不肎學干謁酒

酣拔劒掀髭鬚家居門前樹萬柳四顧茫茫亦何有
世亂那辭身困窮力衰一任頭脂垢嗟我苦遭萬事
非別君忽已三年久先生高視乾坤路要思大德捐
細故淘河已落飛燕泥咸池猶抱龍門樹世上悠悠
盡小兒丈夫會有眞情愫

簡余寔鐵

自我不見余秀才夏云徂矣秋風來今我一到秀才
宅堂前堂後生蒿萊丈夫骯髒只如此誓欲破家公
鄉里今日路旁一匹夫當時萬言干天子低頭俛首
心不辭養雞牧豕身應爾君今讀書停雲館仰天狂

歌何㣎衎有時野老扶杖過烹葵摘果酒先煖白公
隄上波欲沒期君同看谿雲滿

偶成九首

三十八歲客陽山我皇赦死來江關情斷意訖秖自
牽單衫破帽驚我還間行夜走揚州道高兵殺人命
不係老親念子憂心折相看太息失魂魄
三十九歲客甌越吁嗟歲晚日車沒東鄰有犬夜伺
人搩創一擲鉤爪突苦辟東鄰避石梁草𧄎透脚皮
肉傷徐王見之皆掩淚（徐無逸印卿王仲高皆天台友）大男小婦迎
我至

四十訪兄象山縣將軍殺良動百萬城頭屍血蠅蚋
食爺死兒死不相見滋陽殿下朝請尊亦是高皇之
子孫殿下不言心自抑但道將軍能殺賊
四十一歲走天都攜兒狼俱心血枯恣胷決臆直一
飽水南者汪谿南吳大小百戰井里苦十人九人遭
捕擄鳥飛獸匿神已驚兄弟三人誰死生
四十二歲蹔東萊蚤歲離家華髮回眼中萬事夙昝
異對人不語心相猜荒山狐狸白日叫哺鷇乳子蝙
蝠跳鄰里報官官嘆唶新奉府帖案尺籍
四十三四至五十老淚如綆衣裹溼當時誓死欲報
仇豈意蹉跎名不立孤兒東望心可傷兄弟四人三
死喪當門持戶身已子況復展轉森家別
海風吹浪魚龍吼鳴弦離括弓在手焚燒三日火不
息男僭氈褥婦女走倉卒一決誰為命況兼百日嬰
疾病阿孫呱呱向祖號懷中抱孫死不知
今我卜宅在吳州水石罅裂濛霧愁大蛇行地小蛇
繼何況夜撮來鵂鶹苦怕惡毒閉門蚤家人十步九
顛倒男欲號嗁女啾唧老夫欲眠眠不得
吁嗟我生十齡時傳聞遼陽數喪師慈母抱我懷中
泣賊軍臨城將安之豈知轉眼二十年四方征戰苦

相纏家亾國破命不淑死填溝壑生顛連即今白首
臥江滸辰㬓不給日到午水涘即欲防鯨鯢山高那
免憂豺虎海內戎馬太轉側身在江南憶江北江南
人命何草草去公爭如江北好

壽雍辰生

有客有客字辰生家在吳會官越京漢封什邡世上
卿昭代策勳潛川營徒跣行在懷忠貞削簡伏蒲盛
言兵主上聞之心若驚殿上嘗呼廷尉名遭時不利
棄簪纓衣袚縷裂歸赤城自言崆峒有廣成外珍五
耀內九精上壽百二猶嫌輕欲為偓佺與錢鏗四體

動搖節骨轟室人見之笑聲鍧惟我與爾稱嚶鳴我爲小弟爾爲兄簡惰跳踃酌蘭英但逢此物定須爭爾乃擗脯飫肥羹歠粥釋米滿釜嬰今年六十九歲丁紛拏沉蕩奉大觥按曲動花高彈箏惟誰在矣姜與彭桐溼橋頭四株荆再來狼藉屠龍鐺

讀楊鐵崖諸公花游曲愛其藻豔追和一首

楊白花飛雨濛濛樹頭老鴉啼春風隱汀接舸夕陰裏銀波搖漾芙蓉水美人褙服忽在門金泥鳳舞香烟裊踏歌一曲移微步散入湖邊烟草墓華陽有客騎鶴來手持僊人流霞杯寺僧爭看氷雪椀鳥書篆素驚皷版美人飈纚横山西醉倚嬌癡故索題莫遣雨喚陽臺使銀鉤鎔作牒十四更欲再寫布頭箋幸爾流離斷花篇

憶昔行

夜如何其犯嚴駕鉛刀一割憂天鏵從來理亂屬端揆發奸擿伏彤庭下納忠似棠聖明知忤時反被權臣罵哆嗎顚頷向此轡若不殺之汝不怕殿前辟易至尊疑計紿司副藏機攫帝曰前後何不倅口宣綁縛猶怒咤三木囊頭心不懌内批賜死煩乀夜劉公徐公上殿爭敕收印綬拜庥罷當時誓死許朝廷生塡牢戶甘如蔗稍覺掩淚堪悟主頗念纍臣皐可貰木索槨檣出帝京蠻烟瘴雨皆光化一夫編管亦有名誰其主者左執靶朝點尺籍戍交河官軍抹額紅綃帕莫言皐黜故事殊此爲君命那可卸忽報洛陽化爲燐麻衣哭主淚交泄　先帝臨軒賜簡書捧持只尺天威嚇海嶠不成孤鶴飛彩虹常見雙橋跨國朝石金亦謫此後來有之吾敢亞況是累葉熙洽時明光草詔承恩赦即今白首甘漁樵幾歷陽春弁炎夏日久成家無人知杏漿棃酒田夫迓男兒失意絕可憐齦齶歷齒安足訶功名不說匡衡愚青青且學任永詐答時楊栁奉丁年今時松柏營丙舍人生誰當老戶牖豈必敕斷終婚嫁

沈方鄰留飲賦謝

訪君屠蘇閒君往紅橋題詩太逢君子將里金枝銅鎔天將曙人生會面良不難高談放意定何虧黑虹倒飛河伯災懸釜那免牆頭哀溼泥墮腳亦不惱一日須來三兩回宣城沈梅知名久梅爲阿郎沈阿舅要使文章參造化隱文美刺蘇不有東園花枝爛熳紅不愁遲日驟狂風明珠出泥甚愛惜金沙埜澤光

玲瓏石頭城下南陔翁長歌微託白綺中多文少文
會自取才大心小眞英雄多文少文南陔詩中語

頌梅母文學朗三元配

文成破體書雲藍凍雨交天生烟嵐夜燒青築似白
蟫人稱大好君大慚如泥在鈞瓦輪酉問誰成之母
德涵年未三十名譽覃況母抱孫飴已含爸閒尊甫
才楩楠好客滿座皆沉酣惱也中零憂如惔君時乳
下纔周三傳家不過三眠蠶遺子犇有千頭柑歎君
奕世高東南鳳閣華洺馳兩驂著書汗牛藏嵒嵌身
籤插架誰能探玉山劉氏家盛談反羨生女休生男
祇今梅婦髮鬖鬖三人如母茶尤甘毋也退紀元氣
參西池捧案饔人諳噬魴捕鯉爲母饞富貴三公心
不貪草布糠籺人何堪母慈子孝大義擔江東老兵
身介鈿荷戈來往遊江潭登堂壽母稱盍簪

宣州行

麥隴青青客夙駕買船西渡陵陽下頭齒焦爛身垢
汚十人九人皆驚訝迮俗那管窮途憐苦辞豈因官
長怕若非首蓿先生留回轍蹩躠將犇暇長年三老
口不言喜擔布囊爲我卸倉皇且投馬生宿水盎木
瓢南鄰傛杵臼未許奴子操升斗誰識津頭價埽軌
時防東家嗔閉門嘗恐土人罵乃知朽物同棄捐不
爾大道未摧化郡中耆舊貴公子最後託契爭邀迓
相逢不必問姓名頗愛老夫好耕稼宣州城北古所
誇問何往迹李與謝青山滴滴路蜿蜒登高四望多
穲稏每思江國心已屢何得茲山曰方乍即令飢鶴
人不知恰有疲驢我可跨平明出門晚未踰日之夕
矣遽已夜諸公才名高絕倫吐辭神辯驚注射金盤
銅鎔蠟炎紅如川之酒叟行炙閒道天門最高峰南
峰北峰勢莫亞其下薄田足十畝低種稌穧高桑柘
自是衰年應埋骨已促好友爲僦舍暫可羊求通爾
汝終當韋杜稱姻婭登堂見君別君行風笛自此離
亭罷青獅白象吾將東儻有尺書到洄汊

己酉初夏錫山訪高學憲彙旃偶用李西
崖墮馬詩韻

錫山作客如遠歸孰路似馬輕蹄飛路傍行人謾相
識怪底落壁芙蓉衣折東已到君第宅登堂脫卻一
雙屐乍驚婺星隕中天倉皇雞絮那可得家人延客
入中庭阿郎擗踊止且行歎爾伏草居堊室顧我何
心操餅罌學憲細話兒女事若比老夫身何輕其餘
當門埜持戶幾回縷析傷衷情我歌君泣驚滿座二

十年中涙眼過但可江海足風濤莫言宦府陪參佐
因思相見去年秋別來益覺筋力墮蘇門空傳長嘯
阮鑑湖孰是森船賀君有草廬城東阿高對嵩巒渶
陂陀伊雒紫陽眞祖禰後來末士誰譏訶縱使臯比
虗講席在野合有俎豆歌周宣石鼓不復見㙲勝滿
地橫干戈向來談理各門戶吾兒漫學邯鄲步扢揚
先聖辨異同折衷典要不少顧世上愛我誰似君雅
愛吾兒況於父暫辤浦口春申君還期祠堂短主簿
獨憶君家兩兄弟欲往從之竟相誤季遠行高終逃
名子詷家貧或恐什夜雨對牀儻道余未必此言無

一助人生會合良亦難子規唬殺揚𢏽路紛紛黃頭
何有數後船卻壓前船度船頭把袂不能別落日金
波蒼翠暮

過鎭江爲營卒所困仍用前韻

西清渡口春水鬆欲往江北心奮飛大雨三日溼絮
透淋漓不異青蓑衣俄驚營屯健兒宅關中平底輭
材展喧爭步擔執森比亟往苦辤辭不得十人五人
出中庭半肩不足蹣跚行自言官身苦獨力漢言打馬草
直需千緡酬尊罍一肩千緡且不足豈論半肩重輿
輕詐言滑泥折左股苦索兪跗非人情更有管頭當

船坐封𢏽判面幾人過罵謂爾曹死何愊傻加鞭撻
誰相佐挍求已成肌膚侵包裹不覺當街墮此時逼
愁森攏灑傷人乃更爲余賀因說瓜營眞倍阿鬼名珊
瑚白馬金盤陀其事名爲撞餅子自擲餅碎將人訶
愊辭此餅將軍府南征曾作檀來歌連城重價不換
此纔一應口先揮戈人生只合嘗閉戶當知駑馬須
安步斗米寸草良亦難心怯東西屢狼顧牽擕次兒
爲將車兒不自愍徒愍父未堪告語妻孥知終可載
入遊覽簿回思潦倒風塵時勢如窮猿計何誤卽塡
溝壑亦不免頗勝江頭竟一什再遊定卽遊華胥若

傻不遊荷汝助誓將謝汝從此去莫向關山悲失路
草堂葵麥今森數搖動春風又幾度愊問客從何處
來春風幾度成頹暮

眞州此石亭作

十年蹤跡儀與蘇新夏再過城南隅未知淮北米貴
賤先問此石亭有森此亭何謂號此石此石曾經米
老嘷亭前亭後萬竿竹竹偃何時森人扶主人愛竹
似愛石嬾惰一一青髯奴耕田養人不得力年來已
成心計粗荒莊麥苗森寸土或恐不免爲逃逋拈毫
伸紙句未就果有縣帖催官租低頭歎息對石坐落

日不覺揚斝鋪

有感

荅余蚤齡糠粃篏𥬞坱軋不姝風掘堁共道尚方給筆劄誰能當殿誇咳唑中年偃蹇固森比頗賴升斗惟馬磨良玉作器非偶然卽同璠璵少雕劖每思牛後亦不妨豈獨盜名遜盜貨孰知天工甚祕惱但逢文場多轗軻𦓐豁公子眞小兒纔學呢喃幾連坐亦有金斝光琉璃至今五丁石應破兔園刻畫徒多事蛾眉已覺脂粉涴自惟筆陣儼勍敵當鋒肎使藍田挫睥睨重圍吾不敢中原赤幟今若箇或慮竭情必多

悔若向世人口先懦不知何苦鍾石陳黨亦風流成臯過衣冠縱使叔孫同書草敢信馬周大轉恐枘鑿不相準捃摭利病求竄播他人反謂爾何愚如爾不材漫婆娑吁嗟文章一小技枉我腐木寧僵臥論甘忌辛有此事從來五味誠難和不然閉戶卻不聞詩壇且爲自考課

望石山

望石山頭高崢嶸孤兀直與魚子山名并邑中形勝競指此青鳥有書名鬼攅客有三人劉楊董相度不異山鑿𥁋委曲迤靡亦相屬踐徑當求癸與庚舒繂槼

田七八㪷取土作曆知其形慟思幽闥行已閉對此得不傷中情咄咄天寶一怪事俄聞麻姑朝玉京君王夜宴迎巹閣葡萄酒罷吹銀笙帝命僕射汝從之往見珊瑚蓬萊清麻姑已赴東海公此山空傳僕射名頗笑荒唐類齊諧載籍豈必非狂醒卯君濡毫題石壁余亦和之媿陰鏗當時山頭風雨日慈親夜置膠牙餳列石種植吾何與一一慈親身經營親在年未及九十如我尚可爲孩嬰詎意皇天忽降割弟亦騎箕但餘兄先人慷慨矢大義誥加太中光祿卿可憐萇弘血空碧至今誰題八柱擎嗟余萬里雙羊路

卽已誓死守老兵足繭荒山百不辭心念松柏憂怦怦何當化作陽精鳥繞樹三匝依先塋

慕邨四首用東坡遊孤山韻

山無木水森湖大父口授孫之無落日牛羊下入闌丹毛鳥𥿗相喧呼諂頭作繭課家孥絕少抑欝多歡娛每恨獻賦不得第但看諸孫金紫紆南邨斝鳥漱石廬堂名有鄰高李與不孤屋東沙田耕不得高栽桑柘低菰蒲隆萬之間一潛夫亦有薄釀堪朝晡城中周宋張左過頗怪不入香山圖身遊華胥夢覺餘不爾亦可超凡蘧夜來短檠追詩逋漆書竹簡手所摹

傷金川哀東湖乾坤當日樵夫蕀時向風前一憑弔
天陰山鬼閒嘯呼東丞甌駱偕妻孥登臨懷古心不
娛人生遠行不得已豈必山川空縈紆答我出入承
明廬睥睨卿相一身孤危亾不絶纔如綫當殿流血
悲青蒲上官讒嫉屈大夫天顏不懌晨及哺要人頣
指且嘖嘖此輩殺之非難圖歸來湯火魂飛餘誰人
不驚衛甯蘧藏今湖海一亾逋苦塡胷臆憚形摹
駕一葉浮五湖歸來蕭蕭四壁蕀亂後荒田少人耕
狐狸鵋鶹夜叫呼百口凋喪連童孥卻悔盛年當歡
娛風飄雨溼苦不辭對此那免心憂紆慟惟先人蓬
蒿廬雖有三姪皆藐孤當門持戶亦蕀力誰能操管
書編蒲妻子織屨身農夫晨糝不足況干晡官家輸
糧賣黃犢此事應入流民圖十家九家蕀有餘汗流
劈頳慳菅蘧不見東鄰作逃逋滿眼哀鴻難繪摹
登巉巖涉江湖足穿皮脫似我蕀亦知鴑駘且安步
但恩丘隴瞀號嘷丈夫豈合守妻孥回頭不忘竹馬
娛追歡接昵何由再跋涉不顧路盤紆憶答慈母䠞
田廬憐兒猶如飄蓬孤生兒要可成家計還須襏襫
栽茅蒲豆英瓜蔕亾矣夫誰爲孤兒謀朝晡當時百
堵蕀一存茲茫不知心儀圖圭臬筳篿尋亦[illegible]
蝴蜨夢蘧蘧骨肉凋零烏畢逋淚灑豐碑手自摹

贈傳神戴生

近世傳神如曾鯨何人不道顧陸生門人謝彬亦能
手誰其繼之戴蒼并金暈瑞光作明滅一筆未動神
先驚雷塘玉鈎不宋寘關輔豪傑多知名老夫新作
雙叉手對之莫辨弟與兄楚州酒人出大材滿堂笑
語眞砰訇涇陽公子鯨所爲儼然紫陽山公卿吾寧
取此不取彼霜枝磊砢雲霍輕一身四時皆可有孰
能一一傳其情有若未必似孔子虎賁豈其非典型
鯨也九原如可作應笑老夫如醉醒

與湯給諫佐平

日午剝啄叩我門老蚌抱珠光繽翻似是當年監州
客來往路出謝公墩兩人相對不相識但話夙昔多
辭言家人驚詫亦異事主翁見客弟與昮坐次率易
少拘束亟遣監奴謀盤餐起居高堂猶未已下問若
箇諸兒孫兩家子弟生也晚欲知遺事披株根庚景
大盜竊神器百姓瘡痍哭聲吞高傑殺人脆如草萬
棄何如親臣尊少年探丸砍文吏坐泫主名陳九閽
諸葛出師得蔣琬歎君章縫如諸賁帝曰北顧賴有
汝誰人不稱晉劉琨稍遷郎署忤權貴昌言不受私

空恩俄詔画熊領五管會向牛斗尋河源當時孤臣
千萬里不知君心幾煩寃嗚呼皇天后土雲雷迍鐵
網珊瑚魚龍渾宋室山河一線存轉眼化爲蟲與猿
三宮銜璧舟一字應爲張陸招精魂一身死生且不
係十年功名何處論勸君且爲盡酒樽莫笑與廢老
瓦盆祇今雙眼對乾坤四海相知布袍溫問君家住
老樹邨髥來子舍躬晨昏堂上爲余致問訊何時過
鴈寄寒暄

感春五首和韓昌黎韻

一株兩株梅蕚開光風乍轉奇草迴牛棘攢紫卷施

緣何不邀客傳滚盃主人一食飱日有翻擲欄衫難
追陪辜負二月好風景念此幽介信艱哉
城頭四面風吹來高臺連璐雪亂迴若使陽春不相
偕那應浩汗輕纖埃嗚呼陳跡不可問神龍臨海空
崔嵬我欲凌虛生羽翼一夕九升何能裁
丹庭非跡風行催一雙白鵞延悼迴仙禽已向青田
去（前年有二鶴逸去）君食稻粱胡爲哉前年二鵞一似鴈頗
怪牆頭山貍來羽毛儻足資談論對之且爲傾金罍
蔓草荒陂沒脚迴攀折柳條心笑咍金龍玉簡銀鑿
字千載霸業空塵埃仰視烏鵲巢樹顚拍拍不離飛

遝來物象榮衰終一致擺落寸腸誠難哉
律中太簇天笑開童男挽車出地來二儀幽情孰可
測壯鼓似足揚烟埃大雪積地三四尺疾流不異海
隆頽不飢火旱有恒象野老多事心周迴

萩圃見襄陽翁老題石詩云雲根擺動時
丘壑胷中有恰來襄陽人呼之共拜否
長男安節和詩云宋境塵寰得荒園故
老遺梁鴻有父子最與隱相安余亦成
一絕云文相平泉在當年樂聖時到今
人幾換蕚柳總飱知復續一短歌

襄陽有客清飱泥主人敬之青玻瓈醉後亂踏寒流
公何來荒草勞攀躋池頭石筍綠如玉濺裛縛臂飛
家雞吾子鱗爪不自抑欲得丈人相提攜入宅驪珠
舊所有高見城北兼城西蒼藤倒谷松龍立供君點
筆雙瞳迷我老兩脚眞衰歇纔一登陟如霜蹄斫竹
穿蒙劃然過鹿柵魚閘分町畦橋過小石迎人坐懷
中抱孫噓棗梨

雲陽驛恭讀 先聖遺筆二首（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篆字）

雲陽驛亭碑十字誰其創者刺史記飛泉巨靈蛟龍

盤流作千秋萬古事壽夢致國季札賢欵㓂禮義周南篇由來博物稱君子筆灑文章海宇傳蒼頡鳥跡制文字後來篆者史籀嗣嗚呼十字鼎鼐傳南廟北廟誠遺事雲陽驛前官渡煩徵求不顧此黎元縱使縣宰苦摹榻嶧山野火誰敢言

雨雪

一冬不雨天枯乾一雨十日眞漫汗橋北買柴橋南酒酒熟孫子堪擎盤園中畦蔬翦幾何大婦小婦供晨餐今我病脾喫不得頗思吳下蒿菫酸飯罷纔著一輛屐高對霧峰青翠攢日久在家直無事身上不覺長髀髖已約周老訪李老雨雪打頭衣裳單人老百事無一可客來笑我齊高冠東鄰繞梁好歌客夕彈別隺朝孤鸞向來哀樂俱不有聽此莫令摧心肝願得長生服食藥仙人贈我紫金丹

丁卯橋

谷代立湖埭橋梁自萬古誰爲卜築居題作風月主京口南城景色移楚山吳水空威儀丁卯橋邊人已去至今惟見許渾詩

大雪效東坡限不以鹽玉鶴鷺絮蝶飛舞之類爲比仍不使皓白潔素等字卽和

原韻

手無洴澼手遽龜滕六降雪昏不知大者如席箏片片細者掠簷撲面吹萬有涵空渾一色童耋不得分鬚髭有時稷米集維霰欵逐寒風隨流澌吁嗟何物一方士噴氣能使昆明戹漢武喜食紅滴滴宓妃還見輕絲絲誰藏星斗判豐歉此事應是天所爲諺言宜麥不宜旱氣數未容人倒持豈知道路多餓死乾糒不救碎骨肌近來百錢柴一束樵蘇那得呼盧兒思我苦爲溝壑脊幽蘭儷曲斯何時縱使薄酒遺微與可奈凍雲坐青幃焦光寢露稱高士王恭披裘眞仙姿當時苦樂固何有把筆憑弔思淋漓泉水急湍賦不就俄又揮霍盈階墀自知視肉才易竭孰能百家無停披願爲山陰王子猷叩船一爲支硎馳郭翁頗有諫果酒何不對雪飲滿巵東坡此體本歐陽欲與沈生相追隨連日書籠簡得出持送沈生一讀之

嬉春體和楊鐵崖韻 五首

除日多雨元日好最不肎好元日時每攜景升豚犬子兒愛謝公蘭玉枝尋幽頗想甪里地棄輿何妨高陽池恰可春遊遊亦得三三兩兩總相宜

平田細嶺色淡濃海湧山頭天連空少年風流楊柳

碧佳人跳脫桃花紅已知傳坐舊鄰里莫笑澆書今
老翁問道後山正弋獵俗問扶杖誰能同
新買兩鶴大於舊製欄置之西池邊釣魚已插幾株
柳采蓮恨森十丈船且看獻雀運已改郎到傳柑月
將圓便學騎竹賀家慶門前牽少客三千
四百八寺寺寺古七十二峰峯峰開我問蕭史青鸞
公誰送飛仙赤鯉來毛衣樹皮今乍出雪晴沙暖鴈
歸廻主張風月事不易如此漫浪亦需才
騕裹纖離居四閑朝踏紫陌暮未還小兒粔籹虎丘
寺大巫雞豚上方山樽開綠酒誰不醉曲調白苧人
能彈最是新年好風景狼藉豈知頭齒殘

長歌壽歸元恭

土花蝕墻網蟲迷山蠹作窠漆汁低人生失志空甑
窐飄然退而耕春犂歸生畓是金裹蹄筋煩骨折仍
纖驪少年讀書喫菜蘸文成破體生虹霓同輩科名
似犢麤得時豈必不金閨不知何事面衊黧欲言不
言心怨悽飲酒手把青玻璨使氣不受公卿擠當時
猶可登璇題轉眼蹉跎指使躋太僕先生安亭西昭
代崛起追昌黎後來龍種渥洼嘶明辨三家經棗梨
齾孤有客攫象犀華如屬鏤血礪鶉要使文章參天

俱共言使君與孤齊紫薇山房草萋萋斑院森人鵝
嗚嘑君如飢鹿守故溪一身狼狽需刀圭操作無有一
跛奚日午未曾蒸糝藜有時画砂與印泥換來白酒
兼黃雞君更逍遙挈偏提十一在家九綠谿好風冉
冉河澌澌爲愛清流隨鳬鷺越王墓下采辛夸水君
府前袪鮮蟳鉤鏁蓴跗白玉隄鬼工天怪誰能封鎚
來烟雨滿裘齋酈桑註書展蠲帨今日與君醉罌瓵
上壽何獨子與妻吁嗟黃綺徂矣今燦燦紫芝爲君
擕

長短句

哀江北 甲申五月作

行行曷爲止江南無殺傷江北人民稀河邊列戰場
初命報邑鎧扞重襲再命報郡天子延問綠幘青韝
子弟封侯天下大亂貴爲兜鍪千金買馬百金募士
明日渡江擄誰妻子

秋之夜 二首

秋之夜雞喔咿俗問今何時蚤起我將安所之一夜
不寐今使我心悲夜欲長晝欲短年未四十筋駑肉
且緩
秋之夜雞聲嗷聲喚喚足蹻蹻我欲蚤起行㑿㑿一

夜不寐兮憂心悄悄日出露震入而髙舂北地𡨕冽霜木鬖鬆

易簣歌

嗚呼丈夫生年不逢時但遭坎壈當安之一腔熱血灑何地萬種傷心欲誰誰我今病魔已如此丈夫𠒪死要自怡然奈何不死於三十年之前而荏苒歲月空懷代馬越鳥之悲南郵之夢誠已矣東望松楸血淚迸吾親吾親聽兒致辭自今从往孤魂相隨故鄉不可到死葬我於敬亭之崎厺家向山丘永訣從此辭一路嘘𠻳共明月看我徜徉自適之彼山之下青松幾枝中有白馬縈車客吾與風雨晦冥而結相思

敬亭集卷第三

詩

五言律

赴戍

坐廢承恩譴天威咫尺間荷戈荒徼去收骨瘴江還衰職猶思補龍髥竟絶攀　先皇千滴淚獨在敬亭山

乙酉雜詩 四首

日出臨清仗龍江一線通雲垂天闕外橋過苑城東璹瑁魚皮冷珊瑚殿角紅南陽新氣象珍重畫圖中

天子眷堯封將軍重保庸荒烟浮地遠戍壘傷雲重羽箭連青海銅身障黑龍傳聞帷殿出誰近翠華容

吾友掄多士黃金欲築臺何年收板宇此日仗人才桴鼓三城急軍輸十道來須知天子詔端爲武功開

北使爲　先帝傷心淚欲沱黃花一徑去白草五陵過露井金瓶冷橋山鐵馬多河源無處覔漢節竟如何

吳區

鶴市危橋北雞陂亂壑東雲平高浪隱日淨遠天空鼉濆魚兼白鹽田鹵故紅飛烏啼不盡夜夜傍吳宮

過吳江懷熊司副魚山

水縣臨江曲僧林繞塔長光含湖口白香送菜心黃

作客淹吳郡懷人越楚湘經過絃誦地回首鷺鴛行

同劉臣向兄如圃弟垓過吳門徐氏園

步屧江城路名園出上津尋芳春欲早逕勝酒應頻
乳雀飢喧谷遊蜂煖趁人天涯今日聚離亂各沾巾

三月二十三日爲先忠肅誕日念不稱觴
者三年矣哭爲短章

慕郁徒賁夢春酒竟何嘗忍見新阡下重間北戰場
泉臺憐弟在江海散兒行欲極思親目飛雲共渺茫

湖南寺 二首

閶道錢塘好春來一葉孤蠶將眠埜繭蟬已噪庭榆
睥睨山頭出梧提水外紆中興營大內得似宋高無

南去悠悠遠東觀慘慘多馬刀江白蛤鷗鵡海紅螺
吳越傷今古行藏寄笑歌林枝栖欲穩無柰月明何

杭州見牡丹却賦

不過牡丹前焉知春色妍雒陽花縣裏江上水樓邊
種異來名地開遲及夏天沉香亭下曲怊殺李龜年

上之回

西出遊觀日汾川萬騎闐金輿青殿迥玉旆彩虹連
塞外春相貢回中馬未還漢皇開甬道不但訪神僊

九日登越州稷山和弟垓 四首

萬木凋霜嶺千峯帶水郛雲屯山郭靜潮過海門昏
皁帽風堪落黃彎酒正溫愁聞江徼外鳴鏑滿中原
屏嶂仍秦望舟車自禹圖列封開邸第三輔象通衢
弭盜思馮勝安邊賴郅都王廷下徵召肎著鵕鸃無
越國兵嘗鬭風塵邪可停餘杭春米白東海煑鹽青
山僻防豺虎江寒蹴鶺鴒若逢叟戍士一問朝廷
昨歲登高處吳山望眼空楓林秋色外鴈字夕陽中
桐柏諸峯杳蓬萊此路通弟兄年四十愁病已成翁

呈章司馬格庵 二首

鐃吹臨關月軍麾擁漢旄拓邊張少府奏績范功曹

銅虎須京郡樓船過海潮降城三面縛血透呂虔刀
燧火城闉外霜花劒氣中郊畿秦嶺樹荒服禹王宮
古木啼猿苦寒風落雁空若非君廡下誰賃與梁鴻

同雍辰生弟垓登爾山限韻兼懷章司馬
格庵

一去滄溟遠三年且未還京華金馬少海國白鷗閒
秋夏嘗多雨登臨只此山令公收五縣好過鳳林關

自剡谿至天台 三首

剡縣千重水天台八百巖高山秋薦栗淺瀨渡舽帆
詔使連車帳邊軍勒馬銜君王親北伐日下幾封函

水宿谿艑小山行驛路危霜楓朱落果雨竹碧垂枝

憑酒呼盃嬾懷人命駕遲故鄉歸未得南從事堪疑

旅學林宗埽車從太史驅百蠻南粤舊羣盜下江俱

舞勺看兒子攤書共老儒只今千種恨到處費躊躕

送友人之行在

奏凱樓蘭最歸京介子賢連營逢燧遠索戰駱駝先

關月悽蘆管春風拂馬鈿大臣好封建宮府備官聯

懷何孝廉師吉

東晉嘗遭亂南征爲避兵白華慚子輩飛鳥信人情

行在誰曾到公車竟不成何顒能解禍數入雒陽城

余妄言下寢室孝廉周旋患難

宿象山陳隘邨 四首

今夜明州道征車暮邑中橊萼催日暝榕葉拂雲崇

宿鳥驚初雨行人趁曉風東家知禮數早已化文翁

長兄昔爲象山令

馬首何曾穩孤蹤祇自憐故人新應詔老將欲行邊

市少東鄰米軍興北渡船桑槎吾有意不是羨張騫

閩道桐江急潸然淚滿巾拓邊收舊域強幹任親臣

淝水慚安石函關愴寇恂朝廷新尺一未敢滯車輪

邊事憑誰報蒼生最可嗟王裒徒脊慟杜甫竟無家

巡狩汾陰遠從軍太白斜夜闌星斗直幾度問京華

鑾江雜詠 十首

老去人猶在春來客未還側身天地外卜宅水雲邊

月照歸栖鳥江喧出口船苦遭生意短白髮不相憐

骨肉年來苦飄零在海涯春秋催社燕雨雪困梅花

吳會音書短蓬萊道路賒可憐兄弟輩幾處寄人家

不敢辭風雨應知行路難招朋偕笑傲拄杖見衰殘

郭外柴門僻江間水鳥寒老親念兒子每日向南看

歌哭何曾是誰堪淚眼窮依劉悵王粲化蜀愧文翁

百戰千家在三年一字通白華嘗有恨歸路馬頭東

佳邑秋仍在幽栖蔭白茅烽烟傳海甸射獵礙江郊

雲暗啼猿樹冰寒乳雀巢漢南終日雨不肯下螭蛟

裘馬江鄉冷風花臘月殘今年過帝里古意滿長安

白首論文晚黃金結客難張衡愁自在何處得琅玕

西北兵戈盛東南水府并洑洄蒼兕臥潑刺細魚鳴

人亦思循吏吾今累友生昨朝親步屧傳徧舊江城

落魄生涯拙浮雲世態狂文遊貴燕趙貨殖富荊揚

遷客悲楊柳山翁少稻粱涉江忘路遠爲愛芷蘺香

何遜揚州夢年華白髮過舊家泉布貴大郡吏人多

塞外哀鴻雁山中足芰荷此鄉半羈旅吾亦戀江沱

歲月催人蚤山林報客遲仲容思姪子阿𠑊責男兒
江暵魚龍穩天陰烏雀飢乾坤吾欲到惆悵更何之

贈別侯廣文晩梅

鄉思渾難減何當旅鴈初誰逢沛父老猶見魯詩書
太史探幽穴陶潛返舊廬明朝相憶處鞍馬指青徐

寓登州杏花邨與董青迮話舊

大道蓬萊下烟波接海門懷人桃葉渡買酒杏花邨
河北來霖幾江南去敢論可憐春草綠不肎送王孫
豈不懷吾土踟躕客有情海樓難及見仙塚幸無驚

過田將軍墓有感

落落青山古蕭蕭白馬鳴精靈杳何許出沒島雲平

再歎

轉鬬山河舊登州幾度危黃塵遮日短白骨少人知
鴨綠秋防歇鼉磯水戰悲我來三島上又恐見鯨鯢

小麥

小麥田家樂驚人更北方日臨芒葉怒風過浪花香
愁待三秋碧貪看五月黃年來租稅重未許老農嘗

平山河墮馬傷足

地从山河重人今老病難四旬身已豁五體足先殘
小燕愁中數孤邨醉後看幾番歸不得杜若滿江干

過友人故居 幷序

吾友李禮居萊城西四十里余年十七八過其家見舍東老槐一株婆娑可愛禮文采擅吾黨其後从父故累死予爲收其骨不圖二十年再過其地於驢背辛成一律

李氏家仍在槐陰老更涼論文輸汝下把酒憶吾狂
白屋抽辭藻黃巾累死亡何知田舍子生得好兒郎

與同鄉友

聞道江都好因君作比鄰故鄉千里夢生意五湖春
王謝多冠蓋漁樵足賤貧濟南壇坫在重見李于鱗

和王孝廉子安

苦憶南陽日多君杖策時百年辭主恨八口向人悲
盜賊纏身世江湖剩鬢絲牆東眞自得何處寄相思

立秋前一日

毛落蘇卿節衣殘季子貂黃雲看此日白露報明朝
老病三江晚風塵萬國遙洞庭木葉下好爲采香囂

久雨

久雨亦何羨秋江薄暮情雀飢喧樹急珠碎滴荷輕
裘馬看吾老干戈共此生洪州好消息豺虎莫縱橫

久客用前韻

白首窮途恨青春作客情山㕍開日暝塞鴈背霜輕
井臼安風土江湖信死生兩行家國淚嘗向枕邊橫

搖落用杜韻

旅食頻頻改朱雲冉冉流弱齡辭海岱老眼送江舟
袖內三年字山中五月裘飄零吾已厭何得更高秋

和羅黃門訒菴 二首

旅鴈鳴邊北秋㕍擬圃南過江叢桂樹訪友白雲菴
八表天風起千山老臥酣那詹固繾綣不敢任吾憨
揚州吾舊夢何爲客情饒氾鑫誰留見王喬不可招

愁因詩句起事到酒盃銷莫問隋宮殿傷心夜聽簫

懷舊閣貸成 三首

揚子亭中草皐家廡下春飄零千里遠散漫百年慵
野路窮江浦秋㕍逼水容王生舊茅宇將老許過從
壄老家何處柴門晩自尋官寧似循吏文實愧儒林
萬里身檣遠孤城水府陰汀洲㕍滿目江雨欲登臨
彭澤還栽柳青門蚤熟瓜緇塵嗟襆被白髮寄袈裟
近水营荷屋臨衢汲井㕍應憐王謝燕飛向舊人家

秦郵蓮㕍菴有感

我亦山東客僧來話故鄉雲樓秋不住寺草雨何妨
賣屐人驚瘦加衣夜進涼四朝兼十帝庾信見文章

傷秋 四首

疎豁堂將買幽栖事已偏年來愁益病秋至夜貪眠
十道軍饑急千羣獵騎闐江行甚狼狽盜賊正纏綿
狂風何處起挽斷柳條青疎放終身世漂零獨草亭
江雲輕冉冉秋雨細冥冥幸有王弘酒㕍前醉不醒
大江晴日好箇箇水鸕鷀紅果秋將落青山晩更悲
淮南菰米賤河北雁書遲莫問貽關路傷心伍相祠
秋盡年年改風過樹樹斜一天堪白露九月故黃㕍
兩後看雲葉江邊問酒家杖藜從此始踏徧即生涯

贈李秀才蘭渚

二十年來久何圖見李生乾坤多泛泛戎馬且行行
皮酒淮南綠盂城水上明尋嘗吾亦醉最喜此人情

瓜洲書懷 五首

北固頻經眼南庭竟可嗟江殘楊柳樹客恨杜鵑花
風動珊瑚動城陰睥睨斜夜來渾未睡幾處聽啼鴉
問道三吳近清江烟雨遙南朝四百寺帥府五千貂
楚蜀連樓櫓陳隋自管簫曾知司隸使目斷翠華凋
悵望吾何意秋來處處強郵黃連橋柚沙白蹴鴛鴦
兩過三山直江流萬古長孫權好兒子霸業未云亡

雲暗千家嶺城高萬歲樓風生江滾滾心死眼悠悠
日落鳥鷺叫天寒斥堠愁兵戈吾亦在那免鄭瓜州

甲申夏別鄭超宗於于園

江上韓文學留人只小園紅樓山外正白鳥水中翻
船去趨京口潮來接海門客邊僧作伴燈火照黃昏

和贈趙孝廉友沂

當代論才子長沙趙孝廉人問兵甲滿塞外雪霜嚴
歌管燕臺月宮袍漢主縑相逢追往事湖海羨鱗潛

寓嘉禾南宮 三首

老去逢人際秋來作客心蟲喧高樹集院鎖夕陽深

庾信偏多賦相如自有琴爲憐離鳥恨萬里憶歸林
旅食何曾穩風光又一年臺連三隧市門泊五湖船
城闕山房地烟波水國天火雲慘不極揮汗未成眠
海鳥從杯渡江魚狎釣翁交遊秦望裏懷抱越山中
衣袷秋將近吟詩老未工大刀何可得身世且飄蓬

送林衡者還嘉善 二首

相知不在久岐路莫頻驚客舍懸拳地鄉心夾潦城
霜前孤鴈白雨後一湖明爲報余生札平安問舊京
水驛丹楓路書囊白玉鈎相逢纔幾日此別更三秋
流覽思天末淹留盡海頭鶴湖開蔣徑遲爾一登樓

姑蘇西山和蒼雪上人

支公昔已往此地雨花開落日青林出馱經白馬來
輕烟籠櫸栁融雪入樓臺若問平生意南昌尉姓梅

歲暮 二首

幾度到蘇州高城亂水流青尊忽晏歲白首獨扁舟
風俗還相得閭閻只自謀梅花寒已足雨雪爲誰留
魂斷鼉磯北心傷鶴市西氷攢石徑裂雪壓凍雲低
時序催雙鬢椒盤得隻雞阿戎可守歲吾意莫悽迷

過丹陽

雲陽秋雨日輕艣下南徐娟娟黃花暗飄飄白舫虛

水田孤鷺起山郭斷虹餘咫尺張公子無因一致書

與董表甥道久 二首

不見吾甥久音書亦渺然名成父子際心盡海山邊
界罽珊瑚樹烟波碣石天羈離爾自得但使老夫憐
北堂中表舊王父丈人尊喪亂關吾道悲歌任世論
蛟龍春欲臥烏鳥晚仍屯畊罷詩書在高吟早閉門

丙申慕邨 五首

阿咸騎馬過竝得見王喬疏已從人摘羹當撥火燒
金魚沽酒慣石燕舞風驕終欲馳銀鹿河東問董樵
夜雨何沉伏天明不肎晴邨醪聊醉眼雲物不關情

燕雀頻來熟蜻蜓暫止輕江南乏消息翹首意怦怦
兀自愁春草何期見夏瓜青牽絲逐葉黃帶蘂舒花
平野朝烟直孤邨落日斜北風吹不住邊馬唱琵琶
愁來那不病此日正沉綿藥餌壺公少幽憂叔夜偏
亂雲穿臥竹高栁集鳴蟬轉覺良辰賞吾生更黯然
闌風太觸忤似在恨人邊擇肉鷹先擊窺籠鳥自憐
此生爲善誡半菽絕交篇孟母眞賢達還將俎豆遷

喜董樵至

擊柮君將至開門我欲頻青燈看歲月白首向姻親
塞鳥寒應遠江梅破未勻他鄉縱落寞生意亦關春

送董樵還揚州兼简宋孝廉林寺

此去何匆遽殊方况五年南天誇放雪北地鴈飛春
歌管樓臺細風塵樸被親生平董與宋念爾最傷神

秋日遊徐氏東園 四首

徐氏園林在㧗尋獨倚節三吳金谷地萬古瑞雲峰
宿莽栖寒鴈澄潭伏蟄龍西園誇更好香帔起南宗
憶弟看雲日飄零滿地愁溪烟迷古戍誇草轉皇州
作客猶初夏攜家及暮秋向來登眺意憔悴仲宣樓
地接蒼山遠年催白髮新登臨興廢眼離亂死生身
秋水有孤鶩寒塘鵁幾人渡江諸子弟隨意五湖春

亂石荒郊外危橋廢港邊白茅南國地黃葉北風天
撥火松陰冷移尊竹翠偏興來拚一醉攜有杖頭錢

重遊徐氏東園用前韻 四首

重來是何意還有叩門節屋宇仍雙橋雲霞忽萬峰
高灘叢白荻亂水劃蒼龍我亦無家客因風想從宗
步屧林間熟經過那免愁清霜飛楚甸白首倦吳州
城闕砧敲月珊瑚樹挂秋萬方多難日此地脊南樓
窮居誰共適况復鴈鳴新盜賊仍今日乾坤止此身
奇懷阡陌地攜手兩三人感爾園丁意爲沽麴米春
幸識曾遊路人家曲磴邊風高寒極浦霜淨敞遙天

古木槎枒枉殘山位置偏寄言經始者珍重大官錢

揚州晤同里友

密席歡初就交情老更親殷勤慰兒女慘澹問徐陳
極浦隋隄栁秋風故國人翻愁談夙昔益爾一傷神

遣使東歸問審節諸姪

亂後音書絕無繇見汝轉弟兄誰復健芻粟幾曾勞
流落餘雙鬢交游愧一毛開緘應見我老淚日滔滔

宗伯坊 雍孝潔家此

吳氏烏衣舊絲綸百世傳草深鶴市路誇滿虎谿船
帙牒苔侵溼蟏蛸網綴偏依然廷尉宅劒樹故人憐

桐涇橋 周子佩伯仲家此

喪亂江東日經過此地偏平蕪沙壘岸孤樹栖垒烟
水竹參禪地春風醉酒天橋邊四公子頭白共餘年

桃塢隝 李灌谿家此

西北高樓地桃塢滿目芳平橋開壁圃亂水出金閶
書画唐寅宅香燈惠遠場烏臺吾老友相見每顛狂

淮上逢婁東友貽詩却和

自是文名重何知已薦雄暮雲連薊北叢桂别江東
草色長河外樓陰古驛中嗟君匹馬去相顧意無窮

過常州懷韓公巖

細雨毘陵道城迴萬壑秋故人不可見河水空悠悠
竹馬遺孤在牙籤舊帙留叟憐邊雁墮心盡鷓鴣愁

韓娶天台湯氏女誓死遺從

螽

羽族何微細金房待爾歸經營秪自役託寄敢相違
瓊液峰仍轉春颸雪亂飛從王貴得性管籥失靈機

壄茉莉

漢苑名稱未仙葩表衆中湘君水斷楖洛女雪迴風
南粵香仍異西船估莫通壄塘耑底慣季兎闘塢叢

蛤蜊

三蛤關名族緜來物類殊被涯虹似錦順化月含珠
王母求仙藥周官掌澤虞一從科法禁觀養立危樞

和同里友贈詩韻 三首

聞道機山好攜家已再叟湖天何處盡雨雪入春傾
故國仍廬舍他鄉有舅甥皐橋船舫夕與爾共班荊

時同寓吳門

童稚親情切江湖旅跡聯蚕春雙槳外細雨百花前
白首知交少烏衣仕宦偏弟兄同氣友生死各悠然
北闕初封事朝廷竟亂絲因梁考驗日之雒訟冤時

公爸在長安為余解禍

志已干龍頷名非類豹皮孤臣坐死日

此意有君知

正月大雪

窔陰慘不極萬里度龍沙寒木空原靜暝雲落影斜
塞鴻低溼羽江柳凍抽芽已覺陽春動終難蔽日車

登宣州臥佛閣

纖塵望不極況復四天垒虛擬斗牛際經行龍象時
峰文連翠幄水脈抱清池一自西來駕眞成象教疑

贈沈方鄰

潦塗驚水漲此際喜逢君回首玉鈎上風流徒爾聞
衣冠一劒合書翰五湖分坐覺林塘晚塢叢送落曛

宣州有感 四首

楊柳依稀在相看一老兵百年封事意萬里瘴江情
路轉雙羊逈樓高兩水明憑將踪跡去未解此平生
南國遷流日西京喪亂年山城睥睨處水樹隱明邊
與野陳梁在詩名謝李傳祇今成浩劫未覺盡前賢
何事緣溪去悠然路轉冥竹林黃蘗寺風景謝公亭
湖草水全暗江天山更青滄洲吾意遠白髮况星星
南陵漁浦地往事豈堪聞已是春與盡何當夕日曛
跳疑猿擇木飛想鶴盤雲遙憶空山裏誰同沮溺羣

雨

水國常多雨春潮滿綠潭已驚飛石燕况復臥烟嵐
山勢仍明滅江雲自吐含蛟龍應有意運會得相參

晴

久雨乍晴好灘頭已漸添江流雙鳥下日出萬峯尖
古蘚愁侵幌新鱗喜割銛膏霑畬地足向暵麥纖纖

陰

霧豹文終有雲龍物不凡空濛江益淡庰鹵地偏鹹
醉酒逢三伏凉秋欠二衫 任昉事 關山何處望影薄玉
鈎銜

風

晴雨吾皆得風來氣獨降木寒山捲萬沙蹴鷺拳雙
倚薄愁經眼飄蓬恨滿腔雲霾待一埽與柳靜澄江

庚戌春日過申氏山林分韻 二首

相國園林在通門亂故畦烟波春雨細與柳夕陽迷
竹帛名焉往樓臺事莫稽何年斤斧手此意費幽栖
吾亦重游客迎人犬未曾草堂風雨日與徑往來僧
亂水看明滅孤情感廢興憑將啅酒注冀有北鄰應

芭蕉

近乞芭蕉種西亭恰對時小纔霑夜雨高已映清池
去蠹甘調飯如車細練絲袁安猶臥雪圖畫竟爲誰

石榴

西域何年到天漿直至今絳雲與帶色綠水葉流陰
賦許潘安作葩應繆襲尋遙知兒女輩午日滿頭簪

園居雜詠 八首

地僻柴門靜天寒樹色遲藥欄添處處岸柳插枝枝
屋宇仍三瓦風與自四時却看春雨後樂意正滋滋
凍柳氷初解山梅雨蚤逢家緣虛歲計農事畢冬春
霍肉陪毰毸遠春罍諫果濃 友人惠橄欖酒 自從痊可後手把
百壺重
老去情安寄春來病乍蘇天倫看竹馬 弄孫爲樂 地脈坐

驪珠（形家言金南二墩似珠）莊舄還思越粱鴻竟適吳滄浪亭

子在能比舜欽橆

字已三年滅心歸一寸灰老年堪曳杖暮歲偶登臺

玉管南鄰出仙盤北地來寄言簪紱客莫待鑿顏坏

城市情多遠滄洲意已違雞豚殘臘具書札故人稀

風起鳶愁嘯沙寒鴈亂飛嵇康眞嬾絕鎮日掩柴扉

睥睨緣西北城頭起暮笳寒催殘臘日春待故枝斈

每憶從前鶴（有二鶴遁去）常看傍晚鴉不須更招隱地僻

卽山家

五岳吾將往殷勤別故林家無雛下犬子乏陸生金

東郡松楸寥南天瘴癘心此懷乖不寐灑淚每霑襟

夜雪捎簷入瓊瑤滿目看關山沙地濶湖海水城寒

糠籺從無計霜風渾欲安却嫌緣霤日滴滴不曾乾

釣臺

坐釣淮陰里韓侯未遇時漢王置心腹齊地轉旌旂

勝廣兵戈起良平計策危荒臺今寂寞河水日澌澌

夜眠

一睡忽經夜蚩頑病後添屢遭詩酒困未覺雪霜嚴

家是兒孫計名非卜筮占繩牀與甕牖惟爾得相兼

夢郝鍊師位中（二首）

書劒平生略刀圭異地傳君臣戎馬地兒女亂離天

雲暗號猿裏斈殘乳兎前蓬萊已無臾（蘇子由寥中句）怪爾

學神仙

次屬周姜手生嗟虞夏臣玉棺書甲子（公自題其棺）白馬

哭交親繫劒今何處從遊昝幾人九泉雍大理屐謔

莫相嗔

風

欲睡何曾穩飄飄萬木翻氷將攢石裂霜與凍雲屯

夕日先歸鳥陰城蚤閉門明朝升斗計一任室人論

襍詠（五首）

困苦風塵久衰殘歲序迷冥鴻江海志老馬雪霜蹄

去蜀仍嬌女游梁有小妻此時無一累隨意白幽棲

徐氏園林好春斈硯液亭巷居南與北酒社醉還醒

侍御青驄往諸生徧草零盍簪有二子風雨似冥冥

兵革飄零後驚巢已再三盆甌貧自計土木嬾何堪

移竹蓮塘北坐絲草舍南但期金石友莫避酌匏貪

戲爲（八音）

聞道膠東郡詩書起雉羅剖心梁獄苦投匭漢廷苛

敢比僊翁史深懷杜甫歌宋人終未獻燕石免譏訶

（余詩從未示人蓋愼之也）

史漢千秋筆披圖異世同武侯誅謖皐司馬論陵功
丞相還追信桓譚敢必雄古今憑弔客三家詎能窮

黄頭

頗憂黄頭鳥嚶邊弄蚤暉來時偏箇箇著處必飛飛
竟聽黄鸝巧何知紫燕微桐溼有周容灑筆契天機

晤錢飲光

亂後驚看汝干今更幾年羈愁容我在生死竟誰憐
城北郯枝客江東子弟篇不知經宿處猶是舊平泉
昔晤飲光於武塘相國之園流連信宿各有淌江子弟詩今飲光自武塘來故及之

患瘧

六十吾生過衰齡病患纏哭啼兒祿日血肉聖恩年
藥自鈔方問書從撥枕眠為看疢疢後華髮益堪憐

過慧慶寺

初地蓮塘路當年作客遊春風二三月吹入帝王州
試爲憑高望㵎烟萬古愁祇今臺殿外流水自悠悠

雞冠嚶和錢飲光 二首

雞冠名百草豔絕是秋畦却為高奇服寧知委濁泥
威儀猶見漢風俗似聞齊一物關興象詩人獨品題
裛露空庭下寒光送夕曛不同花鴨比肎向楚侯聞
憐我惟晞髮輪君有切雲山翁耽藥物踏徧衆芳羣

同周子輝過桃嚶庵訪姚孝廉文初不值
留題 二首

憐君不得意白首臥招提粉堞連青靄松雲轉故畦
賜書天府重對策鳳池迷飯罷僧猶待齋頭尚菜虀
望興江城遠珠林對落暉出門芳草徧訪友暮年稀
白社人將老滄洲意已違何當風雨後爲爾啓柴扉

得天台徐王諸友書喜賦 二首

忽報簷頭鵲天台有寄書不堪重把讀試問近何如
寓宿三牲杳謎家一鶴虛昝時同隱者惟有爾偕余
尺素方裁罷春鴻那可傳瘳魂天姥月風雪剡谿船

芝草渾忘世桃嚶不記年遙知兄弟輩簡點璧輪篇

李灌谿過訪病不能肅作詩荅之

吾友來相訪牀頭首重搔兩人俱性嬾一室自名逃
結制禪林遠鈔書物志勞願君秋月下同爲醉醇醪

所思

所思嗟遠道關樹故蒼蒼一自君行後風嚶幾度悵
蚤春生荳蔻淡水溼鴛鴦素女繁絲怨遙遙不可望

飴孫

癸卯孫男舉于今已十齡記余纔染翰憐爾未囊螢
一自羞黄甲從人笑白丁讀書家舊事黽勉學趨庭

雲孫

己酉孫重舉雲名 眞節生塗鴉眞似父弄瓦已稱兄未識之無字還添儼俟名兩兒俱似續灑酒告先卿

和沈耕嵓丁未宣城訪晤之作 四首

吾愛沈夫子應爲千里行雨中春穀樹畫裏謝公城
醉月雙谿曲挑鐙五夜明何當栖隱處一飽露葵羹
宣州城北地到卽主人家郭外桑麻遠谿邊道路賖
當風晞溼葛揮汗酌流霞披豁隨幽賞蒼龍浴渥洼
此地何緣見堪驚白髮新夃生猶二老嘑笑總孤臣
薄俗悠悠意扁舟處處身遙思重握手定擬百花春
與君閒把酒詩句且相訓眞儗儕鷗鷺休驚辨馬牛時大水 漢庭投匭日同爲撫寧安遠誣劾 秦望采山秋同客越 舊事堪惆悵還同范蠡舟

艾

爾雅氷臺註纖纖百草叢盈嘗怨楚些變雅悼王風似具禳除理全資灸火功奇言香芷恨寓義藥籠中

聲庵

斟酌橋邊路逢人問薜蘿不知幾屋宇相看總烟波草閣流青靄山門長綠莎許詢吾豈敢蚤晚許重過

湧泉庵

平田聊極目復作水雲游覓路叢篁瞑逢僧小徑幽琴邊還倚杖池上更登樓多少南朝寺烟林幾處秋

喜女壻吳誦見過

與爾別來久殷勤把酒巵晶盤炎果日葵扇水亭時宅舍偏南北親情自女兒凉風飛雨至歸路苦迷離

晤魏氷叔和公兄弟 二首

兄弟才名大荒臺落日逢蒼茫浮海意憔悴過湘容金石諧轉植珊瑚盛李邕邕鬻文最盛 纖絺季自得坐久暮雲重
相知不在久邂逅卽通家粔籹聊堪設糟醨莫謾加氷叔食糖不飲酒 水邊吳苑鳥天上楚江槎時和公將游楚 遲暮還同惱義和駐日車

恭讀 先皇敕命哀痛而作 四首

敕父

事業青緗重馳封紫誥淺遂閭闕輔亂巳見島雲沉精衛填波志萇弘化碧心蒼梧弓劒遠霑灑淚盈襟

敕母

母德淺難述追思淚涌泉家門中替日世業克全年婚嫁行看畢經書卽次傳女宗眞典則綸綍九重宣

敕臣

聞道天心轉朝廷赦諫臣豈知坐死日叓作未亡人
龍馭追扳杳鵑啼血淚頻空憐宣室詔前席未遑陳

敕妻

婦德承中饋君恩重六珈我生眞有恨汝歿竟森家
北海傷丘隴東吳隔歲華當知孫子輩巳解學塗鴉

遊汗漫亭

汗漫亭眞古曾傳顧氏名竹樓虛檻仄石壁亂雲平
水接吳王苑門通齊女城不知人世換山木自逢迎

魏冰叔禧元恭見過

留客蓬門僻占星處士高形踪皆異地涕淚尚吾儕

上古探金版中廚勅澗毛誰能河朔飲一盞盡酕醄

偕問

偕問幽清館城西第幾家橋頭坐柳穗日脚照荷花
樂地堪行酒炎天待剖瓜玻璃爭得似內府自堪誇

母忌 三首

痛哭吾親日於今十七年九京惟父在百世尚兒憐
望石松楸古山名鳴珂井臼偏巷名不堪回首際血淚自潺湲

夜臺不可問遺恨淚紛紛姊妹三人在兒孫幾地分
山陰書尚寄謂道掩章母答寓其家天姥酒無聞母于天台釀酒餉客應

念晉南渡兵戈秖自焚

大令嵯峨下山公竹隖傍亂離同我在疾病叠身亡
門第留朱雀兒曹乏紫囊先人應念此奕葉正輝光

雨

入夏曾森雨愁霖動一旬遊魚去不盡飢雀過何頻
塞土防陰砌編籬隔比鄰未知升斗計旦晚可兼辰

暑

夏氣應時節蘭池牽不違乍允虹練斷再熟稻苗肥
螢火飛庭草蛛蜘度月輝坐來幽館下清露溼人衣

雜感 十二首

久別江城地晴空一望收袖中三歲字沙上幾羣鷗
載月思南浦臨風憶北樓如何芳草恨虛結白雲愁

美人不可望香草若爲情試問城南路坐楊夾道生
羅衣舞妖冶寶瑟弄淒清一白朱顏改空憐匣鏡明

內殿初遊幸笙歌信樂哉洞房雕輦入寶匳綵雲來
宵燭明宮樹春風拂鏡臺吳王醒復醉夜半採蓮回

六月涼風起加衣老病殘池花新雨滌山木遠峰攢
假寐憑烏几攤書戴鶡冠盆甌一一是每日眼前看

聞道君今逝艱難萬里心月淡蓮井沒天遠石螺沉
陷賊身何計辭家志莫尋空餘金粟樹待爾化靈禽

生死安陽道愁心劇可勝烟塵看不盡山路幾回登
靈武思唐祚蒼梧哭舜陵桑麻逢壄老涕淚話中興

憶客縈谿

江左攜家計居停出上津東歸愁老幼南渡問君臣
楊柳書仍在溪烟報欲頻灰心無一寸一委風塵

憶客金閶

遽有軍書至嚴城起陣雲三江蓮葉下百口布囊分

憶客山陰

海上樓船見軍中夜火聞西興好消息吾意抱龍文
已識朝廷亂艱難轉石梁竹簞輕似楊蕨粉白如霜

即次妻孥樂投閑山水長干戈雖滿眼生死有徐王

憶客天台

族繁十萬戶此地是豐谿邨午杉雞叫山寒乳兔栖
僧書投廡下送楹過橋西來往成泥飲東家酒日攜

憶客新安

山縣芙蓉頂回谿接碧津衣冠桐井舊學鳥驛樓新
漁浦通秦語芝英送漢臣踏歌潭水上傾蓋有汪倫

憶客太平

羇束何曾慣清風況滿林學鬢粘蝳粉荷刺罥魚鍼
桑竹陶潛井鵾雞叔夜琴朝朝橋外去散髮不須簪

擬孟浩然秦中寄遠上人

一卧京華晚緇塵悴旅顏春風灞橋上烟樹杜陵間
南麓留誰去東林待我還遥知趺坐處龍鉢老松關

擬王維使至塞上

銜使行邊去君王賜鐵衣孤烟横玉塞疋馬向金微
白草連天燒黄學遶磧飛受降城已築都護秉戎機

擬王維送張道士歸山

曙色閶闔啓靈山好送君學源誰得見天樂爾能聞
羽蓋隨青鳥金堂入紫雲惟看仙醴盡歸路醉顏醺

擬高適送鄭侍御謫閩中

萬里承嚴譴風塵淬鏌鋣帝城灞橋水瘴海刺桐學
去國空懷國思家不當家聖朝多雨露應詔賈長沙

擬李商隱歸墅

不識形幨貴官程出桂州地從商雒轉江入濯洮流
果實房陵爛蛟涎海霧幽蠻學前路擁歸寢故山秋

擬李商隱陳後宮

後主營宮室珠簾鎖翠霞貴妃居結綺狎客宴瓊華
玉露團光近鈿車碾草斜無愁天子曲芳樂弄琵琶

擬李嘉祐和張舍人寓直

漢苑承恩日仙班直斗樞禁鐘開曉月宮樹隱啼烏

不寐春星動將朝內殿噂欲聞天樂迴得似近臣森

疑皇甫冉長安道

蹀躞春風裏揚鞭何壯哉丹樓橫玉道碧樹繞銀臺
路出甘泉迥學當鄠杜開珊瑚馳馬地人自探丸回

擬陸龜蒙茶人

啄木茶泉貴先春手自摻六班開玉斧五頂出瓊函
竟作金甌注還將石碾監擷芳端有賴靈草別仙凡

謁子游子祠

儒風繼東魯祀事儼清齊肅肅絃歌地溶溶文學橋
蛟龍陰雨閟鶴鸛古杉饒一自遊中國荆蠻教化遙

藝圃

畫角江城北青蓮古寺西晴川孤鶩下雜木亂峰迷
埜望頻敷席山行但杖藜終日掩無事此幽棲

王家嘴

間道王家嘴官河屢告災穴開仙鼠火（裂地成穴烟火上炎从衣覆之立焚）壁拓海潮雷狐子桃學去龍門竹箭來淇園豐
篠盡空說斬蛟才

送友還廣陵

送客陽關道停盃百感生征颿移樹影遠棹亂雞聲
水驛多菱芡官塘滿稻杭南徐風正發潮打竹西城

廳事

念祖堂將築山蓬學作窠轉因婚嫁畢益覺口丁多
生事安雞犬鄰家帶薜蘿為言兒子輩肎構定如何

雨

荻苗七月水萬里轉江門蚯蚓連蜷曲蛟龍戰鬬昏
雲移山木盡風過戶庭存為問張騫使河源儻可論

懷汪子任

遠道懷人日臨書草幾行不知歌吹地水調是雷塘
烏鵲栖隋柳魚鹽接楚航莫愁雲樹渺邊雁正翱翔

伏日

今日三庚日升陽又此辰秦庭開社祭周禮掌凌人
割肉金門壯傳杯竹葉頻當知占月令王制重綵綸

留波臣答為余家畫像追思有作

家慶衣冠舊仙翁墨妙稱朝天通象闕賜第近鍾陵
颿自新林渡山從直瀆登行期溫室內圖畫有姜肱

哭友 二首

遽有雄文薦徵書已再宣名因黃閣重官擬白衣還
李業曾持毒醮公敢奉錢歎君題墓意心事令人憐
難使雙眸暝君心痛哭餘一生名至此將死意何如
絲竹蘇卿酒梁周庾信書空留詞令在傳寫徧閭閻

曉起

曉起坐濃露紅蘭溼故叢任人爲樵檝老我是癡聾世事愁覊鳥陰林滞暗蟲何時川水上長件釣魚翁

宜睉軒

宜睉新題額居然巳黑甜蟲絲縈竹薦牛石押風簾暇日歡仍惱愁心寢亦嫌羲皇人未杳容易學陶潛

敬亭集卷第四

詩

七言律

乙酉元旦懷兩京

珂珮鏘鏘宵燭通玉皇香案傍瑤宮新亭風景凋傷後故國威儀想像中白虎高樓懸薊北朱鳥小殿起江東千官依舊朝仙闕圖籍車書可盡同

乙酉冬至 五首

郊祀圓丘蹕衛多新朝天子駕雲軿明堂竊見陽春布至日頻驚客舍過綵筆逍遙曾佩玉翠華趨丞欲橫戈傳聞汗馬收京喜春薦櫻桃九廟歌

文昌殿外曉霜寒中使擎來白玉盤八表圭璋新氣象百年帷幄舊琅玕辟雍鍾鼓修文亟戎馬君臣縱樂難帝室飛灰吹不到雲旂仙管斗南看

空碧霜鑾萬瓦盈將軍新築受降城郊壇上帝祠宫遠鳳鳥春官斗柄横河北傷心秦日月江東入目漢陰晴可憐虎旅龍文地玉帛菁茅幾處行

陵闕燕山墊草斑羣峰鎖鑰白雄關虎賁大內春猶狂龍馭黃鑾晚不還銀海香烟虛玉椀白雲弓劒冷橋山明禋何處通宫闕沙漠陰風未肎閑

京兆新開雲鳥衢隔江烽火夜開枹朱樓百尺懸新
第內郡千軍徒雜　王子珊瑚畫龍種材官風雨守
魚符南征祇爲標銅柱不取通犀翠羽珠

和韻送弟垓之官 二首

畫漏傳呼騎馬郎謾言宮殿啓東方甘泉落日雲裘
冷鳷鵲春風粉署香秦塞玉關馳露布漢家魯邸議
明堂郭公爲上人倫表拔盡驊騮冀北良

新朝初詔尚書郎十札丁寧選士方月照虎賁雲外
輦風飄雞舌殿中香南陔兄弟慚烏鳥西瀼乾坤卜
草堂宣室夜來應詔問爲言猷畝負明良

林大理奉　詔至天台和韻荅贈

漢使星軺出上台明光新草紫泥裁冠裳快覩南陽
製詞賦驚傳鄴下才宮栁蚕從龍尾放山礬欲傍馬
蹄開九重特降求賢詔慚愧安車束帛來

謁象山先祠

先臣夙敘扞城功祠廟千秋海縣中幽薊未平封豕
窟蓬萊有恨巨魚風紫泥齎版朝廷重白馬飛幢父
老同天際欃槍須斂耀墓前寶劒倚長虹

黃山 七首

羿罝春陰萬壑哀芙蓉青黛九霄開海空都是雲根
出山盡曾無瀑布來松柏黃昏聲送雨蛟龍白日氣
蒸雷鼎湖一去滄洲遠荒草萋萋弔古臺

玉女仙壇駕鶴還藤梢細細晚相攀直看吳楚襟裾
外背倒江湖指顧間青鳥雲中千嶂落白雲嶺上一
鈃開丹書石室吾何意桂樹秋風憶小山

黃冠道士曉登壇日上天門第幾盤海色橫來烟樹
渺松陰散盡斗牛寒瑤臺金闕秋山暮画棟朱樓蔓
草殘聞道神仙丹訣在玉妃何處駕青鸞

五月空山凉風淒欲晴不晴松陰低百礬已向暮春
盡一鳥飛來昏夜啼朝看飛雲白石落日無行人青
草迷與我追尋二三子坐待娟娟孤輪西

山頭十里象王家拂黛霏紅覆亂霞古瓦蒼苔迷殿
閣御宮春錦剪袈裟硃砂香濺嵒前水薝葡風開木
末礬（山有木蓮花世無二本）一自普門杯渡後紫雲寥寂冷三
車

三十六峰峰上生萬山將雨未分明貪聞竹院閑相
對欲上丹臺恨不成屐險客忘雙屐滑禦寒僧進一
尊傾莫言勝境多縹緲蒼翠猶供極目情

天都峰出萬峰頭屏障東南百粵浮碧宇空濛開衆
壑白雲須洞駭奔流登封應許同喬嶽靈異何須更

十洲極望蒼山金闕冷鼎湖嘗使赤龍愁

江上喜逢董青逵時將過吳門訪友

江湖那得不潛鱗揮淚爲憐白髮新苦憶畣年同弟妹況當妹縣對媚親乾坤何意存吾黨裘馬傷心問故人幕府參陪疎放得鄭公座上莫相嗔

贈合淝友 二首

江城九月起涼風木落誰憐秋思窮鴈遠那能忘薊北鶴歸不去戀遼東徒聞近日詩名好却笑從前酒債同學草吳宮更何似南飛烏鵲月明中

逢人江上雨𡍼𡍼隋苑淒凉祗自悲寄信曾無黃犬日傷心不在赭衣時論文連歲應劉盡欲殺當初李杜知寥到家園荆棘底泰山東望繫愁思

送別弟垓還蘇州

汝自十歲從余出至今四十嘗飢寒成名已覺文章好亂世偏知骨肉難亡國君臣悲范蠡歸山服食法劉安學詩必學杜工部翡翠蘭苕時輩看

寄吳孝廉修能 三首

故人家住海雲廬欲著荷裳故水居避地嘗爲採香草開尊不自食鮭魚每因東使勞懷舊試問南船好附書最愛河邊小亭子滿塘秋色照紅蕖

陳蕃家在竟荒蕪誰信乾坤舊腐儒郤爲中原遭喪亂遂令亡命出江湖百年弔古三秋晚五月還鄉一葉孤揚子灣頭學正好青絲白羽佐攜壺

有友遺書水閣邊臨封未啓淚先漣白鱗赤雁吾安得黃帽青鞋客自還河北疑田愁海嶼竹西買宅爲湖蓮九江吹得陰風急知道君心更可憐

喜吳然立楚還

干戈阻絕楚江天六月還家雨色連劒短獨爲京雒客潮平急買漢陽船曾聞降將收三面詎料王師下八川賈誼少年應獻策卽今何事臥林泉

賦得江風限韻

水國風高錦樹凋漁人艇子莽蕭蕭孤城晚照連沙尾萬里秋寒折栁條北渚香飄湘女佩太阿蛟送楚王潮莫愁搖落滄江暮一聽鴟夷好放舠

友人招飲賦謝

踪跡天涯作比鄰玉壺送酒不辭頻江間孤月同今夕海內忘形有幾人兵亂路窮三蜀客鴈飛家寄五湖春蘆學寒渡秋初雨搖落誰禁白髮新

喜聞

七月江頭鶯[illegible]鳴樓船羽檄動南征三城士卒新安

吏萬里官軍細柳營河上彤弓矜射鏑秋來汗馬喜收京功臣珍重麒麟閣漢主山河一線情

贈同里友 二首

白頭老病苦低垂身到羅浮一鴈隨謾謂巾車人過少不嫌蝦菜客留遲孔融兒子看當日樂令妻翁恨舊時二十年來諸骨肉見君涕泗不成悲

雲子山田米欲香故人櫂發曲江傍驛樓郭外連官柳秋水波間滿葯房疎放慣能容阮籍殷勤蚤已慰鄒陽五陵夸傍槩軒客白玉驪駒指建章

薄遊 三首

雷塘舊是帝王城城外西風刀尺鳴吳會吹來雲似葢衡陽飛盡雁無情大江波冷潛蛟臥小院夸殘木槿榮莫訝長安一片月南中何地不邊聲

漢皇虎豹守雄關冠冕何人下百蠻奉使曾來芍藥郡舊臣還在劒迖山鵁鶄鸂鶒三秋盛城郭人民一鶴閑江上漁翁愁不盡空干彩筆掖門間

淮南霜落鴈初飛河上菱夸菰米肥少壯幾時人已老簡書猶在客安歸十年往事傷銅馬四海相知盡布衣荷芰秋風隨意去江邊莫厭舊漁磯

江上 二首

金陵城外接江潯蘆荻洲邊月影淡紅稻香開千頃熟白波風起一樓陰比年妻子添人口舊日河山繫客心直北家書嘗斷絕無情鴈過更誰禁

門對青山錦樹連攜家嘗在故交前市橋九隧人初起畫角三更夜獨眠雨後藥夸供檻外秋來漁艇泊江邊淮南落葉催砧杵何處鄉心不可憐

顏卓如買白定不至至時大雨作

宋朝白定原珍重子去清晨午不來河朔豈眞能避暑瀼西只合且銜盃奈何夸藥今先放留待柴門晚自開杜甫交遊人已老應須衝雨踏泥廻

董公祠

揚州城內董公祠萬古千秋繫遠思漢主明堂興禮樂儒臣遺廟起威儀春秋蚤上三篇策吳楚誰令七國悲自是武皇能好士晚年封禪欲何爲

揚州諸子讌集依韻

荷芰初凉夜縱譚采菱歌罷酒將酣客來畫閣臨阡陌人在秋航受兩三極浦寒烟猶自往故宮明月竟誰堪江鄉還見征鴻過莫道人情已厭南

贈孫大理大宣 二首

吳王臺下夜烏飢萬里從君舊事非徒見北朝楊柳

山謳憐南國芰荷衣畫樓官閣梅花冷草舍離宮燕子飛一白風塵回首後歸來嘗采故山薇
白馬河邊草閣崇故人酒過石尤風舊家門巷千山遠短鬢江湖一劒窮吳下戴顒歸槊後大梁朱亥肆屠中卽今莫笑迷津客贏得山林興不同

送長兄東歸 四首

黄河津上柳枝新白鴈銜蘆海國春生事心憐霜鬢短長途雪撼馬蹄頻自知王粲懷吾土不爲公孫避故人寄語里中年少者長安韋杜本相親
江邊送別雨垂垂折贈梅花嶺上枝臥病南來那有意側身東望更何思十年入洛三篇晚千里還家四馬遲亂世弟兄驚尚在重逢強健未知誰
平山山外駕柴車每問橫塘欲卜居小草江南曾奉使高堂河北近傳書天風幾處巢烏鳥墓隧何年葬玉魚依舊維揚春樹在吾儕踪跡寥魂餘
萬里遨遊落日情刀環嘗向世人鳴山園故國空懷古雪滿孤城却送行歸路茫茫看一劒憂心款款話三更東風不肎終零亂遲暮花開舊紫荊

寄秦郵友

河亭送客入咸京衰馬當時最不平潘岳縣中逢故舊伯通廡下寄吾生百年天下傷心日萬里江南負米情爲報秋潮新水便乘風直到甓湖城

將之秦郵留別眞州諸子 二首

父老臨江驚看予一生偏愛水雲居人間流落漁樵慣天下交遊喪亂疎歸去王孫嘗作客近來驥子最憐渠書籤竹馬皆安穩北里吹笙總不如
北斗淒京漢臘春舊時黃綺不爲臣五湖物態嘗隨我八口生涯盡向人別恨何當連歲甚交情多在晚年親淮南賓客寒衰薄德業神仙未苦辛

題秦郵寓樓 二首

高樓西北白雲齊羈旅相看但藿藜三月鶯花春晝永萬家烟樹夕陽迷已甘坐夾終湖海何有餘生聽鼓鼙幾處飄颻歸不得城頭應羡夜烏栖
王謝堂前舊燕飛花邊好雨細霏霏百年漁釣風期遠萬里遨遊心事違極目烟波堪弔古側身天地學忘機淮南芳草當春綠何事王孫尚不歸

同顏卓如沈清泉轉聿修諸子過法雲竹蓮二精舍

白沙江口白雲層屢作招遊竟不能龍象法開雙樹地樓臺春滿六朝僧山門淺淺香花出水竹輝輝草

閣凭長嘯歸來閒倚杖敢言隱逸是孫登

戊子生日疊韻 二首

冬至時昔傷暮景白梅青柳靜江邊獨憐鄉國三千里可奈風塵四十年節序驚心華髮改庭闈飛夢綵衣偏兩京人口猶森恙安得家書雒犬傳

寒城城外凶雲合鴈叫林塘明月邊沈炯通天憐甲帳蘇卿皓首憶丁年故人款款金尊煖穉子嬉嬉竹馬偏江上老翁身未死向來疾病久相傳

同吳孝廉修能沈山人清泉訪劉別駕旅皇於河口飲讌彌旬歸而賦謝孝廉先

成疊韻步和 八首

濠濮悠然別墅間小橋流水荻蘆灣西風搖落龍蛇動北斗闌干車馬閑黃百書來傳雒邑文身人去避荆蠻江頭東望關河杳幾見思鄉庾子山

谷轉峰回見草廬河干風景一樓虛三千里外無家別二十年前有客書 別駕出揚伯祥相國寄余手札 雨過青山江漢漠夏凉白日夢蘧蘧屠蘇七首從君子天末何人歎索居

縹囊玉案爾家存風雨窗前細細論七子才名高白雪十年放逐舊黃門水邊生事爲漁估天下憂人有酒尊最愛滄江堪伏枕滿蹊桃李靜無言

鳳凰臺傍古城巔與子攜家頗渺然小縣開灣人已老監州有蟹事空傳金鞍自識將軍馬紅粉誰驚御史筵歸路莫愁江雨滑孝廉船上一帆懸

羣公高會竹林間二頃良田水一灣經術久推劉向祕聲歌應讓謝安閒梅灣江上懷遷客楊柳風前憶小蠻滿目烟波空悵望吳宮返照指三山

白鷺灘頭小築廬無人知是舊朱虛樓臺四百南朝寺霜雪三年北鴈書名士風流爭識阮主翁禮數競傳蘧形容自恨江邊老每問王孫欲卜居

南來子弟至今存六代豪華不欲論劒倚蛟龍衝斗柄雨連吳楚漲江門雲山自是人家古耕鑿何妨吾道尊更有高僧方外友幾回相對到忘言

戶外青山灣滿巔蕭蕭風雨興悠然劉晨家住丹丘近張旭名因草聖傳竹逕過肩尋勝地魚烹縮項飫瓊筵乾坤竊喜留吾黨別思難禁雨地懸

懷郝錬師位中 三首

萬里炎方邊徼多夜郎諸部起夸歌本朝封建隆黔國外鎮飛揚擁兕戈金馬欲勞天北使白狼不渡日南河昆明池上旂常事千載君同馬伏波

石梁橋上草萋萋天外諸峰越望齊臘月山寒生杜若春風雪滿過樯谿千軍部伍鉦聲急百粵珊瑚樹色迷祇恐朝中思李牧如今樓櫓下江西

寂歷千山策蹇行見人欲避故侯名不疑河北漢光武嘗訪天台司馬禎仙冢黃塵多磊磊海雲白日自冥冥莫言道士離胡皈失意難堪遲暮情

登九華山

空王臺殿石林幽霄漢遙通曉露流雲水樓邊分鶴嶺薜蘿洞口鎖龍湫風臨祇樹諸天繞地轉皇州萬古浮爲憶青蓮留岸幘月明應醉五谿頭

喜聞檗菴禪師至吳門 師姓熊名開元

萬里湘靈鼓瑟隨姑蘇麋鹿不勝悲歲華絕域驚衰老澤國芳洲憶別離赤帝久傳燒棧道中書何意躍龍池紫薇兵氣還相鬪鍾鼎山林繫所思

題梅杓司響山草堂

梅生卜築翠微間林屋悠悠水一灣四海交遊多白下三年離別慘朱顏著書獨許尋幽去買宅何當結伴還回首　先皇嚴譴日瘳魂嘗繞敬亭山

荅周侍御閬昭 二首

溪山猶有宋遺民今日相逢麴米春妻子久同高隱志干戈還剩老儒身十年別鶴應懷舊萬里飢烏欲傷人爲報雙魚須努力餘生莫負此頭巾

蕭蕭明月照吳宮麋鹿蘇臺舊恨同雨後鳧鷖驚水宿霜前鴻鴈起天風白雲千載人如故黃葉孤邨路欲窮爲喜柴門君不閉夜溪款款草堂中

贈馬孝廉 ■ 二首

九月霜飛錦樹凋故人相見意脩脩江南作客傷秋晚河北疑耕度地遙吾道因君爲羽翼溪山容我老漁樵親朋韋杜誰相問舊國音書久寂寥

憶昔乘車過壄坰銅盤燒蠟醉還醒山溪故國憂豺

虎人老他鄉悵鶺鴒茂苑笙歌連夜沸長洲荷芰入秋青明朝風笛離亭別一曲驪駒不忍聽

贈吳巨手

誅茅家對百雪洲背郭堂開別一丘留客芳尊醉浮蟻當門白浪泛羣鷗輕烟細細沉冰簟長夏蕭蕭上水樓更有兩行紅粉在舞衣歌扇錦纏頭

登望石山和弟垓韻

御宴承恩出未央九重閶闔渺蒼蒼饔人捧案丹除近神女吹笙絳節香絕島雲霞開郡郭空山伏臘憶君王居民指點開元事華蓋天驤擁一鄉

與楊十表弟二首并序

答與長兄元封表兄史占及表弟杲同受知於大鴻臚宋公臨文興歎每見許與必曰姜楊四生余濫叨一第竊愧糠粃在前二十年中元封史占相繼不穀余齒危髮秀下伍牧販其伏櫪長鳴者獨杲一人耳乙未夏相見于故園把酒道故淚下霑臆惆悵之餘情見乎詩

故國逢人倍黯然況君中表更隨肩最憐客路風塵日苦憶兒曹竹馬年贈答曾叅青玉案才名眞有白雲篇舊時親串如相問湖海飄零蝦菜船

白首相看涕泗零兵戈剩有少微星舊家門巷憂豺虎此地人琴慟鶺鴒河朔莫忘三伏醉海天還見十洲青鄉園今日同傾倒記取前身鶴姓丁

題石門菴二首

上方杳靄翠微傍地擁精藍草木長孤鶩立田當戸牖斷虹飲練出滄浪石林桑柘開平壄鐵鳳琅璫吐妙香休道南朝四百八樓臺烟雨倍齊梁

支公禪定飽三車藜杖登山石徑紆細草和烟春雨潤飛烏喧谷夕陽餘明星夜靜初聞梵衰露天高晚

荷鉏自是菟裘堪累葉至今還憶子雲居

登朝陽庵

八佛金銀竦萬峰高天青翠削芙蓉三韓絶塞嘗飛鶴雙樹安流定制龍巳倩穿山遊屐淺卽分入眼亂雲重應知劫火終無盡圖畫滄洲滿壁蹤

和宋孝廉林寺

何事空爲長短歌思君幾度赴龍河欲敎惡薑花邊少故插繁枝檻外多元直艱難爭自信茅容麤糲蚤相過此時興緒應叅賴萬里滄浪挂釣蓑

和贈宋表甥俶疊韻二首

裘馬輕肥憶少年春風篘滿雒陽天長沙涕淚空今古栗里衣冠自往還一札敢忘三歲袖千金那更五湖船黄初詞賦誰公子海內嘗傳大雅篇

衣冠南渡永嘉年白首歸來矚海天尋勝風篘何處去論文竹塢不知還停雲車馬思親友落日烟波泛釣船賴有君家兄弟好世情三復絶交篇

簡宋表甥俶二首

海色冥冥不夜城驛樓衰柳帶烟輕楊朱岐路空垂淚張儉逃亡未有名志士羈栖愁惡木遙天寥寂感啼鶯火雲揮汗多今夕落日難堪避地情

東來何事元辰去萬壑淒淒夜欲鳴投匭漢家終有道歸林越鳥竟無情薄遊眞自憐芳草末契還能託後生公子莫勞勤問訊城南塋邑正相迎

同程穆倩周伯衎飲何嗣東水閣

主人宴我皆春堂江天暮靄冬蒼蒼坐歌沸盡津樓月畫角吹殘粉堞霜接席輕烟金縷繞勅廚兼味紫茸香周程跋扈飛揚意翻說山翁老更狂

丙申生日

白髮蕭蕭五十年布袍拄杖塋雲邊江湖盡日有何意梅柳衝寒眞可憐避世欲從麋鹿伴思親嘗在蓼莪篇閉門環堵應無賴極目蒼茫雪滿天

東歸馬上四首

黃河森盡碧雲秋地入青徐海甸浮南國久銜芳草根北風故起塞鴻愁莫言阮籍能青眼翻訝侯嬴已白頭鞍馬明朝東指處傷心怕說舊菟裘

碧樹凋傷錦作雩青齊平野見人家逢萌逃去悲京國范蠡歸來臥釣槎關塞陰霾車轍亂海天秋雨雁行斜蓬萊宮闕渾無恙此日馳驅莫怨嗟

關山九日謾登臺弟唱兒酬安在哉病劇終年秪白活憂多無事也相猜南歸舟楫音書渺東望蓀蘆淚

淚哀幾處孤邨看不得寒鴉飛盡暮烟來

天下才名孫翰林論交金石久同心三千里外愁安往二十年餘別到今間道滄江爲客遠知于故國避人深此行馬首匆匆去咫尺西莊未訪尋

晚秋同雍辰生訪郝位中於吳興兒安節侍行舟中有作二首

江天杳靄夕陽曛極浦寒烟卻對君舟楫已知同有道詩篇聊欲示宗文平田波沒飛孤鶩錦樹霜凋劃亂雲應識故人栖息處西窗翦燭夜平分

千里滄江別有天東歸又趁盪湖船羈蹤疊盡塵竿日舊事揄谿拾椽年廢港月明叢草露寒鴉秋盡暮雲烟石尤偏向愁心急欲遣奚奴百丈牽

贈汪仲培二首

蓼雩風起拂寘鴻蓀米寒塘一徑通雙眼醉看孤劍外千金家在五湖中月明竹嶼亭仍古日靜書幃鶴欲空爲道柴門君莫掩招尋還待鹿皮翁

搔首相看歎二毛春風幾度醉醇醪江間放浪追鴻漸方外悲歌識謝翱勝地山林容我輩舊家環珥羨兒曹武陵渡口如相問滿日桃雩好泛舠

和韻寄荅張太守拜叔二首

銀章銅虎仰風清王父姻親我外兄白髮蕭條遊子意青門寥寂故侯情人當南浦江天渺春入扶桑海日生俗問雙魚何處至歎君辭賦逼西京

折得梅花寄一枝依依雲樹繫相思百年遼左還家遠萬里江南負米遲風雪滿天人命駕山邨撥火客傳卮最憐芳草王孫恨回首鄉關祇自悲

喜鄭溥如自西泠歸兼柬彭有斯

老去柴門迥自關聞聲知是故人還交遊情在悲歌裏卜築家居呂向間畫閣斷虹三伏雨江天斜日萬重山生平好友惟彭鄭詩草還憑仔細刪

追和劉總憲鐡興詩四首 并序

越州王毓芝刻劉念臺先生旅中詩友人蔡啓汝簡寄採讀而歎曰嗇先生之去國也以採故使朝廷不得收耆舊之用而先生不得殫誠正之效者採之辠也憶在長安嘗得侍先生左右辱先生折節下交每諮當時政事得失人才可否之故一日詢某公某公者官山左百姓無譽言採引子民義期期不能對又嘗奉使守德勝門於時軍書旁午兩月中未嘗過私邸一步一日先生周視督察採以公謁都給事而九門守官強半皆他往先生甚薄之此兩事者皆採不職狀然先生獨諒採最荷器重旣採因首北寺先生欷歔累日至於陳危辭援古義上殿一爭幾蹈斧鑕而不顧當決身田里眷戀廷闕猶形之詩歌冀採不死先生能知人顧何以誤知採有如此哉今先生大節揭日月採且苟偷視息淚負知己撫今追曩不禁慟絕敬步韻四律而屬同人和之所以明先生之不竟其用也採之辠也

聖朝乞得此身休歸去扁舟湖海浮到處溪烟傳羽箭何年霜露拜宸旒吾儒學力平生繫亡國君臣一死留慚愧無能報知己祇今草埜自幽憂

抗疏批鱗志未休建章宮外五雲浮滿天夜色歸雙闕遶殿霜威渙九旒內府新傳軍政出中華不使譯言留先生奏仁義可爲干櫓不應用西洋人治曆孤臣死辠曾無恨欲淨塵氛釋主憂

報主眞拚一死休高風千古白雲浮鑑湖賜老安耕

釣龍馭攀嗁泣冕旒不分綱常陵替盡聊將草莽姓
名留（弘光間先生上疏自稱草莽孤臣）可憐賈誼長沙謫宣室空餘
夜半憂
自許身同天步休肯隨濁世逐沉浮中原禍亂驚鼙
鼓南渡興亡仰綴旒斯道正傳伊洛遠平生苦節首
陽留門人還有王炎午絕粒懷沙總國憂（及門王正義公聞變亦投水死）

劉詩并註附
時杖姜埰熊開元二諫官各百邊
報益烈
一出春明縒便休旅懷何事苦沉浮雲
迷咫尺閶闔日近長安望冕旒帝德
森荒朝會蚕天顏有喜諫臣留直教南
北溪烟淨飛擊康衢謝杞憂

己亥秋夜聞妻子來吳驚喜有作
兵戈生死浪相猜卻訝孤舟問道來釵釧豈因春酒
盡飄零何似塞鴻哀陰城畫角更初靜衰露寒蛩晚
欲開滿眼風光祇如此愁將烟雨對蘇臺
與徐秀才楨起用前韻
天末逢人兩不猜蛩箋裁罷寄詩來吳趨四姓才名
大故國孤臣涕淚哀塞鳥遠從芳草落江梅寒待晚
山開何時與子閑尋訪共醉西園李柏臺
愁雨
廢館荒臺襍淺沙秋山此日欲如何風連暮雨飄黃
葉江入平田沒白波已任穿籬鵞鴨去不妨戲水鷺
鷗過祇今搖落堪惆悵猶喜漁人共釣蓑
東疑省墓留別吳門親友
身世懸來歎轉蓬汀洲況復滿秋風百年作客鬢眉
老千里還家道路窮北海松楸瞻望裏東吳兒女亂
離中留亭相送尋常事此別還須努力同
效西崑體留簡董樵
榆莢飛飛斗柄搖瓊田芳樹結秦橋光含濃露黃金
縷香散春宵碧綺寮照水惟應鳴鶴去探珠或恐睡
龍驕重湖記得臨窗語雙雁憑將翠袖招

送董樵自姑蘇之南昌　三首
年華冉冉易蹉跎遠水寒烟歎逝波客邸頻驚逢歲
臘故鄉況是滿兵戈剡谿秋月雕胡飯茂苑春鶯白
苧歌處處江山起惆悵君今跋涉更如何
禁城畫角戍樓邊醉飲椒盤竟兩年每羨名山惟爾
到競彈流水欲誰憐鴉啼春樹朝還暮雁過寒汀斷
復連莫怪離亭風笛晚芳菲嘗在白蘋前
故人馬首恨匆匆水驛春生雪乍融瓜步萬條烟柳
日潯陽九派布帆風幾多白髮交游際世數青山款

乃中若見使君應問訊江東臥病鹿皮翁

妙高峰

缺岸危沙擁翠屏梵王宮殿藹青烟光微渺開吳苑地勢嵌嵓接洞庭雲映孤邨人乍出路蟠廻磴展初停法雲隨處標華蓋更向諸方聽塔鈴

石壁菴

六朝遺跡倚崖嵬欲削芙蓉護講臺山色晴空還易雨人家桑柘更宜梅佛香入院雙林淨湖水遙天百道來幾處登臨看不盡清川華薄又相催

墅區訪徐孝廉晧法時巳移家去

林塘幽窅草漫漫勢轉湖天萬水寒滿地烟蘿春欲住宴時風雨歲將闌沙團鴻鴈風初冷雲著枇杷雪乍乾閒道綠蓑雙槳去不知何處一枝安

茅莊遇雨笪氏伯仲見留

童容田家客至迎天涯此日重含情齊梁樓外多烟雨雞黍山中有弟兄新水河橋危岸急蚕春時節乍雷輕金光瑤草丹砂地滿路雲飛出谷鶯

送審節姪還萊陽

蕭蕭白髮巳成翁別後三年又耳聾塞北鴈鴻書不至城南烏鳥意無窮親朋久巳驚丁令子姪焉能似

葛洪此去還期更努力詩書及繼舊家風

吳門遇宋幼文因憶尊公故司空九青先生 四首

尺五城南杜曲通少年博塞讀書同東廂子弟親郗鑒（余家與公父子世爲姻婭）北海生徒盛馬融（余爲太翁鴻臚公門下士鴻臚公亦出先大父門下）風景寶雲臺殿月神仙貝闕石橋虹舊遊那可重回首苦入西州涕淚中

燧火關山二百州重圍三月陣雲愁見危敢委孤城去誓死原爲此膝留（公臨命曰我大臣也義不屈膝）鐵馬氣驕東郡回杜鵑聲斷北邙秋九京應見 先皇帝萬里蒼梧血淚流

東都辭主守蒿萊遺恨黃泉去不回梁獄淒涼清室地漢朝鈎黨濁流才一從馬革填沙磧還對牛衣泣夜臺（婦高同日死）典客曾爲封墓表紫泥宣詔日邊來

巫咸夕降酹椒糈何處招魂到碧虛楚國天空霜鴈斷燕臺春盡柳鶯疎賜錢故第荒丘在諫獵遺書劫火餘自是青箱家世好蚤年詞賦比相如

朱買臣墓

銀章青綬璽書懸對策公車待詔前掾吏爭除棄駟馬越王轉戰出樓船俳優詆難羣工日封禪誅夸武

帝年慚愧行歌呼飯飲飢寒猶乞故妻憐

喜僧彙藻至白天台余答遊其地悠然有作二首

桃花細雨路悠悠飛錫翩然過沃洲千里春山芳草合十年貝葉白雲留石橋別去迷樵徑布衲歸來狎野鷗間道瓊臺孤竹廟至今還有杜鵑愁

道人縹緲萬峰秋滿路鶯花一杖收吳下湖山多古寺江東簞欞當扁舟水雲支許逢今日膠漆徐王感答遊此去欲煩雙鯉寄林泉遺老白頭愁

悼犬

營丘故國事依然仗爾成家已七年雒下傳書猶報主雲中移宅也昇仙何來暴客偏相忌此去孤魂孰放眠風雨門庭凄冷夜誰憐嫁女竟無錢

雜題三十首

太虛仙闕本崆峒天上霓旌想像中金殿暗塵侵鄭蜀銀瓶秋水冷梧桐獨眠已分成冰繭縱炙應拚似蠹蟲猶恨漢宮年十五花顏原不比春紅

珠簾繡戶對芙蓉笑看瓊樓十二重春思一隨御溝水畫眉不待景陽鐘漢皇雲外逢三鳥周穆車前駕八龍最是玉階寥寂日誰憐紫袖有昭容

舊恨新愁欲滿腔蕭蕭暮雨對銀缸秋風露冷仙人掌綵練霞飄玉女窗桂樹不堪形作隻畫屏還見繡成雙湘江夜月隨波轉心似車輪未肯降

女伴妝釵股半墜蘭膏宛轉鳳凰儀鏡中髻樣春何在窗內啼痕怨自知誓死敢忘同穴日傷心還憶合歡時多情不及雙飛燕暮暮朝朝戲柳枝

寥到邊州覺後非五岐路口思依稀河橋隄上悲流水楊柳風前怨落暉綠芷汀洲波泛泛黃鸝春苑樹飛飛儘教花鳥多情緒愁殺空庭淚灑衣

發邑開花對鏡餘不將窈窕曳羅裾鄂君繡被中流楫崔女牙籤滿腹書天馬行來風散後秋鴿啼處月明初龍文虎變還堪憶妾命孤虛自不如

爛熳三春合浦珠月華泛豔曜庭隅心灰東去愁精衛血染南來泣鷓鴣此日道塗迷七聖何年巡狩李蒼梧邯鄲多少才人婦得似昭陽殿裏無

黃姑織女思悽悽况是人間路轉迷若使君身似溝水空教妾命委塵泥龍蟠猶作升天翼桂冷曾無取月梯落日斷雲愁已散何因更得寥遼西

走馬章臺花滿街連枝樹上鳥喈喈楚王夢渚春烟柳漢帝昭靈玉燕釵市裏當壚人宋寅殿中割肉事

詠諧從來字尾長堪託墮雨離雲意已乖
瑤壇清露月華開王母宮桃得七枚桂影三更寒減
魄藥彎二月長含胎香凝斗帳金絲縷日煥珠簾玉
鏡臺獨有琵琶彈不得幾回漢闕首重廻
上苑初霞掩日輪宮商叶奏影隨身輕雲賦就人驚
洛紫騎歌來女姓秦曾擬月明蓮出水豈知秋怨席
生塵自從銷歇容光後幾度相思減却春
記得棠梨樹下分宜男草長淚紛紛已知愁雨羞顰
靨猶自當窻理繡紋花膩午酥驚褪粉香殘豹髓失
流雲誰將紅紫爭春怨十二街頭莫浪開

彎信年年廿四番肎令靑草怨長門藥欄荳蔻新春
蚤香板琵琶內調繁絲女聲悲應破瑟秋娘脂白合
銷魂淚居連帥無人問空使蕭郎寫淚痕
萬年甘露水晶盤香史瑤窻少佩蘭鐵網海沉愁不
見金波桂冷寥偏難畫樓春色紅牙板碧落寒光玉
葉冠一自赤神靈去後應憐天上有孤鸞
瑤殿排空月一彎珠絲絡鳳出銀灣黃姑牛渚寥先
斷夸父海西魂不還曾說穆公疑弄玉誰令柳毅遇
風鬟秦皇漢武求方士乞得金丹爲駐顏
綠彎芳草路塵遏西柳年年恨作烟黃蔦開時終棄

置春蠶老去自纏綿秦嘉遠別愁明鏡潘岳通靈泣
涉川却憶蓬瀛天馬寥珊瑚破碎更堪憐
上林春樹色全消驚看啼烏落柳條碧草暗侵珠箔
寂游絲淚鎖玉墀遙終憐眉黛施輕手肎與嬋娟鬬
細胥今日黃冠稱入道漢宮猶憶夜吹簫
駃翼淵鱗渾欲交答邪蛛戶意譊譊秦韓重價何須
問楚越通心未覺抛受露還應依水渚含胎正自到
彎梢愁來形影誰堪對烏鳥栖飛已定巢
中庭猶是五株桃彎落西家首重搔社燕影廻風信
晩杜鵑聲碎月痕高塵遮半面仍窺鏡草長齊胥故

亂袍十二樓頭楊柳綠可憐春色滿荒皐
風隙層欄露泫柯北房西戶奈愁何筈銜筋肉開弦
月雀噪朱宮瞰燕窠已作縫鍼虛緊腕乍來斂鏡蹙
靑蛾依稀記得瓊枝上含景殘暉總逝波
隔江烽火亂如麻猶說君王幸館娃霸越賣薪終欲
去亾周箕服自堪嗟烏衣巷口西風急朱雀街頭暮
雨斜誰使六宮金粉盡祗因一曲後庭彎
感怨清和度曲傷自矜三十侍中郎天長地久遺餘
恨柳老彎殘泣故妝鼓瑟何來悲帝子朝雲終不寥
高唐庭前依舊相思樹卻少飛栖兩鳳凰

金蟲寶粟玉臺清宛轉空庭鶗鴂鳴已擬自來終不
恨秖因常得可憐名絲箏雙植堪收淚秋草張衡蚤
定情獨羨嫦娥身嫁羿曾從王母乞長生
綠鎖金鋪雜繡屏歌聲臨樹舞華庭誰家轉笑風裾
斂何處看箏粉黛青無意蒲萄垂帶實多情楊柳長
遮汀春山莫把芙蓉埽月照南塘淚欲零
十二瑤臺下九層紫薇枝上露堪承緱山碧樹春風
斷雲液青苔皓月升南極茫茫塵寥遠東溟渺渺海
烟凝應知人事多惆悵錦瑟霞觴怨未能
萬里悠悠事遠遊妾身猶自傷高樓莫敎砧杵傳邊
嶠何有音書寄隴頭紫玉墳邊蝴蝶寥黃陵廟外鷓
鴣愁文君却抱相如恨溝水東西亢自流
畫堂銀燭月沉沉解意春風莫謾侵寶瑟調來雲鶴
曲飛箏銜去鳳凰簪一雙越燕還相語十五胡姬獨
此心憶自海棠秋雨後幾回殘夜對離禽
搖落西風意不堪却因春草渡湘南懷人更欲勞阡
陌端策何須筮再三思婦已知虛寶鏡霜天總爲哭
金蠶丹成久作騎龍去願逐飛瓊上蔚藍
南樓還見月青檐舞鳳香銷冷畫簾仙履銜箏思燕
燕巖山落日失鶼鶼終憐弦絕猶依軫敢爲絲成更
織縑獨憶茂陵風雨日金箱玉軸不曾拈
東廂髣髴似鑴劖白堊朱扉意自銜一夕那曾忘郢
路百年何處問巫咸天迴星月愁飛鳥地入氷霜老
古杉欲把粉書憑寄去幾回淚落不能緘

有感

舊日青山似也森何人猶復釆蘼蕪吳宮風起愁雙
燕蜀帝春深泣老烏自識箏甎迎劒佩謾言海樹出
珊瑚分明十四樓前地曾說君王詔賜酺

寓京口福田庵

城上飛烏隱戍樓將軍百萬自貔貅龍沙朔雪春初

捲石馬陰風夜欲愁閶左餽糧勞吏置波問鼉鼓駭
江流莫驚關塞猶傳箭嘹唳孤鴻總未休

寓宣州馬氏祠感舊追作 七首

壬午三月便殿召對次臣埰面奏 上
注視疾書所陳御前手注北科二字是
日賜豆飯麪餠等物

宣室承恩尺五天小臣名對聖人前爐烟細細龍樓
繞雲錦絲絲鳳藻懸清列未堪丹陛側仙盤直下紫
宸邊十年司牧曾無補痛哭黎元乞主憐

壬午五日賜糉

東掖傳呼，入直時天中令節動宸思霧符臂繞雙條
脫玉粒香浮五綵絲捧去傾盤當殿早攜來滿袖出
朝遲龍舟競渡年年事幸與甘泉扈從期

壬午五月賜川扇

竹削虬龍織九華縣來輸貢出三巴春宮玉璧裁青
鳳寶續松鉛粲紫霞寵錫爭傳天府重恩榮許比外
臣賒捧持再拜存懷袖欲播皇風徧邇遐

壬午九日　上幸午門賜百官麫糕

萬里商飈露已團特因佳節賜盤餐風帷月殿開中
祕玉屑銀泥出上闌雙闕下傳清蹕警千官遙向翠
華看君王豈爲耽游賞喜見臣鄰動地歡

壬午九月　上御皇極門是日都憲劉

宗周朝見

聖朝側席重蒲輪手勅銓衡名老臣斧扆臨軒虛碣
石皐比論道啓陽春鑾旗影拂三辰近宮漏聲傳五
夜頻共訝班行天仗外自安畎畝遠清塵都憲於班外北面立

壬午十月朔頒曆侍班

尙衣初進日曈曨內使滚宮鳳輦從堯世土階恭儉
積周家玉藻遂延崇雲霄揩挺三重遠是日上執碧玉圭每簡視寶曆則恪置領囊星烏移春萬宇同此際天顏殊粹穆幾回
瞻顧未還宮上于諸臣朝退注視良久

壬午十月奉祀山陵臣弟行人臣垓受

詔同事

聖造神都制勝形松楸隧道鬱青青銀牀禁籞連千
嶺鐵馬陰風歪百靈具禮趨蹌神不隔皇心對越淚
頻零祠官榮遇恩偏重兄弟班聯徹帝聽

寓宣州作三首

仙掌芙蓉聳碧霄屛開雲母欲回飈遙天清境臨山
閣細雨春颿過板橋十里樓臺江淼淼六朝文物草
蕭蕭瑤華芳席勞多友詞客羈人未寂寥

睥睨高樓謝朓城萬家烟樹碧空平雲遮古寺輕陰
邑山送虓猿落日聲八口東吳非活計孤舟西港倍
含情漁樵蹤躅猶堪伴潦倒雙谿盡此生

壄浦飛雩接石闗百年心事北樓間乘舟弄月歌仍
哭破帽单衫往復還莫向此生愁白髮好爲吾骨買
靑山石金戴表皆名碩弔古臨風淚欲斑

與馬求初

苜蓿曾將札數行暫爲壄老架藜牀疎鐘暮靄橫山
寺獨鶩春流漫壄塘寓宿且畱茅季偉藏書應倚蔡
中郎祝融炎節乘離日好取金莖夜露凉

坐張荀仲陸舟閣却贈

澗戶東谿逐釣磯官橋洲勢一城圍桓彝宅外看流水謝眺樓邊對落暉湖海菰蒲終自有桄榔書信未應稀不堪客路重惆悵相待江東竹箭肥

過嘉遯堂贈吳士台

廣文家隔一谿雲客至幽尋𣊥色分日映芸窻魚蠹簡江侵竹檻鷺鷗羣三閭哀怨愁山鬼方朔詼諧啖細君今日路傍誰更指種瓜人是故將軍

庚戌新春

氷河萬里凍雲天客老東吳又一年別意看梅晚亦得滿頭似雪早堪憐兒童笑語屠蘇後風俗人家巫覡前莫遣紅塵春怨日儘教尋柳蔟喧妍

新春小樓

萬家春色暮烟浮謾擁詩書坐小樓季與林巒俱作伴莫嫌風雨一凝眸世誰憐我能青眼樹不催人已白頭傜問故園何處是空憐王粲滯荆州

雪中同里友以鄉味見餉相與論次古人篇什 二首

萬井烟尋繚繞餘物華雪後更何如漸驚柳陌鶯聲蚤知歎汀洲鴈影疎生事聊當歸簡蠹盤餐直不少鱸魚過江子弟衣冠在況復牙籤滿架書

翡翠蘭苕時輩工今人莫謾古人同好將晴雪添詩話且把春尋擲酒筒海內文章牛百客巷南風雨鹿皮翁故鄉餺飥還堪食却少家書到洛中

和同里友見贈

湖海幽栖一釣綸金鞍立馬喜娟親琴書撩亂滄江老兒女殷勤故國人好月欲隨千里瘳飄蓬猶是百年身東鄰豚酒休辭醉吳苑鶯尋幾度頻

庚戌生日 二首

霜雪盈頭淚欲斑天生磨蝎命多孱孤臣亾國何殊寡窮老森家竟似鰥半壁寒燈搖粲幌一尊臘酒對青山詩成潑墨書難就凍雨蕭蕭已悴顏

陶潛入室酒盈尊兩子稱觴又兩孫千里還家節竹瘦百年怡老布袍溫琴書莫謾抛華燭兩雪偏容壓席門況有東牀佳壻在不妨奇字與重論

案頭玉羊一具前朝物也爺弟垓得於廟市易貲之際出以貽贈覽之感賦

咸陽烽火倍堪傷御府銀鉤宛宛藏薊北山川豺虎窟天涯生死鶺鴒行裴楷甲第今荒草（爺弟寄書有裴楷治第郎讓兄居之語）蘇武丁年故乳羊為語兒曹好珍惜吾家傳

紛尚盈牀

孫阿同病劇

丁未年同阿祖生故將同字錫嘉名虛傳孝穆誕多異忍見童烏秀不成投硯無西門豹事憂兒有第五倫情先人弓冶貽謀遠儻許刀圭二豎平

廣陵遇嘉禾友感賦

朝罷西華竝馬還龔曹答日此鵷班人畱天寶風塵後客在雷塘雨雪間連歲喪亡哀白馬幾年離別慘朱顏婁東學士三詞伯身世傷心庚子山

讀胡天仿集因憶過淮有失尋訪悵然而作

颿飽秋風一葉孤草書不暇問潛夫甹叢竹徑曾添否水溢山顛復憶無賓客梁園枚乘宅魚蝦淮甸射陽湖殺青案牒相傳久好附征鴻寄入吳

遣僕眞州索米

十畝荒田買白沙江東亂後即吾家人民久見當年鶴父老應蘇舊縣甹麻線官塘還力役棗林秔稻匱年華近城豺虎愁飛攫回首關河悵路賒

簡弟坂詩稾將付剞劂

七子才名每自憐(每曰詩便作去那得有嘉隆才子名也)豐城寶氣隱龍泉玉樓天上青蒲瘁金椀人間碧草芊余葉書成魚豕日何王心許棗棃年(四友姓)阿咸窮困眞無賴欲棄湖田作版錢

憶審騫宖三猶子

持戶當門那苟全故鄉諸姪倍顛連定愁多病參苓費(審多病)須記輸公賦役牽(騫宖苦賦役)八口曾無終歲計萬金何有一書傳松楸霜露腸眞斷馬首關山欲躍鞭

不寐

氷天曉色月輪收金界疎鐘起寺樓噩夢欲添孤枕上好詩多在五更頭名山歷歷披圖往布被蕭蕭臥雪愁忽聽畫梁歌吹處不知誰唱古涼州

辛亥立春日作

翠管銀鉤雪色箋蓼芽喜見五辛盤綵旛甹翦宖春字金彈塵飛白玉鞍北極層氷埋綠草南天新水長紅蘭萬年枝上鴉何處常向蓬蒿刷羽翰

人日大風友約不果赴

十里芙蓉風作波金尊無奈故人何春來乍見晴光幾臘後嘗兼雨雪多芳草渡頭橫埜艇津橋市口隔烟蘿應知挑菜還今日有負樵青折簡過

十一日過封谿小女宅

老去摧頹行路難兒童棘刺競來看煐開錦翼鶯聲
碎凍合烟條柳色寒雙樹沒陀逢老宿小憩草庵隻雞凝
女薦春盤遙思太乙鈞天日應逐燈輪夜影歡

二月初六先卿忌日 三首

蠻館瑤飛極日春思親痛在歿綏辰家園宅兆璇淵
舊父老檥題海浦新但有藿藜傷季路更無碑誄乞
安仁偃松沾涕終成恨山月秋輝猛獸馴
光祿祠堂車馬悲漢廷宣詔倍恩眤羽林終作孤兒
痛海岱猶傳尚父師十里丘山城北路百年霜露樹
南枝蓬萊依舊珊瑚網每望蓬萊涕泗垂
魚甲星烟曳羽旄刀頭還見鶺鴒膏山川龍戰陰風
哭草木鶯啼隴月高閭左平原開碧樹關西大鳥賜
中牢長林蒼莽心何限落日愁聽虎豹嘷

大風

石鯨百丈海西頭少女秋高捲地愁妻子謾添宣秉
被江湖猶剩晏嬰裘管吹楊柳谿聲合雪度龍沙鴈
影稠莫遣王孫芳草恨好彎應對夕陽樓

與子姪夜飮不覺頹然

身世飄蓬汝輩從開尊移坐草苜苜眼前兒女逹三

世瘳裏家鄉幾萬重紅燼彩彎鳴海鶴出庚子春城山燈賦
鼓角咽銅龍老翁何事添酩酊頹兀高眠意轉慵

送內姪董道博還萊兼寄令叔董樵令兄
道彰末首專及令姑荊人也 三首

憶爾臨風南浦初年年芳信意何如情關生死傷心
久話到兒童剪燭餘秋鱠欲尋千里駕邊鴻難寄一
行書此行若過雲光洞爲問樵翁倘枉車
宅邊碧柳一淵明每到君家信宿行絺葛正憐兄弟
困青氈還憶婦翁淸漳河水遠侵莎草福阜山橫接
雉城回首不堪惆悵處仲文池館已先傾
風雨蕭蕭古樹迷雲鬟翠黛指靑齊幾時狐首從先
兆何處牛衣泣老妻壄館無人鼪鼠穴石麟埋草价
雞啼故園春色應如昨可放枝頭一傜栖

與玄姪談先大令事

梁子谿頭接五河武陵族姓捕魚多移家冇許依劉
表誡子應須學伏波且把壺觴春社盡儘教雞犬比
鄰和當時曾見神仙老帶索榮期髮未皤梁子口爲吾萊李氏世業邨無雜姓先大令與一翁善因卜居滄桑以後猶子輩孱弱有白日殺其耕牛而食之者又一翁號神仙今聞九十猶在

宅邊古藤一株屬園丁移之喜其復生賦

詩二首

翠蓋蒼髯景色和柴門開處向松蘿晒柯欲學陶彭澤種樹欣逢郭橐駞南國浮烟春雨至西城倒影暮雲過芳菲依舊供幽賞醉極同傾金叵羅

春色晴空鎖夕陽平林一帶鬱蒼蒼種瓜敢道青門地居第仍傳綠埜堂巒覆古牆連薜荔樹緣高閣俯池塘人言只有桃源似芳草繽紛夾岸長

楓江別業

寒山寺外草森森漁火江楓直至今愁到登樓還極目病來得句竟無心舜家已識梁鴻志變姓何繇范

蠡金牵有鄰翁招我飲桂巒幾樹滿頭簪

安男偕雍子達學賈吳興詩以勉之

歎汝三篇蚕歲名蹉跎四十竟無成吟詩久抱王裒痛負米遥鬆子路情且喜扁舟共元禮不妨斗酒貰烏程窮年失意何曾計此日臨岐百感生

午日客宣州集唐

鵬鳥巢南更數千陸龜蒙　如何侍從賦甘泉司空曙　王城曉日窺丹鳳劉禹錫　望帝春心託杜鵑李商隱　細草終朝隨步輦盧象　長林深夜泣湘絃劉兼　近臣零落今猶在韋應物　往事空思意浩然劉滄

自題荷戈小像集唐四首

長沙謫去古今憐劉長卿　楊柳初迷渡口烟薛逢　謾說簡書催物役錢起　可堪風景促流年李郢　津樓故市生荒草李嘉祐　落日深山哭杜鵑李羣玉　爲向東州故人道李益　好收吾骨瘴江邊韓愈

捧日惟愁去國遥盧肇　前谿更轉木蘭橈李人　偶因麋鹿隨豐草皇甫冉　未有涓埃答聖朝杜甫　幸與野人俱散誕陸龜蒙　不嫌門徑是漁樵韓偓　此行領取從軍樂章孝標　清弋江邨柳拂橋杜牧　清弋江在宣城縣西五十里

北人南去雪紛紛皇甫冉　雁叫斜陽背塞雲劉滄　孤棹

東猶期獨往唐彥謙　崇山瘴癘不堪聞沈佺期　九重每憶同仙禁王起　直道何繇啓聖君馬戴　遷客此時徒極目李白　戍樓閒上望星文沈彬

夢裏招䰟讀楚詞劉長卿　不須求賽敬亭祠楊巨源　千官共削姦臣迹許渾　萬里遥知掩淚時呂溫　望闕未承丹鳳詔戴叔倫　空林獨與白雲期王維　猿啼鶴怨經年事李商隱　謫宦軍城老更悲耿湋

敬亭集卷第四

敬亭集卷第五

詩

五言絶

周子佩伯仲數日不至作絶句寄之

采蓮兼采的采之將貽誰池上雙鴛鴦何如㒺翼飛

菜花

南山開菜華北山結菜子今年菜子結明年花尚爾

京口哭劉生

憐爾平生意終難叫帝閽九關仍虎豹何處更招魂

十月初二夜夢得絶句一首記二句爲足成

蒼烟渾無盡潭水影當門彈琴且復坐新月一鈎痕

所見

著儂明月瑠衣儂繡羅衣儂見郎意好不知定情誰

偶憶

烟雨吳江道扁舟幾度過風帆看不盡滿地菜花多

與女曆

嬌女吳家婦封谿古渡頭自來知禮數不遣乆心憂

園中

暎日魚吹沫平沙燕作泥陌頭無限意春色自東西

雨後

綠水濃如染朱橋曲似虹空齋一夜雨浩淼益無窮

故鄉春思二首

聞道江南好佳人綠水邊何如渤海上歲歲戲鞦韆

貝闕星樓遠僊門海嶠重層樓不可見萬里水浮空

宫怨二首

長信花枝發朱門繡戶開君王愛新寵別選婕妤來

僊漏沉沉永笙歌出未央不知紅燭盡猶自待君王

過聞詩堂

不到聞詩地菭痕數寸餘牙籤開萬卷還見舊遺書

少年行

綠樹千門裏春風亂暗塵鳴鞭過新市知是五陵人

遠思

春色年年好殷勤寄遠思漢皐有遊女儻是弄珠時

七言絶

河口詶劉旅皇二首

蓼花洲上白鷗羣長笛淒清臥凍雲尋過隴南又隴北一邨新柳雨紛紛

僊壇玉洞鶴飛來只道桃花觀裏開反費故人沽酒去踏泥衝雨兩三迴

逸鶴

賣書買糧飼鶴時先飛者雄後者雌儘教沙邊鴈鶩笑若箇報恩誰是知

寓京口福田菴弔古

隋帝崑岡雉堞屯離宮四十壓紅塵莫愁版渚垂楊盡日角庭中更有人

題僧舍白牡丹

間道彎中汝是王玉肌新粉鬬紅妝不知萬海朝宗日月許星辰劍屐傷

與俞去文 并序

去文俞子博物果行君子也余夢想三十年無從把握丁未夏作客雙羊俞子徒行出山留連累日極歡一日从種菜詩屬余識其篇端余从斷絕筆硯敬謝不敏時方購郡志不可得俞子曰請从五卷書易君一首詩何如回思窮年孤吟誰爲知者从此操得譬營什一爲鬼所笑是又何俞子之輕取與也漫成一絕

長夏江邨雨後時水穿竹樹自垂垂憑將便了銜泥去寄送奚囊種菜詩

沈畊嵒同坐寓邸

間道宣城釀老春紀翁遺法授何人祇今北郭費家店鎮日沽來嬾下脣

至褒公渡天暑居人楊氏迎余於家出浴湯茗果款之 二首

宣城城北多水居褒公渡口雨落餘黿鼉滿河擬洩漢鵁鶄躍浪欲銜魚

沙岸縈迴渡口邨斷橋幾曲水當門夕陽明滅無人處一帶平川没柳根

蕪湖

幾笛江天黯暝途木蘭雙槳下蕪湖津樓不遣行人去鼓角沉沉滴箭壺

過顏翁故居

平生二子相追扳江南者雍江北顏宗伯坊前水聲咽鳳皇橋外草痕斑

過聞詩堂

別來無數新添得落葉西風埽地過祇爲寒窗供點筆殷勤報與小東坡

軒前一柳十年前所植便條榦如斗頗嫌

毀我墻屋為疏豁之

楊栁亭邊楊栁生枝枝葉葉總關情墻頭掩却雲千尺放教秋山入笛聲

敬亭集卷第五

敬亭集卷第六

文

序　跋　書後　述事　記

啟禎遺詩序

長洲陳皇士爲故太史文莊公之子希盘儁民東序秘寶八族侈夫術藝四姓蔚爲名家迨陪京肇造戴縰坐纓朝廷命掌乘輿令車府斯亦揚聲紫微之地拔秀朱宣之日也旣姦臣專政王塗蕪穢乃奉益部之使往探禹穴之迹鸛鵲摩天想其羽儀龜龍蟠泥潛其鱗甲於是鞬户好古繼晷焚膏婆娑儒林棲遲嵒穴居惟屏迹儼青鳥之㑹玉山家𦀗賜書如大匠之構雲屋谷逢萌挂冠都門劉向較書天祿方之皇士不啻過也今輯諡臣烈士通人碩舊之詩若干卷曰啟禎遺詩余聞而歎曰此三百篇之遺意而前代作述者之志也夫詩者古先王採風問俗登諸朝廟觀禮義之偏全驗人心之邪正考刑政之平苛察人倫之興廢非徒綴文美麗摛詞靡漫已也下逮靈均委體淵沙至於賈生蚤終哭泣从彼含忠履潔故𦀗騷人之體惟此三表五餌洵爲博士之流又荆軻易水之歌蘇武河梁之什馬遷發憤於刑辱劉琨高嘯

平扶風是皆臨命慷慨赴節艱危千載流光異世振
藻者矣若乃楊雄沉鬱相如濫虛義正旣乖菁華何
裨寶而世當韓昭寧敢互扈藏之彌堅周客笑爲燕
石常考　熹宗之世黨部鉤連曹節侯覽流毒中貂
李膺范滂陷身北寺爰及　毅宗之朝數遭陽九鮑
宣龔勝絶席璽書翟義陳豐露兵郡國又或梁碭儒
作西川依附抗箕山於巢許思祖臘於漢家若斯之
流僉云人傑乃將軍之頭橫塡草壄遼東之帽愁絶
邊天猶从放言遺辭爲學士所流傳儒生所誦被後
之覽者未常不泫然擘涕也且夫牛頭馬腹桂蠹葵
蟲流俗之薄誠可歎愍南陔亾則孝子之道缺伐木
廢則朋友之義衰不有神龍孰爲衆介之長不肖巨
海孰爲百川之歸況翡翠茗蘭紛芳悅目恢張博誕
廣廈接榱田巴稷下之譏枉口一說淮南都市之字
賢值千金今玆之選也殆謂望表影附聆聲響和豈
直發風湧泉雕章縟采而已乎抑聞之穎容解傳比
異同而爲言應劭註書標音義而立說然元凱屛其
淺近正議目爲紊疎蓋書成一家名逾千祀譬如駕
蚪螭者必絶衆尺之觀奏鈞天者必盡萬舞之美援
彼曩哲要於壹奧固文囿之軌域吾黨之勸戒也往
者辛未公車余與左侍郎懋第聯鑣北闕擢第南宮
侍郎出文莊公門余出倪文正公門兩先生彪炳一
時海內人宗長安客舍把酒相慶自宗守不固先師
仗節侍郎銜鬚世忝壇坫余獨包羞含垢慚負坐帷
當時从不見文莊爲恨晩乃交其令嗣皇士投分金
石討論墳典嗚呼君臣朋友之際蓋難言也哉

先撥志始序

聞之列士獻詩則王人行事而不悖學者投篇則羣
言明晰而互進故鼓瑟叩缶咸登載記百工庶人亦
爲傳語矧盛世之刑章薦紳之酷禍不爲編錄委之
闕亾乎大若遺民家肖賜書經爲淵海居泬山之中
追先世之業手一編曰先撥志始豈非从木之蠹也
蝕其根國家將亾賢人刑戮流遷凶族之日帝堯已
憂其王人暴虐侈傲之後周宣益難於修復譬骨髓
之疾扁鵲見而退丞大樹之顚徐孺爲之興歎矣使
不述其鴆烈何从丞夫龜鑑時公父相國名旣列於
鉤黨身已廢爲編氓聖明在御萬物昭蘇釋哀冤而
收魂魄舉疏遠而宅端揆雖曾參剖疑申公束帛以
方今日未肖若斯咎屈原質諠委命哭泣揚雄左思
浮藻膽富蓋菁華者觧實萎落者世益玆之僞也殆

謂鋪揚恩禮主聖臣賢頌美盛事臣忠子孝云爾

正氣集自序

聞之言以載事非其言不傳意以遣言非其意不立故春秋一書始於隱公而終於獲麟者言也孔子本是書而脩之以一言信萬世者意也夫塗謠巷諺逸有紀著之文岸雪御鐘且爲聲迹之顯若國家數遭陽九不爲編錄末由揚扢矧名山留遷之日孤裔淪塞之秋問故老而已絕瞻松檟而可拱哉惟我　毅宗烈皇帝胥崇先廣統之規威鑒電斷之略身殉社稷天崩地裂臨命手敕哀我烝黎自金章紫綬之彥帝舅貴戚之家爲之攀龍髯從九京迨於豐鎬之地宗守不固虎臣洞矢都憲絕粒義興發憤於越絕司馬擐甲於歙州普天之下咸抱激烈鬒髻之流盡佐軍實又有惡水七日上歌日星鐵騎萬人揚塵滄海嘗攷漢宋之世翟義起兵僅云三輔新會踐祚不過二年非有帝圖景命之長豪傑鉏耰之衆誠如皇居奮寶朝堂授鉞以方今日盛際在斯採輯其軼事以成篇帙名曰正氣集而別爲四目曰北都盡節南都盡節奉使盡節起義盡節其佗投俯隨鈔未暇裒賓受爲一帙曰闕文別錄是集也鄭亭標置一字必書

輿皁雜言有間必考庶幾言之足徵而事之共信其作者之意也夫惟方直寡諧故吳兢之實錄不爲張說而易其草倘咨訪欲傳雖虞預之竊寫敢令王隱而沒其名若乃魏收謝德北平多惠陳壽見讎諸葛世稱是皆才名之廢辱羣官之陳牒也嗚呼違世登遐既於昭于左右犀軒直蓋曾執衛以干戈白水眞人之座天命符籙南海銅柱之標銘勒旂常但採才類愚賈學愧巧匠假令含毫吮液杼軸予懷猶不足決發鴻俊宣記茂實況備文延閣收聲百世以自循省曾何髣髴所願古喆先德資之神志啓其鈍蒙將投篇援筆被金石以流響使諡臣節士貫日月而長存也已

跋周子佩血疏

天啓六年吏部周公忤璫死之　毅宗卽位誅璫及璫黨錄諸忠公子茂蘭刺指血上書鳴父冤入見姚學士學士曰上初立言鼎湖得勿不可乎易之血盡豈有繼哉茂蘭曰舌百書上　上爲動聽進秩易名贈三世官蓋異數云諸忠諸子姓聞其事各得乞時人歌之曰孝哉周子伏闕陳指臣父忠死先王之制有則官祭誅帝命曰可矣再命曰爾楊左黃李惟卿

是視俾爾子孫奉此詩曰孝思不匱永錫爾類此之謂也

書北行日譜後

北行日譜者何吳門朱君完天爲周忠介公解禍而作也余讀終篇掩卷而歎曰嗚呼自非忠介公知生知死不至是蓋人之生而爲君臣爲朋友此生之事不幸而猝然相遭蘊義動性爲君臣死爲朋友死此死之事雖生死之事不盡此若其爲君臣朋友則莫不繫於人之生而成於人之死此之不可不知也故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方公禍作天下勢岌岌不可支當是時所在告密道路以目使稍一觸入如以沸湯加毳薄不糜爛不已君乃抗身出入璫衆中更狀貌淒切伏都市如中風狂悉則君之顛倒危懼其死解禍瀕死者數矣然忠介公不罵璫則禍不作既罵璫則禍必作作且必死公固知此非獨不欲君死亦不欲君解禍而君復出而之定興見鹿公善繼之吳橋見范公景文則又何也當忠介公登第誠不知進士可樂何如以仕路馳騖奚謂天下世人獨與二公相友善三人者意氣相許思一策名清時上爲天子治理有道起天下百姓於衽席之安初不計人之榮

悴事之險夷而二公間變不食將伯助予視君有家人父子之親抑何綢繆不渝風雨彌篤然公始與二公交亦知二公之於朋友何如也居無何公死公死之後君復悉二公所二公爲位哭之曰固知公必死然不思萬分一坐聽公死乃已始天下世此朋友事也其後鹿公以城破巷戰死范公以國亡不屈死君亦以過勞苦致疾不起死之數君子者蓋生而爲君臣爲朋友死而爲君臣死爲朋友死孔子所謂知生知死是亦可見也已

十月十八日述事

層穹之下胥三人焉曰隴西子曰汝南子曰天水子三人者衡相望居相鎝屨不出户庭不見當世壐縱戴纓之客一日汝南天水相偕而過隴西樹下之廬隴西先已出其家人不知也兩人曰此必訪天水子者也行且躔睘待之既隴西子訪天水不值亦心知天水之過訪也乃不問所以急躔相見於僧舍揖罷分坐三人仰天而歎欷歔絫息一曰陽侯肆虐批巖衝擁埜彝栖畞窖人傳諺一曰毛褐不掩家缺洊歲容遠方來貸之斗粟一曰斂心摩竭杜口毗耶茅茨覆室擊鼓揚烟三人言不詮次久之茶罷繼以衆宂

坐而對憨然而忘其所來汝南子笑曰異哉吾三人之相知也當其出也一隴西也一天水也既其相見也烏知隴西之見天水而天水之見隴西邪當其相過而不相值而心相喻也隴西之知天水也天水之知隴西也既其相顧而言不擇於口烏知隴西之非天水而天水之非隴西邪當其接欬謦捐爾我隴西猶天水也天水猶隴西也既其久而相忘不知所來烏知層穹之下胥吾三人者曰隴西曰汝南曰天水子邪於是擊竹而歌曰寒風蕭瑟兮百草枯屏翳修霤兮浩庭除年遲暮兮適盡對酒不樂兮長欷歔我友嬿婉兮三人與俱願各努力兮歲月其徂

蘆雩草堂記

丁亥之秋余將還鄉而路出眞州是時邊笳滿地輶軺相望及門汪生留余甚款會予舉第二子因就居而賃王氏之屋焉屋後一樓兵火殘毀豁其地種竹數竿桐一株梅二株移汪生園石者又三崗立一臥一突然於竹之左側庀其材木作閣一亭二初名烏兔閣再名懷舊閣一亭初名向日亭再名一木亭一亭初名此石亭再名秋風破屋而總之曰蘆雩艸堂滿地蘆雩和我老舊家燕子傍誰飛此文丞相過金陵詩也丞相囚京口夜遁眞州至今眞州歲時奉血食不替既客眞州舍丞相又誰取法邪嗚呼盛衰之事大矣哉王氏之居本水南汪鴻臚故宅也往在昌啟時鴻臚富甲淮南北徵歌選伎剡燭連宵吳伶宋昭文妙色豔絕以千金購之貯其中後歸帝戚田都督家長安公卿侈祿慮佚之徒文軫結轂冀一見而不可得夫亦烏知十年之間此地變爲干戈燹火之墟又變爲佳雩美木之區邪今余買宅闤闠旦夕將遷公後乎此者又烏知變爲何景何物邪嗚呼鴻臚死都督亦死長安一炬帝里不可見矣此一地者又烏足以繫感慨哉堂成於己丑之十二月而越癸巳八月二十九日記之

頤圃記 後復改名藝圃

頤圃者憲副袁公之故宅也其地爲姑蘇城之西北偏太公閶門不數百武闤闠之衝折而入杳冥之墟地廣十畝屋宇絕少荒烟廢沼疎梆雜木不大可觀故吳中士大夫往往不樂居此惟販夫傭卒編草爲室繇其道以達於門居之空不知憲副何取而有之其後再歸相國文公相國自爲孝廉登巍科陟翰苑迄忤璫罷相歸憂樂歌哭於斯兩先生彪炳千秋窮約

不變至今閭人墨士覽故老之遺文對舊燕之巢幕未嘗不望衡宇而欷歔矚井臼而慨息也己亥之夏鼉鼓不靖余踉蹌適吳傲山塘之委巷初不求承風訪蹟藉芳躅於兩先生之末席吾友芸齋周子忽一旦操券而至於我乎處處余謂凡天下之森所求而爲之者必天地之氣之相感以成其心志之合憲副四十投簪耽情禽魚此一地也署曰城市山林是非獨不求仕宦也亦不求必入山林相國杜門埽軌屏居蒔植亦此一地也署曰葯圃是非獨不求三公之榮也亦不求平泉之樂余既森以謝周子則要署之曰頤圃枉易之頤曰貞吉自求口實夫求諸己而不求於人庶幾兩先生之森所求而爲之者歟閭之形家者言八宅驪珠次於離當有文昌坐位居者多貴而貧相國每語人曰吾生平命骨地脈使然夫兩先生之居其地也森所求而爲之若夫處窮約則兩先生心志之所存也余不敏不逮兩先生遠甚惟處窮約則一凡余之森所求而爲之者豈亦命骨地脈叶天地感召之氣然附兩先生之後塵以自見其心志則余之秊也夫是爲記

漢臣死戍墓記

宣城敬亭山有田夫畊於壄者穿渠決水下之乃古塚材瓦銅漆宛然是夜冷雨泣哭其聲淒壯田夫恐急取土掩覆久之迷其處只留版石尺許蠹毛鳥迹土學古蝕子孫相守取以鎮物歲年擊刹不大可辨後人聞其事就而讀之擇理會文截續其言惟世代姓名不詳因稱爲某先生云某先生隷籍渤海閒於漢某帝時舉孝廉於鄉詣闕上天人七策置爲巍科俾令於淮甸之南奏最帝賜廉循久任四字益宸翰親灑也尋拜諫官某先生居諫官五月條上諸疏皆軍國大計時丞相某大貪饕御史大夫某具疏隱諷之謂人臣不當鬻官攫金帝覺之丞相懼造爲二十四氣蜚語卸其事於言路某先生痛時埶之阽危而柄臣之禍國也伏蒲彈摘丞相激帝怒下廷尉獄拷治三木囊頭且死御史大夫上殿牽帝衣止之尋杖一百幽繫請室秊餘時某父太公殉國難烈死其弟大行請代兄治喪不允廷臣交請釋某帝曰有弟某在一日詔報謫戍宣城森何黃巾寇亂宗祊不守矣某先生爲兩先人治喪畢屏息溪山焦爛危年至藜藿不得飽當時人聞而憐之齎以錢帛某先生多謝太公嘗過敬亭山指一地曰君賜也死當葬此是後死

事不詳其子卽从其地葬之宋室遺民某讀其文設爲虛塚題曰漢臣死戊之墓又記先生具疏時寥某帝坐陵園左大臣一袍笏肅立右虎一踞帝前先生問大臣誰人曰汲黯也既先生从忤姦直節聞遂有橋山之痛豈感而能通邪

敬亭集卷第六

敬亭集卷第七

文

奏疏

崇正黜邪疏

臣从十年下吏拔置今官感激穹窿頂踵何惜恭遇陛下銳意經術崇正尊儒申明孔孟之書綱維人神之敎竊服　陛下躬堯舜禹湯之資而效唐虞三代之治是以弘振遐風式固萬世也獨是邇者傳聞紛紛世皆不謂宮闈之中有建設齋醮之舉臣初不敢信其事豈有十五年憂勤惕勵之天子而出於秦皇漢武之爲者乎　陛下或見人事之不效也儒術之罔功也从爲求之鬼神冥漠之中庶幾其一遇之斯固萬不得已之睿慮臣下亦何言然閒之治天下者舍其正直當然之準而別趨苟且僥倖之徑譬之適燕而南轅縱復疾馳心幽升而足吳越必不至矣考之正德初年亦嘗從事內典持呪結印遣太監劉允馳驅西域十餘年當是時糜費大官訛傳道路究世一補　陛下懲前毖後聰明絕出豈眞見不及此而蹈其故轍意亦曰姑試之云爾然　陛下亦知二氏之罔裨於世乎設使崇禮之後嘉瑞日臻和豐踵至臣

猶以爲時會適然必非二氏之得而福我者況其斷
斷必森前代已然徒惑世誣民豈益也方今天下水
旱不平干戈不戢四海有風塵之警百姓豈陳因之
積陛下不察而猶加優異亦何取乎卽曰祈安曰懺
過不過虛文天下後世誰復有諒　陛下者原夫聖
人之仁義必非佛氏之慈悲宗社之乂安必非老氏
之清淨如有謂符水可以却敵梵唄可以殺賊者
陛下必不信而乃役役焉以有用之精神供豈益之
勞攘以九重之尊崇勤二氏之邪忒此臣低徊流連
而必不敢以爲可者也昝人云佛如有靈凡有殃咎
妄加臣身臣亦云然臣初入禮垣職掌攸係伏惟聖
明矜宥森知俯采狂瞽世道幸甚臣愚幸甚

探本自強疏

比見天下之患豈過流寇　陛下智勇兼資神武天
縱妄乎六合稽首流民反耕而不其然臣憂夫人心
之潰散而國勢之日蹙也臣聞天下之政成於強而
敗於弱成敗之機間不容髮故古之君臣經營危難
之間初不遽圖遠大之略也當先爲自強之術譬如
弋鳥者矯其矢釣魚者理其綸矢與綸之不利而求
獲魚鳥不亦難乎夫兵將者國家之綸矢也蓋卒不

勤習百不當一況有不戰之將以先之行見兩刃相
接有倒戈仆旗而丢百此臣直奏時謂當以燕趙齊
秦之人爲父子兄弟之兵也大臣坐幄而籌將軍擐
甲而赴而朝廷操賞罰之柄以驅策其際故能動而
有功且夫賞罰者非爲一人而已也將以賞一人而
千百人勸罰一人而千百人懲故司馬法曰賞不踰
時使人知爲善之利罰不遷列使人知爲不善之害
也如近日賈莊一案卽不敢言功堂堂一戰不可謂
非死封疆之臣也邊陲折衝之士皆慟之若盧象升
之卹典一日不頒非獨傷忠魂也何以作仗節死義
之氣襄陽一案更何說辭皐宗子淪亾不可謂非壞
封疆之臣也工爲粉飾幸逃吏議若楊嗣昌之皐案
一日不正非獨輕國法也何以慰　高皇帝怨恫之
心　陛下方當振王師安邊境埽潢池之癬疥傳弃
葉於世窮奈何使大臣功皐不相甄別邪臣草疏畢
見邸報嗣昌又以甘鎭敘功官俫恩蔭矣天下痛心
疾首之赤子豈釋然於釀禍階厲之渠魁刻印銷印
惟　陛下一轉移間百臣新進愚昧眞見國是人情
在此二事伏祈　陛下垂意施行

言官互糾疏

竊聞天下之久安長治者賴有法度倫理維之百法度之在朝廷倫理之在人心如日月之經天夫孰得而踰越之故五刑特嚴不孝之條大亂重申世法之皐萬世相傳守此而已不意脊原任兵科左給事中陳啟新其人者啟新蒙 陛下拔諸傳衆之中置諸侍從之列凡在臣工咸服 陛下市駿求賢廣收言路爲啟新者即宜潔己持身秉禮範俗以仰副 陛下破格用人之至意臣何難舉手加額爲世道稱慶然嘗從邸報中得其章奏閱之鄙倍世文直比夫不識字之獬豸橫談世當叉下於不開口之寒蟬向受

陛下督責固已洞見中藏猶曰技止此也乃博矯強之名於長安肆貪縱之惡於鄉里臣作令儀真密邇淮陰孰悉其逢事攫金習聞其怨聲載道即江北鄉紳之見在班行者可一一問也臣請數其惡之最大最著者而不及其末詐爲南京之遊託詞采訪實行挾騙試問其采訪何事一不滿其谿壑即百計傾陷猶曰害及其疎者也山陽知縣劉景綽其父母官也不送扁額小事耳乃特疏誣陷知府王昌時古二千石也索金不遂以爭廷叅禮致使緩印綬甘自廢弃夫守令賢不肖惟撫按得而甄別之而非鄉紳之所得擅其糾彈也使鄉紳可擅糾彈之權則朝廷可廢撫按大吏况中外多人豈世大奸大貪應從白簡者啟新偏褎如充耳獨於本地之守令瘢索毛吹謂非恣意把持魚肉鄉曲乎且天下之有科道者不獨一淮安也將驅守令而拱手聽鄉紳之命又安望其執一法行一事世怪乎中州之縛官降賊相率以爲得計也猶曰事未關乎倫理也今歲聞喪棄輿拜客紅紙大扇署銜自恣遲留道路濫收賻奠船泊清江浦鼓樂喧闐萬目共聞夫聞喪而可以棄輿則是孝子可以不苫塊聞喪而可以拜客則是孝子可以不廬

居聞喪而可以用紅扇用鼓吹則視其親死爲快意之場聞喪而可以收賻奠則視其親死爲賄賂之資人而病狂喪心一至於此反復思維不得其解或啟新生不繇父母非天下之爲人子者乎抑以出身武舉但知武官之不守制遂至於悖本忘親邪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倫理一虧何事不可方今開門延盜叛國逆天比比見告若此風一倡臣雖至愚寧世隱憂伏乞 陛下毅然乾斷顯僇其皐爲萬古存此綱常啟新雖恨臣噬臣亦不暇顧矣

東方民命疏

自有遼事用兵以來凡名買本色皆派之江北河南及臣鄉濟兖東三府近河州縣葢以近河則形利埶便於萬不得已之中寓寬卹民力之意法至善亦相沿至久也偶因十三十四兩年濟兖東三府奇荒大盜收糴甚方而戶部始有以青萊登代爲名買之議於是十四年青州派米一萬五千石豆五萬石萊州派米一萬五千石豆二萬六千石登州派米一萬石豆一萬六千五百六十七石此時遼警方棘檄催甚嚴官司執鞭而嘑百姓懸釜以應名爲名買實爲加派名爲給價實爲虧值已成往事不贅陳矣今十五

年復派青州米七千石豆五萬石萊州米六千石豆二萬石登州米五千石豆一萬六千五百石此其爲數較十四年稍減而年復一年停罷甚期且地不近河輓輸最艱民間小户有派米豆一二升而間關數百里者有因一二升米豆而稽留十數日者有出入沙嶼險阻備嘗又從而抑指需索者有陸而水水而復陸肩而挑背而負者萬苦千難顛連靡訴衆口同聲不如雞生此仁人所淚爲惻怛而聖主所急宜矜卹者也臣愚以爲宜亟勅戶部自十五年以後另行蠲派使西三府既受拯災卹患之仁而東三府亦免

李代桃僵之累斯稱情法之平也然此猶云以臣鄉代臣鄉也十四年六月內戶部題爲再計關外糧料等事一疏將青萊登三府支用練餉銀兩買豆五萬石大麥等項三萬石又於額解錢糧內改徵本色米四萬七千石是於代買西三府本色十萬四千五百石之外又派本色十二萬七千石共二十三萬一千五百石矣夫以青萊登二十九州縣而代濟兖東七十五州縣之糧旣地之大小民之肥瘠懸殊數倍而又派十二萬七千石始以往年派之江北河南濟兖東者而概責之二十九州縣矣關外本色臣不知其

總數若干又始以二十九州縣而任其強半矣況額解改徵本色而本[illegible]必不兼征動用練餉名買而練餉未必扣算西餉旣難本色重派絲轂茲詘閭閻展轉近聞寧海文登等處百姓逃徙拋地甚多再爲窘急必至揭竿又始驅東三府之民而爲西三府之續矣宜亟勅戶部和盤打算另作區處勿以東三府暫安而可耕當念東三府隱亂而當虞庶不至異日胥事茲如西三府之前轍有煩　廟堂籌策則臣鄉幸甚天下幸甚至於目下十五年一年額徵錢糧旣改本色便宜令民間免派折色練餉旣應動用便宜

令地方設官名買而爲之量增其米値叅酌其脚價
總於練餉內通融消算此不過撫按之事惟　陛下
一爲告誡而已

因事陳言疏

日者寇孽未消邊塵益動閭閻愁苦觸目傷懷　陛
下憂先兆庶怵怵然下辠己之　詔臣遵綸言謬抒
八議送閣彙奏今更進而畢其愚者臣讀虞書稱堯
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寛又曰宥過無大卽唐興元大
赦之制亦曰朕不能撫人以道乃欲繩之以刑豈所
謂恤人辠己之誠含垢布和之義歷觀古先哲后莫

不以寛得之以苛失之也　陛下自臨御以來禮義
興行教令明著臣下麤知薄譴已可卽漢文之除肉
刑焉足比數年來諸臣屢干　聖怒枉　陛下因事
明法其何傷於仁厚之本懷乃辠輔張欲矯語弄威
天下無不謂　陛下如天之好生而猶不免刑罰之
或過也臣竊痛往事之失敬陳三事廷杖之法始自
隋文唐開元間祕書監姜皎得辠大臣張嘉貞搆而
杖之後復請杖都督裴伷先張說爭之刺史楊濬坐
贓杖戍裴耀卿曰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衣受笞事
頗爲辱玄宗從之後御史蔣挺坐杖復從侍郎張廷

珪言止之夫玄宗中主也猶且如此况　陛下比隆
堯舜者哉卽如本朝洪武六年尚書黃肅有辠當笞
高皇帝以六卿不宜辱詔以俸贖此古者刑不上大
夫之義也弘治初郎中李夢陽疏論外戚以侵皇后
下獄左右請杖之　孝皇不許語尚書劉大夏曰此
輩欲因杖斃之耳中外無不仰　孝皇之仁聖不圖
今日傅朝佑者一言出口三木囊頭生不干應死之
條没不免杖頭之鬼將何以處天下之作姦犯科寇
攘兇宄者乎　陛下明並日月能弗念此詔獄之設
最爲嚴重古者爰書平反皆繇司敗我國家刑部都

察院大理寺三法司獄周官圜土之制也　高皇帝
初設錦衣衛洪武二十年罷錦衣用事人焚掠具已
而詔徵內外獄無得上錦衣衛大小咸付法曹終
高皇帝之世錦衣不復典詔獄　文皇卽位用紀綱
而詔獄遂繁自是而後王振私人馬順以詔獄而殺
翰林劉球董璘矣二人忠臣也門達以詔獄而陷袁
彬矣上故人也陸炳以詔獄而害李彬矣樞密重臣
也至逆魏亂政許顯純用事屠毒忠良慘僇盈死者
相屬此　陛下所目擊而心傷者也臣竊以典詔獄
者固非其人然職皆武弁駔儈殘很者實多安得賢

者而用之若先朝年斌王佐其人百世一二也況夾
桵笞敲又毒備至拳桎杻械四體不完處則繫縲鋃
鐺寢則坎窞汚溼白日世光青燐滿壁囚首垢面隸
卒得而躪之鬼物得而凌之蟲鼠得而侵之伍之夫
孰非天地所生朝廷所養讀詩書而膺膴仕在 陛
下幈幪之下哉何忍使至此極邪夫皐東莫赦國法
難逭豈必鍛之詔獄乃成鐵案乎若夫微瑕一眚之
事嬰秋荼凝脂之議如近者王吉士蒙不測之禍因
而制其死命於奸人爲漁利於國家爲傷恩臣不願
陛下之有過舉也以 高皇帝之嚴明誅罰世赦晩
年合道默契天心至聖大仁豈不德隆千古哉旂校
者周官之胥隸漢司隸之役徒也專以司察京邑不
軌奸盜機密爲錦衣官耳目爪牙之司咎景泰天順
時所統百人止百大抵市井無賴以捷悍詭祕善鉤
伺人帷薄閒其逮繫胥皐肆其淩虐固其埶然也獨
孝皇仁聖有臯委之法司嘗曰與我共天下者三公
九卿也其時緹騎匿跡自斂不敢橫出而錦衣官亦
遂巡守祿而已至嘉靖時陸炳倚嚴嵩爲奸利所募
緹騎之驍黠者以數千計仰度支坐倉而國計不堪
矣至魏忠賢而益熾禍延寓內矣此皆蠧國害人所

宏深慮者也諸臣亦嘗爲 陛下言之卽如臣初任
儀眞令值山東寇亂撫臣余大成舟次江干奉 旨
逮繫飽大成多金猶曰大成胥皐故胥之賄耳臣藐
焉縣令且儀眞非大成之本籍也亦非大成之屬邑
也而緹騎之淩轢世端橫及以此推之其鴟張狼戾
有不可言盡者已臣竊計三事者原相因而及蓋
陛下胥雷霆之威斯有杖獄之法錦衣承 陛下之
旨益重詔獄之刑彼騎校小人亦安得不銳其爪牙
恣其吞噬乎伏惟 陛下體天地之仁法堯舜之治
紹 高皇 孝皇之軫念而其道則尤在寬弘而世
過怒則君德隆而刑罰中矣羣臣幸甚國脈幸甚不
勝悚惶懇切之至

始陳河南解圍疏

自有流寇以來延連六七省以中州爲營窟然未有
瓦解土崩如今日之甚者也累卵汴城埶同孤注一
日扼吭拊背竊弄中原此 陛下社稷之憂也臣謂
今日之計莫急於解汴城之圍日間藩王捐金募士
衆樂嬰城故於萬死一生中保危亡於懸絲然恐宗
祿之儲蓄有盡公家之粮芻無多應勅河北諸臣飛
芻轉餉詔致粟千石者受上賞以次遞降所以壯金

湯之色銷北渡之萌是非獨拯河南已也至於料敵制勝則在決機臨陣之間而非設奇不足以濟之兵法所謂以正合以奇勝是也夫賊勢披猖號稱數十萬其鋒不可當我兵縱多未必溢賊之數衆寡既不相敵而欲操全勝之策難矣策之上者莫若無戰但堅壁清埜以待之而出奇兵從間道斷其饋路使賊前不得逞退不得還必坐困如窮獸然後厲兵秣馬鼓行而進闖獻之頭可致闕下也若開封距河北僅十餘里鄉兵客兵正當相機策應使金鼓銃砲之聲直接危城以褫賊魄而張我軍所謂用疑兵之道也苟徒閉門畫地賊方橫行河上而我乃漫言解圍豈可得乎

繼陳河北兵屯疏

臣言河南爲噂吸安危應變眉睫若不爲善後萬全之策竊恐河北亦河南之續昔向見豫中諸臣一疏凡屯田屯本措餉練兵諸事其爲鄉井計者甚悉事付主者留連至今莫肯求問臣愚不得其故考河北形勝實爲拱衛神京襟帶二東之要害齊魯剽悍之徒揭竿伏莽關協蠢動之埶秣馬高秋萬一變生不測兵連禍結塞咽喉據心腹所憂者正不在黃河南北間也孟子曰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此言事之貴豫也臣謂宜勅該部刻期議覆或以臺臣王漢見在行間不便更置亦當別求心計之人委以其任令速見諸行事議者乃謂專言河北疑有棄河南之意臣謂不言河北是又與於棄河南之濱者也夫彰衛之民衆而久困危亡之機間不容髮其士人之披堅執銳出萬死一生者以重其妻子廬舍故也其賊黨之首尾相顧不肯席捲而來者以河北在左故也鋒鏑之餘無城郭可依百姓相枕藉於道路此虞翻疽食侵淫之喻若不蚤爲之所其禍立至臣不勝杞憂者此也

三陳削平禍亂疏

臣觀狼豕不靖蹂躪中原將士枕戈待旦者幾二十年而秦而楚而蜀而南幾而豫尤甚方盜之始萌也一有司治之百有司既盜之漸成也一裨將治之百不卹民既驅民而爲盜裨將不殲盜更豢盜而不爲民天下之事可爲痛哭歎惋也夫今日之盜皆吾民也民雖至愚其畏死亡愛親戚之情則一答何以恬然耕鑿以爲盜不如爲民故也今何以揭竿競起以爲民不如爲盜故也故思患預防獨有責守令之法

顧今日之守令責以殺賊不如使守令之境內無可殺之賊也願攄二策一曰勤民業一曰倡勇敢古者之民有四士農工商是也自遊手好閒之人多而農之所入不足供遊惰之食因而推之一人遊惰則一人乏食千百遊惰則千百乏食此千百乏食者即千百爲盜者也宜勅有司行十家牌法按戶口而問之爾隸何籍攻何生業遊惰者寘之法如此則民之怠棄者反其本矣若乃好勇疾貧之徒生而獷悍飢則丕險无以處之執必爲盜因而推之一人不得所處則一人爲盜千百不得所處則千百爲盜此千百爲

盜者即今流寇數十萬之黨與也宜勅有司廣加名募材能出衆者授以官次亦不失千夫百夫十夫之長即使之禦賊如此則民之豪猾者爲我用矣誠能行是二者民既不爲盜盜亦復爲民太平可庶幾也臣目覩中原禍亂不勝憤懣故一事分爲三疏義取簡明便塵　睿覽如一語可采惟　陛下裁奪施行

文風士氣疏

嘗讀易之賁卦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而其象曰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自古文章與獄事不多見臣間東南文學蔚起一時爰有復社之名非曰人盡君子也要之闡明經史銳志講誦則誠有焉即一二有心之士懷古憂時慷慨持論亦規勉大義匡翼明時非分外也宋臣不曰秀才以天下爲己任乎自臯輔密承衣鉢事類阮儒不曰誹謗即曰結黨一人而株連无已一事而毛疵必求嗟乎臯輔固未之深思耳所貴乎佐理機務者爲其能持大體而自處於无過之地也已實有過縱然人盡結舌於清夜亦不自安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在物有觸邪之獸有指佞之草天地亦並育而不相害況三代之直本之人心之正命哉宋時太學諸生輒與朝廷之政事假

若大臣壅塞專權民生不遂當時之小臣不敢直言而士子代之士子不敢直言而文字代之此亦世道之不幸而執政者之羞矣倘畏人清議反躬循省庶幾有所憚而不爲不然者徒使草莽斂迹月旦箝口張儉蒙逃亡之禍申屠絕梁碭之踪不亦過乎且天下之事士子不留心誰當留心者布衣擔簦之日未紱簪筆之時總此人才國家累世豢養乖有經明行修之儒考前代之治亂覈當世之得失指陳切隱裨益上理此正　當宁所宜側席而求闢門延攬而恐後者也若慕仁義者譏爲多事忤權奸者斥爲狂生

則當今之依阿取容反名哲士委靡不振反成善俗也邪臣竊傷學校之風頹而師儒之道喪也目下鄉會兩試正人文消長之關宏天語申飭俾天下之士勿以復社爲厲階勿以文事爲危途維繫國運不小抑復社之禍始於周之夔之誣詰張溥張溥一代著作之手砥礪名實折衷古今不季而齎志以歿天下惜之昨見臺臣劉熙祚疏請表章業蒙聖鑒并祈陛下收其遺書行之宇內詩曰古之人勿斁譽髦斯士臣爲 陛下誦之矣

皋樞保脫疏

自辠樞陳新甲禍敗封疆荼毒生靈海內冤魂銜痛九泉恨不爭食其肉故言官文章糾論世非爲社稷生民起見 陛下明同日月威凛雷霆既加顯僇旋付法曹竊幸巨奸授首洩神人之憤而悚遏腹之觀在此一舉矣忽於十九日辦事垣中接得揭帖一本乃遼東生員薛徵泰賄保陳新甲之疏也簡閱一過不勝駭愕夫新甲媚敵損威隳陷名城誠干十死之誅不知徵泰何心信口妄談一則曰揣摹敵情眞是神手再則曰 陛下辠新甲何不季而失天下之望嗟乎固大異乎臣之所聞矣所云神手或者其賣官之手乎其賣國之手乎此外森所爲手也何以云神所云辠新甲失望或者失天下欺君之望乎失天下款敵之望乎此外世所爲望也何以云失以新甲辠狀昭彰千百世而後人同切齒何物劣生不讀 高皇帝臥碑議評君父撓亂典章即就其揭中云崇禎十四年蒙 陛下批薛徵泰著并咨遼撫同商破敵之策仍著密議具奏臣不悉後來作何結局第觀年來敵執披猖長驅深入未聞有薛徵泰其人者奏效太平其說謊騙官之故智約略可見前既褻瀆天言今復挺身恣肆即徵泰渾身是膽豈能容於堯舜之

世哉變怪新甲以典兵大臣不能捍患弭災暴尸馬革即今身名俱敗之後慷慨西市甘就斧鑕猶不失引辠自裁之義乃今日請死明日請死比及王法難逃賄買劣衿播弄機括若新甲者生則世恥之人死亦喪心之鬼臣亦不知原疏曾否封進既有此揭不敢不告伏祈 陛下勅下法司將薛徵泰一并提問根究賄買情弊所以壯國威而寒敵膽者端有賴矣

戍臣可原疏

臣按史晉平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誰之力乎對曰管仲善製割隰朋善縫紝

賓胥世善純緣桓公知衣繇此觀之有臣而不盡其力非知也　陛下尊賢禮士江海能容慎獄則囹圄一空起廢而品彙生色向閱邸報刑部一本奉有法重放流辠原一眚等語說得是之旨仰見　陛下憐才宥過千古無兩臣敢不廣推皇仁宣布寬大竊見原任吏科都給事中章正宸清能表物識足匡時當其以詞林改置禁垣首劾不與廷推之王應熊旋遭繫逮囚首赭衣使正宸而濫徇也何事不周旋逢迎坐致葊膴以彼較此夫豈不判然者乎比及應熊溺情師友忍棄陵園庇黨營私痛洩中祕辠狀昭昭難

逃聖鑒畢竟正宸一片血誠不可謂非正直之臣也再蒙　陛下拔之辠廢復起田間松柏之貞久而不改舉國知之非臣所私嗣以會推閣員世當聖意再遭謫譴臣聞司馬光論言官第一不愛富貴次則惜名節三則曉知國體觀正宸學問不愧斯語呂誨居言職不畏強暴再經謫降執節不回觀正宸生平不愧斯臣第恐其嫉惡太嚴好善過執直道孤行招尤賈禍事或有之豈肎自蹈濫徇竄首荊荒嗟乎正宸之自期與人之期正宸似不應如是也且諸臣即至愚誰甘自外於明時臣與張三謨等同朝未久雖密

勿重大考慎當先然張三謨屢忠進言有大臣蹇諤之概宋玫博學通古為世所宗兩臣者即未堪心膂輔弼之寄而布在列位可以備黼黻弘上理孟子曰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俗曰濫徇固壞朝廷之法若使嚴刻亦傷國人之公正宸之處此亦極難矣十年之中兩置死所一身之內百極顛連憂苦放流空灑海南之淚形容憔悴徒銷澤畔之魂有人若此荷戈從軍臣乃靦顏鵷班逐隊豈不羞哉唐臣栁宗元曰播州非人所居劉禹錫親在堂萬世母子俱往理中丞裴度亦以禹錫母老為言

臣雖不敢比跡古人惟望　陛下俯體輿情宏闊法網如正宸必不可赦伏乞　陛下立削臣職以代正宸之辠名宸左右補闕拾遺所裨治理非淺鮮也

恆道圖成疏

臣自受職垣中以來纔六閱月竊見　陛下躬秉大道就將黽勉萬幾之中毫髮不紊每歎吾　君眞堯舜之君也善政彪炳史不盡書其最大者有六曰勤學曰任賢曰公卯曰清刑獄曰絕近倖曰禁廠衛夫持此六善政以治天下而天下尚或有不治者哉臣未之聞也古之君臣或手披荊棘而觀變於數十年

之前或力致中興而收功於數十年之後葢弘思遠益久道化成君之所以責臣與臣之所以致君皆非可以旦夕之效望安全也今塞外將軍未奏燕然之捷中原轉戰未罷金鼓之聲說者謂天下亂機不息治理未臻追悔十數年間僉人誤國臣竊悼痛故敢因 陛下之六善政而重有遠念也 陛下既勤學矣臣且願勤學勿倦夫三代治道首重儒術典綜羣籍博通經要以天子而躬學士之職亦何勞歟然政勿賓呫嗶之末也觀六經之旨必辨理欲之關讀前代之史必知得失之故臣見無逸作所共揚聖猷光

昭緝熙聿修厥德矣 陛下既任賢矣臣且願任賢勿二夫名卿譽髦國家所賴以為羽翼共安危也今日者老成端方已登夫盈廷師濟之盛清流名喆又拔之辠謫淹抑之中豈慮有良才抱璞一往不返淪草澤歎終窮者乎使與若而人者探本原究治體濟機於多難休變於未形信之既專行之既久而朝廷收任賢之效矣 陛下既厺邪矣臣且願厺邪勿疑夫小人之與君子迥異者以其心險其機深也當羣正盈朝之時君子之待人也常寬及事變反覆之日小人之中人也甚巧稽晉黨錮釁開卒啟黃巾之禍宵小含射遂成元祐之碑往事寒心於今為鑒其或有工貝錦而冀燃灰者亦知聖人在上如此其嚴斷者乎若夫刑期無刑前代所尚漢宣齋居決事當世稱平臣見近年清獄之後宜幽釋滯人慶更生願陛下體天大德奏允懷之治至於宦寺竊姧既傷治體假番肆毒寔撼人心 陛下聰明神聖討左右之辠摘伏者受賞杜姧詭之害擊斷者罔施 高皇帝典兵不假內侍緝事不設衙門立法之初良有深意願 陛下懲前毖後以臻郅隆今四方有秋水旱世間天人之感亦既彰彰然 陛下有此六善政太平

尚未可驟幾諸臣若不仰體聖心交相砥礪以成明良喜起之盛臣未見其可矣臣愚甚謬計遠猷惟陛下省覽

澄清督撫裁抑大帥疏

臣惟天下不能有治而無亂要以建中興之業者功集於用人彰神武之威者道備於飾治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不外乎此自疆埸不靖武功未成始於任使不當繼至措置俱非加餉為殲盜也實以病民抽練為精兵也與且虛冒追言往事悔恨世及乃縣樞輔倖進刑章遂謂國憲終可寬假尤而效之釀禍至

今中原喪師親王遭慘棄督師而不救致四城之丘墟我　陛下乾斷一朝臯櫃就僇凡在事諸臣凜凜奉天威敢不洗滌肺腸共圖稱報臣觀盜賊之患何代無之然當其時也朝歌饗會則市里皆平誅叛先零則罕幵悉下此豈借才異代者乎則今遴選督撫奈之何不亟講也　陛下重節鉞之寄非不謀及卿士慎其始進而僨轅莫效一試輒蹶人謂其悮封疆也以懦而不知其誤封疆也以貪葢貨利不清則用舍不當用舍不當則軍政不立軍政不立則士卒不治士卒不治則征戰不勇貪止一人而害且千百矣又令桓桓建牙儘多干城鎖鑰之選然保世連章彈射穢跡彰聞貽三軍之羞者乎應勅該部從公甄汰其堪奮翼滙池者留之其不堪收效桑榆者汰之倘徇私背公並坐以法雖然臣又有說焉今之孤城震虩望風披靡非盡督撫之過也臣作令江北逼近鳳泗目覩流寇情形雖動號百萬悉驅擄過半乃先事甾敵愾之志當機乏一矢之加遂謂賊之不可殺豈不謬哉此其辠不在督撫而在大帥何則登壇擁旄富貴已極子女幣帛何求不遂如此而望其出死力殺賊固亦難矣以故督撫欲東而大帥西督撫欲進而

大帥止所貴乎督撫之奉國威而彰天討者以調度之繇己也今之大帥類如此彼一督撫而使之[illegible]百萬賊有是理哉考祖宗朝總兵多勳臣久歷戰陣者而府銜不輕加流職臣愚以爲宜裁大帥之名以收偏裨之用彼方爭尺寸之效昂首前途迨功成而後被彝典之榮此於變通之中不失祖制之意也如近者總兵馬爌奉調不應逆節顯然　陛下猶令其殺賊自贖臣恐遺爌所笑致輕朝廷也惟　陛下鑒察施行

亟辨忠佞疏

臣聞人主之御羣下也譬一家之主伯亞旅者然勇者使禦侮廉者使守藏捷者使奔走辭者使應對智者使掌計苟有一長可錄何妨同途而進我　皇上寤寐求賢千金市骨一時羣正凡跧伏林間者莫不振腕奮足快遇明時卽言官文章奏薦甚非廣羅才器用以仰副　陛下圖治至意然獨於詞林一官尤宜致慎者葢今日之詞林卽佗時之坐而論道者也大之爲金甌枚卜之選小之亦爲侍從啟沃之資非若一材一藝可以量而用之也朝廷鑒別之法首重心術次及經濟或才智淹達或名譽通著或發議而

周古今或獻書而切時務故古之史臣出入諷議左右箴規不獨制誥而已也有一於此　陛下聯級而登之超資而進之詎不快歟葢心術不正者必小人也小人嘑朋比類何事不爲即一小人足以敗治而有餘經濟不通者必庸人也庸人遺大投艱張皇罔措即一庸人足以僨轅而𣝣不足夫用小人而敗治用庸人而僨轅苟非端於遴進標舉行能　陛下將何賴以助理乎竊見起陞禮部侍郎陳子壯其人附邪如豨竇之犬嫉正若含沙之蜮通國共非朝埜不齒當太輔王應熊惡燄熏灼之時情聯師友宵旦攢謀用一心腹之唐世濟而擅翻逆案用一心腹之王維章而敗誤封疆應熊潑膽而爲之誰實入幕而贊之此皆子壯𡚁利崇黨罔上蔽朝之𦤎也至於伊子爲惡業挂彈章小民遭其荼毒鄉黨鄙其狼貪爲之父者何縱之至此極哉臣聞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當今天下空虛盜賊蠭起羣職曠廢百姓流離若邪枉之結熾將撥亂其何從乃如姜曰廣者讀書博古忠潔端方其學其品國人仰之二臣相較黑白懸絶今反抑之閒署屈久未伸尤非　聖主尊賢任能之至意也　陛下方八紘延

俊廣搜世遺若子壯起陞則姦邪多僥倖而竊位若曰廣不用則忠良竟淪落於末僚矣惟　陛下少垂察焉或不以臣言爲𣝣當也

武闈大弊疏

臣嘗痛心於武功不立邊備久弛内寇外患憂在腹心至尊焦勞日𣝣暇晷顧思祖宗養士二百七十餘年豈真世奇才雄略之儔應運而起奮發有爲稱廉勇以佐中興之業者乎良以司馬之堂賄賂公行巧作弊端以故匪人濫進邊腹空虛低徊往事慨歎兹時臣雖至愚能世隱憂不意陳新甲而後復有劉餘祐其人也憶餘祐曩赴南京兆任道出儀真所攜家丁不下數百或市上搶刼或劈門強入或晏淫婦女爾時正鳳泗震驚風聲鶴唳之日臣作吏彼中士民倉皇奔訴於臣旋赴公署求救於餘祐餘祐怙不爲怪且非獨儀真也自淮北而南何地不然臣以事在已往或可聽其改悟乃今者武闈大典　陛下拊髀而思頗牧安何如肅然閒二場步箭較射之時至武生李起鳳止中一矢旁有青衣數人口稱廠衛人役強逼司官添作三矢季司官執法怒叱不行臣不知起鳳有何神通弁髦國憲公然𣝣憚敢於行私使餘

祐而不知邪防姦之法安在乃明知而不上間罔上欺君其辠滋大當此時人言沸騰即逆思起鳳內外關通必至收錄丗疑然司官不便預發臣等不敢蚤告者以事關異嘗大獘猶冀餘祐稍懼國法自惜身家性命未必即至是百未幾榜發起鳳果中五十九名通國之人且森以爲餘祐解也夫起鳳步箭一矢已不合式即玆得入場然未有二場作獘而三場不作獘者亦未有作獘之人而敢於收錄者譬之文場如有前場代筆決丗後場能自出心手之理如有一場關節求中決丗三場不盡合關節之理繇後思前豈非起鳳弓馬不習文義不通以餘祐關合已定惟恐二場見落不得不有逼勒添箭之事以期三場照應取中如寄箭可假何事不可假武場可徇私何事不可徇私餘祐大膽包天何至此極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以陳新甲而冒濫中樞遂釀封疆之禍以劉元斌而肆惡丗忌遂致淫掠之慘究竟新甲殺矣而難免其賣官之貽害元斌殺矣而森救於荼毒之生靈則何可以不早爲之計乎伏祈陛下毅然乾斷立逮劉餘祐李起鳳根究通同情繇明正縱兵攖民科場作獘之辠宣示中外玆究廠衛人役是否眞假何故撓亂大典庶稱鷹揚盛事不至邪人弄柄矣

補牘再糾疏

臣念疆場不靖武備日虛司馬攫金匪人濫進以故昧死而撩虎鬚具有邪臣蔑法可駭等事奉　聖旨劉餘祐協戎佐樞正資料理不必苛議這本內事情著自行奏明據稱李起鳳止中一箭司官不允加添如何又得取中併青衣數人口稱廠衛人役強要添箭是否實情即著該司官回奏該廠該衛一面挨察人役明白來說該衙門知道欽此續見監試司官漆嘉祉回奏一疏其李起鳳止中一矢添箭行私之事備悉始末已在　陛下洞見中森俟再瀆其疏內又云直以其事白於堂官正臣前疏所謂明知而不上聞犯罔上欺君之辠者也正擬再疏糾奏旋以邊警狎聞念主憂臣辱之時共宜矢心防禦仰紓焦勞及閱邸報見原任兵部武庫司郎中周仲璉回奏之疏奉　聖旨已有旨了司鼓報箭周仲璉何丗察核念已經改正姑不究李起鳳有丗情獘著該部察明據實奏奪欽此臣欲姑待不言恐該部察奏未確終必煩聖明之批荅夫餘祐貪邪匪類不止賣武舉一事

即武闈之後嘖嘖人言亦不止李起鳳一人謂有年僅十四五一字不識者謂有文理不通取中本房首卷者謂有不看策論先填姓名者謂有班役析恩一再而三者揭狀通傳萬目共覩餘祐敢一字欺飾乎臣且就起鳳論之夫朝廷之事孰有大於武闈者乎武闈之弊孰有大於添箭行私者乎當司官直白之時即定一面叱逐一面題參使非行賄買中豈有明知犯法復令再進三場之理信如餘祐所爲是舉人二場懷挾夾帶竟可置之不問任其通同關節也所不可但不知朝廷有此法紀否餘祐云糊名易書也

繇而知爲起鳳然則司官直白亦無繇而知爲起鳳哉且聞起鳳原卷批一客字又批姑取字从策論而請客其不優於文理可知从文理而止可姑取其不可哀然前列可知餘祐縱神手通天能換試卷不能掩起鳳之覆試試問起鳳之儼然前錄者畢竟爲技藝乎爲文義乎爲技藝則強改三箭不可謂穿楊之能爲文義則鈔寫別題不可謂韜略之士餘祐即喙長三尺其何解於賄賣之弊哉至其縱兵擾民即據原疏云自淮而南人見戎衣者輒異之是地方被害情形直逼言下要世俟臣言之再及也且今邊馬淡

入如忝世人之境無非司馬徇私用人不當如餘祐不立逮正法臣恐疆場之禍未有已時也从餘祐銜工貝錦毒肆含沙舉朝知其惡而不敢不懾其威臣从事關大弊冒觸兇鋒兼之取怨番役亦知禍機不測恃有聖明照鑒若餘祐謂武場可私步箭可假犯法可从不告策論可从不通關節可从公行匪人可从賄中臣願服妄言之辠不復與餘祐論是非矣

陳言選將疏

自四城不守蠢爾猾夏肆其長驅寧待智識者知之廟堂失算不求王庭絕幕之能妄語金絮采繒之事

事既至此夫復何言適見廷臣倉皇一似無可奈何者不過推薊督推昌鎮推通撫而已甚且軍中之旗鼓未張薊北之重圍已至从此望其制勝成功臣不敢必臣聞將不豫設無从應卒士不疑心難使死敵昔李廣從百騎解鞍縱臥而射殺白馬將田橫率徒屬居海島上及聞橫剄凡自殺者五百人當是時豈有執脅之力迫之者哉蓋士爲知己者死也繇斯觀之有良將而後有死士則得將爲今之第一著海內之大不乏貔貅之侶鷹揚之儔顧在朝廷求之耳夫从匹夫之賤蹴爾加之公卿之上事出非常未繇相

及非若伊尹呂尚不假近習之薦左右之介也則懷奇之士惟有黃馘藁顙老死嵓穴而已又況司馬之堂苞苴很藉而欲使煨塵之中褸裂之末遭逢於一旦此固事之至難者也以臣所聞有偏將路雲之者當孔䟴作逆之時捍禦臣鄉抗力一戰死且不避而孤城卒得屹然乃功旣等於彭寵之微名不列於雍齒之賞良可歎也獨以愚闇如臣尚能知此弁之賢今廷臣夾袋中豈世十倍其人者或有矣而諉爲不知或知矣而匿不以告此世佗避舉主之累也伏乞陛下勅下九卿詹翰科道各舉將才一員勿事雷同羅之闕下以備緩急芟祈 陛下少寬追論之法使諸臣得盡其誠臣又聞颷至風起逆者世萬一之功高城湥池王師有全勝之略臣坐守北門日覩形勝惟宜嚴申保甲之法頃聞薊城失守變起內伏都城稠穰尤可寒心地方遼濶如此恐非五御史所能分身料理 陛下當於候考諸臣授職之後多遣臺臣逐户譏察勿徒點閘之故套也

禦急伐謀疏

自敵騎入中原四方瓦解偵哨軍情忽急忽緩臣謂急固可憂緩亦可慮也葢敵未敢正視神京又不南侵速求一飽此其譎謀豈猶夫戊寅之舊事然籌而伐之是在有備一曰倒犯關門思通彼來路爲譎之一一曰東犯津門思阻我餉路爲譎之二一曰南犯拱極城思扼我援路爲譎之三風聞彼於撫寧掘濠思爲輭困之法以斷我京關邊火而津門達寧遠有舟可通宜密諭關督力衛此道勿使彼侵則兵餉往來不致窘乏如此則困關之謀可伐矣津通爲糧餉咽喉通守固則津執振撫臣馮元飈綢繆必豫而尤在與倉督同心收保運貯務遠焚掠間通兵額虛絕少實備宜勅通撫王鰲永實爲稽查彼此聯絡如此則攻津之謀可伐矣京西南蘆溝橋新建拱極城原爲四方輻輳之孔道但城中居民雜多萬一守禦不嚴彼藥間竊據不獨待援路梗即神京之聲靈亦何以居中兼制外邪宜用一副將發京兵三千豫集糧糗以資堅守如此則南下之謀可伐矣至於■隨在彼嗷而■之子家於京師昨雖助馬請纓渡河辨賊若隱微分合未識果能以君國之計滅父子之情否合雜張榜招■來歸以生其疑或設衛以嚴其家之出入設禁以察其子之誠僞此亦不可不湥慮也又聞夷漢兵丁仍有未盡調發者宜勅總協

臣設法安頓勿令潛伏城內別生事端統惟　陛下
垂察
瑞麥鈔參
奉　聖旨據麥岐雙穗誠爲瑞徵但該省盜儆未靖
水災洊臻地方官當益恪修職業以迓天休該部知
道欽此該本科叅看得春秋一書不言祥瑞而獨言
災異者葢欲人主修德弭憂寓意甚遠取意甚嚴至
漢臣董仲舒深春秋之學其對武帝策曰臣觀天人
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夫仲舒爲西漢羣儒之首當時
反復於天心警告規切可謂詳盡未聞儒臣以祥瑞

之說進者今浙江董撫軍於瑞麥一事侈口樂談心
竊異之昔唐憲宗荆南獻毛龜上曰朕所寶惟賢嘉
禾神芝皆虛美耳　陛下英睿明哲千古無兩曾何
憲宗足道撫軍讀聖賢書是誠何心即欲妄比於漁
陽太守恐亦不當自詡如是也恭讀　天語諭以盜
儆水災責以恪修職業仰見宸衷祇畏天戒而本科
所䚡䚡過計者恐此言一出雖不能弛堯舜兢業之
心而海內傳聞埶必開姦佞諂諛之漸竊爲撫軍不
取也鈔出嚴之
欽奉　聖諭揭
該吏部等衙門接出　聖諭內一款凡有可以利民
之事救時之方裨助政治之規條攻補朝廷之闕失
者須實實開列項款送閣彙奏朕將采入詔內見之
施行欽此謬陳八議恭候　聖裁計開　一正扶同
主款之辠稽古禦敵莫賢強兵前代和親可爲殷鑒
若不亟加斧鉞宣示中外軍威不振撻伐何哉　一
四餉頭緒多端有司奉行不善或一時而並征或明
免而暗派本爲練兵而強兵何在本爲敵寇而敵寇
益訌宜下户兵兩部和盤打算務以精兵爲減餉之
實使四海均沾德意至於各府州縣之私派有以鄉

兵立名者有以供應上司立名者有以輸納導行立
名者而修練儲備爲尤甚今試問所修之城池果見
高深乎所練之鄉兵果見義勇乎所儲之糗芡見在
何所所備之器械共計若干名爲飭備實爲耗財號
爲謀國實爲虐民宜一切停罷悉與休息　一候明
撻記古帝王皆然　陛下超出前代悉罷廷杖不啻
漢文之除肉刑也邇來偶一事此天王明聖臣辠何
辭法固當伸情亦可憫宜亟除不行以彰仁厚　一
朝廷作士養爲教先稅糧之有優免學宮之有廩餼
賓興之有盤費中式之有坊扁皆所以鼓舞羣才亦

所以敦隆恩意也今宜亟復之以宏棫樸之仁　一
蚤蠲兵荒殘破之賦皇恩浩蕩屢詔蠲租乃朝廷之
德意雖深而愚民之感荷未實者以蠲不適時不當
機也譬久旱望雨待其禾槁滂沱何用應於賊過之
處即下減租之詔起溝壑而收人心端不外此　一
軍器胖衣等項關係軍需乃外造有水脚之苦鋪墊
之苦守候掣批之苦既解之後新式屢變一經駁發
復有改造重累之苦此何一非百姓之脂膏應解折
色赴京就便製造既不愆期又得實濟即於原額之
外倍之亦百姓之所樂從者矣　一邇來米價數倍
曩時是一年漕糧即前者之五六年也宜於徵解漕
米地方時值荒歉准以雜糧抵解不獨百姓得免敲
呼亦使米價不至湧貴矣　一京省宜復長平倉之
規既積貯有餘可備兵荒即秋糴春糶米價不期而
自平殖矣若四方豐歉彼此相遷宜罷粟米之譏征
庶通遠近之貿易

恭讀　聖諭因明言職疏

邇者小醜匪茹逆天犯順百爾臣工既不能奏絕幕
之功復不能效折衝之略乃使　至尊焦勞默告修
省辠己而外又獨於言官諄諄致誡者　陛下明目
達聰虛懷樂諫此豈有厭薄之心哉惟視言官至重
故望言官至切惟望言官至切故責言官至嚴臣亦
謬叨言秩千慮世能空言罔補原不足以為有無顧
諸言官中寧世志懷忠讜效賈生之流涕者乎或持
論太激世當聖心此言官之過也即言而當矣或廟
堂之失算官守之曠職督撫之恇怯將帥之悍戇有
一於此雖諸臣之過亦言官之過也繇此論之方夙
夜救過之不遑而焉有如　聖諭所云代人規卸為
人出缺之事者即人臣肺腑不同亦不敢謂盡無其
事臣獨駭惑其故　陛下固何所見而云然乎或於
章奏知之邪何不據疏詰問果公論共棄情形難掩
即雷霆譴責辠亦何辭抑出於　聖心之懸揣邪始
而既加優容今復不惱慈訓受絹甚於受刑苟有心
胷敢不悔悟也方今廉節不修士懷苟進長安道上
輦金成市徼　陛下言臣亦聞之然嘗披覽前代如
所謂簠簋渝裂治第除吏致人主之責讓者往往而
有此其人必身託近密故權足以移當宁若言官小
臣也即欲隻手障天而力有所不能　陛下睿鑒審
矣假不幸而如二十四氣之蜚語騰播清禁　陛下
亦將聽之乎是皆大姦巨憝惡言官之不利於己也

而思以陷之推其心以爲不重言官之辠不能激
陛下之怒不激　陛下之怒不能箝言官之口不箝
言官之口不能遂詭邪之謀臣恐人效寒蟬壅閉主
聽誰復冐爲　陛下言者答　太祖高皇帝曰朕日
總萬幾所得所失非人言何繇以知故言之當者奬
而誘之言之非實亦不加辠　成祖文皇帝下詔求
言有彈工部尚書李慶等者數請辠之　上曰朕聞
古之明王皆奬直言今汝數請辠之是欲朕爲何如
主且彼之所言汝等過失若有則改若無何損今辠
之將重其名而亦朕與汝等之過失矣煌煌祖訓世
非培養人才　陛下所亟稟遵而宏聽納者也卽如
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逆輔馮銓何物么魔獨逭斧
鉞不知何以服唐世濟應喜臣之心從來小人作姦
偏在國家有事之日竊恐抱捲土之思者不止一馮
銓而人情閃爍是非眩亂亦不止一劉三聘蓋小人
進則姦黨盤結姦黨盤結國事不可問矣惟　陛下
察言官之世辠而防大慭之弊釁庶邪正分而政本
淸亦何小醜之難殄而太平之難致也哉

敬亭集卷第七

敬亭集卷第八

文

傳

先府君著止氣集於甲申以後盡節諸公分北都南都奉使起義四種立傳惟北部盡節書成其餘一種草創未畢今從三種中先刻九篇以槪大旨其成書者尚俟另刻故集中不載

張閣部傳

張閣部名國維字玉笥浙江東陽人天啟壬戌進士
自大令起家歷官給諫吳撫總河至大司馬中外鞅
掌凡二十年名聞海內當　弘光帝嗣位公時協理
戎政請設三輔立根本爲恢復中原計時論壯之馬
士英與公不合而以阮大鋮爲戎政尚書公度不可
爲疏請歸葬乙酉五月初九日北兵渡江十一日
上幸太平北兵追至靖南伯黃得功總兵方國安兵
部侍郎朱大典合兵拒之是時廣昌伯劉良佐已私
降北從一卒紿得功與語而飛矢中得功得功軍最
強　上南巡留得功軍中餘軍皆殿後既各軍已渡
浮梁而鐵索絕軍士望洋止得功自刎死而步將田
雄遂執　上入北營公方家居聞難痛哭曰吾先朝
碩舊身典邦政此何時敢不戮力因破家募卒六月
杭州奉潞王監國三日百姓以城降潞王被執紿輿

祁彪佳赴水死劉宗周不食死公乃傳檄討北會兵部侍郎朱大典諸生鄭遵謙兵科熊汝霖禮部陳函煇各擧義兵奉　魯王監國公先檄諸帥守江迎王之天台於是　王牵紹興晉公兵部尚書爲閣學馬士英阮大鋮亦相繼至公疏劾士英十大辠兩人擯弗用七月起故相方逢年公乃督師錢塘牵總兵趙天祥王國斌張世鳳進兵方國安亦自婺州至江上守分水八月復富陽九月復於潛時江東雄桀之徒慓至風起公上疏曰臣觀江上之軍軍皆殊死戰竊謂恢復三吳可期旦夕然而力不能拔其實難用者兵之埶不一而將之權分也且善用兵者貿審其進退之節而陰持之令以鳥獸之衆當狼虎之敵前之不能視心後之不能視背逆而嚀之其埶不應兵雖多臣未睹其可也兵法曰先計而後戰方今之事莫如計連諸帥使進退朙而功辠一然後攻堅擣虛百不失一矣疏入　上曰善吾方思之賜上方劒使公部署諸軍公與諸將釃酒相勞折箭以誓諸將皆下泣人人以復　孝陵爲意十月十四日鼓行至錢塘敵望見我兵皆退丞公曰此必誘兵也按兵不動敵果大出以所部三千人馳入敵營斬首千餘級至

草橋門砍殺北督張存仁馬折其股敵乃營木城於沿江要害竟不出戰是時　唐王卽位於天興使科臣劉中藻頒詔旨中藻出詞悖慢擧朝皇皇公上疏隆武帝曰魯殿下　高皇帝十世孫也入關者王其事不具在乎今一旦拜正朔道里之遠莫能統制猝然有變何以應策臣老臣也豈朝秦暮楚之人哉會監國病罷朝叅久而戚臣張國俊及中貂等欲爲希寵竊樵之計公謂敵讎在前宮闈之地不宜羣小萌蘖抗疏數千言　監國覽奏嘉歎因擢中興任賢從諫錄以進又以聖學爲功化之原請擇經筵講官公在行間身襲重甲出蟣蝨前後大小百餘戰每戰必先常中砲石幾洞腦然不死丙戌三月初一日敵以快船千隻決水下江公令諸帥固壘而守而使武寧伯王之仁順流擊之是日東南風大作殺傷溺死者森算敵咋舌曰張閣部何人也諸帥旣日有斬獲而心易敵皆驕倨睥睨淮撫田仰殺鄭遵謙三百人於殿前方國安兵四出掠財物常榜縉紳馬權奇等於舟中索金身負匝鍊十日不飲食至死而馬士英阮大鋮日觖望伏國安軍中以國安爲市陰制朝廷事於是私殺閩使陸清源數閩過激閩使閩怨越閩越

相怨則事不成公憤甚因還東陽　監國數使人趣之　監國曰銳意西征議以四鎮合兵下三吳未幾敵騎至發砲擊我兵砲中國安中廚鑊落國安曰殆天奪之食哉　隆武帝嘗手勅名之欲公之閩念有患滇黔可退休也遂於五月二十七日夜拔營丞至越城奏　監國曰北兵渡江矣　監國曰北兵渡江張尚書不遣一使至邪遲遲而國安以兵刼之行二十八日公督諸師過江進兵傳車駕已南巡諸兵皆潰獨武寧伯王之仁兵部尚書熊汝霖兩軍在公以潰兵旂幟置各寨為疑兵而以所部三鎮渡江斬敵首數十級六月初一日北兵渡江公拔刀自剄兵衆奪刀促公急扈　監國時　監國至黃巖國安計獻監國而使人遮留之其人腹痛如廁　監國遂登海舶公奉遏防四邑之命退兵東陽二十五日敵破義烏公名邑中父老曰若等去勿以我累若衆曰公奈何公曰當江東起義時轉戰二年所豈不知今日邪遂作絕命詞三章具衣冠赴園池死時太夫人在堂公語子曰敵來必籍家汝等即窮餓死亦奉王母厚治喪公死太夫人不知也戊子三月病篤見公盛車馬來迎太夫人語其孫曰汝父已死邪

論曰余答待皐請室時蓋與公同難云壬癸之際敵墮山東名城九十二　上方誅陳新甲顏繼祖而公以大司馬王永吉以山東巡撫皆不死豈　上以兩人夙負民譽哉不然何以立國威也其後公發憤一決永吉乃取北相位極人臣兩人者行事不同又如此

傅閣部傳

傅閣部名鼎銓字聿庵江西新淦縣人庚辰進士擢翰林院簡討與方以智充永王講官皆以詞賦顯崇禎十五年敵深犯　上下詔求言公上疏曰臣觀自古人君臨制天下雖宵旰圖治納諫惟明苟不務其本則勞心困功而有終鮮克不斷於行則多言惑聽且厭拒易生故求言致治在　陛下誠意力行而已夫禦戎之策不出擇將練兵二事朝廷之大何患世將竊恐擇之馭之未盡其術耳臣觀前代名將或起賤微或出降或拔皐累雖其途不一未有不於雍事之日求之者如以一朝夕之急需之在廷論薦恐求艾之未蓄也待之郡縣挍揚恐名募之難致也則莫如宋臣歐陽修軍中求將之說就卒伍之中簡其年壯者合百人為隊較其技力取其勝者以為隊將

合十隊長而較之得其技精最勇者以為裨將合十偏裨而又較之閱其勇而有智者一人以為大將既得將矣命之宐重行古者告廟設壇之禮練兵之法當以畿輔八郡倣府兵之意而變通之籍其丁壯比耦出兵因其里社制為隊伍分甲別長亦略倣周制又令司農計算融通合天下物力之贏以寬畿甸科差盡為蠲除秋糧量減其額紓其民力以備軍資民年二十為兵五十更代籍有嘗數兵無嘗人歲一造籍秋季上於司馬孟冬農隙奏遣五府分往各郡操練如京營之法平時有司或月一點視或時一教操

不使曠惰亦不致煩數妨農遇有調發按籍就行事已撤歸鄉里亦復度地設廐計丁置牧又寓養馬之政先臣丘濬謂此宐行之順天貞定保永河五府臣愚計之當行之八郡如此可得數十萬精兵以壯國家而威四海也若為目前之計宐令科臣察理所在募練鄉勇令州縣紳士捐貲以備器具芻糧敵迫則在所禦守緩則視敵所趨聯絡聲援八面環擊然後官兵得有餘力出奇設伏分扼要害邀其惰歸又得却顧關門絕其後勁臣方入告適行人熊開元科臣姜埰以奏事得罪下錦衣衞獄臣實不勝為　陛

下求言之意惜也昔汲黯魏徵唐介往往廷言宰相過私而數犯天子顏色其時君相備極嘉容史官書之美不相揜　憲廟時儒臣羅倫以諫李賢見黜士論偉之然羅倫之賢亦不揜李賢相業而無傷於憲廟之明二臣處不諱之朝感憤多難雖語涉病狂其繫心君國反覆致意亦可悲矣惟聖明舒察矜全牽甚自甲申之變公奔閩海行在所　隆武帝名見大悅吏部揭重熙以公不死劾奏之公曰揭君愛我鼎銓自有死日也於是奔桂林永曆元年擢公閣部督軍與張自盛合兵於封禁山時重熙避匿山中公

獨往見重熙疑拒不納公嘑閽者為我致揭君新天子降尺一求賢臣揭君出第佩五采牙幢矣重熙遂與合兵自盛者王雜毛之部將也自金聲桓起南昌雜毛攻南贛自盛遂入閩兵潰公丞鉛山敵總兵劉光弼追之公方籃輿光弼至公揖而言曰若為傅鼎銓來乎吾鼎銓也敵巡撫夏一鶚使使說降之使者謂公曰北朝方赦皐不殺降漢臣洪承疇今日富貴極矣公笑曰子何言君知有洪承疇不知有傅鼎銓乎使者還報一鶚致書曰君壯士顧舊君已矣空死何為君第降可待君不死公不應一鶚再致書曰君

殁孰能生之吾嘉君之志使汝子轡𩦭震恐也公再
拜謝一鶚畱於北使殺之一鶚謂公曰今北朝使殺
君君能使自盛降吾能使不殺君也公曰子第殺我
我何為使自盛降自盛不降也反復致書十九日公
不食殁揭重熙字萬年江西人丁丑進士是年亦為
敵殺

論曰廉頗藺相如不从私嫌相怨卒為刎頸之交其
後破齊攻魏而至平邑君子取之公行事既同廉藺
余則甚痛國執已去而公志之不克成也

張侍郎傳

張侍郎名伯鯨字繩海南直隸江都人也中萬曆丙
辰進士任浙江歸安令三年百姓豫附顧不畏強禦
邑中大姓公卿不便公公亦不稍抑下舉異調鄞縣
公為興利除害築堰埭疏滷水均旱潦戢淫刑甬東
人誦之天啓時閹人柄政除不附己者遂調簡河南
盧氏令邑處萬山中多礦盜聞公名悉罷壘从遁百
姓安樂是時三王之國驛騎騷動公獨不治邸舍王
迺繇他道去　毅宗即位遷兵部郎督理延寧糧儲
公匹馬抵榆關慨然歎曰西山羣盜擾擾民力痡矣
於是行槖駝之輸从省民運設官賣之法从通商賈

課蒔蔬之藝从資糧料都御史多公奏上治略　天
子嘉之俾公鎮撫延綏是時插漢兒賢王古路陽奉
漢官制常倍約入盜桀驁不道公使部將馳行塞外
三百里圍酋長酋長大驚脫身走部將追襲之捕殺
數百人獲牛羊弓矢稱是一輩插罕寇雙山公將射
士步兵五千人擊之從者曰敵多卽有犯奈何公曰
行行道狹阻險之地而使大軍夾道而伏乃从百騎
誘之敵追至果笑曰漢兵少也公度敵兵盡下令五
千人俱出會暮敵兵自相踐踏盡殁事奏　天子重
其勳伐特詔襃予廕上卿錫之旄鉞授金吾世襲會

臺使倪成章中蜚語奏公殺降天子使使按驗之得
白　上為慰畱然公數勞苦忽忽病劇因乞骸骨歸
崇禎中流寇充斥秦蜀豫楚間大急　上發兵討之
命相楊嗣昌行師而設督餉大臣一人廷臣羣舉公
上曰可迺起公田間時左良玉兵驕嗣昌使戰良玉
讓公曰卽軍中且不飽奈何使戰迫公轉運溢數良
玉慚恚伺公隙其後聞公却輿隸金千數迺唶嘆咋
舌敬憚之　上知其賢晉兵部侍郎錄尚書事會足
病章七上　上許之予公休沐至東郡京師陷公拊
膺痛哭六月抵江都總兵高傑兵大訌傑秦人所部

將士多公故吏公名見撫諭之稍稍戢弘光乙酉史公可法督師江淮良玉暴露上游陰爲謀變佯欲得姧臣馬士英頭士英恐从十萬師屬阮大鋮禦之五月北兵逼揚州孤城援絶或謂公鄉大夫盍彝守土責可去矣公曰吾受國家恩厚常思得一當从報朝廷今日死可矣曷去爲於是吉服登埤郡中子弟進而問曰將奈何公从手指衣曰決此矣已而城破兵衆擁公去公正色叱之曰汝不識張司馬耶許定國何在使來見吾吾死義不辱也兵衆索金帛公曰張司馬清白吏安得錢衆从刃脅公公嚼齗罵不絶口身被數創乃奪其佩刀再拜曰臣可从報　先皇帝於九京矣遂自刎妻韓氏自經死許定國中州人身長八尺多詐崇禎朝佩大將軍印綬命中州殺賊軍中掠殺百姓下吏當斬乃从三千金賂相魏藻德會上延問將材藻德舉定國時　天子方賓禮藻德遂用定國及北兵入關定國降北乙酉高傑出鎮伊睢降北定國詐與傑謀北紿傑飲酒醉殺傑今北中人往往言北兵入關初彝下江南志自陳名夏上下江南三策定國數請从身往於是決志下江南

論曰公起郎曹受知洪承疇漸陟樞密之寄公死承疇持千金報故人子兩人者白首之交盡矣管李陵錄別於屬國華歆托契於管寧故曰白蹄之豕形乎執觀然君臣朋友之際抑何殊絶也哉

左侍郎傳

左侍郎名懋第字仲及山東萊陽人父之龍舉孝廉神廟朝歷官南京刑部郎清約有名公身長不滿五尺面赤讀書談天下事目瞠瞠頰輔欲動父死哀毀三年不出廬寢服竟羸瘠骨立葬蘿石山遂號蘿石東海之人稱爲左孝子崇禎二年妖人董大成从風角之術相誑惑刼略聚邑是時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公獨舉砲擊賊砲裂幾自斃公仰天歎曰天不祐我邪再舉砲中賊首賊遂遁去三年舉山東鄉試第二四年成進士授陝西韓城令韓有蘇子卿墓柏數百本皆南向作詩弔之以見志時流寇充斥圍城者三皆設兵擊卻之又虎食人作祭山神文虎患頓絶治成舉循吏第一宰相薛國觀者韓城人也能陰陽學術伺人主意中外震慴公不爲通其後國觀坐法天下識公骨鯁十一年考選户科給事中公上疏曰當熹廟之朝崔魏作亂睥睨神器臣常恨草茅下士彝懸仗劒斬賊臣頭何幸聖明離照除戮已盡今逆輔

馮銓耽耽思逞臣不願五虎五彪再見今日也見
上銳意圖治欲諸臣効忠竭力以安內攘外因陳四
獘疏一民窮之獘一兵懦之獘一推諉之獘一虛耗
之獘又疏言積貯如納監贖辠之類行常平倉法及
鹽法招商開中輸粟邊塞等事語極剴切　上嘉其
奏下所司議會經筵進講公與事以次及公名　上
目視之霽色良久公又上疏曰臣伏見劉超懷逆於
汝雒馬熿悖節於塞域以聖主當陽之日不宜有此
山東總兵劉澤清結連徒衆淡居營窟畿輔大盜悉
其牙爪親屬睚眦遭其屠刃臣恐羽翼已成而禍變

不測也宜降尺一令其裁抑其後給事中韓如愈疏
論澤清甲申奉使至張秋澤清使人遮殺之澤清佯
不知語人曰人謂我殺韓如愈何不殺左懋第邪十
四年江南饑饉糧輸不給公奉命督漕有關輔轉運
之功十六年大帥左良玉剽掠荆襄陰蓄異志朝臣
舉公參佐軍政　上名見大悅曰中興之事賴有卿
爾賜二表裏公陛辭單騎至楚揖良玉而言曰　皇
上神武天子將軍不知乎將軍擁貔貅之衆虎旄鉞
之尊天子待以心腹爪牙國恩厚矣將軍顧何求而
爲此天下至大爲天下事至難公孫躍馬往事可鑒

吾恐將軍之有悔心矣帳下軍拔劍睥睨曰何不殺
此獠良玉揮手止之繞屋徐忞已而揖公曰何相見
之晚也十七年國變　弘光帝卽位擢公太常卿余
時奉戍宣州公寄書曰國遭大故不聞有斷頭穴胷
以報故君者廷臣不察屬懋第節鉞上江十日前有
自北來者謂慈氏病篤於京畿人子不忍聽今訃至
矣惟昨歲視楚親承　詔命　先皇帝曰荆襄之上
一任惟爾今一歲之閒攀弓不及於龍髯蓼莪旋廢
於烏私懋第叓何惜七尺不爲君父用已上書請北
行得叩頭　先帝梓宮之前以報察衆之命死且不

恨嗚呼懋第此行是懋第死日也六月書奏　帝曰
可拜爲兵部右侍郎經理河北聯絡關東而屬總兵
陳洪範職方司馬絡愉副其行絡愉者蜀人爲司馬
陳新甲之婣親當　毅宗末北兵犯邊新甲恐議重
賂而遣絡愉往獨　天子與相周延儒知之公爲劾
奏新甲坐法伏誅絡愉罷庰至是公陛辭叩頭曰誰
爲　陛下用絡愉者可斬也絡愉去必降北臣愚不
敢奉命是時馬士英持不報於是公偕二人及募士
斥候五百人俱十月朔至張家灣而敵人以四夸館
待公公爭之甚力改鴻臚寺等遣其內院剛林者責

从屬國朝見公力拒之厺乃使主事陳用極致書請
謁　先皇帝於天壽从次行通問之禮并釋太子俱
不報等太子薨於獄公度不得行乃陳太牢於廳寺
率將士哭三日敵怒發兵劫國書公捧書大嘑曰咄
咄龍亭何在敵人曰南朝有人公館鴻臚寺十月二
十七日敵數騎來發公官屬行出永定門其內院馮
銓進見攝政曰主上不欲王天下邪卽欲王天下柰
何縱虎貽患攝政悔使百騎夜追之十一月四日至
滄州還獨釋洪範紿愉南行洪範受敵意諜知江南
事江南旣陷賞功在諸人之上其後从事誅銓涿郡
人天啓中拜內閣大學士魏閹擅竊結爲義子崇禎
初論汯輸鬼薪擯弗復用及敵入關銓馳行八百里
迎於白檀縣是加顯錄公旣再入燕館太醫院周垣
覆揤棘設警巡兵二百人坐垣上瞰室內防禁之嚴
甚於牢户公題院門曰生爲大明忠臣死爲大明忠
鬼又畫蘇子卿像懸壁閒遣都司陸宏具疏略曰臣
奉命北行兢兢奉勅書圖報稱何意身羈北庭區區
之身生死不足計惟　陛下丕振神武收復舊京臣
犬馬不勝大願明年五月留都陷公南嚮號哭嘔血
題詩有云寸丹冷魄消難盡蕩作寒烟總不磨敵設

馬畜酒酪甚具名曰太平宴宴公揮之不食欲脅降
之使洪承疇名公守者曰丞相洪承疇來公曰是鬼
邪洪承疇昔統師邊徼戰敗死節　先皇帝哭之殿
陛置祠廟親與祭今豈有洪承疇來承疇汗流頰際
歸白其主益欲降之使李建泰來公曰若受　先帝
餞寵不能殉國旣降賊今又降北何面目見我敵又
使公從兄懋泰說之泰曾爲公母治喪泰至公韃户
不內但於門內叩頭曰从謝爾治喪之德勿佗言懋
第彝降敵之兄也中軍艾大選監餉傅濬皆屬公帳
下私貳於敵謂公何不智天命有歸矣公嘑大選數
从大義手刃之濬遂从公逼山東危京師告變捕下
獄鍊三匝置惡水中七日六月二十日繫公午門外
公過大明門時門額猶在也公據門痛哭曰臣不能
復覩此門矣聲淚悽惋敵人皆爲掩泣公時丁母喪
衰絰草屨南面坐攝政問漢臣云何陳名夏等曰爲
福王來可殺公笑且詈之答之識公班行者愧見公
匿公後攝政曰左侍郎有五大辠知之乎公曰何謂
五大辠曰僞立福王一辠也勾連土寇二辠也不投
國書三辠也擅殺平人四辠也當朝抗禮五辠也公
曰我　先皇帝痛罹大變臣民彝主从親从賢从序

奉　福王即皇帝位福王　高皇帝之子孫也何曰
僞立山東豪傑心念漢德聞風響應忠臣節士豈士
寇哉我　皇上念爾國爲　先皇帝報讎發喪賫金
帛慰勞爾爾君臣既不郊迎禮官又不从龍亭出接
御書詩慢孰甚焉大選薙髮納降懋第奉　天子勅
書秉黃鉞論法當斬咎且韃虜發漢使路安國等邀
後世謂匈奴有禮今爾爵辱天使失在爾國不在懋
第懋第今日有死而已攝政曰爾勿悞今日降今日
富貴矣公不荅矩不可脅趣至柴市口公北鄉再拜
端坐受刃其從行主事陳用極游擊王一斌都司張

良佐王廷佐守備劉統皆大罵五人同遇害公僕二
人左夏于聯州争死竝見殺公有文集繫大醫院時
著述甚富皆佚散余從交親得數首悉公手書非公
得意筆不錄子二敏生敬生皆業儒
論曰余弟考功病中語余曰觀人者於其鄉非我兄
弟孰能爲左侍郎沈黃門作傳乎余感斯言於左侍
郎蓋夙夜景行而不能自已也余所交賢士大夫多
矣未有如公之俯仰彝愧者即我明之盡節者有矣
未有如公之從容就義者當宋室亾後文信公繫北
都者四年終从不屈死公亦被繫近一年留都陷一
月後方死方之信公何多讓焉

沈兵科傳

沈兵科名迅字羽公號宙泉山東蓬萊人祖夢麟萬
曆庚子孝廉嘗讀書於萊陽之窩樂邨因家焉有因
樹廬集行世父時亨叔時升皆博綜羣籍時升舉崇
禎庚午孝廉公幼穎敏號稱神童顧喜爲怪怒不經
之文應童子試有司庛其詭誕楊其文於壁公略不
爲意語人曰鯤鵬大物自有九天萬里非若曹所知
也甲子舉於鄉辛未成進士睥睨一世多否少可選
舉庶常公見遺每曰滿朝詞林幸不識字探竹除北

直新城令从尤異調蠡縣公同年友張若麒膠州人
除清苑縣一時冀北齊名竝稱廉潔崇禎丁丑集天
下推矩考選翰林科道等官時　上雖勵精而左右
權貴寵賂行私彝所憚畏例考選吏部發印冊於本
鄉科道采月旦名曰咨訪冊从圈之多寡爲甇等部
按冊參其條奏銓置之本鄉科道从是爲權衡在手
恣其獵取時山東柄政者御史王萬象也萬象狠貪
舉國嗤之兩人居官清約略不爲通又好譏刺當世
跅弛不羈公每對人曰使宋神宗得竟王安石之用
西北用兵或亦有成於是朝廷之上皆謂兩人喜紛

覂鮮名實恐一旦踞要塗則亦王安石百逐抑爲刑部主事兩人既鬱鬱不得志迺因兵部尚書楊嗣昌言於 上遷爲職方司正副郎嗣昌武陵人善事中貂伺人主喜怒當是時 天子寵用嗣昌朝中事皆待決於嗣昌無大小 天子悉聽而世之目嗣昌者咸謂大詐似信又皆彈奏嗣昌一日公揖嗣昌而言曰上之期責閣下者至矣閣下受期責於上而結怨於下奈何不自爲計耶嗣昌悟入見 上奏曰陛下何用臣爲司郎沈迅十倍臣才上必欲得司馬之臣非迅不可 上曰何遽爾於是傳旨拜公兵科給事中而使若麒專治郎中事公拜命後前後條上萬餘言時國家方重言利之臣而公則首从裁馹遞廢寺廟進 上覽疏褒嘉勅部通行迨驛遞既裁之後凡四方餓隸之徒流亾無所於是相率丞賊黨而闖獻諸大股輒增數倍故天下言流寇者無不病嗣昌之裁馹遞爲甚自公疏始也崇楨十年登撫缺員上方命天下監司三人待詔於內揚州兵備道鄭二陽譽望特著二東之宦都中者爭欲得二陽爲登撫一日名見羣臣王萬象言於殿陛曰今日 上問登撫誠無如二陽公朝罷具奏彈萬象把持朝政 上怒廃

萬象免爲庶人从是朝端多憚公然公既名震一時又从前出嗣昌私門爲諱會吏部戴澳劾奏嘉興推官文德翼貪賂時天下盛言門戶聲氣重東林而羞浙黨德翼者亦東林而嘉興吳昌時雅附東林乃言於公曰君蓋天下直言極諫之臣也然而名不聞於天下者君之進身亦已誤矣誠能爲德翼白於上則德翼必德君君令名在東林矣公於是奏澳舉劾不當而德翼卒免吏議時 上銳意治平會羽檄交馳公私𢘑詘兵部尚書陳新甲慮 上怒不測又欲得上賞奏使馬紹愉和北北報書悖慢頗損國威公爲兵科左給事署都給事事一日與新甲御前面折至漏三十下公於前代書史成敗得失之故貫穿詼博而夙善談說詞義淸辨凡援古席時事悉中機宜新甲伏地流汗都無人色世何公从佗事左遷南京國子監博士十六年冬 上詔問陳新甲關外失事咎兵科之失糾勅吏部稽職名吏部誤从公對 上覽奏曰沈迅御前奏對朕猶憶之降旨以原官起用宸翰親灑蓋異數云人方謂公出 上將待不次之用而鼎湖之變作矣當公在國博時乞假休沐家故山居地名孫受設砦自衛周匝十畝公弟迓字羽弟身

長不滿五尺有扛鼎之力嘗持鐵椎重百斤馬上舞之有如弄丸壬午癸未閒北兵薄畿輔涘入萊海時山東自濟南九十二城皆陷莫能禦者公借迺守砦拒敵北兵重圍三日夜攻愈急公盡發砲矢殺傷森算敵佯退卻兵數里而夜使潛登埤砦上人从刀截其手卒不得登敵問此何地人曰沈兵科山砦也於是北兵皆知沈兵科每聞沈兵科名皆搖手咋舌不敢言甲申變後青齊之閒邊火彌天羣盜如麻卽墨逼萊城須臾聚衆萬人竊閒發舉公督鄉勇捕擄略盡尿骸塡積沽河爲之不流然師鮮節制殺良掠財物今卽墨之地多憾公云既北兵入關公屏居砦中誓不剃髮萊人詐害蠭起雀鼠相尚時有訟公於登州守者守發廝隸索公廝隸至公門十日不得報久之公出持兩錢予廝隸曰君固我鄉人从此相酬旣問廝隸曰君何事來廝隸曰太守使索公百公笑曰太守安能索我君言太守卽一錢不可得矣廝隸歸告守守大怒署其狀於京具言沈兵科固營壘蓄器械謀不軌狀時王萬象爲京兆从前郄故中蜚語如守言北兵閒之皆曰是向者守砦拒敵三日夜不下殺傷我兵森算者心疑之會河閒兵起事敗公答官

河閒主名者亾匿公京中大索不得且心疑公也案驗皆服於是發兵圍公家當是時北兵三百人南兵二千人圍砦三匝百里之外聞馬嘶皆股戰公涘塹自守使萊州道某說降某曰卽公出何不可白不然吾恐洪鑪之燎毛髮百出移文一道示公公見番字問某曰此何人我久不知有魏晉也裂文還之發砲擊敵殺死北兵三十人南兵五百人持三日砦中矢窮火藥俱盡公度事不可爲仰天而歎太夫人曰此吾母子報　先皇帝時矣勿从我故而有二心公長跪母前曰向者不忍告母是从憂百於是夜發其弟迺及子相如潰圍出迺舉砲爲號砦中四面皆火起北兵夜驚旌旗自亂迺等因縱馬馳行太夫人偕其媳女等二十三人皆自經公負尿置樓上盛積薪爇薪火起服吉服北面再拜投火中尿骸皆焦爛不復可識蓋公之成算也砦破殺死千餘人皆遠近避兵者公姊妹行十餘人先數日因太公舉葬皆來喪次倉皇遇變十餘人皆願死一姊曰我何與公曰誤矣沈迅豈有辱身之姊乎拔刀斫殺迺相如夜馳二百里本欲西百且則東海屯戍之地迺身襲重甲甲皆沒矢鏃一卒意爲迺前來問迺迺曰若厺不足汚吾

椎卒奔告衆遂見執至濟南遇害相如隸旗下是年公田中蟲蝕禾葉有沈迅全家皆死字亦異事也公讀書破萬卷下筆萬言所著書盡燬皆中中年所爲文皆小兒謠諺里巷鄙褻之語嘗自言曰學者作文不可襲古人一字

論曰公與王萬象初非有張陳斬頭之讎也爭求好官遂致睚眦尋復不已禍至覆宗司馬子長曰怨毒之於人甚矣誠哉是言然人孰棄死公之死可不謂烈矣哉

敬亭集卷第九

文

傳

凌御史傳

凌御史名駉字龍翰歙縣人崇禎癸未進士是年賊李西熾上使輔臣李建泰防河建泰檗重公疏名从薦授職方郎監輔臣軍甲申三月行次保定京師已陷三月矣賊薄城下翌日城破被執迫公降公不屈砍數刀一刀洞腦環注數矢賊視已死舍之有僧覯吾掖而甦之至臨清舉義旗擒殺賊官復山東八十二城　弘光帝立公陛見進奪還蕩寇將軍銀印一僞銅印六僞文憑二十五　上旌其忠拜公浙江道御史巡按山東尋改巡按河南客曰太夫人老矣能不一見乎公嗚咽曰君親不能兩全矣馳至沈丘時北兵已薄鄢城公仍分路招撫乙酉三月十八日移節入宋敵大隊集城下鎮臣从下皆納降公吞藥衆阻之復拔劒自刎不殊敵示入城必得生御史否則屠殺棄遺也百姓環公泣願公緩死全一城生命公歎曰我从死救此城父老也豈从死累此城父老哉遂詣敵帥姪潤生從行敵帥爲設宴享公閉目不食

捧貂裘革舃進公閉目不受貽書敵帥曰駉世受國
恩不克有濟天平人平報之以死駉誼盡矣日昨不
急就裁者蓋從封疆人民起見今事不可為正駉從
容就義之日也惟願貴國尚存初志永敦鄰好大江
以南不必進窺否則揚子江凌御史卽昔日錢塘江
之伍相國也承貴國隆禮義不私受裘帽革舃謹繳
姪凌潤生相從殉義以愧天下為人臣而懷二心者
絕筆不文惟鑒之題衣詩四首一曰艱難歷盡乃徒
然謝世長驅碧落天從古文山能有幾不如仗節效
平原二曰心愈酸志益勵肥馬輕裘忠貞不易三曰

事親彝日事君彝才從容就義日閉心開四曰叔盡
忠姪盡烈烱烱雙魂千秋凜慄夜漏四鼓縊於帳中
姪潤生負公屍解其繯再以公之繯縊死公旁題衣
詩云鞠旅陳師誓大川時乎不濟悵徒然偃臥沙場
聲一嘯鞭馭青黃問上天百姓聞之設位號哭宋城
為之罷市北兵歎息曰渡河以來一凌御史而已入
公廨啟其篋惟疏草圖書數卷見者世不流涕廷臣
具狀奏報旨凌駉忠烈異常足埀不朽准贈兵部左
侍郎蔭一子入監讀書姪潤生准贈河南道御史同
付史館紀載建祠中州以光臣節

論曰凌御史豈不信烈丈夫哉當闖賊破保定公身
被刀矢其不死者幾希矣猶能倡義興師復山東八
十餘城至於按部河南卒嬰城抗節以死視死如歸
公當之矣

鄭御史傳

鄭御史名為虹字天玉歙縣人儀真籍余門人也崇
禎癸未進士授福建浦城知縣隆武元年以尤異擢
湖廣道御史而命出視各關時浦城潰兵數至浦民
遮道留天玉卒以父安丙戌巡按上游八月北兵入
百姓欲降天玉不可被執不屈敵帥笑曰騃甚且去

髮還公柱下史百天玉曰吾聞負國者不忠也辱先
者不孝也忠孝既虧生復何為今日死則死寧肯降
爾墮生平乎明日再執見詞義益壯敵帥大怒索金
天玉曰清白吏何有此百姓爭代輸贖公不死天玉
曰爾等窮阨極矣何以我故累爾揮之去敵帥恚殺
之天玉顏色不少變行過園林所直入之語刑者曰
吾為天子命吏分不當暴屍道路欲使天下後世知
鄭御史死處百僕陳龍左右天玉旁從死標下遊擊
張萬明及子都司張翹鸞都督洪祖烈同日死兵科
給事中黃大鵬字南溟崇禎庚辰進士與公同守仙

霞亦烈殉百姓俱爲之含斂天玉伯父鄭元勳字超宗同榜進士擢兵部職方司主事北都陷四鎮丞江南高傑兵逼揚州城从下殺人命如草思欲據城中掠取財物公念根本重地往復開諭凡兵將日戢百姓安堵者公之力也有衙胥綮恚公中蜚語羣起殺公分其屍遂失揚州

論曰癸未之歲維揚得儁者四人鄭元勳梁于涘宗灝及天玉也鄭梁三公皆殉難稱烈丈夫灝仕北爲毘陵守誣殺管紹寧江南人唾罵之後之君子可以觀其得失矣

劉推官傳

劉推官名允浩字傃生山東掖縣人先世徙自成都漢北地王諶之後也明興世有聞者祖華魯从明經任壺關令一日驚見虎入室遂誕公公少孤事母孝家貧喜讀書嗜春秋大義又受司馬兵法善擊劍騎射射輒貫的常慕顏常山之爲人也曰丈夫當如此矣壬申寇至萊人恐公率衆死守凡七月而圍解城賴从全有司上其狀公固謝里中人益多之丙子从貢入對時權相用事惑主聽公指席時事侃切主者憚其直置之然京師盛傳劉先生文一日而名重公卿間己卯舉山東鄉試癸未成進士歸而教其子弟時爲陳說大節輒於邑流涕甲申北京陷方家食仰天大哭从不及殉　先帝爲慟趣裝且西說大帥劉澤清起兵而寇又至遂與副使張國士定計寇凡三至三却之乃哭於先人之墓曰允浩誓爲　先帝復讎今江左立君中原有主將戮力王事重去先人丘墓是从悲耳七月奉母之南京道平度遇寇曰劉進士也舍之至卽墨遇寇又曰劉進士也舍之從者喜公憂生公曰乃憂死耳是安得死我允浩自有死所也抵淮上時天下重輕視四鎮公說四鎮曰大河从北人心皇皇公等誠从一旅號之間風響應河北固而後江左可守也時列侯黃得功等咸韙其言乙酉授建昌推官公至傃人士厲从大義讞獄平反繕城練兵無何南京陷公泣曰是獨不得從君於難耳會臣民奉益王監國遂與副使王養正夏萬亨南昌推官史夏隆相率起兵而屬其母及少子於廣昌陳經文六月敵攻建昌公擐甲登城督兵且守且戰所擊殺千百數敵且卻會有開門納款者城遂陷公率衆巷戰力屈被執至武昌敵曰春秋之義復仇爲正若不知仇汝者李乎公曰桀君之難而奪之國等仇耳

亾國之臣有死而已不知其佗因號呼 先帝再拜已坐而受刃楚之義士瘞之大東門外兹副使王公夏公等六人各識其處號六君子墓云公於七月七日寓書同年友陳經文曰朔一日城陷允浩巷戰被執五毒備嘗誓死報國允浩恨獨七旬老母未知流落何處言之心痛然爲君也臣者不得爲母也子恃足下維持之幽冥有知願報來生其後經文死又屬其從弟璧周周旋焉

論曰余不獲交公嘗交夏公萬亨知公修義正行君子也當秉教星源鄉學與儒使其不死必有可觀六君子今共葬湘楚風烈流美易曰大師相遇此之謂與

滿文學傳

滿文學名之章字龍隱萊之掖水人七歲有神童之稱長而博學孰習廿一史精象緯兵法善火攻崇禎中土寇作爲地雷石礮城賴从全甲申之變首倡舉義擒斬僞官事不成棄家丞東海上日講西人奇器自木牛流馬从至龍尾車自推磨纛不手自製之猶从西人歷法稍遲益一齒若有神助嘗言使我守公輸不能攻使我攻墨翟不能守又言兵法微妙古之名將所从長勝不敗者惟中軍握機百生平所學俱經濟大節與世落落多不合海上獨與趙文潛父子錢大生王子京董樵王青伯相善每過必豪飲縱談壬辰間滇黔兵舉即破家募士卒攻海上之寧海州擒州守州守丞呼防兵戰潰被執公慷慨不屈州守詰之曰亦知爾名士也今欲何爲公曰吾奉 明天子命收復舊疆不牽而敗死其所百但王師即至汝曹不日殄滅矣州守疑公能遁从鐵索貫兩股囚郡獄公見郡守臥地郡守令驗同事首級公瞋目視之長歎氣絕妻某氏聞公敗長子被收縊二女於其姑姑懼禍不納妻亦不爲動給二女兹二幼子睢乃閨戶焚死妻綦曉大義居海上从來勤操作公嘗餂之曰天下事不可爲矣世如蚤返故里百妻曰腥羶滿地何處吾家何不東渡朝鮮尚存舊衣冠卯人皆服其烈丈夫風云死之日年三十公年四十長子今羈旗下

論曰公善書尤工八分壬辰春爲先卿封墓扉公書銘旌光泉壤也公夫人不欲其二子之就戮也而自殺之今長子幸生存余更爲二子痛矣

吳太公傳

吳太公洵美歙縣之谿南人字充符故延陵系也唐
咸通始遷於歙二十傳爲世美公世美生本忠本忠
生東園東園生魯南魯南生繼魯繼魯生雲將　神
廟時拜官徵仕郎中書舍人是爲太公父太公敏悟
絕人十歲工屬文謁汪南明司馬司馬歎曰奇哉此
子其致身青雲之上以文章名天下者也以女孫妻
之是時太公纔弱冠入南雍馮司成具胸心器太公
當舍人在朝右善馬奉常澹眞奉常以議獄執法忤
上意席鹽道亾太公爲治喪俾還鴛湖司農尚書郎
陳虛白卒於官舍人以朋好爲治喪送之河會大雨

没棺太公急趨所没處出之水爲萬里行送還柳州
陽羨何司馬武峨嘗託孤於太公司馬歿坐贓四十
萬諸孤稚家人皇皇不知所爲太公爲急難居二年
烈皇帝即位大赦天下卒得脫令其諸孤俱讀書補
弟子員江南北知與不知莫不謂太公有程嬰杵臼
之義焉天啟末年閹人煽亂有族僕證其主籍贓百
萬宗黨以下坐百家官楊掠府帖一日二三下是時
黃山之獄震動天下天下犇敢言者禍太公出請
誅逆僕人爲太公危太公不懼吳國璋受太公貲貨
絲布鎬金而逃發其家猶千緡時機工百人相泣索

負太公曰機工困甚寧負我悉以千緡散予之歐陽
抱冲持太公萬金納户部賈鹽筴抱冲少年子不謹
嗚鞭長安酒肆爲廚者收捕匿其金卒遇害太公不
爲恨且恤其孤有叔不事生產舍人誡之恚甚與舍
人郄將大鬨太公一言叔旋悔泣宗人啟周三世獨
子家貧太公爲之婚與弟析益以所有田人謂太公
友太公曰此吾祖家法也要之太公生平不止此書
其大者而已性不喜仕宦不應京兆試著書千萬言
未梓行嘗泛舟江海之間觀越水吳山之勝所著有
石門諸詠家眞州二十年嘗於城南築屋自號南郭

老人余三至其門辭不見藏弆唐法書宋元畫册時
董玄宰米友石李本寧陳眉公蔣磐初曹元甫蕭伯
玉楊山民諸公每過展賞太公工書法尤喜臨聖教
帖本向持贈二册當余鄉燹火之日圖書散佚只此
一物巋然爲靈光殿古瓦剝落風雨中百會歲講鄉
飲大禮禮官下學官博士弟子議學官博士弟子謹
升堂而揚於衆曰　高皇帝著爲詔書律令擇郡國
有道之儒而歌南山湛露之詩不稱者罰今日其何
敢不舉太公衆曰可又升堂而揚於衆曰今　天子
崇厲儒術延天下方正博聞之士咸登諸朝何隆隆

也少者受輜車老者受筐篚今日其何敢不舉太公衆曰可又升堂而揚於衆曰孔子論次詩書修起禮樂百代之後有能尊六藝之業者或隱或見學士樂稱述不衰今日其何敢不舉太公衆曰可於是學官博士弟子上邑長吏邑上郡郡上直指使當是時咸稱爲得人太公聞之獨曰不然僕六十年入山著書不見郡縣大夫有司今日大庭行禮恥之謹辭乙亥之秋蔻逼江淮閒鄰封不守太公故僑居人曰可去矣太公語諸子曰若勿聽若其守塊此　高皇帝豐鎬三輔之區寧有虜即蔻來死當報國其自矢忠節

如此太僕遲公之萊當京雒乞符之日嘗進余言百里之內有如魏仲先林君復君知之乎余唯唯退又一年公來巡部余頓首報命曰向公所言得森吳太公是魏仲先留刺不還動心宰相林君復傲簡輕世有歡齋之嘲从余觀之殆不如也家世相承絃誦不絕長君字安登賢書仲叔季及諸孫皆彬彬文學之士癸未之冬急噓諸子爲我趣治裝我將題明年三月帝京陷大帥索金帛騷動江滸乃今然後知爲索靖銅駝之歎也留都新造宰相多舊故宰相請長君出太公笑不荅退示長君天下亂矣宰相所爲若此天下豈有黍出不可況干宰相乎太公既知天下大亂意忽忽不樂尋疾作於乙酉五月二十五日卒

論曰余觀伯夷叔齊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而餓且死孔子序列以爲古之仁聖賢人非邪然觀西山采薇之歌卒曰于嗟徂兮命之衰矣太史公獨低回流連於天道善人之報施者何哉假令太公再一年生其死伯夷叔齊之死固然故曰既得令名又得壽考然从伯夷叔齊采周之薇身死之日又周之日从太公之死視伯夷叔齊蓋死同而命不同者邪

蔡長卿傳

蔡國齡字長卿會稽人也其先出自蔡愍孝公之後家世受儒父前山師事王龍溪先生畿以理學稱長卿生而穎悟弱冠補弟子員小試輒高等山陰徐公渭擅才名自豪於人少許可然見長卿文未嘗不亟賞之至贈以詩云長卿本馬卿文字妙瑯琳其推許如此浙學使蘇公濬按越首拔長卿長卿聲名藉甚顧屢試不售以明經進太學太學兩試又不售人莫不爲長卿惜也而長卿亦以數奇自惜曰聞之千鈞之弩一發不鵠便可弛弢吾今數發矣奈何不知止於是赴銓部試遂授職爲鉛山丞鉛山僻小長卿涖

茲土惟日循故事儀揖公署外卽闔門吟詠自如每
夜必焚膏讀書至漏盡乃寢邑令笪公悉長卿私居
狀奇之見而勞曰公良苦可謂余不負丞丞負余縣
是兩人交驩浹相結恨晚一日天雨長卿朗頌漢書
至黃霸龔勝傳撫几歎曰爲吏當如是嘗與鉛士語
必則古昔稱先王論前代成敗事苟可以爲人鑑者
言之惟恐不詳講經術灑洒恥訓詁聽者忘倦焉鉛
中人士以此翕然師長卿長卿名益顯卽臺省諸公
聞之亦莫不敬禮云居三年擢爲婺川令行之日祖
道郭門外數里咸以爲丞之太世如此者長卿旣慕
漢龔黃吏事及治婺川悉規模其跡吏民悅之婺川
邊徼地也苗民錯處長卿至具名里老問民所疾苦
人人教以孝悌躬行至田閒勸民治農桑民所便卽
興之不便卽除之務在先禮讓而後刑罰苗夷亦爲
感化修治學宮朔旦儀士子講習詩書弦誦之聲相
聞四境辛酉錄賢書者四人彼中從未有有之自蔡
公始會余酉逆天背畔土官張存忠刼略小種儸尤
桀黠千人攻城邑殺長吏婺川固彈丸地圍城三匝
人皆恐長卿令曰我在毋怖也爲之遠斥候堅營壁
城中一二姦宄謀欲外應長卿知其人捕治之皐立

具而城外鉦聲動地聞者莫不膽寒長卿則意思安
詳城上日設酒脯與客笑飲或對弈終日若不知賊
薄城下者賊見長卿如是心固疑之又偵知內謀
敗咸吐舌驚以爲神夜悉燒營遁去境內獲安長卿
爲人公廉內寬外明大得吏民心然絕知交請託毋
所受專爲民興利而已縉紳中多不喜之以故不得
久居位治婺川將及期會朝覲有所謁不遂遂揑飛
語誣長卿長卿由此免官家居久之乃復補爲莒州
倅時莒州守以事去長卿代事幾半載其治法如在
婺川時大吏咸知之列其治狀具上聞以爲非百里
才也長卿顧志在林泉且私謂諸子曰吾老矣安得
以升斗復磬折其腰哉尋以病免先是越之鄉大夫
胡太僕琳王宗伯思任少與長卿友善旣兩公乞骸
骨歸而長卿亦家居三人相歡世間日基酒談讌崇
禎壬午歲卒年八十二太僕先長卿歿宗伯聞長卿
歿爲之出涕曰嗟乎吾友長卿於子史百家漢魏晉
唐諸詩文無不闚坐臥一小齋齋前植天竹一叢吟
詠之外輒以自娛居常藜藿而已卽家人不見有憂
喜之色著書極富家貧不能梓有子四俱文學三啟
汶端士也與余善能古文詞有父風

論曰余嘗登稽山觀其山川形埶殆所謂楓柟竹箭之上荇藻芙蕖之濱者非歟其中有諍臣烈士焉从代間江出大貝海出明珠信矣然間之鼓懸於西而應於東非天下之能聲者乎

董樵傳

董樵字亦樵山東萊陽人也初名震起自天下大亂雅志林泉慕古人牧豕采薪之風也因而易之余弟垓見而言曰爸靖難兵起台州有東湖樵者聞其事沉沙而死吾嘗過其地欷歔絫日子何不字東湖於是別號東湖云其先廣川子之裔宣和中有占籍於海上者至三公而姓始著又五傳生恭恭生麟任平凉府司理麟弟珍生大儒大儒生景明景明生永貞邑庠生永貞生應雷崇禎中以明經三仕學博卽世所稱詞賦之宗東臯子董先生者也是為君父東臯先生少年不得志晚寄一氈轗軻侘傺家貧嘗不得飽藜藿君日夜攬泣不自抑然及見先生則又喜或問之君曰吾憂父之鬱鬱自苦盲父愛我使父知之將不憂子哉先生聞之相與撫臂大泣母孫太孺人從任星源一日病危篤君侍稉糜藥餌和衣臥牀下累月至蟣蝨生褌中不自覺卒感其妻左氏割股活

姑當是時直指使以其事上於天子表閭有加語在孝媳錄中蓋東臯先生生五歲而孤事母異孝母歿哀毀嘔血里中長者皆謂先生他日當有孝子既聞君事又莫不謂東臯先生之果有孝子也甲申二月余謫戍宣州奔先卿喪次旋有帝京之變踉蹌南渡君別余於城南山墅握手號慟曰吾得為明處士足矣旣余聞道徒跣播離甌越後五年奉母旋故園君已棄章掖荷耔耜屏居於海陬之東矣時方核南北縉紳流寓所在邑令聞子名於上迫余仕固辭乃解君兄弟二人長青達从門户單零為慮迫君出試移書責之曰姜黃門且仕矣奈何有一樵君駭愕心疑余絶余不見後迺知余固辭以免也徒步訪余大哭已而言曰君以母故來弋者之慕黃鵠千仞其在南山之南北山之北乎君自遭亂後變姓名混跡弋釣嘗織草為冠象日月於上一日客文登偕友渡河文登令三韓人其子騎而過見君冠異之發使使下冠君以髮故不肯下冠令子卒手下冠冠下髮見又異之左右曰此狂生舍之既行君笑之又詐詬之左右告令子令子怒曰而當殺我不殺而反詐詬我趣左右枸之城以告令令噂入君長立堂下不拜令曰何

㚒來此顚駿使使盡公君髮曳之出將出公从手摩頂仰天而歎曰噫五年苦心頓喪若手左右又告令令怒曰若自愛死邪收下獄白大吏當是時文登縉紳先生森不知君皆來奔告令或載酒爲君治具咸謂之狂生公故事得已君既忽忽不樂再遷於東海之西山與北海趙先生結茅而隱趙先生者名士喆字伯濬博物彊志著書萬言行世歿之後門人私謚曰文潛先生云君在東海十年不入故縣城市余从母故居故縣自滄桑既改縣之人索人金帛从爲常余宦時未嘗有環堵之宮一畝而縣之人索人金帛

者揣余不肎屈長吏曰是其先世某丘壠出吾高祖或祖負予值又曰是其伯叔季數十年或數年負予值初聞其言驚甚置之索金帛者大怒肉袒噱於門曰而其飽吾拳再曰何與而言而不聞縣之人之京師告變者某某其人長繫累歲破家陷大僇邪縣之人羣索人金帛者曰是當責券其不索人金帛者又懾於索金帛者終不出一言爲折白君嘗見余阨豪胥家日食饘粥二盂十夜不貼席心憐余且死奔縣解禍時君黃冠方袍出入街巷縣中人指之曰此固董生寧詎作道士久之遂向君索金帛而時有媚笑君者曰君豈能爲姜黃門尚有董道士爲之解難息爭乎君博覽羣籍工詩賦其於星辰象緯之書及太公兵法世不洞晰精微嘗曰卽吾死豈能死兒女子手語曰桂樹冬榮此言大器之晚成也又曰行百里者半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後乎此者抑將何从測君哉

論曰丁酉春君訪余於眞州武林戴蒼爲君寫小像因語余曰先生固董氏桑龍客何可不爲董生作傳二月四日君別余逾旬曲趍二日初六爲先卿忌辰余哀慟之餘染翰立就蓋君既知先卿之節烈心慕

先卿故情同而文生且作君傳又能不哀慟邪

敬亭集卷第九

敬亭集卷第十

文

墓表　墓誌銘　祭文

李忠毅公墓表

天啟丙寅李忠毅公以抗節擊璫死後三十年其子遜之卜葬公偕配錢淑人於轉莊之新阡而請余表其墓余聞而傾涕曰嗚呼方余下詔獄即諸君子陷胥罊血地使得從諸君子遊豈復含垢忍恥於今也哉按公諱應昇字仲達別號次見江陰赤岸里人也其先河間之寧津自始祖嘉邢公四傳生戒菴公諱學行載郡邑誌謌生復菴公杲杲生見復公鵬翀是爲公父公誕生日母太淑人孫寢日升天因名焉六歲就外傅十二爲舉子業敏悟絕倫於先正中酷愛毘陵孫文介高邑趙忠毅兩公文尤好覽朱子綱目蘇長公集及遇古今忠孝節烈事則慷慨欷歔流連累日十九補博士弟子員第一乙卯舉於鄉丙辰中春官第五業師吳公鍾巒寄書云居恒視公車高第如天上人今搖筆得之不過如是而已公極爲服膺其後兩人皆殉節益淵源契合如此丁巳選江西南康府推官下車之後愼平反撤苛稅修白鹿洞書院

治行稱最有前林後李清和義比之謠蓋謂林公學曾也壬戌行取考授福建道監察御史前後條上諸疏皆軍國大事是時　冲聖踐祚狎昵豎姆朝常濁亂宵小伏莽公則請戒逸遊罷內操除立枷而直糾魏廣微王永光姦邪狀崔呈秀者巡鹽淮揚專黷貨總憲高忠憲覺之使公具橥彈治呈秀微服夜行叩頭乞救公正色斥之曰自有公論某何敢私公既彊直脊爲舉朝羣憚公廣微等心慊之嘗曰李君李君緊爾何太迫我於是倍力合璫進結義兒而忠賢遂預外政權與人主侔矣公念危亡之禍不墜如髮乃條列十六辠疏將上從兄鴻臚奪稿焚之曰而不念高堂白髮老耶公曰兄思我官何官言官不言此不重羞我父母乎會楊公漣劾忠賢二十四大辠公即首繼楊公抗章略曰臣堂官楊漣疏叅東廠太監魏忠賢此非漣一人之私言通國之公言也　皇上不加誅逐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賢非不欲辯千眞萬眞世可辯也千辠萬辠又不勝辯也忠賢不能辯而　皇上代爲辯則中旨可聽其僞傳乎閣臣可聽其爰立乎外庭可聽其交通乎生殺可聽其操縱爵祿可聽其掌握兵柄可聽其在手出入可聽其僣擬

森與乎　皇上曲賜包荒念其犬馬而反以畜豺狼
益其醇醲而輕於疎藥石臣恐臯狀既著疑端已開
急而悉險患在蕭墻故忠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今
日被論之忠賢不去則　皇上愈不安疏入忠賢恚
甚擲簡投地遶屋徐行廣微等進而言曰此東林黨
彈骨剸臂提刀伺我公百忠賢曰卽奈何廣微等曰
爲今計莫如殺此獠於是甘心公等計決矣當是時
詔使發遣四方告密道路以目不敢席指楊左諸公
相繼搦殺公以逆黨曹欽程之吠矯旨削奪既塗炭
聞其事仰天而歎曰禍成矣森何緹騎果至無錫高

公攀龍亦逮繫尋沉淵死時有以諷公者公曰應昇
小臣百卽倉卒決脫萬分之一累老親刑辱死何贖
於是上堂辭親趣裝詣縛至吳公鍾巒所談說今昔
引滿自若時緹騎方大索郡守曾公櫻出府庫金與
之及開讀則士民攘臂遮道萬餘數必欲殺詔使先
是周忠介公之被逮也吳人冤之殺其旂尉二人而
顏佩韋等五人坐法誅公摶顙求解曰何以我故而
累鄉人衆乃泣散是夜約期潛發焚香哭送者猶百
餘時丙寅三月廿二日也公檻車北上吟咏不絕所
爲詩歌名曰受命草悉載年譜中既赴獄許顯純迎

內意誣贓四千併日酷比自四月廿三日訖六月初
二日痛極三木周加五毒公血肉淋漓惟呼　二祖
列宗以自慰追家人槖饘盎罄失約獄卒相向面色
若異公兄應旻心動曰嘆吾弟死矣顯純祕不以聞
越二日奉旨領埋道路之人莫不掩泣蓋從來以諫
死者有矣或委命君父仰天待決卽逆璫之矯虔朝
臣亦多矣其家猶得棨冠楊袞魂魄相守未有以刑
餘之孽盜誅戮之柄而身死之日形骨斷糜尻蟲四
出如公慘痛之深者也公初入詔獄繆公昌期周公
順昌周公宗建黃公尊素尚在焉公枷索未脫疾劃

所擕金應繆公比未幾繆公卒四公者見道決義從
容對語既周公遇害黃公隔居先二日黃公在別室
以拳搥壁嘷公曰我已先去公應之曰君行我亦至
矣其臨絕不迫如此然當時虎彪等數導璫以易檄
冕僭警蹕璫曰天下胥人竟不敢纂奪者諸公一死
之力也公訣親書曰自男觀之三十餘年已作一世
人矣嗚呼繹宣聖夕死之義守子輿修身之旨如公
者卽一日豈不萬世人哉　毅宗卽位元兇伏誅詔
復官贈太常卿予祭葬謚忠毅給三代誥命如已官
廕一子入國學而褒忠之典於茲備矣公讀書破萬

卷工爲文章所著有西臺奏疏拮五草別匡草落落齋僳若干卷公子遜之余不謀面嘗從高子世寧周子茂蘭悉其學行聞於州里公檻車遺書使作讀書秀才今潛光匿耀不慕榮進始謂先意承志大孝弗辱者非歟

汝寧府通判黃公墓誌銘

明河南汝寧府通判萊陽黃公於崇禎癸未二月初六日以忠烈殉城死後七年卜葬於亙龍之故山其子太學生道晉千里訪余江南請銘其墓余謝不敢道晉曰子之先君不嘗與吾先君羅雀掘鼠爲天子

捍城邑一不當從城邑死乎子何忍辭一言余不敢辭謹誌之公諱閣字述中父諱極以明經任潁州學正母太安人王氏姜氏公讀書博古善屬文余答總角從塾師嘗爲善人也信人也制藝文未善塾師曰里中黃先生者以題中主司第一其要曰善人也而亦信人也余繇是心領公他日見公於郡中同學羣相告此非中主司第一稱里中黃先生者乎余之識公也自茲始公爲人任俠負氣里中不法者輒奮椎捶之一時豪貿斂迹既數上書不遇欝鬱不得志以明經薦採竹得前官公居官爲政平惠得百姓歡心

汝寧故崇王桐封地也王賢左右蒙蔽王掊尅百姓百姓苦之及公來咎殺王吏百姓安堵爭識汝寧黃司馬相謂曰黃司馬來吾屬世憂矣當是時流賊寇中原逢火極日公單車詣賊營罵裂眦告曰若曹皆天子良民何爲殺人擄人妻子自犯法取死皐天子督臣盧象昇能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若乃不知邪賊不聽公因發矢射殺賊首賊懼望公馬首羅拜臺使具以狀奏擢公陝西河東鹽運司運副會邑令忌公功中公蜚語公遂挂冠蟠居數年北兵攻萊陽城陷公巷戰力屈自刎長孫邑庠生淑憲同日死時道

晉在京師爲余建言被逮周旋禍患同居庫中者四閱月庫中人咸謂道晉今之賈彪何顒也萊陽計至知先卿偕公俱烈殉余與道晉哀號仆地朝臣交章數請上釋余治喪　先皇帝持不報四月初二日道晉乃別太公邑令白其事冢臣議卹僉憲蔭斧侯有加今滄桑既改公之墓門掩矣道晉能成父志不以千金易故山寸土與人既分析復捐所有以與兩姪公既自成其身而又得子如此謂公不死可也公生於辛未年八月二十三日娶戴氏繼娶崔氏贈安人男三長道泰郡庠生次道恆邑庠生三即太學生道晉

也女二長適湖州府通判呂九圍次適夏挺孫四長卽从諸生殉難淑憲也三淑慧邑庠生道泰出二淑輝邑庠生道恆出四淑□道晉出銘曰

公之功德中州戴之公之忠烈東土載之公與先卿翺翔九天余偕令子坎壈餘年

徐母李太君墓誌銘

癸巳二月余弟考功病革客有綮車白馬而至者哭之甚哀又能設蔞翣之禮爲考功收骸骨余初不識其爲人已而知爲武林徐君充伯也葢考功之友胥王君子悅與徐君文善於是因王君以文徐君余旣

嘉其義數相過從而徐君之視余猶之考功也會徐君母李太君將舉葬於故山牛眠之地而从墓門石屬余一言余何敢謝不敏按太君錢唐大姓父瞻竹蚤世母王有遺腹後數月產太君家貧世从自資遂挈太君而就叔父養焉叔父者邑文學卽武林之人所謂理學李商楫先生者也先生撫太君如己子年及笄先生進而教之曰婦事舅姑饘飽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他日其何敢不敬太君唯唯又進而教之曰女子十年不出姆敎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从供衣服其何敢不敬太君唯唯又進而教之曰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其何敢不敬太君唯唯先生知太君之必敬必戒也相慰藉甚年十八爲擇壻而適於同郡之鎭南徐公徐公少孤長於寡母自太君歸姑使治飲食飲食治太君曰是嚮者叔父教我从饘飽酒醴芼羹菽麥蕡稻黍粱秫唯所欲者也姑使治衣服衣服治太君曰是嚮者叔父教我从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者也姑使治祭祀祭祀治太君曰是嚮者叔父教我从納酒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者也於是武林之人皆謂徐鎭南有賢婦一日鎭南謂太君吾少

孤家貧蕣能爲老親奉甘脆吾將賈四方矣何事空呫嗶貽老親憂爲太君曰善鎭南曰親老矣卽晨昏將奈何太君曰婦在勿慮也遂去居蕣何母果病急鎭南聞報馳而母於六月四日亾矣鎭南从不及斂含哀毁流血勺漿不入口尋病太君割股和藥露禱請身代罔有應於月之十三日相繼亾是時太君歸鎭南纔五年舉一子卽充伯不及晬而鎭南又終鮮兄弟家中替者也太君爲治喪畢釃酒釁牲名族黨姻屬而誓於夫之靈曰夫亾與亾婦道也惟今日李氏則何敢吾夫蚤孤而今蚤世翁姑皆淺土孤藐不

能自生活爲吾夫父也子爲夫子也父李氏事也吾夫吾夫使天假我四十年吾可從九京游矣於是武林之人皆謂鎭南有節婦鎭南之季父述泉感於太君之言而使太君就養焉其後十五季皆依述泉旣述泉歿復依於商楫先生之長君孌宇丈夫擔圭析爵朝章縫而夕孌膴卒然有變其能覸閔銜憂奠綱紐於全安者幾何人哉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有終惟坤含弘而光大故曰妻道也臣道也然太君卒能教其子於有成者所以愧天下之爲人臣當絕險而不顧也當是時充伯讀書識大指一

誦數萬言一經成矣太君顧泣謂充伯曰汝先君學賈不終齎志長往吾常風雨雞鳴不忘斯言會孌宇從弟益明賈於吳而因使充伯從之又三年爲納室太君遂家於吳充伯天性純孝色養森不至凡一事至太君爲畫可否其後家道遂大振太君常抱其孫而輾然喜曰何圖徐鎭南今日有孫已而泣下謂充伯曰汝今年四十邪憶汝父歿時吾誓於汝父曰願假四十年爲君撫若子疇昔之夜寤見汝父吾將死也尋忽忽不樂於壬辰八月九日卒充伯謂余曰吾答考功之哀也非獨哭考功也且有感於吾父吾母之事而哭之哀也君子於是知太君爲眞節婦充伯爲眞孝子矣太君生子一偃德字充伯娶中書舍人紹泉沈公孫女繼娶進士鯤廷陸公姪女孫二長霖聘文學汪魚令女沈氏出次雯未聘陸氏出爲之銘

銘曰

汎彼柏舟共姜是有誰其嗣之武林徐母漢有隱士號曰牛僧方駕古人母李是賴

祭三弟文

癸巳三月八日爲弟歿之十四日仲兄埰旣爲弟收骸骨畢乃列以庶羞灑以旨酒洟和墨爲文以祭

之曰嗚呼吾弟竟死邪天何心哉吾弟竟死邪夫情莫親於竹馬之日雞鳴風雨之時流覽宮闕之地氣莫揚於埀鞭策馬朝游曾城暮宿直廬上與天子爭可否下與宰相論得失事莫慘於身塡牢户囚卒爲伍父死不得葬母老不得養變莫大於國破家亾攜家閒道萬里投主叩帝閽而森路志惝怳而莫趨舉斯數者斯亦億變齊同之際縱軀委命之日也吾同父四人長兄長吾二歲汝少吾七歲幼弟少吾十三歲少時投壺爲戲吾貫其左汝貫其右汝時年九歲便能言曰異日射策當復如是年十七隨吾之官年

二十三汝中孝廉科是歲計偕入京師吾與汝常東陟泰岱北丞滹沱瞻孔孟之林弔荆高之墓當此之時何揚揚也庚辰汝舉進士拜官典客吾亦受黄門諫議之職咸陽客舍比屋連居壬午冬吾與汝陪祀山陵長安公卿顧吾而言曰君家兄弟不可當乎居桑何吾以妄言下請室拜杖之日汝呼天而哭於掖門曰吾兄吾兄忠孝不能兩全矣左右聞之莫不掩淚顧吾不即死日橐饘粥啖我又口吸童溲醫我吾所以不死者汝之力也癸未春先卿烈殉臺省交章請釋吾治喪汝亦上疏願以身代一日 先皇名見

宰相曰埰非獨子弟垓固在何外廷之聒聒也即吾不即釋而父子死傷之恨兄弟急難之情未常不壓宸衷矣甲申二月謫戍宣州汝奉母於無錫之陽山會有鼎湖之變吾兄弟竄伏草間麻衣哭主江左再變踉蹌東渡歷文身之鄉窮甌駱之地變易姓名弋釣草埜前後三十季歡娛離傷老病死苦惟吾有汝惟汝有吾吾兩人形影相對譬如車之有轂蓋舟楫之有大小翼也自丙戌奉母東歸吾始與汝各天爲別臨風寄想形於篇什兩人唱詶不下百首吾向作詩云汝自十歲從余出至今四十常飢寒成名已覺

文章好亂世偏知骨肉難亡國君臣悲范蠡蹈山服食法劉安學詩必學杜工部翡翠苕蘭時輩看今兄汝遺書手存此首餘不盡錄豈有取於吾詩耶抑偶然耶去冬奴子長干來江北汝猶寄書曰斐楷治第即讓兄居杜甫奔峽每期弟至近棄梁溪之田再買剡曲一宅不煩兄手足之力而翩翩來矣吾徒以食指之困逡巡不果使知汝死吾雖行乞吴市委妻子於溝壑吾不一日而離汝行坐也前年汝病吾於上元之日來視汝汝曰兄來吾病起矣是後日飯一盂醫鄭以參附進病輒可今季汝病吾亦於上元之日

來視汝汝曰兄來吾病起矣顧不能飯也朝見吾曰虛暈暮見吾曰虛暈醫鄭以參附進病輒劇汝之死友有王生子悅者數爲汝言先生悮矣何不服清凉之劑耶汝弗聽沈子明生劉子默生皆當世之秦越人也吾一日而延致七八人言人人與醫鄭殊汝弗聽吾且曰不治得中醫汝未常不心許之一夕發使叩吾牀曰頭目昏昏然不參不可吾披衣急止之藥已進矣是後遂成結胷之證不可救矣嗚呼吾視汝精華多智矣何料病之甚拙耶何以今年之病遂謂前年之病同一病耶醫鄭與汝交有年專醫閨閤何

从七尺之軀試之而不顧邪汝妻曰夫君夫君遂中參附之毒乎汝曰然汝妻曰豈有郄於醫鄭邪汝曰鄭之父子心在我矣不郄也吾泣謂汝曰汝病如是將復何言汝援筆書之曰壯志未酬死不瞑目親恩未報我辠當誅次及妻子汝曰兄來蘇州邪吾唯唯汝曰兄不來蘇州吾妻子不能自保兄來吾無憂矣吾曰與君再世爲兄弟願結平生未了緣此何人之詩乎汝曰子由从手作圈者久之遂卒時癸巳二月二十四日卯刻也嗚呼吾弟竟死邪始吾年三十常謂汝曰爲國家披草萊翦荊棘身蹈白刃上馬殺賊

下馬草露布汝不如吾操觚染翰黼黻皇運國家有大疑大難上殿一言天子聽而信之吾不如汝汝今巳矣吾十年閒髖髀痄痟始困憊也旣不有汝誰爲鼓其雄風策之末路乎吾與汝寔从身負國恩羞見先墓高堂衰晚猶依戀於鄉井長之孤幼之孤遠在山東汝之孤在江南吾之妻子又在江北老者八十小者週齡飢待吾从稷糜寒待吾从衣絮婚喪之禮待吾从決隆冬盛夏之日匹馬單衫閒關定省妻若子窮歲不得相見吾顧此而失彼左畫方而右畫圓嗚呼吾亦人情獨何堪哉汝但知死之苦豈知吾生之苦邪雖然吾之季齒過於汝吾之生平苦於汝一行作吏憔悴江山身迨榜笞一日而血漬十斗吾之神志耗於汝汝勝吾且不得永年吾不如汝又豈能久人閒邪笞長兄死幼弟死吾與汝皆在皆不得在傷今汝死吾在旁後吾死復有誰在吾旁邪嗚呼生死之事大矣哉上者策功王朝天子弔問次者馳馬疆域屍塡荒草夫固有重如泰山而輕如鴻毛者汝審處之久矣宗守不固齧齒銜鬚一當死於會稽不死再當死於台山不死不死而死豈汝志哉吾今悠悠不知省悔欻忽病來是亦汝也天之厚人从生不

如厚人从死也高視蓺臙之塗鮮車怒馬侈鳴得意身死之日名滅腐鼠投之艱虞从試其躬抑之愁苦从窮其志歷之斷頭穴胷从慘其體膚黃壚白艸俠骨香生之二者得失何如也汝也鬱拂於邑抱恨長游知汝者知汝之不死於病而死於憂死於國也死而胥知其爲吾告之帝宰使吾上爲慈親奉其甘脆下爲汝子成婚姻之禮旣待吾从不死而又爲吾善處其死是吾兩人情同志同而死之心又同也

祭鄭詩言文

嗚呼詩言吾始讀子之文聞子之名雖同客眞州者

十年而若隔河漢最後相見偕祁山之葉榮方其乍見子也蓋磬折而若挹久而與之處焉固規行矩步而直如繩於是結息心之侶求逃名之道如酌浚波如藉靈寶迨戊戌之歲卜鄰江洲我有草閣子有止樓一日一見我唱子詶夫何疾風之颯颯而離雲之悠悠尚謂河曲之思舊也而遽泰岱之罹憂嗚呼詩言世从蓬門韋帶之士遭國家艱屯之際栖遲羇旅從君萬里涉延平之津登武夷之峙上書萬言遇主燕喜曰賓于庭詔曰可矣及其變也槩栝矯時販牛賣繒世人不知斯人也豈非生而瑰異死而精英文思江海神志日星者乎公之座師爲大庾尊者子常過其墓拜其下九泉育知師弟相承游於太虛之壄予服朋友之服爲文从哭之有淚如寫

敬亭集卷第十

敬亭集補遺

賦

鐙蛾賦

庨屬少昊之帝月出在東青齊主人置酒中庭盈盈玉斝爍爍藝鐙俄有飛蛾入室凌空燮颺出没流煙乍回忽翔童子在側九藝相將蛾乃羣游接翅成行於是主人囅然而笑曰異哉蛾也子从爲夜光之珠也蒙谷之曦也蛾聞主言意甚鎝愕清霄浮景閶闔寥廓俗聖暗燭高明回焯人有如斯君胡不度主聞蛾言瞋目而起子何不爲鶉火之禽臨九天而高峙又何不爲凌風之鵕鸃八荒而延佇甘餌含毒不可嘗薰芳爍體不可被彼夷齊之慕清德休美矣乃伯姬之曜名身焚死矣蛾聞主言意命爲傾谷閒麋鹿解其角又聞麒麟鬬其英感時而動窮陽之精生如白駒之過隙安能老死菰蘆中於是目如奔星神若飛火喪躬危族須臾罹禍主人相顧而歎遂爲罷酌

詩

和陶韻奉報楊户部二首

客遠方來爲君所止白水青山近郭二里君與人文亦終亦始

維彼長干邇近森繇追言夙谷使我心憂先民有言
瞿瞿休休非君之故何以從游

癸巳九月東歸省覲會膠西兵變留滞淮
市自秋徂冬雨雪瀰瀰寒風侵骨於是
五六日擁布絮而已念舜劉渡河乃賢
哲之軼事涌泉致魚亦吾祖之先軌於
是呼天噓父母聊託之歌歌曰

北風發兮雪霏霏黄河氷凍兮舟楫稀傷豺虎兮滿
目振金鼓兮馬聲嘶登泰山兮高森極涉大海兮畏
鯨鯢嗷嗷中林兮烏南飛何時將母兮鯉魚肥

雍辰生自吳門二千里外命季子和赴吾
萊來慰老親詩以謝之和陶韻

驅車渡河北周道何艱虞兮朝雙鯉至云是故人書
三年不相見結想在吳都豈不懷伊人山川不可踰
老母年七十我歸奉板輿君今隔天涯不獲與我居
悠悠我所思爲君生躊躇季子能努力伯仲復何如
家鄉新戰後黍地久榛蕪與子聊沽酒安能盡歡娛
人生貴相知何論親與疎揮淚與子別默默不得舒

耿三刑部東歸失晤愴然懷思兼懷令兄
尚寶

朝登雞鳴山暮止青谿里遨遊復遨遊淚下何瀰瀰
豈森桃李華托好不在此思欲往桂林桂林阻湘水
丈夫志四海誓將窮濛汜猛獸在我側焉能守妻子
季布名荆楚漸離歌燕市眷我同心侶心期曷能已

擬七哀詩

王室既紛濁兵戈滿秦川薄言適江衡一去十二年
此鄉非吾土去去含辛酸人民皆離散十九失丘園
鼷兔穴我處狐狸坐當門但休妻與子遑問田廬完
仰視百鳥飛舉翼何翩翩征夫行未息相望心盤桓
憂思夜不寐涕泗淚汍瀾

宣州作 五首

小鳥啾啾當頭鳴乍覺銅焦夜持行桿榼瓦盆居山
城何況百年魂魄在男兒失意倍有情

南山北山埶莫當前有果蓏後芘薑官社祝延酹地
觴土蛇大頭長七尺子弟奪使誰先嘗

裁書裁作兩同心寄語河伯莫浮沉後來有鳥多哀
音天南地北千萬里草深獸沒那可尋

官軍買馬出關右眼中萬事世不有谷來強健今衰
朽南山射虎人不知短衣半臂面脂垢

良人早没妾守志丁男尺女亦棄出仰天哀號掐人

議四角香囊嫁時衣著向黃泉莫棄寘

寓陳臨邛中周秀才見過餉从米酒口號

吾道存今日天涯此一行偶然翻竹屋忽漫見儒生

作謝

碧待三冬醖香春八月秔自從南渡後客路少逢迎

瓜渚書懷

四十年將老形骸那更彊家貧有史籍世亂少農桑
漢塞猶弓箭秦關尚虎狼南中邊馬趐回首怨欃槍

自歎

自歎吾生苦艱虞尚此身秖成參有疾莫問憲眞貧

耕鑿人家遠詩書歲月親直須遲暮日隨意五湖春

過故人莊

竹杖尋幽處行行入翠微荒邨城太遠薄釀客來稀
西日青山暮東菑白犢歸田家少禮數瑣瑣話荊扉

雪獅

折木流形變吞雛巧作裁上林吾亦到絕域爾何來
凍雨疑馴伏飄風似舞回當知王會日六擾莫相猜

乙酉元旦懷兩京

帝城氷井憶遐方乳燕鳴鳩春日長身近宮雲常辨
氣夢來塼竹尚聞香御園柳拂朱門迥上苑礬飛紫

陌忆漢武金盤千載碧可憐明月出咸陽

江上

江頭新雨冷淒淒雁叫寒塘路欲迷上宅近來居巷
北看雲常太過橋西夜深獨鶴歸天表秋老飛魚入
稻畦醉後未經天子召蕤人知是李金閨

揚州諸子燕集依韻

荷芰初涼夜縱譚釆菱曲罷酒頻酣客來画閣臨阡
陌人狂秋航受雨三極浦寒烟猶自往故宮明月竟
誰堪佗鄉乖有蘭陵美莫道人情已厭南

贈孫大宣大理

客舍咸陽馬足隨墜鞭同過鳳凰池市樓歌調人將
歇内殿彈文子自知白帝城高星使照黃門書上獄
囚悲可憐漢武金盤太空憶　先皇夜問時

晚秋同雍辰生及兒安節訪郝鍊師於吳

興舟中漫賦

吳江秋色日斜曛藥餌扶吾訪隱君舟楫已知同有
道詩篇聊欲示宗文平田波没飛孤鶩錦樹霜凋劃
亂雲此去布帆渾汗漫前邨漁火夜中分

秋日偕李灌溪周子佩伯仲礬山訪檗菴

禪師

萬象孤清未有涯空山滴滴鎖烟霞画屏此地雲爲葉斤斧何年石作拳玉盌荒丘人不見(亾弟如須葬竹塢)琴臺絕檻路應斜(是日至靈喦訪繼公)回思白馬馱經日誰繼支公說法賒

送宋林嗣東歸

一門忠孝事偏奇夫子平生我最知馬援歸家車下澤陶潛避世菊東籬百年霜露人心恫正月關山道路遲若見董樵應問訊爲言余病久支離

和白石翁作

老人如老樹霜柯儼寒鐵將心比樹心夜灑風雨血

蒜山今爲牧馬之場過而有感

蛟龍剖卵誰曾見物怪齊諧事有粦若使東坡學士在不應仍愛蒜山居

文

吳母徐太孺人八十序

余从衰白餘年幽憂侘傺誠不欲操觚染翰嘗爲文一通栜於座右从告同人余友周子子佩與吳給諫幼洪爲中表會其太孺人八十初度子佩必欲余一言余神交給諫者二十年庚子春相見於靈喦握手極讙時余遭亂渡江攜家吳會谷杜華卜鄰惟歸王翰而處必擇夫鄉遊必就夫士則嘗聞之谷矣夫士大夫履行高厲率正不傾雖規模異尚而大抵或出或處或隱或見或焦爛危年抽誠見款或遐跡絕軌匿燿潛光二者盡之而莫不本於孝故曰孝者百行之原也傳稱舜孝必曰得壽惟孝能壽是則可从壽太孺人矣崇禎中給諫从少年登進士司理三衢太孺人方板輿就祿食給諫每退罷太孺人曰今日而決何事生活幾何人決事當生活人衆太孺人喜曰是吾兒明日決事給諫心念母命其決事益當而生活者益衆此給諫之孝於仕進而太孺人成之者如

此留京肇造拔置今官當是時柄臣專政邊將脅主給諫念社稷危亾旦夕方食而廢匕箸焉每把燭草封事泣不成行太孺人曰而封事何給諫不敢對太孺人曰母谷讀書聞古人言居其位則死其官兒何憂乎卒从一言不中幾蹈斧鑕是給諫之孝於直言極諫而太孺人成之者如此世途相競銜然膴仕人且曰祿不及釜樂其逮親受賜而舍肉小人有母太孺人曰不然吾即嚼菜根擁敝絮不願而等耽爵希榮今給諫兄弟翻然遠舉棲遲丘園日從北堂下朝夕祖韝手自上食而太孺人亦樂曾閔之翼翼是給

諫之孝於隱約投閒而太孺人成之者如此之數者性也有命焉鶵鴂軒翥鸞鳳挫翮星車隕覆執轡不顧此志士之失職而抱石者之罔補矣丈夫懷凌雲之具不得其願不慨於心故貧而不衰賤而不恨然當其求貧賤有難於求富貴者君子悲其遭逢之窮而吾命之不可期也膺滂陷身於北寺夷齊窮餓於西山周黨被徵乃著短布譙玄贖命累及家錢若斯之流良亦酷矣不有喆士之秉義烏有企望之來臻乎此太孺人之壽給諫之孝所云獨與抑余因是而重有悲矣余母生年七十四兄弟行四人自皇塗蕪

穢萬里播離余兄弟躬負母氏嘗北丞滹沱東歷甌駱當此之時雖伯炊糜仲爇薪俯仰相向未嘗不忻忻色喜曾不十年遭天降割每繹宣聖菽水之義覽子路負米之言掩卷三歎輒爲泣下今讀吳氏家乘抑何羣歟既歎羨之又自感嗟卽今搦管臨文追維曩昔至爲腐胃臆罷毛穎蓋益慶給諫兄弟之南陔白華能事親也

橫山詩社引

橫山詩社之名起於蔣南泠先生橫山爲梁昭明太子讀書處南泠懷古欽風其有俛仰千祀之思哉爰自南泠徂謝嶶音莫嗣大雅不興百餘年於茲藝文有闕邑學士傷之眞州爲余宦遊地亂後過之父老相留遂流寓焉疇昔之友忽瘳太子森駿揖予而前余逡巡退以告顏子卓如卓如曰君不知眞州橫山有太子院邪於是乃得悉南泠與社始末夫南泠仕武廟時犯屬車敢諫爲先朝儒彥晚年乞骸骨開居自樂所爲詩清新俊逸至今想見其爲人今夫人居南泠之鄉慕其人學其學豈不尚哉然予嘗讀李斯書曰棄擊甕而就鄭衞退彈箏而取韶虞此言秦人之不爲秦聲也國朝詩何李尚矣顧後人論詩要其

旨趨猶不能於何李棄遺議繇是觀之學何李且不可況學南泠乎吾黨二三子旣學詩矣而又有取於橫山取橫山者何繇南泠以進於昭明之所選也進於昭明之所選則漢魏矣漢魏之詩三百篇之遺意也吾恐海內流傳不以爲學漢魏之詩而以爲學南泠之詩是猶秦人而爲秦聲也故發明其義於首

書周忠介公石刻尺牘後

昔余爲諸生時卽知吳門周忠介公名以忤璫被禍楊死最慘嘗潸然而涕肅然而起敬矣及國變流寓吳門慕公之風拜其墓謁其遺像從其諸公子遊益

悉公立身之梗概至今武丘道旁五人一抔土俠骨生香附驥尾而名益彰不亦信乎公生平著述二篋公子驚心破卵授所親藏之謫言曰至竟付一炬良足惜矣今存石刻六牘乃檻車中報文姚二公及公子書也譬荊山之剩玉合浦之遺珠片言隻字直與日月爭光有非刦火所得而盡也者天地鬼神所共呵護寶之者豈獨周氏之子孫哉

書倪文正馬文忠二公尺牘後

憶辛未登第後先師倪文正公輒語余曰姚現聞先生爲國楨榦夙負民譽子何可不一 御李余因奉謁門下辱先生以國士待之既余任真州先生之官白下泊舟見訪猶推先師之意諄諄期余爲循吏今觀先師手跡與先生數往返爲一人文皆獻替大指答君及顧尉公忠體國何以異此馬文忠余同譜友也與成忠毅亦同譜相友善兩先生致身畢節俯仰世愧今觀文忠與姚孝廉文初書亦言忠毅不置數君子者先後同揆彪炳千古乾坤幻怪風雨迷滅獨留此尺牘十三幅爲世流傳臨文興感景仰餘烈余與文初文勉之矣

倪文正公字跋

崇禎甲申二月初九日埰以謫譴宣州辭先師於京邸先師方爲大司農是夜應名平臺漏三十下出朝先師見埰下拜埰伏地不敢起先師握手痛哭曰子知大內帑金僅四十萬兩如此何以立國子此行努力老夫不能正首丘矣未幾神京陷先師果盡節死先師所贈筆墨遭亂失去是幅乃從錫山華子仲通處得之嗟乎埰濟倒餘生既森以仰副先師教愛至意覩茲手蹟庶幾如見先師且以警策夫末路也

題曆兜堅圖

憶埰早齡時從先君子齋中見此圖每爲埰兄弟講述其事且示誡焉今五十年再見於友人之堂俯仰身世變幻萬態不知負垢幾何而忽忽少而壯壯而老矣昔周之時大夫相戒之詩曰温温恭人如集於木而弁其篇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埰故褁滿成幀奉爲鍼砭且以稟先君子之訓埀子孫而不墜也

疎柳亭記

余弟考功易簣吳門以藐孤相託余時寓真州及己亥之變踉蹌渡江因屬老友爲余卜居老友奔折五六月卜文相國之故宅居余宅與考功易簣地相近余屢過之不意遂爲余宅東西數椽臨水若齒若都

雉若倉府若鳥之巢若叢草孤嶼之舟相國意本蕭
疎兵燹之後卽世綸堂石經閣皆蕩然惟古柳四五
株則數十年物余作草堂三楹顏之曰疎柳志舊也
顏其堂曰東萊草堂顏其房曰敬亭山房余生死之
義盡斯矣豈獨相國興廢感慨之故乎其後若干年
竟居宛陵

齒說

役姿齒齔具有二十七齒踰四十而脫落坐六十而
僅存其三竊自傷焉作齒說人之始生百骸皆備而
齒獨後之齒之於人大矣在易之噬嗑曰利用獄言
乎剛而能斷莫齒若者然齒享剛之利而亦被剛之
害舌柔後存齒剛先亡理固然也夫飫之肥甘以釀
其毒侵之寒熱以糜其肉切之錯之磨之礪之以銷
其骨齒之存者鮮矣當其遲暮之交也翼然而雉
列聳然而鶴起抗抗然凌冰霜而鑠金石世何歡愛
告終捐棄自惱若紆徐濡滯不遽以去者其意曰不
肖侍君有年矣嘗納飲食以厚君之生出辭氣以發
君之意臨危蹈難攻堅而破瑕今不幸有疾欲辭去
不勝眷戀之私含悽負痛寧自戕其體焉主人曰何
居爾齒雖腐乎脣未亡曷少以待沒世相將齒曰噫
子何悞甚方剛之時激烈嚼齧樂致命而齦穿坐老
之歲優游頤養妙得天以蟲餐比張蒼之絕鮮所得
多矣較尚父之僅兩且有加焉吾不敢居功亦不肎
受過主人鮮以詰仰天而吁齒其善處進退之際有
晚節者哉

戴元鼎墓誌銘

海陽戴生煒授徒於姑蘇之山塘與余居相接於是
因得定交見其博文強記恂恂君子也嘗爲其令先
公一抔土攀藤捫蘿足繭荒山者二十年嗚呼孝矣
兹以墓門石請銘於余按公名士模字元鼎休寧隆
阜人也其先西漢時有大小戴著在譙國有齊公爲
侍中刺潤州至南唐忠恭公守新安遂家焉十二傳
爲瑤菴公生嵩井公爲郡庠生辭麗金雘卷盈縹囊
司馬凌雲之稱溫舒截蒲之學以此連類始足方駕
子二公其長也公膺純懿之靈稟姱修之節齠齔髫
髮夙智早成振綺合於春葩嗽囊篇於川霧嵩井公
特加器異弱冠補博士弟子員初瑤菴公艱於繼嗣
乃禱於汾水爰誕洪胄旣見公露頭角則逌然而喜
魏墓簪笏義在甘棠楊奇耿直終稱強項一時之人
莫不謂繁條之蔚木本清波之濬川源也公益殫力

於學依充之滸五雲之顛類鄴都之多才丛吳會之
四姓黃貞父葛屺瞻羅元甫諸公司馬氷鑑席帽離
身爭許鰲頭汪彥輔戴孟全鮑幼白諸公越人雞壇
玉敦插血咸推牛耳若使銀袍入院猶郗詵之桂林一
枝銙楊書名卽孔融之鷙鳥一鶚然而漢蓺廷尉誰
結王生之襪衛有史魚未進伯玉之才遂以嵩井公
病劇豎子驟進參神及身玉瀝難開金漿莫覓公仰
天而泣願乞已死以贖父生疾革曾元華晚之痛皐
魚風木之悲朱壽旣成漆燈未滅復爲嵩井公刊團
雲傢行世詩云孝思不匱此之謂也公鞬户學古不
治家人生產有弟元璧珠樹王勃布被姜肱公以程
鄭之計特爲篤類田眞家財荊銙悴而復茂陸暐時
名和璧韞而成輝迨元璧捐館舍跋涉吳越求扊原
隰靈輀載途狼狽豪客公領幼子蹈險幾危旣姪燦
孱弱家埶中替公以所有補苴寒漏謝安焚囊恐傷
元意張範乞命最憐幾小栁仲郢之阿叔如父第五
倫之猶子比兒公之孝且友又如此伯氏近薇公子
四毋一周給一擲輒盡乃爲計口而饋以終其身有
通家子積負五百金落魄失業遂判簡端與作清舉
佗若數百金之逋以在周親視之若遺張野一味之

甘與九族公田文十萬之息焚薛民劵公民秀之譽
士林之則言合規矩動成式表雖劉公幹終於文學
而郭有道聞於州里以庚寅三月棄世春秋六十有
七葦席爲斂籧篨以終噬阮瑀之七哀感陸機之大
暮嗚呼痛哉配朱氏子二長煒邑庠生次煥今於某
年月日卜葬於某山之陽丹旐書位咽晚聲於淒風
繐帳設樽悲松色兮秋雨銘曰

譙國遠烈漸地弘祥聞詩孔庭習禮鄭鄉兼資總修
晦志婉章優游詞林翺翔書圃如彼藨蓘豐殷積庾
如彼梓材丹漆藻黼誰不謂公揚聲天府豈命不淑
塊若枯池草木樹植零落非時越石負芻世莫之知
誕降天衷孝友光被曾子釜鍾劉公騏驥慕古希高
邁心抗志愛施端仁修身府智今日何日明燎庶羞
四方之人送子荒丘木石交橫嵒嵒啟疇慨吳越之
迢遙憶山陽之舊遊

敬亭集補遺

本傳　寧都魏禧撰

公諱埰字如農又字卿墅山東萊陽人也高祖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祖良士懷才不售早棄章縫里謚康惠先生父瀉里諸生崇禎癸未北兵破萊陽瀉里守城死幼子三子婦一女皆殉節後卹贈瀉里光祿寺卿予祭葬謚忠肅公之將生也王母李感異夢其生胎衣皆白色三歲失乳母楊太孺人置水酒牀頭夜起飲之一瓿立盡萬曆乙卯山東大飢盜蜂起公時九歲與兄圻夜讀書聲咿唔不絕盜及門歎息

去年二十補諸生第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以五策指斥崔魏擯之崇禎庚午舉於鄉往見中表李篤培李負清正名謂公曰子富貴何足異士大夫立身要當爲朝廷任大事耳公敬而受之明年舉進士出倪文正元璐門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知密雲縣未行改儀真縣公爲政廉仁十年彝所取於民不受干牘客至去題其館壁曰愛民如子嫉客若仇嘗捐俸請託免泗州脩河夫五百名百姓不知也又請革過閘糧船牽夫著爲令舊例掣鹽封引儀真令皆脅賂公獨絕之商民感激爲代賠脩河銀一萬兩下車

日廉得大憝董奇董九功等置於法窩訪之害遂除袁公繼咸備兵揚州公見下堂揖之曰吾間行眞州見先生聽斷不覺心折矣辛巳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明年漕撫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　上批廉循久任一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月　上御弘政門名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賜糕果湯餅公旣拜官五月中條上三十疏　上每采納十一月東方告急公受詔分守德勝門白元勳以下憚公不敢鬆休沐時首輔周延儒大貪婪都御史劉公宗周有長安黃金賫之疏首輔懼欲卸己辠

迺具密揭進　上謂皆言官所爲　上信之因申諭言官略曰言官以言爲職緘默不言及言而未當俱屬溺職近來忠讜固多挾私偏執叓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爲人出缺云云會首輔又欲引用逆輔馮銓相表裏爲姦惡公上疏極論辠在大臣不在言官所謂代人規卸爲人出缺陛下果何見而云然倘如二十四氣蜚語騰聞淸禁此皆大奸巨憝惡言官不利於己而思以陷之復及涿州知州劉三聘疏薦逆輔馮銓何物幺魔獨逭斧鉞等語　上大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御皇極門名見羣臣謂埰欺肆敢

於詰問朕何所見二十四氣之說不知所指何人何事著革職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打問時行人司副熊開元亟劾首輔既以補牘語不相應同時下獄幾死後並得赦初公下北鎮撫司獄三日勺水不得入口氷雪交積公僵仆土室纍樸被身嬰三木血流貫襪九列臺省屢疏救不報一日 上坐暖閣名衛臣駱養性司臣梁清宏賜馬馳行上殿二臣承旨以所治刑具進覽 上諭以嚴刑訊問司臣奉命考治辭色益厲榜掠纍不至例凡一拶敲五十一夾敲五十杖三十名曰一套公既備刑讞獄者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報 上公以諸人皆正人恐禍不已忍死弗肎列氣垂絕惟以指染口血書死字臥階下半日稍甦清宏令尉灌酒一盂使畢讞公終不肎承疏入上大怒謂考擊緩情實未當詰責衛司官令再訊一拶一夾各敲八十杖三十俄出密諭一小紙曰姜埰熊開元即取畢命衛臣駱養性具奏曰即二臣當死陛下何不付所司書其辠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又密言於諸大臣而都御史劉公宗周上殿力爭自辰至午不肎退 上怒其執拗非對君禮將下有司治辠既矜其

髦特革職放歸田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清直願以身代宗周 上怒以爲雷同罔上奪職謫籍而兵部侍郎馮公元飈都給事吳公麟徵開陳大指婉辭規勸 上心爲少移旋出密旨諭衛司臣繳昨旨毋行於是公及開元始得移刑部獄矣刑部尚書徐公石麒擬附近充軍 上怒公開元各杖一百是日特遣大璫曹化淳王德化監視衆官朱衣陪列午門外西墀下左中使右錦衣衛各三十員下列旗校百人皆衣襞衣執木棍宣讀畢一人持麻布兜自肩脊下束之左右不得動一人縛其兩足四面牽曳惟露股受杖頭面觸地地塵滿口中杖數折公昏絕不知人弟垓時官行人口含溺吐公飲之名醫呂邦相夜視公曰杖青痕過膝者不治吾以刀割創處七日而痛爲君賀矣半月公腐肉斗許乃甦邦相曾活黃公道周廷杖京師號君子醫也大璫復命 上曰二臣顧何言曰二臣言皇帝堯舜臣得爲關龍逢比干足矣 上曰兩人舌強猶爾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死於難臺省交章請釋公治喪 上曰垓在垓亦疏請以身代埰不許七月疫 上命刑部清獄公暫出 上名見刑部以墨筆叉埰開元名曰此兩大惡柰何釋

之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叅請釋二臣
者　上曰朕怒二臣豈爲皐輔哉不許甲申正月闖
賊猖獗閣臣某奉命督師山西　上御正陽門行推
轂禮某請釋埰開元　上報可謫公戍宣州衞公過
故鄉哭忠肅公聞京師陷　上殉社稷公慟哭南之
戍所未至　弘光帝卽位赦公遂畱吳門會馬士英
阮大鋮用事大鋮往被坆劾必殺公兄弟復竄丞丁
亥避地徽州絕食樵子宋心老時以菜羹啗之或徒
步數十里丞吳孝廉家得一飽祝髮黃山丞相園而
自號敬亭山人葢不敢忘　先帝不殺恩也後還吳
門終僧服不與世人接二子安節實節才亦不令進
取戊子奉母歸萊陽山東巡撫重公名下檄捕公公
故墮馬以折股名瘍醫仆復舁之使者歸報公夜馳
還江南又自號宣州老兵嘗欲結廬敬亭山未果癸
丑夏公疾病呼二子謂曰吾受命謫戍今遭世變流
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首丘抱恨於中心
吾當待盡宣州以終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
死必埋我敬亭之麓口吟易簀歌一章嘔血數升而
歿時年六十有七遺命神主碑旌不題故官棺用瀨
材不治喪不營佛事二子皆遵行之葬之日遠近弔

者如市同人私謚曰貞毅先生公隱居後多著述自
選所爲詩文刻敬亭集藏於家絕不示人傳甲乙以
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自題己亥後詩文曰餺飥集
又著紀事摘謬皆藏之

論曰公有贈禧序及見懷諸詩皆未出公死而公二
子乃寫寄禧山中也禧客吳門數信宿公每陰雨公
股足骨發痛步趾微跛踦哀哉北鎮撫司獄廷杖諸
制豈爲言官設哉以　先帝英明之主爲權姦所壅
閉尚不免用刑不中況其他乎宣城沈壽民曰謚法
秉德不回曰孝經曰事君不忠非孝也公死不忘君
全而歸之可以爲孝矣宜謚曰貞孝

墓表　　錢塘應撝謙撰

庚申之秋姜子安節自吳門至錢塘持其先公貞毅
先生年譜而來告曰先君子以建言譴戍易簀之辰
猶拳拳敬亭之麓今承先君子之志已厝於山趾將
擇日而就窆岁焉敢乞先生言以表之撝謙辭不敏
旣而言曰撝謙於口碑中聞先生脊季矣今吾子辱
臨得益聞譜傳之詳雖老矣其敢自外而不頌揚其
美乃擘其大略表之如左按公諱埰字如農又字卿
墅山東萊陽人也高祖諱淮以禦寇功拜懷遠將軍

祖諱良士邑文學父諱濡里从子𧶘封禮科給事中
里居城破殉難後贈光祿寺卿謚忠肅予祭葬建祠
公幼好學寡言笑九歲與長兄圻讀書夜琅琅達户
外盜爲之卻年二十从五藝爲項公霦原拔諸生第
一明年鄉試經義中式主司从策中指庰時事不錄
庚午舉於鄉辛未成進士爲倪文正公元璐所取士
殿試賜同進士出身授儀真縣令爲政廉仁不受干
犢事關民間利害興除不遺餘力寧違長吏心長吏
弗悅故十年不得調時盜賊蠭起徵求頗厲府帖日
常一二下公多不發但哀請曰真州彈丸地財賦不

滿萬如上行民何堪長吏每動色聽之總河檄夫五
百名濬河公解犫帶屬人解之百姓不知也他如過
閘牽夫隔江提人諸弊端公請於上悉罷免凡掣鹽
封引向有陋例公盡革去商民感悅巡漕禹好善从
不開河悞漕劾公時吳公甡等宦京師憤惋大言於
朝曰巡漕爲私百如姜某且被彈文謂吏治何例胥
司被劾皆去職公僅奪俸總河劉榮嗣因公被劾開
真州新河河成从泗州河決被收下獄新河遂廢不
用公又以地方故鐫級丁丑俸滿入京上疏曰劾臣
不開河者巡漕禹好善也坐是開河者總河劉榮嗣

也河不開臯臣河開亦臯臣臯將安辭然公主舊河
議總河拒不聽總河死逮其子追開河金公曰劉公
僅藐孤吾不爲分臯劉公世牽矣於是復任儀真諸
商感公德爲代賠開河銀一萬兩袁公繼咸備兵揚
州常閒行儀真服公聽斷公謁見下堂揖之稱先生
其見知於賢監司如此辛巳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明
年漕撫朱公大典疏表公賢勞　上批廉循久任一
體考選因目閣臣曰有臣如此而不用朕之過也三
月　上御弘政門名見應對稱旨擢禮科給事中公
善病雖拜官九月視事僅五月條上三十疏　上輒

嘉納十一月京師戒嚴受詔守德勝門肅愨厥事自
元勳从下不敢踰休沐時首輔周延儒貪穢賄賂者
皆用黃金金價騰𧶘都御史劉公宗周疏聞於上首
輔懼欲脫己臯乃進密揭詆皆言官所爲　上信之
因申諭言官不許挾私偏執有如代人規卸爲人出
缺等事適首輔又欲引用逆輔馮銓授意涿州知州
劉三聘薦之衆論持不可其黨爲蜚語聞禁中公上
疏極論略曰　陛下明目達聰虛懷樂諫今者默告
修省臯己而外獨於言官致誠此豈有厭薄之心哉
惟視言官至重故望之至切惟望言官至切故責之

至嚴臣亦謬叨言職不足有無顧諸言官寧彝志懷
忠讜效賈生之流涕者乎或持論太激彝當聖心此
言官之過也卽言而當矣或廟堂之失箅官守之曠
職督撫之恇怯將帥之悍虣有一於此亦言官之過
也繇此論之方救過之不遑而敢有如　聖諭所云
代人規卸爲人出缺之事者卽人臣肺腑不同亦不
敢謂盡彝其事臣獨駭惑其故　陛下何所見而云
然乎自廉節不修士懷苟進長安道上輦金成市徼
陛下言臣亦聞之蓋嘗披覽前代如簠簋渝裂治第
除吏致人主之責讓者有之是其人必身託近密權

足以移當宁若夫言官則小臣也卽欲隻手以障天
而力有所不能　陛下鑒之審矣假不乖如二十四
氣之蜚語騰聞宫禁　陛下亦將聽之乎此皆大姧
巨憝所爲惡言官之不利於己而思以陷之臣恐人
效寒蟬壅蔽主聽誰復肎爲　陛下言者卽如涿州
知州劉三聘疏薦逆輔馮銓何物幺魔獨逭斧鉞疏
奏　上大怒謂敢於詰朕恣肆欺藐莫此爲甚所言
二十四氣不知所指何事所載何人著錦衣衞拏送
北鎭撫司打問口宣玉音天威震赫時行人司司副
熊公開元亦以彈劾首輔觸　上怒同日下獄例詔

獄每三日纔得進水薪公三日彝勺水入口是時寒
氷慘裂僵臥土室樸被彝存肌骨欲碎公惟引辠自
艾彝一語懟君父都御史劉公宗周聞其事上殿爭
之曰祖宗設詔獄豈爲言官哉　陛下聖主奈何有
此舉反復開陳自辰至午不肎退　上怒其執拗非
體將下法司治辠僉都御史金公光宸奏宗周淸直
願以身代　上怒以其雷同罔上幷奪職謫籍兵部
侍郎馮公元飈都給事吳公麟徵婉辭規切　上心
爲少移矜宗周老放歸田里於是公及開元改刑部
獄先是公下北鎭撫司臣奉命考治搒夾敲撻備

受楚掠必欲得二十四人姓名公以株連多正人恐
禍不已惟以指染口血書死字終不肎承忽有密諭
命斃公及開元於獄衞臣駱養性具奏卽二臣當死
陛下何不付所司治其辠使天下明知二臣之罰若
生殺出臣等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會因劉公宗
周廷諍諭繳前旨弗行刑部尚書徐公石麒擬附近
充軍　上以刑部徇私復震怒罷石麒逮公及開元
各杖一百特遣兩大璫監視杖畢公昏絕不知人弟
行人垓含溺灌公名醫呂邦相治之半月去敗肉斗
許乃活邦相者前此醫黃公道周葉公廷秀長安所

稱兪跗手者也明年春萊陽破公父殉難死臺省交章請釋公治喪弟垓上疏請代弗許秋大疫命刑部清獄公得暫出　上覽二人名弗善也於是再入獄十二月首輔伏誅有新叅請釋二臣　上曰朕怒二臣豈爲臯輔哉甲申正月閣臣某奉命督師山西上御正陽門行推轂禮某請釋公及開元　上報可二月初一日詔戍宣州衛初十日出都公青衣驢背次景州闖賊充斥晝伏夜行過故鄉哭忠肅公旋聞帝京之變間道南渡　弘光帝新立公遇赦時馬士英阮大鋮用事大鋮往爲行人垓疏劾行人司題名碑挾恨欲誣陷公公奉母竄丞會稽再遷天台丙戌江東再造以右司馬名起公以母老辭不赴丁亥避地新安之溪山躬炊飯兒爇薪既鬱鬱不得志俯仰自廢時時北望憑弔流涕以之至今土人指之曰此姜公痛哭處云因太孺人思故里戊子削髮改僧服奉母東歸山東巡撫知公歸下檄招之公故墮馬傷足舁以竹筏夜馳還江南自是流寓吳門自號敬亭山人又號宣州老兵丙申母歿葬母後杜門謝客以著書爲事嘗往來敬亭欲結廬未果癸丑五月得疾嘑二子安節實節曰吾不起矣念吾獲辠　先皇奉

命謫戍遭逢時變流離異鄉生不能守先墓死不能正首丘懷悽於心故君之命後雖有赦不敢忘也今當畢命戍所以始終吾志越數日則曰吾不能往矣死必埋我敬亭語訖嘔血數升吟易簀歌一首而歿時六月八日也公生於萬曆丁未十一月十四日享年六十有七遺命神主碑旌不題故官棺用薄材不治喪不作佛事屬纊之頃語言艱澀猶嘑速往宣州者三二子皆遵行之同人私謚貞毅先生平日詩文曰敬亭集傳甲乙以來殉節諸賢曰正氣集皆藏於家

墓誌銘

宣城吳肅公撰

歲在癸丑六月八日前禮科給事中萊陽姜公卒於吳門之寓舍扶櫬於宣又十年壬戌卜葬敬亭山西麓趙子岡之原嗚呼公先朝遺直故國逋臣氣節炳天壤而昭紀傳獨窀銘未有辭仲冬廿有九日其窆期也二子安節實節屬吳肅公括大略納石壙中肅公拜手書曰公諱埰字如農崇禎辛未進士授儀眞令九載以廉循擢禮科給事中時首輔驕權婪賄公疏劾攖　烈皇怒下鎭撫司搒掠備至大臣劉公宗周等先後疏救不可杖之百仍繫獄兩載謫戍宣州

衛時甲申二月一日也承旨出國門而京師陷矣自是流離江南自號敬亭山人又曰宣州老兵疾革吟易簀歌遺命葬戍所葢三十年黍離之痛湘纍之志如一日也夫誰無首丘之思生不胥莵裘故鄉死不羨埋玉於吳市宣州之命終始不渝此志士所憑弔而泬慟也公生萬曆丁未十一月十四日卒年六十七同人私謚貞毅先生父諱瀉里封禮科給事中母楊封孺人當公在繫萊陽城陷公父殉於難子婦同死者五人邺贈光祿寺卿予祭葬謚忠肅公之忠貞固世篤哉公元配董封孺人葬萊陽詳太僕寺卿同

邑宋玫誌銘中丙寅遷葬宣州復詳桐城錢澄之誌銘中副室王葬蘇州詳寧都魏禧誌銘中子二長安節徙家宣州守墓次實節留蘇州皆不與進取女一適前給諫蘇州吳适子誦孫男四本儲本仔本儁本仁又二本位本任時未生孫女五又四時未生曾孫男二紹曾欽曾曾孫女三時俱未生銘曰

毅兮魄九天閽碧兮血敬亭原高匪山故主恩陵谷改兹礼存水木衍子若孫

謚議　吳郡徐枋撰

行出於己名稱於人易名之典俾民興行所以彰往哲誠來兹誠砥世之大經名敎之干城也苟其人而行合謚法則雖分列草莽名成一節猶所不廢如東漢之季所稱文範文德玄文諸先生類皆標領史牒照耀古今而況始則位忝禁近旣則堅臥山林面折廷諍則事關君國卷懷遯世則身繫綱常者乎而時異典湮鈌焉未舉門人故舊撫其行事揭其大節而相與論之亦猶行古之道也萊陽如農姜公於癸丑歲六月丙午以疾卒於吳門之舍館遠近聞之莫不盡傷痛故國之流風悼哲人之斯萎於是起而相議曰任天下之大事立天下之大節非貞無以守之非毅無以成之公早歲聲藝滿天下以進士起家爲令

惠政及民有如膏雨不畏強禦不通津要治績旣最十年不遷而公矢志清白始終不渝及入爲給諫拾遺禁闥値權奸悞國國事日壞慨然有澄清之志譏切時事上書極言世所諱遂觸逆鱗之威譴蜚語之禍迄下詔獄百極煆鍊三木囊頭身攖楚毒而公辭色如一視死如歸　上疑刑官有所徇復震怒拜杖闕下至百繫請室兩載之久橐饘莫給遭太翁烈徇之變慟不欲生天下無不冤公爭訟公而公絕不與通惟自安纍囚以待天心之悔悟旣得讁戍宣州而國變隨之兵火之下戍所不可居公乃往來大江南

北義不敢還鄉邑天下稍定援訪遺老公濱避之之
歿靡二卒得免天下既敬公之高節而益服公之濱
見也三十年來一言一動不忘　故君疾既篤猶遺
命諄諄必葬戍所其忠誼如此至其家庭孝友敦倫
備禮又所衆著者也嗚呼公篤行於家施於民効於
君徇於國生平偉行簡不勝書而要之人所不能者
有三焉蓋濡十年而不喪其守瀕九歿而不失其度
遲三十載而不變其操也夫確乎持之而不遷者貞
也卒焉臨之而不奪者毅也以公之才名久紆墨綬
滯跡腴邑而不涴此公守身之貞也而斷然有以成
其不滓者非毅乎以公之忠諫黃門北寺羅苦備毒
而坐待天心不欲自理此公蒙難之貞也而斷然有
以成其不撓者非毅乎以公之位望而違墳墓去親
戚隱身避世不遑寧處歷三十年為晉徵士為宋遺
民而簡書彝間干旌不及此公完節之貞也而斷然
有以成其不屈者非毅乎此眞蔡邕所謂忠兼三義
文備三德者也方今滄桑非故易名之典既不可望
於枉廷草埜之間倘世公議曷以彰往哲誠來茲乎
於是合而舉之曰貞毅先生按之謚法質之輿情僉
曰允矣吾何間焉

齒墓誌銘　吳郡徐枋譔

山東萊陽姜貞毅先生成崇禎辛未進士筮仕儀眞
令以卓異授禮科給事中建言廷杖謫戍宣州衛世
變流寓吳門癸丑歲年六十七卒於吳門治命諄諄
必葬戍所不復返骨故鄉先生之心亦可悲矣先生
二子安節實節謹奉遺命卜葬宣州之敬亭山成先
志也初萊陽之變先生贈公諱瀉里以諸生嬰城拒
守城陷不屈歿先生臨歿作易簀歌自傷不能從二
親之丘隴言尤惋痛天下悲之先生被禍既酷而家
國繼變萬死餘生年未六十齒皆脫落先生有二十
七齒僅存三齒落二十四齒安節實節平時襲而藏
之既葬宣州而痛先生之臨歿悲歌思二親之丘隴
於是復奉遺齒歸瘞萊陽贈公之墓側庶幾先生之
心乎噫爲可悲矣先生諱埰字如農私謚貞毅長子
安節移家廬墓宣州次子實節仍居吳門先生之葬
敬亭自有誌此爲齒墓既忠且孝是宜銘銘曰
批鱗不折折檻不摺齽齘齟齬穿齦缺齾雎陽之碎
萊陽之脫浩然先生惟剛者存全而歸之庶幾從親

書傳誌後　釋正志撰（原名熊開元）

予年四十五以前於世間求友嘗以寸楮自隨得其

人必錄然往往初存久復去唯道文一爲正希金公
患難之文一爲如農姜公始終不去懷正希先于三
十年公今如農復早于九年公于孤立誰與爲徒其
令子安節實節以狀來謂撫今思昔烏忍㚘一言于
不敢以不慧辭苐諸公所稱道秖詳於與于同患而
未嘗諳同患之所繇來似乎有美弗彰今取公當日
原疏觀之於中隱微特一闡發以識公與同患非㚘
故若諸公所論皆世閒美好于世外不諛墓已三十
年㚘庸撫拾矣何以明同患之所繇來葢代人規卸
爲人出缺二事實有言官受辠輔指爲之辠輔欲自
免乃盡委之言官故兩人拜杖後孫鳳毛曹良植李
陳玉朱國昌等皆下子井石而不及公祇謂主上責
公詰問辠在指㡳桀輿而不知其中辠輔之忌嫉視
子爲诶且備不獨盈廷不覺公當日亦不自覺也夫
辠輔本欲卸皐於言官而公謂其㚘辠本欲黨錮淸
流而公謂是大姧巨憝所爲本欲引用璫黨而公謂
薦逆輔者應問于疏中未嘗及此可不謂诶且備乎
余之所謂隱微者在是

被逮紀事　　　　姜垓恭紀

崇禎十五年首輔周延儒以貪墨著聞總憲劉宗周
有長安金𧶘之疏首輔懼欲脫己辠迺具密揭進
上誣旨言官所爲　上信之申諭言官曰言官以言
爲職緘默不言及言而不當俱屬溺職諸臣中有大
姧大貪自當直糾其餘往事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
讜固多挾私偏執叓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
或爲人出缺種種情獘難以枚舉前須憲綱面諭已
明俱著衹遵奉行時首輔欲引用逆輔馮銓授意涿
州知州劉三聘薦之於是垓兄埰上疏力爭會行人
司司副熊開元亦疏論首輔　上怒於閏十一月二
十三日御皇極門㖂禮科給事中姜埰行人司司副
熊開元出班　上手持紅本親宣玉音曰朕初九日
頒有諭旨修省戴辠原期大小文武各盡所職迅埽
狂氛早安萬民民安乃所以敬天法祖適覽姜埰一
疏將諭旨單題二句敢於詰問朕何所見而云然恣
肆欺藐莫此爲甚朕於言官特加優容故又於諭旨
再加申飭使知警改設朕每次詰責處分則非朕求
言樂諫之初心矣至所言二十四氣之說朕不知所
指何事所載何人姜埰必知其詳著革了職錦衣衛
拏送北鎮撫司著實打問速奏該衙門知道欽此天
語重疊霆威震赫百官皆失色時兄方以敵警分防

德勝門出入典閣例不翻披詠本科都給事中沈胤
培奏報次及開元北面跪　上復宣旨畢命金吾繫
之遂撤朝駕還是日首次輔从間劾出直惟晉江二
相公蔣德璟黃景昉牽帝衣亟救之　上曰頃面諭
已明不必申請且行且言先是垓从病註籍臥邸中
奴子偶佗出見官長胥役丞如鶩傳姜給事能司副
从言事觸忤玆逮禍且不測急蹤白垓垓力疾徒步
以往道逢簡討方从智適徒步來將過慰述　上特
嚴切為其目擊　皇上御極从來所未有相顧錯愕
倉皇閒投春肆立談主人擠之出曰毋累我輩簡討

別公奴子掖垓行垓一步一攬涕急趨北寺門至則
校尉數十擁兄從驢背來校尉詆訶垓不得前兄曰
埰得皋於君雖死不怨但兄弟亦須一言引決何若
是言竟墮驢徒行至詔獄謂垓曰首輔婪賄比昵逆
銓設穽伏機壅蔽主聽我今日不言天下誰復言者
縱今對簿鞭笞負痛而斃吾願也悔何有焉獨恨二
十四氣多海內人望若坐从黨錮鉤連之沴三君廚
顧文罹禍毒此變滋起天下豈有辜乎又曰二親衰
老而一子幼齡弟之責也慷慨激烈左右壯之北司
例不攜戚僕投獄之頃垓偕蒼頭趨登長號求入門

吏奮擊垓左脅仆地登被執復釋垓自是微服每昏
旦徘徊所司門外凡旬日藥漿衣絮閡進兄身嬰三
木血流貫械凍餒玆至呼吸僅存沴禁之嚴從來未
有也九列臺省官章疏求釋日十數通皆不報一日
名衞臣駱養性司臣梁清宏賜馬馳行上殿二臣承
望上意挾刑具進覽是時傳　上坐煖閣備問从考
訊之故謂埰與開元交通彈奏一則顯指大臣一則
隱庰祕密事異情同汝等為朕讞實即是忠良否則
自貽皋戾勿悔明日再訊司臣畏禍聲色變動謂汝
埰死何足惜　上必得二十四人姓名兄堅弗承被

刑尤酷兄大呼　高皇帝數聲氣欲絕惟从指染口
血書死字司臣退置兄階下半日得甦復讞如初司
臣从兄昏憒令旂尉灌酒一盂从供二十四人之狀
手持仕版一冊附案而庰曰諸部黨名得森在此其
盡陳引勿遺讞畢具爰書从入　上大怒猶謂其緩
責清宏等徇私二十四氣係匿名文書何屢謄奏疏
祒內大小諸臣一概混供姜埰敢於誣謗只此一事
亦應重治更嚴讞速奏毋再延取皋垓方於邸中具
藥餌投兄軍卒趨報有嚴旨未識何若是夕風霾交
作覿面不覩垓詣長安右門聞密封勅衞司二臣意

御札賜死矣次日薦紳交傳兄及司副無復牵生有
嶺南友將楮帛儀迺垓所瞪目左右視從者驚問之
葢街陌閭忠慕義者咸謂兄已杖下隕矣例北司案
斷廠監牙爪預見聞名曰聽記曰抄事件凡經案對
先具筆札坐廨下狼呑虎視氣張甚當兄寄犴狴桎
梏纏束手指幾斷血肉狼狽此輩亦且泣下謂頗聞
姜公者絜清節今將从骸骨塡栫棘矣未幾　上少
悟前詔札玆繳命付司敗垓同弱僕舁篗輿伺之則
披髮血濺赭衣四肢柴羸面若黃沙疾嘷不應惟搖
手而已其所用藁薦泥釜瓢罌之類獄卒齎隨之將
从邀厚予既而兄曰我辠應死而蒙　聖宥主上殊
恩何得不拜於是北面稽首涕下數行自閏十一月
二十三日訖十二月初四日凡十日之内幾死復生
惟二十八日之御札密發所司衆皆猜疑如身履危
地悲愴不禁二十九日　上名吏部都察院臺省等
官集中左門朝紳相率謂兄及司副之事　上延問
必及在列各當免冠乞貸又私謂都憲劉宗周上殿
一言必觸相忌上當嚴譴於二臣非有牵駕出　上
首問推舉督撫一事不及採與開元諸卿答奏將起
劉都憲造膝而前曰陛下天資敏斷意在用人而乃

拒諫恐明主不若是採開元二臣才品倍於臣二臣
蒙譴而臣獨見容忠鯁擯斥國之患也奏對自晨逮
午引陳反覆首輔側目再三　上从其執拗非對君
禮幾下有司治辠後矜其髦年新簡賜之優容褫罷
歸田都憲方伏請時僉院金光宸奏其清直願从身
代亦从雷同奪降頗聞馮侍郎元飈吳都諫麟徵開
陳大指不激不徐主心少轉憲臣既廢百寮大小皆
上書挽留大半留中輔臣蔣德璟奏曰言官言朝廷
之事能容則名在上不能容則名在下又引用魏徵
軼事　上曰朕非唐太宗主而二臣亦非徵之可比
上一日問辠相馮銓附逆久定朕自不用何故言路
屢爭且朕亦知二十四氣彊半清流也輔臣吳甡黃
景昉从名列謗木伏請罷斥因備陳東林之號起於
無錫高攀龍顧憲成二人建立書院講學稱先慕古
有節者多歸之四明相臣沈一貫嫉其行能爲當世
表旋亦招致才藝之輩樹朋私里名曰浙黨至　熹
宗末年閹豎睥睨國釁頻啟宵小煽結於是世所稱
爲東林負清譽持勁節者言出禍隨屠戮殆盡若非
陛下龍飛首辨邪正清流冤慘蕩然失錄矣至於今
其人雖沒其名猶傳好修之徒樂與嘉尚故復有愛

護端人爲　陛下言至於口觸宸扆身付泫吏而不悔者然臣等謂高攀龍等理學名臣原非有心標榜在於哲士矜邁亦非有心依附特不肖之人强而名之曰東林黨也　上聽之默然嘉悅兄旣至西轉坊得從奴子橐饘而入執手惋惻兄因追溯負皐从來生死漠然神氣不亂初就逮方千役門攀餓有青襞使者急噑至朝房同事相顧駭愕兄曰子非金吾校尉乎採彝佗獨有昨朝封事也二使不答立迫回寓將大索兄曰小臣立言寔出朴誠此時恩威聽之君父汝輩何乃爾爾其始投北寺也未就理兩手足預加拷掠抵暮見傷有關械从木爲之似榻而隘入則身不令左右轉目角各从鐵釘刺之不得開閉有獄吏顧兄而言此黃漳浦到任所君聞之乎時天寒冰冽飛沙晝晦牢屋有垣而彝門曡土从爲障再日世勻飛下脣有一囚自稱廣陵人从漕政犯科手持盂粥而泣曰咎从濂書令我江縣者非公乎公十年不受一緡錢嗟嗟一入此地誰哀公而進之食乎典獄者夜警約十人爲一隊各擊柝揚鈴匝屋四面凡經一門噑囚名一過羣答之伊優應聲高喊乃太越三日始詣讞所一拶一夾上下敲擴各五十搥三十名曰一套从拶之苦言之自十指至兩乳攢擊一震萬刃刺心以夾之苦言之足如刖目如抉腦如迸出昏暈不復知人間事次日再讞敲擴各八十搥三十嘘吸氣息不相貫屬終賴廣陵囚从湯糜活之毎至創摧痛煩歷噑　高帝从下十五廟號从自解因思楊左諸公繇此而死可从死則死矣黃葉諸公繇此而生可从生則生矣是時兄初至西曹血肉潰爛沈痛牀閒十三日　上早朝畢傳諭旨一道責言官之申救者司敗懼有嚴命遂於十四日具初讞疏引挾制官府例配之二十一日坊臥病寓邸忽傳兄已縛西市坊魂魄如喪同邑黃道晉方在坐掖坊左右肘疾趨西曹兄已出貫城下所司金吾羽仗首紅棍數十行次捧　旨官跨馬上最後兩皐臣至坊捶心頓足但於人叢相望謂曰吾兄吾兄忠孝不能兩全矣黃童白叟欷歔下泣或載酒而過或有齎木百灰从和酒者衞卒疑有毒逐之太坊曰兄則死百坊何皐寧自殺哉滿飲一巵衞卒不復疑先是長安道上有終日詣周曹操終日對周秦檜之謡今觀護憸直臣如此可見是非猶在人心矣乃入凶長安門置精微科廊下熊司副與兄相對但曰不及黃泉毋相見也例

廷杖金吾主之中使僅下員執事而已　上怒甚特
命司禮東廠二大璫監視衣吉服少選多官羅列魚
貫蟬聯偏午門西墀下中使錦衣各三十員下旗校
四十人人各執棍一或二三分東西立二臣北向跪
捧　旨官西向立宣讀畢一旗校過執麻兜一具自
首及肩脊縛兩肘使勿展一旗校過縛兩足各二十
人人各五棍畢紀數者高嘑著實打三字羣相諾凡
三棍又一嘑羣諾如前杖及半司禮王德化督金吾
嚴擊之故後五十棍棍凡三折杖畢獄卒用布兜舁
歸部是時兄暈迷蘇餘息垓口汲童僕灌之不入呂

邦相者長安俞跗手也少詹黃道周計部葉廷秀从
邦相金膏得不死是日延邦相至曰杖从青痕過膝
者不治吾从刀割患處七日而疼爲君賀矣時北兵
充斥青徐之閒又恐浪傳失實貽兩親憂遣僕子徐
早閒道持疏草歸母太孺人痛且不已父謂母曰子
官言職子不言負職子不職負君負君負職非吾子
也吾子若此不喜而悲何爲也發使歸報兩兒曰十
日之前流傳如此汝父綮謂陽城七年後諫千古譏
之子既秉父教汝父何恨　上堯舜主蘇撲殺諫官
理可努力加餐从俟聖霽在原之義垓子勿忽及被

杖之後有自京師歸者吾萊扃户不通二月初五日
吾父母知兄被杖事明日城破矣垓既得塘報摧號
仆地知交相謂城卽破豈獨不生垓曰忠孝節義大
人綮志也於三月十二日得長兄圻計報知大人烈
殉季弟坡亦被殺嫁王氏妻孫氏弟婦左氏仲姊左
同日盡節垓具疏上聞乞代兄繫獄俾兄治喪九列
臺省亦多請之　上持奏示閣臣曰埰有弟垓埰非
獨子也弗聽司敗再讞具疏未報垓於四月初八日
陛辭東歸再過貫城與兄號慟握別踰二十日抵故
園擗踊先卿殯庭閒　皇上淸夏獄兄出大理太孺

人赴都視兄時逢火甫解太孺人驢背閒關炎苦中
於七月十一日至京而旋閒初十日兄再入西轉矣
太孺人既未得見兄徘徊旅次悵惘失緒於八月二
十九日買舟將南下三十日忽聞　皇上淸疫獄兄
又得出大理太孺人自舟中歸相見於順城門之西
隅當萊城遭屠戮橫屍蔽埜身經篳楚之下十九不
得生母若子固萬死而不死焉者噫乎豈不痛哉九
月十二日垓既奉母往維揚十六日　上从發係濫
縱責讓司寇兄於是三入貫城會皋輔周延儒伏誅
閣臣某數爲　上言請示寬典　上曰如卿言十七

年二月初一日　詔報姜埰謫戍宣州衛兄初十日
出都奔先卿喪次至淮上而鼎湖之變至矣

劉念臺先生名對紀事附

崇禎壬午仲冬邊吏不戒敵陷霸州越通津
所過無堅城朝廷震恐下皐己求言之詔期
與大小臣工交相咨警从圖匡濟誓欲迅埽
狂氣从振國威復申諭言官曰言官从言爲
責稱職非易緘默不言及言而不當俱屬溺
職諸臣中有大奸大貪自當直糾其餘往事
細過不應苛索近來忠讜固多挾私偏執要
端爭勝亦復不少或代人規卸或爲人出缺
種種情弊難从枚舉前頒憲綱面諭已明从
後俱著祇遵奉行有違玩的廉調摩革必不
姑貸諭下廷臣疑懼禮科給事中姜埰上疏
曰代人規卸爲人出缺　皇上何所見而云
然乎幷及二十四氣涿州知州劉三聘薦逆
輔馮銓事　上怒收錦衣衞時　上開弘政
門日命諸臣面陳時政得失有行人司司副
熊開元請屏人密奏　上出内侍開元請屏
閣臣　上曰閣臣乃與朕共圖國事者豈不
得與聞乎爾第奏無諱開元隨劾首輔周延
儒受賄事語多含隱　上怒延儒頓首請舉
曰从臣在不敢盡言乞　皇上令其補牘从
進　上許之次日疏上語支蔓不及延儒姓
名　上愈怒閏十一月二十三日與姜埰同
收錦衣衞獄仍詔諭延儒入直先生聞之慨
然曰　皇上方開弘政門下詔求言乃一日
而逮二諫官何與當糾九卿从公疏救之入
朝堂冐言其事太宰鄭公三俊从下俱首肯
獨少宰王公錫袞屬稾而謀从特疏繼其後
次日鄭公註籍王公遲疑不敢上先生再過
促之遂於二十八日進疏方擬次日再拜特
疏至二十九日早朝畢適有太監督撫事
上名五府六部九卿科道中左門面對先生
與諸大僚在直房候名从故不得㟨寓拜
疏忽傳有密旨命錦衣衞置二臣於死从
斃杖聞先生傍徨語同列曰果爾寧不上
累聖德吾儕身爲大臣豈可坐視乎面對

時六部九卿科道不可不救如　皇上不允
伏地不起必得請而後已即不可得或請改
付法司衆許諾午刻　上御門各官隨輔臣
行叩頭禮　上諭曰前有旨著卿等會議督
撫公留如何不回奏吏部左侍郎王錫袞禮
部尚書林欲楫从次奏對語不具載　上命
科道官過來吏科都給事吳麟徵奏曰臣等
至愚極陋不能仰副　皇上求言至意或言
而不當或言而過激槪蒙　皇上優容从致
諸臣忘其庸賤輕有瀆聒如同官姜埰干犯
天威豈所逃皐但埰作令淸苦居官勤飭身
體孱弱不堪重刑伏望聖恩優容　上曰敵
内犯將及四月從豈一人禦之任其焚切淫
掠慘不忍言言已　聖容惻然垂涕歎曰朕
有何面目見爾等又曰朕未嘗不納諫前工
孫蕃能發奸豎不吝面從日者朕申飭言官
爾等正宜警省有則改之無則加勉乃姜埰
反來詰朕二十四氣事同匿名至屢見章奏
煩瀆不已不得不重懲一人从警其餘聞賊
有續入之報諸臣同在漏舟之中誰無忠義
誰無廉恥倘大小臣工各盡其職滅此何難
之有麟徵奏曰封疆失事皆由督撫不得其
人語不具載麟徵又奏曰熊開元劾輔臣
雖不免出位妄言然諺云家貧思賢妻國亂
思良相封疆失事不得不責備首輔升祈
皇上寛宥　上曰開元陰行譎諸前旨已明
麟徵退　上諭令日从扞圉爲第一義此外
俱可緩御史黃澍户科給事中廖國遴御史
周燦御史楊若橋从次奏對語不具載户部
尚書傅淑訓奏曰熊開元姜埰狂妄豈知自
干皐譴臣等上疏公議伏望聖明寛宥　上
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時淑訓奏對畢
無一人繼者先生乃奏曰臣忝居法紀之地
官守言責皆得與聞如熊開元姜埰一則詭
托機密似開告密之地一則出語不倫殊失
對君之體二臣誠不能無皐但　皇上方下詔
求言凡在葑菲無不采納而二臣遽从言得皐
甚有傷於聖政國朝從豈言官下詔獄者有之
自二臣始甚有傷於國體臣願　皇上俯念時
艱擴聖度於如天得賜寛釋臣不勝幸甚如臣

黎集　附錄

宗周向者累多狂妄皐在不宥 皇上不加
斧鉞放歸田里復荷賜環連擢今職臣皐寔
浮於二臣乃臣何辜而蒙 皇上之涵茹二
臣何不辜而蒙 皇上之譴責也再如黃道
周直言讜論獻可替否有朋友所不能堪者
而 皇上能堪之待从不次且復其原官天
下咸頌大聖人之世我度越尋常萬萬彼
道周何辜而蒙 皇上破格之典二臣何不
辜而不邀 皇上法外之恩也臣所恨者正
从二臣尚不能如道周之愷直 皇上自能
容之 上曰黃道周有學有守起用出朕特
恩豈得與比先生奏曰二臣學與守雖不及
道周然朝廷待言官有體其言可用則用之
不可用則置之卽有應得之皐亦當勅下法
司原情定案若遽下詔獄終於國體有傷
上怒曰朕處一二言官如何遂傷國體如爾
奏假有貪贓壞法欺君罔上溷亂紀綱俱不
可問乎先生復奏曰臣敢从衰朽餘生保二
臣豈佗 上愈怒曰如此偏黨豈堪憲職候
旨處分先生伏地叩頭曰臣有皐輔臣蔣德
璟禮部尚書林欲楫刑部尚書徐石麒兵部
尚書張國維左僉都御史金光宸各出班免
冠申救 上曰熊開元疏必有主使想卽劉
宗周兵部左侍郎馮元飈奏曰劉宗周頃在
直房亦言二臣有應得之皐但 皇上方詔
求言似宜少從寬典相約面對時求聖恩改
發刑部不意宗周出言切直致干聖怒蓋其
生平爲人世事不切直往往面席人過嘗責
臣从佐樞森能佗若吏户等部世不受其規
切者今日所言寔係公事如宗周獲皐而臣
等晏然何从對士大夫伏望 皇上將臣等
處分姑貸宗周辜甚金光宸又奏曰 皇上
疑熊開元疏爲宗周主使宗周賦性硜直朝
士鮮有知交與熊開元繁世往還前日恭領
面諭 宗周每言二臣有皐第辜逢不諱之朝
一至 聖前不覺从忠愛之心披納臟之悃
寔從君德起見非有佗也且宗周在衙門與
臣振揚風紀百事整頓 皇上所頒憲綱
見在奉行日進諸御史而董戒之欲與天
下共奏澄清之理又同臣察理城守不避

風寒霜宿郊關若宗周者可謂進思盡忠退
思補過者終望 皇上優容 上曰金光宸
也著議處次工部尚書范景文五府勳臣吳
遵周等各請宥 上曰卿等不必申救劉宗
周金光宸先出候旨九卿科道同在直房議
事先生與光宸趨出 上回煖閣傳旨劉宗
周著刑部究問金光宸降三級調外任用輔
臣等復至 御前申救 上改票劉宗周愎
拘偏迂朕屢次優容念其新任望其悛改今
乃藐抗徇私大負委任本當重處輔臣奏
其年老姑著革了職金光宸將諭旨及面
諭皆竟置不理詐稱不知姜埰等皐狀明
係說謊其奏對尤屬恣肆姑從輕著降三
級調外用該部知道諭諸臣退時漏下二
鼓矣先生在朝房初聞究問之旨毫無戚
容與光宸談如故私念曰出門之日蚤起
有此矣後得今旨亦無喜色易服歸寓疾
自負疚語家人曰吾本欲不出山一日時艱
告急輿疾趨朝然旣出後輒思建立从報聖
恩私心耿耿今从語言獲皐辜負聖明多
矣十二月朔日拜疏謝恩初七日辭朝卽於
是日騎驢出國門太公越數日 上終从先生
言反密旨改二臣刑部擬皐朝論咸謂先
生之身雖廢而先生之言已用上成 主德
於無瑕下全諫臣从不歿厥功洵偉矣誰謂
空言無益於人國哉然而先生聞之滋戚矣
男汋恭述
先是有監司錢天錫者楚人營密雲巡撫行
賄首輔周延儒省中廖國遴楊枝起臺中曹
溶爲之居間餽黃金二百延儒少之繼而賄
次輔陳演四百演許之三人分金有差國遴
六百枝起四百溶二百又有白金六千散臺
省中輔臣私人某某等因森異言乃舊撫王
繼謨尚在任溶草疏授同官甯承勳劾繼謨
公代从天錫啟事者少宰王錫袞次輔主票
擬焉時行賄者皆用黃金而首輔爲最長安
藉藉先生初入朝拜疏糾之曰官之失德繇
寵賂始其途多自臺省而上權貴人久之白
鏹易从黃金致長安金價日高自今从往但
有輦金入長安者臣衙門風聞卽單辭撤之

立置三尺首輔見之知其指己恚甚而外廷亦微聞天錫事首輔益懼曰總憲方求多於我况可以佗人事誣我乎乃進密揭悉之於上因請甄別天下督撫以示公　上可之故降前諭戒飭臺省使各改行圖遴等誦聖諭驚曰此必首輔洩其事禍在旦夕盍借一人以脫辠乎知禮科給事中姜埰性亢直乃激之曰　聖諭往事不許言近事恐蹈出缺規卸之嫌又不敢言然則言官終鉗口結舌乎埰不察墮其術中遂曰某力任之卽有斧鑕非所敢避遂草前疏以上謂代人規卸為人出缺　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甡追論舊事二十四氣謠言皆大姦所為又及涿州知州劉三聘薦逆輔馮銓事逆案　陛下所親定三聘何物幺麼輒敢爾爾亦必大姦主使所指者乃延儒也圖遴等又向行人司司副熊開元佯論首輔婪縱事開元以降謫素憾首輔聞三人言輒請名對續以補牘稍發首輔穢狀　上方未得臺省交關主名而又重信首輔因觸　上怒而疑埰等以為姦於

是早朝畢進百官數二臣辠遂命錦衣衛逮治先生名對時顛末未悉不及明糾後有述其大略如此者嗟乎二臣不察而墮其術中皇上不察而墮其術中卽先生亦不察而墮其術中致非刑驟起國論沸騰正人退而僉邪進幾於空人之國而末丈小人為禍一至此夫汋井記

前禮科給事中姜貞毅先生元配董孺人

遷葬墓誌銘

山東萊陽姜貞毅先生以崇禎辛未進士筮仕揚州儀眞縣令孺人董氏以己卯卒於官舍辛巳返葬萊陽其同鄉太僕卿宋公玫為之誌銘後三十餘年癸丑先生卒於吳中子安節實節遵遺命葬之宣城戍所安節守公墓遂家於宣城念母墓遠各一方以乙丑秋回萊陽啓孺人墓移其柩南來葬於先生之墓左距孺人之歿四十七年葬四十五年矣墓中棺槨完好誌石文字一一可辨其文猶先生初自儀眞令

擢補儀制司主事時乞宋公作也誌稱孺人尚書禮部儀制郎姜君如農諱埰之妻直隸保安州學正董公震澤諱應雷之女以奏最封孺人崇禎己卯二月初五日卒於儀眞之官邸距生萬曆庚戌二月二十一日得年三十今年辛巳十一月十二日葬於城東北水磨邨覽鳳山之新阡有子一人曰安節聘余叔吏部稽勳司郎中諱應亨男拔貢琬之女如農發使丞京師寓書請銘復緘其所為悼亾之詩十篇示余曰吾妻董氏亾矣吾尚有老親貧其養幼稺需其成女弟之在室者賴以嫁而竟亾矣吾子其為銘之葢

余家世與姜氏通姻婭又如農過誤有以私遇玟少
而相歡也因得習知孺人之賢丙子冬余有事武昌
還舟次鑾江如農留飲邸中維時孺人尚窶恙中廚
治具半出鄉物以侑樽罍乳媼抱兒前揖客娟秀倩
好望之若玉雪幼女婉弱可愛方學語於懷抱間如
農敎之呼余舅至爲結婚然後去居一年女殤余之
子亦旋夭而孺人夙有羸疾竟不起嗚呼余又何忍
不銘孺人生十五年於如農有家矣當是時姜氏方
中衰孺人迺力貧支償甘荼蓼於鞠窮染緝疏無以
易籌管閒復以其嫁時衣質而佐如農也及其仕宦
而相從也象揥翟冠曄然顯且膴矣孺人操作自若
衣椎布澣濯洸洸然以故如農十年飲水于江干稱
循吏丈夫誠自愛尤凜凜于閨箴矣孺人事舅姑稱
其孝事其祖姑如其姑室以內不殖私財尺帛寸縷
必跪進之以爲二人歡如農兄弟四皆同爨大孺人
春秋未艾也筦鑰鼦秉之諸婦罔敢問伯叔姒傳餐
共器衣裳無異幅卒未有勃谿片語立而稽者故姜
氏之堂顏曰一樂以此也御媵妾溫而且惠每旋里
必頒布於所親練帊褻襦徧相貽遇有喪必哭之皆
哀有餘至於今其宗婦里嫗咸涕泣以思曰孺人之

歿斷構敝絮吾窶所乞矣賢而不壽如天何空乎如
農之腹悲也孺人性勤而慧其治家甚有法自居約
以至履豐終未一易其絮尤嫻于女工其組紃緋紉
之巧以及醯醢鹽豉之細皆不書書其尤著者爲婦
法爰系之銘曰蘭之阪有霜斯踐彼君子女德音不
遠蘭之萎兮葉修修伊胡不留我心憂嗟蒼天兮其
可郵後書官閥姓名其文雅飭有體敘情事簡而眞
可傳也計宋公銘墓之明年先生始改授給事中未
幾以劾貪輔忤上下詔獄廷杖幾死而萊陽適破贈
公忠肅公與宋公同時殉難以死甲申春先生免死
讁戍宣州未至戍所都城陷因留江南弘光帝卽位
姦黨且興大獄與弟垓避之江東改革後寓吳詣宣
城將卜居敬亭山以終讁戍之命自號宣州老兵臨
歿遺命必葬宣城安節卽以遷母櫬合葬爲請不可
曰此我雞鳴風雨之友心念之然我不能依戀二親
而忍夫婦同穴乎爲易簀之歌悽惋斷絕又手書東
望松楸不勝心痛八字擲筆而逝事載公傳及墓誌
中先是先生受杖重傷嚼齒忍痛齒多墮未六十墮
且盡安節兄弟襲而藏之得二十四齒至是奉往萊
陽曰此亦先人遺體也還諸先壟以少寄吾親依戀

之志可乎爰作幽宮兼設母位金鐫姓氏合瘞於贈公之墓側葢因有父命葬不可合於此聊存同穴之義爾可謂曲盡孝思矣孺人歿時安節纔七歲生平行事皆不習知又屢經喪亂即宋公所爲文亦散失無存乃於四十五年前墓中得之豈非有鬼神陰相之哉孺人婦德家世及生卒年月詳載前誌中子二人曰安節孺人出曰實節他母王氏出孫六人曰本儲本儁安節出曰本仔本仁本位本任實節出以丙寅年五月朔日改葬於宣城敬亭山穴居先生墓之左葢同丘而別兆遵遺命也安節實節請予重爲之誌銘予即爲之亦豈有加於宋先生之言哉謹一仍舊文前後略敘先生歿葬宣城之繇與安節遷葬孺人始末而更系之以銘銘曰

南有敬亭其山幽幽彼君子兮于焉歸休豈無先隴瞻望松楸君命未改曷敢首丘嗟哉碩人實惟好逑盛年早歿墓木已樛南北永閒四十八秋泉壤重聚子心是求母氏載遷子無怨尤迺遵遺命迺營一杯體魄異室魂氣同遊百世享祭共此山陬

桐城錢澄之譔

姜貞毅先生副室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其先三原人尚書端毅公恕之後也父諱永徙廣陵業鹽筴家富鉅萬孺人生而貞靜父母絕憐愛之年十五以副室歸萊陽姜貞毅先生埰生子一實節女一適給事吳公适第五子誦孫男二本仔本仁（又二本位本任時未生）孫女二（又一時未生曾孫男一欽曾曾孫女一時俱未生）生天啟丁卯二月十九日歿丙午正月廿四日享年四十余於壬子客吳門獲奉教貞毅先生與安節實節兄弟交好今年庚申余來眞州値眞州人士奉先生木主崇祀名宦安節實節偕來相聚尤密實節將以八月二日葬孺人於吳門銅井山之原涕泣道孺人勞苦乞余爲幽室之文余不敢辭於是實節再拜起言曰實節生母以崇禎辛巳歸先公是時嫡母董孺人歿已兩年矣左右惟母一人先公適縣儀眞令陞禮部儀制司主事母隨行歸萊陽至京師明年先公考選禮科給事中冬十一月上疏劾宰相下獄母禁一室中家人不相見者兩閱月明年萊陽城破先大父光祿公仗節死先大母至京師十月母侍大母下廣陵甲申國變四鎮兵亂奔無錫而先公先以詔免死戍宣州衛欲攜母赴戍會　弘光帝立遇赦卜

居吳門晋都陷轉徙浙東先公將挈家朙州渡曹娥江夜半風潮大作同舟飄散㡬覆邏者疑爲寇也舜之僅免回道墟旋遷天台朙年浙東繼陷城中人盡竄丞先公奉大母宵遁母與家人不知所向母偕趙氏徐氏兩婢一老僕潛伏淡山草舍中後探知先公消息間道奔至新安時吳越間戎馬塞途母乃嘻趙氏爲母徐氏爲姊度二鼓始行五鼓輒避匿辛苦萬狀然後達冬縣新安至真州朙年丁亥五月復縣真州至新安七月復至真州九月生不孝實節腹我以間關跋涉者幾萬里凡得間於趙徐二婢略如此實節語至是益泣下已又言實節年十三爲己亥先公往吳門適有江上之變夜大風拔木丞瓦石天地震動炮聲徹曰夜母右牽兒左抱女相痛哭家人於別室塞門穴竇以入而塡以薪時火光燭天熱氣逼牆內母仰天痛哭曰何爲我母子俱死於火也天其活我二雛乎既火息而兵破牆入掠貲去自是竄徙鄉邨無定處久之復僑吳門方江上變作時嘗避兵夜行傭鄉人以二竹籃擔余及妹母步行從之經古墓道陰崖灌莽間鬼哭聲至今念之猶心悸毛髮寒磔也余聞其言內悲已而歎曰嗚呼貞毅先生守道不渝致家人流離播越使能與時俯仰亦豈至是哉而孺人富家女年少事先生極辛苦無怨言間關萬里全其身於兵革之間可以爲賢且才矣是可銘也已

銘曰

勞以生逸以死促以年永以子億千世保其體

寧都魏禧譔

敬亭集十卷補遺一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姜埰撰埰字如農萊陽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儀眞縣知縣擢授禮科給事中以建言廷杖謫戍宣州衛國亡後流寓蘇州鐫私印曰宣州老兵臨歿遺命葬宣城以明帝未有赦命不敢歸也事迹具明史本傳埰少以氣節著自得罪流竄後始學爲詩朱彝尊靜志居詩話稱其風格一本杜陵今觀所作大抵才本清剛氣尤激壯故詩文皆直抒胸臆自能落落不凡然縱筆所如不暇鍜鍊故粗獷之語亦時時錯雜其間葢性情用事者居多也集本埰所自定分敬亭集鐏飥二集其子安節等刋行乃併合爲一統名敬亭集後有補遺一卷又埰歿之後安節掇拾而成其揚州諸子燕集次韻一首已見第四卷中乃更收入殆偶然失檢歟

花王閣賸稿一卷

〔明〕紀坤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嘉慶四年紀氏閱微草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花王閣賸稿一卷》提要

序

昔歐陽子序梅聖俞詩有窮而後工之語予竊非之周
末板蕩諸什不能躋諸清廟生民而少陵稷契自許豈
必借彼羌村巫峽之寄興哉詩之工不工不係乎窮達
明矣今觀景城紀公之詩而知歐陽子之言未可盡非
也詩皆明季天崇間作憂時感事多怫鬱沈痛之音然
而每有事外遠致蓋嘗綜論有明一代之詩其僞體毋
論已其稍有氣骨者每變而卒不能自勝何者無事外
之致也明之季也黨於朝而社於野一二篤志古處之
士出言而不自知其過激也公安竟陵兆其先雲間西
泠洩其後其既洩而莫可遏則有力者弗能收也故必
不得已而寧取桐城錢飲光之詩以爲能稍斂浮囂云
爾木榮於春落於秋而飄蘀之音焜黃之色反足以增
天趣者惟其間寂之感人深也予曩嘗與吾友錢蘀石
論田間集謂北方詩人無其比蘀石因言阮旻錫夕陽
寮集可以相競及取阮集觀之乃閩人也然其詩亦不
及田間遠甚而北人之集在其時竟無可舉者今觀是
集雖視田間之不同要其峻冷孤峭可以相視而笑

矣集本六卷[illegible]所佚此其殘藁也然蕭寥無多之境與所遇正相稱君子論詩至明末諸家其音哀以思比于亂矣謂庶幾河間訓典之區尚有詩在也其必自此集乎

乾隆四十一年秋八月翰林院編修四庫全書纂修官年家後學大興翁方綱序

花王閣賸藁

景城紀[illegible]

芙蓉詞效昌谷體

芙蓉脉脉愁空江秋波對影成一雙一滴清淚徹水底紅沁龍女玻璃窗垂楊壓岸烟痕重月墮中央寒不動離魂一縷裊如絲千回縈繞鴛鴦夢相思木斷寡女船夜深孤泊前灘前秋燈黯澹坐徽嘆蘆花頭白風颯然

南遊不遇過交甫遺佩處戲題

想像精靈隔淼漫暮靄深處佩珊珊明珠價貴知難贈但乞神仙一面看

半夜

半夜倉皇接報書開緘拍案一驚呼諸公至此吾何望天道如斯古所無欹枕沉吟連夢寐挑燈絮問怪妻孥披衣啟戶看乾象黯黯寒星數點孤

聞孫閣部罷歸

岌岌寧前戍朝朝起戰雲如何大丞相翻作故將軍國尚多清議權仍屬聖君廟堂寧左計或恐是傳聞

清明日[illegible]外閒步

處處青帘似[illegible]杖藜試踏綠[illegible]腰衰翁難結[illegible]春伴

蝴蝶相隨過小橋

偕董天士蔡家河遊眺

不知新綠滿平蕪野老提壺偶見呼遊興久闌聊一出
戰塵不到便堪娛從來挾策無高士邇日談兵厭腐儒
猶怪先生春箋上數行小楷寫陰符

崇禎癸酉下第還里後作四首

十年求仕進髮白志不成青雲諒無分決意謀歸耕良
友喜我閒攜酒就我傾謂我世慮澹可與談無生醜女

不得嫁安可誇堅貞敢以坎壈士冒此高隱名

覽鏡照我顏寒陋難爲狀一一視妻孥亦非犄佩相桐
柳不中梁人生宜自量況有黍稌田不乏雞豚餉物無
兩大理富貴寧兼望已矣吾何營頹焉適天放

儒生困寒餓侘傺恒嗟吁國家鍾鼎養豈以供爾娛艱
難求俊彥將使憂患紓假爾十萬師手握銅虎符風塵
滿河洛自信能平無不如安爾分從我持犁鋤

伊昔游京華怪我山林態今日返田園怪我鄉音改學
步亦云勞無[illegible]徙成悔所幸匍匐歸吾足故仍在看婦

事機杼呼僮課樵采惟賴皐與夔努力營四海

唁許總戎於內黃間道歸里途中書所見二首

慘淡孤城閉羣凶正合攻日沉兵氣外風起戰聲中髑
野無人覺荒榛有路通潛行吾尚怯嗟爾虎狼叢

處處殘骸拄腥風拂面過天心寧好殺人事或干和一
騎飛搖轡中宵喚渡河儻然哀痛詔急遣減催科

所聞

出門復入門憂心日草草何時黃巾平骨肉得相保治
亂相倚伏此理信穹昊河清會有期恨我生太早側聞

閫外事功罪日紛擾恩怨亦人情吾敢怪諸老且願緩
報施稍待風塵掃

送張林宗歸河南

去矣復何道心知重會難君看殘照裏秋氣滿長安

庚子下第二首

忽忽晨鐘動巡檐微一吁將明天慘澹小憇夢模糊蹶
起收殘帙沉吟問老奴今朝有車馬得到涿州無

下第經三度胡爲又此行本來非隱逸未敢薄功名良
友憐同病（同寓九人皆報罷）高僧不世情（是夕寺僧置酒爲[illegible][illegible]之會）燈前

相勸勉切切到天明

聞欽定閣藁案出借鈔未得

此局終當有寧期在此時丹書何用見名姓世原知

錢尙寶家秋海棠（時尙寶已貧甚）

翦翦秋風一斷腸美人無力怯新凉十分春色臙脂暈記得前身是海棠

與高斗南夜話

是非轇轕總難知青史從來尙異詞莊叟久持齊物論章惇任上黨人碑廟堂公議寧恩怨草野傳聞漫信疑千古興衰觀大局且來把酒慶明時

羽冲見示下第詩有豈其眞有命搔首問蒼蒼句戲書答之

萬蟻酣戰槐南枝吾曹不辨誰雄雌蒼蒼下視皆蟻耳得失安望天公知劉郎乃欲叫閶闔問所不解何其癡昨夜北河魚大上村人提網紛紛馳魴鱮多逢折柳貫笭箵或亦空手持撇波一擲隨所遇其間寧有神靈司事無必得必不得老夫所見皆如斯先生儻不㷡筆研偶然而中當有時已呼小豎市新釀兼令老婢烹銀鬐速來與爾澆壘塊酒酣且賦黃花詩

盛陽先生見余和劉羽冲詩亦和以見規有狂奴猶故態曠達是牢騷句敬賦一篇奉答

曠達非所能牢騷亦未敢功名阻坎坷兵火瀕危險頽然盛年去久矣壯心减同龕老彌勒終日門雙掩忽吟天問篇戲語非譏貶譬如蚯蚓蛙吟噪偶陰窗焉能執曲譜細以宮商檢勞公古誼深規我客氣斂寧知無文字何處著嗤點公看水中月流影忽冉冉月落水無痕空色兩不染

十刹海訪無相上人適游方歸以所畫名勝巨册索題分拈得廬山楊子江黃河東海黃山雲海巖瀨六幅

廬山遊不盡況乃畫廬山若問廬山意廬山在此間

一口吸西江吐向剡谿紙坌涌不可收一筆一千里

黃河天上來一綫落平地俗手畫波濤妙手畫其氣

大海無端倪師從何處寫窅然空濶意自寫觀海者

靈氣自卷舒倏忽千變化在山作雲海落紙成斯畫（案畫字在卦韻不在禡韻然義山無題詩已以畫與嫁下爲韻則唐人有此讀矣此蓋即據義山詩也）

師畫嚴子灘不著嚴子廟神在山水間土偶但其貌

快哉行 并序

劉羽冲折柬邀余及董天士胡奕光李丹崖陳質扶云明日河房看一佳事比就坐祕不言酒數行則有博徒數輩攜妓泛舟諠豗而過者羽冲呼起覘叩所以笑不言各勸浮大白乃述始末慨然感之爲賦快哉行一篇知傷忠厚之旨然鬱鬱久矣一決莫遏君子或諒其激於義爾

一笑天地驚此樂古未有平生不解飲滿引亦一斗老

華昔娟瑲正士皆碎首寧知時勢移人事反覆手昔年金谷花今日章臺柳巧哉造物心此罰勝枷杻微酣談舊事因果信非偶淋漓揮醉墨神鬼運吾肘姓名諱不書聊以存忠厚時皇帝十載太歲在丁丑恢台仲夏月其日二十九同觀者六人題者河間叟

清明泛舟衛河以花似錦時高閣望草如茵處小車行分韻得花行二字

水繞紅闌賣酒家當壚小女總如花東風亦似招人飲颭出青帘柳外斜

沿堤宛轉棹歌聲草色花光到眼明忽照清波頭似雪多慙蛺蝶趁船行

聞無相上人遊華山已没於兵

出世猶難免彌傷住世心乾坤無地隱兵火入山深一笑忘相約三生恐莫尋亂離師已厭震旦肯重臨

聞河南流寇將窺畿輔移家郡城

慘澹陰風萬木號黑雲低壓古城壕全家避亂禪心擾滿市澆愁酒價高燕雀處堂聊旦夕龍蛇起陸更弓刀時滄州土寇亦蠢動傳聞玉帳河魁將正倩儒生講六韜

姜辰三招飲戲題

雄心消盡禮金仙枯坐蒲團四五年結習不知全淨未隨君試坐散花天

紅鐙綠酒近三更飲到微酣故態生賴是黃鸝相喚住不然拍案又論兵

登泰山

何地能銷鬱鬱情且登岱嶽望蓬瀛無人到處方孤立有路通時更上行四面愁陰千里合一聲慟哭萬山驚儒生未可譏封禪終是能逢世太平

落花效玉溪生體

狠藉東風遽已衰迢迢虛作隔年期鶯藏新綠仍高樹蝶戀餘香尙故枝痛惜漫勞將盡後護持好及未殘時美人顏色還如此二八嬌饒自不知

村外閒步偶訪孤樹上人蘭若

隔林彷彿寺門開便訪幽栖老萬回草色綠侵危砌上菜花黃過斷墻來寺久頹廢僧多他徙上人天性恬淡破屋數椽閉關晏如也閒雲無意時相値野鳥忘機兩不猜滿院春風同一笑金經堆架任生苔

醉歌

十里五里桃李花東家蝴蝶飛西家春風引我信步起青鞋踏徧溪邊沙欣然一往忘遠近黃公壚外垂楊遮百錢偶爾未挂杖村翁熟識猶容賒自斟自酌自吟嘯不知返照蒸紅霞挑菜人歸影散亂騎牛童唱聲嘔呀小奴控蹇遠相覓與盡我亦隨昏鴉閒花野草相掩映短衫破帽時欹斜癡兒未可嗔太醉老子此樂眞無涯行過淺水見蝌蚪愛爾不作官蝦蟇

卽事二首

芳草沿堤一徑斜小樓背水是誰家鵓鴣聲裡霏霏雨微濕春烟壓杏花

風影搖搖酒幔靑畫船多泊水邊亭醉來貪看鴛鴦浴倚破紅窗卍字櫺

宿劉氏别業二首

雨濕烟痕重花藏暝色深放船忘遠近泊櫂偶園林桑下曾三宿桃源試再尋主人殊不惡水閣尙鳴琴

燈火明籬落開門手共攜呼童催晚酌索硯寫新題芳景連寒食濃春滿大堤翻邀乘興返明日聽黃鸝

紅塵

紅塵十丈走香車仍向玄都道士家誰料劉郎重到後菜花開過又桃花

登內黃城樓

憂天亦覺杞人愚此際憂來不可袪風日蒼黃萑盜滿山河破碎一城孤通儒謀國多書卷上相籌兵祗地圖總戎出政府檄有檢驗輿圖黃河在前滹沱在後天險足恃增兵何用之文宗廟神靈應閔念昭陵石馬幾時趨

哭董天士四首

事事知心自古難平生二老對相看飛來遺札驚投箸
哭到荒村欲盖棺殘藁未收新畫册天士以畫自給餘貲惟賣
破儒冠布衾兩幅無妨殮在日黔婁不畏寒
五岳塡胸氣不平談鋒一觸便縱横不逢黄祖眞天幸
會怪嵇康太世情掃榻有時邀月入杖藜到處避人行
料應塵海無堪語且試驂鸞問紫淸
百結懸鶉兩鬢霜自餐氷雪潤空腸一生惟得秋冬氣
到死不知羅綺香天士不娶寒貫村醪纔破戒老栖僧舍是
還鄉只今一瞑無餘事肯要青蝿作弔忙

十年相約謝風塵天地無情隕此人亂世逃禪聊解脫
衰年哭友倍酸辛關河泱漭連兵氣齒髮蒼涼寄病身
泉下有靈應念我白楊孤冢亦傷神

蝶

園林隨意美芳菲亂颭仙人五色衣幾日團團花上繭
一時便趁好風飛
尋芳處處不曾停瞥過紅墻入紫庭未可輕將羅扇撲
隄防觸響護花鈴

蜂

向暖尋新蕊乘春過洞房蝶羣容爾入蜂尾竟誰防媚
態纖腰輭嬌吟細韻長味甘能悅口況有蜜脾香

戲題二絶句 并序

崇禎戊寅孟村土寇忽夜至盡室踉蹌以逃比
歸囊篋盡空併掠一古琴去嗟乎賊亦具賞鑒
哉因戲書二絶以排悶

廿載懸塵壁何人問此琴可憐兵火裏此輩乃知音
枯桐閲歳多神物含靈爽正直七條弦汝彈恐不響

蔣其祥訂遊西山同人促歸不及待悵然留別

我家古瀛海平地無寸山北行到京國始見翠掃天往
來咫尺地不及窮躋攀友朋日相笑俗病何由痊豈知
阻登陟不盡因癡頑淸暉娱耳目奇福天所慳蒼松白
石下玆事皆前緣蠟屐約西邁脂牽仍南還側想九節
杖直上萬仞巔俯視見百里一氣如浮烟豆人而寸馬
蠕蠕相後先慨焉念故人逐隊行其間斜陽渡聖水疲
馬不可鞭

雄吾弟自眞定夜歸

隔墻一喚驚還喜半夜汝從何處來攜手都忘閉門戸

禦寒先遣洗樽罍音書雖近無人往道路多虞幾度猜此日生歸是天幸旅顏消瘦未須哀

送景星赴鄉試

不能隨我隱爾亦自有見舉世盡鴻冥何日息龍戰挾策干諸侯遊士吾所賤讀書二十年當爲明廷獻世事雖靡常公道此未變果爲珊瑚枝鐵網終能罥監儒守一經詎足拯離亂儻可梯青雲或與理一縣撫字緩催科且恤百里患杯水沃車薪終勝助以扇黃花取次開老眼摩挲看此願果否償送爾淚如霰

送奕光歸里

白露已零天地秋布衣老大提蒯緱燕儺故壘逝將去蝶抱殘花何所求平生不識韓吏部他時誤覓劉荊州渭川修竹綠無恙歸歟勿失千戶侯

自相國莊至夫人莊戲爲一絕相國莊馮道故居夫人莊道婦家也

青史空留字數行書生終是讓侯王劉光伯墓無尋處相國夫人各有莊劉炫與馮道皆景城人

五節橋即單家橋也正德間文安土寇掠獻縣有五女抗節同死於此橋

五節橋邊水寒聲日夜悲當年誰剿寇貽禍到蛾眉

陪諸友夜飲作

山鳥何曾諳管絃邀留無那主人賢黃蜂紫蝶如相識綠酒紅鐙亦可憐稍避喧闐殊刺促似防冷落轉周旋纔知杜老眞瀟灑解共燕姬晚放船

咏史三首

珍重焦延壽諸孫尚有碑云何多畏忌不著撰人誰

老氏貴和光斯謀亘亦得平生陳仲弓賢者固難測

爰歷續六章小學亦殊絕至今祀孔庭不在經師列

拜月詞

芙蓉怯冷啼清露銀河絡角明蟾渡斂帬偷拜悄致詞姮娥應見郎遊處夜深微轉北斗杓輪斜漸隔西隣樹東方欲曙白濛濛玉鏡晻然墮烟霧

舊遊

衛河依舊水悠悠人事興衰一轉頭故邸殘花前度夢高墳宿草幾回秋五君久避山王貴二水遙憐汴泗流鐵佛祠旁三太息老僧猶自話徐州

觀弈

重瞳項羽劇酣戰一目湘東方歿圍莫怪無言倚松坐
先生老矣不知幾

三婦豔

大婦鳴夜杼中婦營晨炊小婦日高起傅粉調臙脂婉
孌丈人前借問憐者誰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驪兩馬當道相並馳君馬絶塵奔臣馬長
鳴悲馬不能言臣知之吁嗟乎臣馬饑

臨高臺

臨高臺見四郊凸者壘凹者壕白者骨青者蒿竄者燕
雀搏者鶚倉黃迸散方噭噭惜哉遠不聞其號

朱鷺

大旆揚鼓聲起朱鷺翩翩翔不止矢石交鼓聲死朱鷺
曲蜷縮其尾咄咄朱鷺吾何責爾爾之技止於此

戰城南

城南之戰風沙漫漫智者在後愚者前後者無恙前者
顛老聃有明戒無爲天下先君子守其雌保已終百年

牧牛詞 併序

村外縱眺見牧豎晚歸有抱牛背而眠者人不
墮牛亦不逸甚矣其相習也天下相習如是亦
何施不可哉此可深長思矣

清晨隨牛出日暮隨牛歸牛自解往返不勞人指揮人
行牛亦行人止牛亦止夫孰使之然了不知所以乃知
久而化不在鞭與箠君看高柳外暮色蒼然裏人自抱
牛眠牛自渡溪水

春日閒步

白頭不稱作春遊剛被黃鸝喚不休宿麥青時正暄暖

好花紅處一夷猶能歌那得馮惟一（馮吉字惟一道之長子善琵琶解歌舞有滑稽之風）村西三有酒且酬劉武周（村北古阜邑里相傳莊即其故里也志以爲劉武周墓武周山後馬邑人不應葬此疑其附會姑存一說云爾）多愧田翁舊相識芳郊
記我躍驊騮

村居偶作

甑生木未玷朝班但息名心便得閒故友全疎惟伴佛
荒村可隱不須山陶潛相遇羲皇上葛亮憑居伊呂間
親見將軍建旗鼓左輪幾度染朱殷

閒遊口號

七尺紅藤挂酒瓢春風應笑髩蕭蕭誰知老去閒情在
小摘溪頭豔婦苗（豔婦苗草花也其色非紅非白酷肖美人之面）

三月三日

潑火雨過天蔚藍野花村北連村南流年已届五十五
佳節可憐三月三（賀方回句偶借用之得毋以偷語爲笑耶）土風不解曲水
飲老懷自愛芳醪甜綿蠻黄鳥坐高柳汝曹相對何所
談

高粱橋陪諸公會飲遇雨走筆戲呈

羯鼓連撾催羽觴酒痕重疊滿衣裳紅檽忽訝天光暝
白袷先驚雨氣涼諸老朝參應最急野人信宿定無妨
儘教淨洗芙蓉面一榻僧樓自在香

寄無相上人

不見吳公又幾年聞從吳岳向西川雲顛秦隴黄霾日
山夾巴江綠到天鴻雁無家誰乞食豺狼滿地可安禪
故人今夜尋荒刹黯對琉璃正不眠

感懷二首

說劍談兵二十年不成一事已華顛空虛漸悟芭蕉喻
解脫纔參柏子禪幾度遠公邀入社至今靈運未生天
近來又覺金經幻只藉殘花自在眠

晒起常常近午初刁騷短髩懶頻梳忽悲忽喜兒童怪
不履不衫朋友疎大勢可知聊縱酒餘情未斷偶窺書
妻孥苦欲相排遣時報花開錦不如

題天士畫冊十二首

蒼厓無路烟霧晦黄葉滿林風雨寒此是人蹤難到處
公于何地倚筇看（空山秋雨）

孤峯溜雨瘦到骨老柏僵寒皴作鱗莫怪筆鋒太奇峭
先生只筭自傳神（孤峯老柏）

翦破冰紈寫玉妃禿毫焦墨只依稀徐熙自作山林畫
不向黄筌問是非（梅）

秋水芙蓉悵有思美人腸斷倩誰知可憐畫裡荒寒景
恰寫離魂欲去時（敗荷）

烏犍藉草眠牧者在何處我欲借之騎直入青山去（牛）

擁腫何人問散材畫中相對一徘徊天然位置無行列
絕勝園亭作意栽（古樹）

莊叟固非魚焉得知魚樂君作戲魚圖想從何處落人
自適于天魚自適于水莫問魚如何吾寫吾懷耳（戲魚）

端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只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秋林讀書

雜佩珊珊望汝微波渺渺愁予只恐遊人瞥見等閒乞得明珠漢皐二女

戲蜨游蜂上下深黃淺綠扶疎此老胸懷磊落如何也註蟲魚草蟲天士喜作寫意此幅點染特工

狠藉曾嘲朱勔橫行亦比相如此物忽靈忽蠢先生所畫誰歟蟹

如塊如漚如豆半天俯視羣山飄緲孤雲一片知君神往其間雲山此幅作俯視之形峰尖矗矗出没於雲氣之內而別作片雲於上意境絕奇

寒食遣悶

檢點殘春又一年鼓鼙聲裡落花天荒村三日無焚掠恐是黃巾亦禁烟

黃金臺故址

燕昭求俊乂遺蹟留荒臺古來士不遇過此恒徘徊我聞莘野人千駟輕浮埃豈有天下士可以黃金媒偶然得樂毅磨室故鼎回安知騎刼輩非卽緣玆來風塵日澒洞專閫資眞才眷懷廉恥將慷慨徒銜哀

登景州塔隋開皇中故迹也

雲梯面面禮彌陀猶是開皇窣堵波諸佛慈悲竟何事坐看十度換山河隋唐五代宋金元至國朝已十一代矣

徘徊絕頂欲何之慺絕斜陽欲落時烟樹蒼茫一懷古低頭遙拜亞夫祠

讀工部桃花細逐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句偶有所感戲爲絕句二首

狠藉東風不暫停小園一夜響金鈴桃花莫逐楊花落到水何曾共化萍

江邊相遇便相攜雙去雙來羽翼齊若到間關花下語白鷗那得及黃鸝

題蘇武牧羝圖圖尾細書馬遠字甚眞贋亦無以辨之代舊圖給諫作舊圖訝而不用姑自存之

散牧羝羊四五羣自持禿節卧寒雲漢廷卿相無窮事十九年中幸不聞

九日慈仁寺西閣登高以滿城風雨近重陽分韻拈得城字

九日高空放午晴僧樓借眺此閒行老松偃蹇眞吾黨

寒菊蕭疎不世情一宴凉飇蘇酒病滿窻虛籟助吟聲
滸郎莫怯催租吏未必追呼到鳳城

寄羽冲

黃葉風高下雁羣故人書訊杳無聞君胡爲者天涯路
我所思兮日暮雲作相定推眞直院封侯可到李將軍
當年有客同投筆遍日還家又賣文胡奕光也

自嘲

青荷作笠草爲衣游倦沿溪信步歸撲簌沙鷗忽驚起
方知猶未到忘機

奕光得家書戲贈

珍珠密字寫新愁應怪蕭郎愛遠遊那識春風楊柳陌
行人亦悔覓封侯

贈孤樹上人

衣鉢蕭然手自攜偶逢破寺蘙蒿藜一龕自藉莓苔坐
白晝有時鼪鼬啼貧乏齋糧惟煮菜老無語錄恐災梨
瀾翻三藏如瓶瀉可要人間王簡栖

歲試榜發名綴三等之末賦呈諸友

鼉鼓三通放午衙題名粉壁字如鴉一沓曉露滋蘭草

最後春風到楝花命數於今知倚伏前歲試居第一諺文章自
古有瑜瑕寸心得失吾能了未要交游衆口譁
儒生濟濟列靑袍次第勻排似六爻畢竟有人居末席
豈應惟我占前茅諸公指日鶯遷樹秘閣他年鳳占巢
玉尺量才親手握可能甲乙總無淆

衛河泛舟

老矣重來作此遊春波依舊綠如油頹垣三尺苔痕古
認得徐娘賣酒樓

天士齋壁畫着色竹數竿因書其側

薑生瘦如竹疎野亦相肖壁上翠琅玕只如自寫照東
坡墨君堂畫意不畫貌變爲着色圖頗亦天機到北地
此君稀瞥見忽一笑爾我與畫三相對且兀傲

晚步

草際生微烟惻惻衣袖冷頹陽没半輪影在高樹頂樵
牧半已歸策杖獨引領老病惜餘光慨然悲暮景

雪

窮陰蕭瑟歲聿闌東雲作雪淒風寒坐擁衣裘時凜凜
起看天地方漫漫縛賊何當似李愬閉門正恐多袁安

明年新麥得嘗否遺蝗殄盡聊相寬

憫旱行

低田龜坼高田槁五百里內無青草昂昂官長騎馬來
却言尙比前年好出門入門仰視天赤氣昏昏人擾擾
老夫猶足辦三餐鄰里何由同一飽

戲題 并序

京師中秋節多以泥摶兎形衣冠踞坐如人狀
兒女祀而拜之偶題一詩時崇禎庚午歲也

布席陳瓜果儼然東郭㚟向來聞擣藥此日竟爲神狡

計懷三窟清光借一輪韓盧休側目長近月中人

塞下曲二首

關前衰草冷烟迷關內驊騮十萬蹄且喜年來邊塞近
紅閨不用夢遼西

鐵甲年年卧戍樓將軍未老鬢先秋防邊奇計誰能識
量盡寒沙夜唱籌

渡黃河作

黃河天上來其源吾不知東南會大海吾亦未見之但
觀孟津口洶涌已若斯放眼三十里日耀黃琉璃白我
出門遊所見無此奇中流鼓長艫輿逸不可覊安得水
仙術長嘯呼馮夷赤脚踏黿鼉揮策驅蛟螭徑乘桃花
水東海尋安期不然泝流上與取赤鯉騎五城十二樓
直上崑崙墟攀花弄寶樹擷波酌玉池羣仙相招邀天
外飄雲旗俯視見此水九折如盤絲惜哉兩不遂書劍
方奔馳盤渦呼邪許託命於篙師九歌河伯篇慷慨吟
楚詞危帆飄一葉此去當依誰

先曾祖生明隆慶中少爲諸生見四方多虞卽慨
然有經世之志談兵說劍恒從諸豪俠遊然不欲
以他途進擔簦負笈老尙僕僕塲屋間既久而不

遇且知時事之不可爲也乃息意逃禪隱處田間
以没晚榜所居曰花王閣益自傷文章無用如牡
丹之華而不實也生平憂時感遇一一託之於詩
崇禎辛巳嘗手自編次爲六卷越歲壬午遂易簀
旋遭兵燹原本燬焉順治甲先曾祖母於地窖收
簏中得藉物殘紙一束檢之乃焚餘賸藁既蠹爛
斷碎又皆旭素狂草塗乙縱橫不盡可識邑中惟
五公山人喜作草書先祖攜使辨別以意屬讀僅

得詩一百餘首題曰花王閣賸藁藏於家其作詩
年月不盡可考亦隨埋隨錄不復編次云乾隆甲
子十月曾孫容舒重錄謹識

昔人論明季之詩佻於袁徐纖於鍾譚故有五十
年無詩之嘆此葢爲風趨槩會之地言之也而大
江以北河朔之間偶有作者每淸迥孤往不改慷
慨悲歌之舊若定興鹿氏五公王氏是也河間紀
厚齋先生爲今直閣曉嵐先生高祖生當天崇之
交目擊朝局軍政之蠹壞胥於詩發之如云恩怨
亦人情吾寧怪諸老且願緩報施稍待風塵掃所
謂責之愈深其辭愈緩無愧於風人之義其他大
篇短章皆根柢忠孝寄託遙深絶無靡靡之響於
鹿王諸家外又闢一境矣後有續篋中谷音中州
元氣之選者當有取於斯也門下後學歷城周永
年拜跋

花王閣賸稿一卷 兵部侍郎紀昀家藏本

明紀坤撰坤字厚齋獻縣人崇禎中諸生是集後有其孫容舒跋稱坤少有經世志久而不遇乃息意逃禪晚榜所居曰花王閣蓋自傷文章無用如牡丹之華而不實也崇禎巳卯嘗自編其詩爲六卷歿後盡燬於兵燹此本爲其子鈺所重編蓋於敗簏中得藉物殘紙錄其可辨識者僅得一百餘首非原帙矣其詩大致學蘇軾而戛戛自造不循蹊徑惟遭逢亂世坎壈以終多感時傷事之言故刻露之語爲多含蓄之致較少焉

雅似堂文集十一卷詩集一卷訟過錄一卷

〔明〕文德翼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末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雅似堂文集十卷詩集三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序一

忘樸學所載云近讀

律令始知

孝陵教天下以寡過之經

也教天下以先自治而後

治人之道也受王嘉師瞿然曰民者冥也上有以明之則冥不煩然身負過中求民瀑滌是誅尤效死不

服也余視事堂上兩造單辭咸在焉肅容以涖之和言以詢之凝神以思之研慮以辨之愚者得以直黠

者得以游怯者得以緩悍者得以頑勢者得以挾文者得以張獰桀者得以懼巇覆者得以詳數者不難

察也詆人易工形已必拙獲勝輒喜抱負斯憂此小人之情非君子之志也雖然方其一言微中五內乍

驚神度失居舌橋不下伏
地自供呼天共悔設此時
而可以脫身非所全德令
名未有不爲之流淚請命

者矣凡民皆有心也非知
非是知是吉知吉凶知凶
心實爲之也不畏心而畏
法畏斯下矣所賴爲民上

者以心明之俾天下曉然
知知而必爲之之是而吉
知而必不爲之之不非而
凶也法一心也古云盂方

水方盂圓水圓民水也身
盂也盂之不治遑恤乎水
嗚呼余懸之不知久矣不
可以告哭而語友質夢寐

而卜妻子多矣七歲就外傅十三過庭受經十五負笈請益當是時也毅然信古聖賢之可爲而科名之

不足取也二十而有室二十一而補弟子員二十七而舉於鄉三十一而舉於南宮當是時也憒然疑古

聖賢之難爲而科名之不可不取也嗚呼余雖以他故負吾心吾學以至此蔽也然學可負而心不可負

欲不負心舍學何適哉乃卜子夏氏謂仕優則學不知所謂仕優者祿位之崇高與簿書之閒暇與必崇

高而後學天下自宰相而
下無學人矣否必閒暇而
後學然則簿書何事耶皆
國憲民生所寄命可以無

術治之與余繆以爲仕卽
學也仕此心學此心仕學
有二心寧二乎學期無過
心期訟過天水相違名曰

訟一浮於上一沉於下一
旋於左一流於東故曰違
也訟過者使過之違于心
若水之違于天也過其免

乎余也嘆歳時之電激悼
師友之霜零與俗因循無
人繩切中夜怵愓涕洟滂
沱我過維叢山竹難罄謹

摘其易發而難克者自訟
於左庶幾如供者之有案
也怙終則賊愼過哉
燈巗道人自題

訟過錄目錄

訟過錄

柴桑文德翼述

妄思

思之損人也甚於欲言旨哉少好思天地之浮墜古今之逞來鬼神之麗陰陽精形之接性命皆危坐循行以思之體爲之羸已而覺之妄也子言思曰愼曰無荒曰再斯可戒妄也說在乎艮文安子解艮艮其背不獲其身無我也行其

庭不見其人無人也神無我精無人心無思矣無思無妄也

多言

言者萬禍之都會也五行之屬以言辟火烈則人畏不戢自焚火也故言曰從從者孫也訥也愼也謹也不敢盡也不敢不作也洪範曰王乃言箕子乃言九峯氏謂乃言者難言也言道且難之而況好論事乎而況好譏議人者乎禍猛於火矣故曰使口如鼻至老不失

躁進

速化者易毀觀於萬物莫不具然自長儒士嘆遂爲後代賢者口實知進而不知退大患也余通籍時與同人語吾輩不可如食棗入口卽甜須似橄欖有回味耳童試無名日作一位極人臣之思非狂則惑退思至此今日揣分已過敢干進乎若曰寧靜致遠又適增狂惑矣

嗜利

利者人不學而俱欲者也晉代七子一好鍛一好籌至此不能虛無五千言可棄矣余家磽确數畝饘粥不繼也大人處之裕然余亦思及先達之後令人墮淚優人孟曰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輒旋富有何苦一日讀蘇子嘲元丞八百椒故事正自苦人苦貧者咏幽人詩讀高士傳已可了却矣

尙鬭

鬭非必批亢擣虛之云也拙者鬭於色巧者鬭於心曰吾意氣人也不知天下事可以意氣濟否謂之意已私矣已小矣已倏忽矣非塞天地之氣也廉藺結而趙安平勃交而漢定不鬭之爲利也然則上殿相爭如虎何如曰下殿不失和氣

喜懶

昔賢曰勤學方知悞爲官好欲慵此悔言也慵乃貧賤肆志之所爲一置爲官之上不可得用矣喜懶者必曰簿書期會俗吏之事也然民生國務非風雅都人所能辦古人觀問咨諏正欲通俗耳天下事豈非欲慵一念積隤如癱哉假寐惜陰伊可懷也

貪色

少讀宋玉大夫之嘲令人噴飯矣及閱近溪先生措大何色可好一語乍沁心中良知色赤雖然未易云出則斬也聞道無理之嘆乖崖小人之悔雖豪傑之士不得免焉經曰機在於目正叔閤目淡於機矣故明道曰吾弟好色此謂腦後下鍼贅隨手落者也

務名

立言者名義名節名理名教也雖然名孝不孝名忠不忠殷淵源之流豈非爲名所悞耶鄰侯

亦云吾爲三朝浮名不登僊籙此雖當別論乎抑白衣相公致令天子區之他所良以名者忌府也美名將成物思敗之然則挫乎逃乎自汙乎彼名名吾亦名名

勞神

神者精之牡也精賤神貴至人之生神明獨異故自貴貴生也神有所寄䛐煩屣履皆得意云然寄也非神也神有所藏貞靜虛湛神之府也

醉者以神全自全況保眞者乎或曰樞不勞則蠹器不勞則朽何如曰逸曰休勞曰拙

耗氣

耗氣之孔多矣耳耗之目耗之鼻耗之口耗之四耗其甚者也而口又甚貞曜先生曰天求之謂也人魚之謂也魚不可棄水人不可棄天肯哉魚之於水噓而不吸吸而不噓魚爲螻蟻得矣氣耗而無以出乎機入乎機其去死幾何葬師且用藏氣之穴知愛枯骨而不知愛身焉得知

簡禮

山中之禮太古國中之禮中古朝中之禮三代矣若予不失禮於人妻子奴隸改容以禮之故莫不敬而畏況僚采之間乎禮簡則爲傲爲怠爲跡爲肆怨繇斯起慢繇是作矣

濫刑

刑者型也型者成也記之言也以理名官型亦有理猶聲亦有法也閭皷吹之語怵動神明矣上掠雲根吾寧取其誚焉嗚呼咎繇申矦之後知此者其惟董子乎

市惠

程子曰凡一命以上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蓋言惠也區區之恩動有德色傳循良永豈弟惟恐後焉此市道也上以此市民民亦以此市上其獲實惠幾何矣

疑人

西京多長者長者視人皆長者不敢疑人疑人之心自疑也已巧詐疑人巧詐已機警疑人機警已險滨疑人險滨已安下石之事人受窩鐵之名天地之不寛久矣

恥短

短不止才具間量也人心亦有過於仁過於義

者過處即短處矣此理至微子論六蔽乃六短也惟學可以補之補求其日損非求其日益也一有恥心便欲巧於用短夫巧正短耳焉用之

矜長

萬物莫病於長木瘦石暈長乃病也古人無用之用不材之材故曰非獨長勝人處長亦勝人雖然欲勝人則競長矣然則無長之對近道乎曰諛

好異

日遇異人見異事搜異書皆好異也異之病脈係於心邪心弱心小邪則多蕩弱則多驚小則多蔽故見異輒喜程門有以暗室見光爲異者先生曰某亦有一異飯從肚落嘻此誠人之刀圭也

謗賢

賢可謗乎曰可秦漢以來賢不能如古聖之純也謗賢可乎曰不可執責備之文逸思齊之訓非能讀春秋者也文舉所謂今之後生喜也將如何也先儒聞人言某短曰試且舉其長吁同儕尚爾而況賢乎

樂佞

餽人以色餉人以言惟恐不侈也辭之無廉名故樂受之不愧嘻佞人來佞人來經所戒矣友少藥石病入膏肓剡曰佞人之心不可度也

喜諛

事不關於名節議不切於國家率爾逢迎偶然色笑有入於諛而不自知者矣志銘表傳又諛之大者也蔡中郎於郭有道一碑乃無愧容嗚呼費言不貴爲人役爾戒之戒之

吝施

損已而益人好名者爲之矣然當厄之與不志於多而因利之方豈期厭費逬逬有吝者何也

九族之恩薄而一體之誼衰也

急救

危不急則功不高斯伯術也學士豈有城戎哉心欲之力能之可以出人水火而嫌私畏勢自謝曰非我水火之也不任怨亦不任德噫緩急人所時有也如之何忍也或曰天之降割玆人也爲其惡也天戮之而已救之是謂逆天逆天不祥乃曰救以獲祐不亦罔與對曰天未嘗戮

人也栽者培傾者亦培覆培也萬物覆也或曰天不能出人於險而固以人爲功乎以造物之大力且有秋何況人對曰說其悖哉春猶出也秋猶入也氣爲之也萬物隕葉而藏根猶人與也使有人主盡一世而生之不時又盡一世而殺之可謂理乎天固有所不能也以人所能補天未能雖小大也不可不急也

濫交

陰陽相求曰交我有所取彼有所與其義不疑也無取無與是曰無交然則我不人與人不我取乎取與一物也交也天下之足當此者蓋亦愼思之矣濫則不擇不擇則比匪比匪則傷傷則不悔非不悔也不可悔也

厭客

讀劉晄詩翟公語厭之一念不可禁矣然有求於我者客之下者也旣峻拒之矣威儀之間哀

怠廣仁忍之廣智何吝一時之勞使彼汗背面去耶小人不可作緣此有激者之心非常心也

過好

凡人之爲善猶我之爲善也我爲之而我樂之不終日而已也善無駐故人爲之而我樂之亦不終日而已也善無駐故此之美卽彼之美後之能卽今之能辟矣

作惡

人之惡人也程子定性一書盡之哉余見傻人之作劇也眦裂髮指胸塡腹塞若不可已於此者意眞爲之三日必以瞋死矣酒闌人散笑色怡容一年少也此何必減顔子或曰子欲僞歟應之曰喻也措大家之於人不善也辨于心徵于色形于言止矣無濟惡之具也一行作吏五等之刑即如說文以刀守井不敢出入而恣彼堂下受杖者能浹旬不舉歟其多寡輕重有程

歟民自謂不寃歟淸夜慊於心歟父母聞之樂歟吾不知作惡之何已矣是以耻不如傻也

好博

三代有內外大小左右以來而典籍博矣世稱老聃仕柱下而劉覽爲多去攟存精僅以五千言畱豈不善博哉孔子多聞識從之問禮驕心欲態二語已授好博人之刀圭矣後生未覩全經輒恣驕吝坐謂吾博耳余偶思論語去驕去吝已備周文公一生學問矣周禮一書止爲一驕而作周易一書止爲一吝而作也天下不才者不能博不博者不能才天人交發驕吝橫生欲作一椎魯無術之士可得哉況不妄語三字古人有學之七年而成者眞所謂顧力行何如耳不然玩物喪志不能已於呰也

善謔

韓退之正骨玄心意當如木石人乃雅好謔且

有張弛之喻援引先聖折難後生謔無傷乎蓋戲孔辨孟已胎譃情騷屈喻莊遂蔓詼謔一言巧中百世風流君臣藏互勝之機父子發不如之誚何必韓也古之君子危冠而出正襟而思掀髯而談變色而聽謔乎吾知免矣

盲讀

口不能傳筆不能載者古人寄焉口與筆則尤寄所寄者也或塵務方終而躁對或雜心未屏

而輕嘗或清思偶濁而苦嘗或蓄絲適經而凝
索或山水之引興未長而强幾悟於陋室或友
朋之投契尚淺而妄濬巧於要盟或一揚之風
雨驟來而覃精已爲物據或千尺之松筠忽動
而凝神竟向境搖或未輟食而雜圖史於野蔌
之間或已鳴鐘而倦誦吟於青熒之末或見欺
於古人而巵言鈴說竇爲什襲之藏或執誤於
一已而蠡測管窺據作敵國之壘或疑聖賢分

量之絡絡而强生上下之徧心或援瞿曇旨趣
之談談而拘判異同之聚訟余之不盲於目而
盲於心也久矣

冥悉

皆有某甲自誦於義悉無不通獨於此一義尚
微有疑一明師撫掌大笑曰一義尚疑諸義并
未嘗通楊氏稱大悟幾度小悟不知其數余恒
執前論疑之久乃思悟從明處入明從悟處開

各爲先後其道一也若自已關捩不轉晶光未
透冥中希遇彼敎所謂面壁卽吾儒所謂面牆
也

輕身

禮云父母在不以身許人然則亦有可以身許
人者矣聶政以老母辭人終乃請而諾之正合
於禮儒者比之盜賊何耶葢知身不能自爲重
輕也有所附而重雖死重也無所附而輕雖生

輕也神爲主人形乃館屋義爲眞我身乃都居

引年

養生之學中富貴之貪心恣才智之妄想貪妄
之根未淨已爲太上所哂柰何能續迓於天作
元於已也乎辟諸草木其植也不知其所以植
也其萎也不知其所以萎也一植一萎豈惟草
木不知彼鴻化亦能自知否果知陰陽爲鑪萬
物爲銅之言則息耳息踵之爲不祥久矣

談文

夫文者人之私諸天者也不可學不可傳之至理也昔人以爲行已之外篇示弗貴也弗貴之也者貴之至也文有心焉有法焉法可爲心不可爲不可爲而爲之爲妄而已矣變虎者猶卬授廿餘篇文之不受生死也久矣雖然談虎色變也

說劍

儒儒不知兵不能關武夫之口而奪其氣大害也漢以武臣爲丞相唐間拜節度爲中書而宋之樞密并重兩省焉武固不言乎誦孝經可使賊退乎曰劍一人敵不足學

誣經

歐陽子曰以未可必而必之則固持一巳之固以倡茲世則誣經解六失誣居一焉然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誣失之不淺故曰淺自得之擬經補亾一言以蔽之曰淺

闢教

周衰治道術者如畫見星各相爲權然五色芒正未嘗惑也今僅瞿曇隱然敵國耳吾見其徒有守其師說而有獲者矣未見吾徒之能迫之也辟之食稻之與食麥取其飽已均也舍稻不茹而笑麥之不可飽彼服之否耶

癖玩

古人寓意於物而不留意於物所以用物而不爲物用也人誰無癖一癖於此實之終身不知廉者不求貪者不與之物今猶得長在否耶古今物之靈者亦必不作耳目近玩矣

廢學

讀書學之一助也然學古入官遂忍棄之問之此心寧禁慘悼時運迫促事務殷煩六時之中一念之內不可如旅士之辭郵舘猶當似字女

之思外家也聯今思之彼諸生時何爲無情此日月乎

索居

空山無人虛室生白正是道人得意時或暗月静坐或抱膝微吟可逗無上消息然有鐘不叩祗一頑銅誰箭無鋒寧比鈍竹友朋爲性命講習是工功此吾輩日用菽粟也

遺故

故比於親遺故比於遺親稍存長厚之行豈忘貧賤之絲果比知我於生我寧因負己而負人苟無退心不在長物在人可廢孝標之廣責己蓋瞿伯起之知矣

忘昔

居貧賤作富貴想曰妄居富貴作貧賤想亦曰妄然未來之事聽之自天而已經之途念之自已可以止貪可以戒妄可以養福可以樂身可以勸後生可以誠子弟齊君臣鈎檻之言此類也寔然忘之吾恐塞翁之唁賀未決

務奢

州貢絲漆舜因作器而諫生閻畜象犀紂假成箸而憂作一儆而帝一忽而亡奢之源開塞故也而況士乎晉傳儉客五簋之外無襍品吁奢矣位驕祿侈所自邪也吾觀風而猶取其細已甚者

干人

松柏猶存萱桂不改何事干人以取恥哉卽曰王孫之憐國士之畜一憐一畜其何能堪況比肩事主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又罪之大者也

褻神

聖人以神道設教曰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設教之謂何且古之所謂神卽王公聖賢之身也見王公聖賢而褻之乎易曰與鬼神合

其吉凶鬼神之吉凶卽吾之善惡也威儀定命粹盎根心一發卽惡非神所勞矣

尊己

天下大乎哉有爵者不獨已也有才者不獨已也有品者不獨已也有爵則人忮之有才則人妒之有品則人剡之三者身之斧斤也而已如櫝珠而捧玉且以號於人曰達尊清望不已殆乎

輕物

世鮮棄物竹屑亦具有才人懷異心鋒蚌豈遂無螯若執何能爲之見而藏此易與之心未有不名實混淆而禍福貿亂者矣昊天一念斯謇王者三人則式亦不輕之大者也

憚煩

有一生之精神自有一生之營幹有一方之職業自有一方之應酬寶嗇精神玩愒時月祗自涉傭躭癖未必通幽思玄昔之所謂不煩者自其統而尋之

多忌

古人三反正善忌之隘中也東吳主英雄忌人之語更引此輩與長矣劉邵謂英分如蕭雄分如韓合之乃如高帝高帝稱三傑不置口而人皆爲之役何忌之與有雖然此大度主也鱗甲易犯貌厚而情愈深雲雨難交怒嘗而笑不測

若可以食倉庾而已之將爲羅者以獻之

意料

人之形聲未茁也而我意之意之而誤疑人深矣意之而不誤則且以我之神明受變化於人之肺肝矣意鳥鳥飛意魚魚游物於物也久矣然則先覺云何曰鏡不疲於屢照我不往而物來也

祈福

福可祈耶凶人皆獲福矣有餉貴客以酒食餼者曰吾有求於子可與我一官蕃我子孫豐我六畜吾之所行皆如願焉察其餉者相賊而患者也無資身者也貴客不將啞然失笑耶曰惜乎一餐矣是未得百而先失一也

用術

孔子曰誠孟子曰術相去遠矣然孟之術以仁以智仁智即誠也後世不知以巧詐機變易之故用術不如用恥矣然古者百工皆謂之術而九流亦謂之術猶同有爲同也一偏厥術已涉於空而復以不仁不智行之鮮不流爲譸張爲幻矣

輕發

余讀宋史至韓稚圭之言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耳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蘇是言之希文亦有輕發處也輕發者必少年新進敢

於任事者爲之若圭靜之說自不能敢人所不敢耳稚圭獨以爲敢者少此更進一步話矣然究韓居范前

殺生

命虞祝網帝王著訓也撤弋遠庖孔孟說經哉禮審三供三充傳嚴一草一木苟養仁質寧問浮屠雖鮮食以後難於驟更然霍食之時豈盡兼味無登枝而忘其本幸見一以擴其餘

覽襆

覽襆必豚心襆靈運之所以見遠遠靜也一時涉趣如沃參飽饜之餘茹以蔬菽未嘗不怡然一樂然反之胸中正同漚泡槿華不堪巵甌耳人生正務何日了却有此閒精神可以耗彼中耶

陟險

傳韓昌黎饒濟勝之具一日陟險慟哭寫家書

作別余笑卽有此副急淚必無此副急管幅也
此舉須讓殺人童子厚耳近鄧文潔極庢而恒
有此癖豈所謂善藏朽骨者耶性喜山水不幸
而躃於是恨不書險處八字曰孝子不登高不
臨深可供一劇

輕詈

天下安得如劉四罵人人亦不恨者哉余於給
力恒施之竊笑曰世有崑崙奴麒麟客可供吾

使應免此亦人子之戒曾記宋仁宗有言朕未
嘗詈人以死享國靈長宜哉薄德之臣庶奈何
不念斯語

傷急

褊急之性天下之大戒也所謂安期有此尚無
一毫可諭況藍田耶吁性急而復不能容人藍
田且遠三舍矣吾見絃賤韋貴也

癖潔

淤生渠糞蒸囷吾未見潔之必潔也且潔於中
者何必邊幅修膚體溜乎李赤見廁馨而見世
穢病祟爲之也且我之所謂潔佩蘅芷而燎蕙
芬止矣然不淨於中者蒙爲之且不爲太上所
唾耶

厭俗

先王化民成俗非化民毀俗也漢猶有作風俗
通者正去古未遠黃魯直有醫俗之說後人遂

以俗爲痼疾矣吁脫畧世法孰與晉代風流尚
有未能免俗之語何宋以後俗必不可入耶天
下安有俗外人也

飾雅

詩有雅隨事之大小以爲名爾雅一書亦別疏
經義而已儒者尚雅自乃公事然矜心未捐不
免奉之已過以儉爲雅而變爲吝以拙爲雅而
變爲巧以自然爲雅而變爲作僞雅之失也甚

矣余志正之

多奕

孔曰用心孟曰致志奕喻也有何關於人使前賢作論耶余他伎不解而粗省三十二子之行自笑其拙陋而多之益於善病有妨

苦吟

此子必欲嘔出心肝乃已長吉所以赴玉樓也筆之所至意亦至焉何以苦爲喔咿嚅唲髯枯骨腹苦哉爲此道之不如已也杜少陵語意淡厚自養氣中來何關吟時作狡獪伎倆

倨老

古人擇其恩之所不復者而先施之念老也種種皤皤形莊語簡後生式之可以寡過矣即力所不能情所未及云施且已而以貴倨相臨則父事兄事之謂何漢猶稱民爲吾父老者古之遺愛也

輕少

張丞呼鄴侯爲小友古人之不輕少也如此少年去天近而去人遠且其氣可以賈老成尚資之况與少爲隣者乎後來之秀所謂風氣日上足爽人懷者奈何取小時了了之嘲也

念怨

聖人於一怨勘之詳矣惡其多恥其匿賢其希稱其無其多者利也而匿者深於利者也其希者仁也而無者淡於仁者也既不能力仁又不能遠利怨之來也能辯哉或切於父兄或入於骨骸一念已作怨矣怨毒之中於人甚矣哉

營居

古人之居有陋者有偏者有數椽不蔽四壁徒存者有舟居無水陸居無屋者有終身寄儕而阿堵不有一日流寓而此君不無者何必立錐有地抱膝無隴哉余先大父營止去數十年而

偶貸歸之堂可步武臺能避債耶

說夢

余雅霊於夢飲食交接俱先夜驗焉竊笑因之一義未盡也然爲精䰟所弄正坐癡耳高文待將相後世且有用術愚人之疑況中人哉

信乩

乩亦鬼之雄也余偶雜童子中試之舉之年與官之地皆巧中焉造化無心乃爲此游䰟覷破

正愧不能造命耳陽尊陰卑反授柄此寘漠君乎亦可笑矣

殄物

少誦徧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之句俚而切事情矣余在湖上拾貞曜先生詩如何織紈素自着襤縷衣乃笑不業蠶者如彼則業蠶應如此古人謂身以外爲長物然一溫一飽暴殄正不短也程子天下之蠹痛乎言深

拒召

有召而故不赴者曰小人不可與作緣何故使人愧憤哉伏臘送還豚肩濁醪父老子弟怡怡如也況僚友朋儔共誦一詩備五福者哉

語怪

古德云好異尚怪蕩而不止必有不肖之心應之甚矣怪異之不可尚口窮也然言足聽聞何必避老生常談之嫌而與人作睽志耶

癖古

魯人章甫適被越人斷髮文身正如夏葛冬裘易之則傷時也古今何獨不然今官名地名多易用古郎名氏亦有易用古者服食器用存一王之制者幾何然卒不能使身爲古人何也豈惟日月歲時所厭耶何其好外而不好內也

說貧

我讀高士傳君與古八齊未有說貧者惟憲自

謂貧也非病也而陶徵士言之盡致然徵士可說貧耳既厠身祿仕三升醞五斗米正自不貧欲以此一字學清畏人不知者過矣

言苦

昔之言晉公子者曰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言之痛心孟子自言不動不忍而於降大任之章則言動言忍何哉苦之味甚也瘠者食黃栢何從告語哉今不過以籍書爲

墳典奔走爲謁讀謁拜爲考課耳何苦之足云

怨天

嘗讀劉禹錫柳宗元二子天論輾轉數百言皆以爲天乖徵冥漠淡然泯絕之物此淺於怨天者也今有乳齡陷足厠中詈高曾何爲設此以罹孤有幼邪當乎不也二王之交天之所爲人之所爲必有能自悔於遷竄窮崖之後者嗚呼大人之大高曾也利祿人之大厠也急於進取而不顧夫自識者人之大乳齡也

衡命

天之命人猶父之命子君之命臣也治命命也亂命亦命也或曰父有不愿子富貴仁壽者必非人父君有不愿臣忠貞勳勞者必非人君天何爲而有吉不能無凶有通不能無窮邪應之曰父不嘗命子勞筋骨苦心志乎君不嘗命臣死封疆亡社稷乎彼之得爲忠孝此之得爲慈

仁無治亂一也子不敢逆父以成名臣不敢悖君以得譽人奈何反天以令終乎

求多

人之才具生而定之也如齒角牙足不相備也如耳目口鼻不相能也天予以所優人任以所裕資小者不待大馭短者勿取長君子所以以人治人因物付物也多多益善不亦少乎

易信

甚矣任人之難而聽言之尤難也歐陽子之論詳矣然人知聽言之難難於易疑疑則人喪其眞不知聽言之難難於易信信則人售其僞也眞喪而君子退其禍在一身僞售而小人進其禍在天下矣此其大者也僮僕圉隸其智可以移人其才可以制人其忠信可以結人吾輩之墮其雲霧中者豈僅十一而千百也哉

輕弁

翰林賤品紈袴靡風攜母乳而來讀父書則未誠可輕者然此亦褊心也所畜非所用所居非所畜孤城長嘯之書生未必賢於淸野橫戈之介胄也因奕世以念先民借故舊而勸來者立法未爲不善耳

傲屬

下吏謂之屬猶脉理之相連屬也大小相維尊卑互攀正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情遍而體洽也故曰爾忼不屬其胥以沉苟視貲郎爲匪我族類槪而棄之中寧無有如漢之可爲丞相才者耶即不然此中之不名一錢者原隰之燕芝困未可知也

嗜茶

茶不見於經近時士大夫嗜之者甚衆本草亦言其有損余雅病心腎而苦嗜茶一日閱蘇子瞻止以茶變腥味於齒頰間而使腸胃不知豈

眞令盧玉川笑人乎亦一戒

弢酒

余不能飲獨酌一椰子即遽然醉矣間與一二知交語少忌諱禮亦疎野便可忘情多至十餘盞然體弱不耐浸浸以此益疾矣又一戒也

記過

桓公得一士而不欲問之曰人豈無一過然則過乃記之耶偶然之失在過者已如爪去雪上

在記者反似影在潭中何耶一肯而掩全體一日而疑生平人何樂爲我用而自新恐後哉

忘恩

非聖人不能無私不能無私則恩怨相投必不能如淄澠之水待易牙而後辨也恩之及我也曰以我之不可忘而妄意人之如公子之忘不已過乎人即不望報而作此憒憒無情此必偶行也夫

褊衷

夫人之衷古今以爲杯水天地以爲膠舟何啻呑雲夢八九也一有所石則激而淦洞澎湃若阨阨而懸注也不亦小哉張說以一怒徵貴吾竊笑其少禰而日者恐受嗔填而曲諛之也不然方其對秘書競時慚憤不能堪抑豈其貴徵也哉

態色

孔子大聖也冊猶勸其去態色細讀鄉黨一篇亦態色之萬一耳猶龍之歎其有省於斯乎無首之志是態色之盡也吾人去孔子若黃爐之去蒼穹也態色其免乎謙卑也秘也何稱尊而光下爲高君瘖爲明毋旨哉

惡直

直者友之良也吾見其木矣兩直相扶挺而直上使糾藤葺幹相萎中道耳然後知不直必始

於不剛剛者之性不可以撓如松栢之千尋無枝也露裛霜隕弱猶無骨人扶尚不克生況令扶人耶余願事剛直之君子以戢良箴

憚改

前所供者過也過則改之然人知過而不知改豈真有所憚耶蓋改自有其道矣予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然則有過者必輕者也必褻者也必漏者也漏始于褻褻始于輕輕始于

過然輕者之過始于儇巧儇巧始于不忠信故受之以忠信然忠信矣而無良朋則不漏不褻不輕而必椎魯朴陋不適於道十室之邑小邑也聞見不廣文獻不聚故學不知也有主而又有友然後知過矣人之過也知反之忠信乎知擇交而自廣乎遂非安失以自輕焉其無所冀也夫其無所冀也夫

雅似堂文集目錄

雜著

責雀鐶

主人釋雀雀銜鐶報主人主人責雀曰汝雀無知余實憐汝釋汝於羅生汝於狙余乃何人奈何妄與維鐶之來得自何所貪賄報恩大非古處汝不負人卽不負予不義之鐶何啻門禦汝巧有詞卽他所貽汝罹人羅罪僅竊黍刎兹之爲禍延室女彼不汝容汝幸遠翔環歸其人汝聽吾語

報施之理雖情也而義實在其中如禦人而報德些

情既盡彼情何安責雀之言可以爲箴

反鏡

維鏡與人相視以面妍媸繇人屢照忘倦前後更形照亦隨變惡豈因毁善不俟薦詐莫能逃巧豈可眩觀彼昭朗蓋關積練維嚮斯明惟練斯善乃前哲矣乃後何御艮背穆如一物不見狡獪人情乘暗而怍形苟不知照窮於幬誰貴神識一反則賤古之至人已事能電功不在前制勝印綬持後無光鏡何足羨

唐之玄宗宋之神宗其始未嘗不清明為治至於後昏昧日來深可悼嘆

不醉問答

客有問於主人曰凡人沾酒曰醉醉已曰醒未遇酒先將曰何耶主人曰無何也不醉不醒已矣不醉不醒將不可名耶曰不可名也醒生也古人稱有先生者有後生者有不生者古人又稱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故曰醒生也反是醉死也人死曰死死邪曰生方其生也居然無生方其醒也居然無醒醒而自知醒者也醉人也生而自知生者近於死者也

死伏於前而茫然不知者可為儘醒

物化

毛羽介鱗蜉蚍蒼蠅天花朽木寘器壞形皆能
狡獪變化幻而爲人人苟接構輒損其眞豈非
古昔公傳傚傀溺聞者歟夫天下地上疕并莫
黙顛卢勹盈何所不有何所不誠彼造物者其
有頂有趾者乎未聞他化具傚斯形文章爾雅
窈窕淑人豈必範此二五之精我愛莊言無不
可爲鼠臂蟲肝惟所命之我愛莊言無所可用

大木犛牛將誰與共人譬如水得地斯行滓踏
不汚澄泓匪清有所避就將與誰攖人譬如銅
得火則流尊彝不貴飲器曷憂有所從去將與
誰讐造物老人如瀉銅者彼此異形眞銅不假
造物老人如決水翁溷潔異命水視則同物善
盜化喜物爲人人善畏死懼死物成物亦何惡
天視皆生貴賤愚賢殊無此名有如蒼豕負塗
營營蹢躅而喜寧異冠纓大人君子歸矣道成
物我無有仍抱豕心我觀物化如兒弄泥時毀
時成曾莫斯須我觀物化如叟戲局乍勝乍負
不可指屈奈何庸心於其域哉

纖舞

楚之宮有棗姬不任舞而任歌帶恒如就館者日給肉水終其身不見楚王焉歌曰維燕有羽維蜂有腰從王於宮兮日遊以遨羽不一燕兮腰不一蜂王在臺之上兮余不得從余不短右兮益袖不長王所擇兮惟純之芳帶不窄兮諸子皇皇余果余腹兮亦不余薦吁嗟吁嗟兮不殫而喪蘭生則榮兮蘭死亦殫余老必臥兮摩

抄乎辛椒之房君子曰棗姬智夫人也餓死而腰細余饒爲之死而不細痛哉

含己之有投人之好必自貽自媒者姬要不爲況

讀書懷古者乎

玉刖

以玉刖者東野子稱爲痛玉不痛身余反之曰石有玉易辨與難辨與辨而易何獨一夫辨而難也一夫何恃哉三刑而猶不爲葵必有誠於中者也於傳有之杖莫如信信不見亮不如死也卞人古之貞士哉唯然信禍人矣爲夫人計莫如庭下捨石石捨玉見司敗何辱之有獻玉而以石疑必其見於外者石也非玉也夫人愛

玉何愛於石視之爲有尊足者存何與古之貞士今之愚夫

洴雀

吳越吉黃雀雀之連飛吳越者異於他所吳越之粟鴸也范陽張茂先作賦謂體大而妳物形瓌者足瑋鵰鶚不及焉以無用於人因免余謂亦幸而不連飛吳越矣雖然余聞范陽之洴雀雀鑿朔風而羽不競射鳥者折矢釋膠不用而設樽中衢羣飛見溫而下浴翩翩不忍舍去湯漸涼輒飛不咫尺羽毛皆沐而墮矣嗟乎其浴

方且父母乎人而殺機成焉匪伊之忍折薪溫湯非羽毛故於是乎無以取之

秦半古

秦地列朝諸陵伐掘殆盡所藏古器復散人間嗜古者以不貲購之爲雅供復精鑒識不能以僞售鼎賈不難老死山谷崖巖間妄意或得間遇一器可直十萬以爲二之便倍得直不難立破而各以僞合成之聲色欵識莫之辨也以爲僞則真者半矣以爲真則僞者半矣嗜古之士精識之儒惡其僞惜其真卒收之相忌者攻其

瑕無虛日矣

相攻者總是虛物

假物

列禦寇曰穆天子西狩道有獻工人偃師所造能倡者領頷合律捧手應節趣步俯仰信人也已工剖散以示王皆傅會所爲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王乃嘆巧可與造化同工文子曰凡天下之假物皆巧者之所爲也附會以成附會以敗卒不免於剖散矣偃師之大巧非天下之大拙與

莠秋

原田毎毎莠生苗中碩大苞秀芸芸一色辨則無辨也老農方封殖之不暇敢至於用芟乎當其莫辨豈惟苗共以爲苗即莠亦謂莠真苗也迨於有秋莠之實不得已而出矣莠之實不得已而出矣雖一童子能辨之老農懊悔形於色曰余之智乃不及童子巳撫莠而弔之嗟乎使彦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爲一名士耶

狸膏

羊溝之鷄三歲爲株相者視之則非良鷄也然數以勝人者以狸膏塗其頭文子曰挾斯術以往殆將敗矣雞之畏狸非畏死狸也死狸可以威神戴之者不先虩愧耶以虩愧之敵敵怯猶雞況勝巳乎濺泰庭之血不聞化作勇夫藏睢陽之齒豈足名爲義士今之塗膏以示人者皆羊溝之智也

鷦巧

使物必擇枝而後棲耶未能也不啞啞孤飛曉曉掇泣足巳鷦紡績爲巢懸於蒲葦倏風少振霡霂微搖拮据之功立化震蕩鳩往過唁之曰子無貴巧矣蒲葦天下之至脆也㩜折不自持而子固託之耶宜其及與鷦默然不敢對晉師曠曰鳩拙而安鷦巧而危信夫

累尊

莊子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累十尊而行人有與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頹文子筮之曰戒哉戒哉尊危物也十盈數也履危難貞蹈盈易傾何必踐更始形滅頂哉吁以是立言尚有挾尊以驕人者

撲滿

撲滿土爲之古者貯錢之器口小而腹麗可入不可出滿則撲之無所惜也文子曰蠶以絲滿則烹蚌以珠滿則裂器滿則覆月滿則虧況其質土耶況其藏金耶嗚呼余惕此名之良可懷也

岳馬

岳鵬舉曰某有二馬日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褫鞍甲而不息不汗若無事然不幸死矣今所乘者日不過數升而秣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文子曰後乘之不及二馬遠矣雖然致命遂志受祿不誣猶不失

爲善乘苟無致遠之能而恣難盈之欲余烏知岳公馬之非曹公牛耶

松議

秦皇帝巡泰山遇雨息於五松下詔封松爲五大夫詔至一松曰余偃蹇山阿行將老矣一旦受朝命恐天下有聞而非之者一松曰拜若號堅弊食邑猶不失名高一松曰夢余猶作公況身顧嘗爵耶一松曰在夏后氏余則社稷臣也殷周改命已失其官仕秦無所可論一松曰秦虎狼也脫不受迫之以斧鑕余不知死所矣遂

相率奉詔異日有述武陵避秦者五大夫愀然曰余歲寒士顧不及艷君子艷君子雖不試余獨無愧於心乎

養梟

郁離子曰楚太子以梧桐之實養梟。而冀其鳳鳴焉。春申君曰是梟也。生而殊性。不可易也。朱英聞而笑之。以春申子之養類是也。文子曰不然。食梟以鳳實而不得鳳鳴固也。梟不得食。豈但不鳳鳴而已乎。食梟遠於智。所以食梟之心近於仁。余有取焉。

嚏虎

野之人有夜行力疲而假寐山硤者其下則不測之崖也有虎過而見之涎焉先以舌䑛其面虎鬚悞入鼻竅中是人忽嚏虎驚隕崖以死是人遽遽然覺緣崖曳虎以示勇於人人笑之曰幸而天殺虎耳不然恐腥臊之不免也或曰虎食人必待其畏人不畏虎反畏之是人殆以假寐全其不畏者歟雖自功可也

鴆辨

無能子曰鴆遇蛇將啄蛇曰子負毒名以啄我也釋我則毒名亾矣鴆曰吾恐汝之嚙人所以啄汝指我爲毒是欺也畜我所以防汝何得免啄文子曰殺蛇以除毒可也除毒而復厚其毒將謂之何

羊願

宋陵子有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隣人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矣復得君之一則牧數成矣夫以九十九而拜一富非富貧非貧也文子曰楚人之願有幅也拜而受其一亦復何憾矣若謂吾之羊一楚之羊九十九楚之羊一齊秦燕趙吳越之羊九十九雖因僵爲恭吾恐不勝拜也已

東野御

顏子之論東野御馬也曰馬將佚問何以見馬將佚曰馬力殫矣策之不已文子謂策之不已者所以峻佚之防也峻佚之防而佚伏焉嗚呼今之馬佚矣而更策之不已盍曰不知是佚者後何以懼不佚者後何以懲豈不仁而不可爲也將不知而不可爲也而人嬈爲之

辨琴

閔子聞仲尼鼓琴有幽沉之聲以爲幽者利之所發沉者貪之攸施故惑之仲尼聞之曰然向見貓方取鼠欲其得之故作此音也蔡邕赴濮人召至門聞主人琴以爲飲食招人而具殺人之音何也主人謝以見螳蜋方向鳴蟬爲之一前一却是以似之嗟乎物感至微貪殺至著故中於內聖人與衆人一也中郎之識上比子騫尤坐一嘆竟同蟬鼠千古同悲何其明於小而暗於大也

畜執

狗畜之有執者也中山之媪釀酏而不罄狗當戶也齊有新汲狗日溺之其隣欲入與主人言狗踞閾而嗥之文子曰欲釀者非有愛於媪去之可也隣與主人誼則戚矣伺其便而告之主人何愛一狗而罪隣人哉

國氏向氏

向氏問富於國氏國氏曰吾善爲盜向氏不喩善盜之道而旋以盜敗向氏怨之國氏從而釋之東郭氏又廣援之以爲一身皆盜也文子曰斯言繆矣凡盜之道取外物以益身也有身則自私自私則視天地萬物皆非已有故盜名也吾身與天地萬物皆太虛一氣所舍耳此不任取彼不任與誰爲伐陰陽之房竊玄黃之閟者者耶不然私猶未化天地黥劓之不暇安得與萬物同樂哉國不能優於向東郭亦戔戔者耳

說愚

精衛曰衛一木以塡海海若畏其誠也爲之不潮者三日已聞北海愚公之畢力王屋也獻疑者曰且焉置土石精衛曰是可說而合縱矣往謁愚公曰公迂山之高與我斬海之深一也高者不高深者不深神洲將坦途焉余木竭矣踝蟲踝而生羽蟲羽而生皆有子孫焉公即功余代箕畚余半逸公半勞二患可計日平也愚公

愚之一晝夜語曰毋少少毋弱弱精衛之不能降心此海有如日矣借助焉可海若聞之走賀操蛇之神曰吾輩無患矣操蛇問故海若曰援黨圖利誠已分也

彈形

或問彈何形對曰彈如彈之形問者不達請罕喻焉對曰彈形如弓其弦竹爲之或不見弓問弓何形對曰弓如弓之形問者不達請罕喻焉對曰弓形如彈其弦絲爲之相譬如環弓彈之理不分而或卒不喻非或之愚也非說之不盡也獘在徒爲之言而不示以實使持彈與弓而告之曰某也彈某也弓雖童子立辨之矣惜乎

今之語人以道者而蹈斯獘也

馳覩

余少見劉將軍珽之試馬一人三馬而一馬不閒一馬三人而一人不躓換接滑灘如一物然余悟一身之化爲數物數物之合爲一身不可得而知也有如此矣賈子曰忽然爲人兮又化爲物列子曰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天竺未入中國而已有斯言理之所至不可奪也

虀食

屬厭粱肉者野傒獻虀未嘗不蜇於口滌於腹也酒後耳熱索漿不得取虀而茹之其甘視粱肉什矣歲行薦飢瓶無儲粟得虀而嘗之其甘視粱肉百矣豈真虀美於粱肉哉病渴若飢爲之也今之君子樂小道異端不厭殆將病歟

鼷牙

鼷甘口鼠也嚙物不痛雖貫心徹骨物亦不知也今牛之寢蚊蚋撓膚必鼓耳搖尾揮之鼷之牙豈不甚蚊蚋齕乎安於甘口故以軀盡之也文子曰鼷口誠甘矣物之軀何能共有此甘哉此理之所荒也解之曰物之所以覺痛者爲具有心也物之所以禦害者爲具有骨也貫心徹骨失其役主如鼷鼠何哉使嚼膚而卽相狸一動口揮手之勞耳

蔓組

劉蜕曰猿鳴不過薜蘿以其有蔓蔓者必組物夫能過其組必自核其心嗚呼髻之組吾髮也帶之組吾腰也線之組吾衣也亦是矣今蔓在天下安得復核其心哉文子曰蜕未爲達也猿非全生用奇者耶奇者視天下之物無以異於視天下之空使遇組而心核則核心者可勝避哉有蔓之心乃可掛枝無枝之心乃可圖蔓矣故曰有心於避患不若無心於委運

飛絁

鳥飛准繩傳言也管敬仲釋文曰還山集谷曲則曲矣而繩名焉意南而南意北而北苟大意得不以小缺爲傷文子曰敬仲之學之弊也鳥之得止適於一不適於二翺翔容與無礙倏然自得耳不足以爲缺也苟缺矣逃陽與歌迫陰致咏南北不定所傷滋多顧曰小耶

後顧

譬之走也疾於馬馬終及譬者何也譬屢顧也文子曰顧心不可操如此哉昔趙襄子學術於王子期三易馬而三後襄子曰術未盡與子期曰用之過也主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於臣誘道爭遠而先後心皆在於臣何術以調馬今欲追蹤古人已去古人遠矣何況人與人俱馳

酌多

尊酌者多則立盡待酌者衆也以一尊而欲希江河之滿是以性慱名也以性博名名與性俱死余有味乎韓公子多費少費之指也作箴曰余取乎物飲滿而已物取乎余匪斃不止余一物萬互相爲美萬弩揹鵠必無虛矢矧伊人矣與萬物比嗚呼旄之磬矣爲罍之耻

將孔

孔子嘆羅雀得者皆黄口故古之敦論皆重番番艮士所謂臣逐鹿則老佐天子定天下則猶少也賈少長纓終童長浪少之童之殆戲云耳論實不然渾公瑊隨父防朔方年僅十一張節度齊賢戲之曰將孔毋來否立跳溢拔石堡收龍駒皆在三年內今東事二十年矣生聚教訓尚無瑊公輩出得毋類王武子以人孔飲豘耶

望雲騅

唐史曰德宗幸梁洋惟御騅馬號望雲騅者駕還京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若感恩之狀後老死飛龍廐中文子曰是馬也可謂負恩矣既不能駼乘又不能禦虜徒糜一品料以戀棧荳而死不亦大可哀耶

談鬼

栁子厚曰余與君誨退之夜坐談鬼時風雪寒甚牕外點點火明若流螢須臾千萬點不可數度頃入室中或爲圓鏡飛度往來乍離合變爲大聲厺雖退之剛直亦爲之動容君誨與余但匍匐掩目前席而已諺云白日無談人昏夜無談鬼余三人後皆不利文子曰此燐也山野月夕多有之苾蒭氏號爲佛燈余恒見之其初至

也散漫滅沒或近然不敢入室至入室作大聲怪矣子厚以談鬼致之遂謂不利坐此子瞻夜逼人談鬼如不知則欲其妄言之故老而亦困鬼之不可談如此既已作鬼矣猶畏人談設使談人人豈嘗作大聲而已雖剛直如退之能不動顏哉

鬼宿

李綽曰經云佛教上屬鬼宿葢神鬼之事鬼暗則佛教衰矣天文書亦曰鬼鬼祠事五星中爲積尸王應電曰中積尸神像也胡人好鬼故以像教然俗朴陋人不生敬今之藻繪雕刻自戴顒始顒刻一像自隱帳中聽人臧否隨而改之者十年文子曰神鬼之事秘矣鬼宿暗不如心宿明心苟不暗鬼雖明自不神耳

一片

唐宣宗一日召翰林學士韋澳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有小黃門置茶芘旋屏之乃問曰朕於前朝如何澳述威制無比上閉目搖首曰總未總未依前怕他澳曰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識者委以計事曰此乃末策朕已行之擢其小者自黃至綠至緋皆感恩紫衣挂身即一片矣文子讀史至此泫然流涕曰乃若一片宜也更有與之一片者可勝罪哉雖然一片不足畏更有與之一片亦不足畏惟南瞻部洲聖人亦且與之一片則殆矣

小帖子

昔張延賞判度支知一獄冤濫召獄吏誡之曰旬日須了明旦視事案上有一小帖子延賞怒促之明日帖子復來公益怒命兩日須畢明日復見帖子延賞乃懼禍而已之文子曰張君拒賍究濫仇家執之如此使初見帖子時眞之法何來侮之深哉無禍可懼三小帖子即禍也

雅似堂　穠著　畢

唱渭城

有鬻餅者早與當壚便唱渭城某侍郎召與語貧窘可憐因與萬錢令多其本欣然持去後過其戶則閒不聞歌聲呼詢曰爾何輟歌之遽乎曰本流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文子曰昔容安敷榮雅尚自若雖乏文采不廢金石之音今奈何夜望月而喘乎

迹多者多營塵情俗狀憂勞百端吾不知鐘鳴漏盡尚有行人否

雅似堂　穠著　畢

高士

先達閱人文劣者輙賛曰君高士人問故答曰非高士何以不圖進取韓退子謂李程曰愈與崔大羣同年往還真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過人者退之曰共愈二十餘年往還不曾說著文章文子曰老李不識字更佳莫道不極高極聰明也

嘉樹

唐太宗止一樹下曰此嘉樹宇文士及從而美之不已太宗曰我不悟佞人爲誰常疑汝而未明也今日果然使太宗反其意而問之則此樹不啻不嘉矣余意堯有指佞草亦必堯曾譽此草而佞者順從也唯然伊川先生折柳傷仁可呼柳爲指忠樹矣

觀言靡也甘言疾也人君喜諛而好順則阿諛之言

日進忠直之士退矣太宗因鑒此辨忠佞兩淨

濟貞觀之盛豈不宜哉

應聲病

有患應聲病者，療皆不瘥。蘇澄謂之曰：此蟲爲之也。取本草讀，有不應者，必其所忌矣。投之以所忌，自愈。是人依法爲之，而病除。文子曰：今應聲蟲多矣，所忌亦不須遍讀本草，但令食遠志一味，必茫然霍亂自斃。

應聲蟲雖有詠人好所致，不惟今人不能食遠志，異志一日去諸躬而無和之者，可發一噱。

雅似堂　雜著

鸚鵡

鸚鵡能言，不數句耳。其餘皆雜鳥語。夫數句人言，且不可謂之言，況數句人言，即可謂之人乎？文子曰：非徒不可謂之人，且弄人耳。兒童見官長鹵部過，效呼訶聲，蓋戲之也。

此論大刺鳥而人言乃鳥中之人，人而鳥言乃人中之鳥。鳥學人猶知人重人，奚爲甘於鳥而不辭，何哉。

雅似堂　雜著

扶劣膏

蘇子瞻簡李公擇曰近有潮州人寄一物其上云扶劣膏不知何物狀似羊脂而堅盛竹筒中公識此物否味其名必佳物也文子曰劣苟可扶勝却老方多矣膏者門將如市或謂一市便形其劣膏有抵死不願嘗者雖然夜半遣親信力以他器盛進亦無不可但恐膏力不久耳

爲甚不製扶僂膏恐此藥不中世人意

王量墨

宋王量提學所製無佳墨取四名家斷碎重和之背列李承晏李惟益張谷潘谷名氏文子曰東南之落以岕爲最次菘蘿虎丘龍井又次之然各有其佳設合爲一團片豈但不佳已乎今之文章家多犯此

之

代藥

余居長安時友人勸余勿服藥謂長安無良藥如鉠輒以他藥代余驚疑久之繇是雖疾不敢服一日閱曾直黃公遺族弟說亦言市中人治藥以丁代丙以乙當甲甚貴則闕不用故治疾多不能愈嗚呼寧闕不用也闕不用疾止不愈而已以丁代丙以乙當甲豈徒不望疾愈乎今之司農疾虛司馬疾怯藥日相代於前何啻丙丁甲乙吾不知曾讀沈括之良方序否也

雀囮

雷州養孔雀雛至馴雛於山林旁施羅網孔雀聞聲至倒網掩之無遺命曰雀囮文子曰非孔雀之智不若也招以同類呼以諧聲能不信乎余惡夫爲人役而利戕族屬者貪利之及巳寘害之貽物不知害物愈多而巳之紲絆終無巳也

騄牛

魯有騄牛善騄者也北向武城仰鼻鳴而不已主策之徐動鼻鳴如故怪焉以問介葛盧介葛盧曰殆將債矣有戚於中心力周作勞而抑債勢將蹶張不如舍之主人不聽出東門而債僵故是夜牝死文子曰牛以力名牝死而恤憂從中來遂不念主人轅慎使哉

越人中子

越有居於君子鄉者多盜盜與中子通中子陰利盜之來撤藩而縱之家督疑焉以告主人主人詰中子曰汝主盜者上則伐盜次惟賓盜乃揖而入盜乎中子曰盜不可佹佹盜家毀盜飢以雁鶩之餘食食之父子兄弟可安枕臥矣主人信之盜大來中子窘而因推能家督家督遂出當盜文子曰中子知人也不惟辭其難且可

以逐家督而奪之政然君子鄉人人言之至今

觀優

優倡有爲蔡中郎婦者觀者代之泣下已而閧更爲西子舞老夫唶詈曰此婦不念疇昔乎糠粃未屬饜曾幾何時樂不可支如此懸者笑曰此大國之貴人也奈何猶作措大婦覰乎老夫蹣跚而前逼視曰固一婦人也文子曰固一婦人也

鐵如意

燕傖妒魯聞諸先生之辨也圖相攻揪髮而怒覩之曰牛可以耕乎馬可以戰乎牛不可耕馬不可戰無爲貴牛馬矣聞諸先生曰嘻子知之矣吾非有疑於夫子之非牛耕而馬戰也而竊有疑於夫子之是牛戰而馬耕也行將敗矣燕傖大怒奮而擊之者三聞諸先生曰雖有珊瑚滿船如子之鐵如意何天下士聞之不與子鬬寶矣

淮陰侯

有神降於潁川者語巫曰孤淮陰侯也有博士負氣而豪頗知古昔攘臂而揖神曰公之奇能蓋於當代百戰而下齊豈不知高祖之欲私齊且戮楚乎挾術自王不智一也四海既定天命有歸不度德量力志放於邪不智二也既懷攜貳動思疑人先事曲防可也以英姿雄畧爲一婦人所收不智三也神謝曰此韓信事耳何以

責孤哉博士嗤巫而逐之曰山鬼知淮陰侯而不知韓信豈能知一歲事耶神怒曰孤雖武夫然古今且粗涉博士讀書汎覽史漢豈宜不及其餘反嗤孤爲遂去文子曰神必上谷太守王公覇也責博士言頗近大雅

鸝鳩

嶽之鸝鳩有神天神之尊貴也浮屠倡法於是鸝遇神焉問神何職曰凡天下之山林川陸木石土偶皆有職於主者帝閔民且困賦血食於春秋不匱其供佐民急紓萬分一焉歲且愆暘不能雨茲下土亦不以聞且因災而益挾重以市民若曰某不恭謹惡若乃降茲災政事我可赦云爾帝聞且震怒特命主者糺正之浮屠嶺

而不言神曰師有聞乎語主者浮屠曰神主冥事何寄耳目於老僧老僧於不聞不見中愧鬼耗神群平等衆生何罪福可言哉神稱謝而去其實鳩有號將軍者濫放於民且滋爲穢民患苦之昔之夜聞神將至投誠於浮屠曰弟子且新以從公公助言於神弟子且免不敢忘公德苟不獲命師亦莫必其天年矣浮屠懼而爲大言以解之神去而耗愈增民漸聞神語因朋起

而逐浮屠文子曰浮屠忘生死者也使不得而質言於神此將軍身且不赦何能及浮屠哉雖然爲天主紏正而寄人言焉宜得譏也夫

聾瞽問答

瞽謀聾曰物之靡曼毅倜吾雖有目不樂見也天地孰與身親藏五臟六道九竅百骸有重聽離明莫能洞别余何勤哉有物於此其入於耳也小者如掠大者如崩冬中斯栗夏中斯溫遇之爲有㨜之仍無儵忽滌洗不可爲匽憂者以悲樂者以豫思者以感畏者以懼簫管初歇鍾磬方止排闥而來衆音奔起扃薄九天遠凌萬

里其爲喉也何如聾者覰之听然而笑曰子歟我哉自余之命於天大造之內朋秘鴻纖莫不辨之於目了之於心宣之於言未見有物大且眞如此者也雖然吾之所見者不動之物而已焉惟水善動相色不定候氣不一掬之而散嗅之而閼揣子之言必匪斯匹所與有之靠巍之岑蓊鬱之林人迹罕至其色黯深冬夏之変旭耀霜剝枝幹挺浮未或推移実兮如擊兀兮如

狂盛怒煩遽自取仆僵不知何怪爲之憂惶久格三晝暫屆一朝後習爲恒心亦不勞予亦聞此刁刁憫憫乎噫者曰吁余未之前聞也然則大造之內豈惟目有所未見即耳亦有所不聞然後知陰陽之亶化固纔神奇於氤氳瘖者在傍聞言錯迕目張手畫口極告語二子尹犀不迕攸肯

紀徵士語

陳眉公徵士寄余一箋書曰願得一艸閣北太山松南洞庭月東瀟湘竹西峩眉雪中具晉高僧支法存八尺沉香板床浴罷朱砂湯泉投床鼾睡以此避暑樂不樂也時余以公事艤舟餘不溪誦之笑甚作荅曰樂則樂矣雖十徵士不得此遇散吏在此溪中舟以爲閣北有快哉之風南有皎今之月東則新林似霅西則荻花如雪焚香烹茗給筆札其中散吏不飲酒不御琴不美圖画倦則開窻四望雖食仲晦之脫粟擁君實之布被客不以爲簡人不以爲詐牒訴倥偬六時之中不過一二刻而已散吏以此避暑亦未見苦而不悅徵士在閣中停車繫艇煩人應接換書買賦雖追逋不是越也繇是觀之雖穫如此云云徵士何暇樂哉

西子浮沉辨

西子一沉一浮沉者沉浮者浮奈何作他人書鄞耶五代小兒列王軒傳并載郭素無有解者人人思為太宰周泰溪中一片石石笑人哉軒同軒也王差也一入閶門粉黛無色無與並軒也郭東郭也東西素也晨夕相數貴方悟希剌畫不免唐突也戲譚夢孽幾欲癡殺也又見錄李商隱詩莫將越客千絲網網得西施別贈人

此必指海中西施舌也蓮花香安能如白小當園蔬哉古人待西子寬今人待西子嚴寬則可浮可沉嚴則一沉必不浮一浮必不沉故杜牧浮之西子不死李商隱沉之西子亦不死今人一沉一浮皆死西子矣雖然西子寧沉不浮也苧蘿山月浣紗溪風折受多年何能老大作餌特事

雅似堂文集目錄

論

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論

天之愛天下也爲萬民而生聖人擇聖人而畀之萬民凡以措天下於不失養之域而已故聖人之動也以全天氣始生之者天地養成之者人也能養天之所生而物攖之謂之天子則凡顓懿景爍崛興在位者苟欲身以盛心心以盛智孟㓜雌雄雌雄代興而順至正之統面稽天若必先剏制惇典而立一代之大政焉無他惟

秉天仁愛之心而已天心見王道備莫非助流鮮澤之所爲民生於其間者豈不暢大化矣哉然人嘗處是澹澹之中氣化之淖非直水也而以衆動之無已時是以治亂之氣與天地之化嘗相殺而不治何也天者有形之大也人者動物之尤也日挾其喜怒憂懼歎欷以取人而或莫保其養不集於枯則挺而險雖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聖人以爲民者寘也不敢鬱也草鬱則

腐樹鬱則蠹國鬱則百慝竝起所謂國鬱者主
德不下宣人欲不上達是曰悖天掇拾三代之
遺文其爲政可悉物更僕而數也卒有外於本
天以立法者無有哉天者萬民之太祖也故周
子茂叔曰聖人法天以政養萬民民生而靜天
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惟天生民有欲
而聖人乃不能以淺闕博居天下今夫十里之
間而耳不能聞帷牆之外而目不能見三畝之

宮而心不能知其以東養開悟南養多顯西養
壽靡北養僭耳春之何哉請循其本萬民終日
戴而莫適爲主者天也天益以陰陽之氣嘗漸
于人北方之中內產陽而物始動于下南方之
中內萌陰而養始美于上動于下者不得東方
之和不能生養于上者不得西方之和不能成
以斯知中和爲天地之美達理也霜加物而雪
加空稍取之以爲助而非所用也故曰知天而

不省薰與栗孰多者用必與天戾矣聖人法之
上德而下刑右仁而左義怒則反中而自說以
平喜則反中而自攝以止憂則反中而舒之以
意懼則反中而實之以精聖人所以自漸于天
地之道也爰稽上古制器尚象所爲取諸十三
卦者如佃漁甜操貨易垂治剡刳服乘門柝杵
臼弧矢棟宇棺槨書契之類天地之道濅擬而
用之要不具論孔氏稽古斷自唐虞所稱爲德

雖善政政在養民者惟曰水火金木土穀易傳
五行志無不舉而高遠其所從來而本之自天
至箕疇更列之爲八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司
徒司寇曰賓曰師大抵不離修和功敘者近是
乃推爲自天陰騭至緜稽於戴聖荀況司馬遷
之徒所述古文至于大路越席以養體黼黻文
章以養目采齊肆夏以養耳庶羞調劑以養口
琢磨圭璧以養意而成敕於禮禮猶養人之善

物與然亦不出天秩天序之範矣然後知聖人之爲萬民甚備而有法也始未嘗不遵軌應度德當天心用協于大順也記之言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體也外內相輔養民適以自養而已坐萬物之原而官諸生之職者聖人也故古之知治術者有之矣類曰萬物莫不尊天而貴風雨其尊天者爲其有以予之也其貴風雨者爲其有以給之也使外天而有以予外風雨

而有以給則無爲尊天而貴風雨矣聖人以天自處而風雨則其政也澤下尺生上尺天之內度適也是以上焉者不謁而得其所欲不訴而失其所苦次乃有不謁謁則無不得有不訴訴則無不去而豈知謁且訴於鬼神乎哉夫萬民固易動而難安也聚廬而處豪業而安可動可靜可逸可勞而卒不可亂何效也殆將得其養也若夫惠主侵主芒主勞主振主得六過焉豈

上天俾以亂民之意哉無適而可也故聖人非經營他故之足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所以勤民以事天而已矣後代之有意於養民者莫最於漢唐之文皇論者躋之刑措之世今攷其本紀詔書減民田租賜復其家三十而稅一而貞觀之際石米數錢豈不謂休養於無爲幾幾乎治安也哉然天下之大計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文帝之後孝武席之民至爲煩費雖

輪臺之詔千秋之侯而殷阜不能如曩日矣太宗法不旋踵而蕩然無復存者即開元輔以姚宋而治卒不逮豈非有德以安之而無法以久之之過與故聖人之爲烈也養之以政雖有六典而政典爲之樞帝之二十二人王之三百六十屬共圖厥政克配彼天春廣步緩形以使志生夏繼長增高以使氣泄秋氣之應形肅而端冬氣之應務內懷德無一不與天相終始如一

日也豈不效哉豈不效哉雖然聖人固天之篤生者也天鼓萬物而不同其憂而繼天立極責斯重焉一人不能徧於天下立之司牧慈惠之師忠信之長尤聖人之所求以寄萬民者乎然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天臣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於君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天者萬物之主人也聖人者萬民之主人也陸文安稱

唐虞之際道在皐陶殷周之際道在箕子固善其稱引天道與以意爲治而不本於天於養乎何有哉廣川董生之告其君者是亦皐箕之流亞巳臣代君養民君代天養民千人之羣無絶梁萬人之聚無廢功而於天之愛天下之心始備是又不可不審分也

心純則賢材輔論

人主而不欲與賢材相與有爲也人主而欲與賢材相與有爲則所以先爲之地者不可不求詳于一心矣夫一心運之乎菘菘之中我匿之人且意之我詭之人將明之豈能藏端而不令天下賢士大夫見哉苟或見其有不純焉雖好爵以縻之厚稍以養之介如石不俟終日矣魯欲以國分公儀子子思曰使休之智若魚鳥則

可葢脅欲形于胸中精神踰于六馬縱有忠言智計輕如鴻毛耳舜之佐五人湯之佐七人武之佐九人三聖之于此五七九者未能一焉然而坐致其功者將則勿有間之而已間非間彼自間而巳矣賢才人主之連體也敷爾心腹腎腸作朕股肱耳目地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臣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君而奈何其間之故凡清心寡欲所以招綵天下之賢士大夫

庶不孤立于朝廷之上耳朝廷材而在位詎真孤立而養安無事之可畏哉定禍亂之足憂則盈左右舉無一可恃者也是以千羊之皮不及一狐之腋衆人之喏喏不及一士之諤諤國則需賢才耳然而得其輔者非小數之所要也周子有言心純則賢才輔斯本統之論也心者君主之官潔其庭神將來會豈可苟而已哉水無與于五味五味弗得不調鼓無與于五音五音

弗得不和心無與于五官五官弗得不治心之雜操而不純者葢有物中之汲長孺之言曰内多欲而外施仁義何以效唐虞之治乎甚矣長孺之戇也然切中萬世之膏肓矣仁義之施賢才之所自出也迂其身有益于君君子猶優為之特無如君心微欲上功德絶隆古則李斯趙高之徒至矣君心微欲財山海官天地則孔僅桑弘羊之徒至矣君心微欲勤蠻夷黷狼胥則

竇憲李廣利之徒至矣否則辨言文飾以亂之則嗇夫之掩其林尉也否則聲色犬馬以娛之則佻士艮之教其同輩也使賢才而處此不啻氷火氷炭之不入而又安能一日居于承弼之地得令其君身強固主德清明耶我知其不能也是以古之明王恭默而思曰吾之朝夕于賢士大夫而與之浸漬而貫浹者心沃心耳必洞然重門之開以示吾心之正而後賢才有以致

其力辟玉之在璞無微眚焉而工氏乃可以為圭璋金之在鑛無微朽焉而冶氏乃可以為鼎彝其所托者然也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車有轄而三十幅胥為之用也輔之象也天下之賢不一列而才不一科矣今夫地黃主屬骨而甘艸主生肉之藥也以其屬骨而使之生肉以其生肉而使之屬骨是不知類也謂火能烈木而以之鍊金則能矣謂磁石可以連鐵而以

之引瓦則不能矣物固不可以輕重論也交修不棄適所以輔若琴瑟之一其又焉濟于心乎國有堂上相爭如虎之諸君吾子則異而同同而合合而一以是之謂能純即以是之謂能輔雖然主心之不純則賢材與有責焉在下則沉之不清撓之不濁以立其氣在上則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以強其骨人主而不知欽敘不知繇繹會須殺此田舍翁而心之不純特其暫耳忠

言至計不絕于耳鳥有揚波而海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摩厲以須出則斬矣此回天浴日之業也賢才不吝于輔而君心始純此眞相與有爲之道也哉

封建論

廢封建者春秋之義也古盛府國或千百秦漢郡乃以十數郡廣博於國不可等或國小而不靖或廣博而不能爲非古今固異孰哉國有傳世郡亾傳人爾春秋之治魯蓋治周也孔子之所以有事於魯亦以治周也名都之於魯以周視之固強藩爾公族之於魯侯以天子視之固伯父伯舅爾理豈云殊孰末或反也孔子不嘗

墮三都乎不嘗譏世卿乎見之行事如此寄之空言又如彼以小況巨比下絜尊廢封建者春秋之義也或曰封建周武成之志也曰否會孟津者不聞廓竟一朝建茅多岐雍故吏而姬姓爲最矣以殿之末載豈有不封之地歟必奪國以與此也與此者所以奪彼與此者之誠抑末矣繇是以推廢封建者亦周官之義也

井田論

井猶阱也古溝洫遺制也井田始作其當夏后氏之與乎世戮力於水十有六禩矣餘無所歸畫而井之爲水也非爲田也井成而田亦有萬世之利爾非惟田爲然也溝洫之來澗淩有虞內抑巨室之并兼外戢强虜之馳驟禹之明德誠遠哉然大江以北黄河以南得地利焉外是制不可施制不可施則聖人之智窮地且窮之

而況於時耶尤其始廢可也始廢而冀復興是既耄而冀精感也後之言曰若漢初定天下或光武中興地廣人稀去古未遠久可倣而任也過此欲少咻矣嗚呼自淮以北翟犇者非不廣也且借助於多休養數世而畜力既富且曰不能何況天下甫定矣乎余讀禹貢田賦凡十八等詳矣井田不列得毋一時之權非萬年之利乎世儒以井象形爲九而鄉孟子亦云井九百里不知蒼頡造字時此契有無若謂井有二畫畫者田也汲者水也南方掘地數尺可得泉北地有至百尺而不得者矣古謡曰耕田而食鑿井而飲堯之時井猶待鑿也

肉刑論

肉刑非刑非五刑也非刑肇於苗民舜去之尚書稱舜作五刑未有疏注而甫刑所述與苗亡殊愚不知舜之所格苗者何事而仁虐天地何哉蓋秦之暴外以驕兵恐諸侯內以非刑刼其下豈故逞其淫志放棄詩書塗竄甫文使天子五刑之正不可得而攷歟不然何義之乖也且漢之下蠶室者蓋準宮刑也宮以威淫司馬遷之營救降陵法不坐淫而腐何歟抑孝文後事殊不可明也蓋肉刑者意必如後世江東孫晧之所爲而非必五刑之正也後世遂因緹縈死不復生斷不復續一二言遂以爲似甫刑所志云不知文帝仁心爲質推廣女子之意而已蓋意止犯死斷而肉刑爲大不忍故首敎然去之不然爲善莫若爲其至去惡莫若去其甚族誅宛濫與五刑慘急痛止一身枉及三族者孰甚不

甚歟去五刑而不去族誅是未爲推廣女子之意也故曰五刑非刑非五刑也

三統論

三統者文質忠也文質之言愚則聞之孔子蓋文質所趨不同猶今之風俗也漢史曰剛柔緩急音聲不同繫水土之風氣故謂之風好惡取舍動靜亾嘗隨君上之情欲故謂之俗風俗通一書其具也文質隨君上似俗而不風三代建都各異又似風而不俗然自後儒之言文質相反如火水之必爭若推仲尼之論文質相求如

陰陽之必合惟其必爭文則仇質質則仇文惟其必合文非質不立質非文不行文質離則耆偶文質合則設誠設誠已忠矣是文質忠者一物也一志也豈有三統之云乎太史公稱夏野商鬼而周薄者以三統分隷之也三統分隷之雖邾婁於越不能一日而立政況三代六七君子者何以體國經野千百載邪然則變風易俗者何也聖人主敘禮而已矣禮者文質之中忠之屬也鄉鄙見都人之章則駭耆耋被少佼之服則狂家塾講賓師之容則悖朝廟習宴寢之度則荒理惬皆文施稱咸質文質不愆忠道備矣豈有三統之云乎循太史公斯論是夏商有鄉鄙而無都人周朝盡少佼而乏耆耋禹湯終日處家塾而懷宴寢文武永年臨朝廟而蒞賓師然歟否歟

五德論

五德之議肇自儒者何固而誣也或從其生或從其克如聚訟然以漢言張蒼曰水德矣賈誼曰土德矣劉向父子曰火德矣後史因而火德之者據向歆之言信也蒼誼如在訟其止耶傳曰天生五材民皆用之豈以民若此受天命者友不皆用之乎曰各從其盛以時帝者也時之爲道屢遷行令一逆而災祥如響是非漢之儒者家言耶四百年而火烈如如一日天表之應災祥不可遏也後代祚有永短疆有朔南寧以同德歷數互滑幅員錯裂人爲之歟天爲之歟五德本乎五行五行昉於陰符成於洪範陰符之書不論可焉範與易多謂感於河洛然則河不圖易不畫洛不書範不陳邪龍龜更神於羲禹可不可邪禹作九歌不純書旨皐颺九德未諧範言五行必曰範範必曰書書必曰禹愚竊怪爲不然況乎以某代應某德如數計邪且陰符曰天有五行五行皆見乎地地承天者或一致也地德莫大乎土土列五行矣然則地又何恃者邪蘇斯以推五行尚强名況乎以某代應某德如數計邪

大小論

無大無小者體也用則有大有小矣然則有離體之用者哉曰離體亾用也用不能屆於大者辟土中之銅獄底之鐵光芒角矣不可燭天耀日其質未全出也鏡與光劍與芒豈二物相麗者耶今夫釋不若之徒以明神靈而下夷於奮闘亦忘白蛇盧龍之勝任也而以之切土膚此非用小也用之者小也仁智義禮信五者用之

異也仁智其民矣三者弟之匹夫婦動物之小者也急病拱揖然諾之間遂可奪取義禮信去然三者無仁則强忍而厲虐也無智則陵迂而黯速也三者用之老者也用之猶者也用之外卦者也惟仁可以容天下而智機變是適然後義以正之禮以下之信以逆來之而天下之大業以定審斯道也大可以君而次不失相而次不失有司之良違是則役余以爲聖人之徒兼語五者惟樊子他子之病生肉積骨不一也故或偏焉樊子志仁智一與之言難言務求體之近也再則示以用矣知與愛日月合璧之大也樊子以機事之害仁也病其言而求爲猶人是抱甕之仁惡智以自全者也聖人曰此未可與言仁智也夫無已其義禮信乎義禮信其有不繇仁智者乎故曰樊小也管子天下才也言四維而不及仁智故曰管小也

有無論

萬物皆有萬物之所以皆無也曰萬物有生矣有死矣生死皆有也無者何曰有生所以無生也有死所以無死也曰物本無生而物已生生生者有耶無耶物本無死而物已死死死者有耶無耶曰生生者無生也惟有生生所以無生生也死死者無死也惟有死死所以無死死也曰有生生所以無生生是無生生附生生而有

矣有死死所以無死死是無死死因死死而有矣曰無生生附生生而有生生自無也而況無生生者也無死死因死死而有死死自無也而況無死死者也曰生生自無矣生生者其誰耶死死自無矣死死者其誰耶曰因其有夢故名無夢當其無空故號有空曰然則萬物夢耶空耶曰物之爲物者夢也空也聖人之所用也曰有則有用無乃無用無固可用歟曰非無可用也有固不可用也木在水下爲井木在水上爲舟用井用舟非用木也可以喻矣

理論

理者天則也天則者人心也陸子靜稱四海之聖人同此心此理也子靜之悟而言也豈惟聖人窮鄉之販夫異域之醜類當無不同朱仲晦稱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物之理人之心人之心天之則矣故曰一體也一體者一理也牧羊循理則牂驅雞而不循理則將入而騫理無大小也童子箠牛而日行百里烏獲曳尾而亡一矢

之功理無勇怯也析石者千鈞可以運斤析薪者違理而蠹木不可斷理無難易也理之對反者曰亂亦曰欲凡天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主者誰耶然人知水舟而陸車理也不知水資車而陸資舟亦理也人知冬裘而夏葛理也不知冬資葛而夏資裘亦理也五行之順克其父而生其子有抱孫之義焉五行之逆生其子而克其仇有灑死之義焉故父子和矣而用嚴君臣嚴矣而用和夫婦交矣而用別朋友別矣而用交物之理也人之心也天之則也

情論

古之君子皆天下之有情者也志飲食而燕享之雅與樂男女而關雎之風作大禹愛子不能抑情以讓臯伊尹擇君豈容反情而事桀甫縣情於性命而非不情於堯伯叔情於殷商而豈不情於武仲尼不諱得君故稱聖焉端木不諱欲富故稱賢焉古今不甚相遠者情爲之也後世有矯情鎮俗之說不知俗之所以鎮者以其情也情已矯矣則俗必大恠鼻沸鐺遊豈能一目而靖哉晉重耳稱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情與僞二者至難察也魯曹劌亦稱聽訟以情可以一戰然後知情之所得大於惠與禍也治世理人而可不情乎哉管敬仲之辨三豎也公孫弘之辨卜式也蘇明允之辨荆國也皆曰此非人情諸子之愛君至矣大者至殺子以嘗君人誰不愛子又大者至輸財而且率父子以死邊人誰不愛死又大者立法而欲高過祖宗不難苦其身毀其名以自爲也人誰不愛身若名哉故曰此非人情也

諫臣論

或曰諫貴直直斯得職故諫臣之職與史臣同而功與史臣異史臣之功在來茲諫臣之功在當世來茲者懲毖之意疎當世者改從之心急或曰能行者惟相臣能言者惟諫臣言不惟其直惟其當一言而當君聽之相行之已不必享言之名而天下已享言之利不然言愈激者君愈懟相愈忮名愈高身愈危無益也燈巖子曰

二客之論無一可也古今之諫者有一爲君也乎哉封事獵經濟之游辭彈文張朋黨之私見經濟日浮而試之寡績朋黨日盛而去之罔功有一爲君也乎哉夫爲君者必自大人始大人者必自格君心之非始人君之心好惡二者其而功與史臣異不講也久矣欲好惡之得正其寧得乎欲好惡之得正而不先去君心之非其可效乎夫君心之非心不得其正也心不得其正則好一人而如加之膝私好也惡一人而如墜之淵私惡也君私好一人天下必有作惡之事矣君私惡一人天下必有作好之事矣君好之而天下惡之君惡之而天下好之是下與上之心戾也天下惡之而君猶好之天下好之而君猶惡之是上與下之心逆也下與上戾上與下逆而欲天下之平雖十堯舜不能得也傳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夫所謂誠其意毋自欺

也毋自欺者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之謂也夫使好天下之賢人如好好色惡天下之佞人如惡惡臭是至誠之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也繇是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而知致矣繇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物格矣故誠意之在致知致好惡之知也致知之在格物格好惡之物也植其本而末自茂澄其源而流自清養其心而好惡自正正其好惡而賢佞自明明其

賢佞而財自理臣自廉民自義國自治天下自
平故曰此之謂絜矩也君者天下之心心者天
子之君也天下有君天下聽命焉天子有心天
子聽命焉夫心有欲則擾無事則静故亂之見
於行政用人之途者辟如桓侯以覺痛之日爲
病之始也斯鄉者盧扁之所竊笑矣然心之所
謂無事者非屏去一切恫恫冥冥拱居其上也
語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故孟子以爲用

智如禹之治水也禹之治水八年於外可爲多
事矣然疏瀹決排犯大難陵大患功成而天下
晏如者行所無事也洪範亦以爲鯀汩五行而
帝震怒禹不其然而帝錫之洪範九疇盖有事
無事之分也語曰毋代鳥飛毋代獸走鳥自能
飛獸自能走代之飛而飛必不及鳥代之走而
走必不及獸此喻君之不當侵臣事也君之不
明乎大學者必將曰吾不察而天下偷吾不嚴

而天下玩不知愈察而天下愈偷愈嚴而天下
愈玩一人雖智無十人之聰而況百人千人萬
人億人以遊一人者乎故曰君心之非不可不
格也不察乎此必將曰君心之非不仁不義是
也好察尚嚴豈獘至此乎曰善治病者治於未
形不善治病者治於已成夫好察者爲天下之
偷也爲天下之偷者恐天下之利不歸已也恐
天下之利不歸已則於義豈有幸乎尚嚴者爲

天下之玩也爲天下之玩者恐天下之威不歸
已也恐天下之威不歸已則於仁豈有幸乎凡
此者意動於不誠也意動於不誠而心已不得
其正矣心一不得其正好惡所以紛綸倒置而
獘不可勝窮也故古之大人欲諫其君者知必
自格君心之非始欲格君心之非而已不明大
學之道是知沃心而不知啓心也明大學之道
者非堯舜之道自不敢陳於其前矣人之所謂

堯舜者口則稱之而心未嘗不薄以爲去堯舜之實尚遠也夫史之稱堯舜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至矣唐德宗欲於四者之上更欲增一二字聞者不幾掩口乎諫臣借以堯舜其君爲詞誣已甚矣古之耻其君不爲堯舜者惟伊尹伊尹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爲致治之本蓋尹所謂先知先覺卽大學之所謂先誠先正也在君爲沃在臣爲啓其心一也諫臣而苟知務乎此

從事所學優游涵潤乎人主之前袍笏冠履皆諫質也氣局文章皆諫質也高風勁節正氣危行皆諫質也豈以一疏之直取重於時一言之當有裨厥世云爾哉

選舉論

選舉之法於今爲備矣天下之郡州邑雖窮阪荒徼靡不立學以養其才而育之德歲一較士登進秀傑而汰其不中程者且郡拔其尤四十人州三十人邑二十人以次而減各給其餼廩積年力而雁貢之廷賜坐問爲策畢等其高下無不授之官以爲師儒有司賓禮之天子卽位或下不次之恩又於四十人三十人二十人之

中各貢一人比於歲貢曰恩曰選曰拔因事立名無嘗歲特進而教之成均其較而登進之學者準邑之大小多者七十人少亦不下二十三十人至其所汰大小之邑無有踰十人者是汰者數寡而登進者數多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也其優之也有司得以庭禮見詔蠲其租且禁不得言事所以待之厚而責之專如此不惟此也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天下之恒患也

今也不然學臣取其數如官之殿最然三歲一比又一歲大比於南宮皆出所養之中無他途雜進其三歲之比也兩都各命一詞臣主之各一詞臣副焉其省會之大者命一詞臣主之一黃門臣副焉省會之小者或部臣或使臣或博士等臣主副有嘗員其始命也禮部特請必疏其臣之望著者得請馳驛而來衛之嚴峻其至也御史藩臣又簡其李與令臣之望著者分其

力而少之三試之綱其名易其書其始試也四子之義三經之義四先四子者道集於四子也後經者道之大原出於經也其中試也論一表一判語五論取其明理窮變晰微達化也表取其文詞之蔚也判取其斷也其終試也策五凡天地之變鬼神之幽古今治亂之故行政得失之詳上自天子以下迄於編氓皆得放而言之毋諱三試之中一令之違一言之悞皆[illegible]壁而

棄之取也率數十人而得一其詳而且嚴如此大比與三年之比法相準然取已中程之士而汰焉赴比者合天下五千有奇而恒落其四千七百有奇焉其櫛加密而耘加峻又如此故法之善也不借辟於刺史防私也不假中正防詭故不情以釣鄉曲之譽也不資門閥防任子之濫也不限年防逸才之不乘其鋒也不尚封事之讓文防引重以助聲援也然攷之古制大同

而小異焉古者弟子員皆謂之應進士舉其不中者類曰進士下第是古者天下士皆進士而特以第為別也今也不然其舉於鄉比者曰中式其舉於南宮者名亦如之大對於天子之殿然後賜為進士故進士之制重於古一也古者分進士第為甲乙榜甲者選任優乙以次而殺是古者一榜之中已有甲乙而特以名之位次為別也今也不然其舉於鄉比曰乙榜其舉於

南宮者始曰甲榜賜第雖分爲三而皆名曰甲故進士之制重於古二也且古者三途之說名不一也即取進士孝廉明經而言之進士無論矣古之孝廉今之舉人也古之明經今之貢士也所謂三途者劃然分爲三如應進士科者不必赴孝廉科如應孝廉科者不必赴明經科三途皆足以出身使古者有所優劣於其間則舉天下皆赴於一途而二途塞矣即勉而應之亦

必其衰颯不堪之才而後擇足而安也且孝廉徵顯行明經驗實學至難也進士騁詞章試詩賦至易也人誰肯舍所易而勉所難是古者三途并立故法不得稍爲低昂軒輕者此也今也不然歲貢皆可入鄉比舉人必欲試南宮是一途也何三之云今試有三場一場不卒其業則舉而棄之如必曰進士不必賢於舉人舉人不必賢於貢士是猶射策不必賢於立論立論不必賢於課義何不廢此一場在士爲省功而在國爲省費也乎天子知其不可也以爲拔其尤於省會之中一國之善士也一國之善士智效一官故用之而必俟異等之能乃有遷擢焉更拔其尤於南宮之中天下之善士也天下之善士智不止效一官故用之而必俟顯著之惡乃有削奪焉其取之也重故用之也深進士之制重於古三也今議者欲於一途之中分爲三又

欲於三途之中合爲一既著辨於前不容贅矣近者猶恐天下之有佻才也不惟拔舉貢而齊之進士又深其坊焉曰經必欲其兼通益之書算增之騎射然後取之取之如此其不易也未見天下之應之者真有求駿駿至思賢賢來之何如也而先據理以斷之先王之立法所以一天下之材也一天下之材者使上者俯而就下者亦可仰而跂故天下無棄才也豈不欲天下

士皆中人以上哉然必騁上之所長則千百無一人而下者皆絶望於仕進之途矣故雖以周之盛孔子之善教六經不相通至漢建元各守其一經之師說而授受終分良以精義至蘊必積精獨悟而後得之若止辨其句記其文而已五尺之童三年之習可以徧通殊非經術以經世務之鴻旨也昔稱三才有大才有清才有長才今之能作五經者卽謂長才者是耶然士有

能有不能有如禰衡之文不加點者亦有如左思之十年著紙筆者其才之相去如此而後之論才者卒亦無有布衡於思者何也長不可以一天下之才也今之進呈之錄中有詔誥一道判語五條皆有其題而無其文至五經題各有四而文凡止二若此者何也判語士作而試官不作士未練于民事試官已練不必作也詔誥口代王言恕士之未諳而置之也其恕而置之

而猶命之題者欲士之漸知之也經者試官之所已明舉其二已足以恢鴻至道不必四也繇是言之經兼通固善卽不兼通而苟能恢鴻至道一已足矣考漢儒之所謂六蓺者卽六經封禪書所謂作春秋一蓺將襲舊六爲七是也不知何自而解爲禮樂射御書數故後欲益之書算增之騎射皆祖此意而爲之然此特胥吏之事與武健之功文墨之士或爲之而不能或務

之而不屑然宰相六卿之名臣其三百年未有一出於此者亦足驗此伎之不必矣選舉之法盡於進士之塗以粟爲生以貲爲吏以恩蔭爲官其小者試之雜職而大者或出爲守吏無論矣二者亦皆先養之成均數年而始材之亦猶夫學校之所養與所用不可得而二也外此而廣用人之途凡三而中涓不得與焉其一議舉宗室之賢其一議重武臣之任其一議進山林

之才槩乎劉向發本根之論曹冏峻磐石之言唐多李姓之名臣宋有趙家之碩輔議舉宗室之賢不不宜乎然建國據郡之尊尚矣自將軍至中尉等凡有九而親盡焉宋人所謂宗廟九世尚議祧何況賢華貴名言也立法宗臣皆爵以武其意良深而近者以賢喆輩出大開功名之途一旦而獲與素士比騰聲文苑邁迹蓺林則有之矣必欲出文武全材而驟進之無謂不

能卽得縱間有之忠臣尚設久遠之坊斯人亦重危偪之懼矣至若武臣之英風熊羆之勇也制而用之則足以威敵縱而逸之則亦足以噬人且有世及之祿有行伍之推有會舉之典於制足矣文階武階與制也必混而爲一獨不聞舉客座遠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之說乎至若山林之芳躅麟鳳之姿也羅而致之則足以飾太平癖而珍之則不足以益世務且有義士孝

子之旌有鄉飲酒之禮有師儒之議於制足矣用世出世異材也必廣而爲搜獨不聞策馬而奔以應不求聞達科之誚乎繇斯以言則國家求賢之途雖多固不如進士科之足以一天下之才也然能一天下之材而尚不能善天下之用其故謂何遷次太驟察計太密循格太拘此三者人能言之愚以用不察其才舉不當其功廢不準其罪三者人不能言之也夫今之守令

多者或七八年少者亦不下四三年何謂遷次太驟御史一年一巡被察者不過八九人吏部五年一計掛議者不過百餘人何謂察計太密優推知者不獨臺班入政府者不論詞翰進言可以獵爵考選未嘗論資何謂循格太拘但天之賦才千祥萬變優於文章者或困之以外吏精於政事者或窘之以署曹雅量樸學之人而處能言之列敦行脩鬧之品而寄巖疆之司用

不察其才其患一也今之舉者或以倖深或以地劇或以官崇或以例合或以賄或以倖或以同籍或以共鄉或以故交或以時譽或以黨援或以勢挾舉不當其功其患二也今之罪者或一事之悞或一言之乖或落落而不能事人或憒憒而不能延譽或得罪於巨族或賈怨於奸民或以孤踪而啓侮或以别戶而生疑廢不準其罪其患三也凡此三患其責在相臣與銓臣

及諫臣而已其始也權在銓臣銓臣用之而參察其才則罪坐之其終也權在諫臣諫臣舉之而不當其功廢之而不準其罪則罪坐之相臣而用用之不察其才之銓臣舉之而不當其功廢之而不準其罪之諫臣則罪并坐之如是而天下治矣亦安在選舉之法必欲紛更而璅璅不已也

鼎論

鼎之紀於載籍詳矣非獨秦漢人之識不足與周人之識亦不足也黃帝鑄鼎金華成而上升其說至荒儒者多不采焉禹收九牧之金爲九鼎上圖方物其所用不可攷以義推之必紀功金石之類耳後世如蕭何王商鑄鼎刻記其功是也如禦不若天下寧有圖物物畏圖人人懼人物遂不逢矣乎其說王充非之蘇軾亦非之

充說辨矣軾以爲器用不以爲寶然春秋時楚人問輕重大小雖無明據戰國時周人極道難遷不知何途之從而致之齊其形之重且大可得而意也鼎非瓶之可挈禹以爲器用不已好奇而無適哉禦不若之說悖矣器用之說亦悖故知紀功金石之類爲正也周人藏之宗廟視爲傳國之祥符然雖欲齊楚不睥睨於其側以亡其國不可得矣故日周人之識不足遷之於

鄗淪於泗水亦一物之始終倘見耳周以下遂神之寶之從而祀之夫寶山川之精也神陰陽之氣也禹之所鑄非山川之精陰陽之氣審矣神不自沒寶不自出祀之何也故曰秦漢人之識不足也周人之識有加人一等者曰君何不以真鼎出吾亦愛吾鼎推其心忠信在吾國君用之豈遜一真鼎也哉夫如是猶不能亡情於茲鼎而僅以吾之忠信配之也視鼎不已重與

故曰非獨秦漢人之識不足即周人之識亦不足也

堯論

匹夫之賢人主可得而知也以中旨而用一人則萬世疑之賢之當不當猶次論也所以可得而知之術何必非左右之私人能先治其左右之私人斯亦朝廷之正也然萬世愈疑也故智畧之主意中用一人而必卜于列司以求其瞻之合合之而用則斯人有辭于進而不得誣以他塗昔堯之欲用舜非一旦晚也舜匹夫耳上

古淳簡法度曠洞舜之賢堯曰予聞之四岳百官之外何人寄其耳目歟夫亦猶後世之用左右也使堯一日出一旨曰朕將付天下于舜朝廷不閧然大疑哉即舜亦何以自解于不正也余甚嘆堯之善用智畧也秘而不言以待師錫自處以公矣自處以公斯共處以正公與正治世之良法也嗚呼堯之爲君舜之爲臣軒然隻騫猶避迹如此況後世中材之主以用中庸之

臣欲去其疑其可哉

舜論

用非據之人與處非據之位猶一事也而法則異用之者必以文予而處之者必以武取雖聖人亦不敢以虛名而實禍也儒者不察以爲堯舜之授受拱揖而坐致之是不智之過也夫取一器于人猶恐旁有覬之者而況天下之重大乎故舜之攝也一日收五等之玉而更始之且歷涉方嶽更十二月始休非待奉行故事而

巳盡流覽險塞所以陰劫天下之心而不敢動也故四大族不次盡法誅流之其心以爲非據之位不大有以振迅剛決天下必疑爲易與而大事去矣或曰舜大聖人也無去天下之心無畱天下之心宋太祖猶曰有天命者任人爲之而舜握固而守之乎嗚呼此儒者不智之過也匹夫而居非嘗智不足燭奸勇不足坊患而徒以盛德之容翺翔容與是義帝牧羊之童心也

覩舜之命禹必先使之征苗何爲也哉禹之功在天壤人神驚服而猶以征苗助其威况其次者哉夫禹固在舜之度内也

禹論

漢高之業更十二世而奸臣始簒之以禹之明德一傳而遂滅後雖繼緒而日以衰微僅如晉武之世者何也豈其法度未立歟讀五子之歌可謂慮天下之周而謂法度之未立不可也蓋嘗思之矣國之與立也必有大臣之與德訢相爲終始者舜之承堯二十二人與十六族其夾輔之猶孜孜于野有遺賢之慮故終舜之身治

安隆峻至于禹而先帝之老者咸已凋謝盡矣啓承其委左右前後可光王業者未聞紀載之有其人也故身與有扈之戰已替于成周羿特有扈之甚焉者耳使當時有臯益之佐鎮壓其間羿雖强大豈敢動哉汲長孺尚足懾敵况臯益之偉者乎湯知監此矣身親下于尹日夜尤敷求哲人以俾後嗣蓋慮啓以無輔而亾也豈惟啓也當堯之未舉舜時已七十年在位矣使非

舜相之欲爲令終得乎余謂堯付天下于舜與
漢高付劉氏于勃其智一也爲似不迨

湯論

國無强勢與弱勢得人則勢强失人則勢弱故
商之所以强于周者非盡先罰之效也方湯之
征桀也農民未有一應命者及盤庚之遷都大
姓且共刼之而曉喻至于三然後强勉而從之
雖東晉南宋之勢不弱于此而世之論者以爲
强于成周豈無故哉葢其國命所在六伯年如
一日而大姦巨猾卒無一敢竊發雖臨亾之日

猶能拒守如初故云强亦可謂强也然所以强
之故則在于用人湯用人之智師諸堯首進畊
夫而登之後世子孫師其智恒有不次之遷故
作人之化至于顛隮猶有死于朝餓于野者人
樂爲之用以其餌厚而澤遠也若夫周也者周
召之澤成康恃之以濟成康之才非能過于太
甲諸君也周之亾非無成康之過而無周召之
過也使南征之日周召猶在則昭之子何以澂

迹在四荒哉甚矣周之智不知師湯也湯欲不强得乎五伯得人且狎主齊盟使周而師湯吾未見五伯之得志也

武王論

有安天下之心而無安天下之智則終不可以安天下武王之伐紂而代其國也汲汲于武庚之立以爲非是不足以安天下而不知非其所以安天下也安天下者在于知人漢高祖知齊王之反而卒立齊王齊王無罪不得而廢之非高祖之不智也武之欲急于存殷祀者爲悲商先王之不血祀乎抑憐紂之亾乎必悲商先王

之不血祀也如憐紂之亾則立其子可如悲商先王之不血祀則元子故在也元子已抱祭器歸周矣其意欲爲祀無疑也非如箕之不爲臣僕者也武庚未叛之先置元子于何所而自貽伊戚也哉甚矣武無安天下之智也或曰武神明之君也慮豈不知此父則有罪矣未見武庚之不德也何故斬一矦嗚呼使武而才也不死忠孝則亦爲亡命耳豈偃然就一封耶此劉禪

之輩而欲責其爲虞賓則武王未有安天下之
智也

韓厥論

君子之信爲其可以信而信也乃其所可信者果天道與抑人事與天道遠巳不可得而盡知也而斷據以爲必然不已寘寘決事哉君子則不然言之出於吾口必內顧巳力之所至而外觀彼勢之所成而急難扶衰之心乃有以見於天下今有焚於火者語人曰若吾救巳心許之矣必俟其焚旣燼而乃徐策其生適他人焦首

爛面負之以出爰相起而賀之以共居其功其視焚人者相去何遠哉余讀趙武之事而竊怪韓厥之不能信也晉之六卿韓趙爲大賈之亂作厥可以止之其不可以止則亦可以討免之豈必逞一大夫走一大夫哉二者巳不能矣而佯諾趙宗之託其所以全之者恃有何術與朔暨同括嬰齊之族一時俱赤矣其妻之不死於難也厥能爭之與使不幸妻從而死卽幸不死

而朔無遺腹即幸遺腹而免不得男三者有一於此趙宗未之能全也安在死者猶生生者不愧乎甚矣厥之輕於信而未有善舉也晉君孱弱不能庇一姑姊妹而厥挾諸侯以令大夫且有諸趙自爲戰下宮之難可以立靖諸卿立武之日亦曰屠岸賈實爲之當時之無助虐也不意而得之矣豈有勢已傾矣而徒徼意表之事以報死友哉委曲圖成之事此壯士俠客之所

矜而非士大夫之以義自斷者也嬰杵之流孤可輔則輔之否則必爲豫讓之事爾韓趙比肩事主上以爲君次以爲友獨不慮出於理之所宜然而詭不可知之天道以取信名吾恐朔死之不瞑也

秦論

秦之亾如人之暴死也二十六年天下畢劃三十七年鮑魚且亂臭矣聆取十年秦皇耳哀哉如二十六年後不刻樂石如少子繼之不與亂同道歸於亡亡可推也不可推或自他有耀云爾哀哉秦竟滅矣余讀賈生論而怪其非所求而求也曰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則秦地可全而有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以底於隕滅哀哉上比

嬰於亥政可不可也政自聖而死亥人賢而亡不足哀哀惟此組頸軹道者耳始命在庖觧不縮肉父子雍容咨詠已㦯元戎而假於有廟近古以來未有斯斷奈何以四十六日之天子責其止沸於海障耀於天也乎余讀賈生論而怪其非所求而求也

余初作此論自謂爲子嬰一雪此言耳後閱孝明皇帝訪班固評賈馬贊意大抵同後人

偶一捉筆古已睎爲之然後知書之不可不
讀而私論謬著者大妄也存之以志余甌益
自喜識乃不愧古人

西楚論

秦之并也齊以後亡漢之興也齊亦以後亡然
秦之亡也以齊而楚之亡也以齊齊何其多烈
主哉當羽之宰天下時楚之天下已定矣其始
之失乎也止於以怨不封田榮而榮得因膠東
以反楚終之亡算也止於以怨不赦田橫而橫
得因城陽以頓楚斯二者皆漢之陰利也楚之
失天下卒以此榮橫兄弟雖酋酋大魁乎以全

楚之力視之一蟣虱耳烏能爲烏能爲如楚能
推腹諸田徇以成功摧抗彭信知能一敵國矣
方是時天下之不肯俛首腐心佐漢王與項王
者惟田氏兄弟爲烈丈夫耳義士以時窮相矜
奈何欲腭之城上哉故其卒也漢王以魯公禮
葬羽以王者之禮葬橫誠輕楚重齊也夫誠輕
楚重齊也夫

漢高祖論

高祖之起微細滅秦殪項氏以受命也高祖曰
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
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
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畧
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
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
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

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子房蕭何韓信此三人者
皆人傑也吾能用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
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後世無
不以高祖之言為然者蓋此正為慢耳余嘗與
秦皇帝之恣於遊有二劇賊覘於旁且不知博
浪蘭池不與焉羽觀秦皇帝之渡浙江也曰彼
可取而代也高祖縱觀觀秦皇帝喟然太息曰
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夫身方為天子而二人
之氣已宕佚之如視陳人焉伯翳之祚已盡於
此竊私以意奇二人秦皇帝之渡浙江威亦重
矣所以可取而代者必有亾徵無亾徵羽不敢
言也攻秦皇帝過丹陽至錢唐臨浙江水波惡
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耳方斯時皇
帝之蟻旋江上㫾已亂矣雖有衆無所可用也
使羽率吳中暴子弟數百人躡其後乘其不意
理可成擒然羽亦旋無遺族矣此高祖止以當

如是自負不為羽之倖而方行也且當高祖之
縱觀時不知天下尚有一羽又何知三傑哉及
其與羽以戰始終也先入關宜得天下一矣羽
至戲而危入彭城宜得天下二矣羽戰睢水上
而危追羽於割地時天下已得矣羽擊之固陵
而尚危出之危者三傑之力不具盡焉傑之傑
之反者蠭起何知不因是言痛功臣之心哉衆
十人而六博曰某也能某也能某也又能彼七

人者不待否否而言於廷色於室矣三人者人傑諸將則亦非人而已矣何與高祖故其竝爲沛公也以文吏自愛恐秦種滅之耳良以其餘爲漢未嘗特爲一將其於信幾伏法幾逸乃以何一言驟登其知人傑亦僅矣知其爲人傑也百身贖之十世宥之以勸善可乎不繫不烹亦不強食余固知楚漢之際介節無悶階天不慭者百什于豐沛之士也歟高起不知何人也王

陵之言當矣且盡且非陵起之言信壇上之言也信言之壇上高祖從之如流陵言之宮中高祖以爲古恐諸臣之意之也羽雖不與人同利攻所爲分封三秦五王而下人人建土五色失王者田榮與陳餘二人耳漢初建國楚梁諸封不能半此未幾削之如恭奈何獨以自利酷項羽甚害功疑賢又孰與高祖辨多寡耶陵之斯言也頌而有箴不其善歟不其善歟尤敬其始之稱辭也曰陛下慢而侮人高祖聞之甚於忌矣折之辭直怒焉無隱已許於前姑曰人傑吾不侮若輩無所與於吾得天下之數也云爾遲凡之末命曰王陵可然陵少戇甚豨此始也

陳平用間論

陳平之奇不可聞矣以草具間楚君臣猶爲史遷所次云余以爲此奇亦何俟平爲之方高祖之請罪鴻門平尚未入漢也漢巳知白璧餽羽玉斗餽增矣璧視玉斗猶草具耳卽欲餽增豈猶無間乃陳於君臣間邪此增之所以碎也若以草具爲奇則得其一而五者可不聞也乎當不止此

釋之論

言不可以盡也言盡則獘非言者過也盡之者實過故君子之訟古也取其因敗爲功而不責人無巳也釋之漢之良吏也文帝欲殺人釋之曰上使使誅之則巳今巳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釋之可謂無咎於言矣後之儒者尤之曰意善矣其云上使使誅之是開人主妄殺人之端也嗚呼儒者之言不亦正而近理與然其實

則未爲近也申屠嘉之怒黃頭郎也曰陛下愛幸羣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則不可不肅袁盎之引却愼夫人也曰陛下幸之則厚賜之妾主則不可不嚴嗚呼不巳開人主妄富貴人厚賜人之一端與故言盡則獘雖聖人不能免也聖人因儒之所頌法也孔子謂冉子曰子大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信斯言也是孔子開人臣以苟之一端

也君子曰論人不可不正亦不可過正二者其弊均衷之聖人亦可少過焉

嚴子陵不仕光武論

子陵不仕光武人皆疑之余斷以爲必不可仕光武也光武非謹厚長者謾罵剌滨皆近高帝子陵仕之敗矣天下悅要領絕二言雖尚父丹書何以尚之此正論良箴也一奏自司徒輒曰狂奴故態嗚呼子陵乃奴之耶謾罵乃爾子陵仕之是不智也矣人之心不可知也於遽然之語輒啓其生平天子風化之主也可不愼與光武欲朱弘尚主遂曰富易交貴易妻嗚呼子陵于光武巳同翟公所署矣剌深乃爾子陵仕之是不智也矣

諸葛亮論

論無剩言舟中憶胡致堂先生說不得慢擬云

諸葛亮明於審勢而暗於度人未嘗不爲之痛憾馬謖之一事也謖奸治儒者家言非智計之士比故亮以爲賢而重倚之誠信其朴茂而已讀其諫討雍闓服心之語雖荀卿何以尚焉此司馬穰苴以下所不知言者也故麟雖仁以之引重致遠不如駑牛馬焉愚謂昭烈識見可彷佛高祖者非謂其納諫任人云爾也高祖臨崩

謂呂后安劉必勃勃在良平間無智計可表著已能信之如此昭烈臨崩懇懇謖之不可用且謂言過其實而謖亦卒以敗故二主之智足相敵也亮豈非謖覽其奇雅而樂以王者師言相開吐耶虞俊中智之才也能逆睹張溫之覆迨溫已覆而亮思之數日不得其故何劣至此哉凡人明各有蔽同已斯親已親斯信雖賢哲莫免焉攷溫在蜀稱美蜀政而已然則亮之器謖端以藻論謏詞相淸致矣迨其就刑而公琰猶以知計申救甚矣游文之足惑也亮薦公琰與文偉可任殆猶以容憒憒之言度差據勝禕閒旁有賊而不知降人之禍始於閭巷矣人固不易知哉然則明於審勢謂何曰不用魏延之言是也亮破操赤壁年二十七耳至是已老於兵以井中之蜀上抗強敵空國而來所謂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者不圖萬全以幸一

時之勝一不如意雖百其身孰從贖之乎魏明智主也張郃計將也亮在行間猶謂合兵法致人而郃亦指算其必走且預備他途搜彼拙畧以其後計其前子午豈不險於祁山長安詎莫固於陳倉哉謂延策同左師奇麥趙涉過矣故愚謂亮之才竭忠治朝撫孤靖俗雖伯仲伊呂寧爲失言以之周全危儆卽班在蕭曹不無遺議焉陳子致應變之疑袁生守持本之論信矣

後世以爲未盡豈識勝於壽閣之聞見乎愚不
謂然也

玄宗論

宰相與百執事異體而與天子同體天子而失體宰相得而爭之宰相而失體也天子亦得而責之矣古之人主不欲以一事之失體而輕棄大臣也常不責之以言而責之以意責之以意而不喻也則與衆大臣顯言之以命之敀終不使一百執事得與耳目於其間蓋不欲以異體之職而參同體之謀所以慮患預防者至深遠

也嗚呼於百執事且然而況刑餘之人乎父而論家相之短長則衆譽來之矣以父而與臧獲論家相之短長則衆譽去之而衆毀來之矣所論卞變於前而毀譽頓反知體之所以得而昧體之所以失也亦可謂不審類矣唐相元之以郎吏請決於玄宗玄宗仰視殿屋而不應固謂其不以大事奏論而以卑秩進聞也此所稱責之以意而不責之以言者然此旨也元之不喻

獨與高力士發之力士何人也乃足與論天子之大臣乎天子而可與宦官論大臣也則宦官亦可與天子而論大臣豈惟論之而已宦官而可與天子而論大臣也則亦遂可以宦官而論薦大臣則亦遂可以宦官而論去大臣則亦遂可以宦官而論戮大臣矣此其勢之積也若縣河之水既瀉而終不能哀止也嗚呼一與論之而已矣柳知禍之至是烈歟玄宗之言未有失

也元之之賢未嘗不內縮而自折也史稱聞者皆服其識人主之體不亦近似而幾得歟卒使其禍之至是極者何也則大不正而小正不足以贖之也不然玄宗之得相亦後世之至優者耳元之而下持正則璟尚淸則懷愼尚吏則嘉貞文則說頲儉則元紘選衆賢并轃而卒爲唐基禍之君豈非與刑餘而論大臣之過爲失體之大者哉

李泌殺建寧王論

建寧王孰殺之曰李泌殺之也曰譖建寧王者內則良娣外則飛龍小兒也歸獄於泌泌無辭乎曰肅宗在患難之中倚泌爲心膂事無大小莫不諮而後行況殺其愛子即怒而不與泌謀泌能嘿嘿已乎且輔國之權不及林甫良娣之寵不及太眞馬嵬之亂肅宗與焉泌一言微及二孽如孤雛腐鼠棄之何足深惜即一寶歡奪

之不旋踵豈泌眞不能制二孽死命耶不去二孽所以成殺建寧王也然則泌殺建寧何爲哉曰殺建寧所以擁戴廣平也建寧不死廣平不得立矣何以明其然也建寧英果忠孝有天子之才而又有天子之器觀其驍勇居前橫槊衛上所當披靡帝未食而泣帝從諫而悲且向泌謝不爲兵馬元帥曰此固伐之心也其處父子兄弟間挾智用數且在太宗太上皇之右矣此

人不死成則爲太宗太上皇不成則亦必爲魏王泰矣成與不成而廣平無不受其禍者泌圖逆知之而豫二變以殺之也曰建寧不死處之有法令卽藩屏遠於宿衞廣平又寬大長者長枕大被之風固能踵爲之也何爲遽殺之如快乎曰建寧雖能自抑泌所謂同立功者其能已乎且朝廷之上安知無楊越許敬宗李林甫等圖樹策之功於建寧也故建寧不可不殺也然

則泌之擁戴廣平亦私矣乎曰泌之擁戴廣平爲唐社稷非爲身也太子天下本一動搖國有數世不得靖其禍者而況大憝未殄之日乎知靈武之人係心肅宗則知四海之內屬目廣平也然泌旣擁戴廣平矣上欲立廣平太子而泌又以區處家事俟之上皇何哉曰泌之處人主之父子兄弟間每以機爲用者也機不密則害成使肅宗知泌有樹援廣平之心則必發其殺

愛子之悔而泌身且危且颺言廣平兄矣又元帥矣數陳大事與廣平熟議而後行矣何吝一太子虛名而必俟上皇哉故曰以機爲用者也然則擁戴廣平似矣建寧就封且不可矣使當被讒之時泌如諸葛亮之策劉景升子使之失權避去不猶愈於殺之乎曰亮欲陰奪荊州故昭兄以避弟泌欲陽扶社稷故殺弟以成兄其機一也卽不殺恐有亂徒妄豎假名而稱干乘

副而惑衆與其喋血於朝穢德彰聞孰若假手二變使惡名有所依歸也不然豈有天子無故聽讒殺一愛子大臣在側安坐無一言以諫事後始爲之誦黃臺詞以明其寃已耳豈理也哉然則廣平與謀否乎曰廣平微知其意而未與也泌之言曰非咎旣往欲陛下愼將來耳信斯言也則旣往之事固泌之獨計而斷行者故曰殺建寧王者李泌也

雅似堂文集目錄

策

端教化

帝王之治天下也政以治之教以養之然其實未嘗判然二也有一代士習民風之任而勵精以圖皆起化於微渺而必先自居於無過之地焉夫無過之地禮所稱爲藏身者也而楊雄亦曰大器者其猶規矩準繩乎必先自治而後治人故人主之一身政教竝出之原也桴鼓之應卜筮之孚於斯乎取之苟取諸其原教不肅而

成政不嚴而治矣堯舜禹湯文武六君子其選也書之言政乂也必曰黎民敏德卽制士取諸弼教安民存諸惇禮攷之司徒所掌惟是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而已而法莫詳於周禮周禮之言司徒也豈能異此五物者哉明著其文如教敬教讓教親教和教辨教安教中教恤教節教能教與德教與功尤致詳焉故其施爲十二教與正月之布諸象魏者相爲表裏王

制雖小有異同然其翼教而扶擢之有惻怛之愛有忠利之教一也要其大端皆自人主之一身始孔子之爲魯司寇也有父子訟者同狴執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喟然嘆曰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德上先服之而猶不可尚賢以勸之又不可即廢之又不可而後以威憚之若是三年而百姓正矣其有邪民不從化者然後待之以刑則民咸

知罪矣三尺之岸不登數仞之牆不踰百仞之山豎子憑而遊焉何哉陵遲故也若孔子者可謂知教本矣蓋周公定禮于前孔子持教于後故有周之治上致其隆漢唐而降政詳而教畧言教詳而身教畧當漢之盛也賈誼感於教之微寖自疏爲大臣以簿書期會爲治而俗流失世敗壞則恬不知怪而慮不動於耳目而董仲舒因言道者適於治之路而欲其求端於天故其時六經間出立博士增置弟子員一時蒸蒸而治最爲近古魏晉則禮法棄於王謝之徒而唐又先文藝而後器識教卒不興焉至宋始有濂雒關閩諸君子扶前聖所未發然皆宜下而不宜上故不能使一時人心登於三五恭惟太祖高皇帝廓清中夏本帝王之道垂教立政其詔御史曰致治在善俗善俗視教化教化行雖閭閻可化爲君子教化廢中材不免爲小人又

詔祭酒曰君子之道猶嘉穀小人之道猶稂莠二者並存世所不免然天相德人猶扶植嘉穀故道堅而不磨彼小人之所爲自澌滅盡矣至哉聖人之言乎而御製大誥三編教民榜文於五常之道不啻家至而日見之也雖使周公制禮孔氏修經何以更爲贊襄哉迨列祖相承人心丕變於教政固又終始如一日矣我皇上聖精銳意特頒明諭正告天下利用擊蒙而首隸

章朱子之小學且取士期於真才實學不徒文秕以爲高聖謨洋洋豈不盛哉易曰教思無窮容保民無疆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使必助以刑名乃得顧化之神乎晁錯賈誼治其學而諸葛亮亦以進其君三人賢者也而猶出此愚竊以爲曹氏之裂布也梂者貴之然而非夏氏之璜聖天子在上履道坦坦敷政優優亦惟夏后氏之璜而已矣故天有四時風雨

露雷無非教也地載神氣流行露生無非教也聖人之教與天地相參又烏在乎琴瑟更張轡銜攬御辨政之亟也乎政者禁於已然之後教者禁於未然之前固已功相萬矣刻循其本盂方水方盂圓水圓獨在皇極之上與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禮敢挾以爲有道之券

官人材

古之難難於知人矣今之難難於官人矣古擇而後用今用而後擇擇而後用其失也一二薦舉是也用而後擇其失也八九科目是也以行科目之日欲比於行薦舉之朝勢流所激功弊背馳然法不必更而自治也唐虞雖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制不乖周冢宰之歲大計吏治而較比之例不列蓋聖主明于任賢畧于立法世

有治人而無治法說在乎王司徒杜黃門之議也兩漢剌史得滿辟舉魏晉中正甄采行實尚獲行能之士焉自世下衰以科目取士而所程者詞章於是乎操觚末技得以階榮進之路固以銓曹署官而所按者資格於是乎磨勘小吏得以司升沉之權二者各爲防閑簡抳之法以相伺於是選賢與能之意無復存焉者矣然詞章未嘗獘也陸贄得人曾須明水之賦師旦黜

士終遠淳龐之文至安石變爲經義而法益精
矣但恐非聖賢之微言而執拘者之字說也資
格又未嘗弊也左雄詰客竟伸限年之條劉邵
課官空傳人物之志至光庭定爲格制而情益
順矣但恐非帝王之良法而沉滯者之聖書也
所以交弊而吏道雜而多端也嗚呼此豈天下
士大夫之過也哉人肯舍璽惟所誘致如玉之
在璞抵鄉則瓦石追琢則圭璋如水之發源壅

閼則污泥疏濬則川沼上有六患莫之省悉或
不澄源而防流或不考實而務博或求精太過
或嫉惡太深或程式乖方或取舍違理如唐賢
所述者不敢深言而姑與之言天下之所共知
者我國初科薦竝行始定金陵所辟若祖幹若
儀克婺州所辟若元若翰克處州所辟若濂若
基若溢若溪固能以其文章道德特聞他若吏
部奏十三年天下所舉士至八百六十餘人十

五年所徵士至三千七百餘人其名氏功烈亦
可得而揚扢也哉鄭端簡所編名臣者大率
出于文開之士然則疑一法弊而欲更一法以
救則此法未盡其利而害已隨之愚未見有如
昭皇帝所諭臯夔顏曾之徒誠得一人可勝千
百者也故曰法不必更而自治也即定制以來
明經孝廉任子雜流諸選在而用之而莫重於
南宮之彥其始取之也據其糊名易書之文而

以不失有司之尺度而取之試而得士若博而
中呼取之失人若奕之遭負非有參驗之詳觀
考之素可賴也所得而詳者惟在官之之日矣
士之初筮仕也內則縣散秩以至于分曹縣分
曹以至于堂部外則縣邑令以至于郡守縣郡
守以至于牧伯階甚相懸不可爲道里雖欲不
循資倣格不可令無楊綰之德寇準之才一旦
而破之未見其利也當特於循倣之外稍求法

之近于古者而行之則庶幾世守之訖無弊也古有一保舉之法可倣而行也唐虞之師錫僉謀毋論已齊桓公之內政脩鄉脩連脩軌修伍匹夫有善可得而舉則猶保舉之遺也然今亦毋論耳今惟是令京官四品以上外官三品以上各得舉秖邑長之賢者上之銓部其舉之必明署其何年何事冊報而彙之陽若鑿鑿行者而索其實則一無當者不用也用之而不效或

以陷於不飾不職之制乃以其罪罪舉主則各求得其人以恩負而賢才亦可自奮於知己之人大抵皆然宋蘇軾著論此其一也古有一推讓之法可倣而行也唐虞拜手稽首毋論已晉悼公之蒞綿上士匄韓起欒黶之徒各相爲推則猶讓官之遺也然今亦毋論耳今惟是令欽用之官內而九卿諸司外而藩臬諸司當遷轉之日必有讓能之章乃逼其不能推讓徒謝辭

恩私者皆絕不遏則人臣初除各得推讓一人上之銓部部擇其讓之至多者先後次之以備清要之選夫人情爭則思毀乎勝已讓則兢推於勝已大抵皆然晉劉寔著論此其一也古有一久任之法可倣而行也唐虞九載三考毋論已秦穆公之爲君舉人之周與人之一懼思舉善則猶久任之遺也然今亦毋論耳今惟是令內外大小不計曹分勢遠苟人能甚職地善其

吏即久任之而優其祿秩比於周之用官其漢之長子孫俾得盡其長而不擾否則視地方之凋弊若過傳頹圯之更于前視生民之困苦若驛馬肥瘠之經于目也即善政美意未效而去誰爲適治一人而牧十羊則戕一羊而用二牧則稱大抵皆然本朝崔銑著論又此其一也然此三者非絕遠而難行也而卒不行何也蓋嘗思之矣堯之時九子爲臣堯體方便巧無一焉

而堯爲君九子爲臣者何也堯之九職之事使
九子者各受其事皆勝其任以成九功故堯王
天下知人者主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主道知人
臣道知事無亂舊章而天下治矣

審財賦

今夫天未嘗儉於生也地未嘗儉於產也而國
用以不給特聞雖有奇技異能之士終無從爲
之省憂者此非有任之咎者也世之君子承百
王之獘而獨受其責補苴缺漏疏剔芬穢其爲
法亦已盡矣法盡而民不享其利國又從而自
困也何哉不明其故請于漢唐宋之已事而觀
之高祖府天下初定漕轉山東粟以給中都官
歲不過數十萬石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
費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置滄海郡則燕齊之
間靡然發動漢之作業劇而財匱此也唐當全
盛約計歲之恒賦錢穀布帛五十餘萬經費之
外嘗積羨餘既而隴右有青海之師范陽有天
門之役朔方布思之背叛劍南羅鳳之憑陵唐
之作業劇而財匱此也宋熙祇平衡會之地連
營設衛以當山河之險計中等禁軍一卒歲給

約五十千十萬人歲費五百萬緡慶曆比景祐以前已增兵之歲費二千萬緡矣後之疲命乎西北者不與焉宋之作業劇而財匱此也原其匱始于不節而終于不生不節而議生是曰竭澤不生而議節是曰塞源蘇軾曰爲國有萬世之計有一時之計有不終月之計所謂萬世之計者生道得也葢莫詳于周禮周禮任土之法以廛里任國中之地以場圃任園地以宅田士

田賈田任近郊之地以官田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以公邑之田任甸地以家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以大都之田任疆地而諸疏浚之法漕輓之便畜洩以御歲封植以息爭設險以制敵胥於是乎在故天下之勢未嘗有東南人滿西北土滿之患也自世主不講井田而管仲李悝商鞅之法爭而賓之管子書所稱天生財有時民用力有倦君有欲無窮度

量不立將無以給其欲而上下相疾似乎以節爲生已李悝書所稱治田力畝益三升不力損亦如之方地百里之增減輒爲粟百八十萬石似乎以生爲節已至于鞅也者破決井田開阡陌亟急耕力戰之賞以督迫之以能傾隣國而雄諸疾生既非道節亦無之適以取罪于周禮耳烏能與二子並數哉然不加賦而用足者害乃甚于加賦桑孔之徒又適以取罪于商君

者耳葢嘗讀林勳本政書十三篇未嘗不歎爲考古驗今思慮周密措之天下無適而不効也今國家大命仰給于東南之民力而海運不講如興時僅借漕河一綫之通豈惟旱潦盜賊是虞水之行於地猶血之行於人身也血在人身調理中節其潤吾之毛髮澤吾之體膚皆血之能或一乖方注于上爲痔漏焦于下爲燥稿而身爲之尫矣執事之憂國也愚以爲屯政必可

復而復之之政不必可行而且久也古之行之者如充國之於先零元振之於涼州子儀之於河中李絳之於振武孟珙之於歸峽大抵西北諸重地耳西北之地先臣所謂撮沙如聚米挑淤如畫脂者也古行之而效今行之而或不效得失之間何其爽與高皇帝渡江即以康茂才爲營田使且諭臣曰朕養百萬兵於京師不費百姓粒米豈不遹觀厥成哉然國初之行行之

以人不行之以法今日之行行之以法不行之以人苟不行之以人是以土爲糞以塵爲飯可與戲而不可與食也京東輔郡皆負山控海負山則泉溕而土澤控海則潮淤而壤沃民棄不業者召民業之先之京東數處兆其端而畿內列郡可漸行也先之畿內列郡引其緒而西北之地可漸行也在邊陲則先之薊鎮而諸鎮可漸行至瀕海則先之豐潤而遼海以東青徐以

南皆可漸而行也豈惟屯也而河與有利焉天下皆溝洫則天下皆容水之地天下皆修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然必專責久任東南士爲之長吏先存其土著土著之占籍定賜之以牛種安之以廬舍鑿井增竈具春刈櫌而又著永不起科之令仍倣古孝悌力田之科有能以千夫耕者即以爲千夫長有能以萬夫耕者即以爲萬夫長而監司守令以能勸課農桑爲殿最

丕與于上之懸賞即三四年而西北已充實矣列聖天子菲衣惡食躬行三推以節天下之道生天下雖欲不殷阜熙雍如成周豈可得哉一切之術非君國子民之道古之文學陳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燦然愚何敢謏稱引以自累與

治流賊

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
者順也衣食不足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
篋而爲盜矣政賦不均盜之源也二源慢則操
兵刃刼良民而爲盜矣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三
源慢則攻城邑畧百姓而爲盜矣欲弭盜而不
弭其源而使盜來尚可尹來殺我之謡騰於中
外心之痛者不能緩聲事之急者不能安語李

固所謂發將無益之效州郡可任之驗亦良于
謀矣乃或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
天關其口而奪之氣所慮者武臣耻不戰之功
議者責欲速之效是抱薪而救火揚堁而弭塵
也將欲撫之德既不能綏懷將欲滅之威又不
能臨制豈特隄潰蟻孔氣洩鍼芒如陳尚書所
憂也哉十賊殲勞百吏不敢前此言吏儒也然
陶侃有言天下寧有白頭賊邪安之得其吏則

寇人吾人也雖老弱歸田少壯籍軍宜也安之
失其吏則吾人寇人也雖赭衣塞路羣盜滿山
宜也此皆天子赤子盜弄天子兵於谿谷間不
足辱大軍者也然秦之陳勝吳廣漢之張角邊
章唐之黄巢王仙芝卒與國祚相終始豈得而
易之與蓋嘗思得良有司而任之矣不必洩求
其所以比隆于三代兩漢之盛但無事之時稍
勤心于撫字如古社倉之法舉而行之則民不

困于飢饉將圖樂業之不暇而猶以身思亂乎
即有事之時更嵩目于疆場如古保甲之法舉
而行之則民不困于防禦將更生之不遑而猶
以身貪禍乎今既不行之于無事之秋又不行
之于有事之日矣中原之民相聚爲亂豈有餘
憾哉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故曰
舜舉皐陶不仁者遠晉用士會盜奔于秦古之
有識稍知治體者豈委天下於師武臣也哉今

之所爲稱師武臣者非古所稱爲聞鼓鼙則可
思者也擁兵數萬桓桓糾糾轇轕簇簇非無超
投之勇技擊之能也建牙擁節日夜置酒高會
自豪也豈知長子之貞丈人之吉哉下縱之朘
鄉市之生上縱之挾郡邑之犒至奉督命則擧
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于
其上否則綴數隊于山下遊數騎于幕中輒聚
而保曰賊多非濟師不可也甚至寇以賄兵兵

以賄帥是以將多而敵愈強兵加而寇愈堅敵
愈强而寇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
重則爵賞不得不加是生民之害在寇朝廷之
憂在寇而將帥之利在寇也何惑乎秦不已而
晉晉不已而兩河兩河不已而鄖襄江淮也哉
故今之民非民也寇也今之寇非寇也兵也如
明問所列勦撫諸人可謂至悉然愚獨謂撲滅
之餘燼方可議安撫耳用兵如耘苗櫛髮然所

去者少而所存者多也虞詡張敞崔安潛皆用
勦者也故詡治朝歌募三科壯士不擇攻劫偷
盜誘以采綖縫裾以爲不測而敞患盜一論言
之至痛且謂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未盡
于防至于安潛者出庫錢千五百緡分置三市
置牓其上以賞告捕其意以爲盜非通容則不
能爲勦而如三君子寧遠不如撫也賈琮龔遂
李綱張詠皆用撫者也故琮部交阯移書告示

然必斬渠魁自稱天柱將軍者遂在渤海威命
能使即時解散其兵弩曰何爲帶牛佩犢而綱
埋車輪于睢陽都亭豺狼當道安問狐狸至于
詠者臨發擧酒屬軍校曰此時當平蕩醜類若
老師曠日即此還爲爾死所撫而如四君子寧
遠不如勦也局雖不同良有司之爲政斷未有
以賊貽君父者此先朝故事也猶可諉之曰疏
愚請言其近者先臣王守仁之征汀漳諸溪峒

也未至鎮卽疏言盜賊之日滋緣招撫之太濫招撫之太濫緣兵力之不足兵力之不足緣賞罰之不行至哉斯言今日之兵力固專於虜而冦意我不能制其短長之命也所以如潰癰之四決而無所忌也苟旨嚴開府重臣凡大將協䥴不力於戰輕則用亨信激蔣貴之權重則行王驥斬安敬之典則與其死三尺法何如死敵哉冦之創鉅痛深然後起而諭以禍福卽投戈

就縛亦必使首惡者伏誅脅從者罔治然必更擇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令與師武臣分任而合謀之旣盪之後尤冀遠慮勤恩捐數萬之費安輯之使有丘壠之戀故宋人有言其法重矣而盜不爲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謂生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者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生以謂爲民乃甚苦爲盜乃甚逸也緣是以談國

家數萬之費以覗行師僅十日糧耳當事豈吝此豆區之恩而不安此一方民也哉以大小爲安勝恩未見王元勃之言爲確也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又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重臣勃功守令昭職猶有思古史之傳循良者

禦奴虜

葢嘗觀於周之盛矣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於內外辨淡故春秋之文夷夏防之又防焉何休釋經以爲王者不治夷狄且王者豈有不治夷狄者哉然所謂不治之治者皆以適吾中國之便而置夷狄于不便之地都邑不同綏急因異審之以因勢制變如是者止嚴尤謂周得中策劉貺謂周得上策可不深論也乃漢人

之爲謀也治秦中實塞下而已唐人之爲謀也斥磧北置都護而已宋人之爲謀也復燕雲城朔方而已祖宗防之而治後嗣忽焉而底于亡得失終始可攷而知也故深計之士不畏乎敵之盛衰而慎乎已之强弱弱固實內以備外强無張外以鶩內是以外安而內益養聚而論之漢武之好大喜功已類暴秦氣之所餘漸於呼韓之欵仍無隆於漢治者爲其事外以鶩內爾

太宗之借兵迴紇已隣弱宋運之所復雖終擁乎回紇之降仍無增于唐曆者爲其不實內以備外爾然唐之利在約回紇以擊土蕃而宋之患在連蒙古以滅女直此又係于時勢而要皆非本論已本論維何建國必有築防不得其築防者不勝制敵必有要領不得其要領者不强我太祖汎掃寰宇際天極地復帝王自有之中國而成祖卽故燕藩地爲今都揚古冀北于垂

天之上誠古所未有也然今邊京後最急宜大次之榆林寧夏甘肅又次之故大寧存則宣薊無阻隔而遼右臂伸東勝存山陝有交應而甘肅之左臂伸今棄不顧此往事之不可悔者矣恭惟皇上神武同符二祖繫名王于北闕懸單于于藁街固宜有文武國士爲天子使乃奴尚稽訊馘揷且縻金繒始也幸其離而畏其合今也幸其去而畏其來愚不敢謂始之畏者非是

也奴强則臣揷揷强則臣奴奴揷皆弱而後中國可得而臣益一强而一弱國之患也愚又不敢謂今之畏者非是也兵行則制犒犒行則制兵兵犒皆滅而後夷狄可得而制益一實而一虛國之患也然不恃其不來恃來而吾有以待之不信其終去信其不去而吾有以逮之此其法益莫大于邊防城居避獸也後以之而治水築防捍水也後以之而防胡誠偫不急之征寬

額外之賦墾塞下之田而無科輸塞下之粟而無追逋勢乘便以爲之成城如引繩急之而不斷列堡如布棋錯之而不雜每堡五六百人步卒勤瞭望晝夜番休馬卒遞遞徼彼此左驗來然後可戰去然後可守可去可來可戰可守然後權在我而不在敵權在我而不在敵然後奴遁而遠可議復揷徙而套可議捜遼復套捜然後保塞降夷可以處之內地恩結信固威使術

行而無不可爲我用如二祖處降于美水草蕃畜牧之地卽窮黠來歸而亦不擇甚之捐三衛故地與之然邊防之聲勢卒未甞不相援云先臣有言海防之獘莫大于攏海邊防之獘莫大于攏邊爲其備多而力分也趙充國之降先零也以四萬騎而分屯九邑碁布星列而於其中統制之曲折分畫可謂計深然當事行之而降羌五萬人不難也張仁愿之禦默啜也乘虛取

漢南地於河北築城絶虜南寇路可謂計深然當事廢之而蹙國二百里不難也李德裕之謀維州也誘降悉怛謀據其城而以狀聞爭拊背扼吭之地以奪蠻險可謂計深然當事阻之而一日失策百世不復亦不難也三君子者其籌邊之善志一也而遇有幸不幸焉或得之于身或失之于身或得之于身而失之于後於戲誰爲爲之先臣如子俊之善守而莫著于邊牆至

運有足之城策不飼之馬則佐之者也如王越之善戰而莫著于搜套如齋七日之糧休二舍之伏則主之者也今之經府諸重臣能循而行之否乎夫行之未嘗不能也中國之長技守之以形攻之以勢戰之以氣修此三者故全也然必先之以形而勢始不屈副之以勢而氣始不傷吾養其全以待與營屯衛外邊益嚴修隘增關內邊益飭毋訪纅纅之說奴以去來爲攻守

揷以來去爲犒絕庶乎伊吾有劍幕南無庭邪愿請祝曰重華敷治四夷來王周宣修德玁狁于襄又請祝曰孰佐重華皋夔稷益孰佐周宣方張山吉則勝帷帳而戰廟堂西北脆靡終可隤輸而下也

雅似堂文集目錄

說

與諸弟說

孔北海曰今之後生喜謗先輩每一莊誦未嘗不惕然戒也幼時讀穎文公管氏論責其不薦賢以自代及讀管子書將死薦朋隰何嘗不薦賢以自代乎文公以書爲誕謾且止稱其論鮑牙賓須無之爲人而不及朋隰是文公有意督責之也或曰文公辨奸論名二子說逆知其未至之人若豚俎上之脯指掌中之理而不能知

一管仲之薦賢與不薦賢不已過乎爾時尤艱不然辨姦多謂子瞻私撰托文公之名今觀其文洵子瞻也名二子說知二子之所至而肖人付名乎抑先名而適合也以不能知二子決其不能知荆公以不能知荆公決其不能知管仲甚矣予幼時之喜謗先輩如此一日讀左太冲三都賦見其疏注稱其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紙筆爲之掩卷太息古人極其勤苦之文遂可畧哉乃新語至謂陸士衡聞知與弟雲曰此間有一傖父欲作三都賦俟其成以覆酒甕爲之撫掌大笑者竟日嗚呼士衡之笑也爲其不當構思如是之專且久乎則文賦之所稱何據也文賦可謂極文之變而知作文之當專且久矣反欲天下之爲文者皆如彌正平之筆不輟停乃爲才也是率天下而不深於攷古論今也作者何難笑者何易哉彼文公上歐陽子書自

道生平之刻意厲行兀然端坐讀古人之書十年如是之不偶然也與左冲之勤苦符合豈有苟於立論者與而余饞畫其論不少貸由是言之則余與士衡皆得罪於孔北海者也

學古襍說 計六則

古今時也朝與古夜晦息古晨夜乃朝昆晨斯
晦父師夜爲朝儆晨作晦惑莫鉅焉古之學人
如適蒼莽目之所取踵之所舍陳陳相因終豎
無有是以秦人入越越今秦古越客反秦越古
泰今

天之道浸寒不於寒之日也基於大暑暑不於
暑之日也基於大寒二至違之二分近之故勝

務所乘莫暴其異厲於所反莫害其同知斯義
者可以古今可以今古

資舟於水不若資舟於陸資車於陸不若資車
於水舟今水而古陸也車今陸而古水也或今
水而古陸或今陸而古水用不勤藏不匱

洎所謂古者惘惘耳以其載籍而存之相彼存
矣古之人也人之事也事之迹也迹非事事非
人人非古吾烏乎古之

人畏鬼非畏鬼也畏其非己類也新鬼畏舊鬼
倍焉好古非好鬼與故淵人鬼之原者不左人
而右鬼達古今之變者不上古而下今 明
耶以迎耶一介之臣怒焉裸以入裸三譯之倦
安焉迹同而報異何也矜於其獨恒處肖貌之
行樂於其羣不厭違心之友古之至人以孤性
自慳大共胥納

巫說

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在昔之傳言也小巫之黠者曰以人之神氣爲主神氣英貴所遇必明神神氣衰颯所遇必賤鬼如府君不伍尉卒輿臺不晉卿尹也安見大小在巫乎大巫讓之曰荆南鷄骨欲向壽亭矦前弄刀也今日衆中吾必辱子矣巫之靈夢之曰子無然木偶笑土偶拙也大蛇負小蛇巧也寧巧毋拙子得食彼得

餒餘大巫悟遂徉尊小巫爲師上坐納拜相引而遊海之南南之人禮之其神拒弗納曰摘爪尚以齒既奸其序矣何以治人執旄而逐其靈於島上二巫術不驗行乞以歸道逢一故鬼故鬼憐而教之曰子莫如徙業爲醫巫未必能生人而醫尚可殺人未必能生人人之感德者薄尚可殺人人之畏威者必衆矣二巫謝之曰殺人多子輩亦謹及之乎鬼笑曰如子之算吾得而營食諸隱此言雖妄我得之古道老人云

風說

客問曰山之生也泉而上湧流而無聲乃散徧於空中滋變化而爲雲吾見之矣風謂出於土囊囊之口其或結之或擷之耶囊久不敝耶其未出之時亦或勃窣有物耶其吸而旋入耶其烈者傾囊而竭耶其毀而善者囊亦有擇耶愚願聞之謹對曰吾不升天之上罔知天地皆囊也天囊不可得言矣地之囊以土爲布也猶人

之囊以肉爲土也土囊風人囊氣裂土而不見風析肉而不見氣氣出而肉腐風絕而土滑一也一箑之揮一鳥之飛風斯應焉一言之觸一慮之積氣斯感焉夫風之來也莫辨於木與水矣水逆則激木合則瀕理之恒也何以逆激順亦激合瀕忤亦瀕是知一合一忤一逆一順者木也水也無合無忤無逆無順者非木也水也詩之作曰風而俗與化皆盜其名以行或謂之風或謂之風風風異名而異所風風之也風之者非風也風之者合忤之木逆順之水也非風也風者不可得而風也風之風猶氣之動也動者氣動之者非氣也

襍說 計二則

余少不喜讀莊子離騷然爲人所奇以名故讀之不甚解也輒棄去畫鬼魅易畫犬馬難至言也旣得其什一未嘗不譚譚之許然不如史漢之風生也大抵讀古人書以適於用爲領言之而不適於用藝言也不貪馬肝不爲不知味於莊騷亦云

文章之理以不襲爲能然襲之卒不功於始事

少讀七發治安等篇雖數列而或結或不結或故爲亂佚後人遂畫然不詭可嘆也古人序事頗覺不休不嫌其多後人卽清少益覺無緒

逸說

何爲而然也天乎何爲不羣而欲使獨縱其口不敢言天下事而道路何必以目夫人也笑不可測而賈生少年未免乎一哭以生之才豈不可駕鳳凰而下南山乃踽踽以賦乎妖鵩誦其言之達而遠也不禁中夜而三復惟恐見之者之欲殺欲割也寧藏之於巳敝之簏公無幾忽然嗟天下之局如水之有波也豈自今日而

似不見乎傳者以曲傳曲而直不可容以直傳直而曲不可容有如此本奈何曲直共傳思超然評論之外而膺明喆之福亂目有熱何必因有寒何必慄不因熱巳灰不慄寒巳失寒熱亦何能之乎心未壹何不守大道而來問凶吉

雅似堂文集目錄

傳

朱守約先生小傳

南昌布衣朱試少卽力爲學問與章聘君潢晨夕相對雖寒暑不輟也凡厥家人生産未嘗一致問焉學問之外無餘事繇志學之日至於易簀多歷年所言行班班可攷也至載之語錄形諸咏歌感之夢寐無非此物此志者共論學也主於脩德然以愼獨爲主以中正爲則至以大同人終焉故所著就正時習等書及家所藏遺

藁皆合於經見地明通養之以深厚和粹見者無不心折焉乃賦性實剛語有不當卽尊貴未嘗少屈又能飲人以醇以是爲難善扶進後學相質造就闡所開示無有以聖人爲難爲者是以四方負笈日衆皆信而服從之行至孝侍父岳伯公疾不解帶者屢月奉繼母得其懽心時無或懈每夜將旦必被衣端坐誦生我之詩如此者終其身庶弟孤撫而教之弟卒復育其孀

嫃竟以節名訓諸子暨諸孫惟有講學二言而已仕於其地者處無不式廬請益天啓間御史田公以特章薦之於朝援章聘君故事行尚有待於時遂杜門却埽不交接士大夫越數年乃卒卒之日凝然正寢如平生焉

三良友傳

文德翼曰以余所見朋友之道生死之間蓋有不愧古人者昔濤冲於嵇夭阮亾輒啓羈紲之嘆余規昔人慨念疇昔作三良友傳

陳子其美字未大籍隼九江少孤而貧傭書罪後毋多客於三楚爲人好急人之急余得友之時陳子年生三十矣不時輒過城東茆屋數間蠹蚋腐飛門扆以葦命婦媛濁醪圍坐共論上古當時刺刺不肯已過者以爲必有大競不平

之事何聲宏以大也好山遊每浩然獨往恒言婚嫁畢必著黃冠老死五岳間或與余履屐交發縱其所往必握手把臂曰子少我十年我死子必銘我從家君子講聖賢之學在座俱屏息必發難更端不得靜古吳雲怡蔡公會於小匡時陳子列諸生中危冠而出軋軋若抽蔡公驚服以爲勃窣理窟也聞人有事必攘衿而從之

爲之解乃已余新補弟子員聞庫夫索贄郎身脫衫典錢與之仍私贖歸其惡人多如此病將革聚同遊者至日余亦無所憾生平願聞琴而不足某爲我鼓之毋使彥先笑人也嗚呼如此人曾不得四十時有

管子九錫字受茲世居仙居里家擁素封管子衣食困苦於寠人生長余一年時已有聲膠序矣忽一夕執贄延余爲師余不可強之以友教

居於仙居里者三年管子事余如一日仙居里多大族好治一家言余之持論以爲去腐盡也而後可附以生肉之藥時論攻之者如吹蝟毛而起管子不爲動業卒以成而大族翕然稱之始稍稍私悔其所學矣然管子誓不居城市問故曰城之居人惟文子與陳子耳無可淑子孫者陳子謂未大也管子靜而有才父老矣尚有侍寢二人憂形於色一夕辭余歸諷去之而父無所苦余聞而嘆其才也嗚呼忠孝之事匪才曷勝後余奔走兩都間舍去走白鹿山中講業而病大作管子素羸遂夭比不幸之年矣時文有

趙子萬式字子如趙子曰余欲中外如一始終如一易字如一賦質慧甚五歲誦書輒記能作偶語大人見之喜許以女弟故少而從大人遊聞學獨早十歲爲文章清淑之氣足爽人懷有

可見輒奇之然善自晦不欲以文見也篤好理學宋諸大儒之冊未嘗去手或孑然棲匡阜終年不歸歸過余少言笑靜拱而已其所爲文則余之所藍出也余視之如王伯安之於徐子愛近年不得朝夕然猶見其坐一室中手自抄記日用所自得者動止有常語默有度雖年少能達暨諸先輩見如一必拱立目之爲眞道學小數諸技一習能解尤精辨易之圖卦甚敬余大

人聞其病革之一日命取生平所著作并人貽札付焚至大人書嘆曰吾鄉一人顧父聲弟曰辛卒事之已笑曰顏氏之子視彭大夫則存乎見少矣其實一也取水來盥一㮕而別訃至余爲之慟嗚呼奴之年僅如唐李賀云

二淑媛傳

文德翼曰中壘述列女義慶類賢媛二劉之青或廣教或博稱不闕閨門之章其志一也譽不出壺非其親暱孰從知之作二淑媛傳

萬氏余伯父文學士良之配也父方伯公衣十子女惟氏幼而淑婉故敦愛之十七歸余伯父二十而伯父夭止舉二女無何長女又夭矣誓不異志毀容色自約鞠幼女字之時余家起諸

生素落外家又多子而析無所賻且啬惟先伯父別業附外家氏業績以生泣曰之呱呱者夫子之女子也夫子以無丈夫子而歿不可棄其女子然吾姑老而貧不可以小婁累大發尤不可令吾姑見其女念其父姑有夫子之兄弟者凡五可以養無所事未亡人未亡人守夫子之廬以字此女矢不至于大歸恒五日一省其姑焉可矣竟行其志記余少時伏臘逆還先伯父

亡已三十年矣必泣撫余之項曰拜而伯氏乃拜未亡人暮從弟司寇官於南都遂卒時壽六十有四大人之兄弟六人氏之伯父行二二與四五無嗣長二子大人四子大人欲各嗣之或曰氏之子皆業於家久矣嗣之恐不安乃已然而非氏志也

文氏余之姑也先大父三女六男而氏爲次長適太學斗樞余生生之祖九崖先生文章名節

士以甲科起家位大叅即世廟中與椒山楊先生爲石交者也氏歸余生三年而不舉丈夫子謀之於家取一婢子以進踰年生意未愜也再謀之於家取一婢子以進遂各舉丈夫子二人而氏僅二女方是時氏年未三十其所進婢子又氏之未字時左右者也愛之如姊娰鞠其子若己子且令各親其親不攘之以爲己子二女歸於人一已孀一又貧而靡依若或置之不敢

以子之毛髮絲粟代周也外家有至者稱其子之賢且孝惟恐其不遠聞也長子秀而折慟之至不能食三子疾風衛之踰於其毋所適生癖酒有異量他所飲歸必畜火溫二巨瓶以俟如此者五十年生年七十餘未嘗與之一忤於色恒稱曰吾之四子女之賜也氏卒年八十方氏之老而望余貴也恒曰女祖之名爍於時十倍於女督學試吾省即以女祖一諸生分較人服

督學之斷而嘆汝祖之無私以老婦觀之汝家積德遠矣必有達人勉之俾老婦尚得見之也余仕而氏方卒念其言痛深

甘蕉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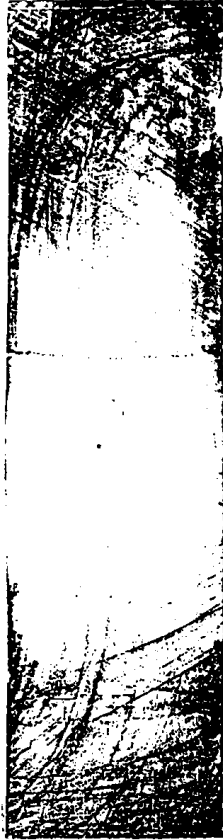
甘蕉南越人隱居鬱林琶爲人神姿高徹不關山水自如瑶林瓊樹云性侈服飾衣冠甚偉性與人反春夏每裘袍重疊秋冬輒散髮裸袒庇其宇下使人忘寒暑矣少好道術致精三年頂發青華色如芙蓉每華一闔各有六子南越人異之見其頂華有類羊角號爲羊角先生方是時天子好神仙起柏梁臺作承露盤高二十丈

鑄仙人掌以承之聞甘蕉名適南越相嘉作亂天子以甘蕉故欲致之無因乃命伐南越時元鼎六年也下令軍中曰去鬱林甘蕉宅三里不得侵暴違者如律南越既克蕉不至伏波將軍怒曰今年破賊正爲奴豈可逸之命力士縛以至傳詣長安天子詔釋其縛見於扶荔宮望見蕭散森踈翩翩佳士復聞頂上華請曰朕不德撫有萬國慕道徵恍生死以之上帝憫朕之勤以卿賜朕願聞何修而致斯寶頂蕉曰陛下因多精少法不當仙且陛下之好仙者何等也嚮聞德及天下則甘露降醴泉出臣立三年無聲無聽無饑無渴零露瀼瀼默化荒忽今陛下聲色不離於左飲食不徹於右豈有得哉願陛下寢斯妄念日討經術之士而訓之以飾太平是矣徵臣亦可寬文成五利之誅天子不懌罷蕉歸明日詔賜縑十端曰狂生也他日再詔對扶

荔又曰昔者之言朕經十思旨哉卿有經術朕當特簡蕉曰天下有經術者丞相弘江都相仲舒臣不及也雖然臣少藏詩今忘之矣臣初過鄭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之隍中臣解衣以覆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臣今於詩亦俄而遺其所藏之處矣何足以副明旨乃授以上林令載馳赴治逢蒿滿宅嘆曰何異清山空宋吾自把[illegible]

入焉居官無事迎窗微嘯風韻清疎自象形制一琴盛服彈之以無累之形合有道之器撫琴動操欲令泉林皆響天子方欲名還廷臣毀之曰此人肘無風骨矜抱雖虛何不尋遠志之友於東山而强知人國家事乃止蕉聞之曰甘蕉越國男子便當拂衣去矣於是遊行天下所在輒長子孫蕉猶不老其子孫至今天下蕃息

褚先生曰南粤有九郡鬱林其一焉或謂蕉入中國有兄弟二人不可得而詳矣帝名於宮隱其所學以經術對豈以帝不足言乎抑嘉與名教也不能大用卒以毀去惜哉

蟁民傳

蟁民其苗裔不可攷散處於中國在秦曰蚋氏在楚曰蚑氏在吳與曰豹腳氏一曰白鳥氏逐水艸遷徙毋常處之業然亦各有分地毋文書以言語爲約束日出則爭伏匿日入則聚各挾兩所銜螫矢中人輒飲羽以人血爲粻苟利所在不知禮義在神農時日中爲市日昃則撤蟁民自爲昏市攘攘嘈嘈其聲成雷不與日中之

市相通神農亦置不治黃帝時蟁民之睫有怪物焉乳而飛每伏九子而蟁不知帝聞而進之神脉氣聽爲去厥害其後千有餘年夏與蟁民爲丹鳥氏所攻螢以蟁爲羞糧故小正曰丹鳥羞白鳥丹鳥氏螢白鳥氏蟁也其後夏衰殷繼殷衰武王伐紂誓於泰誥板紂之惡無足稱其書者乃殺蚋氏之腳而用之是以古傳有蚋腳書之體其後五伯餘年威公霸於齊服楚而

歸遜氏營飢而求飽入齊境公方臥榻寢聞亂
不及引梓因開睪紗之幬進蝨民焉曰孤不德
不忍以蒼生膏血奉子其食孤之肉其蝨有知
禮者不食公之肉而退有知足者噪公之肉而
退有不知足者遂長噓短吸而食之及其飽也
腹爲之潰公卒不死而名益聞於諸侯其後蝨
入楚蘭陵令荀況望之如霧奏曰政如醢矣政
苟無瑕誰滋亂階今所謂醢酸而蚋聚者也臣

聞鶡寇一蚋嘈膚不寐至且物苟爲害不必在
大蝨亦不在多也矧茲蝨者與漢初定天下與
單于和親匈奴無人塞漢無出塞約使往來未
決蝨民復出爲盜潛度入關京師閧起御史大
夫奏若自天而下也蝨民有劒術夜半入幕螫
人不使人覺高帝熟寢蘭堂枕一星劍羽林宿
衛傳叫風生恒恐少懈然秋蝨吻輒破畏創不
螫人故漢初秋防胡夏防蝨爲尤警云武帝立

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蝨不敢侵暴幕之前
後笳聲互起帝不寢夜名東方朔作隱語曰長
喙細身晝亡夜存嗜肉惡烟爲掌指所捫云云
者諷帝決勝於千里之外而不運籌於帷幄之
中也帝僇徐曰朕始謂絕幕擊之便今如卿言
列亭鄣臥以治之卿能必其夜不盜入營乎朔
謝曰陛下睹其一未睹其二軍志有之既見其
好又見其惡乃知敵趨羶肉酪漿蝨之大欲存

焉攻其所嗜不若攻其所忌彼忌烽烟計莫如
火攻火攻必毛解雲散矣火發而其兵靜者待
而勿攻必自斃故曰以火助攻者明不然亭鄣
之列能無所不備不能無所不寡是掩耳之智
也當是時烽火通於甘泉長安天子方銳於兵
求蚩尤之術試之候蝨入輒舉火雲氣蔽天赤
貝播關蝨輒引歸天子下其制歲自大荒落至
作噩之月舉以爲常人孫是獲安枕然蝨民之

種不爲少衰

外史氏曰縣民之與其嘗炎帝之盛乎漢以赤伏符興宜其熾也旺以火德治以火攻即類以相克矣蕣收爲政吾思蝨之無遺育也然竊有疑焉語曰蠃豚什伍致蕵矢牛田單之智火在牛尾蝨且使尾亟而不掉也豈不然哉豈不然哉

雅似堂文集目錄

啓

報邑令上元啓
報馬總戎賀啓
報劉晉庵烏程賀報政暨惠史詵啓
報吳巒稺餉茶啓
報馬總戎五日啓
報林鳳玉年兄啓
上解石帆公祖啓
報武塘諸公啓

報吳元尊平湖啓
報李鶴樓司理啓
報許石門祭酒啓

上傅寄庵相公啓

伏以天佐中興八慶宣庥之典朝昌正論雖歎補衮之章繼傅說以紹休知阿衡非專美夷狄傳中國之有相誰不華心紳士樂君子之登朝益爲加額作舟楫作霖雨講筵已信其啓心爲麴蘗爲鹽梅綸扉尤覩乎論道對揚天子之休命光昭烈祖之儀刑時屬大來數歸初復恭惟閣下裕修明德雅抗昌言忠孝不以假人允懷

至樂學問期乎適用已識先憂衆正所歸遠之彌屆一人攸契動而得高出爲蒼生時爭喧於海甸終伸素志久益敬其生平天子念濟世之材非公不可在廷贊輔德之器惟帝實知擇揆侍從之班昭於協夢得君論思之地何俟求巖快扶杖而望太平之心即覘相業開拔茅而進諸賢之路何負主恩宜乎魚水爲懽邁茲亮績人馬相得賡彼褒辭者矣德翼作史水濱備員

司李仰公喬嶽託體維桑雖勢絕尊卑豈敢投
人於暗然志辨同異能不抱巳以明記在長安
曾容下接況兼吾鄗頻有先容草茸昧而知馨
惟公不吐石逢鍼而解合在巽何知伏冀憲天
惟明道莫大乎正格從諫則聖功豈高於直繩
獨元老以天下爲心建之鴻烈故小子稱古人
作誦附在燕私

上傅寄庵相公小啓

恭惟閣下道威金礪學擀木鄉俾后爲堯正人
巳推獲古引身作尹信史寧曰救時人材所關
四海營目君德攸輔萬化生心讀命相之書訓
辭深厚擬得臣之詔令問高融哺吐便巳門龍
香迎何啻司馬德翼粗解讀律慢學引經出而
圖忠敢不夙夜退思補過以永終朝景元老之
光儀肺心欲繡値熙朝之隆舉耳目俱翹仰禺

知調塋籠借炤賢如羣腋蘋集白以成裘君乃
一心式攄丹而象衮萬姓巳懐明德九重更藉
元功仰止高山輒忘下賤蔦羞沼沚懼目清嚴
冀晉小子之生平敢忘大人之疇昔

報金華瞿倅賀初度啓

伏以江中楓落人疑雁影之寒籬下菊殘客夢鷗情之寂古稱良月誰飾蕪塲今誦小春徒稽畫省二毛何與衆雌所嘲恭惟台臺楮藏金粟籠曰水晶叱石山中使君日投仙馭匿星天上太史時占婺祥自周易之授商瞿奇靈歸範繇省陽之作郡倅逸韻始飛凡在庶民咸歌雅德如公直平格天壽在翼何情好日隆可似乖崖首懃落落難合雖餘旅力共信碌碌無奇豈冀鴻文下念馬齒旣濯西川之錦更耀南國之金在他賢揣分莫當況弟輩何德辱貺仰戢雲天茂誼昔無其倫更思喬嶽高懷後昜以報嗅篋知味雖勉掬於清泉裁句成裹終愧賡乎拙軸誰爲桃核悟即君子之將晢供梅觴樂斯長者所賜敢因拜手用酢知心

報金華瞿倅賀初度小啓

德魚斯格清鶴不如懷月嘯風以佐千里之郡怡山樂水而囊五岳之圖人敬明君僚尊益友德翼據梧秋井誰復祝以壺觴念李道傍公特錫之圭璧豈啻十朋志貺且加千里命書雖度何輕誼則深於東海熊光自耀名已重乎西川手勒荒詞心懷明德

報嚴將軍賀初度啓

聞律知雄依將軍之大樹叶庚有雌值劬育之小春愧隱潘毛祇稽歐署登山臨水。蕭氣已深。嘯月懷風。雅詞猶在。敢因馬齒邀此鳥書雖西川之敬少陵日隆情好然無終之友歲星但染翰章拜還琬琰中益鐫鑄拊膺重楮仰冀輕衷主臣

報朱渭叟邑令賀舉子啓

弟德不加長繼體有人事則愈煩洛兒無何長者舞象勺之僅此赤子愛紙筆之何如豈似年翁之仲謀貺余小子以光嗣感玆至言眞餘中傺呱呱稱韻已邁辛壬之期洸洸壯懷空存甲辰之誰知已何須海內司農正在桐鄉子孤徒懸父薪未析儻蟲鳥之下敎即豚犬亦知卿主臣

報葉將軍賀初度啓

梧墜風中夜識秋聲之肅竹浮雪上朝驚冬氣之深拈何未成捧書適至摩挲歲月鬢尚未染安仁遊戲山川署乃猶稽永叔因仰雄畧益愧雌辰近海水之輟波甚玉門之增壘台蔭已隆息之不覺雅貺何渥當此無辭惟望將業烺烺春同霞建敢辱訶峯矗矗譜出水心主臣

報邑令賀舉子啓

叨翼拜年臺之下風沐長令之冬日年屆潘子二毛男筮周易再索正疑賀多豚犬敢云夢協熊羆猥捧高誼惟隆慚思過分則展莜以上壁儀如中懷念遠使及友之情冀教我爲父之道主臣

報諸令冬至啓

伏以琴音遠肅氣欲動泉錦製近成時猶增纖

太羹玄酒正典託於古人玉鏡冰壺乃加貺自

君子葢惟台臺日爲冬日風乃春風衆以同人

惠而好我弟翼期將報政無善可書心實欽賢

有懐不寐伏冀教隨陽復庶抒覛與至長仰恃

心知俛惟首頫

上吳磊齋先生獻歲啓

德冀出爲小草慚巳報成庭有梅花驚將獻歲

恭惟大老師體之斯道吹則爲春人待以生知

爲衆父之父教有所自敢負吾師之師念圖終

一日之恩致履始三朝之慶敬以溪毛妄冀山

茹臨禀曷任主臣

報諸邑令獻歲啓

伏以條風新發人樂春和麗日初遲邑藹歲祿三朝柏酒父老獻白獸之樽五味辛盤童孺敬蒼精之壁恭惟台臺道體剛明躬餘溫美典懷濯濯咏弄柳之倉庚布政優優寄啣花之玄鳥豈圖不棄實荷枉存拙用自藏飲宜侍中墨水厚能人及俸分御府雕胡怏慕化十年益新聖人之德慚報成三載敢言下吏之勤所賴真氣有餘式同祗敎於伊始敢不童心無斁爰志藹綏於履端

稚似堂　啓

報列將軍獻歲啓

輕風淡雪恰宜猷樽瘦竹新梅忽聽鳥語獻歲之樂勾芒舞隊而入城同春所優嫖姚御袞而出海佩斯如玉肘豈負金不佞欽彼青霜誦茲黃石抱無核之李欣對三朝慚未投之桃猥膺百錫豈敢不拜乃何以圖惟因南宾之餘波益懔東來之秀色主臣

稚似堂　啓

報吳石袍公祖獻歲啓

澹日遲遲猶疑動矩和風習習已告司規未上
先生白樽儼貺小子青玉帚報明德曰祝九如
以生寅式當清畤頒乘三畫而為泰德翼甸
終李踐更已瓜戴雲漢於不知附為季子之僑
聆遡淵源則有合愧比吳公之賈生樂儗鴻詞
欣聞駿譽拜手附謝篆心私䘏主臣

雅似堂　啓

報政上李含真南少司徒啓

恭惟台臺望隆斗極勲著鍾銘鄭侯之在關中
已備琰席召公之化南國原屬師丞天子嘉有
嘉謨海甸誦茲心計德翼豫章不材之木引分
自安構李已勞之薪惟仁是望佐郡千里久思
託於龍門報政三年終難掩夫驅拔伏願台臺
鼎肯不棄封非無遺廣陶鑄人材之心本恕而
成德深愛惜屬吏之誼知拙而念勞得奬一言

雅似堂　啓

如佩三錫理宜束身候考聽明訓於丹墀特正
供職催漕懼暗干夫白簡式齎冊卷遥齋宿以
恭呈伏冀批詳凜踽踏以待命

報邑令上元啓

星連鐵鎖人樂此夜之良樹吐火齊公集飛花之會看梅未落數筴已盈惟我年臺惠溥千門光流九陌方含春而色動忽感綵以偕來明月逐人賴有味道之句餘波及我願賡簡文之篇主臣

報馬總戎賀啓

伏以瀚海無波涌重輪於春日紫微有柄懸特耀於將星應聖人頗牧之思名高五嶽奇今日魏霍之策功播四明恭惟老先生台臺卓犖登壇悠優賭墅一方鎖鑰久傳諸上白眉萬里長城共羨囊中黃石韋公三十七年之節度非君莫當郭令二十四考之中書惟天所授嘆匈奴未破賴有長江之風豈舶主方橫徒恃越石之嘯馬伏波之雄心未已戚太保之後身再來某公車贅物已是勞炊道傍棄人居然苦李三年報政無寸長之可書乙夜思愆或方田之未壤忽膺寵命驚五彩之自天欲傾鄙懷愧三祝之無地仰和穆之風被盍見英雄樂情好之日隆非同庸妄

報劉㫖庵烏程賀報政暨惠史概啓

弟乏梗勞人無樹息影面牆瘁士削竹迷心似枯魚之屬思等蕉鹿之輟夢頃從年臺錦能被物琴適動人文有東維之風後生所仰治敷西吳之日先喆攸齊豈意謙尊而光儼然儀多及物念鳩署三年之小艸適覩厥成比龍門百尺之無枝欣有所託慨當今文獻人百其傳思先輩平涵紀三有述惟茲史概即文園封禪之書

配彼冉須過天府連城之賚敢不拜手而謝兼將結心以酬

報吳繼穉餉茶啓

署中無事閒删陸羽之經几上有塵浪吟杜育之賦飲而不醉惠斯爲佳恭惟年臺如水之清適天所好寄冲懷於顧渚韻與香浮比逸興於溫嶠色同雪霜泉名半月不須授自毛人濤起微風居然誘我羽士庶俗慮之或浣微明德其何從知有蟬咽戠真雀舌而已

報馬總戎五日啓

朱明日麗儀變汾陽之旗條達風微如傳越石之嘯因威生於海外忘節届於天中仰惟老先生萬里虎頭一時猿臂中流擊楫不爲兢渡之觀半滴投醪寧藪賜羹之會倭夷無揚波志將軍即辟兵符德異徜徉四秋戢懷明德婆娑五日式沭隆情分一匣之圖書同四明之拱璧敬馮毫素遠報懿章主臣

雅似堂　　啓　　牋

報林風玉年兄啓

伏以望生熊軾借鎖鑰于鮫人名列翠屏集管簫于鳳鳥樂此山川如繡閙來艸木亦欣仰冀千間允懷百尺恭惟年臺光匀荔譜韻叶榕壇讀三墳之秘書共尊滄海刪萬姓之統譜誰比鄧林對策西京氣壓言揚之士分曹南國忠許心計之臣共惟六一奇才宜參侍從爰俾二千重任預試股肱傳有循良海上須龔黃之日俗條教化湖中攬蘇白之風迴漸水於雙流飲知清德歸明山於四映被服神君春入鳥言變化何須都聚夏鳴獸格舞歌已式島夷弟德翼鳩拙不如寂寂笑人之署牛喘未已勞勞送客之亭尚螫舌之未遑希通玄圖何愧心之是賛勉挹廉泉茂誼自天戢懷何地臨啓主臣

雅似堂　　啓　　牋

上解石帆公祖啓

恭惟台臺德溢範金功高立石平仲鎖鑰連內鎮於江山希文甲兵鉅外鋒於吳楚碎如真人希氣氣餘乃可及人自是上策攻心心破何難摧敵信州五千賊新知授首軍前盆城百萬家久定驚寬事後勒銘報主何獨古人圖繪祀公豈惟今日某一介編戶素託垂雲十年瞻依誠如皎日仰思秉符威重恒遜嘆於無因下況尚

棄位輕終頽睽於有覺然抱朝宗之志必辨濁而渭清苟爽直上之風寧訶松長而箭短遂念固陋欲近高明毎念百尸危城誰禁封豕橫突非繇一面保障豈能麋鹿聚權是某一家皆台再造敢不欽行有景仰止惟曰高山奏響忘音俯聽不遺流水何啻德能生我共誦改衣之篇且希鑑號知人獨懷納履之事爰馮精爽於微贊式冀收錄於高桓臨啓曷任瞻依

報武塘諸公啓

恭惟台臺朝宗武水聖聚德星人人耆英如陪雅集於京徲家家安石佇下新詔於東山式敬鴻儒光儀言曰足法行曰足法用惻無生積慓父事有賢兄事有賢知仰惟明有如皎日邀庇無咎不啻垂雲念剽疾之三年所書何善捧珍重之九冉拜賜過隆德翼尺績無聞作此寂寂寸靈不死敢負蒼蒼何意仁人錫言不擇固陋

退思君子明德正奬迂疏琬琰煇煌文貢雕龍之軸錦繡紛披光壓旋馬之堂榮降自天感罔何地

報吳元蕚平湖啓

弟某年過有立學愧無聞遂麋性之未能徒馬齒之巳長素襟淳固或輟濬岳之嗟奇志頗靈久聽鄧禹之笑撫茲良月意彼盛年如門墻者領異自朝標英從朔吳公治行解挾飛鳧李氏宮牆希從奔驥幸緣小試惟君子之教思何物大年欲仁人之拜貺霜猶肅菊引泛我觴潤巳榮蒲晋酌公德頓首主臣

雅似堂　啓　三十四

報李鶴樓司理啓

領袖英絕冠冕人倫羣攬高風吹烟雲於黄鶴誰名曠代燦珠玉於青蓮良吏暫借鳩刑文人真宜雁蕩弟某巨家廬之放士陶于鄉之小兒一落道傍人憎苦李五年車脚自笑勞汝徒糠粃之在前并無小善惟執鞭之恐後以事大賢幸高軒過𤨏拳御竟失李適小艇棹餘乃罪何能文反辱仟來更慚道左石公男子弟輩明師藉手以答教言把臂尚期異日

雅似堂　啓　三十五

報許石門祭酒啓

名加岱山重望入斗高瞻矣分之真人翔斯爲鳳交熙朝之名彥門則成龍抗志古人豈學忘情於草木敎思後進匪徒私淑於鈞陶翼吏雖爲勞臣未失樸久望宮牆殊深仰止易占白賁慨然嘆燕許之文詩咏緇衣羌爾知循榮之譽驄言三子厘念一言愧鈐說之自人榮冉命之及我敬聞命矣敢不圖歟剖腹以藏雲章泚顏而識草復主臣

雅似堂文集目錄

銘

愚銘

夫人尚智小子安愚智者貌充愚者形癯智者神閒愚者力劬彼縱康莊此驅巇嶇彼陵秀苑此集敗枯天地雖廣唯拘一隅南北混淆莫辨中區東西貿亂不知衡衢見鍾曰磬聞籥云竽肱將匪手髯可是鬚寡鸞號耦犛鶩名孤陋謂毛嬙長命侏儒燧人嘗藥神農畫圖禹師顏孔周授黃虞汎汎龍驤昂昂水凫土鼓是寶棄斯

璉瑚鴆毒是懷覆斯屠蘇連城易朴千金鬻瓿方者爲輪圓者爲觚箱牛恐噬馴駕於菟稽侯蔓莠衣賴網蛛五足疑馬三鹿豈麁人他匪彼余我不吾豬方役牧鬼欲致巫智者共笑愚者獨吁愚畏智詐智憐愚迂辨途同徑畫徑各趨從厥攸好終身于于

魯銘

敏者夫人小子獨魯明玄昧黃識宿忘宇守尺遺繩循規放矩四匪三一十豈二五敏者方歡魯者正苦敏者方新魯者正腐衆揖酢酬余躬未俯衆語雕鏤余詞未吐五音唽嚦耳遑辨嫵五色炷熿目未納靚人盡趨時已獨摹古人望而納已迎以拒人疾而棄已徐以取賓客如林喀焉衰主衆論沸騰徐問誰怒謔戲交加不知

我侮進而覺焉付之歎憮鹿鹿魚魚與衆寡忤共學稱師余方執牖同行拜將余始備伍譬彼千里履未越戶譬彼九漢跂未離土彼方播風余乃緝羽彼方棲棘余乃礪斧彼方飲羹余乃煮滷彼方食丹余乃鑿孔曾魯是安亦莫能補

木銘

夫人如弇小子如木平生寡歡覓焉抱獨言辭枝葉貌多帼幅或謂之傲或謂之樸夫人懿行磷磷琭琭夫人鴻章彬彬郁郁余實不能遇之而恧懲此固陋志彼善淑庶幾寡過豈曰祈福材與不材天地均育雨露溫濡雪霜寒肅輪奐當衢離奇物轢直者爲棟曲者爲椄止者爲敵合者爲枧質維同矣匠伯乃蓄不材之人進退

維谷望愧栢松貢慚橘柚囁嚅期期偊強踧踧械既去心機不在目漸近自然竹不如肉六歌嗚咽五噫頻慼匡蒲市號折檻延哭忠雖悟主禍亦湛族木者爲之不遑筮卜予门近仁巧令不錄維此木人剛毅之副大道淪亡斯人縮縮誰其似之絳侯博陸二公固賢不及戇朴木之可爲斯言三復

闕銘

孰不好全小子尚闕其意云何吾爲汝竭古聞垂訓不知則訥史有闕文忽焉其殆疑殆皆來達人易忽嗚呼天地不滿八計昃離弦朔不避日月矧伊人矣求全有卒天子之門懸號揭揭聖人之里名因實核惟仲山甫守官無罰進思補之不愛毛髮余維斯旨爲君而發安愚守陋小子何越智者言之愚效斯蹶才者行之拙效

斯刖萬化紛綸千胖恍惚意不求全鬼神豈髡巧有攸止力有攸歇當其闕時主人舍弃耳目若遺神氣如兀物至斯因中豈捐捐

遯銘

鳥遯於天魚遯於川人不敢賊厥性自全或墜曾雲或出重淵爲彼嗜欲喪此永年豈惟魚鳥人也亦然胡爲逐逐烹甘割鮮巳未滿腹人將斷咽凡此之故豈有他焉利之所在萬族共涎一人私擅鬼神禍忿匪曰嗜欲才智難專嚪名自我孰不尚賢漆桂來伐脂膏取煎我觀至人處後不先色聲共屏淫驕悉蠲時靜如水時動

如煙世爲我遯我不世遷眘見鸜鵒洛聞杜鵑物難凝滯理忌鑿穿安常處順無黨無偏載我者方覆我者圓形則不合氣乃相連天地互遯莫測其玄方曰柔坤圓曰剛乾賢者守義聖人達權遯世無悶乃惟孔宣吁嗟小子玩意遺篇

靜銘

余觀燥人抑何其勞遄佇乘風因時出穎前躓於機後蹶於穽亦旣莫知終焉靡省吁嗟茲咎惟燥之遑易以淑之計莫如靜惟靜之德出於性秉處衆懷獨遇形畏影旣好以暇亦好以整幽比淵湎善似風冷凝如孺抱閑若女靚流水在田白雲貯嶺大古之民萬慮俱屏敲朴時閒簿書時領德人之容亦莫或靑靜在天全豈伊

繇境夫人說靜如食畫餅塵囂之中焉望能須苟明至性惟日內儆動靜惟一君子衣裘才智未除石暈木瘿有害大道靜不可倖

淡銘

萬物之味莫淡於水五味羅前水讓其旨一甯而敗棄之如滓較彼潔泉何啻澥瀣萬物之聲惟琴斯美八音迭徼琴莫之比久聽斯聾人悉隱几曲終雅奏洋洋盈耳吁嗟夫人何其濃只靡曼淫哇皇皇纚纚人悅其表吾怖其裏吁嗟夫人小子所鄙凡人之情必有所止凡物之性必有所始過性則傷越情斯詭靜言思之莫如

淡爾適而無文雅而不俚儉而不狹費而不侈萬物有變淡終如此漠兮忘憂恬兮寡累君子斯際小人不吝道義爰敦䌷絺所服惟昔武鄉妙聆斯指抱膝梁父管樂自擬亦有靖節為道甚邇環堵蕭然寄興耕耔嗚呼千載誰與共執

默銘

嗚呼大道不可為則我儀圖之無乃在默隳聰絕視爰屏聲色中或來會報報墨墨鬼神遯知天地閟測量其廣大莫辨方域度其高深莫罔紀極亢不可揚奧不可抑遯不可離邇不可卽特之斯亡思之則得聖人守之小心翼翼嗚呼大道千古如惑何以惑之皆因智賊惟智尚辯巧言雕飾外日以塗內日以慝用師十倍不能

必克如欲克之惟日去識識之在身如苗之蟊苟不知去隹禾陰蝕小子瞿然聞道不力五賊在心何日究塞冥漠同遊庶幾不惑

簡銘

可也惟簡至人之襟彼昏不知惟煩之尋九靈外洩百態內淫形神並鬪以役余心嗚呼柳子大豈勝任其何能淑載胥以沈爰知縟節在所必禁簡中之蘊以淺而深辟如蓊蔚令人𩆍霠不如素竹蕭蕭在林上有和鳥下有鳴琴簡兮簡兮中夜孀吟流水在澗白雲在岑悠悠千載誰爲知音遇彼煩客對之而痟性不可強匪敢商參

約銘

客問主人子將何樂人生天地各有其託才斯意廣拙乃神寞二者攸居願聞大畧主人荅客走久思度世有大人厥好在博世有細人厥守在約天不可强繇人自酌戔陋如走約乃自廓辟入寶市百貨攸作物各有主不可手攫辭入瓊盈青扶億褎任意可取貫亦欲索約雖寡過爲人所薄何以明之樸鄙謹恪審耳如嗇啞目似矓措足疑循揮肱若縛身同木稿志比泉涸物覩雲浮名觀葉籜有一於此人竟何若主人僉已客亦云諾

孫銘

御衆鮮倚措獨曷凭微孫之故哉今彌競明日
知嘗勇云自勝與世推移先錯厥矜天下之理
徐觀自澄靜與福會躁乃禍膺報報之反休咎
隨徵辟彼登高必循其層安身而動後以徐升
豈如禺玃一躍而騰適以買嫉自取厥殰古之
至德有翼有馮道不詭異治無用仍順乎固然
不騫不崩濁文清質相世減增行庭有慶出門

得朋去驕屏態道在人恒

塞銘

大道在塞其中可參達能不變守道何慙惟塞
之故宇宙可函外枯中腴形苦神甘玄曰趣趣
理云諢諢深微隱索廣大膞探境從漸入味以
況酣用隨九六才欲一三秘開靈馬險鑿叢甚
性繇脩盡智倚學諳救無三北化有二南得時
則駕乘運斯駼和於春風藹於夏曇隩於冬日
澄於秋潭塞不可名以理而勘人心世道斯人

可擔吁嗟小子惟是之耽

雅似堂文集目錄

題跋

讀高士傳書後

覩逐貧送窮二作未嘗不歎其善戲謔兮而亦疑其尚不能忘情於茲也一日計無復之乃徐歎曰古之人何足疑哉坐上尋皇甫謐高士傳讀之相眎而笑莫逆於心其吾師也哉其吾師也哉讀之而思思之而疑謐之傳也其去取有不可曉者進莊列所引荒唐不可信之人而退泰伯伯夷叔齊延陵季子魯仲連黃叔度范史

雲之徒如以之殺子者見於經傳不書其他書之見於經傳者皆是也且顏曾大賢也弦高王斗細士也大賢不宜溷細士不足錄至於下榻加腹不備書於徐嚴之譜頓足恨嘆不徵辭於閔夏之冊亦已疎矣余於是而知古人之用意固不屑屑以求詳也如此如觀鴻鵠之舉羨其仰青天睹白日不為遙耳豈一一而數之哉

金粟冊書後

余聞之黃海岸先生今密雲師法中龍象也寢之五年所不獲見適眎事海上偕泰府吳升初大令朱渭叟入金粟山見師首座石車上人宗風不墜因請上堂開示畢一僧手持供養田數云欲傳之後代兒孫余謂汝教大千三千世界皆佛土寧在此一抔土乎雖然此金粟山也耕者拾得金否莫作飯中砂可也

石务書後

吳興舟中石生袖一卷見示乃九疑石务也余苦不解書凡以墨蹟遺者棄之敝簏中不知惜手此卷覺石從十指如絕特飛來壂壁間物可當肅愼石忽語曰淮陽一老拾我貢之十八子給事十八子罔缺朝夕然終賜姓也今巳還宗尚能名吾家鍾來一歌否文子曰是吾鄉君子也名之不來

讀張良傳書後　四則

滄海君黃石公赤松子幷四皓可謂作者七人矣子房少年所交皆此輩自無望扳迎許之㪅

沛公入秦宮見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意欲留居之樊張一言卽劉愛去非聽諫也懼羽襲其後也入彭城遂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此時樊張豈不在側哉意輕羽也故懼則獲覇上之安輕則得睢水之阨

張良欲封信曰使自爲守欲致信與越曰使各自爲戰庶可識封建之大義矣然則漢終以封建致禍何耶曰良固言之矣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輩此言卽寓賈生衆建而少其力之旨借高祖不達也

高祖未嘗有易太子之心也欲立趙王者情至之語耳非其誠也其謂良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其謂四公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豈有

易太子之心哉且定三秦之日已命何守關中爲太子治櫟陽矣不然羽翼雖成高祖寧畏此老博士不溺其冠騎其項幸也

讀謝玄傳書後

余居剡城無事取晉列傳讀之有意謝幼度之爲人也幼度以名家子孫負抱文武百萬雄師見之失色日爲勁敵使內舉者小草一出庶幾阿叔可免問癡豈不誠才矣乎才之寄於人藥之寄於石也藥性入石壽已五千成器令燃嘗得色熖掩人之目而使勿見有不可然者矣雖然天下無張茂先誰能辨賜蓋哉余謂人之使

才猶富人之使金也使之得當雖日擲千金而其家不貧使之一不得當陶倚未免法當餓死善乎郗公之論之也曰吾嘗見其使才雖履屐間亦得其任履屐登東山之勝具耳何處見才作此語者非極憐才之人必極妒才之人矣何也憐者神清妒者目毒丈夫一見英雄忌人豈同覩美姝必頭上何所有背後何所見哉超素與玄不善此語已綻什九矣昔嵇中散之遇孫

山人蘇門也嘆其才多識少遂令養生不終盡愧近愧巨源荆婦從壁間窺覘喜濤才技不如但當以識度友之此數此書荆婦與山人共一隻眼也所謂技加才下度置識中更超超履屣之表幼度領此風旨前後十疏江曲桐亭如鶴唳空杳不可即恐安石尚不逆此雲霞也超見其使才吾又見其使識後人如綿耐彈豈不念幼度笑人詩曰曠人終水閣呼客上漁船

黄闇齋先生藏魏子敬手卷書後

余讀魏子敬與人書有取於史遷貨殖游俠刺客三傳作而歎曰此有激者之心非常心也士大夫擇友事君生死共之豈口耻不入黨抗節自扶而已稱斯誼者覩鄉者所舉亦華門圭竇之魁壘耳何足云何足云闇齋先生在鎖闥時値廊園子下詔獄子敬欲生其父望門醵金書中所謂自一二人外卒覩我爲疫鬼此一二人

謂先生也與先生書道爲古人所難於斯益信士大夫之交有如此者嗚呼忠孝亦何可以假人

王平涼賜詔跋

黄門臣吳公爲臣師之師內美修能朝廷重之數稱臣師以勵臣臣不稱師昔田無擇不稱願子而稱里人籍工曰順子之爲人也真臣竊方臣師於此矣吳公以高皇帝賜王布衣詔書一通示臣臣猶及見君臣之際父子之間相勵以忠孝大義有如此者馬伏波千里戒子素敦此義當世不嘗上賞徒令忌者援作季梁謗書耳

繇斯以推高皇帝之教遠矣臣父恒誦范忠宣二語教臣惟恕可以成德惟儉可以養廉臣佩其言出諸袖中未嘗不在也庶幾王布衣之遺意云臣不敢不勉以負臣師之師

司馬溫公書跋

秦少章有言少時資養於父母壯則婦子皆自食之欲不作吏亦不可得然自今以往如沐漆而求脫乎文子曰爲父母婦子作吏可也漸且爲親戚作吏力不給矣常疑古之至人清德足以化物淵明仕八十日而歸自云悅親戚之情話柴桑適彭澤一日程耳不聞往視之種秫未成料無或遺賂親戚何以弗怪其不情而且肯

與之訢淵明其至人也夫余之父母書來必以慰兒無念其困子雖幼婦甚安之而親戚皆以道德相獎不啻倩之云云然中途設樽過者必酌平生未借面者强半余戲報大人曰百年會有役此春輟歌之時歟即求王不爾行一束不可得恒用自愧如張益州作吏必不有此言余賦性謹敕足跼蹐如有循何也偶獲司馬文正公報劉蒙言書豁然而喜以若公甚大之志甚

高之文而且有周歲之素文正待之如此余何
人余何人豈敢援此以謝客詳味其書所以[illegible]
身遇人之道至約而誠將以教余子焉

讀蘇子瞻表忠觀記跋

余過臨安城外見表忠觀遺址頹然一坊觀已化爲蒼莽灌溉之區矣噓唏者久之臨安本郡今分邑得專名治左民居雜沓武肅墓在焉不及淮陰侯之母墓遠甚余又登天目俯視臨安飛舞之勢郭記蘇文今猶古也地氣所鍾制之不竭不然今世材武何屈也子瞻此文作吳越世家已竟以余締察乃規取韓退之送李愿入

盤谷序耳王介甫以爲學史記諸侯王表不知作何解也

讀韓退之祭田横文跋

太史遷傳俠客學者非之陶靖節亟道荆軻此豈當寄託深遠者哉學者宗孔子傳曰擬人必於其倫比之堯舜猶以爲賢之遠矣當世尊之如天然自載籍以來稱夫子者一人而已夫子之號與皇帝並此豈可下況者何必孔子七十子大者爲公卿小者友教士大夫在唐則蘷龍在周則畢散後世雖賢不敢上況韓退之非學

孔子之道者耶田横以慕國遺孽乘時定覇旋即滅亾與五百人窮死海島卽比之後世雄武驍傑直當奴隷畜之耳胸寧辨孔子爲何物韓退之呼之爲夫子夫子云至且以孔子相配以立論豈啻一言不智而已夫退之盖有取爾也父子之親肺腑之戚當患難生死之時不苟求全以虧大義者代幾人哉此皆讀孔氏書號爲學者往往如此横以一匹夫而五百人死之無一肯逃去者豈非中心悦而誠服與當夫子之困於匡顏回一人無怨言而已設夫子不幸而與匡人戰死綏者不過十數人耳安能如五百士之義哉繇是以論退之之比田横於孔子盖有取爾也

陶淵明與子儼等書跋

僶俛辭世辭世亦須僶俛機巧遂疎初亦用機巧念之在心若何可言亦念子孫飢寒故淵明先生者在此以其真也若性剛才拙四字他人觸口能道矣世謂剛者必方柔者必圓似之而非也莫剛匪天乃曰大圓莫柔匪地乃曰大方以余所見必方者內柔外圓者內剛百不失一蓋易理也龜莫潛蟄於龍而以象乾〻矣強梁於

馬而比之坤故馬戀棧豈而龍非其道不豢也淵明與物無競而至剛藏焉此之謂矣

史翰林仲彬致身錄跋

余讀史先生所藏致身錄而嘆建文君之亾可悲也畧方黃諸君子獨詳從亾二三子豈非以死者忠有餘而智不足故痛之而靳不言耶觀其數從史氏遊出沒無恒深高不測方之從古失國之君蓋亦傑矣二三子至死不忘其君相與流離瑣尾而不肯捨去真忠臣之遺也夫

跋晁道元與天公牋

二奴三婢更一倩兒淵明一力覗此不如惟玉川子赤脚長鬚黃香責奴王褒約奚皆不如予實俱過之何所不足乃告天為此余戲書天公牋後也舟中無事偶一見之默誦晁詞不覺絕倒古人文之奇崛何關作意秖是寫真耳伸脚足出攣捲脊露可為嗟乎余鄉有日負一石米過逆旅者嘆曰何日弛擔適此死且不朽他年

兄弟費策馬耆地鳴得意矣渾忘昔日望米擔如在天上也後人謂君實布被為矯獨不念天下男子有晁道元乎

跋壽春方孩未先生傳後

生死事横目之民觀之莫大於此然乘怒詎去者如小兒食果棄黃白器無戀惜心斯輩豈必見道謂之能輕生死可謂之能了生死不可也蹈義之士嚼舌瞠目視刀鋸鑊湯為享太牢火澈髮中剛結膺內不舍血入地必碧髮排天厲鬼明神萬刼不退余不知於道何如也先忠烈公九死靡他一真不亂或有謂於獄中從異人

受大光明法者正氣一闋與日月爭又何大光明之可授哉十五年前讀孩未先生三朝艱危一疏直以性命作兒戲者十七賢中自不意與惠元孺公獨全人耶天耶元孺公瘖楚呻吟聞先生笑曰真惠元孺不受痛決單由明日且行刑先生又向公笑曰真惠元孺不受殺元孺公錄是發省豈有假元孺哉以道觀之且休論真說假自覓一元孺不可得蚪羅刹當前何從得

一見也余作如此戲論先忠烈若聞未免笑耿耿小子祇解酧卩者便是果耳余尚願從惠公問孩未先生大意云

先信國忠烈公登科錄跋

嗚呼科名重乎哉今距宋五百年矣所傳登科錄僅二朱擻國與吾家信國而已好事者雖以二公傳而擻國名居四甲未足爲得人須獨信國巋然舉首且二甲一名有謝公枋得二甲二十七名有陸公秀夫宋有三仁焉知貢舉者可謂知人能得士也已前二紙脫失惜乎不可攷後雖列試官覆試官例似今之分房云至一舉二舉小名小字畢書較今爲詳矣當宋之季爲地已蹙所用不過江浙閩蜀之人數輒倍今兩宮夫四海之內奇傑非常之士待詔公車者恒十倍於宋季而取額僅半之今制爲法嚴密不間前濫宜所得士庶幾拔十得五求如擻國者可一二數哉信國與謝陸二公所遇當諱言然時稱唐虞而變故亦往往不乏求其大節炳然天壤者遜國而後史冊索然嗚呼三試錄豈無

有藏之之家乎人將安在也余先世傳遊元自固塘徙瀼溪先大父復徙入郡始爲德化人固信國之苗裔也題名錄中有五甲文拱宸者籍爲德化戶則德化之有著姓者已久今瓜蔓者皆分自瀼溪而拱宸公不知水木近遠家所藏固塘譜攷之亦無載也無論其遠即孟貴公舉於鄉不及百餘年已不知何代祖譜之宜修舉也岌岌哉不以家乘疑國錄而以國錄信家乘

余之志也夫余之志也夫是錄己卯元日得自一武塘諸生而嶽國公錄甲戌觀政時張大司馬所授併書以志實嗚呼科名重乎哉

讀陳同甫文集跋

陳文毅何如人也或曰三上書兩入獄一第而殞如敗鼓焉或曰用之開物成務徵儒者之功宜乎踔犖羣英矣斯二說者無是也自道推倒智勇開拓心胸言之雖過然所謂自家氣力掉動得天下而漢唐之主論本領將無同傑言哉如前者言是何淺待文毅也至疑西湖可以灌錢唐以余覽省殊不得其說豈古今地形高下

特異耶讀其自書中與五論後述十八九歲時慕陳元龍周公瑾之爲人至是獨有取於龜山往得之語且曰虛氣之不可易乎也如此有味哉有味哉余年未及强差諳世事輒欲東書仲山統樂志論西書馬少游告伏波語以爲消耗虛氣之助若如後者言是何淺待文毅也

書宋顏光祿靖節徵士誄後

彭澤之役爲養親者自延之言始延之因元亮
友也然考與子疏東西遊走之言先適金陵江
陵而後有聯欲絃歌之志及理祭程氏妹文昔
在江陵重罹天罰太夫人孟氏已隕田生毛子
之稱義謂何若曰姿城公尚無恙命子詩已有
仁考之辭言儼而不及餘子則姿城公之卒於
孟氏前可知矣孝惟義養顏光祿是有何據哉

若合於昭明本傳自以曾祖晉世宰輔恥復屈
身後代是忠孝亦何可以假人元亮兩無忝矣
且歸去來兮辭序止曰幼稚盈室而不及垂白
無親可事昭昭也光祿號爲知交如此大節不
一按覆何以誄爲嗚呼論古之難也如此

評戰國策書後

嗚呼世變之甚可畏哉以周之德千年而始王
方其文武成康之盛夾輔者十臣周公旦爲稱
首公旦之說道德仁義也惟恐其不盡傳世數
百漸於人心雖齊桓晉文之强心則不可知而
責之以道德仁義必動色焉故春秋間士大夫
以兵謀其國者至衆然猶惡詐而好名厚安而
薄勝況復得孔子脩明先世六經爛然天下守

之不敢越宜乎可以長世奈何未及百年治縱
橫家言滿天下士大夫之學壞而秦與六國靡
先後以亾以公旦之說道德仁義也惟恐其不
盡而復作周禮以爲後世坊嗚呼豈料人心之
至於是歟後世惑於一時之所爲莫不謂其勢
固然不可得而反也嗚呼秦以虎狼之國竊笑
連鷄之不可共塒而棲爲橫者易於爲從然論
功從者猶可偷息以安生民豈若橫人之日夜

謀盡之哉辟之矢然一矢則折矣合六七矢則勁而不可折此亦何可肯之有也又獨不見夫碁者乎以善碁者與不善碁者奕不善者懼負而聚五六不善者以助敵之敵者思愈紛目愈眩手愈亂而善碁者坐笑而賀勝矣嗚呼當時之勢蓋如此不圖道德仁義以守身而取倖於一時之利未有身與天下不俱歸於敗壞而後止者也嗚呼公且復生其將有以救之歟其將

無以救之而且從而和之歟

書東南防守利便後

余讀宋呂龍圖祉之東南防守利便憮然者久之世以爲南渡後有英雄之槪者陳亮耳不知更有一呂祉也亮好大適於用則否甲之無甚高論呂較近情實云嗟乎當世用其說以金陵爲根本表裏上下首尾相銜智能輻輳以圖成功火畜而壯鬲滋則强漸擧中原一二十年事耳豈啻甲論而已哉今天下全盛虜且突入屬

國藩府數年亾脫賊裊憯志無或倦時守江之議將易之而不講歟據利便中所載江之要害以淮爲表今淮而東迤泗廣陵震鄰矣淮而西壽廬歷陽剝膚矣舒蘄爲尋陽之表而舒蘄蹴爲危城齊安爲武昌之表而齊安瞥爲戰地江陵塵遠西蜀鳥驚襄鄧烽高新蔡獸急嗟乎以全盛之天下勢且較急於前時今之君子必曰殷宗伐鬼方周宣撻玁狁余必拱曳而俟其能

如不及是也是書粗陳於前爲之指畫川原政
論人物亦可以不失爲江左夷吾耶

雅似堂　題跋　　老

再書家忠烈登科錄後

黄黄門以是錄簡寄爲我公也云耳夫公之爲
公不以科目重而人之敬公豈以子孫重公重
科目故後代猶藏其錄黄門重公故因以是錄
畀其子孫嗚呼爲子孫者不難藏是錄不難繼
是科目而難如公如公則錄可不藏科目可不
繼人敬公之子孫如敬公等也或曰子孫遭逢
聖明寧得如公嗚呼爲臣死忠爲子死孝亦曰

雅似堂　題跋　　叢

忠孝死不移耳韓稚圭范希文與公有二乎周
茂叔程伯子與公有二乎得志則爲名相不得
志則爲名儒更不得志則爲公而已矣余綴前
語付諸乎曰苟如兹言是錄眞吾家故物也不
然昔人特懷英譜及告身以與狄公青青且不
受豈我公之子孫不及一青也耶

讀呂純陽道人集書後

中州人刻純陽道人書强半乩筆耳閱次案頭雜子瞻集偶疑道人生唐季子瞻何得無論敘隨手開卷郎白鶴峯夢飲真一酒事亦奇事也鍾離子授道人以黄白術道人問後仍變原質否鍾離子曰五百年後將還其初道人曰吁將無悞五百年後人乎鍾離子曰子一念萬年矣余恒疑此此一念耳萬年安得念念相續乎巳而思左氏春秋斷趙孟之必死以其言徵之曰朝不及夕夫存朝不及夕之念念郎墮入鬼胎何術而不得死存恐悞五百後人之念念已升入仙胎亦何術而得死乎聖人惕若不息自强不反之學不知與此異同何如也

雅似堂文集目錄

日錄

日錄計二百五十二則

命三字在
學從憂勤惕厲中來此眞悅之消息
曾子獨得其宗言良不誣大學孝經皆授曾子
一曰明明德於天下一曰明王所以治天下皆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説得全備
嘗疑吾與回言終日必有所傳
道言心上乾淨秋陽以暴之江漢以濯之庶乾
淨耳

子不語怪力亂神如補天射日劈山食鬼之類
故曰怪力如馮石降莘據腹妖夢之類故曰亂
神好惡之足徵顯之誠子語之矣
古人唾面自乾乃處鉗網之時然耳君子處世
何不使人不可唾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味是何味
孟子平生言不動不忍忍於降大任用一動一
忍纔知動忍是不動不忍大源大本也

謝靈運何以心雜得道應須慧業文人便見雜
用心矣
小事糊塗纔能做得大事不糊塗
明要精厚要渾古人受用語
李文靖凡遇建議務紛更喜激昂者一切報罷
曰用此報國韓稚圭曰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
者少耳如希文亦未免有易動處罷之曰報靜
之曰敢正自理會始得

歐陽子爲君難二篇何必減辨奸論已畫出一
神宗矣
立身一敗萬事瓦裂柳州何處可悔
仕宦之日精神皆浮一日之間何刻是爲自已
事
未强而仕不學而官錯多不錯少
作文章好譏議人是不藥之病
聖人勸學惟在謹言此理可省

刑名錢穀不是雜用心此是有益國務民生大
事
治家貴儉修身尤貴儉
思向後去愈奢思向前去愈約
生死之心一刻不可高閣
人日日向浮處動可惜此有限精神與有限歲
月耳
謙是德之柄

燕及老師曰多種芝蘭少種荊棘海岸老師曰
寧爲鸞鳳毋爲鴟鴞
安得念念相續都在箇中
孟子謂孔子可以仕則仕四句雖知孔子然孔
子自道則不然曰無可無不可
孔子曰知天又曰知我其天相知正奇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章之穴止在一知字
內交要譽惡聲亦非平等人可及然此是行仁

義非繇仁義行
格物二字大學自註明確
問時習夜無夢時如何曰夜有日否
舉天泉橋上無善無不善之語問顏子可當此
否曰顏子自謂無伐善則有善孔子謂顏子有
不善未嘗不知則有不善
讀史成誦如何是玩物喪志此一重公案伯子
下此語上蔡如何就汗浹背此又一重公案伯

子指是惻隱之心晦菴轉一語此是羞惡之心
怎道是惻隱之心此又是一重公案透得過史
可讀史可不讀
程子痛砭上蔡自己讀史又細
牡丹根生薑樹脂馬啼鴿都是邵子造化
劇秦美新有歸獄谷子雲者何不并及左雄
歐陽與大蘇推服昌黎已極然却不放過羨二
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已破允叔嘲更欲遠

去不知走海者未嘗得大魚也子瞻此笑亦冷
才者不祥之名
叔夜才多識少所以死也巨源夫人謂君才具
不如正當以識度勝之耳眞不朽之言
出處人之大節儒行篇可觀
孔子立教之大在辨君子小人喩利喩義二言
眞分水犀矣
人有問視聽言動者曰言動可勿視聽不可勿

荅曰公知克人不知克己
顏山農制欲體仁二語近溪焉得不拜
鄧文潔曾見二溪於筆勝者忽發狂言於舌勝
者相對終日嗒然欲忘二溪寧不屈服
文潔見汝中先生曾曰天不做地不做聖人也
不做及記秋遊遂削去此等語顧涇陽以爲文
潔苦心不知是吾師守約先生代刪去也
吾師語余曾勸文潔出山荅曰待天下捨不得
我時始可恒自語曰何時紅日中天
文潔未易簀前一日尚寓蕭寺勸歸者吾師也
陶歇庵道文潔不疑於其信極確
敬齋文潔兄也曾對余言文潔舊有時文亦眞
作但不多存存者書三字曰是這箇
敬齋天啓末年猶在人有以媚璫求署尾者敬
齋佯作聾曰某爲守時行某事某事諸人出語
其子曰尊公耄矣其子進笑曰渠欲我作何等

事
余十五侍先師師曰學始立志作志學吟十首
遺余今愧尚未學也
家君子提翼輩恒以後生可畏與紂之不善章
拈示曰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今指後生人生
前半進數後半退數來何能如今勉之勉之曰
紂一人之力惡有所止書稱多罪逋逃是信是
使又稱庶習逸德同位同朝故曰天下之惡皆

歸衆惡焉成一大惡耳汝輩愼擇交戒之戒之
此二言發前賢所未發
大父濂南公家君子三歲已聰帖矣家無遺言
傳有一小章手鐫十二字日有懷不忘夢寐相
知莫負平生丁卯爲肚篋者所獲余泣三日
處家人以恐眞至言不煩
梭山上子靜船文公哫發此一語畢竟虧了子
靜子靜所以誦和家兄作也

余聞章本清先生云大學一章以一厚字結之
株深客有疑厚字不切明德者余舉書曰克明
峻德以親九族客大然之余欲題學厚堂
處須宜兄宜弟出須宜民宜人欲題宜軒
恒言高深曰曾見山高樹茂水深魚肥者乎平
地自風光也
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高祖以此語勝楚故武侯
曰漢賊不兩立

永嘗爲特將良之爲良也人人以爲得大將信
之爲信也作用天淵
作聯孝友懷天性文章學古人
二疏生平無可錄止以一去皆曰賢哉二子賢
固一時可勉雖然太子少傳猶不去哉
張說能爲賢者激發千古瞻仰之事遂力爲之
可謂補過君子何必欲改直筆
張江陵謂非有心殺梁汝元不可觀此人欲飛

但飛不得一語豈非有鍛羽心腸乎訪羅門德
問以近功明德答看學庸論語張便嘿然復嫌
言者勅之明德曾破家救汝元事實首尾江陵
處明德旣有心處汝元豈無心
張無垢爽氣逼人
平心和氣處天下事天下事固我分內事然仍
天下公事也
古人防口甚於防川此眞學問

作語要奇亦是一病
名根劃不斷有如金山江底脚也
孔子言無入而不自得二氏便以出世爲高所
以不同
世局更換甚於浮雲吾輩須自主耳自不做主
誰爲吾主
清心寡欲自分主奴心不清時欲寡未能
趙宋初時經畧已不長君勸臣以多買歌兒舞

女臣自勸好官不過多得錢可謂正言乎
宋祖斉曹彬一使相已爲廷臣竊笑看漢高貴
韓淮陰氣象自大
聖人說報應在身與子孫其理易見佛說報應
在後世其理難知
人心欲使之間
莊生之學深於用世人間世一篇與吃公子說
難相表裏

宋雄州玄武見宣撫使貯龜蛇而龜蛇死邕州
佛像動錢師孟投之江而地方靖足徵神道不
可佐治也
第五倫以視弟子不如己子爲有私其實不然
有代奚之厚者也
培植善類是吾輩第一義
事至須耐一刻然後應之最得力
岐伯論九官以膽爲決斷至確三思後行是膽

官失職然不再思則不可即岐伯所謂主明之
說也主明是思則得之
陰符經立天之道以定人是主周子太極圖說
立人極本此
一思不可恃必欲再思何也所謂慎思也如之
何如之何是再思
九思是一思思是父九思是子
虞賓在位便見舜教胄子之功

君道莫大於知人知不肖功尤大知不肖則知
賢矣堯典是知不肖
愼乃儉德是伊尹善導處
吾日三省吾身省是痛痒搔抑處澆水洽汗時
也世人不知省
吾道一以貫之如通身血脈流動
禦虜止有戰守治賊止有勦撫二者而已然不
戰不可守不勦不可撫此理之不易者戰勦之

學何不深求於治內也亦然
讀書可以變化氣質
矜羣皆非至道重在不爭黨耳
水之有聲有波者非止水也
石冷火熱石堅火融石暗火明石實火空何以
石藏火
人自顧鉗錘何如耳欲用人反爲人所用鉗錘
小也

禮之用和爲貴信近於義等語子靜謂有子支
離洵然
齊人一傳正爲求富貴利達者言耳必厭而後
反乞其餘不足又顧而之他等語已爲巧宦描
寫盡矣不然富貴場中豈無鈍拙之士哉即乞
人亦有如陶徵士者作此解非爲捉筆人自寬
也
卞急悞乃公事

孟貞曜是一清眞人詩品幽弘
李白只一豪快人耳杜有深思
從我者其由與是億料語非命由來從也觀關
之二字自見
子路言志夫子哂之吾與點也乃喟然一歎一
時心腸頓異至此
宦情之濃大抵爲利耳
學之一言咸謂始於殷高宗之與傅說也不知

帝嚳已言矣緣道者之辭而學爲巳緣巧者之事而學爲巧行仁者之操而學爲仁也三語與朱子效先覺之所爲同

吾鄉劉石問先生有大學述一日侍教一士問曰仁敬孝慈信之於敬止是同實而異名否先生曰非也此是父子爾時疑之一日讀舜書曰吾盡吾敬以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以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以使吾下故見爲愛焉父子之說以明宋儒主敬之學眞得先

立乎其大者之義

成湯言學更精有曰含學聖之道而靜於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高宗恭默思道便非善法祖者故傅說勸以學

作人須如祖逖陶侃擊楫運甓以成功名有濟當世安可似邊孝先便便長臥也

因循悞生死不小日積一日沉沉終古

學必至盡心知性知天方可言學

賈山至言在賈誼之上賈誼論散事賈山在源本上清楚

賈生教太子之說有源有委有倫有脊

每有良朋況也永歎歎兄弟之急難勸人和樂也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每見家庭鬩然語難時設有他人起鬩解不轉助者詩人形人至性甚深

應事稍緩省天下多少事

上官怒人時即不能與之解靜坐不應亦當消阻他忿戾強半矣

平易近人民必歸之何以後世反有篡逆之臣失在從俗也故曰政繇俗革允升於大猷

待人以誠持巳以恕必誠必恕人自信服

忙中得閒意動中得靜意煩中得簡意苦中得甘意才愈出心愈淸

屈服人不如感化人

厚欲積如累土築基然日積日高矣

見先達之子孫微者憐其後人而戒其前人可以物身

不竭人之情古人所以生生也

人必常存生生之心

歸陶庵云過在熟處發得力語

人之眞者如玉之色易辨也然纖瑕不有反疑

其非玉故日人非堯舜誰能無過

儒者以治生爲急此所以必仕元也

吾家正氣歌西山之後僅此接響然古道照顏色豈是尋常見地

將母來諗不言父者人情於母尤惓惓也倚閭陳情皆體婦人事詩之所以善喻人心也

危亏爲之安矣安亏爲之危矣古人善補

天下之事爲之自我不必成之自我成之自我不必守之自我但後賢以先民爲心子孫以高曾爲念一日萬年自在天地之間

理與事非介然二物也

瞿曇氏謂世界爲空又爲缺陷兩者自相矛盾辟如一器空則無形缺陷則有形矣

子思曰成其志者唯無欲乎至言

苟變以賦於民而食二雞卵弗用可見古人命將必廉愛民甚至衛侯非可輕訾

子日用法一也思仁恕則樹德加嚴暴則樹怨爲吏當思此理豈獨爲吏即處家人僮婦輩亦然

迎而距則自閉望而許則失守居官秘吉然後知聖人能用世

惟其緼袍不恥然後輕裘可共

夢分人鹿身慙上鈎不陽橋父事賢擬作客廳事偶語

天祥明護有所底止此語凜然
衛中子卯大類夷齊故子貢此問所爲者此則所不爲者彼
太公聽逆旅之言客寢不安攬衣宵行此豈龍取國者亦擊楫中流心耳
管敬仲隱令寄政使三萬人如一人故可以橫行中原
郤克請八百乘王翦請六十萬師古之名將不輕以少擊衆以少擊衆必精兵用奇令人討流賊奈何不濟師以輕用人命
趙衰稱郤縠可作元帥曰吾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何不稱他武勇
林甫名在仙籍丁謂悟參禪宗二氏之中易藏此輩
急流勇退此謾語也急流中勇亦無所用須當於緩流中着力耳

三教中近日各有門戶爲門戶起見未免落在閒處
妙妙妙妙不可言可惜可惜大可惜慈湖見箇甚麼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古人求言立諫鼓如何使不議哉此有心世道者辨之
古云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殺活自繇時全不費毫毛力也
山水之間可以陶鑄堯舜
狂者東走逐者亦東走東走則一所以東走不同放心求放心是一是二
君子求諸已已何須求萬物皆備於我反身何仍有不誠此處當思也
君子思不出其位三省一貫無步子差別
太史公謂周室衰而關雎作此豈不讀論語當時必自有解

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太史此言甚深

世以爲可言者止功名耳

可與處士結襪不可與官長拂鬚古人自在相

中作品也

一布被也公孫弘則詐司馬溫公則儉可見人

心之公

謙者德之柄也禮者衛身之干櫓也人既失其

德柄吾輩不可不嚴干櫓

泰山喬嶽四字在胷中不如大虛

身處膏腴不能自潤傲言似恕此鄉多寶玉愼

勿厭淸貧諷語如箴

釋之稱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至於土崩

可謂識本聽言用人皆當以此爲準則

入山水間如脫羈紲

犯上是天下義氣人始做得其奘也底於作亂

有子療此輩人疾先養其元氣則客氣消故推

本孝弟上

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是見子貢錯上了

別人船也

博物君子孔子并傳此學後世如張茂先之徒

是也先知聖人孔子亦演此傳後世如京房之

徒是也然二者皆與性命無關

杜子美先後出塞詩讀之可抄作諫書

莊子廣漠之野無何有之鄉畢究有野有鄉在

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與人心惟

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同

萬念俱澄一眞欲現此時尙着得力否

少有衣食之累且能淡然處巳奈何得一金便

輟程不歌也刺刺自惺

待人恕則處巳寬待巳厚則處人當人巳一理

也

君子所絜之矩與聖人不踰之矩一也

器與不器之學問起手時便不同若到器時才學不器不惟學不器不成并器亦喪矣管子非不欲不器然起手處繆也

倜至湖上笑曰既不能似林和靖以梅爲妻寉爲子亦當以妻爲梅子爲寉耳

馬如羊金如粟亦是馬與金耳

夜郎孰與漢大尉陀孰與皇帝賢今日學問中人門戶大抵似此

觀涇陽先生少時讀養心莫善於寡欲反之寡欲莫善於養心最有理

寡欲卽指男女之欲心腎相交欲交則水足以濟火火足以濟水水火濟而養德養生之道備矣

欲者欲之也理者理之也欲之理之自是一念在人自作主耳

水屬陽火屬陰故水屬坎火屬離一君二民坎中一陽爲君離外二陽爲民故火之影在外水之影在中火藏於木石之內水流於天地之間然則水寒而火熱何曰周子太極圖說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是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是可識矣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淵明詩也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子美詩也古人處窮時不輕許人爲知己

陸敬輿不負天子不負所學眞聖賢地位文山先生更曰讀聖賢書所學何事一問多少受用

韓安國處魏其武安兩是之說大有理當時使兩罷之法平矣

李廣程不識之治兵可辟二程夫子學問明道氣象大人故樂從正叔嚴然亦鍛鍊得人多

等閑識得東風面萬紫千紅總是春向來枉費推移力此日中流自在行朱紫陽一旦豁然貫

適之言如此
狂者人多不悅狷者不悅之人亦不少鄉原人
皆悅之
王龍溪羅近溪二先生行徑不可學
鄧潛谷窮理讀書有益後進
一先輩曰水之性自直然遇危磯峭岸迴横其
中亦必與之委蛇而水之直性未失可謂涉世
微言雖然終不若平江濶浪無澎湃硿砰聲也

除得此澎湃硿砰聲不成水矣但不必與之爭
遂喪我之性以違之
儉生廉廉生威名言也
清慎勤慎者主也慎自清慎自勤
性相近也只說得相近人之不同有如其貌然
亦相近卒無豎眉横鼻兩口一耳相近之中又
有千百萬億不同處則胎氣之所為也性在形
中如泉在土內土有不同水性不無差別惟精

惟一後儒只講一處不講精處所以辨者紛紛
也
天命之謂性此是渾然話率性脩道都是以人
用天矣
可離非道也一句喝得妙
君子中庸四字分別不得
君子有與小人對反者君子有與君子對反者
如遵道君子矣不若遯世之君子如寬柔君子

矣不若中和之君子君子之等階無莫同道得
門登堂入室許多不同
張公進一百恐字最妙今人恐到九十九字一
字恐不過前恐皆失莫矣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正惟
知之難耳一既知得大事已了好與樂不過涵
養此知耳
自畏自抑是學問切實處

人在天地之間各取適意而已萬物之類即飛蟲游魚皆有適意處以中無欲故也人多欲雖適意處亦鬱鬱不得志矣

用世胷中須有成局然不可有成心

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此山林修潔之士然不是經濟之才故把隱居行義者形之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此朝廷忠蹇之臣然不是性命之學故把出仕卷懷者形之一側重在行義見能用世者不獨善身一側重在卷懷見能遯世者不獨沾直二章合看有味乎其言之也

文中子門下將相之才規模不同矣

水淫山賊此是留意於物而非寓意於物

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此一句便道差了誰是主也百年之間一日之內多少滄桑故聖人比之浮雲

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淵明出處二語道破矣

從來稱經必稱經術沉酣六籍而不知其術便如木偶人能歌能舞雖巧絶而無神明血氣之用

汲長孺持大體漢公卿之最

黄次公趙廣漢小事偶語必知此豈有神術不過善用左右耳齊威烹東阿封即墨亦曰吾使人視之云云余以爲皆非持大體

漢昭帝辨霍光不反知密矢新接乃謂之明殊非譏察術巧

直不疑還金太史稱爲塞侯微巧可知微生高之不直也

甘羅名家之子孫史斷曰雖非篤行之君子謂名家子孫以篤行爲佳萬石君可法也

蘇秦張儀同學張耳陳餘結交起念都是爲利故至凶終隙末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全不如朗日在胷以赤腹
推人也

孔子無言孟子好辨將無同

默而識之兩頭俱斷識不由默固落情想默不
透識亦墮頑空渾成一片庶幾借忘學者學此
也誨者誨此也

聖賢隨時澄觀此心之正

培植正人是有功天地事

年饑用不足恤民用不足也故曰盍徹乎以恤
民有實惠也二吾猶不足慮國用不足也故曰
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以慮國有遠謨也纔識有
子不迂且章中有一吾字別之

人之異形爲常亡君形者亡也君形者與形周
旋久故作別離之悲耳其實形不知眷戀神神
特眷戀此形耳薪與火明與鏡水與氷皆不足
辟之

毛穎傳固佳然秦時何得用浮屠字

封建論若爲節度使而發前半太迂

柳子三戒雅謔毒詈兼而有之

上藥養命中藥養性學力過於藥力人特未服
飲耳

凡物不得其平則鳴此意亦僻神之聽之終和
且平斯善鳴矣

德者得也有德者必有言言所得也辟如遊名

山以歸者未有不向人稱述之理意蓋欲其共
遊也故有德不私

艱難險阻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此是
贊公子語公子生於富貴不知艱難若㗎延塵
埃之士此爲剩語耳

門生不諫其妻諫之栁下所以能隱其妻不識
其友識之豫讓所以能忠

范忠宣公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二言

是爲官之法於李尤爲眞切欲書之座左佩服終身

寇平仲澶淵還使如無所容自引罪曰臣待罪兩府不能先事防虜虜勢猖狂致陛下有城下之盟罪應萬死何敢以爲功乎如此雖有百王欽若何能讒之此一舉也不獨欽若以爲孤注郎張益州亦以爲一擲愚謂平仲正似謝安石賭墅飲博大致亦同但安石以度勝平仲以氣

勝度勝者人飲其和氣勝者物忌其泰故功成之後截然不同也

王孝仲出丁謂於西京寇平仲逐欽若於魏博韓穉圭安置任守忠於蘄州其與小人之狡獪者何異但品爲君子之品人信其素心爲君子之心人服其公事爲君子之事人快其斷此處正自難耳

周伯仁之於王茂弘婁鄭州之於狄懷英王子明之於寇平仲可謂好名之甚申救薦舉雖不當名自已居然不居此名正欲得此不居之名此好名更深一層矣故小則致人之疑大則速已之禍申救視薦舉尤爲迫切伯仁出言無章故自取甚焉其實三賢之弊一也

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蘇子瞻之發言肯遠城郭粗全糧儲粗備兵甲粗修范堯夫之慮事意深惜神宗不悟耳

爲學先要立志立志而志未立務要責志先民有責志之說立志是用力處責志即是得力處湯之苟日新是立志日日新又日新是責志嗚呼予受先師之恩十五時教以立志今流浪三十餘矣此身尚如無柁之舟自責尚可緩耶

有問余言動非禮可克視聽非禮如何克答曰公欲克人未知克己其人默然而去昔賢以此問謝上蔡上蔡曰仁者先難而後獲所謂難者

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也克己之義無
餘蘊矣有妓過程正叔閤日九伯淳曰吾弟恁
地好色所謂正叔目中無妓心中有妓伯淳目
中有妓心中無妓正是此義家君曰即如一美
婦女原是天地父母生的如何反與他作非禮
詩云出自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
這就是非禮勿視矣此言與上蔡之旨大合先
儒謂孟子形色天性與佛氏色空之語一致近

覺此處有省

此事須是斬釘截鐵不要拖泥帶水必如坐火
坑裏奮不顧身以求出脫耶耶放鬆身命瞬刻
俱喪這般切實庶幾有些子湊泊處

仁者先難而後獲世儒以為獲甚不要緊須要
做先難工夫如此是把獲當做一功利看了獲
是獲箇甚麽獲了時有甚麽用着他於此處討
得些子消息着自然要先難矣雖欲不先難亦
不可得也孟子曰先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在後深造在前但須信得及耳

養心莫善於寡欲顧涇陽轉一語曰寡欲莫善
於養心少甚喜此語近覺倒了養心莫善於寡
欲是養心作主寡欲莫善於養心是寡欲作主

易稱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此便是理一分
殊有謂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亦可者何不
思之甚也

韓穉圭不別黑白此有深意如止謂畏禍畏黨
則非穉圭所出矣穉圭處英廟時曰事不成不
過族耳吾不懼也此豈畏禍之人又曰大臣以
李固杜喬為本其弊猶恐為胡廣趙戒若以胡
趙自處弊可知也此豈畏黨之人蓋穉圭之不
別黑白為朝廷非為一身也當在西府與范希
文文寬夫相爭如虎三人相善如推車子主於
可行一日希文拂衣去穉圭自把其手從容商

推全然忘却形迹我私豈但是一經濟才竊謂於學問已有得力處矣

宋荊湖彭師寶殺父來投其後仕義請降欲得之并心焉命二府議讀至此掩卷思之曰惟與之是以子殺父逆也納殺曲也彼辭順理直如何不與復讀吾家潞公亦云然韓魏公則出人意表曰他日朝廷何以來蠻夷也不如先約勿殺師寶然後許降服膺魏公善處大事如此因

思及唐時維州一案恨未以是法處之者文韓心在王室牛李各嘗其私故處大事宜與不宜相去不可為道里如此嗟乎悉怛謀之歸順也以誠彭師寶之歸順也以激且維州為中國扼吭之地溪洞不過荊南附徼之司事勢逈然不同後世論者猶謂自悉怛謀誅後土蕃終唐之世無或殺者是亦僧孺之功嗟乎是何異以宋南渡和議成百年無事為秦檜之功也

一部中庸止一教字修道是自己事便可以教故忠恕即謂治人至誠即謂成物均一教也

晉江李文節公謂思到未第時并思到解官時自然胷安澹泊余謂未第時是如此解官時是如此只是如此未嘗有增有損人自為分別所謂徐公有常天下無常也

梅福曰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

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無幾人肯哉可為聽言之法

匡稱圭抑朱雲曰嘉從守丞而圖大臣之位欲以匹夫徒步之人而超九卿之右非所以重國家而尊社稷也漢人重名器不以賢者而失慎焉大率如此嗚呼即宋熙寧間三舍人所爭止一外官轉京秩耳且斷斷不可奈何輕以羊胃自名乎

雅似堂文集目錄

祭文

辭祖塋文

言念我祖世系何其惟宋信國汗青是冊代有喆嗣忠孝不移誰遷自吉赤顏爰基族蜂而列寶穡攸宜翼翼皇祖瀼水爲居文章大業雲蒸厥時舉主凡七終也數奇天不可問有德則綏棄孤于藐王母泣宦人亦有言子也善箕少爲家則長爲世師是宗必達巷無異辭聊聊小子日惟喔咿鞠懷王母言之則否汝孫勖哉達尚見之嗚呼汝祖念茲在茲予方勺舉王母是遺剔歷艱阻捧檄遲遲匪翼之能祖乃於施維祖之志我則行之維祖之居我則康之陳脩未能田也何菑來辭我祖許

君驅馳嘉禾李署試政惟祗詩云聿脩敢不孜

祭趙母李宜人文

誰謂具禮不自頎儒閨秀攸誦中壘管濡駕言
後代鮮矣時逾曷以追蹤林下于于郝鍾遺範
旣慨以吁夫人曰李族望而都來歸趙祖祖也
德隅其孝維則譽生舅姑內侑典墳外佐將輸
百畝之宅比封且娛天順淑德階前芝敷維張
厥時伯也大夫實列御屏刺史匀吳仁有遺愛
義無遯誅夫人式教不敢踰趨夫子不祿夫人

巳痛大夫爰歸三年心瞿
天子曰來司空汝須維時令子族舉于虞繼爲
司空魁梧而鬚言依忠孝王母是行遺時莫避
疾首國瘁大夫從俎司空泣途爰以歸養兩慈
并劬王母康只
朝奪其孤軍旅在郊手援長枹勞績方著詔欲
馳驅孰令王母不待而徂雖曰壽考德畧報詭
誼比世講厥心孔虞遥奠于道祝彼來歆

祭趙如一文

嗚呼如一汝死耶嗚呼如一汝眞死耶天眞無
知而道眞不幸耶嗚呼余寧不慟絶耶如一如
一汝形雖死汝神明未嘗死也汝聽吾言余長
汝八年耳始余十四五時汝日從吾家嬉也索
余試對偶背書傳聰慧異人也余父母與汝父
母樂之如至寶汝朝而至必暮而歸余必攜持
而送汝余方二十餘汝則就余學舉子業十五

應試而即補弟子員試輒高等余靜察汝之心
歆然若不足也余父誘汝志聖賢之學人則言
之汝則行之余習汝之一動一語皆古至聖大
賢之法也事親極其孝視弟極其友交友極其
眞余女弟之歸汝汝相敬如賓也人之佻達者
見汝未嘗不斂容聞其風者未嘗不嗟惜讚美
也鄉黨凡之於黃憲王通之流余靜察汝之心
愈歆然若不足也蓋儼然以明道伊川自許者

坐室中日錄記所得以自效秘不示人余女弟間語我未嘗不説其精進汝不以外父視余父汝不以內兄視余兄弟猶之共父之子也嗚呼如一汝眞死耶記余之舉於長安也汝書來云聞報時正在講學之席起飲一巵曰吾道行矣兩人別未有一年者也余時時有書寄汝歸圖一握手見而相笑歡倍平生余促汝與女弟偕來汝辭以親許來歲一來視余余不敢强私心

以爲余方年三十有二汝方二十有四後日之相樂者無窮期也余來越數月汝與女弟皆有書來寄吾三弟而獨不及余余甚怪之豈愛余之勞於作酬耶嗚呼余亦竟未致一書與汝何獨怪汝念汝之送余至彭澤入對余父母而淚被面余服臭俱含淚而不忍下佯笑以別之不勝慟也嗚呼余寧知至此何戀戀此一官而不從汝論道談文以樂死山中丘耶汝父之書來

也是爲八月稱汝病蠱論其狀甚悉余心已甚惡之丁爰大來又備道其詳余心愈憂而匿其狀以慰余之父母嗚呼誰知汝竟以十月三日死耶汝父述汝之死言汝屬父與弟俱師余父之爲人汝又言彭祖之修顏回之夭皆一致目弟輩曰學汝汝父勸汝此時正宜着力汝首肯三而乃死嗚呼汝可無愧于處死矣獨余亡此良友余雖歸而誰與從之遊也誰與夜半栝酒

論心怡怡余父母之側兄弟之間也誰與聚友伐鼓考鍾以聆緒論也嗚呼汝雖死汝有子也汝子豈道氏之孤兒耶余之子也余之女弟能讀古人之書必能稱未亡人以守汝子之成以報汝於地下也聞汝十月八日已葬先人之傍嗚呼汝死余不得而哭汝窆余不得而哀余實負汝謂之何哉嗚呼余父余母余兄弟聞汝訃音皆急歸而撫汝之孤嗟女之婦余不能從心

之忸悽曷其有極異日獲歸恐汝之墓草宿矣墓木拱矣嗚呼余寧不慟絶耶余欲錄汝之所記以教後學且使世知有汝聞汝死之先一日命焚之嗚呼汝之心欲何爲者耶如一汝神明烱烱如在耶汝聽余之言寧不爲余一悲耶嗚呼痛哉嗚呼痛哉

祭李見山年伯文

嗚呼太公明德敬止長白誕生文成奇綺七十老翁勇奢義俊翼友次君齊年雁齒銜命偕來守官吳李意氣相傾久忘我爾迎養有時河冰瀰瀰不獲登堂蹌蹌猶子聞榮初命捧代色喜忽天不弔逢運之否蠢茲醜戎侵我皇輿東藩抗難火炎玉毀相率而啼民同庖麃太公有家家二千指醜戎薄逐勢無全理太公斯怒大呼

而起爰集蒼頭直趨敵壘射甲不穿射踵簇髓轔轔鐵騎相當輒靡虜乃畏公不敢近只豈曰保家亦全厥里維時太公目貫胡矢旬日漸平尚含餘痏正寢旋歸壽乃攸底嗚呼虜禍豈啻千祀雖有虎臣不念國耻家食儒冠抗戎以耜忠勇性成老而不已如我太公敢告司隸桓桓大東初聞厥圯我友痛呻官如敝屣北顧長山憂之如杞時有吳人見公杖屨父老來聞家獲

殊祉誰謂家全太公不俟嗚呼太公壽登六袠
文子文孫科目隆峙身雖殉虜事炤青史下覩
走令何止憁蝗異聞撫膺走唁哆哆列帛於堂
盛黍於簋庶幾太公聞言憑几雄氣如生鑒茲
陋鄙

祭陸墨濤年兄文

嗚呼死歟余友墨濤墨濤之死誠足以豪人生
百年如火遇膏晴中而去數將焉逃或重泰山
或輕一毛在人自立豈命伊遭嗚呼余友靜正
如貓不可假人忠孝以翔落落難合痛讀離騷
平生之志鬼神所勞筮仕南郡問天首搔不曰
蘇公則曰皐陶蠻夷猾夏憂心忉忉顏巖守墮
光入天號張許力竭碧從地韜嗚呼東藩忽長

虜氂負城以斵戰巷而鏖諸公畢命鳥啼獸嗥
墨濤男子笑視同曹心雖剌刃臂猶帶纛元配
偕志側室競操事光青史人載素毫吾友雖死
可以陶陶人言倉卒怒風濤濤相顧無計乃以
名高嗚呼賊臣縋城如猱枸執司敗乃窘而鯛
吾友頻嘆何異豕牢生爲直臣以殘貪饕死爲
厲鬼以射腥臊嗚呼余友帝享雲璈余切門誼
敬薦生臙歆斯鸞來飲我山醪

祭黃太老師文

吁惟先生道與之貌番番岌岌園林是樂庶幾大年稱民先覺是訓是行曰忠曰孝天發中懷言無徵巧食我黎水有此者英便便維裒黃石白珩石渠同與長掖經橫稽古之力上比桓榮帝擇長令授以石城先生治譜哀訟益耕民親惟惠神順以清大用未終勇於知止四十餘年高山流水遊於黃庭脫棄渣滓忽瞻偉人咸願

納屨吁惟先生篤生夫子學貫天人道敵生死借以文言亦既冰齒大養養天豈曰滑旨我聞先生亦善於酒無賓而懽飲亦數斗老而不疲徵則壽考適意此中居然五椰夫子語我父髮已斑近而視之愈童於顏憶惟七袠敬自祝還厥惟甘露降於福山天之所祐豈獎後艱日盈三萬齒或及百遂辭人間欲掌太白夫子入朝爲帝前席知與不知咸覩世澤先生漠如不待而華吁惟先生殁有周鏞金石之詔曉恩已重德人穆穆三命而恭百年之後尚師儒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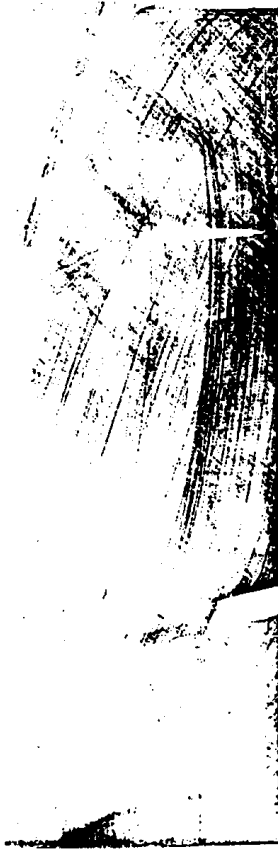
祭項仲展刺史文

嗚呼仲展醇乎其言穆乎其色鄉之人莫不曰今之古人以世德之作求肆力於文章而海以內儀之曰蕺苑之鳳麟間一動色世道毅然發憤盡灰聚米以談庶幾正直剛毅之倫如仲展者仕何以不達年何以不永而澤何以止及乎其身恒疑天道眞夢夢耶德石者徼福以斗施畀者酌報以斛何絜柄之錯錯兮事不可齊而

理不可均嗚呼余與仲展定交於京師仲展日過我而氣誼不勝其眞如數十年之與居夜聚光而朝奔塵及余之李於長水也仲展落落然若吾生平者退自後於諸紳然後知君子之交誠哉其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親仲展補官於北邊虜犯三齊奔入大州共刺史講攻守於城上蒞自總其爲孤臣暫捨以南尤草皴行以相勉也皆君父之大義一言不及於私姻嗚呼誰謂仲展遂齎志於闕下而平生之志不獲百一之伸然得道者後取於世而不忍喜約受於弱而亦不足嗔余終敬仲展如一日歌步招之欲其勿徬空而長呻

雅似堂文集目錄

碑銘

大行鶴朋王公墓表

士大夫之行核以法得垂之紀載者不必皆有赫然可見之實也行無忝古人雖野叟童稚爭欲傳之傳之不能已於其心雖欲求其所以然而不可得知也大行鶴朋王公沒且二十餘年矣公之季子某始以表其墓爲請公才未盡於用貽不可無年之嘆故當時有誄其四不宜死云余尤聞其沒之日鄉人環而泣曰天奪吾善

人也天奪吾善人也窮遠之灌夫亦有爲之輟畊而長號者公何以得此此又昔者黄叔度郭林宗居鄉之所無有也公生而慧坐大人懷中指畫曆中方圓輒辨其字七歲能文已疏宕不羣有奇氣試於良有司皆曰此未易材也癸卯鄉上賢書公以某經第一人薦丁未用公念昔得其卷讀之不忍釋手曰科名非是人不稱力上之主者主者以爲北人也名次稍後以嗚呼地

氣自北而南顧不欲先北耶戊申除授行人司行人庚戌奉使楚肅二府掌祭公是時已得脾疾不敢辭遂日劇以革嗚呼士大夫之忠於所事者雖一命之奉捐軀遂志不難以義自斷於心如此況承天下多事無可讓之衷尚忍以疾乞閒耶公爲人量雅度汪不設城府性復好施予一無所吝內外親疎無不悅而敬之故公没子某官尚笲然在疚巳咸覩其成立葢天道卽

博物君子以爲違也爲公應之若鼓於上風而下之聞也前有賢者後有達人不誣斯語也久矣公性至孝事大人某公未嘗一日忤於色間有溢怒必和色婉容以正之雖養痾山中獻其所嗜不絕於途也執母之喪哀毀骨立易簀日猶作念曰吾母亦以是日往吾從焉人有謂親恩宜感者公曰感君之恩非忠感父之恩非孝至性之言造理淡微乃爾嗚呼當

世廟議大禮之時言者多得罪去皆持爲人後者爲之子以言悟君所入已淺余獨謂當是時使有以身蹈道無議於禮之君子上副廷諍必有不苟於表見者公之孝於某公及趙孺人皆所後父母也以斯爲難云公卽未大用於世獨其概采之史氏并足備文學獨行之選詰胤又復嗣公之志以行公猶未没也夫

明故封文林郎推官李府君墓誌銘

公諱夢鳳長山人先世祖士舉徙自直隸之棗强高曾相及以至公考廷春皆課耕讀植其家公少奇偉雄傑十八補邑弟子員屢舉有司不第怡然益喜自豪方弱冠而孤也骨毀支牀葬之日嘔血數升及事太孺人王撫弟龍翔爲孝友天懷栗發一日孺人疾夜半挾一蒼頭策蹇驢走山谷中延醫忽大風雨與脫失驢狂奔悵

望狼窟中三狼左右顧吼卒不敢近萬曆乙卯二東歲飢死者相望於道公出所畜聚宗人會食得不流亡所居里去邑遠倡以德讓皆率公教牒訴一不煩有司伏臘往還閒事騎獵輒相醉藉起自歌呼座有及人隱者頭且俛不對也援他事亂之崇禎巳卯虜入濟南公率家男女二百保於山虜瞯控騎而上公不僻引滿射甲不中命奴射虜蹬顛七人乃捨去公亦左眶中一矢輒愈有謂公者古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亦爲國謀耶越旬日無疾卒春秋七十有二妻宋氏故河南胙城令汝牧之女子三人長曰重熙少曰景熙俱邑弟子員次曰化熙甲戌進士湖州府推官孫十三人長曰篤之丙子舉山東第三人餘幼公以子化熙政成驗封郎中林胤昌以公名請封文林郎如子官命下而公已華銘曰勇仁孝友亦既黃耇狼避虜走事豈曰

偶施石報斗於以昌厥後

謙兒墓銘

嗚呼謙兒余側室劉之殤子也生於崇禎丁丑之冬十月殤於戊寅之冬十一月甫學步能牽衣嗚呼痛哉余師延陵季子之義瘞於嘉興書院之西亭子下後之君子有知爲余之殤子也者尚或掩之銘曰生於斯死於斯瘞於斯天乎余無所私

慈頻先生墓誌銘

齊安龍文學塤持父私諡慈頻先生狀來檇李求德翼銘其墓翼聞塤之文而賢也願一見其人恐後嗚呼塤以文名海內者三十年曾不能博一官以養圖所以不腐其父當託之能者不擇而及於翼塤欲何爲者乎退理其狀先生王父諱大倫有蹠踔才考諱樓性雅尚不事生産先生諱雲霽別號見田葢占易象乾之九二云

先生生家且落厥考既不介於中妣顧且嗜餅無儲粟日月尚悠先生七八歲輒能負米以養十五六折節學且食於四方時女兄及笄未字弟廸功郎力不能室皆賴先生以完研田供其脆者十餘年克襄大事卒以之萬曆戊子飢庚寅又飢先生時居鄂三族聚而食於先生者日盈數百指他婚喪贈唁之費不與焉無何廸功郎又没於官輿之歸哺其孤無異視子以是千

金輒散遺不惜居鄉喜排解人有不善不畏吏
顧畏龍先生知才善斷時有訟楚隱事者有司
不能決先生曰一根其源白骨不一二人止主
其說遂定里有詈於其門者走而謹避之詈者
有喪仍往弔之以是多先生爲長者先生初艱
於嗣乳女兄子爲子名某後爲松滋叅軍考疾
革時語先生曰汝事我謹所不足者汝紓餘爲
妍我死請於帝求有後以食我沒四年先生果

夢考以一黔兒至曰今得請矣當以某日生既
而然卜名又夢晝字而附耳語曰墳卽今文學
名也文學名張甚有司以不得薦引爲已耻先
生曰何遽不爲福乎汝也才早遇鮮不以人爲
戲天殆老汝仁心爲質也嗚呼若先生者識加
人一等矣今之望於爲子者袍笏拜堂下赫赫
奕奕爲鄉里聚觀門高而族大田宅僮僕多貴
且及我子而不爇天也食報良善脫一不然如

權之權於朝夕已喪之百世之氣爲一人起且
太夢兆得失耶墳所交多賢士先生許其爲人
皆殊驗故諸子知先生深當大葬日曰易名爲
愨類當乎墳曰善遂用之龍氏上五世無及艾
者先生獨得年七十有八孫二長天孫文學早
卒次梅聘李自天女女孫三長曰蓮早卒次弗
適楚宗生文濵次穆許汪亦常子皆墳出曾女
孫一名巽許方象鄉之子乃天孫遺孤銘曰古

有龍子載諸書傳董父劉累豈或其先熊能有
光發於楚伺是愨是類遇田斯見閑邪存誠占
豈不善旣文且淑帝夢已蹟墳也能子德終世
逝

雅似堂集目錄

詩

溼郵

雨中上京口

同李五紘年兄至金山寺二首

毘陵驛寄馬培元

惠山泉

放生禪院看魚

題李五紘畫巾

送鄭兆綦兆頹歸莆二首

送別徐玄子

偶成

登海寧城南塔觀海二首

過顏魯公故居

謁張無垢先生祠下二首

餘杭午日作

望洞霄宮有懷

過錢武肅王墓

弄珠樓黃玉庵招飲二首

嘆所見

秋夕拈韻

浴兒

小雪雪有獻匡廬雪圖者

立春齋雪早起

東郊迓春喜當以慨

到懶園似泰山人二首

西湖夜雨

韓四水署中觀梅

山人以雨花臺石一盤見遺作小詩志謝

春夜適吳典聞雨中歌聲

綠萼梅

田家偶作二首

夢一丈人口詠花爲春膝雁是秋臣覺而

賦詩

舟次毘陵二首

誦杜

戲灣

擬附

吉斯

惠山㴱泉

并寺

姑蘇晚

後二日晴姑次松陵

喜雨示舟師

歸省値仲弟姻

答黃嗣眉

芍藥行

禱雨

送楊機部使蜀

仲夏始雨二首

櫻桃

直日會極門口占

賦得羇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十首

集石漣亭

遇雨

偶然作

鄕寄

旅夜

坐月

楊惟節訃音至自白下

終朝

良晨

留紫瑶司馬示酡羅安人停杵集賦贈

翻書

晒驅

黃嗣眉途次寄懷賦答二首

枯魚過河泣十首
吁嗟
嘲燕客倣崔曉體
秋懷
安吉道中
戲集古詩闕文為秋閨吟
鄣南公署
早發鄣南未至豐二十里皆竹也天目之
水越若來東南之儲其謂斯乎大者可
椽小者亦可器用瀕山巨澤箭材生焉
斯盡美矣
聽秋
晨陰
詠山
猛虎行
冉冉孤生竹

休洗紅二首
入始
偶題
早發吳郡二首
艇中白蓮
沚藻詩
趁閒
田晚
王師
秋風
乘馬
七夕同武州令飲古寺望山上放燈
譚服膺招飲半月泉
圃叟
秋懷
舟中

柴桑文德翼

詩

丁丑元旦

旭氣侵人暖、梅風入曉簷、翩能翻遠影、鱗欲出淺潛、一日春初麗、十年化自沾、照盤何所有、不乏水晶鹽、

其二

行年三十四猶爾一除初齋可名官竹俸裁足野蔬每懷高士跡真賴古人書山水安吳越堂高亦晏如

其三

柄移東有斗欃落北無星爲贈梅花白徐憐草色青喬夫馱近役太史執遺經觸耳煩人意長杯未可停

其四

作人何所謂世或亮予真春暖冰如渙風和塵未塵新能生蔓艸老自識松筠誰是西湖長與來欲問津

初正上武林

雲暗江行緩、荒荒岸樹寒、櫓師噫夜雨、郵婦借春盤、小草三年殢、屠蘇五日殘、語溪相款引、飛鳥浴前灘

人日舟夜漫懷

輕舟矜夜月江影亦時斟人日勞勞度春風款款尋草堂歸未得花發信猶禁記語山中老雪峯可暫臨

有惠以紅梅一甕者置之舟中因賦

誰信甕中堪自老賴兼怪石與相能香聞欸乃寬生月色染臙脂骨是冰得伴孤山稱小友知來寄載亦神僧家園剩有撐巖幹花發今春第幾層

詠李賀長吉孟郊東野詩
元和之歲道何窮刼刼雖多人不武隴西年少
武康老來友南陽博士愈愈詩建鼓鼓中央二
子翺翔兩行舞齡齔人間不肯從枯木肝膽怪
石膁茹茶茹蘗洗詩腥方山冠者見之怒嗚呼
怒者怒何如短毫颸鬼怒瞿瞿

舟行
春水淛湖上朝朝坐舸回人生會有役萬緒紛

綸來祗見桑條剪中有寒谷梅好風花後發明
月花前閒村墅荒荒遠竟接越王臺越王千載
去樓船化莓苔

春日集烟雨樓似鄭鴻逵太守
春到湖頭水到城舫舫載酒共吹笙使君不淺
登樓興野服何須驄馬行樓上晴光樓下艸風
吹香去梅花老江南行樂黃鶯啼啼處曾聞江
北道哀哉江北百雉迹萬灶無煙斷管絃安得
使君八九輩遲遲春日醉樓前

行路難贈寅司馬楊君太致
昔日陽州道豺虎食人鬼晝啼君行狹路逢長
官席地聚沙全村堡今日泰駐山黑蜃赤鯨相
往還君乘一艇海上來指揮如意號頻頒有力
如君君肯戮勿言往事言聲感邊城明月海城
風我欲爲君怒擊筑君不見道上磐十人邪許
百人看又不見井中榦千人轆轤一人歲君功

已就君應徙世態悠悠何足哆

春日乍浦觀潮作
海風匝地雨瀟瀟南障孤城聽野鵶直上山巔
横極目雲邊悲壯生海潮海潮澎渤又嵾峷秦
駐鞭山山作滙由外神山遠萬重上藏神藥不
可采海門海門自封騎鯉真人海上逢授我
離離青竹杖猶疑蹐是葛陂龍望中蛱蝶黑於
鐵吹浪徐來魚網掣蜃散嵐收山漸開唧枚勇

士陳還敵空明澹影和烟長誰生碧波細弄簧
情伴野陽忘底事不知何處詠滄浪

江上濤

江上濤屓屓濁浪沒江皋浪去長空影自平危
冠嶽立江風生江南釃酒兼烹牛縛賊江干賞
比丘江北無人鬼夜愁賊過軒阜臥橫舟君不
見舊年中都兵失守今年守將印如斗國家養
兵兵養賊養賊之兵兵不得江上青青柳如絲

江濤不到人如癡安得江爲城濤爲卒天風嗥
嗥吹臧棄官不走馬人安室

將進酒

勸君酒酌君卮山川清且遠土俗復閒宜月燃
人如玉風吹花滿枝悠悠人事相煩少爾爾天
倪亦自隨不知何處稱川與仇池

春日視塘海上黃玉庵年兄召飲許竹山

閣上觀潮異日遺以詩和答

春入青城連紫陌海風怒號窮荒積石堤齒齒
漱東南偃臥長虹千萬尺吐墨鯨魚山背搖樓
船將軍泪潮汐當年精衛徒爾爲幾見揚塵如
數策伯牙臺上苔雨迸嗔嗔鼓史奏鼉革寒生
二月浴鷗輕幕日中流半舍赤帟令橫翔山上
來探奇命我飛雙屐灘灘烟水沒天邊秦駐一
拳微隱碧中有漁翁棹筏過舞叢欲與波光射
枚乘郭璞何人哉賦海狀濤稱詞伯鉢眼威神

不可名曾玄混沌妃太白安期不至誰爲徒聊
與此翁爛煮石石爛如羹餉似人閣中活火筋
長晝石帆無恙自沉浮洗盡祖龍鞭血迹

春日

春日何離離於焉江上尋枯柔新欲滋中亦有
鳴禽鳴禽三五聲發人清淨心門橫樹上藤花
落屋後陰中有一道士自理無絃琴誰爲無耳
者撫掌莞奇音

自嘲

我觀韓博士飢寒嘆當年歲米充六百所乏亦非錢瘠李何可為季裁萬七千下詔勸急公半以輸入邊厨傳寧蕭然漸恐笑無烟客來無可餉餉以通惠泉走海得大魚斯語亦徒然

嘲蘇 有序

子瞻曰也知堆案文書滿未暇開軒硯墨中此語使子由聞之則可若涪翁少

游輩當為絕倒舟中無事作詩傲之

扁舟閒煑水泉香悵望閒慢笑老狂不解湖中臨墨趣竟同雨後落花忙中賢空欲過齊郡邊警應須徹曬鄉苦李青青猶在鬢那能一倅便成霜

猛虎行

峽中渡夜昔人愁今日周行白晝留孤客相逢嘆羈旅千羣今日輟行輛朱衣道士陵清巘白髭神僧嘯古丘變化離離何狡獪不如今日張高秋陰風動地天門獸攫裂三山暨十洲帝遣虎來不敢殺空生年少一周矣

寄問家園竹

路苦不記山城滑中隱崢嶸一小齋爰念此君三五夜揮杯勸影可人懷花侵者幹晴時剪石壓新苗雨後排不見吾家狂與可瀟湘幾請醉雲霾

橫舟鶯脰湖

春水亦已洄春條亦已秀檣來掠燕尾棹去翻鶯脰鶯脰綠慘慘曉風吹浪皺中有壘壘臺四表光如縮虹亘影粼粼流漸石可漱水分三涯流蹲沓同獸鬬迢遞氣能平各以灌耕耨紫堤陵陌阡遂欲盟遠岫吁嗟南宋間國瑕誨朔寇遶湖燦雲屯獨松寧失守覽物方懷新中輸朱遺舊迢浦分細寒舟居不煩傲

昨夜

昨夜江上潮勑勑連天[illegible]不脚枚萬馬一
時控輕舫無繫蓬野舍存推椒木皷何欝陶枯
寂聞異哄夜燒晴冷光八極藹擾萝東風毋乃
驕哈呀怖春凍微鬧側躬人驚起覗儲甕不惜
脫粟傾珍情只羊湩

朱中白比部召飲古香亭觀南宋梅同李
映碧五絃二司直

雅似堂　詩　九

怪石蕭然大雅堂與梅結社已千霜一亭有月
枝能野三月無花影自香不借孤山稱大隱懶
從舊內說先皇停尊細聽流鶯訴可許通人掃
綃長

西湖月泛同李五絃李映碧關人孟
涵靜湖中影樓船思渺然春風吹細綠浩月隱
浮漣縈縈燈故亂洛洛笛成嗎橋外人如鳥共
堆沙裏眠

寒食復泛同李映碧方慕庵

昨夜西湖月假來今夕遊輕烟生栁嶼細管近
花樓溫酒辟寒食無懷倡莫愁莫看橋斷處恐
有未停舟

清明舟泝

輕流朝爽後童唱隔郵詠栁桒春風畔桑明野
水隈遊情遺我靜逸事滅人猜燕子無相識云
何逐舫來

雅似堂　詩　十

是日謁方書田先生於舫中授孔洞草呈
謝

栁汁青青剪水平横橋野旭逐烟生袖來織宇
儴瓊扇思入高峯到石英久伴波臣呼海鳥騎
從孔史聽林鶯春風欸欸勞人思揮手遥同一
葉輕　先生自署日孔史

贈關人孟司理二尊人歌

關西關子何魁梧絶倫逸羣一丈夫袖懷錦卷

索章句永言先世何瞿瞿太公年少號家駒學
書學劍名滿都王翁比之若騶虞季女來歸歌
笙竽外家筐篚兼醍醐不敢啓覗待吾姑一官
攸爾祗功敷吾吾暇豫誰爲枯天生茀亂自璉
瑚卩夜瀾韶課讀勉策名當世登天衢黃冠入
夢壯繆娱人孟自述謁籛壯繆廟道人云非日夢神得報世孫弟甚喜文武
家聲神所扶捧檄幾何子已孤子路曾參思盡
無人孟人孟勿嗟吁君今重任負遠塗昔理中

州恩共鏤今理越州共君諏莫厭勞勞真轆轤
後代看君忠孝圖

陳宣洲招飲湧月亭

徑淺沒展齒柔光剪條桑一亭含月白大海浸
天黃魚網懸將過燕泥落未忺春歸應借祖杯
酒可呼梁

伯牙臺

春風海上吹春日臺中照海風吹不斷春潮發
萬竅潮擁臺上來豁然而長嘯空烟沒中流危
生靜四眺飛鳥輟凡響時切鳳皇吟漸近惟自
然姝非手指妙余過聽琴塢獨向伯牙笑無情
頌子移大海渾寂嗷解取舊時絃偃蹇臺上鈞

濕郡

舟濕郡亭渡人聲隱竹磯春餘雲不洗陰久樹
如依燕件櫻桃熟魚從荇菜肥終朝頻泛泛疑
是五湖歸

雨中上京口

岸緣輕舸下野樹濕荆門長笛兼漁唱短蓑別
鳥言城川餘跳浪嶺塔寄橫源遙矚空青處聊
供小石盆

同李五絃年兄至金山寺

山氣浮歸浪空明含遠天石依人面起泉寄鳥
聲懸竭塔峯增瓦補橋徑自圓離離帆欲落覓
接潤城烟

其二

誰擘芝一本戲作海門山波隱根千尺石堆影半灣船隨鐘共遠亭較寺尤閒汗漫期何在江風洗舊顏

毘陵驛寄馬培元

霞城臨古渡落落棹晴風岸獨沽魚客隣無粘鳥童雲連春樹碧日逐海潮紅傷爲經年別少游語自工

惠山泉

童童山上石嘉惠杖泉名行汲煩人僕中泠豈汝兄千觔通曲澗一滴散餘泓閒酌圯亭上看松濕幾莖

放生禪院看魚

江上淸池寺羣魚據作城忘濠居士樂誦偈老僧驚倚檻貪施餌臨橋隱斷蘅門前千尺水寧是話無生

題李五絃畫巾

山峯何崒律水閣自崢嶸人向橫橋渡雲從野樹生

送鄭兆綦兆穎歸莆

逸仲先生隱穀城萬松山裏一經橫曾尋志墨非時論爲是君家幾代英注管偶然形爾異覆瓶何事笑人儋画觔兄弟同歸去潑榔書堂可自許

其二

新鄭便便大小名二難寧數一康成漫須氷鑑收繞入何侯火攻論始平同碎不慚高士讓曰歸欲就古人盟秋官諫艸傳天下可共攜來束帶賡

送別徐子玄

徐穉一貧士千秋高其風所重誠有託外貌非所同玄子道相似響發龍門桐帶氣連宾際豈

曰文章工至人有遺訓善視莫知歸歸哉穀城
下庶幾吾道東

偶成

野夢初醒態遲遲放舟取次到與時夏雲壓樹
風欺荻洗眼生疎落莖鬚

登海寧城南塔觀海

烟引孤城浮海積雨潮頹洞一齊回沙中艸色
高方辨山外雲峯近亦猜聲寫未成疑觸肯情

移何事失琴臺輕舟釣叟滄溟狎昨夜錢塘去
又來

其二

濃墨山頭望未明瀟瀟細雨亂潮聲沙經徙後
成魚背塔似浮來貢兕辨稜石到塘隨艸没霞
城連戍逐波橫誰言水暖鮫鯖浴寒氣蒼茫五
月生

過顏魯公故居

門連滄海月白氣吐層闉信史留仙吏中興薰
大臣久知忠有族近喜德爲隣許公逵亦曹李公里人
何堪勝涪翁語自真

謁張無垢先生祠下

徑山無事日相尋海外歸來入更深墨汗隨流
君自拭白槌拈起又誰擒

其二

論成論語渾無句對就中興底是言曾記客秋

山下過老僧向說有公軒

餘杭五日作

乍清峯外雨無事聽啼鳥早市家藏李環城水
種菰塵欲煩山滁翠將倚觀圖更懷雙徑竹猶
伴野僧無

望洞霄宮有懷

白雲道士歸何處鐘鼓猶聞大滌山漫聽飛昇
連九鎖空傳提舉掉雙環洞中白鼠銜芝老海

外青禽搗藥問宮闕蕭條隨羽化玉泉亭下水
潺潺

過錢武肅王墓

天山臨水朝來渡古木蕭蕭一墓孤五代世家
輕兆史千年王氣讓西湖寶弓殉後潮誰射金
券沉時錦尚圖石眼麒麟情不老如鉛清淚向
風枯

弄珠樓黃玉菴招飲

秋新舍晚照一水隱爲城烟接層樓遠村遠古
塔横倚欄天似画鼓枻浪如生不淺清樽興誰
關象罔情

其二

大令同秋水相攜棹晚舟幾年懷白傳今日過
黃樓靜影生横浦輕風到遠洲觀潮三月後賴
此續清遊

嘆所見

鸜鵒遶樹啼何迫猛然挾起纔盈尺入秋五日
秋未淺涼雨拂欄驕短翮枯木鬖鬖隱病容一
枝何能為汝撑萬距千纓如有神徽纏不愧聲
唶唶鸜鵒鸜鵒爾何愚於茲聚族誰畫策繫矢
粘竿秋夜滾家家炙雋待爾腊飛去飛去莫來
巢啞啞接羽秋原白

秋夕拈韻

蟬吹夕漏泛新秋夢別芳亭尋蓼洲惜與江楓

輕試冷驚羣隴雁底支愁杯醒好月依闌弭曲
寫玄風任水流洗墨陶情狂欲抹荒天碧滿與
人收

浴兒

摩挲歲月餘三十寓省中郎秋未嫌負我壯懷
疑落落得兒小字曰謙謙阿兄見浴思同學汝
祖聞書應笑占命于有詩終欲可擬將天運歷
陶潛

小雪雪有獻臣盧雪圖者

月夕風如涉朝來雪已淺郡流欺野響齋供得寒林晏坐惟欣對達人亦退尋獻圖知有意置我故山岑

立春齋雪早起

無事因成惰官居亦晏如春來驚欲謁雪畢更宜書野石蕭然在寒林澹爾疎不知城外水今有幾人漁

東郊迓春喜當以慨

畫樓雪照天初曙春色東來鳥欲隨梅寄官衙如在朧草明佛舍更宜池千蹄直擁匀芘入萬戶邪臨太守窺護道東郊見解語不聞遲暮下車時

到懶園似秦山人

可是憐君應接煩枯藤瘦石古梅軒鳥聲滑處尋溪入漫許怯人過懶園

其二

對梅閒去鳥無言苔雨欺人逕欲捫我坐可亭尋墨妙不須更寫武陵源

西湖夜雨

曾聞畏夜武林人良夜公然讓客覽余欲揮毫寫雨圖羣鳧避客湖空澹

韓四水署中觀梅

人老思已枯梅老花猶燦梅是南宋人經今代

幾換可比武陵桃不知誰爲漢嗟我皆後生敢以充近玩花老香亦奇不關枝與幹往往怪石頭中有香散漫

山人以雨花臺石一盤見遺作小詩志謝

使天而雨石應名雨石臺使天而雨花石乃從何來石如花所化臺亦應化苔空花終汗漫石又何有哉山人取供我曰此石中才浣之以清泉對坐似峿崍我聞道士飢爐中石可煨飽石

同飽芋不可常理推余受公此供數之得十枚

筏猾試小奇飛作海中雷

春夜適吳興聞雨中歌聲

輕舟隨雨緩坐靜覺春寒隔浦歌微發殘燈夢

正繁開窻觀暝色呼棹理前灘荇路賒三九遥

遥山欲寛

緑萼梅

漫向春風裏無心欲作花爲憐鷞鵝羽故吐雪

色霞依水同清照落苔惜遠宊空寘從夜發晏

坐識香斜

田家偶作

田家惜早春正月宜山雨欈酵樂遠村醉來亦

已暮租得一股牛荷鋤開谿路今秋祝欲奢庶

以完嫁娶聞說長吏仁免胥催逋賦皇家欲澹

膚吾農艮未恕力作報穹蒼何計避露霧

其二

六倉竭東南水縣屋危困新載繡衣臣徼馳艮

已緊糲食雜臭菱耕夫豈足憫聖人讓武功亦

厭茲獵犹汝不勤輸將獨弗念持盾種杏不如

桑畜牛幸擇犹民養天所私父兄期勉黽

夢一丈人卩詠花爲春滕雁是秋臣覺而

賦詩

余是柴桑人適俗非所慣喻志惟松泉夜夢到

幽澗中有一丈人禮貌殊儛嫚長嚼郎同嘲短

歌可當諫發語自疎奇躡之請得聞春何欲滕

花秋乃敢臣雁無欲便華胥有身自大患刺中

識雅旨聞道亦已晏懷古爲遥炙是夢艮非幻

緬蟲釵

六部生奇翼中閨惜所稀似雲能耀髮照月欲

塗衣蟬自疑形穢翠空怨羽微可攜紅玉蝶夜

夜逐花歸

春夜舟泝

明星如辨草活水悄然聞橫斷遥呼繫到渠緩
計分深林遲犢影靜瞋惜鶴羣別浦安漁者仰
眠噫汝動

在語溪

溪中澹春日溪上艸微茸遐矚古原田中或寄
丘壟傍壟鮮雜植惟見桑條拱條桑不任棲鳥
下時為怫摩肩畚溪泥桑根各為擁去春違雨
濕損葉家家恐今春頻子嬉畔野走相踵栢病

正直馮羅拜祝晴蝠剪豬如鑿索桑盛夏蠶壓
憐幸得縷絲完稅安夏種

江上見吳王廟過而賦之

江上三州地中原百萬師羣公如烏亂大主不
狐疑老覡依荒廟新田起廢碑不知黃武末城
下水何其

西湖太守石軫餘招飲同長山李五紘雕
西關人孟曲沃衛郎孫長洲吳幼洪海

陽黃印心湘鄉賀澹庵金壇虞俯循七
同直

湖上宜人水共烟春風不繫畫樓船魚依禪律
閒花外鷗避吳歌到柳前橋散千燈憐自亂峯
懸一月濕愈鮮莫將諸子疑狂客今日相逢白
樂天

春郊

春風入野郭吹去草猶香城接山光遠路依塔

影荒遊魚爭逆水啼鳥息斜陽寂寞林居士應
知笑我狂

過秦山人懶園寄贈

昨日樵青寄我書相訂花夕過吾廬雖非湖上
蘇學士頗識人間秦太虛

其二

公有懶園園可眠更能好客懶尤賢不須解帶
歸盧阜漫結今朝山水緣

其三

九洲五嶽亦徒然何似奇峯咫尺前若解山人惟種樹不令後代嘆平泉

其四

奇樹亭中居士儱湖山遊戲壘成潭醉中瀑布揮千丈笑贈燈巖汝可堪

嘉禾公廨有鶴墜獨唳徹曉僧有二鶴不從之遊矣

山中失次來何自息影偏依檇李城庭月秏秏毛巳老松風謖謖唳尤清渡遼不記千年別歸蜀寧辭萬里情可似塒頭無啄輩漫勞作賦說同名

寒食

細雨陰陰數竹前今朝寒食又新烟誰憐元亮瓶中粟三日不炊乃自然

其二

何事松江雪色艙驚聞寒食漫藏刀蕭齋并少餳充餼遥憶潮州扶劣膏

其三

七食何如著食廉飲冰非夕亦無嫌戲將栁葉同桃片數合怡容更足饜

送別章格非給諫

昔過山陰道惟瞻嶺上雲賜環天意重納牖古人勤寇向南陵見虜從北地聞至尊思正直諫草不須焚

清明寓竹軒燕坐

官竹齋中雨青青栁共宾石泉新未汲啼鳥雅宜聽適志人誰喻無懷夢亦醒香從書幌出中有萬形經

桃花

谿峯無山土吏早家畜舫舸官無襟沿岸春風開野潤快哉亭上何雄雌夾鍾之呂灰初動堇

戶捌爐紅倒垂淺者絳霞橫曉棟深如刺撥猩猩跂隨舟到處馮闌立却怪花來更蕨蕤別去回眸送將極澹澹春水香橫吹可憐一夜東風惡短棹回來半委泥北斗空圖終難敵花開自有花落時蕭齋擁臥嘆且想不如楊柳青青長抱絲

小栢樹

嗟爾何蒼禿如生百尺寒夜來光欲迸春入氣猶蟠所託非深擇依緣豈暫安文饒欣異種空憫舊時丹

種海棠

鄉戶工蓺植海棠漫計估剪枝不盈尺二月花齊吐根比虬子蟠葉如蟲毋齧血染杜鵑殘淋漓猶怯雨爲香須作計慎勿棄故土位置七方盂盂盂成部伍性情苟不失顏色增美膴春日何遲遲一蜂方振股

五嶽冠

有客遺余冠嘉名曰五嶽巉然削而高元氣未殘剝形豈出上元赤刀不敢琢卬之發古聲中空外确确余齒未及強余髮漸已稚懶觕付侍兒寡多不自握一朝新沐罷覗昔誰牑斸欣戴此冠來拭鏡微齷擬忽笑如此人終當師抱朴多髮時難戴髮落戴無捉何不將斯時戴此同卓犖

黃田　咏菜花也

天桃方避寢穠李亦辭旃內苑低回初失寵上林瞻望乍傾權主人中夜神思苦榆柳意緒徒紛然朝踏小舸乘流上秀白之州嶠何員中藏道士丹爐秘一泄金光平甫田平甫田浚至皆東風頎代稽生鍛黃鸝三五向人啼忽入甫田無處彈

偶感

舊讀安仁勞騷賦二毛自註齒何姍近見冠年
生白髮夜長輾轉又江淹兩生知是文章秀蒲
柳不待秋風漸爲是憂時懷抱惡倘因俗慮變
鬓黔余乃江湖豁達士心同流水無凝黏手抱
琴書連舸下性剛才拙笑陶潛陶潛一去年三
十崎嶇世路可忘矻舊有南山山下屋左懸石
鏡右求簾莫須霜鬢方招隱且把年華瑁自占

讀史

君子立朝秉大道氣誼吹嘘相召號奬用正直
敬忠良登弟作人神所勞不須繩削自天然大
者鼎鐘小珪璋區區之賢良已疎小技浮名何
足好希文豈非當代賢天雲欹奔滄江倒奈何
所接多狂夫酒後耳熱歌行傲至今誦之骨欲
寒何況鄙夫工嫉娟鳳皇哺子作梟鳴空嘆璅
璅羣烏噪猶記孝先有箴言恩歸執政怨誰報

送舅六章

我送舅氏河水洋洋父曰歸哉則百斯蕩一
我送舅氏河水湯湯母曰歸哉余懷如創二
嗟余勞止仕非其鄉古亦有言才拙性剛舅氏
來覩樂斯徜徉三
惟禾之水有鱖有鱠雖曰旨不如維桑舅氏
懷歸余曷以將四
余捧一命天子之光畀余二人舅氏蹡蹡庶幾
珠玉不愧在旁五

舅氏安寢夜未央爰命僕夫以視余航航有明
月依依蒼蒼于攜于提于歌渭陽六

四月一日武林適吳興

昨夜上湖隄前山鬧老鸛今朝駕葦帆勢疾比
赤驥褰簾希遐覽青巒何娑娑四月蘆漸長遥
同柳凌亂行役何其狂以身付漫漶乃知山中
人好慵非任誕

家君子初度是月巽報政題封

芬達色養勞仙鶴顔爲花開似故園日晩堂前

圖白嶽風和簾外獻青鐏三千輦路功慚敘六

一詩翁齒可掄自是清朝能錫類何年作頌答

淺恩 戊寅家君六一

送友人遊天台

人間亦畫蒼寘影不道高來眞上天奇士手中

青竹杖名山頂上白雲泉瓊生薜荔臺雙闕鐵

削芙蓉寺萬年莫怪使君眞興淺臨風曾誦到

難篇

送劉開西適甬東

余終丘壑士何日可投閒爲覽雲林画貪看雪

竇山三年過去疾一夢到來慳非是遺民輩多

因興盡還

其二

山水攻吾疾清音每欲尋有懐慚獨往對客廢

長吟一葉滄波外千峯古木陰奇君同野鶴矯

矯到淺林

海風吹

海上風來何悍武林城抱頭竄大木拔拔如蒜

尾夜啼民脫腕 一解 廨舍飛輕蛺蝶坊歸哉墮

秋葉誰慢藏天地劫 二解 怒海驥走天狼捲黃

沙慘無光禾有秋食無康 三解 民絶粒戶徒哆

官失居誰供庬烏虖毋寧死官居不可毀 四解

風伯風伯爾非人素車白馬何駪駪以轔轔余

將塞土囊使爾出入飽腹不得踬 五解 聖人在

上風解條不烈而輒胡爲乎化逦衢俾踊匠詔

父老民耶歲耶亡恙 六解

憂旱

皇十一年秋巳申衍維旱有魃維秀是剚民來

郡告小大色變遠乃龜坼近匽牲𪎭河涘揚堁

晼中輟茀跡黃疑金淵無玄蕭嗚呼秀民莫或

來唁嗚呼昊天莫或來援嗚呼秀民胡然而餗

嗚呼昊天胡然而爽天不哀民罪我郡縣以民代罰小善弗善天爲民怒妖復民踐視天若牧讒胥睊睊嗚呼薄罰民以不延余敢求天無鎮無辜無有稷黍無以殷薦乃齊乃步乃壇乃墠鼓鍾郭索不敢以宴屏聞天語號彼霆電電勿隱暮霆勿匿竈嗚呼秀民癉不可選

喜雨

昔也昊天莫我肯顧今也昊天莫我肯怒怒之

得釋吪吪方竊維彼醴泉茸不如澍澍兮澍兮金粟其雨禾則殺蝨木乃𢧵蠹渴人已醒飢人已餔維彼价人莫不犢㹀死樂丘隴生備嫁娶民有安堵國無危賦嗚呼斯德匪天曷布俾彼雲漢不昭而暮翼彼南風如鮮久痼既雨我田亦及我圃圃則有蔭田則有秏嗚呼昊天爲民攸嫗嗚呼秀民爲天攸乳

秋適吳典

載彤清溪上知秋漸且淡看山青未滅隨月淡相尋釣者嗔魚性遊人諒雁心豁然懷抱脫欲語不成吟

戲題史上

今古如流水所遺一耳談蠕蠕存未蠹麤鹿競何函蕉老殫猶急梘空宦巳愍虚言誠可實太史不須南

天台藤杖

萬年寺後赤虬藤有客遺余作杖稱爆展未諳泉石願可支壁上掛吳綾

爰大寄余秦鄮遺咏

秋葉蕭蕭風自疎秦鄮逸興竟何如新詩靜向燈前誦喚𡖖空傳宋子虛

吳山夜宿

西風一夜吳山路俯視城中千萬樹不辨湖上秋早暮啞啞飛起落無數落無數啼轉訇橋外

明燈共月横衾衾乍冷窻自鳴莫道吳儂共楚
傖黄花紅樹不關情

雜怨

卬卬重卬卬及我三春豔與君接鳥翅飛止雙
無厭今值遠別離遂使前言僭身上有棄襦匣
中有故劒襦劍函餘悲故人不足念

其二

坐念君名老低頭悄浩浩君去無根蔕棄妾如

秋草枯風振中林塵激長干道馳馬或君能草
檄自君藻誰信青松言永爲賤質保

短歌行

大海厖厖秋月上白光暫出逐驚浪須臾辭去
不可畱巳老之人誰復壯人生得意莫言貧世
上富貴如輕塵玉卮滿酌君當醉古云行樂須
及晨

有贈

公何人公何人藍縷衣裳折角巾飢來驅我出
門去千里悠悠漫問津依稀記得公家世孔雀
畫屏錦飾茵上巳禊還塵勃窣香車爭抱振振
麟余方總角觀且嘆貴賤賢愚日日新荏苒歲
時疎且遠故鄉一去春復春公來車後窮途泣
邪立高呼我故麟樸面黧黔不可識聞之太息
兼感輩余有十千三月俸贈公解纜炊及晨作
人長物非我事憐取九食遇三旬公歸寄語東

隣老吳山越水未全貧

越州謁倪鴻寶先生

海内希知已如何敢負公清時眠北郭多士說
南豐古碣文猶斷秋山影半紅十年牀下拜誰
是玉玲瓏

其二

小築城東隱松間寒石嵌憂時曾有疏知命若
無讒天賦雲將徙秋深草未芟後生珍重去今

日識燈巖

邸報見黃石齋先生　召對紀事

平臺應詔答前軒紀注風馳海内喧萬死爲爭名誼重一生誰學語言煩慙成長孺人知忤狂避文忠道自尊江上秋雲酬欸乃自知寬大屬
君恩

嘉湖蝗上書喬聖任侍御奏聞

江南方奏旱蝗羽忽從風牒訴囊盈市舟勸勢

蔽蓬山苗從失綠秋樹更無紅災變誰先白西
京有弱翁

其二

水旱非時奏更傳李太初況今奴未殄覗昔賊猶肱五位如聞誓三吳忍暫虛憂民君子事何
惜萬言書

越州公署夜聞讀書聲

越國湖山靜自尋書聲欵欵入秋林涪翁醉後隨開帙舌本依然興欲淫

其二

蕉枯秋井綠無天風送西隣語太妍何事徙倚
清漏下獨心未死涌如泉

息柯亭

塔勢連雲起開亭可息柯衆山相映發秋樹亦婆娑席客從公邁巖僧任爾訶未荒城下路燈
火入枯荷

質園

珞珞商山三畝石高亭坐斷千山碧開乘画舫繫園門泉透石縫徑何窄齒石上亭亭上呼誰傳西子有遺舄松風轟起張高秋譜歌案舞亦狼藉石如壯士胸塊壘何事不平輕折屐越絶之書誰所藏烏銜白石生松核到今秋自難爲
懷咄咄酒狂淮海客

曹娥行

會稽二佳人曹娥與西子薪者之女歌者兒聲
名感從微細起歌者兒可不解歌西子一聲闘
雲和香車曾向清江渡遺音空繫小曹娥曹娥
十四張水嬉老巫身死能相隨秋江莫寫香寃
怨猶勝舉網逐鴟夷君不見苧蘿山安得浮于
黃絹碑

古虞山洞泉

蒼壁相摩日光晃奇功擘破巨靈掌猿啼秋日

俯首窺捷給難超三十丈中有流泉吹蕭蕭荒
溪亂石連珠跳拂面空烟輕且白縷縷不斷掠
雲綃可亭山上足蹣跚靜響耳中生暮寒清淺
徐從厨後過尋源幾里出幽巒氣結神融光不
動昔傳至者身騎鳳對泉長嘯不能去山下到
今猶說夢

適剡

夜半覺舟雨曉沾野露繁傍山烟自宿[illegible]渡影
如闢鳫去依雲濕馬嘶入葉乾望中遲客舍攸
爾答秋寒

山館

吾廬隨所適中野更相稱欹石橫秋樹荒厨穿
古藤牽衣燎細雨搴壁護危燈一枕能無擇呪
呪笑凍蠅

夢中詠陶

南山陶子宅松竹自森疎酒熟過隣飲詩成見

友書奇情還獨往素抱在閒居千載關情後終
身常晏如

剡東初度

昨日開從剡上歸觸山攜色入城扉誰言夢後
形贈影自笑鑑中瘦勝肥歡憶盛年徒冉冉感
生良月特依依此身却似江南雁欲傍廬山舊
渚飛

南明山

石骨連雲矗兀奇天欲函霜林疎野徑月蹬拂
秋龕壁絶泉通氣巒孤影豎參素襟迎曉振倚
輿再乘籃

謁石佛寶相寺

危坐懸巖百尺身山光含照入鬆旬三生石上
休論古寺外粼粼水自漲

其二

山竅水盡石頭枯百尺巍巍見也無若信此身

眞是佛到來山澤不嫌癯

石屋

寒澗欺山色晨光墮石冷雲存融奔道鬼斧削
方亭門可愚歸翼兀能愜過翎卜隣安尺五憩
絶發驚霆

山溪

屋寄千山裏田稀不可耕一年茶辦稅十月筍
爲生運石知泉好燒雲與木爭驚傳官從到擁
子已成城

龍湫

懸壁爭相長靈泉亦自神石從溪路戰雲逐岫
嶺曲秋老潭偏澈晴空氣欲眞俯窺通靜理中
有物如蹲

苧蘿山

寒雲逐岫生粲然發遐覽樹影雕前澗霜風何
慘慘苧蘿人所欽千秋催昔感靜女辤衡門空

山徒黯闇痛飲欲狂歌報吳情自憎

浣紗溪

溪水東西流搖光猶瀲灔曉吹山樹紅奇懷拂
殘礎誰號山水濡終身無屬厭艸枯從雁豚流
淺適魚嶮亾國比輕塵佳人何足念

卧龍山望海亭

低壓越王城白雲恭浮雙空靜蕩兎寒入吳樹
猶在巖壑張蕭林鬱然何磊磊白氣浮遠山意

想若爲海應接激清霜千條隨晩雁横目增勞
生不睹君子壘鏐老勾踐亡墓田雜棘莅吁嗟
風雨秋亦見六陵改今古谿望中去去忽千載
倘能飲酒多寧責爲善怠傲歌仰數鷹素抱樂
且愷

聞虜九月入犯密雲

烽火遥通塞上營秋淡殺氣傍天驕旌旗色向
風雲動刁斗光從日月銷孤雁南翔傳勁箭精

騎北去脱長鑣籌邊樓下誰中坐試可年來悞
帝堯

其二

關連三晉塞連泰戎虜稍誅性未馴因爲遠憂
畱有敵豈眞深入若無人式蛙有日閒多壘鳴
鶴隨秋反隻輪寄語黄屏天上客莫將金幣負
麒麟

倪鴻寶先生召飲硯谿堂

自矜交有道相𢢀語無倫窮戲煩兒易先生著兒易當
博酒功問碩人醒狂如欲許淺與不難嗔公是
志天者依依一任眞

就飲王季重使君宅子

指覩稽山道一亭曰媚樵東門居自卜西眺隱
如招有酒寧搔首無官不折腰何年從所適攜
手過嶕嶢

吳山

攬夕宜山閣望中如已寘寒江千頃雪晴岫萬
峯青熒火隨相亂輕塵漸欲停倚欄遲雁度去
去有閒吟

夜棹

入夜舟無語相隨未覺淡雁鳴如隔浦犬吠出
疎林遺火明秋草依風避遠濤讀書初欲罷閒
引客中心

禹穴　於陵李五絃曰芝石古碑也余大然之

原缺第四十五葉

小欄拂面寒風吹鳥喚浮香動老枝一片花飛
飛不住翩翩直欲上蛾眉

五微

雪裏洞冥梅未肥好風伎我花緋緋莫言寂寂
真人笑自解嚌梅賦樂飢

六魚

閉戶終朝讀我書不知今夕歲云除開看檻外
梅花發燈火移來影更疏

七虞

我不如梅梅亦孤梅曾似我我能癯江南多少
吟詩者不負梅花雪色無

八齊

正月湖中花欲齊士人傳說最西谿不如聽事
閒停立兒女嘈嘈亂品題

九佳

自署脩脩官竹齋五年落莫一乖厓擬將數種
寒花樹洗眼看他入素懷

十灰

春風未入花爭開退食晚衙排老梅栽去俸錢
浮栢減尋香靜坐畫深灰

十一真

羈紲歲時笑且嗔閒來剩有看梅身偶然記得
故園樹每歲著花香過隣

十二文

不道雪花自不羣晚香欲得已云云依稀尋去
香何在馥馥仍從枝上分

十三元

梅花照眼入東園高者過檻低者盆火樹吐時
僮共笑蕘花拍掌語喧喧

十四寒

枯枝數點雪花單綠萼紅鬚隨意安惟有上林
爭不得冰厓一片幽姿寒

十五刪

寒入晴風次第刪梅花歷落澁春還道人終日
無些些事對酒當歌如等閒

一先

自分勞薪年復年忽從梅下笑攸然匡盧路上
寒林熟幾度尋梅雨和烟

二蕭

淺淺繁花向小條野香浮動入良宵更賒清影

隨燈亂壁上迎風帶雪描

三肴

清姿蕩漾蔓如交影掛熒燈壁上硝倚戶欠申
身是崔頎然自笑過梅梢

四豪

梅花逸興在東皐寓直官齋從事勞長物五年
惟爾汝清樽相向醉葡萄

五歌

宦績從人說少多讀書筆欲補嘉禾梅花看來
公知我一段春風相許麼

六麻

老梅放影自參差壁上熒熒隱絳紗執卷宛然
雙膝在一年寒盡一年花

七陽

簡卷怡神大雅堂梅花開處暮雲蒼莫言作吏
難療俗也伴無功到醉鄉

八庚

壁上無絃琴自鳴冷冷幽韻入梅清何年薦取
南山輿夜半看花執短檠

九青

隻立卿杯坐小亭看梅終夕思冥冥古人何怪
遺情癖花欲飛來帶酒醒

十蒸

移影盆中數尺冰開顏對坐似神僧東家不是

山中客樸鼻難辭荷爾惜

十一尤

并州已作故鄉留今夕庭梅共酒浮那有燕公
宗可恃載梅他日用方舟

十二侵

十畝閒田種滿林有梅如此便歸尋纔移數本
横廊下徙倚春風且越吟

十三覃

梅花盛處只江南舟到依依看再三今幸園中
不寂寞便堪改號號梅庵

十四鹽

熊魚莫道那能兼我有梅花竹裏潜看竹閒風
多啓戶飲梅到夜不垂簾

十五咸

昨夜夢中拜玉函道人引我入重巖雪花千樹
香風遠絪緼曉來猶在衫

己卯孟九日雪

條風入曉宕奕奕光如向馮高理素園放達有
奇閟天地有神思古今失塵坱漭清化委素鑄
物成圭瑒浩海絕流川秦山隱碧嶂竹昂生烏
疑梅靑入香誑氣爽激人懷思冉陵天放新年
紫賊蟊憂塞挾纖纊含潔視聲餅成群發清舫
鐸從白晝明歌向黃臺壯戲玉譁三山餐花沁
五臟寄詠何所欽古昔各有當

己卯歲春日賦

嗚呼醜戎廼屢未靖神關宵啓霜蠍朝騁三輔
墮堅腥延東省强藩揚堁聖林汙皿天子一怒
斯旅爰整乃命元相大鉞斯秉中秘臣麟抗疏
纓請側眡驕志異厥已丙天子曰嗟爾重余儆
我士倍怒痛删昔幸儴竭司農騏奔伯冏野清
壞藏河窄艀艋神京注孤氣衝淮頳守戳奇玄
謹司虎穽搖手壁覬不耻短綆亦惟降人蠢茲

鄢郢靚餞豬癰中結饋瘦髀則已捎曾亾要領
一人獨憂四方靡逞現逖澤綱於心耿耿嗚呼
維時形憂負彤

聞李括蒼老師畫家助餉賦感

卜式齊民耳割產頒輸邊弦高事奔走十牛善
使權空有天下士不如二子賢仲氏樂志論今
時未可眠鄙哉曹將軍美官亦爲錢去病誠慨
慷伏波歎壘鳶力乃臣自有無家非所孿余師

懷忠義許國復憂天千金無壯士三輔絶朝烟
吁嗟家何有棄之等流泉黃金誰橫帶伎倆薄
於蟬仰視之子額形氣何靈頗我豈好名哉聊
以勸比肩

春二月同丁霞石適半月泉

山下依荒寺爲泉已三來昔爲程曉客使車逐
飈回今來春色好滿山未落梅起視明月光新
泉清且瑩對林不厭啜素抱豁然開誰置文饒
遞竟同中冷推放遠無奇名於爾竟何猜

即於泉上弔竟陵譚服膺

北風亭子上欲盡古人帷投分於今少好名似
爾難秋泉連月汲春雨入山寒僧指楹間石驅
車忍痛看

吳巒穉齊年召飲故鄣之大雄寺

春城田事及朝雨喜濛濛自信淳風在人知細
論工（巒穉有細論）桑乾聞走馬卷畫詠飛鴻痛飲終

蕭寺何年識乃公（寺故陳高祖居）

舟中讀周彝仲匪石堂刻寄贈

何事人間可久留終朝青史泛行舟十年聲氣
來南國數卷圖書去大州父老猶藏三紀在師
生不遠二齊遊（牧齋石齋皆彝仲師）公家默語曾傳未咄
咄臨風憶孝侯

夜泛卷畫溪

冒雨嗟行役春流送暮寒隔林聞犬吠依岸似

漁灕過樹篷猶濕臨風火漸殘與溪終落落不
及画圖看

雨中閱四安城之作

水帶孤城遠人家榆栁前暮煙連野舍春雨足
新田灣記吳興路壘傳大業年撫時誠有事版
築未徒然

泛巻書覗四安夜發趣苕溪適遇雨甚朝
漸谿寒簾見雪山横邐悵然出覗若有

所思婆娑久乃已因賦

夜來浪打船不見長干渡黯黯天地昏春寒忽
風雨榜人力且嘆撥剌中流樹命尉且呼𠊱耳
聾眼並瞀予與不一回叩楫逢余怒欬乃去徐
徐一寐不復寤漸聞人語聲披衣起問故几上
横何書郁離言多寓偶識乃公言點竄三兩誤
始覺晨漸開白光忽射注頮然立舫頭躊躕而
四顧東山何嶔㠋在目皓已素玉峯清且寒眷

言陟無路相視久愈明晴嵐如可數海上多神
山居久生毛羽千歲去人間庶幾余一遇飢思
餐玉芝渴亦飲石乳空爲行役勞朝朝復暮暮

君馬黄

君馬黄臣馬赤昂首風馳高八尺君馬飲河濟
不流臣馬食粟粟一石與君共駕千里車解驂
汗血日方夕日方夕天又中外廄實天閑空入
破敵火光紅君馬嘶臣馬忠

戰城南

戰地南死城北濟水終日流空城無人色丈夫
牖下窮老死辭死不得頭上有天捫胸前心殺
賊殺賊覗臣力公不見睢陽守城中捕鼠鼠盡
人相食又不見副招討功已灰不死戰場死奸
賊令朝戰死爲厲鬼與忠臣鳶啄烏啼白日黒
飢烏飽人腸飛去樹上驕鵶鵬鵶鵬來弔諸公
不死誰可死國

高陽行

高陽里高陽里相公有家家千指胡騎蹴來高過城黃昏里中如封豕千指抱頭向公啼公曰男子死便止相公誰死國古來惟有家廬陵起義欲戰糸乾河家食不死無人繩後先日月光横激氣化奎婁尸化冰我不見公面我不遊公鄉腰有魚腸劍身不踏高陽

亾友子陳兩生過訪

海內勞勞客倦遊喜入林十年同琢玉一旦感人琴偶爾從傍問時還沾我襟故交零落盡千里特相尋

其二

汝父眞吾友千秋與自濃每懷遊白嶽不肯落青松有子何曾朽無年未是凶夜深聞緒論彷彿舊丰容

其三

死生兼貴賤古誼向今衰身雖稱父執文莫慨師貧持贈希長物相規賴短詞安貧先子志珍重樂朝飢

禊日白雀寺同崑山朱心在長山李五絃

松徑依山遠輕舟冒雨尋人言今日禊鳥入晚風林蕭寺開山響石門是畫滛壁有宋石門圖歸來蒼樹下燈火炤藤深

遊崑山

萬木自森著春風來及晨花隨園路滿榔到水塘匀山谷傳青鳥沙洲意白蘋望中空極目不見古騎人

清明時寓吳興

茗若潺湲在風流似已更水嬉春自少山臥望還明峯鉏溪邊石滑稽榔上鶯乃公稱作寓畫省藥蘭横

夕至語溪

向與溪能語余來水自瘠未枯堤上草空瘠竹間禽歷落將風夕輕疎未月林此鋒誰截斷疲對亦忘吟

夜坐

終夕宴山亭但憐林竹青細燈垂影炤疏雨上蕉聽峯外傳簫曲牀頭簡梵經半生勞日拙長嘯僕鴻冥

園花答客

蜂翅扇花振粉香潑滿階陰攢纈似谷卉穠逸成春落片縋絲蝸橫枝壓露匀間中遲客至煮水用勞薪

春夕

陰殘天竟夕疎雨落星星花隱偏形白林濃作奪青野蛙鳴欲遠家鳥宿還停閒立遲幽想多從人未經

芍藥

分種殿春宜風闌花欲吹村粧驚艶色宮舞怯柔肢怨已招相謔伊人與可離誰陳桑陌曲絃上譜秦姬

寄楊伯祥年兄

相訂先同籍燕城帳外分獨過寒水照惟頻夕陽醺塗遠嫌游倦書疎賴夢勤遲君中秘侍竝未讀三墳

六月歸宗里

腰帶何須自放隤家人情話不浮杯雄風長向大王秘酷熱偶因常侍來棗熟山童爭敢鳥稻肥阡畔緩馳駘一回譚笑遺新夢病骨誰堪宦大槐

秋山晚眺

遠來山氣入新秋如帶霞城一抹收梧竹脩脩凌壁傲蟬蛩卿卿拂亭幽艸成玄字非躭癖吟遍閒居亦解愁湖上西風橫晚渡何人鐵笛坐

漢舟

秋夜

銀漢流雲秋照新艸堂不似悲秋人一生幾着
蠟邊展八月長吹酒裏巾團素欲歌風奕奕方
諸纔映水津津須知尊美江南後何必無魚引
釣綸

秋葉

放月梢頭影墮簾輕風脫葉舞纖纖登山送客

歸何急流水遺人倩不嫌韻冷吳江聞有句鋒
連妙喜見誰拈望秋早計憐蒲柳華省斑毛幸
未添

秋日小夢

暑月懷冰亦有霜何如細雨納新涼箕亭偃仰
森疎態供几陰松歷亂粧雲繡斷山惟悅白夢
憨瞋晝不炊黃將晡怯起知情盡秋淡於人味
暑當

秋晚

遠山攢立淺成嵐不夜秋瞑雨欲含故葉辭枝
聲淅瀝新涼入幕氣微憨座侵苔滑階菌紫鑪
篆絲游室染藍獨送參差征雁度空將晚影落
江潭

蕉

莫剪山蕉裁作襟三秋欲搗怯危砧逸名書寄
鴻征塞新夢疑成鹿去林捐與西風同紈扇繪

來清影象瑤琴草堂不置金僊掌葉下醇醪露
自斟

悼秋

相彼河畔草迢迢敷朝榮爰有扶疎木森森鮮
高岑秋節一時至艸木委數盈弱者蕪在日勁
亦哀籜林惟見晨風去寒蟬嘒嘒鳴鳴復去
去振茲悠悠心如何古君子獨易開此襟情累
遺薄質抗志懷所欽

九日

天高絲雨潤疎梧送酒無人九日辜空際沉寥惟落雁薄寒嘶嘶自棲烏墨煙將暮壓頹岫霞鏷入秋藏影湖古破錦囊投句少强縫背上盛茱萸

夜坐二首

蕭然天外激清聲鐵馬山南來去驚惟有道人忘坐處秋光相習滅閒情

其二

秋盡北山頭細燈長夜籌寒蛩聲漸出碧月影初收列卷如城稀多情似水漚安豐何足笑只此是持籌

山雪

寒山落落雪霏霏幾處郊關望裏稀惟欲命舟隨夜棹醉看花浪舞翲㚈

竹

石林擁萬玉素結與爲隣披對成圖史接談亦主賓骨撑淩雪傲節响納風嚬言念此君意期期忘苦辛

偶記游居

種竹雖城市脩然遠人間茅堂盤其下起眺有青山青山白雪後亦復好容顏艸枯松鬱勃意與竹相關兩朋去乆尺氣味無兩般主人真足賀彼此容逍還時過南湖上湖上飛白鷗遥憶

三五月此中水潺潺云何拔浮出只見氷一灣寒襟歸舊榻松竹彌覺閒更無他事慮載籍頗能删痛讀離騷醉不知馬與班幾欲向人說齒牙忽已慳現前拈得起却也難且艱松耶竹耶裏解結碎雙環寄語功名士空以口綿蠻

河梁曲

渡河梁兮渡河梁越人揮戟剷秦王隆寒没脛雪若霜問君王兮不可當氣見地戶勾吳降秦

人秦人益惶惶風扇西北冽戾邪魚貫來兮畏且莊父考從君遐不長悲去歸兮河無梁

瓶花

春繁園裏樹枝枝凝紅雨夜闌冒雨採來遲插向金瓶紅欲吐濕重花心難自勝渾如罷浴肢猶頻影交牕上白紗鮮遜與雲林描作譜

建武舟次

千山舟已過猶未出前灘淺岸風驚葉危磯月戲竿有沙不礙水無谷亦成盤同載能談說相看與莫闌

寓廣照寺

訪師千里意不惜憩僧單夜靜孤鐘落山空萬木寒野螢聲欲出歸雁影偏闌擬問陶家令雙眉何事攢

陽山

高岑頻萬瓦落木與煙含依岸漁燈綠遲空鴈影盡風旗吹旅客凡輋到寒潭夜夜逢招飲多隣衲子庵

旅寓陰霰

古舍晴猶暗況當陰霰天壁苔長作濕簾幌半能褰左右宜僧缽朝昏答客箋銜杯時欲醉翻似愛逃禪

東園

誰家小築貌東園種竹隨人直到軒書閣雙橋如可臥芝山一徑不須捫居亭但說游觀必開老偏愁應接煩羸得子猷能避主踏過芒屐未攜尊

黃元公老師招飲嘯園時同劉叔道蕭汝器及佛上人

寒園蕭瑟飲時凭門下同人方外僧幽徑徐尋松謖謖曲峯同指石層層烹鐺浮白猶相似得句書空尚未能杖履不嫌欣有託何須長嘯愧

孫登

寄錢沃心司理

東粤風流有杜撑到來草木亦知名閒時但理
山人屐涼舍長空力士鐺讀律湖中看鵲白翻
經石上索鴉青何人不道同州事傳是君家老
澹成

夢回

小夢初回夏雨過蕉上振筍封多古史門杜絕

閒賓茶欲乘新試鳥偏以晝瞋山堂青萬玉何
似坐霜筠

晝雨

晝雨投簾去褰看失遠山欠伸猶夢態舒嘯近
情關粉綠塗林淺泥紅踏地閉閑門修小隱時
亦號還還

襟懷

物生盈天地萬理日相尋春歸夏亦至好鳥鳴
樹陰杜門事刪削獨與古人淡我欲攄情愫一
鼓雲和琴奇響振單耳非類亦知音嗟哉妮妮
士聞之倦且沈微意艮難擇固豈彼所任數椽
終日臥納風吹軟襟

抱膝吟二首 并序

宋陳同甫作抱膝亭索朱晦翁吟之欲
一爲和平之音一爲悲歌慷慨之音書
尾曰須語言氣味淡長不必論武鄉也

余擬爲之欲起同甫地下以問

有山能崒嵂有水能澌泌樓畔雪飛揚幙中泥
巢氿主人幽以閒晨夕臥虛室虛室何所歟左
書右琴瑟步散憩林泉吾亦抱吾膝忘懷老宣
尼六藝兼四術但將無事心萬物與之一𢡄然
我且忘何知得若失陶陶秋復春亦復終永日
性懶久亦安風雨罕時出嘯止惟長吟意將與
誰匹

其二

世途日已狹天地日已老神州何處沉乃向山陰道咄咄不可言英雄首徒皓脾裏悲肉生胡牀披衣早悠悠上古人無懐惟膝抱西北有精騎東南無堅壁誰撐半壁天殺死副招討甒生復大言治內稱天保公不見萬里江流水灝灝斷煙兩岸迷春艸連馬出門縣鞬弓記得當年髮未燥豈啻七尺破浪身來與江流共潦倒笑

我閉亭終日吟抱膝長林着短皂

城陰

辟暑集城陰相過林氣滾浴風鵶漸夕梳雨木多岑寒幙疑秋落看嵐入夢尋似同編草客嘯鼓一絃琴

秋日同石照石隱無得子力諸上人登五老峯

五老縣來夢今朝始作游劈峯雲外斷懸徑草

中搜瀑日分寒影看江轉細流莫嫌同憩久山展正宜秋

次日綠水潭

猶是山中水亦云谿上潭觿流浮曉色盤石靜秋嵐似翠將衣染疑苔用杖探雙峯撐欲合寧解影相函

登大塘唇上望三疊泉

膈谿泉所在余特頫看之雲護晴雷吼風吹慕

雨絲千繼浮石出兩岸落潭遲羸得秋遊意覺高枕欲欹

中秋同照公生公石隱庵看月

石抱千嵓立登之以晚幽笑看雲欲落驚語月將浮半寄林中隱平分山上秋漏華隨夜永何似古人遊

陸寓航

卜居終亦寓非屋陸何爲月上舫能載風來岸

不移簾捜羣岫變坐引緩泉澌客至邀同入曾
無放鶴期

青鏡嘆

少年窺鏡時妾道鏡中好誰信鏡中人竟向鏡
中老昨夜五更風階前葉篳早

旅雪

客夕天生雪寒光積小門誰當千里戴又作一
年袁貂帽風凝入獸爐火待溫頻更高臥局不

埽逕猶存

舟次楊子

江行餘十日人事亦麤安岸柳春泥舞溪花晩
照看相逢頻問盜一去且爲官前路橫山下穆
舟天上攢

金山寺

縣石中流靜蜂房寄上方雙城雷一睹勺水載
千洋苔入荒碑綠柳牽削岸黃了師知在不

版尚餘香

舟次毘陵二首

兩岸青青雨江魚晩餌來鳥乘帆上下城與水
徘徊稚子爭看筍衙官強酌酩未聞江北遞聊
復酹天杯

其二

雨溢蘭陵渡回城不動舟無人從夜飲似鳥識
春流柝擊隨風亂燈高入水倂人家青暝裏一

抹野天脩

誦杜

少陵詩思澹率野在行間非必憐妻子不無戀
湖山一生強半寄長醉幾番蠻伶仃差有作當
日未忘顏

觀漕

連帆乘雨泛夜半下延陵怪石魚吹浪疎林鳥
暗燈不疑關有峽但謂水無繩初極東南目行

行數未曾

瓶貯

驛路山桃樹舟隨雨脚開江𩒐牽帶去野鳥銜
鬚來餘水瓷將待并州剪欲回輕然朝洗眼一
條太元媒

言斯

曠靜言斯發終夕掘幽鮮天地亦無意古喆共
穆玄逢物不賦形變化符自然贈唁偕訥訥所

欲不足傳我聞忘言氏大舌若長川槁首嚙木
石弗擬馬鄭箋

惠山掬泉

余來惠山下山泉清且流僕夫晝行汲千石實
行舟不獨恣自適亦可餉朋儔笑而命攜去給
我四方游未知飲此者能辨淄澠不

并寺

舟牽蒼壁下寄寺爽年荒品水多諸有空青只
上方兩山雙欲取一鶴遠將望莫謂西隣菜半
禪遂可堂

姑蘇晚

雨滌千門靜應從篷裏看箏高風欲細漏急火
將闌聞此多林藪何緣託羽翰況逢寒食夜江
柳濕高桓

後二日晴始次松陵

勾吳雲擁禁三日濕游帆水新魚兒潑村遠燕

子喃纜放灘前駛光分石上嵌更端諸子業次
次解修函

喜雨示舟師

北風依瘦岸將與夕同尋天欲沉雲背人能占
雨心海潮真拱揖山氣似登臨仗爾繫林落星
星一眺深

歸省值仲弟姻

瘴山煌水何鱗鱗勞亦堪炊輿作薪長惜籍中

從政者不如堂下阿奴身來時一夜占多夢別後雙顏望更神冰署自慚私家婦侍巾儀爾積膠人

答黃嗣眉

太上不持律欲空性自明日游萬物內湛湛若秋堂余也何能此紫然與世攖雖懷獨立志亦復心怦怦年必學先德終更漬色聲徒目西山岫難與共嗚嗏多幸惟良友相規發至誠鄰疾

不入道累豈獨浮名良箴稽首哉莞爾去閒情

芍藥行

長安市上花相競聞道長安花事盛市上呼童貯滿囊歸入青瓶如少婢紫艷輕盈香氣迸微風含笑怨高靚阿字喧傳與殿春不知四月春猶勁晶簾疏動影疑醒時過上巳倦游泳新蔫蠶宮職湅絲花色雖偏花性正君不見星旗灼灼美人屏夜院趂帷朝已更朝已更夜未覺西北吹拭振皷角魘夢欲驚人牛癡口占猶自布羅幄不如阿宅小娟娟永晝閒看燕子翻

禱雨

天子祀先農得當賴佐襄崇朝岱欲遍大有人將逢分龍非雲馬張鱗亦土龍班齊諸列後何事俊乾封

送楊機部使蜀

懷節登前驅川原脩且徂聖朝勤輯睦爰以勞

文儒載言西川道中亦隱啼貊儒者恐於色公乃獨權娛韓子轀庭奏丁非援短袍刻茲崇玉牒進退惟大夫使星大一燿封建亘輿圖

仲夏始雨

卜居依野寺終日永羅幬冀北悲沙蕪江南恐稻肥疎簾難作影古瓦欲生璣喜雨科頭出猶疑是又非

其二時居雙河古庵

爲客自無事不知淸晝泚和風吹北牖細雨到
胡牀五月蓀新艸雙河發故楊因知不罷市沽
酒聽滄浪

櫻桃

奚僮迎曉獻氷盤中有粒珠小小團金谷佐觴
雖遜綠守宮描血不成丹繁垂三月殘花妬新
出上林畏鳥殘莫道詩脾醒欲渴褰簾且向鏡
中看

直日會極門口占

天上欲宣宮扇晚新輪昱昱印棲鴉鈞連太乙
香風暖池引昆明御水斜青樹影來泥北關紫
紗籠去靜東華千官捧出歸私第童老驚傳馬
首遮

賦得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

山中花歷歷湖上水瀰瀰非不欲歸去尚爲犄
所羈

其二

山中月皎皎呼起鼓漁棹昏眼逐沙汀沙汀有
宿鳥

其三

不信古人書秖堪三字椽南山有草堂徒有野
禽戀

其四

余懷惟故舊朝暮南山岫勿效樂天欺斯盟艮
不繆

其五

朝爲梁父吟暮乃宿滐林去去不知返因之愧
野禽

其六

山下有淤池三年不復治欲歸時已晚但恐草
荄荄

其七

不見園中蔬今年鋤未鋤家中有饁婦何不寄
雙負

其八

上有高堂者下有呱呱兒良辰非舊里勉作長
相思

其九

年少困章句多爲歲月悮壯夫方壯時懊恨非
無故

其十

淡山有迅遙中乃成回淵疇昔坐其上松間聞
杜鵑

集石蓮亭

湖莽蘆爲際客來亭亦閒滑稽閒有鳥峯距望
成山西照煩回從北風任逆還永年懷彥集知
不謂今慳

遇雨

客騎塵相踵歸僑雨亦迎雁門望欲壓蚊市聚
成爭趣喜蒼頭徤涼疑半臂輕離鞍便捉筆誰
笑此間傖

偶然作

梵漏吹寒拂簾子蜀桐扣鐵照秋水魚珠泣向
訶天低柴市啾啾荆卿死曳塵駿力汗長風二
十八星吐茫紫意氣感人生亦輕旋馬揖君歌
變徵

鄉寄

非違當塗士偶然僑此庵驅蠅勞塵柄問菊寄
魚函時不移薰栗地安辨朔南莫言宜作客雄
劍已無鐔

旅夜

六月長安雨江南大似春偶然來作宦攸爾欲
懷人閒去竟成癖夢歸疑是眞新涼雖足納恐
老季鷹蓴

坐月

六日無書聯南總愧夕陽淸輝移暑發彎影逐人長徙下舜孤嶼望中照故鄉披襟風忽過疑是稻禾香

楊惟節訃音至自白下

當代推楊子相懷欲問奇執鞭曾有恨遺劍亦何爲得道天能妒無年世不疑潺潺城下水猶似秣陵時

終朝

終朝欵段逐人行老倅前驅呼咄聲何事望門勤指顧秪因入世學逢迎金風障面塵汚塵玉壘傷心野眩旌安得故知同把臂松間斗酒聽流鶯

良晨

良晨照旭日盪我心如䩞伏隱胡牀上高軒偶卬扉着頭解我意但道昨醒歸玉粒長安客早醒不忍饑況兼軀善病腰畏帶重圍適俗亦須頵疎慵知道非何日湖山約相攜一振衣

習紫瑶司馬示配羅安人停杵集賦贈

古有劉更生文章顯閨秀後人豈不爲欲列無能副司馬譽爭騫篤言懷內侑惟茲內侑風奕世罕其邁婦順絕等倫悠哉林下褎外華非所攖貞靜叅無漏解脫死生間爰知靈秘繆諸君善立言足當乃令壽相託無窮期於焉辭皓首

欲鐫石上章恐有千金購寄謝輟神思匪何爲比肉

翻書

剌燭空齋無事事停杯藥餌欲云云才騷豈必行秦紀學雅何須詛楚文三日不開疑字蠹十行俱下怨書焚漫探懷抱呼伸紙手似風顚筆有筋

騁驅

空院習微涼僾焉入聯鄉欲驅非靜理相遣亦
疎狂客畏同長至詩懸每盛唐不如書裏覓
簡蔡中郎

黃嗣眉途次寄懷賦答

清飈天末起言念反驅時徙力知炊黍良晨務
茹薺江山千里去風雨一朝悲莫悵歸期濶懷
新薦未遲

其二

曾記十年友文章相後先餌貪魚味薄輪駐蟲
心偏孤棹懷秋水遠思逐暮煙分陰知共惜燈
火漢人箋

忽憶讀書古廬山寺

空山幽寂半巖天煨火種瓜擬坂田鐘會食時
看鳥下瓢隨掛處聽雲眠烹泉當酒招狂衲燒
蠟圍衾讀古編身未乞閒如繭縛不知重去是
何年

黃元公先生命赴蓮花庵社羈未至

車馬不到處乃生開士林澌遺池上永花笑客
中溪嵇子無多識謝公有襟心因之懸自渡一
水巳千尋

無題

素月駐簾帷清歌出亭榭亦非落譜新回耳若
爲作筵上靜歛容纖纖板或下主人獨晳髡濁
謬洸永夜微笑散紅顏酒湲意欲假

夜雨

古庵風雨夜涼氣巳宜秋謝客招三白向天咏
四愁圖書陰礎柱燈火濕林丘欲長南歸興貪
看竹洗不

饑謠

石髓無從得肉芝不可求胡麻天台水菊實武
林秋療饑爲異品招客稱殊羞天下寧需此沖
和在野疇悠悠千載後誰作富民侯

雲停

雲停思靜影僧去寺幽幽綠樹將辭夏青山已
似秋玉關防羽檄繡戶理衾裯無事聞吹笛會
聞只子猷

七夕

雨漲銀河鵲渡焞隔橋無語寄天孫年年此夕
佳期在不比樓蘭世佩韃

其二

營室別居恨也無夕陽未下直橋吁閨中辜負
年年巧不償天公二萬逋

其三

銀漢迢迢鵲正翬有情無夢憶郎歸七襄未罷
嫌妝晩恐似人間弄子機

其四

夜夢秋閨枕簟涼盈盈一水怨河梁機中同妾
增刀尺答與相思一樣長

其五

思春靜女爲春愁偶得相逢又是秋多巧過人
何足乞長絲繫夜不曾留

其六

巧文織就手纖纖親繫頭牛機下飲若見玉樓
多少俊割郎今夕應生嫌

其七

不記何年是破瓜天孫巳老鬢猶華相逢此夕

慚年少偷渡時乘使客槎

臥雨

臥雨盈苔砌秋簷曉不聞涼風增北牖爽氣歛
西山無事能安坐多書且細刪勞哉途上客空
借妾衣還

秋月

白秋來亦勍明月動重營關上千騎影天邊一
雁聲高砧風不息長嘯斗愈橫有酒頻澆柱因

慚劍未成

中秋

丁卯吾年二十四今年存戌九少二屈指數之八換秋在家一歲七俱異奔走兩都去復來笑人小草一名第吾親莧笑江之浪一日胡爲三公易天邊明月明且清點綴微雲照帝城冠蓋如林簫鼓動涼風忽送雁聲輕仰望天高不盈尺半臂未加寒透脊囊中剩有漢家書掀髯豪呼佐浮白古人過飲君莫譏深秋空老鱸魚肥不如穩立忘歸夢子夜海棠露濺衣

邸雨

客中秋不淺細雨復相侵小鳥依簷戲明花照水痟道人方熟臥老子亦狂吟雙遣惟安坐此時問阿心

聞鷄

記說籠中子晉人解與談聞聲雖不惡揮塵亦何堪强半因人貼移時或夢愁忽驚桑上韻也勝載雙柑

飲馬長城窟行

漢家血汗駒翹首長城下白日戰酣餘迢迢星漢夜箭不落胡兒安把射鵰射下鞍風欲嘶羽林聲共嚇前途有赤冰爭鏡肘及跨牽飲莫愁腥恐是汝姻亞

焚香

施家爐子昔時聞經宿齋頭一縷分秋裏海棠花助韻枕邊鸂鶒帳添薰客來攅鼻邀從事婢侍籠煙做右軍剩寄南歸堪作供笑同持贈隴西雲

秋風吟并序

逢圯受書孺子可教登高作賦壯夫不爲偶感入幕之風輒懷遐甓之日式公同志爰戢艮箴

瑟瑟秋風吹向東市朝排闥快哉雄或思猛士
或佳人吁嗟作頌難賡七月幽我讀周詩憂在
旱一人實穡民猶散夜啼猩猩晝啼鵂鶹況復蠢
來天所驕莫道人愁始欲愁金吾傳令早防秋
千騎百兩道爭運不死邊城卜式奮風吹渦口
食方驚望氣探知野兆兵天子心瞿殿上徊誰
爲振急救時之奇才爾才爾才上討來

見墨子諸作偶題

墨子非攻語太迂備城遺策讀難句解帶爲城
牒爲械好爲兒戲亦何殊光弼善憑身犯忌來
降二將輕且易不聞備突師墨子吹脣沸地敵
人死將軍用智高于天兵法相矜何足傳制器
先爲貴不貲便宜無日老罕开

秋邸

邸中無雜事秋日靜于山棲樹疑爲鳥躍池豈
是蠻咄嗟消典籍風雨上容顏之子心能素淡
言許徙還

其二

眞人非買隱何事在深山省直隨名寓叅軍豈
處蠻狎鷗從絳灌呼馬咏嵇顏寥寥秋風下尋
幽也倦還

其三

世人珍宦蹟吾子愛丘山折角尋金友移鑣負
石蠻相看欺白眼一醉老朱顏況是[illegible][illegible]遜何

嫌十日還

其四

秋老風微靜朝來望裏山高峯終㟴嵑小鳥亦
綿蠻偶適從今韻空懷貌昝顏莫言驢背上野
徑少人還

其五

瀟瀟風雨後壁上動秋山臥局方忘巳間情正
鬭蠻才非江左管量豈汝南顏入世終慚在空

枉高軒還

同陳玄度李石守訪日者

著賓多列宿游戲在人間老去終乘斗生來尚記還空傳嚴子術未見蔡生斑余亦隨君去揮塵揖市闤

賦得箇書燒燭短

古人留意處淡夜再三刪子美杯方劇季倫蠟且慳山莊遺漏永天祿乞身閒百尺樓高臥明朝起閉關

賦得看劍引杯長

茂先三尺水起舞日將曛磨土同君識飛觴與留分酒徒人共罵豪士古來聞今夜寧辭醉前途共立勳

市行

長安金似礫無贖此君錢過寺懷松雪窺牆意綠天城高秋捲日山暮樹留煙緩步歸時笑稱僑已近年

醉歸

城隅將瞑色殘照尚層丘落落同爲客蕭蕭半是秋歸來燈火近壁上水雲流何物令人笑空懷馬少游

友人以書見示賦答

闡道曾無理淵明亦有情蕭蕭風雨夜童子對秋聲

漫興

昨日沙塵中透征東北郭雲流如大江爭逐對黃雀歸暮値雨後寒侵秋影薄夢中猶策驅逢子亦然啙所期不足聞汚人乃目矐啞然如是醒寤崇日瞑瞑

烏飛曲

秋來人欲尋紅葉滿山陰秋去人欲送山陰流水凍秋秋夜夜聽烏飛夜夜秋秋人未歸

秋塞

落日寒秋樹相逢最芴林孤鴻愁遠戍班馬問
高碓探穴何年事封山此日心拊循曾至不城
上或吳吟

寓懷

落落城中樹汨汨城中秋耳作驚葉脫聲枯響
石頭新寒疏珊骨旭日風颸颸朝曝身拳曲疎
枝連影帬仰矚青冥上知近問人修人生安縱

鑿不信儒稱飾大小無恒理相形各以儔輿託
貴知遠古今寧不猶異蹟沉金石閒懷物外搜
五行通鴻造生子各爲讐白帝嗣大火萬彙安
虔劉至人云觀化委運空怨尤幽通神四役不
足名遠遊叢說多期誕黃壚一小州辟彼寒風
馬髭脫胥頰頰況宅共閒物所爭亦已稠寧必
高桐上終世不鳴鶡聲雖辨和厲聞之皆啾啾
所嘵非弋者無事控短弧衆簇集時一鳴起不

能否覆扇長如戟共驟已若蹤君子宜身擇此
事豈忘謀余僑長安裏所卜杜巳牖寂寂寧辭
笑比鄰有松楸青青未嘗去拜之如老叟惟此
老叟行頭班手亦搊不言意自遜於世淡何求
商令不能威中亦隱素粿視彼屋下主猁之同
海鷗簇簇擁華蓋翩翩坐金軥形弓張巳促不
意或時紲爰茲念我友少老習山丘灘眠長綠
線垣立短版牏絕慮愁脯胃饑茸季女調所植

亦巳勁遽曰一身麻

脫稿命書

少年堆紙筆宿好所懽娛鳥語兼花色能留耳
目無

夜夢作僊人詩記一句雲嘯風乘鶴興而
卒之

雲嘯風乘鶴余心了不任熊熊光熠閃汨汨海
含岑守厠生猶累責隣老亦滑不如呼夢覺薌

下對人斟

送李石守之任

翙翔霜下葉舞送使君行班馬嘶燕地輕舟棹
越城知存陽子意耻效甯生名何日游隴上相
攜一勸畊

送李青藜之任

昝從江左渡汩汩石城秋雁瘠寒初穜螯肥水
欲羞為懷新刺史因夢古揚州風氣聞稍變康

共借奇謀

舟中聞文湛持相國訃音

山中元老豈無之出處如公真不欺未下螭頭
勤漢詔先騎箕尾棄堯時有書寄我惟招隱無
意同人欲卜居誰画希文祠海甸不如家有照
人碑

白蓮

惟彼逸姿秀羣淖濘不似娟柔而似僧定清淑
刈薰隱靈內孕香味獨法諸義借證稽首迎之
來如以歷余罔他啓惟第一乘白蓮不言微笑
而瞪說法轟雷諸子諦聽

晚舟二首

天中未暝山夢夢一棹長江泝晚空傖臾大堤
低耳唱老閒倚石解衣置雨來打板霞牽碧燈
去縋檣岸倩紅將餧也知煩水族凴欄惟與快
哉風

其二

逆流擊柝擁官舠長至時吹獸亦嗥忘夜引縴
沉半餌卜隣攜酒舉雙螯青青照落知林遠汩
汩風遲辨斗高諸子有文煩筆削誰人能捉倚
牀刀

山閲

昔適鷹頂上州短石碞碞惟彼大海水渾渾不
可劃中洋有棄齒自古名石帆極目無窮期大

風如轔驅有髠掖余去將子看日銜一夢新正
王呼者徒諵諵今値時三夏區區停未寫有役
從流上有役從流下下上流連連使船如使馬
不獨餐青山亦能對泉瀉毋貪相遇時前棹輕
余捨捨之不足惜青山非世寡

泊常山

綠陰堆裏小舟橫乞火人家作鱠烹邐邐細魚
從此隊浮浮邮鴨自呼名風吹破浪山城嘯日

隱長帆水閣生閒臥一簞惟病渴望峯流浚滿
壺傾

舟午

抹眼天曾午起看岫變時丁丁聲自落楚楚影
還踶風動帆俱動舟移岸亦移老漫偶不管長
竹打飛鷺

江行

終朝聞欸乃在水喚山行影瀑隨流倒硃雲上
岫橫暑蒸人氣促江涌石頭平臥局籌多轉輸
君第幾枰

兩來船

北人不習江南事作吏乘船水泊天笑問江行
何太急此回應打兩來船

瀑

昝抵巖灘雨正收高繇銀瀑聲啾啾月明水底
同天色照見長江瀑倒流

桐廬道中

白日暄山色長年打棹鳴科頭輕敵暑濯足重
搴蘄水窄龍宮險天高鳥道平安能崇百尺老
此學洶情

三足烏

三足烏飛皇皇火色羽毛高春望大海冉沸成
炎湯南土煽旱來比量夔夔一足號畢方二烏
得朋吐赤芒山童石裂流無槳欲挽烏號射烏

肮肅愼雙飛鶴并劍露瀼瀼風颼颼歌滄浪引
鳳凰秋梧高疎朝鸙鷞一足三足何猖狂

苦熱行

羲馭鞭且叱聳壑輟流滭神皐室萬井都會枯
千室紫泥塵非揚東南十烏出伏爐祝蒼公西
郊我雲密重光闢大怒怨誹良可聖余德非有
愆夏日即冬日司炎時有令相責何不實四五
復三三赤符曰將畢氣化詎能凶嗟爾趨不吉

曠哉淸虛天乘之奔塵沕

江隨

江隨山岸濶萬樹自差池椽竹依村古木蘭入
晩宜横看阡陌秋倒引四三絲誰欲爲風妁卜
雄又卜雌

苦熱行

山原道蹣蹣行役値炎熱汗瀑僵復起狀如龜
足蹩中道愧鄧林不如苦栗冽

錢塘江

水平天際遠舟唱武林謠欲候三秋爽來觀八
月潮鴟皮馮鬼怒龍性爲人驕誰作江干変畱
書著問樵

舟中閱七邑文學試牘作

相輕來自古著說爲文章有志士難得此事久
蕪荒繁星雖共麗正色獨寒芒亘代諵靈物粲
然昭回光六經删削後樂玆大道昌西京𧆞有

識共推劉與匡魏晉汩陳久衰乃底齊梁後有
韓夫子高山覩大唐歐陽易世出苗軌守不狂
吁嗟二公後大道仍湯湯維余少有志讀書樂
翶翔地僻無儔鄙隻立不可倡夠曰學志豨欲
角時人長因之蹤有獲不過登其堂自知氣未
充難以名至剛時流亦引重徒欲增愧惶我觀
諸子業所詣詎可量昔傳事千載智亦匪尋常
願將天河水相攜濯胃腸宿物如可滌與子定

行藏

慈相寺作

瀟瀟湊寺雨炎夏乍時醒烏噪疑官舍僧閒亦容扃當簷青草色過夜遠鐘聽迎送來朝事恭鐺莫暫停

西子湖

夜度舟亭亭相艤下小汀風吹雙部遠雨洗數峯青栁在長橋孀人同宿鳥聽昨朝猶夏五末

帶似江冷

距秋三日

一月居舟腹炎風先受之問知後三日遂爲新秋時時倚江上住高木陰綫綫谷口風一過翺翔下或遲看罷乃楓落太息非其宜不識幾晝夜奄奄遂及期人生何大促如彼日月移局春甦爐熾不審服輕絺清泉方澡倏但恐冰凝髭二毛雖未見悠悠常自疑記得童子友年歲相差池抱孫或聞有零落亦相隨稱壯十餘八造物不余私沉沉若流水去矣莫能羈所以古君子夜起賦秋思

立秋二首

偶上茗川去澹澹足我懷月將隨驛度秋欲附舟來枯艸荒天際孤村老水隈青蟲知解事好酒輒投杯

其二

欲作江南曲秋來意轉矜幾年懷越絶今日到吳興遠芈晴江樹横多野渡曾偶然題不似我欲問王丞

行路難

行路難影蹣跚晨日别妻子墮地心欲劍怒特擁前途六月陟巑岏行行新秋節夜帳露湍湍忽夢閨中人雉經郊外桓鷄鳴摧令至隔舍弄赤丸收淚出關去千金莫烏彈壯士曾講劍太

索城中誰將相幕中客誰與竟波瀾公無出行
路難

釣臺

子陵固是嚴子陵古郡降名冒姓稱少帝兒行
并避諱客星犯座又何曾

其二

危磴披裘坐不移不知章武屬何時月流灘上
歸來晚一嘯徐收千尺絲

其三

桐江一石高齊天大鮪竿頭博酒錢曾似濤瀧
河漾險歲寒不凍任絲牽

其四

故人故人不可愚我亦有心君莫呼買菜司徒
呈阿諛故人故人竟狂奴

其五

富易貴易語區區古來有此長者無子陵聞之

竿欲折寧集苑兮寧集林

其六

灘急山愈緩故堆高石頭左肘威猊右肘雄
貔貅釣時來灘上釣罷石上休休左顧右語談
此待我儔高寒振林木凛然不可留少漁爲我
誰老漁爲我謀竊聞今皇帝曾與子素不上可
爲三公次不失徹侯子陵子陵去解絲作劍縱

其七

江北子陵丘江南子陵臺江流潺潺下歌些招
魂來我竿亦已斕我石亦已苔拾我竿拭我石
江中魚尾一尺寧食腹毋食脊

其八

有使有使來維之陽時維桐矣道路以長道路
以長胡爲乎斯洋洋載以適兮于彼明堂天子
曰來理與女偕光曰不可木用厥材亦旣宴止
亦旣宿止歸哉歸哉于桐之渚我石不改有鱗

有鯉祝帝若石率爾伸趾咄咄怪事占在太史
天亦維戒不歸何俟

其九

二子髮未燥爰戲桐之濱壯長欲何狀彼是迭
爲陳隆準語自達死當誠貞珉先曰汝爲之惟
去帝室斷古人亦有誥予也罔爲臣我有三尺
鱸食子易富春下者至鯢鯢上者至鹿麋網罟
不可致雖致亦不賑食言者如此論

其十

小舟來帆濕臺下日初鮮亭扙荒碑柱磯延古
木顛灘橫魚吐墨丘下鳥編篙對坐雙亭子先
生共我拳

其十一

翁過錢塘水不見鴟夷子今來七里灘釣翁亦
云死珏然宇斯亭矗矗山以歸大者檜若松小
者具梓杞新室風颸颸是之名種紙僕夫從而
陟嵲屼之山摞憩林俯前流瀐湍競遷遷天目
風維栗螺折復吾纖膦筏載潑鱗蕃烹冽美者
之子不姓嚴爲道艮不否

其十二

山入兩舫舫欲移從從峯上客瞑進雙亭夢少
皇華伴一竹情餘白水思結髮未從飛寶雉嘔
心艮愿曳泥龜故人故態君應熟子㥾容比尚
父師

其十三

夏卉黄貞石江漁犯傲磯先生眞且喜之意不
爲非

吳興署中

高樹喧蟬切影連屋上流茗風停白日苔路上
新秋慵賴公移省意經退食晝宿聞餘不水明
夜試方舟

其二

雪上值秋新相憐似故人銜溪梧欲響亭小竹猶勻開幕暈紈扇入廊岸角巾疑問嘆食素不採白江蘋

其三

滕壓重門靜秋風未動思寒聲知夜早光影入簾遲三徑寧無似五湖與不疑停杯溪作念只爲柳惲詩

其四

銜深雖未秋不滅讀書堂決獄猶知數問椽豈解惶亭高岑樹劍秋老藥蒔荒雅會無游冶誰教杜子狂

其五

汀洲翡翠語切切隱蓮房一去知何適相聞意轉忪黃衣同夢樹赤線偶泥梁情種人猶癖若溪水未長

長興署中

五日經秋熟澹風漏桂枝朝暾初上處陰霰乍來時燁思疑人夢鵲言解壁題闌干隨幔動[illegible]起軟于泥

其二

雨過烟氣濕情若在南山六月生苦滑一欄洗竹斑無心偕簿韻省事與秋閒惟怪青銅裏依然照瘠顏

感時

頻見新封事不惟一鳥鳴遷臣悲喜集遍拜[illegible]太平賊盜胎關陝蔓延蜀與荊先帝衣冠道[illegible]來亦縱橫百姓罹塗毒上聞天子怦赫然文武怒張皇塞上兵克期嚴七月正名王者征我[illegible]迪果毅向敵鼓彭彭節度犒且撫隊隊問羊羨感恩思死所整逾細柳營所過遍荊棘刺史懸空城一時疎防預官貴翻身輕九重痛罪已詔絃願改更曰臣馳詔去爲朕弔蒼生宗伯修[illegible]

禮來告山陵驚一時民大悅市易野仍耕近聞黨猶聚潢池不可偵安得元公輩共遣十道行奏膚告列聖萬國聞咸英

木犀

桂露湍階下芃芃瘦欲扶如何初照影乃俯作沾枏聲與枯桐近意方老檜殊秋華猶未發此夜共聞無

長興郊外大雄寺爲陳祖故宅聞諸令賦

雞子齋官御捨身不作髠如何來若里又有一而過之

莎門莫引青溪水去洵白下胥黃昏鐘皷後撤衲僧王孫

晚發長興

雨懸涼亦晚淺水試宜秋兩岸不盈尺孤舟中自浮老蘿連苦竹嫩蓼照淸流泛宅能高臥無懷夢逐鷗

雨後

雨利東南道去同逐北兵水昏魚反鰯雷剩爲猶彭代岫收嵐入疏畦入澮平落楓村似近賒與晚秋橫

團扇郎

白團扇妾手三五弄淸輝如郎面

其二

白團扇郎手擲還揮寸心託素練

其三

白團扇與郎共流連風吹不可卷

其四

團扇雖云賤長晝借婉孌可惜扇堅緻郎面白不穿

其五

團扇白於燕易之輕寶釧辛苦託相贈此白無二時變

其六

團扇白欲眩與鑑爭美倩莫持秋節心扇知妾性悁

水上

小灣淺樹暮淺水一橋橫鳥至圯亭宿人家絕岸耕舟行輕點鼓郵守細呼嘗平野隨秋榻吹來水上聲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鰷鱨復戢戢一朝輕失勢不獲罷中立

其二

枯魚過河泣諸子泳流濕毋以水中寬忘彼途中急

其三

枯魚過河泣千里潤無色一自入羅網相見不得入

其四

枯魚過河泣愧不如蟲蟄貪餌買禍淺欲悔何時及

其五

枯魚過河泣口張不得吸莫恃厥扈強弓弩將汝集

其六

枯魚過河泣昝與水瀹瀹如何舊鱗族見我不肯揖

其七

枯魚過河泣頳尾無鮮汁辭哀不一開未死終悒悒

其八

枯魚過河泣獲九猶思十鈁鱮勿信人網罟時時葺

其九

枯魚過河泣龍子不受縶但恐時命衰漁人無等級

其十

枯魚過河泣得志頷解解向爲君子患今爲小人襲

吁嗟

吁嗟大道荒小子懷先覺所賴身能行豈云立義確六經各有家世尚梁丘學五鹿不可當聲名號嶽嶽如何朱雲子便欲折其角乃知古人心質清文可濁聽彼牢石歌黨友何𪘨𪘨借劍出上方斯徒辱吾劘何必攝登堂乃辯鶃與鶩

雅似堂　詩　　一

嘲熱客倣程曉體

長松科頭日北牖納涼時報有門前客啓事問興居童子扶岸幘倒屣復攢眉之子如冠玉笑疑腹中奇今日聞道百探湯可忘疲發言何齷齪祇可問雁脂所欽無涼炎不怡艷色嫌扇塵污我塵終晷守彭尸相煩可無復門書謹謝發高明如存僕尺素迨秋夷

秋懷

商颷發素秋倏爾祝融逝芳畹清露瀼靈岫流電激夜雨殚榮絛夢回餘霹靂早起挹晨光窗前桂影滴乍飛歸鴈聲時聆隣客笛中心懷古道空庭守寥寂耿直疑所聞不敢忘憂惕他山石可攻禮樂非吾敵崎嶇止未能辛苦遲屋壁有客來相遺憐予徒四壁我有三升醞匡坐共器滌既醉起爲壽婆娑景趯趯適意黽成懽長年空抱戚

雅似堂　詩　　二

安吉道中

殷勤來問俗聞見一時偏促織侵蝉樹蹲鴟附稻田半山藏竹舍長澗出蓮船蕭瑟方秋日車回一雁天

戲集古詩闕文爲秋閨吟

天霜木葉落孤被覆空牀爾實冠羣后我寧志
故鄉重闈無暖氣客館動秋光共氈分炊飯武
騎應雁行

鄆南公署

鄆南逖自古防風巳抗禹我來視崗陵左鍾右
石皷于時歸素秋滔淢没堂廡三歲巳不登父
老泣辛苦嗍哳語難明黧黑面如土依稀記畧
言天目水澒溥無稅媚長官刺史輕觧組北莊

母棄兒樊塢子離父更有關嶺外溝中不知數
我聞心已悲況乃目眞覩瘡痏猶未蘇孑遺何
所取國初萬八千今不滿千戶正德訛言狐弘
治晝行虎血雨世宗朝迨今食無稌憐此小封
禺僻陋難行賈謀夕村落荒何忍吏旁午安得
張沙河單車代我撫

早發鄆南未至豐二十里皆竹也天目之

天霖木　水越若來東南之僻其謂斯乎大者可
椽小者亦可器用淡山巨澤箭材生焉
斯盡美矣詩曰

晨露浠草黃沿水清且泚亘垣雪積沙暴雨漲
而圯素節竹既敷隨水爭激詭高下勢迭懸遠
去三十里簇簇擁前車屬穴淡林裏攢暗欲瞑
天忽開照見水絕嶺須展蹁薄望如麻枲風翻
煙錦迷勁倚山橫蔍既能親翠葎亦復狎沼沚
裁筏代蘭棹積薪屹以峙清景射金風肱賦東

南美千戶傲栗桑富欲埒百雉罕辟匪所形肖
德愧吝鄙㚈子尊乃君先民豈無以結友可暫
旋揣分若爲侈坐臥何必深終乃爲名耳

聽秋

雲捲蟬翼飲蟋蟀秋樹無影天不動非雨非風
非夜蛩窣然撥醒幕中沉沉夢誰家爪指纖緩
送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疑是淸商一二弄世無
王子喬又無秦小玉耳中何處鳳惧惧惧疑疑

疑峻嶺貴客班馬蕭蕭控疑疑疑偰偰偰未冬未冬未春未春河干曉日裂積凍千軍萬騎邁邁員員下南山所然邪聆聆兮不衆恍兮惚兮徘徊乎堂之坳感感疑而徊亂日朔風皷角吹不盈握去馳入紘來敵五嶽重如蟻關輕乃雀啄玉女纖纖銀漢濯濯聲不可名與時而覺

晨陰

綠壁蕩晨陰莎雞砌路侵淡山官舍夢迢氷小

家碓偶誦同心院如來把臂林薄雲愁不捲無事向秋尋

詠山

横郭山如涌雨餘嵐欲漸晨光流險谷靜氣入危檐野樹將巖動秋雲薄壑潛相看真不厭傳餐水晶鹽

猛虎行

射虎先射倀探虎先探穴倀乃代軀除穴乃助噬齧無穴虎何依無倀虎何決嗟彼穴高淡天道不可憶此倀怨云何寘漠爲虎力拔刺撩横鬚跪伺虎顔色虎喜倀跳踉虎怒倀黙塞胡爲乎倀不可戮穴不可焚爲虎非必爪與牙反皮原是封使君

冉冉孤生竹

冉冉竹孤生栽作清谿筏與君誓同心汨汨海水竭山海故有情君言無始卒結昏各及期軒

軒塒門闕思君寐與言關山何恍惚輕燕迹麗㻞芷蓖當春發時忽將欲嘆恐及秋時蕨亮節執不堅負兒青青髮

休洗紅

休洗紅洗多紅無色記得故縫時喟喟鮮要褓流光電激消人寬新婦幾霜今抱孫

其二

休洗紅洗多紅轉落新紅何明鮮故紅不可着

人生若樂迭爲之笑語曾經新晏時

人始

人始懷抱生大同而小異自古聖若賢男女而飲食不怫於以懽不順於以恚潔白合自然起藏衆所棄五內熱憤亂恫恫茁狂智顛倒極蓄黃動有非常冀達者曙湲情匿笑兼正詈厥趨亦何其毋乃物所祟呼號近漢途自咤乃樂地猶謗爾何癡豈可相罕譬赤也亦能文濡首奔

湎側云救久不醒汙飲沒至鼻

偶題

折莖邪倚老芙容白日未乾湍露濃游客笑窺雙碧玉問知石老謝家丰謝家堂上燕秋飛一別主人歸不歸螢火傍林紅未落荒荒舊圃黃金肥司花九日莫輕發爲我一開千歲歇楓葉中林激欲吹淺流倒影隨明月明月照人鏡水清舞狂鸚鵡殺仙娉誰敎花鳥學兒女花鳥縣來無定形

早發吳郡

半夜清城渡不聞溪水春隨流星未動踰嶺霧猶封偶夢生因想支牀聽纔登迎秋蘇積鬱吳蚋語喁喁

其二

山影疑驕鬣婆娑下兩灘青帆隨雁去白蓼任魚搏晨露疎江樹橫風秀谷蘭薄陰暾未遂洸

洸樂回瀾

瓶中白蓮

清秋豈沒時含素不無色出沼自何方和莖來我側暗香侵袖淡疎影入心惑寄語惜蕖人紅蕖不久植

沚藻詩

沚亦有藻山亦有栲古之至人素含眞保屏絶榮名安和大道無始無終乾坤浩浩漢有子房

悠悠偉抱撫己遜心採薇四皓四皓惟詩蒲車
式造遐哉淮陽中有一老共徵孤辭豈染世好
惜矣致高譽云何燥木猶實華忘情學草萎從
峻原况信行潦知命樂天於以壽考

越聞

驅長喩入淡蘆戟豎髮鈎横鬚駛于騏停于騮
弄黑九飛青蚨飲狂藥挾美姝散羽獵聚樗蒲
挺長槊挽勁弧占星斗收輿圖冠在首繡被膚

金滿臼肉盈厨振長嘯發短吁鄙庸史笑腐儒
矐人目碎人顱衣亡税食鮮租邑難檄郡禁符
叢敵患逐王誅居疑寢行戒塗逢若輩寧於莵
嗚呼蘆中人蘆中人豈非貧士乎

田晩

山鈌含半規流光不復返雲帶激前流急照秋
天遠青青没稻畦山頰呼暮飯闘坐得屋簷黄
磁盛蒸菌鶏飛上犬牢雛穀入牛圏老農輟食
號驅入移牆脊欲西故復柬手張眼濛泥緩急
倦用心順理自循反一物何其微介鯁不迫宛
何况骨肉間伏臘忘繾綣事罷小孫牽綠火隣
絶巘白晝茲何藏煌煌來自晩老農笑不言擕
鋤導前阪將雨山氤氳恐漲溪傍晩

王師

王師未振旅大盜淵宇宙百戰功未成三秦失
不守迸力入關驅寧禁楚豫走爲患無已時隴

畝廢耕耨豈伊盡敵難所賴士志闘安養意蘇
潑奄奄戀棧豆古法十則圍咆哮畏困獸作賊
無白頭天意存傾覆二虜尚稽誅因之緩斥堠
經畧未中原矧曰講恢復民力竭多壘養兵如
養寇敵人輕將軍千錢令首購塗炭無盡期鐃
吹曷云奏爲帥不亾私胥沈縣自臭賞罰一人
權震怒不汝宥心膽厲自開死敵榮身後振振
反日揮羅拜贍免肖糒氣失么麼垂翅一夕收

秋風

莫怪秋風踈吹我山下廬泉木𣳾高岑落日半丘墟寒澗激清石中央数病巢新稻將獲候雨餘帶景鋤峻阪馳貴客前路導長旗下車欲相揖使我煩躊躇

乘馬

君子乘黃馬一去絶音徽四壁驚蟋蟀秋風欺短幃永晝無乾影驅我上寒機漠漠林中竹紋

紋濕湘妃倦起佇中庭峻嶺含落暉不及雲邊雁厲羽逐雙飛

七夕同武州令飲古寺望山上放燈

荒寺園清淺暮煙激雨攤席蒸乏暑冰小史傾素紈佐觴無雜賓錯歛珊瑚盤談笑逃夜卜迸送忘杯闌忽憶暨令節河水長于鬍佇望天中煇壁起隱嶙屼明星迸飛落空山萬點寒嵓嵓石不隱湍湍露不乾寄語殷七七化作一瓊看

譚服膺招飲半月泉

郭外秋漠漠高林激雨乍我亦爲泉來來至太手下明月入我懷非爲泉所化亭亭千歲栢瘦立如藤架好風與聲羽汲寒照永夜

園叜

荒荒園中叜種蕉不種葛種葛叟眼昏種蕉叟眼谿眼谿慰叟心不嫌襟肘脫

秋懷

十日秋已深清淵滌我溽蘭棹汎汎浮佇看鵠風浴桑條自委黃橘柚猶影綠微陰積流靄薄暮厰遠矚長嘯懷所欽屏志守璞玉啜月骨高寒萬物不能觸願言從以游咄咄羈塵俗

舟中

落暉平射水積翠遠浮天鈎適遁魚處帆輕寄雁邊高秋疎樹影長阪接岑烟野老攜農器看看過蘇田

雅似堂文集十卷詩集三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文德翼撰德翼有朱史存已著錄德翼人品清逸而學問未能精邃所作傭吹錄之類大抵以飣餖爲工故詩文亦未能超詣